刺心（全6册）

墨武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Ltd.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刺心（全6册）

墨武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Ltd.

制作说明

本书版本为实体版，采用“风遗尘”校对版本。

设计制作页源代码由“云轩阁阁主”设计，设计思路源于“浮云”“Crow”。感谢！

封面由“细雨如烟”设计，并排版制作。

注：为获得最佳阅读效果，请在多看设置中将排版设为“原版”（多看2.x版本）或“无”（多看3.x版本以上），背景为预设背景（不要自定义背景和字体颜色，以免整体配色出问题）；字体设置为“默认”（使用书中指定字体），字体大小为默认大小（一般手机上为＋4，平板上为＋2——即减小字体到最小值后，点击增大按钮的次数）。

第一卷 铜雀春深

刺心

前言

记得有研究历史的学者曾说过，中国古代历史不过是封建王朝的循环史。当时听了，觉得很有些道理。后来慢慢发现，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种制度，无非是人性中某些方面集中固化的结果，如果是这样，人类自出现以来，就一直在进行着一种循环——人性的循环。

人性难揣，历史因此多姿多彩，古今中外，莫不如是。

华夏上下五千年，精彩的历史层出不穷。这次我写的是南北朝年间——公元572年的新历史。

这是动乱的一年。

选中这一年，不仅因为这是写小说的好年代，还因为这一年发生的很多事件集中反映了人性中的某些特点。

在这之前的数百年间，中国处于一个黑暗的时代。

分裂、割据、战乱连连……千古名城都曾茂草丛生、文明湮灭。

不想过多地去叙说其中的昏暗，因为换角度来看，昏暗总会对应着光明，光明就意味着希望。公元572年是中原大地有希望的一年，思想撞击、融合、交汇成为大势所趋。

动笔的时候，我曾有犹豫，因为对很多朋友来说，南北朝是个混乱复杂的朝代，印象朦胧。我们虽是新历史，毕竟还有历史，涉及到一些事情的前因后果，写的时候又不能不提及。

将复杂的事情简练化是史官做的事情，比如春秋的微言大义。

将简练的事情复杂化是考证家做的事情，比如今古学派。

可要将简单和复杂的东西变得有趣化、逻辑化，吸引人看下去，则是一个小说家致力发展的方向。

我虽致力于这个方向，但仍旧在开篇前，想和朋友们做个历史预热，先提一个问题。

兰陵王的父亲是谁？

如果有朋友很快答出，兰陵王的父亲是齐国文襄帝高澄。恭喜你，你的历史学识已到了非一般的境界。

如果有朋友回答，兰陵王的父亲？先问问你，兰陵王是谁？哦——当我没问过这个问题。

当然了，这个问题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倒是个不屑一顾的问题，可如果我再补问一句，兰陵王的母亲是谁？只怕很少有人答得出来。

这是个让历史学家也头痛的疑难问题，因为史书上从未记载过此人。

历史学家挠头的问题，正是小说家有兴趣的问题。

在朋友们正式阅读这本书前，我最后补充一句——全文就是以这个问题开始的。

刺心

序章

残月如钩。有孤雁越过了魅影憧憧的山峰后，被奔腾壮阔的郁江水所惊，一飞冲天。

有鼓声传来，震人心魄。怒涛如雷的江水，竟也压抑不住那种鼓声。

孤雁被鼓声惊扰，转而北飞，扎入乱山中，很快不见了踪影。

山耸如枪，直插云霄。崎岖难行的山路两侧竟有许多人跪拜着。

那些人衣着混杂，老少男女各有不同，看装束似郁江如意峰周边各寨的人物，不知为何竟聚集在此。

众人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眼中都有着一种期待——期待地望着峰下。

鼓声陡停，天地亦静，众人蓦地向山峰下虔诚叩拜……

一人如履平地般走上险峰，脚步轻盈。路过那如幽灵、似信徒的叩拜众人，他不为所动，只是静静地上了峰顶，静静地望着山顶那如残月般凄美的一个女人……

残月余晖照在他脸上的时候，给他的容颜带来几分朦胧。

他看起来似还年轻，似不经世事，似平凡的芸芸众生，但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如此冷静？

女人背对着来人。来人脚步虽轻，女人却有感应，但她只是轻

轻地舒口气，并未转身。

来人若有所思地望着那孤独的背影，深施一礼道：“夫人千里传信，以岭南七十二族欢迎贵宾的九宾鼓叩大礼相迎，不知何事吩咐？”

“你能不远千里前来，妾身很是感激。”女人轻声道，“吩咐不敢当。妾身以岭南最高贵的礼节相迎，只是想求先生为我去做一件事。”她终于转过身来，面纱虽罩住了神秘的面容，却露出她皎洁的双眸。那双眼皎洁如明月，却带几分残月西落般的无助。

来人诚挚道：“夫人相召，我若未死，定当前来。”他犹豫半晌又道，“只是以夫人之能，我实在想不出……”顿了片刻，静待女人的解释。

夫人笑了。薄纱遮挡了她的年华，却遮挡不住她眼中的笑意，尽管那笑意中还有多年沉淀的哀愁。

“我相信，这世上有皇帝无法做到的事情，可先生能！因为先生想必已见过了阿那律！”

她一直哀伤的口气中带着热切，说的话却奇怪、费解。

阿那律？来人见过了阿那律？阿那律是什么？为什么来人可做到皇帝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来人却像是明白了，亦笑。他本看似极为年轻，但那一笑中，却包含着多少沧桑和落寞，“夫人真的这么认为？”

“你没有见过阿那律？那你如何……”夫人眼中带了分惊奇。

来人又笑，“或许只是因为我命不该绝罢了。不过，无论我是否见过阿那律，十三年前夫人的救命之恩，我终生难忘。夫人有事，我绝不会推辞。”他说得或许平淡，但其中的决绝和坚定不容置疑。

一滴泪水透过纱巾，如晨露般消逝。夫人怔怔地望着来人，突然跪了下来。

来人略带吃惊，跪礼还迎道：“夫人何必如此？有事直说就好！”

他心中在想，冼夫人德高望重，有恩岭南各族多年，一声令下，岭南各族无不为之竭尽所能。正因为如此，陈国天子陈顼为安抚岭南，亦对冼夫人极为器重，真不知天底下还有何事让她如此为难？她之前召我前来，让人带给我一个人的画像，又是为了什么？

夫人泪眼朦胧，话语中已带几分哽咽，“先生，你还从未见过我的相貌。只要你见上一眼，恐怕就会明白很多事情。”

来人点头，心中又想：“冼夫人当年救我时就是蒙面，嫁到岭南亦是如此。她气度从容，蒙面至今，其中难道也有什么隐情？”

寻思间，夫人已伸出玉手，掀开脸上的纱巾，露出让明月黯然失色的花容。

来人多年历练，阅人无数，早养成波澜不惊的性情，饶是如此，蓦地见到夫人的花容，只感觉岁月如箭，惊艳地击在心口，遽然而惊，失声道："你……他……"

他心头狂跳，感觉多年前的记忆点滴刹那间如江水涌上。他本年轻的脸上再现沧桑。

许久，来人才平静道："夫人想让我去北方齐国？"见那花容憔悴，随晚风而动，来人又道，"做什么？"

夫人凄然道："找到他，然后……告诉他事情的真相，设法让他到岭南。"

来人迟疑许久，才道："我可告诉他真相，但他不见得会来……"

那一刻，夫人突然变得比冰都要冷漠，"他不到此，只有死！"

来人凝望夫人许久，这才点头道："在下尽力而为。"他似已明白很多内情，不再多问，起身向山下行去，转瞬就没入了黑暗之中。

鼓声再响，声声如天雷滚动，惊心动魄。

夫人蓦然泪流满面，望着冥冥暗处，泣声道："王图霸业，不过尘土。你若知今日，当初是否会换一种选择？"

她的泪水滑落，如珍珠般滴在坚岩之上，花瓣一样地碎裂。

刺心

第一章
生死

孙简心进入邺城的时候已近黄昏。

黄澄澄的天光似粼粼漳水，落在巍峨瑰丽的铜雀台上，铺下巨大的阴影，如同神之印记。

孙简心站在阴影之外，眯缝着眼睛，不看铜雀台的楼宇连阙、飞阁重檐，只是若有所思地远望着铜雀台顶的那只铜雀。

铜雀高一丈五尺，舒翼若飞，却像还在眷恋着流年故土，不肯远走。

邺城，天下名都；铜雀台，名都之心。

铜雀台本是魏武帝曹操所建。

昔日，曹操灭袁氏兄弟后，宿邺城，夜见金光由地而起。隔日，挖掘金光之地，得铜雀一只。

谋士荀攸解释说，古有舜母梦见玉雀入怀而生舜，今得铜雀，亦是吉祥之兆。

曹操大喜，于是建铜雀台于漳水之上，以彰显其平天下之功。

只是那时候，铜雀台上并没有铜雀。

时光荏苒，邺城自曹魏后，又有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占领，至北方齐国立都，虽经历代兴衰，仍昌盛不改。

变幻的朝代，恒立的铜雀台。迄今为止，铜雀台好像只是变了一点——多了一只铜雀。在很多人心中，铜雀台似乎建立时，就应该有这只铜雀的。

孙简心却知道并非如此。他知道的事情远比很多人要多，尤其是关于铜雀台上的那只铜雀。

舒了口气，孙简心收回目光，发现自己被笼罩在铜雀台的阴影下，不由地微扬了下眉头，举步向长街东侧行去，那里还有阳光。

虽说日落不可避免，但他更喜欢阳光。

他看起来是个极为寻常简朴的人，可仔细看去，却发现他和常人很有些不同。

他衣着洁净，颜如少年，可微锁眉头的时候，神色却带了分沧桑——这种沧桑，中年人脸上都极少见到。

说他弱冠之年，不会有人怀疑。但有人说他人到中年，似乎也是十分可能。

岁月如水般无情，未在他的脸上造就刻痕，却在他的心头留下了印记。他嘴角还带着笑意，带着分从容。

他背负的包裹轻便狭长，似乎裹了一把剑，但他绝不像是侠客。

他就似那万千涌入邺城的百姓一样，来此不过是想要找个安身之地。

如今天下三分，有江北齐、周两国和江南陈国并立。连年来，战事不断，百姓流离失所。江淮、黄河两岸的百姓不奔大周，不向陈国，更喜欢聚在齐国国都邺城周边，只因为在他们心目中，邺城如这铜雀台一样稳固，几世不变。

孙简心信步长街之上，像在享受暖阳的普照。突然，不远处有人嘶哑着嗓子道：“从卦象来看，你应该是性格忠厚却倔强。命运既然将你送到我的面前，如果你信瞎子我的话，最好投身军旅，博取前程……”

孙简心怔了下，鼻翼微动，扭头望去。

街角处，摆着个简陋的卦摊，卦摊旁扯着一面布幡，上面只写个“卜”字。算卦之人眼珠呆滞如死灰，显然是个盲者。

盲者面前坐着个魁梧的汉子，闻言，脸上露出感激之意，从怀中掏出了两文钱放在桌案上，转身大踏步地离去。

孙简心无声地笑笑，才待移开目光，就见那盲者死鱼般的眼望向他道：“这位客官，可要算命吗？”

孙简心见盲者一瞬不变地望着自己，走过去坐下道：“我不算

命。”他平静地说出这四个字后，从怀中掏出两文钱放在桌案上，听盲者轻声道：“难道……客官不想卜算此行任务的吉凶？”

孙简心眼中掠过分诧异，他早就肯定这盲者眼瞎不假。可一个瞎子，恁地有这般判断？

“客官不算命，是因为不信命？还是不信我？”不闻孙简心回答，盲者嘴角似乎掠过一丝自嘲的笑。

孙简心脸上突然露出沧桑，但沧桑转瞬又被笑意遮挡，不答反问道：“先生如何发现了我？又怎知我来此有目的呢？”他在这片刻的工夫，仔细留意那盲者的相貌，暗自奇怪。

盲者容颜憔悴，发迹斑白，乍一看，颇为苍老落魄。可孙简心却感觉，这人不像是个卜者，而像个才子——曾经走马章台、放荡风流的才子。

这样的一个才子，怎么会变成了卜命的盲者？

孙简心不解，却不发问，只感觉那盲者死灰的眼睛似暗夜般地罩着他，心中蓦地有股不舒服的感觉。

“我听不到你的脚步声……但感觉到有人的存在。”盲者咧咧嘴道，“你知道，瞎子的感觉总是比明眼人敏锐的。”

轻轻地咳嗽，那盲者又道：“你和方才的那个莽汉不同。你行如虎豹般轻盈，止有山岳般沉凝，应该是有高明的身手。你坐下来的时候，我听到轻微的麻布摩擦声，说明你衣着朴素。”

孙简心益发地惊奇，不想这瞎子不但感觉敏锐，推断亦是不凡。

“以你这等身手，却甘心贫闲，显然志不在富贵。你不想算命，却付两文钱给我，看似同情我，却是要借机观察我的用意，自然又是个极为谨慎之人……听你坐下来时，动了下胸前的系绳，显然你还背个包裹，除此之外，你身无长物。你行囊简单，不是心怀雄心，想来邺城开创功名；你不屑赘物，定是身怀任务，不得不来邺城，可又不想久留。我想客官属于后者。”

盲者虽瞎，可显然比很多明眼人都看得清楚。

孙简心微笑不语，目光落在桌面上。

盲者双手放在桌面上，捧个碗大的龟壳，龟壳中放着六枚方孔圆钱，上书“布泉”俩字。铜钱不过是寻常的铜钱。

孙简心不看铜钱，只看着盲者的一双手。盲者容颜沧桑，一双手却很干净，干净得不应该握着龟壳，而应捉着刀笔。

“先生信命吗？”孙简心忽然问道。

盲者怔了片刻，空洞的双眸终于闭上，垂头似望着手中的龟壳，低声道：“我已是命运的手下败将……”

孙简心望着盲者的黯然，缓缓道：“那还请先生帮我看看命运吧。”

盲者霍然抬头，茫然地看着孙简心，嘴唇诺诺，想要说些什么，终究只是点点头，伸手抄起六枚铜钱问道：“客官贵姓大名？”

“孙简心。”

“人生浮华虚幻，简心不易了。”盲者苦涩地笑笑，将那六枚铜钱投入龟壳中，虔诚地摇晃三次，然后伸手逐个铜钱摸过去，放下龟壳时，长叹一口气，抬头望着天空，沉默不语。

孙简心小看盲者，竟一直看着那铜钱的正反变幻，半晌才道：“原来是大凶之兆。”他不必盲者解卦，也看出卦象不祥。

他居然也懂卦象。

盲者周身一震，灰败的眸子突然直勾勾地望着孙简心的身后……

孙简心内心凛然，但没有回头。

他背后并没有长眼睛，但他信自己的一双耳朵，他身后没人接近！

可若是没人，盲者为何露出这种表情？

不待发问，就听到天地间一声大响——那响声如雷，轰然而起，震得邺城铜雀台的那只铜雀都要颤抖起来。

孙简心笑容微僵，终于扭头向城南望去，事出突然，他还能分辨出声音是从南方传来。

大响过后，天地皆静，本是喧哗沸腾的邺城，奇迹般地静寂下来。

究竟那声响有何魔力，竟然造成这般景象？孙简心不解，素来平稳的一颗心忍不住跳得快起来。

那盲者对巨响却似不闻，脸上惊惶之意不减，颤声道：“不错，不但是大凶之兆、得失有碍，还会有血光之灾！”他说到最后，声音突转凄厉狰狞，本来沧桑的面容急剧地扭曲，像已看到了横祸降临。

孙简心虽早将一颗心锤炼得有如止水，但见到盲者如此，还是脸色微变。他又见盲者突然一伸手，不知从哪里取来一把琵琶捧在怀中。

孙简心人未动，包袱亦未动，可袖门却微有一耸，里面竟如有活物欲破袖而出。那耸动极为轻微，转瞬就和孙简心一般稳如山岳。

盲者手持琵琶，五指一划，铮的一声响，琵琶乐声就响彻了寂静的邺城。

世上怎会有如此琵琶，能这般嘹亮？难道说盲者手手的琵琶竟有通天彻地之能？

孙简心转瞬发现了谜底，城中并非盲者的一把琵琶在响，而是几乎全城的琵琶都在响。

有琵琶声响，在城南城北、城西城东！

孙简心诧异不减，实在想不出究竟什么事能比城中的乐者这般齐心共意，在此时此刻同时将琵琶拨动？

琵琶乐起，如秋风落叶，本是静寂寥落的邺城，突转肃杀起来。琵琶声转瞬低歇，城南有鼓声振作，有号角长鸣，肃杀的邺城陡然满是金戈铁马的气息。

“客官可知这是什么曲子？”盲者放下了琵琶，恢复了平静，仿佛方才的惊惧不过是幻象。

孙简心亦收敛了身心，略有所思道：“听鼓角之声，应是军中之乐。”他未听过此乐，但知道北方有一种横吹乐曲，马上奏之，慷慨激昂，很像如今的乐声。

盲者嘴角带分哂然，突然道：“客官是从未到过北方，抑或是这些年不理世事，竟然连此曲都未听过？”

孙简心目光微闪，想起一事，失声道：“莫非此曲就是《兰陵王入阵曲》？”

《兰陵王入阵曲》！

天下名曲无数，但从未有《兰陵王入阵曲》这般荡人心魄，如斯流传。

提及这六个字时，孙简心眼中有异彩闪动。他的确未听过这首战曲，但知道这曲闻名天下本是因为齐国的一个人。

兰陵王！

兰陵王就是高长恭，本皇室宗亲，齐国文襄帝高澄第四子，亦是当今齐国天子高纬的堂兄。

数年前，周国、突厥联手攻打齐国，周国倾十万大军围困齐国重镇洛阳，势在必得。

齐国天子虽调兵遣将，但屡救无果。眼看城破在即，齐国危难，中军将兰陵王为安军心，竟率五百铁骑从邙山杀出，势如破竹，连破大周七重伏兵，直杀到金墉城下。

齐国军心大振，内外夹击，竟破周国十万兵马，解洛阳之围。

兰陵王洛阳一战，杀得周国元气大伤，数年内难对齐国再起战事。

兰陵王一战成名，自此立下无上威望，得以和齐国军中双雄斛律明月、段韶并驾齐驱，成为齐国的中流砥柱。而洛阳一役后，齐军将士共创《兰陵王入阵曲》，颂扬兰陵王之雄伟功业。

曲因人传世，人因曲扬名。

天下共一曲，只为兰陵王！

孙简心虽如盲者所言，的确不理世事许久，但闻曲声激荡，渐渐行进，想起兰陵王平生往事，也不由再次发问：“兰陵王如今在邺城吗？”

盲者沧桑的脸上蓦然泛起光辉，“若不是他入了邺城，谁会布如此声威？”

孙简心这才明白，原来那巨响、那琵琶声、那横吹鼓角，都不过是为一人而鸣。

兰陵王到了邺城！

入阵曲渐转浑厚，向孙简心所在的方向移来。孙简心抑制住起身观望的念头，突然道：“不知这卦象可有化解之道？”他很快从震惊中沉静下来，不再理会兰陵王的前来。就算盲者脸上都有分惊奇之意，不提占卜，反问道，“你初到邺城，难道不想去看看兰陵王真容？”

孙简心淡笑道：“他自是他，我自是我，若是有缘，自会相见。”顿了片刻，他又道，“不过想见他真容谈何容易？我在这之前，虽未听过《兰陵王入阵曲》，但也听过兰陵王的事迹。听闻他极为俊朗，为威慑敌手，阵前杀敌均戴狰狞鬼面，因此常人难见他真容。”

盲者轻叹道：“不错，当年洛阳一战，他亦是戴面具入阵，惊周人军将胆魄，到金墉城下时，大齐军将不信世上有如此威猛之人，只怕周人用诈，兰陵王城下除了面具后，这才得以入城引兵出阵，大破周军。”

城中入阵曲转为悠扬，曲声伴马蹄声轻响。

孙简心终于扭头望去，只见落日余晖生金，照耀着远远长街处行来的一队人马。

那队人马盔甲鲜明，当先骑兵举着的旗帜随微风摆动，绣着“兰陵王”三字。无呼喝、曲声开路，却远比那鸣锣击鼓还要简洁高效。铁骑踢踏、军旗掩映下，一时间让人看不到兰陵王究竟何处。

路上行人百姓早退到长街两侧，楼宇画阁中的酒客歌女也屏住了呼吸，静静地等候兰陵王路过，每人脸上都带着如落日般的光辉——那显然是发自内心的尊敬和仰慕。

孙简心远远望见这般声威，不知为何，轻轻叹息了声。回过头

来，见到盲者正空洞地望着他，像要望穿他的内心深处，心头微悸。就听那盲者道：“客官可信命吗？”这是盲者第二次如此询问，孙简心却不厌其烦，只是道：“我想听先生说说。”

城中入阵曲已变得古朴，盲者脸上带分迷离的光，“卦为凶卦。客官若信命的活，命运又把客官带到我这瞎子面前，我就奉劝客官立即走……”

“走，去哪里？”

“走得越远越好，但一定先要离开邺城。立即走！”盲者颤声道，“你若信瞎子的话，最好向南走，那才是你应该在的地方。”

孙简心笑笑，平淡而坚决道：“我不走，我也小能走！”

盲者怔住，呆呆地望着孙简心，脸上蓦地露出悲哀之意，低语道：“原来你还是不信命。为何人年轻的时候总是如此？等到老了相信的时候，就已经晚了。”

孙简心沉声道：“先生错了，我信命！”见盲者茫然，孙简心坚定道，“但我信之命，非先生所言之命。世情浮华，人多行侥幸，求之不得，推之以命。却不知命由心生、心由命转、吉凶陈杂、福祸相生。先生卜卦推命，即知《易》之理，岂不知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

盲者脸上带分吃惊的表情，似不敢想眼前这人竟也精通卜辞，吃吃道：“那你信的是什么命？”

孙简心淡然一笑，“我信的命乃天地有道，万物有律，福祸可转，生死相成。前途虽凶，但人若能尽心恕人，未尝不能扭转。前途虽好，但若不知收敛……”说话间，他听着那已转悲壮的入阵曲，感觉队伍行到身边不远，便盯着盲者轻声道，“巅峰之下，只怕祸患顿生！”

话音才落，数点光华从天空划过，有如流星。

孙简心警觉陡升，下意识地抬头望去，只见到光亮如流星坠地，落在行进的队伍旁。紧接着，轰地几声大响，烟雾弥漫升腾。

行进的队伍，瞬间被笼罩在迷雾之中，入阵曲遽停。忽有数点黑影从长街两侧的重檐飞阁顶窜下，直扑队伍正中。

盲者震惊忘语，孙简心却眉头一皱，凭空消失不见。

长街乱起，战马长嘶悲鸣，似乎预示不幸之事的发生。马虽悲鸣，阵中却无人惊呼慌乱。只听队伍中有人断喝道：“保护兰陵王！”

有刺客！

刺客要杀兰陵王！

竟有刺客敢潜入齐国都城邺城，行刺齐国如日中天的兰陵王，刺客是谁？

长街惊呼一片，百姓均被眼前之事震惊。可兰陵王所领的队伍不惊，这些护卫皆是身经百战、刀头舐血，动乱起时，虽不知刺客是谁，但知道一点——无论刺客是哪个，刺杀兰陵王者，杀无赦！

刺客翻飞如群鹰搏兔。

就在刺客扑下那一刻，早有十数兵卫急动弓弦，箭如烈焰腾空，直冲云霄，带出两道彩虹。有两个黑影在闷哼声中如石头般坠落尘埃，不等入地就被突出的长枪刺中，悬在半空。

还有三点黑影竟避开了怒箭枪锋，弹指惊颜中，已落在了队伍正中。

两道黑影一长鞭、一狼牙棒，竭力扫清道路。

还有一道黑影冲在最前，并未蒙面，露出如狼般狰狞的面容。那刺客双目红赤，看起来恨意在胸，手一摆，就从如林般的锋芒中硬生生地夺过一杆长枪，只一挥，长枪横扫，击在一名兵卫的背心。那兵卫被他抽得腾空而起，半空吐血蜷缩，眼看不能活了。

可刺客中又有一人倒了下去，转瞬间，身首两分。

冲到最前的刺客看也不看拦路的兵卫，更不看倒下的同伴，脚尖再点马背，还是奋力前冲。

有日落、有尘起、有雾迷、有人喧，前方刀寒枪冷，前方杀机重重，可刺客不为所迷、不为所惊，他心中此刻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冲！

早在重檐之上，他就看清楚情形，消息无误，兰陵王就在阵中，眼下就是除去兰陵王的绝佳机会。

他来此，就是要杀兰陵王，就算死，也要杀了兰陵王！

距离急缩，透过迷雾，刺客又急冲两丈，身形陡凝，只因为他看到了一匹马、一把刀和一个人。

马是千里马，刀是紫金刀，人是戴着面具的紫衣人。

紫衣飘逸，面具狰狞。

长街沸腾，马嘶人乱。

杀气弥漫中，只有那匹马由始至终一直立在原地，并无骚动。只有那把刀一直静静地泛着冷漠的光芒，如同夕阳最后的余晖。

马静因为主人未动，刀冷因为主人更冷。

主人当然就是兰陵王。

曲虽停，战意正浓。

兰陵王只是横着刀，看着天。落日余晖下，面具狰狞，狂野如

故，面具后的那双眼却带分寂寞萧冷。

“慕容夺印，你不该来。”

刀冷人冷声音却多情，兰陵王开口说了一句话，竟如多年的朋友一朝相逢般深情。他认得刺客就是慕容夺印，就像慕容夺印早就认识他一样，他们之间的恩怨是国恨家仇。

慕容夺印立即吸气、身躯暴涨，长枪劲刺而出。他等待多年，就在等这一个机会——杀到兰陵王身前的机会，他不认为鲜卑的慕容会比不上区区的一个高长恭。

枪到兰陵王身前的时候才发出“嗖”的一声响，可见枪势凌厉凶猛。

长街陡静。

长枪矢锋带着落日最后一点余晖，如同飞蛾扑火般壮烈，眨眼间已到了兰陵王的胸前，燃到了高长恭的眼间。

兰陵王轻叹——叹息如入阵曲般悠扬委婉。

天光陡然大亮——好似不经夜，瞬间又到了白昼。

兰陵王出刀。

长枪带着一只手臂，孤零零地飞天冲起。慕容夺印看着自己手臂飞人之时，眼中红赤更浓，但蓦然间，也变得如兰陵王一样地寂寞萧冷。

他在空中依旧前扑，像是要和兰陵王同归于尽。可不等扑到兰陵王身前时，他蓦地断了，整个人断成两截。

有鲜血从他腰间飞射而出，烟花腾空般惊艳，可也如烟花般绚丽后转瞬凋零。

“咚”的一声响，慕容夺印孤零零地落在了长街上。

“锵”的一声，兰陵王收刀挂在鞍前。

马未动，人望天，刀更冷，只有紫金刀锋上还挂着一滴鲜血，转瞬划出一道弧线，轻盈地落下去，如经霜的花瓣。

烟雾已薄，一道黑影腾空再起，却向长街一侧的楼阁飞去。五名刺客转瞬间独剩下最后一人。

那刺客心早冷，他现在已没有杀到兰陵王面前的念头，鲜卑慕容和高家就算有血海深仇，他也不想再报了。

慕容夺印死了，他慕容夺帅还要活下去。

他们出手前，慕容夺印根本不看退路，但他慕容夺帅早留心了退路。只要他能飞上楼阁，就可以从足檐逃走，兰陵王的铁骑绝对追不

上他。

他只要先逃到阁楼之上。

眼看阁楼栏杆已近在咫尺，栏杆后抱着孩子的妇人已清晰可见。

妇人抱着婴儿，一直躲在栏杆之后偷偷地看着长街上的动静。孩子已熟睡，可妇人好奇心作祟，不肯放弃这茶余饭后的谈资，因此一直盯着长街的一举一动。突见刺客扑来，妇人脸早变白，蜷缩在栏后祈祷，盼刺客只是路过。

就在这时，长街陡然有震天的喊声。

“兰陵兰陵，威震四方！”

那喊声直如天雷地火，震得慕容夺帅心口都颤，然后他就看到天地间倏然再亮。

兰陵王出手了。

不是天光，是刀光！

念头电闪而过，慕容夺帅心头一阵绝望。阁楼虽看似近在咫尺，但对他来说，已经远在天涯。他没有回头，他去势已绝，他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躲不开兰陵王的一刀。

慕容夺帅还是出手了，一出手，长鞭如毒龙般地钻出，竟卷住那妇人抱着的婴儿，甩到了自己的身后，脸上露出分恶毒的笑容。

他必死无疑。可他就算死，也一定要做点什么。

兰陵王文武双全，在齐国有着无上的威望，在齐国百姓心目中，更是忠义无双。若兰陵王在长街上砍死个孩童，那消息传出去，百姓们会怎么想呢？

长街喝声顿停，所有的军士脸上都带分意外的绝望，谁都没有想到慕容夺帅会有这般做法。

就算兰陵王的眼中也闪过一分厉芒。

他已不能收刀，只因为他这次是长刀破空、飞斩而出！这一刀，汇聚了他的精气神力、决心杀气，早算定慕容夺帅无法逃脱。

这一刀本是必杀之刀，不留生机。刀出后，兰陵王亦是无法控制，他亦没有想到，这一刀下去会牵扯到一条无辜的生命。他那寂寞凌厉的眼眸中也不出透出无尽的悲凉。

夕阳散尽最后一分光芒，可刀光更盛。

长街的时空凝结了，众人睁大眼看着那如日光的刀锋就要照耀在慕容夺帅和孩童的身上。

阳光，本是生的希望，这里却意味着死亡！

孩童早被惊醒，睁大了眼，看着那夕阳绽放的光芒。他显然太过年幼，还不知道死亡的可怕。

长鞭陡断，电闪中，似有肉眼难及的青芒一闪，竟能抢在刀光之前击在孩童身上。孩童被那青芒一击，倏然而上。

刀光闪过，“咚”的一声大响，将慕容夺帅透背斩过，死死地钉在了栏杆之上。

血如箭。慕容夺帅人在栏杆之上，竟还能艰难地扭过头来看上一眼，见到那孩童从高空而落，眼中露出难以置信，终究头一歪，死了。

孩童腾空而起，恰巧躲过了那致命的刀光。

长街上的百姓和军中兵卫见了，几疑神迹，忍不住高声怒吼：“兰陵兰陵，威震四方；兰陵兰陵，天下无双！”

这是无双的奇迹，这也像神之保佑，眼见那孩童躲过了致命一刀，迅疾下落，竟没有一人担心孩童的生死。只因为众人都认为，只要兰陵王在，邺城就有奇迹。

兰陵王脸上面具狰狞依旧，可眼中却露出焦急之意。他当然知道那孩童还在危险之中，就像他知道救孩童的不是他一样。

孩童急剧下坠，眼看就要重重地摔在地上，众人似乎意识到不妥，有的已经止住了呼声……

陡然有手臂轻舒，轻轻地接住了那孩童。

孙简心不知何时已出现在孩童下落的地方，轻轻伸臂搂住了孩竜，如同挽住了最心爱的花瓶。

孩童咯咯地笑了起来，望着孙简心手舞足蹈。他显然只觉得方才的一切不过是场好玩的游戏，全然不知这刹那间，他几经生死。方才那青芒击在身上，他不觉疼痛，只感觉好像母亲温柔的抚摸。

这时才传来楼阁上撕心裂肺的一声喊，妇人目睹一切，此时才把揪心喊了出来。

可那凄厉的叫喊声转瞬就湮没在长街军民、百姓的喊声中。群情汹涌，没有人注意孙简心，他轻轻地将孩子送到奔过来的妇人手上，然后看了兰陵王一眼，转身没入长街的拐角。

夜幕笼罩。

栏杆处，紫金刀长柄似乎还在震颤，刀光却黯淡下来，犹如慕容夺帅尸身上点滴落下的鲜血。

星未起，可兰陵王的一双眼中却有星光闪耀，他静静地坐在马

上，听着军民欢呼的时候，只看着孙简心离去的方向。

街角卦摊后的盲者茫然地望着兰陵王的方向，喃喃自语道：“孙简心？这人究竟是谁？”

第二章
桃花

天明时分，孙简心坐在阁楼的角落，靠近栏杆，望着东方。

第一缕阳光照过来的时候，他端起了茶杯，为自己倒杯热气腾腾的茶，然后坐等茶凉。

随身的包裹就放在他的左手近栏杆旁。

栏杆完好无缺，也无血迹，只因为眼下这阁楼并非昨日黄昏慕容夺帅身死的那阁楼，这是个茶楼。

昨日黄昏的铜雀、占卜、血战、救人，他好似全然放在了昨天。他清晨到了这个茶楼后，叫了壶茶，神情就像眼前这杯茶一样，带着热度又有些朦胧。他就那样地坐在角落，一直坐到午牌时分，竟没有丝毫不耐。

可这是真的平静，还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没有人知道。

楼梯口有脚步声传来，孙简心并不去看，他知道来人和他不会有什么关系。

他坐了半天，只在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盘旋在他脑海中许久，直到如今，他仍旧想不出什么妥善解决的方法。

经过昨天的风雨，他知道问题远比他设想的还要棘手。偏偏这件事他一定要做。

偏偏脚步声在孙简心桌前停下。

茶楼兼卖点心。这二层阁楼上虽也坐了不少客人，但座位远未坐满。来人径直到孙简心之前，显然是专门为他而来。

孙简心想不出邺城会有什么相识，缓缓抬起头来，微微愕然。

来人身长膀阔，浓眉如墨，虽是蓬头陋衣，何看起来颇有豪迈之气，只是下颌胡子刮得铁青，眼珠又极为活络，倒让他显得有分市侩。

看清来人的容貌，孙简心眼中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讶然。

那种讶然似吃惊、似错愕、似故友重逢，又像是带分惆怅。

讶然一晃而过，他又恢复到平日的从容，心中只是想，这人怎么那么像他？

那人并未留意到孙简心的变化，哈哈一笑，大马金刀地坐下，不见外地拿起孙简心面前的一块点心，三口两口吞下，又顺手拎起茶壶灌了几口，这才一抹嘴道："阁下可认得我吗？"

他举止突兀，孙简心却一直静静地看着他的举动，半晌才道："还未请教壮汉大名？"

"想必阁下是初到邺城，因此连我冉刻求也不识得？"那汉子撇撇嘴。

"壮士就是冉刻求？"孙简心略有动容，可眼中却有分笑意。

汉子挺直了腰板，有些意外道："阁下听过我的大名？"

孙简心斩钉截铁道："从未听过！"

见汉子的脸好像被踩上一脚的样子，孙简心忍不住微笑道："只是见壮士仪表不俗，名姓似有深意，想壮士有朝一日定能名动天下，是以先行记住这个名字。"心中却想，我从未见过此人，此人也绝不会知道我的底细，可他奔我而来，是混吃混喝，还是另有目的？

冉刻求笑得嘴都合不拢，"阁下不简单，竟然知道我名字大有深意。那你可猜到我的名姓究竟有何深意吗？"

孙简心随口敷衍，不想竟中了彩，倒存些意外，"这个嘛……我要仔细想想……"

冉刻求等不及孙简心去想，径直说出了答案，"我是个孤儿，本无名无姓的。只因羡慕冉闵的威名，这才跟他姓了冉。"

孙简心入邺城前虽未闻过《兰陵王入阵曲》，但对过往历史颇为熟稔，知道冉闵本是汉人，冉魏政权的创建者，曾在邺城立都，乱世中以"屠胡令"闻名于世。

轻皱眉头，孙简心道："你想出名？"

“当然！”冉刻求毫不犹豫道，“男儿在世，谁不想出名？难道阁下不想吗？”

孙简心望向窗外风光，淡淡道：“那你名字有刻求两字，是说刻意求名吗？”

冉刻求神色微怅，转瞬摇头笑道：“阁下这下可猜错了。我这刻求两字，却是取自古代一名剑客的典故。”

“还不知古代哪位剑客有此典故？”孙简心讶异问道。

冉刻求脸露向往之意，缓缓道：“古有一剑客，乘舟过江，不想随身之剑落入江中，他遂在舟上刻一记号，旁人愚钝不解询问何意，他说剑落江中，因此刻舟铭记，终一日可凭记号寻回宝剑……”

孙简心才喝了口茶水，差点喷了出来，“阁下说的可是古时刻舟求剑的典故，那刻舟求剑之人就是阁下说的名剑客？”

冉刻求大言不惭道：“不错，正是此人！”见孙简心目光古怪，他摇头道，“本以为阁下见识不凡，看起来也和那凡夫俗子仿佛。”

“壮士此言何解？”孙简心倒也虚心。

冉刻求正色道：“阁下想必是觉得我牵强附会，却不知凡夫俗子只笑刻舟求剑之人愚昧，而不知一剑丢失如水东逝，心中有剑方得习剑之道。刻而求之，所求非剑，而是求心求道而已！”

孙简心怔了片刻，抚掌微笑道：“壮士有此高见，成名不远了。”

冉刻求亦笑道：“阁下既懂我心，想必也是个高人，只恨早不相识。你虽初到邺城，但尽管放心，有我在，无人敢来欺负你。”

说话间，他伸手过来拍向孙简心的肩膀，以示亲热。

孙简心略为沉肩，避开了冉刻求的大手，收敛笑容道：“不用相逢恨晚，还是这时见面得好。”

冉刻求一把拍空，手落在孙简心的包裹之上，略有愕然道：“为什么这么说？”

孙简心看着空了的茶壶道：“若是早上相见，这茶还是滚烫的，只怕不好下口。”

冉刻求一怔，缓缓缩回放在包裹上的手，“阁下难道把我看成是一个骗吃骗喝的骗子了？”见孙简心默然，他愤然跺脚，起身离去道，“好，好，好！我本来看你不错，还想交你这个朋友，可阁下实在让我失望。”

孙简心半分挽留的意思都没有，只是扭头向窗外看去，心中暗想，此人刻意接近我，虽假装被我激怒，却绝不会一走了之。

果不出所料，冉刻求走到楼梯口，又止住脚步，转身走了回来，站在孙简心面前，语带诚恳道：“阁下虽不仁，但我却不想不义……我来见阁下，本有一言相送……”

顿了片刻，见孙简心沉默不语，似乎根本没有任何好奇之心，冉刻求只好道：“阁下可是姓孙？孙简心？”

“壮上何以得知？”孙简心神色惊奇。

内亥求突转神秘，四下看了一眼，低声道：“我不认识你，但我会算。”

见孙简心错愕的神色，冉刻求又坐了下来，微带得意道：“早在方才见到阁下时，我掐指一算，就算出阁下的姓氏来，想是无误了？”

“真看不出壮十不但见识不凡，还有这般本事……”孙简心像有些钦佩，心中却想，我这些年末出，才到邺城，就有人查我底细了？

冉刻求露出缅怀之意，长叹一口气道：“这本事是一个和尚教给我的，可惜他传我技艺后就飘然而去，不知所踪。”

“那和尚是哪个？”孙简心搭腔道。

冉刻求低声道：“孙兄可听过僧燦之名？”

孙简心眉心一展，转瞬平缓，“僧璨？我当然听过，此人为慧可弟子，得达摩真传，实乃佛教高人，不想……他竟收了你为弟子？”

冉刻求连忙摇头，脸上露出惘然之意，喃喃道：“我倒想做他弟子，可一来……”脸蓦地发红，他又道，“二来……”脸上露出苦涩之意。

孙简心饶是善于推敲，却也不解冉刻求到底在说什么。他心想，观其神色，这人见到僧燦不见得是假的，但能得僧璨传其本事之语，却是大有可疑。想僧璨得道之僧，焉会以术士之道传人？

他心中虽疑，可并不说出，却对眼前这个冉刻求有了几分兴趣。

冉刻求本是豪放中夹杂些市侩，这刻又有些扭捏之意，突然又长叹一声道：“孙兄看我为人如何？”

“我没得僧燦高僧传授，不会看相。”孙简心摇摇头，回到正题道，“壮士说要送我一言，却不知……”

冉刻求立扫惆怅之意，眼珠转转，悄声道：“我得僧璨高僧传法相术，和孙兄是一见投缘，因此见孙兄面相，这才有一语不吐不快。”

顿了片刻，他神色萧肃道：“实不相瞒，我看孙兄实乃大富大贵之相，但印堂发暗，只怕很快会有一劫。”

孙简心忍不住伸手摸摸印堂，皱眉道：“不知是什么劫难？”

冉刻求此刻全没了市侩之气，看起来如僧璨附体，身躯前倾，紧盯着孙简心的双眸。

孙简心神色如同受到惊吓的羊牯。

冉刻求严肃道：“阁下印堂发暗，其中却透淡红色泽，这一劫当是桃花劫！”

孙简心哑然失笑，“不想我竟能撞到此劫，还不知此劫何时发作？”他看起来没有半分畏惧，反倒有分期待之意。

冉刻求肃然正色，一字字道：“就在此时！”

孙简心笑不出来了，见到冉刻求几乎要贴到他的脸上，忍不住后仰身子，若有所指道：“难道是兄台……”

他苦着一张脸，看起来只想翻过栏杆跳下去。

冉刻求见了，又见周围的茶客对这边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忙挺直了身子道：“你莫要想歪了……”见孙简心正直直地望着他，又叫道，“我说的可不是你的意思。”

蓦地住口，发现在座茶客好像均目瞪口呆地望着他的身后，冉刻求闻到淡淡幽香传来，忍不住回头望去，这时才听到环佩响声，也愣在当场。

一女子脸罩纱巾，着一身绛红轻衫，娉婷地走上楼来。

正值午时，艳阳当空。可那女子走上来时，艳阳似乎也怕挡住那女子的脱俗举止，悄然躲入云端。

风习袅袅，飞花穿楼。环佩之声如泉水叮咚、飞檐风铃，就那么轻柔地入了楼，静了红尘紫陌。

冉刻求看起来口水都要流下来了。那女子秋波一扫，见到冉刻求呆呆的样子，忍不住莞尔一笑，如盈水千华明亮了茶偻。

直到红衫女子捡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后好久，楼上才恢复了喧哗之声。众食客低声议论，显然都在讨论她是哪个。

冉刻求见孙简心的目光一直随着那女子而动，低语道：“孙兄，我已算定，你的桃花劫运就应在这女子身上。”

吞了口唾沫，冉刻求轻叹道：“这种劫运若落在我身上，那真将万劫不复。可孙兄绝非常人，既知道劫运，想必有了破解……”

冉刻求话未说完，便张大了嘴巴，下巴差点砸在桌面上。

那个让他认为非常人的人已经站了起来，径直向那红衫女子走了过去。看起来这非常人不像是躲劫，而像是要去应劫。

那脱俗绝伦的红衫女子一上楼，是个男人其实都有搭讪的打

算，但或被女子的容光所摄，或自惭形秽而不敢多望。就连那店伙计都看直了眼，忘记上前招呼，眼见孙简心向那女子走过去，又是嫉妒，又是恼怒，恨自己为何没有孙简心这种接近伊人的勇气。

众目睽睽之下，孙简心就那么走到了红衫女子的桌前，问也不问地坐下问道："姑娘，可否让我看看你的手相？"

冉刻求用手才托回了下巴，闻言，手即有点抽筋，喃喃道："我的老天，看他一派斯文，怎么比我还要直截了当？"

那女子微睁秀眸，显然也是极为惊诧，伸出手，却是掩住了嘴，轻声道："做什么？"

她声音柔弱中带分妩媚，妩媚中又带股冰泉的惊心。

孙简心神色略有迟疑，"我看你……"才说了三个字，蓦地发现那女子眼中惊诧之意更浓，望的却是他的后方。孙简心霍然回头。

阳光正耀。长街上陡然响起奔雷般的马蹄声，那蹄声如此急迫，让不少人纷纷探头而出，要看个究竟。可孙简心顾不得去看来骑是谁，只因茶楼内一人影好像凭空出现，径直向冉刻求扑去。

那是冉刻求的仇家？

疑惑只是一闪，孙简心本能地急忙提醒了一句，"小心。"

其实不待孙简心警告，冉刻求也知道有危险来临，遽然站起，一掌向来人拍去。他武功或许不见高明，但气势极猛，一掌击出，居然虎虎风声。

可那道人影实在比风还要快，竟然避开了冉刻求的一击，掠上了凭窗的栏杆。

孙简心脸色微变，因为他看到那影子掠过时，竟将他放在桌上的包裹凌空带起……

孙简心手按桌面，才待举动，瞥见对面女子妙目望来，心中微动，轻舒一口气，喝道："有贼！"他霍然起身，看起来就要向窃贼冲去。那黑影已带着包裹跃出栏杆，手臂一抡，包裹箭一般飞向长街之上。

一马奔来，马上骑士长鞭挥出，正卷住孙简心的包裹。

马不停蹄，沿长街飞驰而去，转瞬不见。

而方才在茶楼抢走包裹的黑影却越屋檐而上，等孙简心冲到栏杆跟前，俩人均不见了踪影。

唯余马蹄声依稀随风声传来……

孙简心看似惊呆当场，不想两个窃贼配合得这般巧妙。可窃贼如此巧妙配合，只为了抢他的一个包裹？

他似乎还没有回过神，冉刻求却气得脸色通红，叫道：“简直无法无天了，有我在，竟然还有人敢抢我朋友的包裹？”

他重重一拍孙简心的肩头，“孙兄，你不用担心，我认得那两个飞贼。你我既然是朋友，他们还敢来偷你的东西，那就是不给我面子，我去给你追回来。”

他才要下楼，回首瞥了那红衫女子一眼，低声道：“孙兄小心应付桃花劫为上。”

孙简心不待多言，冉刻求早走得不见踪影。孙简心皱了下眉头，向那女子望去，只见那红衫女子似被窃贼惊吓，已然起身向楼下行去。他忍不住道：“这位姑娘……”

那红衫女子眸子转动，多了几分冷意，突然问道：“我可认得你吗？”

“应该不识。”孙简心摇摇头。

“那你可认得我吗？”女子又问。

孙简心明白女子的言下之意，微微一笑，“打扰了。只是……”他的目光落在女子眼眶底下，见那儿有半弧月般黛痕，迟疑道：“姑娘保重。”

那女子清冷一笑，似有不屑，转身下楼。

孙简心凝望女子背影良久，眉心微锁，喃喃道：“不会错的，是孤独迷情蛊，可怎么会出现在她的身上？”

孙简心回头望去，见到茶楼众人多是幸灾乐祸的表情，他不以为意，走到凭窗栏杆处望去，只见那红衫女子已上了一顶小轿，沿马贼逃走的反方向行去。

望着轿子远走，孙简心嘴角浮出淡淡的微笑，自言道：“昨天那盲者身上是芜菁子的味道，今天又遇到孤独迷情蛊，事情倒是越来越有趣了。”

茶楼伙计却不觉得有趣，一双眼睛直直地盯着孙简心。

孙简心包裹被抢，看起来竟没半分焦急。那伙计却在操心，不知孙简心拿什么付账。

伙计才待上前，眼前一花，孙简心突然不见。那伙计睁大了眼，差点跳起来。

忽见一点碎银凭空而落，“叮”的一声落在桌案上，明晃晃的。

伙计扑过去拿了碎银，茫然四顾，却不见孙简心的影踪，忍不住嘟囔一句：“见鬼了！”

小轿晃晃悠悠，顺着长街向邺城东方建春门而去。

漳水悠悠，穿城而过。轿子也如水一般地漫走，过了几条长街，转入一条窄巷。

巷子尽头，有朱门高墙，只是朱门颜色已有残旧，高墙上更有野草探头，颇有落魄的味道。

轿子停住，那红衫女子闪身从轿中下来，径直到了朱门处，铛铛铛敲了三次。

咯吱声响中，朱门悄然而开，幽风阵阵吹拂红衫女子的衣袂。

虽是日光高照，可大宅中满是阴森之气。

红衫女子没有半分畏惧之意，缓步而入，不待回身，朱门便咣当而闭，煞是诡异。女子不除纱巾，只是眉梢眼角都有着难言的笑意，转身轻笑道：“冉刻求，你不装神弄鬼会死吗？”

朱门后站着一人，浓眉如墨，下颌胡渣铁青，赫然就是送句话给孙简心的冉刻求。他竟然认识这红衫女子。

那二人在茶楼上故做不识，所为何来？

风抚红衫，如蝶弄舞，带着分暖阳的温柔。那本是脱俗惊艳的女子，突如仙子眷恋着凡尘般化作了蝴蝶。

冉刻求望着那如蝶起舞的女子，眼中闪现温柔，转瞬大笑道：“我若不装神弄鬼，怎么完成蝶舞姑娘的吩咐？”

红衫女子嫣然一笑，赞道：“冉刻求，我就知道你可以的。那包裹呢？”

长鞭脆响，院中高树上突然飞来个包裹，赫然就是孙简心的包裹。

红衫女子轻舒玉手，轻易将那包裹抓住，仰面望向高树道：“神鞭王五果然名不虚传，再加上快马张三……”秋波流转，又到了冉刻求身上，“当然还有将来的大侠冉刻求。二人出马，实在无往不利。”

冉刻求摸摸下颌，似被轻笑迷眼：“可是若没有蝶舞姑娘陪着做这场戏，倒不容易让孙简心离开包裹了。蝶舞姑娘只是一现，那个孙简心就已失魂落魄。其实，不需我出手，蝶舞姑娘只要说一声，那孙简心就可能将包裹送上了。”

蝶舞嫣然一笑，妩媚百生。

冉刻求顿了片刻，又道：“蝶舞姑娘为何要查此人的底细？”

蝶舞轻移莲步，走到一张石桌旁，解包裹时，若有所思道：“有人肯出百两黄金让我们探孙简心的底细。此人绝不简单，定要小心从事。”心中暗想，冉刻求这次说错了，那个孙简心望我之时，眼中没有任何情欲在内，倒像是……

她一时间也说不出那种感觉，解开包裹时，见里面除了几件简单的换洗衣物，只有个木制扁长的盒子在内，略显失望。又见木盒上缚红绸，心中琢磨，这里面是什么呢？

那盒子像桃木所制，除此外并无特异，红绸色泽黯淡陈旧，很有些年头。

冉刻求凑了过来，皱眉道："我从包裹外看时，还以为是把剑，也一直以为孙简心是个剑客。难道说……剑在其中？"

见蝶舞要去动那盒子，冉刻求一把按住玉手，沉声道："我来开。"

冉刻求蓦地望见蝶舞望着他的手，只好讪讪地移开，借势搔头道："我总觉得那个孙简心有些门道，只怕这盒子有问题。"

轻纱后的面容如雾般朦胧，蝶舞的眸子亦有分朦胧，"那你就不怕危险？"

"我孤家寡人，有什么怕的？"

冉刻求不敢直视那目光。说话间，他已解开红绸，揭开盒盖，等看清里面之物，错愕道："这是什么？"

木盒分为两格，一格装个细长绢质卷轴，另外一格却装了一件奇形怪状的东西。

那细长卷轴应是一幅画，但另外那个奇怪细长的东西，冉刻求却未见过。

那奇怪的东西长有尺余，弯弯曲曲的，色泽如玉，上有流纹，一端有个略弯的手柄可供握住，另一端呈弯曲回头之状，如云如花。

光线照耀下，那东西周身泛着柔和的光芒，如在雾中，让人相见之下，亦要坠入雾中一般。

不闻蝶舞回答，冉刻求伸手触摸了一下那奇怪的东西，只感觉那东西如玉所制，触手冰凉。

蝶舞望着木盒中两件物品，也有些发呆，终于伸手将那奇怪的东西拿起，看了半晌道："这东西应是如意。"

"如意？"冉刻求皱眉道，"是什么？"

蝶舞盈盈一笑："你常在市井，不识此物倒也正常。可若说市井百姓常用的不求人，你想必知道？"

冉刻求看了眼那"如意"，沉思道："不求人？我当然知道，那不过是个给后背抓痒的东西。咦，你别说，倒和这东西真的有些相像……"

蝶舞接道："听闻不求人本就是如意变化而来，民间用来抓痒，在朝廷中却是权势的象征，非大富大贵不能使用。"

冉刻求皱眉道：“看孙简心为人朴素非常，绝不会是什么权贵？他身上带了这么个贵重的东西，实在奇怪。”

蝶舞亦道：“你说得不错，此物材质非金非玉，很是罕见。据我估计，价值绝不在百金之下。”

树上的神鞭王五一直沉默不语，这刻突然笑道：“蝶舞姑娘这般说，那这如意价值不容置疑。看来我们这次就算查不到孙简心的底细，拿了这如意，也是不虚此行了。”

冉刻求摇头道：“不行，我们只是查人底细，这包裹还要原封还回去。若见财起意，不顾原则，和贼何异？王五，这次你出手的酬劳我定会付你，但要打这如意的主意，我不同意。”

王五立即点头道：“冉大哥说的是。”

蝶舞秋波流转，看了冉刻求一眼，笑道：“我们本来是连环计划，若是从包裹中查不到孙简心的底细，就还要由冉大哥还回包裹，和那个孙简心拉拢关系，继续探听他的底细。若少了件东西，于行事不利。”

树上王五哈哈一笑道：“蝶舞姑娘不必怕我不开心，我不过随口一说，还能真的贪别人的财物不成？”

话才毕，他突然喝道：“是谁？”

只见他的长鞭夭矫如龙，倏然从树中飞出，卷在另外一棵大树上。王五身形一荡，已借长鞭之力飞扑屋顶。此人身形中等，就是双臂极长，有如灵猿一般。

见王五似发现敌踪，蝶舞忙护住包裹。

冉刻求也飞身窜上屋顶，见王五茫然四顾，忙问：“怎么了？”

屋顶鬼影都不见一个，王五手拖长鞭，极为错愕道：“方才我抬头看天，无意中看见屋脊处像有人伏着。难道是我花了眼？”

他的神色犹自不信，突然撮唇做哨，发出一长一短的声讯。片刻后，陋巷处传来回声。

冉刻求听了，立即道：“张三没有发现问题。”

他看似粗扩，却也心细，在蝶舞前来之时，早请王五在树上留意动静，让快马张三在巷子外防人进入。三人配合无间，有暗语互通，因此一听张三回音，就知并未发现敌人。

王五脸色发红道：“可能是我眼花，害你们担心了。”

冉刻求哈哈一笑，拍拍王五的背心道：“兄弟是谨慎，何必自责？”他和王五从屋顶飘落地面，心中却想，王五鞭法奇妙，苍蝇都抽得死，眼力更不用质疑，他怎会看错？

他又想，可若说真有人能在王五眼皮底下消失，那实在是骇人听闻。有谁会来偷窥我等，莫非是那个孙简心？这人若跟踪到此，就是知晓了我等的全部计划，无论心智、武功，均是远胜我等，若惹恼了此人，只怕我等吃不了兜着走。

他想到这里，内心惴惴难安，但神色不变，只怕兄弟和蝶舞担心。

蝶舞见二人并无所获，倒不紧张，放下了如意，伸手取了木盒内的画轴，轻蹙娥眉道："从如意上看不出孙简心的底细，眼下只有从这画儿中看看有没有线索了。"

她轻展绢画，只看了一眼，咦了声，半晌无语。

冉刻求、王五均向那画看过去，不约而同也是轻咦一声，神色有些发呆。

那幅画并非什么山水花鸟，只是画了一个女人——绝美的女人。

女人入画，绢画薄薄，微风吹拂，吹得绢画颤颤，那女子好像要从画中走下来一般。

冉刻求不识书、不识画，一眼看过去，却也知道那画儿画得极好，他从未见过那般栩栩如生的画卷，更觉得那画中的女人骨子里面有几分的忧郁。

画中女人并未蹙眉，但不知为何，他就是感觉到了抑郁之气。同时又觉得那无双的工笔，画的已经不是女人的容颜，而是那逝去的年华，还有年华中无可排遣的一股伤逝。

呆立许久，察觉蝶舞一瞬不变地望着他，冉刻求干咳两声，"这女人是谁？"

看蝶舞摇头的动作如花丛蝶飞，冉刻求收敛了心神，"总觉得这女人像一个故事。"

他说得奇怪，可蝶舞偏偏懂了。

"你说得不错，只看这画，就可想到这女人身上定有个故事——很伤心的故事。"望着那绢画中的女子，蝶舞心中也有几分怅然，忍不住想，孙简心随身携带一幅女子的画像，难道说这画中女子是他的情人？

终究还是收了画，连同那如意一块放回了盒子，蝶舞轻轻系上红绸，如整理凌乱的心情。

冉刻求见蝶舞系好包裹，伸手接过，不发一言，转身就向院门走去。

他们这次行动失败，从包裹中除了得到一肚子疑惑外，并未查到孙简心的任何事情。他们的连环计只用了一半，冉刻求眼下就要去接

近孙简心，继续查探孙简心的底细。

等冉刻求走到院门前，蝶舞目光中突然带着迷离，急上前两步道：“冉大哥……”

“什么事？”冉刻求止步，却不转身。

蝶舞盈盈一笑，转瞬有分愁意，压低声音道：“冉大哥，方才王五若没有看错，我只怕来人不善，很可能就是那个孙简心。此人绝对高深莫测，心意更是难测，若知道是我们捣鬼，你送上门去，只怕对你不利。”

“然后呢？”冉刻求淡淡问。

蝶舞轻咬红唇，许久才道：“不知怎地，我总觉得卷入此事，凶险非常。我倒觉得，不如……放弃这个任务好了？”

她这般说的时候，神色失落溢于言表。

可她的表情绝非是痛惜那百两黄金，而像是失去了心爱之物。

冉刻求背对蝶舞，神色竟也有分失落，突然道：“我记得你说过，这任务完成与否，对你至关重要？”

蝶舞无声地点头，转瞬道：“可在我心中……你的安危……”

不待她说完，冉刻求已截断道：“我这人做事素不言婆婆妈妈，更不喜中途而废，你等消息就好。”说罢推门大步离去。

金灿灿的落日透过敞开的院门照进来，落在蝶舞身上，带分烟霞的迷离。可那分迷离之意远不及她秋波泛起的朦胧。

冉刻求夜半时分才到孙简心所住的客栈前。

这时月消隐，星却繁。他在客栈前徘徊许久，心绪亦是如繁星般凌乱。

他虽是市井之徒，但头脑极为活络。他见到孙简心第一眼的时候，就知道此人绝非常人，他最初见到孙简心时并非在茶楼，而是在昨日黄昏的巷口。那时，他如寻常百姓般在看兰陵王，无意中发现孙简心出手。

这刻知事情可能败露，他虽不是卜者，还是心中推算，此客栈极为简陋，孙简心气魄非凡，却安居此地，可见此人成大事不拘小节。孙简心若不知我计，我借还包裹之际接近他，倒可能挖出他的底细，可他若知道我的来意，我再这般举动，未免太过可笑。可不以此法，我如何完成蝶舞的任务？

冉刻求在店前徘徊了两步，又想，昨天黄昏时，孙简心竟能在兰陵王刀下救出那孩童，武功高明可见一斑，但这人出手不是为了杀人，只是救人，可见这人宅心仁厚，和这种人打交道，当以诚对之。

一念及此，他浑身上下陡然轻松了很多，哈哈一笑，自语道："要说诚实，我可诚实半天了。"说罢，便大踏步地走入客栈。

他早在茶楼出手之前，就在客栈打听过孙简心登记之名，不然在茶楼何以能猜出孙简心的名姓？

进入客栈，更不多话，径直上了二楼客房处，向最里的房间走去。

他虽决定以诚对诚，但毕竟还抱着套人底细的念头，难免底气不足。

越靠近孙简心所住的房间，他心中越是忐忑，不知从哪里诚起。

脑海中突然泛起绢画上的那个女人，冉刻求暗想，孙简心随身带个女人的画像，难道是个痴情种子？如是这般，他冉刻求倒和孙简心很有些谈资。

胡思乱想间，他到了门前，习惯性地敲门——两快一慢。心道，自己将和伙伴的联络暗号都敲了出去，其意算诚，那孙简心想必定然感动。

也不知道孙简心太过感动还是怎地，迟迟不见开门。

冉刻求皱了下眉头，轻推房门，咯吱声响，房门竟然开了。只是走廊还亮，房内黑黝黝地看不真切。

冉刻求心中微凛，暗想，孙简心绝对是高手，可这样的一个高手，怎么会不知人来？

难道说……他不在房间？亦或是此人已离开了客栈？

一念及此，冉刻求心中微急，奔到床头，见帘帐低垂，才要掀开，内心中陡然有分急剧的不安之意。

房中暗暗看不真切，但冉刻求在刹那之间已感觉有危险逼近。

就听窗棂"咯"的一声响，房间内有香风传送，但先香风一步前来的却是寒风。

寒风中，有琴弦声动，琴声已到他的身后。

冉刻求心中凛然，不待回身，就地侧滚开去，忙乱中回眼望去，就见有剑光如弦，划过他方才所立的位置。

剑光后，持剑之人蒙面而立，只露出一双晶亮的眸子，整个人如融入了黑暗之中。

方才，他躲闪若是慢上片刻，只怕就要被那如弦的长剑刺个对穿。

冉刻求心中大骇，脑海中瞬间回想起蝶舞所言，不知怎地，我总觉得卷入此事，凶险非常！

难道说蝶舞直觉准确，早看出孙简心心狠手辣，要致他于死地？

念头如电闪间，又有琴弦声动。

那剑光如律，剑发琴声，刹那间又到了冉刻求的面前。

冉刻求大喝一声，手臂一挥，竟砸在剑锋之上。“铛”的一声响，有火星闪耀。

冉刻求胳膊好似铁铸，竟将那剑身荡开。

长剑荡开，但持剑之人手一抖，剑身曲折，随着火星，反刺冉刻求的肩头，有血飞溅。

火星中，冉刻求脸色铁青，只见到持剑之人如星的一双眼，不由大喝道：“孙简心，你为何杀我？”

说话间，冉刻求飞身上了房梁，才待凌空反击，火星陡灭，窗棂又是“咯”的一声响，室内突然静寂若死。

冉刻求只闻自己剧烈的心跳之声。

就在这时，房间门口处传来咯吱咯吱的声响，有如鬼叫。

鬼叫之后，有灯火照亮了房间，一人持灯缓步走了进来。

灯影摇曳，更显那人举止沉稳，他进屋后见桌椅凌乱，略有诧异，抬头向梁上的冉刻求望去，淡淡道：“阁下印堂发暗，肩头隐透血红色泽，难道是可度人却难度自身，也中了桃花劫难？”

冉刻求死死地望着来人，神色先是错愕，转而哭笑不得。

那人却是孙简心。

第三章
如意

冉刻求从屋梁上跳下，摸了把肩头，手心隐有血迹，庆幸自己伤得不深。一颗心还大跳不停，他暗想，方才那刺客若是再留片刻，只怕自己小命难保。

刺客是谁？

他初以为是孙简心对他下手，现在才知道另有其人。他转身到了临窗处，见窗扇虚掩，还在晃动，闻幽香残留，问头苦笑道："我算来算去，却没想到孙兄的桃花劫应在我身上了。"

孙简心缓缓坐下，略带不解道："冉壮士此言何意？难道说，分手后又见到茶楼上那个女子了？"

冉刻求微怔，只感觉孙简心话中暗藏玄机，倒不易回答。

他本以为刺客是来行刺孙简心，却被他倒霉撞上，刺客发现有误，这才遁走。可孙简心行若无事，见屋中鸡飞狗跳，却问也不问，冉刻求又怀疑那刺客本和孙简心一伙，就是要来杀他。

而孙简心提及蝶舞，是随口一问呢？还是已看到他和蝶舞在一起，有所暗指？

冉刻求想不明白，却更觉得灯光下的孙简心扑朔迷离，忍不住道："孙兄难道不知方才有人要杀你吗？"

"我进屋时，只见到冉壮士人在梁上……"孙简心眉头一挑。

冉刻求闹心道：“你只看到我在梁上，却不知道有人摸进你的房中，想要杀你！我辛辛苦苦地……为你……找回包揪，特来还你，误打误撞帮你挡了一劫。”

“有人要杀我？”孙简心困惑的模样，对包裹却不放在心上，“我素来和人无怨无仇，怎会有人杀我？只怕是……”上下打量着冉刻求，言下之意不言而喻。

冉刻求鼻子差点气歪了，“你的意思，难道是有人摸进你的房间，却是要杀我了？”

见孙简心深以为然的样子，冉刻求叫道：“这种话也只有你说得出来。我早算准……你有桃花劫，我救得了你一次，却救不了你一世，你好自为之吧。”说罢，他将包裹丢在桌上，转身就走。

孙简心突然道：“冉壮士……留步。”

冉刻求止步，却不回头，冷冷道：“你还要说什么？”心中暗笑，我这真情流露，还不把你感动得痛哭流涕？

孙简心并未流泪，只是若有所思道：“你两次说帮我挡住了桃花劫，难道说摸进房的刺客是个女的？你看清她的面貌了？”

冉刻求道：“她蒙面的，我怎么看得清？但刺客身上有香味……当然是女的了。”

“有香味的不见得是女的，可能是包子。”孙简心沉吟道。

冉刻求气极反笑道：“好，好！说来说去，你还是不信我。你明早起来，吃肉包子的时候，可要小心些，莫被鱼骨头刺到了。”

他头一次诚实做人，不想却被气得七窍生烟，口不择言，“我言尽于此，若再理你……”

本想说再理你就是孙子，可又觉得说得太绝，看孙简心淡然自若，又不像留客的样子。冉刻求到现在除了得到一肚子气和一身剑伤外，再无所获，但就此离去，又是心有不甘。

正为难时，听孙简心轻声道：“蝶舞姑娘也是受人指使吧？”

孙简心说的声音虽轻，冉刻求却如闻雷响，差点跳起来，回转身，脸色已变，“你说什么？”

灯光朦胧，更给孙简心带分神秘之意。

灯光闪耀，也照得冉刻求脸色阴暗不定。

孙简心嘴角浮出微笑，“要探我底细，何必这般麻烦？明日你带我去见蝶舞姑娘，找到指使之人，我告诉他就好。”

冉刻求吃吃地说不出话来，半晌才道：“你一直跟着我们？”

他武功算不上高绝，但自负谨慎，此时却实在想不通孙简心怎么找到他们的行踪。

孙简心笑笑，“要跟你和快马张三不容易，但跟着蝶舞姑娘的小轿还不困难。你想问我怎知你们的关系？”

见冉刻求茫然点头，孙简心道：“快马张三、神鞭王五配合得极巧，显见抢包一事是经过周密安排。张三来得不早不晚，当然是你放出的信号。但你们要抢我的包裹，却畏惧我的身手，是以定要找人引我离开包裹。如此安排倒是巧妙，但这般巧妙，反倒让我看出你们之间必有关联。”

他说得简略，但其中的推敲缜密却让人惊诧。

冉刻求想了许久，长叹道：“不错，看来这世上本无天衣无缝的圈套，我又学到了一招。”顿了片刻，他盯着孙简心道，“你既然知道有人查你底细，还敢去见吗？”

孙简心淡然道：“孙某平生问心无愧，何惧之有？”

冉刻求望着那灯下坐着的人，不知为何，竟心有戚戚，又夹带分敬仰和羞愧。

他张张嘴，终于还是未说什么，转身离去。

孙简心缓缓起身走到窗前，推窗看了一眼，鼻翼动动，回转身时，目光微闪，突然俯下身来，再起身时，手中多了块紫色玉佩。

那玉佩触手温滑，正面寥寥数刀，雕出一派草原风光。

孙简心翻腕看去，见玉佩反面正中写个“燕”字，下款刻着“晚晴”二字。他皱了下眉头，缓缓坐下，心中暗想：这玉是谁落下的？难道是方才那刺客？谁要查我的底细，我倒可猜出一二。可淮来行刺于我，却让我想不明白。难道说……他知道我到了齐国，这才劫杀于我？可他怎知我已复出？这玉上的几个字，又代表什么意思？

孙简心终究还是将玉佩放入怀中，手指一弹，桌案上的油灯倏然而灭。但他没有到床榻上安歇，只是盘膝坐在地板上，闭上双眸。

房中暗了下来，他的脸上又如蒙上了一层薄雾，完全隐在神秘之中。

清晨时分，房门响了几声，孙简心睁开双眸，站起身道：“冉壮士来得倒早，门没有关。”

冉刻求讪讪地推开了房门，双眸有些血丝，看起来不是来得早，而是一夜未眠。

见孙简心笑容淡淡，若无其事般洗漱，冉刻求心中不服，“孙兄简直和神仙一样了，怎猜到来的是我？难道不会是端茶送水的伙计吗？”

孙简心用毛巾抹了把脸，微笑道：“自从我告诉掌柜，我身上的钱只够付住宿费用，吃饭钱都无着落后，就再没见到伙计了。”

冉刻求望着他那淡淡的笑容有如朝阳初升，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

他实在想不出，一个看问题如此透彻的人，为何还能如孩童般笑得这般开心？

孙简心略作收拾，又把包裹背上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冉壮士这次找我，想必是要带我去见见那幕后之人了？”

冉刻求很想否定，但终究还是点点头。

他昨夜回转，立即将发生之事说与蝶舞听。蝶舞也是诧异，连夜询问幕后之人，得到回复，可与孙简心一见。

二人出了客栈，街边热腾腾包子的香气扑鼻而来。

冉刻求咽了口唾沫，才想起自己奔波一夜，到现在米水未沾。不等多说，见孙简心走到包子铺前随手拿了两个包子，却不付账，转身就走。

冉刻求心中很是不满。他暗想，这个孙简心简直吃定他了，难道说吃包子的钱，也要算在他的身上？

眼珠转转，压制住饿意，冉刻求装作不认识孙简心般，轻描淡写地从包子铺前走过，只等看孙简心的笑话。

不曾想，那卖包子的老汉对孙简心的举动视若不见，仍旧卖他的包子。冉刻求一时傻了眼，气愤不过，只以为那老汉老眼昏花，便也到包子铺前，抓了两个包子就要走。

那老汉伸手抓住冉刻求的手腕比官抓贼还利索，陪笑道：“客官，两个包子，两文钱。”

冉刻求怔在当场，半晌才道：“刚才有人拿你包子，咋不见你要钱呢。”

老汉眨眨眼睛，警惕地望着冉刻求道：“老汉我只看到客官你拿我包子还没有给钱哩。”

冉刻求见街边百姓投来的鄙夷眼神，羞愧难言，几乎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他伸手入怀拿了两文钱丢下，逃命一样地追上孙简心，见他正施施然地将最后一口包子吞进肚子，含笑望着他，冉刻求忍不住老脸发红。

孙简心拍拍手，什么事都没发生一般，“冉壮士，请带路。”

冉刻求拿着包子，有如石头压在心头。他走了几条巷子，仍困

惑不已，喃喃道："都是白拿包子，为何那老汉只抓我呢？"

孙简心看了他半晌，"你很像个人。"

"不是像人，我就是个人。"冉刻求忍不住纠正，"白拿包子最多算个贼，不能连人都不算吧？"

孙简心笑笑，岔开话题，"你见过如意？"

冉刻求立即道："当然……"他老脸一红，暗想到，昨天才在孙简心的包袱中见过。听蝶舞说，那在朝廷中是权势的象征，孙简心为何突然提起这个？

"可你想必不知道，如意是在魏武帝之后才突然兴起，到如今才被你等知晓。如今的如意头柄处做成弯曲回头状，寓意回头如意，万事称心；若见回头，即见如来。有人说如意本是秦始皇时期传下来的。当初，孙权雄霸江东，曾在金陵掘地得一铜匣，长二尺七寸，内装一白玉如意。当时人皆不识此物是什么，有人推测秦皇看出金陵本有天子气，故用此宝镇住王气。"

孙简心说起旧事，神色感慨，向铜雀台方向望去——那里铜雀舒翼，晴空如洗。

冉刻求搔搔乱发，不解道："孙兄果然见多识广，但……"他心道，世间物件数不胜数，件件追求来历有何意义？

孙简心自顾自道："但也有一种传说，如意本是从天竺世尊那里传来，因为有梵语称如意叫做——"目光若有意若无意地看向冉刻求，一字一顿道，"如意的梵语，本叫阿、那、律！"

冉刻求一头雾水道："阿那律？天竺世尊？"

他心中暗想，这个孙简心倒是博学多才，竟然连梵语都知道一二。但他说这些有什么用？我只想知道，凭什么他吃包子就不用给钱呢？

孙简心留意冉刻求的神情，心中暗想，此人原来对阿那律一无所知。那蝶舞呢？昨日看她对我包裹内的如意并未流露出特别的兴趣，是也不知情，还是深藏不露？

孙简心将困惑暂压心头，缓缓道："冉壮士恐怕还不知道，如意来历虽然难以定论，但有关如意，却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冉刻求顿时来了兴趣，忙问："什么秘密？"

"你可知道这铜雀台的来历？"孙简心突然道。

冉刻求微愕，感觉这个孙简心扯东扯西，就是不扯正题，怫然不悦道："孙兄说如意的秘密，怎么突然扯上了铜雀台？"

孙简心微微一笑道："只因为铜雀台和如意大有关联。方才我曾

说过，如意本是魏武帝之后，才蓦地在民间流行。这件事虽有不少人知道，却很少有人知道魏武帝建这铜雀台，本来就是因为如意！”

冉刻求立即反驳道：“孙兄这次可说错了，我听说，当年魏武帝灭了袁氏兄弟后，夜宿邺城时，晚上见城西处金光冲天，掘地得一铜雀，这才在上建一铜雀台，彰显平四海之功。”

孙简心笑笑，“你都能听说的，中间就不知道有多少曲解和掩饰了……”

见冉刻求不服，突问道：“魏武帝挖铜雀而建铜雀台，似乎还讲得通。但你要知道，魏武帝当初是连建铜雀、金虎、冰并三台，那其余两台，又有什么来由？魏武帝建铜雀台是彰显平四海之功，但后来赵国石虎占领邺城，大肆补建增高铜雀台，立只铜雀，又是什么用意？难道是为了纪念魏武帝之功？而后冉魏、前燕、东魏先后占领邺城，均在铜雀台上大作文章，难道只是为了享受？如今齐国立都于此，仍对铜雀台戒备森然，寻常人等不得接近，对外却宣称是城防所需。可如今齐国强盛，根本无须这般谨慎防备，这又是为了什么？”

冉刻求滞住，向城西三台望去，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反问道：“那你说是为了什么？”

孙简心脸上突带分迷离之意，喃喃自语道：“若我猜得不错，这几代君王都是在寻找铜雀台遗留之秘！”

“什么秘密？”冉刻求立即追问，见孙简心神秘一笑并不回答，心思飞转。他回想孙简心所言，若有所悟道：“你方才说魏武帝建这铜雀台是因为如意，难道这秘密是关于如意的？如意究竟有什么秘密？”

他本来对如意、铜雀台、魏武帝什么的并无兴趣，但听孙简心一分析，终觉诸多怪事难以一一解释。同时难免又想，这个孙简心对铜雀台秘密这般研究，来到邺城多半也是为了什么如意之谜？

那孙简心随身不也带了个如意？只是不知和如意的秘密有什么关联吗？

冉刻求越想越乱，几乎忘记了今日的目的，见孙简心说到关键时候打住，心痒不已道：“孙兄不答，真急煞小弟了。”

孙简心好笑，见冉刻求有求于人，称呼倒是越说越近，心道我怎会不说？我大费口舌将此事告诉你，你以为我是两个包子吃饱了撑的？我只盼你莫要辜负了我的深意。

见冉刻求早被故事吸引，孙简心略做沉吟，低声道：“我告诉你，你莫要说与旁人知晓……”

“那是自然。”冉刻求连连点头。

孙简心轻叹一声道：“天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这句话本是羊祜

太傅所言，但一语道破天下之事。如意如意，其秘如意，亦是说这世上真有一种东西叫做阿那律，你只要见到了，就能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如见佛祖世尊一般。”

冉刻求远没有孙简心博学，不知道羊祜是魏晋名臣，只以为羊祜和他在赌场常见的羊牯是兄弟，听到最后，怦然心动道：“这世上真有阿那律？”

孙简心点头道：“因此，很多君王一直在寻找阿那律。魏武帝建铜雀台为此，石虎立铜雀亦为此，若真见阿那律，那一生就可如意了。想长生也可，想荣华亦可，说不定就算要隐身都可以办到了。”

冉刻求额头见汗，感觉一颗心都要跳了出来，听到孙简心最后一句，突然大叫一声。

孙简心吓了一跳，皱眉道：“你做什么？”

巷子附近也有百姓，听冉刻求大叫，就向这方向望来，夹杂着指指点点。

冉刻求作势要抽自己的嘴巴，歉然道：“孙先生，学生一时失态，还请莫怪。”顿了片刻，见四周无人注意，他哑着嗓子道，“这么说……先生见过阿那律了？”

孙简心脸色微变，怫然道：“你胡说什么？”

冉刻求急了，又不敢逼问孙简心，脸涨得通红，陪笑道：“先生莫要推搪了。你方才分明说过，见到阿那律后，想要隐身都可以办到。”

“那又如何？”孙简心脸色有分异样。

“先生身上就有个如意。”冉刻求不由道，“难道说……”

孙简心忍不住笑道：“那当然不是传说中那个阿那律。不然，我丢了如何会不紧张？那不过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关切之意。”

冉刻求愣了下，喃喃道：“一个母亲对儿子的关切之意？”

他脸上蓦地有了分悲伤，像是感怀身世，摇摇头，甩去了忧伤。

冉刻求凑近一步，哑着嗓子道：“就算你身上的那个不是真正的阿那律，但你显然见过。学生到现在才知道先生为何拿包子不用给钱。方才，先生肯定在那老汉面前施展了隐身之法，你说我猜的对也不对？”

孙简心忙摆手道：“你莫要胡说八道，我哪里会什么隐身法。”

他越是否认，冉刻求就越觉得他欲盖弥彰，急道：“先生莫要谦逊，事实就在眼前，由不得我不信。”他四下看了眼，突然深施一礼道，“小子一见先生，就觉投缘，今日才知道先生就是小子的再生父母、指路明灯。师父在上，请受徒弟一拜。”

话未落地，冉刻求五体就要投地，蓦地发现面前的孙简心不见了踪影，只以为他施展隐身法离去，嘶声道：“师父莫走！”

孙简心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你招呼哪个？”

冉刻求又惊又喜，回头望去，见孙简心站在他的身后，又要拜下去。孙简心脸色肃然道：“我不会收你为徒，你莫要白费心机。”

“为什么？”冉刻求大失所望。

孙简心不答反问道：“你想拜我为师又为了什么？可是想学什么隐身之法？学隐身之法又为了什么，吃包子不给钱吗？”

冉刻求尴尬道：“这个嘛……也不全是这个目的，当然，吃包子若不给钱，也能省下很多钱去救济穷人了。”他感觉这个劫贫济贫的理由有些荒唐，脸色不由发红。

孙简心淡然一笑，“我不会收你为徒。但我毕竟和你有缘，可教你方才吃包子不给钱之法。”

冉刻求眼前一亮，“真的？师父……”他又要拜下去，见孙简心脸色沉下来，忙直起腰板道，“只要先生肯教我此法，学生此生任凭先生吩咐。”

孙简心缓缓点头道：“这是你亲口答应的，你莫要忘记了。不过，此事对你未免有些不公。这样好了，我教你此法后，你为我做一件事情就好。”

冉刻求欣喜不已，暗道，若真学会隐身法，大有用途，甚至可了却他多年的一个愿望。这时不要说一件事情，十件百件也是应了，他怕孙简心反悔，迭声道：“一言为定。先生请讲。”

孙简心咳了一声，见冉刻求眼巴巴地看着自己，沉声道：“这法子就是，我在住店之时，已经提前给了那老汉十天的包子钱，是以今日拿包子不用付账。”

冉刻求眨眨眼睛，似乎一时还没明白过来，半晌才吃吃道：“就这样？没什么隐身法、阿那律？”

孙简心微微一笑，“我从未说过会什么隐身法，我也没说过见到过阿那律。只不过是你妄想罢了。”说完，他举步向前走去，淡淡道，“这件事应该教会你一个道理，这天底下本没有免费吃的包子。”

冉刻求先是错愕，又是沉思，片刻后突然大笑起来。

孙简心只以为他有些恼羞成怒，不想他笑得极为欢畅，突向孙简心一拜道：“利令智昏一点不假。想不到我冉刻求竟也被诱惑冲昏了头脑，相信什么阿那律一事。这次真是受教了，多谢先生指点。”

孙简心暗道，此子倒是知错就改，就是不知……

他未及多想，耳听后方有啜泣之声传来。孙简心回头望去，见到巷子那头来个牛车，挂着白幡，上面载着个薄皮棺材，几个汉子跟在车旁，一个老妇伏在棺材旁悲痛欲绝，哭泣不休。

冉刻求见了，皱了下眉头，猜这老妇多半是家里死了人，托人将尸体送到城外去安葬。

清早就见棺材，着实大不吉利。冉刻求抬头向孙简心望去，却见他眼中带分怜悯之意，垂手让路。冉刻求心中微愧，心道，人家死人了伤痛欲绝，自己还想着吉利与否，实在不该，也跟孙简心般让开道路。风遗尘整理校对。

那牛车行过，孙简心看着那薄皮棺材目光突闪，向牛车后一个汉子问道：“有劳，请问这棺材里的……是老人家的什么人？”

那汉子脸露不忍，低声道：“唉，是老妇人的儿媳。这家人本来就命苦，婆媳相依为命，儿子死在沙场，留下个遗腹子。那儿媳本想生下来，老了也能有个依靠，不曾想，前日难产，一尸两命。”他说罢，连连摇头，听前面的赶车汉子催促便快步跟上。

冉刻求一旁听了，叹息道：“人生无常，无常是苦。走吧……”他突然冒出这两句，有些不伦不类，又像心有戚戚。

孙简心还在望着那棺材，突然道：“不对。”

冉刻求微怔，才待问有什么不对，就听前方长街一声锣响。

那锣声响得颇为突然。冉刻求骇了一跳，那拉车的老牛却蓦地受惊，长哞一声，竟拉着车子狂奔起来。

老妇人猝不及防，摔倒在地上，车旁的汉子纷纷去扶。

赶车的汉子拼命要拉住疯牛，但哪里能够？

车子转瞬就冲出了巷子。冉刻求脸色大变，叫道：“不好！”他知道这巷子一出，就是邺城主道，这时人正喧嚣，这疯牛连车冲出去，若遇行人，只怕会有祸事。

想到这里，冉刻求举步就奔，想要拦住疯牛，可知道绝无可能得手。却见孙简心竟如青烟一缕般飘出巷口，又惊又佩，不知此人如何练就这等身手？

孙简心冲到巷口时，离疯牛不过数丈距离，眼前长街宽绰，见行人惊得纷纷避让，孙简心微吸一口气，脚尖轻点，竟凌空飞跃上了牛车……

就在此时，他看清楚前方形势，心头沉了下去。

前方陡然传来震天的一声喊：“保护昌国侯！”

冉刻求奔上长街，看清眼前的情况，大惊失色，霍然止步。

凭空竟有面铁墙竖起，挡在长街的中央。

而铁墙森然，中间错落点点寒光，日头照耀下，杀气暗藏。

呛啷、咯吱声不绝于耳。那一刻，铁墙后不知多少钢刀出鞘、劲弓弦绞。

冉刻求久在邺城，听到“保护昌国侯”几字时，已然明白，前方正是如今齐国天子手下重臣昌国侯高阿那肱的兵马。那凭空出现的高墙却是铁盾铸起铁墙，铁盾之后就是杆杆锋锐的长枪，那疯牛冲去，就算不死在乱箭之下，也会死在长枪阵内。

可疯牛车上还有俩人带着一口棺材。

孙简心和那赶车的汉子若随牛车冲过去，和疯牛一样断然没有活命的可能。

赶车的汉子早就吓的脸色煞白，怪叫一声从牛车上跳下，落地变成了滚地葫芦，不等站起，脖子上早架了三把钢刀。

孙简心却没有跳，他人在车上，蓦地抄起缰绳，似乎还想挽住牛车……

冉刻求一路行来，和孙简心总算有些交情，见到这种情形，一颗心差点迸出来，放声喊道：“孙兄快走，莫管牛车！”

孙简心人在车上，眼睁睁看着牛车撞向铁盾长枪，陡然轻叱一声，一掌拍在右手车辕之上。近丈长的车辕陡断，腾空飞起，越过铸墙铁盾……

弓箭手本要放箭，见状纷纷掉转方向，羽箭如飞蝗般射向空中的车辕，只怕那车辕伤到昌国侯。

孙简心微吸长气，一掌又拍到疯牛的左面脖颈之上，同时伸手挽缰斜斜带去。

疯牛长哞，被孙简心控制遽然右转，那牛车几欲腾空而起，划了个弧线，奇异般地转向。可那巨大的冲力还是让疯牛承受不起，巨躯晃动。

孙简心突然一指戳出，正中疯牛的脑后。伴随车轮摩擦地面刺耳的吱吱声响，疯牛晃了两下，轰然摔倒。

车上的棺材滑向地面，却被孙简心伸手抄住。

那棺材虽是薄木所做，但毕竟很有些分量，加上棺中尸体，有数百斤的力最，就算几个壮汉来抬，也要费些气力，却被孙简心举重若轻地平稳放在了地上。

长街陆凝，鸦雀无声。

冉刻求见到孙简心一连串眼花缭乱的举动后，几疑非人所为，

错愕难言。可见那盾牌高墙裂开，有兵士涌出，持长枪将孙简心围在正中，他暗自叫苦，心道孙简心本应早早跳车，何苦为了一头疯牛费这番周折，冲撞了官兵，只怕会有天大麻烦。

果不其然，那些兵士才围住孙简心，就有人高喝道："拿下刺客，若有反抗，格杀勿论。"

金灿灿的阳光照下来，落在孙简心的身上，拖出个长长的影子。

风动发乱，刀枪寒光。

孙简心却只静静看着面前的那口棺材，突然摆手道："且慢。"

他本布衣装束无甚威严，可方才制服疯牛有如天雷行法，齐兵对此人均有些畏惧之意，是以踟蹰不前。

那发令的军官见状，盯着孙简心的举动，神色警惕，不知他有什么要说。

孙简心望见冉刻求就在不远，招手道："冉壮士请过来……"

冉刻求只感觉那发令官目光如冰，心中发冷，可无法置身之外，只能走近前道："阁下有什么吩咐？"

他称呼蓦地拉远，只盼孙简心大发慈悲，自己摆平此事，莫要把他牵扯在内。他早见到盾墙后有几匹健马驰近，为首那人高额鹰鼻、脸若刀削，正是齐国国主高纬手下宠臣——高阿那肱。

"你曾答应为我做件事情？"孙简心道。

冉刻求骇了一跳，心道，你不是让我摆平这件事吧？见孙简心目光灼灼，像要看到他心中一样，他硬着头皮道："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好，那你向他们说明此事的原委，为我争取一炷香的工夫。"孙简心言未毕，已走到那薄木棺材旁，蹲了下来，竟对眼前的危机不予理会。

冉刻求怔住，不明白孙简心为何要争取什么一炷香的工夫？孙简心这时候还在看棺材，可知道性命不保，准备把死人搞出来，把他自己放进去？可这薄薄的棺材，怎么能装孙简心和他冉刻求二人？

眼见众兵卫目光森冷，无暇多想，冉刻求一咬牙，拱手施礼道："草民冉刻求请见昌国侯，事情是这样的……"

话未说完，有兵卫喝道："跪下！"

冉刻求只觉得有两脚踢在腿弯处，双腿一软，差点趴在地上，才要起身挣扎，就有单刀压在后颈之上，无法起身。

冉刻求脸擦青石，斜眼望上去，心中暗恨，叫道："昌国侯……

我们不能不讲道理，草民无罪。”

昌国侯人在马上，一直冷望孙简心。见如此情形，孙简心竟还敢背对自己，他怒急反笑道：“如今有风声说郦城有妖孽暗藏，对齐国不利。前几日有慕容反贼为乱，今日有尔等利用疯牛靠近本侯借机行刺，还敢说无罪？来人，砍了这人，当街示众！”

话才落，有单刀顿扬，倏然向冉刻求砍去，同时数把长枪逼在冉刻求周侧，防他反抗。

冉刻求空有武功，无从反抗，不想不明不白就死在这里，大叫道：“孙兄救我！”

刀光耀目，倏然落在一人的手上。

那持刀砍人的兵卫只感觉一股柔和之力推来，倒退两步，才发现手中单刀已被孙简心夺去。周围有持枪兵卫见状，齐喝一声，瞬间有三杆长枪向孙简心刺来。

枪未及身，孙简心左手一拂，手指轻飘飘地从枪杆上掠过，三名持枪的兵卫就感觉手如电击，麻木不堪。

铛铛铛数声响，三杆长枪落在地上，那几名兵卫骇然失色，退后数步。周边的兵卫见状，却是发了一声喊，反倒上前一步。

一时间刀甲寒光，杀气弥漫。

冉刻求人在地上，却看得清楚，心头大跳，不信世上竟有这般武功高绝之人。

昌国侯人未退，亦未进，可脸色亦是微变，不由得一摸腰间长剑，却又缓缓松开五指。

孙简心腕一翻，单刀陡旋。众兵卫一惊，却见那刀劈在了棺木之上，刀身嗡嗡响动。

远方运棺的几个汉子见孙简心对死人如此不尊，都是脸色改变，只因兵卫环绕，均是不敢上前。

孙简心却双手抱拳道：“在下久仰昌国侯大名，击突厥、破蠕蠕，战功赫赫，实乃齐国名将。今日遇见，实乃幸事！”

昌国侯冷哼一声，神色略缓。

旁边的兵卫见昌国侯不语，一时间琢磨不透侯爷的心意，并不动手。

孙简心又道：“只是今日一事，实在有些误会，还请侯爷听我解释。”

昌同侯冷冷道：“牛车有价命无价，你等绝不会为头疯牛这般疯狂，若没有图谋，有谁相信？”

冉刻求暗自奇怪，心道自己也是解释，孙简心也是解释，为何昌国侯要砍自己的头，却对孙简心还算客气？

他并不知道昌国侯高阿那肱本是名将之后，当初其父随齐国开国之君神武帝高欢东征西讨、镇守北疆。高阿那肱自幼习武，虽以家世进封，但随父镇守北疆时，对抗北疆游牧民族，也曾立下汗马功劳。

后来，高阿那肱转入东宫当差，多亲近当时的太子高纬。高纬当上皇帝后，对高阿那肱极为信任，屡次封赏，一时间为宫中红人。

高阿那肱虽得势，但在内心中，还以当年抗击突厥、蠕蠕为傲，孙简心提及他的辉煌往事，让他很是感慨，敌意略减。

孙简心继续道："在下的确是有图谋……"见众人脸色都变，孙简心又道，"不过并非想要行刺侯爷。"

有兵卫喝道："你说不是，有谁证明？"

孙简心不理兵卫的质疑，沉声道："侯爷也说过，牛车有价命无价，可见在侯爷心目中也重人命。在下如此作为，只是为了救棺中人一命。"

冉刻求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道，棺中的妇人都死了两天了，还救什么？

昌国侯亦是诧异，皱眉道："你胡说什么？"他早看到棺材已经封棺，显然是要抬出去埋葬，孙简心竟说要救死人，实在滑天下之大稽。

孙简心摇头道："在下并未胡说，实则感觉棺中之人未死，方才只怕牛车冲到侯爷面前，棺材随牛车被毁，殃及里面的两条性命。在下救人心切，多有冒犯，还请侯爷恕罪。"他话说完，转身握住棺上的刀柄，看来竟要开棺查看。

一人突然扑上来护住棺材，哭天喊地道："你……你要做什么，我儿媳已亡了两日，入土为安。你难道非要这般恶毒，搅得她不得安息吗？"

扑上那人正是方才那老妇人，她本是畏惧官兵，不敢上前，这刻见孙简心如此，又惊又痛，豁出命冲上来拦阻。

孙简心微皱眉头，耐心道："老人家，虽说入土为安，但人命关天。你若信我，还请让我开棺看看，说不定还有机会。你儿媳和孙子的性命能否从奈何桥回转，都在你一念之间。"

老妇人本是悲痛欲绝，见孙简心沉稳决然、神色从容，竟对孙简心所言半信半疑，"你真能救我儿媳的性命？"说话间闪开了些身子。

孙简心不语，手握刀柄，才要用力，就听高阿那肱道："且慢。"

孙简心身形微凝，并不转身，只是道：“昌国侯有何吩咐？”

高阿那肱人在马上，威严无限，缓缓道：“你欺骗无知妇孺，却骗不了本侯。你等不过是借机行刺，只是看本侯戒备森严，不好得手，这才借口救命逃脱。人死怎能复生？我劝你还是想个好点的托词，莫要自误。你行刺本侯在先，开棺辱尸在后，若棺中人无法活转，只怕就算本侯饶你性命，这邺城的军民也饶不得你！”

眼看孙简心动也不动，似被他言语所摄，高阿那肱带分讥诮道：“你可想好了，还要开棺吗？”

冉刻求趴在地上不敢起身，额头上早大汗淋漓。他也不信孙简心所言，心中嘀咕道：“孙兄，孙爷，我的祖宗，你这般能耐，可千万找个能让我们逃命的借口。这棺材中人死了两天了，你还要去救，和阎王爷抢生意，难道不怕阎王爷收你吗？”

日头早升，暖阳落在兵甲上，泛着冷意。所有人均是望着那棺前的孙简心，心情迥异。

只见孙简心立在那里，微风吹拂，衣袂激荡，影子似乎也有些动摇。

可他握刀的手却是铁铸一般的坚定。片刻后，他那本是年轻的脸上蓦地闪过分沧桑落寞，然后他只是一翻腕，刀光闪动，削断了封棺之钉。

喀嚓声响，棺盖已被掀开……

第四章 情仇

众人忍不住低呼，倒不是因为棺中诈尸，而是因为孙简心的抉择——他这一刀，可说是将自己完全置于死地。

冉刻求一闭眼，喃喃道：“完了。”

高阿那肱一霎不变地盯着孙简心的举动，神色有怀疑、有惊奇，还带着几分诧异。

他见过的人多了，但从未见过孙简心这般举止的人。他本坚信自己判断无误，但见孙简心决绝的举动，忍不住将信将疑起来。

孙简心开棺后，并不完全掀开棺盖，反倒利用棺盖挡住了阳光。

不少兵卫都露出厌恶的表情，扭过头去，有几个胆大的也只能看到孙简心的背影，却看不清棺中的情形。

众兵卫议论纷纷，无非说什么“此人难道是个大夫？”“大夫也只是治病，岂可和阎王抢命？”“他这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在拖延时间罢了。”

孙简心不为外界所动，鼻翼微闪，轻轻舒了口气，俯身过去看了半晌，直起身来道：“侯爷，不知可否给在下准备些烈酒？”

冉刻求心道，你这时候还有心情喝酒？可是自知不幸，想喝临刑酒吗？

高阿那肱虽是奇怪，但只是摆摆手，让手下去准备。这片刻的工夫，他已命兵卫询问了棺中人的情况，打探老妇人和那几个汉子的情况，知道这几人是邺城的百姓，并无可疑之处，更不会伙同孙简心骗他，心中好奇之意大起。他虽对孙简心是刺客的念头淡了，何更想看看孙简心到底要做什么。

侯爷下令，兵士很快捧来儿坛子烈酒来。

孙简心看了微笑道：“又不是洗澡，用不了这么多。”随手取了一坛洒来，拍开泥封，顿时酒香四溢。

冉刻求知道是好酒，咽了下口水，见无人注意他，便悄悄地站起来。他心道，就算死，临死前能喝点美酒也是好事。

不曾想，孙简心左手一拂，那酒坛骞地喷出一股蓝火来。火光才起，孙简心手一翻，右手五指中已夹了四根银针，在阳光下闪着淡淡的光芒。

众人大惊失色，不由护住了高阿那肽，只怕孙简心对侯爷不利。

高阿那肱亦是心中凛然，却还能静观其变。

只见孙简心右手夹针从酒坛上蓝火中来回过了三次，银针泛蓝之时手腕微振，四根银针突然不见，若非留意细看，根本不知去到何处。

冉刻求却发现银针入棺，虽知道自古有什么针灸之法，但从未见过如此施针之术。

高阿那肱见状，暗自警惕。他心道，此人银针有如暗器出没，实在让人防不胜防。

二人不同心思，但都一样念头，知道这银针入棺是在救人，棺中妇人能否活命，就看此举了。

不想银针入棺有段时间，棺中并无任何动静。冉刻求心下叫苦，暗想自己本不该盼望孙简心能够起死回生，眼珠乱转，他见众人目光都聚在孙简心身上，这刻若冲出逃命，还有些机会。

他寻思时，见孙简心仍旧神色平静，只是将那柄启棺的钢刀拿起，慢慢在酒坛火焰上灼烧。

那些兵士均是虎视眈眈，只怕孙简心成困兽之斗，暴起伤了侯爷。

再过片刻，那钢刀似乎也带了分蓝意，孙简心向冉刻求招手道：“你过来。”倒转钢刀，将刀柄交与冉刻求。

冉刻求怔怔地接过钢刀，暗想，做什么，难道孙简心怕我无法逃命，送把钢刀防身？

孙简心再次探身去看棺材内的动静，五指灵巧，捻提转动，片刻后从妇人身上拔下两根银针。

第二根银针一出，棺中突然发出了女子的叹息之声。

那声长叹幽幽。虽是青天白日，但众兵卫听到，均是感觉寒意在背，胆大的还敢细看，胆小的忍不住退后一步，只怕有鬼借尸还魂。

高阿那肱在马上未动，但一颗心也怦怦地剧跳不停。

再过一会儿，孙简心捏住第四根银针，顿了片刻才拔出，且脸色凝重。

棺中突然传来孩童哇哇的哭声。哭声虽弱，但长街皆闻，兵卫哗然，就算高阿那肱亦是动容失声道："孩子生出来了？"

他早从兵卫口中得知棺中是一尸两命，这刻听到孩童哭声，虽知就是那妇人的胎儿，还是忍不住震惊，不信世上竟有此事。

"刀来！"孙简心突然低喝。

冉刻求诧异当场，呆了下，才知道孙简心对自己说话，慌忙将刀递了过去。

刀光一闪，孙简心再起身时，手上已抱了个哇哇大哭的婴儿，棺材中竟还有产妇呻吟声不断传来。

原来，孙简心不但救出了婴儿，还将产妇一块救活了。

兵卫轰动，长街哗然。冉刻求长舒一口气，突感阳光明媚，活着竟是如此美好，就算冷漠如冰的高阿那肱见到孙简心双手托起的婴儿，眼中亦闪过分温柔之意。

那老妇人见了，更是热泪盈眶地当街跪倒，迭声道："神仙有灵，神仙显灵了。"

平静的只有孙简心。他取出块手帕，为那婴儿擦去污渍血迹，又解下长衫包住那婴儿递给老妇，转身再向昌国侯又施一礼道："侯爷宅心仁厚，对我等的冒犯宽宏大量，这才救了两命，在下替百姓谢过。"

高阿那肱终于挤出分笑容，暗想，出力的是这人，这人却不居功，如此示好，我若再行计较，未免过于小家子气了。他摆摆手道："先生过谦了。你救人活命，技艺神乎其神，本侯生平仅见。来人，赐黄金十两。"

冉刻求轻松了口气，不想刺客一事就这么过去了。

转瞬有人送来金子两锭，孙简心略做犹豫，接过金子纳在怀中，再施一礼道："多谢侯爷，在下还有别事，先行告辞。"说罢，他向冉刻求使个眼色，当先离开。

冉刻求仍对高阿那肱不分青红皂白要砍他脑袋一事耿耿于怀，

勉强拱拱手，只怕另生事端，快步离去。

高阿那肱并未阻拦，只是望着二人背影呆呆地出神，似在想着什么。

有兵卫低声道：“侯爷，那个大夫虽救了两命，但好像总有些古怪，就这么放他们走了？”

高阿那肱自语道：“他们走不了的。”转而精神一振，他说道，“你请个稳婆来好好照顾那产妇和孩子，莫要怠慢。”

那兵士应了声，心中奇怪。他暗想，侯爷素来心硬如铁，冷酷非常，这次怎么会对产妇和孩子这般关照，莫非转了性子？

高阿那肱还是望着孙简心离开的方向，嘴角蓦地带了分诡异的笑容，喃喃道：“好，好，很好！”

冉刻求离开了昌国侯的视线后，这才抹了把冷汗，重重地一口痰吐在地上，骂道：“这个高阿那肱，小人得志，处事横蛮。那牛惊了，也是因为他摆架子，非要鸣锣开路惊扰。一切错都是他的，孙先生，你何必对他那么客气？”

孙简心去了长衫，露出干练的打扮，闻言笑笑，“你莫要再先生、先生地客气，还是如在昌国侯面前，叫我阁下好了。”

冉刻求知道孙简心说他在危难时，急于在高阿那肱面前撇清关系一事，脸色发红道：“先生，学生也是逼不得已，先求自保，万一有事时，也可再想办法营救先生了。”

见孙简心笑而不语，冉刻求脸皮冉厚，也不好圆下去，岔开话题道：“先生技艺倒是神仙下凡了，死人都救得活。可是……先生怎么知道棺材里的产妇未死呢？”

孙简心舒了口气道：“棺材薄木，渗有新出血迹，试问死了两天之人，怎么还会出血？”

冉刻求不想孙简心这般心细，叹服道：“原来如此。不过……先生开棺时，有几分救活那产妇的把握呢？”

孙简心沉默片刻，望向远方道：“我开棺之时，只想着人命千金，有分机会，总是要看看的，并没有去想太多。”

冉刻求望着那执著坚定的面容，琢磨那平淡话语中的深意，脸有愧意，一时竟说不出话来。他本市井之徒，虽也有豪侠之气，但从未想过世上还有种豪气如斯平淡。

孙简心收回目光，带笑望着冉刻求道：“你那时候并不信我能救活产妇是正确的，因为我开棺前也没有半分把握，人总有权为自己打算的，因此你不必愧疚什么。”

冉刻求心中如五味瓶齐翻，不知什么滋味。

孙简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他看似年轻，实则沧桑，不但有神秘的来历、高绝的身手，竟还有着妙手回春的绝技。他或许看起来不将太多事情放在心上，偏偏怀有深沉的悲悯之心。他来邺城做什么？他对高高在上的昌国侯不卑不亢，对冉刻求这种市井之徒也不苛求，直到此刻，他还会照顾冉刻求的感受？

沉默片刻，孙简心又道：“不过，我有件事还想问问冉壮士……”顿了片刻，他才道，“你若不信我能救人，在我吸引了全部注意力的时候，那是你逃命的好机会，你为何没走？”

冉刻求想了许久才道：“我若逃走，定然大乱。昌国侯迁怒下来，那产妇定无生机，岂不是我害了那母子？”

“你真的这么想？”孙简心眉毛微挑。

“假的。我哪里有那么伟大？我只考虑和先生在一起，活命的机会大些罢了。”冉刻求说罢哈哈大笑，当先行去。

孙简心看着冉刻求粗犷的背影，心中暗想，此子看似玩世不恭、苟且贪生，但内心并非如此，他刻意遮掩想法，倒像有着极重的心事。

不多时，二人又入了一巷口，到了处高墙外，隐见墙内画阁红楼。

有红杏点点，闹出墙头，更显楼阁的寂寞。

冉刻求领孙简心到了偏门处，轻敲两下。偏门轻开，一丫头探出头来，看了冉刻求、孙简心一眼，立即移开目光道：“冉大侠，姑娘等你许久了，这面请。”不再多话，带二人向内行去。

楼阁沉寂，就算鸟儿的叫声似乎都有些慵懒。

冉刻求本是不羁的人物，到了这里却有些拘谨。

孙简心环视四周，见杨柳迎客、流水鸣琴，环境倒是颇为雅致。他并非学究，粗略一看，就知道这里多半是邺城青楼所在。

昨日见到的蝶舞风姿绰约，原来是处身这种场所，那要打探他背景的幕后之人，总不会是这里的老鸨吧？

孙简心想到这里，哑然失笑，缓缓摇头，心道，若是寻常青楼的丫环，多是八面玲珑、能说会道，眼下这丫鬟话都不多说一句，极为谨慎，只怕蝶舞并非寻常歌姬那么简单。

沉思间，三人过了一条长廊，来到靠假山的雅阁前。

假山顶有流水淙淙，顺山而下。微风送爽，人立楼前，精神陡然舒畅。冉刻求轻咳一声，那丫环止住脚步，回头道：“小姐就在楼上，

两位请登楼。”

冉刻求轻舒一口气，当先带路，显然并非第一次来到此间。

孙简心不急不缓地跟在后面，心中暗想，昨日窥视冉刻求举动，似乎对这个蝶舞姑娘颇为有意，可他是否真正知道蝶舞的底细？

轻掀珠帘，清音回荡。二层阁楼内香气缭绕，屋角处有金兽香鼎正燃着麝香，温温腻腻，比起楼外春光的清爽，另有一番风味。

一女子正跪坐在铺着泥金笺纸的几案前，手持狼毫笔，沾笔欲书，闻珠帘响动，抬起头来，嫣然一笑。

那庭院的春光似乎全凝聚到了这一笑之中。

孙简心见了，饶是心如止水，也是微凝目光，见那女子肤若凝脂，脸似白玉，麝香迷离，阳光透窗的斑驳下，更显妩媚。

冉刻求呆呆地望着那如画的脸庞，心中微惘。但他还未忘记此行目的，介绍道：“孙先生，这就是蝶舞姑娘，你们……见过了。”

瞥见孙简心脸色有分异样，冉刻求只以为他是沉迷在蝶舞的美色中，忍不住咳嗽一声，同时忍不住想，蝶舞不似凡尘女子，怪不得孙先生如此。

孙简心似乎才回过神来，笑容浮上道：“要知道我底细的人，当然不是蝶舞姑娘了？”

蝶舞明白孙简心的言下之意，盈盈一笑，放下手中之笔道：“事有不巧，让我等打探消息之人方才有事走了。”

冉刻求怔住，不想辛苦来到这里，竟是这种结果。

若是旁人闻言，多半恼怒，以为蝶舞在消遣自己，孙简心只是哦了一声，再没有下文。

“先生为何不问问，究竟哪个想知道你的来历呢？”蝶舞反倒有些意外。

孙简心含笑道：“他虽有好奇之心，但我却没有追究根底之意。既然如此，告辞了。”他拱拱手，转身欲走……

蝶舞神色微愕，轻呼道：“先生请留步。”

“蝶舞小姐有何吩咐？”孙简心言语平淡，也不转身。

蝶舞望着那背影，轻咬红唇，带分娇羞道：“适才先生说错了。无论是妾身……还是冉大哥，其实都对先生的来历很有兴趣，难道先生吝于相告？”

冉刻求嘴张了下，终未开口。他虽好奇孙简心的底细，但绝不会逼孙简心说出，蝶舞把他牵扯到内，他却也没有否认。

孙简心沉吟道：“我等此生如水中浮萍，郦城一见，此生只怕再难相逢，既然如此，何必执念？蝶舞虽美，却过不了四季轮换，姑娘莫非想不透这点吗？”言罢下楼，再没停留。

蝶舞欲呼又止，脸上带分薄怒。

她自负容颜，冉刻求这等人物见了她，都是失魂落魄，偏偏这个孙简心对她的美貌视而不见，让她心中不满。全然没有去体会孙简心的言下之意，只是在想，此人不近女色，是个厉害角色，他说郦城一见后再难相逢，这么说，他真如义父所言，并没有在郦城久留的打算了？

冉刻求望着那轻嗔薄怒的娇颜，却想着孙简心说的那句话，“蝶舞虽美，过不了四季轮换。”越是咀嚼，他越感觉其意无穷，竟然呆了。

陡然闻蝶舞唤道：“冉大哥……”

“什么事？”冉刻求微醒，断了方才翻转的念头。

蝶舞见到冉刻求呆呆的样子，轻笑道：“这几天来冉大哥辛苦了，这就去休息吧。”

冉刻求嗯了一声，转瞬诧异道：“我们不查孙简心的来历了？”

蝶舞捂嘴浅笑，“不用了，方才我不过是看看孙简心是否看重……冉大哥这个朋友，以诚相待罢了。”一撇嘴，她略带不屑道，“他真地以为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底细吗？”

冉刻求更是惊讶，“你说……你已经知道他的来历了？”

蝶舞轻点螓首，伸手又提起了笔，在金笺上写了孙简心三字，看了半晌，低语道：“简心……简心，他这种人物，真的会有简单的心思？”笔一钩，她划去简心两字，向冉刻求嫣然一笑道，“我若未猜错，这人姓孙是不错，但另有其名。”说话间，她提笔在纸上补了俩字。

冉刻求奇怪非常，不知蝶舞怎么肯定孙简心的来历，探头一看，待看清楚纸上所写的俩字，变色失声道：“原来是他？！”

孙简心出了阁楼后，回头望了一眼，见冉刻求再不跟随，轻叹一口气道：“树欲静而风不止，我欲简心君心难。今日事后，简心只怕不易了。”

他摇摇头，出了庭院径直回到客栈。

他本布衣简行，举止从不引人注意，到客栈几日，并无人认识，也少与人搭讪。不想今日再返客栈，只见客栈中几个客人向他望来，都是神色异样，悄然指点议论。就算客栈老板都想过来搭讪，但却畏惧不敢上前。

孙简心耳尖，听他们议论的是长街惊牛一事，暗想消息传得真快。

不多加理会，他径直回了房间。才推开房门，他就皱了下眉头，关了房门，警觉陡升。

房内蓦地有琴声凌乱。

这房中简单，并无乐器，怎么会有琴声发出？

琴声却是从头顶处传来！

孙简心根本无暇抬头去看，只感觉寒气迫近，身形一闪丈许，已到了窗前。可那琴声陡转，盘旋迂折，眨眼间已到了孙简心的胸前。

孙简心止步，那琴声也蓦地消失不见，只余一泓如水长剑，指在孙简心的胸前。

剑是把软剑，剑身极为狭长，不过普通利剑一半宽窄，剑身轻微颤抖，有如琴上震颤的弦影。弦影之后，是一双亮得如夜空闪星般的眼睛。

那双眼如此明亮，眼珠更是黑如点漆，似一眼就能看穿人的内心深处。

孙简心终带分错愕，目光一寸寸地从对方双眸处移开，看到来人身着绿衫、寻常女子装束，不寻常的是她手上的长剑，脸上的黑巾罩住了本来的面目。

原来不是有人鸣琴，而是来人剑发琴音，从屋顶梁上跃下，一招制住了孙简心。

长街繁乱，房间内静得心跳声似乎都听得到。

孙简心扬扬眉，恢复了平静，眼中带分询问之意。

他并不认识这女子，这女子因何而来？为何要对他下手？

那女子伸出左手，低喝道：“拿来！”她压低了声音，却压不住声音中如冷泉般的婉转。

孙简心看着那玉琢般的纤长手掌，反问道：“什么？”

“玉佩。”女子简洁道。

孙简心终于明白过来，“原来昨夜前来造访的也是姑娘。”

昨天晚上，冉刻求前来还孙简心的包裹，突遇刺客，被刺了一剑。刺客来去迅速，遗留下一块玉佩，孙简心一直琢磨刺客的来头，不想此人竟如此胆壮，白日来下手索要。

女子哼了声：“少废话，你莫要转什么主意，若是妄动，我手中的剑可是不长眼睛。”

孙简心一笑，虽在长剑胁迫下，却没有惊慌，“玉佩本是你的，我正想如何还给你，你亲自前来索取，再好不过。”

他缓缓伸手入怀取了那块玉佩，慢慢地递过去。

那女子见到玉佩完好，黑白分明的眼中，却露出分伤感，可伤感一闪而逝，又换了警惕的眼神。她紧握软剑，显然不敢小瞧孙简心。

她蓦地探出左手，从孙简心手上夺过玉佩，可并不撤剑，冷然问："你究竟是谁？"

"姑娘昨夜前来，难道就是想问这个问题？"孙简心笑容淡淡。

那女子见他似有调笑之意，点漆的眼眸中露出分恼怒，"我问你就答，莫要啰唆。"她将长剑前探了几分，接近孙简心的咽喉。

孙简心微皱眉头，回道："我姓孙……"不等再说什么，他眉头一扬，看向房门处。那女子也听到脚步声急促奔到门前，便闪身到了孙简心的身后，长剑仍不离他的脖颈。

孙简心见其身法飘忽，持剑之手却是稳如磐石，非下了十数年的功夫难以做到，暗自称奇，一时想不通这女子究竟是什么来头。

来人到了房门前敲了三下。那女子不语，只是示意孙简心应对。孙简心一听敲门声前快后慢，就知道来人是谁，皱眉道："我睡了。"

那人笑道："先生，大白天的睡什么觉呢。我追你追得好苦。"说话间，他已大咧咧地推开房门走进来。

来人正是冉刻求。

冉刻求从蝶舞那里得知孙简心的名字，神色大变，竟不及向蝶舞解释什么，立即下楼来追孙简心，和孙简心前后脚到了客栈。

他有事急于来见孙简心，顾不得客气，随手要关房门时，才看清楚眼前的情况——孙简心被人挟持，笑容有些发苦，而那持剑蒙面女子正冷冷地望着他。

冉刻求骇了一跳，当然知道情况不妙。他暗想，能制住孙简心的人非同小可，同时闻到房间内幽香味道似曾相识，记起昨晚之事，更是心惊，眼珠转转，一拍脑门，懊丧道："原来走错门了，真是对不住了。"

见那女子不发一言，冉刻求陪笑道："你们夫妇拿着刀子，可是在唱戏了？小生唐突，误闯进来，打扰二位的雅兴，请莫见怪，告辞，告辞。"

他提心吊胆地开门正要离去，那女子冷冷道："你若走出这房间，他就得死！"

冉刻求一怔，终究还是转回身来，苦笑道："这位姑娘，我……我不认识这位兄台……和姑娘呀。他死不死的……"

那女子截断他的话头，“你不认识他，在高阿那肱面前和他站在一起？”

冉刻求吸了一口凉气，才知道女子对他和孙简心的关系竟极为了解，尴尬道：“姑娘好眼力。可那时候，在下是……”他本想说自己是逼不得已，先置身事外再说，可见到孙简心望过来，心思飞转，下定了主意，一拍胸膛道，“不错，在下和孙先生是生死之交，绝不肯看他面临危机而袖手旁观的，你要怎地才能放了孙先生，划出道来吧！”

他这么激昂地一说，就算孙简心都诧异起来，不知道自己和他生死交在哪里，更不知道这么个市井狡黠之徒为何突然硬朗起来？

那女子似被冉刻求的慷溉之气所摄，目光定在冉刻求身上，半晌无语。

冉刻求挺胸抬头，看起来也颇有几分好汉的样子，见女子无言，暗自想到，都说红粉配佳人，美女爱英雄，我冉刻求这种英雄气概一出，还不让这女子仰慕得五体投地？

那女子只是双脚着地，沉吟半晌才道：“看来你真的是条好汉。”

“那是自然。”冉刻求傲然道。

那女子淡淡道：“可英雄不是嘴里说说就算的，总要做出点样子。”

冉刻求道：“你要如何？”他心中有点怀疑，不知这孙先生是否真的是蝶舞说的那人，以他的身手怎么会被这女子制住？可能是人有失手、马有乱蹄，让这女子偷袭得手罢了。我只要找机会让女子分心，孙先生就可能逃脱女子的剑下，以他伏牛斗猴的本事，降服这女子有何困难？

他现在还没忘记昌国侯给他的羞辱，这斗猴当然说的是昌国侯了。

那女子左手一翻，手上蓦地多了个小瓷瓶，抛了过去，“接着。”

冉刻求手一探，稳稳抓住瓷瓶，颇有些降龙伏虎之势。

只是他接了瓶子后，见孙简心还是未趁机而动，似被他的侠气吸引得忘记了行动，知道有些不妙，干笑道：“你给我个瓶子干什么？”看了眼，他猜测道，“好像是个药瓶。这里面难道是十全大补丹？哈哈。”虽想笑得豪气干云，但满是干涩之意。

那女子秀眸微眨，淡淡道：“你觉得是不是呢？”

冉刻求咽了口唾沫，只感觉嘴唇发干，再也猜不下去。

那女子剑锋又靠近孙简心脖颈几寸，“冉大英雄，你既然想救生

死之交，我就给你个机会。这药瓶中有两丸毒药，本是我为仇人所备，如今看你运气如何，你选一丸吞下去！”

冉刻求差点跳起来，“你说什么？我好运能如何？”英雄还有选择，他不想自己根本没什么选择，两丸都是毒药，还选什么，难道选哪丸味道好些吗？

那女子淡然道：“你运气好呢，吃了剧毒的一颗马上就会断气，并无痛苦……”

冉刻求一张脸全变成胡茬的铁青之色，“这还是运气好？那运气不好呢？”

那女子接道：“若运气不好的话，选中那慢性毒药吞下去，就会痛苦七七四十九天才咽气，只恨不能马上就死。”见冉刻求比死人也不过就是多了口气，那女子讥诮道，“你要做英雄，要救你的朋友，我就给你个机会，只要你吞了一丸毒药，我立即放了他！”

冉刻求怔住，好像吃下了一整棵黄连，头发丝都发苦。

那女子斜睨孙简心，见其全无反应，冷冷道：“冉大英雄，你也莫要指望他能救你，他就算救得活死去两天的人，也绝解不了我的毒！这两丸毒药我求了许久才得到，世上无人能解。”

她口气中又是自信，又是伤感。自信当然是信毒药无药可救，伤感却是为了什么？

孙简心笑容浮起，突然开门道：“这位姑娘为何会备这两丸毒药，难道早算准今日会有英雄试药吗？”

那女子冷笑道：“本来有一丸是给我自己预备，另外一丸却是给仇家的。”她眼眸中蓦地闪过分痛恨，就算冉刻求看了都不寒而栗，不知她对谁有这般刻骨仇恨。

他心思飞转，忙道：“那在下怎能夺姑娘所好，总要姑娘和你仇家先用了这药再说。”

那女子纤指一紧，怒叱道：“少废话，本姑娘最恨什么英雄，偏偏你就是一个。今日这毒药，你吃还是不吃？”

冉刻求暗自叫苦，哪里想到，英雄也有末路之时。他见那女子作势动手，忙拔开瓶塞道：“姑娘莫急，让我选选。”

瓶塞一开，一股辛辣刺鼻气息冲来，见里面药丸一红一绿，如洪水猛兽，冉刻求后背发冷，片刻想了百来个主意，就是没一个能用的。

孙简心突道：“姑娘备这种毒药，想必是对仇敌恨之入骨，又知仇敌绝不好相与，因此留丸立死之药，以防被擒受辱了？以姑娘这种身手，竟还没有十足刺杀的把握，姑娘又恨英雄，难道说这仇家……”顿了

片刻，他推测道，“这仇家难道就是兰陵王？”

那女子娇躯微震，失声道：“你怎么知道？”

她虽未直认，但这么一说，已证实孙简心猜测无误。

冉刻求又惊又喜，心道这个姓孙的可真是神仙了，不但能救死人，还能把别人心思猜得清清楚楚，可他如何知道女子的仇家是哪个？

孙简心很快说出了答案，“我昨日捡了姑娘遗落的玉佩，正面为‘燕’，字，反面为‘晚晴’两字，我本不知道究竟，现在想想，只怕这‘燕’字说的就是大燕国，大燕国慕容氏和齐国高氏恩怨纠葛多年，如今虽没有复国之心，却一直有报仇之念……前日行刺兰陵王的刺客，可是和姑娘有些关系？”

那女子握剑之手颤抖，眼眸中露出凄婉之意，“不错。慕容夺印、慕容夺帅本是我的堂兄。他们怕我有事，将行刺高长恭的行动提早，我竟未能赶上前日的行动。”她的声音陡转凄厉道，“可高长恭一刀斩杀我堂兄慕容夺帅的一幕，我还是亲眼所见，永生难忘。我慕容家和高家的深仇大恨，只有血能洗刷！”

冉刻求回想起当日长街血战之惨烈，心有戚戚。他暗想，以兰陵王之威，你赶上去只怕也是送死。他转念又想，当初这女人要是死在兰陵王手下，我今日就不用受这煎熬，因此，福兮祸兮真难预测。

这些心思不好说出，冉刻求顺着那女子的话茬道：“原来女侠也恨兰陵王，在下其实也看不惯那个小白脸，他不过是仗着皇家身世，长得俊俏，武功其实也算不上高强，想姑娘这般身手，杀他定然不是问题。”可他心中却嘀咕，你仇家是兰陵王你不去找，倒来为难我们这两个无辜的人干什么？

那女子冷哼一声，“你见过高长恭的真容？”

冉刻求一怔，摇头道：“那倒没有。”

那女子嘲讽道：“那你怎知他脸白脸黑，简直是一派胡言。我两个堂哥武艺高强，均死在高长恭之手，他武功若还不算高强，那你这个大英雄的武功恐怕只能屠狗杀猪了。”

冉刻求浓眉一扬，隐有怒意，心道，你到底是哪方的？但终究只是长叹一口气道：“姑娘说得不错，在下无甚本事，这里要说能胜过兰陵王的，只有孙先生了。”心中一动，他立即想到了什么，恍然道，“姑娘难道是见到孙先生抢在兰陵王刀前救了那孩童，因此觉得孙先生能帮姑娘复仇，这才找来？”

那女子秋波如水，落在孙简心脸上，竟不言语。

孙简心突道：“如果真如冉壮士所言，姑娘恐怕太高看了我。复仇不复仇暂且不说，姑娘今日能否走出这间客栈都很难说。”说话间，他

的目光透过窗子缝隙向长街望去。

那女子眼中微惊，跟随望去，只听到脚步声踢踏，就见长街处涌来一队官兵，片刻就将这间客栈团团围住。

为首领兵之人向楼上望来，高呼道：“封住客栈，不许出入，违抗者，杀无赦！”

那声音宏亮，冉刻求也听得清楚，失声道：“不好，难道是邺城官兵搜查刺客的同党，姑娘你泄漏了行踪，被他们查到了下落？”

第五章
升天

兰陵王遇刺，岂是小事？虽说慕容夺印、慕容夺帅等刺客当场尽数被杀，但齐军不能不防还有余孽藏在邺城。

因此，这几日邺城城防实则外松内紧，冉刻求推断齐兵为房中女子而来，可说是合情合理。

那女子瞥见客栈外有官兵包围，也不由吃了一惊。正琢磨如何应对时，感觉孙简心一动，那女子低叱声中将长剑刺出，却感觉手腕一麻，长剑脱手而飞，空中一转，反向那女子刺去。

原来，孙简心见女子惊诧，抓住这电光石火的间歇，身形微转，手腕轻托，轻巧地取了那女子的长剑。

孙简心一剑刺来，虽没有那女子出剑的铮铮琴音，但光寒森森、曲曲折折，一柄软剑到了孙简心之手，直如灵蛇舞动。

那女子身形巧翻，斗室腾空而起躲避。冉刻求这才有时间叫一句，“好！”

冉刻求硬着头皮充好汉，就是想为孙简心拖延时间，此刻见孙简心脱险，终于出口长气，暗想以孙简心之能，有剑在手，无论如何那女子都不是对手了。

他“好”字才出口，陡然感觉一点寒风入了口，又见那女子空中腾翻，避开孙简心的长剑，反向他扑来，不由深吸一口长气，准备迎

战。就感觉那点寒风又入了咽喉，颇有辛辣气息，他蓦地想到什么，怪叫道：“不好！”

室内陡静。那女子落下来后再也不动，任由孙简心的长剑指在她的背心。

冉刻求却是冲到一个角落处，以手抠喉，哇哇大呕。

他忙到现在，那两个包子都没顾得上吃，吐得涕泪横流。只听那女子道：“药丸入喉即化，吐不出来了。”

冉刻求直起身来时，脸色和死人一般，叫道：“你给我吃了什么？”他手中还握着那药瓶，正侥幸不用服用毒药，哪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总不会是十全大补丹了。”那女子冷冷道，“我今日若有事，总算有个人陪葬了。”

冉刻求脸色惨白，“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

原来，方才他开口叫好，不想那女子在空中弹出一颗药丸，正入他口中，他吸气备战，又将那药丸完全吸到了胃中。他不曾想，好不容易救了孙简心，却把自己置身死地，不由欲哭无泪。

那女子听着客栈嘈杂声，竟还能保持镇静，只是道：“我不死，你就死不了。”

冉刻求望着孙简心急道：“先生救命。”他这刻生死攸关，三人又僵持不下，听着齐兵入了客栈，迟早要搜到这面来，更是焦急。

齐兵一来，必抓那女子无疑。偏偏自己性命悬在那女子手上，那女子若不幸，他这陪葬的可太过无辜。

眼下情形紧迫，由不得细细商询，他只盼孙简心神仙下凡，解救他这凡夫俗子的危难。

脚步声踢踏，听包围客栈的齐兵已到了二楼，向这面的房间走来，孙简心微皱眉头，突然道：“他们可见过姑娘的面容？”

他问得奇怪，那女子不解，只是摇摇头，“没有。”

孙简心微舒一口气道：“那就好办了。”一伸手，已扯下了女子脸上蒙的黑巾。

那女子错愕，才待斥责，就听孙简心低声道：“齐兵直奔这里，应该不是为你来的了。”说话间，他将长剑递还给那女子。

那女子亦是冰雪聪明，立即明白过来。

齐兵若搜刺客，必定从一楼开始。可齐兵过楼不停，显然是有目的而来。她神出鬼没，齐兵断然不会知道她眼下就在孙简心的房间……

这么说，齐兵是为孙简心而来？

她此刻想到这点，脑筋转得已算极快，但想到孙简心在如此形势中还能细心分析，直指关键所在，内心反倒有些骇然此人的心思。

转念间，那女子手一摆，软剑入了腰间，在外浑然看不到任何痕迹，坐下来对冉刻求招手笑道："表哥，怎么不坐？"

冉刻求愣在当场，一时间如丈二的和尚，摸不到头脑。

适才那女子被孙简心揭开纱巾，已让他错愕不已。他和那女子一直敌对，只感觉那女子眼睛明亮得出奇，危机之下，却几乎忘记这是个女子。

见女子去了黑巾，不由眼前一亮。那女子眉目弯弯，红唇微薄，如玉的脸上少了几分血色，乍一看，不及蝶舞妩媚动人。可她的一双若明星、如秋水般的眼眸，其中韵味却让人甘坠红尘。

方才她低叱呼喝、声调冰冷，如杀人不眨眼般，但这刻突然一笑，小巧的鼻子微翘，却很有些调皮的味道，哪里会让人想到是一心复仇的刺客？

冉刻求看着那女子半晌，一时间不知如何应对。

表哥？他怎么会变成这女子的表哥了？

孙简心早坐下来，拎起桌上的茶壶，轻松地倒了杯茶道："冉壮士，你表妹远道来看你，怎么了？欢喜得不知道怎么招待了？"

冉刻求蓦地醒悟，明白了孙简心的意思。既然没有齐兵见过这女子的面目，那她撤下面巾就和寻常百姓无异，孙简心用的是混水摸鱼之法。

嘈杂的脚步声在房门外倏然而止，房门转瞬即开，大步闯进来几名兵卫。为首那人身着甲胄，眉宇间带分倨傲，见房中竟有三人，皱眉道："哪个是孙简心？"

来人气势汹汹，孙简心波澜不惊，起身微笑道："在下就是。"

"带走。"那人一挥手，立即上来两个兵卫，一左一右地将孙简心夹住，直如囚犯般。

冉刻求一惊，忙道："官大哥，你们做什么？"

"你是干什么的？"那军官斜睨着冉刻求。

冉刻求见对方来者不善，陪笑道："在下冉刻求，邺城的忠良百姓。"

那军官哼了一声道："好，一块儿带走。"

屋外立即又冲来两个兵卫，夹住了冉刻求，就要向外行去。

冉刻求大惊，喊道：“官大哥，你们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他自从见到孙简心、听到如意一事后，可说是事事吃瘪，很怀疑如意有些反作用。孙简心万事如意，跟在孙简心身边却是万事晦气，不然这几天怎么从来没有顺心的时候？带走他不要紧，可他中了那女子的毒药，现在把他带走，那女子拍屁股走人，他到哪里喊救命去？

那军官骄横道：“你去了不就知道了。”

冉刻求心中焦急，眼珠转转道：“几位官大哥莫要着急，我表妹才来看我，我总要和她说上几句才好。”

为首那军官这才上下打量那女子几眼，打个哈哈道：“好，也一起带走！你们有话就在路上尽情说。”

冉刻求暗自松了口气，心道，这位军官只怕姓戴，叫做戴走，不然何以张口闭门就是“带走”二字？这结果多少在他意料之中。那女子却有些意想不到，狠狠地瞪了冉刻求一眼，但知道事到如今，动手不利，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于是她缓缓站起，跟随众人出了客栈。

等到了客栈外，那军官一摆手，有兵卫牵来了马给孙简心几人乘坐。

那军官也翻身上马，恐吓道：“尔等乖乖地跟本常侍走，本常侍也不会为难尔等，若是想要逃走，莫怪本常侍对你们不客气。”

冉刻求心道，原来你现在对我们这是客气，哦，要是不客气，说不定就和昌国侯一样直接要砍我们的脑袋了。

冉刻求不知道常侍是什么，孙简心却知道，常侍本是皇帝身边的贴身侍从，心中微诧。

众人一路默行，不多时，到了邺城天街。

那军官竟过天街向北行去，冉刻求看出些问题，心中也惊。他在邺城许久，虽不知常侍是什么东西，但知道天街北面是什么所在！

邺城本是齐国都城，形状长方，有两重城垣，分为郭城和宫城。

城中有一东西主道，将全城划分为南北两部分，这条干道就叫做天街。

天街以南，是邺城臣民居住之所；天街以北，是皇家宫城所在，寻常百姓，若无缘由，擅过天街，当斩不赦。

这个什么常侍竟然带他们到宫城所在，用意何来？

冉刻求毕竟只是市井游侠，蓦地到了这等威严所在，忍不住心惊胆颤，偷向孙简心望去，见其竟还平静自若，也不知是胆大，还是傻得根本不知问题严重。

那女子却是秀眸轻转，好像乡下人进城，对宫城颇为新奇的样子。冉刻求却知道这女子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为日后混入宫城，刺杀兰陵王做准备。他不由暗自叫苦，感觉这次当个叛逆的表哥，只怕凶多吉少。

那常侍带着三人一路北行。虽有官兵把守宫城，但见那常侍后，只是点头，并不过问，显见这常侍在宫城也是有不小的来头，怪不得盛气凌人。

又过了几道宫门，众人来到一大殿之前，殿前篆书写着“仙都”二字。

殿前站着一人，正向这个方向观望，见几人前来，冷峻的脸上挤出分笑容道：“孙先生，别来无恙了。”

那人气势高昂，脸庞有如刀削出的崇山峻岭，赫然就是昌国侯高阿那肱！

冉刻求也不笨，隐约猜出突然有官兵摸上门来，可能就是这昌国侯搞鬼。印证此事后，他不喜自己料事如神，反愁如何应对。他暗想，都说这昌国侯气量狭小，在长街时被孙简心言语所束，放过二人，这次恐怕是秋后算账了。

孙简心倒还是平和淡定，拱手施礼道：“原来是昌国侯要见在下？”

高阿那肱哂然一笑道：“孙先生这次可猜错了，要见你的非本侯，而是穆大人。”说罢向殿中一指。

仙都殿下正坐着一人，见众人前来，也不起身，只是翘着兰花指喝着香茶，闻言更不抬头，只是尖声道：“都进来吧。”

那人声音颇细，似女人捏着嗓子在说话，但装束分明又是男子打扮，坐在幽静的大殿中，看起来颇为怪异。

冉刻求一听，立刻想到，怎么要见孙先生的像是个宦官？这宦官找孙先生有什么事情，看这宦官的地位，竟然还在昌国侯之上。

他见过宫中的宦官，知道宦官都是不男不女的，因为被阉割，声音也向女子转变，因此这般判断。

孙简心见到那人身上的官服却认得，那是朝中重臣的装束，绝非宫中宦官。

等众人进了殿中，高阿那肱抱拳施礼道：“穆大人，本侯已将孙先生请到。”

那人这才轻轻地放下茶杯，抬头望了孙简心一眼。

孙简心见了那人，似乎轻蹙下眉头，但转瞬湮灭。冉刻求见了，却又想去吐。

宦官大多因生理因素久了就变得肥胖，同时心理变得扭曲。那人不胖，还略微显得消瘦，可在冉刻求看来，这人实在有些让他难以承受。

那人喉结突出，下颌的胡茬就算粉底都遮掩不住，明显是个男子，可脸上却涂着艳红的胭脂，那胭脂就算抹在女人脸上，都是显得过于娇艳，这男的抹在脸上，好像还有点顾盼自赏。

他望了孙简心一眼，漫不经心的样子，目光落在那慕容家的女子身上，眼眸微亮，问道：“这是哪家的女儿呀？”

高阿那肱皱了下眉头，回头望向带孙简心前来的常侍。

那常侍上前一步，施礼道：“大人，这是冉刻求的表妹。侯爷让卑职把孙简心找来，正逢冉刻求和他表妹都在，卑职不知这二人是否也有用处，自作主张将他们一块都带来了。”

高阿那肱点点头，不再多说。穆大人目光闪动，总是不离那女子身上，微笑道：“魏常侍，你做事仔细，很好。”

魏常侍满脸放光，忙道：“卑职分内之事。”他转身望向冉刻求，叫道，“你表妹叫什么名字？”他看出穆大人竟对这女子颇有意思，为讨好穆大人，主动询问女子名姓。

冉刻求一呆，心道，我哪知道她的名字？

魏常侍脸带不耐，“冉刻求，问你话呢？”

冉刻求回想和女子相见的情形，心中一动，支吾道：“事情倒巧了，我表妹也姓穆……叫做……穆晚晴。”他想起，这女子叫慕容夺印堂兄，自然是姓慕容，女子随身的玉佩上有晚晴两字，只怕这女子就叫做慕容晚晴。可这刻，他哪敢说出女子的真名，因此只截取了慕容的前一个字音。

孙简心一旁听到，倒感觉这冉刻求的确有些小聪明。

那穆大人笑容更浓，“真的？那可真的巧了。穆姑娘现在住在哪里呢？”

慕容晚晴垂头沉默不语，似乎对穆大人很是畏惧，显得楚楚可怜。

冉刻求知道她柔弱的外表下，有着随时害人的心思，只怕慕容晚晴一不如意，就要暴起伤人，那时候，三人只怕都把命丢在这里，忙圆场道：“我这表妹本在邺城外的乡下，没见过世面，穆大人莫要见怪。”

“那很好呀。”穆大人笑容淡淡，可笑容中似乎有别的味道。

冉刻求不知道好在何处，只是尴尬笑笑。

高阿那肱有些不耐，咳嗽声道：“穆大人，在下还有要事办理……”

穆大人捂嘴笑笑道：“不想侯爷比皇上还急，这可是皇上不急，急死宦官了。”

高阿那肱皱了下眉头，似乎对这比喻并不高兴，但显然还能克制住自己。

穆大人看了出来，又笑道：“昌国侯，奴家不会说话，你莫要见怪。好啦，这个孙……什么的，跟我走吧。”他起身拂袖，马上过来个宫人，他将手搀在宫人身上，也不多话，扭动腰身向内殿走去。

孙简心望向高阿那肱，高阿那肱只是摆摆手，突然压低声音道：“你好好做事，少不了你的好处。跟穆大人去，机灵一些。”

孙简心听他言语中，竟有分拉近关系之意，微笑道：“多谢侯爷关心。”他也不问究竟要到哪里去，似乎前方是康庄大道也好、刀山火海也罢，都是坦然处之。

冉刻求见孙简心要走，忙叫道：“孙先生……你小心些，这里有我。”听起来他是要做孙简心的后盾，实则是要提醒孙简心，莫要忘记他还在这里，可别丢下他不管。

孙简心点点头，片刻后转过大殿的拐角，不见了踪影。

冉刻求一颗心空空荡荡，心中难免还有好奇，向高阿那肱看去，见他也冷冷地看着己，勉强一笑，“猴……爷，这宫里召孙先生来，究竟何事呢？”他委曲求全之时，却不忘记占下口舌便宜。

高阿那肱淡漠道：“升天的事情。”

冉刻求心头一跳，想起孙简心曾说过得如意者可长生、可隐形一事，如果见如意真能万事如意，升天也是大有可能。但暗内诧异，心道他们怎么知道孙简心和如意有关？

“什么……升天？猴爷说笑了。”

高阿那肱脸上蓦地闪过厌恶之意，冷冷道：“你难道没听说过，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吗？孙简心这件事若做好了，可一步登天。”他瞥了慕容晚晴一眼，道，“你们两个沾点关系，说不定也跟着荣华富贵享之不尽了。”

冉刻求见高阿那肱把他比作鸡犬，暗自恼火，可听高阿那肱的意思，眼下这事做得好了，还有好处，心中稍安。转瞬想起一事，他又问：“可孙先生若做不好呢？”

“那你们也可升天了，只不过是另外一种方式了。”高阿那肱手掌轻摆，做了个斩的手势，神色中带分冰冷之意。

冉刻求瞠目结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孙简心跟在穆大人之后丈许，见穆大人从仙都殿内殿后门穿出，并不停留，沿着一长廊行去，一直沉默无声，只是行走间微风吹拂，有香气传来。

孙简心在仙都殿内，就闻到这香气，知道是穆大人身上的衣香。他暗自想到，我来邺城之前，对齐国宫廷内有所了解，宫中能让昌国侯都陪着小心的姓穆男子，算来算去只有一个叫穆提婆的，却不想是这种人物，想必是宫廷环境使然。却不知道我想见的那人……荣光无限下，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来邺城本抱有目的，但一直头痛如何实现，这刻处于宫中，对他实现目的倒有几分帮助，临近目标前，心中反倒有些不安。

宫城深深，里面的宫殿金碧辉煌，但看起来并无二样。寻常人若进了此处，只怕早就晕头转向了。孙简心却知道，行路虽是曲折，但总是北行，默算方位，暗想这是去宫城后宫的方向了。

又行了片刻，穆大人突然止住了脚步，并不回头道：“那个孙……什么，奴家看你人还不错，比起那冉刻求好些，因此想和你说两句。”

孙简心道：“穆大人请言。”他心中在想，此人身在高位，但居然对外人自称为奴，不见得是对人卑谦，想是习惯所致。

“这是宫里……宫里就有宫里的规矩。”穆大人轻叹幽幽道，“虽然有昌国侯赞许，祖侍中推荐，但若做错了事情，谁都救你不得。”

他说的昌国侯自然是高阿那肱，但孙简心才入邺城，根本不识哪个高官，那祖侍中又是哪个？

若是冉刻求在此，肯定一头雾水。孙简心微震，立即猜想，祖侍中？果然是他！原来他回到了京城，他竟推荐我入宫，难道是已猜到了我是哪个？

心中虽凛，孙简心却不动声色，轻声道：“谢穆大人提醒。”

穆大人似是一笑，淡淡道：“你果然不错，可不要像那冉刻求一样，不然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一会儿到了后宫，做你该做的事情，不该问的一句也莫要说，你要记得。”说罢，他长袖一拂，继续向前行去。

孙简心暗自警惕，知道穆大人看似漫不经心，却早将冉刻求厌恶他的表情看在眼中，他并不发作，显然是城府极为深沉，而孙简心当初看穆大人之时，心中却带分怜悯，这穆大人情感敏锐竟然察觉出来，这才有方才一说。

再行片刻，到了一朱红宫门前，穆大人径直而入，庭院深深，不知楼阁几许，穆大人吩咐宫人将孙简心带到一间房中，竟扬长而去。

孙简心坐在房中，并无丝毫不耐。

不多时，房门推开，一个大眼的宫女带着几个宫人竟抬着装满热水的木桶进房。

孙简心微怔，盘算她们用意时，就听那为首的宫女道：“请孙先生沐浴。”那宫女圆脸甜笑，倒是客气，看起来不但要请孙简心沐浴，还准备帮他更衣。孙简心哭笑不得，不想被召到宫中竟只是要洗澡。

可他处事随和，知很多事情多言无用，亦客气道：“沐浴无妨，在下素来喜欢自便，各位在门外等候如何？”

那宫女见他如此，好像想笑，但只是带宫人退出门外。

孙简心索性脱衣入了木桶，痛快地洗了个热水澡。等包裹浴巾出来，才想更衣，那宫女再次进来，命几个宫人抬着木桶出去，又让几个宫人抬着新的一桶热水进来道：“请孙先生沐浴。”

孙简心虽好洁净，闻言也有些发呆，半晌才道：“还洗？”

那圆脸宫女认真点头道：“不错。”见孙简心呆得甚至有些可爱，那宫女少了分拘束，低声解释道，“外人要见穆妃，都要洗上三遍，这是宫中的规矩，有劳孙先生了。”

孙简心笑笑，只好再入木桶。洗了三遍，换了崭新的衣服鞋袜后，他浑身都要飘了起来。

换下的衣服连同孙简心随身那包裹却被那圆脸宫女收起，只说出宫再还给他。孙简心只以为就可以去见什么穆妃，不想那圆脸宫女又帮孙简心梳理发髻，忙碌片刻，这才松了一口气道：“好了。”

孙简心看看自己，感觉像个光鲜的鸡蛋，颇为好笑，还客气道：“有劳姑娘。”他心中暗想，这个穆妃不知什么人物，和穆大人有关系吗？这宫女这般慎重，想必是宫中规矩森然，点滴不敢做错的缘故，又想起穆大人所言，只感觉宫城虽是辉煌，但威严之下，快乐全无。

那宫女见孙简心和善，轻声道：“听说先生好像是个大夫？”

孙简心认真道：“不是像，而是本来就是。”

那宫女见状想笑，“可说实话，来这儿的大夫多了，偏偏就先生最不像大夫。”

“那像什么？”孙简心站起身道。

那宫女方才为孙简心梳理发髻，就一直在悄悄打量着他，闻言抿嘴笑道：“什么都像，可就是不像大夫。”

门外有人冷冷道：“宫中让你做事，可不是让你来乱嚼舌头的。”

圆脸宫女一听那声音，忙束手而立，吓得脸色煞白，话都说不

出来，更不要说给自己分辩。

孙简心转头望去，见门外站个女子，眉目弯弯，容颜苍白，一张脸冷如冰霜，让人一见极不舒服。

那女子对那圆脸宫女道：“你多嘴多舌，我罚你……”她一开门，那圆脸宫女就浑身发抖。

孙简心见了，突然道：“这位姑娘这几日是不是咽喉疼痛，周身乏力？”

那女子微惊，忘记了惩罚那圆脸宫女，皱眉道：“你怎知道？又是这丫头乱嚼舌头说的？”

圆脸宫女想要否认，却又不敢，急得眼泪在眼眶中乱转。

孙简心微微一笑道：“姑娘误会了。她只是说最近宫中有很多姐妹不舒服，想问我几个方子为姐妹治病，因此，在下看姑娘的时候稍加留意，这才看出点问题。姑娘若不介意，不如让在下开个方子如何？”

那脸色苍白的女子冷哼一声，瞪了那圆脸宫女一眼，“就你多嘴。”话虽训斥，但已温和了许多。

圆脸宫女忙道：“奴婢再也不敢了。”偷看了孙简心一眼，满是感激，知道孙简心一番话无疑是为她解脱，同时又好奇这不像大夫的孙简心为何看病如此神准。

孙简心道：“姑娘这般症状，不知吃了什么药物？”

那女子略带烦心道：“还不是吃些清热消肿的药物，可几天了，也不见好。”

孙简心笑笑，“那可错了，姑娘这症状属于太阳伤寒症……病机表寒。”见女子不懂，孙简心解释道，“简单来说，这病就像冰包火，世人都知道灭火要清热，却不知道去火之前定要破冰的，你一味先是清热，就如在火外的冰层又不停地加冰，内火何日能去？因此治这病反要先服用药物去寒，冰破火自散。”

那女子恍然道：“原来如此。”

孙简心见她缓和了脸色，笑道：“姑娘若不嫌弃，在下想开个方子……”那圆脸宫女慌忙去取了笔墨，孙简心挥笔而就，将那方子先交给那圆脸女子保管，说道：“姑娘按方吃药，这病隔日就好，不过我们总要先做正事了。”

那女子回过神来，心中凛然，立即道：“不错，你跟我来。”她看了那圆脸宫女一眼，再不说什么惩罚之语，转身离去。

孙简心向那圆脸宫女眨眨眼睛，微笑而去。

圆脸宫女拿着那纸药方，知道是免除惩罚的药剂，心中感激，

望着孙简心离去，暗自祷告："这先生真是个好人，他把药方交给我，显然是帮我化解难题。他这般用心，只盼好人好报，莫要像以前那些大夫般……"想到这里，她打了个寒颤，摇头道，"不会，这先生医术好，人又好，定不会有事的。"她神色焦急，几欲落泪，就像看到孙简心一步步走向地狱般担忧。

那脸色苍白的女子带着孙简心穿过一条长廊，远远见到一阁楼，停下低声道："冰儿多谢先生的诊方。"

她方才冷若冰霜，这刻突然缓和下来，却并非完全因为那药方，而是实在感觉孙简心这人和宫中之人完全两样，让人可放下戒备。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原来姑娘叫做冰儿，好名字。"孙简心微笑道。冰儿心道，这孙先生倒真的和善，怪不得宫中虽严，那丫头也敢和他说笑。转瞬轻叹声，又看了孙简心一眼，"冰儿听说先生在宫外宁可得罪昌国侯，也要救人性命，之后又一针两命起死回生，可说医术高绝，圣手仁心。就不知……"她欲言又止，似乎想问什么。

孙简心不想消息传得如此之快，不知冰儿心意，谦逊道："冰儿姑娘过奖了，在下不过做些本分之事。"

冰儿脸色益发苍白，见阁楼前有人望过来，不敢再耽搁，压低声音道："先生好人，冰儿希望先生能有好报，一会进入宫殿内定要见机行事，莫要自误。最好不要说自己是个大夫。"

她说完这句话后，脸白得没有半分血色，再不多言，径直向阁楼行去。

孙简心反倒怔住，一时间心绪纷飞，有些想不明白。

昌国侯找他到此，穆大人带他前来后宫，他早就猜测可能是找他来医病，而病人可能就是穆妃。不要说他本意就是要到宫中寻人，就算无此目的，有人求医救命，他也从不推辞。

可事到临头，冰儿领教过他的医术，为何反让他不承认是大夫，其中是何用意？

寻思间，孙简心已跟随冰儿到了阁前，又是一怔。只见阁楼门口处并非珠帘垂落，却是放下了厚厚毛毡般的帘子。

这时候天气渐热，这般布置实在很是古怪。

有人将毡帘开启个缝隙，放二人通过。孙简心才一探头，就感觉前方明亮异乎寻常，定睛一看，皱了下眉头。

这时尚是白昼，可楼中却连半分日光都没有，无论门窗，都被遮掩得严严实实，不透风亮。不过，楼虽没日光，但仍亮如白昼，只因为楼中地面铺着晶莹白玉，楼顶处竟镶嵌着十数个如孩童拳头大小的明珠，散发着温柔的白光。

白光下，整个楼中无论何物都泛着晶莹的光华。孙简心一入楼中，自身也如蒙上一层淡淡的光芒。

此情此景，似非人间，而像是孙简心一步升天，进入了人间的天堂！

第六章 反复

孙简心饶是从容，蓦地进入这如天堂之地，神色中也有分迷离。但他很快收敛了心神，适应了光线，凝神望过去，只见前方数丈外有一大床，锦绣流苏，华丽难言。

不过床帷低垂，让人看不清床上的情形。

孙简心才进来时，只感觉阁楼静得瘆人，甚至连身边那冰儿的呼吸声都听得见，本以为楼中少人，但举目扫过去，心中诧异。

楼内竟站着十数宫女，个个木然而立，半点声音都没有发出。

如此人众，如斯寂静，孙简心饶是胆壮，也是有些心悸。刹那间，他再没有在天堂的感觉，只觉得人间地狱不过如此。

那不过是一时心境，他转瞬平复，又感觉十数宫女望过来的目光，或有讥讽、或有怜悯、或有淡然，不一而足，总而言之，似乎都感觉孙简心到此地是一件滑稽可笑的事情。

孙简心不解众人为何有这种表情，却见大床旁坐着一人，浑身白衣，如着缟素。室内白亮，那人又着白衣，背对着孙简心，远看就如同一团雾般。

孙简心目光明锐，看到那人发髻黝黑，感觉他甚是年轻。

穆大人就在那人的身侧，见孙简心前来，轻声在那人耳边说了些什么。

那人也不点头，更不回身，只是道："听说你是个大夫？甚至死人都能救得活？"他话音尖锐，其中满是焦灼之意。

孙简心知道那人对己说话，不由向身边的冰儿看了眼。

那冰儿到了这里，头都不敢抬，但感觉到孙简心望来，垂着的手轻轻摆了下。

孙简心记得她的吩咐，沉默片刻，终道："不错，在下是个大夫。"

那冰儿微震，神色顿有焦急。

孙简心看在眼中，暗自诧异，还能平静道："但俗语有言，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在下何德何能，可救治死人？不过是能医不死之病罢了。"

那人尖刻道："这么说，你也没什么本事，不过是个庸医了？"

话音落地，阁中静得针落地的声音都听得见。那些宫女看孙简心都像看着个死人。冰儿更是额头隐有细汗，神色带分畏惧之意。

孙简心只是笑笑，却不多言。

穆大人向孙简心看了眼，低声又在那人耳边说了两句，看他和那人举止亲热，倒是颇能说得上话。

那人顿了很久，才道："不错，既然来了，总要试试，那你给穆妃治病吧。"

孙简心点点头，才迈前一步，那人突然尖声叫道："你就在那黄线外站好，莫要接近。穆妃病重怕生，不见生人的。"

孙简心一怔，低头望去，见到白玉铺就的地面上划有一道黄线，但距那大床竟有丈许之远。床帷低垂，根本看不到床上何人。

他到现在终于明白冰儿为何不让他承认是个大夫，想这深宫之内，御医也是不少，可再好的医生，也要望闻问切，对症下药，若连病人都看不到，又如何看病？

怪不得那些宫女看孙简心的表情，都是可怜中带分滑稽，实在是知道孙简心就算医术高超，也无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医治病人。

这白衣人威严无限，但似讳疾忌医，孙简心一个应对不好，只怕就有杀身之祸！

果不其然，孙简心正犹豫间，就听那人暴躁道："你怎么还不给穆妃医治，可是根本没什么本事？来人呀……"话未完结，穆大人牵住那人的手道，"皇上莫急，总要给他些时间才好。"

孙简心微凛，目光凝在那白衣人身上，不想这人就是齐国的君王——掌天下权势的高纬。

如今中原以齐、周、陈三国并列，而齐国强盛，一时尤二。孙简心倒没想到，堂堂一个齐国的国君竟是这般模样。

看高纬白衣披发、任性随意，哪有半分国君的样子？

不过，孙简心也知道，齐国之所以雄霸天下，全仗斛律明月、段韶和兰陵王高长恭三人之功。高纬继位虽久，但听闻自幼多在后宫，养于胡太后和女官陆令萱之手，因此性格孤僻，少理朝政，如今爱妃有恙，高纬如此性情，倒也可以预料。

眼下不但要救穆妃之命，亦要救自身之命，孙简心知晓事态严重，却并不慌张，只是道：“穆大人，既然在下不便近前，不知穆大人可否给在下一根可扯到床前的丝线呢？嗯，缝衣的丝线就好。”

他分辨形势，知道眼下和高纬说话，如鸡同鸭讲，既然如此，不如和穆大人商议就好。他已猜到这穆大人就是穆提婆，更听传言说穆提婆和高纬关系非同寻常，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幸亏这穆大人对他还算可以，由穆大人传话，行事总会方便很多。

冰儿微怔，心道这孙先生要丝线做什么？这时候要上吊，绳子似乎更好？

穆大人虽也不解，毕竟城府深沉，只是点点头。

早有宫人取来丝线，递给孙简心。

孙简心手持丝线一端，又道：“不知穆大人可否将丝线的另一端系在病人左手腕之上？”

“你要做什么？”穆大人大奇。

孙简心微笑道：“医者四道，望闻问切。在下庸人一个，治病难离四道。既然眼下望闻问三道难以行得通，在下就只能用切字一法。在下有幸得高人传授，得悬丝诊脉之法，只要皇上和穆大人肯将这丝线系在病人左手腕处，在下就可在此诊断病人脉息，一辨究竟。”

众人大是惊奇，那冰儿又惊又喜，却实在难信世间还有如此高明的医术。

高纬虽还在烦郁之中，但好奇之心大起，犹豫道：“你真有这本事，那不妨一试。”

穆大人见高纬赞同，更小犹豫，命宫人轻掀床帷，将丝线系在床上的穆妃手腕。他见太医的次数也不少，知道把脉的位置，问道：“可要系在指定的位置？”

孙简心道：“系在离腕纹三寸左近就好。”

穆大人暗自称奇，让宫人按照孙简心吩咐做好。

孙简心目光如电，终借此间隙，见到床上躺着一女子，动也不动，直如死了一般，轻皱下眉头。

等丝线系好之后，众人只是望着孙简心，均好奇这人如何来悬丝诊脉。把脉的大夫他们见得多了，但隔丈许用丝线进行把脉的人物，他们可是从未见过。

孙简心不慌不忙地盘膝坐下，左手扯直了丝线，右手三指缓缓搭在丝线上，闭上双眼，右手三指轻微而动，像真能感觉到丝线上传来的脉搏跳动。

楼中静寂下来，似乎心跳声都能听见。众人被眼下情形吸引，屏住了呼吸，大气都不喘一下。

高纬虽还焦灼，可关心事情究竟，竟也不发一言催促。

足足有半炷香的工夫，孙简心这才轻嘘一口气，睁开了双眼。

高纬早转过身来，好奇地望着孙简心，见状问道："怎样？"

孙简心终见高纬的面容，见他年纪甚轻，但双眉之间皱纹深刻，显然是个阴郁之人，谨慎道："病人可是经常心绞疼痛，近日更是反复发作，时而昏迷不醒？"

言一出，那十数宫女均是目露不信，冰儿亦是身躯微颤，脸露喜意。

穆大人神色惊奇，诧异道："你如何得知？"

他这么一说，无疑证明孙简心判断无误，虽有事实在前，穆大人却始终难信世上有如此神医，竟凭一根丝线诊断出穆妃的病情。

高纬急问："那你说，如何诊治呢？"他本对孙简心没什么信心，但见过他悬丝奇技，倒感觉此人绝非宫中御医能比，言语倒客气很多。

孙简心察言观色，知道自己断得不错，微笑道："这病是气上撞心，心中疼热……"

不待说完，高纬就不耐烦地打断道："你莫要如那些老学究般，说些朕不懂的事情，你只要告诉朕，究竟如何来医治就好。"

孙简心立即道："在下现在未带针在身上……"他心道，我就算带着针，依你们对穆妃的重视，恐怕也不会让我施针，你们却不知这样爱护她，反倒是害了她。

转念之间，他说道："皇上能否先给我一张琴呢？"

高纬和众人都怔住，一时间不明白孙简心什么意思。

穆大人蹙眉道："你要琴做什么？"

“治病！”孙简心立即道。

众人面面相觑，就和不明白孙简心如何悬丝诊脉般，亦不明白琴怎么用来治病。

高纬喜怒无常，这刻倒是好说话，立即道：“给他一张琴。”

皇帝下旨，宫女不敢怠慢，慌忙出去寻琴。

她们知道这高纬性格不定，也知道有大夫来诊病，治疗的针艾、名贵的药材都早有准备，就算虎骨、熊胆、千年老参都是一应俱全，不想这大夫别具一格，要的东西虽寻常，她们反倒没有准备。

慌乱好一会儿才送上琴来，惹得高纬颇为不悦，幸好那穆大人在一旁劝慰，才不至于龙颜大怒。

孙简心见状，心中暗道，都说齐国穆提婆为人奸邪，和母陆令萱把持后宫，无恶不作，今日看来，传言倒是过于渲恶了。

琴送上来后，众人又沉默下来，看着孙简心，不知道他如何用琴来治病。就见他冉次盘腿坐下，横琴在膝，沉吟片刻，手一拂，竟要弹起琴来。

众人错愕，不想他这时候竟旁若无人地弹琴做乐，着实胆大妄为。

冰儿亦是不解，暗想方才那宫女说得不错，这个先生什么都像，就是不像大夫，哪有大夫如他这般治病？他这时弹琴，难道弹琴就可以治病？真是匪夷所思！

在场众人没有一个感觉孙简心是在治病，但见孙简心举止从容，倒像个琴道高手。他们都觉得这寥落肃杀的宫廷中，听他弹弹琴也是不错。

不想孙简心才一出手，众人又是脸色异样，穆大人也皱起眉头来。

这些人久在宫中，就算不吃猪肉，但总是见过猪跑的，齐国内宫乐师无数，弹奏吹击无所不精，这些人耳濡目染，曲子好不好总还知道。

琴声讲求和平中正，孙简心一弹，中正算不上，平就是太平了。

他似懵懂乐童才识瑶琴，手法简单，只是拨弄着几根琴弦，叮叮咚咚的气象虽不错，但让人感觉实在乏味。若不是见皇上高纬还在耐着性子听着，众人说不定早就喝起倒彩，轰孙简心出去了。

偏偏孙简心脸皮很厚，竟完全不知自己弹琴的幼稚，一派乐在其中之意。

冰儿也懂乐理，听了片刻，心中却是奇怪。

瑶琴七弦五音，五音为宫商角徵羽。她听孙简心弹得简单，但琴声多发商音，高低不定，若是闭目细心听去，只感觉琴音虽单调，但绝不刻板，让人如置山野泉旁，心境平和又清爽自然。

再过片刻，高纬终于按捺不住，叫道："你究竟在做什么？"

话一出，琴声戛然而止，不待孙简心问答，就听床榻上有一微弱的声音道："皇上，这是在哪里呢？"

宫女微微喧哗，声音中全是难以置信之意，就算穆大人都动容变色。高纬一震，顾不得斥责宫女失态，又惊又喜，扑到床边叫道："穆妃，你醒了？"

原来说话之人竟是床上的穆妃。

高纬扑到床边，见这几天一直昏迷不醒的穆妃竟睁着眼睛，虚弱地看着自己，一颗心欢喜得都要炸了开来，迭声道："这……这……这是在宫中呀。"

穆妃神色茫然，目光流转，终于落在了高纬脸上，眼一眨，竟然流出泪来，哽咽道："皇上，妾身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

高纬一把抓住穆妃手腕，叫道："不会，绝不会的。朕怎会让你一人离去？"他对穆妃显然是情深意重，这刻真情流露，竟也流出泪来。

穆妃见状，微微一笑，笑容如幽兰绽放，轻轻伸手出去擦拭高纬脸颊的泪水，低声道："妾身方才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什么梦？"高纬急问。

"妾身在梦中，感觉是在荒野中行走，天昏地暗，不知人在何处。突然间听到有天籁之音传来，那荒野就变得春暖花开、鸟鸣幽泉，妾身一喜，就睁眼要看个清楚，不想就看到了皇上。"

说到这里，穆妃微有气喘，轻声道："想是皇恩浩荡，感动了天地，这才让妾身能再见龙颜了。"

一旁的穆大人神色诧异，说道："义妹，其实是皇上圣恩感动了天地，这才派来个神医，用琴声唤醒了妹妹。"

孙简心听到这里又皱了下眉头，听穆大人如此称呼，这穆妃难道是女官陆令萱收的养女？

高纬这才想到什么，回过头来，望着孙简心哈哈大笑道："提婆，祖侍中说得不错，这人果然有两下子，竟医好了穆妃。来呀，赏赐这大夫黄金千两，带出去吧。"

他满心欢喜，虽不说是卸磨杀驴，但心中只有穆妃，只想和穆妃一起，并不想旁人打扰。他一意孤行，完全凭自己的心意，却根本不

问这病究竟治好了没有。

孙简心才待说什么，穆大人摆手止住，示意孙简心出楼。

等二人出了阁楼，穆大人这才轻叹一声道：“先生医道之高，实乃奴家生平仅见。”

“可这病还没有医好。”孙简心实言相告道，“在下不过是用琴音唤醒了穆妃，治标未治本。”

穆大人问道：“那如何治本呢？”

孙简心沉思片刻才道：“方才在下说过，穆妃的病是气上撞心，心中疼热……此乃厥阴之病。若要治本，有快慢两法。”

穆大人倒比高纬耐心很多，笑道：“先生既然能施神技唤醒穆妃，奴家就信先生之法绝不会有错。但这事却不着急……”

孙简心略微诧异，“不急？”心道这些人如此关心穆妃的病情，甚至不惜找外人来治，怎么事到临头，反倒悠闲起来？

穆大人心情似乎极好，兰花指一翘，指向不远处的冰儿道：“你带先生去仙都殿等候。”转向孙简心道，“先生且在仙都殿稍等片刻，奴家去去就回。”说完匆匆离去。

冰儿见穆大人离去，这才轻拍胸口，微吁口气道：“先生真的吓死人了，怎么不听冰儿的话……幸好先生医道高绝，不然就和那些大夫一样的下场了。”

她神色庆幸，这会再非冷若冰霜的样子。虽有埋怨，但无疑是因为对孙简心颇为关心。

“先前给穆妃看病的大夫是何下场？”孙简心闻言皱眉，其实心中早有结果。

冰儿脸露畏惧之意，岔开话题道：“先生……我带你去仙都殿吧。别人的事情，如何管得了许多呢？”

她为避孙简心追问，快步行去。

孙简心回头向阁楼望去，缓缓摇头，跟随冰儿向仙都殿行去。

二人一路默行。快近仙都殿时，冰儿突然道：“先生技艺真的神乎其神，若非先生展现，冰儿真不知琴声还能治病，其中缘由，不知先生能否见告呢？”

孙简心并不故作高深，解释道：“古人有云，医者之道，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望为望病人之气、色、形，闻主为闻病人之五音。若通此两道，人之病否，看看听听可知大概了。”

冰儿惊奇道：“原来还有这种看病法子。”沉思片刻，她又道，“但能知晓这两道的都是神人、圣人了。普通大夫终日皓首穷经，把

脉开方一辈子，恐怕都不知道，或不信这道理。其实今日若非亲眼所见，冰儿也不信呢？先生看来对望闻两道极为精绝，也是神人、圣人了。”

孙简心微微一笑，“这如何敢当，在下不过是个普通人。”

冰儿嫣然一笑，又问：“可你根本没有听到穆妃说话，也望不到穆妃的气色，如何知道穆妃的病情呢？难道真是从那悬丝得知究竟？”

孙简心摇摇头，四下看了眼才道：“这是我障眼之法，若说出来，冰儿姑娘莫要让旁人知道，以免节外生枝。”

冰儿不想孙简心对她如此信任，激动地伸手作势抹脖颈道：“砍了我的头，我也不说！”

孙简心见其这般，心道深宫险恶，这冰儿那冷若冰霜的样子原来也不过是保护自身的法子罢了。

心生怜惜，孙简心缓缓道：“我悬丝闭目之时，并非在把脉，其实是在倾听穆妃的呼吸之声，从其呼吸的异常判断出她的病情。”

冰儿更是骇异。她心道，穆妃隔孙简心有丈许之遥，那时候呼吸微弱，楼中又有许多人，孙简心竟用此法听诊，虽非悬丝把脉，但也可说是惊世骇俗，不解道：“那先生为何不对皇上言明呢？”

孙简心略带怅然道：“世人多有好奇之心，你们的皇上又有疑我之意，我才用这种炫目之法调其好奇之心，坚定信我之意，这也是不得已为之了。”

冰儿沉默片刻道：“先生看来不但医术好，更懂人心，不但懂人心，更具仁心。”

见孙简心一笑了之，冰儿再问：“那先生弹琴治病，是否也是瞒天过海之法？”

孙简心道：“那倒不是，人法天，天道有律，昔日黄帝命伶伦制律，就是法天地之音，与人受益。弹琴治病，乍听虚无缥缈，世人却不知人亦有律，只要看准病由，让人与乐声共律，治病自然顺水推舟。我方才知穆妃是厥阴之症，气上撞心，因此采用商音平肝熄风，减其火气，穆妃这才醒转罢了。”

见冰儿苦苦思索，孙简心轻叹声，“这道理说来简单，但人活天地间，杂音多有，要找符合病情的音律，并非容易之事。冰儿，我到时会写个琴谱，你依谱练习，到时候弹给穆妃来听。穆妃之病就拜托你来帮忙调理了。”

冰儿微喜，知道她若能借此亲近穆妃，就算没什么荣华富贵，人在宫中，总不至于受气，孙简心这般安排，实在是为她着想，心下感激。转念想起一事，她说道：“可听穆大人的意思，似乎想留你在宫中慢

慢给穆妃诊病，不然为何不急于问方呢？先生这般吩咐，可是不想留在宫中吗？”

孙简心暗道，这女子冰雪聪明，猜人心思倒是一猜就中，“我还有事，只怕过几日就会离开邺城。再说我闲云野鹤，也不习惯在宫中。”

冰儿脸露失望之意，但还是道：“宫中伴君如伴虎，先生如此想法最好不过。只怕……穆大人那关很难通过。”

孙简心笑笑，“我看穆大人心思细腻，极重情感，想必不会为难我。”

冰儿谨慎地看向周围，压低声音道：“先生只怕看错了，穆大人为人也和皇上一样，喜怒无常，睚眦必报，得罪他的人，素来都没有好下场。不过……他的确对先生还是不错的，今日若没有他在皇上面前说话，只怕先生连悬丝诊脉的机会都没有。”说到这里，她脸上露出奇怪之意，显然是对穆大人的表现有些意外。

二人说说走走，仙都殿已在眼前。

孙简心远远就望见冉刻求人在殿中，脖子扯得和仙鹤仿佛。

冉刻求见到孙简心前来，喜形于色，快步出殿道：“先土，怎么样了？”

孙简心去给穆妃治病，冉刻求却是皇帝不急、急死宦官了，一方面担心孙简心做不好事，连累他掉脑袋升天，一方面又担心孙简心做好了事情，被皇家赏识后升了天，忘记他这生死之交，从此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了。

他在这种心情的煎熬下，又吃毒药在肚，不知道什么时候发作，简直如鱼在沸水中，眼看都要翻白。他见孙简心回来，真如临刑犯遇到皇帝大赦般解脱，差点激动地哭出来。

慕容晚晴见孙简心回转，目光中却露出诧异之意，可她自从到了宫中就甚少说话，一直垂着头，也不知想着什么。

高阿那肱稳坐殿中未动，见状暗想，这冉刻求蠢才一个，孙先生若没有医好穆妃的病，只怕就要死在那里，怎还能平安到此？就算冉刻求的表妹，看起来都比他沉稳很多。

他这是任凭风浪起，坐看水煮鱼，自然不解沸水中鱼的苦恼，含笑站起道：“孙先生果然名不虚传，来，请坐。”

孙简心听高阿那肱说的“名不虚传”四个字暗有所指，心中微动，终究付与一笑道：“不知侯爷可否安排纸笔，在下想写点东西。”

高阿那肱在仙都殿等候多时，早将事情想的明白。

他心思阴沉缜密，在请孙简心入宫前，又详查了产妇家的事情，更知道孙简心的底细，不然如何敢轻易让孙简心入宫？他暗想，孙

简心既然医治好穆妃，自然会受到皇上和穆大人的信任，日后的荣耀难以尽言。

如果孙简心封官进爵，他有举荐之功，又和孙简心一殿称臣，眼下当要打好关系，日后才能方便携手行事。

高阿那肱摆摆手，吩咐殿外侍卫去取纸笔，说道："孙先生，长街疯牛一事，本侯也是一时情急，这才让手下动手，若有得罪，还请勿要见怪。"他以堂堂昌国侯的身份，这般说话，可说是给足了孙简心面子。

孙简心平和道："邺城几日前才出刺客，侯爷防备也是理所当然。若非侯爷气量宽宏，在下也救不了那母子，事情已过，侯爷再这么说，就折杀在下了。"

高阿那肱心中满意，暗想这个孙简心不但医术好，也会做人，比起那冉刻求可强上百倍。

见侍卫取来纸笔交给孙简心书写方子，高阿那肱转身对冉刻求道："小兄弟，你也莫要介意，不如本侯今晚设宴，款待你们三人如何？"

高阿那肱虽有请客的打算，可冉刻求哪里有吃饭的心思，不待拒绝，就听殿外有人娇笑道："这可不妥。"

高阿那肱闻言脸色微变，见是穆大人走进殿来，不知皇上心意，谨慎道："那穆大人的意思是……"

穆大人目光流转，从慕容晚晴身上掠过，落在孙简心身上，"今晚宴席当由奴家来请客，在场诸人，人人都得赴宴。侯爷，你可莫要和奴家争了。"

高阿那肱闻言心中一松，哈哈笑道："穆大人真会开玩笑，本侯怎敢和穆大人争呢？"他一语双关，心中已在盘算长远的作为。

不想，冉刻求一旁突然道："不行。"

众人一怔，看怪物一样地看着冉刻求，不知他有什么说法。

高阿那肱更是心道，这小子分不清主次轻重，他以为自己是哪个，竟然有反对的权利？

冉刻求见到孙简心回来后，心情放松，但感觉腹内疼痛，只怕毒发了，性命攸关，只想先出宫城逼问慕容晚晴解药再说，哪想着吃饭？

他一路追查孙简心的底细，莫名卷入这场危机中，实在有苦难言，见众人都在望着自己，心中也怕，但还是说道："小的和表妹都是乡下人，只怕见不了大世面。穆大人这顿饭，我们两个还是免了吧。孙先生，你不是说晚上还有事吗？"冉刻求可怜巴巴地望着孙简心，只盼他能

先帮自己解了毒再说。

孙简心停了笔，将所书分成两份，一份交给了冰儿，一份递向了穆大人，道：“穆大人，冉壮士说得不错，在下的确还有他事，这晚宴，只怕难以应邀，还请见谅。”

穆大人见孙简心拒绝他的提议，脸色一变，怫然不悦。高阿那肱也皱起了眉头。

殿中顿时冷了下来。

孙简心见状，还能微笑道：“这是治病的药方，只要按方服药，穆妃的病不日可好。但这病是个慢性的，因此平日穆妃还要多听听琴声，最好能四下走走，多见见阳光。至于琴谱，在下已写好一份，由冰儿姑娘平日给穆妃弹奏就好。”

舒了口气，孙简心作揖道：“在下幸不辱命，这就和两位大人告辞了。”

冉刻求大喜，忙也施礼道：“告辞，告辞！”

他转身要走，穆大人神色益冷，说道：“且慢！”

不待穆大人发令，殿外的侍卫早拦在殿口。冉刻求见这阵仗，脚步抬起来轻轻落下，再不敢前行。

孙简心微皱眉头，静静地望着穆大人道：“还不知大人有何见教？”

穆大人低头望着手指，他手指纤细，指甲染得红如血一样，“孙先生，常言说的好，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先生医术通神，不但奴家，就是皇上都是喜欢的。只要先生留下，荣华富贵、加官进爵指日可待，要说一步登天，也是不为过了。可先生这时却要走，可是不给奴家面子吗？”他说到最后，娇柔的声调中已满是肃杀之意。

冰儿见状，神色畏惧，知道这才是穆大人的本来面目。

在后宫的人大都知道，宁可得罪皇帝，也不能得罪了穆大人。穆大人的心意比起皇帝还要难测，而这个穆大人的手段也远比皇帝要狠辣许多！

孙简心目光转动，轻叹一声道：“穆大人……在下一介草民，怎敢不给大人面子？”

穆大人微喜道：“那就留下，不能推搪。”他这么一说，又没了肃杀的气息，宛如个女子在撒娇。

孙简心沉默半晌才道：“穆大人，恕在下唐突问一句，穆妃可是平日少在宫中走动，整日在阁中，这才渐渐生出毛病来？”

穆大人不知他为何扯到穆妃，微有惊奇道：“不错，正是如此，

孙先生如何知道？”

“那穆妃以前呢？不知是什么性子？”孙简心问道。

穆大人轻叹一声，并不讳言道：“她以前其实是个丫头，跑跑跳跳、吵吵闹闹的，跟随皇后入宫以后，话就少了，走动也就少了。奴家倒是更喜欢从前的那个她……只是……”他欲言又止，反问道，“孙先生问这些做什么？”

孙简心缓缓道：“人各有天性，若能顺其自然，最好不过。勉强压抑，极容易出病。穆妃就是如此，只是性子受了压抑，这才闷出病来。穆大人和她兄妹情深，对此应该体会颇深。”

穆大人心想，你是不知道我义妹为何不能跑跳了，这宫中的事情，怎能说清？但感觉孙简心目光清澈，直指内心一般，对他兴不起反感，终于道：“你的意思是，你本是闲散的性子，不想被宫中规矩束缚，因此终究还是不想留在宫中了？”

孙简心道：“想穆大人亦是性情中人，当知……在下的难处。穆大人若有心，还请成全在下，莫让在下为难。”说罢深施一礼。

高阿那肱一旁看到，暗想这个孙简心好不识好歹，竟敢忤逆穆提婆，以穆提婆的性子，如何会听你说？只怕你转瞬将好事变成祸事，出不了这宫城！

不想穆大人只是看着孙简心，目光极为复杂，许久才道：“那以后若有机会，奴家请先生再来宫中医病，不知道先生可否愿来呢？”

孙简心暗自松了一口气，听出穆大人言下之意，微笑道：“在下若得召唤，绝不推辞。”

穆大人悠然一笑，挥挥手道：“好啦，怕了你了，奴家会和皇上说，让皇上莫要勉强孙先生为官，但孙先生也莫要忘记答应奴家的事情。至于今晚的宴席，还是要聚聚的。”

孙简心立即道：“在下定会赴宴，只是眼下还要出宫做些事情，不知道穆大人可否应允？”他心中在想，那个慕容晚晴，最好早带她离开宫中。

穆大人不问孙简心要做什么，只看着他的双眼，半晌才道：“好，你可暂去，冉刻求和他表妹留下。”

冉刻求骇了一跳，忙道：“表妹，你意下如何？”他见穆大人几次都留意慕容晚晴，好像竟对慕容晚晴有了意思，知道这女子坏了事，只盼她知道危机，婉言谢绝。

不想慕容晚晴低头道：“我一切听表哥的。”

冉刻求暗自叫苦，不想这慕容晚晴也是极为狡猾，又把烫手的难题交给了他，见到众目如剑，忍不住心惊胆颤，求救般望向孙简心。

穆大人早看出冉刻求的意思，淡淡道：“冉壮士莫非不给奴家面子吗？孙先生想必也不会管这许多吧？”

孙简心见穆大人脸色沉冷，目光中隐泛杀机，心中凛然。他知道，这穆大人心思细腻，感觉敏锐，初见冉刻求时，冉刻求对他的反应就引发了他的不满，这刻冉刻求若再抗拒，只怕穆大人火起，谁都救不了冉刻求了。

心思飞转，正在想着主意，孙简心突然警觉升起，只感觉到一股压力从背后沛然而来。

压力并非来自穆大人或昌国侯，而是来自殿外！

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一种直觉，每逢大敌前来时，他均有这种反应，但这些年来，从未有一种压力会在他心中造成如今有如山岳般逼来的沉重。

有人前来？

这个人不但是高手，而且还是高手中的高手！

来人竟有敌意，来人是谁？

念头电闪而过，孙简心强忍转身去看的冲动，平日脸上自然的笑容也有些僵硬。

就听殿外有人轻描淡写道：“冉刻求和他表妹可以走，但这位孙先生……一定要留下！”

他说得轻淡，但每个字都如刻在众人的脑海般不容置疑。所有人均忍不住随声音向殿外看去，高阿那肱只看了一眼，立即垂头，竟似带分畏惧之意。就算穆大人看到来人都是脸色改变！

刺心

第七章 身份

高阿那肱身为昌国侯，在齐国位高权重，却不敢得罪穆提婆。

穆提婆如今在后宫呼风唤雨，一些时候就算皇帝惹他生气，都要小心陪着，才能哄他开心。穆提婆说的一句话有时候简直比圣旨都要好用，这在朝廷中早有共识。

可偏偏有一个人突然到了宫城中，对穆提婆的提议断然反对，这样的一个人又是哪个？

冉刻求打破头也想不出来，因此扭头望去，就见到仙都殿前站着一个人。

这时日头西斜，有淡金的阳光铺到了殿前，落在那人的身上，照出个长长的身影。

冉刻求乍一望去，只感觉那人身上散着金光，却看不清那人的面容。他感觉看到的是一座山。

若非是山，焉有那磅礴无俦的气势？若非是山，怎会立在那里，让人有渺小之感？可明明是个人，怎么会让人感觉是一座山？

冉刻求想不明白，但却隐约明白一点，就算狂傲如斯的穆提婆、威震皇城的高阿那肱，对来人都有几分畏惧之意。

那人说完一句话后，立在那里再无声息，殿中殿外亦是鸦雀无声，似被来人气势所迫，呼吸都有些困难。

孙简心终于回过身来，望向来人，就感觉那落日熔金中，有两枝箭矢射来，击中他的心口。不是箭矢，而是目光——如箭矢一般的目光！

孙简心微吸一口气，不想世上还有人有这般凌厉的眼神，竟要刺到人的内心深处，似乎在这目光下，一切皆无可遁形。

那人望见孙简心的双眼，也是心头一震。他目光犀利，但看到孙简心双眸时，却如箭矢落入了碧潭中，只起涟漪，难起波浪。

那人心中也是诧异，不想孙简心面对他竟还能如此从容淡定。

“斛律将军？”孙简心终于开口，打破了死一般的沉寂，嘴角竟还能有笑容浮起。

冉刻求闻言，只感觉脑海中轰然声响——心中蓦地想到个人物。

就听到殿前那人回道：“是！”

只一个字，如同炸雷般响在冉刻求耳边，冉刻求身形晃晃，几乎栽倒在地。

斛律将军？哪个斛律将军？这天底下除了斛律明月，还有哪个斛律将军？

来人竟是斛律明月——齐国第一将军！

齐国如今威慑天下，逼陈国、周国不敢仰望，靠的是智谋无双的段韶，靠的是威勇无双的兰陵王，但在齐国军民心中，段韶和兰陵王两个人加起来，也难敌斛律明月的威望。

斛律明月十七岁就被齐国开国之君神武帝高欢提拔为都督，向此东征西杀、南征北战，生平未尝一败，可说是威名盖世，打遍天下难逢敌手。就算大周名将韦孝宽，虽能击败神武帝高欢，让高欢闷郁而终，但和斛律明月对决时从未取胜一次，难免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感。

斛律明月在疆场先后征战三十余年，到如今齐国国君高纬之时，已辅佐齐国五朝君王，如此功绩，如此忠心耿耿，自然在齐国军民心中树立起无上威望。如此人物，就算皇帝高纬见到，也满是尊重恭敬，穆提婆虽是高纬面前的红人，眼下也不敢和斛律明月争锋。

冉刻求虽因个人原因有点看不起兰陵王高长恭，但对斛律明月这人一直久仰，恨无缘见面，不想就在今日，就在此时，竟能目睹斛律明月真容，难免心情激荡。

他又见斛律明月一来，就让不男不女的穆大人吃瘪，让威严无限的昌国侯垂首，虽不知斛律明月为何要留下孙简心，但对斛律明月敬仰万分，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喊，做人当如斛律明月，方不负英雄生平！

这时，他已看清楚斛律明月的面容，只见其虬髯满面，乍一看威猛无比，如草原怒狮，但再看一眼，又觉得此人雄猛中亦带分儒雅，双鬓发白，又带分风霜之意。

冉刻求还待细看，就见斛律明月向他望来，就感觉有道闪电劈来，慌忙移开了目光。那一刻，他的脑海中只留下那凌厉的目光，反倒忽略了斛律明月的威猛和沧桑。

静寂的殿堂中，穆提婆脸上的红艳似乎也有几分褪色。许久，穆提婆才轻笑道：“原来斛律将军回到了邺城，怎么不提早知会奴家一声，好让奴家派人去接呢？”

“不劳穆大人费心了，木将军自会认路。”斛律明月斜睨穆提婆一眼，很快移开了目光，其中的冷漠之意，瞎子都看得出来。

冉刻求一听，就知道斛律明月和穆提婆并不和睦，暗自叫好。

穆提婆开口就碰个钉子，脸上虽还残留着笑，但眼中闪过分阴霾，阴柔道：“将军一回邺城，就认路到了宫中，还不知道有何贵干？”

斛律明月再也不看穆提婆，淡淡道：“本将军赶赴宫中，是怕有人不认路了。”

穆提婆微有异样，终于按捺住性子道：“恕奴家愚笨，不知道斛律将军此言何意？”

斛律明月满是肃杀之意，转向高阿那肱道：“昌国侯，你带这位孙先生前来宫中，可知道这孙先生究竟是谁？”

高阿那肱虽是侯爷，但在斛律明月面前，没有了半点威风，低声道：“阿那肱不知。”他虽在穆提婆面前自称本侯，但震于斛律明月威势，更知道什么昌国侯在斛律明月眼中一文不名，因此放低了身份。

斛律明月冷然一笑，“你不知这位孙先生的身份，竟敢带他入宫面圣，若皇上因此有事，不知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众人一惊，都不由地看向孙简心。

听斛律明月之意，孙简心这人竟然大有来头，而且好像会对高纬不利？这怎么可能？

但斛律明月绝不会无的放矢。他径直入宫，看起来就是为了这个孙简心，他如何知道孙简心在宫中？又怎知孙简心的来历？

高阿那肱不安难言，穆提婆却远没有他那么畏惧，执拗道：“皇上没事。”他这时候居然对孙简心还是信任，实在让很多人出乎意料。

斛律明月上前一步，冷哼道：“若真出了事，只怕晚了！”

他迈上前一步，冉刻求被他气势所逼，退后了一步。

孙简心笑容不减，竟受得住斛律明月传来的压力，不解道：“斛

律将军何以认定在下要对国君不利？”

“因为你本是周国子民。”斛律明月一字一顿道。

众人又是诧异，穆提婆也是微颤，眉宇间带分担忧之意。

众人当然都知道如今三国鼎立，周国和齐国素来交恶，疆场厮杀多年，互相死伤无数。孙简心若真是周人，悄然来到邺城，只怕真有目的。

高阿那肱更是不安，知道孙简心若出了问题，他第一个逃不脱干系。

孙简心反倒笑了，“斛律将军看人和在下不同。”

他蓦地岔开话题，让众人一时间摸不到头脑。

“有何不同？”斛律明月目光闪动。

孙简心轻叹一口气，“在斛律将军看来，这天底下有周人、有齐人、有陈国人，还有什么蠕蠕人、突厥人。可在下的眼中，天下只有两类人，不知将军可知道是哪两类？”

斛律明月并不去猜，径直问道：“哪两类？”

“有病的人和无病的人。”孙简心摊摊手心，轻声道，“斛律将军多想了，在下此次前来邺城，只想治病救人，并没有对齐国不利的目的。”

斛律明月放声长笑，震得殿瓦均颤，只是笑声中，毫无欢愉，只有寒意，“你若没有不利齐国的目的，为何要换名而来？”

孙简心微有愕然，看了斛律明月半晌才道：“将军知道在下本来的名字？”

斛律明月嗤之以鼻，又上前一步，凝望孙简心，一字字如同有千钧之重。“孙思邈，你真以为这般打扮，就可以骗得过本将军吗？！”

孙简心脸色微变，终于只是笑笑，喃喃道：“孙思邈？我不听此名许久，不想还有人记得我从前的名字。”

他这么一说，显然承认斛律明月所说无误。他并没有被揭穿底细的惶恐，神色间只带分淡淡的怅然。

众人却是微哗，神色各异。

冉刻求听闻“孙思邈”三字时，脸色蓦红，似是十分激动。慕容晚晴本一直垂头，自斛律明月来之后，更是头也不敢抬起。她是慕容家后人，到此险地，如此举动再正常不过，可听到孙简心真名时，还是忍不住霍然抬头，目露惊诧。冰儿手持纸笺，亦是脸色苍白。

而高阿那肱听闻孙思邈之名后，微微一震，显然也知道这个名

字。

只有穆提婆却有些茫然，反问道：“孙思邈是何人？”

斛律明月斜睨他道：“穆大人看来真的久居宫中，少理宫外之事了。不知穆大人可知道独孤信是谁？”

穆提婆为人阴柔，心思更是细腻，知道斛律明月讽刺他在宫中兴风作浪，对国事孤陋寡闻，气愤道：“奴家当然知道独孤信，此人美容仪，善骑射，又号独孤郎，听闻本是天下难得的美男子。”

顿了片刻，见斛律明月面无表情，穆提婆又补充道：“不过此人十多年前就死了，斛律将军为何提及此人？和孙……先生又有什么关系？”

斛律明月懒得再看穆提婆，如电的双眼望向了高阿那肱道：“昌国侯当然知道的更多了。”

高阿那肱毕竟从身军旅，也算是战功赫赫，对军中往事知道更多，略作沉吟道：“独孤信本西魏八大柱国之一，和周国太祖宇文泰是生死之交。独孤信本事西魏，周代西魏后，又可说是周国的开国功臣，听闻这人除了是军事奇才之外，还在相人上有一绝，经其评点之人，多是鱼跃龙门，身价倍涨。不过独孤信在十数年前已死，这点穆大人说得不错。”言下之意也是不解为何斛律明月突然提及个已故之人？

“昌国侯说得不错，独孤信早死了……”

斛律明月轻叹一声，目光又落在孙思邈身上，“可各位只怕不知道，独孤信生前曾和此人结为忘年之交！孙思邈，你说本将军说的对也不对？”

众人微哗，难以置信地看着孙思邈，均想独孤信赫赫威名，不想竟和孙思邈有交情！

可如今的孙思邈看起来年纪也不算大，十数年前更是年轻，孙思邈以何能耐竟能和赫赫有名的独孤信交往？

孙思邈平静地望着斛律明月，缓缓道：“蒙独孤大人赏识，见了几面。在下对独孤大人甚为仰慕尊敬，却不敢称是忘年之交。”

斛律明月哂然冷笑道：“他若和你不是忘年之交，以他地位之尊，相人之准，二十年前如何会给你做出至高的评语？”

“什么评语？”发问的却是穆提婆。他虽不满斛律明月对他的态度，但对孙思邈的来历更是好奇。

斛律明月再次上前一步，已近孙思邈，缓缓念道：“心有玲珑孔，手持无缝针；动心可安国，妙手即回春！”

众人听到这几句，不约而同在想，这几句话倒不难理解，心有玲珑孔当然是说孙思邈非常聪明，手持无缝针多半是说他针灸之术高

明。独孤信后两句所言，自然是说孙思邈的才能即可安国，又可治病救人的意思，也就是不为良相、就为良医了。

以独孤信的地位之尊，给孙思邈如斯评语，可说是极为推崇。以独孤信的相人之准，这么看好孙思邈，孙思邈在二十年前按理说就该声名鹊起，为何至今还默默无闻？

众人骇然同时，心下又想，这评语是二十年前的，那时候孙思邈定是未及弱冠，竟有这般神通，可说是神童了。

孙思邈默然许久，似在回忆前尘往事，半晌才道："斛律将军，就算独孤大人和在下是忘年之交，那又如何呢？"

"你现在终于承认了？"斛律明月神色肃杀。

孙思邈轻叹一口气，"在下只是不想高攀，若斛律将军执意认为如此，在下也不反对。只是在下就算是周国人，就算和独孤信大人有关系，将军似乎也不必如此紧张，至少在下前来齐国，对贵国并无任何敌意。"

"谁能证明？"斛律明月咄咄逼人道。

孙思邈反倒一怔，笑容苦涩，喃喃道："这也需证明吗？"

目光望过去，见众人或多或少都是流露出困惑，知难以自辩，孙思邈索性道："那谁能证明在下确有敌意呢？"

"果然是伶牙俐齿。"斛律明月哂然道，"可任凭你机心百变，今日也莫想要从这宫中逃脱。来人，将孙思邈拿下！"

他陡然厉喝一声，直如沉雷，震得仙都殿几乎颤了起来。

殿外跟着一声喊，守在殿外的侍卫蓦地冲了进来，虽不过十数人之多，却有千军万马之势，瞬间将孙思邈围在当中。

一时间剑戟寒光，冷了正落的夕阳。

斛律明月却是动也不动，反倒负手凝立。

这时夕阳西落，将其长长的影子映在殿中，也落在了孙思邈的身上。

众人均是变色。高阿那肱更是忍不住退了一步，心道，孙思邈长街伏牛，可见武功高强，若是动起手来，虽难逃斛律明月掌心，但终究是场龙争虎斗，旁人恐怕就要遭了殃。

孙思邈人在困境，脸上蓦地又闪过分迷雾，似凝聚了多年的沧桑。

他不望剑戟铁甲，只是静静地看着斛律明月，突然伸出了双手。

众人心中一紧。慕容晚晴也是霍然抬头，神色也带分紧张。就连斛律明月都是目光中厉芒一闪……

就听孙思邈平静道：“将军既然怀疑在下，不妨先锁了在下，慢慢去查。在下始信清者自清，一切尽可平和解决，又何必刀兵相见呢？”

众人愣住，不想孙思邈全然没有反抗之意。

穆提婆脸露不平之意，嘴唇动了下，却未开口。

一人突道：“斛律将军……这……不公平。”

众人讶异，不知谁在这时候竟敢指责斛律明月，向发声之人望去，更是吃惊。

说话的却是冉刻求。

见斛律明月前来，冉刻求本以为来个解救他危难的救星，哪里想到却来了个煞星，不由暗自叫苦。他一直敬仰斛律明月英雄盖世，本不敢多言，但见孙思邈另有一番从容气度，让人一见心折，忍不住为孙思邈开口叫冤。

斛律明月冷望冉刻求，不发一言，像是想听他要说什么。

可斛律明月就算如此冷漠，对冉刻求的神色反倒比对穆提婆、高阿那肱要客气。

冉刻求鼓起勇气，才待开口，孙思邈突然道：“这位冉壮士……我有几句话和你说。”

“孙先生要说什么？”冉刻求愕然反问。

孙思邈缓缓道：“当初你偷我包裹，骗我信任，我其实……一直记恨在心。”

冉刻求一怔，吃吃道：“你……”他一时错愕，不信听到的是真的。

孙思邈又道：“因此，我三番五次故意戏弄于你，以解心头之恨。民街之上，甚至搞得你几乎送命，你想必也对我心有不满。”

见冉刻求开口欲说什么，孙思邈截断道：“因此，你此刻就算说我的坏话，我也绝不怪你。但想斛律将军早对我有了判断，也不会在你身上浪费时间，你如果有什么话要说，不妨也免了吧。”

冉刻求翻翻白眼，像是噎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许久才嗄声道：“孙思邈，你有种，竟然对我说这种话？”转身对斛律明月道，“斛律将军，小的无话可说，但是不是可以走了？”

斛律明月从冉刻求身上看过去，瞥了慕容晚晴一眼，摆摆手道：“放他们两个出宫。”

冉刻求再望孙思邈一眼，咬咬牙，大踏步离去。慕容晚晴一直话都不说一句，见状也是细步跟了出去，不敢回头望上一眼。

穆提婆虽有意拦阻，但见斛律明月山一样地横着，也不敢造次，只是冷哼一声。

喀嚓声响，有兵士上前给孙思邈戴上手铐，又锁上脚链，完全把孙思邈当作重犯处埋。

这期间，斛律明月动也不动，但一双眼始终不离孙思邈。

孙思邈亦是不动，只是抬头看着殿外日落，神色惆怅，竟不出任何辩解之语。

见兵卫锁住了孙思邈，斛律明月脸上也掠过分诧异，不曾想孙思邈如此听话，摆手道：“将他押到狱中，严加看守。”

那姓魏的常侍领命，如临大敌地将孙思邈带走。

片刻后，仙都殿内重归寂静，只余斛律明月、高阿那肱和穆提婆立在那里，一言不发。冰儿还是捧着那纸笺，似乎吓傻在那里，神色惨白。

穆提婆望了冰儿一眼，皱眉道：“你也去吧，留在这里做什么？”

冰儿应了声，向孙思邈被押走的方向望了眼，缓步离去，一双捧着纸笺的手忍不住瑟瑟发抖。

冉刻求大步流星地出了宫，直走到天街上，这才回头望了眼。

没有兵卫再跟着，斛律明月显然只看重孙思邈，对他这个半路杀出的无名小卒没什么兴趣。

慕容晚晴跟在冉刻求身后，见状也向后望了眼，等冉刻求转过头去时，突然顿住脚步，向一旁行去。

冉刻求如背后长了眼睛，一伸手就将慕容晚晴抓住，低喝道：“你去哪里？”

慕容晚晴猝不及防，被冉刻求抓个正着，挣扎了下，感觉冉刻求手掌如铁箍般，蹙眉道：“你做什么？你真以为是我的表哥了？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管我去哪里？”

冉刻求冷笑道：“你真以为是我表妹了？我管你去哪里！可我中了你的毒药，你走了，我怎么办？”

二人在长街撕扯，有百姓驻足望来，慕容晚晴似有忧虑，眼珠转转，装作温婉的样子，却低声喝道：“你再不放手，不怕我杀了你？”

冉刻求知道这女子心狠手辣，腰间更缠着一把软剑，真动起手来，他胜算不大。

心思飞转，冉刻求低声威胁道：“你若敢动手，我就揭破你叛逆的身份，只怕你逃得了我这一关，却逃不了齐兵的追击。大不了我们鱼死网破，一拍两散！”

慕容晚晴四下看看，见长街有兵卫经过，正向这方走来，终于轻叹口气，“你要去哪里？”

冉刻求见她服软，一拉她的手腕道：“你跟我来就好。”

慕容晚晴不再挣扎，跟随冉刻求过了天街，钻入一条巷子，东拐西绕，不多时进入条陋巷。

这陋巷极为静寂，人影都不见得一个。慕容晚晴眼珠数转，看起来几次想要动手，但见冉刻求满是戒备之意，终于放弃了动手的打算。

冉刻求终到一院门前，顾不得敲门，一脚踢开。

“谁？”院内有低喝之声。

声音未落，呼的一声响，有黑影扑来，冉刻求动也不动，只是道：“是我！”

那黑影倏然不见，化作长鞭回缩到一人的手上。那人见到冉刻求，喜道：“老大，你总算回来了，事情办得如何了？怎么忘记了敲门的暗号……”瞥见冉刻求抓着那女子的手腕，他吃吃道，“换了相好的了？”

那人正是神鞭王五，当初曾配合冉刻求抢过孙思邈的包裹。

慕容晚晴细眉一挑，看起来有些恚怒。

冉刻求终于放开了手，低声道：“一会儿我再向你解释。张三呢？”

“我勒死条狗炖着吃，张三等你不到，先去买酒了。”

冉刻求这才留意到破烂的院中架个铁锅，旁边鲜血淋漓，锅里放着狗肉，还没有开炖。

才待说什么，一人从院门外窜了进来，手拎个酒坛子，身形瘦削，见到众人，喜道：“都回来了。”见还多了一人，他不解道，“这位是？”

冉刻求长吸一口气，凝望慕容晚晴道：“慕容晚晴，在下和你本井水不犯河水，若有得罪之处，还请见谅。”

慕容晚晴冷冷道：“你这是干什么，先礼后兵吗？”

冉刻求皱了下眉头，“不错，在下只是想要解药救命，这总是应该的吧？”他用眼神示意两兄弟，张三、王五这才知道原来这女的竟是敌人，遂成掎角之势拦住她的退路。

慕容晚晴见状，神色不善，手已摸到腰间，眼看就要拔剑相向，却终于放下手来，讥诮道：“傻子，你吃的不是毒药，而是我前几日伤风去药店配的药丸。我怕你们在齐兵面前揭穿我的身份，这才吓你的。”

见冉刻求瞠目结舌，还有些不信，慕容晚晴又道：“以孙思邈和你的关系，你若吃了毒药，他怎会一直不闻不问呢？”

冉刻求长吐一口气，抹了把冷汗，尴尬道：“原来如此，看来我真是傻。方才多有得罪，还请见谅。”他不是没有怀疑，而是关已则乱，到现在身体还没有感觉到异样，回想孙思邈的态度，心中已信了慕容晚晴八成。

王五、张三见二人似已和解，不约而同地吐了一口气。王五问道：“怎么又出来了个孙思邈？”

慕容晚晴却道：“冉大侠，现在没事了吧，那我是不是可以走了？”

她转身就要离去，冉刻求突然叫道：“且慢。”

见慕容晚晴神色不悦，冉刻求上前一步，诚挚道：“慕容姑娘，你两次连续去找孙先生，我猜并非恨他在兰陵王刀下救了那孩童，而是想办法要和他联手对付兰陵王？”

此言一出，王五、张三都吸了口凉气，脸色改变。

兰陵王赫赫威名，这女子竟然敢和兰陵王做对，他们听着都是心惊。

慕容晚晴沉默许久，这才道：“不错。我当初的确有这个打算。”

冉刻求微喜，立即道：“那我们现在正是同仇敌忾，眼下孙先生被斛律将军关了起来，我们若是救了他，他定然会感激你，就会帮你。”

话未完，王五、张三脸上已变得没有了血色。王五还能问一句，“哪个斛律将军？”

冉刻求不理，盯着慕容晚晴，只盼她答应。

慕容晚晴霍然转头，似看陌生人一样看着冉刻求，那黑白分明的眼眸中，带着几许复杂之意一像错愕、像同情，又像是有些讥讽……

“孙思邈那么对你，你竟然要去救他？”

冉刻求抬头望天，似有千言万语，但终究只化作了一个字：“是！”他心中暗想，孙先生只是怕连累我，这才在斛律将军面前那么说。我当时就知他的心意，可想着要出来筹划救人，这才出宫。孙先生这般对我，就算没有僧璨说过的那些话，我也一定要想方设法来救孙先生了，不然……我会后悔一生的。

他和孙思邈相处虽不过几日，但目睹孙思邈的行事，暗自佩服，早当孙思邈如知己、朋友甚至师父，但这些话却不想对慕容晚晴提及。

慕容晚晴神色古怪，看了冉刻求良久，这才道：“你不但是个傻子，你还是个疯子！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能从斛律明月手下救人？”

冉刻求并不动怒，只是道：“我……”

话未说完，慕容晚晴突然神色一变，看向冉刻求的身后道：“孙先生？”

冉刻求大喜回头，王五、张三暗自骇然，同时望去，只见到夜幕深深，哪有孙思邈的影子？

听前方风动，冉刻求立知不好，只见到慕容晚晴蹁跹一点，投入了黑暗之中，这才知道中了她的计策。

王五、张三反应极快，就要追出去，冉刻求颓然摆手道：“算了，不要追了。”王五、张三止住了脚步，同声问：“老大，究竟怎么回事？”

冉刻求不答，只是抬头看了眼天色，见日头不堪重负地西落，很快要入夜了，他缓缓地握紧拳头，呆呆地出神。

仙都殿中陷入死一般的沉寂，暮色笼罩，众人皆没入青青的夜色之中。

穆提婆终于开口，很是不满道：“斛律将军果然威风！”他在宫内素来呼风唤雨，这刻被斛律明月憋了一肚子怨气，忍不住发泄，“可斛律将军似乎欠我们一个解释！”

斛律明月斜睨穆提婆道：“本将军需要向你解释？”

穆提婆一怔，气急反笑道：“都说斛律将军治军严明，深明大义，如今看来，若斛律将军这么治兵，手下如何肯听令？”

高阿那肱也是气郁，闻言亦道：“斛律将军，就算孙思邈是周人，就算独孤信赞许过孙思邈又如何？祖侍中其实早知道孙思邈的底细，他对阿那肱说过，孙思邈是个人才，若能善用，说不定是我大齐之福。”

暗影中的斜律明月看起来不再威严，反倒有些孤单，他静静听完，只说了一句，“那盲公又知道什么？”

高阿那肱和穆提婆闻言，都是脸有忿忿，就听殿外暗处有人道：“盲公并不知道什么，那斛律将军既然知晓很多事情，为何不说与盲公听听？”

那声音沙哑低沉，似乎对万事漠不关心，又像是早看穿世事，因此淡漠。

高阿那肱和穆提婆闻言，都是脸色微喜，举目向殿外望去。

只见到殿外大树旁站着一人。

本是夜意转浓，那人又站在树下，全身如同笼罩黑暗中，让人看不清究竟。来人有如幽灵般在夜色中蓦地出现，倒显得鬼气森森。

斛律明月并没有任何惊诧之意，立在殿中，不知为何，浑身上下仿佛都笼罩着一层悲伤，许久后才道：“孝先死了。”

他用极为平静的声调说出这四个字，但其中刻入骨髓的痛楚伤感让人一听而知。

高阿那肱和穆提婆齐齐变色，难以置信地异口同声道：“什么？”

他们不是没有听清斛律明月所言，而是不敢相信听到的一切。

孝先？孝先是谁？竟让他们如此悚容关切？

就算那树下之人也是失声道：“孝先死了？这怎么可能？他怎么死的？”他本是冷漠的声调，这一刻才显出波澜激荡之意。

斛律明月立在那里，面无表情，再无双的画笔也难描绘他心中的悲伤。

“这世上没什么不可能的，每个人都会死，你我都不例外。”

斛律明月平静地说完这句话后，手握紧成拳，骨节咯咯响动，似乎诉说着心中的愤怒。

“不过，孝先是被人害死的！”

殿内外三人均是悚然，齐声问道：“凶手是谁？”

斛律明月松开五指，叹口气道：“我不知。”转瞬平静道，“但我会查出来的，我一定会查出来的。”

他用极为冷静的口气说出这句话来。殿内外的三人都感受到一股寒意，他们知道斛律明月这么说，就无疑在宣判那凶手死刑。

殿外树下那人突然道：“孝先遇害，又和孙思邈有什么关系？斛律将军今日囚禁孙思邈所为，可有目的？”他听孝先遇害，心情激荡，也明白了斛律明月的悲伤，言语声缓和下来。

斛律明月道：“敌人亡我大齐之心不死，他们既然能对孝先下手，就不会止于暗算了孝先。”

殿外树下那人立即道：“你说他们还会有进一步的举动，你怀疑孙思邈和他们有关？但有何凭据？总不能因为他到了邺城？”

斛律明月手一探，竟有一卷画轴在手，再一抖，画轴垂落下来，显出所画的内容。

这时殿中正暗，高阿那肱和穆提婆心中好奇，都迈上两步，凝目向那画上望去，同时咦了一声。

高阿那肱道：“怎么是……但是……”他满是惊诧之意，还揉了下眼睛，似乎不敢相信看到的一切。

穆提婆却道：“肯定不是……可是……”口气中满是困惑之意，眼中亦带分迷惘。

那幅画上并非什么山水花鸟，却是画了一个绝美忧郁的女人。

殿外树下那人道：“是孙思邈带的那幅画？”他离大殿还有些距离，也根本看不到画上的内容，但却一猜就中，可他怎知孙思邈随身带了一幅画？

斛律明月简洁道：“是！”

“一幅画能说明什么？”树下那人道，“相反，这幅画反倒说明他的用意，将军莫要忘记了当年的约定，他可能是岭南冼……”

“住口！”斛律明月一声低喝。

树下那人立即收声，衣袂随风而动。

斛律明月冷冷道：“一幅画当然说明不了什么，但他包裹里还有个如意，你莫要忘记了。”

顿了许久，他又道：“他和阿那律有关。和阿那律有关的人……你当知道不会对齐国有什么好意。”

他这句话说得也很奇怪，阿那律当然就是如意，为何和阿那律有关的人就会对齐国不利？

树下那人一震，却像懂了，许久才道：“原来如此。将军，我还是有点怀疑，但显然你有很多事情不想和我说。”见斛律明月不语，似是默认，那人叹口气道，“我想去见见孙思邈，和他说几句话，你总不会反对吧？”

斛律明月漠然道：“你要去，最好现在就去，不然……只怕晚了。”他口气中有着说不出的萧冷。穆提婆和高阿那肱都忍不住打个激灵，心中想，为何斛律明月这么说？难道说斛律明月今晚就要杀了孙思邈？

树下那人点点头，转身缓缓离去。

他好像并不怕晚，走得竟然很是缓慢，走了多时，才出了宫中。宫中侍卫见了他，纷纷避让到路的两侧，也不搭讪，却也不阻拦。

那人出了宫后向右转去，过了金水桥，那面就是邺城的深牢大狱——天字狱。

把守兵士见到那人竟也是视而不见，直当那人是隐形的一般。

夜色朦胧，那人缓慢移动的身影有着说不出的诡异。到了牢房前，那人只是对狱卒道：“我要见孙思邈。”

狱卒看着被黑暗笼罩的那人，脸上露出敬畏之意，立即打开牢门，领那人进入。这牢房中虽有十数铁牢，但只有最末的铁牢亮着一盏孤灯。

来人脚步沓沓，径直到了那间铁牢前。

孙思邈正盘膝坐在枯草上，听到脚步声，缓缓地抬起头来。他虽身在囹圄，可如在宫城中，依旧从容自若，见到那人竟像是认识的，轻声道：“祖侍中，我们又见面了。”

那人缓缓蹲坐下来，灰败的脸上挤出分惨淡的笑容，“我早奉劝过你立即走的……你偏不听，看起来，你也不过是命运的手下败将。”

透过栏栅，可见那人一双呆滞死灰的眼。

无论谁看到这双眼都知道那人已经瞎了。自由出入宫中，不需别人领路的人，竟然是个双目失明的人，这已是让别人很是诧异的事情。

但更让人诧异的是，这人竟是当初孙思邈才到邺城为他算命的那个瞎子！

第八章
劫狱

孙思邈见到那瞎子，并无丝毫诧异，轻声道："祖侍中的确劝在下南行的，但祖侍中又叫蝶舞通过冉刻求调查在下的底细，进而让昌国侯召在下入宫，岂不自相矛盾？"

他一口就说出了蝶舞的幕后主使。

那瞎子神色木然，并不否认，只是问道："你何时知晓我的身份？又从何得知？"

孙思邈微笑道："我是不久前在宫中才猜到祖侍中的身份，只因为一种味道。"

"味道？"祖侍中略带诧异，"什么味道？"

"芜菁子的味道。"

祖侍中听到芜菁子三字时，眼角一跳，木然的脸上突然现出狰狞凄厉。

孙思邈将他表情看到眼中，倒是意料之中，回忆道："当初才见祖侍中时，在下就在祖侍中身上闻到芜菁子的味道，那时候还未多想。后来听穆大人偶尔提及，我能入宫中是因为昌国侯赞许，祖侍中推荐，这才记起一件往事，想到祖侍中是哪个。"

见祖侍中不语，孙思邈道："若在下没有记错，祖侍中叫做祖珽，自幼天资过人，才艺精绝，不但饱读诗书，而目工音律，明四夷之

语，擅阴阳之术，更对医术也有专长。祖侍中因少年得志，惊才绝艳，被时人推崇，称为神童。”

他说到这里，脸上微显推崇之意，更多的却是惋惜，“只是这个神童太过恃才傲物，虽得神武帝赏识，仕途上一马平川，然一心志在侍中之位，想通过此位大展平生抱负。在齐国武成帝在位之时，他虽得武成帝赏识，但攻击武成帝之宠臣、也就是侍中何士开，希望取而代之，不曾想惹恼了武成帝，被下狱中。这天字狱内，祖大人也曾待过，因此颇为熟悉，不需人领路也能前来。”

祖珽神色漠漠，似听着别人的故事，可一双握在铁栅上的手已青筋暴起。他看似个落魄不堪的瞎子，靠替人占卜算命为生，谁又想到此人竟有如此曲折跌宕的人生？

孙思邈望着祖珽，眼中带分怜悯，又道：“祖大人被下于狱中，并不甘心，因此进言武成帝，希望帝王能回心转意。虽是铮铮铁骨、一片丹心，不想惹恼何士开，暗自下令狱卒用芜菁子制成的蜡烛给祖大人照明。芜菁子本内服之药，可明目清热，但若熏眼，反让人失明。祖大人的一双眼就是那时失明的了。”

祖珽终于松开了紧握铁栅的双手，反倒舒了一口气道：“不错。不想这些往事，你竟也知晓。”

孙思邈道：“如今武成帝已仙去，何士开作茧自毙，祖大人终于得到梦寐以求的侍中一职，但也因此失去许多。祖大人因芜菁子失明，如今身上反好用芜菁子，想必要反其道而行，再从芜菁子上找到复明之路了？在下能知大人的身份，也是从芜菁子和祖侍中六个字上做出的推断罢了。”

他说得轻淡，可要从这六字中推出这些事情，没有渊博的见闻和缜密的心思，怎能做到？

祖珽脸颊肌肉跳动了下，许久才道：“孙思邈，你果真不差，竟能知晓这么多。但有一点你说错了，我眼睛瞎了，并不想复明。”

孙思邈略有诧异，只是“哦”了一声，静待祖珽解释。

“我以前眼睛未瞎，但心却被蒙住，因此恃才傲物，当有此祸。但我现在眼睛瞎了，心却亮了很多，也想到了许多以前未想之事……”

祖珽神色幽幽，突转话题道：“我年少成名之时，周国也有个神童，叫做孙思邈……”

孙思邈听祖珽把话题转到自己身上，只是淡然笑笑，不置可否，但神色悠悠，想及往事，回观今日，多有怅然。

祖珽的事情他未忘记，但他自身的事情，旁人也未忘怀。只因为他多年前也是多姿多彩的人。

他虽简性收心，甘于平淡，但别人却不能。

祖珽道："那时都说孙思邈聪颖通神，自幼就能日诵千言、过目不忘，未及弱冠就精老庄之说、通佛家圣典，佛道中人听你见识都是自愧不如。你得独孤信极高赞誉，甚至独孤信说你非神童，而是圣童。那时候我才高气傲，闻你之名，也想会你一会。"

孙思邈看着祖珽那沧桑的面容，谦声道："可那时……在下并无缘分来见祖侍中。"

祖珽自顾自道："你本身又有个异事，那就是你自幼百病缠身，天下无人能医。谁曾想，你竟久病自医，无师自通，莫名精钻医术，成为一代圣手，就连那时京兆御医都比你不过。大周一代雄主宇文泰有疾，竟然也想找你入宫医治，但你的医术从何而来，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孙思邈不答，环顾牢狱，感慨道："往事如烟，何必多言？不想你我均有一段日子在这里度过。"

祖珽不理孙思邈的打岔，死灰的眼睛盯着孙思邈道："你那时虽无找我比试之心，但我却有寻你一较高低之意。只是可惜，在我想寻你之时，你却突然不知下落。自此后，竟有十三年没有你的消息。"

孙思邈见祖珽脸色肃然，故作轻淡道："不想祖大人竟对一素未谋面之人如此关注。"

祖珽哂然冷笑道："若是旁人，死活和我无关，但我一生以你为对手，又如何不会关注你的下落？这十数年来，我仕途起起伏伏，但从未放弃追寻你的下落。旁人都说你已死去，我却知道，你这样的人，绝不会轻易死去，更不会甘心平淡。"

他似说孙思邈，又像说自己的生平抱负。

他岂不也是不甘心平淡的人？

"果不其然，你不甘寂寞，如今再次出现，出手四针就救活那死去两天的孕妇，四针两命，医术高绝之处，让我这自负医术的瞎子都自愧不如。"

祖珽无神的眼眸盯着孙思邈，缓缓道："我早从蝶舞那里知道你，如今又知晓你救活了两命，若再猜不出你的底细，那实在有负祖珽两个字了。"

听孙思邈还是默不做声，祖珽双手一探，再次抓住了铁栏道："你能否说与我知，这十数年来，你究竟去了何处？"

孙思邈轻叹一声，不解道："在下去了哪里，和祖侍中有何关系呢？"

祖珽双手更紧，握得咯咯响动，他眼眸中死灰之意更浓，脸上

竟泛出几分神采，在油灯下显得颇为紧张热切，“当然有关，你十数年后再次复出，非但医术更上一层，还有了惊世骇俗的武功，这当非凭空得到。我只想知道，你这些年，是不是已经见到了……阿、那、律！”

冉刻求终于松开了拳头，不再望天，回头望着一直看着他的两个兄弟。

张三、王五方才见他出神，似乎思考什么，一直没有打扰，见他目光望过来，异口同声道：“老大，究竟怎么回事？”

冉刻求抿着嘴唇看了两个兄弟半晌，突然一转身冲到了屋中。

这里庭院败落，屋中也是零乱不堪，只有几张桌椅，一个衣橱也是倒了半边门，里面放了几件破旧的衣服。

这种光景，只怕贼都懒得过来光顾搜寻。

冉刻求一进房间就瞄上那衣橱，一脚踢过去，衣橱顿时就跨了半边。

张三、王五面面相觑，脸上露出分不安之意，但均未劝阻。

冉刻求再来两脚，将整个衣橱踢到一旁，露出后面的砖墙，他伸手过去一摸，竟然从砖墙上掏出一块青砖出来。

原来，那衣橱后面的墙有儿块砖头是活动的，内有一个暗格。冉刻求伸手进去，再拿出来的时候，手上已多了个沉甸甸的包裹。

他把包裹丢在桌上，“铛”的一声大响，包裹散开，里面竟滚出不少金块银锭出来。

虽在淡淡的月色下，金银仍是明亮得让人有些移不开目光。

冉刻求却没有看桌上的金银，只是看着两个兄弟。

奇怪的是，张三、王五也没有去看桌上的金银，只看着冉刻求，神色古怪。

冉刻求终于开口道：“两位兄弟跟我也有几年了。我们兄弟仨人联手行事，虽说没有发达，但也赚了点本钱……”他伸手一指桌子道，“所有本钱都在这里。这天底下本没有不散的宴席，今晚就是你我兄弟分手的时候，这点钱，你俩分了就出郦城吧。”

张三皱了下眉头，问道：“好好的，为什么要散了？可是我们兄弟有做错的事情？”

冉刻求轻叹一声道：“兄弟没有做错什么……只要过了今晚，我们日后相见还是兄弟。”

张三急道：“老大，你一定有事瞒着我们。你难道忘记当初对我们许下的承诺了？你说过，你立志要做天下第一富豪，让所有人不敢看轻我们，如今誓言犹在，你怎能半途而废？”

冉刻求嘿然不语，心道，原来这誓言你们都还记得，我呢……可有一日忘记？但他只是笑笑道："人总是会变的。"

"谁都会变，可老大你却不会变。"王五沉声道，他比张三要沉稳许多，突然道，"老大，你今晚是不是要去救什么孙思邈，甚至可能和兰陵王、斛律明月交手？你怕连累我们，这才让我们先走？"

方才慕容晚晴在时，他听了只言片语，但也隐约猜到了什么。

冉刻求脸色微变，不等说什么，张三哂然一笑道："老大，这可是你不够意思了，这种时候你让我们走，还算什么狗屁兄弟。"

他虽少想事情，但性子急烈，叫道："你要救人，一定要算上我们两个！"但想到要和兰陵王以及斛律明月敌对，还是心中忐忑，不解冉刻求这等小人物怎么会和这俩人结仇？

王五亦道："张三说得不错，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兄弟多了，患难的兄弟才是真正的兄弟。"见冉刻求神情激荡，王五又道，"可究竟怎么回事，你总得和我们说说。那孙思邈就是那个孙简心吗？他到底犯了什么罪？"

冉刻求本对营救孙思邈一事全无把握，见和兰陵王仇深似海的慕容晚晴竟然也不敢抗衡斛律明月，和他联手去救孙思邈，更是心灰意冷。

他当然知道要从斛律明月手下救人，那比登天还难，本待打发两个兄弟后，冒死去救，大不了送条命。这刻被兄弟鼓舞，蓦地又来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他暗想，斛律明月虽关住了孙思邈，但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这刻正是斛律明月松懈之时，只要摸清孙思邈所在，营救并非全无可能。

见两个兄弟都在望着自己，冉刻求道："两位兄弟还记得僧璨吗？"

王五立即道："当然记得，当初老大见到他，说他是得道高僧……死缠烂打地要拜他为师，可终究没有成功。那和尚说老大虽有慧根，但也六根不净，此生和佛门无缘。他说得也对，毕竟这几年来，老大一直还对蝶舞姑娘情有独钟。"

冉刻求脑海中立即浮出蝶舞的动人身形，心道，这次行动可谓凶险非常，说不定会掉脑袋，只怕再也见不到蝶舞了，要不要先和蝶舞告别？

但念头一闪而过，冉刻求道："你们说我喜欢蝶舞姑娘，那是没错。人家古人都说什么关关雎鸠，君子好逑呢，老大我当然不能免俗。"

他少识字，更不读书，偶尔听人说过几句《诗经》，记的是乱七八糟，更不知道雎鸠为什么是君子要追求的，那应该是猎人追的才对。这刻说出来，只为轻松笑笑。他心道，跟着僧璨就要做和尚，清心

寡欲、不近女色，那武功就算练到绝顶，活着又有什么意思？这赔本的买卖我可不做。

转瞬提起精神，冉刻求又道：“别打岔，我说到哪里了？”忽记起道，“是了，僧燦说我和佛门无缘，但他临走前曾说过，我要实现平生大志，做天下第一富豪，遇到一个叫孙思邈的人，千万不能错过。今日我就碰到他了，不想，斛律将军竟然因为孙先生是周国人，医术好，就说人家来邺城别有用心，将人抓了起来，真他娘的胡说八道。”

他简略地将他和孙思邈入宫一事和兄弟们说了，犹自气愤，但他对斛律明月还有几分尊敬，称呼个将军，若是昌国侯、高阿那肱这么做，早就猪狗畜生地骂起来了。

他心中又想，奶奶的，什么如意不如意的，老子碰到了孙思邈后，就从未如意过。这个孙思邈也是的，你非要隐姓埋名做什么，我若是一早就知道你是孙思邈，早就拜师学艺，你如果早教了我，我现在救你也不至于这么没底了。佛家说什么教人就是救已，一点不错。

张三附和道：“不错，斛律将军的确没有道理。这到邺城的百姓，周国的也有，陈国的也有，就算蠕蠕、突厥那草原的难民都有，总不成都要抓起来吧？大哥……你好像就是陈国的百姓呢。”

冉刻求脸上有分异样，转瞬哈哈一笑，“你小子不也是？我们长江边上拜的把子，都可说是陈国人吧。王五，你呢？我们认识你，可是在草原。”

原来这三人是四处飘零，萍水而遇，这才结交，可对于对方的往事，并没有打探。

王五哂然一笑道：“我从小就是个孤儿，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跟个马夫出关学了点鞭术，马夫死了，自己南下找饭吃，不料想碰到你们。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哪国人。”顿了片刻，他下结论道，“斛律将军以国取人，未免过于偏颇！再说孙先生来到邺城，坏事没做，可连救了好几条人命呢。”

冉刻求一拍大腿道：“谁说不是，若说救人性命也是过错，那我情愿一错再错。我这人不知道什么大道理，但知道一点，像孙先生这样的人在牢中，那是天理难容。”

张三立即道：“老大，你说怎么做吧，我们跟你干就好。大不了是掉脑袋的买卖，可十八年后，不还是一条好汉？！”

王五立即道：“正是，老大，你吩咐吧。”

冉刻求怔住。他虽想要救人，但如何下手，全然没有计划。最要命的是，眼下孙思邈人在何处，他完全不知道，又如何救人？

张三、王五也看出问题所在，正为难时，冉刻求神色突变，低声道：“有人。”

话未落，三人同时听到院中“咯”的一声轻响，似有人摸进来，不由均是心惊。

要知道，他们三人计划劫狱若被人知道，只怕人未救了，反倒先被砍了脑袋。一念及此，三人几乎同时从屋内窜出，见院中站有一人，本想动手制住来人，却又顿住。

院中只站着一个孩童，癞痢头，鼻孔处还流着鼻涕，浑身衣服油腻，刮下来倒可炒两个菜，下一壶酒。

见冉刻求三人冲出，那孩子傻笑道：“你们……谁……是冉大侠？”

冉刻求不想自己侠名远播，竟然连傻子都知道，皱了下眉头才道：“小兄弟，我是冉刻求，你找我什么事？”

那孩子擤了下鼻涕，一伸手，递过一封信来，“有人……要我交给你的。”

冉刻求错愕不已，还是伸手接过来信，只见到来信也是油腻非常，好像从油锅中炒出来的，上面写了几个大字，“要救人，跟孩子来！”

那几个字色泽暗紫，竟像是用血来写的。冉刻求看了，打了个寒颤，刹那间，只感觉诡异非常，就算面前那孩子看起来都有些怪异。

他救人的念头才和兄弟提及，并无第四人知道，怎么就会有外人知道，还派个孩子来试探？

写信的人是准？怎么会知道冉刻求的心思？这究竟是不是个圈套？冉刻求琢磨不透，一时间不由左右为难。

孙思邈望着近在咫尺的祖珽，神色间怜悯之意更浓。

又有人提及阿那律！

阿那律本是梵语，就是如意。

如意究竟是个传说，还是百姓心中美好的愿望，还是真如孙思邈对冉刻求说的那样真有其事，就如佛祖世尊般，世人若见他，就能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没有人知晓。

但祖珽显然觉得孙思逸会知晓。他为何认为孙思邈会知晓？冥冥中，他还知道孙思邈的多少事情？孙思邈还有多少玄秘不为人知？

许久，孙思邈才道：“我没有见过阿那律。”

祖珽一怔，握着铁栏的手指一根根地松了开来，恢复了死灰的脸色，重复一遍道：“你没有？”他声调讥诮，像是信了，又像是怀疑……

孙思邈点点头，重中道：“我从未见过阿那律，但我听过。祖侍中也在找他吗？”

祖珽突然狂笑起来。灯火闪烁，照得祖珽神色有如疯狂。

等笑声止歇，他才嗄声道：“世上有谁不在找他？你若未见过阿那律，如何会有今日的神通，又如何能胜过我祖珽？”

孙思邈平静地看着祖珽，叹口气道：“祖侍中错了。”

“我错在何处？”祖珽厉声道。

孙思邈还是平和道：“胜负一事，很难分辨。祖侍中以为在下医术不差，又会些武技，好像胜过祖侍中，因此觉得忿然。但那不过是雕虫小技，人各所长罢了，又如何能和治国安邦、胸怀天下的祖侍中相比？再说，人生难百岁，过眼如云烟，求个此中胜负，又有什么意义？祖侍中浮浮沉沉许多年，难道还没看透这点？”

祖珽闻言，脸色数变，终于又恢复了木然之意，喃喃道：“说是容易，但做到实在太难。我不甘心……我不甘心的……”

孙思邈轻叹一口气，再无言语。

牢狱中油灯一闪闪的，挣扎着释放出似要枯竭的光芒，就像述说着人生的不情愿。

许久，祖珽再次开口道：“这么说，你到邺城，并非为了求取功名？”

孙思邈沉默片刻才道：“若求功名，在下十数年前就可去求，不必等到今日。”

祖珽瞪着灰白的眼眸，缓缓点头道：“这话若是旁人说，我不免觉得沽名钓誉，若是你说，我信。那你到邺城……究竟有何用意？”

孙思邈微微一笑，“祖侍中何必明知故问。蝶舞姑娘取了我的包裹，见了那幅画后，定会转告祖侍中，在下不信祖侍中见到那幅画后，还会不知在下的目的。”

祖珽漠然道：“我为何一定会知道？我是个瞎子，什么都看不到的。”

孙思邈淡淡道：“祖侍中不必去看，也会记得那幅画的。祖侍中惊才绝艳，琴画双绝，多年前，不知为多少人做过画。那幅冼夫人的画像是祖侍中亲手所画，怎会忘怀？”

祖珽一震，失声道：“你又知道了，你究竟还知道什么？”他那一刻，额头鼻尖竟然有了细微的汗水，神色极为紧张。

孙思邈见祖珽失态，仍旧平静道：“我只知道，过去的虽已过去，但约定还在。祖侍中如此聪明，当知在下的来意，若肯成全在下，

不但在下感激，想必冼夫人亦会感激不尽。”

他提及冼夫人的时候，口气稍重。

祖珽听到冼夫人几个字时，咬得牙床咯咯响动，神色中竟带着极强烈的惊怖。

冼夫人三字究竟有何魔力，让这齐国的侍中竟如此失态？

孙思邈没有多说，因为他早知道多说无益，祖珽对住事肯定心知肚明。

长吸一口气，祖珽终究平复了心境，只是道：“你错了，过去的不会过去，不然你也不会来。但约定嘛……本非我定下，我也没有什么能力成全你……”顿了下，他补充道，“更何况你要找的人，眼下已不在邺城。”

孙思邈微微动容，“那在哪里？”

祖珽突然一笑，“我怎么知道？我不过是个瞎子。你这般神通广大，去找阿那律询问，不就知道了？”他似有嘲讽，竟不再多言，起身离去。

他走得极慢，但终究还是走到牢门前，咣当声响后，铁门隔断了二人的距离。

孙思邈收回目光，神色略带困惑，喃喃道：“不在邺城，那在哪里？”他陷入沉思之中，竟对眼前困境全不放在心上。

冉刻求却没有孙思邈的心境，一颗心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他终究还是选择和张三、王五跟着那孩子走，去看个究竟。那包金银，王五背在身上，只盘算着一救出孙思邈，立即连夜逃出邺城。

冉刻求知道此行非死就逃，只怕很难再见到蝶舞。他流连邺城数年，心中对蝶舞的情意就算瞎子都看得出来，这次不得已要走，心中实在难舍，几次想要去见蝶舞，终于还是压住了这个念头。

那孩子一路上无语，带着三人过了天街向东北而行。

冉刻求暗自吃惊，看孩子领路的方向不是直奔宫城，而是向金水河对面的天字狱行去，难道说孙思邈就在天字狱？

可这孩子如何知道？这孩子是谁派来的？这孩子如果带他们救人，又有什么本事带他们过河前往天字狱？

冉刻求几人想不明白，王五多了个心眼，低声道：“老大，他们是不是想把我们引过去，直接关在牢中呢？”

冉刻求知他是觉得这是个圈套，摇头道：“不会，斛律明月要抓我们，和抓小鸡一样，何必费这个周折？”

说话间，三人跟着孩子到了金水河畔，过了河，那面就是邺城天字狱。

冉刻求一颗心怦怦乱跳之际，却见那孩子并不想办法过河，而是下了河堤。

前方突现出一排棚子。那棚子是用松木简易搭建，连在一起倒有些规模，只是夜幕笼罩，让人看不真切。

那长棚子漆黑一片，只有西侧亮着一点灯。几人下了河堤，不等进棚就闻到有香气传来。

三人这才记得还没吃晚饭。冉刻求却是一天都米水未沾，咽了口唾沫，心中狐疑之意更浓，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所在？

他虽知道过河就是天字狱，毕竟从未来过这里，对周边的形势并不了解。

那孩子带他们到了棚子的西侧，立在门口，伸手一指门帘，示意他们进去。

冉刻求一咬牙，当先掀开门帘进去，遽然一惊。

灯光下，只见到刀光霍霍在一人手上团闭舞动，陡然一顿，寒光已映在冉刻求的脸上。

冉刻求才要退后，突又顿住，脸色铁青。

张三、王五紧跟冉刻求身后，见状不好，就要抄家伙动手，却被冉刻求一把按住。

就听“嗵”的一声响，那把刀砍在了案板之上，颤颤巍巍地抖动。

那刀却是把菜刀，案板不过是普通的切菜案板。

冉刻求目光从那把菜刀上移，落在方才耍刀那人的脸上，见那人立在灶旁，矮胖的身材只比锅灶高出几分。油光的一张脸好似千层饼糊在了上面，脸上一颗大大的黑痣，可算是那人最英俊的地方。

冉刻求一眼看过去，就知道从未见过此人。

他没有独孤信看人的本事，依他多年看人的经验，感觉这人并非杀手，更像个厨子。

而这个地方，更像是个厨房。

一想到这里距天字狱只有一河之隔，冉刻求暗自想到，难道这里是给牢房犯人和狱卒做饭的地方？

那厨子也在望着冉刻求三人，目光咄咄道：“你们来了？”

“是。”

冉刻求含含糊糊道，才待询问对方的来意，就听那厨子道：“碗儿，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有人粗声粗气道：“都好了。”

随着话音，一人从灶后站起，看符冉刻求三人。

那厨子有些自豪地一指那人道：“我侄女，碗儿。大碗喝酒那个碗，你们都记住了。”

冉刻求等人一头雾水，就听那碗儿吩咐道：“你俩负责装饭菜，你挑着这两个酒桶，你胳膊长，还不过来帮忙！”

冉刻求三人愣在当场，看着发号施令那人，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碗儿个子倒比厨子要高许多，但腰却和酒缸一样，扎着两个大辫子，一张脸涂着的粉比烧饼还要厚，此刻正叉着腰、瞪着眼，见三人不语，骂道：“你三个是吃货吗，还不来干活？”

张三、王五面面相觑，不曾想，怎么来劫狱救人却变成了帮工打杂？

冉刻求感觉这碗儿和穆大人可能是兄妹，都是让人分不清性别。见灶旁准备了饭菜酒水，心中微动，问道：“这是要往哪里送？”

碗儿喝道：“当然是往牢中，不然送去你家吗？”

冉刻求心中一喜，立即意识到什么，向两个兄弟使个眼色道：“还不快来帮忙。”

张三、王五迷迷糊糊，可还是听从冉刻求的吩咐。王五拎起两个酒桶，张三、冉刻求抬着饭菜装车，然后送到了船上。

碗儿大咧咧地上了船自己掌舵，张三自告奋勇地划桨，一行四人向金水河对岸划去。

冉刻求看着奖划动河水，心绪波浪般起伏，一时间想不明白怎么回事。

他听说要去牢中送饭，知道这是营救孙思邈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事情实在蹊跷，怎么会有人找他们过来干活，又怎么偏偏让他们三人去牢中送饭？

那托孩子给他们送信的人是哪个？难道这一切，都是写信那人的安排？

可写信那人为何要救孙思邈？他怎么能把一切安排得丝丝入扣？这人如此诡异，不知是哪个高人？

冉刻求打破头也想不明白，看着后面掌舵的碗儿，怎么看也看不出她像个高人，本想从她口中打探点消息，但闻着她身上有点熏人驱

蚊的劣质花油味道，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

不曾想，碗儿好像想从他口中打探些消息，问道：“你……说你呢……你有老婆了没有？”

冉刻求扭头四望，见到两个兄弟的脑袋就要垂到脚面上，只能接道：“还……还……没有。”

碗儿冷冷笑道：“你还没娶老婆，怎么年纪轻轻的就急着去送死？”

冉刻求心中微凛，感觉这倒像高人说的话。

不想高人只说了这句话后，就默默地掌舱，再无言语。

冉刻求一时间又捉摸不透碗儿的用意，咳嗽一声，试探问道：“姑……娘……”

碗儿看了他一眼，目光在夜色中显得发亮。

冉刻求不敢直视，没话找话道：“姑娘可嫁人了？”一句话问出，他感觉有些唐突，实在是因为和这碗儿没什么共同话语。

没想到碗儿幽幽叹息道：“我这样的人，只怕嫁不出去的。”

冉刻求忙安慰道：“不会的，不会的。姑娘肯定能嫁的出去的。”

碗儿若有深意地看着冉刻求道：“那我嫁不出怎么办？你娶我？”

冉刻求很想抽自己一记耳光，恨自己为何没事找事，见两个兄弟虽在紧张的氛围内还忍不住偷笑，心中叫苦。

就在这时，船身一震，张三低声道：“到岸了。”

众人均是凛然，向岸上望过去，只见有几个兵卫已靠过来，喝问道：“谁？”

张三火爆的性子，转望冉刻求，示意是否现在就动手？冉刻求摇摇头，心道现在就动手，何时能打到头？何况还不知道孙思邈在哪里呢。回望碗儿，知道她定会应对。

碗儿松开了舵，霍然站起身来骂道：“你们几个天天吃我的、喝我的，现在还问我是谁？”她跳下船来，叉着水桶腰，竟对那几个兵卫横眉冷对。

那几个兵卫见状，忙笑道：“原来是碗儿姑娘送饭来了，莫要生气，不过是开个玩笑，何必介意。”

张三早快手快脚地搭了舢板，三人将吃喝的东西搬下船来。

为首的兵卫见了，突然道：“这几位倒面生呀。”

冉刻求三人心中一紧，知道不好。

碗儿回手就推了冉刻求一个踉跄，骂道：“蠢货，还不赶快抬东西上去。以前那几个吃货今天吃坏了肚子，来不了了，临时找几个蠢货帮工。几位军爷，难道不是他们送的东西，你们就吃不下去了？”

为首的兵士似乎也怕了这碗儿的泼辣，忙道：“哪会，碗儿姑娘说笑了，来……来，都送上来吧，兄弟们都在等着。”

冉刻求暗叫侥幸，不想碗儿竟和这些兵士如斯熟络，更奇怪幕后之人究竟何等本事，可以说服碗儿帮他们。他忙和张三、王五把酒食放到车上，推上岸去。

一眼望去，前方黑黝黝的一片屋脊，如怪兽蹲伏，只有正对门处有几点灯火亮着，有几个狱卒懒洋洋地坐着，见车子前来，一窝蜂地扑来，嗅到香气，争抢着好食，哪管冉刻求几人面生不面生。

冉刻求有些出乎意料，转念一想，倒也释然，心想如今邺城实为天下第一城，极为太平，这天字狱只怕犯人也不会太多，因此狱卒也轻松很多，戒备并不严密。再加上他胆大心细，趁热劫牢，只怕斛律明月根本没什么准备，一念及此，倒有些自得。

碗儿先分完狱卒的饭菜，然后推车进入了牢房，一间间地分派犯人的饭食。一路上，冉刻求三人提心吊胆，但仗着碗儿的泼辣，根本无人去留意冉刻求三人。

等到了偏西靠内的牢房处，碗儿干咳一声，冉刻求等人立即打起了精神，见牢房地形居内，有四个狱卒守在门外，戒备比寻常牢狱前要严了一些。

冉刻求一颗心怦怦大跳：暗想，绕了一圈，均是不见孙思邈，难道说他就在这里面？

碗儿依旧上前，笑问道：“几位官爷，这重囚室里面不是空的吗，还守什么？”

一个狱卒摇头道：“不是空的，今天新关进来一个。”

冉刻求几人脸色微变，悄然垂下头来，不想让狱卒看到自己的异样。

碗儿大咧咧道：“我说怎么不见几位官爷出来吃饭，原来是在看人。”

先头说话那狱卒也埋怨道：“谁说不是，好菜都让前面的兔崽子们分了吧？”

碗儿哈哈一笑，从车中下角处取来个篮子，里面装有十数个卤鸡腿，递过去道：“这是我特意给几位军爷留的。”

那几个狱卒大喜，纷纷上前，每人先拿两个鸡腿大嚼。一人含

糊道：“碗儿姑娘真的细心，谁若娶了姑娘……那真是天大的福气。”

旁边那三人起哄道：“你小子还没婆娘，不如娶了碗儿姑娘好了。”

那人差点被鸡骨头噎死，忙道：“我……哪有那么好的福气。”

冉刻求听了好笑，心道这姑娘倒是个异数，大咧咧的连狱卒都怕。但他也是心急火燎，见碗儿还是不紧不慢的，连连使眼神暗示。

碗儿轻声问：“这里面关的是谁呀，害得几位吃不好饭？”

一人应道：“听说姓孙，魏常侍亲自押来的，说是得罪了斛律将军。”

碗儿四周望望，见无人在旁，笑道：“他敢得罪斛律将军，可真是不要命了……”话未落，她突然身形暴起，手掌切在说话那人的脖颈上，那人身形一软，倒了下去。

剩下那三个狱卒还含着鸡腿，见状大奇道：“碗儿……”话未说完，碗儿如前一掌，又切在第二人的脖颈上，击倒那人。

不但狱卒，就算冉刻求三人见到，亦是骇然，从未想到臃肿的碗儿，竟然有如此骇人的身手。

冉刻求心头狂震，暗想，难道那写信之人就是这碗儿？她为何要如此拼命来救孙思邈？

那两个狱卒见状不好，来不及吐掉口中之肉、扔掉鸡腿，才要拔刀，突然身形晃了两下，头晕目眩。碗儿连环两脚将那俩人踢倒在地，低喝道：“换衣，冉刻求和我进去救人！张三、王五在外留意动静！”

她说话时，一伸手就从一个狱卒身上摘下了监牢的钥匙，还顺手扒下那狱卒的衣服丢给冉刻求。

不等冉刻求反应过来，她已经用钥匙开了牢门。

冉刻求等人这才回过神来，暗自惊叹这女子做事果断利落、手狠心细。那四个狱卒倒地，一半是因为被碗儿击倒，但更因为碗儿在鸡腿上下了迷药。

披上衣服，冉刻求和碗儿冲进牢房，张三、王五立即扒了两个狱卒的衣服套在了身上，又将那四个晕过去的狱卒藏在角落里，然后站在牢房前，心脏都在剧烈地跳动，只盼冉刻求、碗儿顺利地救出孙思邈，然后众人浑水摸鱼出了天字狱，从此逃之夭夭。

不想过了片刻，牢狱中还没有动静，前方突然火光闪动，有几人举着火把簇拥一人前来。

有兵卫喊道：“大人前来，还不迎接。”

张三、王五一听，一颗心几乎跳出了胸膛！

第九章
黄雀

冉刻求在劫狱前，几乎觉得必死无疑，从未想到过竟能轻而易举地冲入牢房，不由感慨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若非仗着碗儿姑娘脸皮厚，他冉刻求再胆大心细，也绝不会如此顺利地到了这里。

等入了牢房，举目一望，见十数间铁牢空空荡荡的，冉刻求心头一沉，只以为中了圈套。

就听碗儿低声道：“在里面。”

冉刻求极目一望，才发现最里面的一间铁牢内有人影隐约，老脸不由一热，跟着碗儿冲了过去，正迎上孙思邈诧异的目光。

若说孙思邈也有吃惊的时候，无疑就是在此刻。

见二人冲到铁栏前，孙思邈皱眉道：“冉刻求，你怎么来了？”目光落在碗儿身上，上下打量两眼，有些恍然道，“原来是你。”

冉刻求一呆，问道：“你们认识？”

他做梦也没想到过，孙思邈和这种女人也有一腿，暗自一想，顿时明白究竟。

在他想来，定是孙思邈曾经医治过碗儿，而碗儿这种女子能找个活的男人就肯嫁，更何况碰到孙思邈，自然是痴心一片系在孙思邈身上，为孙思邈不惜一切，不然怎么会冒着砍头的危险来救孙思邈？

他在那胡思乱想，碗儿沉默不语，早用钥匙打开了牢门，钻入

牢中，又要为孙思邈打开锁链脚铐。孙思邈略为避让，说道：“且慢……”

碗儿一怔，冉刻求急了，叫道：“孙先生，感谢的话留着出去再说，如今事态紧迫，先放开你再说。”

孙思邈皱了下眉头，突然道：“我不走。”

碗儿持钥匙的手一抖，冉刻求的下巴几乎砸到脚面，二人齐望孙思邈，失声道：“你不走？”

孙思邈认真点头道：“我自甘束手，本有目的，不达目的，怎能就此离开？这次若是离开，只怕以后就更难做了。”

冉刻求劫狱前曾想了千般困难，却从未想到牢中之人根本不想被他救，眼珠转了几下，分析道：“得了吧，孙先生，我知道你是高人，这次被我们来救，感觉跌了面子。算了，这件事，我保证不说出去就是。”

伸手去拉孙思邈，向碗儿使着眼色。碗儿本是大咧咧的举止，这刻却又闷不作声，手指轻动，已为孙思邈打开手铐脚镣。

孙思邈较叹一声，突然道：“这外边戒备森严，你们又是怎么进来的？”

冉刻求见孙思邈有些松动的意思，喜道：“其实也没有那么严。当然了，也不是轻易能混得进来的，还得靠我……和碗儿联手才能进来。”

孙思邈目光困惑，还待再说什么，就听到外面的牢门咣铛一声打开，张三扯着嗓子公鸭一样地道：“穆大人驾到！”

话音未落，脚步沓沓，就见牢门口处几人走了进来，为首那人赫然就是穆提婆。

穆提婆带了几个兵卫在身边，后面又跟着张三和王五。

冉刻求心头一沉，暗自叫苦，不想这不男不女的在这关键的时候出现。

杀出去，还是先擒住穆大人做人质？

冉刻求脑海中瞬间闪过这两个念头，回望过去，低声道：“怎么办？孙先生，你一定要出手了。”

孙思邈虽不想走，但他冉刻求可不想被关在牢中，若被穆提婆发现问题，将牢门一关，那他们天大的本事也难以逃脱。

幸好张三、王五跟在穆提婆的身后，好似未被穆提婆发现问题，可断穆提婆的后路。

张三、王五额头满是汗水，紧跟在众人的最后，频频和冉刻求

交换着目光，询问冉刻求的打算。

冉刻求迅速盘算双方的实力，感觉若孙思邈出手，他们还可过了这一关，毕竟孙思邈长街伏牛、从兰陵王刀下救了孩童两事都显得武功极高。

可关键是，孙思邈似乎根本没有出手的打算！

脚步声踢踏，穆提婆走得虽慢，终究还是到了铁牢近前。

这时候，冉刻求人在牢外，只是上半身穿着狱卒的衣服，不伦不类。碗儿人在牢内，来不及退出，虽早悄然将钥匙藏在身后，但牢门大开，孙思邈的手铐脚链都是松松散散，一看就知道大有问题。

更何况，穆提婆是认识冉刻求的！

灯火闪烁下，穆提婆的脸上更有分胭脂般的艳。

他不看冉刻求和碗儿，亦像没有看到牢中的异样，只是凝望着孙思邈。孙思邈亦在看着穆提婆，微微一笑道："不想祖侍中才去，穆大人又来，看来孙某真的给几位大人添麻烦了。"

穆提婆幽幽一叹，突然摆手道："来人，给孙先生解开镣铐。"

冉刻求一怔，碗儿不知所措，张三、王五更是摸不到头脑。

原来方才穆提婆前来，张三、王五已暗中盘算，若是被穆提婆看出问题，定要拼死抵抗，守住牢门，等冉刻求救出孙思邈再说。不想穆大人似有心事，竟对他们根本没有在意，只要他们打开牢门。进了牢房后，张三、王五又想要断穆提婆等人的后路，暗想难免一番血战，哪里想到穆提婆竟是来释放孙思邈的？

冉刻求心机最快，忙从碗儿手上抢过钥匙，装模作样地去开孙思邈的镣铐。

这掩耳盗铃之举着实有些好笑，穆提婆视而不见。

等见孙思邈完全去了镣铐，穆提婆才道："孙先生，你走吧，我已吩咐这里的狱卒，不会拦截先生。"

孙思邈皱了下眉头道："穆大人此举，实在让在下感激，可斛律将军那面……"

穆提婆一扬眉，脸上带分忿然之意，"白日时，斛律明月将先生下狱，奴家就愤愤不平，但争他不过，因此立即去宫中后禀皇上。皇上听先生被下狱，也是诧异，说先生这样的人若没确凿过错，平白下狱，岂不显得大齐赏罚不明？因此皇上下旨，让放了先生。先生不用怕，尽管走就好，斛律将军那面，自然有奴家去说。"

他说到这里，神色激动，却自有一番动人的慷慨之意。

一摆手，身边有兵士送来个包裹，正是孙思邈留在宫中那个，

穆提婆道："孙先生，这是你的包裹，我给你拿回来了。"

冉刻求一旁看了，呆了一呆，不想穆提婆竟是这种人物。就算那碗儿，都是目光诧异地看着穆提婆，像被他的执著所动。

见孙思邈立在牢中，并无稍动，穆提婆跺脚道："先生怎还不走，莫不是怀疑奴家的诚意？"

孙思邈看了穆提婆良久，这才深施一礼道："谢过穆大人。此次恩情，不知何时能报。"

穆提婆微有喜悦，兰花指再次翘起，一指孙思邈道："看先生你说的，你救了我的义妹，又让皇上开心，这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做这点小事，何足挂齿？你若是把我当朋友，就莫要说这些客气话。"

冉刻求见穆提婆言语嫣嫣，灯光下竟是一派妩媚神色，不由心中发毛，暗想这穆提婆不是看上了孙思邈吧？那他倒和碗儿有得一拼。

孙思邈真诚道："我一直把穆大人当作朋友看待，既然大人说无甚问题，那我先行告辞。"

他终于走出牢笼，向牢外走去。将到牢门前，穆提婆突道："先生……"

"穆大人有事？"孙思邈止步，回头望去。

穆提婆神色复杂，见人多眼杂，欲言又止，有些烦躁道："你们都出去，奴家想问先生件事情。"

跟着穆提婆的几个手下立即出了牢中，冉刻求总是不放心穆提婆，只怕他用计，让兵卫在外扼住要道，慌忙也跟了出去。

张三、王五和碗儿像是一样的心思，立即出了牢门。毕竟在他们心目中，孙思邈无论如何都可应付穆提婆的。

牢门合上，穆提婆望着孙思邈，目光中突透露分哀怨，柔声道："孙先生，奴家问你一件事情，你可一定要问答。其实，这件事奴家也是替别人问的……"

孙思邈道："我若知情，定会回答。"

虽在牢中，静寂再无外人，穆提婆竟好像还不放心，四下望了眼，以极低的声音道："你是不是认识岭南的冼夫人？你这次来……是不是要找兰陵王？"

牢外繁星点点，一眨一眨地如烦琐的心思。

冉刻求一出牢外，深吸一口气，只感觉空气极为清新美好。

穆大人的手下出了牢房，只是闲散地站着，视冉刻求等人为空气，而牢狱别处的狱卒竟也没什么惊扰，好似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冉刻求等人见这种情况，暗自都舒了口气。

这次众人劫牢，都有些赴死的决心，哪逛想到会有这种结局？

见碗儿立在一棵大树底下沉默无言，冉刻求倒对她的身份起了兴趣，悄然过去道：“碗儿……姑娘，你也认识孙先生？”暗想她为情人搏命，倒也起了几分尊敬。

碗儿斜瞥着冉刻求，冷漠道：“废话。我不但认识他，还认识你哩。”

冉刻求被她身上的花油味道熏得头痛，见她目光晶亮，倒和涂着厚粉的脸有些不搭，不及多想什么，只怕这碗儿移情别恋看上了自己，忙道：“我怎么比得上孙先生呢？”

碗儿道：“你倒是有自知之明。”

冉刻求谦虚一句，不想别人当了真，心中很不是味道，还待再说什么，就听牢门响动，才记得未脱离险境，忙问头望去，见到孙思邈当先走出了房门，少有地皱着眉头，见冉刻求几人望过来，有询问之意，只是点点头道：“我们走。”穆提婆也跟随出了牢房，道：“孙先生，你……一切珍重。”

孙思邈回身抱拳施礼，转身离去。

冉刻求一肚子困惑，见穆提婆情深款款的样子，心中纳闷。等离开了天字狱，上了船后，终于忍不住道：“孙先生，你和那个……不男不女的……”见孙思邈望过来，目光中带分责备，他忙改门道，“你和穆大人在牢中说了什么？”

斜睨碗儿，见她也侧耳倾听的样子，更加印证了自己的推断，为孙思邈惋惜，不懂怎么喜欢孙思邈的人都显得那么另类？

孙思邈并不回话，只是皱眉思索，喃喃道：“他的用意只怕没有那么简单。”

冉刻求只以为孙思邈在说穆提婆，暗想这有什么不简中的，一个女人喜欢上个男人，天王老子都敢得罪，只是不想男人喜欢上男人也是这么痴情。

河面不宽，船儿很快就靠了岸。

众人都是舒了口气，张三道：“下一步怎么办？”

“我们先出城。不过出城之前，要和我叔叔先联系上。”碗儿立即道。

王五道：“不错，联系他后，马上出城。”他为人沉稳，早看出这次劫狱是那厨子和碗儿一手策划，虽说眼下穆提婆放众人离去，但事后斛律明月若追究起来，只怕那厨子脱不了干系。

孙思邈还在思索中，跳下岸来，望着前方的木棚道：“你怎么会来救我？”

冉刻求立刻挺直了腰板，大义凛然道：“孙先生，小子感觉斛律明月这次做的大错特错，又敬你高义，感觉你这样的人若呆在牢中，实在没有天理，这才想无论如何也要救你，方不负天下这个义字。”

他说得慷慨激昂，自己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孙思邈望着前方道：“你不该救我的。”

冉刻求一怔，不待多说什么，就听到前方暗处传来一声冷笑。

那冷笑声十分低沉，但却异常清晰地传到他们的耳边，众人一闻那笑声，不知为何，只感觉一颗心仿佛都凝了冰，一直沉了下去。

笑声还激荡在半空，就听前方有人道：“他的确不该救你的。”那声音低沉暗哑，但威严无限，其中又带着无尽的落寞孤独之意。

张三性子最急，手腕一翻，一把匕首已亮在手上，前冲两步，喝道：“是谁，滚出来！”

孙思邈脸色一变，喊道：“小心。”

他话未出口，空中就见一道暗影飞来，竟如墨蓝夜中划过了一道黑色的闪电。

张三大叫一声，竟被那黑色的闪电击得飞起数丈，“嗵”的一声响，凌空钉在了树上。

这时半空才有“嗤”的一声响，如西风撕裂；“嗡”的一声响，弓弦发出琴鸣之声；“铛”的一声响，张三手上的匕首方才落在地上。

众人大骇，除孙思邈外，都是不由自主地退后一步，这才发现张三是被一箭射中。

原来，刚才有人射出了一箭——箭如闪电。

闪电也不如这一箭的凌厉威严。

究竟是谁，可发出如此惊心夺魄的一箭？

众人再望前方暗处，眼中都露出惊怖畏惧之意。

一箭射出后，再无箭、无笑、也无言，只余那一箭的残念余声还回荡在众人的脑海之中。

孙思邈望着暗处，那一双明亮的眼突然带分沧桑凝重的庄严。

这时，张三发出一声闷哼，疼得脸色发白。那一箭并未要了他的命，只是射中他的肩胛，将他活生生地钉在树上。但这一箭的痛苦，实在比要他命还要难受。

孙思邈闻声，竟不顾前方杀机重重，突然闪身到了张三的身

边，捡起他掉在地上的匕首。手一挥，先削断了箭头，再一挥，又削去了箭簇，然后一手扶住张三，一手抵在张三肩胛露出的那一分箭杆处，脸上雾气一现。

张三又是哼了一声，疼的五官移位，鲜血从肩头淋淋而下，可那入体的箭杆已被孙思邈逼出了体外，掉了出来。

孙思邈撕裂外衣，眨眼的工夫，就将那伤口包扎稳当，这才叹口气，缓缓地站了起来。

他救人的手法简单有效，但那片刻的工夫，冉刻求一颗心几乎都要蹦了出来。他虽也关心张三，但更知道暗夜中，还有个夺命阎王随时会射出冷箭，这时候孙思邈如此做，几乎是将性命交在了对方的手上。

可黑夜中始终没有第二箭射出，他为何会错过这出手的最好机会？冉刻求想不明白。

孙思邈上前两步，站在所有人的最前，望着暗处，终于开口道："秦月汉关乱烽烟，定军枪出定江山；河西江表英雄业，问鼎箭前泪不干。三十年来，这几句话流传到大江南北。在下虽也早闻斛律将军枪箭双绝，以定军枪、问鼎箭笑傲天下，让英雄俯首，但今日得见，才发现果然名不虚传。"

碗儿脸上涂着厚厚的粉让人看不清表情，闻言眼中却露出惊凛之意。

冉刻求更是心如雷击，望着黑夜又退一步，嗄声道："斛……斛律明月？"

他显然做梦也没有想到，虽逃出天字狱，却还是逃不了斛律明月的算计。斛律明月竟会来此，而且正在等着他们。

那木棚一下子就像燃了起来，亮了金水河面。

仔细一看，才知道非木棚燃起，而是许多火把瞬间燃起，每支火把均是握在一名铁盔铁甲的军士手上，一眼望去，手持火把的兵士几乎如天上繁星乱闪。

只有星光闪烁，那些人却无半分声息发出。

众人靠岸时，甚至连岸边虫鸣之声都听得见，只以为岸上无人，哪想到竟有这多人手埋伏。

见所有黑甲军士虽如石雕木刻，但随时都会发出惊人的攻击，众人骇然之际，忍不住叹服。暗想，早闻斛律明月治军严谨，所率齐国铁军纵横疆场三十余年不败，今日一见，才知传言非虚。

灯火最前面有人持弓而立，身形如山如岳，压迫得众人几乎不能呼吸，正是大齐第一将军斛律明月！

斛律明月背负箭壶，箭壶中插着几枝羽箭斜探出肩头。他见孙思邈在前，沉声道：“孙思邈，你可知越狱逃窜是什么罪名？”

面对天下第一名将的威势，只怕周国名将韦孝宽亦是忐忑难安，孙思邈还能神色不改，轻声道：“斛律将军错了。”

一言落地，河水流淌的声音都听得见。

众人几乎不信自己的耳朵，更不信孙思邈敢一出口就说斛律明月错了。

在大齐，昌国侯、穆提婆甚至陆令萱等人对斛律明月都是恭敬听顺，孙思邈天作的胆子，敢说斛律明月错了？

斛律明月并不恼怒，亦不屑恼怒，只是盯着孙思邈道：“本将军错在何处？”

孙思邈道：“在下出了天字狱，并非越狱，而是穆大人向贵国天子请旨，这才放出了在下。斛律将军若不信，大可向贵国天子询问，可知真假。斛律将军安在下个越狱的罪名，甚至不听天子旨意，可是想把自己凌驾在齐国天子之上吗？”

斛律明月目光中厉芒一闪，众人见了，就感觉一箭射来，心头抽紧。

良久，斛律明月才道：“本将军只是问你是否知道越狱的罪名，何时说过你越狱了？”

“原来将军没错，是在下错了。既然如此，将军想必不会挡在下离去了？”孙思邈微微一笑，也不分辩。

斛律明月淡淡道：“当然不会，你要走尽管走。既然有天子的旨意，邺城官兵、齐国上下就绝不会对你有丝毫留难！”

他说得言辞灼灼，提及天子两字时，口气中满是尊崇之意，无一人会怀疑他对齐国的忠心。

冉刻求喜从天降，虽愤然斛律明月重创张三，但相对能安然离去，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他知道斛律明月一言九鼎，说过的话绝不会不算，低声道：“先生，那我们走吧。”

孙思邈未动，急得冉刻求几乎跺脚，不知道他这刻是不是又犯了牢中的毛病，有机会走竟还摆摆架子。

碗儿一直沉默无言，眼神在孙思邈和斛律明月身上游走，惊骇之意更浓。

她显然比冉刻求想得更多，也看出了冉刻求看不到的危机。

那孙思邈呢？他是否看到？

孙思邈默然良久，这才缓慢道：“我要走尽可以走了？”见难言

的肃杀下，金水河都像燃了起来的样子，孙思邈道，“那他们几个呢？”

火把下，斛律明月山岳般的影子颤颤而动，说出的话却如板上钉钉，“你孙思邈并没有越狱，可他们却有劫狱的罪名。国有国法，法不可废，因此……你可以走，他们却是砍头的罪名！”

冉刻求和王五骇然变色，这才明白孙思邈和斛律明月对答的言下之意。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逃出天字狱后，危机没有结束，反倒刚刚开始。

如此说来，孙思邈说得没错，他们劫狱真的反倒错了。

孙思邈沉默许久，轻轻叹口气道：“斛律将军当初将我下狱之时，并未为难，其实是在我的意料之中。”

斛律明月若有所思道：“你早知道本将军不会杀你？”

孙思邈笑笑，笑容中满是敬重之意，“在下只知道，若只凭一个怀疑就杀了在下的话，斛律明月就绝非斛律明月！”

斛律明月沉默下来，手中长弓有弓弦声轻吟。

只凭怀疑就出手，绝非强者所为，斛律明月既是天下第一将军，当然不会只凭怀疑就杀人。

孙思邈又道：“斛律将军囚禁在下，无非是想看看在下是否如将军所想而来，又想看看在下是否有同党不知轻重地扑来救我。”

冉刻求听了，又羞又凛，暗想怪不得自己和碗儿能轻易进入囚牢救人，原来早在人家的算计之内。

顿了片刻，孙思邈轻声道：“可天底下并非所有人都有斛律将军的心思，冉刻求等人本是义气汉子，不解斛律将军所为，难免一时冲动、鲁莽行事。但天下有谁没有鲁莽之时，只怕将军年少时，也是在所难免吧？”

“那你呢？有没有鲁莽的时候？”斛律明月突问。

这寻常的一句话就如一支箭射了出来，击在孙思邈的身上。孙思邈眼中突现痛苦之意，可那痛苦之意转瞬被脸上迷雾遮掩入了骨。

斛律明月似是随意一句，也不想等下文，抬头看天，似在想着什么。

孙思邈终道：“法理不外乎人情。冉刻求等人做事虽错，但终究未造成大错。将军要罚，本是法理之中，但还请将军考虑他们莽撞无知，给他们个悔过的机会。”

斛律明月冷哼一声道：“事情真如你说的那么简单？”

孙思邈求情时，冉刻求心中惴惴，虽有不平，但知事关重大，为了兄弟，还能忍气吞声。张三被一箭射得伤重，反倒被激出一腔火

气，怒声叫道：“斛律明月，那你说有什么复杂的地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要杀我，尽管动手罢了，何必找些云里雾里的借口。”

斛律明月看也不看张三，轻淡道：“你等勾结反叛慕容晚晴，这也是云里雾里的借口吗？”

张三一怔，他听过冉刻求提及慕容晚晴一事，但不知斛律明月这刻提出有何根据？

冉刻求却是心头狂震，不知斛律明月如何知道此事，还嘴硬道：“慕容晚晴是谁？”心道，你若是说我那个假表妹，反正她眼下不在这里，我给你死不认账好了。但心中奇怪，不知道斛律明月何时知道他们和慕容晚晴有过关系？

斛律明月目光如电，从众人身上闪过，淡淡道：“她就在你身边，你如何不认得？”

冉刻求心头狂震，被斛律明月一语提醒，想到什么，扭头望向那碗儿，一脸难以置信之意。

碗儿自斛律明月出现后，一直沉默无言，极为畏惧，这刻终于按捺不住冲上前一步，嘶声道：“斛律明月，你究竟把我叔叔如何了？”她本来声音粗犷，大咧咧地像个村姑，这刻真情流露，虽声音嘶哑，但还难掩本来的清冷幽婉。

冉刻求一听那声音，心头颤动，顿感大事不妙。

斛律明月目光森冷，盯在碗儿身上，清晰道：“慕容晚晴，你说呢？”

一言落地，火把噼啪响动，可熊熊火光也难暖空气中的冷。

众人均望着碗儿，这下，就算王五、张三都已明白，原来碗儿就是慕容晚晴！

冉刻求恨不得给自己一记耳光，暗骂自己蠢笨，为何没有早想到这点？

除了慕容晚晴，又有哪个会提早知道他有劫牢的打算，派那癞痢头来找他？除了慕容晚晴，又会有哪个肯冒生命危险陪他来劫牢？怪不得碗儿见孙思邈的时候，孙思邈好像认得碗儿，原来孙思邈早知道碗儿就是慕容晚晴。

慕容晚晴当初在冉刻求面前故意说不救孙思邈，但她显然知道，这是她复仇的良机，救下孙思邈，她才有和斛律明月对抗的机会，因此假意离去，却是安排接下来的劫牢行动。

但慕容晚晴显然也没有料到，斛律明月不过是做局等人入彀。

可慕容晚晴易容精妙，扮个村姑般的女子，惟妙惟肖，斛律明月又如何看得出来？一想到这里，冉刻求大为困惑。

慕容晚晴紧握双拳，虽是畏惧斛律明月的威严，还能昂首道：“斛律明月，你如何知道我的底细？”

斛律明月道：“你和慕容夺帅等人也不算笨，倒知道小隐于野、中隐于市的道理，因此一直未远逃，而是留在邺城，混迹市井，等待复仇的机会。你们谋得天字狱旁做厨的差事，更是胆大心细。可你们从未想过，早在数月前，本将军就已知道你们的行踪。”

火光下，慕容晚晴脸色惨白，嗄声道：“那你为何……”说到这里时，她双眸红赤，竟说不下去，显然明白斛律明月为何不提早动手的用意。

就算冉刻求都已了然，不由暗自心寒。他心道，斛律明月老辣非常，虽早知慕容氏余孽的藏身所在，却不着急动手，显然有不屑，也有放长线钓大鱼的打算。

慕容氏灾难再至，斛律明月就算将在邺城的慕容氏连根拔起也无大用，因此一直隐而不动。斛律明月知道，慕容氏若要举动，多半会联系仇恨齐国的反叛，到时机成熟时，斛律明月再下手将叛逆一网打尽，显然更见成效。

怪不得前几日慕容夺帅等人才出手，就被兰陵王尽数斩杀在长街之上。怪不得冉刻求等人才去劫牢，就有兵士埋伏在木棚附近等他们回转。原来，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在斛律明月的监视之下。

慕容夺帅等人显然等不及去找外援，倒让斛律明月的心思用在空处。但偏偏慕容晚晴竟盯上了孙思邈，冉刻求又自以为得计地掺和进来，可说是冥冥中自有天意。这下冉刻求终于醒悟过来，今日之事，任凭孙思邈有说破天的本事也绝难善了！

或许孙思邈有本事可逃，可在场其余众人，又有哪个能逃过斛律明月的问鼎箭？

想到在仙都殿时，斛律明月显然已知道慕容晚晴的底细，竟能不动声色，冉刻求更骇然斛律明月的心机之深，再看孙思邈时，目光中透漏出绝望之意。

孙思邈竟还能从容自若，好像根本没有那些复杂的心思，缓慢道：“斛律将军还记得慕容绍宗否？”

冉刻求一怔，不明白孙思邈这刻怎会还有这般闲情。但见到孙思邈提及慕容绍宗时，慕容晚晴神色更悲，斛律明月山岳般的身躯也似震了下，却抬头望天并未言语。

孙思邈一直望着斛律明月，见状道：“想慕容绍宗本鲜卑慕容氏，亦是前燕太原王慕容恪之后，心怀大志。当年慕容绍宗曾和神武帝共事尔朱荣，曾数次在尔朱荣面前压制神武帝夺取天下之愿，神武帝几乎因此丧命。但神武帝创齐国时，不以为忤，反倒和慕容绍宗推心置

腹，信任有加。自此后，慕容绍宗或心有复国之意，但此生对神武帝忠心耿耿，再无反叛之心，反倒为大齐立国立下汗马功劳。”

冉刻求心中微动，暗想这慕容绍宗莫非和慕容晚晴他们有关系吗？

孙思邈见斛律明月仍不言语，继续道：“想斛律将军身为齐国开国之匝，对慕容绍宗之事并不陌生，在下这般说，倒是多此一举。”顿了片刻，他提高声调道，“慕容绍宗死后，朝廷念其劳苦功高，赠使持节、尚书令。但其子慕容十肃因父功而傲，竟蓦地造反，引发杀身之祸，自此慕容氏和高家又是如同水火势不两立。而如今慕容绍宗后人慕容夺帅行刺一事，很难说是燕、齐相争，更像是彼此间斗的一口无谓之气。”

冉刻求这才明白慕容氏和齐国恩怨所在，望着慕容晚晴孤零零的身影，心中有股悲凉之意。

“想斛律将军身为齐国定海神针，万民敬仰……而慕容氏早已衰落，无力反抗。”孙思邈上前一步，诚挚道，“斛律将军为何不效法神武帝对慕容绍宗之举，宽恕为道，化解了这段恩怨？”

斛律明月哼了一声道：“本将军何德何能，可效法高祖之举？”

慕容晚晴闻言，再也按捺不住，叱道：“那好，斛律明月，今日你我就一决生死，无关他人。”说罢就要纵身上前。

冉刻求一把抓住慕容晚晴，叫道：“斛律将军，我本敬你英雄无双，不曾想你这点气量都没有。我和慕容晚晴一起劫狱又如何，大不了你将我们两个都杀了。”他本敬仰斛律明月为人，但见斛律明月抓孙思邈在先，伤张三在后，如今又对一弱女子咄咄相逼，头脑发热，冉也想不了许多，挺身而出。

王五一旁沉声道：“是三人。”

张三高喝道：“是四个！”他挣扎着站起，走到三人身边，并肩而立。这四人均知，就算合四人之力，也难敌斛律明月一箭，但风萧萧下，争一时之气，全不将生死放在心上。

孙思邈皱下眉头，不待多言，斛律明月突然道：“孙思邈，我知你今日费尽唇舌，无非是想为他们脱罪罢了。只可惜这几人自以为好汉，却根本不知你的苦心所在。”

冉刻求一怔，本想说救人帮人难道还错了。但知道此刻说出，难免有施恩望报之嫌，一咬牙，挺胸并不多言。

孙思邈轻叹一口气，望着身后的冉刻求四人道：“你等实在无知之极，斛律将军若真的要杀你等，何必等到此刻？斛律将军，你说是不是？”

斛律明月沉默许久，突然道：“但错就错了，总得有人担当。孙

思邈，你说是不是？”

“不知将军想让在下如何担当？”

孙思邈说得平静，但一言说出，无疑将所有的事情都扛在了肩头。

冉刻求一听，内心陡然激荡，本想还充好汉，但哽咽在喉竟不能言。慕容晚晴望着孙思邈晚风中显得孤独的背影，目光极为复杂。

斛律明月闻言，霍然望向孙思邈，目光如箭，一字字道：“你真想一人担当他们的罪名？你可担得下？”他迈前一步，虽未挽弓，但气势全出，压迫得众人呼吸艰难。

孙思邈缓缓地吸气，缓慢地吐气，笑容中也带分苦涩道：“那要看将军要给在下什么重担？”

斛律明月眼中战意陡燃，“孙思邈，十三年前，都说你圣手灵心，那时说的是你医术高绝，但在本将军看来，十三年后的你，武功只怕还在医术之上。”

孙思邈道：“将军过奖。将军今日咄咄逼人，定要把在下再网进来，莫非想看在下的武功？”他早猜到，斛律明月前来，还是不放心他孙思邈。区区冉刻求、慕容晚晴四人，何必斛律明月出手？

本来他可以借圣旨之名一走了之，斛律明月绝拿他无可奈何，但他如何能够？

斛律明月目光闪动，凝声道：“皇上有旨放你，本将军本不能对你出手。但如今是你自取担当，皇上若知，只怕也怪不了本将军。”

孙思邈道：“那是自然。将军做事，岂不向来滴水不露。”他本态度平和，这刻言辞却有些尖刻之意。

斛律明月眼睛眯起，道：“我知你也是心有不忿，如此动手，对你实在不公。好，我给你个机会，张二已领一箭，可恕劫狱罪过。你要为其余三人担责，那无论这三人罪名轻重，你就受本将军三箭，你看如何？”

他轻描淡写说出决定，看似宽容，众人脸色均变，就算那些持火把的军士闻言，看孙思邈时也都如看死人一般。

斛律明月以定军枪、问鼎箭雄霸天下，箭法之高，天下已不做第二人想。他出枪可定天下，但出箭就能定人生死，方才张三重创，并非斛律明月箭法不精，而是不想张三死罢了。如今斛律明月让孙思邈来挡三箭，甚至因此可赦免叛逆慕容晚晴，看似让孙思邈占了便宜，实则将孙思邈当作极强的对手。

当年齐、周决战洛阳，大周名将韦孝宽手下第一猛将王雄纵横沙场，斩齐将无数，对阵斛律明月时，斛律明月只用了一箭。

只不过一箭——就射杀了大周第一猛将王雄。

如今斛律明月却要射孙思邈三箭，孙思邈如何可挡？

慕容晚晴脸色改变，嘴唇微动，要说什么，终究深深地望了斛律明月一眼，并无言语。而斛律明月却是看也没看她一眼，显然在斛律明月心中，试探孙思邈的底细远远比铲除慕容氏残余的叛逆要重要得多。

众人明白这点，心中不由奇怪，不解斛律明月为何对孙思邈如此重视？众人心境复杂，均望向金水河旁那沉静的身影，只见到那身形微微一闪，已离开冉刻求等人数丈。那张本是一直笑容淡淡的脸上又闪过一抹流水无痕般的沧桑。

晚风更冷，金水河寒。孙思邈垂手立在堤岸旁边，平静得如河水流淌，张口只说了两个字。

“好。请！”

刺心

第十章
三箭

冉刻求虽立志想做天下第一富豪，但亦想当个英雄。

男儿在世，有谁不曾想做个无敌天下的英雄？

他曾幻想过太多英雄事迹，但从未想过有这样一种英雄豪迈——平淡若水。

孙思邈无壮语激言、无豪气干云，有的只是从容和担当——面对天下第一高手的从容，锐身赴难的一种担当。

就连河边齐国的兵将均是露出钦佩之意，慕容晚晴更是几欲张口，虽让人看不到表情，但眼眸中有含义千万。

冉刻求瞥见，只觉得这女子性格倔强，可能不想让孙思邈代她挡上一箭，但终究逃不过对生的渴望，因此还是放弃了傲气。他冉刻求何尝不是如此？

一念及此，心中多少有些惭愧，冉刻求暗中祷告：“十殿菩萨、九天佛祖，我本是从来不信你们的，今日却虔诚向你们许愿，你等若真的有灵，今日保佑孙先生逃过斛律明月的三箭，我日后若是真成了天下第一富豪，定捐出一成财富广修庙宇，普度天下。”

想想又觉得脸红，暗想孙思邈都在为他赌命，他这样好像吝啬了点，咬牙喃喃道：“两成好了。”

他临时抱佛脚，似是真心盼望孙思邈能够渡过难关，倒有些度

人度己的菩萨心肠。

孙思邈立在河堤之畔、垂柳之旁，听晚风送冷，双眸一霎不变地望着斛律明月。

他纵有神秘的来历，伏牛的身手，甚至可起死回生，但在天下第一名将斛律明月面前还是丝毫不敢大意。

斛律明月却并不着急挽弓。见孙思邈决意接招之时，他眼中就闪过分古怪——像有些意外，又像是有些了然。

斛律明月左手持弓，右手轻抚弓身雕琢，忽然道："你可知道，这三十余年，有多少人死在我的问鼎箭下？"

不等孙思邈回答，也知道孙思邈无从回答，斛律明月继续道："我十七岁从军，就以箭落雕，被人称为落雕提督。自此后再不射雕，射的均是犯我国境的虎豹豺狼之辈。"

那一刻，他神色坚决，语气凝冷，任凭谁听了都明白他的决心。

有斛律明月在，犯齐者必诛！

他执意留难孙思邈，一定要孙思邈接他三箭，难道说他一直觉得孙思邈终究要对齐国不利？

"平阳一战，我射死周国大将达奚的先锋勇将尉迟临风，让达奚不战而退。河清三年（564年），齐周决战洛阳，周国权臣宇文护几乎倾全国之兵来战，我又亲手射死周国第一猛将王雄，让宇文护闻风而逃。天统三年（567年），周国双雄宇文杰、梁景兴不服我名，带周兵十万阵前搦战，点名让我出战，我当场一箭射死梁景兴，宇文杰不敢出战，竟随即败走。"

他说起陈年往事虽是平淡冷静，但其中蕴含的杀机沉沉，让冉刻求、王五等人大汗淋漓。

慕容晚晴更是神色激荡，纤手握紧，隐现苍白。

听斛律明月又道："之后，我带三千铁骑追击周军八百里，刺杀宇文杰于枪下。后来周国第一名将韦孝宽忍无可忍，和我决战汾水，我派人百般辱骂，连续射杀他手下一十三员猛将，他贪生怕死，终究不敢和我一见。"

夜色中，孙思邈衣袂飘扬，似也被斛律明月往日豪情所激，心弦震动。

他当然知道斛律明月说这些旧事绝非炫耀，而是攻心。

这疆场上常胜的将军凭的绝非只是勇夫之力。

下者攻伐，上者攻心！

可就算他知道斛律明月用的是攻心之法，也难免被如烟往事吸引。

轻叹一声，斛律明月望向天空，天空有月，月正明，“我从军三十多年来，箭下从不杀无名之辈，每杀一人，就要在弓上刻道痕迹，到如今，已有一百三十九道。”

众人忍不住向斛律明月的弓上望去，但黑黝黝看不真切。正心情激荡间，就听斛律明月道：“孙思邈，不知你今日会不会给这弓上再加一道伤痕？”

他回光一闪，未等盯在孙思邈身上，就喝了一声。

“着！”

那一声断喝，就如夜空一个霹雳，震得河水几欲倒流。

冉刻求等人耳鼓嗡鸣、心弦绷紧，被那声大喝惊得目瞪口呆，动弹不得。

未听弓弦响动时，弓弦急颤，弦上已有道黑色闪电击出，直奔孙思邈。众人目光虽都落在斛律明月身上，但竟没有见到他挽弓搭箭！

那一箭之威几乎让鬼神失色，取的却是孙思邈的大腿。

孙思邈虽全力戒备，但也没想到斛律明月出箭如此突然，角度如斯刁钻，但他早在斛律明月大喝之前就似已有警觉，蓦地腾空而起，身形一闪，竟窜到身旁柳树之后。

羽箭落空，整枝射入土中，不见踪影，可见箭矢的凌厉。

孙思邈方才闪身到了河堤柳旁，看似不想连累无辜，原来是早想定了躲避斛律明月问鼎箭的策略。

这一射一躲简直是妙绝天成，如同事先配合一般。

慕容晚晴见了，心中骇然孙思邈竟有如此妙绝的身法，目光一直随着孙思邈的身形转动。

冉刻求见了，血脉贲张，若非方才被斛律明月一声大喝震得耳聋眼花，心跳怦怦，就要喝出好来……

可他转瞬脸色大变，一颗心几乎停止了跳动。

孙思邈躲到树后，当然是考虑到斛律明月箭法天下第一，利箭如电，若是连环三箭，恐怕大罗神仙都是无法躲避。可他若躲在树后断斛律明月箭势，分别躲开斛律明月三箭自然容易很多。

可这也在斛律明月算计之中！

孙思邈身形才入树影，斛律明月暴喝声中未见挽弓作势，就见他肩后又莫名地少了一枝羽箭。

羽箭如有神通，略一盘旋，就从弓弦上惊艳地击出，竟洞穿了柳树。

而孙思邈正在树后。

冉刻求眼前一黑，甚至想到孙思邈被利箭射穿的情形。

谁都知道斛律明月箭法高绝，要避开他三箭好似登天，但谁都没想到，他箭法通灵，几乎可说是到了神挡杀神、魔挡杀魔的境界。

神佛在天，也不敢正撄问鼎箭锋锐，柳树在前，也一样会被问鼎箭击穿。

孙思邈若仗柳树躲避，无疑将自身置于死地。

弓弦震颤急如暴雨，暴雨之中陡然有凤鸣清越。

晚风中，就见柳树枝条激荡。在刹那生死间，孙思邈突然探手抓住了柳枝，竟借柳枝弹力一荡，凌空而起。

冉刻求见了，惊诧莫名，实在难信天地间还有人有着比灵猿还矫健的身手。

夜色沉沉，压不住孙思邈的身形，夜幕清冷，其间隐约见到有鲜血潋滟洒落。

孙思邈还是中了箭！

这不过是斛律明月射出的第二箭！

孙思邈看起来已用尽全力，却把自己陷入真正的死地当中，他人在空中，再无屏蔽可躲。

斛律明月十七岁时就曾射落过空中巨雕。孙思邈人在空中，就算有雕儿的双翅，看起来也绝躲不开斛律明月的落雕之箭。

冉刻求的一颗心坠入了深渊，王五、张三更是脸灰如死，慕容晚晴双手握拳，周身颤抖，嘴唇动了下，看似就要喊什么……

就在这时，孙思邈已被柳条弹到最高之处，身形奇异般一转，在空中竟向斛律明月冲来！

所有的兵将均是睁大了眼，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此时此刻，孙思邈最好的逃命方法就是窜得越远越好，可他竟然拉近和斛律明月的距离。

难道他自知终究无法躲避斛律明月的最后一箭，反求死个痛快？

就算斛律明月，目光中都掠过分诧异，眯缝起双眼，肩头羽箭又是一跳，已落在他的手间。

箭在手，手扣弦，弦绷弓，弓已满月，箭指长天！

孙思邈人在天上，已见箭矢寒光似兵戈烽烟，脸上迷雾再起，有如秦月汉关沧海桑田。他轻叱一声，手一抖，竟有一点青绿之箭爆射斛律明月。

他抢先发难，竟在第三箭之前反攻斛律明月。

弓弦震颤，羽箭再出，那如霹雳的羽箭瞬间击穿那点青绿，击在了孙思邈的胸口，透体而穿，直飞向天际的明月，消失不见。

冉刻求身形晃了晃，只感觉那箭也同时射中了自己的心口，绞痛莫名。却听王五惊喜喊道：“老大，你看！”

冉刻求定睛一看，就见半空有衣衫缓缓而落，而孙思邈却好好地落在地上，除了左臂处有鲜血流淌外，胸口并没有什么血洞。

冉刻求难以置信，揉了下眼睛，发现看到的不是幻觉，又惊又喜，奔上前去叫道：“孙先生，你没事？”

孙思邈由死到生的三箭之间，冉刻求一样感觉到生死冷酷，这刻大喜若狂，心中还有个疑问，方才明明见到第三枝箭射中孙思邈的胸膛，他怎能还会无恙？

孙思邈伸手抓住下落的长衫，撕了条衣襟包扎左肩箭伤。

那长衫的胸口上有箭痕一点。风遗尘整理校对。

他看着那箭痕，眼中露出分古怪，半晌才抬头望向斛律明月。

斛律明月还持着长弓，弓弦还在震颤，但弦上已没有了箭。

他就立在那里，看着孙思邈，眼中也有分不信，但更多的却像思索。

“斛律将军，在下已接了三箭。”孙思邈终于开口。

方才生死一瞬，箭箭似雷驰电掣，惊心动魄，让众人好一会儿难以回转心神。他这刻却淡定从容，仿佛事情从未发生一样。

冉刻求紧张地望着斛律明月，心中暗想，不知孙先生躲过三箭，斛律明月会不会遵守诺言，或者再起波澜？

斛律明月沉默半晌，直到弓弦停震后，这才冷漠道：“好。”

谁都不确定他这个“好”是说孙思邈的身手好，还是另有含义，就听斛律明月又道：“放他们五个出城。”

孙思邈皱了下眉头，缓缓道：“斛律将军，在下到邺城，本因为一个约定，要找一人。”

“你要找的人，已不在邺城。”斛律明月截断道，“你根本不该来。”

“可是……我已经来了。”孙思邈缓缓道。

斛律明月斜睨孙思邈道：“你不想走？”他说的声音虽轻，可那一刻，金水河旁火炬都要凝住。

冉刻求急得要跳脚，不知道孙思邈这时候还要找谁，难道不能出城再说吗？

孙思邈本想再说什么，可看了身边四人一眼，终究轻叹口气，转身离去。

冉刻求、王五等人吐了一口气，扶着张三离去。

慕容晚晴还有些犹豫，可见到斛律明月望来，她似有畏惧，不敢再问叔叔的事情，立即转身跟随冉刻求等人离去。

直到孙思邈几人没入黑暗良久，斛律明月还是持弓立在那里，脸上没有半分表情。

那岸边的兵卫亦只是举着火把，石雕木刻般地站立，岸边只闻火把的噼啪响声。

“方才的一切，你当然都看清了？”斛律明月突然开口，问得古怪。

暗处闪出一人，就如夜的一部分。

他全身上下都笼罩在一件黑袍中，就连头上都戴个斗笠，让人看不清面容。那人应声而出，却没有立即回答，反上前几步，到了方才孙思邈所立的地方低下头来寻找什么。

片刻后，那人弯腰从地上捻起一截绿油油的柳枝，又看了半晌。

他做的像是极为平淡不相关的事情，出奇的是，斛律明月也在留意他的举动，似乎从中看到了什么玄机。

那人看着那柳枝，半晌才道：“将军，此子身手之高，匪夷所思。但此子最可怕的却是能料人之先，心机难以揣测。”他声音极为沙哑，话语缓慢，显然是谨慎细致之人。

斛律明月只是点点头，抬头望着夜空。

这时，明月正孤零零地挂在天上，虽撒下万千光辉，但本身难免孤单寂寞。

那人举着那柳枝又道：“他在将军第三箭发出前，知任凭将军发箭，绝难躲避。那时候将军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就凭这根柳枝做引，提早催动了将军的箭势，又同时用道家秘术‘一气化三清’来脱衣换形，这才让将军一箭射在他衣服上，他却凭这两步成功逃脱将军的第三箭。”

他顿了下，补充道：“当然了，将军只想看他的底细，并没有全

力以赴。但饶是如此，此人绝境之中，料人之先的本事也是翘楚之辈。”

斛律明月终于开口道：“刘桃枝，你有种本事，只要道中人一出手，你就能看出他的来历。那除了那招‘一气化三清’外，孙思邈掷出柳枝用的是什么手法？”

他神色凝重，那一刻竟对这个问题极为看重，提及“道中人”三字时，神色间带分厌恶。

刘桃枝也抬头望空，像是回忆方才孙思邈腾空扑来的身影，良久后才道：“不是道术，也不是暗器手法，是剑术。”

“剑术？不是道术？”斛律明月眼角一跳。

刘桃枝摇头，又肯定地点头，“是剑术。道术中绝没有这么一招，用剑和运用暗器的手法、举止均不相同，因此他也不是使用暗器。将军，当时卑职看孙思邈掷出柳枝时，感觉他的确是刺来一剑。”他微微闭目，回忆道，“那一剑并无嚣张霸气，但气度剑意实乃桃枝生平仅见。”

“如果你都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剑法，那真的很难有别人认得出来了。”斛律明月喃喃道。

刘桃枝点点头，欲言又止。

“如果连你也看不出来，这也可能说明这种剑法本来并没有流传在世上。”斛律明月又道。

刘桃枝身躯微震，虽让人看不清面容，但声音微颤，“将军，你的意思是？”

斛律明月还是在望着天空的明月，缓缓道：“周国宇文氏和我大齐交战数十年，其间仇怨难以尽数。当初全仗我大齐神武帝英勇，西征南战，打下了偌大的江山，才能和周国、陈国鼎足而立。”

他岔开话题，多少有些突兀，但神色缅怀，当是有感而发。

齐国虽仗神武帝高欢创立，但斛律明月历齐国五朝，也可说帮高欢撑起半壁江山，但他言语间却没有提及自己的功劳，对神武帝高欢的忠心可见一斑。

“我一介武夫，得神武帝器重提拔，当竭尽心力辅佐高家江山，不敢怠慢，尽此一生，无非想帮大齐伐陈讨周，一统江山。怎奈江南王气未收，周国日渐强盛……只怕……”斛律明月轻拨弓弦，弦发哀叹。

刘桃枝谨慎道：“将军何必自颓？想如今齐国强势，天下第一，江南却是内忧外患。自陈霸先受禅后，陈国气势远不如前朝宋、齐、梁三国。陈霸先死后，陈国内耗极重，叔夺侄权，如今虽有陈顼当政，算个人物，但手下可用之将不过淳于量、吴明彻、萧摩诃数人，何足为虑？”

他侃侃而谈，显然也对天下大势极为熟稔。

沉吟片刻，刘桃枝又道：“而周国眼下宇文邕虽是天子，可一切权利都掌控在权臣宇文护之手。宇文护素无疆场谋略，不识大体，终究难和将军沙场一决胜负。”

斛律明月心中暗道：刘桃枝见识过人，却难知己。陈国陈顼虽夺侄子地位，但我齐国何尝不是这种惨剧连连？自神武帝后二十余年，齐国连换四代君主，内乱也见一斑。幸运的是，如今天子虽还年少，却如白纸，只要耐心教导，不难成为一代明主。长恭又是如日东升，可继我衣钵。大齐在我等苦心经营下，如今抢占先手，实现我生平夙愿也是有几分把握。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日后究竟如何，谁也难以预料。

虽是这般想，还是被刘桃枝所言振奋，斛律明月道：“陈国虽气数衰败，但国主陈顼因经磨难，亦有志向，仍不可小觑……”

说到这里，他心中暗想：我今日之计若能成行，陈国不足为虑！

可他终究没有说出心事，只是道：“我们真正的大敌仍是周国！”

斛律明月忍不住陷入沉思中，良久才道：“如今周国虽说宇文护弄权，但其根基牢固，绝非陈国可比。老夫一直留意着周国的变幻，感觉国主宇文邕年少老成，只怕……”

本想说只怕宇文邕胜过高纬，但终于咽回这句话，斛律明月又道：“周国先有独孤信，后有韦孝宽，这两人或许武功戎略不如老夫，可若论隐忍权谋，还在老夫之上。周国得以不倒，很大原因是在这二人身上。不过，独孤信已死，老夫最担心的反倒不是韦孝宽。”

刘桃枝一直静静倾听，此刻略有困惑，“那将军担心的是……”

“我最担心的是孙思邈和一个叫做那罗延的人。”

刘桃枝道：“将军为何对孙思邈这般重视，我倒能猜出一二……可那罗延是哪个？”

斛律明月皱了下眉头，半晌才道：“那罗延本是独孤信的女婿。此子年少时，就被独孤信看重，将女儿独孤伽罗许配给他。”

刘桃枝沉思片刻才道：“都说独孤信相人一绝，能将女儿嫁给那罗延，显然是感觉此子定有作为。可是这些年来，我怎么从未听过这人的名字？”

“这也正是老夫困惑之处。”斛律明月眉头紧锁，缓缓道，“此子自从娶了独孤信之女后，好像就再没了消息，我派人多次打探，都说此人一直在武川家中隐而不出，读些圣贤书消遣，但从未有人真正见过。他好像在独孤信死前数年，就再没见过外人。”

刘桃枝掐指一算，身躯陡然一震，嗄声道：“将军将此人和孙思邈相提并论，难道是说……他多年前也失踪了？”他似极为激动，勉强平抑情绪后才道，“莫非……他和孙思邈一起失踪的？”

他似对孙思邈失踪一事极为重视，也如斛律明月般，知道更多的内情，又道：“那他……会不会和孙思邈一起复出？”

斛律明月眉宇间带分疑虑，缓缓摇头道：“老夫不知，但当初从昆仑传回来的消息说，孙思邈那时候身边的确还有一人。老夫不能确定那人是否就是那罗延。”

刘桃枝长吸一口气，看了眼周围，极为谨慎道：“将军，你对孙思邈百般试探，刻意为难，难道你怀疑他和道中人有关？”

他提及“道中人”三字的时候，极为轻声，如履薄冰。

不闻斛律明月回答，刘桃枝又道：“还是说，将军认为如意就在昆仑？而孙思邈在昆仑时见过如意？”

斛律明月虎躯震撼，右拳一握，弓弦竟发铮铮之声。

刘桃枝见状，垂手而立，低声道：“将军，请恕在下失言。”

斛律明月双眸如电，钉在刘桃枝身上，许久才道：“桃枝，老夫和你也算相知多年，很多事情不必瞒你。但如意一事，老夫至今为止，所知还是限于传说。你一直对如意一事极为留意，甚至确信不疑，老夫不会干涉，但希望你能明白一点……”

刘桃枝恭声道：“将军请讲。”

斛律明月道：“无论有没有如意，我们的计划，都从来不会改变。若行周密之事，绝不能心存侥幸，将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事情上。”

刘桃枝立即道：“那是自然。只不过若见到如意……”见斛律明月神色肃杀，刘桃枝不再谈论下去，只是道，“将军三箭后，对孙思邈如何判断？”

沉思会儿，刘桃枝缓缓道：“无论祖侍中还是穆大人，均认为他来只不过是为了冼夫人和兰陵王……”不等说完，就被斛律明月挥手截断。

斛律明月望向孙思邈离去的方向，冷冷道：“你信他的目的就那么简单？”

刘桃枝半晌才道：“观孙思邈举止，并非言行不一之辈。更何况他到邺城后，并未作奸犯科，反倒连救数人……”

斛律明月截断道：“大奸大恶之人，往往做圣贤之举。王莽若不是后来谋权，世人还不认为他是个圣贤？”

“因此将军认为，孙思邈一切不过是装出来的？”刘桃枝揣度道。

斛律明月缓缓道：“是不是装，总是要慢慢来看。老夫只知道，一个人本可十三年前扬名，突然能舍弃浮华，不知所踪，十三年后再出，目的就绝不会是他表现出来的那么简单！他和道中人一定会有牵连。”

这是他第二次提及道中人，眼中杀机一闪。

刘桃枝低声道：“将军既然怀疑他，为何要放他走呢？他这一走，天南地北，再见他就难了。”

斛律明月肯定道：“若老夫没有猜错，他出邺城后，一定会南下。”

刘桃枝竟对斛律明月的推断很是赞同，说道：“不错，他多半会南下。可是……就算将军知道他南下，想掌握他的行踪也非易事。”

斛律明月嘴角突然带分难揣的味道，喃喃道：“这点倒不用担心，老夫既然能放他，就有收他的把握。”

他手持长弓，忽然叹了口气，心中突想到一个问题，孙思邈用的剑法，刘桃枝都不识得，那会不会是天衣？

一念及此，弓弦又震，嗡嗡声响，带分暗夜的骚动。

冉刻求奔出邺城数里后，耳边还有斛律明月弓弦震颤的声音。

甩甩脑袋，甩出一头汗水出来，冉刻求这才发现心口剧烈地跳动，周身疲惫欲死。

城门本已关闭，但有斛律明月下令，故守城的兵士对几人并不为难。

五人一出邺城，虽说前方夜幕黯淡，但冉刻求二话不说就背起张三当先跑了出去。

冉刻求只怕斛律明月玩猫捉老鼠的把戏，很快又派人把他们抓回去，因此一路狂奔，直到累得喘不过气来，这才放下张三休息片刻，暗想可别把戏没开始，自己就先被累死了。

喘着粗气看着孙思邈，冉刻求虽说提心吊胆一晚，但终究得偿所愿，突然咕咚跪倒，叫道：“师父在上，请受徒弟一拜。”

孙思邈面对斛律明月时都是从容自若，见冉刻求如此倒吓了一跳，闪身避开，皱眉道：“你做什么？谁是你师父？”

冉刻求眨眨眼睛，欢喜得难以流泪，抹了把汗水当情感。

“当然你是我师父了。师父，你有所不知……”见张三、王五都是一副不知的表情，提醒道，“你们不记得了？僧璨大师曾提及过孙先

生……”

王五道：“不错，僧璨大师的确提及过孙思邈……”心中不解这和冉刻求拜师有何关系，不过他们兄弟一起坑蒙拐骗多年，这种配合也不知道演练多少次，知道顺着冉刻求说下去就好，其余的事情自有冉刻求去圆。

冉刻求果然接下去，长叹一声道：“师父，记得你我当初才见时，我就和你说过我见过僧燦大师吗？”

孙思邈点头道：“记得，你说僧璨大师曾教你相人之术。”他斜瞥慕容晚晴一眼道，“你的相人术果然并不简单。你站起来说话。”

冉刻求知孙思邈说他不识慕容晚晴假扮碗儿一事，老脸一红，却立即站起来道：“师父有令，徒弟怎敢不听。可徒儿站起来说话，心中对师父也是一样的尊敬。”

他句句扣着师父两字，越发地恭敬，见孙思邈并不拒绝，心中暗喜道：“师父有所不知，僧璨大师看徒弟很有慧根，还想收徒弟为徒，但徒弟并未跟着他。”

孙思邈略有诧异，“这可是个机缘，你竟平白错过？”

冉刻求立即道：“谁说不是呢？可当初徒弟和师父说及此事时，曾说过有两个缘由让徒弟不能拜僧璨为师。”

“你说什么一来……二来……但究竟什么原因并未提及。”孙思邈回忆道。

冉刻求赞道：“师父高人，过耳不忘。”

谄媚拍完马屁后，又做出忠心的模样，冉刻求道：“当初我并不知道师父的身份，这才隐瞒内情，如今师父问了，我当然会说了。一来呢……僧燦大师当初不便在邺城久留，我若拜他为师，当下就要离开邺城。我舍不得蝶舞姑娘。”

他虽有脸红，但还很诚恳道：“这二来呢，要拜僧燦为师，就一定要当和尚，而且不能还俗。我家就我一个，我若当了和尚，岂不绝后了？我当然不肯。”

孙思邈心道，你当初说自己是个孤儿，怎么又知道身世了？

不待发问，又听冉刻求道：“僧燦大师当初苦苦哀求……不是，是劝我当他徒弟……我就是不愿。张三，你怎么了，疼得很辛苦吗？”

张三的确辛苦，只不过是憋得辛苦，他听冉刻求颠倒黑白，若非肩头还有疼痛，只怕早放声大笑起来，闻言龇牙咧嘴道：“的确很痛。王五，你没中箭，又怎么了？”

王五垂头不让众人看到脸色，闷声道：“我肚子疼。”

冉刻求不再理会两个兄弟，倒记得自己编到哪里，继续道："僧燦大师无奈，只能放弃收我为徒的念头。但说良徒难找，说有个叫孙思邈的……也就是先生也在找徒弟，僧璨大师当下决定，为免我误入歧途，暂时代孙先生收我，让我日后见到孙先生，直接叫师父就好。"

眨眨眼睛，终于挤出点泪水，冉刻求上前一步，叫道："师父，自从那以后，徒弟天天盼着能见到你，今日终于得偿所愿。当知道你入狱后，徒弟我心急如焚，这才联络帮手来救你，老天保佑，终于让徒弟顺利救出了师父。师父，你放心，我以后跟着你，定然发奋习武，日后击败斛律明月，为你讨回今日这公道。"

他看起来又要拜下去，孙思邈闪身避开，摇头道："我不会收你为徒。"

冉刻求本以为自己这番瞎话有情有义、有亏有欠，就算铁石心肠都能打动，不想孙思邈无心无肺的样子，愕然道："为……为什么？难道僧燦大师没和你说这件事吗？"

孙思邈不待回答，一旁的慕容晚晴冷冷道："为什么，你还不明白吗？你拜师要打败斛律明月，偏偏你这个师父并不敢得罪斛律明月。"

众人听她对孙思邈出言不逊，脸色均变。冉刻求这次心思最快，立即想到，我用的是苦情计，慕容晚晴遭逢大难，用的却是激将法，只想激起孙思邈对斛律明月的恨意，联手和高家君臣作战。

孙思邈微微皱眉，转瞬微笑道："慕容姑娘倒是深知我心。"

慕容晚晴不想孙思邈全无火气，错愕十分，眼珠转转，立即道："冉刻求，因此你也不用希望用劫狱一事打动孙先生，或许在他看来，我们根本就是多此一举。"

她言语中有着说不出的讽刺，但说到最后，神色楚楚，另有心酸之意。

她族人尽数被高家斩杀，她为救孙思邈，将唯一的叔叔也赔了进去，可如今看起来，孙思邈并不想和兰陵王、斛律明月为敌，她凭一己之力，根本无复仇的指望，一念及此，怎能不心如刀割？

偏偏她又是一个极为倔强的女子，哀求的话绝不肯出口，那种伤心的眼神流动，冉刻求、王五和张三望见，心中均是莫名地伤感。

孙思邈不看慕容晚晴，见其余众目光迥异，淡淡道："不错，若没有你们劫狱救我，我或许根本不必挨上斛律明月一箭。"

他说得虽是实情，但众人听到耳中，实在不受用。

张三怒火立起，大声道："听孙先生这么说，是我们连累你了？"

孙思邈这次却不回答，只是负手而立，神情竟像默认了。

张三虽感激孙思邈救治之恩，但想己若不去救孙思邈，何必挨上这一箭？他越想越气，望向冉刻求道：“老大，你水里来火里去，我们兄弟拼死跟随，不想竟救出这种人来。这种师父，你拜了何用？我们走！”

王五一直扶着他，见他挣扎要走，慌忙拉住道：“张三，不要急，总要问问老大的意思。”

张三道：“那还用问，当然是跟我们走了。”他抬头向冉刻求望去，心头一沉，就见冉刻求站在那里，神色有些为难，但分明没有要走的意思。

孙思邈看着冉刻求，问道：“冉壮士，你说我方才说的对不对？”

冉刻求脸色数变，见张三、王五望着自己，抹抹汗，拳头舒展又攥，一副为难的样子。但终究还是一咬牙，“先生说得不错，若非我们多事，有穆大人在，先生根本不会有事的。我们错了就要认错，张三、王五，过来……过来……向先生道歉。”

张三一怔，不认识一样地看着冉刻求，良久才道：“我们可是兄弟。”

冉刻求神色尴尬，不待说什么，就听张三道：“可这一刻后，我们再不是兄弟！”

他说完后，霍然转身，大踏步地离去。王五看了冉刻求一眼，神色亦是不满，转身跟随张三离去。

慕容晚晴目光转转，摇头道：“冉壮士，你为求拜师，竟然连兄弟都不要了。你师父为求自保，连面子都不要了。看来你们师徒真的般配。我这里祝你早日拜师成功，也盼望孙先生再遇斛律明月的时候，能够少挨一箭。”言罢，她霍然转身离去，再不回头。

冉刻求望着她的背影没入黑暗之中，这才缓缓转过身来，看向孙思邈。

孙思邈也正望着他……

许久，冉刻求才道：“师父，你似乎应该给我一个解释！”

第十一章
密事

夜阑珊，风乍起，吹乱一腔思绪。

孙思邈脸上浮现出若有若无的笑，听冉刻求发问，淡淡道：“解释什么？”

“师父绝非是张三、王五看到的那种人，师父你是有苦衷的，是不是？你和斛律明月有恩怨，你怕连累我们，因此不想我们跟着你走？”冉刻求立即道。

“你和我才认识几天，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孙思邈道。

冉刻求一怔，不待多言，孙思邈已轻叹口气，转身向前行去。

他走的方向和张三等人离去的方向截然相反。

冉刻求左右看了看，叹口气，向孙思邈追去，边跑边叫道：“师父，等等我……”

孙思邈看似缓步而行，但冉刻求发足狂奔，竟越追离得越远。

冉刻求奔得满头大汗，眼看孙思邈竟要不知去向，不由大急道：“师父……师父……”

前方有片密林，冉刻求追赶途中，陡然眼前一花，再见不到孙思邈的踪迹。

冉刻求用尽全力奔到林前，哪里再看得到孙思邈？环顾四周，

但见晚月清风，孤影徘徊，不由彷徨。

他立在林前片刻，气喘吁吁，突然双手放在嘴边，嘶声喊道：“师父，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不要你解释了，好不好？”他喊了十数声并无问应，突然收了声，无力地垂下手来，一抹眼角，发现自己竟流了泪。

他已不知自己多久没有流过泪，但流泪的那一刻，久久埋在心底的酸楚翻滚而出，难以遏制。

他就那么怔怔地立在林前，看着手中的泪水，许久许久，缓缓地转过身来，却发现孙思邈无声无息地就站在他的眼前。

冉刻求惊喜交加，大叫一声，立即跪倒道：“师父，我就知道你不会丢弃徒弟的。”

“你起来说话。”孙思邈道。

冉刻求本想说你不答应收我为徒，我就不起来，但听孙思邈门气肃然，终究不敢违背，缓缓站起，结巴道：“师……师……师……父。”

孙思邈看了冉刻求良久，这才问道：“你为何要拜我为师？”

冉刻求微愕，一时间竟不知如何作答。

孙思邈也不催问，只是静静等待。

半晌后，冉刻求才道：“先生，我不是个孤儿。”

他那一刻，收敛了平日的嬉皮笑脸，眼中竟藏着无边的哀伤，本要落泪，但昂起头来道：“我是被父亲抛弃的。我本姓张……可我不会姓张，我以后也不会姓张，我从来没有对第三人说过这件事。我对人一直都说我姓冉……冉闵的冉！我一直想要和冉闵一样横行无忌，这辈子……不会再让人看不起！”

冉刻求说得很乱，但孙思邈却好像有分了然。

“你姓张？”孙思邈喃喃低声，脸上似有分异样，心中却想，他原来姓张，他又和那人如此像，难道说他真和那人有关吗？

冉刻求眼眸闪亮，并没留意到孙思邈的异常，他陷入往事的追忆中。

“我年幼时，乞儿一样地在世上活着，但我不要再受人白眼，我坑蒙拐骗，我四处流浪，我结交了两个兄弟，我对他们说，我要做世上第一富豪。我是见过僧燦大师，但是我苦苦哀求他收我为徒，甚至……我都想当几年和尚。或许是大师看我意向不坚，他还是走了……之后的几年，我混迹邺城，和蝶舞姑娘一起做些事情，或许赚到些钱物，但我一直在想，我究竟要不要一辈子这样？”

霍然望向孙思邈，冉刻求热切道：“直到我碰到先生后，我才知道，做人可以像先生这样。先生，我漂泊这些年，自以为不错，到现在才发现其实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我知道遇见先生是我此生最好的机会，若是错过，终身遗憾。方才不见了师父，我甚至有种被父亲抛弃的感觉。”

他头一次如实说出自己的心境，语带哽咽道：“先生，你问我为何要拜你为师，我也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要跟你学些什么。我只知道，跟在你身边，我这一生才会有些希望。”

他再也抑制不住多年来压抑的酸楚，眼泪顺眼角而落，慌忙擦拭，恳求地望着孙思邈。

这一次，他真心实意，再没有转其他的念头。

就听孙思邈道：“我不会收你为徒的。”

冉刻求心头一沉，极为绝望，听孙思邈又道：“可你要跟着我倒无妨。不过，我走的是一条不归路……你跟着我，可不要后悔！”

冉刻求听孙思邈有带他的意思，大喜过望，叫道：“我不后悔，我绝不后悔。”可叫喊后，忍不住心中嘀咕，什么是不归路？怎么听起来这么恐怖！

孙思邈微微一笑道：“那好，我们走吧。”言罢向南行去。

冉刻求不迭地点头，擦擦眼角，跟在孙思邈身后，忍不住向邺城方向望了眼，知道如果离去，再见蝶舞不知哪年哪月，心中不舍，但终究一咬牙，跟着孙思邈道：“师……先生，我们去哪里？”

“到了你自然知道。”孙思邈若有所思地前行，突然问道，“你说你姓张，可有名字吗？”

“或许有，但早忘了！”冉刻求咬牙半晌才道，“我现在就叫冉刻求。”

他虽这样说，不知为何，心中那股刺痛难以泯灭，并没有留意到孙思邈悄然回头看了他一眼，那眼眸中也带分淡淡的惆怅。

二人趁夜向南赶路，冉刻求这几日如绷紧的弓弦，此刻放松，顿感疲惫不堪。

夜半时分，孙思邈见他走路都要睡着的样子，便找处靠山背风的地方歇息。可未到天明，就起身继续赶路。

冉刻求虽恨不得连睡几天几夜，但有着心事，睡觉还睁着只眼睛，见孙思邈赶路，慌忙跟随。

孙思邈日出而起，夜半才息，认准了西南方向而走，看似行得不快，但冉刻求一路小跑也是难以追赶。

接连数日，如斯赶路，冉刻求只觉得两腿都要和自己分离，如拉磨的驴子般只知道前行，却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尽头。

这一日正在赶路，突听前方水声传来。

冉刻求一眼望过去，见河面宽广，舟行如鲫，河北岸有座城池高耸，心中愣住，暗想这不是黎阳城吗？

黎阳据黄河而建，那这条河当然就是黄河了。

他们从郧城一路向西南而行，竟赶到黄河边上，怎么算，都有数百里的路程。

一念及此，突觉得脚心疼痛难忍，冉刻求慌忙脱下鞋来，大叫一声。原来，脚底早磨出水泡，水泡又烂出血来，沾在脚上，一脱鞋钻心地疼痛。

见孙思邈止住脚步，望着黄河方向若有所思，冉刻求终于忍不住问道：“先生，你究竟要去哪里？”

孙思邈简洁道：“江南！”

“去江南干什么？”冉刻求大喊，差点一头跳进黄河里，心道，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骡子般地赶了这几百里路见到黄河，本以为是尽头，怎么还要再赶几千里路去江南？

这千里迢迢的，难道就这么走过去？

孙思邈扭过头来，平静道：“你不想跟我走了？”

“想、想，乌龟王八蛋才不想走！”冉刻求指天发誓，跳着脚道，“可想有什么用，我这两只脚还怎么走？”表功一样地抬起一只脚来，恨不得放在孙思邈的鼻尖上。

孙思邈看也不看道：“先进城再说。”他当先向黎阳城走去。冉刻求无奈，一瘸一拐地跟着，眼珠乱转，也不知在想着什么。

未近黎阳城时，就见百姓排了长队，城门处有官兵盘查，竟是戒备森严。

冉刻求见了心中微惊，暗想，黎阳是齐国交通水路要道，平日运输繁忙，但地处齐国腹地，素来没有什么战乱，这般严查，可是出了什么事情吗？

突然想起，他们才从斛律明月那里逃走，莫非斛律明月改变了主意，又要抓他们几个？

一念及此，冉刻求心惊胆颤，忙压低声音道：“先生，这里人多眼杂，要不，我们还是在城外找个地方歇息吧？”

孙思邈道：“你脚不痛了？”

“不痛！”冉刻求用力跺了下，痛得龇牙咧嘴，可知道能痛得出来比掉脑袋后不知道疼要幸福好多。

冉刻求见孙思邈还在沉吟，一把拉住他，转身就要离开。

不料想，他不动还好，一动就被守城的兵卫看到，有几个兵卫已大声喝道：“站住，鬼鬼祟祟地做什么？”

话才落地，一个队正模样的人带着几个手下已将二人围了起来，百姓见状，呼啦啦地散到一旁。

冉刻求只感觉流年不利到了极点，忙道：“几位大哥，我等可是邺城良民。”

“那到黎阳做什么？”

那队正上下打量着二人，神色不善。

冉刻求心思飞快，立即道：“到黎阳来看个亲戚……就在城西城隍庙旁，姓李……卖香烛的，在下姓张。”

他毕竟是走南闯北的，知道这时候绝慌不得。不过他也的确到过黎阳，知道这里有个城隍庙，有城隍庙自然有卖香烛的，想卖香烛的姓李姓王，官兵也不熟悉，更不会深究。

他怕这些人是奉斛律明月之命搜寻他们，当然不敢说出身份，随口编造事情，顺理成章，自己倒信个十成十。

没料到，那队正脸色陡变，手一挥，那几个手下单刀出鞘，指向二人，一时间寒光闪闪，杀气凛然。

守城的兵士见了，片刻又涌来十几人围在外圈，一个个脸色铁青，如临大敌的样子。

冉刻求打破头也想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急道：“几位大哥，究竟怎么回事？”

那队正冷然笑道：“昨晚城隍庙失火，贼人不知去向，你俩今日来了，说不定就是贼人的同党。来人，锁上他们去问，若不认得什么卖香烛的，就押去大牢！”

那兵士轰然领命，上前就要拿锁链套住二人。

冉刻求差点去撞墙，怎想会有这种巧事，偏偏要了他们的命，一时间没了主意，忙道：“先生救命。”

孙思邈心道，你秉性难改，满嘴跑马，这时候想起先生来了？

虽见形势紧张，孙思邈却不慌张，微微一笑道：“这位仁兄，他刚才信口胡说，你莫要见怪。”

那队正更是凛然，上前一步，握住刀柄道：“那你又要说些什

么？”

孙思邈蓦地伸手解下了背着的包裹，那队正立即拔刀，喝道：“你敢反抗，信不信我砍了你！”

孙思邈手一翻，一块晶莹的玉牌已在手上，向那队正晃了下。

阳光明耀，照得那玉牌如透明般，隐有花纹流转。冉刻求不等看清楚玉牌刻的是什么，那队正脸色又变，竟有惊吓的样子，失声道：“你……你……”

孙思邈收了玉牌，微笑道：“这位仁兄，现在不会怀疑我是贼人了吧？”

那队正身子竟有些发抖，低声道：“大……大人……”看起来就要跪下去，却被孙思邈一把扶住。

冉刻求只听孙思邈低声道：“我有些事情要做，不便泄露身份。你莫要声张。”又见那队正连连点头，喝退了手下，不由大为奇怪。

他本来以为自己是撒谎的祖宗，哪里想到孙思邈撒起谎来，天都吹得下来。

孙思邈又是什么大人？怎么那队正如此害怕？那玉牌究竟有什么门道？

不待多想，那队正当先领路，带孙思邈入城，冉刻求带着一肚子疑问跟了进去，却没有留意到身后不远处，有三个人戴着斗笠正在看着他。

那三人见冉刻求入了城，立即也向城中走去，却被兵卫拦住喝道：“干什么的，去排队查验。”

那三人中为首之人压低声音，冷冷道：“你们瞎了眼睛？我们是方才那大人的护卫。”

兵卫一愣，他早看到队正对孙思邈客气的样子，不知真假，也不敢阻拦。那三人已大摇大摆地入了城。

孙思邈进了黎阳城后先找了家客找。那队正几次要奉承，却被孙思邈拦阻。那队正见状，不再坚持，先行告退。

冉刻求见那队正对孙思邈比亲爹还亲，想不明白究竟，等进了客房后，忍不住道：“先生，我们要留在这里？你又是什么大人？那块玉是什么宝贝？”

孙思邈一个问题也没答，只是道：“你先休息，我出去看看。”言罢起身离去。

冉刻求忙追出去，可哪里看得到孙思邈的影子，暗自跺脚，又疼得皱眉，才要回转房间，隔壁房间突然伸出一只大手，一把竟抓住他

的衣领！

冉刻求一惊，就要大叫，隔壁又伸出另外一只手来捂住他的嘴，将他拖进房来。

双臂微振，冉刻求看样就要出手，等看清楚来人的时候，舒了口气，一等那手掌离开嘴巴，吐口唾沫道：“你们要吓死老子吗？”

面前站着俩人却是张三和王五。

房间内还有一人戴着斗笠，略微掀开，露出秀丽清容，正是慕容晚晴。

冉刻求蓦地在这里见到三人，竟没丝毫意外的表情。他看向慕容晚晴，微笑道：“慕容姑娘做得一出好戏。”

慕容晚晴冷哼一声道：“你拜师了吗？”

张三急问：“怎么回事？”

王五也道：“我们究竟要去哪里？”

三人齐问，冉刻求眼珠转转道：“说来话长了。”

他找张倚子坐下，叹气锁眉的，盘算着怎么来应对眼下的局面。

张三性子最急，叫道：“有什么长不长的，要不是王五劝我，我这次真不和你做兄弟了。那孙思邈不通情理之至，我就不懂为什么你执意要跟着他？”

王五道：“张三别急，老大当初打手势让我们暂时离去，自然有他的道理。慕容姑娘不也说了，眼下最重要的事情，让老大拜师学艺再说。别的一点委屈算得了什么。”

冉刻求道：“慕容姑娘真是冰雪聪明，这么帮我，当然也是打定主意要跟着孙先生了？”

慕容晚晴贝齿轻咬红唇，却未回话。

冉刻求心中暗想：当初我看孙先生对我们不咸不淡的样子，只怕他舍我们离去，就借张三发怒的机会，表明立场先跟着先生，留暗记让王五等人随后跟来。

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师父要拜，兄弟也不能丢的。慕容晚晴那时候对我明损暗帮，显然也看出我的用意，很不简单。她和张三、王五一起跟来，当然不是看我长得帅，而是还想着说服孙先生帮她复仇了。

他在盘算不休，慕容晚晴终有分不耐，“冉刻求，无论如何，我总算帮过你两次！大丈夫恩怨分明，小女子可是施恩望报的。”

“那是自然。”冉刻求当然明白慕容晚晴的言下之意，拍胸膛道，“放心，就凭你带我们劫狱、帮我拜师两件事，我怎么说也要说服师父帮你报仇，宰了那兰陵王。”

“你好像也恨兰陵王？为什么？”慕容晚晴秀眉一挑，似有些意外。

冉刻求不待回答，张三哈哈一笑道：“这个我可知道。老大最喜欢蝶舞姑娘，偏偏蝶舞虽没见过兰陵王，却对兰陵王极为仰慕。”

冉刻求一张脸拉得比驴脸还要长，却终究只是叹口气。

张三又道：“上次蝶舞让我们帮忙抢孙先生的包裹，听说就是为见兰陵王一面！老大没兰陵王那小子的身价，更没有兰陵王的英俊，打又打不过兰陵王，无奈之下只能拜师学艺，另辟蹊径，想要有朝一日再见蝶舞姑娘时能胜过兰陵王。老大，你说我猜得可对吗？”

众目睽睽下，冉刻求一张驴脸又和煮熟的闸蟹一样红润，摸摸下巴的胡茬道：“别的倒都不差，不过你说我不如兰陵王英俊，我倒不敢苟同。蝶舞姑娘就说我刮了胡子很帅，王五，你说我是不是比兰陵王更有男人气派？”

“我不会撒谎。”王五硬梆梆道。

冉刻求为之气结，望向慕容晚晴道：“慕容姑娘看人的眼光与众不同，当然看出哪个好了？”

慕容晚晴看了冉刻求半晌才道：“别的我不知道，但有一样你肯定比兰陵王强的。”

“哪样？”冉刻求大喜。

“最少你的脸皮要比兰陵王厚上许多。”慕容晚晴轻淡地补了一句，“他就算戴面具，也比不上你。”

冉刻求老脸红得都要滴血，还能说一句，“姑娘看人果然与众不同。”见两兄弟都是憋着笑，他岔开话题道，“进城挺难的，你们怎么混进来的？”

张三道：“你们进城时，我们就在城外。慕容姑娘见那队正对孙先生恭敬，就说是孙先生的护卫，然后就这么进来了。不过，老大你走南闯北的，怎么会让他们围住？”

王五看冉刻求好像在找豆腐的样子，只怕他一头撞死，一旁道：“这黎阳城的戒备少有地森严，只怕发生了什么大事。”

冉刻求点头，他进城时也发现城中长街有兵卫搜寻什么，只怕城中真的有大事发生。

慕容晚晴蹙眉道：“什么大事都和我们无关。冉刻求，你说要帮我报仇，眼下可有说服孙思邈的法子了？”见冉刻求踌躇，她咬牙

道，“你莫要知恩不报。我若知你骗我，我就将你斩成十七八段，丢到黄河里面去。”

冉刻求骇了一跳，见她神色楚楚，逼问却狠，心中一动道：“办法是有一个，可姑娘只怕不乐意。”

“为了报仇，我死都不怕，有什么不乐意的？”慕容晚晴斩钉截铁道。

冉刻求道：“我看姑娘长得不错，也和我师父一样的聪明，不如先想办法嫁给我师父好了，大家如果成了一家人，报仇的事嘛……哎哟。”

他话未说完，就见慕容晚晴一掌击来，不过意料之中，冉刻求要退出门外，却碰到了痛脚。

见慕容晚晴要杀人的样子，冉刻求忙摆手道：“你问我主意，我就是说说，不同意的话，再商量好了，何必打打杀杀呢？”

冉刻求转身要逃，慕容晚晴已喊道：“你站住！”

她白洁如玉的脸上，那一刻有分红晕上涌，见冉刻求随时要逃的样子，咬牙道：“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为了报仇，一切事情好商量。”

张三、王五差点晕倒。

冉刻求看起来也要撞墙的样子，许久才道：“你不会真的喜欢上孙先生了吧？”

慕容晚晴冷冷道：“不行吗？你反对？”

“行，行。我怎么会反对？既然你有意，剩下的事情我来安排。”冉刻求点头点得脖子快断了，忍不住道，“可你喜欢他什么？”

慕容晚晴眼波流转，嫣然一笑，亮了房中的颜色，“你若为我挡斛律明月一箭，说不定我也会喜欢你的。”

“那你还不如让我去死吧。”冉刻求骇了一跳，见慕容晚晴要把椅子扔出来的样子，慌忙跳到门外，急声道，“孙先生快回来了，我要去等他，你们记得跟上了。”

他快步离去，心中还有些困惑，不知慕容晚晴是认真还是随口一说。

摇摇头，冉刻求喃喃叹息道：“女人呀，谁知道她发神经的时候在想着什么？唉，她喜欢先生还算正常，毕竟先生为她挡了一箭。蝶舞没见过兰陵王却能喜欢上他，那才是不正常呢。”

他感怀自身，难免自怨自艾，回到自己房间前，推开房门见孙思邈负手立在窗前，背对着他，心中诧异，不想孙思邈回来如此之快，

更不知道他是否知道自己和慕容晚晴的约定，忐忑上前一步道：“先……生……你……”

他才说几字，就发现有点不对。因为孙思邈跟他一路，一直穿着青色衣衫，这人身材和孙思邈仿佛，但穿的却是褐色的衣服。

那人听闻响动，缓缓转身。

这时，光线从窗口照在那人身上，反将那人面容笼在暗处，让人看不真切。

饶是如此，冉刻求还是感觉那人一双眼亮得迥异常人，还带分绿意，极为摄人，如同深夜荒坟中冒出的幽灵，让人见到，忍不住心悸到脚底。

“你……是……”冉刻求心头狂震，只感觉声音嘶哑，竟弱不可闻。

就见那人一掌向他拍来，他竟浑身无力，更不要说抵抗，然后就感觉那手掌到了面前，一时间天昏地暗，缓缓地倒了下去。

他不知昏迷了多久，感觉如同掉入一个永无止境的深潭中，沉沦难起时，听到一个声音道：“醒来吧。”

那声音柔和非常，将他意识的黑暗遽然撕裂，闪出一道光亮来。

冉刻求霍然睁眼，就见孙思邈坐在身旁，一双眼也是晶晶闪亮，但无疑比那双魔眼多了太多的温暖。

冉刻求心中一热，头一次感觉到那双眼的关切之意，霍然坐起，叫道：“先生，这是哪里？”

扭头望去，又愣在那里，他还在原先的房间内。

房间内不知何时多了许多兵卫，房间靠窗处坐着一人，长须长眉，神色清癯，见其穿着打扮竟是齐国的大官。

孙思邈见冉刻求起身，轻舒一口气，转身对那大官道：“王大人，我这跟随自幼就有个病根，一劳累就会昏迷，如今无碍了。”

冉刻求迷迷糊糊，叫道：“先生……我……”见到孙思邈背对自己，却在摆手，他急把下文咽了回去，支吾道，“我没事了。”

冉刻求心中一阵迷惘，几乎以为方才经历的一切都是噩梦。可噩梦怎会这般清晰？

王大人见状笑笑道：“还不知道孙先生竟有治病的本事。不知道孙先生手持穆大人的令牌，可有什么要老夫做的事情吗？”

孙思邈摇头道：“实不相瞒，在邺城时，穆大人和在下倒是一见投契。临别时，穆大人将令牌放在在下的包裹中，并未告诉在下。进城

时，在下和兵卫有点误会，怕起争执，这才拿出令牌来，不想却惊扰了大人。”

王大人笑道：“原来如此。可远来是客，孙先生若是不嫌简慢，不如今晚由老夫做东如何？”

孙思邈微笑回道：“不敢叨扰，在下还有些事情，很快就要起身南下了。”

冉刻求这才明白孙思邈手中那玉牌竟是穆大人给的，怪不得那队正见到令牌脸都绿了。

那队正见到令牌，想必以为孙思邈是朝廷之人微服下访，不敢怠慢，这才去禀告王大人。王大人听说朝廷来人，自然过来巴结。

他片刻间将来龙去脉想清楚，可心中却始终有个阴影，方才房中那有双魔眼的人究竟是谁，来这里有什么目的？

那绝不是一个梦！

王大人见孙思邈拒绝邀请，心中踌躇。

他知道穆提婆如今身为皇帝面前的红人，位高权重，绝不能得罪。这个孙先生竟能和穆提婆相交，得穆提婆赠与令牌，不论什么关系，总要妥善安置。

他并不知道邺城发生的事情，常理推断，总以为孙思邈来此定有深意。又联想到不日前，还有个大人物也经过黎阳，虽然形色匆匆，但朝廷先后有要员来到黎阳南下，莫非朝中出了什么大事？再想到城隍庙被烧的事情，更是忐忑。

当初，他听说孙思邈手持穆提婆的令牌，当下带兵赶来时，就发现冉刻求昏迷在地。孙思邈见他前来，还能淡定自若的给冉刻求看病，举止从容，让王大人绝不敢小瞧。

王大人当然感觉冉刻求发病好像有些异样，可终究没有多问。

听闻孙思邈很快要走，感觉孙思邈多半是路过，王大人放松之下也不敢怠慢，说道：“那孙先生可有什么需求，但说无妨。”

他手一摆，早有手下奉上个沉甸甸的包袱，里面不问可知，定是金银之物。

孙思邈见状，心中暗想，听闻黎阳总管王琳也是个人物，一直侍奉江南梁国，陈霸先以陈代梁后，王琳铮铮傲骨，拒不降陈，被陈霸先击败后，反投齐国，但伐陈之心从未淡过。今日对我如此，多半还是因为穆提婆之故。想他人在黎阳，虽是位高权重，最想去的想必还是江淮，那才有机会和陈国交手，若有穆提婆为他美言，去江淮便不难了。

见王琳眼中满是渴切之意，孙思邈微微一笑道：“王大人好意，在下心领。这包东西太过累赘，在下就不要了。”

冉刻求虽还惦记那神秘来客，但也留意这面的动静。他见那包裹沉重，知是真金白银，不知孙思邈搭错哪根神经，到手的钱还嫌烫手，立即道：“先生怕累，学生给你背好了。”

王琳本有失落，见状微微一笑，示意那兵卫将包裹送到冉刻求手上。

冉刻求一把接过，不敢去看孙思邈的脸色。

孙思邈微皱下眉头，却不再推搪，展颜笑道：“倒让大人见笑了。我本想向王大人要两匹马的，如此一来……”

王琳立即道：“去给孙先生准备两匹快马。”

孙思邈长身而起，施礼道：“多谢大人。在下还有事情，这就告辞了。”

王琳见其意坚，也不挽留，当下陪同孙思邈出了客栈，由一帮兵卫护送到城南，叫艘大船摆渡过河，上岸后，又送出几里，礼数可说是极为周到。

冉刻求身在其中，见众人前呼后拥，总疑身在梦中。他暗想，老子混迹这么久，也从未有如此威风的时候，都说跟着狼吃肉，跟着狗吃屎，古人不欺余也，以后可要跟好了孙先生才对。

人在马上，王琳看看四周，压低声音道：“孙先生，有件事不知当问不当问。”

孙思邈道：“王大人客气，在下若知情，绝无隐瞒。”

王琳暗自琢磨，都说穆提婆为人喜怒无常，不想这孙先生倒是好脾气。

他也算阅人无数，第一眼见到孙思邈时，就感觉这人让人心生亲近，大有好感，斗胆问道：“不知最近宫中可出了什么事吗？”

“在下只知道斛律将军回到邺城，穆妃身体出了些小问题，但已无大碍。”孙思邈道。

王琳见他对邺城之事这般熟悉，更是心热，又问：“那依先生来看……朝廷可准备对陈国用兵了？”

孙思邈皱眉道：“这个……在下的确不知。大人何以这般推断？”

王琳留意孙思邈的脸色，压低声音道：“先生难道不知，前日兰陵王也到了黎阳？”

孙思邈神色不变，但脸上似瞬间蒙了层迷雾，“这个……穆大人也对我说过，但兰陵王目的地只怕不是黎阳吧？”

“先生认识兰陵王？”王琳试探道。

孙思邈点点头道：“在邺城见过兰陵王。”

他的确没有说谎，但这句话听到王琳耳中，却有不同的意味。

王琳见孙思邈不但认识穆提婆，竟还对兰陵王的行踪颇为熟悉，更感觉此人来头不小，低语道：“本官听兰陵王的意思，好像陈国那边有事发生，兰陵王这才要南下解决。想兰陵王本是我大齐栋梁，能惊动他出手的事情绝不会是小事。因此本官冒昧推测，只怕江淮会有战事……本官精熟江淮之事，若有事端，倒真想为朝廷尽份心意……”

孙思邈早知王琳这番话的用意，无非是想让他在穆提婆面前美言，推荐王琳到江淮领军，沉默片刻才道：“能不开战最好不过，若战事一起，苦的只怕是天下百姓。”

王琳立即道：“先生所言极是，但并非所有人都如先生所想。”

孙思邈无奈一笑道：“在下记住大人的话了。”

王琳神色一喜，还要再说些什么，就见一兵卫快马赶来。那兵卫不等到了王琳近——前，就翻身下马，快步走来低声道：“大人，城隍庙……”他只提及三个字，立即住口，看了孙思邈一眼。

王琳脸有难色，孙思邈立即道：“送人千里，终有一别。大人忙自己的事就好，在下亦要赶路了。”王琳显然有事在身，便客气几句，当下圈马带兵卫回城。

冉刻求只听到那兵卫又说道：“城隍庙那妖道……”还要再听时，众人已经去得远了。

回头望去，见到孙思邈在马上若有所思的样子，他讪讪道：“先生，我们如今要去哪里？”

孙思邈喃喃道：“妖道？难道是他们又出现了？我要不要……”回过神来，见冉刻求困惑的表情，孙思邈沉思半晌，才叹息道，“还是先去南方。别的事，到可再说。”

他一直极为从容，这刻却露出少有的为难之意，似乎为坚定念头，一带缰绳先往南行。

冉刻求慌忙跟随，二人策马转瞬跑了几十里出去，眼见天将迟暮，前方山脉连绵，孙思邈带冉刻求入山，找处背风的山脚歇息。

冉刻求见孙思邈又在野外过夜，暗自嘀咕。他早看了包裹，里面有数百两的金银，暗想我这真是叫花子命，捧个金饭碗也得要饭去。

孙思邈不知从哪里挖来些黄精，又摘来些山果，分与冉刻求食用，当水又当饭。

略饱后，天色早暗，冉刻求本以为就要休息，不想孙思邈盘膝而坐，突然道：“刻求，我和你相交多日，有些事要和你说说。”

冉刻求精神一震，只以为他要传功授业，忙道：“先生请讲。”

孙思邈双眸微张，目光落在冉刻求身上许久，这才道：“今日我和你所言，你绝不可让第三人知道，不知你能否守门如瓶？”

冉刻求更坚信了传功的念头，笑道：“先生还信不过我吗？”

孙思邈脸上迷雾又起，喃喃道：“我信你人好，但这世上，往往好心办坏事。我知道你一心拜我为师，但我早说过，我走的是一条不归路，你一定要想好了，是否真要和我走下去？”

这时倦鸟早已归巢，青山寂寂，孙思邈的声音飘飘荡荡在空中，浑似不在人间。

冉刻求一听之下，心底突然冒出股寒意，不由地一激灵，打了个冷颤。

第十二章
杀机

夜幕笼罩下，孙思邈坐在黑暗处，再无声息，乍一看，如幽灵浮动。

冉刻求心惊之下，更是茫然。

说实话，他根本不了解孙思邈这个人，他只是听僧璨提及、斛律明月略讲，但这些对了解一个人显然不够，更何况孙思邈一直都像隐在雾中的人。

见黑暗中的孙思邈就那么坐着，似有孤单之意，冉刻求陡然一股热血涌上心头，叫道："先生，我想好了，我一定跟你走的。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但这些日子来，我知道你是个有坚持的人。人家给你官你不做，人家给你钱你不要，你想要的东西，只怕我这辈子都不能理解，但我知道……我其实，也想做你这样的人。"

他混迹市井多年，说出最后几句话的时候，陡然觉得心头清亮，虽是一闪而过，但那一刻他再没有畏惧彷徨。

良久，孙思邈嘴角又浮出淡淡的笑容，"好，你坐下，听我说一件事情。"

他抬头望着夜空，神色又带分沧桑。

冉刻求一旁看了，心中有些奇怪，暗中嘀咕，这个孙先生究竟有多大呢？听斛律明月说起往事的时候，他最少也得三十岁以上，为何

有的时候，我看他年纪不过和我仿佛呢？

“方才我说了，这世上好心的人未见得能办得好事。你以为帮人的时候，其实是将自己陷入了深潭。但世事往往如此，大丈夫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方不负平生义气一场。”

冉刻求听他前面说得消沉，后面却深得心意，连连点头道：“先生，我看慕容晚晴也是可怜……”

孙思逸摆手止住他的下文，缓缓道：“多年前，我曾被人救过一命。”

冉刻求大为惊讶，心道孙思邈武功深不可测，竟还有人能救他性命？

孙思邈看出冉刻求心意，“那时候我还年轻，只是精通医术，并不会武功。”

“那先生的武功是谁教的？”冉刻求好奇心大起。

孙思邈避而不答，回忆往事道：“我自幼大病一场，久病竟自医。见天下混乱，百姓日苦，于是在精研医术后钻研三坟五典、诸子百家，企图从中寻出一条济世之道。”

冉刻求偷吐舌头，暗想我只想做一个富豪，不让人瞧不起，不想先生志向如此远大，这人和人是不能比的。

听孙思邈又道：“大道至简又至难，我虽有所获，但实在无多。但有一日，却从一本书籍中发现个秘密，怦然心动，本要立即前往昆仑山寻秘，可却因为一件事耽搁了。”

他说到这里时，眼眸中突闪过分痛楚。

昆玉难磨，流年更似水无痕，很多往事印在心头，痕迹终生不去。

那痛楚闪过，取代的是无边的惆怅，孙思邈又道：“那时候的我，心高气傲，和你如今仿佛，虽一介书生，但什么事情都想理会。”

冉刻求羞愧道：“先生说的是，有时候，我就是管不住自己。以后我碰到什么事，躲开就是。”

孙思邈微微一笑，“那也不用。你心性极佳，可惜一直未有人指点，我也指点不了你什么，只愿你顺着本心就好。但这本心难求……”他说的声音越来越低，有了分犹豫。

他那一刻想的是，我带冉刻求在身边，对他而言，究竟是福是祸？

冉刻求记挂着故事，并没有去体会孙思邈的言下深意，问道：“先生，后来怎样了？”

孙思邈道："后来我差点因此送了命，不过幸得冼夫人相救。"

"冼夫人？"

冉刻求搔搔头，似有印象，略一回忆，吃惊道："岭南的冼夫人？"

见孙思邈点头，冉刻求大为错愕，"听闻冼夫人是在梁武帝的时候，嫁给岭南冯家的冯宝。冯宝本是汉人，冼氏却是当地越族首领，本来男尊女卑，但冼夫人嫁给冯家后，岭南人却是只知冼氏，少提冯家。"

他说到这里，搔搔头笑笑，似感觉有点班门弄斧。

孙思邈却想，冼夫人女中豪杰，能力百年难见，若论声望，远超冯家了。

见孙思邈不语，似有鼓励，冉刻求又继续说道："冼夫人坐镇岭南多年，德高望重，还会行军作战。陈武帝代梁后，也对冼夫人极为器重。当初陈国势弱，若非冼夫人拥护陈国，江南陈国的江山也不见得会安稳到今天。如今虽是陈顼当政，但冼夫人若有所求，陈顼也是绝不推辞的。不过，听说冼夫人的丈夫冯宝多年前已经死了。"

他提及这些往事，见孙思邈只是点头，想到什么，"可冼夫人本是岭南越族人，先生当初去昆仑，怎么会和她相见呢？"

孙思邈沉默半晌才道："那是她最后一次到北方。或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自那以后，她再未涉足江北，只怕这一生，也不会离开岭南了。"

"为什么？"冉刻求不解道。

孙思邈唏嘘道："只因为那次后，她曾立誓，此生若再过江北，天诛地灭！"

冉刻求更是困惑，不知道冼夫人为何会立下这种奇怪的誓言，更不知道孙思邈为何突然要提起冼夫人？

孙思邈道："我方才和你说了，大丈夫平生受恩要报，当初我被冼夫人救命后，并不知她就是冼夫人，但当时就说过，一定会回报她。"

脑海中又到了那凄风苦雨的日子，他涩然一笑，又道："她当初不以为意，我却执意问其名姓，她这才告诉我她的名姓，反说我若有难，可前往岭南找她。或许在她心目中，我那时仍是个懵懂冲动的少年。我从昆仑复出后，因有件往事未能解决，因此这才暂时改名避免麻烦。"

心中却想：可我却没料到这么快就被斛律明月揭穿身份，只怕孙思邈这三个字传了出去，日后麻烦不断。可既然身份揭穿，福祸随缘，我又问心无愧，何惧之有？

暂时放下这个念头，孙思邈又道："我虽未张扬行事，但冼夫人

不知为何竟知我的行踪，托人送信给我，求我为她做件事情。我当下赶赴岭南去见冼夫人，再到齐国，就是要完成冼夫人的一个嘱托。”

冉刻求看似莽撞，其实也是心细，听孙思邈所言，立即听出几个问题。

孙思邈这些年一直在昆仑，可他在昆仑做什么？

孙思邈以前有件恩怨没有解决，因此改名孙简心？是因为女人，还是因为仇家？

孙思邈一直颇为低调，冼夫人又如何知道当年的少年复出？

虽困惑重重，但冉刻求还是问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冼夫人托先生什么事呢？”

孙思邈回道：“她……要找回自己的儿子。”

“她儿子……不都是在岭南？”冉刻求有些诧异。

孙思邈又沉默下来，良久才道：“这是件秘密，知晓的人不多。我希望你听了后，不要再对第三人提及。”他顿了片刻道，“冼夫人在嫁人之前，曾有一子。”

冉刻求吃了一惊，“她儿子是哪个？”他听闻秘辛，本来就是错愕连连，不想孙思邈接下来的话，让他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

“冼夫人嫁给冯宝之前生下的儿子——就是兰陵王！”

冉刻求霍然站起，月明风清下，却感觉阵阵热血上涌、眼前发黑，许久才艰难道：“先生你……你……不是开玩笑吧？”

孙思邈抬头望天，见明月如钩，隐泛清愁，心道：这时候，只怕千里之外的冼夫人也在看着明月，盼我早日带她儿子回转了。

千秋名声，万岁基业，什么岭南齐国，在一个母亲心中，怎及子女重要呢？

见冉刻求满面不信的神色，孙思邈道：“你难道不奇怪吗？兰陵王的父亲，也就是文襄帝高澄共有六子，兰陵王排名第四，但其余五子母亲均有姓氏可查，唯独兰陵王生母让人查不到一分线索？”

冉刻求恍然击掌道：“对呀，我就听蝶舞说过……她说兰陵王自小就没了娘亲，很是可怜……嗯，很是可怜。”没说的话却是，我他娘的也自幼没有娘亲，更被父亲狠心丢了，蝶舞怎么从来不说我可怜呢？女人的心真的难以琢磨。

孙思邈目光闪动，问道：“蝶舞见过兰陵王的真容吗？”

冉刻求摇摇头，“她说没有。就是没有才一心想见。先生，蝶舞姑娘其实也很可怜，她一直在青楼，听说是被个有身份的人收养，一直替那人做事。”

孙思邈脑海中立即显出祖珽那双灰白的眼眸，看着眼前的冉刻求，心中暗叹。

冉刻求又道：“她现在日子才过得好些，上次抢先生的包裹，也是那人吩咐的，说事成后就让蝶舞见见兰陵王，蝶舞欢喜得不得了。”

“你并不知蝶舞的幕后之人是谁？你在帮她做事时，已经知道她是为了兰陵王？你也喜欢蝶舞姑娘？”孙思邈盯着冉刻求道。

冉刻求咬牙半晌，终于缓缓点头，三个问题，均可用一个“是”字答复，但其中复杂的心境，谁能领悟？

孙思邈又问：“你喜欢蝶舞，却帮她去见兰陵王？你难道不知道……”冉刻求截断道：“我知道先生要说什么，先生想说蝶舞见到了兰陵王，只怕更对我不屑一顾。”

挺起胸膛，冉刻求道：“可我总希望，她就算见到兰陵王，也能知道我的好。”

他言语之间有自信，也有自伤，终究不再多说什么。

但他信，自己的心意孙思邈能够理解！

孙思邈凝望冉刻求良久，这才轻叹道：“你很好。情感一事，的确很难说清，但你应该知道我和你说及往事的用意吧？”

冉刻求一怔，立即感觉到有些不妥。

如此说来，孙思邈这次到邺城，就是要带兰陵王回岭南见母亲冼夫人？可自己答应过慕容晚晴，要让孙思邈帮她报仇，杀了兰陵王。如今，老子好心办坏事，应承之事要撞墙。先生受人之托，当然不会去杀兰陵王，那慕容晚晴可要对老子下手了。

不过担心一晃而过，冉刻求更多疑惑瞬间涌上心头。

冼夫人如果真的是兰陵王的生母，那父亲当然是高澄？高澄一代君王，和冼夫人间又有什么爱恨纠葛？高澄怎么会让冼夫人嫁到岭南？此事多年前发生，为何直到现在，冼夫人才托人来寻兰陵王？这件事情，究竟还有谁会知道？孙先生所言，似乎还有些不尽翔实。

想到一个关键问题，冉刻求立即问道：“先生，那斛律明月可知道你来邺城的目的？”

孙思邈道：“只怕他已知道。”

他心中在想，冼夫人画像一出，按照当年的约定，不但斛律明月，就算祖珽都知道我来邺城是为了兰陵王，但穆提婆如何知晓的呢？

略皱眉头，孙思邈又想，穆提婆告诉我，兰陵王才回邺城，转瞬就南下，王琳在黎阳所言，证实穆提婆并未撒谎。斛律明月见到那幅画后，当然知道我的目的，可他却让兰陵王南下，应当是存着不让我和

兰陵王相见的念头了。

冉刻求竟像也想到这点，“那斛律明月对你诸多为难，难道是不想你去找兰陵王？”

“为什么？”孙思邈略有意外。

“如今斛律明月老迈，兰陵王正如日中天。齐国对抗周国、陈国的重任正慢慢地移到兰陵王的肩上。斛律明月对齐国忠心耿耿，自然不会让兰陵王随你离去。”冉刻求立即道。

他这般推断倒是合情合理，可他转瞬推翻了自己的论断，“不对呀，斛律明月若是不肯，他为何肯放你走呢？”

“斛律明月肯放我走……”孙思邈沉吟道，“恐怕是因为他们一直怀疑我……”

说到这里，忽然心中有股警兆升起。

那警兆来得突然，来得诡异，甚至比斛律明月当初立在他身后更要让他心悸。

孙思邈心下骇然至极，知有危险迫来，不待多说，突然伸手，一把抓住冉刻求的脖领飞身上了一旁的高树。

他蓦地一抓一跃，灵敏如猿猴出手，纵跃似飞龙腾空。

冉刻求还在迷糊之中，就见远方突然有点磷火落在了他们方才所处的位置，那磷火一亮就灭，但他们所处之地方圆丈许的野草蓦地就枯了。

那是极为诡异之像，冉刻求见了，心中骇得怦怦大跳，不知那暗影究竟何物，却知道方才二人若还坐在那里，只怕就和那草一样的命运。

夜，静寂如死。

本已夏日，冉刻求却感觉全身都在冒着寒意。

就听身旁孙思邈缓缓道：“哪里的朋友，何不出来一见？”

冉刻求不由佩服孙思邈的涵养和功夫，很明显，有人暗中要取他们的性命。要是换了他，早就扑过去拼命，偏偏孙思邈还能好整以暇地问话。

扭头望向孙思邈，却发现他问话时紧闭着双眸，似在倾听什么。

半晌后，孙思邈又开口道：“朋友既然来了，难道吝于一见吗？”

前方仍静，仿佛那磷火暗影不过是个幻觉，若非青草枯萎，真

如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冉刻求有些不耐，大喝道："哪个龟孙子暗算老子……"他不待再骂，孙思邈脸色微变，突然伸手掩住他的嘴巴。

冉刻求一怔，就听到一声鼓响传来。

那鼓声突兀，虽不嘹亮，但冉刻求听到却感觉那鼓槌好像敲在了心头，疼痛难忍，怪叫一声。

他一声大叫后，那鼓声更紧，声声如碧海潮声，击得冉刻求气血翻腾、心头大跳，又感觉只要一张嘴，那颗心就要跳了出来。

陡然间双耳后一凉，鼓声陡灭，天地全静。

原来，孙思邈霍然出手，将两根银针插到了冉刻求的耳后。

冉刻求中了两针，立即感觉如聋子一般，但还是感觉到一颗心狂跳不休，如一面大鼓在胸膛锤击一般。

他心下骇异，不知中了什么妖魔法术。

孙思邈却知遇到了生平最大的一个危机，双手一合，捏了个奇怪的手诀，第三遍问道："朋友所来为何？你我无冤无仇，何必用灵光、鼓月这等阴毒的手法招呼？"

他神色虽还从容，但微睁的双眸中带着凛然之意，问话虽轻，却远远地传开去，看来没有受鼓声的丝毫影响。

鼓声立停，远远处有人道："灵光夺魄，鼓月取魂。可惜灵光、鼓月虽出，也夺取不了你的魂魄。孙思邈，看来说你得天师大道的传言并非虚妄。"那人声音平平，绝无半分转折，听起来让人不舒服至极。

孙思邈自忖绝未听过此人的声音，不知他为何盯上自己，双眉一挑，不答反问道："原来阁下是道中之人？"

暗中那人亦是不答孙思邈所问，只是道："孙思邈，就算你得天师之道，我要杀你也不是难事。"

孙思邈笑笑，反手一折，取了根树枝在手，左手五指从树枝上轻轻抚摸过去。

冉刻求剧烈的心跳稍缓，听力被银针所限不敢拔除，只怕鼓声再起，就会吐血而亡。可他眼睛没事，能看到孙思邈嘴唇蠕动着和人说话。见孙思邈这刻还有闲情折枝谈笑，心中忐忑，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睁大眼睛望向暗处，却根本看不到什么。

"我信阁下之能。"孙思邈道，"可不知阁下为何要杀我？"

"我可以不杀你。"暗中那人道，"只要你交出阿那律，你我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孙思邈皱了眉头，“我没见过阿那律！”

暗中那人平淡道：“你觉得我会信你？”

不闻孙思邈回答，那人又道：“孙思邈，你十三年前赶赴昆仑时，不过是一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但你自昆仑复出，不但医术更上一层，甚至武功也达常人难想之境，你能抵抗灵光、鼓月之术，或可说是得天师之法，但你能躲避斛律明月三箭，只怕就算天师也难做到。你莫要说这些武功是天上掉下来的。”

孙思邈一直琢磨着对方的来历，闻言有些纳闷，想不出敌人如何知道他接了斛律明月三箭。

无暇深想，孙思邈缓缓道：“因此，你认为我必定见过阿那律，才会有这身本事？”

暗中那人哼了声，显然确信无疑。

孙思邈道：“看来我今日无论如何一定要拿出阿那律来，不然这荒山野岭就是我的埋骨之地了？”

“你果然是个聪明人，聪明人当然知道如何去做。”暗中那人道。

孙思邈笑笑，五指过处，手中树枝奇异般地褪了青绿的树皮。

“你错了，我不是聪明人，我交不出阿那律！”

那一刻，天地陡静，风似乎都凝在半空。

冉刻求看不到黑暗中的动静，只能留意孙思邈的表情看形势发展，他虽不知道事情恶劣，但见孙思邈表情少有地凝重，低语道：“先生……”才吐了两个字，一颗心陡然又大跳起来，骇然闭口，就听空中似有尖锐的啸声。

他被孙思邈封了听觉，竟还能听到啸声传来，可见声音凄厉至极。

办刻求慌忙向前看去，隐约中又听鼓声再起，虽是微弱，但不知为何，一颗心也随着那鼓声起伏。

鼓声快心跳则快，鼓声慢则心跳缓，心口更隐约有刺痛之感。

冉刻求骇异万分，知道若是这么下去，只要鼓声急如密豆，他心跳也如此快捷，很快就要吐血身亡。

他虽走南闯北，但从未碰到这般险恶之事，简直非人力能够抗拒，慌忙向孙思邈看去，暗叫先生救我。

孙思邈见他望来，左手握拳，右手一搭，做了个奇怪的手诀。

冉刻求生死关头明白孙思邈用意，立即双手如孙思邈般做诀。

说来奇怪，他手诀一成，就感觉心口刺痛感轻了很多。不待多说什么，孙思邈手一动，将冉刻求双腿又盘了个姿势。

冉刻求只感觉孙思邈拿他两条腿当作面条任意揉捏，这一盘，双腿几乎折断，差点大叫起来，不等他叫出口来，孙思邈又在他嘴上轻拍一掌，示意他收声。

冉刻求盘腿掐诀闭口收声后，心跳立即缓了很多，似乎那鼓声也影响不了他什么，不由暗自称奇，却不知什么道理。

啸声突顿，鼓声未停。黑暗中那人冷笑道：“孙思邈，你真以为凭天师传下来的三关诀，就可对抗我的七伤术吗？”

孙思邈缓慢吸气道：“鼓月夺魄，七伤灭身，阁下原来是天师道下高人。只可惜道术虽高，见识却不高，在下若有阿那律，怎会被阁下所制？在下若没有，阁下岂不是滥杀无辜？”

暗中那人突然放声大笑道：“你以为凭三关小术就能教训我，未免太过不自量力。”话音才落，鼓声啸声均停，却有奇异的竹哨声起。

孙思邈陡然变色。

冉刻求根本听不到二人的对话，看不到暗中的情形，只是留意孙思邈的脸色，见状慌忙向前看去，背脊陡然冒起一股凉意。

只见前方黑暗处突然有草浪起伏。

这时晚风微弱，那草浪起伏却是因为其中涌出了许多条蠕动的黑影。

那黑影大小不一，大的像是青蛇，小的却像蝎子、蜈蚣、四脚蛇之类，只因隔得较远，看不分明。

可不到片刻工夫，那草浪已接近树下，眼看就要向树上爬来，冉刻求心中发毛，几欲作呕，就想跳下树去逃命。

就听黑暗那人笑道：“孙思邈，三关内返，内念不发，外念不入。你虽观物于无物，但毒虫上身，我不信你能守得住三关……”

他话音未落，天地间陡然有轻啸传出，如雏凤清鸣，天籁音起。

啸声才起，孙思邈脚下用力，竟借树枝弹力，从树上一跃而起，飞扑西方。

冉刻求一见孙思邈出手夭矫如龙、热血沸腾，几乎要大叫个“好”字。

可他非但没有叫出这个好字，一颗心反倒沉了下去。

孙思邈扑的并不是他一直望的方向，也就不是黑暗中那人所在的方向！

生死之间，孙思邈如此做法，难道是想逃？

孙思邈逃了，他冉刻求怎么办？

念头如闪电，冉刻求眼眸还是被孙思邈身法所带，就见孙思邈一扑之下，眼看就要冲入黑暗之中……

黑暗那人突然道：“好！”那平淡的声音中带了分急迫，却正是从西方传来。

声未落，天空突有磷火闪动，那一刹，竟有十数点磷火从暗中飞出，正击向孙思邈下落的方向。

冉刻求不知敌人怎么会突然换了方向，见状也知道孙思邈完了。

孙思邈气已尽，毕竟不是飞鸟，还是要落地。那人算准了孙思邈此举，先前驱毒物来攻不过是个幌子，这一次才是要想置孙思邈于死地。

方才那一点磷火就让方圆丈许草木皆枯，这十数点磷火打在身上，还不让孙思邈当场气绝？

磷火无一落空，尽数打在孙思邈的身上……

冉刻求心中一冷，陡然感觉情形曾经见过，睁大了双眼。

果不其然，袍子倏然而燃，袍子下却有暗影一道，未及落地时电闪穿出，那人正是孙思邈。谁都不知道他如何能在空中转折，却见他手一扬，手中树枝没入了黑暗。

那树枝如剑，瞬间撕裂了天地间的黑暗。

冉刻求在树上见到孙思邈那一式，只感觉如堂堂正正之师却用奇诡之兵，脱口大叫：“着！”

黑暗中一声闷哼传来，长啸陡出，却是向西方遁去。

孙思邈却不停留，霍然向南扑去。

他知道敌手极为高明，用的是音遁之法，音在西方，人却向南方逃走。方才黑暗之人一直都在西方，只是采用音遁法，让他们误以为声音是从前方传来，若是旁人冲向那声音来处，正中了黑暗之人的暗算。

孙思邈方才闭目倾听，就是在查对手的方位。他不信声音来源，却信自己内心的判断。

果不其然，前方有黑影暴窜，转瞬已逃出十数丈开外。

孙思邈骇然对方身手高强也是超乎他想像，中了他一剑后还能有这般敏捷，知道今晚若不借机抓住此人，只怕再斗此人，就要花十倍

的气力。

微微吸气，正要追击，就听到前方树上突有琴声。琴声微弱却萦绕，瞬间追到逃窜那人的身前。

荒山野岭中，怎么会有人弹琴，如何会有琴声？

电闪之间，孙思邈想到什么，立即喊道：“不要！”

不是琴声，而是剑吟。

剑是一柄会发琴声的剑，出剑的人却是慕容晚晴。

她怎么会来到此地？

琴声陡震，“铛”的一声大响，如金戈烽冷。

慕容晚晴隐忍多时，出剑算计精准，一剑刺在黑暗之人身上，本以为会将那人刺穿，不想却如刺在钢板之上，忍不住一愣。那人再哼一声，向慕容晚晴看了眼。

只一眼，慕容晚晴就感觉坠入陡崖深谷之中，一时间竟全身发软。

那人双眸亮得异乎寻常，似带着一股魔力，让人一眼望去再难移开。

心中大骇，慕容晚晴立咬舌尖，神志略清，横剑爆退。她应变也是极快，知道这人控制住她的心神，下一步恐怕就要出手毙了她。

果然那人一眼望来，随即立掌如刀，击向慕容晚晴的脖颈，却被她躲过。

那人指尖擦慕容晚晴鼻尖而过，忍不住惊咦一声。

刹那间，那人已知要杀慕容晚晴最少还要两招，但两招过后能不能逃得过孙思邈的追击，却是未知之数。

他是心高气傲之人，这次来找孙思邈本势在必得，不想孙思邈本事竟深不可测，远超乎他的想象，一招失算，胜负难料，他不想冒险搏命。

转念之间，手一挥，一颗黑丸击在地上，瞬间冒起了一道浓烟。

浓烟扩散得极快，刹那间弥漫了方圆数丈，那人哂然一笑，笑声竟也如浓烟般重重叠叠、四面八方地蔓延开去，浓烟消散，笑声已歇，那人却已不知了去向。

浓烟才起，慕容晚晴就要冲过去，孙思邈及时赶到，一把将她抓住，不进反退，避开了浓烟。

慕容晚晴急道：“你做什么，我是在帮你！”

孙思邈轻叹一口气道：“你若进了这烟雾中，只怕全天下的人都帮不了你了。”

慕容晚晴微怔，立即醒悟过来，问道：“烟有毒？”

不待孙思邈回答，已见到浓烟过处，草叶均变黄枯萎，不由骇然失色，跺脚道：“那你还不快追，让这妖孽跑了，只怕后患无穷。”

孙思邈望着黑暗处，喃喃道：“他不会跑的。”

他心中在想，我才到这里，这人就闻风赶到，他这次虽逃，但怎肯轻易放过我？我不找他，他也会找我的。

慕容晚晴不解孙思邈之意，还待再说什么，突见孙思邈望过来，目光古怪，心中微慌道：“你看什……”话未说完，陡然间感觉到天旋地转，双腿一软，倒了下去。

这一晕倒，直如天荒地老。

不知几许，突闻鸟鸣啾啾，清风拂面，慕容晚晴睁开双眼时，蓦地发现晨露依依如泪滴在草叶之上。眨眨眼，又见红日初升，柔和的光芒洒落，有如亲人的抚摸。

略做沉吟，终于想起昨晚的事情，慕容晚晴霍然坐起，茫然四顾，就见一双大眼正在瞪着她。骇了一跳，认出那是冉刻求时，忍不住皱了下眉头道：“你救了我？”

她昨晚不知为何昏迷，也不知为何醒转，所有一切如梦一般。

冉刻求见她醒转，本有些高兴，见她蹙眉不悦，好似对仇敌一样，忍不住道：“怎么了，你不高兴？”

慕容晚晴冷哼一声，缓缓坐起，感觉浑身乏力，心中凛然，问道：“孙先生呢？”

她神志渐复，骇然想到，难道那妖孽手掌掠过我鼻端的时候，对我下了毒？是孙思邈救的我？

冉刻求道：“走了。”

“他去了哪里？”慕容晚晴立即跳了起来。

冉刻求哈哈一笑道：“你还不承认吗？”

“承认什么？”慕容晚晴微有错愕。

冉刻求抱膝坐在地上，不慌不忙道：“你本是喜欢孙先生的，对不对？不然怎么会对他的行踪这般紧张？”

慕容晚晴脸似微红，转瞬讽刺道：“你追女人不在行，分析女人倒很内行了。你若真猜得懂女人心思，现在也不会是孤家寡人了。”

冉刻求老脸发热，心中暗骂张三乱嚼舌头，不然慕容晚晴怎么

会知道蝶舞的事情？慌忙岔开话题道："张三、王五呢？怎么不见了？"

他对慕容晚晴到此并无意外，因为几人早就约定，一路追随孙思邈南下，只等他和孙思邈定了师徒名分，他们再找个机会重聚好了。反正那时候木已成舟，孙思邈又非顽固不化之人，冉刻求倒不担心孙思邈要执意赶走几个兄弟。

慕容晚晴闻言，脸上突然露出一分惊惧之意。

冉刻求见了，心头一沉，霍然站起道："他们出了意外？"

慕容晚晴不待回答，就听一人淡淡道："你这次倒有先见之明。"

冉刻求回头望去，见孙思邈不知何时回转，又惊又疑道："师父，你……他们……"一时间千言万语，竟不知道从何说起。

孙思邈望向慕容晚晴道："慕容姑娘，昨晚之事，还请你说说。"他说话间，盘膝坐了下来，笑容泯去，双眉微皱，似有难题不解。

慕容晚晴看了冉刻求一眼，苦涩道："说来话长，但以先生的睿智，想必早看穿冉刻求的小聪明了。我也不瞒你，冉刻求一心拜你为师，我们怕耽误他拜师这才故作误会离去，不过暗中约定，还是要跟随先生你的。昨晚先生在野外露宿，我们也一直跟在不远。"

冉刻求心中不满，暗想这女人真是不可理喻，把事情都推到我的身上，你自己一心想求孙思邈帮忙怎么不说。可一心要听兄弟的下落，急问道："那后来呢？"

慕容晚晴脸上掠过分惊惧，"天黑时，张三、王五都想去听听你们说什么，我拦不住，就任凭他们去胡闹，但警告他们莫要让先生发现。不想他们一去许久，我等得不耐烦，也摸过去看看，可没走多远，就见到张三和王五昏在草丛中。"冉刻求立即问："谁弄昏了他们？"

慕容晚晴白了他一眼道："我怎么知道？我那时候还以为他们得罪了孙先生，被孙先生放倒的，可很快感觉不对，因为这二人脸都是白的，印堂却发黑，好像中了毒……"

冉刻求心中凛然，回想当时场景，感觉青天白日下也有些不寒而栗。

慕容晚晴脸也有些发白，似有余悸道："我知道先生素来只救人，从不下毒，隐约感觉到不对，本想弄醒张三他们两个，但没那本事，就想来找先生。可那时候突然听到有人过来，忙偷爬到树上。借树枝遮掩，见到两个像僵尸一样的怪物向这个方向跳来。"

冉刻求诧异道："僵尸？这世上真有僵尸？"

慕容晚晴轻咬红唇，回忆当初的情形，眼中还有分惊吓困惑，"我不知道呀，但那两人是跳着走路，膝盖并不弯曲，和传说中的僵

尸很像了。”

顿了片刻，她见孙思邈闭着眼睛，也不知道听进去没有，继续道：“那两个僵尸过来，将张三、王五都背了起来，立在那里却不再动弹。我那时候……有点怕，不知道怎么办。”

冉刻求记挂两个兄弟的下落，不满道：“有什么难办的，下去宰了那两个僵尸好了。”

慕容晚晴道：“你说得简单，张三、王五轻易被人放倒，敌人肯定不简单。那僵尸是死的，我还怎么再杀？昨晚就见你在树上呆着，可不见你下来帮手。”

冉刻求脸一红，辩道：“你如果对付不了僵尸，怎么不赶快来找先生。”如今在他眼中，孙思邈无所不能，看起来不但能医病救人，武功卓绝，甚至可斗僵尸施法术了。

慕容晚晴道：“你以为我有你那么蠢？我是想来找先生，可就在那时，远处又过来一人，我怎敢轻举妄动？那人脚下轻飘飘的，一看就是武功极高。那人穿褐色衣服，倒不像僵尸，可伸手在那俩僵尸头上拍了下，不知念了句什么，那两个僵尸就背着张三、王五一跳一跳地走了。然后那人就向孙先生的方向潜过去，后来的事情你们也都知道了。”

说到这里，她轻咬红唇道：“我当初也想向先生示警，可一来没想到那人出手那么快。二来……我看到那人从树下经过时，不知为何，心中实在有点害怕。”

她不再多说什么，垂下头来，像是有些羞愧。

冉刻求见她的样子，虽还牵挂兄弟的安危，可心道自己昨天见到那暗中人，根本无还手之力，慕容晚晴还敢刺那人一剑，实在不能再强求她做什么了。一念及此，心中反倒有些歉意。

突然想起什么，他一拍脑袋叫道：“是那人了，原来他在黎阳的时候就跟着我们。”

他在黎阳城内的客栈曾见过一个怪人，之后就昏了过去。听慕容晚晴提起，那人穿着褐色的衣服，倒和自己见到的那人一样，多半就是一个人。

见孙思邈望来，冉刻求立即将客栈发生的事情说了遍，末了补充一句，“先生，我那时候看到的真不是幻觉。”

孙思邈点点头，心中暗想，我当初救醒你时，就发现你中了天师秘术，只是那王大人在，又在齐境，不好多说什么。那人一路追踪我来，心狠手辣，为何不杀了你呢？

转念一想，孙思邈就已明白，他留着冉刻求更能牵绊我的行踪，不然我孤身一人，他要找我就不是易事了。

想到这里，孙思邈站起身来道：“走吧。”并不多说什么，当先行去。

冉刻求有些着急，跟在孙思邈身后道：“先生，去哪里？”

“响水集。”

孙思邈向南行了没有多远，就站在了一棵树下，似乎想着什么。

冉刻求只是望着孙思邈，又问：“先生，去那里做什么？”

慕容晚晴一直默默地跟着俩人，突然道：“你脑袋不好使，难道眼睛也不好使了？你没看到树上有字吗？”

冉刻求一怔，才发现孙思邈身旁的那棵树已经被剥了半边树皮，露出光秃秃的树干。

树干上不知是灼烧还是人为，镂出几个血红的大字——中元、响水集！

那几个字龙飞凤舞，虽是青天白日下，却带着森森鬼气、万千杀气。风遗尘整理校对。

冉刻求一见那字就喊邪门，只感觉那字体上似有幽灵凝聚、勾魂夺魄，比人移不开目光，偏偏他方才并没有留意。

立即明白什么，冉刻求道：“那妖人让先生去响水集？张三、王五都在那里？先生当然会去了？”

孙思邈只是默默点头，神色间终带了分凝重。

冉刻求见了，想起孙思邈说过，他们走的是一条不归路，不知为何，他心底突然冒起股寒意，只感觉朗朗乾坤、天日昭昭下，总有些阴森诡异的杀气难以挥去。

刺心

第十三章 风雨

天阴欲雨，大河东去。

冉刻求再面对一条大河的时候，一屁股坐了下来，叫道：“先生，你打死我，我也走不动了。”

河非黄河，而是淮水！

冉刻求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他竟然从黄河一路南下走到了淮河。

当孙思邈提及要去响水集的时候，冉刻求大喜若狂。他知道孙思邈口硬心软，绝不会对张三、王五俩人的生死置之不理，不用他求，孙思邈想必也会去救。

可冉刻求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响水集并不在黎阳左近，而是仁州之东、破釜塘之西的一个集市。

他不解那两个僵尸、那个妖人怎么将张三、王五带到这里，也不知道孙思邈怎么会知道淮水旁有这么个集市，最为不解的却是为何他要一路走过来。

他们三人只有两匹马。按照冉刻求的想法，倒可让孙思邈和慕容晚晴同乘一匹马，一路上培养些感情，就算他说服不了孙思邈去杀兰陵王，慕容晚晴看他这媒人之功，也不会对他下手。

不想孙思邈倒是干脆，径直乘了一匹马。慕容晚晴好像也不拿

自己当外人，当下乘了另外一匹马。冉刻求抢不过，只能盘算到前面的市集再买匹马乘坐，反正王大人送的金银尚多，买个十来匹马也都够了。

没料到，孙思邈不知哪根神经搭错，吝啬得如铁公鸡一样，竟坚持让冉刻求走路跟随，不然就不带他去救兄弟。

冉刻求拗不过孙崽邈，只能再次拿着金饭碗去讨饭，背着沉重的包裹一路快走。

他也不是没有吃过苦的人，但这一路南下，倒是感觉以前的日子简直是在天堂。

等见了淮水，知道过了河，响水集已经不远可，周身疲惫欲死，再也走不动半步。

孙思邈见河水滔滔，不理冉刻求，牵马顺着河岸走下去，似要寻渡船过河。他一路行来，笑容不减，但沉默许多，似凭空多了许多心事。

慕容晚晴跟随下了马，见冉刻求瘫在地上，走过来道："大英雄，走吧，你的兄弟还等你去救呢。"

冉刻求翻身坐起，向孙思邈的方向望了眼，低声道："慕容姑娘，我感觉有点不对。你说我究竟哪里得罪了先生，他要这么罚我？我们一路南下，过泗水后，越走越荒凉，有时候百里都无人烟。先生怎么会对这里熟悉，确信响水集就在破釜塘西呢？他不是骗我们吧？"

"你怎么不去问先生？"慕容晚晴冷冷道。

冉刻求道："我怎敢？我不过是骗了他一次，他就罚我走了这么远，若是怀疑他，他还不罚我爬着到天边？"

"那你走了这么远，可发现自己有什么改变吗？"慕容晚晴目光微闪。

冉刻求搔搔头，"能有什么改变？就是感觉脚底板茧子厚的和鞋底差不多了。"

"我总感觉先生这么做，有他的深意。"慕容晚晴若有所思道，"或许他在教你一门功夫？"

"功夫，什么功夫？我怎么不知道？"冉刻求来了劲儿，回忆南下伊始，孙思邈倒的确教了他点东西，但那事他都不好意思对慕容晚晴说出来。

孙思邈教他的是走路的功夫。

冉刻求活了二十年，也听说过邯郸学步，当时为之一笑，不想笑话人的也不如人，内己走路也是要人教的。

以前走路，他素来是龙行虎步，自以为威风凛凛、气势逼人，但孙思邈却教他含胸拔背、收腹松肩，同时让他走路时记得什么“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形，形无其形。”

冉刻求茫然不解，孙思邈也不过多解释，只是让他照做就好。

一路行来，冉刻求骡子般赶路，累得心形皆忘、四大皆空，按照孙思邈所教之法行走，不久后思绪空空，好像个白痴一般。

但这长逯跋涉中，冉刻求渐渐感觉行路之时，身体中有股气力在催动他的脚步，若说没有收获，那是假的，若说有什么收获，冉刻求也想不明白。

传说中，人家都有什么金钟罩、铁头功，冉刻求却从未听说有什么走路的功夫。他心中暗想，难道先生教我无敌铁脚功吗？似走路快有什么用，难道以后去做个脚夫吗？

慕容晚晴见冉刻求一片茫然，懒得为他授道解惑，“你不知道，我又怎么知道？对了，你说一定劝先生帮我复仇的，现在可有什么办法了？”

冉刻求一听到这复仇，脑袋就大，更不敢说孙思邈这次是来找兰陵王的。可知道若不应对慕容晚晴，她的仇人名单恐怕就多了他冉刻求一个。

眼珠转动，冉刻求压低声音道：“这件事，若是一家人就好商量。”

他本做好了挨打的打算，不料想慕容晚晴突垂头下来，竟似有分羞涩之意。冉刻求暗自诧异，倒感觉慕容晚晴的确对孙思邈有点意思。

上次在黎阳城时，他就说过这事，那时候慕容晚晴反对就不算坚决。

她是真的为了复仇不惜一切，还是顺水推舟爱上了孙思邈？

冉刻求想不明白，又道：“其实，你有所不知……先生早决定为你除去兰陵王了。”他心中暗想，我这不是说谎，如果孙先生真要带兰陵王去见冼夫人，也算是除去了这号人物。

慕容晚啃娇容微变，颤声道：“他真的想除去兰陵王？那……我怎么从没有听他说起？”

冉刻求道：“慕容姑娘，这你就不知道了。女人的心思我的确不太懂，但男人的心思我可懂了。先生心里想着什么，我是一清二楚。”

慕容晚晴蹙着眉头，略带着幽怨道：“你知道他想什么？”

冉刻求微笑道：“他其实……是喜欢你的。”

“你瞎说什么？怎么可能？我……”慕容晚晴吃了一惊，虽未跳起来，可一张脸已经红得和朝霞一样。

冉刻求看到眼中，心中暗想，这件事看起来已有定案，慕容姑娘真的喜欢上先生了，不然为什么脸红？不过这也难怪，她慕容家几乎被高家连根拔起，她虽然要强，可毕竟是个女人，先生也算救过她的性命，她无依无靠，对先生暗生好感不足为奇。只是蝶舞也和慕容姑娘处境仿佛，我给她依靠她怎么不靠呢？

想了半晌，他想出个缘由，多半是因为兰陵王和先生一样，脸都白的缘故。

慕容晚晴见冉刻求怔怔出神，哪里知道他复杂的心思，忍不住催问：“然后呢？”

冉刻求回过神来，故作神秘道：“先生喜欢你，却不敢说出来，因此想暗中帮你做了兰陵王再说。实不相瞒，他这次南下，一方面要救张三他们，还顺道要找兰陵王。”

“兰陵王南下了？你们怎么知道？”慕容晚晴神色有分异样。

冉刻求见一叶轻舟从下游行来，船头那人正是孙思邈，忙道：“以后再和你说，先生找到船了，你莫要对先生提刚才我说的事情，不然先生脸皮薄，被你揭穿心事后，恐怕反而不会帮你了。切记！”

说完走到岸边，冉刻求高喊道：“船家靠岸。”

那叶孤舟到岸边停下，冉刻求当先跳到船上，却不见孙思邈的那匹马，忍不住道：“先生，马呢？”

孙思邈淡淡道：“过河之后不远就是响水集，要马也没什么用了，我就放了他。”

冉刻求心中微颤，感觉孙思邈话语中竟有交代后事之意。

慕容晚晴也跳到船上，却留意到撑船的船夫，心头突然一跳。

冉刻求随着她目光望过去，也是脸色微变。

撑舟的是个中年汉子，戴个斗笠，遮挡住上半边脸庞，但仍遮挡不住他面容的凄厉之处。那人脸上有一道伤疤，竟像是从眼角一直划到了下颌，那伤疤像是被刀所砍，砍得极为惨烈，他的嘴唇下颚的肉都翻卷出来，鼻子亦缺了一小块。

或许那汉子本来长得不差，但就是这一道疤痕，让人白日见了他，就如见到厉鬼一样心中发冷。

孙思邈见二人上船，只是简单地说了句，“麻烦送我们到对岸就好。”

那撑船汉子嗯了声，也不言语，将船向对岸摆渡过去。

冉刻求和慕容晚晴对望一眼，都看出彼此眼中的警惕之意。

他们过泗水、近淮河，如今未过长江，就仍算是在齐国的地域，但实际上，泗水以南、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除了几个较大的州、郡有齐军把守，尚算繁华外，大片土地都因连年的战乱、水灾等缘故荒废。

他们一路南下，甚至能见到百里无人烟的场景，淮水一带的凄凉可见一斑。

民不聊生，因此四处游荡，导致盗匪滋生横行。他们一路行来，也碰到过几波盗匪，但都被孙思邈巧妙避过。如今见到这凶恶的船夫，冉刻求、慕容晚晴二人不约而同在想，孙思邈从哪里找来的船夫？可不要是个强盗！

天更阴暗，终有几滴雨落下来打在河面上，泛起点点涟漪，很快升起白白的雾气。

河水苍苍，河雾茫茫。

小船慢慢地行进，快到了河心处。

那船夫时不时地偷看一眼船头的孙思邈，又好像若有意若无意地看了眼船艄冉刻求背的包裹，瞄了下慕容晚晴的容貌。

雾气细雨中，孙思邈坐在船头望着河面，竟像神游物外，并不知道危机迫近。

冉刻求只感觉那船夫的脸色越发阴森可怖，心中凛然，突然道："慕容姑娘，你还记得我有个外号吗？"

"什么外号？"慕容晚晴一愣，见冉刻求眨着眼睛，偷指船夫，明白了冉刻求的用意。

三人都会武功，自然不怕一个河上的船夫，就怕这船夫见财色起意弄翻了船，三人虽不见得淹死，但也是颇为麻烦。

慕容晚晴冰雪聪明，立即又道："你可是说浪里白条的外号吗？"

冉刻求心中暗赞，接道："是呀，我走南闯北，着实闯下了不少名号，但就这个浪里白条的称号最让我喜欢，想当年鄱阳三鬼作恶多端被我盯上，有两鬼不待跳江，就被我力毙当场，还剩一鬼跳入长江妄想水遁，却被我追入长江，游了十数里刺杀他在江底，那一战下来，江湖的朋友才给我起个浪里白条的外号，唉……不想一转眼已过去五六年了。"

人家是出口成章，他倒是出口成谎，瞬间沧桑，一个故事讲得有头有尾、震骇力十足。

茫茫河上，风吹衫扬，冉刻求立在船艄，倒很有几分大侠的气

势。

冉刻求讲故事的用意当然是告诉那船夫，岸上、水上都莫要起恶意，不然他冉大侠出手，那就是有死无生。

慕容晚晴听得双眸放光，佩服道：“可惜现在没有哪个不长眼的鼠辈敢冒犯冉大侠，不然倒可再见大侠风范了。”

“那也说不定。”冉刻求斜睨着那船夫。

孙思邈还坐在船头，也不知听没听到冉刻求胡扯，一言不发。河雾腾起，又给他的脸上带来分迷离之意。

那船夫突然放下手中的舵，船在河中顺水而下。那船夫也不理会，蓦地一弯腰，手上竟多了个匣子。

冉刻求一凛，喊道：“你做什么？”

慕容晚晴亦是心惊，只怕对方暴起，手已摸到腰间的剑柄之上。

咯吱声响，那船夫开启了匣子。

天虽阴，却见一道碧绿的光华从匣中射出，映绿了船夫那狰狞丑恶的脸。

匣中竟有一把短剑！

冉刻求心中大骇，忍不住双拳错在胸前，不想这船夫竟如中山狼，没被他这浪里白条吓住，反倒要发难。

慕容晚晴心中亦惊，看出匣子中的那柄剑竟是罕见的利器，只怕虽不如远古的干将、莫邪，也是相差不远。

这寻常一个淮水上的船夫怎么会有如此利器？

二人惊疑不定，凝神以待，本以为那船夫就要出手，不想那船夫只是看了眼匣子中的宝剑，突又合上匣盖，捧着那匮子向船头的孙思邈走去。

冉刻求大是困惑，暗想，难道这船夫是个高人，竟不屑和我们两个交手，要和孙先生比个高下吗？

那船夫很快到了船头——孙思邈的身后，捧着那匣子立了半晌，突然跪了下去。

冉刻求眼珠子差点鼓出来，诧异不已，不明白这是什么古怪的招式。他向慕容晚晴看去，见她也是一脸茫然，不明白究竟。

孙思邈本是背对众人，却如背后长着眼睛，一反手就托住下跪的那船夫，一言不发，可眼中又带分慨然之意，右手摆了摆。

那船夫身形微动，执意将那闸子往前送去，眼看就要递到孙思

邈胸前。

冉刻求见了心中暗惊，只以为这二人是在方寸间比拼高深的内劲。

他听闻，武功高手和地痞斗殴时大呼大喝不一样，往往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能决定生死。

孙思邈方才一出手，就制住船夫的一只手，高明之处自不用言，先生另外一只手摆了下，很有迦叶拈花的样子，莫非是江湖传言的拈花手？

但这船夫显然也不简单，比他刻舟求剑更加高明，看起来已到匣中有剑、手中无剑的地步，不知先生如何抵挡？

孙思邈略带无奈的样子，一伸手，突接过了那匣子。

不等冉刻求叫好时，船夫立退，很快就回到船尾，摆舵一转，船如鱼般向对岸划去，宛若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冉刻求、慕容晚晴面面相觑，不知道这出哑剧是什么意思。

正琢磨间，船身一震，已到了对岸。

孙思邈手持匣子，到了船夫身边拍拍他的肩头，轻轻跃上岸边，大踏步地向前走去，再不回头。

冉刻求慌忙跟上，却没有留意到那船夫等三人远走后，突然跪了下来，向孙思邈离去的方向叩拜三次，直起身来时，有两滴滚烫的泪水顺着那丑陋的脸庞流淌下来。

虽说响水集不远，但仨人走到天要黑时还是四野荒凉，远看群山连绵接到天边。

冷风夹雨，打在身上，有着说不出的难受。

冉刻求回忆船上的事情，百思不得其解，故意落后几步，低声对慕容晚晴道：“慕容姑娘，刚才究竟怎么回事？”

“你这么聪明，当然想到了原因？”慕容晚晴不答反问，脸上有分异样。

冉刻求立即挺起胸膛，摆出聪明的样子，“这件事说穿了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那船夫被我们两个吓到了，不敢动手。”—

“那船夫被你吓到了，因此把宝剑送给了先生？”

冉刻求也有自知之明，忍不住地咳嗽道：“第二种可能就是他方才和先生比拼了功夫，但自知不敌，故意示弱将剑送给了先生，恐怕……”他四下望去，略大声音道，“恐怕他很快要找来帮手再次出手。”

“他们会在哪里出手？”慕容晚晴好像对这个设想倒很赞同。

“只怕……只怕……”冉刻求心中盘算时，突然听到有车行辚辚之声，失声道，“只怕是现在！”

回头望去，见到有一辆马车从后方岔道处行来。

马车朴实无华，赶车的马夫虽然有些年迈，可车前车后均有四个随从快步跟随，神色剽悍，一看就知道练过功夫。

慕容晚晴本是嘲弄的神色，见状亦是凛然，不想冉刻求竟然说对了。

他们一路行来人迹荒芜，这些人若不是为他们而来，怎么会这么巧在这儿出现？

可奇怪的是这些人若为他们而来，骑马来劫更是方便，为何会有辆马车？

慕容晚晴心细如发，感觉事有蹊跷，留意马车反倒要多过留意马车旁的八个随从了。

孙思邈闻有马车行来，停步回望，神色平静如旧，只是侧身站在路边，静等马车经过。

他白到邺城后，几经生死，出得了殿堂，进得了井巷，斗将军、战妖人，虽杀机频频，但从未改变从容本色，对路过的马车也是寻常视之，丝毫不像冉刻求那么紧张。

那马车从冉刻求身边路过时并未停歇，但到孙思邈身边时，车夫突然一扯缰绳，马车倏止。

冉刻求大惊，以为强人就要出手，想那马车多半是个陷阱，上面不知有多少盗匪流寇、弓箭弩枪。

不想车停后，一个声音从车上传来道：“可请问……先生一件事吗？”

冉刻求一听那声音，心头微颤。

那声音低徊，竟然是个女子的声音。

冉刻求浪迹天下，实则也见过不少女子，但从未想到过，一个女子寻常的问话竟能让他浮想联翩。

蝶舞惊艳红尘，固然美貌，但声音未免媚了些。慕容晚晴秀丽孤傲，虽是脱俗，但声音未免冷了些。可马车上这女子的声音不冷不媚、平平淡淡，但自带分难以排遣的惆怅之意，让人闻之竟心情戚戚，感觉那女子有极为难的事情，恨不得赴汤蹈火地为她做到。

孙思邈乍闻询问也是一呆，半晌才道：“不知……何事呢？”他似被女子声音所动，言语中也带分低沉。

车中那女子并不掀开车帘，在车内缓缓道：“敢问先生，响水集

可在前方吗？”

冉刻求心中狂震，虽早打消了车中女子和船夫同谋的念头，但听到响水集仨字，忍不住诧异，想起那深夜妖人所约不寒而栗，搞不懂这女子去响水集做什么。

孙思邈道：“前方山脚拐弯处就应是响水集了。”

车中那女子道了声谢，车夫扬鞭策马，八个随从加上一辆马车很快消失在山脚之处。

细雨霏霏，孙思邈看着那马车离去，竟有些发呆的样子。

冉刻求见孙思邈在女子面前虽少言，但从来举止自若，好像没有今日这般失态的样子。他暗自琢磨，听说有一见钟情，难道还有一听就钟情的事情？先生这样，不会是喜欢上车上那女子了吧？扭头向慕容晚晴望去，见她也在望着马车离去的方向，脸色异常苍白。

冉刻求吃了一惊道：“慕容姑娘，你……怎么了？”

慕容晚晴回过神来，摇摇头，冷哼道：“看来你这聪明人也有猜错的时候了。”她举步跟孙思邈前行时，身躯颤动，不知是冷还是激动。

冉刻求看了，心中又是诧异，总感觉慕容晚晴见到马车后，似乎有什么不对。不待多想，他见孙思邈走远了，慌忙跟了上去。

孙思邈说得不错，前方山脚拐弯处果真有个集市。

一眼望过去，只见到房屋鳞次栉比，只怕有一两百间店铺都不止。

冉刻求一路行来，少入城镇，多数是和孙思邈在荒郊野外孤魂野鬼一样地行进，蓦地见到这般场景，精神振作，感觉好像重新回到人间，当下跑过去主动请缨，先找家客栈休息。

他这时候一马当先，冲在最前，可见细雨蒙蒙中，前方一条长街却空空荡荡，人影都没一个，不由地打了个寒颤。

这时未到夜晚，天光犹亮，本是做生意的时候，不知为何，整个集市竟少有人声，就算狗吠都难闻一声。

冉刻求见了，心中发怵，退了两步，又跟在孙思邈的身边。方才他还感觉重回人间，可见到眼前的景象，又像进入了无人的鬼域，想起那妖人随时会出现，心中忐忑。

孙思邈沿长街行过去，见到周围店铺大多关了门板，有几家门板半掩，门后似有人躲躲闪闪向外窥探，全然不像做生意的样子，也是奇怪。本待上前询问，那店主见人前来，慌忙闭紧大门，任凭冉刻求怎么叫嚷，均不开门。

冉刻求大为奇怪，嘟囔道：“先生，怎么回事？他们有钱不赚

吗？”

孙思邈沉吟道：“去前面看看吧。”

他心中暗想，今天不过七月十三，距离中元口还有两天时间，集市百姓这般惊惶，不知和我前来有没有关系？

他自从见到那妖人留下的“中元、响水集”五字后，就知道前来恐怕会有莫大的凶险。

可他一则一定要来救张三、王五两个无辜之人，二则也是想趁机见见一些人。今日见百姓惊扰不安，心中叹息，中原动乱数百年，不知何日能重归太平景象呢？我许久前就曾立志济世救民，如今虽有所成，但要实现志愿，实在路途遥远。

冉刻求顺着路走下去，转了个弯，眼前一亮。

前方有个客栈，挑出个白布招牌，上书“万安客栈”四个黑字。

冉刻求倒不是为了找到客栈喜悦，而是看到客栈前停辆马车，正是方才他们见到的那辆。回头对孙思邈道：“先生，刚才那帮人落脚这里，想必这客栈是开张的。”

孙思邈点头，和冉刻求入了客栈，见客栈内颇为宁静，柜台旁有个伙计，耷拉着眼皮，听有脚步声进来，头也不抬道：“去找别家吧。”

冉刻求不解这响水集的人怎么如此诡异，有生意上门也不做？

他一路冒雨行来，带着满脑袋的疑问和一肚子的火气，见伙计狗眼看人低，忍耐不住，拍案道：“你当老子住不起房吗？”

手一丢，他将背着的包裹丢在柜上，“铛”的一声大响。

他当初接到这包裹时，满心欢喜，只以为占了大便宜，哪里想到背的时候是多少现在还是多少，一文钱都没有花出去。心怀怨气，冉刻求早打定主意，就算这里是天宫，也要住一晚再说。他双手叉腰，对伙汁怒目而视，看样子一言不合就准备大打出手。

那伙计骇得跳了起来，见冉刻求颇有杀气，忙陪笑道：“客官，实在是客满了，小的才请你找别家了。”

冉刻求冷笑道：“你骗三岁孩子呢？眼下吃饭时光，食客没几个，外边也就一辆马车，只怕这店里住的人不超过十个，怎会客满？”

那伙计有些尴尬道：“是都预定出去了。”

冉刻求毕竟混走江湖多年，在孙思邈面前呆头呆脑，在旁人面前可不示弱，见那伙计眼睛乱转，知道他言不由衷，一掌拍在柜台上，探身道：“那我和你赌一把。”

“赌什么？”伙计一哆嗦。

“老子赌你客房绝对没有全部预定出去，若让老子查出一间空的，你就给老子二百两金子。如果老子错了，就赔你二百两金子。”冉刻求说话时，伸手解开包裹，露出里面的金银，顿时满屋生辉。

那伙计忙道：“这位大爷……小的可赌不起……”他本爱搭不理，见冉刻求赌注豪阔，好像钱是抢来的一样，只以为这是匪盗，声音都吓得颤起来。

楼梯处有脚步声响动，一掌柜模样的人走下来，见这面吵闹，问道：“怎么回事？”

那伙计忙把事情说了遍，伸手向冉刻求等人指了下。

那掌柜的见冉刻求横眉立目不好相与，撇开冉刻求向孙思邈道：“这位先生，实不相瞒，客栈并未住满，也未预定出去，可这几天实在不方便再接客人。”

孙思邈道：“为什么？”

那掌柜的四下看了眼，神色发苦道：“先生何必问这么多呢？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这其中的内情，在下真不好说。诸位还是另找别家吧？”

冉刻求憋得恼火，才待发怒，却被孙思邈一把拉住。孙思邈微笑道：“既然如此，那就不叨扰了。只是我等是羽衣请来的，若去别处，只怕不好找了。”

那掌柜的脸色一变，颤声道：“你说什么？”

冉刻求困惑不解，一时间不知道“羽衣”是什么意思，竟有偌大的法力？

孙思邈左手突伸，半空画了几下，收回来后微笑不语。

冉刻求饶是睁大了眼睛，也没有看清楚他画的是什么。

那掌柜的见了，身子发抖，上前一步道：“你……”突然舒了口气道，“既然先生知道，那就请住吧。只是请……先生……”

孙思邈道：“掌柜大可放心，我自知规矩。”

那掌柜如释重负，恭敬道：“那就好。几位，偻上请。”

他突然前倨后恭，带众人到楼上，竟给孙思邈几人分了三间上房，更不用吩咐，早让伙计送上热水毛巾，又奉上香茶，态度之恭敬，让冉刻求不可想象。

孙思邈拿了几文钱要赏给伙计，那伙计却是连连推搪，绝不肯收。

冉刻求头一次见到这种怪事，真觉得这孙思邈身上满是秘密，再难的事情到了他的手上都会迎刃而解。

一等伙计退出，冉刻求就问：“先生，这是怎么回事？”

孙思邈微微一笑，坐下来道：“我也不知。”

冉刻求急道：“这是什么话？你不知道，他们怎么会对你那么恭敬？先生你肯定知道什么，你莫要瞒了，眼下我们三个同仇敌忾，有消息都知道的好。”

慕容晚晴一旁突道：“其实我倒知道伙计为什么对先生如此恭敬。”

冉刻求愣住，一个脑袋瞬间有两个大，吃吃道：“你知道什么？”

“但我也有些事情不知道。”慕容晚晴秋波转动，落在孙思邈的身上，轻声道，“若是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还请先生指点。”

孙思邈笑笑，心中暗道，很多事情我还只是猜测，这个慕容晚晴又知道什么呢？

慕容晚晴道：“那妖人留下中元、响水集五个字，显然是约定在中元节、也就是七月十五在响水集和先生见面。这中元一说，本是北魏时期才提出，都说中元之日，地官勾搜选众人，分别善恶，以让囚徒饿鬼寻求解脱。”

孙思邈目露讶然之意，像头一次发现慕容晚晴竟也颇有见识。

“那妖人追踪先生，又约先生在中元节再见，我只怕他有妖术，要在中元之日施展，对付先生，先生不能不防。”慕容晚晴说到这里，灯下娇容微红。

孙思邈点点头，道了声谢，反问道：“姑娘还知道什么？”

“我不知道先生和那妖人之间有何恩怨，但明白一点，只怕先生和那妖人都与天师有关。”

灯光下，孙思邈脸上迷雾又起，缓缓道：“你如何知道的？”

“我方才刚知。只因为先生向那掌柜的画了个符，本来那符极为难懂，可我偏偏认得那符是茅山宗的驱邪之符。”慕容晚晴说到这里，眼中闪着兴奋的光芒。

孙思邈有些意外，又问：“你如何认识茅山宗的符箓？”他这么一说，就承认慕容晚晴说的不错。

冉刻求一旁听得又羞又愧，还有些好奇，这才知道，敢情大家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就他一个人稀里糊涂装明白。

慕容晚晴略有犹豫，垂下头来，似有什么难言之隐。

终究抬头，脸露戚容，慕容晚晴道：“当时慕容家要找高家复仇，想杀兰陵王，但力有不能，我堂兄慕容夺印听说茅山宗符箓极为灵

验，就想请此中高手相助，因此我也对符箓有些认识。只是……茅山宗高手素来神出鬼没，我们找他们不到。”

冉刻求很是诧异，心道，先生原来会画符，莫非也是茅山宗的高手？

他倒也听过茅山宗，也知道茅山宗的宗师眼下是王远知。听说此宗颇为神秘，能够驱邪捉鬼，但除此之外，他并不知晓太多。

慕容晚晴又道：“茅山宗本一直在江南发展。但我听说最近几年，影响已过江北，在江淮一带暗中流传。这响水集近长江，恐怕也在茅山宗影响之下，一些百姓对此道中人颇为敬畏，因此那掌柜的见先生会画符，难免会畏惧了。”

冉刻求这才明白，忙道：“先生，你别的本事不忙教学生，这画符的本事一定要先教的。”

他跟随孙思邈这些天，只学会了走路，只怕孙思邈下一步就要教他怎么睡觉，心有不甘。见画符有这等威风，不由心痒，讨着要学。

“我劝你还是不要学的好。”慕容晚晴先给冉刻求一盆冷水。

孙思邈笑笑道：“慕容姑娘说得对，这东西的确不学的好。”

“为什么？”冉刻求困惑不解，不服道，“我看好像也没什么难的。先生，你还是教我点有用的东西吧？不然学生跟着你一直丢脸，先生你颜面也不好看。”

慕容晚晴道：“你以为先生是藏私吗？大错特错，先生是为你好。你在齐国多年，难道不知多年前齐国文宣帝高洋曾下令灭道，齐境眼下已无一道士。你学了画符的本事，就和道士有点关系，只怕以后人在齐国，面子是有了，脑袋很快要丢了。不然那掌柜的何以对先生虽恭敬，似一直不敢说茅山宗一事？”

冉刻求骇了一跳，不服道：“那先生会画符，就不见得丢脑袋。”

“人与人不同的。”慕容晚晴道，“先生聪明绝顶，当然知道什么时候画符，什么时候藏拙。如果像你一样地胡乱画符，只怕很快就惹祸上身了。就是不知道先生怎么知道掌柜的和茅山宗有关系，开口就说羽衣二字？”

冉刻求追问，“什么是羽衣？”

孙思邈笑道：“羽衣本是茅山宗道人的一种别名。齐境灭道，禁提道人两字，因此大家都用羽衣二字代替道人。我本也不知道掌柜的和茅山宗有关，但入店时，见到门外有茅山宗的暗记，说要在这响水集做场法事，闲杂人等速速离开，这才猜测掌柜的和茅山宗有些关联，也明白为何各个店铺不做生意。想来是这些百姓敬畏茅山宗，又身在齐境，

怕官府找麻烦，这才独善其身了。”

慕容晚晴脸一红，她虽自觉观察仔细，却没有留意到这点。

孙思邈似看出她的心思，微笑道：“其实这些都是偏门左道。慕容姑娘能知晓符箓，已让我很是惊奇了。”

冉刻求一拍头顶，亡羊补牢道：“我明白那船夫为何弃剑而逃了？”

见孙思邈、慕容晚晴望过来，冉刻求得意洋洋道：“定是先生出手时，手画符箓，那船夫以为先生是茅山宗的高手，这才投降。”

慕容晚晴叹气道：“你聪明过了头。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她目光晶亮，定在孙思邈身上，一字字道，“那船夫本受过先生的恩惠，知道先生此行极为凶险，这才赠剑效力？先生，我猜的可对？”

孙思邈淡然一笑，“慕容姑娘果然聪明。”心中却想，我本以为这慕容晚晴不过是个寻常的女子，但今日才发现，此女见识之高，让人刮目相看。可她今日突然锋芒毕露，有什么用意呢？

慕容晚晴果然不肯说过就算，神色略有热切道：“可我有几事不明，还请先生指教。那船夫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以先生的个性，当然不会对他说出行踪目的，那船夫又怎知先生会赴险？”

冉刻求大为奇怪，不解慕容晚晴为何会对一个船夫这么注意。难道说，她看出那船夫有什么奇异的地方？

听慕容晚晴又问，“那妖人和先生约在响水集，茅山宗高手蓦地过江做法，不知道那妖人和茅山宗可有什么关系吗？他会不会邀请茅山宗高手共同对付先生？先生究竟有什么秘密，要他们这般大张旗鼓地对付你呢？”

她接连几问，显然直指问题的关键所在。冉刻求听了，也感觉谜团颇多，但所有的谜团似乎都只有孙思邈能解答。

孙思邈脸上笑容淡淡，灯光下，似又笼罩了层昏晕。

“慕容姑娘，一个人过去是什么样的人不重要，关键是他现在是什么样的人。既然如此，姑娘何必苦苦询问那船夫的以前呢？”

慕容晚晴微怔，只感觉这几句话似有所指，琢磨下去，竟含义万千。

“不过，我可以肯定一事……”孙思邈又道，“那晚暗算我们的人和茅山宗应该不会是一伙的。”

“为什么？”冉刻求立即问。

他听得稀里糊涂，只感觉发问比思考痛快许多。突然听到耳边似有沉雷响动，冉刻求下意识向窗外望去，只以为要下一场大雨。蓦地

察觉到楼板震颤，冉刻求才发现并非雷声，而是马蹄声。

那马蹄声来得好快，前一刻还如在天际飘荡，下一刻就涌上长街如奔到众人的面前。倏然间，马蹄声止，就停在了三人所在的客栈之外。

这时风雨飘摇，云染如墨，给那马蹄声更带来了不尽的肃杀之意。

冉刻求心中一寒，暗想，这时候还有谁会来到这里，莫非是那妖人突然带人杀到？

第十四章
陷阱

天空陡然一道霹雳划下，撕裂苍穹，随即有雨落如豆，噼噼啪啪地击在窗棂上，给炎热的夜晚带来几分冷峻之意。

冉刻求被马蹄声惊动，一时间将所有疑惑丢在脑后，把窗子推开了个小缝向街上望去。

只见万安客栈前立着十数匹健马，马上十数人均是身披蓑衣，头戴蓑笠，一眼看去，根本不知道那些人是什么来头。

那些人勒马后，为首一人翻身下马，大踏步地走入客栈。

余众却还在马上，立在雨中，人马均是动也不动，如铁铸一般。

冉刻求见状，只感觉这些人彪悍肃杀却又诡异森森，缩回头来道：“先生，不知来人什么路数，我去探探情况？”

孙思邈沉默片刻，道：“今日，我要和你们二人说明白一件事……我早说过，我走的是一条不归路，这条路凶险异常，对手更是心思难揣，我在其中，随时会有杀身之祸。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你们跟着我，我难保你们的安全。你们考虑好了，现在离去，还来得及。”

慕容晚晴听了眼睫低垂，心中暗想，我现在离去，只怕来不及了。

“先生，道路凶险，不走不行吗？”冉刻求不解道。

孙思邈并不训斥，只是轻叹一口气道：“刻求，我十三年前就选择了这条路，现在说不走，已经太晚了。但你们大不必如此。”

他少有的肃然，灯火下，脸上又蒙上层光晕。

慕容晚晴望过去，感觉这看似谦和却又神秘的男人，突变得说不出地坚毅执著，心中暗想，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走的又是什么路？为何他的表现和我所想的完全两样呢？

室内静寂清幽，窗外风雨摇曳。

冉刻求望见孙思邈的神色，不知为何，心中激情荡漾，大声道：“先生，你说得不错，无论如何，有些路是男人必须要走的，我只怕你不带我走。”

“那姑娘的意思呢？”孙思邈目光一转，落在慕容晚晴身上。

慕容晚晴轻咬红唇，脸却有些发白，幽幽道：“我的意思，你难道不明白？”

“不明白！”孙思邈答得直截了当。

冉刻求心道，这先生什么都不差，就是情感木讷了些。这情况如此明了，他还追问不休。人家姑娘若没看上你，怎么会这般神态？

慕容晚晴脸色更白，霍然望向孙思邈道：“我的意思就是，我终究有一日要说服你帮我铲除兰陵王。我亲人都没了，凭自己的力量复仇，比登天还难，眼下除了你，我再无指望。因此，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无论怎样！”

半空一个霹雳击下来，击得天地震撼，如心弦抖动。

冉刻求暗自苦笑。他心道，怪不得蝶舞不喜欢我，看来我这辈子也搞不懂女人的心思了。

孙思邈轻轻叹口气，许久才道：“好，我们下楼用饭。”

三人出了房间，才到了楼梯口，就见到楼下有一人望了上来。

冉刻求望见那人，激灵灵地打了个冷颤。

那人身着蓑衣，正是方才进客栈的来客，身材极为魁梧。但更魁梧的人冉刻求也见过，令他发冷的是那人的一张脸。

他也算阅人无数，但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怪异的一张脸。

那人一张脸从印堂到人中，分为两色，左边脸漆黑如墨，右边脸竟惨白如雪。这种脸白天见了都是心中发冷，若是半夜见了，胆小的只怕当场就吓昏过去了。

那人只是望了冉刻求一眼，冉刻求就觉得如在夜深人静的荒坟场被狼盯着，从脚趾头寒到了头发梢。

这人是谁？如此怪异，难道就是那暗算他们的妖人？

冉刻求转念又觉得不像。当初他在黎阳虽见过那妖人，却只留意那人的一双眼，至于那人脸黑脸白，全然不记得。这人虽是诡异，目光也是颇为森然，却少了那妖人的凛厉。

孙思邈却像没见到那人的古怪，只是走下楼来，选了张位于墙角的空桌坐下来，招呼道：“掌柜的，可到了用饭的时光了？”

那掌柜的立在那里，动也不动，神色间似有为难之意。

那阴阳脸缓步走过来，立到孙思邈桌前。

客栈内灯火一明一暗，照得那人的脸亦是黑白流转，诡异难言。

“不能用饭，你走！”

那阴阳脸终于开口，一字一顿，似乎嗓子中有个塞子，每个字吐出来都费了极大的力气。

孙思邈目露不解，不待发问，冉刻求一拍桌案喝道：“为什么？”

他早憋了一肚子火气，看出对方是来找茬的，暗想既然迟早要打，何必客气？他一拍桌案，桌上碗筷齐动，倒也颇有威势，震得那掌柜的差点坐下来。

那阴阳脸目光一寒，突然一掌也击在了桌案之上。

本是颤动的碗筷杯盏如有了灵性，倏然一耸，就要飞了起来。

慕容晚晴花容微变，不知那人是内劲极强，还是会古怪的法术，只怕这碗筷击出后，那人攻击随后就至，手已摸在腰间剑柄之上。

“有话说就好，何必拍桌子呢？”孙思邈说这十一字的工夫，突然一伸手从筷筒中取出根筷子，手腕一挥，筷子敲击在杯盏碗筷之上。

只听“叮、叮、叮”几声响，曲调单调却有悠扬之意，那本纵跃欲飞的杯盏倏然不动，恢复了平静。

那阴阳脸目光又是一闪，右手握掌成拳，手上青筋暴起，却再也没有挥出去。

慕容晚晴见孙思邈的动作看起来缓慢，但弹指的刹那间有如以筷运剑，击出了十数剑，剑法之快简直前所未闻。不知为何，一颗心怦怦大跳，只是想，我若是和他真的对敌，能接他几招？

客栈中杯盏响声余韵未绝，客栈外突然又有马蹄声响起。

这次马蹄声并非急骤如雨，只如闲敲棋子、挑落灯花的那种优雅。马蹄到客栈前而止，脚步声响，几人走了进来。

那一刻，客栈内灯火好像都亮了几分。

慕容晚晴望过去，目光略有异样。

来的虽有几人，但无论哪个人望去，第一眼注意的都是其中那温文儒雅的公子。

那公子身着蓑衣，一入客栈就掀开了蓑笠，露出俊逸雍容的面孔。

慕容晚晴心中奇怪。她第一眼望去，就感觉这公子养尊处优、身份华贵，可这种人怎么会雨夜来到这里？

那公子见到孙思邈几个，皱下眉头，低声道：“萧大……怎么还有人在？”

那阴阳脸闪身到了那公子面前，低语了两句，向孙思邈一指。

那公子脸色有分异样，仔细打量了孙思邈几眼，似欲上前时，楼梯响动，有俩人从上走下来道：“掌柜的，这有张菜单，你照着上面写的去做，做好了有赏。”

冉刻求抬头望去，见那俩人赫然就是马车内女子的随从，心道只怕会有好戏看了。

果不其然，那阴阳脸已拦到那俩人的面前，干涩道：“不做。”

那两个随从都是剽悍精猛的样子，闻言微怔，虽骇异阴阳脸的古怪，还能问道：“为什么不做，你是哪里的？”

阴阳脸冷淡道：“你们走！”伸手向客栈外一指，看起来竟要将俩人轰出客栈。

冉刻求终于明白过来，心道这阴阳脸显然是那公子的手下，那公子看起来要在这客栈居住，因此阴阳脸要将客栈内的客人都先行赶出去。他心中气愤又好奇，却不解这公子和那怪人究竟是什么来头？

那两个随从冷哼一声，也看出阴阳脸来意不善，突然一伸手搭在阴阳脸的双肩上，齐喝道：“滚！”

众人只见到人影一闪，紧接着轰的一声大响，却见那两个随从撞在墙壁上，不由大奇。

只有孙思邈目光敏锐，在电闪间见到那阴阳脸在两个随从出手同时，双手齐出，竟后发先至地抓住那两个随从的衣领，将俩人抛了出去。

孙思邈一见那阴阳脸出手就知道这人只是容貌古怪，招式却一点也不占怪，实则是内外兼修的高手。

他看出这点后，反倒心中奇怪，暗想约我之人精通法术，手下应该不会有这种技击高手，那这人来到响水集多半和我无关，但他和那

公子到了这里，显然并非无由，却不知为了什么？

那两个随从撞在墙上，筋骨欲断，却还能翻身跳起。这时楼梯处脚步声响动，又有几个随从冲到楼梯口，见状大声呼喝。

那阴阳脸只是一摆手，客栈外一直铁铸般的骑士霍然下马，冲入客栈之内，站在那公子之前，如同长枪林立。

孙思邈很是诧异，感觉这些蓑衣人或许算不上高手，但动作齐整威猛，竟有疆场纵横捭阖、排兵布阵的气魄。

难道这些人本是军中之人？

一想到这里，孙思邈目光微亮，想到了什么。他突有感觉，向慕容晚晴看了眼，见慕容晚晴正看着他。

慕容晚晴见孙思邈望来，移开了目光，低声道："那阴阳脸叫萧大……萧大？难道是他？"

她声音虽轻，冉刻求却听到了，亦低声问，"你认识他？"

慕容晚晴摇摇头，冉刻求见她说得吞吞吐吐，恨不得把她脖子扭断，把她藏着的话挤出来，幸好听她又道："孙先生可知道梵语中大字如何说吗？"

"大字在梵文称作摩诃……"孙思邈立即道。

"萧大……萧摩诃？"冉刻求忍不住喃喃念了遍，脸色也变了，失声道，"萧摩诃？难道是他？"

三人低语间，客栈楼梯上下早剑拔弩张，那十数个蓑衣人并肩站在那公子之前，一是要护卫，另一方面却是等那阴阳脸的命令，看起来一言不合，就要将楼下楼上八个随从杀光。

那八个随从虽脸露畏惧之意，但不肯示弱，已抽出兵刃，就等厮杀。

就在这时，楼上一人道："他们要我们离去，走就是了，不要动手。"声音平淡细弱，何自有满腔的惆怅之意，让人闻之心中怜惜顿生。

冉刻求一听，就知道是那先前问路的车中女子说话，抬头望去，见到一女子身着淡青衫子立在楼栏处，向下望来。

那女子纱巾蒙面，只让人看到一双明澈水柔般的眼眸。

她就立在那里，客栈内的灯火、客找外的雨声都轻柔下来，似乎怕惊扰那女子的心境。

冉刻求见那女子俏生生地立在那里，如空谷幽兰，无依无靠的样子，心中陡然有侠气升腾，暗想就算那阴阳脸是萧摩诃，也不该这般恃强凌弱了。他奶奶的，先生怎么不出手揍他们一顿？

突感觉楼中静得惊人，冉刻求向阴阳脸那面望去，见到那些人均是沉寂不语，似也对方才发生的事情感觉歉然，那雍容俊逸的公子更是痴痴地望着那女子，眼中竟有爱慕之意。

慕容晚晴见到众人这般神色，脸上露出极为古怪之意，似女子嫉妒天性发作，见不得别的美貌女子抢了她的风头。

蓦地感觉孙思邈正望着自己，慕容晚晴脸色又转苍白，瞥向孙思邈，见他缓缓地移开了目光。

孙思邈观察入微，发现了慕容晚晴的古怪，心中在想，慕容晚晴为何对那女子这般表情？

他虽心中猜测，但并不追问，只将困惑留在心中。

那八个随从听到那女子吩咐，立即收了兵刃，退到楼上，收拾包裹就要下楼，看起来要另找客栈，避开这无谓的麻烦。

那雍容公子回过身来，突向阴阳脸道：“你为何这么多事，这客房多得很，我们都可住得下，怎么要赶人家走呢？”

阴阳脸微皱眉头，心道这本是你的吩咐，再说我们来此不是游山玩水，而是有件大事要做，怎能让旁人知晓？但他素来少语，终究什么都没说。

那公子见那女子娉娉婷婷地走下楼来，眼看要路过他身边时，忙道：“姑娘请留步。”

“公子有何吩咐？”那女子止住脚步，眸光落在他身上。

“怎敢……怎敢吩咐？”那公子本是风流倜傥，举止从容，但见到那清亮的眸光竟有些眩晕，口吃道，“是这样的……外面夜黑雨大，姑娘这样出去，如何受得？家……奴误解在下的意思，诸多无理。还请姑娘留在这里，在下替……家……奴的无理赔礼了。”言罢，他双手作揖，一躬到地，竟是大礼赔罪。

那女子静静地立在那里片刻道：“公子客气了。既然是一场误会，也不必记挂在心上了。”言罢转身回到楼上，关上房门。

那八个随从立即跟着回到楼上，显然对那女子言听计从。

那公子呆呆地立在原地，竟不敢出声挽留。

半晌后，见女子不见了，他才回过神来，去地上捡了那随从落下的菜单，脸有喜意，招呼阴阳脸过来，吩咐几句。

阴阳脸神色不愿，但还是招呼掌柜的过来道：“照做！好料！公子请！”

他只说了七个字，掌柜的倒不笨，立即明白过来，赶往后厨吩咐准备。

冉刻求一见，不由嗤之以鼻。他当然也明白那公子的意思，那公子对那女子颇为倾心，因此极力讨好，让掌柜的备好料照菜单做菜，一会儿用宋博取那女子的欢心。

他虽不屑，但心中更有好奇之意，低声道："先生，萧摩诃难道就是那个萧摩诃？"

他这句话叫得奇怪，慕容晚晴却懂了，细语道："不是陈国的那个，还有哪个？他真算是胆大包天！他到这里做什么？"

这句话，显然是向孙思邈发问。

冉刻求得到确切的答案，心中微震。

他里在邺城多年，但早在儿时就听过萧摩诃的大名。听说萧摩诃自幼得异人授武，十三岁就随姐夫蔡路带兵为梁国作战，如今却是陈同将军。

原来，萧摩诃祖父本是梁朝重臣。陈霸先以陈代梁后，萧摩诃曾在南野和陈霸先鏖战，孤胆单骑，陈军无不望风披靡。只是萧摩诃虽勇，毕竟救不了气数已尽的梁国，最终还是在梁亡国后归顺了陈霸先。陈霸先宽宏大量，不以为忤，招之麾下。

至此后，萧摩诃一直为陈效力，抵挡江北齐国、周国入侵陈境，鞠躬尽瘁。就连斛律明月也曾赞过："萧摩诃实为陈国第一勇将！"

在陈国的传说中，萧摩诃几乎三头六臂，威猛无俦。冉刻求幼时曾以萧摩诃为偶像，却不想在响水集见到他，更不想还和这人几乎打起来，心中当然忐忑。

可冉刻求也和慕容晚晴一样地疑惑，这响水集本是齐阔地域，如今齐、陈两国不算友善，常有纠纷，萧摩河若被发现身份，危险不言而喻。萧摩诃为何甘冒奇险来此，究竟有何目的？

孙思邈显然也不知情，缓缓摇头道："与我等若是无关，不必自寻麻烦。"

冉刻求分析道："这响水集不算是鸟不拉屎的地方，可也算不上什么大地方。他们和我们都来到这里，未见得没有关系。"

孙思邈倒头一次觉得冉刻求言之有理，见那公子目光转动，突然向这方向走来。

那阴阳脸皱眉不悦，但还是跟随那公子来到仨人的桌前。

慕容晚晴暗想，听闻萧摩诃是千军猛将，怎么会像一个跟屁虫一样？难道是我认错了？可若非此人，又有谁会有这种怪相，这种功夫？哦，多半是这公子大有来头！

那公子坐下来，目光从三人脸上掠过，落在了慕容晚晴身上，微笑道："这位姑娘请了。可否请教姑娘一件事情呢？"

他俊逸丰朗，彬彬有礼，看起来又身世不凡，本是无数女人的梦中情人，可慕容晚晴不知为何，好像就觉得这人讨厌，开口就道：“不可以。”

那公子顿时尴尬，他平日有求必应，哪里想到在这响水集竟连碰两个钉子。冉刻求见那公子吃瘪，心中大呼痛快，眼珠转转道：“公子要请教这姑娘的事情，我倒知道。”

那阴阳脸微微色变，神色中竟有紧张之意。

“这位……兄台知道？”那公子很有分意外。

“公子可是想问那女子的来历？”冉刻求向楼上望了一眼。

那公子又是一怔，半晌才道：“不想兄台这般聪明，不知可否赐教？”

那阴阳脸闻言，神色微松，却又带了分不满失落之意。

孙思邈一旁瞧得仔细，心中暗道：如果这人真是萧摩诃，那这公子在陈国定有极高的地位，不然以萧摩诃的威望，怎会被这公子称为家奴？萧摩诃先前紧张，后变失望，显然是怕这公子口无遮拦，说出目的。可听那公子竟放弃要事，打听个无关的女子，难免失望。

他观察细致，片刻间就从中推断出许多，但始终难以明白，能让这二人冒险前来的是什么事情？

冉刻求哈哈一笑道：“这个嘛……这么多人在旁，不方便说了。先生，我吃饱了，回客房先休息了。”他故作高深莫测，站起来当先上楼。

那公子若有所失，却也没有拦阻。

等到了房前，冉刻求见只有孙思邈、慕容晚晴跟过来，皱了下眉头。

慕容晚晴道：“你这引蛇出洞的法子不灵了。”

“你懂得什么？”冉刻求露出神秘的笑容。

慕容晚晴淡淡道：“我的确什么都不懂，偏偏你想做的事情，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你无非想骗那公子说出此行目的罢了，可你知道，只要萧摩诃在旁，绝不会让那公子泄漏秘密，因此，你想骗那公子独自和你相处。不过那公子身份尊贵，萧摩诃当他宝儿一样，怎么会离开那公子的左右？再说那公子若问那女子的底细，饭做好了送去，径直去问就好，他那种身份怎么会纡尊降贵地求你？”

冉刻求听得目瞪口呆，暗想我不了解女人，这女人倒把我分析得清清楚楚，实在可怕。

他犹自强辩道：“你说得大错特错。那公子就算去问，不见得能

问出那女子的下落，你没看到那女子对他极为冷漠吗？不是所有女人都喜欢小白脸的。”

见慕容晚晴似无话可说，冉刻求找回自信道：“谁说那公子不会求人？他刚才不就请教我了？他现在只是抹不开面子罢了。”

说话间，他向楼下的公子望去，却见又有一人进了客栈。

那人走路摇摇晃晃，歪带个帽子，脸上满是猥琐的笑容。冉刻求一见就感觉那人是个市井无赖，倒有几分亲切之感。

可知道萧摩诃在这儿，那市井无赖可能转瞬就被丢到客栈外，冉刻求倒有点为那人担心起来。

不想那人竟安好无恙地走到萧摩诃面前，双手送上一封信来。

萧摩诃没有半分赶人的样子，伸手接过信展开看了眼，脸色又变，抬头向楼上望了眼，正碰上孙思邈的目光。

孙思邈见那目光中满是凌厉之意，心中一怔。他虽和萧摩诃有过冲突，但并无太大矛盾，可见此刻萧摩诃望来，其中竟含有极大的敌意。

萧摩诃缓缓收信，伸手掏出锭银子交给那无赖。那无赖喜笑颜开，转身出了客栈。萧摩诃却一摆手，那十数个蓑衣人立即聚在楼下封住了客栈的出口。

萧摩诃向那公子低声说了几句，那公子脸上露出诧异之意，也向孙思邈望来，而萧摩诃却一步步地上了楼梯，走到孙思邈的面前，突然一伸手。

冉刻求、慕容晚晴均惊，以为萧摩诃要出手，先后退了一步。

孙思邈屹立不动，缓缓问道：“阁下要做什么？”他早看清萧摩诃手上竟有个极大的包裹。

萧摩诃一松手，任由那包裹掉在地上，“咚”的一声大响。

冉刻求一听，就感觉那包裹装的是金银珠宝，不由大奇。就听萧摩诃干涩道：“你要的东西在这里，我要的东西呢？”

孙思邈忍不住反问，“什么东西？”

萧摩诃脸色凝冰，一字字道：“明知故问！拿出来，无事。不拿出来，哼！”他神色肃杀，显然准备随时动手，而楼下那十数蓑衣人亦是手握刀柄虎视眈眈。

冉刻求心中恼怒，立即感觉是有误会发生。

孙思邈心思转动，却觉察事情绝非误会那么简单。

微微一笑，孙思邈斜睨地上的包裹道：“阁下但请放心，我们既

然来了，东西肯定会给你……”

他话一出口，慕容晚晴和冉刻求都是大奇，不知道孙思邈怎么会和萧摩诃扯上关系，他们说的东西又是什么？

萧摩诃脸色转和，伸出手道：“那……拿来。”

孙思邈道：“不在我身上，明天才会送来。”

见萧摩诃神色怒然，孙思邈微笑道：“那东西事关重大，我怎敢随身携带，难道不怕你们抢了东西又要命吗？你放心，我会找个稳妥的方式交给你，只是这钱……”

萧摩诃立道：“钱不是问题。你若如约，我保你安全！”他显然极为紧张那物的下落，对孙思邈的要求竟加倍允诺。

孙思邈笑笑，俯身下去解开包裹看看，一时间金光扑面。

冉刻求为之咋古，知道里面的财物价值连城。他做梦都想成为富豪，不想这机会总是不明不白地落在孙思邈的身上。

萧摩诃留意孙思邈的一举一动，却并不阻拦孙思邈查看包裹。

孙思邈终于站起身来道：“不错，钱已到，货很快就到。天明我再找你。”说着优哉游哉地进入了房间，关上屋门，将所有人都关在门外。

冉刻求本有千言万语要问孙思邈，但见萧摩诃在旁，半句也说不出口来。见慕容晚晴沉默地回到房间，他只能也学孙思邈般不动声色地回到房间。

关上房门后，隔着房门听了半晌，听到脚步声下了楼，冉刻求立即冲到房间内另一道门前。他房间有两道门，一道通向走廊，另外一道门却是连着孙思邈的房间。

他轻轻敲敲门，低声道：“先生？”

不闻回答，冉刻求脸色立变，他当然知道孙思邈耳朵极灵，这时候也不可能安睡，孙思邈不答，是不是意味着他出了意外？

伸手一推门，那门竟然开了，冉刻求心中凛然，全神戒备地进了房间，突然呆在那里。

房间内空无一人！

冉刻求心中顿时慌了，又有了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这些天来，他跟随孙思邈，虽历经磨难，但心中却有着前所未有的安定。孙思邈没让他拜师，可在他心中，早当孙思邈是师父、朋友甚至父兄。

可孙思邈竟然不辞而别？

他是怕冉刻求累赘，还是认为对付不了萧摩诃的纠缠，抑或是他本无忧无虑地来，亦无忧无虑地走？

冉刻求想不明白，站在房中片刻，立即转身从自己房门出去，到了慕容晚晴的门前。这时候，他感觉慕容晚晴或许能给他主意。

轻较敲敲房门，感觉到楼下的萧摩诃等人似乎望上来，冉刻求忍住慌张，却听不到慕容晚晴回应，更是心惊。推推门，门内上了闩，冉刻求一咬牙，手一翻，两指掐了一根铁丝探进门缝挑动两下，推开了房门。

这招他已许久没有用过，这刻早顾不得许多。知道慕容晚晴翻脸无情，冉刻求早准备好了说辞，才待解释，突然愣在那里。

风吹窗棂，噼啪轻响，房中有股入秋的寒意。

可冉刻求心中更寒，只因为这房间内也是没有人迹，慕容晚晴亦不知去向。

雨渐细，风正冷。

孙思邈人在屋顶，极目远望，留意各条长街的行人。

这时正值夜浓时分，有几盏灯飘零在夜中，照得雨丝如红尘阡陌，却照不走自身的孤单。

孙思邈还在笑，只是笑容看起来也有分灯的颜色。他知道冉刻求肯定会找他，但他暂时没有时间和冉刻求说明究竟。

原来他一间到房间，就无声无息地滑到窗口，在推窗望到窗外无人后，从窗口而出到了屋顶，然后向左手奔去，到了长街的十字路口处。

他知道有张网已在收缩，而他眼下就在网中，他要破网而出，就要争取主动。

或许冉刻求还不明内，但他早知道，肯定是那无赖送的那封信将萧摩诃的矛头指到他的身上。

谁写了那封信？

是不是在黎阳城外暗算他的那个人？萧摩诃究竟向他要什么？写信那人想挑拨他和萧摩诃之间的关系，坐收渔翁之利？

第二卷 浮云蔽日

刺心

第一章 斗法

这些问题显然暂时没有答案，孙思邈唯一知道的是，他身上没有萧摩诃要的东西。可他知道萧摩诃这种人，认定一件事后就很难改变，与其向萧摩诃解释，他不如先找到那无赖再说。

他作态看那包裹型的珠宝，答应萧摩诃带来那物，无非是想先行稳住萧摩诃。

他在客栈内看似什么都没放在心上，却早留意到那无赖一出门，是向客栈的左首走去。

客栈外是一条长街，长街约五百步，那无赖若走得不快，这刻的工夫也就才到十字路口。

心思转动时，孙思邈目光搜索不停，却见长街空寂，哪有半个人影？

孙思邈心中有些失望，暗自想到，那无赖是和送信人一伙的，还是受人所托？他若是本地人的话，向这里的百姓或者客栈掌柜询问，定可知道他的落脚之处。

才要回转客栈，突然听到对面店铺有些动静，孙思邈伏低身子看去，却见那无赖从对面一家铺面走出来，还扭头点头哈腰道：“谢大爷的赏。”

那店铺门倏然关闭，隔断了那无赖的话语。

那无赖唾了一门，轻骂道：“什么玩意儿！”他手上报了锭银子，抛了下，又开始眉开眼笑，嘟囔道：“今晚赚了不少，是去找桃红呢？还是先去赌两把？”

他立在那里片刻，就做了决定，“还是先去赌两把了，不然到了那女人的肚皮上，什么都掏空了。”言罢，他拖趿着鞋子向远方行去。

孙思邈在那片刻，也在做着决定，是跟着无赖呢，还是去对面的店铺查看动静？

事情已很明显，那无赖显然是个本地人，只是受人之托送信给萧摩诃，本身不见得知晓什么事情，而送信的幕后主使，当然就在这店铺之内。

那幕后主使挑拨之后，随时都可能离去。

一念及此，孙思邈立即向旁行去，走了十多丈才溜下屋顶，过了长街，又飞身上了对面那排店铺的屋顶。

他虽是艺高胆人，但从不鲁莽行事，这番举动，当然是要避开对手的监视。

盘算距离，孙思邈很快到了那无赖走出的店铺前，见到店铺屋檐下挑出个黑字招牌，上书“李记”两字。

简简单单的字，在雨夜中却似有股惊心动魄的勾魂魔力。

孙思邈立在屋顶，向李记内望去。李记临街店铺后有两排厢房，只有一间房内亮着灯，颇为宽敞的后院内堆满了木材。孙思邈一时间不知道这李记究竟是做什么的，沉吟片刻，已落到后院，心中打了个突。

后院那些木材下，竟排放着一排排黑漆漆的棺材！

那棺材排得紧密，上面又堆积着木材，闪此方才孙思邈并未留意。

如斯凄凉雨夜，乍见到这么多的棺材，胆小的只怕早就晕了过去，孙思邈脸上也没了笑容，但亦没有畏惧之意。

院中极静，静得听得到落叶在风中呻吟的声音。

孙思邈立在院中片刻，举步就向那亮灯的房间走过去。前方无论是刀山火海，还是阎罗大殿，他既然来了，总要看个究竟。

只是伸手去敲房门的时候，孙思邈心中蓦地掠过了一分不安，感觉有什么不对。

那种情形，就像他推开房门后，就要落入一个极深的陷阱，可他偏偏又不知陷阱究竟何在。

略有犹豫，他终究决定去敲房门，有幽风传来……

咯吱声响，房门竟然开了。

烟雾缭绕，充斥着不算大的空间。

孙思邈鼻翼微动，这才缓步走进去。

房中有盏油灯摆在香案之上，香案之后，供奉着三尺高的一个木像。

木像盘膝而坐，顶负圆光，身披多彩，左手虚拈，右手虚捧。

孙思邈见到那木像，又微皱了下眉头，他熟知道家经典，认出那木像正是元始天尊。

那幕后主使无赖送信之人挑拨他和萧摩诃的关系，居心叵测，在这四处棺材之地又供奉个元始天尊……

心思转念间，孙思邈单手作揖向那木像行了一礼，转身就要出门……

陡然间，门前一声轻叱道："留下！"

声才发，就有一道乌光从门外飞来，直指孙思邈的咽喉要害！

烟气缭绕中，叫周本静得骇人，一人入了房中，难免被诡异的气氛所摄，哪里想到真正的杀机却在门外？

孙思邈偏偏似有准备，前行身形如水般转折，倏然后退了一步。

虽只一步，但那乌光未及咽喉时已然力尽顿住。

原来，孙思邈刹那间看清刺来的是柄桃木剑，闪此退到剑势尽处顿住，胆气之壮，目光之准，实在令人毛骨悚然。

运剑之人眉目细长，头戴道冠，赫然是个道人。他一剑走空，神色诧异，但双眉一竖，再次喝道："妖孽倒下！"剑一抖，剑尖竟有青雾漫出，罩住孙思邈的口鼻。

孙思邈身形一晃，摇摇欲坠……

道人见状心喜，只以为孙思邈这次定然难逃命数。不想一瞬的工夫，眼前一花，居然平空失去了孙思邈的行踪。

那道人心中凛然，陡然觉得肩头被拍了下，毫不犹豫回手一剑刺去、却又刺了空。等到扭头望去时，才发现孙思邈立在院中，离他已有数丈的距离。

那道人骇然之余又是心惊，竟然不知孙思邈如何到了院中，可他知道，方才孙思邈拍他之际若取他性命，只怕也是翻手之间。

孙思邈立在院中，本待开口，心中警觉又升。

他方才遇险不惊，在那弹指之间屏气闪身，竟从道人身侧硬生

生地挤出。但他知道可能有了误会，才待解释，不想就见到庭院中棺材上的圆木突地如有灵性般滚开，棺盖也无声无息地滑到一旁。

棺材才开，里面就有黑影立跳而起，转瞬围在孙思邈的周围。

那情形，就如一人到了荒郊野岭外，突见许多荒坟中的尸体还魂冒出来一样。

孙思邈饶是胆气极壮，乍遇这种怪事，也是头皮发紧。目光转动间，突然笑道："原来各位是茅山宗的朋友……"

门口持剑的道人一怔，有些意外的表情。

孙思邈见道人反应，立即知道自己猜的不错，可心中惊诧之意更浓。

他早在一入响水集时就知道有茅山宗的道人到此要做法。他幼年就曾诵老庄经典，晓天下诸事，等在昆仑十三年后，更对道中之事极为熟稔。

一见房间供奉的元始天尊，他就知道眼下只有茅山宗这般做法，他一时不查，只怕触了茅山宗的禁忌。

那些人从棺材里面跳出来，别人是目眩心悸，孙思邈却知道茅山宗的道人以诵《上清大洞真经》存思守神增进修为。人在棺中，断念守心，龟息行意，正是茅山宗修炼的一个法门。

不过，这些人在棺中，恐怕也不只是为了修炼。

茅山宗一直在江南活动。齐闻禁道，这些人蓦地来到江北，想必是怕官府找他们的麻烦，这才躲在棺材中，借此掩人耳目罢了。

孙思邈想到这里，隐约知道中了敌手的算计。他知道，茅山宗眼下不可能和那妖人一路，那自己误入此处，当要解释明白。

才待开口，就听左首有人道："你既知我等身为茅山宗，就应知我等斋醮之前的规矩，如此破戒，难道不把茅山宗放在眼中吗？"

右首处又有人冷冷道："和他多说什么。破戒者当杀无赦！"

随着话音，俩人大踏步地走来，围在孙思邈身边的如僵尸般的人见了，让开道路。

孙思邈望过去，见到左首那人脸色极白，轻飘飘地走过来，如足不点地。右首那人却是脸色黝黑，一步一个脚印，满脸杀机。

两人走到孙思邈的身前丈许同时立住，神色间满是敌意。

起先孙思邈听到"斋醮"两字时，就知道事情麻烦了。

原来斋醮又叫做道场或法事，是道教中人祭告神灵、祈求神灵消灾赐福的一种仪式。而在斋醮之前，做法事的人必须修心养性，忌讳

外人干扰。他是被人诱来，本无心之过，但心中还是难免不安，是以诚挚道歉。

孙思邈沉声道：“两位道友，在下实不知茅山宗朋友在此做斋醮准备，得罪之处，先行赔罪。”他说到这里，深施一礼，神色极为肃然恭敬。

不想那黑脸冷笑道：“你轻描淡写一句，就想没事吗？”

孙思邈直起身来，缓缓道：“那道友的意思是？”

他心中蓦地冒出个念头：我一直以为送信的另有其人，可现在想来，那无赖的一举一动均有深意，多半就是真正的主谋！那无赖倒是好本事，故意骗我前来，却不知是何方神圣。他难道和那妖人有什么关系？

转念间，他极力回忆那无赖的面容言语，竟难查那无赖半分特异的地方，暗自惊疑不定。

那白脸皱眉道：“本宗为响水集祈福救灾，事关重大，外人绝不能知道风声……你想走，只怕不行了。”

孙思邈皱眉道：“道友想留我在此，等到斋醮过后吗？”

那黑脸道：“你不但要留在这里，还要以血祭神，向神请罪，方能弥补你的过错！”

雨已停，云本淡，但那人所言字字寒意，如惊雷鸣耳，杀机现出。

孙思邈微愕，轻皱眉头道：“在下还不知道茅山宗的斋醮有这个规矩。”

那黑脸的呵斥道：“你又知道什么？”

孙思邈道：“在下知道，烧香行道，忏罪谢愆，谓之为‘斋’；延真降圣，乞恩请福，则谓之‘醮’。‘斋醮’一事，惟道是修，惟德是务，外不沾尘，内静其心。造诸功德，后己先人。只有心诚天地，发大道之心，才能心开地府，力动天关。而阁下值斋醮之前，心有杀机，见人过错，连个悔改的机会都不给，又如何能感动天地、为民请愿？”

众人皆愕，没想到孙思邈对斋醮一事竟这般熟稔，说起来合情合理，让人无从反驳。

门口那持桃木剑的道人面存思索之意，那黑脸却双拳紧握，寒声道：“这么说，你是有错不改了？”

孙思邈皱了下眉头，不待多言，那白脸淡淡道：“想你是自负身手，这才要教训我们？”

二人一硬一软，但均是咄咄逼人，根本未将孙思邈所言听到坏

中。

孙思邈心道，茅山宗源自上清派，以魏华存为开派祖师，传自陆修静、陶弘景时，均是道法天地，自有所成。我听闻眼下宗师王远知也是个人物，将茅山宗影响扩至江南千里，极具魄力，一直想要拜会，怎么其下弟子这般作为？

他沉默不语，白脸见了，更觉得这人傲气十足，冷冷道：“你若真想道歉，先行束手，我还能宽免你的死罪……”手一挥，两个僵尸般的人忽而上前，就要制住孙思邈。

“且慢。”孙思邈手一翻，那两人踉跄后退。

黑脸见状，怒喝道：“二师兄给你活路不要，难道你真要自寻死路？”他一句话的工夫，身形展动，蓦地出手，拳打脚踢，瞬间竟攻了七招，手脚之快，让人眼花缭乱。

孙思邈退了三步，那七招凌厉的攻势尽数落空。

陡然间，只感觉身后寒风冲来，孙思邈想也不想，凌空拔起，落在丈许之外，见那白脸的一剑正从他方才的位置刺过，心中凛然。

那白脸一剑刺空，变成向黑脸刺去。

那黑脸并不惊慌，只是厉喝一声，腾空在剑尖上一点，竟落在白脸的肩头之上。

而那白脸的身形微屈如弓，陡然陀螺般一转，喝道：“元始天尊，安我身形！”

那黑脸亦随那白脸转动，接声道：“弟子魂魄，五藏玄冥！”

这二人合体，一转一喝，只见地上水滴旋起如蓬，空中竟似有雷声滚动。

若是旁人，多半不解这二人做些什么，但会被这二人的声势所骇，孙思邈却知道这二人是在行法念咒，就要对他发动生死一击，忍不住变色道：“等等……”

那二人却不理会孙思邈，右手拇指掐在中指指甲背处，做了个奇怪的手诀，异口同声喝道：“顺吾咒者，伏降往生。违吾咒者，天地不容。急急如律令！”

声一落，天空一个炸雷，震得人耳聋目炫，那二人霍然腾空而起，带动水雾一团，冲向了孙思邈。

孙思邈闷哼一声，来不及解释，又退七步，但地上圆木瞬间立起来七根，竟如北斗七星的形状，挡在他的身前。

门口那持桃木剑的道人见孙思邈脚下如有神灵相助，脸色遽变，低呼道：“禹步？”

那一刻，他心中狂跳，不信孙思邈竟能运用这种步法。

禹步传说为夏禹所创，步伐依北斗七星排列位置行步转折，传说中，此步可遣神召灵，获七星之神气。

那道人这一生中只听师尊王远知形容过，但王远知对此步伐一直讳莫如深，也不知道能否运用，只说此步运用是“飞天之精，蹑地之灵，运人之真”，步星之际定要运出三元五行之神，方能使用。若不得其法，反受其害。

那道士脑海中有光电闪过，记得师尊曾说过的一句话：“禹步，非大宗师不能运用！”

话犹在耳，那道士也是信之凿凿，却不想禹步竟被孙思邈使出。

轰的一声巨响，七根圆木有六根飞散而出，那白脸身形落地，突然“哇”的一声，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他念咒行法，本是无往不利，但蓦地受阻，心神顿伤。

那黑脸人在上面，却少了很多障碍，见伙伴受伤，又惊又怒，心道若不杀了孙思邈，此事传出去，他们二人在茅山宗颜面何在？

他急怒攻心，根本考虑不了许多。箭在弦上，更是不能不发，双臂一震，长衫鼓起如翼，才要顺势对孙思邈发动致命一击。

陡然间，他心头狂震，一颗心倏然沉了下去。

就见孙思邈足尖点动，身形不停，从那竖起的圆木踩上去，一刻的工夫，竟然到了圆木之顶，再一顿足，竟上了屋顶。

这时，雨收云散，月出行踪，有清冷光辉洒落，照得孙思邈身法灵动，飘逸若仙。

那黑脸鼓动长衫，本要发动茅山宗“十翼”法术，但见孙思邈这种身法，蓦地想起一事，失声叫道：“渡虚术？”

古老道中传闻，有一轻身之术叫做渡虚术，得习之士可摄空取虚，凭空飞渡，但那黑脸一直以为不过是夸大其词，或者仅仅是障眼之法。

这时虽值夜深，似明月在空，照得天地亮色。

孙思邈人在月下，只凭一己之力施为，那是清楚明白，绝非使用法术障眼，那黑脸见到，只感觉此人如云海龙腾，再非世间人物！

冉刻求立在慕容晚晴的房间内，只感觉周身发冷，如从红尘中一路坠下去，一直到了十八层地狱。

他从未有这般失落之时。

孙思邈不见了，慕容晚晴也不见了，张三、王五不见了，蝶舞也不见了……只有痛在。

红尘反复，有如梦露。

他奔波这么久，本以力看到了希望，但到头来，却发现忙忙碌碌好像不过是梦一场。他本来以为坚定的依靠，原来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可靠。

他该怎么办？他该怎么办！

脑海空白许久，才有丝丝麻木闪过，唤醒了冉刻求。他一咬牙，心道，既然到了响水集，总要想办法来救两个兄弟再说。可至于怎么救，却茫然没有头绪。

缓缓转过身来，冉刻求才待举步，心头狂震，忍不住后退两步。

一人不知何时静悄悄地立在他的身后，有如鬼魅。

冉刻求一时看不清那人的面容，只以为那妖人来了，嗓子顿时哑了：“你……你……咦，怎么是你？”

陡然松了口气，全身放松下来，原来立在他面前的是慕容晚晴。

冉刻求看清楚慕容晚晴的面容，一颗心倒有些欢喜，忍不住道：“你怎么在这里？”

“这句话应该由我来问才对。”慕容晚晴脸色不悦。

冉刻求心神回转半数，立即想到这本是慕容晚晴的房间，不由暗自叫苦，可又搞不懂她方才去了哪里，怎么走的？

搔头之际，见慕容晚晴脸色不善，只怕她以为自己进房要对她无礼，灵光一动，立即道：“先生不见了。”

慕容晚晴果然一怔，蹙眉道：“孙思邈不见了，他去了哪里？”

“我就是不知道，才来找你，不想你也不见了。”冉刻求机灵劲全部回转，故作苦涩道，“我还以为你俩……你俩……私奔了呢。”

慕容晚晴秀颜微红，道：“你胡说什么！你确定他走了？他把包裹也带走了吗？”

冉刻求微愕，立即冲出慕容晚晴的房间，再入了孙思邈的房中，见到床榻干净，但孙思邈的包裹还在，暗骂自己鬼迷心窍。

孙思邈既然留了包裹，显然只是临时有事出去了，冉刻求关心太切，竟然这都没有想到。

慕容晚晴也跟着进来，却走到窗旁看看道：“孙先生没有关窗，

难道是从窗户出去的？”她心中也转着一个念头，他出去做什么？莫非是追踪那无赖吗？

她也怀疑那无赖的身份，但方才离去，却是要办一件紧要的事情。

冉刻求立即道：“先生自有分寸，倒不用你担心了。”他知道孙思邈未远走，欣喜之下头脑活络，立即想起一事，“你刚才离开房间干什么？”

慕容晚晴冷漠道：“我有向你禀告的必要吗？”

“当然没有，”冉刻求有些心虚道，“只是现在大伙同仇敌忾，我又尽力地撮合你和先生，大伙一家人当互通消息……”话未说完，他急退了几步，只感觉鼻尖热辣辣地作疼。

慕容晚晴一记耳光打空，秀眸怒睁，低喝道：“冉刻求，我除了想找他帮忙复仇外，再无其他可能，你记住了！”

冉刻求揉揉鼻尖，嘟囔道：“有话说不就得了，何必动手呢？”心中大是奇怪，暗想以前调侃慕容晚晴，总觉得她对孙思邈有点那意思，怎么今天突转了风向？

不知慕容晚晴搭错了哪根神经，见她余怒未歇，转身要走，冉刻求忙岔开话题道：“喂，先生忽然离开，会不会和那妖人有些关系？”

慕容晚晴也不转身，却终于止住脚步道：“只怕今日到响水集的，都会和那妖人有些关系！”

冉刻求哑然失笑，心道这女人真会疑神疑鬼。

慕容晚晴似看出他的心意道：“若没有关系，堂堂陈国大将、权贵公子，还有富豪千金来这响水集做什么，好玩吗？”

冉刻求忍不住问：“富豪千金是哪个？”转念想到什么：“你说那乘马车来的小姐，她是富豪下千金，你怎么知道？”

不闻慕容晚晴做声，冉刻求有些恍然道：“原来你刚才是去打探那小姐的来历了？”

慕容晚晴缓缓点头，神色略有异样，只是冉刻求却无法看到。

眼下虽平淡如水，但冉刻求当然知道响水集杀机四伏，说不定一不留神就要丧命在此。

慕容晚晴虽脾气难以琢磨，可心思缜密远胜冉刻求，方才他们回转房间休息，慕容晚晴却一刻不闲，原来是去打听那小姐的根底。

她这般尽心，显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孙思邈。

她蓦地脾气改变，是不是因为孙思邈不解她的心意？

一个女子，喜欢上一人，虽喜欢付出，但怎会不希望意中人知道？

想到这里，冉刻求羞愧中带分了解，感觉自己慢慢地又开始了解女人了，问道：“那小姐是富豪千金，不知是哪家的女子呢？”

慕容晚晴淡淡道：“似乎你对这些有兴趣了？你不是一直立志做天下第一富豪吗？你若是……”顿了片刻，她才道：“你若是有本事娶了那小姐，倒能省你半生功夫。”

她虽是极力平淡心境，但声音仍似有波涛起伏之意。

可是冉刻求却没留意，哼了一声，道：“丈夫行事当顶天立地，无愧于丨心，凭借别人的能力发家，算什么本事？”

慕容晚晴仍未转身，喃喃念道：“丈夫行事……当顶天立地，无愧于心？冉刻求，你当真这般英雄了得？”

冉刻求终于感觉她声音中有些异样，心中困惑，暗想她这般恼火，莫非喜欢的是我？那可真是天大的笑话！忙道：“其实……这些都是先生教的。慕容姑娘，我……没你想的那么好，你不要……”

只听慕容晚晴道：“那有面镜子，你可以去照照。”

“照什么？”

冉刻求错愕，陡然醒悟过来，笑道：“你是说我不自量力自作多情吗？嘿嘿，我照与不照，都是这般模样！”

慕容晚晴听冉刻求知其讽刺，不怒反乐，自有一番豁达之意，倒打些诧异，心道，我一直以为这冉刻求是个无赖市侩的人物，可这种人物原来比那英雄还豪迈光明几分。

冉刻求见她沉默，突然问道：“慕容姑娘……那小姐到底是哪家的，真没有嫁人吗？”

慕容晚晴无声而笑，半晌小道：“看她装扮，应该还是在找婆家吧？其实我也没打探到什么，只是听说她姓张，父亲好像是扬州首富……”

不闻冉刻求声息，她回转身笑道：“你若有兴趣，倒可以……”笑容突硬在脸上，只因为见到冉刻求脸色煞白，她惊异道，“你怎么了？”

阵刻求身形微晃，微闭双目，手扶桌案才站得住，那神色直如见鬼一般。

慕容晚晴见他如此，不由凛然，环望四周，以为有敌来袭。

这时云散月出，有一丝清辉从微敞的窗口挤进，照得室中一处微尘舞动跳跃，却静寂地伤人。

冉刻求缓缓坐下来，半晌后才摆摆手道：“没事，我就是自小有个毛病，一累就心痛了。慕容姑娘，你休息去吧。”

慕容晚晴不知道冉刻求哪里出了问题，追问了一句也不闻他回答，心中来气，只感觉他故作高深，懒得理会，便出门离去。

冉刻求静静地坐在那里许久，直如石化一样。

许久，他才抬头望去，见到对面桌上有面铜镜。

明月微光下，那铜镜中的人面容朦胧，但忧伤如刻，再没有往日那嘻嘻哈哈的神情。

昂起头来，冉刻求缓缓站起，如同负着千斤的重量，在室内踱了几步，喃喃道：“原来那小姐是我的……是我的……”

他方才应付慕容晚晴，随口找了个心痛的缘由，但一想起往事，心口真如针扎般痛楚。

用力按住胸口，冉刻求终于平静了情绪，又自语道：“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呢？”再走了几步，一咬牙，似乎决定了什么事情，推门出去。

只见到那华贵公子正立在那小姐的门前道：“小姐，你要的饭菜我都吩咐人做好了，不知可否赏面品尝呢？”

冉刻求皱了下眉头，还是走过去。

未走几步，阴阳脸鬼一样地出现，立在他面前道：“去哪里？”

冉刻求虽知这人多半就是威震江南的陈国大将萧摩诃，此刻心中没有畏惧，反倒有分厌恶之意，冷冷道：“这客栈让你买下了？我走走都不行？”

“不行！”阴阳脸冷漠道。

冉刻求怒极反笑，忍不住想要挥拳打过去。可知道自己十个加起来，恐怕也不是萧摩诃的对手，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他十年前就知道。

正气愤间，听到对面房间那女子的声音传来：“公子有心了，不过妾身不饿。”

那公子闻言，失望兼有失魂落魄。

他年少风流身份高贵，身边美貌女子无数，可不知怎地，还没见到那女子的面容，只听她的声音，就感觉这女子直如仙子下凡，让他难以自持，忍不住想要讨好，哪想到碰了一鼻子灰。

可越是这样，越让他心中想念，不敢亵渎那女子，他微笑道：“既然这样，那小姐若饿了，招呼一声就好。”

他颇有风度地转身就要离去，但听到房中那小姐道：“妾身有事相询，不知道冉公子可否过来一叙呢？”众人皆怔，冉刻求心中微震，指指自己的鼻尖，有些难信之意，不知这小姐怎么知道自己姓什么。

那女子又道：“冉公子莫非不愿吗？”

冉刻求心神激荡，那一刻却没有自作多情，只是在想，我哪里是什么公子，但她当然是在招呼我！难道她都知道了，不然怎么会对我这般口气？可是……

他迷迷糊糊走过去，那一刻如同被催眠一样。

那公子面有不悦不解之意，可见萧大要拦阻摆手止住。见到对面房门轻开，等冉刻求走进去后又关上，他心中茫然一阵，只是在想，那小姐为何对这小子情有独钟呢？

孙思邈飞身上了屋顶，虽满怀不解，但知道这种时候多说多错，只能先行离去再做打算。

不想脚未沾屋檐，就听前方一声喝道：“好本事！”

这时明月正悬，照得屋脊院中银白如霜。

霜尘中，遽然有道白色身形飘然而起，直冲半空，轻一转折，竟向孙思邈扑来。那身形飘逸潇洒，轻身功大竟似不在孙思邈之下。

孙思邈一见，暗自凛然，不待转念，那人已到孙思邈身旁，一掌拍来。

那人一掌轻飘飘的全然没有力道一般，但掌法飘忽，已将孙思邈罩在其中。

孙思邈赞道：“好功夫。”说话间，他身形又闪，已和那人擦肩而过。

“朋友留步。”那人说话间，化掌为钩，竟抓住孙思邈的衣袖。只听到“刺啦”声响，孙思邈衣袖已被那人扯去半幅，那人冲力不停，轻飘飘地落在庭院之中，好像棉絮落地一样。

那黑脸冲了过来，喊道：“我去！”才待上屋顶再行拦截，不想那人一伸掌，已重重地打了那黑脸一记耳光。

声音清脆，那黑脸后退两步，捂脸错愕道：“大师兄，你……你做什么？”

孙思邈本待离去，一听“大师兄”三字，忍不住向院中望去，只见到庭院那人衣白如雪，面如美玉，端是玉树临风的人物，心中暗想，难道此人竟是王远知的首徒？怪不得这般本事。

那大师兄脸如凝冰，望着那黑脸道：“师尊曾道，斋醮一事，当修心诚意，正身明德，方才那位先生所言一点不差，你为何执迷不悔，

仍要恃强动武？若外人知晓，都以为茅山宗这般作为，岂不坏了师尊的名声！”

那黑脸立即跪倒在地，颤卢道：“太玄知错，请大师兄严惩！”

那白脸踉跄过来，亦跪倒道：“可是大师兄曾说过，这次斋醮事关重大，绝不能泄露风声。这人偷摸前来，我等只怕是齐国的细作，因此才会动手。”

大师兄哂笑道：“你等真是开了大大的玩笑，堂堂圣手灵心孙思邈怎会为齐国卖命？”

那黑脸和白脸的脸色均绿，失声道：“孙思邈？他就是孙思邈？”

二人声音讶然，显然知道孙思邈之名，可更惊讶的却是孙思邈本人，他实在不知这大师兄怎会知道他的底细。

那大师兄单手作揖，向屋顶孙思邈道：“孙先生，可否下来一叙？”

孙思邈略作沉吟，轻身下了屋顶，作揖道：“还未请教阁下大名。”

那大师兄笑道：“在下姓桑，师尊赐名洞真。这位白脸的是我的二师弟，叫做周太平，黑脸的是在下的三师弟严太玄，那门口的叫做姚正一，是我的四师弟。其余的都是师尊座下的二代弟子，就不一一给先生介绍了。我们四个师兄弟前来响水集，本以为本事不差，但遇到行家，班门弄斧，倒让孙先生见笑了。”

孙思邈道：“阁下实在客气了。是在下鲁莽行事，这里先行赔罪。”他对周围众人作揖致歉，礼数周到。

先前刺孙思邈一剑的姚正一躬身回礼，周太平和严太玄二人神色讪讪，但见桑洞真严厉望来，勉强一礼。

桑洞真道：“还不知孙先生为何到此呢？”

孙思邈见周太平、严太玄的神色，知道这过节不好解开。心中暗想，他们身为修道中人，恁地气量如此？我虽无心之过，还是解释明白的好。当下将事情原委说了遍。

周太平、严太玄听了，互望一眼，都有怀疑之意，显然并不太信孙思邈所言。

姚正一诧异道：“你说是那无赖引你来的？可那无赖进来时只是说，他是代表集中父老来问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的。我打发了他，根本没什么信让他来送呀。”

众人面面相觑，孙思邈印证了心中的猜测，亦是感慨那无赖的本事，可是这时候，那无赖只怕早就远走高飞，不知所踪。

桑洞真眉头紧锁道：“止一，本宗到江北斋醮一事本是极为隐蔽，落脚之地知道的人不多。”

“只有集中百姓推举出来的乡正知道。”姚正一接道。

“那乡正稳妥，既想讨好茅山宗，又怕得罪齐国的官府，派来和我们联系的人应该都是亲信之人。”桑洞真道。

孙思邈听他说的条理分明，暗想王远知的大徒弟毕竟与众不同，遂向姚正一问道：“那无赖如果是陌生的面孔，你见了没有起疑心吗？”

姚正一明白过来，略带委屈道：“可那无赖我认识呀，他一直都是乡正派来和我们联系的人。那无赖就是乡正的儿子！”

孙思邈怔住，一时间疑云阵阵，只感觉事情的错综复杂，远超过他的想象。

桑洞真一扬眉，立即道：“我们去找乡正！孙先生当然也会去的，是不是？”

孙思邈见他有疑自己之意，立即道：“然。”他脸色突变，向西方望去。

桑洞真忍不住跟他目光望过去，只见到西方的天空有红光冲天，浓烟弥漫，失声道：“有地方失火了？”他顾不得走门，纵身上了屋顶，向西奔去。

孙思邈不即不离地跟着，心中隐约有股不祥之兆。

二人奔行不过半里，就听到前方有锣声响起，同时有人喊道：“走火了，快救火！”等再奔行片刻，前方火光冲天，热浪滚来，灼热难挡。

孙思邈只见前方是独立的庭院，但此刻早被火蛇缠绕，心中一沉。

茅山宗弟子也相继赶到，姚正一气喘吁吁道：“那是乡正的家！”

就在这时，众人突然听到一声惨叫从大火熊熊的庭院内传出。那惨叫声虽远，但其中惊恐、绝望之意让人听得毛骨悚然。

桑洞真失声道：“还有活口？”忍不住向孙思邈望去，就见孙思邈身形一闪，已蹿入了前方的庭院之内！

这时候火势正急，直如烘炉，近几分都觉得炙热难忍，孙思邈此举形同送死，桑洞真虽自负身手，见状也是骇然失色。

严太玄不由道：“不好，他要逃。”

陡然觉得桑洞真目光如电射来，严太玄喏喏道：“大师兄，我们

要不要追……”

桑洞真厉喝道：“先救火再说。”

众人听令，立即和集中百姓担水桃土来灭大火，可火势猛烈异常，众人只能隔断火势，让大火不至于蔓延开来、殃及别家，要灭乡正家的大火，那是绝无可能之事。

茅山宗众人终于无奈罢手，就见冲天火光几乎将明月染成红色，心中不约而同地泛着一个念头。

如此大火，孙思邈怎么能活？

第二章 暗算

孙思邈还活着。

烈焰熊熊，他一冲入火中就知道此事凶险至极。但他方才分明听到有声惨呼从火中传来，火中还有活人，既然如此，他就不能见死不救。

他身法虽快，火势更快。他连穿两道庭院之时，额头已然冒汗，长衫更是干烫欲燃，若不立即退出，只怕他全身都要燃了起来。

目光转动，孙思邈突然长吸一口气，仍旧向内蹿去，转瞬又过了一道火门。

这时火势猖狂，半空星火乱溅，有几点落在孙思邈身上，倏然燃起，眼看就要将孙思邈罩在火中。

孙思邈虽急不乱，手一伸，竟抓起一个水缸，扣在了自己的身上。

一时间水滴淋漓，他身上的火遽然而灭。

原来，他刚才穿进来之时，早留意乡正家前庭后院的格局，知道若按正常盖房子的方法，此处必定会有厨房。

厨房当然要储水，他不退反进，就是前来取水先救自己，再看看能不能救助别人。

这点说穿了简单，但在方才极为凶险之时，要想到这点非但需

清醒的头脑，更需要极强的魄力。

他身一沾水，灵台清明。虽难在烟熏火燎中望远，但双耳微动，便可细心地捕捉着周围的动静。

就在这时，有呻吟声从左首处的厢房传来。那呻吟声虽轻，但听到孙思邈耳中，有如五雷轰动！

孙思邈想也不想，身形一转，就到了厢房之前，手一除一卷，已褪下湿透的长衫束结成棍，再一挥动，衣棍竟荡开门前火势，人已借隙蹿了进去。

电光石火间，他早看清房中床榻前伏有一人，那呻吟声当然是从那人口中传来。

那人还有救！

他们才知道乡正之子有问题，乡正家就起大火，只怕敌人已料到他们的下步棋，抢先下手断了他们的线索。若能救活那人，说不定能寻到蛛丝马迹。

就算那人什么也不知道，们他毕竟还是条生命。

转念之间，孙思邈人已到了那人面前，手一翻将那人翻了过来。等看清楚那人的一张脸，心头狂颤。

那人竟是送信的无赖！

孙思邈震惊的不是因为那人就是送信无赖，而是因为那人已死！

死了最少三个时辰！

他自幼学医，到如今救的人数不胜数，医道高绝，早可一眼就能判断出一个人的生死，而且根据尸体的情况，还可知道这人什么时候死去的。

推算时间，那无赖送信时，离现在绝不会超过一个时辰，如果他三个时辰前就死了，那他怎么还会去送信？

有鬼？！

火光熊熊中，孙思邈只感觉背脊发凉，可转瞬间就想到更致命的一个问题。

如果这人早死，那呻吟声从何发出？

他发现问题所在，倏然感觉危机迫在眉睫，只是这一次却是前所未有的凶险。念头方起，孙思邈断喝一声，身形向外弹去，然后就听到惊心动魄的一声巨响，整个厢房炸了开来！

冉刻求走进那女子房间的时候，一颗心像要炸开一样。

房中孤灯一盏，独候今生寂寞。

那女子静静地坐在床榻旁，仍带着纱巾，如幽兰绽放。蝶舞的美是看得见、说得出来，但她的美却是难以描画、只可意会。

就算她遮着脸，但所有人听到她的声音时，都难免浮想联翩。这种美是一种静——静得惊心动魄，让人不敢亵渎。

冉刻求嗓子干涩，极少留意那女子的美，他脑海中只想着一个问题，她知道我的身份了？不然怎么会找我入房？！

那一刻，他热血上涌，眼中却蒙了一层淡淡的泪光，透过那泪光望过去，见到那女子柔弱地坐在那里，无依无靠般。

他只是想，响水集很快就要变得非常危险，可我一定要保护她的周全。

那女子微抬螓首，看着冉刻求，目光中却有分不解之意，说道：“冉公子请坐。”

娇羞地笑笑，女子又道：“方才那位穆姑娘说，公子姓冉？”

冉刻求心中微震，脑袋顿时醒了，神色间满是失落之意。

他转念之间就想到，慕容晚晴方才为了打探消息，用的假名字来骗取这女子的信任。

这女子根本不知道他是哪个！

苦涩一笑，冉刻求道：“穆姑娘骗了姑娘。”

“她哪里骗了我？”轻纱后娇靥难见，但那双眸子幽幽，满是天真无邪之意。

“我只是个粗人，哪里会是什么公子，穆姑娘抬举我了。”冉刻求笑着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心中针扎一样地痛。见那女子“噗嗤”一笑，冉刻求反倒皱眉道，“姑娘找我来有事吗？你总是见到陌生人就会放进房间中吗？”他这一刻，倒是颇为严肃的样子。

那女子怔怔地望着冉刻求，轻轻摇头道：“不是的，方才那个陈公子，我就不会独自和他交谈。家父一直对我说，出门在外，要多防备些，可是我信自己的眼，我知道穆姑娘和你不会是坏人的。”

顿了片刻，她补充道：“不知怎的，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你虽长得有些凶……可我不怕你的。”说罢轻轻一叹，室内幽独。

冉刻求心中微震，喃喃道：“我长得有些凶？我长得的确不怎么样！”他声音中突然带着激愤之意，霍然站起，大声道：“我长得不好，没有兰陵王英俊，这难道是我的错！你看不起我，找我来做什么！”

他蓦地失态，只因为这句话触动了他心底埋藏多年的伤痛，一时间悲伤欲狂，就要向门外冲去。

那女子眼中满是惊诧之意，轻声道：“冉公子……对不住，我不是有意的。”

冉刻求冲到门前，闻那女子言语如泉水清澈，当头浇下，顿时清醒过来。心中苦笑，她又知道什么，我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向她乱发脾气？

一念及此，他心中歉然道：“姑娘找我可有事吗？”

那女子见冉刻求如此，隐约有畏惧之意，低声道：“我听穆姑娘说，冉公子一直留在邺城，不知道……那里现在可太平吗？”

冉刻求不解道：“邺城眼下为天下第一都城，自然是太平的。你要去邺城？”

回头望去，见那女子缓缓点头，冉刻求错愕道：“请问姑娘芳名？令尊是哪位？”他心中暗想，不对呀，如果事情真如慕容晚晴说的那样，这女子怎么会去邺城？

见那女子沉默许久，冉刻求也觉唐突，又道：“姑娘不便说，就不说好了。”

那女子又是轻叹，低声道：“妾身说了名字，冉公子不要再对旁人说及。”

她似乎对冉刻求极为信任，开口道：“妾身张丽华，父亲一直在扬州经商，做船运生意，只是父亲名姓，妾身不便提及。”

“你父亲可叫张季龄？”冉刻求心中冲动，脱口而问。

张丽华满是诧异，立即道：“冉公子如何知道？”她这么一说，显然承认冉刻求说得不假。

冉刻求虽早有料想，可听张丽华直承此事，脑海又是一阵眩晕，扶住门框，许久才道：“你父亲还好吗？”

他蓦地这般问，显然十分不妥，张丽华也觉得奇怪，但还是点头道：“多谢垂洵，家父一直都好。冉公子难道认识家父吗？”

“不认识，我怎么有资格认识你父亲！”冉刻求言语中满是忿忿之意，转身对门，眼中又有泪光闪现，只感觉多呆一会儿，一颗心就要碎裂，伸手开门就要离去，终究还是说了句，“你……你最好早点离开响水集，这里恐怕会有祸事发生。”

说完后，他不想再留，推门离去。

房门关闭，有风吹得灯火闪耀，照在张丽华脸上的纱巾上，如同蒙上了一层雾。

冉刻求出门后仍愤懑在胸，只是这种忧愤却不是因为张丽华。

风一吹，他头脑立即清醒，暗骂自己糊涂，张丽华去邺城做什

么，他怎么不问？

本想再次回转问问，可又不想再触及隐痛，正犹豫时，那贵公子凑上来，陪笑道：“冉公子，那位姑娘可是不舒服吗？要不要我吩咐下人找个大夫？”

冉刻求一直想探听这公子的底细，但这刻却没有了心情，冷冷道：“你自己怎么不去问？”说完，拂袖离去。

那公子神色讪讪，本是不悦，但很快望向张丽华的房间，神色间露出痴迷之意。

冉刻求到了自己房门前，心中蓦然想起一事，忍不住惊诧。

他知道张季龄在南方经营多年，除船运外，也多垄断陈国别的生意，目前实乃扬州第一首富。不过眼下陈、齐两国虽算不上交恶，但也称不上友善，张季龄秘密让女儿前往邺城，细想想，其中瓜葛只怕不简单。

又回忆起张丽华曾说过这贵公子姓陈，陈乃陈国国姓，联想到这公子还要陈国大将萧摩诃保护，莫非这公子是皇家子弟？既然这样，就更不能让陈公子知道张丽华的底细。

可陈公子究竟来这里做什么？好像是偶遇张丽华，并非专程为她而来。

张丽华去邺城做什么？

张季龄可是有了变故？

一念及此，冉刻求心中不知是快意还是酸楚，推开了房门，见一人立在面前，又是一惊。

等看清楚是慕容晚晴，蓦地想到了什么，冉刻求连忙问：“先生回来了吗？”

“你问到了什么？”

二人同时发问，冉刻求暗自惭愧，心道只顾想着自己的事情，却忘记了先生的事情，摇摇头道：“只知道那女的叫做张丽华，父亲是扬州首富张季龄，听说她要前往邺城……”

心中又夹杂分困惑，他暗自想到，奇怪呀，张丽华对陈公子有些戒备，为何对我和慕容晚晴这两个陌生人能说出底细？她是天真……还是自有打算？

慕容晚晴对张丽华似乎没了兴趣，略带焦急道：“先生还没有回来，只怕出了变故。那面着火了。”

冉刻求这才留意到窗外远处火光冲天，隐约有锣声，人声鼎沸，立即道：“怎么失火了？”

“我怎么知道？你留在这里等先生，我去看看。”慕容晚晴言罢，也不走门，推窗就跳了出去。

冉刻求心烦意乱，总感觉要有大事发生，才坐下来，就听到远方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骇然跳起，心惊肉跳，不知那里又发生了什么变故！

慕容晚晴推窗跳出，不落长街，反上屋顶，沿着屋脊向失火的地方冲去。

人在半途，她也听到那声巨响，心中狂震，忍不住摸了下腰间的软剑。

她毕竟非寻常女子，胆气不逊男子，细腻更有过之。近火光时，她并不急于打探动静，只是伏在屋脊暗处留意下方的动静。

下方长街众百姓奔走救火，防火势蔓延，本极为混乱，慕容晚晴目光转动，却留意街角一小帮人众。

那些人多是一身黑色，虽遇祸事，但神色远比百姓要从容。

临火头最前方的那人，却着白衣，卓然不群。

慕容晚晴大为奇怪，暗想响水集最近真的是风云汇聚，这么多不相干的人前来，难道真是要图谋什么大事？

她悄然移动身形，向那帮人靠近，就听有声音隐约传来，“大师兄，刚才不知为什么会爆炸，孙思邈这么久没有出来，只怕死在里面了。”

慕容晚晴心中一震，差点从屋脊滚了下来，立即想到，孙思邈死了，我怎么办？转瞬又想，不会，他如此神通，绝不会就这么死了。

一恍惚的工夫，下面的人说了什么，她完令没有听到。就见到那帮人中，一个黑脸的一个白脸的向那白衣人躬身施礼，悄然地离开众人。

又听那白衣人长叹道：“火势如此凶猛，而斋醮在即，我等又身负宗师所托，不能轻身赴险。四师弟，只有等火灭了，我们再进去看看了。说不定孙兄吉人天相，会逃过此劫。”

旁边一人道：“大师兄说的是。”

慕容晚晴听到“斋醮”、“宗师”几字，心中微震，立即想到，这些人莫非是茅山宗弟子？茅山宗势力扩展到了江北，难道是要对齐国不利？

见那白衣人立在原地入定一般，她心思转念，反向那白脸、黑脸离去的方向跟去。

月正明，那两人走得虽快，但慕容晚晴尽可看得见。

眼看着那两人走到一个十字街口，突然一左一右分开，消失不见。

慕容晚晴微惊，以为两人觉察到自己在跟踪，转瞬发现，原来不过是黑脸入了间大大的庭院，另外那白脸却是沿着长街奔出去，竟像要出响水集的样子。

慕容晚晴心思转动，立即向那庭院看了眼，见前房临街，是个店铺，挂着“李记”的招牌，立即继续跟踪那白脸。

茅山宗威震江南，在江淮百姓的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慕容晚晴却始终感觉，这帮人行踪鬼祟，而这白脸在这种时候离开响水集，只怕更存不可告人的秘密。

她思绪缜密，行事果敢，一路跟过去，见那白脸果然出了响水集，向东方荒山奔去，更是好奇。

可集市的喧嚣渐远，一片静寂笼来，她好奇的心中难免有分凛然之意。

她回头望去，只见到集市灯火如星，绵长渐淡，如同那不经意逝去的流年，心中微有惘然，但转瞬振奋了精神，盯紧前方那人。

二人一前一后，走了数里之遥，前方突然出观一片密林。

那白脸毫不犹豫奔入了密林之中，慕容晚晴却不敢长驱直入，立即向旁奔出十来丈，从另外一侧入了密林。

林中极静，树木高大，树荫如盖，如水的月光落下来，只在林中留下斑驳神秘的影子。

慕容晚晴不敢大意，放轻了脚步，就听到左前方有脚踩枯叶之声，慢慢跟过去。

那脚步声不多时突然消逝，慕容晚晴立即隐身树后，就听到一声音道：“事情办得如何了？”

慕容晚晴一听到那声音，又惊又喜。那声音没有半分感情，听起来让人极不舒服，正是约孙思邈来响水集的那个妖人发出。

她喜的是，自己终于有所收获。惊的却是那妖人本领极为高强，若被他发现自己，只怕自己难活过今晚。

就听那白脸道：“道主，一切均按你的计划行事。”

慕容晚晴心思飞转，道主？什么道主？计划？又是什么计划？这白脸如果是茅山宗的弟子，这般听妖人的话，按理说这妖人应该是茅山宗的领袖人物。但茅山宗自魏华存、陆修静来，以太师、玄师、真师、宗师来称呼首脑，因此茅山宗均称呼王远知为宗师，却不闻茅山宗有道主这种称呼。这妖人若不是茅山宗的，那白脸怎么会听他命令行事？

她百思不得其解，听那妖人道：“你做得很好，若是大事得成，你当为我道第一功臣。”

那白脸似合不拢嘴笑道：“多谢道主。那接下来……”

“接下来你按原计划行事就好。”那妖人抬头望月道，“你去吧，小心行事，少不了你的好处。”

那白脸应了一声，转身出了密林，向响水集的方向走去。

慕容晚晴听得激动万分，只恨这两人说得太少。

她知道向己想要的答案都在这妖人身上，但要问，却只有可能去问那白脸。她屏气在树后，听那妖人喃喃道：“今日已是七月十四，只要再等一天，我辛苦筹划多年的计划就可成行，天师有知，定会保佑我成行。”

那妖人一直话语平淡，无半点感情在内，红到这时候，才有了分波澜，显然那计划对他而言极为重要。

慕容晚晴听到“天师”二字，心中又是一震，脸色倏然变得惨白。

就听那妖人脚步声远去，走的却是远离响水集的方向。

慕容晚晴不敢怠慢，饶是胆壮，却也不敢跟踪那妖人看看他去了哪里。

又等了半晌，她这才倒退着出了密林，知道事情的关键就在那白脸身上，正要返回响水集去找那白脸，陡然心头狂震，寒意尽起。

月色清光下，一人身着褐衣立在她身前数丈外，面容在月色下反倒朦朦胧胧看不真切，只是那碧绿的双眼妖异难言，其中带分摄人的魔力，月色都难以黯淡其中的光芒。

慕容晚晴立即垂头，拔剑，眼望脚尖。

林外瞬间有琴声响动，那发琴声的软剑颤颤巍巍，如灵蛇伸曲，却只敢自守，难以攻出一剑。

她对这妖人极为畏惧，知道此人非但妖术高明，武功亦是翘楚之辈，今日一战，只怕凶多吉少。

那妖人淡淡道：“你武功不差呀，只是胆子太大。黎阳城外时，我就想仔细看看你，如你这般胆大的女子会有怎样的天香国色。你现在赶来，为何不抬头让我看个清楚？”

慕容晚晴听那声音有着说不出的诱惑之意，忍不住想要抬头望去，但蓦地想到那妖人怪异的眼眸，一咬舌尖，强自抑制了这个念头。

那妖人笑道：“‘灵光夺魄，鼓月取魂，天音移位，地眼动神’，这四句话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慕容晚晴不由自主“嗯”了声，剑中琴声立即凌乱。她心中惊骇，知道心神被对方话语吸引，立即提气静神，只怕着了他的魔道。

灵光、鼓月、天音、地眼都是道教中极为诡异的法术，慕容晚晴曾经听过，不想竟会在一人身上同时出现。

那妖人似有诧异，又道：“你原来听过这几句话，那很不简单呀。你究竟是谁？”

不闻慕容晚晴回答，那妖人突然笑道：“你抱元守一，不来看我，不应我声，的确是对付我的地眼和天音的方法，却不知是谁教你的。只可惜，我会的不止这些。你以为我真的闲着无事，喜欢在这儿和你交谈吗？”

他声音中说不出的诡异，也有分得意。

慕容晚晴蓦地一震，立觉手脚竟有麻木之感，回时头脑发晕，竟要晕倒，骇然道：“你下了毒！”

她一直小心谨慎，提防中了对手的暗算，不想还是中了妖人的毒物。可她实在不懂，对手离她还远，怎么下的毒药。

那妖人哈哈一笑道：“早在林中，我就知你来了。可在林中，没有风，我这才没有下手罢了。”

慕容晚晴这才感觉有微风从那妖人之侧吹来，才明白他是借风传毒，此人的施毒手段端令人匪夷所思。

低叱声中，慕容晚晴腾空而起，却向林中穿去。

那妖人冷冷道：“事到如今，你还想逃吗？”也不见他如何动作，但慕地腾空而起，追到慕容晚晴背后，一把抓去。

慕容晚晴厉喝声中，琴声大震，一时间漫天剑光尽数刺向那妖人。

原来她知道已然中毒，生死一瞬，绝不能持久，因此以退为进，借逃命之像伏击妖人，这时倾力一剑，实乃用了十分的本事。

那妖人啧啧道：“好剑法。”他说出三个字后，空中剑光顿敛，那百炼软剑竟被他一把抓在了手上。

那软剑虽不是削铁如泥，但也是极为锋利，不想那人不但妖术层出不穷，一双手竟如铁石所铸。

慕容晚晴更惊，手腕一扭，陡然有一点寒星从剑柄飞出，直取那妖人的咽喉所在。

那妖人猝不及防，立即松手倒翻出去。那寒光擦他衣襟而过，倒把他惊出一身冷汗。

慕容晚晴暗叫可惜，不甘束手，奋力向林中跃去，只是才到林

边，脚刚沾地，就觉得双膝发软、天旋地转……

那妖人方一落地，就已纵起扑向慕容晚晴，喝道："倒下！"

他手一探，就将到慕容晚晴的肩头，本以为这一次百无一失，不想那一刻心头狂震，抬头一望。

有月光，月光如银……

天空月如银盘，正洒着清辉照世间万物，但月光怎么会如此之亮？

那妖人蓦地察觉，不是月光，而是刀光！

刀光如霓裳衣舞，似白云流光。

刀光一起，幽幽而至，多愁而来，但哀婉之中却自有一番金戈铁马的豪迈情殇。

那妖人身形倒蹿急逝，刹那间就遁入了远方暗处，半空中只留惨叫声连绵，血光潋滟。之后有刀光收起，月夜重回宁静，宛若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慕容晚晴摇摇欲坠时也瞥见了刀光，脸上露出难以置信之意，叫道："你……你是谁？"

她一见妖人远去，再也坚持不住，摔在地上，可一双眼眸还睁得大大的，望着刀光消逝的方向。

无人无声也无刀光。

那一刀如天外飞来，飞回天外。

慕容晚晴却不愿就此昏去，嗄声道："你……你出来！"她眼中带分极强的期待，只想看清楚出刀的究竟是哪个。

突然察觉身侧不远有"吵吵"之声，慕容晚晴艰难地扭头望去，蓦地睁大双眸，极为讶异。

不远处一棵粗壮大树突然动了起来……

若非手脚麻痹，慕容晚晴就要抬手揉揉眼睛，以为自己是中毒后的幻觉。

大树怎么会动？

慕容晚晴再咬舌尖，疼得心都痛起来，这才发现是树皮在动。

那树皮缓缓上升，树身竟现出一个洞来，一人从树中走出，有如树精一样。

慕容晚晴心中暗想，我这是要死了吗？才看得到这么多妖魔鬼怪。刚才出刀的究竟是不是他？不会，不会的。

一念模糊，心中没来由地一股心酸，慕容晚晴再也坚持不住，晕了过去。

感觉昏迷不过片刻，慕容晚晴再次睁开眼睛，只见到天边曙光，月淡如隐，微微一惊，才意识自己昏迷了几个时辰。

天要亮了。

挣扎坐起，她四下望去，只见到那棵树皮会动的大树下坐着一人。那人身上衣衫破烂不堪，烟熏土染，神色却没丝毫窘迫。

见慕容晚晴醒来，那人微微一笑道：“你怎么会在这里？”声音轻淡，有的也是轻淡却真诚的关怀。

慕容晚晴怔怔望着那人许久，垂下头来，只感觉一阵恍惚，一阵惘然，那人却是孙思邈。

“又是你救了我？”

不经意间，孙思邈已连救她三次，包括挡斛律明那一箭，慕容晚晴想到这里时声音有些异样。

孙思邈感觉到她声音的不同，略带奇怪道：“你好像不希望我救你。”

慕容晚晴心弦震颤，强笑道：“的确有点不希望。”顿了片刻，她解释道：“我跟着你，就想让你帮忙复仇，可你救了我多次，我怎么……还能让你因为我去面对兰陵王和斛律明月？”

她声音似有懊丧，也像心伤，却也多少透漏出点点困惑。

见孙思邈不语，慕容晚晴岔开话题：“对了，你怎么会在这里？”

孙思邈笑容中带分苦涩，暗想我怎么到了这里，那真是说来话长。他救了慕容晚晴后，就一直思索昨晚发生的一切，感觉对手狠辣心机，实在让他防不胜防。

昨晚竟是连环计，他还能活到今天，事后想想都觉惊心。

似这些事他并不想和慕容晚晴多说，只是道：“我是误打误撞到了这里。你碰到黎阳城那妖人了？”

慕容晚晴怔怔地望着孙思邈，一时无语。

她立即想到的一件事是出刀的人绝不是孙思邈，不然他何以这么问。可若不是孙思邈，那惊艳一刀又是哪个斩出？

“是。我也是误打误撞地到了这里，不想碰到了那妖人，我不是他的对手，不是你惊走他的吗？”

她心中迷惘中又带分迟疑，竟没将有人出刀相助一事提及。

这一路行来，她和孙思邈距离没有拉近，反倒像又远了些。

或许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孙思邈略为诧异，喃喃道：“那妖人睚眦必报，毒倒你后怎么会放了你？”他心中困惑，只感觉千头万绪无从整理，轻轻叹了口气。

“先生为何叹气？”慕容晚晴心细如发，立即问道。

孙思邈缓缓站起，负手望向东方道：“黎明日出前，总有一段短暂的时光最为黑暗，只是如今这黑暗的时光太长了些。”

慕容晚晴向东望去，见曙色青黯笼罩四野，一时间不明白孙思邈的用意。

孙思邈低声吟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几句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这诗极为凄凉，好像是说战乱后的惨象。”慕容晚晴摇摇头道。

“不错。这本是魏武帝所做《蒿里行》中的几句。”孙思邈道：“这诗的意思不难理解，是说战后中原荒凉的景象，人口锐减，千里少人烟，有心之士每见这种情形，都不由心有戚戚。隐者避世，能者力挽狂澜。魏武帝天纵奇才，却未能一统天下，诚为可惜。自魏武帝后三百余年，这江淮一带战事多有，八王之乱、永嘉之祸、晋室南渡、南朝北伐、北朝南侵，最苦之地就是这江淮，最苦之人就是这天下的百姓。”

他少有这般畅然而谈的时候，这刻说起三百年的形势，没有意气风发，有的只是沧桑怜悯之情。

慕容晚晴从侧面望过去，见孙思邈脸上去了迷雾，露出那既天真却又时而沧桑的面容，忍不住在想，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孙思邈又道：“我虽不才，但不想效隐者避世之法，只想凭借能力减少些天下百姓的苦难，年少博览百家，却难找济世之道。偶在一古书中知如意下落，一时意气，就想前往昆仑寻找。”

慕容晚晴心中震颤，失声适：“这世上真有如意神物吗？”她显然也听过如意的传说。

孙思邈缓缓摇头道：“我不知，我从未见过！”霍然转身，目光灼灼地望着慕容晚晴，突然叫道，“你信我所言吗？”

“我……”慕容晚晴一时呆住，不知孙思邈是随口一问，还是自有深意，但望见那明澈真诚的一双眼，许久才道，“我信。可是……有人只怕不信。”

“不错，有人只怕不信。”孙思邈喟然而叹道，“这世上最难解的就是人心，多半误会均是由‘不信’二字引起。我虽问心无愧，但不知为何，有些人一直认为如意在我手上，他们数次对我出手，就是要从我口

中得知如意的所在。”

“有些人？”慕容晚晴迟疑道，“是哪些人？”

孙思邈脸上又蒙上了一层迷雾，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我未寻到如意，眼下亦不想将希望寄托在如意之上。因此这次出山，只想尽自己能尽的那份心力。方才叹息，只是感慨事情复杂，远超我的想象，而人心难揣，亦让争斗难停……要解决这场纷乱，除非我能……”他没有再说下去，只是摇摇头，好像否定了自己的主意。

慕容晚晴以为猜中孙思邈的下文，说道：“如果先生有治世之心，为何不择木而栖，一展身手？”

“在你看来，我应择哪根良木？”孙思邈眉头微皱。

慕容晚晴移开目光，终究还是摇摇头：“我不知道。我很笨的。”

孙思邈低语道：“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固执去择良木的人。”

他说的极为奇怪，慕容晚晴难以理解，见他扭头又望向了东方，喃喃道：“今天已是七月十四，明天……应该是明天，一切的一切，多半要做个了断！”

慕容晚晴听他言语幽幽，只感觉其中杀机重重，不由问道：“七月十五，究竟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孙思邈沉默许久，才回了十六个字。

“七月十五，妖魔再生。天公重降，大道太平！”

第三章
埋伏

冉刻求心急火燎，感觉乱得等不到七月十五了。

孙思邈还未回来，慕容晚晴也是去如黄鹤，他留在客栈，更想着张丽华的事情，一夜未眠。

清早时分，他实在熬不过困意，倚墙睡了片刻，突然听到一阵人声嘈杂。

以为是孙思邈和慕容晚晴回来了，冉刻求忙睁开眼，发现嘈杂声是从街外传来，推窗望过去，见到不远处的十字街口，不知在什么时候竟用土木建了个台。

而高台四角，各站着四个身着葛衣、头戴葛巾的人。

那十六人都是脚蹬草履，手持竹手板。人虽不多，可异常严肃，让人一望之下，心生尊敬。

而在高台正中有一黑色香案，上供一木像。木像之前又摆放着木剑、令牌等。香案周围有一香炉内正燃着香烛，香烟渺渺。虽是清晨，神秘之气却极为浓郁。

冉刻求也算走江湖的人物，见到这种阵仗，立即想到孙思邈说过，茅山宗要在响水集做场法事！

茅山宗做法的第一件事就是建坛，而这个高台，显然就是他们做法的主坛。

其实，冉刻求在此之前和两个兄弟也做过法事，不过那时行骗的成分居多，也没有这么多讲究。

他不知道道家这种斋醮仪式古时也是简陋，是自茅山宗陆修静后才渐成规范。只感觉，怪不得茅山宗震得住场子，扩张得如此之快，原来是舍得花本钱，以后他如果要做生意的时候，一定要记牢这点技巧。

可想到两个兄弟，办刻求心中又满是忧虑。

不觉得这法事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他收回了目光，却望见客栈前一辆马车已经备好，那年老的车夫正坐车上，车前车后站了几人，正是张丽华的随从。

冉刻求心中一动，立即推门出了房间，见楼下一点淡青的身影从客栈闪出，到了长街之上。

他几乎没有犹豫，冲下了楼梯，追到长街上，就见到张丽华已上了马车，放下了车帘。

那贵公子人在马车旁，神色中满是失落之意，正道："小姐这么早就走吗？这里好像有场法事，不看看了？"

张丽华于车中道："妾身还要赶路。多谢陈公子相送。"

陈公子道："不知何日能与小姐重逢呢？小姐真的吝于相告名姓吗？"他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张丽华的名姓来历，正因为如此，才觉得更加遗憾。

"你我萍水相逢，相见一面已算有缘，若是真有缘分再见，那时再和公子畅谈不迟。陈公子请回。"张丽华说得客气，但也冷漠。

那车夫抖动马鞭缓慢地赶动马车，陈公子若有所失地立在那取，强笑道："那祝小姐一路顺风。"

话未落地，冉刻求冲过来道："小姐等等。"

马车戛然而止，车中张丽华幽幽道："冉公子有事？"不知为何，她对冉刻求始终另眼看待，比对陈公子亲切很多。

冉刻求心中激荡，可话到嘴边，只是道："你……自己小心，早点离开这里也好。"

静寂良久，张丽华道："多谢冉公子的关怀，妾身……"

"等等。"冉刻求忍不住叫道，想起一事，压低声音道，"你去邺城，究竟要做什么，会留多久？"

张丽华幽幽道："妾身去邺城，却是想打听一人的下落。对了，冉公子久在邺城，可知道一个叫做张仲坚的人吗？"

冉刻求嗓子立即哑了，嘶声道："你找他做什么？他……他……

我不认识他。对……对不住了。”

“哦，冉公子太客气了。人海茫茫，妾身本没有太期望冉公子会知道此人。”张丽华淡淡道，“妾身要走了，冉公子自己保重。”

马鞭声清脆，驱不散晨雾离愁。

冉刻求见那马车缓缓地驶进朦胧雾中，心中只念着三个字：“张仲坚？张仲坚！”这名字他藏在心中许久，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被人提及。

提及时，又掀开他不堪回首的记忆。

记忆流着血，带着恨，流浪的每一日无不吞噬着他的内心，让他痛苦不堪。

等到马蹄声不闻时，他才想到什么，发疯般才要去追赶那马车，一人突然立在他面前，伸手道：“拿来！”

冉刻求一怔，见立在面前的是萧摩诃，皱屑道：“拿来什么？”

“今天就是明天。”萧摩诃道。

这句话倒可说满是禅机，鬼神难懂，冉刻求却懂了。

他立即想到，这个萧摩诃曾接过一封无赖的信，然后就向孙思邈要件东西，而孙思邈当时许诺：“东西明天会送来。”

昨天的明天，就是今天！

冉刻求一时头大，望着那马车再也不见，心中暗叹，我跟上去能怎样？我早就发誓，不到功成名就的时候绝不承认自己身份的。我是个灾星，父亲都能忍心丢弃我，跟着别人只能给人带来灾难。先生估计也是被我所克，整大被人暗算。

思绪回到现在，见萧摩诃目光森然，冉刻求道：“不错，今天就是明天。可今天还没过，是不是？”

“何时？”游摩诃话虽少，但懂冉刻求的意思。

孙思邈只说今天交货，似今天不到子时还是今天。现在是清晨，离子时还早。

冉刻求心思飞转，实在不知道这人要什么，应付道：“先生昨晚就出去拿货，现在还没有回来。不过你放心，先生既然答应你了，就不会失约。谁都不会见钱不要，是不是？”

萧摩诃神色狐疑，但终究未说什么。他才退后，陈公子迎上来，拱手道：“兄台好。”萧摩诃神色不悦，缓缓走开。

冉刻求一见陈公子无事献殷勤，知其用意，说道：“公子要问那姑娘的事情？”

“兄台果然是雅人。”陈公子喜道。

“我是粗人。”冉刻求心情不佳，冷冷道，“我是知道那姑娘的事情，可我为何要对你说？”说罢，他拂袖向客栈内走去。

陈公子的手下见状，就要上前，陈公子竟是好脾气，摆手方要阻止手下动武，突然听到身后一声大响，差点跳了起来。

冉刻求也是全身一震，霍然回头望去，只见长街的尽头推来了一辆大车。

那大车古怪非常，无马无缰，无车辕车厢。看起来只是四个轮子上放了一块方木板，而木板之上又像放个方形的大笼子。

不过木板上究竟是不是放着笼子，无人知晓，只因为那车子外边蒙着厚厚的红色粗布，比人看不清究竟。

大车四角各有两个茅山宗的弟子，手中均是拎着一面铜锣，口中念念有词。

那八名茅山宗的弟子每走几步，就同时敲动手中的铜锣，动作齐整一致，方才那大响就是锣声齐鸣所致。

那大车没有马拉，竟自行向前滚动，好似被施了咒语魔法般。

冉刻求见那大车古怪，忍不住止步观看，陈公子也是好奇，一时间忘了张丽华的事情。响水集的百姓见到茅山宗斋醮，胆小的只敢在门后偷看，有些胆大的却到了街边对大车指指点点。

就见那大车缓缓行来，直到斋醮主坛之上，这才止住。

又是惊天动地的一声锣响，就见一葛衣道人上了主坛，手持桃木剑，正是茅山宗的姚正一。

姚正一神色肃然，手中桃木剑一挥，主坛立柱上挂着的油灯倏然燃起，火焰竟是碧绿之色。

百姓见了这种场面均是啧啧称奇，但不敢惊扰姚正一施法，只是私下议论。

就听姚正一高声道：“有请宗师首徒、三洞弟子桑道长为响水集驱邪祈福！”手中桃木剑一划，主坛上竟闪过一道闪电。

众人惊诧，却见电光过后，一人出现在姚正一的身旁。

那人身着白衣，头戴羽冠，神色飘逸不羁。主坛周围多人，竟无一人看清他是如何出现的。

姚正一单膝跪地，双手奉桃木剑于头顶，恭声道：“请大师兄施法。”

那白衣之人正是桑洞真。

场间神秘离奇、变幻极快，倒让人目不暇接。这时周边又是一声锣响，响水集那一刻都静了下来。

有虔诚胆怯之人不由自主地跟随跪倒，早把桑洞真当作神仙般看待。

冉刻求冷眼看戏，喃喃道：“三洞弟子是什么玩意儿？”

一旁的陈公子听了，有意讨好冉刻求道：“冉公子不知吗？茅山宗自陆修静宗师以来，将天授神书、道家经典按三洞四辅十二部分类，自号三洞弟子，因此，茅山宗的人都自称三洞弟子。”

冉刻求哼了声，点头示意知道。他本对陈公子没什么好感，但见他除了开始有些架子大，后来倒也和善，略改对陈公子的看法。

主坛上的桑洞真一伸手，接过姚正一手上木剑，回望主坛前方百姓，沉声道：“王宗师虽远在茅山，但一直垂怜天下百姓，数月前掐指推算，知妖魔兴起，响水集百姓要有一个极大灾难，若不做法应对，只怕全集百姓难以幸免！”

坛下百姓议论纷纷，有恐惧，有怀疑。

桑洞真神色肃然，又道：“宗师悲天悯人，不顾危险，派本道前来祈福消灾。本道七日来一直斋戒静心，不想一时不察，被妖孽提早下手，昨夜害了乡正全家。如不今日做法，只怕受害之人更多……”

众百姓均是凛然，低声议论。

昨晚乡正家着大火，一家人竟没有一个活着逃出。众人都认为古怪，不想竟和妖孽有关。

桑洞真道：“今日本道……”话音未落，脸色突变，喝道，“何方妖摩，竟敢前来干扰本道做法？”

他身形一转，倏然一剑叫身后劈去。

众百姓大奇，只见青大白日下，桑洞真身后哪有什么东西？

可桑洞真一剑劈下后，身形暴退，再次喝道：“三洞弟子在此，妖孽还不伏法。”他一句话的工夫，手一翻，已有几张黄色的符纸撒了出去。

那几张符纸轻飘飘的本无分量，但被施法后在空中倏然分开再合，形成一个尺许的圆球。风遗尘整理校对。

而圆球之内，竟似包裹着什么东西，左右冲突不休。

虽在白日，众人见到这种怪异的情形，也不由毛骨悚然，真觉得符纸内有妖孽被困！

桑洞真撒出符纸，脚踏七星，刹那间到了香案之前，伸手抄起案上的一个海碗，一仰头竟将碗中的水一口吞下去。然后断喝一声，又

将水喷在桃木剑上。

手掐道诀，桑洞真口中念念道：“天师赐我旨，符箓救众生，鬼邪敢不伏，押入丰都城。急急如律令！”

话才毕，他手中桃木剑就劈在了符纸之上。

就听到符纸形成的圆球内突然传来一声极为凄厉的惨叫，随后，圆球被桃木剑劈成了两半。

桑洞真一剑劈出，似耗费了极大的心力，口中竟有粗重的喘息之声。

事发突然，惊心动魄，众人听到那声惨叫时，早就心魄俱动。突有人向坛上一指，叫道：“血，有血。”

众人哗然，均向坛上望去，就见到半空飘落的符纸上竟血迹斑斑。桑洞真手上的桃木剑也有鲜血斑驳流淌，顺着剑尖一点点地落在地上，触目惊心。

这时日正升起，冲散了清晨薄雾，照在主坛上，却显得煞气森森。

主坛四周茅山宗弟子纷纷跪倒，齐声道：“鬼邪伏法，已入丰都。天师符箓，造福苍生。”

响水集百姓本有不信之人，见到这种情况，也是心惊胆颤，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

一时间长街静寂，伏倒一片。

陈公子叹道：“三洞弟子，果然名不虚传。降魔除妖，造福百姓。冉兄，你说是不是？”他向冉刻求望去，见他嘴角带分不屑，不解道，“冉兄，你怎么了？”

冉刻求摇摇头道：“没什么，陈公子说的是，三洞弟子果然名不虚传。”

他内心笑翻，却竭力装作肃然的样子。若说方才他还有点好奇，此刻却是哂然。

方才，姚正一点灯之术、桑洞真现身之法都很是古怪，冉刻求不算了然，可最后木剑斩鬼的诀窍，他偏偏知晓。

斩鬼出血，奥秘均在那碗水和符纸之上。那水并非寻常饮用之水，而是添加了一种药剂，而那符纸亦是用姜黄熬制，只要那添加药剂的水一遇符纸，自现血色。

百姓看着炫目，冉刻求明白原委，看了自然觉得一文不值。只是那符纸成球，其中能现鬼迹，在冉刻求看来，倒是让人难以琢磨。

但他绝不信真有鬼被桑洞真一剑劈死了。

他知道桑洞真装神弄鬼，却不揭穿。毕竟在他看来，人家也是凭手艺混饭吃，“今日留一面，日后好相见”的道理他还懂的。

想斩鬼结束，恐怕就是要钱了，冉刻求萌生退意。

果不其然，有一年迈的长者恭敬上前道：“道长做法为百姓祈福，劳费心力，我等都是感激不尽。法事完成后，这响水集的百姓自会准备孝敬，还请道长笑纳。”

桑洞真平息收剑，却道：“这位老丈此言差矣，我等行法，只为天道除魔，绝不会收响水集百姓分文。若违此意，天道难容！”

坛下百姓见他说得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忍不住议论纷纷，但多是钦佩敬仰，那长者更是颂声不绝。

冉刻求皱下眉头，心道，装神驱鬼竟不收钱，实在是怪事。是了，人生在世，名利二字，你们不是为了利，当然是为了扬名。名气一来，自是财源滚滚。这桑洞真不是商人，却胜过商人。

他本市井之人，对茅山宗的做法非但没有反感，反倒很起亲切之意。听桑洞真又道：“只是方才本道除的只是小妖，响水集真正的祸患尚未消除。”

那长者惊问：“那如何是好？”

桑洞真左手掐诀，右手桃木剑一立，锣声又是大响，众人均静下来。桑洞真目光如电，落在那大车之上，缓缓道：“本道知妖孽将出，过江后细细搜寻妖孽行踪，发现响水集的祸患，就出在这车中之人的身上！”

桃木剑一指，他断然喝道：“妖孽现身！”

众人齐向大车望去，见到外边那红色粗布倏然而落，露出车上的一个四方笼子。

笼子之中有圆木横竖交叉，构成一个大大的“十”字，而一人双手被缚木头上，垂着脑袋，看不清而容，但看其身形打扮，赫然是个女子。

那女子穿着绛红的衣衫，黑发垂落，无依无靠的样子就如同一只折翼的蝴蝶。

蝴蝶虽美，但看起来过不了深秋时节。

冉刻求一见那女子的身形，心头剧跳，怔在那里，脸色铁青。

陈公子见车里竟绑着个女子，也皱眉摇头道：“怎么如此粗鲁，这女子怎会和妖孽有关？”

不只陈公子怀疑，响水集百姓也忍不住议论纷纷。

桑洞真却并不理会，喝道：“你等莫被此女子外表迷惑，她实则

已被妖孽缠身，若不除去，只怕响水集永无宁日。”

那百姓见识过桑洞真的法术，将信将疑。有些人事不关己，叫道：“不知道长如何驱魔呢？”

就在这时，有风吹来，拂动那女子脸上的黑发，露出如画的面容。众人见了都是暗叫可惜，不知这貌美如画的女子怎么会和妖孽扯上关系。

冉刻求见到那女子的面容，却是如五雷轰顶般，失声道：“怎么可能！”

他做梦也没打想到，那被绑着的女子竟是他一直念念难忘的蝶舞！

蝶舞一直在千里之外的邺城，怎么会到响水集？蝶舞怎么会是妖孽？蝶舞怎么被茅山宗的人抓住？

一切的不解均是没有答案，茅山宗弟子已然上前，就要去解蝶舞，押上主坛。

冉刻求见蝶舞双眸紧闭，不知是生是死。又见那长长的眼睫无助地在风中抖动，颤颤的满是酸楚，他哪里还能忍得住细想，大喊道：“你们住手！”

他喊声一出，就已蹿到大车之上。

车上那两个道人正要解开蝶舞身上的绳索，见有人竟敢上前，立即喝道：“退下。”那二人不约而同伸手向冉刻求身上一推。

冉刻求怒喝声中，一拳挥出正击在左首道人肋下，腿一旋却踢在第二个道人的屁股上。

他后发先至，出招之快，自己都没有料到。

那两个道人猝不及防，被冉刻求打落车下，引起百姓一阵骚动。陈公子讶异，没想到冉刻求这般冲动，萧摩诃皱了下眉头，却护在陈公子身边。

冉刻求看也不看落下车子的道人，到了蝶舞面前叫道：“蝶舞，你醒醒，是我！”

可蝶舞仍旧双眸紧闭，昏迷不醒的样子。

冉刻求见伊人憔悴，心中痛楚费解，才要转身喝问桑洞真等人究竟，就听到“当”的一声锣响。

那锣声惊天动地，震耳欲聋，刹那间平静了所有的骚动。

冉刻求一凛，缓缓转过身来，只感觉一腔热血都要结了冰。坛下茅山宗的弟子片刻间已将大车团团围住。

那些弟子虽未出手，可那一刻的神情脸色让所有人身上都冒起寒意。

茅山宗正在做法，敬神除邪，恭敬天地。

国有国法，宗有宗规。就算冉刻求如何不信，如何认为他们装神弄鬼，但规矩难废，茅山宗的宗规树立多年，其中蕴含的力量绝不是他冉刻求能够抵抗的。更何况，茅山宗斋醮一事名义上是牵系响水集众多百姓的生死，他冉刻求这一冒头，不但与茅山宗为敌，还与响水集所有的百姓为敌。

冉刻求清楚知道这件事情，虽惊但无悔。

如果事情再重来一次，他仍旧会选择冲出，仍旧会第一时刻来到蝶舞的身边，只因在他的心中，很多事情远比冷静还要重要。

他离开了蝶舞——是自己选择离开，但他离开是为了相聚。

他知自己远远比不上那个惊才绝艳的兰陵王，他也知道，守候有时候会让人更加失望。

他是太明白，所以他放手，但他放手是为了重握。

他跟随孙思邈，固然是要去做什么天下第一富豪，但他心中没说的年头是，他立誓有朝一日要堂堂正正地胜过兰陵王，让蝶舞知道他从未放弃！

远离了蝶舞，他还有希望……但蝶舞若有了不幸，他的奋斗还有多少意义？

桑洞真白衣如雪，冷静地站在那里，竟没什么愤怒的神色，只是道："今日谁护坛？"

这次斋醮虽不算规模宏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执事、侍经、掌灯、护坛各有人手负责。周太平、严太幺一直沉默在侧，负责最后的侍经祈福。

周太平出列道："是余本文。"

"余本文呢？"桑洞真问道。

那围在大车旁的茅山宗弟子中有个脸色蜡黄的人立即上前一步，施礼道："师兄，本文在此。"

桑洞真淡淡道："护坛失职之责如何处置，你当然明白？"

余本文额头已见汗水，颤声道："明白。"

众人见他如此害怕，都猜到失职处罚只怕极严。

桑洞真轻叹口气："不过事有意外，想是天意如此。"他望向冉刻求道："我不管你是谁，先下来，让本道除妖再说。"

众人大感意外，都觉得桑洞真倒好说话。不想，冉刻求怒喝道："你放屁，蝶舞不是妖！"

桑洞真脸色一变，余本文低吼一声，扑到车上，喝道："还不滚下来！"

他声到人到，一只手已扣住冉刻求的肩头，用力向车下摔去。

余本文自知失职，心中忐忑，难得大师兄宽宏大量，想淡化此事。可没想到，冉刻求不知死活，眼看要连累他，当下全力以赴出手只想赎罪。

冉刻求虽有防备，但没想他来得这么快，被他一扣肩头，半身酸软，一咬牙，竟抱住余本文的腰身。

二人用力，同时滚下车来。

周遭弟子见了，纷纷出手，就要将冉刻求按住，不料想冉刻求招式不精，力气不小，只是抱着余本文滚来滚去，那些弟子虽要出手，但无从下手。

一时间坛下鸡飞狗跳、嘈杂阵阵，完全没有了斋醮的肃穆之气。

周太平见桑洞真神色不悦，之即道："师兄，我去。"他脚一点，已从高台纵起，陡然间大叫一声，身形倏转。

半空中"嗤"的一声响。

众人本以为他要做法纵到冉刻求身边，不想他旋转落下时反撞在香案之上，脸色苍白。

严太玄冲过去道："怎么了？"

就见周太平手捂肩头，却捂不住肩头流淌的鲜血，手指缝隙处露出一点白色。严太玄错愕不已，竟不知周太平如何受伤的。

坛下突然传来一阵惊呼，就见冉刻求、余本文二人双双跃起，冉刻求挣脱余本文的束缚，后退两步，眼中难掩惊骇之意。

而余本文立在那里死死地瞪着冉刻求，身子晃晃，突然仰天倒了下去，咽喉处正中一支铁矢——白色的铁矢！

坛下稍静，转瞬有百姓惊呼："死人了！"

刹那间，长街乱成一片。

茅山宗弟子亦惊，瞬间将冉刻求围在中央。

冉刻求慌乱叫道："不是我杀的他。"他和余本文滚来滚去时，就感觉一股寒风几乎贴他脸颊过去，然后就见铁矢钉在余本文咽喉。

他第一个念头就是，先生来救我了。转瞬就觉得不是，他只见

孙思邈救人，从未见到他杀人。这般狠毒的事情，孙思邈做不来。

可不是孙思邈，这天底下还有哪个会帮他？

十字长街混乱。就算周太平、严太玄均有些惊慌失措，桑洞真立在坛上却是纹丝未动，只是目光如炬，越过冉刻求望向陈公子众人的方向，缓缓道："何方高人来此？怎不出来相见？"事出突然，他也仅感觉到铁矢射来的方向，却不确定是谁出手。

混乱中，萧摩诃早带手下护在陈公子身边，无论如何，他的职责就是保护陈公子的安全。见桑洞真望来竟有疑他之意，萧摩诃冷哼一声，望的却是左首的方向。

他知道，不是他们的人动的手。

桑洞真不由也向萧摩诃的左首旁望去。

那里站着五个百姓——寻常的装束，平常的面孔，方才人多的时候，他们混在其中，谁都不会怀疑他们的身份。

可这时候，他们竟还安静地立在那里，无论是谁，都已看出他们绝非常人。

虽只有五个人，可那五人并肩而立，却是肃杀庄穆，寒气迫人。

萧摩诃久经疆场，阅人无数，但见那五人的气势，还是不由心惊，不知道这五个是哪里来的高手！

桑洞真瞳孔收缩，缓缓摆摆手，众茅山弟子立即散开，将冉刻求、萧摩诃、陈公子等人和那五人均围了起来。

轻轻叹息，桑洞真目光如针，一字字道："杀人偿命，天经地义。谁杀了余本文，站出来，不要殃及无辜。"

冉刻求饶是胆壮，听到桑洞真口气中的杀机也是心寒。

不想那五人居然没有半分畏惧之意，最左的一人道："杀人是要偿命。"他只说了一句，身边的人已经接下去。

"但杀妖不用！"

"你等妖孽敢在响水集作法，实在自取灭亡。"

"若是束手，还能饶你等死罪。"

"若敢反抗，杀无赦！"

五人一人一句，说完后，同时上前一步，反手脱下了外裹的百姓衣服，露出里面的劲装。

阳光照下来分有七彩，那五人劲装竟有五种颜色。

黄、红、白、黑、青！

萧摩诃的一张脸本是半黑半白，见到那五人的衣着，竟有些发灰，更露出少有的紧张之意，低声在陈公子耳边说了句什么。

陈公子神色惊吓，忍不住后退两步。萧摩诃亦是随他后退，一帮人转瞬和那五人拉开了距离。

桑洞真从容的脸色亦是变得极为难看。不等开口，严太玄已失声道："五行卫？"

三字出口，茅山宗众弟子均是脸上变色，神色紧张。

"原来是斛律将军手下，怪不得这么大的口气。"桑洞真还能保持平静，可心神震撼，无异撞鬼一样。

五行卫——来的竟然是斛律明月手下的五行卫！

斛律明月武功盖世，手下亦是精兵强将无数。疆场上最让敌人胆寒是追风十八骑，当年斛律明月洛阳大破宇文护精兵十万，就是凭带领十八骑纵横周军之内，七进七出，杀周兵无数，但十八骑毫发无损，追风十八骑由此威震天下。

可那追风十八骑虽威名赫赫，却远不如斛律明月手下的五行卫诡异。

听说五行卫只有五人，着衣五色，寓意金木水火土，参透天地玄机，相辅相成，出手行事向来无往不利。追风十八骑驰骋沙场，五行卫却一直过问江湖之事，当年齐国禁道，听说五行卫就在其中立下显赫的功劳。

桑洞真一直远在江南，虽知五行卫的名声，但井水不犯河水，怎想到今日竟能和这五人撞上。

可最让他惊骇的并非五行卫到此，而是想到五行卫幕后之人——斛律明月！

斛律明月不是远在邺城，怎知他们到响水集做法？

那着白衣的五行卫冷漠道："杀余本文的是我，射周太平的也是我。"他脸色冷漠如冰，只是冰封的脸上竟还带分金属的光泽，正是五行卫的金卫。

他平平静静地站着，平平淡淡地说完后，就那么看着桑洞真，谁都能看出他神色中的轻蔑。他显然是在告诉桑洞真，我就杀了茅山宗的弟子，你能将我如何？

桑洞真微微吸气，突然感觉呼吸都要凝冰。

周太平终于拔出铁矢，一声闷哼道："就凭你们五个，也想逆天行事？"他虽震惊五行卫的威名，但从未和这五人较量过，判断形势，感觉凭师兄弟四人对付五行卫足够，更何况茅山宗还有不少弟子在此。

可话才落地，周太平脸色就已发绿，他终于明白大师兄畏惧的是什么。

地面不知何时竟轻微震颤起来，响水集四方像有沉雷缓缓滚来，震得香案起伏、主坛晃动。

晴天白日，怎有沉雷惊响？

众人很快发现，那震颤不是沉雷，而像是脚步声——如沉雷般整齐的脚步声。

多少人迈步动作一致，才能造成如斯的震撼？

萧摩诃见五行卫突现，心中已有不安。幸好五行卫的矛头都是对着茅山宗，因此他带陈公子悄然后腿，只想置身事外。

他心中有着极为强烈的不安，很想立即离开响水集，但尚在犹豫是否还等孙思邈。他索要的那物对陈公子来说至关重要，不然他们也不会冒险过江来此。

正犹像间，他也同时感受到那股震撼，一颗心顿时沉了下去。

他立即知道那是什么声音！

那绝对是脚步声——军人的脚步声，只有征战沙场多年的铁血将士才能踏出那种脚步声。

喧嚣静了，目光冷了，天地间只回荡着那齐整的脚步声。

十字长街，南北西东，均有一道黑线涌来，如碧海潮升。那黑线渐明，可见得到阵容峥嵘。人潮缓行，并不急促，但其中蕴含的力道有如天地运行。

就是如此蕴含天地力量，才让人感觉自身渺小，无可容身。

铁甲寒光冷，人潮杀机凝。

四队人就那样从十字长街四处走过来，在十丈外同时止步，发出一声呐喊。

呐喊声直冲云霄，先前那锣声虽响，比起来也是远远不及。

正北队伍突然散到两侧，有两骑在众兵卫的护卫下出了队伍。

右首那骑长眉长须，清癯的脸上带了分恭敬，可他的恭敬，当然不是对茅山宗，而是对左首那人。

左首那人额头高高，鼻如鹰钩，一张脸刚硬粗犷，神色间自带威风肃杀之意。

很多人不认识这两位是谁，但均清楚这是齐国的重臣。冉刻求一直骇异事态发展，见到二人，却是心中一怔。

这两个人，他竟都是认识的。

右首那人竟是黎阳城的总管王琳，而左首那人赫然是齐国君王高纬手下第一宠臣——高阿那肱。

高阿那肱怎会来此？

五行卫是和高阿那肱一起的？

难道斛律明月真的如此神通，齐国境内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逃不过他的耳目？

想到这里，冉刻求又惊又怕中还带分困惑。惊的是齐军到此，显然是早有预谋，怕的却是五行卫不止要对付茅山宗，只怕还奉斛律明月的命令要干掉他冉刻求。

可困惑的是，这些人如此阵仗，甚至出动了五行卫和高阿那肱，仅仅是为对付一个茅山宗和他这个微不足道的冉刻求吗？

第四章 围剿

冉刻求不知其中有多少内情，更难推断其中的究竟，但他趁这机会悄然上车，解开蝶舞的束缚。

蝶舞仍是昏迷不醒，幸好还有呼吸，让冉刻求暂时安心。他知道，蝶舞只要还有命在，孙思邈就有希望救活她。

可是孙思邈呢，怎么此刻还没有回来？

冉刻求焦急四望，哪里见得到孙思邈的影踪？

无人留意冉刻求，所有人的目光均是落在高阿那肱的身上，无论谁都看得出，高阿那肱出了邺城也一样可掌握旁人的生杀大权。

高阿那肱似乎已不认识冉刻求，只是望着王琳道：“王总管，可还记得文宣帝在时，曾颁布一旨意，至今已有二十年未曾改变？”

王琳恭敬道：“下官当然记得。”

见高阿那肱再无言语，王琳大声道：“文宣帝在位时曾说，齐境不留一道士！违令者——斩！”

话音落地，阳光照耀下的响水集却如同笼罩着一层寒气。

有黄叶缓缓落下，似不堪杀气。茅山宗众人的脸色比那落叶还要憔悴！

文宣帝就是高洋。

神武帝高欢共有十五子，长子高澄为齐国文襄帝，次子就是文宣帝高洋。

高欢死后，高澄代之掌魏国大权，虽有心取代魏国立齐，建一代霸业，但在受禅建立齐国前被刺死。高澄死后，高洋废魏孝静帝，建齐称帝。

因此高欢、高澄虽是一代雄主，但齐国真正第一代君王却是文宣帝高洋！

高洋称帝后，追封父亲高欢为神武帝、兄长高澄为文襄帝。

高洋死后，本由子高殷继位，但不足一年即被高欢第六子高演取而代之，为废帝。高演即孝昭帝。而高演做皇帝不过一年多就死了，又由兄弟，也就是高欢第九子高湛继承皇帝，是为武成帝。

当今齐国天子高纬就是武成帝高湛之子。

齐国自高洋起，不过二十年的光景，却历经五代君王，动乱变幻之剧烈可见一斑。

可这二十年来，唯一没有变的就是高洋当初下的一道旨意。

齐境不留一道士！违令者——斩！

王琳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已明白高阿那肱的意思——茅山宗都是道人，既然敢藐视齐国法令渡江北上，无论何种理由都是当斩不赦！

十字长街上，齐兵缓缓上前，压力沛然而至。

桑洞真脸色比衣服都要白，突然叫道：“等下！”

高阿那肱只是弹下手指，齐兵顿止，纪律严明之处，就算萧摩诃等人见了都是暗自心惊。

萧摩诃身为陈国猛将，一直不服齐国虎狼之兵，有心和齐国一较长短。今日见齐兵如此，心中暗想，若说水战，陈国当仁不让为天下第一，可若真要平原鏖战，只怕我陈国远不如齐国。斛律明月纵横中原数十载，绝非侥幸。

他侧头看向陈公子，见其竟双腿微颤，暗自摇头，心中有后悔之意。他不该和陈公子出来走这一遭，可他又有什么办法？

桑洞真实在没想到，在响水集做法，竟能引高阿那肱领兵前来。

他虽是狂傲不羁，可见内有五行卫如狼狠毒，外有齐兵虎视眈眈，知道一个应对不好，在响水集的茅山宗众人只怕就要灰飞烟灭。

见齐兵稍止，知道这是活命的最后一个机会，桑洞真立即道：“大人，我等虽违齐国法令，可毕竟是为齐国百姓祈福，法理难恕，情理可容，还望大人念我等并无恶意，网开一面！”

“哦，果真如此？”高阿那肱似有松动之意。

桑洞真急道：“千真万确，还请大人明察。”

高阿那肱点点头，“如果真如你所言，本侯倒真不想动手杀了尔等。如果你们束手就擒，本侯不会对尔等如何的。”

桑洞真顿时为难，不知如何选择。若是搏命，众人说不定能逃出几个，可若真的束手就擒，那时高阿那肱翻脸无情，只怕众人尽数都要死在这里。

就在这时，陡然听到几声惨叫，桑洞真凛然望去，见到台下几个师弟突然倒地，看睛形，竟是死了。

而五行卫身形再展，又有五个茅山宗的弟子死在当场。

周太平本觉得凭师兄弟四人可抵抗五行卫，可见五行卫这般杀人的身手，不由大骇。茅山弟子均是武技非常，但在五行卫手上，竟丝毫没有还手之力。

桑洞真睚眦欲裂，喝道：“大人，这算什么？”他才要冲到坛下，突然顿住。这片刻的工夫，坛下茅山子弟竟没有一个还站着的。

而五行卫杀人后，神色不改，缓缓地逼近主坛。

高阿那肱居然也是无动于衷，淡漠地说道：“这不算什么。五行卫向来隶属斛律将军旗下，听将军命令行事，本侯也管不得。”

桑洞真脸色惨白，突然放声长笑道：“好好好！今日就让我茅山弟子领教下五行卫的手段。”

他自知无幸，反倒收敛心神，左手掐诀，右手桃木剑反背，厉声高喝。

“布阵！四象！”

严太玄、姚正一知道生死在此一举，立即奔到桑洞真的左右。周太平亦是强忍伤痛，跳到桑洞真的身后。

四人片刻之间占据东南西北的位置，手掐道诀，双脚缓缓移动，怒视五行卫。

五行卫身形一动，已由坛下到了坛上。五人分布五位，隐约对桑洞真等人形成了合围之势。

桑洞真见五行卫各个脸色木然，如无感情一样，心中发寒，长吸一口气，倏然平静道：“妖气沉沉乱乾坤！”

“真气一道透天门。”周太平接道。

严太玄、姚正一跟着一人一句道：“敢请四象出真位，降魔除妖现本尊！”

四人说得不诗不白，吟说间脚步错动，四句口诀方完，桑洞真暴喝道：“青龙出位，急急如律令！”

周太平身形一蹲，严太玄、姚正一踩在他的左右肩头上，而桑洞真凌空一翻，竟又落在严、姚二人的头顶。

四人叠罗汉一样，极为怪异。

严、姚出手，霍然抓住桑洞真的脚踝，只是一摆，主坛风云顿起，桑洞真已凌空探出，一剑劲刺金卫，未等及前，剑化火龙，竟燃到金卫的眉睫之间。

那一刻，无论坛上街上的人，见到桑洞真的攻击，都是心生幻觉，只感觉茅山宗四弟子突化神龙，神龙探首，喷出了一股火来。

金卫暴退。

火势更猛，竟如影随形，不死不休。

双方本离丈远，桑洞真幻化无常，攻击犀利，准都以为金卫绝躲不开桑洞真犀利的一击。

不想金卫虽退，那身着黑衣的水卫却从侧面迎来，双歹一挥，竟有两道黑水缠住了烈火。

烈火顿熄，还作一柄桃木剑。

金卫顿停，手一扬，半空白光一道，反射桑洞真的胸膛。

桑洞真横剑，“嘣”的一声响，竟将那白色铁矢击落。桑洞真出剑之际，倏然而退，茅山四弟子倏然而分，回归本位。

这一击看起来胜负不分，可桑洞真等人的震撼却是难以言表。他们已看清楚，那水卫破他们青龙火之术的武器不过是两根柔软的黑带！

这人恁地这般了得，破他们茅山宗的法术竟如此轻而易举？

台上电光石火间，重回对峙局面。

王琳远远望见，突然道：“候爷，下官有一事不明，不知可能请教？”

高阿那肱淡淡道：“王总管但说无妨。”

王琳有些忧心道：“茅山宗最近在江南声势极大，陈顼身为陈国之尊，对茅山宗亦是扶植的态度。”

“那又如何？”高阿那肱反问。

“听闻，茅山宗陆修静以来，终有大成。又经陶弘景苦心经营，已成规模。到王远知手上，一时兴盛，天下无双。”王琳留意高阿那肱的脸色，谨慎道，“都说王远知天纵奇才，道家的山医命相卜五术无不精

通，符箓咒语等法术更是可通天地，江南民间百姓将他几乎当作神仙来看。”

高阿那肱轻淡道：“他若真的是神仙，怎么会插手世间的事呢？”

王琳想要辩解，终究不敢，微笑道：“侯爷说的是，那些或许不过是蠢民愚妇的无稽之谈。不过……都说王远知法术灵验，只怕他座下弟子也非等闲。下官偶尔听闻，王远知的四象法术是按照东苍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四象变化而成，每象七宿，又有二十八种变化，很是厉害。五行卫是斛律将军麾下高手，亲身对阵茅山宗的高手，若有闪失的话，只怕侯爷不好对将军交代。”

“你认为本侯对斛律将军不满，这才不出兵协助五行卫擒妖吗？”高阿那肱突道。

王琳一惊，忙道：“下官不敢。”他心中暗想，都说侯爷也是领军高手，可在朝廷内一直屈居斛律明月之下，心中忿忿。今日看这情形，只怕传言是空穴来风。

高阿那肱对坛上争斗好像并不放在心上，抬头望天。

这时红日早升，洒下金光万道，却驱不走天地间的杀气重重、往事悠悠……

“王远知是不差的，不过，若说他是神仙，那还差得远。”

高阿那肱不屑道：“他一心经营茅山宗，早在江南遍地开花，如今意图向江北扩张，野心勃勃，哪里像个神仙所为？”他冷哼一声又道：“斛律将军早就留意这股势力，为免茅山宗为祸齐国，这才命五行卫前来，斩草于未萌。”

“将军和侯爷都是为国鞠躬尽瘁，下官佩服。”王琳附和道。

他虽这么说，似心中极为困惑。原来，孙思邈在黎阳才离去，高阿那肱便紧随而至。

那时黎阳城出了个妖道，毁了城隍庙，闹得人心惶惶。王琳追捕无功，见先有兰陵王南下，后有高阿那肱前来，自是心惊。

可高阿那肱却不责怪，只请出将军手谕，带王琳领兵直扑响水集。

响水集离黎阳甚远，离邺城更远。王琳实在不解，高阿那肱远在邺城，怎会这么早知道茅山宗在响水集做法，及时赶到？可这种军机大事，高阿那肱不说，他是半句不敢问起。

高阿那肱听王琳称赞，却没半分得意，只是轻淡道：“一切都是斛律将军的功劳，本侯算得了什么？”

他口气中微露不满之意，转瞬收敛，话题一转道：“你可知茅山

宗在世人口中还有个称呼吗？”

“好像暗中有人传言，茅山宗又叫天师道……南天师道。”王琳犹豫道。

高阿那肱目光一厉，冰冷道：“不错，听说这南天师道是和北天师道一脉相承的。北天师道做什么的，王总管当然知道了。”

王琳额头见汗，沉默半晌才道：“下官不太知晓详情。只知道北天师道的宗师是寇谦之，在北魏年间，得北魏太武帝支持，曾兴盛一时。不过如今好像已销声匿迹，却不知为何。”

他一颗心怦怦大跳，内为他并非不知，他知道的远比说的要多。

传言中，文宣帝宣布齐国灭道的旨意中，藏着一个惊大的秘密！

王琳虽也有猜测，何却绝不敢说。

高阿那肱却说下去：“那我告诉你他们为何销声匿迹，只因为妖毕竟是妖，怎能在人世久存？”

王琳一怔，反不知高阿那肱在说什么。

高阿那肱冷冷道：“寇谦之当年，若论才干，还在王远知之上，若论声势，比起王远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惜他死后，其下弟子心术不正，行事举止已乱法度，时常蛊惑朝廷，引发纷争。传言中，文襄帝被刺致死也和他们有些关系。”

王琳闭口不言，心中震颤。

他当然知道兰陵王之父——也就是文襄帝高澄是遇刺身亡，但听说是被家奴兰京所害，其中内情却不知详。

这种宫中秘事虽已久远，但杀机蕴藏。王琳不比高阿那肱的身份，当然只能听，不敢妄自议论。

他虽不敢说，但那一刻突然有个念头，兰陵王突然南下是不是也和高阿那肱说的事情有关呢？

“文宣帝立大齐，英明神武，知妖人误国，又察觉文襄帝之死和妖人有关，这才下令灭道，齐境之内，不留一道人。”高阿那肱又道。

王琳点点头，示意对这段往事也是知晓，可心中不以为然，暗想文宣帝高洋继位之初，倒有些奋发的样子，可不知为何，很快陷入癫狂之境，做事颠三倒四，和“英明神武”四个字差得远了。

高阿那肱哂笑着，望向主坛道：“可那时候，北天师道影响甚巨……”

他显然对那段往事记忆犹新，缓缓道：“那时北天师道号称‘道

法传万家，弟子遍天下。'这个你可听说？”

“略有所闻。”王琳迟疑道。

“这句话虽有夸张，但可形容北天师道那时候的强盛。”

高阿那肱屈指算道：“那时寇谦之座下弟子无数，精通妖术的人极多，上榜之人就有过百，其中有双子、三宫、四御、五斗、六丁、七星、八将、九曜等众多高手，无论哪一个拎出来，都要超过眼下的这个桑洞真。”

他看着场上的桑洞真，满是不屑之意。

王琳见高阿那肱竟对北天师道如数家珍，倒也惊诧，不敢多嘴，只是陪笑道：“侯爷说的极是。”

“那时候，齐境道中高手极多，因此要说在齐境不留一道士谈何容易，可结果呢？”

顿了片刻后，高阿那肱冷漠道：“结果就是，斛律将军派人将所有和齐国对立的妖孽杀得干干净净，一个不剩！”

王琳心中一寒，才明白高阿那肱的意思，强笑道：“听说在灭道之中，五行卫居功甚伟，如今斛律将军派五行卫对付王远知的几个弟子，看来倒有些大材小用，怪不得侯爷并不担心。茅山宗有四象，我大齐有五行，可说大齐之福。”

高阿那肱笑容中带着难言的冰冷：“本侯不懂什么四象五行的，只知道，当年北天师道那样的势力都会烟消云散，如今南天师道不自量力，也会得到一样的下场！”

谈论间，主坛上烟火弥漫。

十字长街上，无论齐军百姓，均是不由被主坛上的争斗吸引，蔚为奇观。

主坛上，茅山宗法术层出不穷，桑洞真四人时而变幻成青龙，忽而化作白虎模样，片刻后化作朱雀腾空，转瞬又成灵龟伏地，变化莫测，实在让人目不暇接，桑洞真等人在这会儿的工夫，已用了四象二十八宿中的十七种变化，一颗心却凝结成冰。

只因为他们无论采用何种变化，五行卫均是挥手破解。

他们实在不明白，斛律明月手下的五行卫怎么对茅山宗的道术这般了解？但他们却知道，五行卫是按金木水火土来变化，相辅相成，相克相生，竟比四象法术还要繁琐得多。

而且眼下看来，茅山宗众人变化将尽，而五行卫的本事却如冰山一角，远远没有显露出来。

五行卫迟迟不出杀手，绝非心慈手软，而是借机看茅山宗的道

术变化。

他们的目的，只怕不仅仅是杀掉响水集的茅山宗弟子！

高阿那肱领兵前来配合五行卫，难道想趁机灭了江南的茅山宗？

这种想法固然疯狂，可齐国也不是没有做过更疯狂的事情！

一念及此，桑洞真心中更冷，他们的青龙火并未奈何金卫，可他这时反倒被五行卫中的火卫烧了额头，到现在还头晕脑涨，心急气躁，而周太平伤势更重，胳膊都抬不起来，严太玄腿上也着了一矢，一瘸一拐，让四象阵法大受影响。

这样耗下太，终究不过是困兽之斗。

桑洞真一咬牙，突然喝道：“四象合体，斩妖除魔。山泽通气，雷风相薄！”

其余三人一听他念咒，均有分犹豫之意，可仍立即后退合聚，伸手搭接。

这次，他们出奇地并未手掐念诀，只是右手压在一起，神色惨烈。

不一刻的工夫，四人手掌一抓，分别抓住右边人的手腕，四人手腕相连，转瞬合而为一。

主坛中陡然有雷电闪动，狂风竟起。

而桑洞真四人团团而转，如飞转的轮盘般向五行卫冲来。

五行卫一见这种声势，本是波澜不惊的神色亦有改变，只是一跃，竟都翻到坛下，可他们以退为进，右手翻转，手上蓦地都多出个黑色圆筒。

圆筒长不过尺，拳头粗细，看起来如小孩玩意儿。

桑洞真却知道五行卫拿出这东西绝非无因，只怕是极为厉害的杀手。可他们这次出手，已抱着玉石俱焚的念头，有进无退。

眼看四人轮转飞腾，就要冲到坛下之际……

长街齐军忍不住一声呐喊，立盾街头，瞬间组成铜墙铁壁。

五行卫脸色阴寒，拇指已经顷刻就要按下去。

一人突如从天而降，竟落在坛上，挡在桑洞真等人之前。

众人大呼，相顾失色。

没有人看清这人从何而来，但此人此刻到了刀锋火口之上，难道是个疯子？

冉刻求见到那人，骇然失声道：“先生？”他发现冲到双方正中的不是旁人，正是他久候不至的孙思邈！

孙思邈电闪般到了坛边，正逢桑洞真等人势不可挡地冲来。他目光微闪，突然伸手一拨。

他出招简单明了，远没有茅山宗、五行卫那般变化千万，但那轻易的一拨，桑洞真四人冲来的势道倏然而变，竟又返回到主坛。

众人见到这种借力之法，直看得目瞪口呆，几欲叫好。

可孙思邈已听到身后“啵啵”几声轻响，他虽挡住桑洞真等人的冲击，却将自身陷入了五行卫的伏击之内。

五行卫亦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按动了手上的圆筒。

“小心背后！”冉刻求惊呼道。

他话音未出，孙思邈就腾空而起，一蓬黑云从他脚下掠过，其势迅疾。那蓬黑云掠过孙思邈后去势不减，多半击在主坛对面木柱之上。

只听到“嗤嗤嗤”响声不绝，那黑云射穿木柱，竟还飞出好远，这才下落。

桑洞真等人落在坛上时睚眦欲裂，只以为孙思邈相助对手，可见了五行卫手中暗器的声势，脸上已无人色。

若没有孙思邈出手，他们方才若冲过来被这黑云罩住，只怕片刻就千疮百孔，死在当场。

孙思邈腾在半空，恰恰躲过了那致命的一击。

众人错愕，五行卫见了，脸色突转肃杀。

那穿黄衣的土卫几乎在按动圆筒之际，就滚上前去，单膝着地，双手举起，架起一张短弓。

弓极短，只有普通兵卫所用之弓的一半长短，可弓身色有七彩，阳光一耀，熠熠生辉。

土卫架弓，身着青衣的木卫倏然翻到土卫身后，手一拉，已在弓弦上搭了支青色的短箭。

弓满弦，箭朝天，天上孙思邈正到高点。

孙思邈气已尽，就要下落之际，正是浑身最乏变化之时。

木卫就在这时松手，青光一道，直取孙思邈的心脏要害！

嗤的破空声响，还远在短箭发出之后，可见短箭急劲还胜硬弩。

场中变化极快，从孙思邈出现，到土卫、木卫合射一箭，不过

须臾之间，高阿那肱这时才看清空中的孙思邈，脸色突变得极为怪异。

可就算他开口，也阻挡不了五行卫的出手。

青天白日，众目睽睽下，眼看孙思邈再也躲不开那一箭。

孙思邈突然迈了一步。

他在虚空中一步迈出，就如脚下有梯一样，闲庭信步，只一步，就避开了那夺命的一箭，再一步，就跨到了主坛之上。

众人皆惊，一时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眸。

孙思邈已踏在主坛之上，五行卫神色惊奇，竟没有进一步的举动。

十字长街上静寂的风声都能听得到。

有日升，有叶落。

“侯爷，在下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孙思邈从生死一线回到人间，气定神和，远望高阿那肱道。

金灿灿的阳光落下来，照着孙思邈沧桑又天真的脸庞，却给高阿那肱脸上留下分阴影。

“你要说什么？”高阿那肱道。

孙思邈瞥了桑洞真等人一眼，缓缓道：“茅山宗过江的确是不尊齐国法令，有其过错的地方，可斛律将军以暴制之，只怕有些不妥。齐国二十年禁道之令，在下不敢妄评。但这些人过不致死，在下斗胆，恳请侯爷给他们一条生路。不知侯爷意下如何？”

齐军中多半不识孙思邈，心中暗想，这人是谁？虽看似很有本事，但此刻出头，未免不自量力。

冉刻求见孙思邈如此，敬重中也夹杂分忧虑。

他本对方山宗做法驱鬼一事心有非议，见他们抓了蝶舞后更转厌恶，不知孙思邈为何要强自出头。

高阿那肱高傲依旧，只是道：“孙先生所言，的确有几分道理。”

他对孙思邈竟和颜悦色，实在让很多人意料不到。

可更让人意料不到的是，有人竟道：“可这件事，侯爷是做不了主的。”

那声音没有半分讥消讽刺，就像在说事实般平淡。众人听了，忍不住向发声之人望去，不知道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这么品评高阿那肱。

说话那人平平淡淡，身着黄衣，正是五行卫中的土卫。

高阿那肱脸上闪过一分不悦，转瞬笑道："土卫说的不错，这件事本侯的确做不了主。因为早在二十年前，文宣帝就曾下旨，灭道一事由斛律将军全权负责。而斛律将军又下令，五行卫行事，若有人阻拦，五行卫可先斩后奏，事后无责。"

他这么一说，众人都明白过来。

在这里掌握生杀大权的不是高阿那肱，而是五行卫！

孙思邈轻叹口气，转望五行卫道："这么说来，在下要恳请五位大人手下留情了？"

土卫目光一闪，突道："你是孙思邈？你方才是用禹步躲过我们必杀的一箭？你的禹步已到凌空踏虚之境？"

孙思邈微愕，不待回答，金卫就道："听说，禹步本传自夏朝大禹，后经大禹亲书，记载在《金篆玉函》中，托名黄帝所书。"

穿着青衣的木卫接道："不过《金篆玉函》在两汉张良手中失落，禹步之法也同时失传。直到东汉年间，才被张陵所得。之后《金篆玉函》再次火传，又到北魏寇谦之时，才再次用出禹步。因此，很多人都猜测，寇谦之得到了《金篆玉函》。"

"阁下会禹步，对付茅山宗法术好像也有一套，来历不明。"身着黑衣的水卫若有所指道。

火卫一身火红，说话也是火爆直接："因此，孙思邈你极有可能是寇谦之的传人，亦是北天师道的妖孽！"

这五人连贯说下去，如同一人之口，可说出的秘密却是骇人听闻。

冉刻求本指望孙思邈前来救他，听到这里，全身泛寒，这才发现处境前所未有地险恶。

果不其然，土卫下了结论道："齐境无道人，这本是朝廷旨意。寇谦之的传人，我等更是追到天涯海角也一定要斩草除根！"

金卫上前一步，如同锐利的箭矢，拱手道："五行卫请和阁下一战。"

其余四卫同时上前一步，神色肃杀肃然。

他们对茅山宗出手时，根本话不多说，可见轻蔑冷酷。他们对孙思邈冷酷依旧，可却多了一分尊重——对敌手的尊重。

北天师道宗师寇谦之赫赫名声，孙思邈如果真的继承他的所学，那就是五行卫这十数年来遇到的罕见敌手，这让他们不能不慎重以待。

谁都在看着孙思邈，看他如何出手。

这种情形，他不出手根本毫无活路。可就算他出手，就算能抗得过五行卫，又如何突破十字长街团团围困的齐兵？

风声萧萧，撕扯着叶的挣扎。

孙思邈脸上又带分难言的沧桑，突然道：“我不是寇谦之的徒弟。”

众人均是一怔，听孙思邈又道：“我和北天师道，也没有你们想象的那种关系。”

黄衣土卫看起来是五行卫中首领，立即道：“我们想象的是什么关系？你和北天师道又有什么关系？”

“我一直想和斛律将军谈谈……可惜时不我待，一直难有机会和他详谈。”孙思邈诚恳道，“五位大人对我有所误会。不如做个约定，等我一件事了后，亲自去见斛律将军说明真相。不知五位大人意下如何？”

他说得极为真诚，五行卫虽冷，见状也是微有犹豫。

就在这时，孙思邈眉心一耸，霍然蹿起。

孙思邈一动，五行卫立即动手。

他们对于孙思邈，本有一分畏惧、十二分的警惕，听孙思邈推翻他们的推断，心中更有分好奇之意，见孙思邈态度诚恳，也在考虑孙思邈的决定。

他们在考虑，因为他们并没有必胜的把握。

可他们没料到，孙思邈不过是以退为进，要抢先手进攻。

五人一念，想到的都是一样，几乎同时出手。

金卫手一招，白色铁矢立即破空而出，先封住孙思邈的冲势。水火两位却是霍然分开，一左一右地夹击过去。水卫两条如水黑绸抛出，奔向孙思邈的双足，火卫一颗黑丸竟从刁钻角度打出，直袭孙思邈的背心。

而土卫居中，木卫协助，引弓待射，就要对孙思邈发动致命的一击。

对付茅山宗时，他们最多不过出动两人就破解了对手的法术。可对付孙思邈，五人竟同时出手，可见对孙思邈的重视。

哆的一声响，一箭射在孙思邈立足之地。

土卫见了，大为错愕。他立即意识到，方才孙思邈若不蹿起，这一箭恐怕就射在了孙思邈的身上！

是谁放箭？昌国侯吗？

可就算昌国侯，也不会在五行卫未做决定的时候对孙思邈下

手。

箭是从土卫西南方射来的，看其角度，应在十字长街两侧的屋脊之上！

孙思邈来不及看羽箭是谁射出，只能先接下金、水、火三卫的攻击再说。

白色铁矢犀利劲急，最先射到。孙思邈手一招，那白色铁失倏然转向，竟向金卫奔去。金卫大惊，急剧闪身，就见那铁矢擦身而过，钉在了地上。

可水火双卫攻击随即而到。

天下柔弱莫过于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无能与之相争。

水卫双手绸带如水，虽柔却坚不能胜，若是缠在孙思邈身上，只怕孙思邈转瞬就被火卫的攻击烧成焦炭。

只因为那火卫打出的黑丸看似寻常无奇，但沾物就燃，极难熄灭。

冉刻求看得一颗心已提到了嗓子眼，他若遇到这种情形，只有束手待毙。

可孙思邈手一探，竟轻柔地接住了黑带，再一抖，那黑带居然裹住了黑九。

黑丸起火，但一闪就灭，黑带却冒出一股青烟。

水火双卫大惊失色，不想孙思邈利用水火相济之法，就这样轻易破解了他们的招式。

孙思邈连接三招，眼中光芒闪动，突叱一声，凌空向前踏出一步，伸手向天……

这一招极为古怪，可说是出乎常理，甚至不能算是出招，更像是要施展法术咒语。木卫见机会难得，手一松，青箭射出！

就听土卫叫了声：“不要。”

孙思邈立即回手一弹，嘣的一声响，那无坚不摧的青木箭竟被他一指弹飞，可他神色间随即闪过一分骇然。

一箭从他头顶闪电般掠过，飞到北方齐军阵营中。

箭仍旧是从西南屋脊射来，西南屋脊有人，有人在这片刻间连发了两箭。

那人第一箭挑动了孙思邈和五行卫之间的争斗，可那人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第二箭，才是他的真正用意。

孙思邈伸手向天，本是要拦截第二箭，可被木卫所阻，无功而返。

那一箭不是射向孙思邈，不是要杀五行卫，更不是要对付茅山宗的众人，而是直奔齐军中的人物。

箭如闪电，只在转念。

昌国侯中箭！

刺心

第五章 逃亡

昌国侯高阿那肱落马，那一箭正中他的胸口。

谁都想不到，那一箭竟是要射他，就算高阿那肱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虽是冷漠，但也被坛上的龙争虎斗吸引，怎么会想到暗地里竟有人要取他的性命？

见到高阿那肱落马，五行卫眼中都露出骇然之意。

土卫更是心惊。

他们这次前来围剿茅山宗，计划周密，绝不只是在十字长街上设防，在两侧的屋脊上也埋伏了高手，只怕有人从屋脊处突围而走。

方才屋脊处射出第一箭的时候，他就知道有了问题。

那些兵士绝不会不等他吩咐就放箭出来，等到第二箭射中昌国侯的时候，土卫心中震颤，立即想到，有人拔除了他们在屋脊上埋伏的人手，无声无息地潜了过来。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射杀高阿那肱的究竟是什么人，有什么目的？这人这般胆大，竟然敢虎口拔牙？

转念间，土卫已喝道：“杀！”他杀字一起，就向孙思邈扑去。

昌国侯死了，就算五行卫都担不起这责任。

刺客远在屋脊，得手后当然要立即遁走。

五行卫并没符抓住刺客的把握，眼下只有抓住孙思邈，或许才能追问出刺客的下落。

王琳见昌国侯落马，脸色如土，但还不忘喝道："抓刺客。"

立即有齐兵向长街西南角冲去。

孙思邈从未想到竟是这种结局。但他只是恍惚刹那，就已扑到冉刻求的身边，一把拉住他的胳膊，喊道："走。"

轰隆一声巨响，主坛蓦地炸了开来，一时间硝烟弥漫。而那烟雾扩张极快，转瞬间主坛内已伸手不见五指。

土卫不想此变，立即高声喝道："齐军听令，有逃走者，杀无赦。"

民街上齐兵一声呐喊，顿时刀出鞘、弓挽弦，可与此同时，有不少黑影已从黑烟中蹿了出来，掠上屋脊。

其中不但有桑洞真四师兄弟，孙思邈、冉刻求，还有萧摩诃等人。萧摩诃在这种环境下还不忘记背着陈公子，而陈公子脸色惨白，尽是惊骇之意。

高阿那肱一中箭落马，众人就知道这件事绝不可能善了。

茅山宗四人知道再不逃命，绝无活命的机会，当下弄炸主坛，趁乱而走。

萧摩诃见齐兵围剿茅山宗，本来想置身事外，可见高阿那肱身死，他就知道，留在这里只有陪葬的可能。

高阿那肱位高权重，竟丧命在响水集，齐军定然对这里的每个人详细盘查。他们来自陈国，就算和高阿那肱之死无关，也绝撇不清关系，既然这样，趁乱逃命才是最佳选择。

这些人才上屋脊，街上就有飞蝗羽箭射来。

有几个萧摩诃的手下才跟着纵到房上，就闷哼连连，跌下屋脊。

众人一时间心乱，就听孙思邈低喝道："跟我来。"

慌乱中，只有孙思邈还能保持镇定，身形一低，竟向西南角的屋脊冲去。

桑洞真等人毫不犹豫地跟随，萧摩诃略一犹豫，亦是跟了过去。回头望去，见到西北、东北、东南几处的屋顶均有人影闪动，不由暗叫一声惭愧。

西南角的屋脊虽有刺客，但一箭得手后，当然立即遁走。

刺客潜来前，肯定先将齐军在屋脊的埋伏拔除干净。眼下，四面都是齐军，只有西南角的屋脊才是齐军重重包围下的缺口。

孙思邈扯住冉刻求的胳膊，直如御风般前冲。

冉刻求稀里糊涂地上来，还不忘记蝶舞，叫道：“先生，蝶舞她……”他虽关心蝶舞，可毕竟无法请求孙思邈在这种情形下去救蝶舞。

他能做的，或许只是留在蝶舞身边保护她的安全，甚至陪她去死。

蝶舞没事，他可以离开，可蝶舞如果有危险，他怎能一走了之？

“蝶舞眼下绝对没事。”孙思邈低声道，“先离开再说。”

冉刻求一怔，不知孙思邈如何这般肯定，但一颗心总算安宁下来。

孙思邈的心却有些乱。高阿那肱死了，他知道，这时候任凭说破了嘴皮子，只怕也无法洗脱嫌疑。五行卫和齐军激怒之下，行事无可揣度。他能做的事情只有先行离去，等查明真相后再做个交代。

可刺客是谁？

他怎样才能查明真相？

蝶舞和祖珽有关，他算定，五行卫肯定会救蝶舞。可蝶舞为何会突然出现在响水集，这其中有什么玄机？

回头望去，孙思邈见身后长街兵戈如潮涌来，五行卫亦蹿上屋脊，和一帮齐军高手紧紧跟随。

孙思邈暗自皱眉，心道，自己若要脱身并不算难事，可跟随他的茅山弟子和陈国公子只怕转眼就要死于非命。

屋脊在脚下如飞而过，桑洞真额头冒汗，紧紧跟在孙思邈身边，低声道：“先生，怎么办？”

萧摩诃身负陈公子竟行有余力，也跟在孙思邈身边，虽未问话，但显然也在等孙思邈的主意。

孙思邈转念之间想到个地方，立即道：“跟我来。”

他身形一转，竟带着冉刻求向响水集中心奔去。

众人都是一怔，心道，这时候要逃命，肯定是要离开响水集再说，孙思邈反其道而行，留在集中岂不让齐军抓个正着？

可犹豫只是片刻，桑洞真、萧摩诃等人见身后追兵渐近，只怕跑到天边，五行卫也不会放弃，眼下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相信孙思邈。

一咬牙，二人当下跟去，其余还剩下的寥寥数人当然没有别的

选择。

众人不向外突围，反向内走，五行卫远远见了也是错愕。

土卫显然是五行卫中的领头，虽在奔行途中，却早就传令下去：让齐兵快马飞奔，立即扼守住出集的四个方向。他同时传令下去：“响水集百姓许进不许出，违令者，格杀勿论！”

号令一出，齐兵扩散出去，转瞬将响水集团团围住。

五行卫却是带领齐军中的高手紧紧盯着前方孙思邈等人的身形，又传令下去，“响水集百姓均不可在长街走动，有窝藏刺客者，立斩无赦！”

土卫传令迅疾，思路清晰，用的是清水捉鱼的计策。

如今包围之势已成，青天白日下，就算孙思邈会禹步，五行卫也不信孙思邈能逃到天上去。

孙思邈突然跳了下去，下方是迂回转折的巷子。

五行卫均是一怔，立即跳了下去，就见前方人影绰绰，孙思邈等人不走巷子，竟从一处院墙翻了过去。

五行卫立即翻墙而上。陡然间，院中有几点暗影飞来，火卫见状，一声大喝，双手掷出几点黑丸，正击中那几点黑影。

轰轰巨响声不绝，硝烟四起。

“包围这里！”土卫凛然喝道。

他呼喝中，身形展动，反上了身后的院墙。居高望去，见前方庭院两面靠街，两面临巷，倒是颇大。只是庭院烟熏火燎、断瓦残垣随处可见，好像才燃了一场大火。

孙思邈等人闪身避入一堵墙后，让土卫看不清究竟。但土卫可判断，孙思邈等人绝没有越院而走。

他们竟龟缩在庭院之中，似乎想要负隅顽抗。

土卫居高临下，见孙思邈这般选择，略微有些奇怪。

可这时顾不得考虑，他立即传令齐兵封锁长街，在庭院周围形成合围之势。又令金木水火四卫分居东南西北四方，防敌人逃窜，自己领十数齐军高手再次越墙入了庭院，向孙思邈等人藏身的那堵墙后逼去。

等离那面墙不过数丈距离，土卫缓缓止步，扬声道：“孙思邈，你绝无逃走的可能，眼下束手去见斛律将军，或还有活命的可能。”

敌手不少，可在土卫的心目中，只有孙思邈才是劲敌，也只有孙思邈才有活路，其余的人在他眼中可有可无。

墙后静寂如死，不闻声息，土卫身边有兵士道："大人，孙思邈顽固不化，我们不如杀进去……"

他话未说完，土卫神色已变，跃上高墙跳了进去。

齐军高手见状，纷纷跟随时入，却见墙后好像是排厢房，但早烧得七零八落。一眼望过去，墙后空空荡荡，哪有孙思邈等人的踪影！

阳光明耀，众人均是浑身发冷，一人忍不住道："难道，他们茅山弟子会隐身法……"

话未说完，土卫就一记耳光打过去，怒道："胡说八道，搜！"

众人立即分散开来搜寻，金木水火四卫闻讯，也早派人从外到内搜寻。

齐军里应外合，盏茶的工夫就将这庭院搜得干干净净。有消息传来，孙思邈等人绝没有外逃，庭院中有十七具尸体，均是昨晚烧死的人，还来不及清理。但众人连尸体也已查过，孙思邈等人也没有鱼目混珠的可能。

孙思邈那帮人竟凭空失踪了。

齐军不能接受，可又不得不接受这现实，不由面面相觑。

王琳大汗淋淋地赶到，他刚才一直在派兵搜查行刺高阿那肱的刺客，但亦是没有收获。不过，王琳神色略有古怪，到了土卫面前，低声说了句什么。

土卫眉头一耸，失声迫："真的？"

王琳连忙点头道："下官不敢撒谎。"

他身为黎阳总管，若论官衔，当然是在五行卫之上，可五行卫听命斛律明月，有先斩后奏的权力，在外官员若不想得罪斛律明月，自然要对五行卫客客气气。土卫舒了口气，闭上了双眼。

王琳一怔，不知土卫在做什么，却是不敢打扰，听土卫缓缓问道："这里是哪里？为何会起火？"他问话时，伸出左手，五指屈伸掐算，竟如茅山宗道士掐诀一样。

王琳不知，立即找手下来问，很快得到回复。

"这里是响水集乡正住的地方，昨晚莫名起火，一家人全部烧死，原因待查。"

土卫点点头，蓦地睁开眼，眼眸中精光四射。

他大步向前，走到一处烧焦的木头之旁，四下看看，一脚将残木踢飞。

王琳心中一颤，对杀人不眨眼的五行卫极为畏惧，只怕他将火

气发在自己的身上。却见土卫突然单腿跪下来，以耳贴地，右手五指不停地在地面敲击，似在倾听什么。

盏茶工夫后，土卫缓缓站起，伸手向左手三尺外的地上一指。

地面还是地面，并没有长出花来，众人望去，不由茫然。

红衣火卫却明白了土卫的意思，突然伸手入怀，掏出了四根似铁似木的签子，走到土卫所指之地，倏然插了下去。

那地面本是青砖铺就，土卫插的地方却是砖缝的位置。

签子插好后，火卫道：“退后！”众人知道五行卫中火卫如爆竹一样一点就燃，更是全身火器，听他命令慌忙退后丈外。

火卫手一弹，四点火星落在那四根签子上，只听到一声闷响，有烟雾腾起。

烟雾散尽后，地血蓦地现出一个黑黝黝的洞口，幽风阵阵。

这里竟有处密道！

王琳见了，忍不住道：“原来孙思邈他们是从这里逃走的。”

可孙思邈怎么会知道密道所在？王琳百思不得其解。

在黎阳城时，他见孙思邈手持穆提婆的令牌，因此刻意讨好，怎想到这人转眼就变成了朝廷通缉的要犯。怕孙思邈连累自己，王琳忙道：“土卫大人，下官带人顺着地道去追。”

土卫摇头道：“不用。这等事情，我等来做即可。大人擅长领军，还请立即传令下去，让兵士沿响水集外扩散搜索刺客踪迹，一有消息，立即回传。”言罢一挥手，青衣木卫当先钻入地道，其余四卫紧随而去。

日头高升。

响水集鸡飞狗跳、草木皆兵的时候，响水集东边的荒山处虽是秋风瑟瑟，但阳光照耀处还是温暖如春，一派祥和。

慕容晚晴坐在阳光照不到的荒草中，隐藏了自己的身形，看似盯着十多丈外的一棵大树，神色却有分恍惚。

孙思邈离去不过几个时辰，她的思绪却转了太久太久。

风吹过，草丛中有一小朵不知名的紫花轻微颤动，她轻轻地伸手过去采摘下来，却揉成了团。

那一刻，她心中不断盘旋着的还只是一个问题。

“昨晚出刀救我的人，究竟是不是他？”

这问题对她来说，像是极为至关重要，让她思绪纠结百转。

终于将手中不成形的紫花掷在地上，慕容晚晴霍然站起，看起来就要向响水集的方向冲去，可蓦地止步，神色间又现出一分犹豫。

她原地徘徊了几步，喃喃道：“不行，现在还不是去问的时候。”她神色间露出分苦涩，又向那棵大树望去，皱眉自语道，“他怎么还不出来？”

她先后说了两个他，但显然说的是同一人。

感觉到阳光暖暖，好似孙思邈的笑容，慕容晚晴突然轻叹口气，低语道：“他怎么来看，都不像是义父说的那样。”

她说到“义父”两字时，神色间带分尊敬肃然之意，摇头又道：“义父不会说错的，他一定有问题。但是……我跟了他这么久，并未发现他的异样，他数次救我，我却鼓动他去杀兰陵王，可是做错了？”

她神色间又露出极为难的表情，显见心烦意乱，蓦地见到前方那棵大树有点动静，闪身向后望过去。

见到大树露出一个树洞，孙思邈当先从树洞钻出来，慕容晚晴较轻舒了口气，随即却有分凛然自省，我是在关心他吗？

孙思邈之后，冉刻求也从树洞中钻出来。见到慕容晚晴迎过来，他有些发愣，暗想她真的和先生是心有灵犀，砣不离秤。

冉刻求很想问问慕容晚晴为何在此，可心中实在有太多的问题，一时间又不知从何问起。

树洞如同变魔术般，又钻出桑洞真、周太平、严太玄和姚正一四个茅山弟子，紧接着，萧摩诃带着陈公子出来，身后还跟着三个手下。

众人再见阳光，又见到彼此的狼狈，想到死在响水集的同伴，均有恍如隔世之感。

桑洞真望着萧摩诃等人，神色间略带敌意，他不知这几个人是谁，跟来作甚。

萧摩诃虽心痛手下伤亡惨重，还是向孙思邈一伸手道：“拿来。”他极为执著，跟到现在，还未忘记向孙思邈索要那东西。

孙思邈暗想，都说眼下陈国将领中，最有能力的无疑是淳于量、吴明彻、萧摩诃几人，但淳于量有谋略，吴明彻有将才，而萧摩诃不过是有勇无谋。如今看来，传言非虚。

这种时候，萧摩诃竟还执著索要那物，丝毫不怀疑那无赖骗他，显然是执迷不悟。

可孙思邈又有些奇怪，暗想萧摩诃就算有勇无谋，但身为陈国猛将，总不是呆的，为何从不怀疑那无赖有问题呢？

心思转动间，孙思邈道：“五行卫各有所长，土卫显然也擅长土木之术，估计很快就会发现那个地道口追过来，眼下我们还在危险之中。萧将军身负要责，若是让陈公子有了闪失，只怕不好交代。”

桑洞真等人听孙思邈称呼萧摩诃为将军，均露出讶异的表情。

“你知道我们的身份？”萧摩诃目光微闪。

“猜测而已。”孙思邈道，“因此当务之急，还是要躲避五行卫的追踪，不知萧将军有何建议？”

萧摩诃沉默片刻，看了眼陈公子，也知道轻重缓急，说道：“向东，破釜塘！”

他只说了五个字，众人都明白他的意思，点头赞同。

响水集沿淮水向东不过数十里，就进入破釜塘的地域。那里水道纵横，地形极为复杂，就算住在那里的百姓，有时都说不定会迷路，齐兵追得虽急，但只要躲在那里，量齐兵也搜他们不到。

萧摩诃毕竟是领兵将军，知地势的重要。

知道五行卫随时会追到，众人不敢耽搁，立即向东奔去。过荒山草泽，一口气就奔出了十多里，幸好一直未察觉齐兵追来的迹象。

这一路狂奔，旁人倒还罢了，陈公子虽有萧摩诃带着，却早就气喘吁吁，低声道：“萧大，齐兵追的是他们，我们何必与他们一起逃命到破釜塘呢？”

他说的声音虽低，但众人多已听到，止住了脚步，神色各异。

冉刻求心中厌恶，忍不住反唇相讥道：“那先生带你们从地道逃命的时候，怎么不见你要分开走呢？”

陈公子脸色微红，本要发怒，想起还有事要求冉刻求，忙道：“冉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一起逃亡，毕竟目标太大。若是分开行走，说不定……能迷惑齐兵的视线。”

萧摩诃正在犹豫时，孙思邈笑道：“这件事本来就和萧将军、陈公子无关，你们要分路走，自是正常。不知道……”目光向茅山宗四弟子望过去。

桑洞真立即道：“承蒙孙先生出手相救，还未言谢，如果先生不嫌弃的话，我等愿意跟随先生先到破釜塘躲避，再做打算。”

萧摩诃见众人都露鄙夷之意，却不放在心上，再次伸手道：“东西呢？”

孙思邈略有犹豫，冉刻求抢先道：“怎不见你把钱先拿来？”

萧摩诃一怔，众人逃得匆忙，所有的东西都弃在响水集，那包金银亦是留在了客栈，这刻当然不能回去取来。

萧摩诃身后有手下喝道："没钱能怎样？"

"这么说，你们准备抢了？"冉刻求声音更大，上前一步。

萧摩诃那三个手下亦是上前一步，一时间剑拔弩张，气氛紧张。

孙思邈皱了下眉头，伸手拉开冉刻求，诚挚道："萧将军，这里面恐怕有些误会。我根本不知道将军要什么，更不会有将军索要之物。"

萧摩诃脸色大变，喝道："你说什么？"他那一刻似是不信，又似失落，还有分彷徨之意。

"不可能！"陈公子脸上也露出焦灼之意。

慕容晚晴见这俩人的焦急绝非做作，大为奇怪。冉刻求低声对她道："他们到底要什么东西，神神秘秘的，你知道吗？"

慕容晚晴白了他一眼："不知道。"

二人低语，萧摩诃一旁听得清楚，神色更是不善。

"不知萧将军索要何物呢？"孙思邈忍不住道，"萧将军为何认定那物就在我的身上？"

萧摩诃目光如剑，紧盯孙思邈许久，才道："借一步说话。"

他少言寡语，径直前行十数丈，离众人远远的，这才止步，显然是那物关系重大，他不想让旁人知道风声。

孙思邈跟了过去，显然也想到这点，更是好奇道："昨晚在下知道误会，但也知道萧将军不会轻易相信，这才想追那个无赖问个究竟……"

他简略将昨晚追踪无赖，遇桑洞真等人，救火时差点被人炸死一事说了。

言毕，孙思邈轻叹道："事情就是这样，不知道萧将军是否相信呢？"

萧摩诃静静听完，脸色变得极为难看，半晌才道："我信。"

孙思邈精神一振，追问道："可那无赖是何人，为何萧将军见他书信，确认东西一定在我身上？"

萧摩诃又是沉默良久，才道："我信先生，只因为我信自己的眼。先生救人危难，置生死于不顾，就不会是谎言欺骗的人。"

他字字缓慢，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这些话来。

顿了片刻，他自语道："消息不会错。"见孙思邈若有期待的样子，萧摩诃道："事关重大，不知道更好。"言罢，他回转到陈公子身旁，低语了两句。陈公子神色难看，只是道："不会的，消息不会有错

的。”

孙思邈连听他们强调两遍“消息”，更是诧异，不知是什么消息让他们确信凿凿。

萧摩诃却道：“我们走。”他一牵陈公子的手，大步向前行去。

孙思邈见他执意不说那物是什么，只是皱眉思索，并不勉强。

众人再次前行不久，前方草地现出两条岔路，向天边蜿蜒。

萧摩诃一指东北的路，“破釜塘”，伸手拉着陈公子，却准备向东南方向的路行去，他的意思当然就是大伙到这儿分道扬镳，再无相欠。

冉刻求“哼”了一声，当先向东北方叫行去，才走两步，就听孙思邈“咦”了声，从他身边掠过，扑到道旁的草丛处。

众人皆惊，慕容晚晴最快奔到孙思邈身边，见到眼前的情形，花容遽变。

桑洞真、冉刻求等人随后赶到，也是吸了口凉气。

草丛中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具尸体！

谁丧命在此，又是谁下的毒手？

孙思邈顾不得诧异，片刻间将那九具尸体一一查验，缓缓摇头，显然是说这几人已死，再无救活的可能。

冉刻求在一旁突然大叫：“先生，是他们！”

他心中蓦地惊惧起来，身子颤抖不休，指着一个白发苍苍的尸体道：“这个是张小姐的车夫！”他认出那死的老者本是为张丽华赶车的，很快就认出另外八具尸体，那是张小姐带的八名护卫。

那八名护卫和车夫都死在了这里，张丽华呢？是否有了危险？

一想到这里，冉刻求顿时心急如焚，却没有留意到萧摩诃听到这里的动静，闪身过来，可见到尸体后，立即飘然而去。

孙思邈见到萧摩诃的举动，知道他是事不关己，不想参与，轻轻地叹了口气。

那陈公子离得远，并不知道孙思邈这面的动静，见萧摩诃回转，立即问道：“萧大，怎么了？”

萧摩诃冷冷道：“一个死人。走。”他满怀心事，扯着陈公子就走。

陈公子虽想再问问冉刻求有关张丽华的事情，但终究拗不过萧摩诃，踉踉跄跄地向东南行去。

不多时，孙思邈、冉刻求等人的影子都已看不到，陈公子怅然

若失，不知道今日一别，何日还能和那车中女子再见。

萧摩诃沉默不言，心中却是忧心忡忡。

他当然知道，若让陈公子知道张丽华有事，恐怕又有纠葛，因此当机立断，带陈公子远去。

向东北那条路是向破釜塘的路，向东南这条路，却是向破釜塘南的龟山镇。

龟山镇自秦汉以来就是用兵之地，如今虽不算繁华，但地形复杂，只要到了那里，他就有信心摆脱五行卫的追踪，安全带陈公子回转江南。

他最担心的不是五行卫，而是另外的事情，急着回转江南，正是要确认此事。

见陈公子满面惆怅，显然不是为事情未成，而是因为那个车中女子，萧摩诃心中不悦，加快了脚步。

突然间，一声虎啸从前方传来，满是肃杀之意。

有飞鸟从远方的林中惊起，给朗朗白日带来了几分凄迷之意。

萧摩诃一凛，立即止住脚步。

陈公子也听到虎啸，诧异道：“这里……也有老虎吗？”他平日也曾骑马畋猎，可射杀的不过是兔子麋鹿一类，听到虎啸声先是新奇，后是害怕。

萧摩诃心中闪过分不安之意，感觉虎啸声来得极为奇怪，可摆在他面前的只有前进这一条路，向残存的三个手下使个眼色，叫人护着陈公子，一步步地向前方的林子走去。

他不怕猛虎。

他十三岁从军时就敢率兵马对抗陈霸先，而早在十三岁之前，就曾在荒陵杀死过饿狼捕捉过猛虎。

那之后，死在他手上的猛虎难以尽数。

猛虎素来都是怕他的。

他怕的却是心中的那种感觉——那是一种危机来临前的警觉。那警觉让他无数次死里逃生，可那时候，他是孤身一人。

一步步地向林中走过去，萧摩诃陡然出步，因为他见到林前站着一人，那人背对着他们。

那人一直就在那里站着，穿着一身草绿色的衣服，如同变色龙般遮掩了身形。

若非萧摩诃目光敏锐，只怕走到那人身边时都看不到他。

那人显然听力极佳，知萧摩诃止住脚步，开口道：“摩诃将军才来吗？”

萧摩诃心中一震，不想那人竟知道他的名姓。

这人是有备而来？这人来这里做什么？看这人诡异非常，只怕来者不善。

萧摩诃强压住震惊，缓慢道：“阁下是谁？”

突然又是一声虎啸传来，近在咫尺般。陈公子听了，吓得差点坐在地上。

萧摩诃却发现，那虎啸声竟然是面前这人发出，运劲周身，喝道：“你要做什么？”突然见那人缓缓转身，萧摩诃饶是胆壮如虎，那一刻也是心头狂跳。

那人背对众人时，除衣着外，倒无特异之处，可他转过身来，众人才觉得惊骇，因为那人的一颗脑袋完全和老虎一样。

那竟是个人身虎头的怪物！

孙思邈望着萧摩诃远去，暗自摇头，不置评判。

慕容晚晴在一旁冷笑道：“若陈国都是这种只顾自身利益的人物，那真让人失望得很。”

众人均有赞同之意，显然对萧摩诃过河拆桥的行径有些不满。

冉刻求顾不得理会萧摩诃等人，冲到孙思邈身边，一把抓住他的胳膊道：“先生，张小姐有事了，你一定要救她。”

见孙思邈像不知张小姐是谁的样子，冉刻求补充道：“张小姐就是向先生你问路的那女子。”

慕容晚晴脸上蓦地露出古怪的神色，她望着地上的那些尸体并非畏惧，反倒是有些困惑的样子。

可谁都没有留意她，所有人都在看着孙思邈。

孙思邈望着地上的尸体，似在思索什么。

见孙思邈沉默不语，桑洞真以为明白了他的用意，在一旁道：“我等自顾不暇，怎么有空管这闲事？”

“你要走就走，我没有求你！”冉刻求愤怒地望着桑洞真道，脖颈上青筋暴起，极为急切。

桑洞真怫然不悦。

不待多说，孙思邈已道：“眼下，我等只有往东北的一条路可走。”

桑洞真等人一喜，立即道：“不错。”

孙思邈见冉刻求急得双眸冒火，又道："不过杀人凶手也是向东北去了，正好一路寻过去。"

"先生怎知凶手是往东北走的？"姚正一不解。

孙思邈不待回答，慕容晚晴已道："车辙是向东北去的，想必是凶手杀了人后，赶马车劫持张小姐向东北去了。除此之外，好像难有别的解释。"

几个茅山宗弟子脸色均红，低头望去，才发现草丛中的确有马车痕迹，向东北方向蜿蜒远去。

茅山宗最近名气极大，其下弟子渐渐变得自负起来，可他们先是不如孙思邈，后折在五行卫的手上，如今看起来，连个普通女子都比他们观察仔细，也就难怪他们一副讪讪的样子。

冉刻求见状，一刻都等不及，立即扯着孙思邈沿着车辙的痕迹寻去。

那车辙有时深，有时浅，但总会隐约出现，让人不至于失去线索。

桑洞真等人虽有不愿的表情，但终究只是跟随着孙思邈。众人一路快行，转瞬又奔出了十数里，日渐西落，前方有群山起伏，林木苍郁。

那车辙进山，冉刻求毫不犹豫地要跟过去，突然被慕容晚晴一把拉住。

冉刻求怔了下，急道："你要做什么？"

夕阳红日下，慕容晚晴脸色却有些发白，见孙思邈也望过来，缓慢道："我有几句话想和你俩说说！"

她这句话说的声音很大，桑洞真等人听了，立即明白她的意思，快走几步，离三人远了些。

冉刻求心中焦灼道："什么话不能边走边说？晚一刻，张小姐可能就会有危险。"

"我保证张小姐暂时不会有事，因此你不用这么着急。"慕容晚晴慢慢道。

冉刻求大奇，本想问她拿什么保证。

可见慕容晚晴清澈的双眸、慎重的表情，他终于道："你要说什么？"

"冉刻求，你我也认识有段日子了，我知道你不是舍己为人的主儿。先生有难的时候，你可能会救，我有难的时候，你就要考虑下是不是要救了。"慕容晚晴说得仍旧不急不缓，可眼中似乎藏着什么。

冉刻求咽了口唾沫，暗想我看女人不准，这女人看我倒是很准。他有些不耐烦道：“是又怎么样？”

慕容晚晴秋波一凝：“我只想问一句，那张小姐和你是什么关系？她看起来还不如我和你亲近，你这次为何如此迫切去救她？”

冉刻求神色微变道：“这和你有什么关系？你若不想去救，没有人拉着你去！”

“这和我的确没有关系，可和孙先生有很大关系。”慕容晚晴突然激动起来，“你难道不知道，前方只怕有极大的陷阱？”

冉刻求愣住，不解道：“什么陷阱？这江淮附近流寇很多，多半是流寇劫持了张小姐，以孙先生的身手，从流寇手中救出张小姐并不是难事。你莫要疑神疑鬼，什么都当作是圈套。”

慕容晚晴看了冉刻求许久，这才道：“那九人致命的死因都是被一刀断喉，显然是被一人所杀，这个你看不出来，可孙先生早知道。先生不想让你担心，因此没说，可你难道从不为先生考虑？”

冉刻求心中一寒，扭头向孙思邈望去，看到他正望向夕阳。

深山夕照，西风吹老了一山的沧桑，如同孙思邈脸上的神色。

“除去车夫不算，张小姐那八个随从虽算不上高手，但也不是木头人，可被凶徒一口气砍了，竟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可见凶手武功极高。”慕容晚晴人在西风下，神色忧郁，“但如此高手，怎么会对一个寻常女子下手？这点你难道从不奇怪？”

“奇怪什么？”冉刻求嗫嚅道。

“凶手的目的或许根本不是为了张小姐，而是为了孙先生！他劫持张小姐，或许是为了引先生追踪，对先生下手！可凶徒怎么会认为抓了张小姐，先生就一定会跟来，只怕很大的原因是在你的身上。”

慕容晚晴虽看似多疑，但猜测却是合情合理。

可她眼中不知为何，仍旧有分困惑之意。

她困惑的是什么？

冉刻求微震，失声道：“他知道我会拉着先生来？他怎么知道……”话音顿住，满是惶惑。

他和张小姐的关系他也是刚刚知晓，凶手怎么会提早知道？

他本以为慕容晚晴是杞人忧天，可细想之下，却感觉她说的并非没有道理，再往深想，忍不住心悸。可他究竟心悸什么，自己也说不清楚。

慕容晚晴凝声道：“先生为你赴难，一句推辞都没有。你难道不觉得有必要告诉我们，究竟是否值得冒这个险？你和张小姐，究竟是什

么关系？”

冉刻求脸色突转悲哀，但紧闭双唇，竟一言不发。

慕容晚晴微恼，还待追问，孙思邈突然道：“不用问了，刻求既然觉得要救，那就行了。”他不再多言，举步向前走去。

冉刻求露出感激之意，慕容晚晴喊道：“可先生难道不知道，我们后有追兵，前又有陷阱，一不留神就会万劫不复吗？”

见孙思邈止步不语，慕容晚晴轻咬红唇，突道：“冉刻求请先生帮忙，无论多困难，先生都会去做，可为何我求先生帮我复仇，先生却始终不肯？”她说到这里，声音激荡，似乎有着难言的委屈。

她不服，她伤心，她也不解，她说了这么多话，或许并非阻止孙思邈去救人，而是想给自己要个解释。

孙思邈立在那里，良久才道：“慕容姑娘，我只希望你明白一件事情。我做任何事，只问自己做得对不对，却不管这事难易与否。十三年前，我是这样，十三年后，亦是如此。”

慕容晚晴心头微震，张口欲言，似想追问自己为慕容家报仇有何不对。何不知为何，终究没有问出来，她看着孙思邈的背影，那一刻神色极为复杂。

她似不信，似错愕，如有悟，像思索……

只是她那时的表情孙思邈并未看到，不然以孙思邈的睿智，当会看出更多的事情。

冉刻求更没留意慕容晚晴的神色，耳边只回荡着孙思邈方才所言，心情激荡。

那一刻，他真的感激孙思邈，突然有想说出真相的冲动，虽然他曾经立过誓，不到功成名就的那一天，绝不说出自己真名。

他本不叫冉刻求，他姓张，他这么急着要救张丽华，是因为他虽被亲人抛弃，但他内心深处从来都在渴望着亲人……

孙思邈道：“刻求，你不用多想，这件事如果真如慕容姑娘所言，凶徒是奔我而来，那我更要去看看。走吧。”

他当先行去，义无反顾地迈入荒山之中，就如十三年前一样！

第六章
煮酒

日薄西山，山野苍茫，有寒气袭体，暮色逼人。

朦朦山色中，孙思邈目光敏锐，不放弃任何一点线索。

山石坚硬，车辙印记若有若无，孙思邈一路追踪，已入深山。

前方突然现出一辆马车，静静地停在山道上。马儿已毙，鲜血染红了一地，望之触目惊心。

桑洞真等人一直跟着孙思邈，见身后竟无齐兵追来，不免有些松懈，但见到荒山死马，又不由神色紧张。

冉刻求见那马车时，想起张丽华，忍不住热血激荡。若没有慕容晚晴那番话，他说不定就冲了过去，可想起慕容晚晴所言，就不敢再轻举妄动，只能看着孙思邈一步步地接近马车。

他突然有些恨自己——恨自己直到现在还一事无成。

他能做的事情，或许只是尽量不连累孙思邈，但他发现，这也很难做到。他也真的不清楚，到底是因为他的缘故，让孙思邈磨难重重，还是因为孙思邈的缘故，让他再没有以往的悠闲。

孙思邈走到马车旁，看了眼死马，缓缓掀开了车帘。

车厢内空无一人。

这是预料中的结果。

他到现在还活着，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够细心。在接近马车的时候，他就运耳倾听，知道车厢内没有有呼吸的人。

他去看车内，只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车厢内空空荡荡，有香气犹存——是张丽华身上的香气，说明她曾经在这车上，可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东西留下。

冉刻求等人刚过来，见此都皱起眉头，不知接下来如何处理。

孙思邈暗想，对手若真如慕容晚晴猜测的那样，刻意引我前来，定会留下线索。

他沉吟间，慕容晚晴却四处张望，眼中带分警觉，突然神色讶异，一指前方道："你们看！"

众人抬头望过去，就见远远山腰处有红光闪耀，那里有人燃着了一堆火。

深山夜晚，火光本代表温暖安全。可如今看起来，却有着不尽的诡异迷离。

怎么会有人在这里升一堆火？

孙思邈望了那火光片刻，就要举步，姚正一突然颤声道："先生，那里只怕会有埋伏，我们真的要去？"

冉刻求瞪了他一眼，就要脱口骂出"懦夫"俩字，但强行忍住。

桑洞真见状，一挺胸膛，呵斥道："四师弟，你这么说，不是丢茅山宗的脸吗？"

见孙思邈望来，桑洞真又道："我们这命本来就是先生救的，再送出去又何妨？先生若去，我们赴汤蹈火也要跟随。"

孙思邈欲言又止，只是点点头，大踏步地向对面山腰处行去。

那火光看近实远，众人走了小半个时辰，才接近那山腰处的火光，等见到眼前的情形不由愣住。

山腰处的平地上燃着一堆火，火焰上方支了个木架。

那架子是猎户灼烤猎物所用，可上面却悬着个酒坛。

火堆前有一人静静地坐在那里，烤着那个酒坛子，面容却隐在火光照不到的暗处。

众人都以为这里必定会有陷阱，哪里想到，好像只是一个猎人在这里煮酒度过漫漫长夜。正困惑间，听到火前那人淡淡道："孙兄此刻才来吗？"

他语气平平，不带半分转折，听起来有着说不出的别扭之意。可一抬头，眼眸中有摄人的光芒闪动，似乎面前火光尽化作妖红，闪耀

在他的眼眸之中。

冉刻求和慕容晚晴听了脸色剧变，心中寒意升起，互望一眼，都看出彼此眼中的惊惧之意。

这人正是让孙思邈来到响水集的那个妖人。

他怎地无处不在，又像无所不知，竟知道孙思邈会来到此地？

难道是他劫持了张丽华？

冉刻求想要开口喝问，但终究忍住，因为孙思邈已向那妖人走去……

孙思邈眼中也有光芒闪动，却像深夜星空下的海水，波澜中也带分神秘。

他一步步地走过去，不急不缓，在离那人丈许的距离站定："阁下这般心机，实在让我叹为观止。可到了现在，搞出这些事情，不知什么用意。"

伊始，他只感觉这人神秘叵测，到现在才发现此人实有翻云覆雨之能，只怕很多事情都是这人一手策划。

可这人目的何在？

那人一笑，露出野兽般的尖锐牙齿："孙兄过奖了，在下实在愧不敢当。其实，在下能力有限，何曾搞过什么事情！"

"哦，难道说，这些事情并非兄台一人做的？"孙思邈立即接道。

那人抚掌赞道："孙兄果然一点就通，兄弟我没有三头六臂，的确做不了许多事情。只是想邀孙兄前来，煮酒给孙兄喝，其余的事情，倒和我没什么关系的。"

他突然变得和善起来，语气也一改死板，带分活络，换了个人般。旁人若不知晓，都以为这俩人是朋友相见聊家常。

慕容晚晴却是心生警惕，暗想这人睚眦必报，当初黎阳城外，她偷袭了这人，他都是念念不忘要报复；响水集外，这人更是因她被砍了一刀。可现在言语甚欢，好像全然没看到她一样，只怕在心中盘算着什么恶毒的念头。

她心思百转，只觉得这荒山火堆旁必定埋有杀人的陷阱。可她偏偏看不出来，就是因为如此，她才心惊。

孙思邈微笑道："真的？那在响水集乡正家，用天音故做呻吟声，装作乡正家还有活人吸引我进去，进而想要炸死我的，难道不是阁下？响水集内，射出两箭的人，一箭激发我和五行卫矛盾，一箭射杀昌国侯，让我百口莫辩的，难道和阁下无关？"

桑洞真等人一凛，均对那人怒目而视。

那人一拍脑门，故作恍然道：“孙兄不提，我差点忘了。不错不错，这两件事都是我干的。兄弟早对昌国侯看不上眼，见他对孙兄无礼，这才射他一箭为孙兄出气。射孙兄的那一箭，却是想射五行卫射偏了。哈哈，想孙兄不会怪罪吧？”

他虽像致歉，可语气中全无歉意，又道：“昨晚，我本来就想邀孙兄一叙的，不知怎地，孙兄竟对送信的特别有兴趣，一路追下去。我见孙兄碰到那些茅山弟子后雅兴不减，当然奉陪，于是就在乡正家点了场大火，请孙兄看看烟火，想孙兄最是热心肠，定不负我的期待。怎想孙兄竟不给面子，虽然来了，怎么从火中离去的，兄弟也想不明白。”

孙思邈见其去了妖异，蓦地换了分腔调，心惊这人的反复无常。见这人说起杀人放火如同在说吃饭睡觉，更惊凛这人的心狠手辣。

沉吟片刻，孙思邈缓缓道：“江淮乱世，盗贼流行，凡是殷实的人家，多会建之复壁地道，以在关键时候躲避祸事。”

他突然来了这么一句，大多人不明所以。

那人却立即明白了，点头道：“原来如此，想必那乡正也颇为富裕，因此家中建有地道，孙兄学究天人，恐怕也知道些土木之术，一进那庭院就知密道所在，这才在救人时沉着冷静，兄弟佩服。”

冉刻求、桑洞真这才知道密道的缘由，暗为自身叫声“侥幸”。若非孙思邈昨晚遇险，他们今日只怕逃不过五行卫的追捕。

慕容晚晴却想，这妖人绝非喜和他人闲谈之人，他胡说八道，莫非藏着什么诡计？一念及此，立即留意风向，当初她就是一时不查，被这人借风传毒，中了暗算。可见火舌像要烧到那人的脸上，慕容晚晴意识到他们正在风口上方，倒不用担心此事。

那人像有些懊丧，击掌道：“兄弟我杀人太快，竟忘记问乡正有关地道一事，实在疏忽该死。”

孙思邈缓声道：“这等秘密我都对阁下说了，阁下总要对我说点真相了。”

“孙兄想知道什么？”那人爽快道。

“阁下何必明知故问？”孙思邈道。

那人目光闪烁：“孙兄想要问问我是谁？”

孙思邈脸上又像蒙上层迷雾：“那倒不必了。想灵光、鼓月、天音、地眼这些法术本是北天师道宗师寇谦之的绝学，自寇谦之以后，齐国灭道，北天师道烟消云散，法术多是失传，眼下能集寇谦之法术大成的，听说只有江南一人，自号李八百，阁下想必就是此人了。”

话音落地，空山寂寂。

桑洞真等人都是耸然变色，均是不信的表情。

慕容晚晴更是心头狂震，花容色变，她当然知道李八百是谁！

葛洪著《神仙传》有云：“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历世见之，时人计其年八百岁，因以为号。”

这段文说的就是，李八百这人本有姓无名，只是老百姓在八百年间都有人见过其人，推测此人活了八百岁，因此都叫这人是李八百。

葛洪本东晋人，如今已到周、齐、梁三国并立年间，就算李八百和葛洪同年代，他到现在也过了千岁，那实在骇人听闻。

那人眼睛眯起，其中的锋芒却如同一根针：“孙兄见多识广，兄弟佩服，不错，我就是李八百。”

孙思邈脸上迷雾转淡：“不过你当然不是《神仙传》里的李八百了。这数百年来，李八百倒着实有几个，每个李八百出来，并不效仿神仙济世之法，反倒总是兴起一段血雨腥风。而其号召下的李家道，起于蜀中，后来渐渐蔓延至江北江南，虽远不如天师道有名，可自魏晋就兴，一直如百足之虫，死而难僵。阁下这般本事，这等心机，眼下统领李家道，虽不如茅山宗有名，只怕时刻都有盖过茅山宗之心。”

话一出，桑洞真四兄弟色变。

“孙兄果然高明，一句话就激起茅山宗的同仇敌忾之心，对我所领的李家道仇视有加。你若是寇谦之的传人，只怕天下大道不过在你的反掌之间。”李八百谈笑风生，但言辞间总带分难以捉摸。

桑洞真等人不由望向孙思邈。他们都听五行卫说过，孙思邈是得寇谦之真传，不过当初被孙思邈一口否认。这刻听李八百再次提及，难免将信将疑。

孙思邈较淡道：“可惜我不是寇谦之的传人，倒辜负了阁下的厚望。”

“是吗？”李八百云里雾里的，对孙思邈所言似乎相信，又像根本没有听进去。

孙思邈话题一转道：“我其实很想问问，替阁下送信的究竟是哪位？阁下挑动我和萧摩诃的恩怨，又是为了哪般？”

“小的不过是个无名走卒，倒劳烦孙大侠挂记了。”

众人听到这话，均是一惊，霍然回头望去。

原来说话的并非李八百，而是另有其人。听那人说话声，已在众人身后不远，可在场众人竟没有人发觉他的掩来。

孙思邈心中凛然，缓缓转身望去。

他身后丈许的树影下站着一人，正是那送信的无赖，亦是那乡

正之子。

虽然早知道乡正之子已死，亦明白那人不过是乔装改容，掩盖着本来的身份，可见到那人形容猥琐，举止邋遢，歪戴帽子，靠在树旁，浑身如同没有骨头般，活脱脱的就是个无赖的样子，孙思邈暗自皱眉，思索着这人装无赖都这般用心，到这刻竟还不露底细，实在是个极为厉害的人物。

李八百哈哈笑道："符兄谦虚了，天下虽大，可符兄这种人物若也算无名小卒，那我'李八百'三个字简直一文不名了。"

众人均看出李八百这人虽阴虽狠，们狂傲非常，见他对这姓符的无赖这般推崇，都不由耸然动容。

可任凭众人搜刮脑海记忆，也全不知这姓符的究竟是何来历！

那无赖挖着鼻孔，倒似挖得津津有味。

"八百兄过奖了，和八百兄、孙大侠比起来，小的跑跑腿就已心满意足，绝不敢和两位并列的。"

他满口卑谦，可若真的如斯卑谦，怎敢和李八百称兄道弟，又怎么连孙思邈都能骗过？

李八百又笑，陡然一伸手，从火上取下那酒坛子来，转眼间，在面前摆了三只海碗，单手持酒坛，连倒了三碗酒来。

冉刻求见那酒色如血，只以为他要下毒，暗自提防。

慕容晚晴却留意到，那酒坛子在火上烘烤多时，这刻表面极烫，李八百单手取过若无其事，不但腕力惊人，一以手更是如同铁铸，竟不惧火烧，想到这里，她不由暗自蹙眉。

李八百放下酒坛后，目光灼灼，盯着孙思邈道："昔日魏武帝、刘玄德青梅煮酒，天下我有。今日，兄弟邯郸学步，也效仿古人之法，煮酒和孙兄、符兄品评天下！"

他本阴狠之人，但说及"青梅煮酒，天下我有"八个字时，铿锵有力，火光下，竟然豪气勃发。

众人见他如此，均想，不料这人竟有如此魄力。

李八百手一挥，面前两碗酒飞起，缓缓地到了孙思邈和那无赖面前。

那酒碗的底下竟似有无形的手托住，暗夜中看起来，诡异十分。

孙思邈和那无赖均是一伸手接过酒碗，一个脸上迷雾再起，一人却是笑嘻嘻的浑不在意。

慕容晚晴见了，心中暗自琢磨，桑洞真等人也算个人物，可看

起来，这个李八百只把孙思邈和那无赖当作是等同身份的对手。

可桑洞真毕竟不可小觑，李八百真的不把他放在心上？

蓦地想起什么，慕容晚晴心中暗震，垂头下来，双手交错，感觉手心全是冷汗。

李八百端起面前的酒碗，沉吟道："自五胡乱华、晋室南渡后，天下已纷争多年，百姓日苦。孙兄、符兄均是不世奇才，小弟不才，想请两位兄台帮手。我三人若是联手，定有一番惊天动地的作为，甚至一统天下也是大有可能。若我等一统天下，有孙兄、符兄这种人物为天下筹划，百姓自然会有好日子过。不知道两位兄台意下如何。"

众人闻言，均是耸然动容。

桑洞真等人一直觉得茅山宗影响力渐渐扩大，如能成为天下第一大的道教，已经是心满意足。至于争天下一事，自然是齐、周、陈三国考虑的事情，哪里想到过一个李八百竟有和三国对抗的野心。

冉刻求本认为李八百狠辣，这刻闻言，却感觉一股热血上涌，没想到这人竟有这般胸襟抱负，相对而言，他要做富豪的念头反倒逊色许多。

慕容晚晴却想，这人言辞极为蛊惑人心，但若说真为老百姓有好日子过，只怕未必。

见孙思邈、那无赖均是无语，李八百缓缓道："孙兄、符兄若是赞同八百的建议，就喝了碗中这酒……"

"小的是唯八百兄、孙大侠马首是瞻，你们喝了，小的自然会喝。"那无赖嘻嘻笑道。

众人目光已落在了孙思邈的身上……

孙思邈端着那酒碗，脸上迷雾似更浓，任凭谁都难以从他的脸上看出心意。许久，孙思邈才道："阁下带走张三、王五，是为天下谋划吗？阅下劫持那个张小姐，也是为了天下的百姓？"

冉刻求心中一跳，他对什么一统天下目前并无兴趣，最关心的还是张丽华和两个兄弟的下落。

李八百笑道："兄弟带走张三、王五，不过是想请孙兄前来，你若要那种蠢材，兄弟我随时都可为你找几百个来。"

孙思邈脸色微变。

"你将他们怎么了？"冉刻求骇然喊道。

李八百微微一笑，却不回答冉刻求的发问，可神色之淡漠让人望了心冷。

"至于为何劫了张小姐，兄弟自有用意，这刻却不方便对孙兄

说。但孙兄尽管放心，只要你答应和兄弟联手，兄弟定会尽释前嫌，也绝不伤那张小姐一根头发。若是孙兄喜欢，把那张小姐送给孙兄做妻做妾，也是无妨。”

慕容晚晴脸色微变，手已悄然地摸在腰间剑柄之上。

孙思邈微笑道：“天下你有，我倒是美女在手，这个买卖，阁下算得明白。”

“那孙兄不知有没有算清呢？”李八百哂然反问道。

风萧萧兮叶落，天地间满是萧索气息。

孙思邈双眸微眯，似在盘算什么。良久，这才反问道：“我若是不答应呢？”

众人脸色均变，冉刻求心头一跳，蓦地感觉火光都冷森可怖。

李八百脸上反倒异常的平静，缓缓站起道：“不为我友，就为我敌。以孙兄这种人才，不和我联手，就迟早和别人联手对付我了。如果那样，不如今日兄弟就留下孙兄好了。符兄弟，你说如何？”

他话语平静，可其中的杀机，任凭谁都听得出来。

那无赖笑道：“八百兄说的，就是小的的意思。”

李八百精神一振，将那酒碗摔落在地，长吸一口气道：“这件事只和我们三人有关……想走的，我不会阻拦。”

慕容晚晴见他片刻的工夫，由热砖冷，分化敌我，不知是喜是忧。

无论如何，她和冉刻求都会站在孙思邈这边，可在李八百的眼中，显然觉得他们两个不足一提。

李八百如此推崇那无赖，当然认为和那无赖联手对付孙思邈很有些胜算。

既然这样，眼下的关键反在桑洞真几人身上，毕竟这几个茅山宗的弟子颇有些能力，不容小觑，甚至说可左右局面的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桑洞真等人是要帮孙思邈，还是会置身事外？

李八百斜睨着桑洞真等人，好像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桑洞真突然上前一步道：“若是不走呢？”他白衣如雪，眼下虽是狼狈不堪，但此刻看起来竟很有坚毅之气。

“茅山宗可是想与我为敌吗？”李八百笑容中隐泛杀机。

桑洞真厉声喝道：“江南茅山宗、李家道素来井水不犯河水。李八百，你身为李家道的道主，先让那无赖挑拨茅山宗和孙先生的关系，又让茅山宗和齐国结下不解之仇，却不知有什么用心！”

李八百淡淡道："我就算不射那两箭，五行卫能留你们活口吗？"

桑洞真一滞，不待多说，听李八百又道："至于我的用心嘛，方才孙兄不也说了，想你是不服孙兄方才所言，认为你们茅山宗才是江南第一派了，这番出头，多半是想杀杀我的威风！"

"不错。"桑洞真脸现怒意，喝道，"今日我们茅山宗就想让所有人知道，江南有茅山宗在，李家道不足一道。"

李八百哂然一笑，鼓掌道："好，好，好！那我就领教下茅山宗的法术了。"

他话音才起，手中已经多了一把刀。

那把刀也不知他从哪里取出，倏然而来，直如法术一般。他本豪气干云，可刀一在手，又完全变成昔日那阴狠毒辣的人物，手一挥，一刀斩来。

这一刀斩的不是桑洞真，而是孙思邈！

他倏然出刀，身形如电，这一刀斩得实在是变化无常，匪夷所思。

无刀光，只有风声。

风声大作，凛冽如数九寒天时。

慕容晚晴一见那刀，花容色变，忍不住叫道："小心！"

刀无刀光，只因为那刀身本是黑色，融入黑夜中，如鬼魅风影般难以捉摸。慕容晚晴一见那刀，立即知道那把刀叫做"泼风"。

泼风刀竟然再现？

那本是北魏寇谦之曾用的祭刀，当年不知掀起多少恩怨情仇、杀戮惨案。

她思绪转念虽快，却不如那泼风刀的快捷。那黑色的刀如魔如怪，刹那间撕裂了时空，倏然就到了孙思邈的脖颈之间。

孙思邈立退，他像早算到了这一招，退得不算快捷，但一退就到了两丈外，如同被那刀风所吹，轻飘飘的竟没有半分的分量。

就算李八百这等人物见了，也不由喝了声"好身法"。

孙思邈并无丝毫得意之色，因为他蓦地感觉身后杀气突起，一人不知何时已近了他的身后，不过咫尺之遥。

他想也不想，脚步连错，连走七步，避开了那袭击之人的七招杀手，这才看到袭击他的人正是那个无赖。

那无赖出手如雷轰电击，神色萧肃，这刻竟隐约有宗师之气。

见孙思邈连避他七招，无赖不由动容，喝道："好一个禹步，不愧得到寇谦之的真传。"

他说话间，身形如水中浮萍、风中落叶，飘曳不定，围孙思邈周边而转，四面八方全是他的影子。只见他东面一掌劈来，西面双肘猛撞，南面飞来一腿，北面连环数拳。

冉刻求在旁看到，不由眼花缭乱，几欲作呕，若非亲眼所见，定不信世上还有这般敏捷的身手。

那无赖十数招直如一招击来，孙思邈见了耸然动容，脚下步伐不停，总在间不容发的工夫避开对手的来袭。

李八百如风一刀劈空，眼看桑洞真健步冲上，突然长声一笑，倏然到了桑洞真面前，不待桑洞真站稳，又是一刀挥去。

桑洞真大喝声中倒翻回去，感觉那刀锋几乎擦胸而过，骇得脸色苍白，喊道："布阵，四象！"

他声一出，严太玄、周太平就冲到他的左右，姚正一脚步稍慢，刚刚到了他的身后。

"小心。"慕容晚晴突然呼道。

她说话的同时凌空冲起，跃到周太平的身边。

周太平有问题，周太平恐怕要出手对付桑洞真！

这个念头电闪而来，让慕容晚晴明白不安所在。她在昨夜曾跟随周太平出了响水集东，见到周太平曾和李八百暗中有过联系。

当时这俩人寥寥数语，说有计划，但言语不详。

慕容晚晴虽未来得及将此事对孙思邈提及，可一直暗自留意着周太平的动静，见其并无什么异常，暗自奇怪。现在见李八百突然扑向桑洞真，而周太平转瞬就到了桑洞真身旁，蓦地明白了他们的计划是什么。

周太平本是李八百埋伏在茅山宗的细作。

周太平要对付桑洞真。

江南诸道，茅山第一，李八百若要让李家道独占鳌头，必须要压倒茅山宗。而这次如能铲除桑洞真，杀掉孙思邈，只怕他的计划转瞬就是对付王远知、吞并茅山宗、作乱江南，进而实现他一统天下的野心。

所有念头瞬间明了，慕容晚晴人在半空时，已伸手拔剑。

剑发琴声，缭绕夜空。

而就在这时，周太平果不出慕容晚晴的意料，到了桑洞真的身

边时，蓦地出剑，一剑刺向了桑洞真。

桑洞真骇然失色，闪身避过喝道："你疯了……"

那声音戛然而止，却见一剑尖倏然从他胸口突出，带出了一点鲜血。

风似凝，慕容晚晴心中大震，一剑同时刺在周太平的背心。

周太平和桑洞真几乎同时惨叫一声，只是周太平当即毙命，桑洞真却是一剑反挥，严太玄慌忙退开，神色惶惑。桑洞真立在那里，不信地望着自己胸口带血的剑尖，摇摇欲坠。

刹那光景，周太平袭击桑洞真，却被慕容晚晴刺杀，而桑洞真猝不及防，已遭严太玄的暗算。

一剑穿胸！

那长剑从他背心刺透到前胸，此刻还在他身上。严太玄慌忙躲闪桑洞真的垂死一击，无暇将剑从桑洞真的胸口拔出来。

慕容晚晴心中暗恨——恨自己竟大意如此。

原来严太玄、周太平均已被李八百收买，怪不得李八百对茅山宗从不放在心上，他早有对付桑洞真的方法。

"当"的一声响，慕容晚晴拔出周太平背心之剑，架开了李八百劈向桑洞真的一刀，手臂发麻，软剑几乎脱手而飞。

可李八百刀势如风般连绵，一刀才落，一刀又出。

转瞬工夫，李八百就连劈三刀，慕容晚晴连挡三刀，退了两步，琴声铮铮激昂。她虽知桑洞真必死，可心中对桑洞真此刻的处境有所歉然，不肯多退、让桑洞真丧命在李八百的刀下。

那一刻，她柔弱尽去，心底的倔强霍然而出，突然反攻一剑，直如拼命一般。

李八百长啸声中，身形陡转，手上黑刀突然不见。

慕容晚晴一惊，却感觉周身寒风凛冽如刀——不是风，而是刀。

那一刻，不知有多少刀砍来，席卷狂沙，颠倒了黑白，倾覆了天下。

慕容晚晴已知不幸，心中突然有分释然。

那时的感觉十分奇怪，她没有畏惧、没有惊怖，有的只是发自心底的释然。她百忙之中，还能向孙思邈的方向望了一眼，心中竟想，我若就这样死了，他以后会不会偶尔想起有我这个人物？

她没有看到孙思邈，只见到身影一道，竟破了那无赖四面八方

的包围，冲进重重刀山……

紧接着她就感觉腰间一股大力推来，送她出了暴风席卷的中心。

来的正是孙思邈。

那无赖大惊，他目的明确，显然就是困住孙思邈，先让李八百解决掉其余的人物，再和李八百合力对付孙思邈。

他们没有再小瞧孙思邈。

因此，那无赖一上来就以快对快，以攻做守，看似招招进攻，实则如作茧缚人，只想将孙思邈困在茧中。

可他想不到，孙思邈想走就走，身法无半刻停滞。

那无赖惊诧之时，亦复骇然，暗想，只怕寇谦之盛年之时亦没有这般身手。

孙思邈冲出无赖的包围，将慕容晚晴推出刀山狂风中心，却将自己置身在万劫不复之地。

无赖惊，李八百却狂——狂啸中出刀，刀山霍然变成了铅云，层层叠叠地压下，其中夹杂着无数道黑色闪电。

孙思邈退走，同时伸手抓住了桑洞真的肩头。

他那一刻，脚步错乱，不知走出了多少步，那铅云刀山步步紧逼，似慢实快，似虚还实，但始终落不到他的身上。

陡然间，孙思邈一声清啸，倏然带着桑洞真冲出了泼风刀的笼罩。

火光大耀，似乎整个天空都亮了。

慕容晚晴才站稳身形，见状心中一喜，突然秀容惨变，嘶声道：“小心！”

她看到了孙思邈没有看到的危机。

李八百、那无赖冲到孙思邈的近前。

孙思邈凝神要战，突然暴喝一声，手一甩，竟将桑洞真丢了出去，然后踉跄后退，一直退到一棵树下，这才站稳。

慕容晚晴和冉刻求几乎同时冲到孙思邈身边，喊道：“先生……”

就见一股鲜血从孙思邈背心处流淌而出，沿着那大树淋漓而下，竟呈灰色。

孙思邈脸上也笼罩着一层灰色，双眸微张，讶异地望着远远的一人。

冉刻求心头狂震，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慕容晚晴却秀眸圆睁，怒视着一人，几乎咬碎了贝齿，一字字道：“你好卑鄙！”

那人脸上闪过分不自然，但转瞬笑笑道：“姑娘过奖了。”

风已停，杀气更浓，李八百、那无赖均已住手，互望一眼，都看出彼此眼中的笑意，然后望向那人齐声道：“桑道长当得起慕容姑娘的赞赏。”

出手暗算孙思邈的，竟是桑洞真！

桑洞真胸口还流淌着血，一柄长剑穿胸而过，染得如雪的白衣斑驳一片。

可他受了这种重伤，出奇地没有摇摇欲坠，立在那里，看起来比长枪还要挺直。

他不是受了致命的暗算吗，怎么会和没事人一样？

冉刻求大惑不解，完全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到目前只知道孙思邈负伤了，而且遭遇重创，而出手暗算孙思邈的，竟是孙思邈救过两次的茅山大弟子——桑洞真。

听闻李八百和那无赖异口同声，桑洞真脸上闪过分恼怒，但转瞬平复：“两位何必谦虚，这计策，岂不是两位想出来的！”

慕容晚晴心中电光一闪，失声道：“原来你们早就认识。”

她想到了什么，但实在骇然，一时间竟难以整理成形，亦难想这帮人诡计如此难揣，计计连环，匪夷所思。

李八百一笑，手中那柄泼风刀隐入了黑暗：“我们当然早就认识，不然桑道长何必千里迢迢地赶到响水集做法呢？”

桑洞真左手一动，若无其事地从胸前取下剑尖，而右手反转，又从后背拿下了带着半截长剑的剑柄。

那把剑竟是断的。

两截长剑，看起来穿体而过，却不过是粘在身上。茅山宗幻术万千，难道这不过是其中的一项幻术？

方才长剑看似透体而出，原来不过是在做戏。

慕容晚晴顿时恍然，失声道：“响水集外，你和周太平谈论计划时，不过是做戏给我看？”

一念及此，她再望孙思邈时，心痛如绞道：“是……我……害了先生。”

她那一刻终于明白，原来茅山宗中不止周太平、严太玄和李八百早有勾结，桑洞真也早和李八百有了联系。

他们到此，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对付孙思邈。

周太平、严太玄刺杀桑洞真，不过是个圈套——吸引孙思邈过来的一个圈套。

可笑她自以为看得清楚，拼死来救桑洞真，不想却变成他们利用的一枚棋子。

但让她到现在仍不解的是，这帮人如此处心积虑地对付孙思邈，究竟是为了什么？

孙思邈靠在树旁，似乎站立都有些困难，那一刻有着说不出的虚弱。望着缓缓逼近的李八百和那个符姓无赖还有桑洞真三人，他轻声道："我明白了。"

他没什么懊丧畏惧之意，只是脸上沧桑之意更浓。

那无赖挖着鼻屎道："孙大侠明白了什么？"他还是那懒散的样子，可眼光中却带了锋锐的光芒。

"你们送那封信，本是一石二鸟的计谋。不但要让我心生好奇，还算定我要跟着那无赖……"

孙思邈怅然道："我入响水集前，你们显然已制定了对付我的计划。你们引我去茅山宗居住的地方，表面上是挑起我和茅山宗弟子的冲突，其实不过是利用这出戏在我身边埋下了一步杀招。"

这步杀招的关键当然就是桑洞真。

那场戏的目的不过是让桑洞真接近孙思邈。

孙思邈说到这里，心中暗想，我十三年未出，才到响水集就被桑洞真叫出名姓，当时虽有困惑，却一直无暇深究，现在想想，当然是李八百将我名姓通报给桑洞真了。

"我太过自负，一直认为李家道和茅山宗是道不同，难以为谋。因此，从未想到茅山宗会为了李家道接近我，原来我错了。"

孙思邈神色萧索，没有对桑洞真表现出深切的痛恨，却满是失落之意。

那种神色，只是像一个长辈见到了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做错事时的表情。

桑洞真本是自得，但见孙思邈这种表情，心中略有些不舒服，故作平淡道："你也不是无所不能，更不会样样算到。你到现在能想到这点，也还算聪明。"

慕容晚晴忍不住骂道："先生是没有算到——他没算到还有人有禽兽不如的心肠。禽兽还知道报恩，可你桑洞真被先生救过性命，居然还能下手暗算先生。方才我说你卑鄙，还真的是夸奖了你！"

桑洞真脸现怒容，上前一步，看起来就要动手，可见李八百和那无赖都是在优哉地看戏，心中微凛。

孙思邈虽中了他法术“离魂刺”的暗算，可含恨濒死一击，只怕会石破惊天。他贸然上前，若做了被宰的出头鸟，实在不智。

他也算心机狡猾之辈，瞬间想明白利害，说道：“出手的是我，但若没有这位符兄的高招，我是出手的机会都没有了。”

他轻轻的一句话，就将一切事情推到了那无赖的身上。

果然，孙思邈目光转向那无赖，缓缓道：“不错，引我入局的是李八百，出手的是桑洞真，谋划的想必就是这位仁兄了。这位仁兄事无巨细都算得清楚，甚至将人心也揣摩得丝毫不差，实在是难得的奇才。”

那无赖堆出笑容道：“孙大侠真的过奖了，其实……这不过是小的挖鼻孔时想出的鬼把戏，不足一提，小的就算不出高阿那肱等人会来，更何况这些事情……究竟还是要八百兄这样的雄才方能实施。”

见孙思邈望过来，李八百倒是当仁不让道：“孙思邈，我三人对你出手，实属不公。但说实话，这世上本就没有什么公平之事。你也不用拖延时间了，中了桑洞真的离魂刺，时间越久，你就越难复苏，你束手就擒，我们并不一定要杀了你。”

“哦？”孙思邈道，“不杀我，当然是有条件的了？”

李八百道：“孙兄果然痛快。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十三年前入昆仑时，本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十三年后能有这般本事，甚至禹步都通，不用问，肯定是见到阿那律了。”

见孙思邈不语，李八百一字一顿道：“只要你交出阿那律，走天师之道，我们非但不是仇敌，反倒是朋友。”

冷风吹过，撕扯着寒树，几片叶子落下，飘飘荡荡地随风而走。

孙思邈笑了，不知是笑风的固执，还是笑叶子的轻信。

这世上本就有那么多无可奈何的事情……

“我若是不交阿那律呢？”孙思邈的话语飘荡在风中，异常清晰。

第七章 天衣

火光已暗，夜更浓。

孙思邈脸色黯淡，眼眸中光芒却亮，那是一种发自心底的坚持，绝不会随着时空变幻而发生任何改变。

慕容晚晴那一刻的眼眸内，也闪着光芒——明亮得如同天上最耀眼的那颗星。她到现在还不明白孙思邈坚持什么，执著什么。可她发现，世上正是因为许多这种执著，才会比人有希望。

只可惜，几颗星，一堆火，终究撕裂不了无边的黑暗。

黑暗重重……

那把泼风刀又出现在李八百的手上，似在吸取着天地间的阴暗，杀气更烈。

“这世上的人多是蠢的。”李八百缓慢道，“他们始终不明白，命只有一条。一个人把命用在最值得的地方上，方不负苍天的厚爱。”

孙思邈脸色灰败，还能微笑道：“阁下高见，这点我也是非常地赞同。”

不同的是彼此认为值得的地方。

“可偏偏有太多人，执著于身外之物，执著于享受浮夸，执著于许多损命之道的诱惑，却想不到这点。”李八百紧握着泼风刀。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却是损不足而奉有余，这的确是憾事。”孙思邈点头道。

慕容晚晴突然发现奇怪的一点，李八百和孙思邈绝对是完全不同的人，可他们的观念竟然也会有重合之处。

那是什么造就了他们今日不同的道路？

李八百看孙思邈的目光有了片刻的不同，沉默片刻，李八百才道：“我想孙兄本不应该是那种蠢人的。”

孙思邈不等回答，那无赖突然道：“八百兄说得不错，蠢人才把身外之物看得比性命还取要。阿那律毕竟是身外之物，孙大侠何必执著呢？”

“孙思邈，你何必拖延时间？到如今境地，不要说阿那律，只怕天底下也没有什么可救你了。”桑洞真亦道，“眼下，你没有选择！”

三人同时上前一步，对孙思邈已成合围之势。

“你们三个都是在放屁！”一人突道。

三人均是一怔，神色错愕地向出声那人望去。三人联手，几可说神挡杀神、魔阻除魔，这种时候居然有人敢骂他们，难怪他们有这样的神情。

骂他们的竟然是冉刻求。

冉刻求一步上前，就挡在了孙思邈的面前，咬牙望着三人道：“先生没有阿那律！”

没有人言语，甚至没有人再看冉刻求一眼。

这世上很多人说的话就和风一样，本没有任何分量，他们三人不把冉刻求放在心上，当然更不把他的话听在耳中。

冉刻求不管那么多，大声道：“先生根本没有阿那律，你们让他交什么？先生从来都是救人，并不害人，为何偏偏有这么多人都打他的主意？你们到底是不是人？”

孙思邈看着那憨厚的身影，目光中带了分暖意。

慕容晚晴却在望着孙思邈，轻咬着薄唇，脸上唇间都没有了血色。

李八百轻抚手中的黑刃，淡淡道：“我们是不是人不清楚，但你再不走，很快就要变成刀下之鬼了。我今天心情不错，不想滥杀。”

吃好菜的时候，他当然不想为了填饱肚子浪费了胃口，他眼中的好菜只有孙思邈。

冷望冉刻求，李八百道：“我数到三，你还不滚的话，我不介意

多杀一个。一……”

他言语平平，但其中的决绝，就算傻子都听得出来。

冉刻求一怔，额头上有汗水滴落。

“二……”李八百上前一步，横刀在胸。

冉刻求突然一转身，急道：“慕容晚晴，你带先生走，我挡住他们。”

慕容晚晴一怔，眼中露出分怪异，她像是做梦也没想到，冉刻求这时候会是这样选择。

这人恁地这般不自量力？

可她心中没有鄙视不满，反倒带了丝触动。

冉刻求武功不高，心机不重，有点小聪明，有个大秘密，他玩世不恭，但他毕竟够朋友。只是这一点，就让他活得比很多人要精彩。

冉刻求却没有多想，他知道自己不自量力，知道根本挡不了片刻，可他无论如何都要出手帮孙思邈一次。

李八百双唇开启，就要念出“三”字……

孙思邈一伸手，突然抓住了冉刻求的背心。

所有人都是一怔，就算李八百都是手心一紧。

孙思邈虽受重创，可他还没有倒下，谁都不知道是什么支撑他一直立到现在，可这样的一个人，就算李八百都不敢小觑。

孙思邈只低声对冉刻求、慕容晚晴说了几个字：“不要连累我，你们走！”

言罢低喝一声，竟将冉刻求抡了出去。

冉刻求腾云驾雾般飞出，骇得脸色苍白，却能咬牙不叫出声来。

那一刻，他心中蓦地酸楚，感觉孙思邈的话似乎刺痛了他的心。可他转瞬之间就已明白，孙思邈知晓他的性格，怕他还会回转，言语相激，只盼他能顺利逃命。

冉刻求蓦地腾空，慕容晚晴几乎毫不犹豫地立即退后，一闪身，就没入黑暗之中。

这变化完全出乎李八百的意料。

他不奇怪孙思邈让冉刻求逃，只是诧异慕容晚晴这般绝情，说走就走。可他立即笑了，大笑出刀，一刀斩向树下的孙思邈。

“树倒猢狲散！想不到孙思邈你竟也交了这样的女人！”

狂风顿起，夜幕重重。

刀锋虽寒，却还不如话语伤人的阴冷。他显然知道攻心为上的道理，先让孙思邈心乱，再趁机取之。

那无赖亦笑道：“这世人大多为己，倒让孙大侠失望了。”他笑语中，倏然转到孙思邈的身后，伺机而动。

桑洞真却喊了声：“我去抓他们回来。”

他更在意自己的行为被慕容晚晴、冉刻求知晓，并不想这二人活在世上。

他身形才起，突然大叫一声，倒翻了出去。

火淡月隐，那重重夜幕中，突然亮起了一道绿色的闪电，刹那间，夜明风住，天地无言。

桑洞真落地时肩头带血，伤得不重，可一颗心怦怦跳动，有如擂鼓。

李八百退到丈外，衣襟裂开，神色骇异。就算那无赖，头上歪带的帽子亦被斩为两半，披发下来，神情凝重。

所有人都在望着孙思邈。

孙思邈手中持剑——一把夜幕也挡不住碧绿光华的锐利短剑。

桑洞真这刻才明白，孙思邈方才攻出了一剑——如闪电般犀利的一剑，这一剑不但挡住了李八百的攻击、击退了那无赖的偷袭，甚至伤了他桑洞真，让他不能追击冉刻求等人。

这是什么剑？这又是什么剑法？

孙思邈中了他的“离魂刺”，怎么还能使出这种犀利的剑法？

桑洞真额头已有汗水，满腔的难以置信。

李八百眼盯着那短剑，突道：“好剑！”

“剑好。”那无赖一旁道。

“剑好在哪里？”李八百似是随口一问，问话间，他缓缓地吸气，长长地吐气，眼中出奇地没有了妖异之气，有的只是兴奋的光芒。

孙思邈一剑几乎将他刺伤，他兴奋的是什么？

“剑好，是因为竟可挡得住泼风刀的一击。”那无赖的目光落在短剑之上，屈指成拳，却又缓缓地舒展。

这是他缓解压力的方式——他已经感受到短剑上传来的压力。

“八百兄用的泼风刀本是寇谦之所用的祭刀，可称神器。大道无名，神物自晦，故泼风刀表面看起来黑黝黝并不起眼，但一刀多用，更

兼削铁如泥。不过，方才竟削不断孙大侠手中的剑，可见孙大侠手中的剑亦不简单。”

那无赖本是邋遢的模样，此刻去了帽子，侃侃而谈，和本来面容绝不匹配。

孙思邈沉默不语，只是紧紧靠着树干，紧紧地握着手中之剑。

剑发碧绿的光华，幽幽如那往事流年。

“可剑本无名……”那无赖顿了下，肯定道，“这绝不是古时传下来的任何一柄名剑，这点确信无疑。”

李八百道：“符兄弟见多识广，若说不是，当然不是。可一柄无名之剑也能挡住泼风刀吗？”

他抚摸着手中的黑刀，风萧萧，刀身中似有黑色的光芒流转。

“剑虽无名，但铸剑之人却是大大的有名。八百兄可曾听过‘綦毋怀文’这个人？”那无赖突道。

“綦毋怀文？”李八百目光一闪，似带诡异，“我当然听过，这柄剑难道是綦毋怀文所铸？”

无赖点头道：“若我没猜错，这柄剑本是綦毋怀文所铸剑中的一柄，名字叫做‘凶年’。”

桑洞真心头微颤，再看那柄剑时，目光已大不一样。

不但李八百听过，就算他桑洞真也听过綦毋怀文这个人。只因为这数百年来，可说是没有哪个冶铁名将比綦毋怀文更有名气。

春秋战国之时，有名匠干将、莫邪、欧冶子等冶炼大师，可斛律明月曾言，綦毋怀文之功力，比起这些大师，本有过之而无不及。

斛律明月从不轻易许人，金口一开，綦毋怀文立即身价百倍。

綦毋怀文本北魏人，北魏分裂后，自归齐同，听闻一直为齐国效力。

齐同能在三国相争中脱颖而出，如今稳压其余两国，有雄霸天下之气，綦毋怀文所炼的利器在其中可说起到不小的作用。

可听说，綦毋怀文是修道的。

齐国后来是灭道的！

齐国掌权人是高欢、高澄之时，綦毋怀文深得重用，但文宣帝灭道后，綦毋怀文就是不知所踪，人间蒸发了一样。

孙思邈手上却有一柄綦毋怀文炼制的短剑，难道说他和綦毋怀文也有什么联系？

桑洞真不知道，但却感觉孙思邈身上的秘密实在是浩如烟海，

让人难以挖掘。

风更冷，火燃成烬，闪烁着最后一点挣扎的星火。

天空寥落。

孙思邈见那无赖如斯眼力，更是皱眉，始终一言不发。

李八百皱眉思索，沉吟道："听闻綦毋怀文不但铸剑，而且铸刀。齐军当年所用佩刀多是经綦毋怀文之手，均为利器，周国难敌。可綦毋怀文最成功的还是铸造出七柄剑来，他曾自诩，那七剑一出，他可比肩干将莫邪等人。"

桑洞真忍不住道："你们说的，我怎么从未听过？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七柄剑？"

他心中真正想说的却是冉刻求、慕容晚晴逃走了，孙思邈还未倒下，眼下当趁热打铁，收拾了孙思邈再说，这俩人怎么还在无关痛痒地议论着孙思邈手上的剑！

回头望去，见到苍茫夜色吞噬天地，姚正一、严太玄均是不见。

桑洞真心中一喜，只盼这两个师弟能抓到慕容晚晴和冉刻求俩人。

他虽是茅山宗首徒，也算是一时人物，但与李八百、那无赖的眼界截然不同。因此，他根本不明白这俩人为何如此重视孙思邈手中之剑。他更不知道，这俩人重视的不是剑，而是铸剑之人！

那无赖答道："你不知道那七柄剑是正常的，只因为那七柄剑未等出世，就被斛律明月封藏了六柄。而传言中，七柄剑的最后一柄——'凶年'是被綦毋怀文带走了，不想现在却落在孙思邈的手上。"

李八百笑道："所以綦毋怀文恐怕没死？"

"工门未死。"那无赖肯定道。

俩人互望一眼，目光中甚至有火花闪现。

桑洞真茫然，他能理解綦毋怀文未死的意思，可"工门未死"是什么意思？

李八百振奋道："看来天师有灵，佑我众生。好剑，剑好，人更好！"他似极为兴奋，不知所云。

那无赖接道："好剑，剑好，剑法更好。纵是泼风、凶年这等利刃在手，若不得八百兄、孙大侠的运用，亦和凡铁无异。八百兄用的是泼风刀法，不知可看出孙大侠用的是什么剑法。"

李八百摇头道："不知。"他虽说不知，但眼中一溜绿芒闪过，如同那剑光幽冷。

“天衣。”那无赖突然说出两个字。

李八白色变，手中泼风刀竟做风吟：“天衣？”

那无赖长吸一口气，感受寒风中的丝丝凉意：“若我没猜错，孙大侠用的就是《金篆玉函》所记的剑法——天衣剑法。孙大侠，你还不承认自己见过阿那律？”

孙思邈终于开口道：“见到又如何？”

“见到，就要留下！”李八百大喝一声，身躯暴涨，那一刻竟如怒目金刚。

他再次出刀。

孙思邈使的竟是天衣剑法，这让他更是心惊。

有传言，《金篆玉函》中记载了道家的山医命相卜等术，各种奇门更是记载了数不胜数，但武功只记录一种，那就是天衣剑法。

传说中，天衣剑法本参透天意、天道和天机，一经使出，天地动容。

天衣本无缝。

天衣无敌！

李八百惊，可那无赖却不惧。因为使用天衣剑法的人本身有了问题，孙思邈重伤，让天衣剑法有了缝隙，他今日若不拿下孙思邈，只怕此生无望。

那无赖一念及此，也再不多说，立即运出十二分的气力，一掌如泰山、如怒海狂潮般袭出。

方才，他招式变幻奇诡莫测，身形如浮萍飘忽，让人目不暇给，但这一掌看似平淡，却让人兴起无能为力之感。

桑洞真亦是同时而动，双手掐诀，口吐真言，晴空之下，顿时一声雷响。

雷动天庭时，三人几乎同时击在孙思邈的身上。

“喀嚓”声响，那棵大树竟敌不过三人重击，倏然而断。

可三人均是一怔，抬头上望。

他们虽看似击中孙思邈，可亦知道孙思邈在那片刻的工夫脱衣换位，背脊一耸，竟然上了大树之巅。

一气化三清。

孙思邈用的还是道术中的障眼之法，在间不容发的时候，躲过了三人致命的一击。

李八百等人不是不知道这招道术，无奈孙思邈将这招用得实在太过娴熟、太过快捷，让三人不约而同产生一种错觉，这才一招击空。

大树将倾，人在巅峰。

李八百等人抬头望去，见孙思邈如凌风欲去，身形飘逸，虽是心中敌意更浓，也忍不住骇异此人身法之快，简直难以想象。

“咯吱吱”树动，就要倒塌，桑洞真立即凝神准备下一轮的攻击，本以为孙思邈随树而落，不想他蹲地抓住了一根枝条。

有风起，枝条如弓，孙思邈却是身如柳絮，只是一荡，借枝条弹性，已没入了黑暗之中。

桑洞真一怔之下，这才举步要追，就见李八百和那无赖早就如离弦之箭般急追过去……

孙思邈直冲向山巅。

他额头已见汗，他背心的汗却是像要凝结成冰，他方才一剑一跃看似轻而易举、不动声色，其中苦楚只有他自身知晓。

他不知道用了多强的意志才控制住自己不能倒下，可他知道自己绝对坚持不了多久，更不要说面对三个高手的夹攻。

他只希望这时慕容晚晴和冉刻求能逃得远了。

体力急剧地消耗，背心中的那记离魂刺散发的寒意开始蔓延到胸口、扩散到四肢，孙思邈突然感觉到天昏地暗。

他运气太过猛烈，离魂刺的毒性又太猛……

山巅看似还是那么的遥远！

脚步一个踉跄，孙思邈再提内气，竟有不继之感，一颗心沉了下去。

“孙兄何不再谈谈？”李八百的声音已传了过来。

他只说了一句，就和孙思邈缩短了两丈的距离。他心中暗喜，知道孙思邈已是强弩之末。

那无赖道：“以孙兄体能，要从山巅那侧遁水而走，似乎力有不能。”

他声到人到，一掌轻飘飘地拍向孙思邈的后心，可势道重愈千钧。

山风更猛，水声可闻，可那水声就如同天籁之音，可闻却难以再见。

山巅本绝路，可孙思邈早在入山之时，就留意到有河水绕山而走，知道那是自己逃命的唯一机会，见那无赖随口揭穿自己的用意，骇

异此人心机之重。

只感觉身后掌风及体，孙思邈无奈回剑。

剑芒陡涨，如流星经天，可破绵绵山川。

压力顿消，那无赖抽身暴退，转瞬竟化刚为柔，似没有出手一样。可他知道目的已达到。他出手一击，就为拖延孙思邈片刻。

他知道李八百不会让他失望。

果不其然，山风蓦地猛烈了十倍，李八百厉啸声中全力攻击，他绝不能让孙思邈逃到山巅，放虎归山。

有响声大作，刀剑相撞，火花四溅。

泼风刀起，凶年剑飞——一飞冲天，如烟火迷离化作流星一点，坠落山巅那头的悬崖之下。

孙思邈一剑脱手，倒滚而退，撞在不远处的一块大石上，只感觉天旋地转。

他力已尽，毒上蹿，再抗不住李八百倾力攻击，脸上蓦地迷雾又起，现出沧桑之意，似在感慨许多挣扎终究不过是花开花谢，无可奈何。

李八百一刀得手，心头狂喜，只一步就到了孙思邈的面前，泼风刀再起时有了那么一刻犹豫。

他在考虑是杀了孙思邈，还是生擒活捉。

孙思邈身上有着太多的秘密，因此才让他穷追不舍。可他虽和孙思邈只交锋数次，却一次比一次心惊，一次比一次应对艰难。他实在不知，下次还有没有这个运气捉住孙思邈。

可他很快发现，考虑这个问题实在也有些太早。

“啵”的一声轻响，大石后“嗡”的一声，然后就有片乌云从大石后飘了出来，眨眼间就到了他的而前。

李八百狂吼一声，单刀急挥，身形倏然倒了下去，几乎平贴着青草倒飞了出去。

可倒退时，“叮叮叮”声响不绝，那乌云击在泼风刀上，如同暴雨打在梨花之上，闪耀着一溜溜的火光。

火光如花，花又惊诧了夜晚，炫丽非常。

李八百却没有半分美丽之感，却如同见鬼一样。他只感觉一点锐利刺入他的大腿，转瞬透腿而出，没人地下。

他持刀的手臂竟有些发麻，射来的东西密集而细小，但撞击之力实在让人毛骨悚然。

这是什么东西，恁地这般犀利？

这又是谁，居然躲在石后来暗算他李八百？

转念间，李八百却和孙思邈拉远了距离，而那无赖一退之下还未再击，见到这般情形，神色间也有分骇然。

就见一人从石后跃出，一把拉住了孙思邈的胳膊向山巅蹿去。

李八百急怒攻心，刀一划，刺在地上，竟阻住退势，喝道：“追！”他不顾腿伤，飞扑而上，几乎和那无赖同时纵到山巅之上。

山那头，悬崖陡峭，有淮水激荡而过，洗刷天地间的浑浊。

就见两点黑影从半空可落，直入滔滔河水之中，浪花飞溅如雪，过后，天地间仍是黑朦朦的一片，静寂依然。

只有那河水奔腾，永无止歇。

李八百立在崖上，望着那河水，看起来要跳下去的模样，终于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转头望向那无赖道：“刚才你有机会拦住他们，孙思邈和慕容晚晴本来逃不掉的。”

方才生死一线虽是突然，李八百还是看清楚蹿出来那人的模样。

清水的容颜，倔强的鼻梁。

救孙思邈的就是慕容晚晴。

慕容晚晴竟没有逃。

她非但没有逃，甚至料到孙思邈退却的方向，早早地埋伏下来，就等最后刹那间出手，尽自己那点微不足道的力量。

她居然救走了孙思邈！

这女的恁地这般心思，如此坚持，这般胆大？

她不知道若不成行，就可能死吗？她这般舍命是为了什么？

李八百想到这里，心中暗恨，发誓下次无论如何要先把慕容晚晴劈成两半。可一想到那不可一世、又带分情殇的刀光，李八百心中又有些颤抖。

慕容晚晴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他这次没有低估孙思邈，但低估了慕容晚晴。

那无赖抹了把脸，又恢复了嬉皮笑脸的神色：“小弟没有八百兄的身手，绝躲不开暴雨梨花的。”

这时桑洞真才气喘吁吁地赶到，闻言诧异道：“什么‘暴雨梨花’？孙思邈……逃了？”他虽然道术不差，可功夫比起李八百几人来，

还差了很多。

众人均通法术，但法术为表，功夫为本。在这场龙争虎斗中，法术看起来已是鸡肋，要拼的还是手底的功夫。

桑洞真一直觉得自己道术、功夫都不差，可今晚才发现，竟离李八百等人差了好大的一截，不由讪讪的。

同时心想，不知师尊和这几人比起来，高下如何。

李八百这才感觉腿上抽搐地疼，不答桑洞真的问话，一瘸一拐地走到方才那块大石旁，缓缓蹲下去，看了半晌，才拿起一块地上的石头仔细查看，石头上好像长了一朵花。

石头上没有长花，但长了一根针，夜幕下散发着淡银色的光芒。

桑洞真见了，骇然道：“这是？”

石头坚硬，那银针竟然刺在石头当中，不知要多大的力量才能做到。

李八百对他仍不理会，也知道他很多事情不知，突然望向那无赖道：“你见多识广，可见过有别的机关能把一根银针发挥出如此霸道的力道吗？”

“没有！”无赖肯定道。

李八百若有所思道：“听闻暴雨梨花是一种罕见的暗器，本来是綦毋怀文所造，工序复杂。綦毋怀文倾一生之力，铸刀无数，但只铸造了七柄可堪干将莫邪的宝剑、六筒可说是绝天灭地的暴雨梨花。”

那无赖望着石头上的银针，脸色也有分异样：“八百兄说的不错。”

“七柄宝剑，应该有六柄在斛律明月手上，一柄被綦毋怀文带走，如今却在孙思邈的手上，这说明孙思邈极可能早和綦毋怀文有了联系。”李八百整理着思路，“暴雨梨花有六筒，但荇五筒是在五行卫手上……”

桑洞真微微一震，想起在响水集时，五行卫打出的那片乌云，这才知道他们手上拿的就是綦毋怀文所制的暴雨梨花。

好凄美的名字！好霸道的暗器！

“那最后一筒暴雨梨花为何会在慕容晚晴的手上？难道她也和綦毋怀文有什么瓜葛？”李八百说出心中的困惑。

那无赖又在挖着鼻孔：“小弟对这女人没什么了解……”

“慕容晚晴本鲜卑慕容氏之后，慕容绍宗的幼女。慕容绍宗在齐国赫赫威名，但死后，慕容家就一蹶不振。长子慕容士肃自恃功高，在

武成帝高湛在位时竟公然造反，结果自然是被斛律明月杀了。”李八百看起来不但知道慕容晚晴的名字，还对她的底细很了解。

可慕容晚晴一直隐藏着身份，知晓其底细的寥寥无几，他怎么会对慕容晚晴知道得这般清楚？

“不过，当年斛律明月主张只诛首恶，建议齐国朝廷对慕容家不再追究。”李八百又道，“不过，武成帝不同意，执意斩草除根。结果，齐境的慕容家被杀之人达数百，菇容绍宗剩下的几个儿子慕容夺帅、慕容夺印、慕容三藏和女儿慕容晚晴都逃了出去，一直伺机复仇。”

顿了片刻，李八百淡漠道：“不过邺城长街血战，慕容夺帅和慕容夺印都被兰陵王所杀。这个慕容晚晴跟上了孙思邈，这般拼命救他，想必是想请孙思邈为她复仇了？”

那无赖摸摸鼻子道：“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是慕容家一直想要复仇，这才和被齐国所害的綦毋怀文有所联系，而慕容晚晴的暴雨梨花就是得自綦毋怀文呢？”

李八百缓缓点头，喃喃道：“那綦毋怀文在哪里呢？”

他言语中现出少有的热切，妖异的目光中却露出浩然大志。

桑洞真没有留意他的表情，心中嘀咕，不知这两个人说这些无关要紧的事情做什么。

他却不知道，这看似不紧要的谈话中，不知藏着多少烽烟升腾。

“如果綦毋怀文没死，他就可能再铸剑，也可能再做暴雨梨花，慕容晚晴手中的那筒，未见得就是六筒之一。”桑洞真自以为见识独到。

“绝不会！”李八百立即否认，倒让桑洞真困惑不解，不知道李八百为何这么肯定。

那无赖也跟着点头，转瞬淡淡一笑：“八百兄为何对这件小事这般执著呢？”

“是呀。”桑洞真放下困惑道，“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孙思邈，他中了我的离魂刺，只需三天，就会变得和白痴一样，那是我们抓他的好机会。”向悬崖那面望去，闻河水滔滔，桑洞真暗自皱眉。

他一直信自己的手段，更信离魂刺的力量，可不知为何，眼下却没有那么内信。

那无赖哈哈一笑道：“不错，桑道长的离魂刺必定不会让我们失望，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孙思邈。”

他看似热切的表情下，藏着一股冷淡，似乎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

桑洞真并未看出无赖的内心，只感觉得到知己，心中一热，才待应和，就听李八百淡淡道：“不用去找的……”他又到了崖前，望着河水奔腾，幽然道：“天师有灵，会让他来找我们。我们……等着就好。”

暗夜幽幽，他言语中更有分幽冷之意，目光只是望着那河水流转，抬头又望向天上的明月，其中藏着无尽的冷酷之意。

天上有月，月正明。

月虽明，天却未明，夜漫长且冷。

茫茫的河水上，突然“哗啦”一声响，慕容晚晴从水中探出头来，喘了一口气。

她还没死，孙思邈也没死。

她望着身边的孙思邈时，目光露出极为古怪之意。她自负水性，不然也不敢带孙思邈从崖上直落百丈，坠入淮水。

落入淮水，还有很大的活命机会，留在山巅，必死无疑。

她落水前，尚在考虑孙思邈，不知道这几乎无所不能的人会不会水，可她很快发现她的担心是多余的。

孙思邈昏了过去。

他毕竟不是铁打的，这番争斗耗费他太多的心力，更何况他早早中了离魂刺，流血不止且中毒很深。

桑洞真的一击，若是旁人中了，这刻只怕早没命了。

孙思邈昏在了水中，但一沉之下，很快就浮到了水而，随江水流淌而走，如同一叶轻舟。

反倒是慕容晚晴不停地换气拼力，才跟得上孙思邈的漂流。

她很有些骇然孙思邈的本事，世上也有水性很好的人可随波逐流，但昏迷中竟然还能这般作为的，她真的从未见过。

孙思邈更像是融入了水中，这又是什么功夫？

慕容晚晴想到这点的时候已感乏力，她一口气游了不下十里，到这里时很有疲惫之意。可下步如何去做，她很是茫然。

带孙思邈上岸，那李八百等人会不会沿途追过来？

孙思邈什么时候会醒？

若孙思邈一直昏迷，她怎么来对抗敌人的追踪？

一直就这么漂下去？慕容晚晴有心无力，感觉手脚有些麻痹。正为难的时候，河面上突然有一点暗影向她袭来。

慕容晚晴一惊，转瞬发现竟是一根竹篙，竹篙当然握在一人的

手上。那人驾着小船，不知何时从下游而上，到了他们的身前。

慕容晚晴心思转念，立即想到，船上的船夫看到河上漂人自然要搭救，却不是想要暗算他们。

一念及此，她立即伸手拉住竹篙，同时握住水面上孙思邈的手掌。

果不其然，竹篙那端的人双臂用力，将慕容晚晴和孙思邈缓缓拉上船来。

慕容晚晴上船时，只见到夜色朦胧，船上那船夫戴着个斗笠，夜色下身影孤独，根本看不清本来的面目。

如此夜晚的河上，宽广寂寥，如此孤舟，舟上又是这么孤独的一个人……任凭谁见了心中难免都有些异样。

慕容晚晴心中突然动念："如此深夜……怎么会有人行船，此人难道心怀叵测？这人恁地大力，竟能将我们两个人轻松地从河中拉起？"

她毕竟多经险恶，事事都比别人多想一层，上船后，悄然凝力，望向那船夫，似感谢实戒备道："多谢阁下出手相救……"

陡然一怔，看清那人的面容，慕容晚晴失声道："怎么是你？"

刺心

第八章 流星

夜色朦胧，河水亦朦胧。

似有雾气腾起，笼罩在淮河之上，船行水上，如梦如幻。

可慕容晚晴目光敏锐，已看清了那船夫的面容。那船夫带着个蓑笠，遮裆住脸上的大半面容，可脸上那道狰狞如蚯蚓蠕动的伤疤却清晰可见。

慕容晚晴见到那面容，惊诧十分——心惊三分，诧异七分。

她不久前见过这船夫——那船夫正是当初载他们过淮水的那个船夫，这船夫曾送孙思邈一把碧绿的短剑。

剑名“凶年”！

那船夫不语，只是回到桨旁，轻轻地摇动。

船本顺水，再加那船夫运桨击水，轻快如鱼般地向下游的方向行去。慕容晚晴问的话，船夫似乎没有听到，也似乎听到了，但不想回答，也没有必要回答。

他本来就是个行船淮水的船家，碰到慕容晚晴和孙思邈有何稀奇？

慕容晚晴盯着那船夫的背影，心中的疑惑如河面的雾气蒸腾，忍不住又道：“你究竟是谁，为什么要救我们？”可她最困惑的是，这种时候，这船夫在河上做什么？难道早知道他们会落在水中？

可就算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会跳进河水的！

上前一步，慕容晚晴忍不住手握剑柄，执意想要问个清楚。

她虽感觉那船夫并无敌意，在船夫赠剑给孙思邈时，便分析此人认识孙思邈，赠剑是报答孙思邈的恩情。

可此时此刻，雾气朦胧，给那船夫凭添许多诡异和谜团，让慕容晚晴心中很是不安。更何况，她一直怀疑，这船夫本是她一直在寻找的一个人。

许久，雾气似淡，那船夫的背影却更朦胧。

“救人……难道有错吗？”那船夫终于开口，声音干涩，似许多年未曾说话，很不习惯。

慕容晚晴一怔，一时间心绪起伏，只感觉这普普通通的一句话中不知包含多少沧桑寂寞、感触思绪。

她呆呆地立在船头许久，松开了剑柄道：“救人没错，但也要看有些人值不值得救了。”

她是有感而发，想起孙思邈救人反遭暗算一事，心中难免忿然。

船夫再没了言语，似乎方才那句话也不是他说的一样。

慕容晚晴等了许久，终于苦涩一笑，回转孙思邈的身边坐了下来。她直觉中，这船夫不会害孙思邈，更何况，他们眼下离李八百等人只有越来越远。

越远岂不越安全？

既然这样，她何必执著去问船夫为何救他们？救人的人，应该不会有错的。

坐在船上，终于向孙思邈望去，慕容晚晴心中微颤，她看到的是一张平静甚至有些纯真的脸。

没有往事如烟的沧桑，没有遭人暗算的愤怒，没有中毒深刻的痛楚……

有的只是平和、宁静，其中还带分执著的淡然——他执著的究竟是什么？

这多少有些出乎慕容晚晴的意料，她呆呆地望着那张脸，亦是从未那么仔细地去看孙思逸的脸。

那一刻，她只在想，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问题她曾反复问过向己，但从未有过答案——或者说，她抗拒那个已知的答案。

她离孙思邈前所未有的近，但不知为何，却感觉彼此间天水相

隔那么地遥远。

一念及此，她感觉河面流风满是寒意，心中突然有股凄凉之意。

就见孙思邈眼睫似乎动了，慕容晚晴忙移开了目光，心中剧烈地跳动，同时也在诧异自己的心跳为何这么猛烈。她怕孙思邈见到她的关切，还是怕孙思邈见到别的？

良久不闻孙思邈的动静，扭头冉望，才见他仍旧是昏睡不醒。

方才不过是风动……或者是心动？

慕容晚晴舒了口气，自己也不知道是轻松，还是失望。

她抱膝船头，望着天上星辰点点，想到月余前自己去救他，和现在出手救他的用意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会不同？难道是因为一路跟随他的缘故？不可能的！我救他，只是为了继续跟着他！可真的只是为了跟着他吗？好像是，也好像不是……

苦涩地摇摇头，突然眼前一亮，慕容晚晴只见到遥远的天边有一颗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从空中划过。

她心念才动，那流星就消逝不见了。

自古以来一直都有个传说，天上有流星划过时，若能在流星未消失前许出心中愿望，事无不成。

她见到流星消逝，心中有分懊丧，只是因为她还没来得及许愿——许一个许多年来就盘桓在她心头的愿望。

每次都是如此，未等开口，机会就消逝了。她心中懊恼，想到，只要再有一颗流星，我一定能够说出……

天边光华一闪，竟又有流星出现。

梦幻的淮河，本近梦幻的江南，梦幻的江尚，又见梦幻的心愿。

她心中一惊，那愿望到了嘴边，却不知为何，硬生生地压住，不知何时，她竟感觉那愿望非但不能许，甚至想想都觉得心悸，扭头向孙思邈望去。

孙思邈也在看着她……

这次无风吹拂，孙思邈不知何时已然醒来。

慕容晚晴心中一跳，想要移开目光，却又觉得太着痕迹，故作平淡道：“你……怎么样了？桑洞真下的什么毒？”

“离魂刺。”孙思邈嘴唇有些苍白，目光掠过慕容晚晴，看到那行船的船夫。事情变化突然，他神色却带分了然，竟没多说什么，只是

盘膝坐起。

那船夫救孙思邈的时候不热切，知孙思邈醒来亦淡然，更没有说上一句。

他们俩人之间似乎有种默契——不需要言语的默契。

那船夫只是寂寞地划着船，划向寂寞的天水之间。

每个人活着都有个目的，那船夫的目的似乎只剩下划船。

“离魂刺很厉害吗？”慕容晚晴觉得应该表现下关心，可又不想把关心的意思表现的那么明显，转瞬就道，“你医术厉害，多半能够自救吧。”

孙思邈缓缓道：“离魂刺本源自茅山宗招魂一术，听闻，中者三日内三魂七魄就会离体，变成白痴。”

慕容晚晴心头一震，河水的微茫在眼眸中闪动，看着孙思邈道：“我看不出你有变白痴的潜质。”

孙思邈微微一笑，似牵动了伤口，眉头跳动了下。

“你比桑洞真看得远。”

他似自嘲，似玩笑，提及桑洞真的时候，脸上只有惆怅，并没有被暗算后的愤怒。他不为别人的过错而愤怒，只为世人的挣扎而惆怅。

慕容晚晴说的不错，离魂刺虽毒辣，但他在贴树之际，已潜运内力，将大部分毒素顺血逼出来。

他现在伤得重，毒中得并不深，离魂刺的毒性并不让他太过担心。他入水的时候，立即运用道术中“水逝”一法，顺水而走，让天地间的力量帮他疗伤。

天之道，本是损有余而补不足，人循天道，若善用水，就不必如慕容晚晴在河中那般挣扎劳累。

这本是极为玄奥，但又简单的道理，知道的人或有，似真正会用的人不多。

如今他虽全身乏力，但终究去了生死之威胁。

慕容晚晴看着那张脸的笑、那张脸的愁，突然感觉船融入了天水之间，河面苍苍，心却淡然。

原来天水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遥远的是彼此心中的距离。

“你方才在想什么？”孙思邈看着天空。

他看似在运息调气，心中却想，她救我时用的是暴雨梨花……

孙思逊的目光若有意若无意地看向行船的船夫，心中又想，暴

雨梨花的下落，他是知晓的，慕容晚晴手上有一筒，却是谁都没有料到，我对她知道得实在太少，甚至不知道……她是否真的是慕容……

终究没有再想下去，孙思邈嘴角带分微涩的笑。

慕容晚晴却未留意，她只是低着头琢磨着孙思邈的问话，轻咬红唇道："我为何要对你说？"扭头望向天空，她心中似有后悔，许久才望向孙思邈，见他好像是随口而问，不由失落。

慕容晚晴抱膝船头，望着夜空，许久才道："我一直在想小时候的事情。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坐在船头看着夜空，寻找着流星，许个心愿。"

"慕容绍宗的儿女，原来也有这种柔情。"孙思邈轻声道。

慕容晚晴心头又跳，沉默许久后才道："那时是夏天，也是在船上。月亮很圆，但很朦胧，坐在船上，随着水慢慢地走，看着两岸的野花烂漫，看着那江上的渔火好像流萤一样在闪动，偶尔会等到一颗流星闪过，我就兴奋得如过年一样。"

她痴痴地望着夜空，如同坠入那逝水的流年。

孙思邈从侧面看着她的脸，只见到她眼眸中蕴含着水波一样的微芒，他眼眸中的光芒却像天上指路的那颗星。

他眼中的光芒益发的明亮，可她眸中的微芒慢慢地凝结成了冰。

"许多年过去了，许过多少愿望忘记了，许过什么心愿也不想去问忆，就连许愿的心境都变了。"

孙思邈静静地望着她，本想说些什么，犹豫片刻，改口道："那有什么没有变呢？"

慕容晚晴顿时茫然，望着那点点繁星，如同那流泪的眼。

"我复仇的心，从未改变！"终于开口，慕容晚晴用自己也不相信的冷漠道。

孙思邈眼中闪过分怜悯，但亦如流星……

"你拼命救我，是为了让我帮你复仇？"

"是！不然是为了什么？"慕容晚晴言语犀利，却不敢去看孙思邈的眼。

孙思邈脸色似有苍白，望向夜空道："你我之间的来往，实在难算。"沉默许久，他才道："好，那我们就和苍天赌一把。"

"赌什么？"慕容晚晴诧异道。

"你想好心愿，今夜若有流星再过，我帮你实现愿望。那样……

我就可以还你相救之恩了。”孙思邈如是说，可眼中光芒黯淡。

慕容晚晴一诧，却没有立即抬头望向星空。

风动衣衫，繁星渐远，迷离一片……

突然，真的有流星闪过，那所有的光芒刹那间仿佛都进了孙思邈的眼，他看着那流星消逝后，这才扭头望向了慕容晚晴。

慕容晚晴移开了目光，幽幽道：“我听人说过一句话，现在觉得很有道理。”

顿了下，知道孙思邈在听，慕容晚晴继续道：“急于报恩的人，是因为怕……怕担当以后的责任。”

“你觉得我是那样的人？我怕担当什么？”孙思邈脸上迷雾又起，不闻回答，淡淡道，“我输了，你可以说出心愿了。”

那清水一样的眼波从孙思邈身上缓缓漫过，又投向苍茫的夜空。

许久，许久，慕容晚晴才道：“我的愿望就是希望你这几天好好地养伤，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实现。”她说完这句话后，嘴角带分轻淡的笑意，思绪又回到了许久许久以前。

那时或许没有流星，但有发自内心的心愿。风遗尘整理校对。

孙思邈突然怔住，眼眸中蓦地光芒闪亮，如同夜空上那最亮的一颗星。

衣衫在动，但无风。水在流淌，却静然。

淮水没有了盘山时的奔腾，去势益发地缓慢，前方地势渐渐开阔，突然现出一个好大的湖来。

湖水碧波如镜，一望无垠，烟波浩淼，有飞禽惊动长掠而过，在空中画出优美的弧线。一声声的鸣叫清脆而又苍远，更显湖水宁静和辽阔。

慕容晚晴眼前一亮，被那苍茫的云水、美丽的湖面所吸引，一时间竟忘记了所有的心事，只盼这船就这样划下去，永远没有尽头。

船一转，荡入湖中纵横交错的水道之中。

秋意渐浓，湖面没有了夏日的荷花争艳，只余浮萍漂荡，满目碧绿。

那船夫轻动双桨，船过荷叶而走，不多时就深入大湖深处，回头望去，完全寻不到来路。

“这湖就是破釜塘了。”孙思邈低声道。

声音虽轻，慕容晚晴却是心头一震，立即从那缥缈的思绪中回

到冷酷的现实之中。

他们还在被五行卫追杀，李八百等人显然也不会放过他们。

当初，众人决定到破釜塘躲避时，桑洞真也赞同，眼下桑洞真会不会带李八百寻到这里？

更让慕容晚晴困惑的是，那船夫为何把他们带到这里，他和孙思邈之间究竟有什么秘密？

霍然扭尖望去，见到孙思邈正看着她，慕容晚晴心头一震，不由冷冷道：“你看我做什么？”

孙思邈笑笑道：“我还是更喜欢看你无忧无虑的样子。”

慕容晚晴微怔，脸有些发红，本想说些狠话，不知为何，只是转过头道：“我们来这里做什么？我们接下来去哪里？”

她脑海中的问题接踵而至，心烦意乱，却不是为了那些问题。

船身一震，原来已靠在湖中一处浅滩之上。

浅滩沙如雪，有绿草依依，上有茅屋两间，简单非常，又有超脱红尘之意。

孙思邈缓步站起，下船入了茅屋之中，慕容晚晴怔怔地跟随，见茅屋简陋，但日常所用之物一应俱全。

听有水声，她回头望去，见到那船夫却没下船，划船远去，不由失声道：“他去哪甩？”

“你放心好了，他还会回来的。”

孙思邈缓缓坐下，盘膝继续调息，再无言语。

他伤势不轻，但神色一直从容，不大的工夫，像已入定，脸色苍白缓去，有了分微红。

慕容晚晴本有些慌乱，见孙思邈入定下来，也跟着静下心来。

看了孙思邈半晌，慕容晚晴摇摇头，四下望去，只见湖中金光荡漾，有如万千金蛇舞动，霍然向东望去，见一轮红日升起，这才意识到天亮了。

她走出茅屋，坐在沙滩上望着那红日冉冉，嘴角不由又浮起分笑容。

直到日上三竿时，她才起身回到茅屋，见孙思邈仍在入定，知道他在运气疗伤，并不打扰，悄悄地转转，很快找到了米缸。

之后的事情倒是自然而然。她生火淘米，添水熬粥，见房后挂着些野味腌菜，细心洗净切碎下到稀饭中。

等一切做好，她这才去湖边洗手洗脸。

就见那湖水的倒影中，有个女子眉黛春山、清容恬然，她竟不由地呆了，心中那一刻只是想，我多久没有见到自己这般模样？我原来也可以这么安然？

她痴痴地望着自己的模样，蓦地心中有分悸动，因为她知道这份安然绝不会保持多久。

突然伸手从湖边捡起块鹅卵石，用力地击在水面，水中的女子被水纹掩盖，消失不见，但没过多久，又清晰地现在水中，只足眉黛紧锁，似有什么为难的决定。

终于摇摇头，闻到米粥的香气，她快步回转，盛了两碗粥，虽然有些饥肠辘辘，却不急于去吃，只是坐在屋外，双手支颐看着孙思邈。

见孙思邈缓缓睁开眼望过来，慕容晚晴立即放下双手，恢复了冷漠的样子，“粥好了，你能吃吗？”

孙思邈精神无疑好了很多，昨夜的重创在他身上好像只如流年中的一点波折，却掀不起岁月的风浪，只是他略有诧异的样子。

“不想姑娘还有这般手艺！”

慕容晚晴脸色更冷：“你以为我就只会杀人吗？”她冷着脸去端了那两碗熬了一个时辰的稀饭来，硬梆梆地放在桌上。

孙思邈反倒笑了，并不多说，大口大口地竟很快吃了大半碗稀饭，叹口气道：“我很久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稀饭了。”

慕容晚晴眼中闪过分光辉，只吃了几口，调羹拨弄着稀饭，淡淡道：“你只是太忙，无暇吃的。若是想吃，机会很多的……”

孙思邈一口稀饭喝快了，突然咳了起来，脸色有些涨红。

慕容晚晴脸色倏变——变得极为难看，冷冷道：“你不喜欢吃，就立说好了，何必勉强呢？”

她这股火发得实在有些莫名其妙，转身冲出了茅屋。到了房外，却又站住，她心中在想，很多事情命中注定的，我怎能改变？

天蓝水青，荷绿沙白。

她立在那里，鼻梁中有分酸楚，似要落泪，却强自忍住。

听闻身后有脚步声响，她知道孙思邈走了出来，想要离去，可脚下却不听使唤。

孙思邈走过来，和慕容晚晴并肩而立，望着那一望无际的湖面，突然道：“你可知道这破釜塘有个传说吗？”

“不知道。”慕容晚晴冷冰冰道。

孙思邈笑得风轻云淡："破釜塘古时本称'富陵湖'，在东汉末年才称作'破釜塘'。南望有丹山，又称老子山，相传道家始祖老子曾在那山上炼过丹。丹山之南，又有龟山，山形如龟，地势扼要，秦汉以来，一直都是用兵之地。"

他突谈如烟往事，神色唏嘘。他怎么对这附近这么熟悉？

慕容晚晴蹙着眉头："你若有空，还是去运气疗伤的好。很多事情，你不该关心，我……也不关心。"

"那你关心什么？"孙思邈蓦地反问。

慕容晚晴脸又红，如晚霞灿烂，半晌才道："你说的传说是什么？"

"传说中，以前的破釜塘上，曾有个宫殿。"

慕容晚晴望着眼前的碧波万顷，幻想着湖上有个宫殿的样子。这不仅仅像是传说，更像是个神话。

可神话并非凭空而出，沙漠埋没的古城、大水淹没的宫殿，甚至一段文明都会蓦地被苍天湮没，这些事情现实中的确真实地存在。存在并等待人们去发现！

她竟没有太多吃惊的表情。

孙思邈远望湖水道："那时候，这里还应该是平地，只是被湖水围绕。那宫殿辉煌无俦、藏宝难数，其至皇宫都难以媲美。宫殿的主人，亦是惊才绝艳的天才，建那宫殿的目的，却是想以此为根基，实现生平大志。"

"后来呢？"慕容晚晴问道，声音中有分异样，心中在想，该来的终究会来的。

"后来，那人离开了他的宫殿，死在了外边。这宫殿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水淹没，沉入了湖下。之后，有不少人知道这个秘密，屡次到湖底打探，但均没有下文。"

"没下文是什么意思？"慕容晚晴不由道。

孙思邈眼中一丝怜悯，缓缓道："意思就是，那些打探的人再没有出破釜塘！"

清风从湖面吹来，突地带了分森森凉意……

慕容晚晴好像也打了个寒颤："你是说，他们都死在了湖底？"

"有人说宫殿的主人离去时，曾下过符箓咒语，凡入他宫殿之人就会变成宫殿的守护幽灵，不得再出。"孙思邈脸上又有迷雾升起，"也有人说，所谓的宫殿不过是破釜塘里的水鬼流传到人间的传说，勾引那些贪婪的人入内，然后索取他们的性命以求转世投胎。"

慕容晚晴有些怔证。水鬼骗人入水，然后索命投胎转世的传说，她也知道。

可她思考的是，孙思邈和她讲这些做什么？

她想的远比一般女子要多得多！

沉默良久，慕容晚晴道：“我也听过破釜塘的传说，但和你说的有点不同。”

孙思邈眉微扬，有些讶然的神色。

“或者说，不是有点不同，而是有很大的不同。”慕容晚晴知道孙思邈望过来，但只是用手撩了下额头垂落的发丝。

风吹发乱，心似更乱。

远望天蓝湖清，慕容晚晴眼中却似有层迷雾，半晌没有下文。

孙思邈却只是静静地等待下文，没有半点催促。

不知多久，慕容晚晴总算接下去道：“传说中，这里的确有个宫殿，叫做清领宫，那是在东汉末年建立的，宫殿里也的确有个主人。这里本来叫‘富陵湖’，后来因为那个主人才被改名成‘破釜塘’……”

她说的这些，和孙思邈讲的大同小异。

孙思邈却听出些关键的不同，皱了下眉头。

他说的传说很是虚渺，若听的人不细心，不明原委，多半只是以为是个虚无缥缈的传说，但慕容晚晴却把一切问题落实在一个人身上，事情的发展也就脉络清晰起来。

这里改名为“破釜塘”，本来是因为一个人，是谁有偌大的魔力？

“那主人改名‘富陵湖’为‘破釜塘’，本意取自楚汉相争时，楚霸王项羽破釜沉舟的典故……”

“楚霸王破釜沉舟，终破强秦。清领宫的主人也想如楚霸王般，改湖名为‘破釜塘’，就是想推倒没落的东汉王朝，重建天下秩序……”

“只可惜，那人若论智谋，比起楚霸王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论行军作战、疆场武力，还远不如项羽……”

“那人带兵起义，纵横中原十数年，终究难遂愿望。不知为何，突然染了重病……”

“对了，我还忘记说一点，就是那人若论医术，好像和现在的你不相伯仲。他医术在那时天下无双，但他行医时，却借符箓咒语圣水之名蛊惑百姓盲从。从这点来看，你和他很有不同……”

慕容晚晴说到这里，终于顿了下，不敢去望身边的孙思邈，心

中只想，他和我说的宫殿主人并非一类人，可他和这宫殿主人绝对有很大的关系。

该来的终究会来，难道传说中的符箓禁咒是真的，不然他为何执意到这里？

一阵心悸，她终究继续说下去。

“但他能医人却不能医己，患病后身死，他领导的起义军转瞬烟消云散。而在传说中，他死的那一天，破釜塘附近突然雷电交加、暴雨倾盆，然后淮水猛涨，灌入了破釜塘中，淹没了他亲手所建的清领宫……”

慕容晚晴一口气说了这些，终于望向孙思邈。

孙思邈也在看着她，眼中满是诧异的光芒。

他显然没想到慕容晚晴竟也知道这些事情，而且知道的远比他以为的要多得多！

他接触慕容晚晴伊始，并没有觉察她太多的与众不同，但到了今天，慕容晚晴却给他太多的意外，联想到那筒暴雨梨花，他突然也有分心悸。

不为符箓禁咒，只为一人的心机！

“清领宫的主人是不是本叫张角？”慕容晚晴不待回答地反问，看似平平淡淡，实则石破天惊！

孙思邈无语，只是缓缓点点头，脸上又有沧桑浮现。

“张角本是东汉时期太平道的领袖，习《太平经》，奉黄老之道，医术无双，亦会道法。当年张角凭《太平经》教化天下，却用医术夹杂道法蛊惑民众。十余年间，传徒数十万，势力遍及长江黄河两岸，发动了震惊朝野的黄巾起义！听闻他极具魄力，一夜间，竟号令天下三十六万人跟从，有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响应。黄巾军纵横天下二十年，张角可说功不可没。张角自号‘天公将军’，以天为师，说是天师座下第一弟子，自那后，太平道徒均称天师门下。无论北天师道的寇谦之，还是南天师道的魏华存，听闻都和张角很有些关系。”

慕容晚晴寥寥数语，就勾画出张角起伏跌宕的一生，神色却没有什么尊敬，反倒带分厌恶之意。

“不过，后人都说此人是乱世之首恶。他死后，跟随他的数十万信徒被杀戮殆尽，鲜血几乎填满了这破釜塘……那数十万人，可说是因他一念而死！更有数百万人因为他而流离失所、骨肉分离。”

孙思邈眼角跳动了下，却终究点点头。

“你如何知道这些的？”

慕容晚晴一怔，半晌才道：“慕容家一直筹划复仇，自然会寻找和齐国对抗的一切力量。黄巾军虽烟消云散，但太平道还在。这些人虽被齐国暗中绞杀，但一直到现在还隐在江湖中蠢蠢欲动，我们当然会留意他们。因此……才对他们的情况很熟悉。”

她说到这里，垂头望向了脚尖，意识到自己方才有些冲动，她本不该说这些的。

可她并不后悔。

她虽冲动，但很多话她早就想说了，在她拉着孙思邈的手臂跳下悬崖、落入淮水的那时，她就想说了，她希望孙思邈能明白。

她虽已经做了决定……可这决定却是不能对孙思邈说的。

“原来这样。”孙思邈沉吟道，“可他们既然和你是同仇敌忾，你为何说起他们竟有厌恶的感觉呢？”

他显然很是细心，感受到慕容晚晴今日和往昔很是不同。

慕容晚晴滞住，扭头望向湖水：“或许是因为你说这湖下宫殿的故事，勾起了我的厌恶吧。如果我猜的不错，湖下宫殿可能还有太平道的弟子出没，因为不想消息泄漏，这才妖言惑众，蛊惑人心，说什么张角有符箓禁忌留下、水鬼索命，他们就是不想有人靠近清领宫。这世上，就是因为这些人才乱的。”

孙思邈沉思道：“你为何突然对我说出这些？”

慕容晚晴咬着唇，抬头瞪了孙思邈一眼，“因为我看不惯你自大、自狂，一切都知道却不说的样子。我说这些，是想告诉你，很多事情我也知道的。”

她莫名地又激动起来，狠狠地望着孙思邈，眼眸一霎不变。

孙思邈亦没有避让。

慕容晚晴目光如火，他的目光却如海。

火光一点，闪烁在深邃的海上，有如流星划破了那蔚蓝的夜空。

“其实你说出这些，是想警告我，不要轻易去水下的清领宫？”孙思邈脸上迷雾尽去，露出本是纯真的面容。

他心中想问的是，你如何知道这些秘密的，难道说你真的和这件事情也有关系，只是这种关系你不能对我说？

他没有问下去，因为他始终认为，想说的才会说，慕容晚晴若不想说，他就不会逼问。

慕容晚晴眼中的火变成了水波，她反问道：“你为何要和我谈起这个传说，是不是因为你早决定去清领宫了？”

她心中想的却是，为何你到现在还在瞒着我，难道说你根本不信我，还是我想的一直都是错的，你跟张角没什么两样……

她没有想下去，只因这想法就和她在流星前想起那多年前的愿望一样——不是愿望，而更像是种折磨。

孙思邈沉默下来，终于点点头道：“是。”

清领宫有什么秘密？

为何孙思邈执意要去？

那船夫怎知孙思邈的想法？他将孙思邈带到这里，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个秘密？

慕容晚晴脑子如同要爆炸般想着这些疑问，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什么，失声道：“我明白了。”

不闻孙思邈回应，慕容晚晴目光坚定，坚持说下去道：“‘七月十五，妖魔再生。天公重降，大道太平！’你执意要去清领宫，是不是因为这句话？”

孙思邈脸色微变，再次发现眼前这女子远比表现出来的还要聪颖——她知道很多她根本不太可能知道的事情。

慕容家的人虽然不差，可如何会知道这些？

“传言中，张角虽死，但会重生！”慕容晚晴一言落地，湖面似有幽风阵阵。

人会重生？那怎么可能！

慕容晚晴好像也有些发冷，但仍继续说下去：“天师弟子每在张角死后一甲子的中元之夜最后一刻，就会聚在一起，等张角重生，重尊《太平经》之预言，建立道中秩序，让天下重归太平，我说的对不对？”她问得有些急切。

“的确是有这个传言。”孙思邈目光投远，笑容带分苦涩。

“而一甲子又将到了，是不是？今晚月圆之夜，就是张角重生之日，是不是？我虽不知道你的来历，但你就算不是寇谦之的弟子，恐怕也是天师弟子，是不是？李八百、王远知他们也算是天师弟子，今晚都会聚集在清领宫，等待张角重生，是不是？”

她一连数问，每个问题都让她自己一颗心悸动不已。

很多事情，她虽早知道，但这几个问题，她亦是刚刚想到。

转瞬有个困惑，如果按照她的逻辑，这件事就应该是大师弟子的纷争，那个无赖呢？也是天师弟子吗？

孙思邈脸上沧桑又起，只回了一个字：“是。”

慕容晚晴一怔，一时间反倒无语。

答案来得突然，让她好像一时难以接受消化。

片刻后，她又问：“如果你和李八百同为天师门下，他为何对你下这种毒手？他是为了阿那律？世上真有阿那律这个东西？你……”

她本想问孙思邈是否见过阿那律，如果见过，那阿那律是否在孙思邈的手上。突然见孙思邈目光如电般望过来，慕容晚晴立即收声。

她记得孙思邈曾慎重对她说过，他从未见过阿那律，还问她信还是不信。那时候她回答是信的，这次再问这个问题，明显还是在怀疑孙思邈。

怪不得孙思邈是那样的目光。

目光中没有责备……只有些许的失望。

慕容晚晴读懂那里的含义，顿时歉然。

“兄弟阋墙之事时有发生，更何况天师门下。”孙思邈终于移开目光，若有惆怅道。

慕容晚晴只感觉这句话含意万千，有着说不出的沧桑，沉默片刻，才试探道：“你是想说，你和他们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我只知道，他们走的路，我不会走的。”孙思邈苦涩道，“可世上总有许多人，一定要旁人走他们的道路，这就是祸乱纷争的源头。”

慕容晚晴心一颤，不知想到什么，竟有些痴了。

有鹤舞清空，自由自在。风吹湖面，波纹荡漾。

望着天空那白鹤的自由自在，慕容晚晴只是在想，“我这一生，走的不也是别人给安排的道路吗？难道我会反抗？不……不会的。”

有些慌乱地摇摇头，不敢多想，慕容晚晴立即回到原来的话题，“你受了伤，现在虽能动，似李八百与那无赖和桑洞真等人若在，他们绝不会放过你，你眼下不是他们的对手。你若去了，只怕活不过今晚。”

孙思邈“嗯”了一声，叹了口气。

慕容晚晴心中一喜，立即道：“因此不论如何，不管张角会不会重生，你最好的选择是先养伤，等到你伤好了，再找他们也不迟。你说……好不好？”

她语气突转轻柔，满是商量之意，很是期待地望着孙思邈。

衣袂飞扬，孙思邈立在那里，却有着少见的沉重之意。

“不好。”

慕容晚晴一颗心沉了下来，脸上的温柔瞬间凝结成了冰，她的

一颗心也沉了下去，似乎沉入那深不可测的湖底。

孙思邈转过身来正视慕容晚晴，诚挚道：“我多谢你为我考虑。我知道，你今天说的一切是为了我好。”

慕容晚晴轻咬贝齿，心中不知是喜是忧，只是在想：你若是知道我是为你好，为何还这么执著？

“可有些事情，一定不能回避。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面对，而不是躲避。”孙思邈凝望慕容晚晴的眼眸道，“我出昆仑后，曾对自己说过，我若用剑，就要问问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

“你没有错，错的是他们！”慕容晚晴忍不住道，“你若早些出剑，他们就不可能伤害到你！”

孙思邈一阵唏嘘：“用剑和用兵一样，均是使用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我希望你明白这个道理。”

慕容晚晴茫然摇头，显然不解孙思邈说的深意。

如果不用剑，那学剑做什么？

孙思邈为何突然对她说起这个呢？

她从不介意用剑，受到威胁时更会毫不犹豫地拔剑。在她看来，这世上很多事情一定要用剑解决的。

这个观点对她来说根深蒂固，怎能轻易改变？

“因此我这次去清领宫，希望可以不用剑去面对我要解决的问题。”孙思邈双眸中闪耀着执著，“我这次一定要去，辜负了你的好意，希望你能……”

“我不能谅解。”慕容晚晴冷冷地截断孙思邈的话。

她虽在笑——笑容中却有着说不出的冷然：“我记得，就在昨晚，你还说过，和苍天赌一把，结果我赢了，你说会帮我实现个愿望，还我的相救之情。”孙思邈垂下头来，神色有分不自然。

“我当初许愿说，希望你这几天好好地养伤，请你帮我实现。你做到了吗？”慕容晚晴握着拳。

衣袂抖动，可风静。

“我……”孙思邈抬头起来，脸上写满了歉意。

“你不用找借口了，这世上失信的多了，我早就应该想到，你也是其中的一个。”不待孙思邈多说，慕容晚晴转身快步离去。

她一口气冲到屋后——孙思邈看不到的地方，这才扶壁而立，感觉到脸上冰冷一片。

伸手摸去，错愕万分，我居然哭了，为了什么？

她不知道，也拒绝再去想，扭头看着那亦冰冷如泪的湖水，心中阵阵茫然。

第九章
幻境

孙思邈立在白沙上，任由木屋隔断了彼此的视线。他脸上迷雾又起，缓缓地转过身去，面对镜湖洗天。

那明镜的湖水，如洗的蓝天，照不出他心中所想，静不了他的思绪。

终于坐了下来，他却没有盘膝。

他自入昆仑后，一举一行均有法度，行走坐寝无不练功调息。因为如此，他才能有所成，有所悟，就算没有看到阿那律，也能练成一身超绝的武功。

李八百不信，不信一个十三年前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如今可以击败他，因此始终咄咄相逼，坚信阿那律在他手上。

孙思邈明白这点固执无法改变，可他不介意。

他放松了自己，右手轻托着下巴，食指触摸鼻端，望着远方的湖面若有所思。这是他入昆仑前养成的一个习惯，每当他心乱的时候就会这么思索。

天渐黯，湖水亦暗。

那从湖水东面升起的日头已落到了西面，一半沉入湖中，金光灿灿，形成一个半圆，有如一座发光的宫殿。

群鸟归巢，在那半圆形的金光中画川一道道暗线。

一叶轻舟从那金光处漂来……

孙思邈见到那船的时候轻叹口气，勉强让自己露出微笑，缓缓站起，拍拍身上的尘土，像要放下所有的一切。

突然僵硬了片刻，他缓缓地转过身去，就见到慕咨晚晴从远方走过来——走到他的面前。

“我有些活想和你说。”

她脸上没了泪水，可也没有了冷漠，有的只是些略带苍白的脆弱。

或许这才是她的本来面目，她的冷、她的剑，都不过是避免自己受到伤害的外壳。

可她为何突然就卸下了她的防护？

孙思邈一时想不明白，看着那闪烁晶亮的眼眸，只是道：“你……说。”

“我方才仔细地想着你的每句话，发现有句话很有道理。”慕容晚晴缓缓道。

孙思邈想说，我说的每句话都希望你能好好想想。可他只是平静地笑笑：“然后呢？”

“你说过，世上总有许多人，一定要旁人走他们的道路，这就是祸乱纷争的源头。”慕容晚晴缓缓点头，肯定道，“这句话说得对！不过这世界上也有很多人，习惯了别人给她安排的道路，然后一直走下去、走到路的尽头。”

孙思邈目光微闪：“你说得也对。”

这世上争乱源于每个人要走不同的路，但每个人能走下去，是不是也是因为如此？

慕容家和齐国纠缠多年，慕容晚晴这么说，是不是已准备放下慕容家的恩怨，重选自己的生活？

慕容晚晴笑容有些凄然：“我仔细想想自己的一生，才发现很多儿时的愿望早已淡忘，我如今走的路，是以前从未想到过的。我很是厌倦，也很累，我今天头一次有想走出来的愿望……”

她心中却想，我知道他这一去只怕很难活转，这一路行来，他救我数次，心怀坦荡又无只言片语，我既然知道内情，怎能忍心看他跳下去？可我今天说出这些，是为了他，还是为了我自己？我以前从未有过放下的念头，为何今日会有这种勇气？是不是因为他在我而前？

“你想走出，就能走出。”孙思邈坚定道。

慕容晚晴微微一震，喃喃道：“我想走出，就能走出？”她似有

期待，但也似有分抗拒，很多事情她不敢一个人去面对，毕竟那太过孤单，终究问道：“你可知道，我很久以前曾有什么梦想？”

知道孙思邈无从回答，慕容晚晴幽幽道：“很久以前，我一直盼望……能有个温暖的家——家里有个值得我等的人。我什么都不用去想，只要每天做好饭，等着他回来，而我就在桌对面看着他吃得香甜。”

孙思邈见到那清亮的容颜，如水的双眼，一时间竟然痴了。

天边邵叶轻舟已经靠岸。

船上那脸有刀疤的船夫却没有离开他的船。

他坐在船上，没有招呼孙思邈上船，只是在望着天空那飞翔的青鸟，看着最后一缕昏黄的阳光，缓慢地坠入广袤深远的湖水中。凄婉，但还有分温暖。

那船夫沉默，是不是这时候也想到了他曾经的心愿？

孙思邈呢？曾经的心愿是什么？

天地间只余倦鸟鸣叫，日暮天远。

慕容晚晴没有去望那天地间灿烂多彩的瞬间，她只是看着孙思邈。

“昨晚，我拉着你的手跳下悬崖的时候，很奇怪，我竟然很心安。今大给你做粥的时候，我也忘记了太多太多的事情，我从未那么想放下。我那时候突然发现，原来许久之前的愿望，实现的时机好像就在眼前。”

慕容晚晴秀眸中浮起一层雾，上前一步，再不躲避地望着孙思邈的眼。

“可我一直不知道，你会不会一直坐在桌子的那面，吃我亲手给你做的稀饭。”

话完了，鸟鸣也止似乎风都停了。

可那淡绿的衫子还在轻动，似是那急剧震颤的心弦。

太阳最后的一丝光线完全地没入了湖水之中，夜幕笼罩在天水之间，来得必然，却又突然。

孙思邈眼中略带分诧异，像完全无法体会这一直埋藏着心事、一直以冷漠示人的女子心中细腻而又火热的情感。

慕容晚晴喜欢他？

她这种女子，表达情感怎么会如此热烈？她说的是否真是她想的？孙思邈无从知道。

他们之间毕竟接触的时间太短太短。

他饶是睿智，一时间竟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十三年前，他只知红颜徒惹相思苦，为酬天下访名山。

十三年后，他以为自己看破红尘多磨难，花开花谢一念间。

可事到临头，他才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超然。

如此深夜如斯风，突然有这么一个温婉的女子向他诉说着心愿，任凭哪个男人都是难以拒绝……

日已落，月早升，不知不觉地爬上了树梢，从空隙中偷窥人间的悲欢离合，情仇恩怨。

月正圆，有清辉洒落。

慕容晚晴眼中的雾渐渐地凝成了霜，她不知不觉地退后一步。

虽只一步，但感觉咫尺天涯那么地遥远。

孙思邈仍在沉默。他也发现，原来很多事情说时容易改变太难。

慕容晚晴转过身去，看着那天边的月，月冷如她脸上的颜色。

“天上月圆，人间月半。”

不知怎么想到了这句话，慕容晚晴心中一阵酸，她不知用了多大的努力，将这种心酸压为平淡，然后用这种平淡说道：“看来你不是个安心坐下来吃饭的人，我也不是能够安心做饭的人。”

她心中在想，愿望毕竟是愿望，这么多年了，怎能实现？一切都是命运安排，根本无法改变。

孙思邈有些艰难道：“我……”

“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慕容晚晴淡淡道，“这不过是我一厢情愿。”

孙思邈脸上迷雾又起，心中叹息，转身就要向那船夫行去……

既然无言，何必多言？

“等等，你还输我一个愿望。”慕容晚晴突然道。

孙思邈止住脚步，半晌才道：“我能做到的会尽力去做，就是不知……”

“这个愿望，你一定能帮我做到。”慕容晚晴望着那萧索的背影，“我知道，你今晚一定要去清领宫，可你并不想我去的。”

“你要去？”孙思邈听出她的言下之意。

“是的，我要去！”慕容晚晴坚定道，“你既然无法满足我留下来好好养伤的愿望，带我去清领宫这件事，总不能推搪了。”

见孙思邈沉默，慕容晚晴补充道："我跟随你这么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最后只请你做这件举手之劳的事情，你也无法帮我做到吗？"

"最后？"孙思邈霍然转身，很是意外。

"是的，最后！"慕容晚晴不看孙思邈，轻淡道，"今晚的凶险，我已嗅到，我只怕这是你的最后一晚，这时若再没有要求，恐怕只有到地狱找你讨要了。"

停顿片刻，她又道："不过你放心，就算你今晚不死的话，我也不会再缠着你。我要跟着你去清领宫，只是想看看，天师门徒究竟是什么角色。看过之后，你我再不相欠。"

她说得极为坚决，眼眸中却有分决绝的伤感。

孙思邈本想问："你难道不想让我帮忙复仇了？所有的事情本和你无关，你坚持去清领宫，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不信慕容晚晴说的缘由，可犹豫片刻，只是道："好，你上船，不过你要记得，你只能看。"

慕容晚晴点头，再不多说，快步到了船上。

那船夫有些古怪地看着她，可等孙思邈上船后，他仍旧一言不发，只是划船离岸，向东北的方向驶去。

那船夫和孙思邈之间似乎有种默契，完全不必听孙思邈说什么，就知道他的用意。

可那船夫怎么会知道清领宫在哪里？

船夫和孙思邈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清领宫诡异森森，慕容晚晴不怕死，孙思邈不怕死，这船夫难道也不怕死？

慕容晚晴愈发觉得这船夫身上有着太多太多难以理解的秘密，可她没有兴趣去探寻，她只是看着天边的月。

月儿也在看着她。

没有流星，也没有了心愿，没有心愿的人活在世上，又是为了什么？

她那一刻只感觉一股酸楚涌到鼻梁，可她昂起了头，不想让自己再次软弱下去。她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却没有留意到孙思邈正在看着她，眼眸中的光芒有如那流星的一瞬。

一瞬，好似万年。船又靠岸。

慕容晚晴微惊，立即抛却了所有的离愁哀怨，恢复了以往的警觉。

那船夫如果是带他们去清领宫，那清领宫显然就应该在附近。

在慕容晚晴想来，自张角死后，清领宫虽沉入湖底，但天师门下多半费心寻找，只怕早有规模。那些人既然散布离奇流言，不让寻常百姓靠近，这附近想必也戒备森严。

想进入清领宫，绝非简单之事。

不想举目望去，只见到前方仍旧是个荒滩，并无人烟。

荒滩不小，但野草杂生，有飞禽栖息，闻有人声，均是冲天飞起，鸣叫不息，似乎责怪陌生来客造访。

慕容晚晴蹙眉暗想，这地方显然不是经常有人来的地方，那船夫带他们来这里做什么？

那船夫跳下了船，默默地向前方走去。

孙思邈并不多问，像是极为信任那船夫，跟随他到了荒滩的一角。

那里有堆已风化的乱石，上面爬满了纠缠的藤蔓，石头上青苔深绿，模糊了乱石本来的颜色。

慕容晚晴见孙思邈和那船夫立在那里，桩子一样，忍不住问道："我们不是要去清领宫吗？"

依慕容晚晴想来，天师门下一直镇守着清领宫，肯定在其中常常出入，入口更是会守备森严。这里最少有十年没有人来过，当然不会和清领宫有任何关系。

不想，孙思邈道："这里就是清领宫。"

慕容晚晴讶然，不待询问，那船夫蹲了下去，用颤抖的手拨开了乱石上的藤蔓，突然一咬牙，用力去扳动一块石头。

大石没有动静。

那船夫脸上露出分悲哀之意，不待再用力，孙思邈俯身上去，轻轻伸手一扳，就听到"咯咯"声突然传来——如同地狱鬼魂传出来的声响。

夜筋四垂，秋风从湖面吹来，很有些冷意。

慕容晚晴虽有些吃惊，可双眸仍睁得大大，看着地下声音传来的方向。

岩石缓慢地闪开，现出个黑洞。

阴森中略带着异味的空气从黑洞中传出来，似乎地狱中的所有孤魂野鬼在那一刻倏然冲了出来。

慕容晚晴竟没有惊惧。她立即想到，这里恐怕就是清领宫的入口，但这和她以前想的完全两样。

清领宫自张角后，不就沉入了破釜塘水底了吗？她一直以为，要入清领宫必须泅水入内，哪里想到入口竟然在荒滩之上。

可这入口显然是很多年没有开启了，不然乱石上也不会是青苔重重，藤蔓爬满的模样。

方才那船夫虽找到了机关，但听这机关声响，似要锈住的样子，应是多年没有开启，更证明了慕容晚晴的推断。

机关锈住，孙思邈方才看似随手扳动，其实是暗用内劲，这才打开了入口。

慕容晚晴极为细心，片刻的工夫就将事情想得清楚明白，可不解的楚，这里入口极为隐蔽，这船夫怎么会知道这里的机关？

入口开启的时候，那船夫眼角一直不停地跳动，竟有惊惧之意。

可等洞口完全打开时，他一咬牙，竟要钻进去……

孙思邈一把拉住他，沉声道："你不用进去了。这件事本来和你再没有关联了。"

那船夫一震，感激地望向孙思邈，眼中已有泪水，他身子一个劲儿地颤，嗄声道："可是你……"

"我自己能够应付。"孙思邈含笑拍拍那船夫的肩头，"你既然立誓不再插手道中之事，如今好不容易解脱，我这般麻烦你，已是过意不太去了。你走吧，我以后还会找你……喝点小酒，吃点你做的饭菜。"

慕容晚晴冷眼旁观，听到最后一句时，心中一动。

不待多想，那船夫热泪涌出，就要跪下去，同时道："那……你……保重。"

孙思邈扶住了船夫，微笑道："你也一样。"言罢，他矮身钻入了那洞穴，毫不犹豫。

慕容晚晴见那洞口幽幽，知道这一进入，能不能再出来已是未知之数，忍不住回头望了眼夜空。

月圆星繁。

那墨绿的夜空中，万点繁星如同人间数不尽的心愿，并没有流星闪过。

可就算有流星又如何，不过一瞬灿烂，终究沉寂。

想到这里，慕容晚晴一咬牙，也钻入了洞口。

那船夫终于跪了下来，泪水从丑陋的脸颊流淌而下，嘴唇喃喃，说的只是几个字："谢谢，谢谢。"

慕容晚晴眼前一片黑暗。

那入口通道不高，一个人弯着身子勉强能过，前行几步绕个弯后，前面似乎开阔了些，可与外面的光线已完全隔断。

她只感觉到前面有一个模糊如鬼魅的身形，却根本听不到任何脚步声，一阵心悸，忍不住伸手去掏火折子。

她不怕死，但畏惧这种无边的黑暗。

突然手腕一紧，就感觉孙思邈的手抓住了她的手腕，低声道："跟我来，莫要点火。"他声音虽低，但在寂静的黑暗中异常地清晰。

感觉到那手上的温暖，慕容晚晴轻微挣了下，就任由孙思邈抓住手腕，脸上有些发热，心口却在悸动。

但这悸动绝不是因为畏惧。

二人走得不快，前方那条路上扭八转，竟似没有尽头的样子。

慕容晚晴完全看不清地形？不解孙思邈如何认路，还有些担心孙思邈已迷了路，忍不住道："你来过这里？"

"没有。"

"那你怎么不让那船夫带路？他既然知道入口，肯定认路！那船夫究竟是什么人？"

孙思邈顿住了脚步。

黑暗中，慕容晚晴看不到他的脸，但能看到他的眼。黑暗中，他的眼眸仍是很亮，亮得让她有些不自然。

"清领宫沉入破釜湖后，天师门下没有放弃，一直想要让清领宫重现水面。"孙思邈道。

慕容晚晴"哼"了声："痴人说梦。他们妄想得不着边际。"

"的确是有点妄想，可这世上本来就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妄想，只是成功了的会叫做大志罢了。"孙思邈淡淡道。

慕容晚晴想笑，可仔细想想，只感觉其中沧桑韵味难以言尽。

"他们妄想的结果，是这几百年来，他们不但找到了破釜塘下越沉越深的清领宫，还开辟了不少通往清领宫的路径。"

慕容晚晴早感觉身在湖下，又知道越走越深，不由骇异道："这些人怎么这么执著，究竟为了什么呢？"

"其实每个人都执著，只是有些人知道自己为什么执著，有些人从未深想罢了。这些人执著开通道路，已让你惊诧，不过终究无关紧要。但有些人执著一念，造成万千杀戮，就让人扼腕了。"

慕容晚晴心中微动，感觉孙思邈这几句话似存弦外之音。

不待多想，就听孙思邈又道：“天师门下开辟的入口，有的不少人知晓，而有的道路只有几个人知道。”

慕容晚晴之即道：“那船夫带你来的这条入口，只有你和他知道？那船夫是什么人呢？”

许久不闻孙思邈问答，慕容晚晴有些忐忑，但还故作冷淡道：“你不愿说就算了。”

“我不是不愿说，而是觉得没有必要。”孙思邈目光灼灼道，“我曾和你说过，一个人过去是什么样的不重要，关键是现在是什么样的。那船夫无论以前如何，他现在不过想做个寻常的人，他既然想放下，我们能做的就是帮他走出来，你何必苦苦再让他陷入过去？”

顿了片刻，不闻慕容晚晴回应，孙思邈心中叹息，举步又向前走去。

慕容晚晴挣扎了一下，突然颤声道：“可你……能帮我走出来吗？”她显然也有个情结难以释怀，终于发问，她似在问地宫迷路，实则一语双关。

“那你真的想走出来吗？”孙思邈反问。

慕容晚晴一呆，那发问瞬间激荡在她脑海，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字。

“你真的想走出来吗？”

她是想，可那不过是孙思邈在她身边的时候，她才会这么想。孙思邈若不在了，她走出来做什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习惯，无论如何艰难总是习惯，打破岂是容易的事情？

半晌，慕容晚晴才幽幽道：“我们今晚说不定都出不了湖底，想那么多有什么用呢？”

二人均沉默下来，继续前行。

慕容晚晴只感觉越下越深，仿佛这条路没有尽头。正骇异时，孙思邈停了下来，松开握住她手腕的手，蹲下来在地上摸索半晌。

“怎么了？”慕容晚晴不由地问。

路漫长幽暗，可不知为何，她停下来的那一刻很是失落，她意识到，路到了尽头。

“我们到了清领宫的宫顶了。”孙思邈突道。

慕容晚晴微惊：“宫顶？”她转瞬醒悟，若入寻常宫殿，当循正

门而走，可清领宫沉入湖底，他们最先碰到的当然最可能是宫顶。

一念及此，她有些期待，但也有些担忧。天师门下弟子是不是早从别的道路入了宫殿？那李八百呢，会不会也在下面？

一想起那妖异的眼眸，慕容晚晴不寒而栗。

孙思邈手突顿，喃喃道：“是这里了。”他轻轻地从地上拔出了几片东西，下方竟又露出个洞口。

若是没有提醒，慕容晚晴完全不解孙思邈在做什么，可这刻想到这是宫殿的屋顶，暗想孙思邈难道取的是宫顶的琉璃瓦片？

想到这里，她不知是好奇还是好笑，却见洞口黑黝黝的仍无光亮，孙思邈已跳了下去。

慕容晚晴心中一跳，听到孙思邈在下方道：“可以下来了。”

下方并不算深，慕容晚晴闪身跳下，脚踏实地后，感觉地面很硬，好像竟是青砖铺地，心中微凛，以极低的声音道：“这是哪里？”

“清领宫通天殿旁的房间。”孙思邈之即道。

慕容晚晴不由诧异道：“你没有来过这里，怎么会对这里这么熟悉？”

“我是从一本书上看到的。”孙思邈这次并没有隐瞒，“那本书记载了清领宫的构造，很是奇特，我见了后就记下来了，不想这时候能用到，对了，一会儿无论你见到什么都不要出声。”他说话时目光游转，很快到了一面墙壁的面前摸索起来。

慕容晚晴没感觉到这房间奇特在哪里，更关心那书是什么书。看到孙思邈的动作，她心中突然一动，暗想孙思邈难道能看清这里？

才待发问，孙思邈轻“嘘”一声，手一动，突然一道金色的光芒从他手上透了出来。

那光芒来得如此强烈，如此突然，就像茫茫黑夜中，日头突然从地平线下直接蹦到了天空。

黑暗中，蓦地现出这种奇景，让慕容晚晴一时间心神震颤。

她反应也是极快，立即眯缝双眼，以适应那突如其来的强光。她也很快发现，那强光并非从孙思邈手上透出，而是因为孙思邈从墙上拿下一物，那光线本是在外，现在透到了屋内。

难道天亮了？

那真的是日光？

不是日光，也不会是灯光，世上绝对没有一种灯光有这般的强烈。

慕容晚晴惊疑不定之际，忘记了发问，就在这时候，听到一个声音道：“你们到现在才来吗？”

那声音似远似近，飘忽不定，如同来向梦魇，又像情人在耳边呢喃软语。

可那声音没有半分缠绵之意，有的只是一腔的大志空负。

慕容晚晴一听到那声音，一颗心刹那间如坠入了冰窖之中。她当然记得这声音，她只是没有想到这么快又和那人相见。

发声之人，当然就是李八百！

慕容晚晴手握剑柄，一时间无法分辨出李八百人在哪里，却见孙思邈手一抹，那强烈的光芒淡了许多。然后，孙思邈凑了过来，似乎逆光看着什么。

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何种境况，孙思邈似乎都有一种远超旁人的冷静。

光芒下，孙思邈的脸上如镀了层金箔，只是神色有着难言的沉重。

李八百声音再次传来：“各位请坐。”

慕容晚晴心神稍收，突然意识到什么，立即走到孙思邈的身边，向着光线来处望去。她终于想到，李八百虽也在这里，但不是对他们说话。只是这房间奇特，居然将李八百的声音传了过来。

她想到这里，畏惧立去，好奇心顿生，知道孙思邈看的地方恐怕就是关键所在。她凑过去一望，突然秀眸睁大，一副难以置信的神色。

她虽想到可能会看到些古怪，但她却从未想到，看到的景色竟是如此的奇特。她震惊所看到的一切，一时间竟恍惚自己身在何处。

他们的前方极为空旷。

那种感觉，如同在十数丈高塔上凭空望过去——望见一个梦的感觉……

梦境迷离、辉煌、壮阔，而又不可思议。

前方空空荡荡，像是宫殿，可更像是幻境。

幻境被光环所笼罩，朦朦胧胧，人在其中均变得金光灿烂，有如神生。幻境正中有个极高的高台，竟是由罕见的黑白玉石搭建而成。

高台之上，有一张座椅，上有金龙盘踞，而座位上空无一人。

一眼见到那龙椅时，慕容晚晴有了片刻的恍惚，她也见过人间真正的龙椅，可若论气势威严，远远不及这里的百分之一。

这里怎么会有这样的宫殿，怎么会有这种龙椅？

慕容晚晴精神恍惚片刻，立即想到，是了，这应该是当年张角所坐的龙椅，张角当年也想当皇帝。

思绪立即从恍惚中回到残酷的现实，慕容晚晴目光转动，微吸了口凉气，终于看清楚眼前的环境。

前方的确是个大殿——一个天地间从未有过的宫殿。寻常宫殿都是雕梁画栋、红墙玉阶，可这里的大殿竟有四面墙壁。

墙壁均是铜光闪闪，似全部都用黄铜打造，一眼望去，为之目眩。

慕容晚晴见到四面墙壁时，心中就有诧异。四面墙壁怎么进人？可这宫殿的确有四面墙壁，他们所处的位置，就是在一面墙壁之外。

四面墙壁的宫殿内不但进了人，而且还进了不少人，每个人身上都蒙了层金光，如同铜铸一般，沉默地立在那里。

那些人身后靠墙壁处有一圈手握火把的黑衣汉子。

火光熊熊，镜中火生。火映镜明，镜照火熊，更给大殿中平添了奇诡又壮丽的景象。

慕容晚晴这才明白，方才那强烈的光线就是从这大殿中透过来的，孙思邈不过是抽掉了墙壁的一块砖罢了。

那块砖虽被抽掉，似前方仍似有透明的水晶遮挡，如此光线下，殿中人绝看不到墙壁后竟有人偷窥。

这种设计极为巧妙，慕容晚晴不由叹服工匠的奇思妙想，可心中又有困惑，孙思邈怎么对这里如此清楚，难道仅仅是从书中得知？

就听李八百的声音再次传来：“诸位既然来了，为何不坐？”

慕容晚晴立即留意宫殿中的动静，发现那高台龙椅之下，只摆着四个座位，其中一个座位上坐着一人，虽是如此幻境，仍难以忽视他咄咄逼人的妖异双眸。

那人正是李八百。

他手旁似有一半尺高的东西，但被他身形所挡，慕容晚晴看不清楚是什么。

他对面站有六人，最左手那人赫然就是桑洞真。可慕容晚晴挨个看过去，并没有发现那姓符的无赖，暗自奇怪。

就听一人急道：“李八百，大家彼此知根知底，你装神弄鬼地做什么？天师座下，为何只有四个凳子，你让我等如何来坐？”

说话那人在六人中个头最高，葛衣葛巾，看起来倒是仙风道骨，可说话声尖锐急促，像是随时要断气一般。

慕容晚晴不识那人，忍不住向孙思邈望去，想问个究竟。

她透过那块砖的空隙和孙思邈一块儿向殿下望去，本就隔得极近，只是她心神均被下方情形吸引，早就忘记了彼此间的距离。

这时她听殿中声音清晰传来，却不知道在这里谈论是否能被殿中的人听到，知道李八百耳朵极尖，只怕被他听到，因此想向孙思邈凑近些再说。

不想她才一扭头，孙思邈也正转过头来，似要对她说些什么。

慕容晚晴就感觉孙思邈胯边倏然触到她的脸颊，虽是极快分开，但仍如被雷电轰击般，一时间全身发麻，竟动弹不得。

孙思邈略觉尴尬，他本想嘱咐慕容晚晴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要现身的，他已决定要再见李八百，进行一次详谈。因为结果难料，他不想慕容晚晴有事。可触及她的脸颊时，才发现慕容晚晴和他挨得极近……

幽香暗传，唇边流芳，孙思邈一时间也是微觉恍惚。

时间似凝固一样，只有那淡黄的金光透过那缝隙，笼罩着两人的脸庞。

或是许久，或不过片刻，孙思邈才待致歉，却见慕容晚晴已扭过头去，望着殿中，似乎一切全未发生过一样。

那葛巾道人气势汹汹，李八百却是坦然自若，笑道："有什么不好坐的，天下之位，本是能者居之了。"

此言既出，就算桑洞真脸色都有分异样。

在场众人虽均是道中之人，若说修身养性的功夫，比寻常人强上很多，更何况眼下殿中众人都是道中领袖，平日坐惯了高位，让他们承认自己不能，那是极为不能了。

不过要承认自己有能，六人要分剩余的三个座位，那其余三个怎么办？

一人哂笑道："李八百，你先占了个位置，想必自认高出我们一等了？"

那人侧对孙思邈的方向，孙思邈看不到他的面容，只见他身形魁梧，一身衣服金光闪闪，声如洪钟。

孙思邈暗想这人对李八百直呼其名，并无恭敬之意，想必也是极有身份之人。

李八百哈哈一笑："有龙虎宗张裕道长在此，兄弟岂敢自大？更何况张兄才为天师立了大功，这座位本有张兄的一个。兄弟我不过是腿

脚受伤，这才先自坐会儿，哪位要坐兄弟的位置，尽管说一声就好。”

说话间，他目光如刀，从众人脸上掠过。

孙思邈听到“龙虎宗张裕”五个字时，心头微震。

他听过张裕这人。建安年间，蜀中五斗米系师、五斗米教天师张陵之孙张鲁降魏，一家荣华富贵，但其最小的儿子张盛却不知所踪。

世人传言，张盛不满父亲投靠朝廷所为，这才前往江南龙虎山传教，建龙虎宗。之后，龙虎山历有高人出观，但均是神秘莫测，与朝廷划清界限，而这个张裕听闻是天师张陵的十二世孙，武功道法均是高明。

孙思邈不想今日在此碰到此人，又见李八百将这种人物都拉拢出山，暗自皱眉。

李八百说得虽客气，可咄咄的态势，让众人望见都是心中微凛。

一人陪笑道：“李兄眼下身为李家道的道主，大志宏图，没谁的座位也不会没有李道主的。”

那人长得圆圆滚滚，倒是一团富贵，可怎么看都像是个商人，而不像是个道人。他这么说，显然有讨好李八百的意思。

李八百神色微缓：“葛道长谦虚了。想灵宝派自葛巢甫宗师创建后，一直人才济济，如今在江南，除茅山宗外，声势最大的也就是灵宝派了。兄弟我若是有座位，当然也有葛道长的一个位置了。”

那葛道长笑得眼睹眯成一条缝，何还是连连摆手道：“李兄太过高看在下了，在下只是想和各位混口饭吃，站着吃也行的。”

孙思邈听了，又皱了下眉头。

他虽不认识在场大多数人，似对如今道中人物都有所了解，一听名姓就知其来历。

灵宝派是东晋末年葛巢甫依《灵宝经》所建的派别，葛巢甫本东晋道士葛洪之孙，葛洪及其从祖葛玄在江南传言都是神仙之流，因此灵宝派才建，葛巢甫仗先祖威名，招徕信徒极其受众。

这个葛道长想必就是葛巢甫的后人。

不过，听闻灵宝派自葛巢甫后的传人均是缺乏魄力，灵宝派渐趋颓废，直到茅山宗陆修静后，才让灵宝派再次繁荣。听闻眼下的灵宝派多为富豪权贵之流斋醮祈福，更有依附茅山宗之势，灵宝门徒求财居多，求道者少，也就怪不得那葛道长一身的商贾气息。

想及这点，孙思邈更是心凛，暗想龙虎宗、灵宝派、茅山宗均有人物到场，其余那四人只怕也是一代宗师。李八百竟然能将这些人尽

数约到清领宫，图谋非小，此事绝对难以善了。

扭头向慕容晚晴望去，他只盼眼下还未图穷上见时，慕容晚晴知机离去，就见慕容晚晴飞快地移开了目光。

原来他在沉思之际，慕容晚晴虽看似看着殿中，却一直在悄然看着他。

那电闪的刹那，孙思邈已见到慕容晚晴眼中的深意，心头微震。就见慕容晚晴移开目光后，故作无事地打量着房间。

孙思邈收敛心神，才待再听个究竟，心头遽然一跳，只因为他突见慕容晚晴眼中露出骇异之意。

慕容晚晴绝非胆小之人，可她那一刻的神情，直如撞鬼一样，惊吓之情难以言表。她看的是孙思邈身后。

孙思邈霍然回头。

第十章 隐秘

石室幽静，却不黑暗。

那从砖缝中透出的光线斜穿而上，虽被孙思邈、慕容晚晴遮挡部分，但还有部分照到了石室上。

孙思邈回头望去，就见身后并无任何动静，微有诧异，立即望向慕容晚晴，眼中满是询问之意。

慕容晚晴惊骇之意稍敛，突然移开了身子，让砖缝所透光线更为扩散。

那淡金光柱照到对面的墙壁上，突然有一人显现出来。

墙上竟有一人——不过是墙上的雕像。

慕容晚晴脸色红了下，指指墙上的那雕刻像，有些尴尬。

孙思邈先是讶异，转瞬笑了下，明白过来。原来，方才慕容晚晴躲避他的目光，身形也离开了那砖缝，光线范围扩大，她回头望去，以为石室内另有旁人，这才惊骇。

墙上雕刻的那人极为威猛，一脸络腮胡子，双目睁起竟如铜铃。

慕容晚晴看着那雕像，不知雕像是何人，就听孙思邈以极低的声音道：“那是清领宫的主人张角。”言罢，他再不现会那雕像，凝神向殿下看去。

慕容晚晴看着那雕像，心中微动，竟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不出暗自好笑，感觉自己疑神疑鬼。

秋波转动，不由又落在孙思邈身上，她暗想，他看起来什么都知道，连几百年前的张角都认识，可他究竟是否知道我的心意？他若不知，我目的已达到，又何必流连在此，图的是什么？事到如今，我该走了。

可是，他若知道我的心意呢？

想到这里，一时间千绪百念，纷至沓来。

虽想着要走，但望着那黄光照耀下的坚毅脸庞，回想起跳崖时紧紧的握手，慕容晚晴一阵怆然，又想，他不会不知的，我早就说得那么清楚，他又不是呆子，怎会不知？这么说……他是故作不知，根本没有把我放在心上？可他若真的不在意我，当初在邺城为何要为我挡上一箭，这一路行来，每次我遇难之时，他总是出现在我身边？

她翻来覆去地想，脚下半步没有移动。殿中的事情虽也是她关心的秘密，但比起眼前的男子，不过是幻境如烟。

那葛道长很是客气，对那座位并不去坐，反问道：“李兄，在下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李八百道：“到了这里，什么事情都可讲的。若还藏着掖着，怎么是天师门下？”

那葛道长脸色微变，问道：“做生意都求和气生财。李兄这等大度，何必计较几个座位？李兄若是喜欢，在下倒可出钱多买几个，到时候大家都有位置坐，岂不好？”

“葛道长客气了，可葛道长难道不知兄弟辛苦将诸位找来的目的？”李八百咄咄逼人。

那个子最高的道人急促道：“‘七月十五，妖魔再生。天公重降，大道太平！’今夜就是七月十五，你就算不找我们，大伙都是天师门下，我们也会祭拜天师和天公的。”

李八百一拍扶手，喝道：“说得好，帛兄高见，看来帛家道的人还没有忘记天师，实乃我道幸事。”

那帛姓道人尖锐道：“‘我道’又是什么道？帛家道如今早开宗立派，和李家道风马牛不相及，李道主这话可让人不解了。”

在场诸人脸色均有异样，可却是深以那帛姓道人所言为是。

李八百双眉顿耸，眼中寒芒闪现，一字字道：“‘我道’就是太平大道，帛兄难道忘记了？”

那帛姓道人脸色微变，喃喃道：“太平大道？”他声音似有畏惧，也似有分期待，声音突然放缓道：“本道当然没有忘记，可是……”

“可是大道甚远，我等还是忍耐的好。”葛道长一旁道，“诸位说，是不是？”

没人应声，殿中火光镜光辉映，迷离阵阵。

李八百霍然站起，喝道：“此言差矣，大道太平，就在今日！”

见众人均是沉默，李八百目光冷峻，哂然道：“原来各位早就忘记了自己的出身，难道不怕今晚天公将军降临，有所怪罪吗？”

在场那六人均是一震。—人道：“李道主未忘，因此在这儿设立了四个座位？”

那人就站在李八百的对面，羽扇纶巾，倒是风度儒雅，一直沉默不言，这刻才开口发问。

孙思邈皱眉沉思，不知这人又是哪个。

李八百大声道：“不错，想天师在时，苦心经营天下，造福苍生。天公将军更是将天师之愿发扬光大，创四道八门三十六方伟业，想要给百姓一个太平，这才发动黄巾起义。不料苍天虽死，天公将军也以身殉道，但预料天下还会大乱，因此留下遗书，传道六姓弟子，以便重建四道八门三十六方势力，让天下重归大道。你等加上兄弟，本是身负天师的遗愿，天公将军的重托，如今诸位难道忘记了吗？”

众人均是脸上色变，孙思邈听了，虽早有预料，也是难免心中震颤。

旁人若听李八百所言，多是半懂不懂，只因为他说的本是个隐秘，知晓者无论朝野，均是秘而不宣，因此少有人知。

孙思邈却清楚地知道李八百说的每个字的意思。

天师说的是鹤鸣山的张陵，亦是五斗米教创建之人，他一直是个迷雾般的人物，亦是如今道中纷争的源头。天公将军说的当然就是这清领宫的主人张角。

张陵、张角这二人之间的纠葛，就算道中之人也是难以明辨。很多人均认为，张角本是张陵之子，但从未得到张角的亲口承认。

但在东汉末年，张角以尊天师张陵意愿为名，自封天公将军，创门下四道合称太平大道，建八门统领三十六方势力，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发动了浩浩荡荡的黄巾起义。

起义历经二十年，天下死伤无数，张角也是因此身死。

之后，东汉解体，群雄并立鲸吞，然后天下三分，是为魏蜀吴三国鼎立。

后来曹操雄心大志，大业终成规模，虽在世时未能一统天下，但却平定了太平道最后一股残余势力——蜀中张鲁。

张鲁归顺朝廷后，看起来天下大局已定，太平大道土崩瓦解。

可当时朝野均流传一隐秘，张角虽死，但将一身本事、建道法门传与门下六姓弟子。

这六姓弟子分别为张、李、帛、魏、葛、郑。

这六姓弟子在张角死后，分散而走，在中原各地秘密传道。

张姓弟子自然是张陵之孙张鲁，不过张鲁归顺朝廷，却有一子转到龙虎山传道，开创龙虎宗。

李姓弟子创建李家道，从蜀中转战中原，后来到江浙传道，眼下的领袖就是这个李八百。

而帛姓弟子先去辽东，后过河北，在北方声势大振，但被齐国灭道后，转到江东，因经磨难，如今势力大不如昔。

魏姓弟子本萎靡不振，但经魏华存时开宗立派，数代苦心经营，到陆修静、王远知时，终成气候，道中之人密称魏华存创建的茅山宗又为南天师道，岂非无因？

那葛家弟子虽仗葛玄、葛洪等人的努力，使灵宝派一时中兴，但当时天下已定，因此派中弟子多潜心修仙，避祸修身。到如今这个葛道人时，门下弟子早不知多年前的秘事，但这个葛道人一直奉祖训，倒对这事也是知晓。

不过六姓弟子均知，太平大道因黄巾起义之故，在当时的朝廷中颇为忌讳，为求生存，在立宗派时均不提及太平大道，另起别名。

孙思邈想到这里时，暗骇李八百野心勃勃，竟能将六姓弟子再聚。同时忍不住寻思，齐国灭道，天师门下被斛律明月逼得没有藏身之地，因此伙同六姓弟子多向江东、关中发展。听闻关中有楼观一道，和郑姓弟子有些关系，难道那羽扇纶巾的人就是楼观道的弟子？

他那一刻，心思飞转，目光落在殿中一人的身上。

眼下，他终于知道了殿中五人的来历——那五人有龙虎宗的张裕，茅山宗的桑洞真，帛家道的帛姓道人，灵宝派的葛道长，还有一个想必就是楼观道的子弟。

这五人再加上坐着的李八百，应是张角传下的六姓弟了子再聚。桑洞真虽算不上六姓之家，毕竟是王远知的首徒，他能来这里，想必也是王远知的意思。

可大殿中围绕龙椅处的却有七人。

还有一人一直沉默无言站在最边，与其余五人和李八百保持着一段距离，他又是哪个？

那人一身黑衣，罩住了手脚，脸色也是黧黑如墨，站在幻境般

的大殿中，竟如个幽灵般。

其余站着的五人显然也早想到这个问题，都在留意着那个黑衣人，神色狐疑不定，恐怕也不知道那黑衣人的来历。

孙思邈琢磨那人的来历时突然又想，当初李八百曾和桑洞真加上一个无赖袭击自己，只听说那人姓符，可无论那人姓什么，只怕和天师道也有关系，这时候怎么未在殿中出现呢？

他未及多想，就听李八百激昂道："兄弟不才，可从未忘记天师遗愿和天公将军的大志，兄弟见如今天下征战频繁，百姓多苦，因此才颇费苦心，将诸位找来相议。眼下六姓弟子齐聚，派别亦多，但我等还应以天公将军的方法行事，再创四道，重立八门，因此兄弟才准备了四个位置。只要四道位置定了，八门再立不难。"

那站着的六人沉默不语，脸色却变得极为难看。

听李八百的说法是好的，可重建四道，就意味着眼下六姓宗派就算不加上那黑衣人，也要去掉两家。

归太平大道倒不是不可能，但谁肯取消自家辛辛苦苦建立的宗派？

众人都是高高在上惯了，又如何肯屈居人下？

殿中瞬间剑拔弩张，只为个座位，看起来就要大打出手。

慕容晚晴听了却和没听一样。

她辛苦跟随孙思邈来到这里，本就是想看看天师门下的究竟。但这时候，她对殿中情形毫不关心。

她脑海中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我该走了，再不走，只怕……走不了了。

虽是这样想，可脚下仍是一步未动，她还是呆呆地看着孙思邈的脸庞。

她知道这一走，置身事外就不会再有危险。可她这一走，只怕和孙思邈再无相见之日。

见孙思邈只是凝神望着殿中，慕容晚晴咬牙想到，你既无意，我何必用心。才待离去，突然脸色煞内，她暗自想到，有件事情，我究竟要不要告诉他？我若不告诉他，他今日是险上加险，无论他对我如何，这一路行来，他总是个好人，他若因此有事，我这辈子难以安心。可若是告诉他，他会如何看我？

那一刻，她心中前所未有地为难，彷徨难安，突然心中一阵悸动，回头望去。

她和孙思邈身后是面墙，墙上本有一尊张角的雕像。

先前光线照时，她就有心悸的感觉，虽事后发现那不过是尊雕像，可那心悸的感觉一直未去。

只是她一直琢磨着心事，淡化了心悸。

但不知为何，那一刻她心中的不安倏然到了极点，忍不住回头再向张角的雕像望去。

光线晕黄，那面墙并没有异常，空空荡荡。

可慕容晚晴的一颗心差点蹦了出来。

她先前若是没有那一惊，眼下惊骇还不至于如此强烈，可她早就见到那面墙有个张角的雕像，这刻见墙面空空荡荡，如何不会骇然？

那墙上的雕像去了哪里？

怎么会凭空消逝？

难道有鬼？！

想到这里，慕容晚晴只感觉浑身血液上涌到了头顶，又倏然抽去，脑海中一片空白。孙思邈终于发现她的异样，警觉突升，霍然转身。

慕容晚晴秀眸睁大，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之意。

在刹那间，她见到墙上的雕像重新现了出来——不但现出来，还飘出了墙外，向他们冲来！

张角复活了？

“七月十五，妖魔再生。天公重降，大道太平！”

空白的脑海中闪过这十六字时，慕容晚晴震惊得难以名状。

张角虽死，但曾留下预言，会重降天下。

这个传说，慕容晚晴本以为荒诞不羁，哪里想到竟有一天会真的实现。

张角已冲到二人的近前，一掌向慕容晚晴拍来。

“他为何要杀我？难道因为我不是道中之人？还是他是鬼神重生，早就知道了我的秘密，因此才对我下手？”慕容晚晴心中震骇，想到这里，手脚发麻，全然忘记了反抗。

她不是没有见过世面，也不是没有经过历练，相反，她一直都是接受极为冷酷险恶的训练。

但眼下这场面实在太诡异，太离奇，太不可思议，让她这种人也完全失去了判断自主之能。

“砰”的一声响，孙思邈和那张角对了一掌，忍不住后退一步。

孙思邈及时出手，为慕容晚晴拦了一击，同样震撼莫名。

若在平时，他绝不会和对手抗力相争。他始终认为，出剑不详，抗力下乘。他出昆仑后，虽学得一身惊世骇俗的功夫，但知道很多事情绝非武功能够解决。

可这时，他不能不出手，亦不能不抗力，他不出手，慕容晚晴就要死。

见到来人双目怒睁，胡须若剑，活生生就是张角的模样。饶是孙思邈胆壮如天，周身也是泛起一股寒意。

张角真的复活了？

念头陡转，室内遽然金光万道，张角身上，瞬间笼罩着万千光辉，看起来竟似天神降世。

慕容晚晴一声惊呼，突然消逝不见。

那是让人极为错愕骇异的景象，那也是让人十分心悸动魄的情形。

室内光线由暗突转大亮，孙思邈忍不住微眯眼睛来适应。若是旁人，只怕早就迷乱得不知所以，孙思邈却立即发现两件惊心的事。

浑身金光的张角退问到墙内，墙上雕像重现，宛若什么事情没有发生一样；慕容晚晴掉到了墙外，直落大殿之中。

刹那间，孙思邈虽知若追张角，查看那面墙壁，说不定会有发现，但他还是立即也跳了下去，空中伸手，拉住慕容晚晴的手腕。

慕容晚晴震惊张角重生，在孙思邈为她挡了一掌时，终于清醒几分，立即后退两步，拔剑要和张角对战。

无论张角是人是鬼、是神是魔，她总不甘心束手待毙。

可她没想到身后的墙壁突然不见，一惊之下，立即掉了下去。

掉下去那一刻，她心中空荡，几乎以为这一落就要殒命，不想手腕一紧，抬头塑去，才发现拉她手腕的竟是孙思邈。

看起来孙思邈对她始终不离不弃。

那一刻，她惊惧全去，立即反手扣住孙思邈的手腕。

紧紧地，有如当初崖边的沉湎。

大殿空旷，有火把熊熊，四壁铜光，将火光映得如繁星般一闪一闪。红火黄铜下的光辉，又有种晚霞漫天的遥远，她那时忘记了一切一切，只看到四周铜镜中无数个她和孙思邈十指相扣。

天上人间，似梦如幻。

直到着地时，周身微震，慕容晚晴仍没有去想所处境地，就算

是千刀万杀，人生有此一刻，死又何怨？

有不协调的笑声响起，一人抚掌道：“孙兄人中龙凤，出场也是与众不同。这等柔情侠骨，兄弟真是第一次见到，实在大开眼界。”

说话的正是李八百。

大殿墙壁一处突开，孙思邈和慕容晚晴掉下来时，大殿中众人都是一惊。

桑洞真见落下来的俩人竟是孙思邈和慕容晚晴，眼珠子差点掉了下来，他实在不明白，这两人怎么会在这里出现。

那墙壁一开即合，铜铸的墙壁无缝可寻，这两人看起来就如壁中人一样观身，实在神奇莫名。

李八百却没有吃惊。

这人不但有非同凡响的本事，看起来还有铁打的神经，对孙思邈蓦地出现竟仍能保持镇静。

他甚至就像早在等待孙思邈样一样。

只是他坐在椅子上虽在大笑，一双眼眸却如刀锋，似不在意地向孙思邈掉下来的墙壁处看了眼，又道：“上次孙兄不告而别，兄弟就想，今天这重要的日子，孙兄定会再来。不想孙兄不但来了，还把嫂子也带来了，实在是伉俪情深，羡煞旁人。”

慕容晚晴听到李八百的声音，心中戒备，柔情顿消。听到这里时，脸上又不免有些发红，只感觉这李八百为人单刀直入，似乎也有可取之处。

她这刻心神稍定，立即见到李八百旁那半尺高的东西是个沙漏，里面有细沙流动，点点滴滴。

她早在密室时，就注意到李八百手旁有个东西，只以为是什么神奇之物。这刻见到不过是个沙漏，不由大失所望，同时奇怪，不知道李八百在身边放个沙漏做什么。

孙思邈缓缓松开了五指，微笑道：“阁下真是会说笑。”他也忍不住向墙壁看了一眼，还在想张角出现的异事。

但见众人目光不善，孙思邈如何不知形势的险恶，含笑道：“在下不请自来，还请诸位莫要怪罪。”

“怎会怎会？”李八百亦笑，“孙兄是贵客，亦是我等大业实现的关键之人，今晚若不来，岂不让兄弟大失所望？来，来，来，我给孙兄介绍介绍这里的朋友。”

他谈笑风生，浑然不像不久前才和孙思邈进行过生死搏命。

孙思邈暗自叹息，心道这人心机深沉，翻云覆雨，让人根本猜

不透他下一刻想的是什么，实在是个极为厉害的人物。

李八百突然一拍脑门，道：“兄弟蠢了，孙兄这等高人，想必早对这里的人物了如指掌，何必兄弟介绍呢？”

帛姓道人厉声道：“李八百，你搞什么玄虚，这人是谁？我等图谋之事，怎么能让此人参与？”

李八百笑道：“帛道长是怕孙兄泄露我等的秘密，连累大伙都掉脑袋吗？”

一言说出，在场诸人均是神色异样。

他们多是一道之主，像葛道人这样的，更是身价不菲。今日众人前来，或有情愿，但也有不得已的。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所议之事若传出去，不要说在齐境，就算周、陈两国都会有所警惕，其至对他们下手。众人辛苦多年创下的基业，自然不想因此有所损失。

葛道人忍不住咳嗽道：“李兄，这人究竟是谁呢？”

李八百哂笑道：“想不到孙兄归藏仙山，神龙自隐，世人竟不识孙兄了，实在可叹。不过十三年前，恐怕没谁不知‘心有玲珑孔，手持无缝针，动心可安国，妙手即回春’几句，更没人不知晓孙兄的。”

“难道他就是孙思邈？”葛道人失声道。

“不错，他若不是孙思邈，天底下还有哪个能让兄弟称呼其为孙兄呢？”李八百淡淡道。

众人皆悚然动容，只因为在场众人多是极具见识，对十数年前的事情尽皆知晓。

当年，周国孙思邈、齐国祖珽二人均是不世神童，天下传诵。

有心之人，六姓之家，怎么会不留心注意这二人？

而孙思邈下落不明，祖珽仕途浮沉，亦让众人冷眼旁观时，唏嘘困惑。

帛姓道人虽也震惊，还是急促道：“他是孙思邈能如何？他不是道中之人，擅入清领宫，当杀无赦。”言罢，他上前一步，眼中杀机浮现。可见李八百含笑而坐，没事人一样，他心中犹豫，止住了脚步道：“李八百，人是你找来的，你必须按规矩做事。”

他看起来很急，可轻轻一句，又把出头鸟的事情丢给了李八百，也不是真正鲁莽之人。

李八百轻淡道：“不错，若不是道中之人，擅入清领宫，当杀无赦，可孙兄若论和道中的渊源，只怕比帛道长还要深得多了。”

帛道长皱眉道：“他……他……怎么会是道中之人？”

李八百环视众人，目光最终还是落在孙思邈的身上，缓缓道：“只因为他和寇谦之很有些关系！”

众人微耸，显然是震骇“寇谦之”三字。

一人突道：“他难道是寇谦之的传人？”

那人声音极宏，蓦一出声，殿中轰然相应，慕容晚晴终于从情绪中回到现实，一直在回想张角复活一事，心中不安，听声望去，又骇了一跳。

原来，那人衣服金光闪闪，看起来华贵高雅，可一张脸却如猛虎般色彩斑斓。

那人竟像是个人身虎头的怪物！

她方才并没有留意殿中所言，其实就算听了，也未见得猜到这人的身份。孙思邈却知道此人正是龙虎宗的张裕，皱了下眉头，暗想，这人脸上应是用油彩遮挡了本来的面目，此人如此神秘，却不知道真正长什么样子。

帛道长冷笑道：“寇谦之的传人能如何？寇谦之非六姓之家的传人，旁门左道，天师门下并没有这号人物！”

那羽扇纶巾之人点头道：“帛兄言之有理。”他在众人间算是儒雅，可从来没什么自己的看法。

“兄弟看来，帛兄说得倒有些问题。”说话那人正是李八百，他眼中碧光闪动，缓缓又道，“想南陆北寇两家，历来被道中称作南北天师道，得继天师血统，影响之巨，我等都是瞠乎其后。”

葛道人一旁道：“不错，寇谦之能得到北魏朝廷支持，也算不易。”见帛道长怒目而视，很有敌意的样子，忙陪笑道，“我随口一说，帛兄不要在意。”

那帛道长反驳道：“陆修静得真传自魏华存一脉，魏家本天公将军亲传六姓，因此陆修静虽不是六姓之一，但所立的门派和魏家关系极深，称为南天师道我倒觉得可以。可寇谦之这人不知是哪里冒出来的，竟也敢称北天师道，继承天师道统，我不承认！”

李八百悠然道：“可就是帛道长说的一个无名小卒所造的声势，我们六姓加起来都不如，帛道长不觉得惭愧吗？”

帛道长一滞，脸现怒容，但无从反驳。

他可指摘寇谦之师出无名，但的确无法抹杀寇谦之的赫赫威名。

自张角之后，天下诸道难兴，六姓中虽也有几姓在中原士族高门中有过影响，但不过是求仙问道，难以中兴。就算葛玄、葛洪这般的名气，也绝难兴张角之势。

而寇谦之以六姓外之人创立北天师道，竟然得到北魏太武帝的承认，甚至太武帝亲至寇谦之的道坛受箓，成为道士皇帝，并封寇谦之为国师。

寇谦之当年的显赫影响，可见一斑。

葛道人见场面僵冷，忙做和事佬道：“寇谦之虽有威名，不过早死了。北天师道当年虽有威名，但毕竟没得天师的正统，亦难得六姓之家的承认和维系，随后烟消云散。可见，非天师正统始终不能持久。”

李八百肃然道：“葛道长错了。”

“我……我错在哪里？”葛道人眨眨眼睛。

李八百缓缓道：“寇谦之并非没有天师的正统，相反，他比我们更近天师一步。这点想必孙兄应该清楚。”

众人诧异，不由向孙思邈望去。

孙思邈一直保持沉默，见状微微一笑道：“在下早就说过，绝非寇谦之的弟子，寇谦之的事情，在下也不知情。阁下若是知晓，不妨说给大家听听。”

李八百轻叹道：“事到如今，孙兄何必再遮遮掩掩呢？当初，兄弟一直以为孙兄是寇谦之的传人，现在才知道是错了，不过错得也不算离谱，只因为孙兄和寇谦之很有相似之处。”

帛道人冷冷道：“寇谦之是不行，可李道主把孙思邈比拟寇谦之，他也配吗？”

慕容晚晴一直思绪混乱，只感觉千头万绪，难以从中理出清晰的脉络，但见帛道人对孙思邈这般看不起，忍不住回击道：“他不配，难道你配吗？”

帛道人勃然大怒，不知道这女子是什么来头，本要出手，但见众人都在冷眼旁观，立即想到，李八百野心勃勃，竟要重建四道，眼下六姓在此，均看别人笑话，无论孙思邈是何来头，我此刻出手均是不智之举。

他片刻工夫，想清楚利害，冷冷一笑，竟装作没听到慕容晚晴的讽刺。

李八百目光转动，鼓掌适：“嫂夫人说得极好，孙兄若是不配和寇谦之相提并论，天底下只怕没谁可和寇谦之比拟了。”

慕容晚晴脸又红了，本想呵斥李八百让他不要胡说八道，她和孙思邈本没有瓜葛，可话到嘴边还是忍住了。

见众人不语，但均不赞同的样子，李八百眼珠一转道：“我等六姓之家，本事是从天公将军那里习得，这是不容置疑。不过天公将军的本事从哪里得到，诸位想必都很清楚吧？”

慕容晚晴蹙屑，不由道：“我不清楚，张角说是受命于天，那本事……”

她知道，在这里她是知道最少之人，不如藏拙，但被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吸引，忍不住多问了一句。

李八百笑道：“一个人可以受命于天，本事却绝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嫂夫人，实不相瞒，当年天公将军说是受命于天，这个天却是指天师张陵。一人性命，都是父母所赐，传言中，天公将军本是天师之子，这恐怕亦是‘受命于天’的真正含意，不知孙兄以为然否？”

他突然文绉绉地问了一句，目光却如针刺，盯着孙思邈的一举一动。

孙思邈只是道：“往事如烟，数百年前的事情，阁下关心何用呢？”

“真的没用吗？”李八百立即反问。

顿了下，他诡异一笑，面对慕容晚晴，回到话题，道：“天公将军本创太平大道，但这名字如今提起来，都是有些骇人听闻，朝廷多有禁止。因此我们虽传自天公将军一脉，对外均用天师道代替将军的太平大道，实际上天师、太平，本是二道合一。只是后人无知，以讹传讹，倒是不明所以，难求究竟。”

顿了下，见慕容晚晴凝眉思索，李八百瞥了孙思邈一眼，又道：“天公将军的本事，也是来自天师张陵……”

“你说来说去的全是废话，说来何用？”帛道人满是不耐，显然是早知道这些往事。

李八百摆手笑道：“绝不是废话，关键的马上就来。传言中，天公将平不过学了天师的几项本事就可争霸天下，但各位恐怕还不知一句话……”

“天公诸技，传于六姓。天师之道，藏之名山。”一人突然道。

众人均是一怔，就算李八百都有些讶异，向说话那人望过去。

说话的竟是那个一直沉默的黑衣人。

那人说了一句话后就再没有了下文，仿佛那句话不是他说的一样。

慕容晚晴很是困惑，一方面不知这黑衣人什么来历，一方面也不解他说的什么意思。

“天公诸技，传于六姓。天师之道，藏之名山！”

前一句若是在昨日听到，慕容晚晴也不知晓究竟，可如今明白渊源，倒是一清二楚，但后一句是什么意思呢？

李八百先是讶然，后是恍然，哈哈笑道：“不错，就是这句话。我早就知道，天底下若还有三人知道这句话，除了孙兄和我，就只有仁兄你了。”

他似对那黑衣人极为熟络，也很是客气。

众人均知，李八百为人狂傲阴狠，若是不服之人素来都是冷眼以对，因此对帛道长、葛道人、桑洞真几人都时有无礼，此时见他对那黑衣人这般推崇，都是心中大奇，不知这人究竟什么来历。

李八百似乎不想透露那人的来历，称呼虽客气，可并未提及那人的姓名。

帛道人喝道：“这是什么鬼话，我怎么就没有听过？你们听过没有？”

张裕、桑洞真、葛道人和那羽扇纶巾的儒生均是摇头。

李八百哂笑道：“你们没听过的事情多了，可你们没听过的事情并不说明不存在的。”

“那你说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帛道长立即道。

慕容晚晴心道，这个帛道人看似鲁莽心急，其实也是个狡猾之辈，他这是欲擒故纵的计谋，其实就是怕李八百不解释罢了。

她也对这话颇为好奇，侧耳倾听。

李八百见众人神色期待，傲然一笑道：“这句话前面的意思自然不用我赘言，后面一句话说的是，天师得道成仙后，将一生所学封存于名山之内。谁若能得到天师之学，超越天公将军，也不是不可能之事。”

众人耸然，脸色均异。

他们不过是得到张角技艺点滴，就已名动天下。而张角学艺于张陵，传言中，张陵一身本事通天，几和神仙无异。他们若真的能得到天师所学，那成就简直难以想象。

帛道人心中却道，你这不是废话？他也对往事很是关注，隐约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可李八百的解释，根本不是他要知道的关键。

葛道人一旁突叫道：“那名山是那座山呢？”

一句话问出，殿中针落的声音都听得到。

李八百目光游转，终究落在孙思邈的身上，字重千斤道：“名山就是昆仑！”

第十一章
大业

天公诸技，传于六姓。天师之道，藏之名山。

名山就是昆仑。

孙思邈十三年前就曾进过昆仑山，不但进入昆仑，而且一留就是十三年！

慕容晚晴脑海中反复想着这几件事的时候，讶然之意溢于言表。

她终于明白了——明白得有些心惊，她终于明白了孙思邈的神秘来历，也明白了孙思邈的苦衷。

所有人都在望着孙思邈，他们是否明白？

慕容晚晴想到这里，有些揪心。

孙思邈还站在那里，只是他脸上迷雾更浓，沧桑得如昆仑绝顶上常年不散的迷雾。

李八百揭破了孙思邈的秘密，反倒悠闲起来，微笑道：“寇谦之也是个神童，比孙兄还要神。孙兄七岁的时候，好像正病入膏肓，但听闻寇谦之七岁就开始学道了……”

顿了片刻，李八百又道：“可很少有人知道，他最先是去向龙虎山学道，这点张宗师应该知道……”

众人见李八百屡次提及寇谦之，又说寇谦之和孙思邈有关系，就让他们难免浮想联翩，听闻李八百谈及寇谦之秘事，均是望向了龙虎宗的张裕。

他们现在才发现，李八百知道的东西远比他们要多得多。

张裕冷哼一声，不置可否，可众人见他这般，均是认定李八百说的无误。

李八百微微一笑，又道："不过，寇谦之在龙虎山仅仅三年，然后就离开了。之后有人说他见到了仙人，随仙人进入华山修道、嵩山隐居，这期间经历了约三十年的光景。"

寇谦之的秘事，六姓之家当然了然。

李八百说的就是寇谦之扬名前的经历，平淡得甚至有些枯燥。

以往的时候，众人都是听过就算，不觉得什么，可这会儿的工夫，都是双眉紧锁，似在思索着什么。

"这段经历是寇谦之亲口对弟子所言，被后人记载下来，不过一个人亲口说的并不见得就是真的。那仙人，除了寇谦之外并没有人看到，而寇谦之说在华山、嵩山修道的时候，也从未有人在山中看到他。因此，很多有心的人感觉这经历本是寇谦之编出束的。"李八百缓缓道。

"他为何要编造这些事情？"那葛道人忍不住问。

"他要掩盖一个真相。"李八百轻淡地说出一个惊人的秘密，"掩盖他入昆仑的秘密！"

大殿流光，迷离万千。

众人均露出恍然之意，就算那羽扇纶巾、看起来万事不关心的人也问道："寇谦之去过昆仑？天师之道，封在昆仑，难道说他消失这些年，就是在昆仑学习天师秘技？"

众人看他的眼神多少有些轻视。暗想，这人身为楼观道的道上，怎么头脑这般愚蠢，这么简单的问题到现在才想到！

李八百却抚掌笑道："郑道长身为楼观道主，果然学究天人，竟连这点都想得到了。"

"可寇谦之为何要隐藏这个秘密？"那郑道长问完后，立即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天师之道，藏之昆仑。这个天大的秘密，知道的人当然希望越少人知道越好。听闻天师之能浩如烟海，很多人穷其一生也难得习尽，寇谦之虽然不差，但终究难尽习天师所学……他难尽习天师所学，自然不想别人学到超越他，也就不想将这秘密流传出去，因此编造了谎言，掩盖了入昆仑学道一事。昆仑天师之道想必是一直在那里，但见仙人一事可遇不可求，旁人不明真相，只能叹他命好，却不能强求他什么……"

说到这里，郑道人眨眨眼睛，看着孙思邈笑道：“不知道孙先生可赞同在下的看法。”

这是个浅显又深刻的看法。

历来有言，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父。谁有了一种能力，当然都希望自己独家所具。

除了像张陵那种人外，任何人若知天师之道藏在何处，自然不希望第二个人知道。

可郑道长为何要问孙思邈这个问题？

慕容晚晴突然发现这个郑道长也没有看起来那么愚蠢，他是顺着李八百的思路说下去，将一切说得明明白白。

明白得让孙思邈根本无法否认！

李八百还在笑，只是笑容中隐藏着机锋：“寇谦之失踪了许多年，托辞在名山遇过仙人……”

“孙先生也失踪了十三年，不过孙先生比寇谦之更直接，他从不解释他去了哪里。可能他还没来得及想，说不定日后他如寇谦之一样出名时，会想个借口。”郑道人立即接着道。

“寇谦之失踪前，虽是神童，但毕竟不是神人。可他失踪后再出来，连皇帝老子都拜他为国师。”李八百道。

“孙先生失踪了十三年，眼下虽不再是神童，可更像个神人。”郑道人叹道，“听闻他以前医术虽不差，但现在更上一层，几可起死回生。邺城‘一针活两命’的事情，早就传遍了大江南北。”

他们二人一唱一和，说的倒是天衣无缝，更像是废话，可众人都明白这两人的意思了，也知晓为何李八百说寇谦之和孙思邈有关。

寇谦之和孙思邈间有根让人看不到的神秘之线！

线索就在昆仑。

“寇谦之失踪再现后就会禹步，而且道法精通，一时无二，六姓之家也有些自愧不如……”李八百继续道。

郑道人接道：“孙先生也会禹步，不但会禹步，还会天衣剑法。禹步、天衣剑法都记载在《金篆玉函》内……《金篆玉函》在留侯张良之后，谁都知道是落在天师之手。天师将《金篆玉函》和一生所学都封存在昆仑之内，并非没有可能。”

李八百目光闪动：“天师之技，浩然繁杂，但以医术、道术等为主。”

郑道人沉吟道：“寇谦之道术极高，孙先生医术精绝，难道……”

他没有再说下去，李八百也沉默了下来。

可他们两个的意思昭然若揭，就算慕容晚晴这个外人都已明白。

张陵死后，将一生所学连同《金篆玉函》封在名山昆仑之内，留给有缘之人。

天公将军张角仅从张陵身上学到几技后，就威震天下，朝野震惊。那张陵所封技艺，简直可说是匪夷所思，也可说是个极大的宝库。

寇谦之最先找到张陵藏道之地，学艺三十载，出山后，就凭所学创北天师道，在北魏年间荣耀一时，甚至远盖六姓之家的风头。

而孙思邈显然是第二个找到大道之人，他仅用十三年就出山，一路行来，炫目绝学不断，当然是从昆仑学到的本事。

孙思邈并没有说谎，他不是寇谦之的弟子，但结果比他是寇谦之的弟子还要惊人。

如果李八百和那郑道人说的不错，孙思邈和寇谦之可说是师兄弟！

但师兄高明，还是师弟高明，众人不得而知。

众人知道的一点是，孙思邈知道张陵的封道之地！孙思邈现在的表现让让人震惊，他的本事若用四个字概括，只能说是“深不可测”！

葛道人看着孙思邈，似在流着口水，他更像个商人，好像是在评估着孙思邈的价值。

帛道人望着孙思邈，眼中却像在冒火，他不服任何踩作他头上的人。

张裕满是油彩的脸上，散发着野兽般的味道；桑洞真心中火热，终于明白孙思邈为何未被离魂刺所困。

郑道人再不多说一个字，又恢复羽扇纶巾的儒雅。

可众人再看他的眼神却大不—样，这个郑道人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慕容晚晴亦是心中震动，暗中却想，孙思邈原来是得了天师真传。这么说，义父猜测得不错。这消息若传出去，只怕孙思邈一生难得片刻安宁，怪不得他绝口不提自己的来历。他和寇谦之经历相似，但性情绝不相同，李八百揭露此事，就是看准这点，让他不得安生。

孙思邈还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似乎听着别人的往事。他没有承认，可也没有否定，只是脸上沧桑之意更浓。

十三年的光阴，并没有在他脸上留下任何岁月的痕迹，他看起束还和十三年前一样年轻。

不变的是情怀，苍老的是心境。

殿中呼吸渐渐沉重，帛道人、葛道人、张裕、桑洞真四人不约而同地将孙思邈围困在中火，眼中均有寒芒闪动。

只有那黑衣人还立在原地，但目光灼灼，也定在孙思邈的身上。

不用李八百再说一字，他们也不会放孙思邈离去。

李八百还坐在椅子上，目光闪烁道：“孙兄今日想要离去，只怕不会那么容易了。”

孙思邈笑容浮起：“阁下这般见识，实在让我出乎意料，可阁下今日说了这些，恐怕不是想逼我说出天师封道之地这么简单了！”

他心中暗想，依李八百的性情，若有一块肉在面前，宁可撑死，也很难和别人分上一口。他费尽心思打探我的秘密，这时候轻易对旁人说出，绝不是想将昆仑之秘和六姓之家分享，可他究竟还有什么深意？

李八百哈哈一笑道：“孙兄见识毕竟不同。你们都围着孙兄干什么，孙兄是客，你们这样，岂不让旁人笑话。”

见帛道人等人未动分毫，李八百悠然道：“以孙兄这种旷世奇才，无双圣手，入宝山十三年后才再次出山。寇谦之那种神童，历经三十余年才悟道。各位已经老大不小，我看若论心智，恐怕远远不如孙兄和寇谦之，就算知道天师封道之地，难道还有耐心去学个几十年再出来吗？”

众人一愣，神色讪讪，知道李八百说得极有道理。

宝藏虽大，可得不到手，又有何用？

葛道人哈哈一笑，最先撤了包围之势道：“原来李兄不过是消遣我们来着。”

“葛道长错了。”李八百道。

“不知道这次我错在哪呢？”葛道人立即问。他倒是好脾气，虽屡次被李八百否定，仍是笑眯眯的一团和气。

“兄弟我说出孙兄的秘密，绝非消遣各位，而是要告诉大家，有孙兄参与进来，我等大业成功的希望最少能多三成。”

张裕冷冷道：“不见得。”

在场诸人中，好像只有他对李八百的态度一直冷漠不羁，没有任何尊重。

李八百道：“张道主身为龙虎山传人，以一己之力击败陈国大将萧摩诃，生擒陈国太子这等本事，兄弟自然是佩服的，这等身手当然是

大业急需的……”

他话未说完，众人均耸然动容，纷纷喝问道：“你说什么？”

慕容晚晴更是吃惊，立即想到在响水集时，曾经遇到过萧摩诃和陈公子一事。

大难临头时，萧摩诃带那陈公子独自离去，慕容晚晴心中不满，却不想萧摩诃和他们分道扬镳后，没有被五行卫追到，反倒落入张裕之手。

萧摩诃是陈国第一猛将，居然不是张裕的对手！

这点已让慕容晚晴惊诧，但她更吃惊的却是，那陈公子竟然是陈国太子！

据慕容晚晴所知，眼下陈国国主陈顼所立的东宫太子叫做陈叔宝。

难道那个陈公子就是陈叔宝？怪不得连陈国大将都会护在他的身边。

可历来都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陈叔宝身份如此尊贵，为何偷偷摸摸到了响水集？究竟是为了什么？

慕容晚晴本以为自己明白了很多，到如今才发现有更多不明白的地方。

在场诸人显然也被这个消息所惊，等着李八百回答。孙思邈亦是心思转动，越想越是惊凛，只感觉这李八百心机之深，图谋之大，简直骇人听闻。风遗尘整理校对。

李八百却和没事人一样，仿佛说到的萧摩诃和陈叔宝二人不过是阿猫阿狗，只是看着张裕道：“只不过天地之间，人各有所用，有些事情，张道主未见得做得到。”

“什么事情我做不到？”张裕冷漠道。

李八百眼珠转转，轻声道：“比如说，阿那律的下落，张道主就找不到。”

众人又是诧异。张裕脸色狰狞，上前一步，握拳道：“你说什么？”他霍然望向孙思邈，眼中厉芒闪动。

孙思邈一直默然，见状平静道：“阁下以为我能找得到阿那律？”

李八百笑笑，突然岔开话题，漫不经心道：“你们当然都知道阿那律是什么了。”

没有人回答，可很多人眼中都闪着贪婪的光芒。

他们都是世人眼中极为神秘的人，知道的也都是天下秘辛，又怎么可能不知道阿那律是什么！

阿那律就是如意。

若见如意，即见如来。若见如意，万事如意。

这听起来不过是寻常百姓间的吉祥话，也是亲朋好友之间互送如意的目的，可他们这些人然知道事情完全不是民间说的那样。

这世上的秘密本来一直都是被少数人掌握。若流传到众人皆知时，怎么还会是秘密？

“阿那律本是梵语，中原才叫做如意。因此，很多人说如意也是从天竺那面传来的，甚至是世尊曾用之物。若能见到如意，最少可许一个愿望，时且一定会实现。”李八百道。

他懂的东西实在不少，不过这次说的，都是在场诸人知道的事情。

可他转瞬就说了一个大部分人不知道的事情：“可很少有人知道，天公将军是第一个让世人知道中原还有如意这种东西的人。”

众皆动容，却还是静等李八百说下去。

孙思邈见众人的模样，心中暗叹，不得不说这个李八百蛊惑人心的本事实在高明。

“天公将军张角纵横天下，实在是个不世的奇才，可叹天不假人。”李八百唏嘘道。

帛道人在一旁不满道：“李八百，你若这种说法，说到天明也说不完。”

李八百看了眼手旁的沙漏，见其中细沙剩下不过三分之一，微笑道：“帛道长其实是想问问，孙兄怎么会和如意扯上关系，又怎么做才能找到如意，是不是？”

帛道长被说破心事，脸上一红。

葛道人笑嘻嘻道：“在下也想问问的。其实谁不想问呢？”

李八百道：“兄弟也想问问的，可有些事，只是问是问不出来的。”

帛道长倏然变色，才待发怒呵斥，李八百轻淡道：“这种事要想，只有动脑子的人才会知道如意的来龙去脉、如今会被哪个所得。”

李八百一句话惹火帛道长，一句话又让帛道长火气顿消。

帛道长脸色数变，突然笑道：“这里的人，谁不知道八百兄才是最有脑子的人，在下还想听听八百兄的高见。”

他片刻间又压制了怒气，变脸之快有如翻书。

李八百似早知道此人的反复，笑笑道：“高见不敢当，只请帛道长听下去就好。”顿了下，道：“天不假人，让天公将军早死，可天公将军临死前曾说过一句话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什么话？”帛道人立即接问。

李八百脸色突转肃然，握住手旁那沙漏，沉默半晌，就要开口……

“若得阿那律，何至这般田地！”

众人先是困惑，然后惊诧，纷纷回头看去。

他们困惑的是这句话的意思的确让人费解，惊诧的是说话的那人不是李八百。

说话的是那黑衣人。

他说完后，就闭口不语，仿佛从未开口。可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揭破了天师之道藏于名山的绝密，第二句话的分量让众人自然不敢小觑。

众人立即望向李八百，不知这黑衣人说的是否和李八百想说的一样。

李八百也像一惊，明白众人的意思，缓缓道：“不错，天公将军临终前，说的就是这句话，不想仁兄竟然也知道。”

众人大奇，不解那黑衣人究竟是谁，怎么对此中秘情这般清楚。

李八百目光闪动，似在琢磨着什么，良久才又道：“仁兄可知天公将军说完这句话后，又说了什么吗？”

那黑衣人既不摇头也不点头，立在那里，僵化一样。

帛道人看起来又要发火，李八百见状微微一笑：“仁兄既然不想说，我说也可以。当初天公将军说完这句话后，身边的人均不明所以，都问什么是阿那律，去哪里寻找阿那律。听天公将军言下之意，那阿那律显然是个极为紧要之物，若能得到阿那律，黄巾起义说不定就不会失败，天公将军也就不会病死。”

“后来呢？”帛道人迫不及待问道。

“后来嘛……”李八百微微一笑，“天公将军只说了‘天师’两个字后就去了。”

“天公将军是说阿那律是在天师之手？”帛道人恍然，忍不住看了孙思邈一眼。

李八百似赞实讽道：“帛道上终于也肯用脑子了。”

帛道人淡淡道：“跟着八百兄久了，脑袋也就灵光了。”他这次听李八百讽刺竟然没有发火，倒让众人有些奇怪。

李八百也像有些意外，但转瞬道：“天公将军一死，众人散去，但天公将军所言被几个人有心记住，苦苦琢磨阿那律的意思，却始终难以明白。汉灵帝末年，天竺和尚竺佛朗到洛阳传法，无意间说了‘阿那律’几字，天师门下才知道阿那律原来是梵语，中原话叫做‘如意’。从那以后，天师门下才知道阿那律能让人万事如意，也终于明白天公将军临终的意思。在天竺，阿那律本是世尊神物，俗人当然无缘可见。可在中原，天师门下有人已然想到，世间真有如意一物，就在天师手上。天公将军临终之言，岂是空话？”

“那后来呢？没人去找如意吗？”帛道人皱眉道。

李八百淡淡道：“怎么没有人去找？找的还都是大人物，比如说曹操，还有吴主孙权，蜀中诸葛武侯都在暗中寻找。”

说到这里，若有意若无意地看了那黑衣人一眼。

众人哗然，脸上均有不信之意。

葛道人忍不住道：“这如意竟惊动了这么多惊天动地的人物，怎么我从未听过此事？”

“葛道长做生意买东西的时候，若看中了什么，当然不会大张旗鼓地去买了。”李八百嘲讽笑道。

葛道人立即明白过来：“这倒也是，如意事关重大，那些人当然秘而不宣，可你说魏武帝等人如何知道这如意的消息呢？”

“天师门下良莠不齐，有些人以这秘密做获得荣华富贵的台阶也不足为奇。”李八百笑望张裕。

张裕冷哼一声，脸上的油彩在殿光中迷离不定。

众人均想，李八百这么说，有可能暗讽张鲁投靠曹操一事。张裕虽身为张鲁后人，但一直以此事为耻，怪不得不悦。

葛道人叹息摇头道：“魏武帝雄才伟略，不想也对如意有兴趣。”

“魏武帝又如何？他也是人。”

李八百不屑道：“是人就有欲望，越是位高权重的人，欲望心反倒比常人要重。当年魏武帝头脑有疾，世间神医难治，他为延命，当然迫切想要得到如意。孙权虽常据江东，可一直担心曹操南下，自然也想找到如意，保江山永固。蜀中那些人更不用说，他们一直以汉之正统自居，想要一统天下，恢复汉家江山也需要如意。”

帛道人在一旁冷笑道："这么多人去找，蚂蚁都找得到，不要说是如意。"

李八百摇头道："话不能这么说，有些东西是要看缘分的。天师之道，藏之名山，这简单的一句话当年就有流传。可世上名山无数，你若不知玄秘，一座座地去找，哪里找得到？魏武帝虽最早去寻如意，却也是最先误入歧途的……"

他说到这里，似觉好笑，便忍不住大笑起来。

葛道人却不觉得有什么好笑的，不解地问道："李兄笑什么？"

李八百笑着说道："你们恐怕有所不知，当年天师曾经过邺城，碰巧邺城北有座山叫做'名山'。"

"那又如何？"葛道人先是错愕，后是恍然道，"魏武帝认为那座山就是天师藏道的名山吗？"

李八百仍是笑个不停，连连点头道："不错，不错，正是如此。魏武帝当时以为寻到如意之地，立即命手下寻找如意，甚至为此铲平名山，扩建北城，将整座名山都纳入城中。折腾数年，却连如意的影子都没有见到，你们说好笑不好笑？"

众人面面相觑，感觉此事匪夷所思，但仔细想想，却又大有可能。

魏武帝英明神武不假，但英明神武之人也会犯错，而且犯的错误后果往往更加严重，甚至愚蠢。

自古以来，莫不如是。

李八百笑吟吟又道："邺城始建于齐桓公时，本是个小城，可经魏武帝这么一搞，竟成规模。可民众当然奇怪，不知道魏武帝劳民伤财为了什么。魏武帝想必是觉得此事不好交代，就和谋士荀攸商量此事。亏得荀攸脸皮够厚，竟想出一个谎言，说什么魏武帝是夜宿邺城，半夜见金光由地而起，掘得铜雀一只。古时候大舜的母亲梦见玉雀入怀而生舜，今魏武帝得铜雀，也是吉祥之兆，当立邺为都，建铜雀台纪念。百姓振奋，却不知道这根本是个谎言。魏武帝却是大喜，命荀攸着手此事，荀攸于是又建铜雀台在名山之上，却仍不死心，暗中不知挖地多少丈，还在秘密寻找如意的秘密，深信如意就在邺城之内。"

慕容晚晴秀眸圆睁，满是不可思议的神色。

她当然也知道铜雀台的典故，可从未想邺城兴建、铜雀台的建立会有这种内情。乍听不可思议，可李八百说得有鼻子有眼，因果清晰，让她怎能不信？

"更好笑的事情是在后面。铜崔台虽建立了，可魏武帝根本没心思立什么铜雀，只一心寻找如意的秘密。后来掘地规模变大，又建金

虎、冰井两台，实在是欲盖弥彰。而东吴孙权也知道这秘密，在江南也拼命地寻找，一日突传出消息，吴国在金陵旁的紫金山掘地挖出一铜匣，内有一白色如意。”

葛道人接道：“不错，史书曾记载过此事。不过都说那是秦始皇传下来的东西，那时候那东西还没有名字，都说秦始皇看出金陵本有天子之气，才用那物镇住王气。”

“这么说，如意是被孙权所得了？”帛道人皱眉道。

李八百笑得前仰后合，摆手道：“这不过是孙权放出的烟雾罢了，那不过是个假货。一个人没什么目的，怎么会去掘山？他欲盖弥彰，不过借此警告曹操，他吴国有如意在手，让魏武帝小心。之后，魏武帝和孙权之间因为这事勾心斗角，不知道起了多少风浪。”

众人瞠目结舌，想着这其中的错综复杂，感慨万千。

只有孙思邈立在那里，脸上又有了沧桑之意。

这些内情，他是不是早就知道？

当初他和冉刻求提及此事时，脸上不也是这种表情？

李八百越说越开心，竟有少见的振奋：“晋室南渡后，后赵国石虎占据了邺城，画蛇添足地在铜雀台上多加了一只铜雀，以为神灵庇佑，能保佑他找到如意。这秘密一直极其隐秘地流传在庙堂上，随后冉魏、前燕、东魏先后占据邺城，直到齐国，亦是立都在邺城。世人都说邺城有王者之气，因此这么多人建都于此，却根本不知道事情的源头不过是因为天公将军说过的一句话。那些人更没有想到，名山不是名山，而是指昆仑，你们说这世上还有这么好笑的事情吗？”

他说到这里，已然捧腹，笑得泪水似乎都要流了出来。

众人中却没有一个发笑，闻此隐秘，倒觉得人性之悲莫过于此。

李八百狂笑中，终将如意源头说得清楚明澈。

慕容晚晴被这段秘辛吸引，听后唏嘘中也不由怦然心动。

李八百说的虽然神秘，可合情合理，有根有据，让人不能不信。

人之将死，并言也善。张角临死所言当然是真心所言。

原来世上真有如意，原来如意是从张角那时开始流传于世，民间庙堂虽有如意，但那真具神通的如意根据张角所言，是在天师手上。

天师张陵死斫，将《金篆玉函》和一生所学封在昆仑，那如意呢？也可能所在昆仑。

但世人当初不知名山是指昆仑，因此引发了无数的猜想，就算

魏武帝那种人雄，也难免卷入其中，苦苦追寻如意的下落。

可寇谦之、孙思邈、李八百，甚至那黑衣人，他们怎么知道名山就是昆仑？

疑问归疑问，毫无疑问的是，见过天师秘藏的人可能就见过如意。

孙思邈入昆仑十三年，从张陵遗留秘藏中学艺，那如意可能就落在孙思邈的手上。

怪不得李八百一直苦苦追踪孙思邈索要如意，就是因为他早知道这点。

慕容晚晴悄然望去，看众人或听得全神贯注，或皱眉思索，或有的人也在留意孙思邈，只有孙思邈好像神游天外，思索着什么，似将这段往事全没有放在心上。

想起孙思邈曾经说过，并没有见过如意，慕容晚晴心中微动，那一刻只是想他一直对很多事情秘而不宣，但从未骗过我什么，既然这样，我应该信他的。可只是我信他又有什么用？这世上只怕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再信他没有如意的。

想到这里，慕容晚晴又是心酸，又是担心。

大殿中满是李八百疯狂激荡的笑声，良久，突然歇了。

笑声虽歇，但那疯狂的气氛仍旧充斥着大殿。李八百神色肃杀，眼中妖异之意又起：“孙兄是聪明人。虽说，就算聪明人也难免会犯些愚蠢的错汉，但我想，孙兄不会的。”

孙思邈望着李八百，突然问道：“这些事情本来极为隐秘，阁下如何知道的？”他这么一问，倒间接印证李八百并非胡说八道。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李八百哂然道，“事情只要发生了，就一定会有人知道。”

他这个答复，和没有回答一样，孙思邈却赞同地点点头道：“不错，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话题一转，“那阁下眼下准备怎么办？合同六姓之家，将我拿下，逼问如意的下落吗？”

帛道人、桑洞真等人都忍不住上前一步，回望李八百，认为这事情无可厚非。

天师之道、《金篆玉函》和如意这三件加起来，足以让天下任何一个人眼红心热，做出疯狂血腥的事情。

“孙兄错了。”李八百反倒摇摇头，很镇静地道，“我并不想这么做！”

“什么？”帛道人反倒一怔，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那你要做什么？”孙思邈微笑道，“你辛辛苦苦说了这么多秘密给我们听，总不是吃饱了撑的？”

慕容晚晴想笑，可笑不出来。

她实在不明白，这时候孙思邈竟还能保持镇静。她在明白真相后，早想了千百条主意要脱身，但不觉得哪一条有用。

很显然，眼下图穷匕见，李八百说出这个惊人的秘密来，就是要实现一个惊天的计划，他对孙思邈若没有十足的把握，绝不会说出这些事情来。

“我将这些事情都说出来，只希望我们彼此开诚布公。如意在孙兄手上，兄弟不指望孙兄拿出，只希望孙兄手持如意和我等合作完成一个大业！”

李八百神色肃然，眼眸中又露出咄咄逼人之光，这一刻，他仿佛换了一个人。

慕容晚晴怔住，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合作？大业？什么大业？”帛道人抢先问道。

李八百拍拍手，铜光火光中，他对面的铜墙丈许高处霍然闪开，现出一幅画来。

画上有个女子，垂头披发，虽让人看不清容颜，但柔弱得看起来像那风中幽兰，楚楚可怜。

孙思邈脸色微变，慕容晚晴那一刻的脸色也变得极为苍白。

帛道人只看了一眼，就道：“李八百，你挂出这幅画来做什么？这就是你的大业？”

“这是幅画吗？”李八百忍不住笑道。

帛道人再次望去，微微吃惊，这才发现由于光线之故，他竟然看错了。

那不是一幅画，而是真的有个女子在那里。

一个如画的女人！

铜光如金，洒在那如画的女人身上，泛着一层薄薄的光辉，更让那女人看起来如同幻境中的仙子。

可帛道人对女人根本没有任何兴趣，哂笑道：“是个女人能如何？你的大志若仅限于此，就越来越没出息了。”

“是吗？那帛道长可知道这女人是哪个？”李八百漫不经心道。

“她就算皇帝老子的女儿又如何？”帛道人反驳道。

李八百目光闪烁，一字字道：“皇帝的女儿，我没兴趣。可张季

龄的女儿在我们的大业中，不可或缺！”

葛道人失声叫道：“张季龄的女儿？扬州首富张季龄？”

他是个道人，可更像个商人，当然知道扬州首富张季龄的实力。他灵宝派眼下虽风光，在江南的产业也多，但全部加起来也不如张季龄的一根毛。

张季龄虽说是扬州首富，但长江南北、淮河两岸，甚至北至黄河草原，南到岭南，都有张季龄经营的产业。

李八百竟然将他的女儿抓来了？

葛道人心思转念间，立即叫道：“妙呀，这实在是一笔难以想象的财富！”

李八百抚掌赞道：“葛道长毕竟有些眼光，知道这女人价值连城。孙兄以为然否？”

那如画的女子正是张丽华！

孙思邈不曾想，跟冉刻求一路追踪，到现在见到了张丽华，而冉刻求又不知下落，暗自叹息。但他还能平静道：“阁下大志若仅限于财富，倒未免让我很是失望。”

“我大志当然不在财富。”李八百霍然站起，眼中有厉芒闪动，“可要实现大业，非财富不能！”

握手成拳，李八百缓缓吸气道：“想我天师门下门徒众多，要实现天公将军之志并不为难事。但数百年来，天下仍旧混乱，纷争不断。我等眼睁睁看着百姓日苦，难道不觉得愧对天公将军？孙兄，你可知天师六姓为何不能成事？”

孙思邈目光闪动，缓缓道：“莫非是因不能齐心一体吗？”

“不错，孙兄一语切中要害。当年寇谦之的北天师道被齐国所灭时，我等若能齐心携手，说不定已成大业。”李八百放声笑道，“可那时，天师六姓非但不能齐心一体，反倒彼此猜忌，各自为战，难免不成气候。兄弟将诸位寻到此地，就是要诸位摒弃彼此从前的恩怨，齐心协力，再建大业。”

“包括你我先前的恩怨？”孙思邈缓缓道。

李八百道：“自然如此。兄弟以前若有得罪，这里先行谢罪。”说罢竟深施一礼。

众人诧异莫名，从未想到李八百居然前倨后恭。

慕容晚晴也没想到局面这般转换，可一颗心非但没有半点释然，反倒怦怦大跳起来。她隐约感觉到，有一件她一直畏惧的事情将要发生。

环望众人，李八百凝声道：“想孙兄身为天师传人，若论能力，比起寇谦之有过之而无不及。茅山道主眼下势力磅礴，更不逊当年的北天师道。只要孙兄、王道主联手，可说是南北天师道合作，再加上我等这般人协助，重立四道，再建八门，指日可待。陈、齐、周三国任何一个国家，若得到我等的鼎力相助，一统天下有何难事？就算三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了解我等雄心，凭借我等多年的经营，号令一下，再组三十六方，重现天公将军奇迹，还天下一个太平，也绝非没有可能！不知兄弟心中大业，诸位可是赞同？”

他言语铿锵，激荡在大殿之中，一时间轰轰烈烈。

殿中火光明灭，照耀在他的脸上，竟有无边的慷慨激昂。

慕容晚晴一颗心几乎要停止了跳动，她虽想到李八百阴险狠辣、野心勃勃，可也从未想到过此人大志如斯，竟想要一统天下！

第十二章
收网

殿中呼吸沉重，就连孙思邈眼中都闪过分讶异，显然没想到李八百竟有这种抱负。

这更像是个疯子般的计划。

可天下大业哪个不是起源于疯狂的念头？

如意或许还是虚无缥缈，不知何处，可这大业实在太磅礴广阔，让人心潮澎湃时亦是呼吸艰难。

李八百虽在征询大伙的意见，目光却只落在孙思邈身上。

似乎在他看来，其余人的想法都是不足为意，这大业只需孙思邈赞同即可。

迷离的大殿内，孙思邈神色亦有分迷离，未等开口，葛道人突道：“八百兄的想法是不错，可先不要说三十六方势力难建，就算天师八门到如今都是分崩离析，要复旧观也很艰难。”

张角黄巾起义时，曾建四道八门三十六方。

当年张角直领四道，四道掌八门，兼统三十六方，这才能如臂使指，让黄巾军数十万人有如一体，纵横天下。

张角死后，四道意见不合，八门随即出现缝隙，被当时朝廷各个击破，三上六方失去统领，自然如群龙无首，很快烟消云散。

毫无疑问，这种组织方式的关键是在四道合一、八门的建立上。葛道人的问题看似随意，但直指关键所在。

李八百淡淡一笑，“将、谋、风、火、反、谣、工、锐，此乃天师八门。将门在武智，张道主骁勇无敌，设计诱来陈叔宝等人，甚至可击败陈国猛将萧摩诃，若立将门，有何难事？”

张裕冷哼了一声，但神色稍有和缓。

听李八百又道：“谋门在计，反门在激，兄弟不才，心中倒有几分打算，一点鬼把戏虽是不足为道，但也能用。诸位若不反对，兄弟就来组建谋、反两门即可。”

众人对张裕的评价，至今还是模糊，只感觉此人很是威猛；但对李八百要建谋、反两门，倒是心有戚戚，认为若建天师八门，以此人的心机掌管这两门可说是当之无愧。

孙思邈更想，今日有此局面，此人运筹策划绝非数年之功，如今行事，可说是倾尽全力，不可阻挡。难道说当年黄巾起义一事，真的要旧事重演？

李八百侃侃又道：“风门在于消息灵通，火门要看人数勇力，谣门散布流言造势，这三门有遍布天下的六姓之家协助，在四道发动后建立可说是顺水推舟，并无太多难题。至于锐门冲锋陷阵，要组精锐之师也不是难题。各位难道不闻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兄弟只要再搞定张季龄，锐门可建。”

众人见他随口分析头头是道，佩服之下又有些骇异。

葛道人扳着手指头在算，突然道：“工门呢？这可是最难办的一门。”

李八百笑笑，“工门在器，若无良匠全力制造利刃重甲，我等起事就如自断一臂，绝挡不住齐国的虎狼之兵。可葛道人难道忘记綦毋怀文了？”

“他不是死了吗？”这次是帛道人在发问。

“綦毋怀文虽被斛律明月逼出齐国，但绝没有死。眼下……是和孙兄在一起的。”李八百微笑道，“孙兄当初所用的凶年剑，不就是綦毋怀文给的？”

众人震动，均向孙思邈望去，就听李八百又道：“因此工门组建一事，交给孙兄就好。孙兄，你说是不是？”

孙思邈终于开口道：“若天师门下四道八门重建，那陈、齐、周三国，阁下准备辅助哪国？想必肯定不是齐国了！”

慕容晚晴心中微颤，脸上不由有分异样。

只是她的紧张众人并未留意。

或许在众人心中，她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棋子，在这大业中更是无足轻重。

“当然是陈国。”李八百毫不犹豫道，“齐国先伐北天师道，后与六姓之家结仇，如今灭道多年，早和天师六姓势不两立。周国身在关中，只有郑先生基业在那里。诸位基业大多是在江南，若从江南行事，自是方便。郑道长，你意下如何？”

这件事情的选择倒的确如二减一那么简单，唯一的阻力显然是在关中的楼观道上。

众人闻言，大多点头。

那郑道人见状，微微一笑道：“既是六姓之家，当要齐心协力，鄙人当然是听大多数人的建议。”

李八百击掌笑道：“郑道长深明大义，当真让人佩服。不知孙兄眼下还有什么想法呢？”他看似询问，但目光咄咄，看似已不由孙思邈反对。

孙思邈微微一笑道：“那如何从江南行事呢？阁下先用巧计擒下陈国太子，莫非想要威胁陈顼就犯，支持天师之道？”

“此乃下下之法，迫不得已而为之。”李八百立即道。

“哦，那上上之法是什么？”孙思邈平静问道。

李八百昂声道：“这当然需要仰仗茅山宗的王道长和孙兄了，只要两位能进献《太平经》说服陈顼扶植天师一道，我等自然不用刀兵就可助陈顼一统天下。”

“可陈顼若不愿呢？”孙思邈反问。

李八百哂笑着，淡淡道：“那事情就说不定了。”

孙思邈目光中有分了然：“阁下估计想用先礼后兵之法，陈顼若愿听从太平之道，当然是最好不过。可若不愿，就拿太子陈叔宝做要挟，甚至暗算陈顼，然后借张季龄的财富，兴兵取代陈国，以江南为基业，再立三十六方，北伐周齐两国，争霸天下。”

他娓娓道来，可所言后果极为透彻。

众人均是闻之变色，暗想，那样一来，只怕江南转瞬兵戈云集，战火四起。

李八百冷静道：“除此之外，孙兄还有别的妙法可兴天师之道吗？”

孙思邈沉默半晌才道：“我眼下倒想不出什么妙法，可知阁下的计策早有人先行用过。”

李八百脸色微变，目光中锋芒尽露。

慕容晚晴忍不住道："这计策谁还用过？"她乍闻李八百图谋，端是奇诡宏图，常人难想，却不想还有别人用过。

"用李八百之计的，就是天公将年张角。"孙思邈望着李八百，淡淡道，"阁下身为六姓之一，当然知道天师之道本不是用来造反，而是致力于天下太平。天公将军的太平大道也是寻求天下百姓的太平大道！"

李八百冷冷道："我现在难道不是在寻求致力天下太平的大道吗？"

孙思邈缓缓摇头，却岔开话题道："天师之道，以《太平经》为要义，《太平经》又名《太平清领经》，其中所言本是辅助君王济世之道。东汉之末，见百姓日苦，民不聊生，天师门下才有人甘冒奇险，进献此经给朝廷，只希望朝廷稍按《太平经》之言治理天下，略解百姓疾苦……经中要义，以治国解百姓之苦为主。"

慕容晚晴本一直以为太平道是邪门歪道，更憎恶张角所为，却不知这种往事，不由讶然。

李八百淡漠道："可惜的是那皇帝昏庸，非但没有听从《太平经》所言，反倒杀了献经之人。"

孙思邈惋惜道："不错，那时的东汉日薄西山，《太平经》的确是明珠暗投，天师门下数次冒死进言，均遭不测，天公将军这才忿然而起，起义举事，之后发生的事，自不用我赘言。"

"这些早就过去，说来何用？"帛道人不耐道。

孙思邈目光转动，带分怜悯道："可当初以天公将军之能，东汉局面之乱，尚不能成事。如今天下虽三分，但各国稳定局面只有过之，百姓思安。进经一事当然可行，不过要徐徐图之，以防急则生变——若是太急，到时候若陈顼不尊《太平经》之言，反起杀心，只怕各位辛苦多年的基业将转瞬化为灰烬。"

葛道人、桑洞真二人脸色改变。

六姓在江南的基业以灵宝派、茅山宗最大，若真如孙思邈所言，只怕这两家损失最大。

孙思邈望着李八百，缓缓道："阁下大志虽好，但未免急切，万一事败，那时再建三十六方，不过重蹈天公将军所为，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成功的可能。"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若都如孙兄这般瞻前顾后、首鼠两端，那真让天下人失望。"李八百反驳道。

孙思邈摇头道："阁下此言差异。如今天下虽分，但趋于太平。若依阁下之计，只怕转瞬天下再起混乱，民难有安，岂不大违天师本来之意？天公将军当年一统，多少是为了黎民之苦，可若如阁下的一统，

百姓更苦，一统无期，有何意义？”

李八百双眸一睁，其中寒芒闪现：“天下一统，大势所趋，我等顺天行事，牺牲也是在所难免！”

孙思邈见状，心中微沉，知李八百心意早决，绝不会因为自己三言两语改变主意，微微一笑道：“先不说天下一统，就算眼下四道，只怕都是建立不易。”

众人目光落在那四个座位上，立即被眼前之事吸引。

李八百目光转动，立即道：“孙兄虽不是六姓之家，但以孙兄之能，当然可坐一位。”见张裕怫然不悦，立即道，“张道主武功卓绝，将门、锐门还要仰仗其力，当然也有一席之地。”

葛道长哈哈笑道：“八百兄雄才伟略，若没有八百兄筹划，根本就没有四道八门的重建，有个座位是当仁不让。”

说话间，他的目光却瞄着最后的一个位置。

慕容晚晴立即想道，这个葛道长倒是做生意的料，知道互利互惠，先捧李八百，其实是想拉拢李八百，自己占据一位。

其余几人脸色均有异样，都想到，李八百、孙思邈、张裕在四道中占据三席，看起来没有争辩的余地，剩下还有四人，怎么来分最后一个位置呢？

桑洞真满脸涨红，上前一步道：“李道主，你莫要忘。当初的约定！”

慕容晚晴心中微凛，想起茅山宗和李家道早就联手一事，立即明了，桑洞真暗算孙思邈，只怕是为了师尊的地位，只是不知道王远知究竟有没有参与进来。

果不其然，李八百哂笑道：“兄弟当然不会忘记，江南一事，还要仰仗王宗师之力，眼下茅山宗势力最大，这四道的首位，本应该由王宗师来坐才是。其次就是孙兄、张兄，兄弟忝居末位都觉惭愧，绝不会和王道主来争的。”

他话一出，桑洞真自是欣喜，葛道人有些失望，旁人却都是诧异。

众人见李八百辛苦奔波，这般热切，均以为他要坐四道中头一把交椅，怎想他竟这般谦虚。

只有孙思邈心中想到，李八百其志宏伟，绝不甘心屈居人下。他这般安排，不过是让茅山宗为他出头罢了。事成之后，以他的为人，过河拆桥没什么不可能。

他片刻中将问题想个明白，见众人均是盯着座位不语，心中暗叹，“利”字当头，这些人虽是道中之人，谋利之心亦不例外。他虽把因

果利害说清楚了，但众人却没有一字听得进去。

李八百看着孙思邈的脸色，缓缓道：“孙兄认为的为难之事，兄弟已然办妥，对见事在人为。”

“哦？”孙思邈微笑道，“李兄如此办妥，未免让人口服心不服了。”

李八百目光微厉，望向那黑衣人道：“这位仁兄，绝不会争四道之位的。”

孙思邈见那黑衣人不置可否，但的确没有出头之意，实在不解他究竟是哪里的人物，为何会知道那么多秘密。

李八百目光落在葛道人的身上，缓缓道：“葛道长只求财，不求气。张季龄的产业可由你来支配使用。”

葛道人本是沮丧，闻言顿时笑了起来，忙道：“一切好说。在下早说过，站着和诸位混饭吃就好。”

李八百望向那楼观道的郑道人，不待说话，那郑道人道：“鄙人没什么本事，跟随诸位摇旗呐喊就好，这位置嘛，就不想坐了。”

慕容晚晴见他说得潇洒，心中暗骂，这人见风使舵，是个狡猾之徒，显然是看局面已定，不敢争锋。

她知道眼下虽一团和气，但孙思邈是越陷越深，只要四道位置一定，李八百就要全力逼孙思邈行事，因此忧心忡忡，只盼有人能来搅局。

更想到那石室中的张角复活，慕容晚晴脸色白得如雪，悄然四望，感觉如置身铁桶之中，想效仿当初水遁逃走绝无可能。

李八百微微一笑，最后望向帛道人道：“郑道长深明大义，想必帛道长也是如此了。”

那性子最急的帛道人不知为何，一直保持沉默，闻言只是笑笑道：“就算四道建立了，可蛇无头不行，谁来统筹四道行事呢？”

李八百轻淡道：“只要四道定下，大伙在这清领宫定下血盟，自然有人来统筹四道，这点倒不用帛道长担心的。”

帛道长眉毛一挑，哂笑道：“天师门下高人尽聚四道，还有谁有胆来统领？除非天公将军复生，才会坐天师四道的宗主之位吧？”

李八百眼中奇异光芒一闪，含笑道：“帛道长越来越聪明了……”他伸手一握身边那沙漏，见那沙漏中细沙将尽，森然道：“‘七月十五，妖魔再生。天公重降，大道太平！’这句话帛道长难道忘记了？”

众人都变了脸色，帛道长更是脸色巨变，失声道：“你说什么？难道天公将军真的会重生？”

他一句话落，大殿中铜光火光似乎都有了幽绿之意。

慕容晚晴心头狂震，想起在墙后石室所见，失声道："难道……"

她话未说完，却被孙思邈一把握住了手掌。

慕容晚晴娇躯微颤，见孙思邈神色肃然，眼中竟有惊凛之意，下一句话就说不下去了。她心中却是诧异，暗想，孙思邈先前都敢和复活的张角动手，此刻怕的是什么？

却见孙思邈目光轻转，向四周望去，神色又像一变，鼻翼动了动。

李八百幽幽一笑，不但眼眸发绿，甚至脸上也有些绿意："天公将军当然会重生，不然我何必在此等待？沙漏尽后，就是天公将军冉生之时！"

他声转萧肃，神色凝重，看起来绝非信口开河。

那沙漏中的细沙一点点地落下去，众人先前见了还不觉得什么，但这时明白沙漏的含意，只感觉一粒细沙落下都有着说不出的触目惊心。

火光闪烁，帛道人眼角似乎也一直跳动，突然大声道："你们要发疯，别人却没有必要和你们一起。李八百，这宗主一位你愿给谁给谁，我恕不奉陪了。"

他袖子一甩，转身要离去，突然发现眼前一花，忍不住退后一步，双眸中厉芒闪动。

李八百正站在他的身前。

"你要做什么？"帛道长冷冷笑道，"你约我来，我就来了，可我要走，难道走不得吗？"

李八百笑容浮起，轻声道："六姓之家本是一体，突然走了一家，一会儿天公将军来了，只怕难以交代。"

"你要留下我？"帛道长双手环袖，神色阴冷。

局时瞬间剑拔弩张，慕容晚晴不忧反喜，只盼这二人能够斗起来，给他们离去带来分转机。

不想李八百只是轻轻叹口气，摇摇头道："兄弟怎敢呢？算了，道不同不相为谋，大业艰难，帛道长要走也是在情理之中。"他似有些心灰意懒，举步就要向座位上行去。

帛道长本以为难免一战，见李八百竟然服软，冷哼一声，双手放了下来。

"要走可以……可是……"李八百突然说道。

陡然间，殿中风声大起，金光大盛，似乎全殿的光芒均罩在了帛道长的身上。

帛道长不由闭眼。

那风声来得突然，光芒极是刺目，其中有锐锋迫近。帛道长立知不好，闭目之时双手一扣，胸前竟有三道黑光射出，同时用力后纵。

可饶是他变化极快，退后时还是手臂一凉，忍不住惨叫一声，落到地上时脚步踉跄。

帛道长右手紧握左臂处，鲜血喷涌难遏，狰狞地望着李八百道："你好狠！"

"啪嗒"一声响，一只带血的手腕掉在了地上。

金光收敛，倏然全部回到了李八百的手上。

他手上有刀，刀身皆为金色，上有三道黑痕。

刀是泼风刀！

黑色的泼风刀在这金光大殿中，刀身竟变成了奇异的金色。

只见他手腕一抖，那三道黑痕悉数落在地上，发出轻微的声响，他手腕再一转，那把泼风刀奇迹般隐没，不见了踪迹。

就听李八百淡淡道："要走可以，可是命要留下。"

鲜血不停地流淌，望之让人心寒，众人脸色均变，大殿中一时静得血流的声音都听得到。

兔起鹘落，变化突然，孙思邈却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李八百故意示弱，趁帛道长放松的时候出刀。那泼风刀不愧是寇谦之曾用的祭刀，变化万千，在殿中竟能散发强光，让帛道人猝不及防。

帛道人虽也瞬间反击，可那泼风刀竟像有股磁力，居然将帛道长反击的那三点暗器尽数吸在刀身之上。

李八百因刀之故，几乎没有耽搁，一刀就砍下了帛道长的左手。

孙思邈心中凛然，暗想李八百本是道行高深，武功极强，这刀更是诡异，他和自己相斗时，只怕一直没有尽出全力。

火光下，纪道长脸色惨白，身子发抖，也不知是愤怒还是害怕。

众人见到他这般模样，难免心中异样，甚至有兔死狐悲之感。

葛道人更是畏惧，颤声道："有话好好说，何必……"

不等他说完，帛道长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他生死攸关时突然大笑，实在异常诡异，就连李八百都有些意外。可李八百还能慢条斯理道：“帛道长笑什么呢？可是感觉天公将军要到了，因此喜悦？”他虽和声悦色，眼中却闪过分狐疑。

只因为帛道长笑得实在不是时候。

慕容晚晴虽被笑声所惊，但更留意那个沙漏。

帛道长被李八百暗算，这本是慕容晚晴意料之内，可子时将至，天公将军是否再次出现，她实在无法预料。

沙漏将尽未尽，只有点滴犹存……

帛道长笑声一顿，看着那沙漏道：“李八百，你机关算尽，可是也从未想到过，天公将军不会来的。”

“哦？你又知道？”李八百哂笑。

“不但天公将军不会来，今日子夜，就是你等毙命之时！”帛道长倏然退后两步，声音凄厉，面色狰狞竟如恶鬼。

他那一刻竟如发疯一样，说出来的话也和疯子一样。

但众人见其双眸晶亮，绝没有半分疯狂之意，背心不知为何竟蹿起一股寒意。

他们隐约感觉帛道上所言是真，但是帛道长有什么本事竟能让他们尽数毙命于此？

李八百一怔，倏然向孙思邈望去，见他眼中竟有分惊骇，喝道：“怎么了？”突然鼻翼亦动，脸色遽变，向四周持火把的那些人叫道：“曼陀罗！是谁？”

他狠辣阴沉，在通天殿内一直指挥若定，可这刻的话语中却有分慌乱之意。

不过他说得极为古怪，慕容晚晴一时间竟不知他说的“曼陀罗”是什么意思，就见张裕倏然而动，眨眼间就到了一个持火把的汉子前，伸手抓去。

六姓之家进入清领宫，均带了几个贴身手下以备不测。

这周围持火把之人自然都是六姓之家的人手，忠心耿耿，自然无疑。

张裕身形一动，如虎跃龙腾，伸手抓出，空中竟有龙吟虎啸之势，威风凛凛中满是杀气腾腾。

他出手的对象是帛道人带来的一个手下！

以他龙虎宗道主身份竟对一个帛道人的手下出手，实在让人意

料不到。

不想更让人错愕的是，那道人本是木讷呆立，却在张裕扑来之时身形陡退，身法之快亦是让人心中悸动。

帛道人的手下怎么会有这般身手？

“嗤啦”声响，张裕一把抓裂那道人的胸口衣襟，只差一分就要将那人开膛破肚。

他一失手，断喝一声，不进反退，倒翻了出去。

就见空中火光一耀。

旁边一黑衣人手中火把的光焰倏然暴涨，竟如火燃的长枪般刺在张裕方才所在的位置。

紧接着“嗤”的一声响，一点白光擦着张裕衣襟而过，直击到对面的铜墙之上，发出“当”的一声大响。

张裕落在地上时，脸上油彩流离，可谁都看出他眼中的肃杀之意。

那喷火的黑衣人和那倒退的黑衣人片刻并肩而立，虽面对龙虎宗的道主，竟然也没有半分畏惧之意。

这两人究竟是哪个？居然有如斯本事、这般身手、惊人的胆量？

“五行卫？”

张裕开口就说了三个字，萧冷中又夹杂分干涩。

那两人缓缓点头，只回了一个字：“是！”

众人皆惊，当然都知道五行卫的含意。

五行卫只有五人，着衣五色，寓意金、木、水、火、土五行，参透天地造化。

白衣金卫，青衣木卫，黑衣水卫，红衣火卫，黄衣土卫。

这五人是斛律明月手下高手中的杀手，专门负责消灭齐境道人，纵横江湖近二十年，不知有多少道中高人死在他们手上。

那喷火的当然是火卫，那倒退放出白色铁矢的自然是金卫。

金火两卫竟然能悄无声息地潜入清领宫的通天殿？

他们怎知道天师六姓在此汇聚？他们又怎么发现入殿之路？

五行卫素来动作一致，金火两卫到了通天殿，那其余三卫呢，又在哪里？

张裕祺然望向帛道长，厉喝道：“帛锦，你敢背叛天师！”他少

言寡语，但武功高强，心思亦是缜密，在那片刻间就已想通事情经过。

金火两卫能混杂在帛道人的手下中，被帛道人带了进来，帛道人怎么会不知底细？

很显然，帛道人已被五行卫收买！

怪不得帛道人方才狂笑说大伙尽要死在这里，只凭金火两卫，当然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可是若……

才想到这里，张裕心中震颤，想到了个极为可怕的可能，他知道齐军和五行卫均到了响水集，难道说他们真正的目的却是破釜塘？

这么说，湖外说不定已是天罗地网，被齐兵重重包围？

“你们看，沙漏！”葛道人突然叫道。

慕容晚晴见金火两卫出现时，脸上闪过极为古怪的表情。她虽被局面所惊，但听葛道人声音极为惊怖，忍不住扭头向沙漏望去。

沙漏中最后一粒沙已然流尽……

子时已到。

七月十五，妖魔再生。天公重降，大道太平！

细沙漏尽并无可怕之处，可怕的是天公将军张角就要在这时候重现人间！

一想到密室墙上那个张角雕像竟能复活，慕容晚晴一颗心揪起来，周身震颤个不停。

可她随即发现了更震骇的事情，她身子震颤并非是害怕，而是大殿在震颤。

有极为沉闷的雷声仿佛从天地尽头涌来，带动整个大殿都颤抖起来。

这是地底，这是湖底，就算外边惊雷电闪、大雨倾盆，声音也绝传不到这里，可那雷声又是从何而来？

难道说张角真的复活了，他不但复活了，还带来了天地间不可思议的力量？

慕容晚晴想到这里的时候，周身冰凉，忍不住向孙思邈看去。

孙思邈突动，一伸手就将一颗药丸塞到慕容晚晴的口中，急促道：“解药。你小心。”他只说了五个字，身形一纵，跃到半空。

他已负伤，而且伤势不轻，但这一纵，还是如飞龙夭矫，傲啸长空。

帛道长背叛六姓之家，带来了五行卫，李八百、张裕等人是先清除内鬼，还是先战外敌。无论哪方，均对孙思邈含有敌意，孙思邈又

会如何选择才能逃脱？

慕容晚晴闪过这个念头的时候，心中却有分失落，同可奇怪孙思邈说的解药是什么意思，她什么时候中了毒？

此时此刻，她实在不想卷入这无谓的争斗中，只想孙思邈和她一块儿离去，可她还是不能不关心孙思邈如何选择。

她没有看到！

她只看到，几乎每个人的眼中都带着一股难以名状的惊恐，望着大殿的一侧墙壁……

然后就是“轰”的一声，那坚硬的铜墙突然泛起一片白光，那白光咆哮汹涌，瞬间就充斥了整个大殿。

那不是白光，而是大水。

大水汹涌如潮！

可这里怎么会有大水进来？难道说这湖底宫殿已然坍塌，破釜塘的水全部灌了进来？

怪不得帛道人说大伙全要死，可出道人怎么会有这种能力引水灌殿，他难道也不要命了吗？

慕容晚晴脑海中一片空白，只看到孙思邈被那大水空中一击，也飞撞了出去，然后眼前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失去了孙思邈的影踪。

生死关头，慕容晚晴立即闭气，身随水走，瞬间撞在了铜墙之上，周身疼痛如裂。那一刻，她才深切感觉到死亡如此的近。

她会水，可她就算会水能如何？她毕竟不是可在水底呼吸的负。殿中充满大水，她只怕很快就要憋死在水中。

念头才转，就感觉身后突然传来一股巨大的吸力，吸得她如飞般倒退。

慕容晚晴一惊，立即发现身后的铜墙不知怎么的突然裂开个大洞，又将殿中之水泄了出去。那股力道极大，她身不由己，立即随水而走，一时间天昏地暗，耳中轰鸣，眼前亦是迷离旋转。

不知多久，慕容晚晴已感觉心跳欲裂，水压奇巨，整个人都要爆开一样。

“哗”的一声大响，她身上的压力一轻，只感觉整个人竟飞了起来。

那种感觉实在奇妙，竟像由地狱转向了天堂。

清新空气倏然扑来，然后她就见到眼前出现了一轮月亮，而自己正在接近那轮月亮。

慕容晚晴头晕脑涨之际，根本无暇思索，可见到那轮明月的时候竟忍不住想，我难道……死了吗？

一念才起，身形就坠落了下去，那一坠，又如要回到地狱一样。

慕容晚晴顾不得惊诧，终于看清楚自己的局面，原来自己竟好像处在喷泉之上，高高地被水流冲击，置于破釜塘上。

她那一刻立即明白过来，有大水灌入通天殿，但随即泄了出去，那水压奇猛，竟将她从湖底的殿内冲到了破釜塘的湖面上。

那孙思邈呢？

慕容晚晴才转过这个念头，就见天上撒过一张大网。大网如天，倏然罩在她的身上，然后就有一股大力从那网上传来，将她拉了过去。

“咚”的一声响，她已经如大鱼般被网住，重重地摔在了甲板之上。

慕容晚晴咬牙忍住疼痛，竟没哼一声，只是睁眼看着上方。

上方有天，天上有月，一张脸闪过来，挡住了天上的明月。

那张脸平淡无奇，没有任何表情，乍一看，就像黄土苍天间最寻常的百姓，可不寻常的是他身上穿着件黄色的衣服。

慕容晚晴一眼就认出，那人是五行卫中的土卫！

她以前见过五行卫的，却不是在响水集。

五行卫如影随形，砣不离秤，金火两卫入了湖底清领宫，其余三卫自然离得不会远了，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她和孙思邈一路逃亡，虽将五行卫远远地撇下，没想到还是没有逃过五行卫的大网。

慕容晚晴那一刻脸上没有意外，也没有任何表情，她缓缓地闭上了眼，似乎也知道无法再抗拒冥冥中的天意。

土卫看着慕容晚晴，脸上却露出分极为奇怪的表情，像认识慕容晚晴似的。他摆摆手，有兵士划着他乘的那艘船，向远处划去。

水面上还有不少艘这样的小船，船上均是兵士林立，水靠在身，盯着水面等着下一个猎物。

土卫的那艘船划了许久，才划到一艘大船近前。

船高三层，规模颇大，船舷甲板上兵士伫立，有如铁打，神色肃杀。他们本来就是疆场上的铁血男儿，这次来此亦是不改铁血之气。

破釜塘突然出现这么一艘大船、这么一船兵士，大多数人见

到，恐怕都会错愕非常。慕容晚晴却没有半分错愕，她知道除了大齐兵勇，不会有谁这时候还能出现在破釜塘上。

这本来就是一个局。

局中的人已开始收网。

土卫突然俯身，解开了慕容晚晴身上的网，向大船上一指。他的意思很明显，是让慕容晚晴上那艘大船。

可慕容晚晴本是叛逆之女，这刻去了束缚，随时会暴起搏命，土卫心思缜密，怎么会没有想到这点？

慕容晚晴居然没有立即出手，竟像认命一样登上大船，孤零零地走到了大船的甲板上。船上的那些铁甲兵士见到她，如同未见一样。

甲板上一人面水负手而立，水面浩渺，那人沉凝却如山岳。

天上有月，月有清光，清光洒在那人的身上，形成一个巍峨的影子，影子又落在慕容晚晴身上。

慕容晚晴立在那里，看着那个身影，脸上突然露出极为复杂的表情，像慕仰尊敬，似敬畏胆怯……

只足犹豫片刻，慕容晚晴单膝跪倒，低声道："琴心拜见义父大人。"

她说得奇怪难解，"琴心"是她的名字？她不是慕容晚晴吗？她这种倔强女子死都不怕，怎么会示弱跪倒？这里显然是齐军的战船，怎么会有她的义父？

若是外人在场，只怕如坠雾中。

可慕容晚晴双眸清澈若水，没有半分迷糊。

负手如山岳之人缓缓地转过身躯，露出那似矢锋寒电的一双眼。

他神色威厉，额头却有了皱纹，鬓角也有了斑白，可无论谁见到他，都会忽略他的沧桑老迈、皱纹白发，只是震撼于他目光中的凌厉杀气。

秦时明月汉时关，定军枪出定江山！

三十余年的疆场血泪，垂老了英雄豪气，颓废了戎马倥偬，却无法磨去他眼中的峥嵘大志。

那人当然就是斛律明月。

大齐王国的中流砥柱，让天下豪杰俯首的天下第一将军！

第三卷 飘渺孤鸿

刺心

第一章
建康

清风徐徐，水面纹起。

破釜湖一派风光中却像蕴藏着机心百转，杀意万千。

斛律明月看着慕容晚晴时，眼中的凌厉终于融杂了分暖意，但很快消逝。

慕容晚晴没有见到这点暖意，她一直垂头望着甲板。

他们一个是齐国的将军，一个是慕容家的叛逆，本是势不两立。

慕容晚晴当初虽从邺城逃走，终究逃不过斛律明月的天网恢恢。这次慕容晚晴失手被擒，本不会有什么生机，可她没有丝毫畏惧之意，因为她早已知道，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一出戏。

如今，她在戏中的角色看起来已到了谢幕的时候。

她也早想退出，因为她不喜欢戏中的角色。

突然回想起当初对孙思邈说过：“我很是厌倦，也很累，我今天头一次有想走出来的愿望……”

“很久以前，我一直盼望……能有个温暖的家——家里有个值得我等的人……”

“我什么都不用去想，只要每天做好饭，等着他回来。而我，就

在桌对面看着他吃得香甜……”

画面一幕幕地流转，慕容晚晴的神色益发地苦涩。

她记得，孙思邈曾对她坚定地说过：“你想走出，就能走出。”

她那时没有说的是，若走出后，只不过是一个人的孤单，她又何必走出？她早就习惯了眼下的寂寞，从寂寞走入孤单，又有何用？

她什么都没有说，她好像什么也没有做，这一路行来，不过是看叶黄叶落……

可事实真是如此吗？

“为父给你的任务，是让你一路跟着孙思邈，监视他的举动，你可有了什么发现？”斛律明月缓缓问道。

他问的奇怪，慕容晚晴本是慕容家的叛逆，和齐国势不两立，慕容晚晴怎么会听他的吩咐？

斛律明月怎么会是慕容晚晴的父亲？

若是旁人见了，多半一头雾水。慕容晚晴却立即道：“义父，孙思邈并非暗中图谋大事的人。”

“你如何知道的？”斛律明月口气转冷。

慕容晚晴没有留意，只记得那一路落叶中的宁静和温暖：“女儿已经探明，义父所料不假，孙思邈的确是大有来头之人，而且入过昆仑，好像也的确找到了张陵的藏道之地。他是天师门下不假，不过他不像有与齐国敌对的野心。女儿一路行来，只看到他被李家道的那个李八百所迫，却始终不肯和他们同流合污……”

她缓缓而谈，将追随孙思邈一路所发生的一切详细讲明，等说完清领宫的事情后，又道：“女儿觉得，孙思邈没有想对齐国不利的念头，也并没有什么大志……义父似乎不用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

“没什么大志？”

斛律明月喃喃道：“一个人只要有能力，身处巅峰之地不难，难的是，能在巅峰之境激流勇退。”

“义父的意思是？”慕容晚晴蹙起眉头。

“十三年前，孙思邈正是青春年少，意气风发。周国国主宇文泰、权臣独孤信都对他青睐有加，他那时候可说要什么就会有什么。可他突然消失了，消失得干干净净，在红尘中没有留下半分痕迹。”

斛律明月说到这里，轻轻叹口气道：“连为父都佩服他的魄力和隐忍。”

他的神色终于有了分疲惫。他说及孙思邈的时候，难免想起自

己。

三十余年的戎马锋冷，他一直都是处于巅峰之境。他这么说，难道是已有了退意？

沉默片刻，斛律明月才道：“他隐忍了十三年这才再次出现，十三年的光阴，无论对谁来说，都是极大的代价，更不要说他这种极具能力的人。一个人若没有远大的抱负，怎会如此？这种人，你说他没有什么大志？”

慕容晚晴心中一阵悸动，极力辩解道：“可他就算有大志，也不会有和大齐做对的意思，真正暗中谋划与大齐做对的人是李八百！”

斛律明月听到“李八百”三字时，目光微闪。他显然也知道这个人。

他转过身去，负手而立道：“孙思邈现在不和齐国做对，谁保证他以后不会！你可以吗？”

慕容晚晴滞住，垂头不语。

“一个人总会变的。”斛律明月双手交错，骨节凸起，萧萧道，“无论谁都不会例外。天师门下六姓之家已蠢蠢欲动，他们和我大齐一直势不两立，若让他们成行，绝非我大齐之福。孙思邈眼下虽不赞同李八百的想法，但真要是大势所趋，形格势禁的话，只怕他是统领四道八门的不二人选。那时候他想推，也是无从推辞，而只要他们势力一成，头一个对付的就是大齐，孙思邈也就会是我们大齐的心腹大患，我们眼下只有一个办法……”

他未雨绸缪，看得明白，看得透彻。

齐国禁道二十年，杀道中之人无数，这其中的纠葛，事关生死存亡，再没有其他解决的方法。

只有杀！

除掉心腹大患，自己才能有活下去的余地。

斛律明月握手成拳，一字字道：“孙思邈深不可测，若再过一段时间，只怕我也制他不住。”他言语中又带了分疲惫。

他老了，孙思邈的潜力难以限量，他必须及早应对，可他始终未将那方法说出来。

慕容晚晴一颗心沉下去：“通天殿的情况现在如何了？他们……”她问的是他们，实则只关心其中的一个。

她突然发现，斛律明月虽未在通天殿，但对天师道的了解绝不逊于旁人。

而斛律明月早就收买了帛家道的道主帛锦，让五行卫混入其

中，更让慕容晚晴早早潜在孙思邈身边，可见其深谋远虑。

此次收网行动既然如此周密，殿中的人是不是已被一网打尽？

“他们只怕都逃了……”斛律明月道。

慕容晚晴不知是惊是喜，试探道：“义父筹划这么久，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为何还能让他们逃了？”

她凭直觉，认为这次义父没有使出全力。义父虽老，但能力深不可测。义父既然来了，若入通天殿，只怕殿中六姓之家要死上一半，可斛律明月居然留在船上看风景，用意让人难揣。

斛律明月脸上突有分奇怪之意，可慕容晚晴却看不到。

“杀了李八百，还有张八百、王八百。从张角之后的数百年间，这世上不知有多少李八百出现了。”斛律明月轻叹一口气道，“因此，我只让金火两卫看看他们的动向，我觉得这次并非是收网的最好时机。”

慕容晚晴终于明白过来：“义父还要放长线钓大鱼？”一想到斛律明月的谋划深远，慕容晚晴心中颤动，李八百等人都不被斛律明月放在眼中，那他真正的目标是哪个？

“是。”斛律明月简捷道，“琴心，这次你能让孙思邈进入清领宫，做得很好，可要什么奖赏吗？”

慕容晚晴轻咬唇间，清冷的月光下，红唇似乎不带一分血色。

她的确接到了这个任务，在响水集时接到的任务——七月十五，带孙思邈入清领宫。

可她不认为自己做成了什么，她甚至竭力不想让孙思邈去，但斛律明月既然说了，她也不想否认。

“女儿以为这次是任务的结束，因此对孙思邈说，让他带我入清领宫后，再无瓜葛。”

顿了下，见斛律明月没有反应，慕容晚晴一咬牙，如同要舍却最心爱之物的感觉。

“女儿……想回邺城了！”

良久的沉默。夜星寥落，如秦月汉关时的那点烽火。

烽火中有铁马金戈，但也有闺中梦枕的思念。

“金火二卫在通天殿的火焰中下了从曼陀罗中提炼出的毒药……曼陀罗这花儿本是从天竺那面来的，又称醉心花，中者昏迷，但不是绝对致命的毒药，这种毒的好处是无色薄味，中者很难察觉，缺点是发作极为缓慢。”斛律明月突道。

他突然岔开了话题，让慕容晚晴有些奇怪，但她记得李八百当

初在殿中曾说过“曼陀罗”三字，有些恍然。

五行卫的金火二卫显然早有算计，将毒下在了火把中，进而想要控制殿中之人。怪不得张裕要对那两卫动手，原来已察觉中了毒。

“不过天师门下的六姓之家都有秘术，而且如野草般生命力顽强，就算中毒后，恐怕也会有破解之法。”

斛律明月说到这里，再次转过身来，凝望着慕容晚晴道：“可你没有破解之法，你到现在也没有丝毫中毒的迹象。”

慕容晚晴迟疑片刻：“孙思邈在地宫大水来前，给了女儿解药。”

“因此……他是关心你的？”斛律明月目光灼灼。

慕容晚晴垂下头来，良久才道：“女儿不知道。”转瞬昂起头来，“可他给女儿解药后，就自己离去。女儿不知道他去做什么……”

那一刻，她又有刺心的痛楚——如同她想要割舍的那种心痛。

斛律明月道：“一个男人，平时对女人的千呵百护做不了准，因为他或是情欲催动，或是利益驱使，情淡利散后，就会形同陌路。但一个男人，本身处于生死关头，还能牵挂你中毒与否，就说明他心中深处早有你的影子，此生都是难以忘怀，这种感情，才是最能持之以恒的。他那时离你而去，或许是去做更危险的事情，不想你赴险……”

慕容晚晴怔了半晌，一时间不懂冷酷如冰的义父为何突然要说这些话，而且听起来竟很有道理。

“你莫非还不懂为父的意思？”

见慕容晚晴缓缓摇头，斛律明月的目光中又有凌厉的光芒闪过：“琴心，你并非蠢笨之人，你当知道，如今孙思邈是天师门下的关键人物，我们对待此人，绝不能有一分懈怠。”

顿了片刻，不闻慕容晚晴回答，斛律明月字字如钉道：“好，你不明白，为父就告诉你！你眼下决不能回转邺城，更不能置身事外，因为，为父还需要你跟随着孙思邈，继续帮为父打探他的一举一动！”

慕容晚晴微震，轻咬贝齿，竟还是一言不发。

斛律明月皱眉道：“你要说什么？”

“义父知道女儿想要说什么？”慕容晚晴反问道。

“当然。”斛律明月反倒笑了起来，“我看你自幼长大，你想说什么却又犹豫的时候，总是这种表情。”

慕容晚晴心中一暖，鼓起勇气道：“义父，女儿本是孤儿，被义父收留后，传授一身武艺，让女儿此生不受欺凌。在女儿心中，义父说什么都是对的，义父让女儿做什么，女儿也是义无反顾地去做……”

斛律明月脸上露出少有的温情，和声道：“因此，为父一直说，为父虽有子女不少，但只有你这个义女才最让为父省心。”

慕容晚晴沉默片刻，又轻咬着嘴唇，终于道：“祖珽让蝶舞和冉刻求刺探孙思邈的底细时，自以为棋先一步。却没想到，义父早在孙思邈入城那一刻，就定下让女儿假扮慕容家叛逆慕容晚晴的计策，进而来接近孙思邈，刺探孙思邈到齐国的真正用意，女儿一直尽心在做。”

慕容晚晴心中阵阵惘然，那一刻心中在想，孙思邈若知我当初入天牢救他，本是个圈套，还会不会再为我挡上一箭？我迟迟不敢和他说明真相，是不是那一箭已成了我的心结？

听斛律明月道：“你一直做得很好。”慕容晚晴心中一阵激荡，脱口而出道，“可女儿这次可不可以不做下去？”

“为什么？”斛律明月愕然。

慕容晚晴垂下眼帘，低声道：“女儿不想。”她是不想，也是不愿，但她本也不敢说的，她今日竟能说出真正的心思，自己也有些意外。

“你怕？”斛律明月字字如山。

慕容晚晴神色微有慌乱，强笑道：“女儿怎么会怕？女儿怕什么？”她的目光一触到斛律明月的凌厉神色，立即飞散。

斛律明月那一刻神色突变复杂，凝声道：“你是怕对他……动了情？”

“不是。”慕容晚晴立即否认。

见斛律明月目光如刺穿她的内心般，慕容晚晴嗫嚅道：“我只是觉得他是个好人，不想再去骗他。”

斛律明月先是讶然，后是恍然，转瞬哂笑起来：“你说他是好人？好人？”

他反问道：“什么叫做好人？”

慕容晚晴不能答，斛律明月明白她的习惯，她何尝不懂斛律明月的习惯？每次斛律明月如此，就是心中早有了答案。

“你只怕还有所不知，如今的局面对我们极为不利。”斛律明月肃然道，“为父虽在不久前击败了韦孝宽，压得宇文护龟缩关中，不敢动弹。但听说，韦孝宽终于说服了宇文护，准备派使者前往建康，去见陈国国主陈顼……”

“陈、周两国要联盟？”慕容晚晴心中大跳。她绝非无知少女，对眼下天下局势很是了然。

一直以来，齐国最为强盛。三十余年，依仗斛律明月的西攻南

战，屡次击败周国大举入侵齐国的打算，又将陈国兵力局限在长江以南。

可齐国只有一个斛律明月，分身乏术，想要一统，总是被陈、周分别牵扯，难以尽力攻克一国。

陈、周弱势，可若真的联盟，只怕强齐亦是头痛。

斛律明月缓缓点头道：“琴心，你自幼聪慧，一点就通，比起朝中那些人来，实在强上很多。”说到这里，他神色怅然道：“陈、周若是联手，合谋共袭我大齐，我大齐应付起来，定然捉襟见肘。更不要说，天师六姓若是联手，肯定不会来帮齐国。”

一想到当年张角的黄巾之乱，斛律明月紧锁眉头。

顿了片刻，他又道：“这三股势力若是势成，我大齐危也。为父绝不会让陈、周联盟势成，而你眼下就肩负着破解六姓之家联手的重任！孙思邈在其中是关键，更可能是担任四道宗主之人，极有可能对大齐不利。这样的人，你说他是好人？”

慕容晚晴心头一颤，知道这好坏的定义彼此不同，却不能争辩。

斛律明月上前一步，凝望着慕容晚晴道：“琴心，在陈主的眼中，我们大齐个个都是坏人，霸占了他们自以为是自己的江山。在为父的眼中，只有和大齐同心之人，才算上好人。可在世人心中，好坏如何定义，均有自己的答案……”

慕容晚晴本想说，可在女儿看来，孙思邈怎么来看，都是好人的。可她终究没有说。

斛律明月缓缓又道：“为父知道你本性善良，也知道孙思邈一些仁义的举动让你感动。但这种时候，要以江山大业为重，儿女情感为轻。你可懂为父的意思？”

慕容晚晴缓缓点头，突然想到什么：“可是义父……我们难道不能将孙思邈争取过来吗？”

“绝无可能！”斛律明月立即喝道，转瞬感觉自己口气太重，叹口气道，“琴心，大齐禁道二十年，杀戮极重，其中仇恨的力量，你不了解。”

沉默许久，他叹口气道：“如今形势严峻，为父能信赖之人不多，你真的不愿再帮为父一次？”

慕容晚晴感受那声音的颤抖，心中激荡，终于道：“好。女儿答应义父，可这是……”

“这是最后一次。”斛律明月斩钉截铁道。

慕容晚晴被斛律明月说出想说之话，反倒不信，吃吃道：“最后

一次？”

斛律明月露出分笑容，轻声道：“琴心大了，终究不能一辈子做五行卫一直做的事情。”他突然岔开话题：“你还记得吗……三年前，你曾在宫廷中听过一曲？”

慕容晚晴只感觉周身一震，低声道：“哪……哪首……曲子？”

斛律明月笑笑道：“原来你忘记了。”

慕容晚晴只感觉呼吸难畅，脸颊滚烫。

她当然是明知故问，她怎么会忘记？

当年，亦是如今夜般星辰寥落，如同秦汉关月的千古蹉跎，但宫中灯火如星，驱赶着世间寂寞。她那时候是第一次随斛律明月入宫，只为宫中庆贺齐国大胜周国、突厥联手，邺城君臣百姓皆欢。

那之前，齐国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只因为周国宇文护倾雄兵十万，联手突厥人来攻洛阳。

洛阳一失，齐国就失去西方的屏障，全国震动。

斛律明月当即出战，射杀周国第一猛将王雄，让宇文护溃败而逃。

但那一战，斛律明月却非齐国风头最健的人物。

齐国百姓似乎只记得另外一人的伟业。

洛阳城破在即，齐国朝廷危难，是那人身先士卒，分担朝廷压力，抢在斛律明月之前出战。

洛阳城破在即，城内百姓翘首以待，是那人仅率精兵五百，从邙山杀出，连破周军七重埋伏，杀到洛阳城下，给百姓以生机企盼。

那人鼓舞了军心，振奋了士气，让齐国军民上下一心，拼死反击，竟击垮了宇文护的十万雄兵，杀得宇文护落荒而逃，丢盔卸甲。

那人当是兰陵王！

那曲就是《兰陵王入阵曲》！

天下名曲无数，那晚的宫中奏曲无数，却只有那首曲子让许多人终生难忘。

慕容晚晴当年入宫，不是想听听那首早就记在心头的曲子，而是想要看看心目中假想许久的兰陵王。

当年，不知多少闺中少女、宫中粉黛，为曲狂，为人狂，如红烛落泪，只为那一束燃烧自己的光芒！

她听到了那曲，她也见到了兰陵王。

但她也可说，没有见到兰陵王。

她只是远远地望，听到那曲声激荡时，就见到兰陵王盛装出场，不出意外的华贵，不出意料的威扬。

曲调浑厚，人却缥缈。

事后，她只记得漫天灯舞下那个缥缈的身影，却怎么也想不起他俊朗的模样。

人生如梦——梦难醒，梦难忘。

她终于回过神来，镇定了自己的情绪，说道：“义父，是《兰陵王入阵曲》吗？”

“不错。”斛律明月目光敏锐，却没有发现女儿和三年前有什么不同，甚至感觉她仍如三年前一样痴迷。

停顿片刻，斛律明月缓缓道：“为父已为你向长恭提亲了，他答应了为父。”

“真的？”

慕容晚晴突觉一阵眩晕，那声音简直不像是她的，如梦如幻，缥缈飞扬。

“当然是真的。”斛律明月微笑道，“他也一直记得你，他甚至一直在暗中保护着你。”

慕容晚晴又是一震，失声道：“这么说，响水集外，击退李八百的人是他？”

她记得那刀光——如霓裳旋舞的刀光。

当年宫廷中，入阵曲中那男子长刀舞动时，不就散发着那种光芒？

她难以置信，不想当日救她的竟是高长恭——大齐的兰陵王！

“当然是他。”斛律明月毫不犹豫道，“不然，这天底下还有谁能一刀击退李八百？”

“他在哪里？”慕容晚晴立即问。

“他眼下在……建康。”

“建康？他在建康做什么？那里可是陈国的都城。”她问话的时候，心中却想，那孙思邈呢？如果从通天殿离去，会去哪里？

斛律明月沉默许久才道：“你说的不错，那里是陈国的都城，也是陈人的地域，我不能前往，也无法派兵保护你们。相对来说，那里远比在这里要危险得多，你去建康要小心。”

“我也去建康？”慕容晚晴有些错愕，“可是，义父不是让我跟着

孙思邈吗？”

斛律明月自信道：“若我猜的不错，孙思邈很快也要前往建康！”

慕容晚晴心中泛起分疑惑，不解义父为何这么肯定，可她知道义父从不无的放矢，便问道：“可建康也不小，我怎么去找……孙思邈？”

斛律明月递过一封信来，慕容晚晴立即伸手接过，知道信中自有吩咐。她揣了起来，又问：“义父，那我走了？”她早就习惯这种吩咐，做起来自然而然。

不闻斛律明月回答，她抬头望去，见到斛律明月望着水面，似有所思。

慕容晚晴从侧面望过去，只见到银白的月光落在斛律明月的发髻上，泛着银白的光芒。她心中微酸，这一年年地过去，义父好像又老了些。

斛律明月感觉到她的注意，回过神来，强笑道：“你走吧。对了，其实为父向长恭提亲之时，还有个人向为父提亲，想要娶你。”

慕容晚晴讶异，脑海中不知为何立即浮现出那沧桑中带着真诚的脸庞。

自己都被自己吓了一跳，她摇头甩去脑海中的影子，忙问道：“是……谁？”

“穆提婆。”斛律明月神色不悦，眼中更露出分不屑，“他实在痴心妄想。我斛律明月的女儿，凭他也配得上？”

慕容晚晴奇怪道：“义父，当初女儿和孙思邈在邺城宫中的时候，他就想留下我，那时候我就感觉，他只怕知道我和义父的关系。可他怎么会认识我？”

“三年前，你在宫中看长恭舞刀之时，他远远地看到了你，因此对你有所留意。”斛律明月解释道。可他心中却想，穆提婆不男不女，淫秽宫廷，老夫不对付他就算客气了，他竟也敢对斛律家族有所高攀吗？

见慕容晚晴有些不安，斛律明月摆摆手道：“一些小事，为父自会处理，你不用放在心上。你去吧，自己多加小心。”

最后一句，语气虽略有冷漠，但其中的关切之情还是难以遮掩。

见慕容晚晴离去，斛律明月叹息中又转过身来，看着苍茫的水面，心思飞转，想的都是齐国眼下的局面。

他运筹帷幄，布局天下三十余年，所下的每一招均是环环相扣，绝不虚发。

这一次，他虽不能亲往建康，但对建康之局早就盘算许久。

可他不知为何，还是感觉有些担心，脑海中突然闪过慕容晚晴方才说的话，“义父……我们难道不能将孙思邈争取过来？”

念头才一转过，他立即握掌成拳，指节咯咯作响，这是他的本能反应。

他当初说的不错，齐国和道中的恩怨早就纠葛太多年，要解决只有一个办法。

可除此之外，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他好像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喃喃道：“建康之局，要孙思邈死，并非难事，可如果他为大齐所用呢？”

水面渐白，有日光泛起。

慕容晚晴早在天明之前已出了破釜塘，前往龟山镇。

途中，她拆开信件看了三遍，确信自己将信中所言记牢，立即撕毁了信件。

赶到龟山镇的时候，她忍不住想，如果义父说的不错，孙思邈要去建康，应过龟山镇，不知道在这里能不能碰到他？可碰到他后，我有什么借口再跟着他呢？

这在以往本是极为简单的事情，她却想了许久，终究还是摇摇头。

龟山镇民风淳朴，破釜塘、响水集虽发生了不小的风波，这里却没有被殃及，仍是鸡犬之声相闻，炊烟晨雾并起。

慕容晚晴见了来往百姓祥和的表情，心中又忍不住想到，这里虽在江淮左近，但算是少有的安宁地带。若能和心爱之人住在这里，也算福气。

她连日奔波，早就倦了，当下找了镇中唯一的一家客栈住下。虽在休息，她却一直留意过往的旅客。

等了一日，孙思邈并未出现。

慕容晚晴略有失望，却再不耽搁，立即南下。她当然信斛律明月所言，知道若斛律明月认定孙思邈会去建康，绝对是有十成的把握。

可她却不知道自己急着前往建康，是为了完成义父的吩咐，还是只想和孙思邈再见？

她从邺城到了响水集，虽是路途遥远，但孙思邈一直就在身边，又是惊险不断，倒不感觉到什么。可这次变成一个人在赶路，那种难以名状的寂寞不停地袭来，让她忍不住心烦意乱。

在途并非一日，这一日终于到了长江边。

她立在长江渡口旁，却不着急过江。她回头望去，但见天苍地茫，树木苍郁，不知为何，突然想到，这里的林木还很翠绿，但邺城的叶子早就黄了罢？这一路行来，见叶子反倒由黄转绿，好像时光倒退了一样。

她痴痴地望着那绿叶葱葱，知道自己这是不切实际的乱想，却仍忍不住去想。若时光真的倒转，我愿意停留在以往的哪一段日子呢？

这时日头正升，江面金光万道，流淌着瑰丽繁华的光芒，映得天上的云彩色泽变幻，有如霓裳。

也像那旋舞惊艳的刀光！刀光中，一人看近实远，高贵典雅地向她走来，可等她仔细去看的时候，那人却是化雾飞散。

雾气朦胧散去时，那破釜塘中的小屋清晰地出现在眼前，有一韶华少女，正站在一男子面前，若有期待道："可我一直不知道，你会不会一直坐在桌子的那面，吃我亲手给你做的稀饭？"

有流星闪过，一切湮灭。

船夫粗犷的喊声传了过来："你上不上船？船要开了！"

慕容晚晴回过神来，有些慌乱地上船渡江。只见到那江水苍茫，点点滴滴地泛着相思的流光，她苦涩地笑笑。

她过了长江，很快就到了建康城——陈国眼下的都城所在。

建康又名建业或金陵。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就建城在此，但直到孙权称帝江东，定都于此时，建康才真正开始繁荣鼎盛。

晋室东渡，东晋建立，亦定都建康。

然后就是江山轮流坐，有刘裕以宋替代东晋，齐、梁继之，到如今，陈国取代梁国占据江东，转瞬六朝雄霸江东，让百姓不由有眼花缭乱之感。

这六朝虽在轮转，都城却一直设立在建康。因此，江水流转，难刷洗红尘轮换。建康或许不如邺城的规模，但奢华繁荣之处还有过之。

慕容晚晴一进建康城，并不急于去看名门高士所在的乌衣巷，亦不去粉黛汇聚的秦淮河畔，反倒径直前往近紫金山的城角，在那里寻了一家寻常的客栈寄居后，立即出了客栈，前行不远，就到了一条长街上。

她在长街上走走停停，四处观望，突然眼前一亮，发现长街尽头有家三开间门面的酒楼，虽规模不算宏大，但看起来雅致干净。

酒楼招牌上书"永乐楼"三个金漆大字，阳光一照，远远就能望

到。

慕容晚晴见那三字，心中暗想，永乐永乐？心意虽好，但人生短暂苦多，三国并立，说不定战事再起，要想永远安乐，只怕不可得的。

虽是这么想，她还是举步向酒楼走去。心中又想，义父给我的书信说，一到建康，就在永乐楼等候进一步消息。难道说，孙思邈也在附近吗？

一念及此，她的脚步随即加快了许多。

才到酒楼前，就有一人从酒楼中走出，差点和慕容晚晴撞在一起。慕容晚晴立即收足悄退，不动声色，向那人望了一眼。

那人并未动，亦没有慌乱，也向慕容晚晴望了过来。

日挂东南，那人一张脸却在阴影之下。

慕容晚晴见到那人的眼眸，心头微震，差点失声叫出来。她那一刻，几乎以为见到了孙思邈。

因为那人有着和孙思邈极为相似的一双眼。

那眼眸如海般波澜壮阔，如天般志存高远，眼为心声，无论谁有了那么一双眼，绝对不会是等闲人物。

可慕容晚晴立即知道，那人绝不是孙思邈。

孙思邈眼中含义虽也是海阔天远，可还有一股怜悯和关切——怜悯众生，关切红尘。他看起来离人虽远，但你终究能感觉到他内心的一团火热。

可那人眼中只有冷静——一股看破红尘的静，一种超然物外的冷，甚至修炼多年的和尚都没有的那种冷静。

那人和孙思邈像是一种人，可又截然相反。

慕容晚晴心绪起伏，一时间竟愣在那里。等回过神来，她才发现眼前那人已然离去。

拂一拂衣袖，似乎不带一分尘烟。

慕容晚晴霍然回头望去，只见到长街尽头，似有青衫如天，转瞬淹没在红尘繁杂中，心中异样，只是问着自己：“这人是谁？”

她搜尽脑海的记忆，从不记得陈国会有这种人物。再仔细回忆，却又发现，她只注意到那人的一双眼，可至于那人长相怎样，竟没有留意。

她只隐约记得，那人除了双眸，浑身上下没有半点引人注意的地方，身上青衫似乎很干净——洗得甚至有些发白。

孙思邈好像也是如此？

不知为何，总是将此人和孙思邈有所联系。慕容晚晴犹豫片刻，终于忍住想要追过去看看的念头，带着困惑上了永乐楼，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叫了些饭菜，吃了几口，就将两根筷子十字搭在一起，平放在桌面，然后悄然地留意着楼中食客的动静。

她摆的筷子看似随意，其实是和人联系的暗记。

斛律明月只让她先到这里，摆下暗号，自然有人联络。

已过了午牌时间，楼上食客寥寥无几。

几个食客付账后下楼，只剩墙角处还坐着一个食客。

那食客面向墙面，因此慕容晚晴只能看到他的背影。那食客头发已经半白，背稍微有些驼，身上满是岁月留下的无情痕迹。衣服洗得也有些发白，肘间还带着补丁的痕迹。

如今陈国虽是最弱，但民生富足，那人穿得这样简朴，倒是颇为少见。

慕容晚晴观察那人半晌，心中奇怪，总感觉这般朴素的人肯定节俭，很少会到这种酒楼用饭的。

那这人出现在这里，似乎就和酒楼的氛围有些格格不入。

可慕容晚晴怎么来看，都不觉得那人会是和自己联系的人，扭头望向窗外，听那食客道：“伙计，算账。”他的声音苍老中带分疲惫，但更多的是淡漠。

有伙计爱理不理地走来，瞥了眼桌上道：“十四文钱。”

那食客桌上菜肴简单，没什么油水，也就怪不得那伙计懒洋洋地提不起精神来招呼。

那食客并不介意，只是缓缓地拿出个钱褡裢，数出十四文钱来，交给那伙计，又用两指捏出一文钱递给了那伙计，轻声道：“给你的。”

他人已老迈，伸出去的那只手也是青筋盘结，却很稳定。

那伙计斜睨着那微不足道的一文钱，满是不屑之意，冷漠道：“还是你老留着自己用吧。”

食客那只手停在空中片刻，缓缓收回来道：“好。”

这不过是件极为寻常的小事，若是旁人见了，只会觉得那食客虽穷，但好面子，吃饭不忘记打赏。只可惜，面子也如那一文钱般轻薄，就连伙计都看不上。

慕容晚晴也未留意，才要收回目光，突然心头微震，只因为她

在那食客抬手的刹那，清晰地看到他桌面的筷子，竟和她桌子上摆的一模一样！

第二章
重逢

慕容晚晴看似不经意摆放的筷子，实则是按照斛律明月信中的规定来做的。这两根筷子摆起来简单，但交接、长短、方向均有法度。

斛律明月运筹多年，手下除了大开大合的精兵猛将外，也有行事极为缜密的五行卫。

五行卫要灭道，就要懂道，不但要懂道，还要知晓江湖中各种法门规矩。

为方便彼此行事和联系，五行卫就制定了一系列的联系暗语，只有斛律明月极为信任的手下才会知道。

这筷子搭接的方式简单却不寻常，据五行卫所言，一万个人用筷子随手放下，偶然成这种形状的不会有一人。

既然这样，那食客桌上的筷子就是大有门道，难道他早就在这里等待慕容晚晴？

见那食客要走，慕容晚晴再也忍耐不住，起身就到了那食客的面前，轻咳了声，同时也看清了那食客的面容。

那食客眼角皱纹很显憔悴，颌下短髭白了半数，眉心处有道极深的竖状纹理。

慕容晚晴略懂面相，知道那道纹理叫做悬针纹，一生烦闷孤苦的人就会形成那种纹路。可那人表情却不像愁苦之人，反倒有分高傲之

意，见到慕容晚晴挡在身前，眼中有了分讶然。

慕容晚晴一时急切，见那食客和伙计都望着自己，微有窘意，灵机一动道："这位……先生，我可以向你打听一件事情吗？"

说话间，她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从筷筒中取了两根筷子，又放在桌上，摆了暗记的模样。

那食客目光从桌面掠过，神色没有半分异常，只是道："何事？"

慕容晚晴留意他的表情，心中困惑。暗想，他若是和我联系的人，见到筷子的形状，肯定会有所表示。他无动于衷，难道说真有凑巧，他随手放了筷子，竟和暗号凑巧碰上？

慕容晚晴心思转念，立即道："小女子初到建康访亲，不知道你可知道乌衣巷往哪里走呢？"

不等那食客回答，那伙计眼前一亮，忙道："小的知道乌衣巷怎么走……姑娘你去乌衣巷做什么？"说话间，他的拇、中、食三指搭接，做了个要钱的暗号。

那伙计久在建康，颇为势利，知道乌衣巷在秦淮河南，一直都是高门望族所居的地方，当年东晋重臣王导、谢安均在那里住过，如今虽江河日下，但住在那里的人也绝非等闲之辈，因此刻意巴结。

慕容晚晴蹙眉："哪个问你了？"她转向那食客道："先生，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那食客回了句，举步下楼。

慕容晚晴不想放弃线索，丢了点碎银在桌上，才要跟下去，那伙计以为慕容晚晴耳聋，不迭道："这位姑娘，小的知道，小的知道。"

慕容晚晴恨不得一脚将他踹到街上，突听长街有马蹄声急骤，一骑从长街尽头奔来，到了酒楼前戛然而止，紧接着有脚步声传入到楼中。

然后，有个声音叫道："掌柜的在吗？"

那声音一听就带分嚣张气焰，慕容晚晴到了楼梯口望下去，见到掌柜的从柜台后转出，招呼道："朱管家，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有事吗？"

那朱管家鼻孔朝天，倒不负所姓，大声道："徐大人要宴客，你们立刻把这永乐楼空出来。"

那掌柜的道："哪个徐大人？"

"还有哪个徐大人？你脑袋可是被驴踢了，才问出这种蠢话？"那朱管家嘲笑道。

掌柜的赔笑道："朱管家取笑了，徐家大人着实有几个，口味不同。还请朱管家不要为难在下了。"

那朱管家哈哈一笑道："你老小子倒是谨慎，好吧，告诉你，是中书监徐大人。"

那掌柜的微惊，却似有不信，喃喃道："中书监徐大人怎么会包下永乐楼呢？"

朱管家皱眉叱道："你管那多，让你做你就做。你怕徐大人给不起钱吗？"

那掌柜的连说不敢，朱管家望见楼下那食客和楼上的慕容晚晴，喝道："掌柜的，还不都赶了出去！"

慕容晚晴暗自蹙眉，不想今天事不凑巧，看来这里难有容身之地。她听掌柜的和那朱管家对话，已猜到徐大人是哪个。

她对陈国朝廷有所了解，知道眼下陈国的中书监叫做徐陵，位高权重，听说在陈顼面前说话都颇有分量。徐陵膝下四子，亦是供职朝廷。

不但如此，就算徐陵的曾祖、祖父、父亲都曾在江南为官，颇有名声。

徐家世家高门，当官的无数，这也就怪不得掌柜的要问哪个徐大人。

不过，慕容晚晴听闻徐陵是个江南才子，无论是在庙堂还是文坛，均有极大的名气。但生性清简，今日见到府中管家如此，心中难免感觉有些名不副实。

但知道这世上欺世盗名的多了，慕容晚晴并未深想，也不想麻烦，悄然出了永乐楼。见那食客就在不远的长街上，她快步追过去，再次拦到他的身边，低声道："天有五贼……"

她说的这句话本是暗语，若对方是斛律明月派来的，定然会回答"见之者昌"四字，不想那人上下打量了慕容晚晴一眼，皱眉道："姑娘说什么？"

慕容晚晴看了那食客半晌，完全见不到他有什么异样，终于让开道路道："对不住……我想……"

她突然顿住话头，见到长街对面奔来几人，立在她的面前。

慕容晚晴见那几人身手矫健，均是带刀，竟是陈国宫中侍卫的打扮，心中凛然。她那一刻，几乎以为自己泄漏了身份，陈国在这布下了天罗地网等她入彀。

那几人打量了慕容晚晴几眼，为首一人双眉如两柄长剑斜插入鬓，倨傲道："这位先生请留步。"

慕容晚晴一怔，才发现那人是对身后的食客说话，退旁一步，就要离去，为首那人冷冷道：“这位姑娘也不要走。”

慕容晚晴听他口气虽狂，但还算客气，并非要缉拿她的样子，嗯了声，留意着四周的动静。

那食客皱了下眉头，却不多言，只是立在那里，看着长街那侧。

就见长街那面四个家丁抬着一顶小轿，忽悠忽悠地快步走来。轿子停下，一长者从轿中掀帘迈出，笑呵呵道：“常安老弟，多年不见了。”

那人一头银白的头发，双眉斜飞，虽眉间也有了丝丝斑白，但神色儒雅，气度极佳。

慕容晚晴见了，心中立即想到，这人年轻的时候，想必极为俊雅。她见那人如此风范，知道这人在建康必定是个不小的人物，不由奇怪，那食客吃十四文的饭菜，居然能认识这种人物。

说话间，那老者已双手握住了那食客的双手，笑道：“常安老弟，老夫本派人去府上请你在永乐楼一叙，不想在街上碰到了你，这才让人先挡住大驾，若有得罪，还请莫要见怪。”

那几个宫中侍卫闻言，脸上好像均有讶异的表情，又仔细地打量着那食客，窃窃私语，不知道说着什么。

那常安老弟有些意外，但很快恢复了常态，轻声道：“徐大人实在客气，不知找在下有何吩咐？”

慕容晚晴听到永乐楼的时候，神色异样，听到徐大人三字时，更是一震，心道：“原来这老者就是徐陵！”

她早知徐陵在陈国的地位，就算皇帝陈顼都是对他礼让几分。不想，他对那食客竟这般客气，更好奇这食客究竟是谁？

“吩咐不敢当，就是……”徐陵四下望了眼，微笑道，“这里人多，常安老弟不如到楼上坐坐？”见常安老弟点头，徐陵的目光落在慕容晚晴身上，“这位是？”

慕容晚晴感慨世上偏偏有那么巧合的事情，已觉得自己认错了人，本要退出，不想那常安老弟道：“这是在下的一个远房侄女，爹娘死了，今日过来投靠在下……”慕容晚晴怔住，真不明白这常安究竟是什么念头，听那常安又道，“丫头，过来拜见徐大人。”

慕容晚晴哭笑不得，但也知机，立即敛衽为礼道：“晚晴拜见徐大人。”

徐陵哈哈大笑，摸着胡子道：“这丫头倒是懂事，孤雁向寒月，人间重晚晴。晚晴、晚晴，好名字，来呀，打赏。”他倒是出口成章，说

话间满是唏嘘，想是自感年老，无病呻吟。

他身后闪出一人，眉目端正，倒是一表人才，只是神色尴尬，伸手在怀中摸了下，竟取出一块玉佩递了过来。

徐陵接过，看也不看就将那玉佩塞到慕容晚晴手上，道：“收下了，莫要推搪。”

慕容晚晴嫣然一笑，倒不客气地收了，谢了一声。她身为斛律明月的义女，接玉佩时就知道那玉佩价值不菲，忍不住向掏玉佩那人望了眼。

那人也正看着慕容晚晴，见秋波漫来，慌忙低头，脖子都红了。

慕容晚晴倒是奇怪，暗想，这人莫非发烧了？还是送礼送得心痛，不然怎么这种模样？

徐陵却已拉着那常安老弟并肩向永乐楼走去，那楼中的伙计见到方才吃十四文钱的食客竟和堂堂中书监徐大人并肩回转，惊讶得下巴差点砸穿了楼板。

楼中好一阵喧哗，徐陵和那常安老弟终于落坐雅间，有清茶奉上，那几个侍卫模样的守在雅间外，只有慕容晚晴和方才送玉那年轻人留在雅间，一旁作陪。

徐陵目光笑眯眯地看着慕容晚晴，竟像和她颇为投契，突然指着身边那年轻人道：“这是犬子徐尊，常安老弟想必没有见过吧？”

常安老弟缓缓摇头：“在下和徐大人见了一面，还是五年前的事情，不想徐大人竟还记得在下。徐大人的子侄，在下并未见过。”

徐陵对他客气亲热，可他态度一直极为卑恭，说话间也不敢和徐陵称兄道弟。

徐陵又看了眼慕容晚晴，笑呵呵道：“常安老弟，晚晴姑娘不知道有没有嫁人？”

常安老弟和慕容晚晴均是一怔，面面相觑，不解徐陵这句话有什么深意？

沉默片刻，常安老弟咳嗽道：“还没……还没……”

徐陵笑意更浓，立即道：“那倒巧了，犬子尚未娶妻，不知道常安老弟是否有意，可将晚晴姑娘许配给犬子呢？”

一言既出，常安老弟饶是沉稳冷静，那惊讶的表情也是难以掩饰。

徐尊听父亲突然这么说，一张脸比煮熟的虾壳还要红，差点钻到桌子下面。

慕容晚晴几乎要跳了起来。她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情。

她才到建康，遇到这常安老弟，还搞不清这人究竟是不是斛律明月所派的接应，就莫名其妙地做了这常安老弟的远房亲戚，已够离谱。

可更离谱的是，堂堂陈国中书监徐陵，位高权重，只见她一面，竟然要为儿子向她提亲。

难道说，徐陵早早地想宴请那常安老弟，就是算准她慕容晚晴要来，因此带儿子前来提亲？

事情显然是离奇万分，慕容晚晴饶是聪颖，一时间也是想不明白，更不知如何来应对这场面。

常安老弟终于恢复了冷静，道："徐大人说笑了，晚晴怎配得上徐家公子。"顿了下，不待徐陵再说，就道："徐大人找在下，当然是有正事？"

徐陵又看看慕容晚晴，微笑道："正事当然是有，不过也是关于提亲一事。老夫老了老了，不想还能做几次冰人，实在好笑。"

慕容晚晴目瞪口呆，望着徐陵，几乎怀疑自己的判断——这恐怕不是徐陵，而是个媒婆。堂堂中书监，怎么会是这般模样？她当然知道，冰人就是月老、媒人的意思。

常安老弟听得皱眉，反问道："还不知徐大人要给谁做冰人呢？"

徐陵微笑道："老弟何必明知故问。"顿了片刻，见常安老弟脸色茫然，缓缓道："难道常安老弟还不知道，令千金已打动了太子之心？若非太子恳求，老夫怎会前来寻找老弟呢？"

慕容晚晴错愕万分。

太子？陈国太子居然向这个常安的女儿提亲，而且惊动了中书监徐陵？

哪个陈国太子？陈国太子不就是陈叔宝吗？

可是，陈叔宝不是被龙虎宗的张裕所擒，落在李八百的手上？而李八百螳螂捕蝉，不想斛律明月黄雀在后，转瞬破了李八百的六姓归四道的野心。

陈叔宝属于是受到无妄之灾，就算不死，只怕不是被李八百掌控，就是落在斛律明月之手，怎么会还有闲情请人来提亲？

难道响水集那陈公子并非陈叔宝？

慕容晚晴思绪如麻，坐在那里，实在百思不得其解。

常安老弟静静地坐了许久，才道："太子向在下的女儿提

亲？”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表情很是奇怪。

堂堂陈国太子竟然向他女儿提亲，若是寻常百姓，只怕早就欢喜得晕了过去。常安老弟的表情却像有分不解，甚至可说是有点见鬼的意思。

徐陵见了，也是奇怪，但还是耐着性子道：“是呀，老弟莫非还不知道吗？”

“可是……”常安老弟欲言又止。

“没什么可是。太子素来少求老夫，老夫总要玉成这美事。莫非，常安老弟不给老夫面子吗？”徐陵脸色微沉。

他本是兴冲冲地前来，放下架子和这个常安交好，见他竟有些不识抬举，难免不悦。

常安老弟半晌才道：“小女出门在外，还未回转。”

“绝对不会，太子说了，令千金今日就在府上。”这次却是徐尊说话。

常安老弟一怔，喃喃道：“小女回来了？”

若是女儿回转，做父亲的应该高兴才是，可慕容晚晴一旁听了，只觉得常安老弟言语中竟然有颤栗之意，不由很是奇怪。

席间沉默片刻，常安老弟强笑道：“徐大人为太子做媒，在下不胜荣幸。只是这事，终究还是要问问小女才好。还请徐大人给在下几天时间问问，若徐大人没事的话，在下先行回去了？”

徐陵怫然不悦，心道，自古婚嫁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这么来说，明显是在推搪，难道是看不起老夫？可他终究还是笑笑道：“这样也好，老夫就等老弟的消息了。”

常安老弟起身告辞，带慕容晚晴再次离开了酒楼。到了街上，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慕容晚晴几次想要开口询问这人的身份，还是忍住。

二人穿街过巷一路向东。

前方人迹减少，喧嚣远离。慕容晚晴见那叫常安的越行越偏，只感觉此人身上有说不出的谜团，心中暗自警惕。

那叫常安的又进了一条巷子，巷子的尽头只有一家门户，规模虽大，可冷冷清清的连个看门的都没有。

那个叫常安的到了门前，终于止步，缓缓问道：“你们究竟是何打算？”

慕容晚晴怔了下，反问道：“这句话应该是我来问你才对。难道

你没有消息给我？”

“什么消息？”那叫常安的皱了下眉头。

“孙思邈现在何处？”慕容晚晴只感觉古怪，还是问道。

“孙思邈？”那叫常安的凝眉思索，“关中那神童？我怎会知道他的下落？”

慕容晚晴大奇，才要询问个明白，房门吱呀一声响，已然开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仆探出头来道：“老爷回来了？”

青天白日下，那老仆蓦地出现，倒把慕容晚晴吓了一跳。

那叫常安的嗯了声，听那老仆颤抖的声音道：“老爷回来的正好，小姐也回来了。”那叫常安的目光一厉，喝道：“你说什么？”

他虽老，但一直极为沉冷，似乎山崩面前色不变。但这刻，他的声音中带着极为惊怖的意味，慕容晚晴听了，不知为何，浑身竟泛起一股寒意。

可那股寒意转瞬被更为惊奇的事情代替……

她透过那开启的门缝望向庭院之中，神色的惊异，万千工笔难以描绘。

那叫常安的见到她的神色也是心惊，霍然推门向里望去，愣在当场。

庭院中梧桐树下站着一个人。

那人实在普普通通，周身上下没有半分奇怪的地方，他的脸乍一看，颇为年轻的样子，脸上甚至带了分纯真，可你多看几眼，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个沧桑的人。

这世上只有一人有这般的奇异。

那人就是孙思邈。

慕容晚晴见到孙思邈立在院中的时候，着实和见鬼了一样。她一直在追孙思邈，跟随那叫常安的人来，显然也是为了孙思邈，可蓦地在这里见到，心中还是满是错愕之意。

霍然扭头望向那叫常安的人，慕容晚晴才要问他搞什么鬼，就见他快步进了庭院，望着孙思邈道：“你是谁，怎么会在这里？”

慕容晚晴愣住，就见孙思邈笑笑，目光从她身上掠过时，带分讶异，但也带了分放心。慕容晚晴见了，一时恍惚，就听孙思邈道：“在下孙思邈，阁下可是张季龄吗？”

慕容晚晴耳边如同有炸雷响起，霍然望向那叫常安的人，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张季龄？

这叫常安的人竟然就是张季龄？江南第一富豪？

她当然知道张季龄的名声，也想到常安两字多半是张季龄的字，却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人居然是这般模样。他哪里有半分首富的样子？

可若不是江南首富，徐陵怎么会另眼相看？可若是江南首富，怎么会过得这般寒酸？

最关键的一点是，张季龄怎么会用五行卫的暗语？

慕容晚晴惊疑不定，只感觉千头万绪无从理起，但心中总有分惊怖的阴影，挥之不去。

那叫常安的人有些意外道："你就是孙思邈？"他向慕容晚晴看去，眼中的诧异更浓，显然是没想到才提孙思邈之名，转眼就会碰到孙思邈。

顿了片刻，见孙思邈点头，那叫常安的人缓缓道："不错，在下张季龄，还不知道阁下找我何事？"

他虽是江南首富，可是穿着节俭，谈话间总带分卑恭之意，对徐陵如此，对孙思邈这么个陌生人也是一般无二。

孙思邈微微一笑，不待回答，就听庭院那长廊处有人道："爹爹，是女儿带他来的。"那声音低细徘徊，自有一腔惆怅之意，让人一听，就忍不住地心有戚戚，暗生怜惜。

慕容晚晴霍然扭头，就见到长廊内站着位幽静的女子，轻纱罩面，正是张丽华。

这里如果是江南第一富豪张季龄的府邸，张丽华出现在这里再正常不过。

如果张丽华出现在这里，那徐陵提亲一事也就好解释了。

太子就是陈叔宝，陈叔宝就是响水集那个陈公子。陈公子当初在响水集，就对张丽华极为痴迷，看来终究打探到张丽华的底细，因此才嘱托徐陵前来提亲。

所有的事情，这么解释实在合情合理。

可慕容晚晴偏偏知道，这里面绝对有极大的问题！

她心思飞转，并没有留意到张季龄望着女儿的眼中闪过分诡异。

张季龄望着女儿，缓缓道："你来了。"

他的声音很沉静，但也有分不太正常。父亲见到女儿，本应亲

热欢喜才对，他为何这么冷静？

见孙思邈正在望着自己，神色似有分异样，张季龄展颜笑道：“请孙先生先坐会儿，在下和小女有事要说。”言罢，他快步走到张丽华的身边，拉着张丽华走入堂中，离孙思邈远远的，这才低声说着什么。

慕容晚晴终于回过神来，一步步地走到孙思邈身前立定，轻声道：“你的伤好些了吗？”她本来有万千话语，不知为何，开口竟有点言不由意。

孙思邈道：“不碍事了。你能逃出通天殿，我终于放心了。”他一路行来，其实一直担忧慕容晚晴的下落。今天蓦地相见，虽然吃惊，但是真心真意地关切。

慕容晚晴垂头看着足尖，心乱如麻。

“你怎么会在这里？”

两人几乎异口同声地问了句，相视而笑。

望着孙思邈那暖暖的笑容，慕容晚晴心中歉然，却不能不找理由道：“慕容家一直和齐国作对，当然会和陈国的人有些联系。这个张季龄颇有财势，以前和慕容家有过往来的。”

她说的当然是谎话，以往这么说的时候自然而然，但今天说起来，竟有点磕磕绊绊。

不闻孙思邈言语，她抬头望去，见他略带惘然地远望着正堂交谈的张季龄父女，低声道：“你……你不信吗？”

孙思邈回过头来，看了慕容晚晴许久，突然道：“你瘦了些。”

慕容晚晴一怔，心中有股热流升起，直冲鼻梁。她忙抬头望着梧桐萧萧，不想让情感外露。良久，还感觉孙思邈注视着自己，慕容晚晴故作冷漠道：“你当初说走就走，后来怎样了？”

孙思邈终于移开了目光，轻淡道：“大水来时，最危险的就是张小姐，我总不能见死不救。更何况……”他欲言又止，心中暗想，更何况冉刻求早求我救她，却不知道……冉刻求现在哪里？

对那个市侩油滑又带着赤子心思的冉刻求，他其实很是挂念，不过一路惊险，他也的确无暇再去照顾冉刻求。

慕容晚晴哦了声，半晌才道：“原来你离我而去，是为救张小姐了。”

想起那时地宫的惊心动魄，慕容晚晴想问问，那时候如此危险，你为了她，难道命都不要了？

她终究没有问出口，只是故作平静道：“你救了她，她无依无

靠，只能求你将她再送回建康？于是，你就和她来到这里？”

“正是这样。”孙思邈笑笑。

“就这么简单？”慕容晚晴又问了句，自己也不知道想得到什么答案。

不待孙思邈回答，突然听院墙外人声鼎沸、马嘶嘈杂，竟似有不少人向这个地方涌来。

张季龄也听到喧哗，忍不住走出大堂，就听大门呼呼直响，那苍老的管家才开了门，一堆人就冲了进来，为首那人尖细着嗓子道：“太子到。”

慕容晚晴立即向院门望去，见到一人俊逸依旧，雍容不在，快步走进来如同救火般，正是响水集的那个陈公子——陈国太子陈叔宝。

慕容晚晴暗自奇怪，因为她在清领宫的时候听李八百说，龙虎宗的张裕擒下了陈叔宝。李八百不像是虚言，那陈叔宝怎么还会安稳在此呢？

陈叔宝身后又跟了数人，抬着三口大箱子放在庭院之中，看起来很有些分量。

张季龄见了，暗自皱眉，还是上前施礼道：“草民拜见太子。”他就算是江南的富豪，毕竟还是在陈国的地域。江南乃陈氏父子的天下，他不敢有丝毫怠慢。

陈叔宝见了，疾步上前道：“伯父莫要多礼。”说话时，他的目光落在了正堂中的张丽华身上，竟一时痴了，不知再说什么是好。

可他以太子身份居然称张季龄为伯父，实在让一干随从都是目瞪口呆。

那些随从不是宫中侍卫，就是宫中的太监，来到这里本是不可一世，大呼小叫，见到这种情形，立即收敛了声息，大气都不敢喘。

张季龄会做生意，当然更会察言观色，见状忙道：“院中风大，太子请先到堂中用茶。”

陈叔宝回过神来，脸上微红：“怎敢有劳伯父。”他虽是这么说，两条腿还是不听使唤地向堂中走去。

他眼中只有堂中的张丽华，因此并没有留意到孙思邈正在看着他，暗自叹口气。

慕容晚晴却见到了，立即道：“你叹气做什么？”

孙思邈不答，就要向门外走去，才走了两步，就听张丽华呼道：“孙先生，请留步。”

张丽华不理陈叔宝的热切目光，急匆匆地到了孙思邈身后

道："孙先生这就要走了吗？"

庭院西风吹老了一树的梧桐，张丽华的声音却如雏凤一样婉转动听。

孙思邈也不回头，只是道："这里挤了些，我出去透口气，一会儿再回。张小姐放心，我答应你的事情，不会忘记。"

话未落地，陈叔宝跟出来道："原来孙先生也在这里，怎么不过来一起坐？"他到现在才注意到孙思邈。他虽被张丽华冷落，可是没有半分不满之意，对孙思邈竟也极为客气。

有几个宫中侍卫见孙思邈还桩子一样地立着，均喝道："太子有令，你还不过去坐？"

孙思邈嘴角突然带了分哂笑。

陈叔宝急叱道："你们怎可对孙先生无礼，还不退下。孙先生，你莫要怪罪他们。"

那几个侍卫拍马屁拍在了马蹄子上，神色讪讪，可心中难免惊奇。就算张季龄也是诧异，显然不解陈叔宝为何对孙思邈这种态度？

孙思邈笑笑道："太子客气了。在下只是想出去走走，想必太子不会介意吧？"

陈叔宝连连摇头，目光早就又回到张丽华的身上。

孙思邈暗自摇头，举步出了张家。没走多远，就听慕容晚晴在身后喊道："孙先生，你等等我。"

孙思邈只是放慢了脚步，慕容晚晴快步追上孙思邈，和他并肩前行。

二人信步而走，慕容晚晴本有千言万语，可一时间不知道如何说起，终于想到什么："我明白了。"

她没头没尾的一句，不等孙思邈询问，继续道："当初你在清领宫时，看起来不但救了张小姐，还救了陈太子，不然他怎么能逃得出来？"

孙思邈望着树叶萧萧，只是点点头。

慕容晚晴轻咬红唇，许久才道："你救了他们二人，张小姐请你帮她回江南，陈太子想必也是一路跟随了，因此终于知道张小姐的底细？"

顿了片刻，她又试探道："陈太子对这张小姐情有独钟，可张小姐好像对陈太子并没什么兴趣。"

"是吗？"孙思邈终于回了句，嘴角带了分若有若无的笑。

慕容晚晴见了来气，心道，张丽华对陈叔宝没兴趣，你高兴什么？

她故作漫不经心道：“张小姐好像对你很有好感？”

“是吗？”孙思邈还是那两个字，笑容变得有些古怪。

可是慕容晚晴并没有留意他的表情，听到那两个字后本想转身离去，还是耐住了性子道：“我终于明白了，陈太子知道张丽华是张季龄的女儿，回到建康后，立即托中书监徐陵来说媒，自己却等不及，又带着彩礼来提亲。看起来，他性子倒急。”

她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也立即明白了徐陵竟然替子向她提亲的用意。

张季龄虽是江南首富，可徐家士族高门，想必还不把张家放在心上。但张季龄若和皇室结亲，地位自是不同。眼下，徐家若和张家结亲，徐家和皇族的关系自是更为牢靠。

徐陵看似随口提亲，不知所谓，但深谋远虑，实在让人叹服。

孙思邈暗中叹息。心中却想，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陈叔宝身为陈国太子，竟任性而为，才遭大劫，不思改过，回来后仍旧被美色所迷，做事简直是颠三倒四、不分主次。素闻陈顼有些远图，本以为他是三国中高出一筹的君王，但见子知父，只怕陈顼终究难听得进太平大道。

他在破釜塘清领宫内，虽不赞同李八百的作为，但对李八百说的一件事却是认可。

《太平经》内均是治世救民之策，若君王能慎重以待，未尝不能富国强兵。

他来建康，除了要完成冼夫人所托之外，也的确想见见陈顼，可见陈叔宝如此，难免对陈顼的期待有些降低。

慕容晚晴见孙思邈似有忧虑，想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冷冷道：“看来，你不该出来。”

“你说什么？”孙思邈不解。

“你若真是担忧陈太子向张家提亲的话，就应该留在张家看看动静的。”慕容晚晴嘲讽道。

孙思邈想了半天，才像懂了慕容晚晴的意思，笑道：“我留在张家又有什么用？”

慕容晚晴听他若有遗憾的样子，心中略有异样，撇嘴道：“是呀，现在后悔，晚了，早知道今日，当初或许就不该救陈叔宝的。”

孙思邈脸色陡变。

慕容晚晴话一出口，就暗自后悔。她心道，我今天怎么了，孙思邈没做错什么，我没来由地说这些话刺激他干什么，难道我是嫉妒？

可嫉妒什么？

不想深想，但想补过，慕容晚晴低声道："我瞎说的，你不要……"

话未说完，孙思邈身形一纵，突然飞扑上了一侧的高墙，再一跃，竟上了高墙旁的梧桐高树。

这时已近黄昏。

斜阳晚照，阳光在巷口黄澄澄地凝聚，那梧桐叶子苍翠地摆动。

孙思邈动作奇快，刹那间好像融入了苍翠的梧桐叶间。

有风吹，慕容晚晴一阵心悸，只感觉那梧桐树中竟蕴含着难言的凶险，忍不住喊道："小心。"

话未落，梧桐叶落。梧桐树中突然现出一个碧绿的身形，一掌向孙思邈当头击到！

第三章
有鬼

黄昏斜阳下，那梧桐树中突现个绿色的人形，就如大树成精化人一样奇诡。

那树精出现得突然，正逢孙思邈将落未落，再无变化的时候出手，时机把握之准，竟还是个武学高手。

慕容晚晴见状，一颗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中……

她就算在斛律明月面前百般不承认喜欢孙思邈，但她还是关心这个人的安危，有时候甚至超过自己。

孙思邈身形突地闪动，竟横空跨出一步。

禹步——《金篆玉函》中的禹步！

只一步，鬼神难奈，那势在必得的一击落在了空处。

孙思邈人在空中，手臂暴伸，扣向那树精的肩头。他出手极快，不料那树精亦快，身形陡坠，反掌一拍。

俩人双掌相交，孙思邈冲天而起，那树精坠了下来……

慕容晚晴终于拔剑冲了过去，就想给那树精一剑，不想，却见那树精还在树干半途，倏然遁入树中。

慕容晚晴一怔，琴剑嗡鸣，不知那人去了哪里。

不料想，眼前大树突然鼓胀，树精冲出，扑向慕容晚晴，杀气

凛然。

那树精像从树干遁入、树根冒出，变化之诡异，简直匪夷所思。

慕容晚晴轻叱出剑，同时脚下急退，却没把握避开树精的一击。突然，一股大力从手臂处传来，她整个人加速退却。

那树精一怔，不再袭击慕容晚晴，脚一顿，竟然撞在了一旁的高墙上，倏然不见。

慕容晚晴退飞之中，已见孙思邈来到身边。原来，方才助她一臂之力的正是孙思邈。骇然那树精的变化，慕容晚晴失声道：“怎么回事？”

就听孙思邈长声道：“张道主既然来了，为何缘悭一面？”说话间，他身形蹁跹，越过高墙追了过去。

慕容晚晴这才双脚着地。待冲到墙前，她见到墙身坚厚，牢不可摧，一个正常人决不能穿过，诧异那树精是如何过去的。

她纵身上了高墙，举目望去，只见到苍茫天地，有斜阳照耀着街巷间的黄叶绿草、矮树高墙，而孙思邈早就消失不见。

慕容晚晴这才感觉一颗心怦怦大跳不停。她想到这些日子来的瞬间朝暮、生死几度，那时念头急转，张道主，哪个张道主？可是龙虎宗的张裕吗？他也到了建康？孙思邈不会有事吧？

片刻工夫，孙思邈已连过几家庭院屋脊，窜过数条幽巷。

孙思邈的脚步飞驰，心绪亦转。方才慕容晚晴不明所以，他却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有人就在身侧，纵身上树之时，已知那树精就是张裕。

张裕身为龙虎宗的道主，不但本领超凡脱俗，隐身遁形之法更是高明。在那片刻的工夫，连用色障、抱木和破土三术，可他能躲开孙思邈的一掌，用的却是极为高明的功夫。

道术千变万化，看似让人目不暇给，但多为障眼惑听、迷乱人感观之法。

法术为表，功夫为基。到了孙思邈、李八百、张裕这种境界，都知道彼此间要一较长短，还是要凭真实本领。

孙思邈和张裕只交换一招，已心中凛然，知道这龙虎宗的道主果然非同凡响，若论身手功夫，并不在李八百之下。

可张裕到建康做什么？他为何要跟踪孙思邈，所为何来？孙思邈并无敌意，为什么他对孙思邈避而不见？

孙思邈倒是很想和张裕见见。

在清领宫通天殿时，他虽和六姓之家见过，但因李八百和后来的变故，并没有深谈。可他在那时候就知道，六姓之家中分歧极为严重，一个应对不好，只怕天下转瞬就乱。

帛锦帛道人已投靠齐国，和道中人势如水火。那葛道人见风使舵，利欲熏心，绝不是向道之人。而那个郑道人深藏不露，一直让人难以看清想法。李八百和他道不同，不相为谋。除了茅山宗的王远知外，能左右六姓之家决定的，只有这个神出鬼没的张裕。

他不明白张裕的想法，但极想和张裕一叙，此刻见到张裕突然出现，当然不肯放过。

只是张裕遁术高绝，寻常人根本看不到他的影子。孙思邈凭直觉追踪很是吃力，唤了几声，不闻张裕答复，知他不想见到自己，轻叹一声，终于放缓了脚步。

他已到了一条长街上。

正值黄昏落日，长街繁华如烟，他当然不想再惊世骇俗地施展轻功追踪张裕。立在长街上，孙思邈沉思片刻，突然想到个念头。

张裕并不想和他相见，会不会不是要跟踪他，而是另有目的？张裕是路过那里，凑巧就听听他和慕容晚晴的对话？

若真的如此，他的目的是什么？

一念及此，立即想到还在张家的陈叔宝，孙思邈心头微震，皱了下眉头，就要转身前往张家之际，突然顿住。

他察觉到，有人在看他——很专注地看着他，不是那匆忙擦肩的一瞥。那是一种极为奇怪的感觉，也是他历经十三年苦练才练出的感觉。

专注望他的人在长街的那一头。

长街繁，那人远。

落日最后的余晖铺在红尘反复的喧嚣间，黄澄澄的刹那亘古不变。

天地那一刻似乎静了下来，孙思邈举目望去，不理红尘凌乱、人马嘶喧，然后他就见到了那个人，那双眼。

人是清简凝练，眼中志存高远。

俩人立在长街的两侧，彼此相望，距离遥远，但又如近在眼前。

孙思邈人未动，一颗心怦地跳了下，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他向前迈了一步。

那人却退后一步，转瞬融入了如流的人潮之中，再也不见。

天下间喧嚣不断。

孙思邈止步，还是怔怔地望着长街那头，心中只转着一个念头，他原来也来到了建康，他所为何来？孙思邈是认识那人的，可从未想到会在这里又见。

这时夜幕垂下，街灯燃起，星星点点地延展着繁星的流念……

思绪瞬间就到了十三年前。孙思邈望着那不变夜幕，那如星的街灯，脸上又带分沧桑之意。他想到，十三年了，原来已过了十三年！

这十三年来，改变的实在太多太多，只是改的终究会改，不变的也始终不变！

慕容晚晴茫然四顾，见天暮星繁，近在咫尺的样子，可孙思邈却始终不见。

她已找了许久，安慰自己道："他那般本事，不会有事的。"可她转瞬又想，张裕本事也不差，会不会引孙思邈入彀，和李八百一块儿对付他？

如果是李八百和张裕联手，又施暗算，孙思邈不见得能够全身而退。

一念及此，她心中又是急切起来。可建康说大不大，但也绝对不小，要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孙思邈，不异于大海捞针一样。

慕容晚晴只感觉有些疲惫，终于止住脚步。她深吸几口气，理清了思绪，又想，就算李八百和张裕联手，也不见得能奈何孙思邈，我何必着急？她竭力让自己往好处去想，孙思邈若是没事的话，他会去哪里？

看着长街灯火阑珊、温温暖暖，慕容晚晴怔了半晌，做出了判断："他只怕是要回张府的。"

慕容晚晴立即举步，凭记忆向张季龄家走去。

她其实也很想前往张府问个究竟，她实在没有想到过，堂堂江南首富张季龄居然和斛律明月有了关系。

张季龄竟能摆得出五行卫的暗记，在徐陵前来时刻意为她掩盖身份，就说明他对慕容晚晴的底细有所知晓。

可他对孙思邈一事毫不知情，对慕容晚晴也是不冷不热，让慕容晚晴一时间搞不懂，张季龄在建康这场局中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

虽说斛律明月威震中原，可张季龄人在江南，富甲天下，怎么会为斛律明月效力？

这件事情，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寻思间，慕容晚晴已到了张府那条巷子。想要举步，却又止

住，她心中只是想，我在这其中又扮演着什么角色？孙思邈回转张府，还可说是有张丽华的邀请，我呢？进去又该说些什么？

她徘徊不定，忍不住绕着那院墙走了下去。

明月升起，挂在树梢枝头。慕容晚晴终于止住了脚步，心中反复，我为何这般纠结？那些谎言本来就是天衣无缝的，我照说就是，反正有张季龄帮我圆谎。

树梢上那弯弯的月儿，带着几分朦胧，没有了破釜塘上木屋前那般的亮色。

“我不想说，只是因为我不想再骗他。”

当初对斛律明月的回答蹦出了思绪，慕容晚晴呆呆地想，可是我不想骗他，难道仅仅是因为他是好人？

清风徐来，星繁如愿。见到那繁星闪闪，她又忍不住去想。

“我一直在骗他，在见他第一面的时候就在骗他。在那流星过时，我第一次没有骗他，因为那时我真的想要他好好养伤。在那木屋前，我有没有骗他？我在响水集得到命令，知道义父多半会在清领宫内布下陷阱，李八百也不会放过他，因此不想他去冒险，可我对他说出要走出的心愿时，究竟是想救他，还是在欺骗他？亦或是我本来就那么想？”

风停月凝，她的心绪却如风雨飘摇般繁沓。

就在这时，听到如天籁般的声音传来：“你找我？”

是孙思邈的声音。

慕容晚晴一喜，几乎就要开口回答，却听另外有一个低细婉转的声音传来：“妾身有事想要请教先生。”

慕容晚晴完全清醒，终于意识到声音是从墙内传来的。那低细婉转的声音入耳，她一听就知，那是张丽华。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如斯静夜，一个女子找个男人谈话，恐怕不只是请教那么简单？

慕容晚晴轻咬着红唇，微蹙眉头，倾听着墙内的声音。

院中有桂花的香气传来，秋意已浓。

张丽华站在桂花旁，仍带着面纱，比月色看起来都要朦胧。

孙思邈站在那里，神色间也有些朦胧。他的确如慕容晚晴所料，没有追到张裕，却见到个不该在此出现的人，之后还是回到了张府。

他答应过的事情就会做到。

望着眼前那朦胧如月的女子，不知为何，他突然想到了在岭南如意峰的冼夫人……

二人沉默许久，张丽华才低声道：“今天陈国太子来了，先生也见过了。”

她说的是废话，很多人在一些事难以启口的时候，通常先用废话开头。

又过了片刻，她终于说到正题：“他对家父说了，想娶我为妃。”

孙思邈笑容浮起，回道：“太子是个痴情人。”

张丽华垂头望向足尖，缓缓道：“先生对这件事，如何来看？”

她说的声音虽低，墙外的慕容晚晴却听见了，心中一颤。她也是女人，知道一个女人若不是因为那男人在她心目中有了一定的分量，绝不会去征询那男人的意见。

孙思邈笑笑：“我如何来看并不重要，关键是张小姐你自己怎么看？”

张丽华还是没有抬头，却叹了口气：“妾身落入那妖人的手上时，本以为再没有活路，也从未想到过在那种时候，还会有个人不顾自身安危，想着来救我。”

她霍然抬头，盯着孙思邈道：“先生为何要救我？”

孙思邈又笑了，淡淡道：“我救人的时候，从不去想什么理由的。”

张丽华微震，秋波中隐约泛起分波澜，许久才道：“原来是妾身多想了。”她这一句看似完结，可其中的意味却让人浮想翩翩。

慕容晚晴立在墙外，却是在想，当初他为了我挡了义父一箭，原来也是不想理由的？

“妾身不喜欢陈国的太子。”张丽华幽幽又道，“可有时候，很多事情并不能凭借自身的喜好来决定。”

孙思邈反问道：“那由什么来决定呢？”

“天！”张丽华回了一字。

见孙思邈若有困惑，张丽华解释道：“太子前来提亲，家父也难以做主。妾身若没有个合适的借口，也是不好拒绝太子。”

秋波漫来，若无意若有情，其中了含意浓过花香。

慕容晚晴心中微震，难道她喜欢上孙思邈？这么说，就是想要

孙思邈给她个拒绝陈叔宝的理由！这理由只有一个，当然就是希望孙思邈向她提亲？女人不总是因为一个男人来拒绝另外一个男人？哪怕只是一个幻想！

她心思细腻，片刻就将其中曲折的心意想个明白。她手捏衣襟，紧张地等待着孙思邈的答案。

孙思邈什么都没有说，他只是叹了口气。

张丽华也幽幽轻叹，似已知道了孙思邈的答案，扭头看向了身边静开的桂树。

“妾身无法拒绝太子，只好推命于天，说明天清早，会去城外紫金山上的三清观求下姻缘，看是否和太子有缘。”

她默然许久，波澜终转轻淡：“若苍天决定，妾身和陈太子有缘，妾身也无从抗拒。孙先生，你说是不是？”

孙思邈道：“我只知道，天命也是要人来选。既然你已做了决定，在下告辞。”

墙外的慕容晚晴轻轻松了口气，一抹浅笑现在唇边——弯弯的，如同天上的月儿。

“等等！”张丽华突道，“孙先生，我可以再求你一件事吗？”

孙思邈凝望着纱巾后的容颜，缓缓道：“请讲。”

“妾身明日去三清观问姻缘，不知为何，总有些害怕，希望先生陪我一路，不知可好？”张丽华恳切地说道。

孙思邈背对张丽华，脸上突然带分极为复杂之意——似忧愁、似怜悯，也像有分思索的味道。他那一刻想了太多的念头，但只回了一个字。

“好。”

张丽华轻舒一口气，终于有了分微笑：“那烦劳先生暂留在这一晚。明日再见。夜深了，先生请回吧。”说完，她缓步离去。

慕容晚晴听孙思邈的脚步声也随即远去，又忍不住咬咬嘴唇，倏然上了墙头。

从墙头望去，她才发现这是张家的后花园。远远望见张丽华已然不见，孙思邈却进了一间房，关上了房门。

有灯燃起，驱赶着屋中的黑暗。孙思邈的影子映在窗前，多少有些孤单。

月高悬却远，花香浓情淡。

那孤单的身影让慕容晚晴突然有种诉说的冲动，她正要跃下墙

来，灯突然熄了。

慕容晚晴立在墙上，扶着探出墙头那不甘寂寞的树干，苦涩地笑笑。

目光转动，隐约见张家庭院极大，却是一片幽暗。

过这花园不远，有几排厢房林立。有间厢房还在亮着灯火。

寻思间，慕容晚晴放弃了去找孙思邈的念头，轻轻下了墙头，绕路向那亮灯的厢房寻去。她有很多不解的地方，要找张季龄先谈谈。

近了那亮灯的厢房处，慕容晚晴转目四望，就见张家房间虽多，可处处黑暗没有人声。这偌大的张家，好像除了张季龄父女和那苍老的管家，竟再没有别人居住。

慕容晚晴心中有分异样，实在不解为何堂堂江南首富，举止怎么这般古怪？

突然有咯吱声传来，慕容晚晴立即隐身暗处举目望去。就见那亮灯的房门打开，张季龄从房中走了出来。

月色青冷，照得张季龄脸上也有些发青，更显得他眉间那悬针纹深邃如刻，甚至有分阴森的味道。

他微驼着背，脸色木然，让人看不出半分表情，当然也让人看不到内心的半分情感。

慕容晚晴本要找他，可见到他这般模样，不知为何，心中有分寒意，双腿僵硬，竟不想现身。

只是这片刻的工夫，张季龄又进了另外一间房，只见灯燃灯熄，显然那是张季龄休息所在。

慕容晚晴隐身暗处许久，直等张季龄房间没有声息后，这才缓步走出来。犹豫片刻，她向那燃灯的房间走过去。

她突然发现，这个张季龄的身上有着太多令人费解的秘密。

堂堂江南首富，居然和斛律明月有了关系；堂堂江南首富，居然这般寒酸，不但吃饭节俭，甚至住的地方也是如斯简陋，连仆人都没有一个。

想起当初徐陵和张季龄相见时，那几个宫中侍卫在窃窃私语。当初慕容晚晴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事情显然，那几个宫中侍卫当然也没有见过张季龄，也想不到张季龄会是这般模样。

张季龄为何如此？

慕容晚晴心中困惑，悄然地推开了那燃灯的房间，竭力不让房门发出半点声响。

可就是那种沉寂的静，在如此夜晚，才显得特别的惊心动魄。

房间内有烟雾缭绕，空空荡荡，只在尽头靠墙处摆放着一张香案。香案左右，燃着小孩手臂粗细的白色蜡烛，香案上有两块灵牌。

灵牌前，有檀香轻燃，散发着幽冷的香气。

这是个灵堂！

慕容晚晴绷紧的心弦反倒放松了下来，暗自舒了口气。她明白过来，原来张季龄适才是来祭拜亲人，怪不得有那种表情。

可一个富豪，孤单地住在这僻静的地方祭拜亲人，无论如何，说起来都是很古怪的事情。

慕容晚晴顿时好奇心起，忍不住想看看灵牌上是张季龄的什么人。

烟雾缭绕，烛火都有分冰冷孤寂的味道。

慕容晚晴上前几步，终于看清楚一块灵牌上的字迹，上面字迹简单，只写着“亡妻雨泪之位”。

慕容晚晴心中吁了口气，双掌合十，轻轻拜了下。

她也是才见到张季龄，当然更不认识张季龄的亡妻，但见到那灵位孤独，感受到阴阳离别的凄凉，心中戚戚然对张季龄有股同情之意。

可她心中也有点奇怪，不知这灵牌为何不写姓氏呢？

她目光已望到第二块灵牌之上。

灵牌竟是没字的！

慕容晚晴心中微震，不明白一块没字的灵牌意味着什么。她凝眸望去，突然发现那块灵牌不是没字，只不过是背面朝外，有字的一面向着墙壁。

慕容晚晴皱了下眉头，疑惑顿起。

那灵牌怎么会那么摆放？

这灵堂十分干净，只怕有人天天前来打扫，若是摆错了，张季龄和那老仆没有道理不发现的。

如果这样，就只剩下一个解释，那灵牌是故意那么放着，就是不想让人看到灵牌上的字。

慕容晚晴想到这里，却转过身来，准备向外走去。

这灵堂满是凄凉悱恻之意，她实在不想亵渎这种气氛。可在她转身的那一刻，门口突然有风吹进，两根白烛倏然灭了。

慕容晚晴那一刻有了毛骨悚然的感觉，居然感觉身后那灵牌好像有幽灵附位。

她立即回身，掏出火石，哒哒地击打两下，重新点燃了那白烛，目光落在近在咫尺的灵牌上，突然伸手拿起那背对她的灵牌看了眼。

只一眼！

她实在忍不住自己的好奇之心。可她从未想到过，那一眼竟会如此地心惊动魄。

事后，她也想过，如果当初一走了之，或许很多事情就不会发生。可事情既然发生了，就再也不会改变。

灵牌上写着简简单单的几个字：

爱女张丽华之位！

慕容晚晴看到那几个字的时候，只感觉一股热血倏然冲到脑海，然后又落了下去，霎时就感觉手脚冰冷，脑海中一片空白。风遗尘整理校对。

手一松，灵牌向地上落了下去……可慕容晚晴还是心惊得无法动弹。

爱女张丽华之位？

死的是张季龄的女儿张丽华？

灵牌早立，说明张丽华已过世一段时日。可慕容晚晴明明就在方才的后花园还听到了张丽华的声音，而且张丽华还曾说过，明天要去城外求姻缘。

有鬼？

一想到这两个字的时候，慕容晚晴不寒而栗。

“嗵”的一声响，灵牌落在了地上，孤零零的有如女子的呻吟之声。“呼”的一声响，房门被风吹动，撞在了墙上。

有幽风传来。慕容晚晴霍然转身，就发现一人立在门前。

幽冷的月光，铁青的面庞。

慕容晚晴震惊之下，退后一步，差点撞翻了那香案，手按腰间剑柄，只感觉手心全是冷汗，嗄声道：“你是？”

本以为那人是张丽华死后复生，就如张角一样，可等看清楚那人的面容时，慕容晚晴不禁惊诧道：“是你？”

门口那人，正是张季龄。

慕容晚晴惊惧稍减，但寒意更生，只感觉这个张季龄古怪诡异

之处，胜过鬼怪。

张季龄面无表情，缓缓地一步步走了过来。

慕容晚晴饶是胆气极壮，甚至敢和妖怪一样的李八百对决，但难抗这房中诡异之气，嘶声道：“你……你做什么？”

就见张季龄慢慢地弯腰下去，伸手捡起了那块灵牌。慕容晚晴心中微有歉意，可还是被惊骇充斥，又道：“你……她……究竟是人是鬼？”

张季龄将灵牌摆放在了香案之上——还是有字的一面向着墙壁。他扭头望来，神色冷然道：“我实在不懂，斛律明月怎么会派你来到这里。”

“什么？”慕容晚晴错愕不已，转瞬道，“你也认识……斛律将军？”

她早猜到这个答案，但从张季龄口中说出，还是极为诧异。可她听得出来，张季龄对斛律明月并没有什么尊敬之意。

张季龄道：“我认识他的时候，你恐怕还没出世。”他冷漠的神色中除了不屑，还夹杂些厌恶。

慕容晚晴没有留意，可终于收敛心神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斛律将军让我在永乐楼联系的人真的是你？”

听张季龄哼了一声，算是答应。慕容晚晴急问：“斛律将军可有新的任务让我去做？”

张季龄淡漠道：“他只让你跟着孙思邈，观察他和那些齐国叛逆商量什么就好。明日他会出城，你最好也跟着，但要小心行事。”

慕容晚晴心中微凛：“你如何知道孙思邈会出城？”她瞥向桌案上的灵位，忍不住又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和你行事有关？”张季龄淡淡道。

慕容晚晴几乎要叫了起来，心道怎么没有关系？张丽华是人是鬼都分辨不清，我又如何能和个鬼怪一块做事？

瞥见张季龄眼中深邃的忧伤，慕容晚晴脑海中陡然掠过丝光亮，哑声道：“你女儿是不是早死了？”

见张季龄冷漠如冰，慕容晚晴咬牙道：“那今天来的张丽华不是你的女儿？”她紧盯着张季龄，见其脸色微变，想到了什么，立即又道：“她是将军派来的，是不是？”

她说出这个答案的时候，往事一幕幕重现，越想越是心惊。

她只是被房间的诡异所骇，但从张季龄的三言两语中很快便推出了线索。

当初，她向张季龄询问有关孙思邈的事情，张季龄甚至还不知道孙思邈另有身份，记忆不过是留在十三年前。可不过几个时辰后，张季龄竟连孙思邈和太平道有联系的事情都知道了。

这里只能有一种解释，在这几个时辰内，斛律明月又派人和张季龄进行了联系。

能和张季龄联系的多半就是今天回转的张丽华。

这里有张丽华的灵位，联想到徐陵提亲时，张季龄见鬼的表情，支吾的话语，见到张丽华回转后，没有半分父女相逢的喜悦，只有异样的表情……

慕容晚晴已然断定，响水集来的那女子并不是张季龄的女儿。

张季龄的女儿早死了，绝不会像张角一样死而复生！

慕容晚晴想到这里，阵阵心惊，只等张季龄的答案。

张季龄突然笑了——笑容中有着不尽的嘲讽。

“你真的想知道一切，为何不亲自去问问她？你们岂不都是将军派来的？”

他转身离去，竟不做过多的解释。

慕容晚晴立在那里，终于松开握住剑柄的手，只感觉指尖都是冷的。

你们岂不都是将军派来的？

张季龄没解释，但这句话证明了她推测无误，所有的一切归结为一个结论。

斛律明月布下的大网原来远没有收拢，不过是刚刚张开。

早在响水集，甚至早在邺城时，计划就已经启动。

她是计划中一环，张丽华也是。

就像她不是慕容晚晴一样，张丽华也非真正的张丽华。她们均有着不同的身份，但实施着同一个计划——一个难以想象的惊天计划。

计划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她慕容晚晴并不知情，那张丽华呢，是否知道？

张丽华才请孙思邈出城，张季龄竟像提前就知道，这也只有一种可能——出城一事早就安排好了。

他们执意让孙思邈出城做什么？

一念及此，慕容晚晴忍不住地心悸，几乎就要冲出去找那个张丽华问个究竟，可双腿却如灌铅般沉重，只感觉所有的思绪化作一股惊惧压在心头，让她瑟瑟发抖，难以动弹……

夜幕褪色，朝阳迎新。

金灿灿的日光落在如龙飞腾的紫金山上时，泛着玄幻的光彩。

紫金山，汉代时叫做钟山。汉末有秣陵尉蒋子文逐盗，死于此地，三国吴王孙权为其立庙为念，改山名为蒋山。只是晋室东渡后，见此山页岩凝紫，阳光下山峰泛着紫金的色彩，于是改称紫金山。

孙思邈走在登山的路上，远望紫金山三峰相连有如巨龙盘旋天际，虎视建康，气势磅礴无俦，心中暗叹，怪不得古有“钟山龙蟠，石城虎踞”之称，其山势险峻壮阔可见一斑。

清晨时分，登山之人寥寥无几。

张丽华却已早早地请孙思邈陪其出城上山求签来问姻缘，孙思邈并不推搪，当下跟随。张季龄却有些不冷不热，只是命老仆带着香烛跟着张丽华上山许愿，未免有些情理不通。

若是以往，慕容晚晴一定奇怪。可她昨夜知道事情原委，明白张季龄为何如此，更知道这次只怕上山容易，下山难。

跟在孙思邈的身旁，慕容晚晴见他还有闲情观赏风情，见张丽华和那老仆在前缓缓地登山，其意甚诚的样子，却忍不住有点心寒。

昨晚她没有去找张丽华，也没有再找孙思邈，留在张家的时候一夜难眠。

清晨起来，她早早地去见孙思邈，本以为他有很多话要问，不想他只是淡淡地问候一句，就没了下文。

慕容晚晴省了许多解释，但添了更多的心事。

眼见几人一步步地登高，近了山上的道观，她一颗心却逐渐地下沉，始终猜不到这次上山究竟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很多事情就是因为不知道，才会心惊。

终于按捺不住，慕容晚晴悄然拉下孙思邈的衣角，低声道：“你还记得李八百在通天殿时说过的一句话吗？”

孙思邈放缓脚步，忍不住笑道：“他当初说了那么多，我怎知你指的是哪句？”

慕容晚晴咬咬红唇：“他说孙权当年曾在紫金山挖出个如意。”

“你也想学孙权来挖挖如意？”孙思邈扬了下眉头。

“不是啦。”慕容晚晴迅速整理了乱如麻的思绪，迂回地奔向主题道，“你不觉得破釜塘发生的事情有太多古怪吗？”

孙思邈望着前方，见山腰处有高大宫阙横顶，巍峨壮观，随意道：“有什么古怪？”

“我们在石室的时候，张角画像怎么会复活呢？他为何要袭击我……们？为何时辰到了，张角反倒没有出现？”

“六姓之家不过六人，李八百、茅山宗的桑洞真、葛道人、帛道人、郑道人，加上个张裕，正好足够，那黑衣人是谁？”

“那黑衣人为何知道那些隐秘？他到通天殿如果不想做四道道主，又为了什么？”

“引你的那个姓符的无赖，武功极为高明。我本来以为他会是六姓弟子，为什么没有在通天殿出现？”

“帛道人怎么会被……齐国收买？他混进来的目的是什么？”

“通天殿怎么会有大水，这一切的一切，你难道都没有想过？”

慕容晚晴连珠炮一样地问了下去，她本意是想把话题向张丽华身上转转的，她不能破坏义父斛律明月的计划，但如果一切都是孙思邈自己看穿的，那在她看来就没有问题了。

可她很快发现，通天殿很多事情不正常，唯独张丽华出现在那里，最正常不过。

李八百要作乱，联合天师六姓建四道八门，劫持张丽华就是为了威胁张季龄，进而控制张季龄的财富。

这其中当然也有问题，可慕容晚晴却偏偏无法发问。她就算早看张丽华不顺眼，但决不能透漏张丽华的身份。

因为她是斛律明月的义女，一切都要按照规则行事。

所有的念头盘旋在脑海，这次一口气问出来后，慕容晚晴才蓦地发现，当初在通天殿虽揭开了太多的秘密，但留下了更多的谜团。

日照紫金山峰，朝着他们的一侧有二十多幢房舍沿山脉而建，远望规模并不算大，但星星点点，如虎盘奇山。

那里当然就是三清观的所在。

孙思邈望着那远方的建筑，终于道：“建筑有规。这三清观的建筑依山而立，创建之人并不简单。”

慕容晚晴见孙思邈答非所问，急得跺脚：“我问你的话，你没有听见吗？”

孙思邈微微一笑：“懂得规则的人，行事就会方便。我曾说过，五行卫中木土两卫精通土木一术，水卫当然深知水性。当初在通天殿中，只有金火二位混进来，那其余的三人想必琢磨透了清领宫的大多机关，因此引水来灌，破坏李八百的大志。”

慕容晚晴倒从来没有想到这点，可听孙思邈这么说，倒觉得自然而然。

“五行卫能如此顺利地引水，显然经过了许久的钻研，这件事斛律明月不可能不知道。”孙思邈又道。

慕容晚晴心头一跳，才发现看似万事不关心的孙思邈，看的比谁都要深邃透彻。

他究竟还知道些什么？

“斛律明月如果早知道通天殿的所在，却一直没有动手，很显然是深谋远虑，想等待机会，将道中之人一网打尽。你说是不是？”孙思邈转眸望来，嘴角带分淡淡的笑。

慕容晚晴强笑：“听你这么一说，倒真的像是这样。”

“斛律明月既然要将所有人一网打尽，引水灌殿，就可能在破釜塘上布下了埋伏。”

孙思邈说到这里时，眼中藏着什么一样：“但天师六姓都不是简单人物，多少知道点通天殿的机关，不会顺水而走进入罗网，顺水而走的只可能是你……”

“那又如何？”慕容晚晴心头一跳。

“我当时就有些担心，怕你撞见他们的埋伏，毕竟慕容家和齐国也是势不两立的。”孙思邈笑笑，扭头去望白云悠悠，似漫不经心道，“不知你到了水面的时候，有没有见到斛律明月呢？”

慕容晚晴变了脸色。

第四章
故人

风轻云淡，日光照在紫金山上，天地间泛着幽幽如梦的色彩。

慕容晚晴一张脸却苍白起来。

她实在不知道怎么回答孙思邈的这个问题。她本是可以直接否认的，但那一刻，她又有些心惊。她总感觉孙思邈看似随口一问，却大有玄机。

很多事情，他不是不知，他只是不说；很多时候，他不是轻信，只不过不想去怀疑。

他宁可信错，也不想轻易地去给一个人以定论，就像桑洞真虽暗算重创了他，他也好像从来没有真正的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是不屑，还是超然，或是别的什么原因？

慕容晚晴不知道，可她头一次感觉回答一个问题是这么艰难。

孙思邈又笑了，不去看慕容晚晴：“我问的有点蠢了，你当然没有见到过斛律明月，不然他怎么会放过你？”

慕容晚晴嗯了一声，呼吸还是不能顺畅。

“这次斛律明月显然没有用尽全力。”孙思邈轻轻叹口气，“或许在他眼中，通天殿中的鱼还不够大。”

“那什么鱼才算是大的？”慕容晚晴小心翼翼地问。她这时才发

现，孙思邈虽和斛律明月只在邺城见过两面，但对斛律明月的了解竟然远比很多人要深刻。

孙思邈替她做了回答，免了她的难办。不知为何，她没有轻松，反倒感觉有块大石头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他灭道二十年，什么没有见过？可他灭道二十年，太平大道始终如春风草长、死灰复燃，让他头痛不已。因此，他这次虽然没有围剿六姓，但想必在筹划一个斩草除根、一劳永逸的法子。”

“什么法子？”慕容晚晴立即问，她也急切地想要知道这个答案。

孙思邈笑得惆怅：“我怎么知道？”见慕容晚晴失落的样子，孙思邈缓缓道：“但我知道，斛律明月的计划很难成行。”

“为什么？”慕容晚晴诧异道。

“因为，他虽然武功高绝、权势滔天，但始终不明白一件事。”

慕容晚晴忍不住又问：“他不明白什么？”

“这世上，该来的会来，该走的会走，该改的会改，不变的也始终不会变。”孙思邈缓缓道。

“这……很高深吗？”慕容晚晴感觉孙思邈说的简直是废话。这道理实在浅显明了，她都明白，斛律明月有什么不明白的？

孙思邈又笑了，心中却想，很多事情并非你以为懂了就懂了，真正体悟改过，不知要多难的过程。他并不明言，喃喃道：“大道实简，唯行至艰。行有歧路，回头太难。”

他突然回头望了下，自语道：“不想这条路上除了我们，还有别人。”

慕容晚晴向山下看去，发现山路上竟有十数人也在登山，心中诧异，不解除了他们外，还有谁早早地前来？

那十数人行走得甚为快捷，一会儿的工夫已经追上他们。

慕容晚晴见其中一人气喘吁吁，额头满是汗水的样子，忍不住皱眉道：“你说的事情，很多我不知道对不对，可有一件绝对没错。”

“哪件事？”这次倒是孙思邈好奇地问道。

“这太子实在痴心得很！”

那气喘吁吁的正是陈叔宝。他身边那十数人都是寻常装束，脚步轻健，不用问，显然是宫中侍卫。

见孙思邈、慕容晚晴望来，陈叔宝笑容满面，抹把汗水道：“两位倒是早。”

不等二人回答，陈叔宝急走几步，已经到了张丽华身旁，笑道：“张小姐，你这么早就来了。”

张丽华还是戴着纱巾，露出秋波晨露般的凤眼。

“太子怎会来此？”

“既然知道张小姐会来，在下怎么会不来呢？”陈叔宝笑得比山花都要灿烂，看了眼那提着篮子的老仆，略有诧异道，“这山路难行，张小姐就这么上山？”

在他想来，张丽华毕竟也很有身家，来观中求问姻缘，肯定要前呼后拥才对。

张丽华知道他的言下之意，淡淡一笑：“求缘在诚，带心前来就好，何必那么烦琐？”

“那是，那是。”陈叔宝回望身边的跟随，看起来想要把他们轰下山去以示诚意，只好作罢，“最近不算太平，有几个人跟着保护小姐也好。”

张丽华浅笑道：“太子说笑了，妾身薄命，需要什么保护？倒是太子千金之体，需要多加提防呢。”

陈叔宝笑道：“如今就在建康城外，又有哪个不开眼的会来找我的麻烦？”

“说的也是。”张丽华秋波一转，从他身边的护卫身上望过去，最终还是落在孙思邈的身上，“这里不比响水集，再说先生也在，陈公子的确不用担心的。”

陈叔宝脸上微红，想起在响水集发生的事情，神色难免讪讪。

慕容晚晴一旁听了，却霍然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男女之间，很多时候要看缘分。这个陈叔宝虽是太子，可也是个痴情种子，这刻显然坠入了情网，无法自拔。

坠入情网的男人，无论贫贱富贵，无论八十的还是十八的，表现其实没什么两样。

张丽华要到三清观来问姻缘，陈叔宝肯定会来，这是必然的结果。

陈叔宝在张丽华眼中虽算不上什么，可毕竟是陈国太子。

想到这里的时候，慕容晚晴心中微颤，得出个结论，张丽华显然也是奉义父之命行事，这里地势险峻，难道说……义父的目标竟是陈叔宝？

众人脚下不停，终于到了山顶，就见到不远处有房舍错落，三清观已在眼前。

前方地势开阔平坦，众人登高终顶，心胸难免一畅，先入眼帘的是个斋醮祈禳的圆形坛台。

过坛台后，就是颇为宏伟的主殿。

大殿前方青砖铺地，空地正中摆放一个铜铸大鼎，里面香尘厚重，上面插了三根檀香，烟雾缭绕。

大殿前，站着一个道人，葛衣羽冠，手持拂尘，倒是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见陈叔宝等人前来，那道人眼前一亮，疾步上前道：“几位施主，贫道有礼了。”

那道人单手施礼，目光刷子一样的在陈叔宝、张丽华身上扫来扫去，试探道：“施主们是许愿还是求福呢？”

陈叔宝手一摆，一个手下快步上前，一锭银子抛了出来。

那道人身手不见得高明，但接银子倒是干净利索。银子一到手他就入了衣袖，更增出尘气息，煞有其事地道：“看施主天庭饱满，大富大贵之相，有天尊保佑，若求功名，定是朝中三品之内。”瞥了张丽华一眼，又接着道，“若求姻缘，定然花开富贵，幸福美满。”

常言说得好，多说多错。这道人前一句还算灵验，颇显道行高深，中间那句立即就露了馅，让陈叔宝皱了下眉头。

慕容晚晴心道，陈叔宝本是太子，做天子的命，你让他做官，不是打他的嘴巴吗？

好在那道人自说自圆，最后一句倒是切中要义。佳人在旁，陈叔宝本有不悦，闻言宽宏一笑道：“多谢道长吉言。敢问道长法号？”

“贫道无尘。”那道长说话间，引众人入了三清主殿。殿中有四名青衣道童立着，均是垂眉合掌，口中诵经不停，给道观平添几分脱俗之意。

跟随陈叔宝的宫中侍卫四散分布，分别扼住殿门、偏殿等通道，小心翼翼地留意着周围的动静。

大殿正中神龛里三座巨大的雕像，分别是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太上老君。

这三清观的名称，就是由供奉这三位道家至尊而来。

慕容晚晴看那三尊塑像高大肃严，不由倒起了几分敬畏之意。她目光转动，留意着殿中的动静。

所有一切都是再正常不过。可慕容晚晴听诵经不断，总觉得心中忐忑难安。见孙思邈看着那三尊神像出神，她悄悄地走到他身边，低声道：“你在想什么？”

她看得出孙思邈心不在焉的样子，却一直不知孙思邈心中在想

什么。

“我在想一个人。”孙思邈缓缓道。

慕容晚晴心头一跳，暗想，我就在你身边，你自然不是想我。她声音异样道：“女人？”

孙思邈哑然失笑：“怎么会这么问？”

慕容晚晴斜睨张丽华，见她正和那无尘道长说着话，想必是问姻缘一事如何来求。就听那无尘道长高声道：“微尘，拿姻缘签筒来。”

慕容晚晴撇撇嘴道：“你这人本来如闲云野鹤一样，游离难定，万事难请，这刻却为张丽华来此，想的恐怕是……”

她欲言又止，见孙思邈不语，忍不住道：“我说中了吗？”

孙思邈心道，你说的离中还有八千里，可他只是笑笑，并不多言。

慕容晚晴神色有些不自然，不由道：“可你莫要忘了，陈太子对张小姐有意。再说，你那个徒弟冉刻求，好像对张小姐也有情愫的。”

她潜在的意思就是，你为人师表，总要做出点样子来。

孙思邈轻叹一口气道：“不知道冉刻求如今在哪里。我方才想的是，如果真有天尊保佑，希望他能一切安好。”

慕容晚晴心情顿时舒畅，脑海中浮现出冉刻求那玩世不恭的模样。

“你放心，冉刻求混迹江湖的经验比你还老道，他在你身边时，像是个孩子，可他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再说……李八百那般人要对付的是你，并不是他。”

她心情愉悦，口气也委婉了很多。提起了李八百，她一颗心又紧张起来，才记得要找孙思邈的目的，问道：“通天殿大水来后，你没死，那李八百当然也没死？”

孙思邈沉默许久：“他这种人，当然不会那么轻易就死的。”

“这妖人翻云覆雨，肯定不甘寂寞的。”慕容晚晴眼珠转转，低声建议道，“看他野心不小，若让他成事，恐怕天下就要大乱。你现在应该去找他制止他，而不应该在这里浪费光阴。”

她这番话大义凛然，其中当然也有自己的算盘，只盼孙思邈能听从她的建议。见孙思邈又望着神像，喃喃道：“要找他，岂是易事？他下一步的目标会是什么呢？”

慕容晚晴知道欲速则不达，只盼孙思邈顿悟。她秋波转动，见大殿东侧门走来个道人，捧着个签桶向张丽华、陈叔宝和那无尘道长走来。

那道人垂着脑袋，让慕容晚晴看不清正脸，想必就是无尘让取姻缘签筒的那个微尘道人。

慕容晚晴不知为何，总觉得那捧着签筒的道人举止有些鬼祟，似在躲避着什么，当下留意，一颗心顿时悬了起来。

她早知道今日三清观只怕有事，却没想到事情来得如此之快，身形微绷，提防着随时要发生的变化。

她却没有告诉孙思邈。

无论那微尘要对谁下手，只要暂时与她和孙思邈无关，她就不急。

就见那道人举起双手，恭恭敬敬地奉上了签筒。

无尘道人一把接过，呵斥道："微尘，怎么手脚这么慢。退下。"他转瞬换了分笑容，对张丽华道："这位小姐要求姻缘，只要先静心诚意，然后从这签筒中抽一支签来，上面签文就会注明小姐姻缘始末。小姐若是不解的话，贫道也可以解签。"

张丽华嗯了一声，目光向孙思邈这面瞥来。

慕容晚晴避开张丽华的目光，却见到那无尘道人嘴角带分诡异的笑意，正在看着陈叔宝。

而那奉上签筒的道人，已经转身向偏殿走去。

慕容晚晴见到无尘道人笑容诡异，暗自惊凛，不知他笑容何意，可见那鬼祟的捧签筒道人就这么离去，反倒有些失望。

盯着那道人的背影，慕容晚晴才待收回目光，陡然心中一震，一扯孙思邈的衣袖，急声道："你看。"

她蓦地发现那背影居然很眼熟。

孙思邈扭头望去时，那道人却在东侧门旁消失了。

"是他？"孙思邈也有分诧异。

"怎么是他？"慕容晚晴随即说了句，转瞬道，"他怎么这个模样，他眼瞎了吗？"

她说的不过几个字的工夫，人已冲到正殿东偏门处，向那个道人追去。

陈叔宝的那些跟随见她只是离去，不是对太子不利，并不拦阻。

孙思邈也是身形一动，来到了东偏门处，就听张丽华突然道："孙先生……"孙思邈身形微顿，回头道："怎么了？"

张丽华远望着孙思邈道："这句话应该是妾身问先生才对。"她

显然也在关注孙思邈和慕容晚晴的动静，见这二人好像遇鬼一样，难免发问。

孙思邈立即道："我们碰到个故人，要去看看，一会儿就回。"说话间，他已迈入三清殿旁的一个偏殿。

那殿堂规模不大，正中神龛内只供奉了一尊神像，中央案坛上有檀香正燃。

孙思邈无暇去看那神像是哪个，眼见慕容晚晴身形过堂不停，直追了出去，他担忧中又带分奇怪，才待追下去，突然顿住了脚步。

堂中有人——一个身着蓝衣的人。

那人正在望着神龛中的神像，宛若根本没有留意到穿堂而过的几人。

可孙思邈知道，他入殿时，这人绝不在殿中。这人竟如鬼魅化身，突然就出现在了殿堂之内，神像之前——不带半分尘烟。

孙思邈望着那人，轻轻地舒了口气，知道这人只怕是为他而来。这人这般神出鬼没，来意只怕不善。

他不急急去问，因为知道该来的始终会来。他只是抬头看了眼堂中那神像。

那神像竟然是个女子——纤手虚拈，容颜如仙。

三清观中供奉个女子的神像是件让人诧异的事情，可孙思邈没有半分的诧异，这世上，很少有能让他惊诧的事情。

那蓝衣人亦在望着那女子的神像，仿佛根本没有留意孙思邈的到来。

可他终于开口，一开口就道："孙先生可知道这神像是谁吗？"他的声音苍漠淡远，自有一番夺人的气度。

更让人吃惊的是，原来他竟是认识孙思邈的，对孙思邈的举止早就看在眼间！

慕容晚晴穿过那供奉女神的殿堂，转瞬间又过了两间偏殿。

阳光当头，前方现出一排屋舍，想必是观中道人自己的住所，或是给香客留宿所用的客房。

那道人脚步亦快，明知身后有人追随，竟不停留，奔到一间房前推门而入，迅疾地关上了房门。

若是旁人，肯定要敲门叫人。慕容晚晴却不管那么多，一脚就踢开了房门，就见那房间还有个后门，已然大开，在风中摇曳。

那道人入房后居然从后门溜走，若不是心中有鬼，何至这么慌

张？

慕容晚晴眉头一蹙，迅疾向房间扫了眼，只见到桌上有面铜镜，房内简单，绝不可能藏人。

她脚步一动，就冲出了后门。人在房外时，手一抹，有琴声轻鸣，她已扯出腰间的那把软剑。

她并不前追，突然身影后跃，竟再次回到房中，手中软剑一抖，已向梁上刺去。

梁上有人。

剑发琴声，剑光撩人。刹那她就到了那人的面前。

那人见慕容晚晴追了出去，本来舒了口气，哪想到慕容晚晴声东击西，这么快就发现他的影踪，慌忙跳了下来，躲开那一剑。

不想，琴声婉转、剑意曲折。慕容晚晴手腕抖动，琴剑追刺而至，眨眼就刺到那人的喉间。

那人大惊，忙叫道："女大王饶命！"

琴声绕梁，剑光清凝，顿在了那人的喉前。

慕容晚晴一招得手，非但没什么得意之意，反倒有些讶异，一字字道："冉刻求，你搞什么鬼？"

面前那人头着葛巾，身着道袍，却掩不住浓眉大眼，铁青的胡髭，赫然就是和他们失散多日的冉刻求。

在三清殿的时候，慕容晚晴只感觉这道人鬼祟，等这道人转过身去的时候，才觉得眼熟。从黎阳到淮水的一路，她是看着冉刻求走过来的，如何会不熟？

但眼熟归眼熟，她怎么也想不到冉刻求不但没死，还到了建康；不但到了建康，还当了个道士；不但当了道人，还见到他们就跑。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道人眼珠四下转转，错愕道："女大王是向我说话？贫道法号微尘，身无分文，女大王要劫财，只怕找错人了。"

他茫然中带分惊吓，活脱脱是个遇到劫匪的百姓模样。

慕容晚晴见了，一时间真以为看错了人。她仔细看了那道人许久，才冷笑道："冉刻求，你不要说变成微尘，就算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你脑袋被驴踢了，连我都认不出来吗？"

那道人眨眨眼睛，颇有些呆的样子，仔细看了慕容晚晴许久，苦笑道："女大王，贫道真的不认识你，更没听说过什么冉刻求。"

他倒认定慕容晚晴是个打家劫舍的强盗，一口一个女大王的叫

着。

慕容晚晴心中困惑，哂然冷笑道：“看来本大王倒是看走了眼。不过盗不走空，既然出了手，总要有些收获……”

说话时，剑一抖，那道士差点吓得跪下。

慕容晚晴却收了软剑，一把拿起桌上的铜镜道：“这镜子总值点钱了。”她拿着镜子就走，竟真像变成个强盗。

可出门之际，她手中铜镜微动，早借镜子看清了那道人的表情。

原来，她欲擒故纵假意要走，实际上还是不死心，要看看那道人的反应。方才，她就是借镜子看到了那道人藏在梁上，这刻不过是故技重施。

那道人本是惊骇的样子，可见慕容晚晴离去，轻轻舒口气，看起来想要招呼慕容晚晴，但颓然放手。

他并不知道，那镜子将他的细微动作照得清楚。慕容晚晴见了，再无怀疑，立即反身一剑指在那道士的咽喉处，一字字道：“你还敢骗我？你不认识我，为何要拼命躲着我们？方才你在镜中的举动，明明是有隐情的样子，还不承认？”

慕容晚晴一扬手上的铜镜，字字凝寒道：“你再不承认自己是冉刻求，信不信我杀了你？”

那道人目瞪口呆，见慕容晚晴手腕一动，真的要刺过来，慌忙大叫：“我的姑奶奶，我是冉刻求！”

他这么一叫，原先那呆板之气全然不见，活脱脱玩世不恭的样子，赫然又变回冉刻求。

慕容晚晴见了，嫣然一笑，可心中疑惑顿生，千言万语一时间不知从何问起。

殿中檀香缭绕，孙思邈心中也满是困惑。

那人认识他的，不然何以一开口就知道他姓孙？但他应该没有见过这个蓝衣人。他虽未见到那人的面容，但这蓝衣人气质如斯独特，让人一眼难忘，他若见过，绝不会记不起。

蓝衣人似随口一问，再无声息，但气势凝重，竟有鸟瞰众生之感。

孙思邈目光移到神龛中供奉的女子神像身上，终于道：“这是南岳夫人。”

“孙先生当然知道南岳夫人是哪个？”蓝衣人背对孙思邈问道。他也在看着那神像。

沉默良久，孙思邈才笑笑："在下当然知道，可在下不知道的是……阁下究竟是哪个？阁下来此，难道就想和我谈论南岳夫人？"

那蓝衣人缓缓转身，淡淡道："裴矩到此，除有一事要说外，还真的想和孙先生谈谈南岳夫人。"

他转身之际，露出真容——宽广的额头，通天的鼻梁，颌下一缕胡须，给他平添了些许儒雅之意。

他像个书生，可远比无尘道长还像个道人——无尘脱俗的道人，除了那双忽而咄咄逼人的双眸。

孙思邈看清那人的面容，更加确信自己没见过此人。

裴矩？这对孙思邈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名字。但不知为何，他见到那人真容的时候，心中总有分古怪，觉得自己以前肯定和这人遇过。

这是一种独特的感觉，说不清，道不明，但极准。

搜索脑海中的记忆，孙思邈缓缓道："还不知阁下有何高见？"

"世人眼中，南岳夫人是个神，又名紫虚元君。"

裴矩声音缓缓，转身又望向了那神像："不过南岳夫人本是一个常人，升天后，才被天帝封为紫虚元君，与西王母共同管理三山五岳，独居南岳衡山神仙洞府，因此才又被称作南岳夫人。传言中，她曾被仙人授《黄庭经》传世，道法高深，无所不能。"

他突说起这个神话故事来，多少显得有些不着边际。孙思邈并没有半分不耐，只因他知道这神话中本也藏有个秘密——极少人知道、被尘雾所缭绕的秘密。

裴矩来此，绝不是来和他说什么神话，而是要谈论这个秘密！这个裴矩，显然也不是个普通人。

果不其然，裴矩立即转入正题："但很少人知道，南岳夫人本姓魏！"

魏姓不是什么怪姓，比较常见，裴矩为何单独提及这点？

孙思邈却知道他的言下之意，淡淡道："不错，少有人知道南岳夫人姓魏，也更少有人知道她的闺名叫做魏华存！"

殿中神像雍容不改，俯望苍生，慈悲一片。

裴矩霍然转身，目光如炬，一字字又道："不错，南岳夫人本叫魏华存！这事情太少人知晓，但更多人不知道的是，她亦是天师弟子，六姓中人！"

堂中静寂，只有檀香寂寞地燃着，如同世间那些孤独的执著。

魏华存！

这如神一样、被世人敬仰的南岳夫人就叫做魏华存！

天师门下六姓中人！

世人多以神敬之。可道中之人，怎不知道她本是天师弟子，茅山宗的开山立派之人？

孙思邈沉默许久，这才缓缓点头。他没有否认，因为这本就是个不争的事实。

“今日茅山宗扩张千里，声势浩大，旁人都以为是陆修静的开拓、陶弘景的扩张、王远知的宏图所致，却多忘记魏华存这个人，更不知道茅山宗第一宗师本是魏华存。”裴矩神色感喟，声音低沉：“若没有魏华存苦心经营多年，传业琅琊杨羲，杨羲再传丹阳许谧父子，开枝散叶，茅山宗如何能有今日的成就？”

孙思邈再次点头，微笑道：“对于这点，在下也是赞同。”顿了片刻，又道：“可阁下说错一点……世人或许忘记魏华存才是茅山祖师，却没忘记她这个人。她如今所得的成就，还远超茅山始祖一事。”

“可孙先生有没有想过，她的所得，并非她真正想要的？”

孙思邈扬扬眉，反问道：“她得的不是她真正想要的？”

“不错，世多歧路，人多迷途！”

裴矩双眉一扬，双眸中竟也现出如李八百一样的咄咄大志，孤高狂傲。

只是他和李八百毕竟有些不同，李八百看起来疯得让人心寒，他却是执著得让人畏惧。

但他们有个极为相似的地方，那就是坚持！

“魏华存本是六姓中人。只是天师魏姓传到魏华存祖上时，没有了天师门下雄风，泯然同众人矣。其父魏舒更是胸无大志，只为数斗米而活，混迹朝廷，忘记天公将军传艺之恩情，这才会受到天谴，孤独终老。若非魏华存重拾天师遗志，魏舒不见得能得养天年。”

旁人若是听了裴矩所言，多是瞠目不知所以。因为他说的和李八百当初在通天殿内说的仿佛均是道中秘事。就算道中之人，也需对往事极为熟稔才知道他言中之意。

孙思邈懂得裴矩说的任何一个字。在裴矩述说时，他脑海中也流过了魏华存的奇丽往事。

魏华存，女，晋人，父魏舒。

魏舒年少就为孤儿，寄人篱下，生平无甚建树。四十余岁时，被郡中太守访察孝廉的时候选中，这才推举到朝中。庙堂中对策合格，

这才为官，官至司徒。

魏舒是个孤单的人，连娶三妻，均是早死，唯一一子，也先他而去，很多道中之人都认为他不尊天公遗愿，才至于此，这就是裴矩说他孤独终老的原因。

可魏舒能被世人记住，绝非他是个司徒，而是因为他有个女儿。

魏舒四十四岁才再有一女，就是魏华存。

魏华存是个奇女子！

她当得起这个“奇”字，因为她自幼诵读黄老之言、三传、五经、诸子百家，若论文采学识，绝不逊于天底下任何一个男子。

她的经历和孙思邈仿佛，但远比孙思邈要坎坷得多。因为她是个女人，有着太多世俗的规矩要守。

魏华存本意独身终老，专心求道，可父母不允。

那时女子极为早嫁，十多岁已为人妇的比比皆是，而魏华存一直到二十四岁时还是独身。但她终究没能抗拒世俗的规则，在父母以死相逼下，嫁给了南阳的刘文。

世道难揣，但她求道之心不减。丈夫刘文死后，她终于可一心向道，得参天地之奥妙。传言中，因其志诚心坚，更得神仙所授《黄庭经》传世，普渡世人。又亲传《上清经》给琅琊杨羲，这才离世。

后人均说她已成仙，就是世人供奉在道观中的南岳夫人。

而杨羲得其亲传后，才将上清教派扩充规模。到陆修静时，上清派得以大成。而陶弘景继陆修静之业，归隐茅山传上清法门，逐渐声名鹊起。后人因陶弘景隐居茅山之故，才将上清派改称茅山宗。

但无论上清派也好，茅山宗也罢，不过是源于多年前那个天下无双的奇女子——魏华存。

往事流转，历历眼前。

孙思邈想到这里，再望南岳夫人时，敬佩中便带分感喟，就听裴矩又道：“世多歧路，魏夫人却未迷途。她竭尽心力传天师遗志，得道大成，在下一直是敬仰的，今日来到这紫金山，才会到此一拜。”他说罢长躬至地，其礼甚恭。

孙思邈神色恭敬，也向神像施了一礼，起身道：“但阁下到此，自然不是向魏夫人礼拜这么简单了。”

他当然也没有忘记这裴矩另有目的，更好奇裴矩开始要说的那件事是什么。

裴矩缓缓直起身躯，转望孙思邈道：“世人只知魏夫人开创上清

教派。到如今，均知茅山宗，而不知上清派，更不知魏夫人生平是何心愿。孙先生，你说这是否公平？”

“那依你之见，何为公平？”孙思邈反问。

裴矩微微一笑道：“先生何必明知故问？只有实现魏夫人真正的愿望，才算公平。”

“魏夫人真正的愿望是什么？”孙思邈又问。

裴矩轻淡道：“孙先生说笑了。想魏夫人身为天师六姓之一，自幼习天师之道，所授世人的黄庭、上清两经，也是从昆仑所得，可说和先生也有关系。她的愿望，先生如何不知？”

孙思邈素来平淡从容，闻言倏然变色，诧异道：“你……怎知昆仑一事？”

张陵封道昆仑一事，就算六姓之家都很少有人知情。当初，李八百和那神秘的黑衣人揭破此事，已让孙思邈意外。这个裴矩竟然也知道，实在让孙思邈困惑不解。

裴矩又笑，笑容中带着极为神秘之意：“在下不但知道天师之道藏于昆仑，还知道早在寇谦之和先生前，魏夫人已入昆仑，更清楚‘道有封藏，得之者三’一事。”

道有封藏，得之者三？

这句话极为古怪难明。孙思邈听了却更是讶然，望了裴矩许久，这才道：“你究竟是谁？”

“在下裴矩，已对先生说过。不过，想这名字不入先生之耳，这么快就忘了。”裴矩笑容更浓，但眼中如藏锐针。

“我见过你吗？”孙思邈突然又问。

裴矩似怔了下，转瞬微笑道：“先生高才，在下一直仰慕，可惜今日和先生才见一面了。”他笑起来，端是华贵威严，气质沉凝，比起李八百来说，另有一番摄人的气度。

孙思邈印象中是绝没有见过这人的。

他缓缓地闭上了眼，沉默片刻，嘴角突然泛起一分笑道：“我记得在哪里见过你了。”他霍然睁开双眸，其中神光闪烁。

裴矩脸色变了，眉头已经皱起，却故作平淡道：“哦，哪里？长安还是邺城？”

孙思邈笑了：“我见到阁下，只是因为一封信——响水集的一封信。”

裴矩的脸色顿时变得极为难看。

刺心

第五章
传言

冉刻求的脸色看起来也有些难看。

他本来是个开朗谐趣的人，但着了道袍后，就变得神秘起来。

慕容晚晴终于收回了剑，问道：“你究竟在搞什么鬼？”她从来不认为冉刻求是个能修道的人。

见冉刻求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双唇紧闭，缄口不言。慕容晚晴蹙眉道：“荒山一别，你怎么逃走的？怎么会来建康上三清观做个道士，是想劫财还是想劫色？”

她当然不会把冉刻求看得如此不堪，只想激他回话。

“和你有关？”冉刻求终于回了句。

慕容晚晴一怔，立即道：“和我没关，但和孙先生有关，你不知道他也在这道观？你不知道他很关心你的安危？”

冉刻求眼眸亮了下，却低下头来，淡淡道：“他活着，我也还活着，大家都活着，这就够了。慕容姑娘，你我本不算熟，孤男寡女的共处一室，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你走吧。”

慕容晚晴不认识一样地看着冉刻求，冷冷笑道：“看不出来，冉大侠竟像个跳脱红尘的得道高僧了。那在响水集的时候，你跑到我房间做什么？”

冉刻求一滞，转瞬叹口气道：“往事如烟，一切如幻，慕容姑娘

何必执著呢？”

慕容晚晴心中诧异，实在想不出是什么原因让冉刻求变成了这样。

若说冉刻求这种人能看破红尘，打死她也不信的。

慕容晚晴眼珠转转，道：“往事如烟，看起来朋友也如烟，孙先生如烟，张丽华也如烟了？”

冉刻求听到“张丽华”三字时，身躯震了下。

慕容晚晴又道：“既然冉大侠什么都已看破，我留在这里也没用了。告辞。”

“不送。”冉刻求立即道。

他轻轻松了口气，却被慕容晚晴看到眼中，立即道：“你很想我走？为什么？”

冉刻求马上闭口不言，似有些后悔让慕容晚晴看出了什么。

慕容晚晴盈盈一笑：“你究竟说还是不说？”见冉刻求牙关紧咬，慕容晚晴突然也坐了下来。

冉刻求瞠目道：“你干什么？”

“你若不把为何在这里说个明白，我就不走了。”慕容晚晴轻淡道。

冉刻求愣住，跳起来叫道：“你在这里干什么？你为什么一定要问个究竟？我们萍水相逢，屁关系都没有，你这么无赖，信不信我……”

他急得额头青筋暴起，看起来要老拳相向。可一见慕容晚晴又握住剑柄，他立即泄了气，作揖道：“姑奶奶，算我怕了你，求求你，你赶快离开这里，就当没有见过我，好不好？”

见他急了起来，慕容晚晴反倒平静了下来，红唇紧闭，显然一副打死也不走的样子。

冉刻求又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以手揪着头发：“女人呀，女人……为何女人总喜欢刨根问底，打探别人的秘密？”

见慕容晚晴稳坐钓鱼台的样子，冉刻求吼道：“你为何一定要知道我的秘密，难道你没有什么不能对人说的秘密？”

慕容晚晴本是悠然，闻言心中一怔，见冉刻求颇为无奈的样子，终于缓缓站起道：“你说得对，每个人的确都有秘密，若不想说，没谁有权逼他来说的。”

她想到自身的事情，暗自沮丧道：“那我走了，你自己保重。”她言罢推门要离去。

冉刻求倒没想到她说走就走，眼中露出感激之意，突然叫道：“慕容姑娘，谢谢你。”

顿了下，见慕容晚晴并无反应，他又问：“你和先生都还好吧？”

“我还好，先生可说不定了。”

冉刻求怔了下：“怎么了？我今日看先生气色很好呀。”直到此时此刻，他才流露出些许关切之意。他对孙思邈，毕竟还是与众不同的。

只是他一门心思要拜孙思邈学功夫，这次重逢为何避而不见？

慕容晚晴幽幽道：“我找你，其实并非一定要打探你的秘密，不过是想请你帮个忙。先生眼下有个极大的危机，只怕会有性命之忧，只有你能帮忙救他。”

“你说笑了。先生那么大的本事，我能帮上什么？”冉刻求郁郁道。

“既然如此，那就算了。”慕容晚晴冷冷道，“反正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你。你自己决定，不后悔就好。”

冉刻求见她真的要走，跳起来窜到她的身边，一把抓住她的衣袖道：“先生究竟有什么危险，你倒是说出来呀。”

慕容晚晴摇摇头道：“男人呀，男人……为何男人总喜欢刨根问底，打探别人的秘密？”

这话本来是冉刻求方才说的，慕容晚晴借用过来，只是把女人俩字换成男人，倒是颇为讽刺。

冉刻求老脸一红，心道，“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这话不对！

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小人报仇从早到晚。可小人报仇，也有休息的时候，而女人要报起仇来，只怕早早晚晚，没一刻让你安宁。

自己才得罪慕容晚晴，报应立即就来了，相对而言，小人比女人要好养得多。

冉刻求腹诽不已，但脸上还是露出很真诚的笑容：“慕容姑娘，其实无论男人女人，只要是人，对秘密都感兴趣的。你我这么熟悉，何必斤斤计较呢？”

“我和你很熟吗？”慕容晚晴白了他一眼，“不是……什么关系都没有吗？”

冉刻求脸红得像蟹壳一样，看起来又要吼叫。

慕容晚晴转瞬一笑："好啦，和你开个玩笑。你方才不还说过，你我这么熟悉，何必斤斤计较呢？"

冉刻求哭笑不得之际，就听慕容晚晴直奔主题道："今日三清观一定会有惊变，矛头指向的人恐怕就是先生，先生留在这里，极为危险。你若真的对先生好，就立即找个理由，去叫先生下山再说。"

她这些话倒不是惊人之语。因为自从昨夜起，她就反复想着这个问题，总有心惊肉跳的感觉。

她虽知，就算让冉刻求拉孙思邈下山，也不过是像鸵鸟般将头埋在沙子里自欺欺人，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可除此之外，她实在做不了什么。

冉刻求皱起眉头，立即问道："你怎么知道三清观会有变故？你怎知先生定有危险？让孙先生下山这件事你也可以去做，为何一定要我去传话呢？"

慕容晚晴怔住。

方才她问冉刻求的问题，冉刻求死也不肯说。这刻冉刻求问她的问题，她竟也不知如何回答。

问题的答案虽简单，但要说出来，实在是千难万难。

孙思邈说出的答案也简单明了，可却让人不解。

在响水集时，他的确见过一封信——那封信看似平淡无奇，却几乎挑起萧摩诃和孙思邈间的争斗，甚至致孙思邈于死地。

如果不是孙思邈机警，他几乎要因为那封信被炸死在乡正家里。

那封信是个无赖送的。

孙思邈本以为那无赖只是跑腿之人，不想竟也看走了眼，那无赖后来竟和李八百联手对阵孙思邈，武功之强，出乎孙思邈的意料。

那无赖的来历，很是扑朔迷离。

可这些事情和孙思邈见过裴矩有何关系？

殿堂香绕，让两人面目都如笼罩层迷雾，可却隔不断两人透着锋芒的视线。

视线撞击，竟似有火光激荡。

孙思邈突然开口："天道有规，但变化无方。世间万物，始终各有不同。"

此时此刻，他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让人不免有种云里雾里之感。裴矩却没打断，只是认真地咀嚼着孙思邈说的每一个字。

他知道孙思邈绝非无的放矢之人，他也一样！

“人由道启，归于万物，也是各有不同。”

殿中烟雾缭绕，孙思邈的目光却是前所未有的清澈：“这世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就像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一样。”

“哦，是吗？”裴矩扬扬眉，转瞬笑了，“孙先生自幼学医，对天地万物均有深究，经昆仑十三年后，想必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么说，应该不差了。”

他随声附和，意甚轻松，只是五指缓收，握成空拳形状。

孙思邈笑笑：“但我在响水集时，却碰到了两个极为相似的无赖。那无赖本是乡正之子，早死了几个时辰，却又复活到了客栈，递给萧摩诃一封信。当初不可思议之事，如今想想，无非不过易容乔装几字。”

见裴矩不语，孙思邈继续道：“这世上易容之法分为几等。下等易形，中等易气。那乔装无赖之人，不但形容上改的和那无赖仿佛，就算气质举止都活脱脱的像个无赖，也算是此道难得的高手。”他说到这里，竟住口不谈。

裴矩忍不住道：“那上等易容法改的是什么？”

“当然是律。”孙思邈缓缓道，“天地间，万物各有生死之律，人体之律数年一改。世人本以为是天道所定，但少有人知道还有一法，虽还难参生死之谜，但可改变人体数年一换之期，懂得此法，改形易气可说是反掌之间，就算改变人体之律，换成另外一人，也非绝无可能。当然了，懂易筋之法，从律反推，就算一人易容换气，也能从其骨骼、本色、体态、习惯推出他的本来面目。”

这实在是玄之又玄之术，迷离难解。

但裴矩显然对孙思邈所言体会深刻，悚然动容道：“我虽不解如何做到这点，但信世上有此本事。”

顿了片刻，他问道：“你说的那法可是道中传说的易筋经？”见孙思邈点头，裴矩随即问道：“天师封道之地可有此术？”

“有。”孙思邈肯定道，“不然，我何以能发现阁下的易容之秘？”

裴矩目光一冷，嘿然而笑，却不言语。

孙思邈缓缓道：“不过，阁下当然还不懂易筋之术，因此当初在响水集乔装时形气虽像，但难以内外合一，让我看出些许的问题。想区区一个无赖，怎能有如斯巧妙、滴水不漏的连环计？”

他轻轻叹口气道：“我虽知那无赖是旁人乔装所扮，也知易筋之法，但一直难真正还原那无赖的本来面目，直到今日碰到阁下，才有所

得。”

孙思邈微微一笑，字字凝声道：“只是我还有一事不解。阁下大志在胸，甚至为南岳夫人都抱不平。可阁下当初乔装成那个无赖送信，挑拨是非，联手李八百要害在下，难道也是秉承南岳夫人的遗志？”

殿堂凝静，檀香轻燃的声音似乎都听得见。

裴矩脸色数变，终于换成了木然，那握拳手掌舒展如刀。

许久，他才换了笑容道：“孙先生竟有如此眼力，认出了在下，实在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这么一说，无疑是承认自己就是响水集送信的无赖。

可他此刻气度雍容，哪里有半点无赖的样子？

“可这些不过是先生的事后推测，想必多少有点故作惊人之语。”裴矩缓缓道，“先生若真懂易容上乘之境，到如今也不会有麻烦缠身，无法自拔了。”

孙思邈笑笑，脸上迷雾又起。

裴矩目光如炬，一直紧盯着他的表情。见他那刻的容颜如藏雾中，竟让人看不分明，裴矩忍不住心惊，不知这是否也算易容的一种。

只是片刻，迷雾散去，孙思邈脸上又露沧桑表情，淡淡道：“我虽懂易容之法，但并不想用。”

裴矩质疑道：“先生就算用过易容之法，只怕也是无人知晓。”

孙思邈付之一笑：“我不用易容。只因我明白一点，你可骗得过千人万人，却唯独骗不了自己。骗别人的事情，偶尔为之，无伤大雅。骗自己的事情，最好不做。孙思邈终是孙思邈，不想变化旁人。”

裴矩微愕，听孙思邈又道：“更何况术有高下，终究是权宜之法，纵可骗得了一时，难骗得了一世。阁下为道中高人，当然也知其中道理？”

裴矩哂然笑道：“这世上能知权宜，已算知机。能知机者，可覆天地。先生不屑权宜，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处世之法？”

“有。”孙思邈立即道。

“是什么？”裴矩冷笑道。

“诚心。”孙思邈只回了两个字。

裴矩先是错愕，后哂然笑道：“本以为先生是道中高人，会有什么高见，不想竟效仿腐儒说法。莫非先生一直在诚意修身，进而想要齐家治国平定天下？可惜如今家难为家，国已不国，天下混乱，若要实现先生的抱负，只怕说易行难。”

“天下说难，吾诚于心。天下说易，吾行于心。”孙思邈淡淡道，“事无难易，真心所往方为道，立天之道，方能立人！”

裴矩脸色数变，只想着孙思邈言语中深意，额头竟有细微汗水渗出。

突然，裴矩闷哼一声，大笑道：“道难道，非常道。非常之道，世人莫名，纷争才起，你我均知其中道理，何必做这无谓的争辩。先生口出玄言，却不知可明玄机，知道在下此来何意？”

他本是雍容高贵，但和孙思邈争论之中渐觉落入下风，顿转话题，只想重争风头。

孙思邈见其先恭后狂，本是沉思又转癫狂，显然并未将他所言听进耳中，心中暗自叹息。

沉默许久，他缓缓道：“本来不知，如今才明。”

裴矩哂然道：“那先生不妨说来听听了。”

“阁下前来，只怕是传言在后，争机在前。”孙思邈道。

裴矩目光闪烁，轻淡道：“先生说的这话就如同观中的姻缘签所语，含含糊糊，让人实在费解，不知能否清楚说来，让在下听听先生诚心之法比权宜之计高明在何处呢？”

他无疑又出个难题，暗想，孙思邈虽揭穿他易容乔装，但绝对还不知道他的底细。他不说来意，孙思邈就绝猜不到他要做什么。

孙思邈微微一笑，听到姻缘二字时，忍不住向三清殿的方向望了眼。

那里不正在求一场姻缘？

“哒”的一声响，一支竹签从签筒中落在了地上。张丽华轻舒玉手，缓缓捡了起来，看了半晌。那轻纱后面的面容虽看不出表情，可那双秋波水眸中却带分落寞之色。

慕容晚晴、孙思邈先后离去，她看起来很有些寂寞——就算陈叔宝带着一帮侍卫陪在她的身边。

有些人就是处在千万人中也会寂寞的。一个女人若有这种寂寞的神色，就意味着没有一个心爱的男人在身边。

这道理简单，陈叔宝却不知道，因此他见竹签落地，有些兴奋道：“竹签上写着什么？”说话间，他向那无尘道人使了个眼色。

无尘道人立即道：“张小姐需要贫道解签吗？”

世间签语的含意多是含混难懂、模棱两可，怎么解释都行，关键是看求签的想要什么。

说是姻缘签，也可以解前程、家事、儿孙、父母之事。

无尘道人看似无尘，其实多年来一直在红尘中挣扎，对这种解签的活儿干的是轻车熟路。他主动请缨，自然是为了讨好陈叔宝。

张丽华手握那竹签，紧紧地不放。

她握得如此之紧，以至于白玉般的手背上现出几条淡青色的血管。

陈叔宝见状，有些错愕，忙问："张小姐，你怎么了？"

他虽不算太明白眼前女人的心，可也看出来张丽华很有些忧愁，难道说竹签是下下签，才让张丽华这般举动？

但这怎么可能？

陈叔宝不能未卜先知，但早知道一点，张丽华摇动签筒的时候，绝出不了下下签。只因为早在昨晚，他就派人来通知这个无尘，让他见机行事。

这个无尘虽不明白陈叔宝的身份，但知道陈叔宝是个贵人，早信誓旦旦地拍胸口做了保证。他的保证很简单，姻缘定成。他的做法也简单，将竹筒中的姻缘签都换成了上上签。

既然如此，张丽华怎么会有如此的表情？

难道是签虽是上上，但她不满签中说的姻缘，还是她本不满身边男人的陪伴？

陈叔宝心中困惑。看着那如画的丽影跪在神前，轻微地颤抖，他的心中爱意更增，忍不住道："张小姐，究竟怎么了？你有什么难事，告诉我，我帮你解决。"

"哒"的一声响，竹签从张丽华手中滑落，击在青石的地面上，跳跃了两下，到了陈叔宝的脚下。

陈叔宝顾不得失礼，立即捡起，只看了一眼，脸色立变。

那无尘道人不明所以，还讨好道："陈公子，这姻缘签可否让贫道看看。"他凑上前去斜眼一看，本是脱俗的脸上一下子有些脱相。

那签文他并未看到，可却看到了签顶端写着两个字：

下下！

无尘道人脑海中一阵空白，几乎以为自己见了鬼。

下下签？这怎么可能？

他不是早让人将签筒中的竹签都换成了上上签？

见陈叔宝目光中全是不满，似要将他千刀万剐，无尘道长立即道："错了，错了。微尘呢？快叫微尘来！"

微尘当然就是冉刻求，姻缘签筒就是他拿上来的。

如果一定要给签筒中出了下下签做个解释的话，唯一的解释显然就是冉刻求拿错了签筒。

这种大事按理说不会出错。

可冉刻求大事不算明白，小事也很糊涂，做错事也不足为奇。冉刻求显然也才做道人，可无尘道人为何会对他很是信任？

竹签难道真的是冉刻求换的？

没有人明白，冉刻求一时间也是不明白的样子，他好像还不知道自己拿的签筒惹了很大的麻烦。他离三清殿还远，显然听不到无尘道人的召唤，他只在看着慕容晚晴。

他在等慕容晚晴的回答。

慕容晚晴无话可说，轻咬着红唇，唇间显出一分苍白之意，如同她苍白的脸。

冉刻求看了她片刻，突然叹道：“好，我去想办法让孙先生下山。”

慕容晚晴反倒愣住，不待询问，就听冉刻求道：“慕容姑娘，你不回答，当然也有难言之隐，可我信你了。”

他平平淡淡的一句话露出了本来应该有的神色。

慕容晚晴意外中有些感动：“你……信我？”

“你虽然没事就动刀动剑的，可我知道你是刀子嘴豆腐心。”冉刻求笑容灿烂，“更何况，我虽然笨些，可也早就看出来，你对先生很好……很好很好。”

慕容晚晴本要反驳，可脸突然红了下，不敢去看冉刻求的表情。

冉刻求眼中带分惆怅，却做淡淡道：“一个女人若对男人好，或许让他不明白，但绝不会害他。你有难言之隐，我不逼问，只是请你答应我，做完这件事后，你们先走，莫要管我。”

望着那真诚的脸庞，慕容晚晴纵有千言万语，一时间竟也不知道如何说起。许久，她嘴角带出弧微笑，轻轻地道：“谢谢你。”

那笑容如春暖花开，深秋中带着满满江南的绿意。

冉刻求也笑了，笑容中带分久违的俏皮：“我应该谢谢你才对。孙先生是个好人，当有好报。可这世上除了你我，好像都想要算计他。有你这样帮他，我很感激。”

慕容晚晴心头一震，笑容僵持在脸上。

孙思邈笑容淡淡，回过头来，面对裴矩如藏刀的笑意。

“既然我知道阁下是那送信的无赖，很多事情就容易想得明白。”孙思邈终于开口，回忆着往事，“阁下当然知道很多道中的事情，也认识李八百，但阁下最厉害的地方，是能知机。阁下来此的用意嘛……一方面想借南岳夫人一事看看在下的能力，一方面应是受人之命传言。”

裴矩哂然：“孙先生只知道这么多？”

孙思邈笑意更浓：“这些是不多，但可以推出更多事情，关键是在于能否用脑来想。”

“听孙先生所言，倒和李八百有些相似。只是先生一直含糊其辞，莫非是心有所惑，这才言语不实？”裴矩略有不屑。

孙思邈看了裴矩许久：“阁下虽和李八百熟识，但观你所为，显然和李八百并不同路。不然何以藏身在通天殿，并不出现？”

裴矩神色稍凝，转瞬道：“我在通天殿？你如何得知？”

孙思邈淡淡道：“阁下在通天殿化身成张角的模样给我一击，我毕竟还有脑子，如何不知阁下就在通天殿？”

裴矩忍不住又握掌成拳，缓缓地吸气，眼中露出分诧异。

他蓦地发现，孙思邈远比表现出来的要知道的多得多。

“样子可骗人，但掌力不会。阁下当初和李八百联手对付在下，虽隐藏了三分实力，但掌力浑厚，让我印象深刻。那石室中复活的张角掌力如山，我一接之下，就已知道是阁下所为了。”孙思邈缓缓道。

裴矩哈哈一笑：“不想先生竟也有几分聪明。我一时心血来潮，扮成张角的模样，竟没骗过先生。”

“一时心血来潮？只怕不是。”孙思邈轻声道。

裴矩目光闪烁，似藏着什么：“先生何出此言？”

孙思邈脸上迷雾升起，但眼中清澈如水：“七月十五，妖魔再生。天公重降，大道太平！这句话，阁下当然听过？”

裴矩眯缝起眼眸，话都不说了。

这句话他当然听过，天师门下的人大多听过这句话，孙思邈这刻突然提及这句话，当然是另有所指。

“阁下当然听过这句话，可和李八百一样，都知道人死难以复生，天公将军重降，并非十拿九稳的事情。”

孙思邈说得慢，但显然一切事情早经过深思熟虑：“阁下乔装成张角，并非心血来潮想要偷袭我和慕容晚晴，只不过是早和李八百商量

好了。子夜之时，李八百故作惊人之语，而那时，由阁下代替张角，重降人间，统领四道罢了。”

裴矩瞳孔收缩，凝视孙思邈许久，这才叹了口气：“孙思邈，你还知道什么？”

“我还知道，阁下虽和李八百合谋，但未见得齐心，不然当初也不会对我留手三分。阁下更在五行卫引水灌殿时，视而不见，抽身而去，显然可知李八百的大计并不被阁下放在心中。”

裴矩笑笑：“先生把我说的太过深沉，那我放在心中的是什么？”

“你放在心中的当然也是太平大业，不然也不会用南岳夫人一事抒发心中抱负。可你显然知道，一山容不得二虎，你和李八百均是野心勃勃之人，绝难共处。”

“那我和谁能共处，和先生吗？”裴矩神色不变，但眼中已有分不安。

“你和我当然也难共处，你我道不同了。”孙思邈似有遗憾，“谁都难以和你共处，除了那个让你传言的人。”

裴矩只是冷笑，吸气掩饰着心中的不安。

“我本来也好奇，阁下这种人物，连李八百都不服的，又怎么可能屈居人下，为别人跑腿。”孙思邈叹口气，终究道，“我想来想去，昨天黄昏时才突然想到，天底下，只怕只有他才可让阁下这般听命行事。”

昨夜黄昏时，他遇到了一个人。

远远地只是一望，让他又明白了许多事情。

顿了片刻，见裴矩脸色苍白，满是难信的表情，孙思邈轻声道：“让你传言之人是不是那罗延？”

说及那罗延三字时，孙思邈脸上迷雾又起，思绪流转，仿佛过了那秦关汉月，沧海桑田。

那一刻，他心中只是在想，该来的终究会来，我早就应该想到他了。十三年，实在是漫长的十三年。

孙思邈轻轻的声音被裴矩听到耳中却如沉雷炸响，忍不住退后一步，嗄声道：“你怎知道？”

裴矩脸上尽是难以置信，再望孙思邈时，竟如见鬼。

他本来自信满满，虽惊诧孙思邈的身手，但心中不服，一直想要和孙思邈较个高下，因此才在这里言语交锋试探，可从未想到，孙思邈剥茧抽丝般，平平淡淡地就将他的底细看个透彻。

这人恁地这般心智，究竟还知道什么？裴矩不可知。

他唯一知道的是孙思邈远比他看到的要睿智。很多事情，孙思邈只做不知，只做被骗，但心中极为了然。

那罗延？何为那罗延？

当初斛律明月在邺城天牢旁也曾提及过那罗延。

那罗延本梵语。天竺传说为大力古神，中原又叫金刚力士，常与阿修罗王争锋。

可孙思邈所说的那罗延显然并非是神，而是人——神一样的人。

若非这种人，又如何能将裴矩这样的人物纳在麾下，又如何会让斛律明月念念不忘，又如何让孙思邈提起时也是神色肃然？

“你还知道什么？”裴矩蓝衫无风而动，身躯竟咯咯地响动，又上前了一步。

那一刻，他雍容尽去，杀机全出，呼吸间，身躯未涨，但右手竟似鼓胀起来，有如巨灵神的手掌。

孙思邈目光瞥过那异样的手上，淡淡道：“我还知道那罗延也到了建康，肯定要在建康做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却不想我插手，因此让你传言，让我离开建康，是不是？”

裴矩缓缓点头：“孙思邈，你的表现只怕还出乎那罗延的想象。”

“因此你想替那罗延除去我？”孙思邈微笑道。

裴矩只是答了两个字：“不错。”

话才落地，三清殿的方向突然传来了一声女子的惊叫，似有惊变发生。

孙思邈立即扭头望去。裴矩出掌。

一掌就击向了孙思邈的身上。

这本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也是白驹过隙的良机，裴矩这种知机之人当会抓住。

只是一掌击出，裴矩倏然变色，因为孙思邈已不见了踪影。

在那白驹过隙之机，孙思邈身形一晃，就由偏殿冲出，直奔三清殿，顺便躲开了裴矩的惊天一击，身法之快，耸人听闻。

裴矩一掌击空，身形凝住，望着三清殿的方向，眼角不停地跳动，额头已有汗水渗出。

姻缘签出了问题，无尘道长脸上也开始冒汗，见陈叔宝神色不善，早不迭地叫道童去找微尘。

殿中四个道童本在诵经，见状也慌了手脚，纷纷出殿去寻微尘道人。

不多时，有三个道童回转禀告，并没有见到微尘。无尘道长跳脚直叫，只激得地上尘土微扬。那第四个道童终于回转，急匆匆地向无尘奔来，高叫道："道长，微尘他……死了。"

张丽华听到有人死了，忍不住尖叫了一声。

无尘道人也骇了一跳，张口结舌，几乎晕过去。

微尘怎么会死？

姻缘签为何会换？

这其中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

无尘道人不知，但他却发现点异样，那道童虽然在高叫，却是低着头冲了进来。无尘对殿中的四个道童极为熟悉，一眼见到那冲来的道童，就发现那道童长高了一些。

一个人怎么会长得那么快？

无尘道人想到这点时，忍不住挡在陈叔宝的身前，喝道："你站住！"

他觉察不妥，拦挡完全是下意识的反应。他虽不知道陈叔宝的真正身份，但知道这人极为富贵，绝不能在道观中出事，不然他这三清观只怕转眼就会变成阎罗殿。

那道童听话止步，可一掌击在了无尘道长的胸前。

无尘道长惨呼一声，吐血倒飞了出去。

那道童一掌击飞无尘道人，几乎没有片刻停顿，手一伸，就抓向陈叔宝的脖颈。

他竟然是为陈叔宝而来。他当然不是殿中原先的道童，而是旁人乔装潜入！

陈叔宝骇然色变，不想响水集的梦魇竟然在这建康城外再现。究竟是谁如此大胆，居然敢在这里对陈国太子下手？

那手已到陈叔宝的咽喉前。

殿中阳光突地一闪。

殿外秋日正悬，暖阳本是懒洋洋地踱进了大殿，不知为何，脚步突然变得急促起来，其中竟还带着一股寒气。

不是阳光的寒，是刀寒。

一刀劈落，快如闪电，取的正是那道童探来的一只手。那守在殿门的侍卫有一人及时赶到，奔雷般的出刀，身手之高明，远出那道童

的意料。

那道童立即收手，就见眼前寒光闪烁，立即倒翻纵了出去，可落地时还是衣襟裂开，脸色顿改。

原来那冲来的侍卫一刀就逼退那道童的偷袭，第二刀几乎无间隙地砍出，差点就将那道童开膛破肚。

陈叔宝带来的宫中侍卫里怎么会有这般高手？

殿门、殿窗、通往偏殿入口的侍卫收拢，片刻就扼住了退出要道，那道童已无处可逃。

这更像是个陷阱。

那道童才一落地，几乎没有迟疑，脚尖一点，就纵上了神龛。

神龛巨大，内有三座巨大的雕像。那道童身手灵动，只是一游，竟如蛇般上了元始天尊的头顶，再一跃，就要上了大殿的横梁。

那道童也是明智，知道一击不中全身而退的道理，从绝路中寻出了一条退路，要从殿顶逃走。

那些侍卫显然没想到这点，眼睁睁地看着那道童冲向殿顶，束手无策。

陡然间，一声长啸从殿顶传来，一人蓦地从殿顶而落，手上光芒闪现，迎上了那逃命的道童。

殿中刹时金光万道，气流激荡。

殿顶落下那人沐浴金光，手中持的居然是个金杵，大喝声中，直如天神下凡，一杵向那道童当头砸到！

第六章 收徒

殿中兔起鹘落，让人目不暇给。

从张丽华尖叫到那殿顶手持金刚杵的人凌厉击下，看起来不过转念之间。

那道童本以为一击失手，逃命无虞，哪里想到变生肘腋，危机立至。他那时脑海中如电闪般过迸出一个念头……

这本是个陷阱！

陈叔宝没有那么好擒。这些人埋伏左近，就是要等待刺客。

可他已落入了陷阱，而他的动作远没有他的念头转动得快。

金刚杵威猛无俦击下，绝非人力可挡，那道童立即呼气下坠，以期避开这一击。

咔嚓声响。

那道童闷哼一声，还是被金刚杵头擦在肩头——肩头顿裂。他剧痛难忍，一脚踢在元始天尊头顶，借力向地上蹿去。

可他人还未落地，已有三把刀一并砍了过来。

那道童也算身手极强，竟在这呼吸之间，滚向殿角，避开了三刀。

可不等他起身，又有一脚踢来，将他踹倒在地，风声再起，金

光灿灿的大杵停在了他的胸口——如同压了一座山。

那道童呼吸不畅，一口血喷了出来，嗄声道：“你是？”

他实在想不出宫中侍卫哪个竟有这般身手。他脸上还有几分忿然，目光转动，突然现出分惊诧。

那持金杵之人从空而落制住刺客，本待说话，见到那道童的神色，心中一凛，回头望了过去。

殿中惊变再起。

就见那神龛中的元始天尊被激斗所冲，稳不住身形，竟倒了下来，向张丽华砸去。

陈叔宝一声惊叫，不知哪里来的勇气，突然向张丽华扑去，就要为她挡住这致命的一击。

他不是不知这泥塑的神像足有千斤之重，他也不是不知道若被神像砸在身上，只怕就要立毙当场，可他还是扑了过去。

只因为在那一刹那，他眼中只看到张丽华受惊吓的样子，热血上涌，根本想不到太多。

他扑在了张丽华的身上。

宫中侍卫均没想到这种变化，惊骇当场。那持金杵之人暴喝一声，身形立退，竟能及时出手，一杵砸在了神像之上。

“砰”的大响，神像四分五裂。

就算是元始天尊，看起来也挡不住那人的威猛一击。

碎屑纷飞，烟尘弥漫中，那持金杵之人一击得手，心中陡然有了十分的警觉——危险倏至。

那是他多年擒狼斗虎养成的经验。

有尘飞扬，有刀如尘，无孔不入，瞬间就到了他的喉间。

那是一把如尘的刀，用刀的也是一个如尘的人，如尘的人从四分五裂的神像中飞出，一刀飞扬，就要将那持金杵之人毙在当场。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竟有刺客早早地藏身在神像之中，就等待这致命的一击。

原来，一切危险没有结束，不过刚刚开始。

那持金杵之人顿喝一声，金杵横击而出。他心已寒，做梦也没想到敌手如此隐忍狠辣，他避不开这致命的一击，用的却是两败俱伤的打法。

一杵击出，那如尘的人飘荡而起，越过他的头顶。可如尘的一刀波澜不惊，寒光已冷了他的眉睫。

“叮”的一声，一物击在尘刀之上。刀锋顿偏，竟擦那持金杵的人头顶而过，削落了他头上的发带。

那如尘的人影势在必得的一刀走空，似是一怔，但身形不停，瞬间就到了陈叔宝的身边。

一伸手，那人影就将陈叔宝如小鸡般抓起，一顿足，人已如电闪，冲到了大殿的门前。

守门的宫中侍卫这才反应过来，呼喝连连道：“放下太子。”

喝声才起，那如尘的人手再扬起，那如尘的一把刀突然消失不见。

可鲜血潋滟。

两个侍卫尚未反应，就感觉面前有寒意掠过，割断了他们的咽喉。

只有寒意，却无寒光。

那无尘的刀虽看不见，但还握在那如尘的人手上，只是变成了透明之刀，电闪般连杀二人。

刀过无痕，刀身无血，如融入天地之间，只有杀气凛然。

那如尘之人一刀得手，却感觉到有一人飞快地到了他的身后，突然大喝一声，回刀劈下。

天地大亮，那透明之刀握在那人手上，倏然如烈日凝聚，划出清空的一道光电。

来袭那人立退，只是一退，就避开了烈日电闪的一刀。

那人就是孙思邈，他终于赶到。

可他也难挡那几乎聚集天地之神力的一刀。刀虽千变万法，但刀名不变。

刀是泼风！

寇谦之曾用过的祭刀！

传言中，这刀曾被寇谦之以九天十地第一神魔的鲜血做祭，若以咒语发动，不要说世人难挡，就算天上神魔都要为之避让。

神挡杀神，魔挡除魔！

孙思邈不能正撄其锋，他只有避让，可他一退丈许，不等退势消尽，就道：“李八百，既然来了，怎不叙叙？”

他话音未落，就蹿窗而过，急追到了殿外，再次追上那如尘之人。

如尘之人正是李八百。

通天殿的大水，当然也淹不死他。

谁也想不到，他竟如此狂放胆大，居然潜到建康城外的紫金山上，一出手，又是虎口拔牙，要从建康宫中侍卫手里抢下太子。

李八百长啸，啸声暗日：“孙思邈，叙你娘个大头鬼！”

说话间，刀一拍，竟击在身侧铜鼎之上，“嗡”的一声大响，天地俱静，似乎只剩下那铜鼎嗡鸣之声。

有两个侍卫才蹿出大殿，一听那鼎声，只感觉如巨锤擂心，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天音移位，鼓月取魂。

李八百看似随意的一拍，却已灌入道家天音、鼓月两术，声音激荡，不要说那两个侍卫抵不住那巨响，就算孙思邈听了，也是眉头一皱，身法微凝。

天地静，铜鼎升，空中翻腾个跟头，向孙思邈当头罩下。

香灰弥散。

孙思邈倏然抢进，竟在铜鼎罩向头顶的工夫，冲到李八百的面前，手一挥，袖口竟有青光飞出，缠住李八百握刀的手腕。

他一击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千锤百炼，绝不走空。

当初邺城长街之上，他就是使出这一击，从兰陵王刀下救下那无辜的孩童。

一招得手，孙思邈手腕震动，泼风刀哀鸣声响，竟冲天而起。

李八百失刀。

可就在这时，孙思邈心中突惊。

他全力对付李八百，有五成功力夺刀，却余五成潜力应对李八百千变万化的法术。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最大的敌人却不是李八百。

敌人就在身后！

身后不是只有一个燃香的铜鼎？

惊念闪动时，两人几乎同时高声喊道：“先生，小心身后！”

叫喊的俩人却是慕容晚晴和冉刻求。

冉刻求听从慕容晚晴的主意，终于赶了过来，不想一来果真见到孙思邈处于极大的危险中，不由感慨慕容晚晴料事如神。

可他不知道，慕容晚晴也绝没想到，要取孙思邈性命的竟是李八百。

张丽华当然不会和李八百联手，那眼下究竟是怎么回事？

慕容晚晴心中错愕，却拔剑冲前，要助孙思邈一臂之力。斛律明月只让她监视孙思邈的动向，却未说不能出手相助。

可她就算出手，看起来也解决不了孙思邈所处的生死危机……

香灰零落，先香灰一步落下的是一个如灰的人，那人竟藏身在铜鼎中的香灰之下！

那道童乔装过来，已然算奇；李八百藏身神像之内，更是奇上加奇；但那人竟能藏身燃香的香灰之内，只能说是匪夷所思，不可解释。

那人显然也是不可解释之人，才一落下，就有虎啸震天，香灰如附有灵性，突化长枪大戟的形状，向孙思邈刺去。

而那香灰之中，不知夹杂着多少细小的暗器，有直飞，有旋转，有相撞变线，混在香灰中，铺天盖地地向孙思邈冲去。

众人见到这种声势，无不变了脸色。

孙思邈甚至连脸色改变的时间都没有，他身形陡旋，冲天而飞。

有风顿起。

他一旋一冲，所立之地竟如平地有龙卷风升起。那本是势不可挡的一击，击在龙卷风上，立即四散飞去。

暗器、香灰、香烛尽数击在了龙卷风上，可又尽数被弹飞远逝。

那铜鼎藏身之人见孙思邈一飞冲天，阳光下周身光彩流荡，竟如天神般，喝道：“好本事。”

话未住，那人已退。

一击不中，全身而退，留待下一次进攻的机会，这本是真正杀手的本色。那人不是杀手，但远比杀手还要明白这个道理。

孙思邈在这种情形下，居然还能避开他蓄谋一击。如今形势，容不得他再做第二次攻击。

持金杵之人和宫中侍卫多已冲出大殿，那如灰的人立即沿殿而走，却正迎上慕容晚晴。

有清光浮动，琴声暗传，慕容晚晴出剑。

剑才出，那人一个跟头就从她头顶翻过。那人不但有隐忍的心机，也有矫健的身手，根本不想做无谓的停留。

他脚一落地，却站到了冉刻求的身前。

冉刻求脸色一下子变得和胡渣一样青。他和慕容晚晴不同，慕容晚晴冲上去的时候，他开始后退。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这种龙争虎斗根本没有他插手的余地。

他只希望自己不要成为孙思邈的累赘。

不想他退的方向，也是那人的退路。

那人毫不犹豫地出手，一掌拍向冉刻求的胸口。他当然看出冉刻求不比慕容晚晴，解决掉他用不了片刻的工夫。

孙思邈脸色顿变。可饶是他本事通天，这种时候也无法再救冉刻求的性命。

他只来得及喊一句：“张裕，杀不得！”

那如灰的人正是张裕——龙虎宗的道主。

此人诡秘非常，神出鬼没，不想竟在这里再次出现。

只是张裕显然不会听孙思邈的命令，嘴角冷笑，手掌已触到冉刻求的胸口，才待吐力毙了冉刻求，眼中蓦地闪过一分诡异之色。

突然，张裕变掌为抓，揪住了冉刻求的胸口，身形再纵，竟带着冉刻求上了屋脊。

李八百也是长声一笑，早接刀在手，提着陈叔宝向另一侧山头奔去。

这俩人各擒一人，反向而行。孙思邈脚才落地，略一沉思，就向李八百追了过去。

李八百虽提着一人，但奔势如风，片刻间就没入青翠林中。而孙思邈更是如御风而行，急追而去，转瞬不见了踪影。

慕容晚晴一呆。

在她心中，想着孙思邈无论如何都是先救冉刻求的，哪里想到他会这么选择。

难道说，在孙思邈的心中，陈叔宝的生死远比冉刻求要重要？

她心中微惘，立足殿外，见到那手持金杵之人带着一帮人乱哄哄地追下去，突然感觉分寂寞。

她缓缓回头望去，心头一震。因为不知何时，那趺坐在殿中的张丽华已然站起，正在静静地望着她。

阳光入殿，张丽华却站在阳光之外。

她的面容隐在纱巾之后，人亦在阴影之内，整个人立在烟雾缭绕的殿中，看起来如下凡的仙子，或者是地狱的幽灵……

这本来是截然不同的感觉，可慕容晚晴偏偏这么觉得。

李八百、张裕竟早早地埋伏在这里，劫走了陈叔宝，谁都不会认为这件事会和张丽华有关，慕容晚晴也找不到半点怀疑她的理由。

张丽华来此许愿，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

难道她仅仅是来许愿的？

想到这里，慕容晚晴忍不住上前一步，突然转身，向孙思邈等人离去的方向奔去。不知为何，她虽和张丽华同属斛律明月所派，却一直无话可说。

她甚至不知道斛律明月要张丽华做什么，她也不想去了解。

转身那片刻，她心中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似刺痛，似难舍，但她终究还是离去。

本是喧哗的大殿终于沉寂下来，只有张丽华立在那里，望着慕容晚晴远去，一双凤眸中突然有分异样。

有风过，衣袂飘扬。

李八百拎着一人，鼓气急冲。一时半刻间，孙思邈居然追他不上。

只是一盏茶的工夫，俩人从紫金山中峰三清观就冲到了北峰之顶。

李八百脚步终于停了下来，微有气喘地转过身来，见到孙思邈也停了下来，就在三丈之外，气定神闲。

“通天殿一别，不想这么快就与孙兄相见，真可谓人生何处不相逢了。”李八百开口笑道。他杀气全敛，笑容浮上，看起来和孙思邈不过是久别重逢的朋友。

孙思邈诧异李八百的神出鬼没，却还能微笑道：“只是若知道阁下来此，我无论如何也不想前来的。”

“为什么？”李八百满是错愕的样子，“孙兄方才不是说还想找我叙叙？”

“只因为每次阁下出现，总会搅个鸡犬难宁，地覆天翻。”孙思邈缓缓道。

“这样不好吗？”李八百哈哈大笑道，“兄弟我就喜欢乱！乱了才好玩，乱了你我才有机会，孙兄难道不这么认为吗？”

孙思邈望着他脚下的陈叔宝：“因此，阁下再次出手捉了陈叔宝？可我实在看不出来，这对阁下来说有什么机会？”

他的确对此有些困惑。

陈叔宝是太子不假，可若说用陈叔宝左右陈国的大局，显然远

远不够。

在帝王心目中，江山远远比儿子要重要得多，陈顼当然也不例外。更何况，陈顼不止陈叔宝一个儿子。

李八百哂然一笑：“能让孙兄都猜不到的事情，想想都很有趣。不知孙兄可猜到兄弟下一步要做什么事情？”

孙思邈竟还能笑出来：“我猜不出。”

“可兄弟却能猜出孙兄下一步想做什么。”李八百嘴角带分得意的笑。

“哦？”孙思邈缓缓道，“我下一步……”他的“做什么”三字还未出口，人突暴起，箭一般射向了李八百。同时他手臂一震，袖中有青光如电，击向李八百的喉间。

他下一步当然是救下陈叔宝再说。

这一招极为突然，没有任何先兆，可李八百偏偏已然料到。

孙思邈一动，李八百立动。他脚尖一点，竟将陈叔宝一脚踢起，直迎孙思邈，同时反手拔刀。

刀出，风起，山峰突然狂风大作。

李八百出刀，一刀斩落，看起来要将陈叔宝砍成两半。

青光一发就收，倏然缠在陈叔宝的腰身，将他带离风口。

那一刀几乎擦着陈叔宝的衣襟而过，终究落在空处。

风立敛，李八百一声长笑，突然反身一纵，竟从山顶向崖下而落。那悬崖颇为陡峭深邃，李八百此举竟像是要自杀。

孙思邈微惊，闪身到了崖前，只见到一点灰影在陡峭的崖壁闪了几下，滑落而下，没入谷中青郁的林木间，再望不见踪影，不由有些诧异。

李八百如此举动，他倒的确没有料到。

方才李八百那一刀虽猛，但在孙思邈看来，几乎是在玩笑。

李八百要杀陈叔宝，有太多的机会，不用刚才那么做作。他做作一番，更像是想把陈叔宝交给孙思邈罢了。

可李八百、张裕费了这么多心力劫持了陈叔宝，就这么又轻易地还给了孙思邈？

李八百的下一步举动实在让人难以明白。

孙思邈没再多想，缓缓地走到陈叔宝的身边，摸摸他的脉搏，轻舒口气道：“他没事，只是昏了过去，一会儿就好了。”

他像是自言自语，好像并没有发现几个人已无声无息地潜到他的身后。

刀出鞘，杀气森然。

为首那人脸色黝黑，手持的黄金杵在阳光下泛着让人心冷的寒光。

那几人离孙思邈不过几步距离时，终于止步，神色肃杀。为首那人垂下了金杵，眼中带分复杂之意。

“你又救了太子一次。”那持金杵之人终于开口。

孙思邈回头望向那人，微笑道：“原来是萧将军。”

那手持金杵之人默然片刻，用衣袖擦了擦脸。他脸上本黑，擦了几下，就白了一半——只白了一半，另一半脸似乎更黑了些。

他长了一张阴阳脸。

这种脸很难见，但孙思邈早在响水集就已见过，这人就是陈国第一勇将萧摩诃。

“我要带太子走。”萧摩诃缓缓道。

孙思邈拍拍身上的尘土，站起来道：“他没事了，萧将军请便。”

萧摩诃不再多说一句，只是摆摆手，就有两个侍卫上前，抬着陈叔宝离去。萧摩诃本还想说什么，终究一句话没说。

他怎么从张裕手下逃生的？

他为何会在这里？

李八百来此虽出乎意料，可萧摩诃似乎也早有准备？他怎么料到会有人来劫持陈叔宝？

疑惑很多，萧摩诃没说，孙思邈也没问，他只是望着萧摩诃等人渐渐远去的背影，轻轻地叹口气。

“你是不是很失望？”一人冷冷地道。

孙思邈扭头望去，见到不远的树下站着慕容晚晴。

阳光洒下，有树影斑驳地落在她白净的脸上，让她看起来有点冷意。

她虽然很有些冷，但她毕竟还是跟过来了，有使命，好像也有些别的驱动。具体是什么，她不想去想。

“为什么这么说？”孙思邈反问。

“萧摩诃空负陈国第一勇将的名头，有勇无谋，过河拆桥，为人

没有任何可取之处。”慕容晚晴说得尖刻，但是心中真实所想。

“方才你那么辛苦才救回陈叔宝，他谢都没谢一句。你帮了这种人，一无所获，当然会失望！”

孙思邈笑了：“谢不谢在他，做不做在我。”他没有多说什么，似乎觉得说这些已经足够。

他的确是少说多做的人。尽管很多人不理解他，但他理解自己做什么就好。

慕容晚晴咀嚼着他说的每个字，有些发呆。

阳光洒落，落在孙思邈的脸上，驱散了迷雾，其中满是希望。

许久，慕容晚晴移开了目光：“既然你这么看得开，那你叹气干什么？”

“我叹气，是因为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孙思邈微笑道，“好了，我们先去三清殿看看。”

慕容晚晴脸本红了下，听到后一句冷笑道：“我又想错了。”见孙思邈疑惑地望来，慕容晚晴道：“我本来以为你对冉刻求不错的……”

她没说下去，但意思孙思邈懂了。

生死关头，孙思邈救的是陈叔宝，而不是冉刻求。这时候，陈叔宝已经没事，按理说孙思邈应该立即去救冉刻求的，可孙思邈居然要去三清殿。

他去那里做什么，是不是因为那里有个求姻缘的张丽华？

“枉冉刻求拼命来救你，可你好像根本不将他放在心上！”

孙思邈皱了下眉头，突然问道：“他为什么拼命来救我？他怎知我有危险？”

慕容晚晴微凛，立即觉察到说漏了事情，补救道：“我怎么知道？冉刻求不知为何会在三清观，说不定他对今日的危机有什么了解。”

她换了话题道：“他被张裕抓了，你难道一点都不担心？”她其实很奇怪，感觉孙思邈绝不会是这样的人。

孙思邈笑笑：“李八百像个疯子，我实在难想他下一步的举动是什么，因此要来看看陈叔宝。不过张裕虽然诡异，可他方才没有杀冉刻求，以后肯定就不会杀了。”

“为什么？”慕容晚晴大为奇怪。

孙思邈沉默许久，这才道：“你难道没有觉得冉刻求像个人吗？”

“他当然像人。他本来就是个人！”慕容晚晴立即道，可随即明

白了自己误解了孙思邈的话，蹙眉道，“你说他像谁？”

“像个你没有见过的人。”

孙思邈的回答让慕容晚晴哭笑不得。见慕容晚晴就要发问，孙思邈径直道：“但你见过那人的画像。”

慕容晚晴蓦地一震，失声道：“你说什么？”

慕容晚晴脑海中有如一个霹雳击过，想到其中不可思议的联系，震惊得神色苍白，几乎难以言语。

冉刻求脸不发白，有些发青。

他被张裕拎在手上，有如小鸡一样，全然没有反抗之力。他也不敢反抗，他怕张裕把他丢下去。

张裕身形如虎如龙，先上了道观之顶，然后沿着屋脊飞奔上树，几个起落就离开了三清观，也远离了人群。

没有人追踪他们俩人。

张裕虽也是刺客，可在萧摩诃和宫廷侍卫的眼中，当然以救回陈叔宝为第一要义。张裕是走是留，他们暂时无暇顾及。

冉刻求看到孙思邈也向陈叔宝那里追去的时候，心中忍不住叹气。他慢慢地发现，很多时候，能救自己的只有自己。

这个道理他终于明白了，但不知道是早是晚。

“呼”的一声响，他感觉张裕突然松开了手，然后他就坠落了下去，那一刻简直如坠入了万丈深渊般地恐怖。

砰、啊的声响后，冉刻求才发现自己已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浑身筋骨欲裂。

举目四望，冉刻求发现他处在一处谷底。有浓林蔽日，虽是白天，这里却很有些夜幕的幽冷。

不等挣扎站起来，他就见到一张油彩带着香灰的脸——这种幽暗下，如同地狱里钻出来的恶鬼。

冉刻求没去过通天殿，不知道这人就是龙虎宗的张裕，却知道自己万万不能得罪这人，赔笑道：“这位大侠，为什么要把贫道抓来呢？”

“你是谁？”张裕负手而立，目光灼灼，却让人看不到他的半分表情。

他狂，他傲，他冷漠如冰，就算面对李八百都是如此。

好像没有任何人能看出他的心意。

冉刻求更看不出，心中却骂，你这个疯子，你不知道我是谁，

把我抓到这里来干什么？可他脸上益发地恭敬："贫道微尘。"

"你不是微尘。"张裕冷漠道。

冉刻求暗自心惊，不知这人为何如此肯定，眼珠转转："其实贫道以前叫做冉刻求，出家入道后才改名微尘。出家人不都讲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贫道眼下和尘世其实没什么关系了。"

他潜在的意思就是，老子就算是冉刻求，可出家为大，认识孙思邈也是出家前的事情，你找孙思邈的麻烦我管不了，可你莫要找我麻烦。

他当道士不久，还不知道放下屠刀是释家的口号。不过，不管是什么家的口号，眼下对他来说，放下屠刀就是好的。

"你不是冉刻求。"张裕突道。

冉刻求反倒笑了，强自忍住："那贫道是哪个？难道大侠比贫道还了解贫道自己吗？"

张裕漠然地望着冉刻求良久，缓缓道："你姓张！"

"你……你说什么？"冉刻求差点跳了起来，眼中难掩惊诧之意。

他的确姓张，可这件事情是埋在他心底多年的秘密，就算张三、王五都不知道。孙思邈是知道的，但孙思邈不会对这怪人说的。

那眼前这个怪人怎么会知道？

冉刻求想不明白，见张裕默然地立在那里，忍不住道："你为什么说我姓张？"

"因为你本来就姓张。"

冉刻求几乎想骂娘，可见张裕陡然伸出手来，骇然失色。张裕出掌，不击冉刻求，突然一掌拍在了身边的树上。

"砰"的一声闷响，那棵树并没有什么异样，可树叶纷纷落下，已然枯黄。

冉刻求骇得眼睛发了直。

虽是深秋季节，可江南的树还是葱翠一片，枯黄的并不多。

张裕一掌下去，虽未动摇大树的根基，可几乎立即断了树叶的生机，这是什么掌力？这是什么功夫？

冉刻求不知道，可他以为知道了张裕这一掌的用意，立即道："大侠何必生气呢？你让我说，我肯定会说。我好像是姓张的，可是我也不能确定……你究竟想知道些什么？"

"我这一掌如何？"

冉刻求一怔，回过神来："好，很好，非常好。"

他知道很多人都有个毛病，做了得意的事情后都要显摆，等待别人的夸赞，不然如锦衣夜行，有何味道？可他没有想到眼前这人也有这毛病。

"你想不想学？"张裕一字字道。

"什么？"冉刻求以为自己没有听清楚，揉了揉耳朵。

"你要学，我就教你。"张裕说得再清楚不过。

冉刻求呆在那里，一时间还是没有想明白怎么回事。这个怪人把他抓来，原来不是要和他算账，而是想教他本事？

他没有听错！

可他不懂。

他难道真的是传说中骨骼清奇的武学天才，这怪人见了竟动了收徒的心思？这好像是传说中才有的事情。

不可能，他有自知自明，自己先行否定，只感觉这怪人可能在玩猫抓老鼠的把戏，终道："大侠说笑了，贫道怎有这个福气。只求大侠放了贫道，贫道就感激不尽了。贫道太笨，只怕学不会大侠的本事。"

张裕眼中突然闪过分怒意，一掌又击在身旁的树上。那树不堪重击，喀嚓而断。

"你若不学，我杀了你！"

冉刻求心头震颤，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叫道："大侠不必动怒……贫道……贫道……我……"

他心中混乱，根本不知这人为何要执意收他为徒，但总觉得这不像是个好事，难免犹豫。

正迟疑间，一人轻淡道："张道主，世事强求不得，只怕你和他没有师徒的缘分。"

那声音细细，如同从天籁传来，让人琢磨不到声音来处，但清晰地传到人的耳边。

话才起，张裕霍然抬头，只见到前方远处的高树上坐着一人。

那树极高，树枝柔弱，可那人坐在上面，却如同坐在家中的座椅上一般平稳。只是那人隔的太远，让人只见到一个平稳的身形，却看不到他的面容。

他什么时候上去的，张裕竟也没有察觉。

冉刻求看直了眼，在他以前的世界中，从未想到会有人有这般本领。

他现在又懂得一件事情，世界上本领无限，束缚一个人的只是他的眼界。

张裕眼角在跳，拳头已缓缓握紧。他知道眼前这人无疑是个劲敌，但他不知道对手的来意。

“张某行事，还轮不到别人插嘴！”

树上那人轻轻一笑：“不错。想龙虎宗的张裕，一直如龙游九天，虎啸山川，自由自在，所行之事自然由不得别人插嘴。可我还是想说一句……”

顿了下，不等张裕发问，那人自顾自地说下去：“张道主若收了此子为徒，只怕后患无穷。”

“哦？”张裕只回了一个字，却在盘算着和树上那人之间的距离。

“张道主不信吗？”那人又问。

“嗯。”张裕态度冷漠。

那人哂然一笑道：“张道主想必是想和在下一战，因此盘算距离，等待最好的时机？”

张裕才待发力，闻言立即顿住了身形，皱了下眉头，有些诧异来人竟对他了解的这么精准。

树上那人究竟是谁？

“可张道主如果看了此物后，恐怕就会改变主意。”树上那人手腕平托，手上放着一团黑黝黝的东西。

谁都看不清楚那东西是什么，冉刻求更不能。

冉刻求也不解为何收他为徒就会后患无穷。可当他听到龙虎宗张裕几个字的时候，甚是震惊。他当然也知道张裕的名头，在江南，这几乎是个神一样的人物。

可这神一样的人物居然要收他为徒？

他震惊未过，转瞬又发现一件更吃惊的事情，他身后的大树好像突然复活成精，伸出一只手来，悄悄捂住了他的嘴……

树上那人淡淡道：“张道主请看。”

在大树成精的同时，树上那人手一倾，手上那东西就落了下来——可离张裕尚远。

张裕根本未动。

“砰”的一声，那物突然炸了开来，一股碧烟倏然冒出。

那碧烟极浓，扩展的速度亦快，才一炸开，浓烟就已冲到张裕

的身前。

张裕鬼画符一样的脸上没有表情，可双眸却现出骇异之意，只来得及说了句：“极乐烟？”

他似乎对那烟雾颇为忌惮，身形一退，就到了冉刻求身旁，一把抓去。他虽背对冉刻求，但早知道冉刻求的位置，一把抓去，看都不看。

可他一抓到冉刻求的手臂，遽然暴喝一声，甩手摔去。

以张裕一摔之力，只怕这一下定然将冉刻求摔个筋断骨折。

不想冉刻求被他一甩，竟轻飘飘地飞了出去，到了半空居然落了下来。

冉刻求轻飘飘的没有分量，竟像个纸人一样落地后软了下来。

那本就是纸人。

冉刻求不知何时已被人掉了包，张裕一时不察，显然中了对手的暗算。

青天白日下，林中本是幽暗，那碧绿的烟雾扩展开来，更将树林罩得如同鬼域。

张裕鬼脸本是恐怖，甩飞那纸人后更是惊怖万分，陡然暴喝，一飞冲天，已沿大树而上，就要冲出碧烟笼罩的范围，不想一网突从树上落下。

对手显然算计到张裕的每一步举动，每一招都是针对张裕而来。

那大网倏地罩在张裕的身上，张裕动弹不得，随网落下。

那坐在树枝上的人长啸一声，腾空冲来，手中持有一把木剑，电闪般刺入了网间！

刺心

第七章
旧情

这本是针对张裕的一个局。

树上那人不但是个高手，看起来还对张裕极为了解。

他先用言语吸引张裕的注意，再用举止勾起张裕的好奇。他说了那些话，固然是为放出“极乐烟”做准备，更深的用意却是派人潜到张裕的身后将冉刻求悄然掉包，伺机暗算。

若没有树上那人危言耸听，任何人潜到张裕身旁都是不易，更不要说将冉刻求掉包。

树上那人显然有十分的手段，不但吸引了张裕的全部心神，还料到张裕要逃的举动，早在树上布下了大网，居然将张裕困在了网中。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树上那人深知张裕的本事，知道放虎归山，后患无穷，见张裕一落网中，就立即扑来再补一剑。

那人虽手持木剑，看似个画符的道士，但劲力所贯，一剑刺入，不亚于钢刀利剑。

一剑入网，就将张裕刺了个对穿。

那人却是一怔，霍然发现，网中不过是张裕的衣衫。

陡然有虎啸声在那人身后响起。那人毫不犹豫立即转身，就见张裕鬼脸迅疾接近，有拳头如钵，痛击而来。

那人立即横剑。

“啪”的一声响，木剑折断，树上那人借势倒飞，撞在一棵树上，嘴角有鲜血溢出。张裕愤怒一击，他也是接不下来。

张裕却不再追击，再次冲天而起，直上树巅，身形再一晃，消失不见。

那人抬头上望，也不抹去嘴角的血迹，只是喃喃道：“极乐烟、纸中仙、绝命天……张裕，你中了道中鬼哭神嚎三禁咒，我不信你还能逃到天上去。”

树荫碧烟中，那人脸上也如蒙上层薄雾，让人看不清楚神色。

那人看了手中木剑一眼，见上面一道血痕尚存，突然道：“正一，冉刻求如何了？”

碧色烟雾未散，烟雾中走出一人，眉目细长，赫然是响水集出现的茅山宗弟子姚正一。

姚正一毕恭毕敬行了一礼：“师尊，他只是昏过去了。”

他身为茅山宗四大弟子之一，称呼那人为师尊，不问可知，伤张裕那人当然就是茅山宗的一代宗师王远知——江南道教第一人！

可王远知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都是道中之人，他为何要对张裕下手？

姚正一见王远知沉默，低声道：“师尊，要不要把他弄醒？”方才就是姚正一潜到冉刻求身后掩住他的嘴，迅疾弄昏了他。

“他醒后，你当然知道对他说什么了？”王远知突道。

“弟子知道。”

王远知微微点头，望向地上的冉刻求许久，喃喃道：“看起来还真的很像。他真的姓张？”

姚正一道：“这点应该不假，张裕和他似有关系，不然不会决定收他为徒。只是……他只是像而已，并没什么本事的。”

他们二人都说个像字，却没有说冉刻求像谁。

“有没有本事无关紧要了，这件事不用有本事就可做到，只要他能知机。”王远知淡淡道，“你处理余事，为师先走一步。”

姚正一躬身送走王远知，转身望了冉刻求半晌，手一挥，有股淡烟过了冉刻求的鼻端。

冉刻求打了个喷嚏，立即醒来。他似还有些懵懂，等看清姚正一的时候，吃了一惊，叫道：“张裕呢？姚道长，你怎么会在这里？”

他对姚正一竟似极为熟络，又道：“你说去请王宗师来收我为

徒，那王宗师呢？”

姚正一轻咳一声：“师尊来过，从张裕手中救了你。因为要追张裕，又离开走了。”

冉刻求急了，一把抓住他的衣袖道：“不是说好了，你从响水集把我带到建康，就是请王宗师收我做徒弟。他来了又走，我怎么办？”

“你莫要急。”姚正一微笑道，“如今茅山宗正缺乏人手，你又是骨骼清奇，师尊一见你就很喜欢，决定收你为弟子。”

冉刻求舒了口气，微笑道：“姚道长果然言而有信。”

“可世上没有平白掉到嘴里的包子。”姚正一缓缓道。

冉刻求皱了下眉头，半晌才道：“当初他们要暗算孙先生，孙先生让我先逃，可严太玄却不想放过我……幸亏道长打倒了他，救下我。”

他缓缓述说着当晚的情形，实际上是在整理着思绪：“你救下我，立即就带我到江南，将我先安排到这里做个道人，让我莫要和任何人接触。你去找王远知宗师，求他收我为徒。”

他心中其实一直都在奇怪，奇怪姚正一居然对他这个小人物这般热心尽力。

姚正一道：“你做的不错。人要得到什么，当然得要遵规矩才好。”

冉刻求脸色微红，心中有些苦涩。他暗想：因此我一到这里，就闭门不出，怎想到送签时碰到了孙先生和慕容晚晴，也见到了张丽华，见到他们没事，我真的很开心。可我为守承诺，这才对他们避而不见。

他知道孙思邈不会逼他，孙思邈从不逼任何人行事，可他避不开慕容晚晴，结果他还是忍不住去找孙思邈，然后稀里糊涂地到了这里。

知道姚正一的言下之意，冉刻求深深吸口气，做了决定。

“道长你救了我一次，我要报答你。王宗师不会平白收我为徒，我肯定要尽一份力。有什么事情要我去做，只要我力所能及，道长尽管说吧。”

姚正一脸上浮出分笑意：“你果然是个聪明人，看来宗师收你为徒，并没有下错决定。”

姚正一笑容渐敛，取而代之的是凝重之意，缓缓道：“眼下，茅山宗面临一个极大的危机，宗师正在应对，急需你助他一臂之力。”

“我？”冉刻求有分难信的样子。

他的确难以置信，因为他实在想不出这世间有什么事情王远知

都做不到，却需要他去做！

日正高悬，秋意却冷。

孙思邈回到三清殿的时候，只见到遍地狼藉，殿中殿外连个鬼影都没有。

慕容晚晴不知应该轻松还是叹气：“看来，你心中虽还想着张丽华，她却忘记你了。”

张丽华和那老仆均已不见，不用问，想必是下山回转家中了。

今天的事情看起来和张丽华没有半分关系，张丽华绝不可能和李八百、张裕他们扯上关系。慕容晚晴心中这么想，可总是难以释怀，这么说，张丽华来此，只为了求签？

孙思邈立在殿外，不知想着什么，许久才道：“走吧。”

他向山下走去，走了两步，却又停住，回头望向钉子般立着的慕容晚晴。

“你不走？”

“去哪里？”

孙思邈叹口气：“当然是去张家。”

“去张家做什么？”慕容晚晴又问，贝齿咬着下唇。

这个问题似乎让孙思邈很难作答。他想了很久，才道：“我不知张丽华现在如何，总要去看看。”

“她如何，和你又有什么关系？你又不是张季龄的女婿，用得着这么关心吗？”慕容晚晴终于按捺不住，埋怨道，“怎不见你去看看冉刻求，他现在比谁都要危险。”

孙思邈立在阳光下，影子看起来都有些孤独：“你不懂的。”他心中在想，眼下很多事情我不明究竟，但有些事情我根本无法解释。

“我不懂，才要问你。”慕容晚晴执著道，“孙思邈，我不知道你究竟要做什么，但你到建康，当然不是为了她，你应该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去做，怎么一直在她身上浪费工夫？”

孙思邈未答。

慕容晚晴心中突然有了分恐惧，试探道：“你到建康，难道就是为了她？”

这不可能的。孙思邈和张丽华认识没有多久，他们之间，甚至话都没有多说几句，他们之间难道会有别人想不到的关系？

孙思邈还是沉默，只是脸上又现出沧桑之意。

“你不必知道太多的。有时候知道的多，不见得是好事。”孙思

邈终于开口，只说了一句，就向山下走去。这一次，他并没有征询慕容晚晴的意思。

无论慕容晚晴走不走，这条路他总是要走下去的。

十三年前，他是如此，十三年后，他也没有改变。

这世上总有要改的，也总有不变的。

慕容晚晴未走。不知为何，她心中满是惊恐之意。可她害怕什么，自己又说不出来。

她其实不但害怕，还有丝气愤，她不想孙思邈再见张丽华。

她不知道义父斛律明月的计划。但她知道，张丽华肯定是义父计划中关键的一环，孙思邈在张丽华的身边，必定会比在她身边要危险得多。

她一直奉命行事，却对孙思邈没有恶感，并不想孙思邈就那么不明不白地死了。

望着那远去的身影消失不见，慕容晚晴心中暗想：他既然不在乎我，我何必关心他呢？更何况，我和他本不应该有什么关系！虽是这么想，她终于跺了下脚，准备向山下冲去。无论如何，她还是要听从斛律明月的安排。

可她一直跟着孙思邈，除了因为斛律明月的命令，难道也没有别的原因？

她才要举步，突然顿住，扭头向身侧望去。那一刻，她突然有了分悸动。

她身边不远处的大石上盘膝坐着一个人。

那人静静地坐在那里，望着慕容晚晴，仿佛石头在那里的时候，他就已坐在了上面，亘古不变。

可慕容晚晴却知道，方才她和孙思邈来这里时，石头上绝对没有人。

那人怎么来的？为何来此？他究竟要做什么？

问题没有答案。慕容晚晴却蓦地发现这人有些眼熟，只一回忆，立即发觉，她曾见过这人一面——擦肩的一面。

那是在永乐楼前。

当初，她和那人擦肩而过，发现那人有着和孙思邈极为相似的一双眼。只是不等她去追，那人就消失在人流中了。

事后她想想，感觉这种人绝非寻常人物，却怅然不知这人究竟是谁。她本来以为再也不会见到此人，却不想他又在她面前出现。

是偶然，还是必然？

慕容晚晴心中错愕，却终于能认真地观察这人。

那人身上的青衫，洗得有些发白，还有几处竟缀着补丁，显得颇为寒酸，可穿在他的身上，却无半分窘迫之意。

因为他不是那种需要华丽衣衫才能拥有自信的人，他几乎不萦于身外之物。

他的鼻子很直，他的额头很高，他的嘴也有些宽，他的面容看起来和俊朗潇洒无缘。他闭着眼的时候，让人感觉他更像个苦行僧人。

可他睁开眼的时候，谁都不觉得他是个僧人。僧人没有大志逸飞的那双眼！

慕容晚晴观察着那人的时候，那人也在看着慕容晚晴。

许久，慕容晚晴才回过神来，暗自诧异，不解自己究竟想要从这人身上得到什么答案。她记起了孙思邈，转身就要离去。

她和这人之间，根本就不认识，也没什么好谈的。

不想那人突然道："你认识孙思邈有段日子了，但并不了解他。"

慕容晚晴心中一阵不舒服，霍然转头道："总比你要了解！"她这时完全没有想到过，这人似乎对她和孙思邈之间的关系颇为熟悉。

那人笑了，如烟中带分轻淡的讥诮："哦？你了解他？你了解他什么？"

慕容晚晴怔了下，脑海中瞬间闪过孙思邈的所有资料。

孙思邈年幼患病，久病自医，成为神医，更是个神童。他自小精研黄老、诸子百家之言，正当巅峰时却前往昆仑学天师张陵封藏之道，一学就是十三年。他出昆仑后，到邺城，经响水集，至建康。暗中有传言说他见过如意；斛律明月怀疑他会对齐国不利；李八百拉他入伙反对齐国，逼他交出如意。可他还是他，一直没有对付齐国的打算，好像也一直没有和李八百在一起。他好像对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可如果真不放在心上，如斯奔波是为了什么？

他究竟想做什么，慕容晚晴不知道。他究竟有没有把她放在心上，慕容晚晴还是不知道。她以为跟了孙思邈一路，了解太多太多事情。回首时却蓦地发现，对于孙思邈这人，她根本还是不了解。

一路漫长却又短暂。有些人就是相伴一生，彼此都还不了解的。

要了解一个人，绝不是要知道他的名姓，他的一生，更要知道他的心。

慕容晚晴茫然立在那里，干涩道：“不错，我对他根本不了解。那你呢……你了解他吗？”

那人淡淡道：“虽也不多，但我敢说，若我都不了解他，这天底下只怕再没人能够了解他了。”

“为什么？”慕容晚晴不由道。

“因为我知道他的过去……他的将来……”那人目光中带分难以捉摸，说的更是难以琢磨。

知道过去还可让人明白，知道将来是什么意思？

他难道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竟能知道一人的将来？

慕容晚晴有丝恍惚，错过了些事情，找最关心的问：“他有什么过去？”

“别人都知道他有辉煌的过去，却不知道他过去一直有副枷锁——很难卸下的枷锁。”那人缓缓道。

慕容晚晴有些不信：“他这种人会有什么枷锁？”

“每个人都有枷锁……那是一种痛苦难解的情结，寂寞的时候撕咬着你的伤口；那是一面你不想去面对的镜子，空虚的时候照出你的软弱。”那人目光射来，似看穿慕容晚晴内心深处，“你我都有这种枷锁，他自然也不例外。”

慕容晚晴本想反驳，却触动心事，咬了咬红唇，终于明白这人说的枷锁是什么。

良久，慕容晚晴弱弱道：“他有什么枷锁？”

她本是一个极为有主见的女子，可自从遇到孙思邈后，就开始变得软弱。

这刻她心神激荡，竟不知不觉被这人的言语吸引，只想听个究竟。

“不如我先给你讲个故事。”那人静静道。

有日照，日照天地，却照不到多年前的流沙和风华，也照不去那人脸上现出的阴影。

“十三年前，孙思邈还很年轻。”

慕容晚晴想说，他现在也很年轻。可她终究什么都没说。她心中推算，十三年前，不正是孙思邈意气风发的时候？那也是他入昆仑之前。

“年轻人就有冲动，他自然也不例外。”那人继续道，“在别人眼中，他虽有神医之名，但终究不是神。”

“谁都不是神。”慕容晚晴忍不住辩解道，“他不是神有什么稀奇的？”

“不是神，就要遵循世俗的规矩。有时候，世俗规矩比神的旨意还可怕。”那人淡淡道。

慕容晚晴怔了下，不知这和孙思邈的枷锁有什么关系？

听那人又道：“那时候，他爱上了一个女人……”他说到这里，神色悠悠，望着西北的天空。

慕容晚晴神色有些异样，只是道：“那倒从未听别人说过。后来……他们如何了？”

那人自顾自道：“那女人未嫁到夫家时，丈夫就死了。那女子正是如花年华，却不得不到夫家守寡，这么一来，难免抑郁成病。那夫家本是……关陇门阀，在关中一直都是势力滔天，而孙思邈又是当年声誉最隆的圣手，因此，那夫家重金礼聘孙思邈去医那女子的病。”

他顿了下来，眼中不知是什么感情。像不屑，又像是有分羡慕。但所有的情绪很快地泯灭，只有那日光静静地照，静静地西斜。

慕容晚晴不闻他说下文，终于问道：“然后呢……”她想问的是，难道孙思邈爱上了那女子？

“孙思邈那时候就是无双妙手，他轻易地治好了那女子的病，也爱上了她。”

那人叹了口气，喃喃道，“那个女子，无论是谁都是难以抗拒……孙思邈也不能。”

他少有地现出分惆怅。

那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他如果是个局外人的话，为何会有这种惆怅？

难道说，他当年也见过那个女子？

慕容晚晴心中不知什么滋味，咬唇半晌：“然后他就娶了她？”

“他是想娶那女子，但那夫家不许。想那夫家本是极有权势之人，认定那女子嫁入家门，就是他家的人，当然不想那女子改嫁。”那人轻轻叹口气。

慕容晚晴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伤心，同时又有些奇怪，这些流年秘辛，义父斛律明月都没有对她提及，这人为何会知道？

这人究竟是什么人，和孙思邈有何关系？

但她显然更关心故事的下文，问道：“然后呢？”

“孙思邈那时年轻气盛，竟第一次请人去那夫家求婚。”那人顿

了下，突问道，“你知道他请的人是谁吗？”

知道慕容晚晴不能答，那人说出了答案：“他请的人是独孤信。”

慕容晚晴吃了一惊。她当然知道独孤信是谁，也知道那时候独孤信和周国太祖宇文泰是八拜之交，更对孙思邈极为器重。由独孤信出面，想必事情没有不成功的道理。

“然后呢？事成了吧？”

那人缓缓摇头：“没有。独孤信虽登门前往，但那夫家仍旧不许。”

慕容晚晴忍不住地惊诧：“那夫家连独孤信的面子都不给，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那人不答，只是道：“独孤信无奈，劝孙思邈放弃打算。独孤信爱才心切，甚至想将女儿嫁给孙思邈。”他说到这里的时候，苦行僧般的脸上有分异样。

慕容晚晴却没留意，只是在想，孙思邈当年倒是抢手货。独孤信身列西魏八大柱国，又是当时的美男子，听说他的女儿个个都是美若天仙。他这么欣赏孙思邈，难道孙思邈娶了他的女儿？可没有听说呀。

果不其然，那人道：“孙思邈没有同意。他不爱则已，一爱如火，执意要娶那女子为妻。独孤信见其意志坚定，表面不悦，实则暗中去找宇文泰，试着玉成这件婚事。”

慕容晚晴又是一惊，错愕道：“那时宇文泰已是西魏第一人，由他出面，关中只怕没有人敢不听从吧。那夫家同意了吗？”

“我不知道。”那人回道。

慕容晚晴急道：“你怎么会不知道？”

“因为宇文泰还未来得及亲开金口，孙思邈已等不及，竟胆大包天，带着那女子私奔了。”

慕容晚晴怔住，从未想到一向从容平和的孙思邈，竟也有这种热血沸腾的时刻。她心中忍不住想，原来他爱一个人的时候，也会这样不顾一切。

这刻，她心中有了羡慕，少了分嫉妒，轻声道：“后来呢？他们在一起了没有？”她希望天下有情人都在一起的。

阳光正耀，那人的脸上却像凝着一层冰。

“孙思邈当年虽是个神医，却也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那么做，实在自不量力！他虽带那女子离开了那夫家，但未出城百里，就被那夫家派人拿下。”

慕容晚晴一惊，颤声道：“后来呢？”

“后来就是……那夫家的人当着孙思邈的面，要将那女子处死！”那人一字字地说出来，已带了寒冬般的冷。

慕容晚晴一阵心悸，竟不敢再问下去。

那人神色益发的冷漠，继续说道：“所有的一切，不过是那夫家玩的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们故意放走了孙思邈，又轻易地捉回他，告诉他，要救那女子只有一个办法。”

慕容晚晴问道：“那夫家究竟是哪个？”

她留意到那人方才提及关陇门阀几个字，知道当年关陇最负盛名的就是八大柱国，分别是宇文泰、独孤信、李虎、元欣、李弼、赵贵、于谨和侯莫陈崇。

那夫家不给独孤信面子，就说明他家能和独孤信抗衡，想必也是其余七家中的一位。可只凭这些信息，她还是不能推出那夫家是哪姓。

那人不答，只是道：“那办法就是，他们不信孙思邈的医术，配置了一种奇毒之药，让孙思邈服下，只要孙思邈支撑三个时辰不死，他们就放那女子和孙思邈走。”

慕容晚晴一惊：“孙思邈服毒了吗？”

“他服下了那毒药。”那人眼中也闪过分感喟，“那夫家当然试用过那毒药，无论多强壮多有本事的人，一炷香的工夫，都会立即毙命的。”

慕容晚晴虽知孙思邈肯定没事，但听到这结果，还是娇躯震颤，一股酸楚冲上鼻梁。

她未亲眼见到当初的事情，但脑海中早闪过那十三年前的凄凉和挣扎，忍不住心酸。

沉默片刻，那人缓缓道：“可实际上，孙思邈尽管七窍流血，但仍坚持过了三个时辰，这点让那夫家很是不解。”

他说到这里，脸上也有分困惑。显然，他对十三年前的往事虽是明了，可也有一些细节并不了解。

“后来呢？他救了那女子吗？”慕容晚晴急问。

那人只是摇摇头。

阳光虽暖，可慕容晚晴遍体泛寒，立在那里，突然有种落泪的冲动。

她伤心难过，显然不仅仅是因为故事的结局……

那人目光中闪过分奇异，还是说了下去："那女子早被那夫家处死，而那夫家一直就是在玩一个游戏，可他们显然也没有想到会是这种结局，他们不知道如何来处置孙思邈。"

顿了片刻，那人又道："孙思邈知道一切后，当时对那夫家主事人只说了一句话……"

那人的目光突然变冷，冷得如冰，仿佛他那一刻，化身成了当年的孙思邈。

"你们最好杀了我，不然……我一定会回来！"

青天白日下，慕容晚晴激灵灵地打了个冷颤。可更冷的是听到那人又说："然后孙思邈就死了，死得很是狰狞。"

慕容晚晴几乎跳了起来，嗄声道："你说什么，孙思邈死了，他怎么会死，他明明还活着！"

她经历了太多离奇诡异的事情，这刻没有毛骨悚然，更多的只是困惑不解。

难道说，眼前这个孙思邈不是当日的那个孙思邈？慕容晚晴心乱如麻。

那人顿了许久，这才又道："不错，他没有死，他还活着。那时候的他应该是假死……"

他似乎也不敢确定，喃喃道："那夫家见孙思邈死了，就让两个家仆把他尸体拖出去喂狗。不过狗还没找到，两个家仆却死了，也是七窍流血死的，孙思邈的尸体却不见了。"

慕容晚晴听得离奇，立即道："不错，他应该是假死。不那样，他也逃不脱那夫家的控制。"

"可能是这样吧。"那人点了点头，自语道，"那夫家主事人很是恐惧，几乎用了所有的力量去找孙思邈的尸体，但一无所获。然后就过了十三年。"

望着白云悠悠，那人又重复了一遍："十三年了，活着的原来都活着，死去的却让人难忘记。"

那人似有感慨，也似给故事下个注脚，喃喃道："红颜讵几？玉貌须臾。一朝花落，白发难除。明年后岁，谁有谁无？"

他本是大志逸飞的人，但说及这故事的时候，显然也沉湎了进去。

他对这个故事如此感怀，难道仅仅是个知情者？是不是因为他在这故事中也曾演过一个角色？

慕容晚晴呆立在那里，也喃喃地念道："红颜讵几？玉貌须

臾……”

只是简简单单的二十四个字，却道尽世间白云苍狗，沧桑几许。

慕容晚晴又想落泪，抬头道：“因此，孙思邈的枷锁就是那女人？”

“不错，正是如此。你知道这个故事后，才会了解他这个人，他的枷锁。”那人又望向西北的天空，缓缓道，“这十三年来，他人在昆仑，却一直无法卸下这个枷锁。他问自己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是爱她，还是害她？”

慕容晚晴微颤，心绪万千，一时间也不知道问题的答案。

爱会让人盲目，让人看不清旁的事情，爱一个人也可能害了她。

可难道因为怕伤害，就不敢去爱？

慕容晚晴想到这里才发觉，多少有些接触到孙思邈的内心，蓦地心头震动，望向那人道：“你怎知他在昆仑说了……”

“什么”两字还未出口，慕容晚晴突然怔住。

青天白日，日照紫金山上，泛着迷幻的光芒。

那大石还在，可大石上盘坐的人却消失不见。他突然地来，突然地走，只留下一个故事后就不知所踪。

慕容晚晴错愕难言，冲到大石旁四下张望，可只见青山依旧，白云悠悠，哪里还见得到半个人影？

慕容晚晴太多困惑未明，忍不住喊了出来：“你是谁？你究竟是谁？”

声音激荡，传到远山处，回荡而来，到处都是她的问话之声，却没有回答。

慕容晚晴立在那里，心中一阵茫然。

这人究竟是谁，怎么会对十三年前的往事这么熟悉？

他来到这里是什么用意，难道仅仅是要给她讲段孙思邈十三年前的故事？他肯定有更深的用意！

这人谈话间说了一句“活着的原来都活着”，是不是说不但孙思邈没有死，那夫家的主事人也在？孙思邈还要和那夫家了却这段刻骨的仇恨？

可最让慕容晚晴诧异的是，这人竟知道孙思邈十三年来的事情。

这十三年来，孙思邈不是一直孤独地守在昆仑？这人怎么会知道孙思邈十三年来的情绪？他怎知孙思邈在昆仑？难道说，他这十三年也是和孙思邈在一起的？

千头万绪，慕容晚晴一时间不知从何理起。她突见夕阳西下，近了远山，却要辞了天空，这才意识天已黄昏。

一念及此，慕容晚晴再不犹豫，立即向山下奔去。

她想要见见孙思邈——只是想见。那一刻，她忘记了他们之间的所有恩怨。

路遥情切，日落夜临。

有街灯燃起时，慕容晚晴终于冲到张府的巷口处，气喘吁吁，一颗心也是跳个不休。

可她只是顿了片刻，就决定再入张家……

突然有马蹄声急骤，飞快地近了她的身后。

慕容晚晴怔了下，回头望去，只见到十数骑快马肆无忌惮地冲了过来。她立即避到路边，等看清楚那些人的面容衣饰后，更是凛然。

为首那人的脸色半黑半白，赫然就是萧摩诃。而萧摩诃身后不问可知，就是陈国的宫中侍卫。

萧摩诃为何会到这里？

慕容晚晴当然没有忘记，张季龄本认识斛律明月，极可能是斛律明月安插在江南陈国的细作。

难道说，陈叔宝被抓，萧摩诃迁怒旁人，怀疑张丽华有些问题，这才带兵前来？

萧摩诃目光掠过慕容晚晴，却视而不见，驱马直到张家门前，拍得铜环啪啪作响。而跟随他的侍卫纷纷下马，肃立门前。

慕容晚晴心口抽紧，没料到这种情况，一时间倒不知该上前还是暂避。

大门开了，那老迈的管家探出头来，不等问话，萧摩诃已大步进了院子。大门又关上，带来的那些宫中侍卫还是立在那里，神色肃杀。

慕容晚晴试探上前几步，有侍卫转过身来，手握刀柄喝道：“无关人等，退下。”

慕容晚晴蹙了下眉头，终不想和他们起冲突。她心中蓦地想到，若要抓人，就绝不会是萧摩诃一个人进去，萧摩诃只怕是有事来此。她一念及此，心中微松，转瞬又浮起困惑，萧摩诃是陈国将军，和张季龄父女有什么话说？

正琢磨间，听到院门又响，慕容晚晴望去，心头颤抖。

院门大开，出来了两个人，一个当然还是萧摩诃，另外一人正是慕容晚晴跑来想见一面的孙思邈。

孙思邈见到慕容晚晴时，微微一笑，点头示意。

二人目光一触，慕容晚晴震了下，上前几步。

她自听了石上那人说了孙思邈的往事后，心情激荡。她如此心急，只想见孙思邈一眼——一眼万年，又如流星闪过般的短暂。

她终于又见了孙思邈。她本有千言万语，可见到孙思邈时，却不知从何说起。

孙思邈眼眸中似有分讶异，他看出慕容晚晴有些不同，但不解她为何不同。可他还是上了马，跟随萧摩诃出了巷子。

萧摩诃原来是找孙思邈的，萧摩诃找孙思邈做什么？

马蹄声起，二人擦肩而过。

对视一眼，却无言。

慕容晚晴呆呆地看着孙思邈消失不见。许久，她感觉到秋风吹来，打了个冷颤。

她抬头向天上望去，才见到明月不知何时悄悄地爬上了夜空。月光铺下来，洒在巷口变成了银，洒在树上化作了雪。

十三年了，月色是否还如当年的月色？

慕容晚晴忍不住地想，心中有激动，也有惆怅。

然后，她就听身后一人轻声道：“你难道……已爱上了他？”

刺心

第八章
刺客

慕容晚晴身子刹那间僵硬——如昆仑山顶不化的冰雪。

她真的爱上了孙思邈？

风过衫动——风动，衫动，心亦动。

她一直没有仔细地去想这个问题。尽管她在破釜塘的时候，鼓起勇气对孙思邈暗示过这个问题，可暗示究竟只是暗示，并没有表白。

暗示或许不过是因为不想受到伤害。

事后想想，她都不解自己当初为何会有那种冲动，或许不过是她一直都如被牵线的木偶，或者不过是因为她厌倦了被人牵线，因此想过另外一种生活——和一个能让她心安的人一起过。

或许仅仅是因为她觉得孙思邈是个好人？

在她心目中，好人虽不见得有好报，但她不忍看着好人进入一个早就挖好的圈套。

她有诸多想法都是一闪而过，却从不去深想，因为她怕——怕一个呼之欲出的答案，怕这个答案扯断她身上的线，破除她的依赖，却让她完全无法动弹。

今日有人突然说出这个答案，她在那片刻几乎是无法呼吸。

她一寸寸地转过身去，望向说话的那个人。

说话那人声音低细徘徊，极有味道，让人过耳难忘。慕容晚晴当然也难忘记。

张丽华站在门前的影子里，静如花开。

“你说什么？”慕容晚晴感觉声音都不像自己的了。她长吸一口气，终于恢复了以往的冷漠。

她和张丽华本是同盟，但她却始终对张丽华无法心安，反倒是她的敌人孙思邈让她在某些日子里心中有分难得的宁静。

“我说……你难道……已爱上了孙思邈？”张丽华说得缓慢而清晰。

她仍戴着面纱，让人看不清面容。可她的目光却如天上的月，明亮清澈。

慕容晚晴冷哼一声：“不知你胡说什么！”

她并未躲避张丽华，反倒迎了上去，可只是望了张丽华一眼就不再理会。她冲入了庭院，到了她昨晚休息的那个房间。

“砰”的关上门，慕容晚晴背倚着屋门，这才发觉自己脸颊发热，一颗心大跳个不停，比她从紫金山跑到这里时跳得还要剧烈。

念头一起，不可遏制，纷沓而来。

难道……我真爱上了孙思邈？

天上月明，照着世间的颜色。

孙思邈人在马上，看着天上的月，脸上又有沧桑浮起。

十三年的光阴转瞬就过，甚至没在月亮上留下半点斑驳。但在一些人的心中，已有斑驳。

孙思邈转头望向萧摩诃，道：“听说萧将军祖籍在兰陵？”

萧摩诃本在观察着孙思邈，见他望过来时，不自然地移开了目光，听到他发问，有些诧异，终究还是点点头。

“兰陵的东阳美酒很不错的。”孙思邈又道，“我在长安时曾经饮过，色泽琥珀，唇齿留香，至今难忘。”

他说的是兰陵的酒，但想的却是和兰陵有关的人。

顿了片刻，不闻萧摩诃回应，孙思邈笑笑：“倒忘记了，萧将军虽祖上是兰陵人，但在萧将军祖父时就到了江南，官至梁朝右将军。到萧将军之时，只怕早忘记了兰陵酒的味道。”

萧摩诃神色诧异，显然不解孙思邈突然说这些有什么用意。

“听闻将军十三岁时就入梁军为将，力抗陈国太祖的大军。”孙思邈又道。

“那又怎样？”萧摩诃脸色冷然。

这对他来说，本是段辉煌的往事。但如今，红尘反复，陈早代梁，他为梁国力狙陈霸先一事更像是个祸患。

虽说陈霸先气量宽宏，不以当年之事为忤，甚至破格提拔萧摩诃。但在萧摩诃心目中，此事只怕永远都是根难拔的刺。

孙思邈当然也想到这点，话题一转，微笑道：“我只是有点好奇，萧将军十三岁出征时，就是威不可挡，却不知师承何人？”

他虽在笑，可眼中似乎藏着什么，显然，他说来说去，最想知道的就是这个问题。

萧摩诃看着前方延伸的路，缓慢道：“我一定要说？”

“那也不必。”孙思邈微微一笑，又问，“可萧将军找在下出来何事，如今可说了吧？”

原来，萧摩诃到了张府后，根本不理张季龄父女，径直找到孙思邈，请他出来。具体何事，孙思邈也不知情。

萧摩诃还是惜字如金，回道：“到了就知。”

面对这种人，孙思邈倒也无可奈何。他无所怕，无所惧，也不追问，只是策马跟随着萧摩诃。

街灯点点，铺出建康繁华之路；市井喧嚣，伴随金陵红尘过客。

萧摩诃一直策马北行，渐渐远离了喧哗，可远方灯火更亮。

前方突然出现一条河，河对面有高墙耸立。

孙思邈皱了下眉头。他知道，前方那条河是引秦淮河水灌入的护城河，保护着皇家宫阙。过了这护城河就是陈国皇宫大内。

萧摩诃带他来这里做什么？

难道说是陈叔宝要见他？可见他何事？

心思转动，孙思邈竟还能忍住不问，萧摩诃更像个哑巴。到了护城河前，有兵士校验身份，又来搜孙思邈的身。

这里戒备森严，甚至超过邺城皇宫。

萧摩诃见兵士搜查孙思邈时，心中暗想，这等人物，要杀人有无利器均是易如反掌，何必来搜呢？可他张张嘴，终究什么也没说。

孙思邈身无长物，更无利器，倒是顺利而过。

吊桥落下，萧摩诃带着孙思邈入了皇城，引他入了一座大殿。

夜幕早垂，繁星点点伴月，那大殿内却是黝黑一片，让人看不

分明。

萧摩诃带着孙思邈到了殿前，有宫人默默掌灯上前，领着二人入了大殿。

大殿空荡，居中有一席位，上铺绣龙的锦缎，竟是皇帝的御座。除此之外，只有西方还有个座椅。

萧摩诃领孙思邈到了那座椅前，道：“先生，请坐。”言罢，他转身出了大殿，只余孙思邈坐在空旷的殿中。

孤灯静燃，孙思邈望着那御座，缓缓坐了下来，并无半分的不安之意。

他那一刻只是在想，难道……找我的不是陈叔宝，竟然是陈顼——当今陈国的天子？却不知他究竟是何等人物？

月色清冷，月弯如刀。

清寂的夜中，那如刀的弯月挂在空中，其中有影影绰绰——好似吴刚伐桂，又像嫦娥独舞。

慕容晚晴推窗望去，望着那月，想的却是如月的刀光。

刀光中，有古朴战歌；月色下，有将军金戈。

三年前，月也如此。三年过后，月未稍变。

可人却变了。

天下共一曲，只为兰陵王，月下兰陵舞，多少梦难忘。

她承认，在三年前只因兰陵一曲，心中就印下那俊逸的身影，冲淡了她太多太多的愿望，她都不记得自己曾有过愿望。

这三年来，她如木偶般做着义父斛律明月交代的每一件事，竭尽心力，只是渴望义父能明白她的心思。

斛律明月没有让她失望。在三年后，终于给了她明确的希望。她只要再做完最后一件事，盯住孙思邈的行踪，完成义父的计划后，就可以回邺城，嫁给兰陵王。

可她不知为何，每次想到这个结局时，反倒有分惘然。

三年的时间不短，可也不长。爱一个人，一生的光阴都是短暂的，不要说是三年。

可关键的问题是，她是否真的爱上了那虚无缥缈的兰陵王，还是那不过是每个怀春少女都有的梦想？

梦幻虽美，让人心醉，可也让人心累，更让人心难安。

就如月色美，却高不可攀。

她自从见到孙思邈的那一刻就在骗他，可在淮水之上、破釜塘中，她知道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木偶说的话。

那是她的真心话？

她多久没有说过真心话了？为何只有在孙思邈面前，她才会想起尘封很久的愿望，说一些想说的话？

她心中一阵悸动，就听张丽华的声音又传了过来：“你莫要忘记了斛律将军对你的期望。”她的声音依旧低细，可其中似有些别的味道。

慕容晚晴只感觉一桶凉水浇下，霍然转头，就见到窗旁不远处站着张丽华——月色下，朦胧如花。

花虽美，慕容晚晴却不喜欢。她冷淡道：“这不是你要操心的事情。”

张丽华沉默片刻：“哦，你怎知道不是呢？我来这里，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慕容晚晴蹙眉。她虽不喜张丽华，可不想意气用事，破坏义父的计划。

“斛律将军说，你不用再盯着孙思邈，现在可以回转邺城了。”张丽华淡淡道。

“什么？”慕容晚晴一惊，像是没有听清，转瞬道，“为什么？”

当初在破釜塘上见到斛律明月，她已萌生退意，想要回转邺城，只是想做个了断，可斛律明月不许。

为何到如今，斛律明月突然下了这道命令？

破釜塘时，她回转虽心酸，但还能自控。可此时此刻，这个命令实在下得有些晚，她一想到和孙思邈天各一方，再不相见，有的只是心痛。

刻骨铭心的痛！

恨会刻骨铭心，爱何尝不是如此？

张丽华淡漠道：“不为什么，只因为现在的你再非从前的你。你留在这里，只会坏了将军的大事。”

慕容晚晴握在窗棂上的手有淡淡的青筋出现。

许久，她才道：“我不能走。”

月色下，张丽华眼中似有光芒一闪：“你敢不听将军的命令？”

慕容晚晴的脸色和月色一样的冷：“张丽华，你要明白一点，只有斛律将军才能亲口对我下令，除此之外，谁都不能。”

话说完，她用尽全身的力气关上了窗户，无力地坐在了地上，

喃喃道：“谁都不能，谁都不能让我……离开。”

许久，孙思邈好像融入了大殿的静寂，灯火的颜色。寂寞的灯火、空虚的大殿笼罩在他周围，衬托着他的孤独。

寂寞空虚是一种心境，孤独却是一种坚持。

他就那么地坐着，没有丝毫的不耐之意。十三年来，昆仑的孤独，早就养成他的波澜不惊。

殿外暗处突然现出一点亮，如同坟丘前闪动的一点鬼火。

那“鬼火”近了，才让人发现不过是一盏宫灯，紧接着有脚步声传来，一人挑着宫灯入了大殿。

夜静月明，幽香传来。

孙思邈举目望去，本以为来的是要见他的人，可心中一愣，发现面前不过是一韶华少女。

那少女年纪不过二八，鼻梁挺直，一双眼眸颇大，转动间带分狡黠，一袭紫色的衣衫更衬出肤色的白皙，却不是宫女的打扮。

难道让萧摩诃找他入宫的就是这女子？

孙思邈不能相信，但还是微笑示意，目带询问之意。

见孙思邈望来，那女子立住脚步，仔细地打量着他，似有好奇之意，突然问道：“你就是孙思邈？”

她的声音清脆中带分冷傲，颇有些盛气凌人之意。见孙思邈点点头，那女子第二句倒缓和了些，可是石破天惊：“你赶快逃吧。”

孙思邈一怔，反问道：“我为何要逃？”

那女子四下看去，颇为神秘的样子，压低声音道：“你的秘密他们都知道了，你现在还不走的话，只怕再也逃不了了。”

“我的秘密？”孙思邈哑然失笑，“你知道我有什么秘密？”他心中暗道：我入昆仑的时候，你只怕才出生。可又是奇怪，他暗想，到了陈国，怎么总碰到不清不楚的人。

陈叔宝痴，萧摩诃沉默。有人派萧摩诃将自己找到宫中，本以为有什么要事，怎想到会有个女子奇怪地到了这里，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那女子小嘴扁扁，满是不屑的意思：“你真以为神神秘秘，就无人知道你的事情？”

孙思邈反倒笑了，并不分辨——他很少做这种无谓的争辩。

“你是孙思邈，可算周国人。因为是在关中出生……自幼多病，久病自医，曾被风流倜傥的独孤信称为圣童。十五岁那年就因医术见识

名满天下，甚至惊动了周太祖宇文泰，想要请你过去医病。对了，那时江北齐国的祖珽也是赫赫有名，曾被人称为神童，但自你出名后，祖珽之名就被人淡忘了……”

孙思邈还在笑，可多少带分诧异。

这些事情尘封许久，渐渐被人遗忘。可自从他再出昆仑后，又被一些人一点点地挖掘出来，埋都埋不住。但知道的人仍可说少之又少，这远在江南的一个宫中少女为何会知道这些？

那少女看着孙思邈，略带骄傲道：“怎么样，我知道的秘密可够多吗？”

孙思邈又笑了，点了点头。他突然发现，眼前这少女不过是个孩子。

只是孩子，或者未成熟的人才喜欢这般在人前炫耀。

因为他们一直想要向别人证明——证明自己的能力。

孙思邈不觉得她可笑，只觉得她年少而已。谁没有年少轻狂的时候呢？谁年少的时候不想证明自己？

那少女见他似不在意的神色，眼珠转转，又道：“对了，这些事情谁都知道，没什么稀奇的，怪不得你不吃惊。可我要说件谁都不知道的秘密……”

她神色如此的神秘，孙思邈只是哦了声，不觉得她会再知道什么。

不想那少女一开口，就惊了孙思邈一跳。

“我听说独孤信爱才，对你极为推崇，不但认为你是圣童，还想过将最疼爱的女儿——独孤伽罗嫁给你！”

孙思邈脸色变了。他本是不那么容易吃惊的人，可这件事实在是个秘密——藏在他心底，是一直未被触动的禁区，这少女如何知道的呢？

独孤伽罗——一个尘封的名字，其中掺杂着不知多少酸楚的往事。

那少女见孙思邈这样，终于有分得意，缓缓道：“可你没有答应独孤信，因为你那时候喜欢上一个寡妇，一心一意想要娶她。”

“啪”的一声，孙思邈座位上的硬木扶手已被他掰断。

那少女微惊，不由倒退了一步。

她久在宫中，当然知道宫中这种座椅都是用上好的柳木选材做的，极为坚硬，就算用刀砍也不过只是留个痕迹罢了。可这等硬木，竟被孙思邈生生地拗断？

这孙思邈的一双手，究竟有多大的气力？

灯光下，那少女的眼中微现惊慌之意。蓦地她发现本是一个儒雅如凤的男人，在那一刻宛若雄狮发怒。

可怒火一闪而过，孙思邈随即舒了口气，脸上迷雾又起，淡淡道：“没想到，你知道的真是不少。”

他心中却想，她不过是个孩子，无心之过，我为何要发火？难道事情过了这么久，我仍不能解开这心结？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他不能，不然他也不会不悦。可什么时候他才能真正放下，他不知道。

那少女得到孙思邈的赞许，忘记了怕，又高兴起来，说道：“我还知道更多呢。我知道你为了那个寡妇，前程不要，名声不要，甚至性命不要，也要和她私奔。结果被人抓了，差点被处死！”

孙思邈的脸上迷雾更浓，眼前突然闪出十三年前那凄风苦雨的日子。

那雨中的少年，头发凌乱，满天的雨水似乎都化作了泪。他抱着心爱的女人冷却的躯体，看着伞下那些冷酷无情的人，一字字道：“你们最好杀了我，不然……我一定会回来！”

十三年了，原来已过去十三年。

他回来了。

他一定会回来的。

他不负许诺，可那又何用？

红颜空许，玉貌须臾；恩怨入骨沉淀，此生难忘，可往昔的人儿，早埋入了尘土……

那少女终于让孙思邈吃惊。她本是兴高采烈，可见到那迷雾似也挡不住孙思邈的忧伤，心中突然有些酸楚。轻声道：“有人说你聪明，有人说你神，可也有人说你傻，说你痴，可是……”她的眼眸中突现憧憬爱慕之意，“可我知道，你本是天底下最好的男儿。当初我听到这个故事，就忍不住地在想，孙思邈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顿了片刻，她的目光落在孙思邈的脸上，微微笑道：“你和我想的不一样，但又和我想的一样。”

这句话自相矛盾，其中的意思，只怕她自己才懂。

孙思邈好像也不明白，更没有去留意她的表情，突道：“请萧将军找我来的难道是姑娘？”

那少女摇摇头，又向四下看了眼，低声道：“不是我，是我……”

她这句话更是莫名其妙。可她很快住了口，急切道：“你快走吧，跟我走。”她伸手要拉孙思邈，见孙思邈无动于衷，慢慢又把手缩了回去。

“你不信我？”

“既然不是姑娘找我，我总要等等再说。”孙思邈道。

那少女跺脚，急道：“你等到要找你的人的时候，只怕晚了。你真以为你的企图没有人知道？”

“我有什么企图？”孙思邈带分错愕。

那少女望定孙思邈，一字字道：“你本是斛律明月派来的刺客！”

孙思邈怔住。那一刻，他的脸上不知是悲哀，还是好笑。

他没有承认，也没有反驳。

别人认为的事情始终是别人认为的，他无法控制。他知道流言的可怕，可他没有必要，也不想浪费精力去分辩。

那少女见孙思邈如此，又泛起冷傲的样子：“你不要以为别人都是傻子，也不要以为行事诡异，就没人知道你的心思。”

那少女冷哼一声，又道：“你不要以为人家什么都不知道。你在邺城的所为，早传到了江南。斛律明月当初射你三箭的事情，这里也有人知道了。”

孙思邈皱了下眉头，不想这少女知道的事情实在不少。

当初，他避斛律明月三箭的事情也算隐秘。当时在场的人，除了他和冉刻求几人，就剩下斛律明月的亲兵。

斛律明月的手下当然不会将这种事情乱说。那是谁传出的消息？而且还一直传到了陈国的宫中？

是李八百吗？

初见李八百的时候，他就提及此事。可李八百又是如何知道的？

这好像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孙思邈越想，反倒觉得其中有很多难解的秘密。

而所有的秘密看似无关，但若细心牵连就发现，一切渐渐成形，矛头渐指江南。

或许，不仅仅是江南？

孙思邈越想越觉得一些人的谋划深远，让人难以想象。一时间，他竟忘记了回话。

那少女以为孙思邈惊呆了，又道："斛律明月枪箭双绝。传说中，他是打遍天下无敌手，问鼎箭更是箭无虚发，可他三箭竟然没射死你，别人都很奇怪。"

"或许不过是因为我命大？"孙思邈道。

"不是，不是因为你命大！"那少女摇头，颇为自信道，"这只有两种解释。一种就是你的武功比斛律明月还要高。"

孙思邈忍不住叹口气："我有自知之明，这种可能不太大。"

斛律明月枪箭双绝，纵横中原三十年，找他对战的人无数，可大多化作了尘土，武功之高，天下本不做第二人想。

"当然不大，甚至是绝无可能！"那少女肯定道。

孙思邈笑笑道："那第二种可能当然就是……斛律明月并不想杀我。"

那少女睁大了眼，还不等点头，就听孙思邈道："可他为什么不想杀我呢？我是周国人，和他们齐国本势不两立……"

"这个原因我知道。"那少女抢过来道，"你虽是周国人，可和周国已势不两立，是因为那寡妇！"

孙思邈沉默下来，垂头看着手中的断木。

椅子的把手断了，或还可修补，但有些人中间的沟壑，五湖四海的水都难以填补。

"你知道凭自己之力绝难报仇的。因为你的仇家在周国，如今势力之大，常人根本无法想象。"

"因此，我就暗中联系了斛律明月？希望他帮我复仇？"孙思邈笑了，笑容朦朦胧胧。

"不错。可自古无功不受禄，你要斛律明月帮你，就一定要帮他做件事情。寻常的事情，斛律明月自然不用你做。你要做的，当然就是惊天的事情。"

孙思邈喃喃道："世上本无事的……"他心中有分苦涩。他本目的简单，可到邺城后，斛律明月不信他的来意。没有想过到陈国后，一样被人怀疑。

"你说什么？"那少女忍不住追问。

孙思邈淡淡道："姑娘的推测也只能用惊天来形容，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惊天的事情？斛律明月派我当刺客，要刺杀哪个呢？"

"你要刺杀的就是我……陈国的天子陈顼，我说的可对？"那少女缓缓道。

孙思邈沉默下来，半晌才道：“因此，我才两次救了太子……救太子当然不是目的，借此接近陈国天子才是最终目的？”

“不错，就是这样，你还有什么话可说？”那少女字字凝声道。她望定孙思邈，看起来已认定他是刺客。

孙思邈没反驳，他本想笑的，可想着两次救陈国太子的经过，竟笑不出来。

他第一次救陈叔宝的时候，就有些偶然。陈叔宝那时是和张丽华关在一起，他救张丽华，顺便救了陈叔宝。

可第二次呢？李八百辛苦地从萧摩诃手中劫持了陈叔宝，又轻易地送到他的手上，倒很有些蹊跷……

李八百看似无风起浪，但孙思邈从不敢小瞧这人，知道他的每一步举动均有极深的用意。

“怎么样，无话可说了吧？”

那少女见孙思邈不语，冷笑中带分得意。

孙思邈淡淡道：“我既然是个刺客，那姑娘前来，就不怕我杀你灭口吗？”

那少女盈盈一笑：“我怕什么？我本来就是救你的。我和你废话这么多，就是想告诉你，你的图谋已败露，莫要再留在这里等死，早早和我离开才对。”

这少女如何得知这些隐秘，又怎能推出孙思邈的企图？

她既然知道孙思邈的用意可说逆天，竟还敢来救孙思邈，可说是天大的胆量。她又是谁？

孙思邈好像根本没有去想这么多，只是道：“我若不走呢？”

那少女愣住，疑惑地看着孙思邈，嚷道：“你说什么？你不走只有死路一条，你难道不知道？”

孙思邈叹口气道：“姑娘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这些事本和姑娘无关，你何必搅在其中？”

“怎么和我无关。”那少女眼珠转转，恍然道，“我明白了，你是怕连累我，这才不和我走的，对不对？”

她转瞬笑道：“你是好人，这点我早知道。你不用担心我的。”

孙思邈看了她半晌，这才道：“我不是担心你，我只是担心跟你走，反倒会死无葬身之地。”

那少女脸色倏变，叫道：“你不信我？”她又是伤心，又是失落的样子，突然一跺脚道：“那你在这里等死好了。”

她霍然转身冲出了大殿，突然止步，回转身道："孙思邈，你去死吧。"她话音未落，一道疾风从孙思邈的头顶传来。

竟有一极大的铁笼从殿顶而落，倏然将孙思邈罩在当中。

那铁笼上的每根铁杆都是粗如儿臂，不止千斤的分量。铁笼落在殿中，当啷一声巨响，震得大殿都震颤起来。

这种埋伏实在出乎意料，谁也想不到宫中的殿顶竟然有这么个铁笼。

孙思邈似也没有想到。可等铁笼落下后，他竟仍是身形不动，脸色变也不变。

铁笼似是那少女所放。

那少女站在殿外，冷冷道："你如今总信我的话了吧。他们若不是早就怀疑你，怎么会在这殿里布下这种埋伏？你自作自受，这次谁也救不了你！"

言罢，她转身没入了黑暗之中，只余下孙思邈孤独地坐在椅上，面对着身外的牢笼！

灯火明灭，孙思邈的神色又似隐入了迷雾之中。

旁人若碰到他这种情况，只怕早就跳起，或挽留那少女，或谩骂，或找机关所在，只为寻条生路。孙思邈却只是闭上了眼。

生固所愿，可死亦看淡。

他那时没有去想这少女究竟是谁，为何先救他后算计他，也没想要找他的人为何直到现在还没出现。

他想的只是遥远的十三年前。那时候，有心酸，也有不平淡。他那一刻突然在想，如果世间真有一种如意般的神力可让时光倒转，让他回到十三年前再过一次的话，他是否还愿见到那女子——轻淡如烟，情深缘浅。

月明又暗，天却转白了。

慕容晚晴见窗纸发白的时候，遽然惊醒。她一夜没有睡稳，总是支着耳朵去听张府门口的动静。

但张府这一晚，静得连花开的声音都听得见，可孙思邈一直没有回来。

孙思邈难道出事了？

一想到这里，慕容晚晴心中难安，只想出门去打探些消息。可是怎么打探？她不想去问张丽华，就算问了，张丽华恐怕也不会告诉她。

她们之间，好像从一相见，其中就隔了层裂痕。怎么形成的，慕容晚晴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她想出张府去找孙思邈，可茫茫建康城中找一个人，无疑是海底捞针。若这时候孙思邈回来了，怎么办？

患得患失间，她只是在想，孙思邈本领极大，绝不会有事的。

可她又想到，如今围在孙思邈身边的人，除了那个冉刻求，就算她自己都在算计孙思邈。想到此处，慕容晚晴更是心焦——心口如燃着火般的炙热。

天明日起，万古循环。

日升的时候，孙思邈这才睁开了眼，皱了下眉头。

这里是陈国宫城。他待的这个大殿既然设有龙椅，可见皇帝陈顼也会常到，按理说应该戒备森严。有人在这里被关在铁笼内坐了一晚，居然没人来查看，实在是极为异常的事情。

更奇怪的是，不是没人看到他在殿内，殿外也不时有宫人路过，但当他们的目光瞥向殿中的时候，都不过匆匆一眼，其中或带分奇怪，或带分畏惧，也有几个人低声议论，但一直没人进来探个究竟。

日已西偏时，殿外又有脚步声起，不过这次的脚步声却多少有些急促，竟径直入了殿中。

孙思邈举目望去，见到殿外匆匆走来两个身着朝服的人。左手那人鬓角全白，双眉斜飞，儒雅中带分富贵之意。右手那人一身武将打扮，亦是花白了鬓角，霜染了眉发，可大步走来，步伐仍是轻盈矫健，尤其是双眸炯炯，其中隐约有寒芒闪动。

左手那儒雅的老者一见孙思邈在铁笼内，皱了下眉头，上前几步到了铁笼前，打量了孙思邈几眼，目光微有异样道：“孙先生，本官来迟，多有得罪，尚请恕罪。”

他神色中满是歉然之意，竟像是认识孙思邈。

孙思邈缓缓起身，抱拳施礼道：“原来是徐陵徐大人。”

那儒雅的老者，正是为陈叔宝向张季龄提亲的中书监徐陵。听孙思邈一口道破他的名姓，他颇有奇怪的样子，缓缓道：“先生认识老夫吗？”

他早知孙思邈到了宫中，一口叫出孙思邈的名姓并不出奇，出奇的是，孙思邈竟知他的名姓。

孙思邈微笑道：“堂堂天上石麒麟、当世颜回、文坛双杰、乐府双璧之徐公，传《玉台新咏》流芳后世，在下怎敢不识呢？”

那老者忍不住笑道：“先生初见老夫，就将大帽子扣来，老夫可

担当不起。”他虽这么说，可神色中不由露出自得之意。

江南虽有宋、齐、梁、陈朝代更迭，但徐家世代为官，荣耀千万。如今的徐陵更是身为中书监、尚书左仆射，位高权重，在陈顼眼中极有分量。

寻常的恭维，他早就听的多了，但听到孙思邈大帽子扣来，舒适贴切，心中好感立增。

原来，徐陵自幼也是神童，只是比孙思邈早生了三十年。当初，江南有异人经过徐家，见徐陵出生，就曾赞他为天上石麒麟下凡，颜回转世。

而徐陵的确不负异人所赞，幼时能文，稍长后就入梁为官，曾为梁武帝时东宫学士，文采斐然，和北方做《哀江南赋》一文的大才子庾信齐名，并称文坛双杰。

后来陈代梁国，陈武帝知其才能，礼聘其入宫。当时江南战乱，典章多废，全仗徐陵一支笔，重订文书典章制度，梳理规范，为朝廷器重。

不过，徐陵最得意的倒非官运亨通，功成名就，而是后经其手编辑的诗歌总集《玉台新咏》为世人传颂，一时可说洛阳纸贵。当时均说此书成就仅次《诗经》、《楚辞》，因此徐陵又被时人连同才子郭茂倩并称“乐府双璧”。

不过，《玉台新咏》中收录的多为艳词，徐陵也有自知之明，知道传世尚可，流芳未必，因此一直不敢和前人相比。可听闻当年神童孙思邈如此推许，还是极为高兴，虽其词若谦，心实甚喜。

孙思邈道：“在下和大人并非初见。”

“哦？”徐陵目光微凝，“孙先生曾见过老夫吗？”

“在下若没记错，梁太清年间，徐大人曾出使过魏国。”孙思邈道。

徐陵缓缓点头，感慨道：“不错，一晃之间，已近二十年。”

“那时魏人设宴给大人接风，当时魏国礼仪官对大人学问轻视，正逢魏国天热，因此讥讽说，热天是徐大人带去的，嘲弄南国和徐大人。”

徐陵微捋胡须，微笑不语，其实还盼孙思邈说下去。

孙思邈不负其望，果然说道：“魏人无礼，徐大人回的倒是客气，只说了一句‘当年王肃为贵国制定礼仪，今日本官前来，再让尔等知道寒热。’一语说得那礼仪官哑口无言。”

徐陵哈哈大笑，转瞬叹气道：“年少意气，口舌之争罢了，亏得先生还记得住。”他虽谦虚，心中却想，想北国蛮荒之地，五胡杂居，所

有的礼仪还不是我等才人到北方所定，老夫当年一句话就让他们知其浅薄，可真是痛快。

二人言谈甚欢，笼内笼外倒是投契。

可投契归投契，徐陵不知太高兴还是怎地，一直没有提及孙思邈被关在笼中一事。

旁边那武将打扮的人突道：“孙先生突提流年旧事，如斯清晰，难道当初徐大人出使时，你也在当场吗？”

孙思邈目光转动，落在那人身上，微笑道：“不错。当年在下游医到了那里，正巧也在帐外，曾见过徐大人一面。那时徐大人不知道在下，在下却有感徐大人风范，因此一直记得徐大人的样子。”

徐陵微惊，不想孙思邈记忆力可说惊人至极，二十年前一面，到如今竟还记得。

孙思邈却想，陈朝中，会有哪个将军这般缜密？难道……会是他吗？

刺心

第九章
故事

那武将目光炯炯，盯着孙思邈道：“还不知孙先生来建康何事？”他的声音低哑浑厚，自有总领千军之意。

徐陵顾盼左右，离题万里，可这武将却是直言无忌，不忘本来的目的。

孙思邈道：“吴将军每次见人入建康的时候都要问问吗？”

那武将道：“当然不是，只不过……”他突然顿声，讶然地望着孙思邈道：“你怎知我姓什么？”

孙思邈观其神色，闻其话语，知道自己推测不错，微笑道：“想鸿鹄不与燕雀齐飞，良骥难和驽马为伍，能和徐大人并立而不相形见绌的武将，陈国实在没有几个。”

徐陵笑道：“孙先生过奖了。老夫老矣，饭否难能，怎敢和镇前将军相提并论呢？”

那武将却想，徐陵年迈，早不复当年锐气。孙思邈此言看似夸奖徐陵和我，但潜在的意思只怕是说陈国无人了。

他虽这般想，但心中叹息，知道情形真是如此，忍不住问道：“虽说和徐大人相匹的武将不多，但毕竟陈国还有几个，孙先生为何能肯定本将就是吴明彻？”

孙思邈已猜到这人来历，但听他直承名姓，还是蹙了下眉头，

微微一惊。

如今三国鼎立，相持不下，只因各有良将坐镇。

江北齐国当以斛律明月为中流砥柱，有段韶、兰陵王辅助；关中周国却以宇文护为权柄，眼下有韦孝宽、梁士彦两将护翼；而江南陈国三将中，眼下以吴明彻最为有名。

当年陈霸先以陈代梁后，虽有作为，但江东王气已衰，陈国更是形势险恶。

当时，陈国的江北有齐国欲投鞭断流，西北有周国、后梁虎视眈眈，就算江南内部，还有湘州王琳、闽州陈宝应等人和陈国为敌。

陈国四面烽火，多亏吴明彻率兵先拒齐国兵侵，再抗周国虎狼之兵，力战王琳，才保陈国日趋稳定。

斛律明月评点天下英雄，提及江南时，曾说了一句："陈有吴明彻镇前，终不可灭。"

能得斛律明月看重的天下英雄，如今不过是周国的韦孝宽和陈国的吴明彻两人。

孙思邈听吴明彻询问，微笑道："在下见识鄙陋，但也知陈国有三位将军威震江南，一是以勇猛著称的萧摩诃，一是以兵法见识闻名的淳于量，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智勇双全的吴明彻将军。"

顿了下，他解释道："在下已见过萧将军。听闻淳于将军虽有谋略，但不良于行。阁下却是龙行虎步。想威猛能与儒雅并重，又如此心细如发，听弦琴知雅意的，不是吴将军，又是哪个？"

徐陵呵呵笑道："吴将军是镇国之将，孙先生也是见识广博，都是不差。"

吴明彻得孙思邈赞许，只是淡淡一笑道："孙先生过誉了。只是孙先生顾盼左右，言论其他，难道来建康的目的不可说吗？"

孙思邈见其性格深沉，喜怒难行于色，倒也佩服，含笑道："吴将军对在下的目的如此有兴趣，莫非是怕在下有不利陈国的举动？"

殿中微静，徐陵脸色异样，吴明彻只是淡淡笑道："先生何出此言？本将从未说过这点。"他言语轻淡，但词锋直指孙思邈做贼心虚。

孙思邈缓缓坐了下来，看着身边的牢笼道："在下只是觉得，若将军不怕，何以在笼外说话？"

吴明彻忍不住脸色微红，徐陵干咳了几声。

无论如何，孙思邈总算救过陈叔宝两次，对陈国非但无过，而且有功。但他才入陈宫，就被关在笼中，吴明彻、徐陵饶是才学兼备，也是解释不通。

沉默良久，吴明彻才道：“这其中只怕有些误会。”

“还请将军详解。”孙思邈道。

吴明彻闭口不言，徐陵一旁岔开话题道：“其实……这次请孙先生入宫，本是太子的意思。孙先生先后救了太子两次，我等很是感激。”

“哦？”孙思邈看着铁笼，微笑不语。言下之意当然就是，你等就是这么感激我的？

可他毕竟不愿多做口舌争辩，只等徐陵解释。

徐陵老脸也有些发热，又咳了几声，看吴明彻始终不语，只能开口道：“太子请先生入宫，本想请先生帮忙做件事情。”

孙思邈倒客气，不看笼子，只看徐陵道：“不知何事呢？”

徐陵也不说话了，殿中又沉寂下来。

孙思邈饶是思绪敏锐，碰到这两个人支支吾吾，话说半截，也实在猜不出下文。他索性也闭口不言，甚至眼睛都闭上了。

笼内笼外一阵沉默，气氛极为尴尬。

吴明彻终于耐不住，开口道：“听闻孙先生当初是在破釜塘底下的宫殿救出了太子，可和太子早在响水集就遇上了？”

见孙思邈只是点头，话不多说，吴明彻又道：“听闻早在这之前，孙先生还和斛律明月交过手？”

“这个消息，不知道吴将军从哪里听说的？”孙思邈缓缓问道。

吴明彻微微一笑：“这个嘛……只能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本将只想问问孙先生，是否真有此事？”

孙思邈倒也好脾气，又点了下头。他突然想到昨晚那少女所言，心道原来那少女并非空穴来风，凭自猜测，看陈国如此对我，莫非真的怀疑我的用意？

吴明彻又道：“本将还听说，孙先生消失十三年后复出，才到邺城，就施圣手，一针活两命，轰动齐国，甚至被礼聘入宫医治齐主高纬最宠爱的穆妃。”

孙思邈纠正道：“是四针两命。”

吴明彻笑笑，认为这无关紧要，目光中如同藏着几根针：“先生大才如此，本将也是佩服。可本将听说先生如此才技，又得权贵穆提婆赏识，本可在齐国高官厚禄，予取予求，后来却出人意料地拒绝了赏赐，反被斛律明月下入牢狱？”

孙思邈又点点头，这些大致不差，他懒得多解释什么，心中却在琢磨吴明彻说这些的用意。

吴明彻目光如刀，盯着孙思邈道："却不知先生为何要拒绝赏赐，为何又被斛律明月关入牢中？"

孙思邈心中微愕，不知道吴明彻是否暗指昆仑一事，更不知他们究竟知道多少，只是道："或许因为斛律将军也如吴将军一样了……"

吴明彻错愕，不知自己哪点和斛律明月一样。

"因为两位将军一直都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人救人就是为了救人，不求什么名利。或许高官厚禄、建功立业对某些人很是紧要，可在一些人眼中，却如过眼烟云。"孙思邈话语平淡，但其中也似藏着一根针。

吴明彻怔住，一时间无言以对。

徐陵赞叹道："原来孙先生是不贪浮华之人……倒让我等很是惭愧。"

吴明彻打断道："可斛律明月既然将先生下狱，肯定会重兵把守，如何会让孙先生又轻易地离开邺城？不知道先生能否解释呢？"

他虽未明言，但无疑和昨晚那少女一样的用意，都怀疑孙思邈和斛律明月有了个约定。

有人能从斛律明月手上逃走，本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孙思邈坐在那里许久，才道："我无法解释。"

吴明彻带分冷然的笑："真的？"

"可我何必解释？"孙思邈神色亦冷。

吴明彻怔了下，眼中有分怒意。这些年来，他威震江南，位高权重，不但徐陵见到他客客气气，就算陈顼每次问北伐之计，均是极为礼遇。不想，孙思邈竟用这种态度对他说话。

可他终究还是深沉之人，怒意隐去，只是道："都说孙先生才华横溢，竟猜不出斛律明月的用意，倒未免有些让人失望。"

"我好像不用让将军希望什么？"孙思邈不为所激。

吴明彻见其如此，恼怒中兼有分失望。他本想借这次机会试探孙思邈，进而观察孙思邈的为人，但事到如今，他仍感觉孙思邈这人缥缈难以琢磨，更生警惕。

徐陵一旁目光闪闪，有些老狐狸的味道："孙先生，其实我等早就想过，斛律明月此举可能是欲擒故纵之计。"

"哦？"孙思邈不置可否。

徐陵又笑了起来，缓和气氛道："其实我等早知道孙先生的大名。孙先生一生多姿多彩，常人难及，但在调查孙先生底细时，更发现

很多趣事……”

顿了下，见孙思邈不问，徐陵只好自己说下去：“孙先生未及弱冠时就已失踪，十三年后复出，虽行医时间不久，但被孙先生救活的、有名有姓的早过百人之多，这还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言下之意就是，未经查证的人数还不知多少。

孙思邈只是说了句：“我倒从未数过。”

他一生的确如此，凭医道救人，只求尽心，倒真不记得救活了多少人命，却不想还有人帮他计算这些事情，好笑中又有些悲哀。

徐陵笑道：“只要先生出手，就从未有失手的时候……”

孙思邈眼中突然闪过分伤感，但转瞬被脸上的沧桑遮掩。徐陵说错了，他失手过一次——只一次，那一次造成他一生的遗憾。

徐陵却像不知，又道：“据我们所知，先生复出后，医术更精，但武功高绝也是常人难想，可先生一生最奇异的地方不是这些。”

他顿了下，突然向吴明彻道：“吴将军可知，大夫治病用药常用什么？”

他突然岔开话题，倒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吴明彻回答干脆：“本将不是大夫。”

徐陵摸了摸胡子微笑道：“不是大夫，很多人也是略知一二的。大夫用药，或是草药，或是金石，还有一种就是用动物身上的……比如说虎骨、熊胆、鹿血等等。”

吴明彻皱眉道：“徐大人要和孙先生讨论医道，以后还有很多时间……”

他态度略有不耐，徐陵不以为然，只是道：“老夫说这些的意思将军很快就会明白，大夫多用这三类入药，但孙先生不同。”

吴明彻暗自皱眉，心道这徐陵毕竟老了，啰啰唆唆地不着主旨。二人前来，本有目的，可扯到日头西落，连目的的影子都没说及。

大夫用药和试探孙思邈有何关系？就算孙思邈能用七八类药，也不过说明他医术高超，还能说明什么？

可他毕竟还知道轻重，知道为官之道，只是道：“不知道有什么不同呢？”

“孙先生只用一类药，就是草药。”徐陵缓缓道。

吴明彻反倒愣住，一时不知如何接下去才好。

“有人统计，孙先生到目前为止，除用针外，只用草药，从不用动物入药。”

徐陵眼中露出赞赏之意，接着又道：“换句话说，他这一生不但救人无数，未伤及一条人命，甚至连动物都没有伤害过一只。”

吴明彻一时间心绪繁杂，竟不能言。

这在他这个将军看来，当然也是极为不可想象之事。想历来一将功成万骨枯，将军这称号威风煞气，其中却不知包含多少河边魂骨、闺中哀怨。

他吴明彻一生杀人难以尽数，自然难以想象孙思邈这种人的行为。

可这行为，让他忍不住也起了分尊敬之意。

“因此，世人都称孙先生圣手仁心。”徐陵轻叹口气道，“老夫未曾领略过先生的圣手，但知先生事迹后，这个仁心当之无愧。这种人，自然不会对陈国不利的。斛律明月错了……”

他说了一圈，这才回转正题。孙思邈忍不住问：“他错在哪里？”

“他错就错在以为天下人都入他彀，施展欲擒故纵之计，故意放先生走，制造流言出来，就是想借陈国之手除去先生。他这计策，和魏武帝当年假人之手除去祢衡如出一辙。却不知我主本是明君，怎会中他的圈套呢？”

孙思邈嘴角终于浮出分微笑：“贵国君王虽未中圈套，可在下却入囹圄。”

他指的还是铁笼一事，可心中异样，不解徐陵怎么会对他的生平做如此深刻的了解。

这些事情，显然是要花费极大的气力才能够了解。徐陵和他非亲非故，自然不会找人调查他。那如此了解他的人又是哪个？

当然不是那个少女，那少女显然也是听旁人所言。如斯秘密，岂是那韶华少女所能打探出来的？

徐陵突笑，眨了眨眼睛。

那一刻，本是年迈的长者，竟然变得和顽皮的孩童一样。

孙思邈虽阅人无数，见到徐陵返老还童的表情，还是讶异，一时间不懂他是什么意思。就听徐陵神秘道：“孙先生莫急，这说不定还是个好处。”

孙思邈倒是哭笑不得，不知道身入牢笼还有什么好处。他看了眼殿外，见夕阳西落，夜幕又至，眼前这二人却没半分离去之意。他心中暗想，长夜漫漫，只怕眼下虽是宁静，但风雨转瞬就要来了！

看着夕阳没入天际，夜幕降临时，慕容晚晴终于按捺不住，推

门而出。

孙思邈竟还没有回来！

她虽不知孙思邈身在囹圄，可心中忐忑难安，知道孙思邈必定又出了事。

她盘算百遍千遍，从李八百想到张裕，从张裕又想到斛律明月的身上，只觉得这些人均有对孙思邈下手的可能，但显然没想到如今孙思邈身在陈国宫城。

她倒不觉得萧摩诃会对孙思邈下手，无论怎么来说，孙思邈总算帮过萧摩诃几次。

终于等不及，趁着夜临之际，慕容晚晴打定主意，去找张季龄问个究竟，确定是否是斛律明月已然对孙思邈下手。

虽知这可能不大，可这毕竟是她唯一可做的事情。

悄然夜行，慕容晚晴到了上次那灵堂之前，知道张季龄就在灵堂对面的房间居住。才要过去，突然透过窗纸见灵堂内有灯燃起。

慕容晚晴微怔，想到张季龄如此情深意重，每晚都要祭拜亡妻亡女，也是个孤单可怜之人。

她一念及此，倒不想急急上前询问，只是望着那窗上的人影，心头蓦地一震。

窗纸上竟现出两道影子。

隔窗而望，当然看不清究竟，只能看到两道影子都是男子的装束。

一个影子不用问，应是张季龄，可另外一个影子却绝对不是张丽华的。

这种时候，会有谁到这里和张季龄见面？

灵堂是极私密的地方，能和张季龄在此交谈的，显然和他关系匪浅。

慕容晚晴心中困惑，却早感觉这个张季龄本身古怪难言。

他一个江南富豪，怎么会做斛律明月的细作？如此富豪，又怎会这般节俭？他虽听斛律明月的吩咐，但言语间，为何对斛律明月无半分恭敬之意？这种时候，他见的男人又会是哪个？

转念之间，抬头突见天边明月淡出，有如遥远的刀光。

慕容晚晴心中一颤，突然想到，难道是他？

他当然就是兰陵王！

斛律明月不早说过，兰陵王已在建康图谋一件事情。这种时

候，除了兰陵王外，还有谁和张季龄联系？

她心思激荡，本以为那梦中的影子已淡，但蓦地想到“兰陵王”三字时，时光宛若回到三年前。

慕容晚晴再也忍不住，径直冲了过去，就要看个究竟。她太过急切，脚下突踩到一段枯枝，发出嘎巴的一声响。

灵堂灯光突灭，那两道影子消失不见。

慕容晚晴不管许多，就要去推门。房门咯吱一声被打开了，张季龄冷冷地站在她的面前道：“你来做什么？”

他挡住房门，看起来并不想慕容晚晴入内。

慕容晚晴心急之下，亦没什么好脸色，问道：“房中是谁？”

张季龄神色有分异样，缓缓摇头道：“除了我，没有别人。”

“你撒谎！”慕容晚晴心中急躁，闻言再也忍耐不住，一把推开了张季龄道。

灵堂内没人。只有香案依旧，上燃檀香，灵堂内香烟缭绕，隐有朦胧。

灵堂本不算大，慕容晚晴一眼就看个明白，心中诧异，方才明明看到两个人，为何现在连另外一人的影子都不见？

慕容晚晴目光稍凝，落在了香案之上，心头不禁一跳。

她清清楚楚地记得，这香案上本是两块灵牌，可到了现在，竟只剩下了一块。

这本是小事，可在慕容晚晴心目中却感觉极为重要，她立即扭头望向张季龄，喝道：“那一块灵牌呢？另外一个人去了哪里？”

烟雾缭绕，张季龄站在门前，沉默不语，面目突然也变得缥缈起来……

慕容晚晴不知为何，只感觉每次到了这灵堂里面，均有说不出的诡异之意。

此刻更是心口狂跳，她忍不住上前一步，喝道：“你……”

突然心中警醒，她不过是心惊而已，可她早就受过严格的训练，按理说不会如此表现，可她此刻为何心跳得比打鼓都要快。

蓦地，她醒悟到，自己是中了暗算！

慕容晚晴一念及此，心中错愕，不知张季龄为何要对她下手？

慕容晚晴轻叱一声，就要拔剑，可手才触剑柄，就觉得天昏地暗，那心跳的感觉直如擂鼓，将她浑身的血液带到了头顶。

轰的鸣响后，她已向地上倒去。

可倒地那一刹那，她终于发现一人正在梁上冷冷地望着她。她方才心慌意乱，竟忘记了去查看梁上。

那人轻飘飘地落下，如同一片落叶，脸上的狰狞，好像是兰陵王阵前杀敌时戴的面具。

失去知觉的那一刻，慕容晚晴只是在想，他不是兰陵王！

夜暗灯燃，孙思邈舒服地坐在椅子上，突然像想到什么开心的事情，嘴角浮起了笑容。

吴明彻一直观察着他，忍不住道："你笑什么？"

孙思邈道："我只感觉陈国对我其实也不错。"

"哪里不错呢？"徐陵道。

"最少我还坐着，而堂堂中书监和镇前将军却怕我寂寞，站着陪我聊天。"孙思邈回道。

吴明彻实在不解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人，这种时候还能笑得出来，不由提醒道："你莫要忘记自己还被困在笼中，而我们却在笼外。"

孙思邈笑笑："吴将军真以为自己在笼外？"见吴明彻皱眉，孙思邈缓缓道："这世上笼子有两种，有形的、无形的。我不过是被困在有形的笼子里罢了，迟早会出来。出不来的却是自困在无形囚笼的人。"

吴明彻本想反驳，但细想之下，只感觉其中含意极深，一时间竟然呆了。

徐陵笑道："孙先生说的不错，你迟早会出来。不过你出来之前，老夫想和你说件事情……"

"徐大人请讲。"

"孙先生不觉得有件事很奇怪？"徐陵措辞许久，这才憋出一句话来。

孙思邈却觉得徐陵简直乱七八糟，不知所谓，实在不解这个当世颜回怎么变成如今的模样？

或许这就是人的悲哀，人总是会变的——变到顽固地不变，徐陵也不例外。

他早看出，这二人来此当然不只是陪他聊天，揭他底细，而是另有目的，可这个目的似乎又让徐陵很难启齿。

终于，孙思邈叹口气道："我来到建康后，发现每件事都奇怪，不知道徐大人说的是哪件？"

"是你没来建康前。"徐陵道。

见孙思邈又要闭眼，徐陵终道：“孙先生难道不觉得在响水集看到太子很奇怪吗？”

孙思邈精神微振，知道这老头子说到正题了，点点头道：“是有点奇怪，想历来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这个道理徐大人当然不会不知道。却不知为何让堂堂陈国太子不顾安危，进入齐国之境？”

“不是老夫让太子去的。”这次徐陵倒是解释得干净利索，毫不含糊，“太子是偷偷去的。”他当然知道这责任非轻，不想担当。

孙思邈道：“想徐大人深明事理，若知太子这般作为，定然拦阻……”

看徐陵连连点头，鸡啄米一样地欣喜，孙思邈话题一转：“可听说徐大人还身兼督导太子言行一职，太子出错，徐大人也不能推脱。”

徐陵一张脸像苦瓜一样，半晌说不出话来。

孙思邈见状，知道自己猜测已近事实，又道：“不过年轻人跳脱任性，很难管教，太子当然也不例外。徐大人虽有失责，但事情显然并非全是徐大人的过错。”

徐陵一颗心被孙思邈说得如同爬山下坡一样起伏跌宕，心有戚戚。见他这般知心，顿起知己之感。

吴明彻一旁却想，这个孙思邈圆滑世故之处胜过徐陵。

孙思邈一直留意徐陵的表情，缓缓又道：“可这些道理大家虽懂，贵国天子当然也晓，但震怒之下，人的行为难以理喻。天子若怒，不但太子受罚，只怕徐大人也逃脱不了干系。”

徐陵长叹一口气，只是摸着胡子，显是默认。

孙思邈终下结论道：“徐大人前来找我，又提及响水集一事，显然是认为在下或许能效微薄之力？可事关重大，又怕在下不知分寸，反倒让徐大人更增责罚？”

徐陵几乎要把胡子揪光了，终究点头道：“常言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今日见到孙先生，才发现先生睿智还过盛名。”

孙思邈笑笑：“徐大人过奖了，但在下不见得能帮上忙的。”

“只要先生肯，一定可以。”徐陵立即道。

“哦？”孙思邈反倒有些不解，不知徐陵为何这么肯定，只是道：“可徐大人若想在下帮忙，总该把太子去响水集的目的说了吧。”

徐陵尴尬一笑，不等开口，一直沉默的吴明彻突然道：“孙先生见多识广，当然听说过传国玉玺？”

他突然岔开了话题，好像无关紧要，徐陵听了，白眉跳了下。

孙思邈也扬扬眉："好像听过。"

他见二人的表情，立即知道这绝非闲话，而很可能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不知先生对传国玉玺知道多少呢？"吴明彻似想考考孙思邈。

孙思邈沉默片刻才道："玉玺本是皇帝的印章，皇帝手边一般都有六玺，用途不同。但传国玉玺不是在这六玺之内，相传是始皇帝所造……吴将军说的就是这个吗？"

吴明彻点头道："孙先生可知传国玉玺用何所造？代表什么意义？"

孙思邈见徐陵紧锁眉头，很是在意的样子，微笑道："这也和徐大人要找在下有关吗？"

徐陵慎重点头道："老夫也想听听先生的见解。"

孙思邈心思飞转，知道自己方才推测不差，琢磨着这之间的关系，缓缓道："传国玉玺本取材和氏之璧……"

见徐陵、吴明彻均在认真倾听，似乎对这个也感兴趣，孙思邈索性详细说道："和氏璧出现在春秋时期，本楚人卞和所得，不过初得时是块璞玉。卞和将玉先献厉王，工匠认为是石头，厉王大怒，将卞和重罚，砍掉左脚。卞和不死心，武王即位时，再次献玉，仍被工匠认作石头，又被砍了右足。卞和不敢再献，抱玉在荆山下痛哭，被路过的文王见到，文王甚齐，这才命良工剖璞，得其中宝玉。和氏璧这才得见天下。"

这故事徐陵早就知晓，但还是耐性听完。他暗想，初见孙思邈，只觉得这人也和璞玉一样，平淡如石，但久而久之才让人发现，这种人才若为陈国所用，江南幸事。

吴明彻却想，这个孙思邈深不可测，永远没人知道他究竟知道什么，看似侃侃而谈，但极为狡猾，说的不过是众人皆知的事情，不露心意，他究竟是否知道此玉之秘呢？

孙思邈心中在想，故事一同，听者有心，想和氏璧虽美，也需明主赏识，不然反为取祸根源，人何尝不是如此？风遗尘整理校对。

见徐、吴二人并无不耐，孙思邈缓缓又道："楚威王时，相国昭阳灭越有功，楚王以和氏璧赐之。昭阳得意，宴请宾客在临渊处赏璧，那时有人大呼'渊中有巨鱼出现'，众人离室去见，回转后发现和氏璧不知所踪。当时留在室中的只有门客张仪一人，因此昭阳怀疑张仪偷走了宝玉，将张仪严加拷打，逼问和氏璧的下落。"

顿了片刻，他略带感喟道："听闻张仪几乎因此而死，但终究逃走。张仪离楚入魏，再入秦国，凭一腔不平之意奋发向上，竟得秦国拜

相。张仪施展连横之术，破六国合纵，瓦解当时势力极大的齐楚联盟，直到后来鼓动秦国攻楚，拘怀王、克郢都，取楚国千里之地，一报当年受辱之仇。世人均说……楚国灭亡，不过是因为这块和氏璧！”

徐陵轻叹一口气，感觉眼角剧烈地跳动，只是想，都说这玉是宝物，可掀起的风浪却不小，只盼这次莫要再兴风作浪。

吴明彻却想，张仪虽因和氏璧受辱，但终能成就功业，可见人若有志，事无不成。

这二人虽同殿称臣，但想法却是迥异。

孙思邈述说故事，却在观察二人的脸色，心道，祸不在玉，而在人心，看他们各有所思的样子，难道这祸乱与和氏璧有关？或者说是与和氏璧做的传国玉玺有关？

心中转念，孙思邈还是将故事说下去：“后来不知为何，和氏璧在赵国出现。秦昭王得知，传书赵王说，愿用十五城交换和氏璧，多亏蔺相如奉璧入秦，却得以完璧归赵。众人都赞蔺相如不辱使命，终成佳话……”

徐陵叹口气，一旁道：“不过此举也无疑在两国之间造成了隐患，最终导致秦国破赵，蔺相如此举看似明智，其实不智。”

吴明彻摇头道：“面对虎狼之人，总有吃你的借口。秦国当时志在一统，灭赵是迟早之事，又如何怪得了蔺相如。孙先生，你说呢？”

孙思邈笑了：“我只知重玉之人就不见得重民，不重民者，国自难支。想古人有云，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说的想必就是这个道理。”

徐陵、吴明彻互望一眼，均沉默下来，脸上隐约有分不自然之意。

孙思邈又道：“秦灭赵后，和氏璧终归秦国。始皇帝嬴政命丞相李斯取材和氏璧，做一玉玺，上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是为传国玉玺。始皇帝只希望将这玉玺千秋万代传下去……不想只过二代，秦国瓦解，刘邦入关，秦王子婴奉玉玺归降刘邦，这玉玺就到了刘汉之手，然后又一代代传下去。”

顿了下，他做个结论道：“和氏璧兴起风波无数，这传国玉玺亦是如此，因为玉玺经过始皇帝之手，各国当权之人均是奉若奇珍，以此为正统。传说，真命天子必须拥有这玉玺，否则难坐稳至尊之位。”

孙思邈说到这里，不愿再讲，见徐、吴二人显然在认真倾听，不漏过半分细节，心中不由暗自奇怪，这些旧事百姓当然不知，他俩都为庙堂栋梁，如何会不知？

可既然知晓，他们究竟想知什么？

不知为何，徐陵听到这里，眼中略有失望之意。吴明彻道：“那

先生可知，传国玉玺后来到了何处？”

孙思邈半晌才道：“听说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位，索玉玺到手。后来王莽兵败被杀，玉玺重归汉室光武帝刘秀。东汉归于尘土后，孙坚入洛阳再得玉玺，但转瞬又到了袁术、魏武帝曹操之手。而后司马氏篡位，玉玺自然归了晋氏。不过听说永嘉年间，前赵俘晋怀帝得了玉玺，自此玉玺就流落五胡之手，不知下落。”

吴明彻微吸一口气，沉声道：“孙先生真的不知玉玺现在何处吗？”

孙思邈看了他半晌，才道：“我的确不知。但听说有个传言，此玉玺在五胡中辗转流传，后来落入冉闵之手，却被东晋人骗走，带到了江南，重归晋室。想东晋虽也早成历史，但玉玺却经宋、齐、梁三国传下去，最终被陈武帝所得。如今传国玉玺应该就在陈国，不知这传言可对？”

说到这里，孙思邈回忆玉玺浮沉，暗自叹息道，区区一块玉玺，竟引发这般无边的风波，可见人之权欲心，这些年来只是愈演愈烈。

吴明彻缓缓点头道：“不错，这传言是真的。”

孙思邈只是笑笑，不解这二人为何如此郑重其事地提及传国玉玺，心道就算玉玺在陈国能如何？你们这般样子，难道怕我来偷你们的玉玺吗？

这玉玺在你们眼中视为奇珍，却不知道在我眼中，不过如同帝业尘土。

见眼前二人均是神色肃然，孙思邈心头突颤，想起一事，缓缓问道：“两位大人绝不是对这个故事有兴趣，却不知道提起这个故事，所为何来？”

徐陵脸色难看，终于开口道：“孙先生果然博学，所说一切大多无误，但最后说错了一点。”

“哪点？”孙思邈脸色略有异样。

“玉玺眼下不在陈国！”徐陵艰难地吐出这几个字，神色灰败。

吴明彻补充了一句，惊心动魄！

“玉玺失窃了！”

第十章
寻龙

烛影摇动，殿中一片寂静。

孙思邈坐在椅子上，突然感觉殿外吹来的风都有些冷。

深秋了，落叶无依落下，落地的叹息之声似乎都能听得到。

他那一刻想到太多太多，神色间带分悲哀之意。他其实并不关心玉玺究竟去了哪里，只是考虑到玉玺再次失窃，只怕很快又要引发新一轮的血雨风波。

风波看似因为玉，实则还是因为人！

这点他看得比谁都要明白。他缓缓地闭上眼，只想让自己心静片刻，但他立即想起了这点牵扯的联系，想起响水集的往事，睁眼道：“太子去响水集难道是因为玉玺？”

徐陵失声道：“先生如何知晓？”他这么一说，显然是证明孙思邈所言不差。

吴明彻却是目光炯炯，一字字道：“先生如何知晓？”他言语中，更多的却是咄咄逼人的味道。

二人说的是相同的六个字，但其中含意却相差很多。

孙思邈不急于回答，只是又闭上了眼，喃喃道：“我是如何知道的呢？”

很多话，是灵感，是信口，也或许是缜密推断后得出的结论。孙思邈没想如何回答二人的问题，只是想着另外的一件事情。

当初，萧摩诃一直向他索要一物，却绝口不提何物。当初，孙思邈感觉到困惑不解，可现在想想，萧摩诃当然应该是索要玉玺。

萧摩诃护送陈叔宝到了响水集，当然是要寻找玉玺。可他们如何认定玉玺是在响水集？

当时，萧摩诃是看了裴矩送的那封信后，才将目标锁定在他孙思邈的身上。而裴矩那时是和李八百合谋的。

这似乎可以认为，玉玺失窃一事，多半和李八百有关。引陈叔宝、萧摩诃到响水集的，想必也是李八百。不然，张裕为何恰好拦截住陈叔宝等人，击退萧摩诃，擒了陈叔宝？

又是李八百！

有他的地方，肯定会有风浪。可李八百这次兴风作浪的目的又是什么？

孙思邈刹那的工夫，想通了一些事情，可更多的困惑涌上心头。响水集的风波看起来非但没有结束，而且不过是刚刚开始。

徐陵、吴明彻追问答案，见孙思邈这般回答，恨不得伸手进去掐住他的脖子，逼他吐露点想知道的事情。

幸好孙思邈很快又睁开了眼，回道："道理倒简单。想传国玉玺失窃一事关系重大，贵国天子若知晓，只怕会龙颜震怒。太子虽冲动些，但应很孝顺……"

徐陵插嘴道："不错，太子的确是至孝之人，听到玉玺失窃，见天子震怒，一心想为天子排忧，因此这才去响水集，可差点因此送命。天子知道了这件事，很是恼怒，已经训斥太子一天了！"

他以为明白了孙思邈的意思，径直说明经过。

很多事情最难的就是开口，既然开了口，剩下的事情就如竹筒倒豆子般顺溜。

徐陵若有期待道："孙先生圣手仁心，既然知道太子并无过错，显然会帮他了？"

孙思邈奇怪道："我不过是个外人，如何能帮得了太子呢？"

"只要先生答应，肯定就能！"徐陵道。

今天他是第二次说这种话，竟认定孙思邈的能力，让孙思邈也难免奇怪。但孙思邈更想知道另外一件事情。

"太子虽冲动，但并不呆。他看似冒失前往响水集，却肯定因为有确切的理由认为玉玺在江北响水集。不知太子去响水集找玉玺的理由

是什么？”

徐陵闻言，迅疾地向吴明彻看去，竟像有难言之隐。

吴明彻眼中闪过分古怪，似也不想多说什么。

孙思邈见这二人到如今仍旧遮遮掩掩，心中微有不悦，但转瞬笑笑。他知道，很多事情逼问是没用的，他不急，急的就会是徐、吴二人了。

果不其然，见孙思邈微笑，吴明彻立即问：“孙先生笑什么？”

“我只笑玉玺虽贵重，但不过是个死物罢了。”孙思邈略带讽刺道，“区区一个死物，却让太多活人奔波往复，不知这是传国玉玺的荣耀，还是……人本身的悲哀？”

吴明彻无暇去想孙思邈言语中更多的深意，凝声道：“玉玺不是死物。”

孙思邈像是有些发呆，半晌才道：“不是死物难道是活物？”

“也不是活物。”吴明彻顿了许久，见孙思邈竟能不问，也不由感叹，这人医术他未见过，若论沉稳，只怕天下难有人及，“玉玺本是灵物。”

孙思邈脸上迷雾又起，遮挡了本来的表情。

吴明彻双眸的目光却如两把锐刀，刺入那迷雾之中：“方才孙先生高谈阔论，将玉玺来龙去脉说了个清楚，但不知为何，却漏说了几个细节。”

孙思邈淡淡道：“或许不是漏说，只是在下见识浅薄罢了。”

吴明彻有些意味深长地笑道：“孙先生不是见识浅薄，而是不想说罢了。可有些事情，并非孙先生才能知道。”

孙思邈脸上迷雾更浓，喃喃道：“不错，很多事情，很多人自以为知道的。”他说的时候，望着殿外。

殿外夜已浓，浓得如那真相上的尘封。

他的声音实在太低，吴明彻并未听清，却不追问，只是道：“玉玺在始皇帝时就曾丢失过一次，不知先生是否知道呢？”

见孙思邈不语，吴明彻益发地冷静：“传说中，秦王政二十八年时，始皇帝曾坐龙舟经洞庭湖，本是青天白日，突然风浪四起，龙舟将倾。群臣均说水下有蛟龙作乱，当以传国玉玺镇之。”

徐陵接道：“是呀，这事老夫也曾听说。始皇帝无奈之下，将传国玉玺抛入湖中，不想果真风平浪静。吴将军说玉玺有灵一事看来并非虚言。”

“可事情的关键并非在此。”吴明彻缓缓道。

徐陵眨眨眼睛，问道：“关键在哪里呢？”

这二人一唱一和，看起来更像是演一出戏，徐陵笨拙的演技，如传国玉玺般厚重。

孙思邈像在看着二人，目光又像过了二人，望向殿外。

殿外有月，月正明。

他的神色平静如月，突然有种厌倦，就此想抽身离去，可他不能。他只是想着，岭南如意峰上那冼夫人，想必此刻也在望着明月……

吴明彻不放过孙思邈表情的一分细节，见状却想，此人莫测高深，却不知道很多事情我们也知道。他缓缓又道：“关键在于，始皇帝事后派千军下湖搜寻玉玺，却不知所踪！想以始皇帝的能力，竟搜不到玉玺，这事大有蹊跷。”

徐陵又去摸胡子，点头道：“果真蹊跷。”

“可更蹊跷的是，时隔八年，始皇帝经过关中华阴时，在平舒道上碰到一道士，竟将传国玉玺奉回。始皇帝大喜，想要重赏那道士，可那道士却不知所踪。”

徐陵像有不解道：“这事果然离奇，可吴将军提及何意呢？”

吴明彻不答，又道：“徐大人可记得方才孙先生说过，昭阳得和氏璧，失去时临渊有大鱼出现的事情吗？”

“那又如何？”徐陵问后，立即道，“秦王政过洞庭湖有蛟龙出现，昭和临渊有大鱼出现……莫非吴将军是说，玉玺果真有灵，才惊动异物现行？”他说的更像是神话了，但言之灼灼，自己先信了。

“此言并非虚妄，人虽自诩万物之灵，可天上地下不知多少生灵偏偏比人更知道天地之秘。”吴明彻说到这里，问道，“孙先生，你觉得呢？”

“这点我倒认同。”孙思邈淡淡道。

他听到这神话般的往事，并没有半分好奇之意，只对其中的见解略有兴趣。

吴明彻却像极为关注这细节，微吸了口气道：“那孙先生听到这里，是否也发现蹊跷之处呢？”

孙思邈摇头道：“没有。”

吴明彻嘴角露出分难以捉摸的笑：“那我就再说两件事，相信先生定能明白些什么。第一件就是，孙坚入洛阳时曾见一道士在前，一路追去，这才在城南甄宫井中发现传国玉玺，玉玺出后，那道士却消失不见。”

“第二件呢？”徐陵接话道。

“第二件就是传国玉玺到梁武帝时，侯景作乱，从梁宫中搜传国玉玺，却遍寻不获。侯景死后，我陈国高祖偶过栖霞寺，见一道人立在寺庙前招手，太祖奇怪，跟过去进入寺中到了口水井前，那道士不见，太祖当下让人到井中寻找，竟重获传国玉玺。”

徐陵目光闪动，轻抚胡须道：“老夫倒发现个奇怪的地方，那就是……每次玉玺重现时，好像都有个道人在场？”

吴明彻长吸一口气，望定孙思邈道：“不知孙先生对此有何看法呢？”

孙思邈也在看着吴明彻，目光如海，难以捉摸。

“吴将军想让我有什么看法？”

吴明彻笑了，笑容中满是神秘之意，说出了奇怪的一句话：“我想问问先生对寻龙的看法！”

孙思邈脸色忽变，失声道：“寻龙？”

何为寻龙？寻龙两字究竟有何意义？为何孙思邈听到这两个字，很是吃惊的样子？

殿中灯火本如那星光，忽因“寻龙”两字变得迷离难测。

夜正沉，那“寻龙”两字说出后，平静却锐利地惊了夜的美梦。

慕容晚晴终于睁开眼，感觉这一梦有如千年般长久。

她很久没有这么沉睡的时候。

眼前仍旧是烟雾缭绕，不远处的椅子上坐着一人，正是张季龄。张季龄在看着窗外。

窗外有月，月光却半分照不到他的身上。

她立即发现自己还是身处灵堂，也是坐在椅子上，只是已被绳索绑在椅子上。她稍作挣扎，只觉得浑身软绵绵的没有半分气力，暗自骇然。

挣扎的动静惊动了张季龄，他缓缓扭头望过来。

慕容晚晴忍不住叫道：“张季龄，你搞什么鬼？放开我！”她突然发现张季龄的眼眸中满是空洞之意，忍不住周身发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张季龄不是斛律明月的人吗，为何要对她下手？

身后有声音响起，竟说出了慕容晚晴的疑惑：“张季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声音极为冷傲阴森。慕容晚晴一惊，才知道身后有人，只是她却看不到那人的面目。

张季龄仍旧空洞地看着慕容晚晴，又像什么都没看到，并未答话。

慕容晚晴若非看到他胸口起伏，几乎以为他已经死了。

“这女子究竟是哪个？你为何不让我杀她？”那声音又道。

慕容晚晴突然发觉身后的声音有点熟悉，似曾听过，可一时间却想不起那人是谁。她到现在才明白，原来她方才中了身后那人的暗算，本是命在顷刻，却是张季龄救了她。

慕容晚晴脑海思绪如麻，饶是想破脑袋，一时间也想不出为何会变成如今的局面。

听身后那人又道：“你不说，我其实也知道的。”

张季龄身躯微震，像是才回过神来，讶异道：“你知道她是谁？”

“叮”的一声响，一个黑色的圆筒从慕容晚晴身后丢出，落在了地上，在灯火下散发着幽幽的光芒。

那圆筒似有股魔力，张季龄一眼见到，脸色改变。慕容晚晴心头却是一跳。

暴雨梨花！

那是她身上的暗器。

身后那人不但暗算了她，还搜走了她暗藏的暴雨梨花，这刻却如丢垃圾一样丢出来，像是全然没有把这霸道的暗器放在眼中。

难道那人不知暴雨梨花的威力？慕容晚晴暗自揣摩，寻思着反击之道。

“你当然认识这圆筒？”身后那人问道。

张季龄眼角不停地跳，他缓缓站起，看起来想要去拿圆筒，却又不敢的样子。他本是木然的样子，见到那圆筒后，竟有些失了常态。

他居然像是认识这暗器的。

慕容晚晴大奇。因为她无论如何，都不能将堂堂富豪张季龄和暴雨梨花这种暗器联系起来的。

“暴雨梨花，你恐怕多年未见了吧？”身后那人冷冷道。

慕容晚晴心头又跳，不知身后那人怎么也认识这种暗器？

张季龄目光始终落在圆筒上，嘴唇轻微颤动，终于伸出手去取了那圆筒。

慕容晚晴目光一眨不眨，心中瞬间转念千万。她知道身后那人肯定不是斛律明月派的人，甚至可能和斛律明月完全敌对。

张季龄却像在两面讨好，但能左右局面的，显然也是张季龄。

她十分清楚暴雨梨花的威力，知道张季龄只要轻轻一按，就可以杀了她，也可能杀了她背后的神秘人。

一切不过转念。

张季龄会如何选择？

慕容晚晴那一刻濒临生死，不免心中紧张，可她随即张大了眼，满是不解的神色。

张季龄没有去按那圆筒上的按钮，他只是将那圆筒捧在手上，如同捧着世间最珍贵的花瓶。

突然间，他泪流满面。

暴雨梨花虽能击入坚硬的石头，也能击杀一人在瞬间，可这刻并未发射，却像击穿了张季龄最脆弱的情感。

慕容晚晴那一刻突然忘记了焦虑，看着那圆筒幽幽，似也泛着泪光，只是在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孙思邈神色惊变，但终究又恢复到平静，喃喃道："寻龙……不想你们也知道寻龙。"

吴明彻终见到孙思邈的吃惊，微笑道："这世上本来就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只有先生一人知道的。"

"可你们怎么知道寻龙呢？"孙思邈缓缓道，"是谁告诉你们的？"

吴明彻脸色微变，不等回答，就听一人冷冷道："他们知道，是因为他们特别喜欢多管闲事罢了。"

声音是从大殿的偏廓处传来的，其中带着十分的不满。

徐陵、吴明彻一听那声音，抬头望过去，脸色均变。

孙思邈缓缓地转头过去，也忍不住带分好奇。他实在有点想不出，如今在建康，还有哪个竟会对吴明彻和徐陵一块训斥？

好像除了陈顼外，没有旁人了。可就算是陈顼，也不会对两位重臣如此说话的。

说话的竟是一个少年，看起来比陈叔宝还要年轻一些，只是他身形远比陈叔宝要剽悍很多。

那少年穿着华丽，不知何时到了殿外，也不知听了多久，此刻脸上满是不屑的神色。

见孙思邈望来，那少年大踏步地走到笼前，盯着孙思邈道："你就是孙思邈？"他神色多少有些无理，全没把徐陵和吴明彻放在眼中。这

个问题也是废话，他看起来根本没指望孙思邈回答。

吴明彻突然沉默，竟像也没看到那少年一样。

徐陵却笑道："不知兴郡王何时到的？"

"本王什么时候入宫，难道还要向徐大人禀告？"那少年冷冷道。

徐陵脸上有些不悦，还能一笑了之，只是道："若知兴郡王到了，老夫也能去迎接。"

"你们只赶着捧陈叔宝的臭脚，就算知道本王到了，恐怕也是不予理会的。"那少年半点客套也没有。

徐陵也不说话了，恨自己为何不似吴明彻一样闭上嘴。

那少年不再理会徐陵，又望向孙思邈道："听说你很有本事？"他一来就是盛气凌人的样子，看孙思邈的时候，也满是轻蔑。

孙思邈微笑道："有本事的人，怎么会被别人关在笼子里呢？"

那少年一怔，反倒笑了："你倒有自知之明。"他本想羞臊孙思邈的，可见他自贬，反倒不愿再加羞辱，问道："你知道我是哪个？"

"兴郡王大名鼎鼎，在下也曾听闻。"孙思邈平静道。

他本不知道这少年是谁的，但听徐陵称呼这少年为兴郡王，立即明白这盛气凌人的少年是谁了，更明白这少年为何对徐陵和吴明彻这种态度。

兴郡王叫做陈叔陵，陈顼次子，陈叔宝的兄弟。听闻这人极为骠勇，因此十六岁的时候就被封为都督，统领江南三州军事，颇得陈顼喜爱。

可陈顼虽喜欢陈叔陵，却立陈叔宝为太子，自然引发了陈叔陵的不满。徐陵、吴明彻都是拥立陈叔宝之人，陈叔陵对他们不满也在情理之中。

陈叔陵见孙思邈不卑不亢，不知他对哪个都是如此，只感觉孙思邈并不讨厌，问道："他们啰啰唆唆的，始终不说正题，你可知为了什么？"

见孙思邈摇摇头，陈叔陵轻蔑地说道："看来你真的没什么本事，这都想不到。本王教你……"

陈叔陵转望徐、吴二人，冷笑道："他们希望你能帮忙，却又不信你。他们还在犹豫，不知道要用你呢，还是用另外一人，他们甚至不确定你是不是会寻龙之法。"

孙思邈略有惊奇，缓缓道："兴郡王也知道寻龙？"

陈叔陵昂首道：“本王有什么不知的？天地万物，本是气成，但每人气象不同，等闲看相之人都以为，看人面容、掌纹、骨骼等细节能推断人之命数，已算高明，却不知道，真正有道行的人，望气可知一人富贵荣辱。你说本王说的对不对？”

孙思邈笑道：“的确有这种说法。”

陈叔陵只以为孙思邈肯定自己，更是高兴：“说起来虽然简单，可每个人的气都各不相同，要有极为高明道术的人才能看到。都说天子本是天命所归，神龙转世，因此头上有五色之气。道家把望气之法发扬光大，秘传一术。”

他顿了下，盯着孙思邈道：“都说此术一出，就能辨谁是真正的真命天子，因此此术又叫寻龙！你说本王说的对不对？”

孙思邈缓缓点头：“我也听过这种传说。”

陈叔陵更是高兴，一指孙思邈道：“你这人不错，本王喜欢。”

徐陵、吴明彻互望一眼，眼中都有了忧虑之意。

陈叔陵转望二人，眼中满是厌恶之意：“听说寻龙一术不但能够寻真命天子，还可寻世上灵物。传国玉玺是有灵之物，不然也不会惊动渊中巨鱼、湖底蛟龙。因此，他们想找传国玉玺的下落，就想借助你的力量寻找玉玺。”

他虽狂傲，但说得极为简单清晰。孙思邈听得清楚，点头道：“原来两位大人以为我会寻龙之术？希望我可以用此帮助太子寻找玉玺。”

徐陵、吴明彻均是脸色尴尬，悄然看了眼陈叔陵，闭口不言。

他们当然知道陈叔陵也一直想做太子。他们帮助太子陈叔宝，就是在和陈叔陵作对，如何会当陈叔陵面说出？

陈叔陵冷笑道：“当然是这样了，不然他们吃饱了撑的，和你说这么多？只是他们想用你，又怕你道行不够，这才百般试探。”

孙思邈却想，如果真如陈叔陵所言，徐、吴二人绝不会这般犹豫，这其中只怕还有隐情。

无论别人说什么，他总会有自己的判断。

陈叔陵话题一转，大声道：“可无论传国玉玺找到与否，陈叔宝都犯了大错，不能宽恕！”

他显然对太子没什么好感，口口声声直呼其名，并无顾忌。

徐陵忍不住道：“太子私入齐境毕竟是一番好意，虽有鲁莽，但算不上什么大错。”

“既然没什么大错，你们为何百般补救此事？”陈叔陵反问道。

徐陵尴尬笑道：“我们来找孙先生，也有圣上的意思，何谈补救一说？”

“是吗？”陈叔陵淡淡道，“那你们在紫金山三清观让萧摩诃设下埋伏又是什么意思？”

徐陵笑容一下子变得和浆糊冷凝一样，吴明彻亦是露出错愕的神色。

“孙思邈，听说你当初也在三清观？”陈叔陵道，“你可想通三清观发生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

“愿闻高见。”孙思邈缓缓道。

他蓦地发现，这个兴郡王陈叔陵远比陈叔宝要犀利，却也更冲动，并不像一个能埋藏心事的人。他对三清观一事多少有些猜测，但更奇怪的是，陈叔陵这种人怎么会对这些事情这般清楚？

陈叔陵大笑起来，可眼中没有半分笑意：“你别看徐大人儒雅、吴将军身为江南第一将军，却不过是谄媚之人。”

徐陵眉毛在跳，吴明彻神色木然，都没进行反驳。

陈叔陵就算不是太子，可也是陈顼的二儿子。他们就算对他再不满，也不会明里争论。

“陈叔宝去了江北，犯了大过，命都差点丢在了齐国。他知道父皇知道这事肯定会重罚他，甚至……”顿了片刻，陈叔陵哂然一笑，换了话题道，“因此他一回转建康，不急于去见父皇，反倒先找吴将军、徐大人商议补救的方法。”

孙思邈皱了下眉头，感觉陈叔陵说的不尽翔实。

方才徐陵说的没错，陈叔宝亲自前往响水集寻找玉玺虽不对，但毕竟是好心，就算有错，好像也不用如此严重。联想到方才徐、吴遮遮掩掩的样子，他更觉得其中定有别情。

陈叔陵目光中带分凌厉，道：“他们补救的方法就是以陈叔宝再做诱饵，到三清观看能不能诱骗几个叛逆交差，吴将军用的是引蛇出洞之计，对不对？”

吴明彻咳嗽几声，并未回答。

陈叔陵却不肯放过他，大笑道：“只可惜吴将军虽安排了军中高手，但在真正的高人眼中，实在不堪一提。若不是孙思邈在三清观，他们非但捉不住人，只怕太子也会死在那里！”

孙思邈捕捉住他望来的目光，只感觉其中竟有极深的怨恨，心中微惊。

“他们无可奈何，只能另找对策。”陈叔陵望向徐陵道，“你这老

头子，看起来万事不理，却早知道孙思邈绝不止寻龙的作用，来找他还是希望他为陈叔宝在父皇面前求情，是不是？”

徐陵气得胡子都撅了起来，偏偏不能发作。

孙思邈不由道：“只怕几位高看我了，孙某何德何能，可在天子面前求情。”

他才到建康，根本没有见过天子陈顼，不知这些人为何坚信他能在陈顼面前说上话？

“你能的！”陈叔陵望向孙思邈，目光中竟带分怨毒，“因为你……”

话未说完，就听殿外有宫人唱喏：“天子到，迎驾！”

众人均是一惊，回头望过去，只见到殿外突然灯火大亮，直如白昼。

有八个宫人手提宫灯走到殿门前，侧立两旁。

转瞬间，兵甲铿锵，有一队兵卫手持长戟进入殿中，分列两侧。然后，又有十二个内侍手持铜制香炉进了大殿，分散开来，将香炉放在殿角。

香炉中燃着檀香，烟雾缭绕，只片刻的工夫，殿中满是沁人心扉的香气。

然后八个内侍拥着一个身着龙袍的人走进殿中。

不问可知，那人当然就是陈顼——如今陈国的天子。

孙思邈虽知道皇帝排场必大，可见到这般排场，心中却忍不住奇怪。他暗想，这是陈国宫中，只有他孙思邈算个外人，还被困笼中，陈顼竟这般戒备森严，所为何来？

徐陵、吴明彻早就屈膝跪倒，神色恭敬。

陈叔陵却快步迎上去，抢先跪倒道：“儿臣叔陵叩见父皇。”他方才虽不可一世的样子，但天子一来，狂态全敛，片刻间就如换个人一样，比太子还要温顺。

陈顼淡淡道：“都起来吧。”

说话间，他像是向孙思邈的方向看了眼，举步走到龙椅前缓缓坐了下来，威严无限。

那八个内侍分居陈顼两侧，垂手而立，看似并不起眼，但孙思邈见这八人个个站时稳如泰山，行时足不沾尘，显然均是高手。

孙思邈早听说过陈顼这人，知道他正当壮年。可见到陈顼时，他竟是怔住。

王冠下的那张脸很是憔悴，脸颊深陷，眉间有道川字纹路，胡子眉毛都是黝黑发亮。可孙思邈目光敏锐，看到他的眉毛却是画上去的。

他这般年纪，眉毛怎么会掉光？

旁人或许不知，孙思邈却明白这是一种病——忧虑焦灼带来的病。

这个天子，显然并不那么快乐。

这是孙思邈的第一印象。当他看到陈顼的面容时，心中很快涌起一种感觉——他是见过陈顼的。

他记忆力极为惊人，年幼时就是因此成为神童，这些年更是勤修苦练，见人一面就很难忘记，因此适才一眼能认出徐陵。

但不知为何，他虽觉得见过陈顼，但一时间只有个朦胧印象，却想不出在哪里见过。

突然感觉陈顼身旁有人在看着他。孙思邈缓缓将目光移过去，发现灯光下，那人面靥如花，一身紫衣更衬出肤白如玉，正睁大眼睛瞪着他，却是那个叫他逃走、又将他关在笼中的神秘少女。

泪水一滴滴地沿着脸颊落下，滴在冰冷的圆筒之上，那一刻，张季龄没有了冷漠的外表，有的只是无边的悲伤。

慕容晚晴虽不知内情，但也知道这暴雨梨花和张季龄有着极大的关系。

但她不解的是，暴雨梨花本是斛律明月所给，怎么会和张季龄扯上关系？

她身后那人突道：“暴雨梨花本是綦毋怀文所制。他费了一生之力，铸造七把媲美干将莫邪之剑，只造出六筒暴雨梨花。”

慕容晚晴更是心惊这人的见识，却始终想不到这人会是哪个。

“綦毋怀文逃出齐国后，曾立毒誓，此生不再铸刃，因此世间只有六筒暴雨梨花。”

那人又道：“五筒暴雨梨花如今是在五行卫之手，另外一筒……很少有人知道在何处。”

张季龄只是捧着那圆筒，泪已尽，但忧伤更切，也不知道有没有听到那人的话。

“可我知道那一筒暴雨梨花在哪里。”那人顿下又道，“张季龄，你当然也知道！”

张季龄泪痕满面，霍然望向慕容晚晴的身后道：“我知道能如何？”

“你如果也知道，那今天的事情就非常奇怪了。”那人冷漠道，“你我都知道最后一筒暴雨梨花本在你妻子的手上……”

张季龄手上青筋暴起，浑身抖得如风中的落叶。

慕容晚晴也是吃惊，不解这人在说什么。

暴雨梨花本是斛律明月给她的，为何身后那人却说在张季龄妻子的手上？她不信，可那人言之灼灼，由不得她不信。

那人很快解释了究竟，说出个让慕容晚晴心惊的答案，“但你妻子那筒暴雨梨花是斛律明月给的，自从你妻子跟你走后，斛律明月收回了那筒暴雨梨花。”

张季龄牙关紧咬，紧紧地抓着那筒暴雨梨花，如同抓住最后救命的稻草，嗄声道：“你说这些又有何用？过去了的再也回不来了，你为何还要再说？”

他脸上的忧伤纵是世上最巧妙的画笔也无法绘出。慕容晚晴见了，虽是好奇，但也心生不忍。

她身后那人心肠却如铁铸，一字字道：“怎么没用？最少你我都知道第六筒暴雨梨花最后还是落在了斛律明月的手上。这件事情，本来除了你我和斛律明月，再没有第四人知道。”

那人声音中满是森然：“没有人能从斛律明月手中抢走任何东西的。”

“是的，没人能的。”张季龄喃喃念着，失魂落魄。

“可慕容晚晴身上却有暴雨梨花。”那人缓缓地一字一顿道。

他显然是个深思熟虑、轻易不言的人，但言出必中。

“因此这暴雨梨花本是斛律明月给慕容晚晴的！”

慕容晚晴顿时浑身冰冷，感觉到那人冷漠的口气中带着难以名状的敌意，知道今日只怕难以善了了。

那人很快推出第二个结论：“慕容家本来和齐国势不两立，斛律明月怎么会将这暗器给了齐国的叛逆慕容晚晴？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慕容晚晴是假的。”

灵堂沉寂，烟雾中似有幽灵闪动。

那人突然笑了，笑声中带着分生冷：“我明白了，斛律明月果然是个老狐狸，竟早早地在孙思邈身边下了一步棋，监视着孙思邈的举动，怪不得他当初在邺城会放了孙思邈，原来不过放长线而已。”

顿了片刻，那人突然厉声道：“张季龄，可你为何为她隐藏身份？难道说，你和斛律明月一直还有联系？”

慕容晚晴听到这里，才知道那人竟也不知道张季龄为斛律明月效力一事，但这人显然和张季龄颇为熟稔的。

她一直心绪飞转，听到那人一声厉喝时，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叫道：“我知道你是谁了。”

“我是谁？”那人淡淡道。

慕容晚晴咬牙道：“你是张裕！”

烟雾缭绕，灵堂更静。许久后，那人才淡淡道：“你猜中了。”他话音落地时，终于走到了慕容晚晴的面前，依旧是油画狰狞的脸孔，冷酷的眼神。

那人正是张裕——龙虎宗的道主张裕！

第十一章 质疑

慕容晚晴不是没有听过张裕说话，在通天殿中，张裕也曾说过话。但那时候她有些心不在焉，张裕也不过说了简短的几句。

若非那声厉喝，慕容晚晴倒还真的想不到暗算她的会是张裕。

话少的人突然话多，让旁人多少会不熟悉。

最关键的却是，慕容晚晴也从未想到过，张裕会和张季龄有什么关系，张季龄是斛律明月在江南埋下的重要棋子，可张裕的龙虎宗，是斛律明月一直要除去的。张季龄和张裕之间应该是势如水火，不能并存。

可他们之间不但有关系，而且还很熟悉！

这中间的关系，谁能解释？

慕容晚晴暂忘了困境，只是盯着张季龄，希望从他身上得到答案。他显然并不绝对忠于齐国，也没有完全听从斛律明月的命令。

没有答案，张季龄只是望着那筒暴雨梨花，眼中又有泪光闪动。

慕容晚晴本有愤怒，可见到他凄凉的眼眸、哀伤入骨的表情，怒火渐去，但怎么也想不懂其中的纠葛恩怨。

张裕望着张季龄的目光本厉，但渐渐地厉芒也隐，眼中闪过分悲凉。不过，那悲凉转瞬也逝，他不再逼问张季龄，转望慕容晚晴

道："你一定很奇怪？"

慕容晚晴终于点头，却不言语。

"可我也一直很奇怪。"张裕淡漠道。

慕容晚晴没有发问。她一时间也不知道问什么，要问的实在太多，岂止是奇怪？

张裕终于又道："我一直奇怪张季龄为何会成为江南富豪的。他在二十多年前，其实是一文不名的。"

慕容晚晴心中隐约有了答案，忍住不说，只是问："你和他是认识的？"

"我和他是认识的？"张裕突然笑了起来。

他脸上涂有油彩，遮掩本来的面目，笑起来比哭都难看。他笑声也和哭一样，其中虽有嘲弄好笑，也还夹杂着难以觉察的悲哀。

慕容晚晴却不知道自己问的有什么好笑，蹙眉不语。

张裕终于停止了笑，淡淡道："是的，我认识他。那时候，我们……关系……不错。"

默然片刻，他回到原先的话题："可他慢慢就富了，富得一塌糊涂，富得到如今，竟没人知道他有多少财富。你知道他是怎么发家的吗？"

见慕容晚晴摇头，张裕缓缓道："我也不知道。但传说中，他找到了海外仙山，然后从仙山带来了财富，之后经营起家，累积到今日的地步。这也像个神话，却很真实。"

张裕的脸上闪着神秘的色彩，又道："海外不见得有仙山，但海外的确有另外的世界。古老传说中，始皇帝时，就有徐福带五百童男童女东渡求不死仙丹，不死仙丹虽未求到，但海外另有天地早为人知。"

慕容晚晴缓缓点头，向张季龄望去，以求验证。

张季龄也不知道听进去没有，似六神出窍，只剩下个躯壳。

"很多人虽知这点，却没有勇气去探索，只能在脑海中渲染另一方天地的神秘。"张裕略带嘲弄道，"不但渲染，而且深信。因此，张季龄发家的秘密让很多人相信。"

顿了片刻，张裕道："可我是不信的，你信吗？"

慕容晚晴脸上微有异样，想到些什么，可心中实在骇异，竟忘记了回话。

"看来，你也不信的。"张裕轻淡道，"可在这之前，我一直不想去追询。直到今天看到了你，知道张季龄原来一直还和斛律明月有关

系，我才知道了这个秘密。”

望着慕容晚晴复杂的表情，张裕冷嘲道：“你当然也猜到了，是不是？张季龄二十多年前发家的本钱不是神仙给的，而是一个人给的。这人深谋远虑，让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这么快就变成了江南首富，当然有更深远的目的。你当然知道这人是谁？”

张裕哂然冷笑，喃喃道：“这人当然就是斛律明月！”他神色讽刺，但眼中也忍不住露出震骇之意。

慕容晚晴内心陡震，只为这计划的深邃久远！

如今天下三分，但斛律明月三十多年来，显然一直没有放弃一统天下的念头。很多人看到的都是他的枪箭双绝，却忽视了他的谋略还远在他的武功之上。

这个答案，她也猜到了。

早在二十多年前，斛律明月就下了一步棋——扶植张季龄的一步棋。

他培养出个江南首富，却不过是想要通过张季龄来颠覆江南！

这步棋实在意义深远，让人难以想象。除了斛律明月，还有谁能下得出来？

可斛律明月为何会选中张季龄？慕容晚晴心中奇怪。

张裕像看出慕容晚晴的心思，淡漠道：“你当然奇怪，斛律明月为何会选中张季龄呢？因为张季龄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听话的。”

慕容晚晴只能感叹，这张裕知机的能力也是常人难及。

“我不如先给你讲个故事。”张裕道。

慕容晚晴蹙眉，瞥向张季龄道：“他的故事？”

“你果然是个聪明的女人。”张裕似笑非笑道，“是了，若非聪明机变的女人，斛律明月也不会派出来的，就像当年的斛律雨泪……”

“斛律雨泪？”慕容晚晴有些惘然，完全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她是斛律明月的养女。你也是的，对不对？”张裕目光如同一把刀，“她也是张季龄的妻子，可斛律明月当然不会把这件事说给你听的！”

慕容晚晴心中突然有不安涌动，只感觉接下去的故事会让她极不舒服，但她又想听下去。

张裕说了下去：“多年前，齐国开始灭道。当初北方有北天师道、帛家道、李家道势力正盛，不过再盛也敌不过斛律明月的一杆枪。”

他说到这里，冷厉的眼眸中不由露出分无奈之意。

他可以不佩服斛律明月这个人，却无法不服斛律明月的定军枪！

定军枪不但在疆场上纵横捭阖，就是在江湖中，也是无人能及。

“那时，北天师道高手众多，有什么双子三官四御五斗太多响当当的人物。但听闻，悉数被斛律明月所灭，李家道退居江南避其锋锐，帛家道也被斛律明月重创，一路南迁。”

说到这里，张裕眼中闪过分恨意：“可谁都没想到过，斛律明月心机那么深，竟收买了帛家道的道主帛锦，知晓了清领宫之秘，破坏了我们重建四道、创立八门的计划。”

慕容晚晴不知为何，竟也有分心寒，不为张裕的恨、帛锦的背叛，只为斛律明月计划的无孔不入。

“天师六姓门下在齐国无法生存，除了楼观道外，其余五家几乎都涌到了江南。李家、帛家均是一时难起，而葛家一直无意出头，那时候风头最盛的不是茅山道，而是龙虎宗！”

慕容晚晴忍不住道：“这和张季龄的故事有什么关系？”

张裕嘴角带分冷笑：“不但有关系，而且有极大的关系。你莫要忘记，张季龄也是姓张的！”

“张季龄也是龙虎宗的人？”慕容晚晴心头一震，失声道。

“不错，他不但是龙虎宗的人，还是天师六姓门下，和天师关系最近的血脉！”

慕容晚晴难以置信，看着那苍老憔悴的张季龄，震惊得难以言语。

“他不但是天师的血脉，而且当时还是龙虎宗的顶尖高手。”

“可他好像不会什么武功？”慕容晚晴质疑道。

“他不会武功，只因为他当年自废了武功，同时发下毒誓，说此生脱离龙虎宗，再不和龙虎宗有任何关系！”

慕容晚晴一震，忍不住问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她从未想到过张季龄是如此决绝的人物。

张裕冷笑道：“为什么，你难道还猜不出？这一切还不是因为斛律明月！斛律明月只怕江南诸道合谋反对齐国，早早地盯上龙虎宗，可又不能大动兵戈，因此派出了义女斛律雨泪接近张季龄，就如你如今接近孙思邈一样！”

慕容晚晴心中一阵惘然，看向张季龄手上的暴雨梨花，虽未听完故事，但已明白了大半。

“这暴雨梨花，本是斛律明月给斛律雨泪的……”

张裕眼中满是恨意：“张季龄当初并不知道斛律雨泪的真实身份，不知怎么鬼迷心窍，竟然爱上了斛律雨泪，因此做了极为不可理喻的事情。”

张季龄本是沉默，闻言，眼眸中泪光闪动，喃喃道：“你不懂的，你不懂的。”

他就那么一遍遍地说下去，眼中又有泪水流淌而出，滴在针筒之上。

一滴，一滴……

慕容晚晴心中震动，哑声道：“那斛律雨泪呢？”她如此激动，却绝不仅仅是为了斛律雨泪和张季龄。

张裕沉默下来，许久才道：“斛律雨泪也爱上了张季龄。”

他本是极为仇视的口气，说到这句话时，眼中却现出分惘然。他虽冷酷，但他是不是也知道，爱一个人并不是错？

慕容晚晴坐在那里，脸色苍白如雪，低声道：“然后呢？他们还是在一起了，是不是？”她扭头望向香案上的灵牌，只感觉那静静的灵牌中不知包含着多少凄楚伤心的往事，为之怆然。

“是的，他们在一起了。”

张裕说出了这简简单单几个字，可其中不知包含着多少惊心动魄的曲折。

一个是斛律明月的义女，一个是龙虎宗的高手，他们本是因为灭道一事势不两立，想在一起，岂是易事？

爱虽简单，可爱也太难！

张裕继续道：“他们本不可能在一起的，我当时曾经劝过他，可是没用。他为了斛律雨泪，舍弃了一身本事，甚至背离了龙虎宗，忘记了……”

他嘴角抽搐下，却没有说下去。

“可雨泪也为了我，放弃了一切。”张季龄霍然抬头，嗄声道，“你们不懂的，你们不懂！”

“我的确不懂，我也不想去懂。”张裕冷笑道，“我只想问你，你弄成如今的地步，可曾有过半分的悔意？”

张季龄凄然笑道：“后悔？我为什么要后悔？我早说了，你们不懂！”张季龄紧紧地握着那圆筒，如同握着一生所系，缓缓道：“若是时光再重来一次，我还是会和雨泪在一起，生死不渝！”

慕容晚晴眼中有泪光闪动……

张裕眼中却有厉芒一闪，缓缓地望向了慕容晚晴，见到她眼中的泪花，淡淡道：“你很感动？”

“是。可你不懂。”慕容晚晴咬牙道。

张裕哂笑：“我不懂？你错了，我就是太懂，所以今日见到你的时候，才知晓斛律明月的计划。”

顿了许久，他一字字道：“你可知道我说这个故事的目的？”

他说的或许根本不是什么精彩的故事，同时这故事有头没尾。

斛律雨泪为何会死？

张季龄又怎么得到斛律明月的帮助成为江南首富？

张季龄和斛律明月之间，眼下究竟是什么关系？

张裕统统没说，可能他也不知道，也可能因为他本来也不是说故事的人——他也不是讲废话的人。他说每个字，显然都有他的目的。

慕容晚晴一阵心冷，半晌才道：“因为你已不想让我活下去。”张裕讲的是个秘密。但对一个死人来说，没什么秘密。

张裕笑了，笑容中满是诡异：“你错了，我绝不会杀你！”

“为什么？”慕容晚晴反倒怔住。

“你和孙思邈的关系让我想起了斛律雨泪和张季龄。”张裕淡淡道，“当年我没有杀斛律雨泪，如今自然也不会杀你。”

他的解释很是奇妙，慕容晚晴一时未懂。她只是倔强道：“你错了。”

张裕眉一扬：“哪里错了？”

慕容晚晴凝视着张裕，坚定地道：“孙思邈绝不会是张季龄，我也绝不会是斛律雨泪！”

张裕凝望她很久，突然又笑：“你会不会变成斛律雨泪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点……孙思邈很难变成张季龄了。”

“为什么？”慕容晚晴心弦颤动。

“因为张季龄还活着，孙思邈却很快要死了。”张裕轻淡道。

慕容晚晴勃然变色：“你说什么？”她知道张裕绝不是虚言恫吓的人，就因为这样，她才心惊。

张裕盯着她道：“你知道孙思邈如今在哪里？”

“我不知，难道你知道？”慕容晚晴反问道。

张裕淡然道：“我当然知道，他如今在陈国的皇宫。”

慕容晚晴忍不住心头又跳。她不是心惊孙思邈身在戒备森严的皇宫，而是吃惊张裕对孙思邈的行踪了如指掌。这是不是说明孙思邈入宫一事，本和张裕、李八百他们有关？

“只是他进宫容易，想要再出来嘛，却是千难万难。”

张裕望向窗外的方向，喃喃道：“眼下我们准备的好戏正在上演，却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唱完。就算他能唱完……”他回头望向慕容晚晴，笑道：“他的戏份已经结束，也该谢幕了。”

他虽在笑，可其中的冷酷杀机呼之欲出。

慕容晚晴激灵灵地打了冷颤，立即想到，孙思邈是被萧摩诃找入宫中，怎么会有危险？

萧摩诃是陈国将军，和李八百、张裕等人是对头，怎么会害孙思邈？

这其中究竟有什么诡计？

李八百、张裕等人恁地这大本事，翻云覆雨，甚至可为乱陈国宫城？

孙思邈还没死，他只是安静地坐在笼子内的椅子上，看着陈顼入殿落座。

殿中只有两个座位，笼里一个，笼外一个。

自从陈顼入殿后，大多人的心思都放在天子身上，除了那少女外，没有谁再看他一眼。

他是站是坐，是死是活，好像根本没人放在心上。

陈顼终于开口：“徐大人……事情问得如何了？”他坐在龙椅之上，神色萧肃，极是威严。可他一直不望殿下，始终看着自己的脚尖。

他的声音威严中带分嘶哑低沉，很像是自言自语。

徐陵虽老，耳朵却灵，上前一步，躬身施礼道：“圣上，孙思邈果知寻龙之法。”

陈顼也不抬头，哦了一声，道：“王远知呢？”

“已在宫外候着。”徐陵回道。

孙思邈略有恍然的表情，目光向殿外转去。他本来一直不解吴明彻、徐陵等人为何知道许多道中秘辛，但听王远知之名，立即明白了一切。

这些道中秘辛，王远知当然都知道。

可王远知一直隐居茅山，为何会出现在建康？孙思邈突然发现，风雨原来早从响水集、破釜塘等地汇集过来，如今到了建康的上

空。

殿外明月正悬，但照不明夜幕深沉。

陈顼道：“让他入宫。”他说完这句话后，似是极为疲倦，缓缓地闭上了眼，竟对笼中的孙思邈仍旧视而不见。

可他怎么可能不见？

殿中沉寂下来，殿外的落叶声似乎都听得见。

灯火下，每个人的脸色都有些阴暗不定，就算嚣张的陈叔陵，似乎也不再敢多话。只有那紫衣少女，一直盯着孙思邈，似挑衅忿忿，又像是忧虑埋怨。

不多时，殿外有脚步声响起，有宫人带着一人入了殿中。

那人葛衣羽冠，手持拂尘，缓步走入了大殿，就如仙人到了凡间。

孙思邈阅人无数，可一见来人，还是忍不住眼前一亮，暗道：“王远知果然不凡。”

他并未见过王远知，但实在想不出道中除了王远知，还有谁会有如斯气度，如此从容？

就见那人离陈顼还有数丈之远就已止步，施礼道：“茅山王远知应召而来，参见圣上。”

他的声音和他的为人一样，从容得简直不带一分红尘的气息。

他的身材不胖不瘦，他的容颜不俊不丑，他虽立在帝王之前，仍不露丝毫窘迫之意，若论从容，和孙思邈不相伯仲。

从容本是因为自信。

他也当得起这个自信。茅山宗自上清派而来，虽有魏华存得道大成，陆修静、陶弘景珠玉在前，但真正让茅山宗在江南开花散叶，成为天下第一宗派的却是他王远知。

可众人又觉得他和孙思邈还是不同的，具体哪里不同，却无法形容。

陈顼终于抬头看了王远知一眼，低声道：“赐座。”

早有宫人搬过椅子上前。等王远知落座后，陈顼又看着脚尖，似乎上面长了花儿：“王宗师可知朕召你来的用意？”

王远知微微一笑：“贫道只知圣上宣召，却不知圣上宣召何意？”

“哦？”陈顼声音中略有失望，“都说茅山宗师知晓天意，可窥天机，难道竟算不出朕的心意？”

王远知道："天子之心，本如天机。然则天机难揣，天机亦不可泄。"

陈顼点了下头，再无言语。

二人看似随意对答，众人听在心中，感触不同。

徐陵心道，都说王远知之能，鬼神难测，今日见他对答，蕴含机锋，果不简单。

吴明彻心中却想，王远知言辞含糊，和孙思邈一样，有些故作高深。可他说天子之心本如天机，就是在奉承皇上受命于天，比孙思邈要知机识趣得多。

孙思邈却想，陈顼将王远知找来，只怕不仅仅是寻玉玺那么简单。天师六姓之家，我只凭通天殿一见，就知他们早分崩离析，各怀心意。桑洞真当初前往响水集的事情，王远知无论知或不知，眼下只怕都要小心应对。

殿中又沉默了半晌，陈顼终于再次开口："淳于将军呢？"

徐陵、吴明彻均是一怔，不待回答，偏廊处有人道："臣在。"

众人循声望去，只见偏廊暗影处，不知何时，无声无息地停着一轮椅。轮椅上坐着一形容枯槁之人，病容满面，在暗影下更显憔悴之意。

那人正是陈国大将淳于量，众人多露诧异之意。

原来淳于量虽与吴明彻、萧摩诃二人一样，均是陈国赫赫有名的将军，但腿部有伤，近年来一直疾病缠身，不要说领军作战，就算入朝都是罕见。

可谁都不敢小觑淳于量，只因为淳于量在江南三将中最负谋略，当年亦曾拼死救过陈顼的性命。淳于量虽不居功，陈顼可一直将他当作心腹之人。

今日陈顼召王远知入宫，众人多少都知道今夜要有大事发生，可见淳于量竟然抱病也来到这里，都忍不住心惊肉跳，均感觉殿外明月正悬，但殿内风雨早起。

有宫人推着淳于量入了大殿，陈顼还是垂头，只是道："淳于将军，你将事情说说吧。"

孙思邈本一直心中困惑，见到淳于量被推入殿中，微有惊诧，心道，怎么是他？难道说……

孙思邈扭头向陈顼望去，他的脸上蓦地又有迷雾沧桑之意。

殿中亮如白昼，可灯火下，淳于量脸上似乎总有暗影。他目光缓动，掠过孙思邈时，凝了片刻，最后停在王远知身上。

众人见了均想，淳于将军虽满面病容，可一双眼睛却亮得很。

轻咳几声，淳于量终于开口道：“今日天子找王宗师和孙先生入宫，为的是宫中传国玉玺失窃一事。”

他开口点题，干净利索，可声音沙哑，其中满是疲惫之意。

灯火下，众人脸色明暗不定，保持沉默，殿中只余淳于量沙哑的声音。

“这件事孙先生想必已经知道，却不见得明白究竟，而王宗师既然不知，那我就将事情始末简略说说……”

孙思邈听淳于量提及自己时颇为客气，并无意外的表情，只是在想，原来是他，怪不得……

多年前往事瞬间涌上心头，可都已淡漠，只有十三年前的那场雨，还是记忆深刻。

陈顼不语，众人见了，当然也不会反对，只有陈叔陵眼珠乱转，似在想着什么。

“王宗师和孙先生均是见多识广之人，对传国玉玺来龙去脉当然明了，也就不用我来赘述……但有一件事还要说下，就是传国玉玺自本朝高祖见于栖霞寺后，就一直封存在皇宫大内，严加看管。”

淳于量说话中不时夹杂着几声咳，又道：“不过月余前玉玺却突然失窃了。太子知道此事后，想为圣上分忧，因此去了响水集。”

孙思邈方才听徐、吴二人说过此事，心中疑惑，既然严加看管，又怎么失窃的？淳于量避而不谈，莫非其中有什么隐情？

“听闻萧将军提及，孙先生当初也在响水集，危机时还救了太子和萧将军？”淳于量向孙思邈望过来。见孙思邈点头不语，他缓缓道：“孙先生是大智慧之人，肯定会觉得太子前往响水集一事有些蹊跷了？”

不等孙思邈回答，陈叔陵突道：“这事不用大智慧的人，旁人其实也会知道。”

“哦，这么说……兴郡王也知道？”淳于量缓望过去。

国主陈顼在座，众人未经许可，均是沉默，只有陈叔陵无此忌讳，上前一步道：“父皇，儿臣有话要说。”

陈顼“嗯”了声，让人不知心意。

陈叔陵却不管许多，大声道：“旁人都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太子前往响水集很是蹊跷，暗中却也有一种说法，说太子前往响水集，除了要取传国玉玺，还要拉拢几方势力！那势力一直神秘地存在，知晓的人并不多。”

他说到这里，望向孙思邈道："孙先生是大智之人，可知太子为何要拉拢那几方势力？"

孙思邈心道，这里就我是外人，你偏偏问我，想是以为我不知究竟，要下个套给我钻了？

他早看出陈叔陵言语中一直对太子陈叔宝不敬，只怕有抢太子之位之心，他若贸然陷入这种争辩中，只怕隐患无穷。

"兴郡王，方才我就说过，大智之人，就不会自困笼中。兴郡王问道于盲了。"

陈叔陵一滞，眼中有分恨意，叫道："好，你们都是势利小人，明明知道，却不肯说！"

陈叔陵霍然望向陈顼，大声道："父皇，传言说，太子联系拉拢神秘势力，要取玉玺，却不是为父皇分忧，而是盼父皇早死！"

一言落地，众人均是色变。

"叔陵，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殿外有人叫道，踉踉跄跄地冲进殿来，神色张皇，正是陈叔宝！

陈叔陵见陈顼一直沉默地望着脚尖，更是气壮，冷笑道："你敢做，难道反怕人说了？你若不是心怀鬼胎，怎么会冒险去齐国？你若不是因为机关泄漏，为何要在紫金山做戏？你们布下天罗地网，来捉所谓的叛逆，难道没有什么别的目的？"

陈叔宝叫道："没有的，这些事情我不知道。"

他话一出口，众人均皱眉头，心道太子长于后宫，无甚主见，远不及陈叔陵干练。

这种时候，岂是一个不知道能够解决问题的？

"你不知道？"陈叔陵哈哈大笑道，"有谁相信？父皇……"

"闭嘴。"陈顼低声喝道，其中隐约有震怒之意。

陈叔陵一凛，立即跪倒道："父皇，儿臣本不想说，可怕你受人蒙骗。"

陈叔宝急道："叔陵，我……"

"你也闭嘴。"陈顼一拍扶手，瞥了陈叔宝一眼，眼中满是愤怒失望之意。

陈叔宝扑通一声跪倒，浑身发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殿中肃杀之意更浓，一些人呼吸都要屏住。

不知许久，陈顼才道："淳于将军，你继续说下去。"

淳于量眼中闪过一丝悲哀之意，忽向一直沉默的王远知说道：“孙先生没有看法，不知王宗师怎么看呢？”

王远知沉思道：“贫道在想，若非一个充足的理由，太子不会前往江北的。”他说得没错，但和没说一样。

淳于量缓缓点头道：“王宗师说得极对，这个充足的理由，王宗师难道不知吗？”

王远知沉默下来，许久才道：“并不算知。”

徐陵想要开口，却被吴明彻拉了下衣袖。

孙思邈看似自困，但早就将殿中一切看在眼中，见此细节，立即想到，徐、吴二人都知缘由，而这缘由竟和王远知有关！

淳于量虽满面病容，可一双眼眸却是出奇地亮。他盯着王远知道：“只因为太子前往响水集，本是听从了王宗师的意思。”

一言落地，殿中沉凝的气氛，几乎要让人窒息！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王远知身上。所有人心中都忍不住在想，如果淳于量所言是实，那陈叔陵讲的并非空穴来风！

王远知坐在那里，神色竟能不变：“贫道不知淳于将军所言何意。”

“宫中传国玉玺失窃，太子异常心急，知宗师神通广大，这才亲往茅山拜谒宗师，祈望宗师能有法力，寻回传国玉玺。”

王远知耸了眉头，摇头道：“贫道在这之前，并未见过太子。”

淳于量缓缓道：“太子到茅山时，宗师正在闭关，接见太子的是茅山弟子魏登隐。当时宗师座下桑洞真、周太平、严太玄、姚正一均不在茅山。宗师闭关，因此魏登隐掌管茅山宗的一切事务，不知我说的可对？”

他居然对茅山宗的弟子如此清晰了然。孙思邈听了，只是在想，淳于量这般详查，其中只怕涉及到极大的秘密。

王远知点头道：“正是如此。”

“就是这个魏登隐接待的太子，同时告诉太子，宗师会一种寻龙之法，可查传国玉玺的下落。”淳于量目光藏锋，“也就是这个魏登隐，主动去请宗师出关，最终虽未请出王宗师，但告诉太子说，王宗师已查出传国玉玺就在响水集，让太子前往寻觅！而魏登隐更是自告奋勇，和太子定了联系暗语，说只要太子一到响水集，就有人会和他书信联系，告知传国玉玺的下落！”

王远知脸色微变，就听淳于量做出结论道：“太子就因为这点，这才带萧摩诃立即赶往响水集。不知道宗师对于此事，有何解释呢？”

殿中又静了下来，可所有的目光，均落在了王远知身上！

王远知还是如仙人般坐着，脸上恢复了从容。“贫道不知如何解释，”他顿了下又道，“贫道出关后，魏登隐已死了——就吊死在三茅道观的主殿。”

有秋风入殿，满是凉意。

淳于量轻咳几声：“王宗师这么说的意思，就是对此毫不知情了？”

王远知默认，很多时候，解释更像是掩饰，聪明人都知道言多必失的道理。

陈叔宝急得额头满是大汗，可见陈顼面沉似水，不敢多言。

淳于量竟不追问下去，望向孙思邈道：“听萧将军说，响水集不但有先生在，还有茅山四弟子在那里做法？”

见孙思邈点头，淳于量又道：“王宗师，桑洞真等人竟到江北做法，不知宗师有何看法？”

众人听到这里，难免有些错愕。只因为众人到如今，或多或少均知道传国玉玺的失窃，关系极大，隐藏杀机。可听淳于量几次询问王远知，其词虽恭，可其意却难以揣摩，竟隐约有猜忌王远知之意。

难道说，这看似仙人、远在茅山修道的王远知，竟有对陈国不利的举动？

王远知还能安之若素：“道行天地，江北江南有何分别？”

他这刻突然打起禅机。淳于量笑笑：“王宗师说的不错。大道至简，行于天地，为民祈福一事，有道之人是不管江北和江南的。”

他话题一转，再望孙思邈道：“可这道理，斛律明月是不懂的。”

孙思邈沉默许久，道：“很多人都不懂。”

淳于量顿了下：“斛律明月因为不懂，这才派五行卫出兵围剿响水集。幸得孙先生引路，萧将军才能带太子逃命。只是命中注定，萧将军虽逃脱齐军之手，却将太子落入兴郡王所言的几股神秘势力之手。”

陈叔陵叫道：“焉知他们不是在演戏？”

他只说一句，陈顼立即望来，目光森然。陈叔陵心中惊凛，立即垂头道：“父皇，儿臣多嘴。”不等陈顼责怪，他一巴掌抽在自己的脸上，竟是极重。垂下头时，他眼中却闪着狡黠的光芒。

陈顼收回目光，再次望着自己的鞋尖。

他举止古怪，但殿中群臣早见怪不怪，知道就算上朝时陈顼都

是这个举动。

淳于量不理陈叔陵所言，又道："孙先生可知道那几股神秘势力的来历？"他又轻咳了几声，掩着嘴，可目光针锋般盯着孙思邈的表情。

孙思邈心思飞转，缓缓道："应是天师门下。"

淳于量收回目光，点点头道："不错，那几股势力分属天师门下六姓，七月十五重聚清领宫通天殿，要迎天公将军重生。他们图谋不轨，擒住太子，就是想要以太子来要挟天子，甚至要对陈国不利。不想被孙先生破坏了这个计划。"

孙思邈本无愧心之事，闻言从容如旧，可心中还是不由诧异。

这件事到如今还是颇为隐蔽，这个淳于量如何得知？

当初陈叔宝虽被他所救，但被救之前一直昏迷，所知无多，根本不可能知道事情始末，自然不是陈叔宝对淳于量说的一切。

这个病怏怏的将军，庖丁解牛般地分析原委，究竟还知道什么？

淳于量又在咳，可目光已落在王远知身上，一字字道："魏登隐是宗师的弟子？"

"是。"王远知根本没有废话。

"桑洞真也是？"

王远知眼睛眯缝起来，半晌才道："是。淳于将军何必明知故问呢？"

淳于量笑容中带着刀锋："明知或许，故问未必。我其实只想问问，茅山弟子所为，王宗师真的一概并不知情？魏登隐欺骗太子一事，宗师不知，桑洞真江北行道一事，宗师也不知吗？"

王远知缓缓道："桑洞真前往江北一事，贫道倒是略知一二。"他态度一直都是含含糊糊，看似清楚，却像糊涂。

众人却想，此时此刻，你就算含含糊糊，只怕也遮掩不过了。

淳于量又咳，灯火闪烁下目光却如炬："那桑洞真先在通天殿筹谋反叛陈国，后在紫金山袭击太子，宗师是否清楚呢？"

众人皆惊，王远知那一刻的脸上有如木刻。

"淳于将军说什么？贫道有些不懂。"

淳于量突然摆手道："把人押上来。"

众人不由先看陈顼，见其不语，想是默认，不由纷纷向殿外望去，就见萧摩诃已带兵士押着一人上了大殿。

那人被五花大绑，披头散发，狼狈不堪，早无当初衣白如雪的

飘逸淡然。

孙思邈一眼望去，就已认出那人正是桑洞真——王远知的首徒，亦想到当初在三清观化装成道童行刺陈叔宝的刺客，想必也是这人改扮。

那时候，桑洞真和李八百、张裕联手的。

一念及此，孙思邈心绪流转，只感觉这其中的算计错综复杂、狠毒险恶，远超想象。

桑洞真浑浑噩噩，突然见到王远知，忍不住叫道："师尊救我。"

他这刻全然没了分寸，就如溺水之人见到救命稻草一样，自然死死抓住不放。

可他这么一叫，就让众人难免心想，太子两番遇险，均和茅山弟子有关，王远知绝难推脱关系。难道说，这如仙人一样的道长其实竟包藏祸心，竟对太子……或对陈国不利？

淳于量目光萧肃，落在王远知身上，隐泛敌意，一字字道："我想，王宗师似乎要给我们一个解释了！"

刺心

第十二章
主谋

殿外月明，亮不过殿中灯火，可殿中灯火虽亮，却亮不过淳于量眼中的颜色。

这个抱恙在身的陈国将军所知之多，远超过孙思邈的意料。

秋意寒，殿中杀机更寒，催得殿外黄叶一片片地落，落地的声音都听得见。

孙思邈好像也没想到这种变化，坐在笼内若有所思，保持沉默。

很多时候，沉默往往是一个人的最好选择。

王远知却已不能沉默。

他还坐在椅子上，眼中也带分思索之意，缓缓道：“洞真，方才淳于将军说的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你真的要对陈国不利？难道你真的行刺了太子？”

他这么一问，看似关心询问，却是一副不知情的样子。

众人听了，心中却想，桑洞真本是王远知的首徒，魏登隐在王远知闭关后，掌茅山事宜，这两人显然均是得王远知信任，若说他们行事没得王远知的许可，有谁相信？

桑洞真跪在地上，六神无主的样子，听王远知发问，忙道：“师尊，这事和我无关。”

“那和谁有关？”淳于量冷冷发问，“你在紫金山三清道观乔装改扮行刺太子，被萧将军亲手拿下，证据确凿，还想抵赖吗？”

桑洞真喏喏道：“可……那是……他们逼我这么做的。”

“他们是谁？”淳于量寒声道。

桑洞真不答，看向王远知，颤声道：“师尊，为徒知道罪孽深重……只请师尊重罚。”

众人均想，你说得轻巧，以为这里是茅山吗，全权由王远知做主？你行刺太子，图谋反抗陈国，诛九族的罪名，眼下你是必死无疑，就是不知道王远知会如何选择。

王远知当然也知事态严重，缓缓道：“宗有宗规，国有国法，你若真犯了国法，为师也容你不得。”

桑洞真脸色倏变，突然叫道：“可是前往江北一事，弟子是听从师尊的吩咐去的。”

王远知失声道：“你……”话未说完，他脸色倏变，霍然站起。

萧摩诃一直盯着他的举动，倏然拦在王远知身前，冷冷道：“宗师要做什么？”突然听殿中惊呼一片。

就听孙思邈喝道：“护住他的心脉。”

萧摩诃心中一凛，不知孙思邈在说什么，就见王远知身形一闪，竟要从他身边掠过去。萧摩诃几乎想也不想，暴喝声中，一拳击出。

拳带声势，虎虎生威，一时间殿中灯火为之一暗。

王远知身在险境，轻叹声中单掌拍去。

“啪”的一声轻响，王远知退后两步。萧摩诃只觉得千斤一拳如击在棉花之上，软绵绵的不受气力。他心中惊异，暗想这王远知不但道行很深，看起来竟还是个武功高手。

不待他喝令，他身后几个兵士冲上前来，已将王远知困在当中。

萧摩诃虽控制局面，可见众人均望他的身后，脸上露出骇异之色，忍不住心中凛然，回头望去，心头狂跳。

只见桑洞真本是失魂落魄的脸上，不知为何全变成死灰之色，同时鼻端有黑血流出，喉中咯咯作响。

陡然间，桑洞真狂吼一声，霍然站起，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同时眼角也有鲜血溢出。

众人骇异，那紫衣少女更是纤手捂住檀口，露出惊吓之意。

王远知立在那里，再没有动作，只是看着桑洞真，眼中有分奇怪的光芒。

就见桑洞真晃了两晃，仰天倒了下去，摔在地上时再也不动。他竟然死了。

王远知缓缓又坐了下去，神色木然。

殿中一片沉寂。

孙思邈亦是神色错愕。他离得稍远，却和王远知同时发现桑洞真中了奇毒，因此出声示警，只盼王远知能施道术先抑制桑洞真的毒性发作，他再施针，倒还有几分救活桑洞真的可能。

不想，萧摩诃挡了王远知片刻，导致桑洞真毒性爆发气绝，断绝了救治的可能。

孙思邈知事起突然，倒没觉得萧摩诃做错什么。那一刻见桑洞真殒命，他心中只是在想，下毒的究竟是哪个？

其实何止是他，殿中只怕每个人都是心中疑惑，暗想桑洞真被萧摩诃所擒，定是看防严密，这种情形下，他又怎么会中毒身亡？

灯光凄迷，烟雾缭绕下，灵堂中满是诡异的气氛。

慕容晚晴骇然张裕所言，眼眸转转，突然道：“陈国宫城防备森然。你们在破釜塘还能有所作为，要想在宫城兴风作浪，只怕没这个本事了。”

张裕笑道：“你不是不信，只是想打探我们的算计了？”

见慕容晚晴沉默，张裕缓缓道：“你不用着急，结果如何，你能看到的。不过方才那故事，还没说完……”

他不再理会慕容晚晴，对张季龄道：“张季龄，你当然还记得当年的誓言？”

张季龄泪已干，神色更似干枯的树叶，喃喃道：“记得能如何？忘记又如何？”

张裕冷笑道：“你倒想要忘记，我却没有！当初你为斛律雨泪叛出龙虎宗，自废武功时，曾当我面亲口立誓，说此生和龙虎宗再无关系。你也说过，斛律雨泪为了你，也立誓和斛律明月再无牵连。从那以后，你们二人不再理朝廷江湖恩怨，只想此生平平淡淡，千金不换，若违此誓，不得好死。”

慕容晚晴听这誓言，心中有了分戚戚然。

“当初我虽气愤你鬼迷心窍，终于还是信了你的诺言。”张裕又道。

张裕陡然声音转厉，上前一步：“可你们实在辜负了我的信任，

你们并没有守诺，还和斛律明月有着牵连！”

“雨泪没有！”张季龄突然喊道，恶狠狠地望着张裕，握着暴雨梨花的手不停地发抖。

慕容晚晴心中发紧，又盼张季龄能击倒张裕，可同时却又希望张裕将故事说完。

她想听的当然不仅仅是故事。

张裕不看暴雨梨花，只看张季龄的眼：“斛律雨泪没有，但你有！如果斛律雨泪知道你不守承诺，她只怕死也不甘。”

张季龄被雷劈一样，一松手，暴雨梨花跌在了地上，人也一屁股坐回到椅子上，失魂落魄。

张裕嘴角带分冷笑，缓缓又道：“你既然破了誓言，想必也是不甘寂寞，也知道当初放弃了一切，是多么的不值得。既然如此，为何不重回龙虎宗……”

话未说完，张季龄嘶声打断道：“张裕，你不要以为和我是亲兄弟，就可以对我指手画脚。你懂个屁！”

慕容晚晴一怔，极为讶然，从未想到张裕和张季龄竟是兄弟！

“那你懂什么？说与我听，让我听听，你抛弃一切究竟换来了什么？”张裕突然也激动起来。

“换来了什么？换来了什么？”张季龄双眸满是血丝，突然仰天大笑起来。

只是他大笑之时，眼中再次流出了泪。

“你觉得我不值得，是不是？你觉得我傻，是不是？你觉得我自废武功，放弃了龙虎宗，很蠢，是不是？”

张季龄一连三问，盯着张裕道：“可你知道雨泪为我放弃了什么？”

张裕还待讽刺，可见张季龄眼中竟有疯狂之意，暗自惊心。

张季龄眼眸充血，一字字道：“她为我放弃了她的命！”

张裕脸色更冷，一时间却也说不出什么。

慕容晚晴心头一震，不由道：“为什么？”

“为什么？”张季龄倏然望向慕容晚晴，眼中满是怨恨，放肆地笑道，“你应该去问问斛律明月才对。这一切，都是斛律明月亲手造成的。”

他又大笑起来，笑声如嚎，涕泪俱流。

慕容晚晴不忍问，但不能不说：“我义父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她自幼失亲，全凭斛律明月收养，传授武功。虽说所做一切不见得是所愿，但她一直对斛律明月都是心怀感激。

听张季龄的意思，斛律雨泪之死竟是因为斛律明月的原因，她难免不信。

“那斛律明月是怎样的人？”张季龄咬牙反问。

慕容晚晴一时茫然，喃喃道：“他是……他是……”

张季龄打断她道：“在别人眼中，他是个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盖世英雄。在我眼中，他不过是一个为求目的，不择手段的小人！”

见慕容晚晴摇头，并不相信的表情，张季龄眼中闪过分诡异：“原来你和雨泪一样，一直都被他蒙骗，什么也不知道。”

“我们要知道什么？”慕容晚晴反问道，一颗心剧烈地跳动着。

她怕知道真相，可她又想知道。

张季龄没有答，缓缓地坐下，喃喃道：“当年雨泪决心和我抛开一切恩怨，只想找个地方安静地过活。她下定决心，和以前再无瓜葛，将一切还给了斛律明月，包括那筒暴雨梨花。”

地上那暴雨梨花幽幽地发亮——亮得如情人的眼泪。

“我和雨泪到江南隐居了下来。我们虽没了武功，没了一切，但很快乐。”

张裕冷哼一声，本想说什么，终于忍住。

“可快乐总是短暂的……”张季龄嘴角抽搐道，“雨泪她突然得了一种病。”

“什么病？”慕容晚晴一阵心悸。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是什么病。”张季龄咬牙道，“我请了很多大夫，都看不出她得了什么病。我只能看着雨泪一日日地消瘦下去，一天比一天憔悴，我的心如撕裂了一样。”

他周身剧烈颤抖，提及往事，不能自已。

张裕目光闪动，突然道：“你本身不也是个大夫？”

他说的不错。天师六姓门下高手不但会道术，本身对医术也有涉猎。张季龄身为龙虎宗的高手，虽说自废了武功，可见识还在，若论医术，就算比不上孙思邈，也远胜寻常大夫。

张季龄神色木然，摇摇头道：“我看不出。”

张裕反倒一怔，有些难信的样子。

张季龄很快地给出了答案：“因为我后来发现，雨泪得的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蛊！”

“蛊毒？她怎么会中蛊毒？”张裕目光一厉，诧异道。

慕容晚晴也是心惊，她当然也听过蛊毒一说。蛊毒本是一种毒，但传言中，是一种从虫身上练出的毒药，施放无形，中者若不得放蛊者施救，极难活命。

蛊毒本是南疆偏远少数民族所用，当世与茅山道术、龙虎符箓并称三大奇术，让人闻之心冷。

可南疆少数民族素来固守偏远，少让蛊毒流传到中原，斛律雨泪如何会中蛊毒？

张季龄眼中闪过分恨意，咬牙道：“我发现她中了蛊毒后，惊慌失措，不知是谁下的手，只能询问雨泪，希望她给我点线索，可她只是摇头。”

“她也不知道？”慕容晚晴立即道，可望见张季龄充血的眼眸，心头一震，想到个可怕的事情。

张季龄道：“我那时候几乎要疯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雨泪一日日地衰弱，直到有一日斛律明月在我面前出现……”

他提及斛律明月时，一张脸痛苦不堪，许久才恨声道：“他告诉我，雨泪中的是孤独迷情蛊！”

慕容晚晴浑身有些发冷，一颗心沉了下去。

张裕皱眉道：“孤独迷情蛊，怎么可能？传说中了这种蛊毒的女子，只能孤独终老，不能和男人在一起，否则蛊毒发作，必死无疑。”

张裕瞥见慕容晚晴苍白的脸色，眼中寒芒闪动，又道：“听说这种蛊毒无色无味，中了这种蛊毒的人，初期倒没有异样的，只是后期在眼眶下，会有弧月般的痕迹，有如粉黛留痕。”

慕容晚晴眼角跳动了下，嘴唇动了两下，终究没说什么。

“斛律明月也是这么说。”张季龄看向慕容晚晴道，“你想必已知道，雨泪为何会中蛊毒了？”

不闻回应，张季龄一字字道：“蛊毒本是斛律明月下的。”

慕容晚晴突觉天昏地暗，脑海中一片空白，却想明白了一切。

斛律明月虽派斛律雨泪去行事，却不完全相信她，因此他在斛律雨泪身上下了孤独迷情蛊，只怕斛律雨泪因感情误事。

可斛律雨泪还是爱上了张季龄。

死也要爱？

许久，她才听到自己在问：“我义父找你做什么？”

“斛律明月告诉我，雨泪很爱我，爱得不顾一切，冒着蛊毒发作

的风险，也要和我一起。”

眼泪一滴滴地顺着那苍老的脸庞滑下，张季龄望着张裕道：“所以我说你不懂的，若有个女人为你这么做，你放弃什么都是值得的。”

张裕还在冷笑，可笑中已有了分僵硬。

张裕终于不再笑，道：“可斛律明月找你，当然不只想告诉你真相，他还想利用斛律雨泪中的蛊毒控制你为齐国做事？”

他毕竟久经世故，虽不涉感情，但对这种钩心斗角之术颇为熟悉。

张季龄点头：“他对我说，要救雨泪，就需要给她不停地服用一种药，而那种药千金难买。”

“于是，他就让你立誓为齐国效力，让你经商。你拼命地赚钱，其实不过是想维系斛律雨泪的命？”张裕立即问道。

“不错，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张季龄转回平日的沉冷，“为了雨泪，我做什么都可以。”

“斛律雨泪知不知道你和我义父的约定？”慕容晚晴突问。

张季龄茫然，许久才道：“我……我不知道，我没说。”

“可斛律雨泪还是死了。”张裕缓缓道，“既然你有药延续她的性命，她为何还是死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张季龄咬紧牙关，闭上双眼。

“你知道的！”张裕凝声说道，“她究竟为何死的，你知道的，是不是？”

张季龄霍然睁眼，放声大叫道：“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你不要再说了！”

他那一刻，状如疯狂，双手舞动，像要将张裕从梦魇中抹去。

张裕并不同情，反倒上前一步道：“斛律雨泪是为你死的。”

“你胡说！”

张季龄厉声道。他眼露凶光，看起来就要冲过来掐死张裕，同时额头汗滴垂落，鼻翼一张一吸，神色极为恐怖。

张裕却毫不畏惧，冷冷道：“我没有胡说。我虽没有同样的经历，但我知道有的女人痴情起来，本是不顾一切。斛律雨泪爱上你，本因为你的执著。她既然舍命也要和你在一起，想来就已想到要为爱放弃生命。”

听到这里，慕容晚晴一阵茫然，一阵心颤。

“她放弃了生命，不过是想和你过一天，过一刻，哪怕立即死

了，那也没什么，因为她认为值得！”

慕容晚晴眼中噙着泪水，她突然觉得张裕竟也很了解女人。

张裕说到这里，双拳紧握：“可你辜负了她！她舍弃性命想要换取的生活，却被你一手打破。她死了，只因对你死了心。这些你肯定知道，你推说不知，只因为你懦弱！”

他言辞锋利，句句如利剑般刺在张季龄的身上。

张季龄浑身颤栗，踉跄后退。一直退到墙角时，他退无可退地跪下来，双手揪着头发，嘎声道：“你……你不要再说了。”

他抽搐成一团，痛苦不堪。他痛苦，是不是因为他也早知道这些？

见他如此，慕容晚晴终究不忍，哑声道：“张裕，他毕竟是你的大哥，你怎么忍心这么说他？”

张裕霍然扭头瞪着慕容晚晴：“那我如何来说？我不过说出一切真相，可你莫要忘了，是斛律明月造成的一切！你身上或许也有他下的蛊，你的未来，说不定也和斛律雨泪一样！有些事情，未见得不说就不存在！”

慕容晚晴内心颤抖，眼前发黑。

她不相信，也不想听，可她为何会心惊？为何听着斛律雨泪的故事，如同听着自己的将来？

张裕突然话锋转软，道：“张季龄，你虽辜负了斛律雨泪的信任，但其实你可以改过。”

张季龄抬起头来，眼中迷惘一片：“怎么改？”

“你可以脱离斛律明月的控制，你甚至可以重回龙虎宗。”张裕挺胸道，“凭你的财势，凭你我兄弟联手，在江南再造一番事业，有何不可？”

慕容晚晴终于明白张裕为何要说这多。原来，他不过想重振龙虎宗，再抗斛律明月。

可她没有了心惊，只有麻木，麻木中还能感觉到胸口针刺般地痛。

张季龄抖索下，摇摇头，却不吭声。

张裕目光凌厉，喝道：“事到如今，你还怕什么？难道说……斛律明月也给你下了蛊？你怕死吗？”

张季龄嘴唇嗫嚅：“我不怕死，可我不能。”

慕容晚晴见他始终不敢背叛斛律明月，心中没有认同，反生鄙

夷之意。

张裕缓缓转过头来望着她，沉声问："你知道他为何不能吗？"

"我怎么知道？"慕容晚晴错愕。

张裕叹口气道："我本来也不知道的……"

慕容晚晴立即听出他的言外之意，问道："你现在难道知道了吗？"

张裕点点头，突道："你看看我的脸。"

他这句话实在有点莫名其妙。他一张脸五彩斑驳，有如鬼域出来的一般，有什么好看的？

慕容晚晴定睛望去，半晌才道："看什么？"她实在不知张裕这张鬼脸有什么好看。

张裕突然伸手从脸上掠过。

只是眨眼的工夫，他奇异般地换了一张脸！

慕容晚晴骇异他换脸之快，可借灯火看清楚眼前的那张脸时，骇然叫道："怎么是你？"

她的声音中充满了不信、怀疑和惊骇。她虽也猜想过张裕的真容，但做梦也没想到过那竟是她熟悉的面孔。面前那人浓眉大眼，下颌铁青，少了平日的嘻嘻哈哈，但多了一分阴冷。那人却是冉刻求！

殿中灯火通明，可驱散不了桑洞真暴毙的阴影。

所有人见桑洞真倒毙时，均在想一个问题，是谁杀了他？

萧摩诃想到这个问题时，倒退了一步，心中凛然。他早就听说茅山道术奇幻无常，当然也能杀人于无形。难道说桑洞真之死，竟和王远知有关？

如果真的如此，那王远知杀人的本事实在犀利，让人防不胜防。

陈顼身边八个内侍虽还未动，但八人十六只眼均是望向王远知，再加上殿内殿外的侍卫，杀气凛冽，让人耸然。

淳于量缓缓推动轮椅到了桑洞真身边，低头看了几眼，突然道："孙先生，都说你医术精绝，可知桑洞真怎么死的？"

众人心道，你这不是为难孙思邈吗？眼下就算仵作前来，要验桑洞真之死，也要一段时间。孙思邈医术再高明，可人在笼子里，又能知道什么？

不曾想，孙思邈立即道："他是中毒死的。"

"什么毒？"

“应是一种慢性毒药……”孙思邈远远地望着桑洞真流血的七窍，“这毒最少下了有三个时辰以上，一天之内。但要知其死因，我还需详细查看。”

萧摩诃一怔，再看王远知的眼神已大不相同。

淳于量点点头道：“够了。”

他这句话没头没尾，徐陵不解，忍不住道：“什么够了？”

淳于量缓缓道：“只凭孙先生一言，就足以证明王道长并非下毒之人。”

徐陵终于想明白了，说道：“桑洞真这一天一直在萧将军的看护下，王道长和桑洞真不过才见，这说明毒不是王道长下的？”

他明白这点后，疑问顿至：“那是谁下的毒？”

淳于量望向了萧摩诃。徐陵差点叫出来，心道这毒总不至于是萧摩诃下的吧？可转瞬知道猜想错误，因为萧摩诃已道：“我立即派人去查。”

淳于量见萧摩诃离开大殿后，摆摆手，就有内侍上前，抬着桑洞真的尸体出去。

片刻间，殿中恢复了干净，若不是地上还有血迹斑斑，方才发生的一切仿佛就是场噩梦。

那紫衣少女有些惊疑不定的样子，但陈顼还是低着头。

孙思邈瞥见，心中突然有分古怪的感觉。他暗想，看陈顼面相，本是焦虑多疑之人，这刻见到这种惊变，为何还这般沉稳呢？

很多事情，他非不知，只是不说。他感觉到其中的蹊跷，越想越是觉得这细节难以解释，一时间竟呆呆地出了神。

淳于量却已望向王远知道：“不知王道长对爱徒之死，有何看法？”

孙思邈又想，此人虽抱病在身，但指挥若定，殿中虽发生了惨案，但他转瞬竟能恢复理智，波澜不惊，实在是个极为厉害的人物。

王远知脸上也像蒙了一层雾，只说了六个字：“自作孽，不可活！”

淳于量笑了，点点头，不置可否。他突望孙思邈道：“孙先生想必还奇怪一件事情……传国玉玺藏在宫城，防备森然，怎么会被人偷了去？”

所有的一切看似和孙思邈无关，但他心中不安涌动，知道眼下的每句话，只怕都事关重大，因此慎重道：“我的确有点奇怪。”

“这件事其实一点也不奇怪。”淳于量缓缓道，“兴郡王肯定知道为什么！”

陈叔陵自桑洞真进来后，眼珠一直转个不停，此刻见到桑洞真死后，非但没有惊惧，反倒好像很是轻松，可听到淳于量这么说，脸色顿变，叫道：“淳于将军，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淳于量只是望着孙思邈道：“皇宫大内看守传国玉玺的内侍本有三班，每班二十四人，四个时辰一换，而每班口令均是每日一换，三班彼此间都不知情。”

他突然说起宫中的防御来，很有些不知所谓。孙思邈却明白过来，说道：“想传国玉玺的所在之地，肯定也是机关重重，再加上宫中之人这么防范，外人肯定难进了？”他着重说了“外人”两个字。

“不错，先生果然聪明。”淳于量目光中带分赞赏。

那紫衣少女听了，心中却想，这是常理，谁都能想到，有什么聪明的了？她却不知道，很多话的意思，均在言外。

淳于量随即道：“先生闻弦琴知雅意，知道传国玉玺失窃一事本和内贼有关！”

一言既出，陈叔陵脸色倏变。

淳于量还是波澜不惊，继续道：“事后详查，传国玉玺失窃是在月余前的子时。那时，值班侍卫亲眼见到，领班侍卫黄广达曾进入了传国玉玺所在之地一刻，然后就走了出来，当时并没有人敢问他进去做什么。”

淳于量转望陈叔陵，缓缓道：“然后，黄广达当夜就去见了兴郡王！传国玉玺在第二日清晨发现被窃。”

陈叔陵眼皮不停地跳动，突然大叫道：“你胡说八道。”

“那你那晚究竟有没有见过黄广达呢？”

陈叔陵才待反驳，突然一个激灵，回头望去。

问话的不是淳于量，而是陈顼！

陈顼还在望着足尖处，可陈叔陵额头已渗出了细微的汗珠。

陈叔陵当然了解父皇，也知道父皇的脾气——陈顼素不轻问，可若等到他问话的时候，事态就已十分严重。

陈顼从不喜欢别人骗他！

当年，陈顼手下曾有一能臣鲍僧叡，极得陈顼的器重，朝中大小之事，陈顼多委与此人处理。然则有一日入朝时，陈顼随口问及鲍僧叡一晚所为时，鲍僧叡那晚放荡形骸，只怕天子责怪，因此隐而不报，就被陈顼仗杀殿前。

自此后，无人再骗陈顼，事无巨细！

汗水点滴而下，落在殿中，发出极为轻微的滴答之声。

只是片刻的工夫，陈叔陵就转过千百个念头。这个淳于量看似抱病在家，不理朝事，但很显然，他多是得到陈顼的密旨，一直暗自调查传国玉玺失窃一事。既然如此，淳于量所问，就绝不会无的放矢。

一念及此，陈叔陵终于道："父皇，那晚我的确见过黄广达。可是……此事和玉玺失窃一事无关！"

"那黄广达对兴郡王说了什么？"淳于量立即问道。

陈叔陵喝道："本王为何要对你说？"

"他眼下所说，就代表朕的意思。"龙椅上的陈顼冷冷道。

陈叔陵一惊。

徐陵和吴明彻互望一眼，都是脸色异样。他们都是朝中重臣，其实一直遵陈顼之旨行事。可如今看来，在陈顼心目中，淳于量的地位要远高二人，心中难免不是滋味。

在那片刻，孙思邈的目光从众人脸上掠过，暗自皱眉。他早就想到，这传国玉玺一事，只怕还与太子和兴郡王的地位纷争有关，这也就怪不得吴明彻和徐陵一直遮遮掩掩。

皇家内部纷争，素来冷酷无情，卷入其中者，就算一时得势，但很少能得善终。

孙思邈想到这里，却有分奇怪，暗想此事极为隐蔽，本不应让外人知晓，陈顼为何将他和王远知都召到宫中？难道说陈顼还有别的什么用意？

那面的陈叔陵眼珠转动，终于道："不错，那晚黄广达的确找了本王，但只说些闲事，根本和传国玉玺的事情无关，事后他就走了，本王也再没见过他。"

"因此兴郡王也就不知道黄广达已死了？尸体就埋在兴郡王府的后花园？"

陈叔陵差点跳起来，吃惊道："是谁杀了他？怎么会埋在本王的后花园？"

孙思邈一直留意陈叔陵的表情，见状皱了下眉头。

淳于量目光一眨不眨，半晌又道："看来兴郡王全不知情了？"

"当然不知。"陈叔陵突然长吸一口气，缓缓道，"淳于将军，你这么问是什么意思？难道竟然怀疑本王偷了传国玉玺？"

一言落地，殿中静了下来。

徐陵、吴明彻互望一眼，都看出彼此眼中的忧虑之意。

淳于量又咳了起来，掩住了嘴，许久才道："我未这么说过。"

"那你是什么意思？"陈叔陵忿忿地道。

"没什么意思，只是圣上让微臣去查，臣就去查，有必要将一切细节查得清楚罢了。"

淳于量突望孙思邈，又道："后来的事情，想先生都已知晓。玉玺失窃，太子去请王宗师寻龙，被魏登隐骗到了响水集，差点因此殒命。可先生想必还不知道一件事……"

孙思邈只能问："何事？"

"这件事兴郡王知道。"淳于量道。

陈叔陵怒不可遏："我又知道什么？"

淳于量脸色冰冷如秋，回望陈叔陵道："太子在找魏登隐前，兴郡王也曾和魏登隐秘密见过，不知兴郡王可还记得此事？"

陈叔陵一怔，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所有人再望陈叔陵时，眼中均有异样。

就听淳于量又道："而据我所知，早在半年前，王道长也曾来到建康传道？"

王远知已不能不答道："那又如何？贫道本是遵天子之意来建康传道。"

"那的确不能如何。"淳于量缓缓道，"只是据我所查，王道长半年前，也曾到过兴郡王府上传道。根据王府下人所知，那时候兴郡王和道长曾密谈半天，所谈之事，并无第三人听见？"

王远知蓦地沉默下来。陈叔陵却叫道："淳于量，你究竟想说什么？本王的确请王道长前来传授道中精义，难道那也有错？"

淳于量笑笑，只是道："有错无错，我倒是难以分辨，一切当请圣上定夺。"

众人均凛，再望陈顼时，心情迥异。

所有的事情看起来虽支离破碎，但经淳于量连贯，事情始末、真相看起来竟昭然若揭。淳于量虽未明言，就算本不知情之人也能从这些事件中得出个惊天的答案，更何况殿中多是睿智之士？

许久，陈顼才缓缓抬头道："今日之事，由淳于将军全权处理。"

秋风入殿，很有些凉意，可陈顼平淡的话语更让人如坠冰窟。

淳于量轻咳几声，望向王远知道："王道长，不知你作何解

释？”他仍旧话语平静，但今日已是第二次如此询问，分量之重，让人均是心头沉重。

王远知人在座上，也有分不自然之意，沉默片刻才道：“难道淳于将军怀疑本道和兴郡王早有密谋，兴郡王让黄广达偷了传国玉玺……本道却让魏登隐骗太子前往响水集，图谋加害太子吗？桑洞真会死，是兴郡王暗中下毒，帮本道灭口？”

他不言则已，出言惊人。

众人多数早认定此事，可听他径直说出来，还是大吃一惊。

陈叔陵更是骇然道：“王远知，你胡说什么，本王什么时候和你密谋过要害太子？”

他虽这么说，可是额头大汗淋漓，反驳的口气倒有些欲盖弥彰。

瞥见众人目光中的含意，陈叔陵突跪到陈顼面前叫道：“父皇，儿臣冤枉！”

陈顼还是垂着头，一字字道：“可半年前，你是否真的和王远知密谋，想对叔宝不利？”

“这……”陈叔陵打个冷颤，感觉到陈顼口气森然，只是迟疑片刻，就立即道，“当初是这个妖道胡说八道，劝儿臣对大哥不利的！”

一言说出，王远知勃然变色，竟还能忍住不动。徐陵、吴明彻脸上均露喜意，只是立即垂头下去，并不言语。

徐、吴二人其实早有这种怀疑，但知道这种宫中变故，臣子参与，利少害多，因此一直不敢明言。但他们均是拥立太子之人，却不能不设法为太子洗罪。

今日淳于量陈述往事，看似随意，兴郡王却终于熬不住煎熬，直承了往事，让徐、吴暗自欢喜。

可陈叔陵随即就道：“不过，儿臣没有听这妖道胡说八道。请父皇明察，儿臣绝没有对太子有过加害之心，若是撒谎，不得好死！”

在这片刻间，他显然就想清楚利害，知陈顼不怕人错，就怕人骗，当下不再隐瞒，却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将兴郡王押下，关入大牢！”陈顼缓缓道。

早有兵卫上前，夹住陈叔陵向殿外走去。陈叔陵大惊失色，迭声叫道：“父皇饶命，儿臣知错了……”

那声音渐渐地远去，渐渐地淡了，可殿中肃杀之意却更加浓郁。

众人目光多落在王远知身上，心中均想，陈顼对儿子都不容

情，这王远知图谋不轨，只怕难活离皇宫！

孙思邈眼中却闪过分异样，欲言又止，听淳于量已道：“王道长，你还有何话可说？”

灯火似凝，殿外叶落。

王远知竟还能安然坐在那里，沉声道：“圣上，贫道的确有话要说。”

陈顼终于抬头，双眸中带分难以捉摸：“你要说什么？”

王远知叹口气道：“贫道知身处嫌疑之地，难以自辩。只是事情太过巧合，难免让人怀疑是经过刻意的安排。”

陈顼嗯了声，不置可否。淳于量立即道：“你的意思是，有人陷害于你？”

孙思邈微微一震，脸上迷雾又起。他身在牢笼，处境堪忧，一直沉默，静观其变。如今见陈叔陵阴谋败露，被押人牢中，他心中非但没有释然，反倒忧虑更重。他只觉得，事情绝不会这么结束，只怕矛盾不过将将开始。

就听王远知道：“贫道倒不敢这么说。只是实不相瞒，魏登隐、桑洞真行此叛逆之事，贫道真的并不知情。”

徐陵暗想，你这话蒙谁？一个是你的镇山弟子，一个是你的大徒弟，若说他们行事和你无关，谁都不信的，我倒不信你有通天的本事，还能翻身。

王远知再次叹息，缓缓道：“贫道也知，这种时候就算说破了天，也难以辩解，但请圣上允许一人入殿，以查真相。他本是跟着贫道入宫的。”

陈顼只是点点头。淳于量挥挥手，只见一人走进殿内。

灯火下，那人浓眉如刻，脸颊铁青竟如未刮净的胡渣。

孙思邈扭头望去，见到那人时，眼中倏露惊诧之意。只因他虽设想过千种可能，却绝未想到，进殿的竟是他的相识。

那人正是冉刻求！

第十三章 交锋

冉刻求立在灯下，神色冷峭。

慕容晚晴见张裕突然化身为冉刻求，心中震惊之意实在难以言表。

她就算怀疑千人万人是张裕，也从未想过那嘻嘻哈哈、满是市井侠义之气的冉刻求会是龙虎宗的道主。

可事实就在眼前，她怎能不信？

陡然间，她发现眼前这冉刻求虽和自己见过的那个冉刻求极为相似，但额头发乌，两个太阳穴的地方却有些发白，竟有中毒的迹象，同时此人眉宇唇边，均有深刻的皱纹，显然年纪要远过冉刻求。慕容晚晴心中一震，立即叫道：“你不是冉刻求！”

可这人若不是冉刻求，为何和冉刻求这般相似？

面前那人冷冷道：“我当然不是冉刻求。”

“那你是谁？”慕容晚晴有些心神错乱，张口道，“你是张裕。”

“我当然是张裕。”面前那人目光更冷，手一抹，竟然又回到鬼脸的样子。

那面的张季龄本是痛苦不堪，听到二人对话，陡然一震，失声问道：“谁是冉刻求？”

他的发问就如一道闪电划过了慕容晚晴的脑海，她蓦地想到，在紫金山上，孙思邈曾和她说的一句话……

“你难道没有觉得冉刻求像个人吗？”

当初她乍听这句话时，还差点闹出了笑话，但孙思邈随即的话，让她惊悚不已。

“冉刻求像个你没有见过的人。你见过那人的画像！”

她当时以为孙思邈是随口一说，却不想孙思邈随口之语竟像有极深的用意。

不过，她在紫金山时的确想到了冉刻求像谁，可她没有深想下去。

只是因为这想法实在好笑——好笑得让人心惊。

冉刻求的相貌，竟像她在通天殿旁石室内看到的一幅画像——那画像就是张角。

张角竟像冉刻求？

这想法实在好笑。

她在通天殿内，看到张角的画像时，不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那张角极为威猛，浓眉大眼，若是去掉了胡子，和冉刻求极为的相像。

也和眼前的张裕极为相像。

张裕本是天师张陵的血脉，和张角相像并不出奇，可冉刻求为何和张角也那么相像？

慕容晚晴想到这里，一个念头脱口而出，叫道：“你把冉刻求怎样了？他……他……他难道姓张？”

张季龄浑身一震，忽然扑到张裕身边，握住他手臂道：“谁是冉刻求？你究竟知道什么？”

张裕甩手震开张季龄的手臂，一字字道：“旁人都说你有个女儿叫做张丽华，我一直也是如此认为，可我这几天才知道，你还有个儿子的。”

“他在哪里？”张季龄再次扑过来，嘎声叫道。他那一刻，死死拉住张裕，眼中满是哀求之意。

张裕冷笑道：“你的儿子，我怎么知道会在哪里？”

张季龄突然跪下，颤声道：“你知道的，你肯定知道的。”他扭头望向慕容晚晴，嘶声道：“你也知道的，求求你告诉我好不好？”

他那一刻，眼中满满的，均是恳切哀伤之意。

慕容晚晴为之心软，可一时间却不知道要告诉他什么，所有的

一切，和张季龄又有什么关系？

可望见张季龄眼中的渴求哀痛之意，又想到张裕方才言语，慕容晚晴陡然懂了，叫道：“冉刻求本姓张，他……他是你的儿子？”

“我的儿子？你见过他，他好吗？”张季龄连滚带爬地到了慕容晚晴的身边，急声问道。

慕容晚晴却望着张裕，她只知道，最后是张裕抓走了冉刻求。

她脑海中霍然想明白一件事情。

当初孙思邈肯定张裕不会下手对付冉刻求，她还不解，可她现在明白了。

冉刻求本是张季龄的儿子，也是天师血脉，因此才会和张裕、张角这般相像。张裕本要杀了冉刻求，可发现冉刻求的秘密，这才抓走了他。

可张季龄、冉刻求父子为何会失散？

心中疑云阵阵，慕容晚晴反问道：“张季龄，你为什么会和儿子失散？”

“为什么？为什么？”张季龄喃喃念着，突然叫道，“为什么，难道你不明白？”

“你疯了吗？我怎么会知道？”慕容晚晴不满道，陡然想到什么，脸色立转苍白。

张季龄缓缓站起，双拳紧握，一字字道：“好，你们不明白，我今日就让你们知道个明白！”

他神色悲愤，牙关竟有血迹渗出，缓缓道：“当年北天师道风头正盛，兰陵王之父——也就是齐国文襄帝高澄被家奴兰京刺死后，齐国人一直怀疑事情是北天师道中人策划，高澄兄弟——也就是文宣帝高洋下令灭道。而斛律明月却是野心勃勃，不但想灭北天师道，还将六姓之家卷进来，想趁灭道之机，一统天下……”

“这本是极难完成的任务，他虽武功盖世，谋略深远，实施起来还是千难万难……”

“但他毕竟是不世奇才，非但灭了北天师道，消灭了齐境所有道中高手，还把触角探到江南……那时六姓衰颓，只有龙虎宗隐成规模。他才让斛律雨泪接近我，试图将龙虎宗一网打尽！”

“可雨泪却爱上了我！”说到这里，张季龄脸颊抽搐，“斛律明月虽给龙虎宗重创，但龙虎宗根基仍在，他却折损了得力的义女。他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虽派出雨泪，但一直对雨泪放心不下，这才用孤独迷情蛊控制雨泪，进而来控制我！”

“他毒辣非常，也是极具野心。他不杀我，反倒扶植我经商为他效力，以助他攻伐陈国时做为内应。”

张裕听到这里，冷冷接道：“他不杀你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他终究不放弃借你来控制龙虎宗的用心。他阴险狠辣，岂是常人所测？”

慕容晚晴听到这里，本想为义父辩解，两国交兵，本就是斗智斗勇，无所不用。可见到张季龄憎恶中又带伤悲的表情，她竟说不出什么。

更何况，她心中也有几分彷徨和迷惘。

“我那时一心想救雨泪，倒顾不上许多。”张季龄回忆道，“更何况……那时候雨泪又有了身孕。”

“这件事我也知道。”张裕道，“可你当时对我说，斛律雨泪生了个女儿，现在才知道你在骗我。”

“我不骗你，难道让儿子走和我一样的路？”张季龄嗄声道，“我太了解你，了解你若知道我有儿子，肯定会让他继承龙虎宗的衣钵！”

张裕怒道：“他本是张家人，入龙虎宗有何不好？你以为所有人都会和你一样没有出息？”

“我不想他和我一样，可也不想他和你一样！”张季龄嘶声道，“我只想让他做个普通的人，这比你我现在好上千倍万倍！”

张裕冷哼一声，再不言语。

慕容晚晴却想，张季龄说的也并非全无道理，至少以前的冉刻求看起来，比现在的张裕和张季龄都要快乐。

可是，冉刻求如今又落在张裕的手上，只怕难和龙虎宗脱离关系，这难道是天意？

张季龄许久才平复下来：“雨泪生了儿子后，身子一日比一日衰弱，很快地去了。”张季龄泪早已干，可那悲痛的表情却更加深邃。

“斛律明月怕我反悔，当然也给我下了蛊。”张季龄缓缓道。

张裕身躯一震，油彩也挡不住脸上的杀机，可他眼中却藏着一股深邃的痛苦。

慕容晚晴见了，心中暗想，张裕恨义父情有可原，可他痛苦是为了什么？

张季龄陷入哀痛，却并没有留意张裕的异样，继续道：“可斛律明月当然也知道，雨泪若死，我就算中了蛊，也未见得会听从他的吩咐。可他若知道我有儿子，肯定还会用我儿子来控制我。”

慕容晚晴暗自心惊，终于道：“于是你就丢了儿子，找个女婴来代替，谎称生个女儿？”

张季龄凄然道：“我怎么舍得丢弃他？雨泪临死前，只让我好好照顾他。”

“那你们父子怎么会离散？”慕容晚晴不解。

张季龄道：“我本来托最信任的老仆把儿子带走，让他抚养儿子成人，想切断他和张家的一切联系，让所有的灾难和他无关。”

眼中陡然闪过分恨意，他咬牙道：“可后来，我突然和那老仆失去了联系，我的儿子自然也没了下落！”

张裕一旁道：“不用问，肯定是斛律明月搞鬼了。”

慕容晚晴本不敢深想，但听到这里，只感觉一阵心冷。

张季龄缓缓点了点头，说道：“不错，是他在捣鬼。当初，我发了疯一样派人去找儿子，但始终没有下落。我心灰意冷，再不听斛律明月的吩咐，他很快就给我送来了我儿子包裹用的被褥。”

顿了片刻，他才一字字道：“我那时候终于知道，不但我逃脱不了斛律明月的控制，我儿子也不能！”

慕容晚晴感受到张季龄刻骨的恨意，周身发冷，可同时却奇怪，为何冉刻求后来好像并没有在斛律明月的掌控之中？

“因此你不敢背叛斛律明月，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你儿子？”张裕缓缓道，见张季龄点头，张裕又道，“若你儿子如今不在斛律明月之手，你还怕什么？”

“那他在哪里？”张季龄急问。见张裕不语，他痛苦万分道：“雨泪临死前，只让我照顾儿子，可就是这一点我都没有做到。兄弟，求求你告诉我他的下落，我做鬼也感激你！”

张裕一震，喃喃道：“兄弟？”

多少年了？他们形如陌路，这些年来，张季龄头一次叫他兄弟。

原来无论如何……他们一直都是兄弟！

张裕眼中露出极为复杂的情感，沉默许久才道：“他落在王远知的手上。”

“为什么？”张季龄失声道，不等答案，就要冲出灵堂，“我去找他！”

“你去哪里找王远知？”

张裕一句话让张季龄僵立在门前：“王远知不在茅山吗？”

“他在建康，眼下多半还在皇宫。”张裕道。

慕容晚晴微有颤栗。方才，她一直沉湎在张季龄的往事，反省

自身，甚至忘记了和张裕之间是势不两立的。

可直到现在，她才蓦地清醒，张裕、李八百等人本是要对付孙思邈的。

孙思邈在宫中，王远知居然也在，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关系？

“那我去皇宫找他。”张季龄迫不及待。

“找他说什么？陈国天子陈顼也在那里。”张裕冷冷道，“你难道想告诉陈顼，你本是斛律明月的细作？”

张季龄愣住，手扶门框，一时间汗出如雨。

张裕缓缓道：“我来找你，除了要让你重回龙虎宗外，其实也想和你商量如何来救你的儿子……你不用……”

话未说完，他脸色倏然一变，陡然喝道：“哪个？”

他声将出口时，身形就如利箭般射出，撞破窗棂飞了出去。未等落地时，就见到一身影在月光下立着，再也不问，一拳击出。

那人影倏然而退，一退丈许，已到了院中梧桐树下。其身法飘忽轻灵，就算张裕见了，都是为之心惊。

张裕一拳击空，落在地上，见那人退到树下，并不再逃，忍不住喝道：“你是谁？”

梧桐暗影罩住那人的脸庞，让张裕一时间看不清楚究竟。可他心中惊凛，知道这人只怕偷听了不少秘密，若让这人离去，张季龄将死无葬身之地。

张季龄虽脱离龙虎宗，但毕竟是他的大哥。

一朝兄弟，永世兄弟，更何况眼下龙虎宗正逢危机，他虽对张季龄言辞冷厉，却绝不会让张家有事！

那人缓缓走出了树影，重回到了月光之下，仍是一声不语。

方才，张裕只见到那人身形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飘逸间还带分剽悍之意，这刻定睛向那人脸上望去，心头狂震。

那人戴了个狰狞的面具。

月光下，那面具却不像地狱恶鬼，而满是铿锵鸣乱的金戈铁马之气。

张裕目光一转，蓦地发现那人穿的原来是紫衣。

紫衣、面具？

脑海中陡然有幅疆场喋血的画面闪过，张裕本是沉郁的脸色已然变了——变得极为难看。

他虽不认得来人，却想到了来人是哪个。

只是他还是不能完全确定，因此他问了一句：“你的刀呢？”

那面具狰狞狂放，面具后的那双眼却带分寂寞萧冷。

那人不语，只是一伸手，手中有紫色光芒爆射，一把疆场厮杀的长刀霍然现出在手上。

刀色紫金，月光下满是飘渺的梦幻之气——还有杀意！

张裕见了，反倒笑了，只是笑意中带着无尽的敌意和谨慎。他只是缓缓地说了三个字：“兰陵王？”

那三字虽轻，却如沉雷炸响，一时间天地萧肃，明月无光。

慕容晚晴人在灵堂中，将那三字听得清清楚楚，只感觉全身血液顿燃，一时间难以置信。她忘记了自己被五花大绑，忘记了周身无力。她双腿用力，竟连人带椅地冲到窗前，举目望去，一阵颤栗。

紫衣、面具、金刀凝气。

不错，那人正是兰陵王。

原来三年前宫中一曲，曲终人还聚；原来斛律明月说的不错，兰陵王高长恭果真来到了建康！

慕容晚晴从未想过和兰陵王在这种时候相聚，孙思邈也从未想到过能在陈国皇宫和冉刻求再次相遇。

王远知怎么会把冉刻求带到这里？

难道冉刻求能帮王远知扭转不利的局面？

冉刻求怎么会有这种能力？

孙思邈疑惑多多，但终于垂下了目光。他发现冉刻求并没有看他，虽然他身在铁笼中，极为醒目，无论谁入殿中都不可能看不见的。

冉刻求是真的没见，还是视而不见？他对孙思邈为何这种态度？是不是他已决定不再见孙思邈？

或许因为他和孙思邈本不熟悉的。

孙思邈不再想，只是心中叹了口气。

所有人都在看着冉刻求，冉刻求却在看着王远知。只有离冉刻求极近的人，才能看到他嘴角抽紧，牙关咬着，似有极为难的决定。

淳于量开口打破了沉寂：“王道长，你让圣上见的人就是他？他是谁？”

王远知道：“他叫冉刻求。”

“冉刻求？”淳于量目光闪动，喃喃地念着这个名字，半晌后才

道，“你叫他出来何事？”

王远知缓缓道：“都说淳于将军实乃江南三将中最负谋略之人，难道没发现，如今围绕在太子身上的事情有些古怪吗？”

他话一说出，吴明彻神色不渝，虽不反驳，显然也并不认可。

淳于量只是咳几声道：“王道长的高见是？”

“这或许也不能怪淳于将军，只是因为这件事太神秘、太诡异了。”王远知轻叹一口气。

徐陵忍不住想，你王远知到现在还有资格怪别人吗？可忍不住好奇地想要知道王远知究竟要说什么。

淳于量只是哦了声，突望向孙思邈，缓缓道：“再神秘的事情，揭穿了也就平淡无奇了。”

“不错！”王远知立道，“桑洞真的确是奉贫道之命前往江北传道，贫道本意不过也是让天子仁德同时随道传到江北……”

陈顼似乎有所触动，但终究没有抬头。

吴明彻眼睛亮了，可还是喝道：“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事情有了偏差，只因为有人暗中作祟。”王远知缓缓道，“茅山宗得圣上扶植，如今在江南颇有规模，引发了一些人的猜忌，这才收买了桑洞真、魏登隐等人，想方设法打击茅山宗。”

“一些人是谁？”淳于量问道。

王远知不答，反向孙思邈望来，道：“孙先生可知道吗？”

孙思邈脑海中立即闪过李八百、张裕的面容，可终究还是摇头道：“我不知道。”

王远知哂然冷笑：“孙先生是不知，还是不想说呢？”

“王道长此言何意？”孙思邈皱了下眉头。

王远知微吸一口气，一字一顿道：“我的意思是，到现在孙先生还为李八百、张裕等人隐瞒，莫非是他们的幕后主使？”

孙思邈心头震动，一时间错愕无语。

殿中死寂。

王远知凝声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孙先生真以为行事隐秘，图谋之事，就无人知晓吗？”

孙思邈半晌才道：“我图谋何事？”

“天公诸技，传于六姓。天师之道，藏之名山。”王远知道，“这句话，贫道也是知道的。”

淳于量目光一直在孙、王二人身上转动，似也知道此事，竟未多话。

眼眸中精光闪动，王远知道：“十三年前，孙先生正值人生巅峰，却突消失不见。十三年后，学了天师大道，想要一展宏图，行叛逆之事。只可惜要展宏图，却非那么容易之事。孙先生暗中联系天师门下各姓，纠结势力。知江南茅山宗忠于陈国，绝不可能和先生一路，因此想方设法打击茅山宗，妄想鸠占鹊巢，取而代之！”

孙思邈那一刻极为困惑。

王远知虽是臆测，但也并非全无征兆。

至少在孙思邈看来，太子和兴郡王之间的恩怨绝非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有人在推波助澜，借宫中权利争斗实现自己的阴谋，而暗中推手很可能就是李八百、张裕等人。

可李八百本要联合天师六姓重建四道八门，为何所作所为反倒更像是要打击茅山宗？或者说，也像在陷害他孙思邈！

王远知接道：“若非如此，孙先生怎能两度营救太子？紫金山上，又如何能从李八百手上夺回太子？这一切实在太巧了，巧合得像有人故意安排的！”

孙思邈忍不住向那紫衣少女望去，不想王远知所言和她竟大同小异。

那紫衣少女却移开了目光。

“只是天子圣明，又如何会被你的算计迷惑？因此，你才入宫中就被关入了笼中！”王远知下了结论道，“你作茧自缚，到如今还有何话可说？”

孙思邈淡淡一笑：“这些好像都是道长转移视线的推测。道长若是随便揪一个人出来，就说他是幕后主使，那我真的无话可说。”

徐陵、吴明彻互望一眼，心道这个孙思邈看似无争，但说得极为切中要害。

王远知笑了：“你真以为我只是凭空猜测？其实我只说了你图谋的半数……你图谋不止要打击茅山宗，取而代之，甚至还想颠覆陈国。”

众人耸然变色。

孙思邈波澜不惊：“王道长莫非把我当作无所不能吗？”

“你非无所不能，但斛律明月能！”

王远知一语石破天惊：“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你和斛律明月的连环计划。你莫要以为所做隐秘，却不知道，所有一切都被我徒弟冉刻求

看在了眼中。”

孙思邈忍不住向冉刻求望去，诧异道：“他是你的徒弟？”

意外迭起，他倒实在没想到，冉刻求居然会是茅山宗的弟子。

王远知沉声道：“不错，他本是贫道派往邺城的细作。他一路跟随着你，不过是要查你的所为。”转望冉刻求，他缓和道：“刻求，你可将一切说个明白了。”

众人目光均落在冉刻求身上。

有风吹，殿中灯火闪烁，照得人影摇曳。

冉刻求的影子在殿中也是摇摇摆摆。他终于望向了孙思邈，目光复杂。

可他说出的话却简单得很：“孙思邈到邺城后，明里和斛律明月闹翻，但暗地却和斛律明月在牢狱中联系，图谋不轨，只怕要对陈国不利。”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如千斤巨石砸在地上。冉刻求说完这句话后，移开目光，不再看孙思邈一眼。

众人微哗，孙思邈却默然。

“孙思邈，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话可说？”王远知喝道。

夜已深，灯更明，照在铁笼的栏杆处形成数道阴影，落在孙思邈沧桑的脸上。

那一刻，他脸上没有迷雾升腾，没有愤怒失落，有的只是沧桑落寞。

“我无话可说。”

众人均愕。那紫衣少女霍然望向孙思邈，神色奇怪。就算淳于量眼中都闪过分诧异。王远知本还要说些什么，闻言顿住，脸上也有分讶异。

谁都以为孙思邈会反驳，谁都以为孙思邈要反击，可他竟然无话可说？

良久的沉默，淳于量道：“孙先生莫非已认罪？”

那紫衣少女忍不住叫道：“孙思邈，你疯了，你可知道认罪的后果是什么？”

勾结斛律明月，陷害茅山宗，图谋对陈国不利。在这里，无论哪个罪名均是死罪，没有别的选择！

孙思邈再次沉默，良久才道：“我无话可说。”

众人微哗，众兵士已要上前，只等陈顼的号令……

“可我有话要说！”一人突道。

众人望去，略有诧异，发现说话那人却是冉刻求。

王远知脸色微变，喝道：“刻求，这里没有你的事情，你退下吧。”

冉刻求不理王远知，突然大步走到笼前，一把握住铁栏，手上青筋已起，重复道：“我有话要说！”

他那一刻，双眸炯亮，其中有着比灯火还要亮的光芒。

他终于望向了孙思邈，影子虽摇曳，可身躯却挺得如同标枪。

孙思邈皱了下眉头，缓缓道：“这件事和你无关。”

“可你也和我无关吗？”冉刻求道。

孙思邈还在沉默，可他眼中突然闪过分温暖。

秋意浓，秋夜凉，但有些人不会跟随四季变幻而改变。

“你明知我在冤枉你，可你非但没有怪我，反倒为我着想，怕我因此受累，什么都不说。我若再不说什么，还算是人吗？”

冉刻求眼中有了泪影，望着那孤独的身影，嗄声道：“我一定要说！”霍然转身，他环望众人道，“我其实是个无名小卒，根本不是王远知的弟子，我不知道什么国家大业，不明白什么六姓之家，我很多事情都不明白……”

王远知脸色已变，才要呵斥，突见淳于量望过来，嘴唇动了两下，终究没说什么。

“可我却明白，孙先生从不算计别人，他只救人！”

冉刻求声音激昂，回荡在殿中。

“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反倒喜欢算计他、冤枉他。斛律明月这样，李八百如此，如今到了你们，也是这样？难道做一个好人，代价就是要被人冤枉？若真如此，天理何在？”

吴明彻、徐陵面面相觑，他们身在庙堂，位高权重，本对冉刻求这种小人物不屑一顾。若论天理，侃侃而谈三天三夜也未见说完。

可冉刻求简简单单的一问，让他们却觉得无话可说。

很多事情好像没天理的。

霍然望向王远知，冉刻求大声道：“你身为一代宗师，更是荒唐，我不懂你的什么狗屁结论。孙先生两次营救太子竟是阴谋诡计？难道说救人不对？不救就对了？”

王远知脸色铁青，却沉默无言。

冉刻求又望向陈叔宝："你这个太子更是莫名其妙。我一个市井之徒，还知道知恩图报的道理，可你被先生连救两次，眼睁睁地看着先生被人冤枉，竟然连屁都不敢放？"

众人默然，连陈顼都忍不住抬头望过来，眼中闪过分光芒。

陈叔宝一直长跪未起，此刻面红耳赤，突然叩首道："父皇，孙先生是好人。儿臣在响水集亲眼见他所为，信他不会用什么阴谋诡计。儿臣……儿臣用性命担保！"

他是痴情种子，但一直颇为懦弱，在威严的父亲面前，更是沉默少语，这刻却被冉刻求骂出血性。

陈顼不语。

他很少说话，没人知道他究竟是什么心思，就算陈叔宝亦是一样。

淳于量开口道："冉刻求，你既然说得大义凛然，方才为何要说孙思邈和斛律明月勾结？"

"是王远知让我这么说。"冉刻求大声道，"他说，只要我帮他做成一件事，就收我为茅山宗首徒，绝不食言。我一时贪念，这才答应了他。"

殿中突冷——冷中带分肃杀的静。

冉刻求本想说，这本是天大的利好，老子若能成为茅山宗的首徒，当然比一直流浪，或者跟着孙思邈要强，成为首富也是大有希望。可他见孙思邈如此对他，更知道可能因为自己的一句话，就让孙思邈万劫不复，又如何肯在这时候踢孙思邈一脚？

他什么也没有说。

他也什么都不用说。

淳于量一拍手掌，殿外有弓弦绞动之声，无数单刀出鞘，只发出呛的一声响。

殿内周围的兵卫缓步上前，围得有如铁桶。

陈顼身侧的八名内侍形成个圆弧，挡住陈顼，面对王远知。

灯火燃的看起来都在冒着冷气。淳于量人在轮椅上，目光如刀，望着王远知道："王道长，你如今还有何话可说？"

众人均知茅山宗师道行高深，绝境暴起时的可怕，因此丝毫不敢懈怠。

不想，王远知益发地安静，目光缓缓地从冉刻求身上掠过，突笑了下。他的笑容在此时此刻有着说不出的诡异之意。

冉刻求看了发冷，却仍昂首不动。

“贫道只想问一句……”王远知叹口气道，“圣上召我入宫，原来不是为了寻龙？”

陈顼不答。

徐陵、吴明彻互望一眼，吴明彻道：“王远知，你作茧自缚，还想用寻龙一事讨价还价吗？”

淳于量淡淡道：“不用王道长，圣上也不见得找不回传国玉玺。”

“原来如此，”王远知点点头道，“我明白了。”

众人不知他是明白罪无可恕，还是明白召他入皇宫本来就是陷阱，可均知这茅山宗师这次只怕是作法自毙。

陈顼头也不抬道：“押下去详细审问。”

一言出，众人心中又凛，知道这详细审问中不知要包含多少腥风血雨，无辜的牵连。

淳于量再次拍手，有俩兵卫拿枷锁铁链上前，缓缓接近了王远知。

咔嚓声响，枷锁已铐住王远知脖颈，锁链缠住王远知的双腕。

众人反倒愣住，就算淳于量都像是有些意料不到的样子。

王远知并未反抗，他竟像知道反抗无用的样子，只是又看了孙思邈一眼。

孙思邈心思转动，略有惊奇。他并不惊奇王远知的不反抗，只是奇怪王远知这种人，为何将赌注全部放在冉刻求的身上？

这不像一代宗师所为！

兵卫锁住了王远知，如临大敌般将王远知押出了大殿。

冉刻求见了，轻舒一口气，只觉得周身说不出地自在。

淳于量望了过来，道：“王远知图谋不轨，理应严惩，可冉刻求欺君罔上，也当拿下！”

话一落地，有兵士上前围在冉刻求身边。

冉刻求心头一沉，他虽知为孙思邈出头后果严重，痛斥太子也不见得有好下场，但见这般阵仗，只怕生死转瞬，也是心中发冷。

兵卫才要给冉刻求上枷锁，孙思邈突道：“且慢。”

淳于量止住兵士，缓缓道：“孙先生有何见教？”

孙思邈道：“见教不敢当，只是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

焉。冉刻求赤子心性，并非圆滑之辈，无心犯错，还请将军给他个机会。”

淳于量不语，只是向陈顼看去，意思当然明显，这件事他不能做主。

冉刻求一见，心中凉了半截，暗想这个陈国皇帝一副死爹的模样，就算对儿子都没什么好脸色，怎么会听孙思邈的建议？

他才要再逞英雄，说什么不要管我，可想到蝼蚁尚且偷生，何况是我？孙先生有本事，说不定能救我。

他在天人交战之际，孙思邈已道：“圣上英明，还请饶了冉刻求一命。”

冉刻求顿时失望，暗想孙先生说话干巴巴的一点水分都没有，既没分量，又不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有何用？

陈顼抬头，望向笼中的孙思邈许久，这才道：“逐冉刻求出宫城。”

冉刻求又惊又喜，做梦也没想到孙思邈一句话竟有这种效果。才待感激圣德，早有两个兵士上前押着他出了大殿，一直将他带离宫城，等过了护城河后，兵卫这才回转宫中。

吊桥尚起，冉刻求回头望去，见宫城高耸，有如巨兽大口。他打了个寒颤。

紧走几步，远离了宫城，又近了市井喧嚣，确定自己没什么危险了，冉刻求这才停下脚步。他搔搔头，自言自语道：“就这么放了我？”

他实在想不出自己被放的理由，就索性不想。立在长街上，他却突然有分空虚之意。

这些日子来，惊险不断，让他没有工夫去空虚。如今惊险一去，那无孔不入的空虚再次和秋风一样的袭来，让他忍不住紧紧衣衫，叹息道：“人生如梦呀。”

他真的感觉一直在做梦，此刻不知道下一步如何去做，也不知道孙思邈何时会出宫，更不知道见到孙思邈又如何？等了半晌，终于信步向前走去。

前方万家灯火，明明灭灭。冉刻求痴痴地望，不知为何，泪水突然涌上眼眶……

无家的浪子总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灯火。

不然，就算你点燃全世界的烟火，也驱逐不了你心中的寂寞。

陈顼看起来很是寂寞，徐陵、吴明彻、陈叔宝等人均已退下，

那些兵士也退到了殿外。

檀香还在自燃。紫衣少女还陪在陈顼身边，有些挑衅意味地看着孙思邈。

淳于量也还坐在轮椅上，却已退居角落，他是个聪明的人——聪明的人都知道什么时候不该说话。

陈顼终于抬起头来，接触到孙思邈的目光。

孙思邈目光如辽阔的大海，陈顼的目光却如深邃的寒渊。

目光相触，没有火花四溅，只有往事流年，唏嘘万千。

“十三年了……十三年未和先生相见了。”陈顼道。

孙思邈笑容浮起：“原来圣上还记得我。”

陈顼像也想笑，可不知是因为许久未笑还是怎地，嘴角只是翘了翘。

“朕当然记得。”他的眼中突然露出深切的恨意，咬牙道，“十三年前的每件事，朕都记得！”

第四卷 倚天屠龙

刺心

第一章 器重

天上有月，亮不过刀锋的颜色。

兰陵王手中有刀时，明月都失去了亮色。

庭院有风冷，梧桐树似也不堪刀上的杀气催动，纷纷叶落。

张裕立在丈外，眼却眨都不眨，只是道：“你想杀我？”

他不但是武学高手，而且是道中高手，天生就有野兽般的本能，立即能分辨出对方的好意敌意。兰陵王的杀气就算树叶都能感知，何况是他？

面具狰狞，双眸锋冷，兰陵王只回了一个字。

“是！”

他声音低沉，沉得有力！

慕容晚晴隔窗而望，心中一阵激荡。她终于再见到兰陵王，原来兰陵王一直守在她的身边。当初兰陵王为她，一刀退了李八百。如今兰陵王现身要杀张裕，是否也是为了她？

张裕瞳孔微缩，突然叹了口气：“你好狂的口气。”

兰陵王话都懒得再说，只是眼眸中闪动着刀锋一样的亮。他要出手的时候，就很少说话。狂和不狂在他看来，显然不是说出来的。

张裕却像不知道这道理，继续道：“我本以为齐国只有斛律明月

会有这么狂的口气，可如今看来，你继承了他的衣钵。”

狰狞面具后，双眸中锋芒更冷，兰陵王仍不吭声。

“你实在是个奇迹——常人难信的奇迹。”

张裕竟像不急于出手，不紧不慢道：“你从一出道起，就笼罩了万千光环。洛阳一战，你更奠定了无上的威望。斛律明月三十年的纵横，似乎也不及你这几年的辉煌……”

他说话的时候，眼中有分思索。

“你蹿起得太快，太过神话，神话中似乎还有分不真实！”

慕容晚晴见兰陵王出现，心中激动，趁二人交谈时，竭力地想要挣断手上的束缚。

不过一来绳索极为坚韧，二来她仍旧浑身乏力，见张季龄虽望着兰陵王到来，却仍旧和没魂一样，她不由地皱眉。

可她听到张裕最后一句话的时候，突然心中一动。

她和张裕不过数面之缘，但今晚却觉得张裕这个人素不轻言，言出必中。

张裕说得少，所以想得多。他说的每句话都有他的目的，可他现在的目的是什么？

神话中似乎有分不真实？这句话击在慕容晚晴的内心深处。其实她也有一般的想法，她崇拜兰陵王，三年前宫中一舞，自此就在心中留下了烙印。

可崇拜是否等于爱？她不知道。她唯一知道的是，她内心一直并不踏实，总感觉一切如梦，就算斛律明月亲口说，一定会将她许配给兰陵王。

可张裕为何也感觉不真实？

紫金刀上闪着梦幻一样的光芒……你觉得在，可却无法触碰。

张裕目光也在闪烁，带着探寻的味道：“齐国一直灭道，你要杀我，本不奇怪，可你们要杀我们，我们当然也会对付你们，我们一直在研究你们。”

“研究什么？”兰陵王反问。

“研究你和斛律明月的关系，研究你为何会蹿起得这么快！”张裕道，“你本不应该这么有威望的……斛律明月的光环下，任何人的努力，都如明月旁的星光一样黯淡。”

他这句话倒很有哲理，可更有深意。

慕容晚晴心中微震，咀嚼着张裕所言，一时间也怔了。

兰陵王目光似乎更冷，可刀光也益发强盛，他仍旧没有出刀。

“可你的光芒，似乎已盖过了斛律明月。”张裕轻声道，“我一直在想，斛律明月怎么会容忍这种情况出现？可我突然有个想法，你如此辉煌，只因为斛律明月让你辉煌！”

兰陵王握刀之手一紧，胸口略微起伏，似有愤怒。

张裕留意着他的每一个动作，缓缓道：“你当然也明白这点——明白自己不过是斛律明月扶植起来的傀儡罢了。你要杀我，未免有些不自量力！”

话未落，兰陵王出刀。

刀劈梧桐！

一刀落，梧桐顿折，石破天惊。

张裕动也不动，可心中耸然，这一刀之威，实在出乎他的想象。在他来看，就算斛律明月亲至，威猛也不过如此。

面具更加狰狞，兰陵王目光益发冷峻，重新归于平静，他什么都没说，可什么也不必说。他这一刀之威猛，就足够说明了一切。

慕容晚晴见兰陵王一直不出手，心中本也有困惑，可见这一刀之威，顿时释然。

纷纷叶落，有风吹，叶子多数落在兰陵王身上，满是萧瑟，慕容晚晴隔窗见到这种情形，心中突然又有了分不安，她感觉到有什么不妥。

就听张裕淡淡道：“你这一刀除了立威证明自己的能力，还有愤怒是不是？”

顿了会，他一字字道：“你愤怒不过是因为我说中了实情，对不对？”

话音未落，张裕长身而起，冲向了兰陵王。

与此同时，慕容晚晴也想到一事，大惊失色道：“小心他用毒！”她终于明白自己不安何在——叶子飘向兰陵王，说明风正吹向兰陵王！

当初响水集外，李八百就曾借风传毒，毒倒了她。

张裕和李八百同为道中高手，无端说这些话，固然是想激怒兰陵王，说不定也想借机暗算兰陵王。

冷风枯叶中，兰陵王身形微幌，竟似中毒的样子，张裕已欺身到了他的近前。

慕容晚晴只感觉呼吸都已停顿。

天地陡亮，有梦幻般紫色的金光，倏然罩在了张裕的身上。

空中虎啸陡传，张裕一个跟头翻出，再次落地时，胸前衣襟尽开，露出了雄壮的胸膛！

胸膛有血。

他已中刀。

一招之内就中了兰陵王一刀！

鲜血点滴流淌，张裕却是看也不看，缓缓道：“好刀法。”

兰陵王只是哼了声，声音中也有分诧异。这一刀他已势在必得，不想还被张裕逃过，暗道可惜。

“可好刀法却比不上好心机。你故作中毒，原来不过是引我上当！”张裕又道。

兰陵王冷漠道：“你堂堂龙虎宗道主，竟连道术为表，功夫为基的道理都不知吗？居然下毒暗算，看来见识也不过如此。今日想要活命，你得拿出真本事来！”

慕容晚晴又惊又喜。惊的是，方才张裕果然施展借风传毒之术。喜的是，兰陵王恁地本事，居然可不畏张裕的下毒？

张裕放声长笑道：“不错，今日你我谁想活命，就要拿真本事出来。”

虎啸再传，刀光顿起。

张裕再次腾起，刹那就窜到兰陵王身旁丈许，冲入刀光之内。

他竟是越挫越勇的性格，明知兰陵王紫金刀的犀利，竟悍不怕死。

兰陵王出刀，一刀就斩在张裕的身上。

可他一刀得手，立知不好，那一刀似中实飘，不过斩中张裕的身影。

一气化三清！

孙思邈也通此术，张裕亦精，这本是道教秘术，说穿了不过是障目之法。但得高手运用，却还能争取生机一线。

高手相争，一线就已决定生死。

刀锋几乎擦张裕躯体而过，但他却已欺到兰陵王的身前，右手一探，就扣住了刀柄。

鞭长莫及，刀长在近身时亦是缺陷。

张裕不愧高手中的高手，瞬间抓住兰陵王紫金长刀的缺点，欺

身入前，锁住长刀，左手暴伸，五指已划到兰陵王的喉间。

他指甲尖锐，更胜虎爪，这一抓无疑如五柄利刃划来。

慕容晚晴惊得几乎忘记了叫。

她不想这俩人第二招就要决定生死。

兰陵王弃刀，爆退，一退就到了两丈开外，避开了张裕的夺命一抓，可他却几乎放弃了生命。

这刀本就是他的命，也是他无敌的象征，他没了刀，如何再和张裕抗争？

张裕早算准兰陵王会退，敌退他进，脚尖再点，他五指再抓，势要将兰陵王毙在手下。

天地又亮，有光如匹练，斩到张裕面前。

兰陵王出刀。

可他刀已失去，刀从何来？

张裕一惊，立即发现刀是从兰陵王袖中而出。那一刀如袖舞清风，暖玉生烟，潋滟非凡——透着微薄让人迷惘的红光，刹那间就要取性命在沉迷之间。

张裕立即横腕，咯的一声响，他十指竟暴涨出如虎爪般的钢刃，交错护在了胸前。

铛的一声大响，火光四溅。

那袖中一刀来得惊艳，来的沉猛，却还是砍不断那虎爪钢刃，可张裕却被一股大力冲击，暴喝声中，人已借力飞退。

他还是低估了兰陵王，全力一击不中，只想再寻机会。

可他倒退途中，一颗心倏然沉了下去。

紫金刀又到了兰陵王之手，兰陵王竟追斩而来。一声暴喝，狂风遽起，舞动残枝枯叶；喝声远荡，激昂疆场悲歌。

兰陵王杀气已成，杀气无俦，这一刀若出，张裕并没有信心接下。

慕容晚晴喜露眉梢，可转瞬骇异莫名，叫道：“小心头上！”

她隔窗望月，见的辽阔。在这风萧秋冷的天地间，突然见到一人竟似从天外飞来，瞬间就到了兰陵王的头顶。

无人能从天外飞来，那人却是早埋伏在屋顶，在兰陵王将将出刀之际冲来。

这人恁地胆大，竟敢在这个时候出现？

明月本黯，可明月突然大亮，好像刹那间到了飞来那人的手上。

电光石火间，慕容晚晴已看清楚究竟。那人手上有刀，刀身本是黝黑之色，却在刹那间如同吸取了明月的光华，刀身大亮。

泼风刀！

世间只有泼风刀才有如此诡谲的变化。

李八百！

这时，只有李八百才会在这种时候出现，给予兰陵王致命的一击。

慕容晚晴一颗心几乎跳出了嗓子，却无法喊出声响。

李八百手上有刀，刀如月，在兰陵王紫金刀将发时，断喝一声，当空一刀斩下！

兰陵王大惊，面具后的双眸精光暴闪，再顾不得出刀来杀张裕，手腕一转，凝聚的杀气霍然而上，直冲天际。

又是一声大响，紫金刀做铁甲铿锵之声，泼风刀却发尖啸凄厉之音。

双刀交击之际，张裕虎吼声中，倏然而近，一拳击向兰陵王的胸口。

兰陵王只来得及回刀柄一挡。

那拳势威猛无俦，击在刀柄之上，兰陵王一口鲜血喷出，人却借势上了高墙，再一晃，倏然不见。

慕容晚晴只感觉也被张裕那一拳击中，眼前发黑，一颗心坠入了无边无际的深渊。

张裕还要追赶，李八百已道：“张兄且慢。”

脸有不甘，但张裕终究止住了脚步，并不回身，冷冷道：“做什么？”

他对李八百的出现并不诧异，只因为他跟李八百根本一直没有分开过。兰陵王负伤而走，张裕知道，若不趁机除去，很难再有第二次这种机会，他不解李八百为何要拦阻他。

“张兄一举击败兰陵王，这种壮举说出去，世人难信。”李八百笑道。

“我不想听你废话。”张裕终于转身，冷漠道。

李八百笑意更浓：“那我就说些张兄想听的话，追杀兰陵王，并非当下第一要义。张兄莫非忘记我们本来的目的？”

张裕道：“没忘又如何？”

“若没忘，我们就要早些进行准备。”李八百缓缓道，“张兄留在此地还有大用，岂能因一个兰陵王坏了大事？”

张裕向窗内的慕容晚晴望了眼，其中满是冷意。

“那我们怎么做？”

“我们不用做什么，只要等在这里。”李八百笑道，“他若不死，就一定会来这里。张兄难道不知？”

张裕缓缓点头，喃喃道：“不错，他若不死，一定会来这里！”

慕容晚晴自知无幸，却还是心惊，忍不住去想，这世上还有何等大事比他们追杀兰陵王都要重要？

谁一定会来这里？

陡然心跳要停，慕容晚晴脑海中浮出孙思邈的脸庞。

冉刻求信步而走，却总是不停地回望着宫城的方向，只盼孙思邈能够出现。

当初他跟随姚正一到建康，满脑子想的都是先拜王远知为师，再谈其他。

不想王远知转瞬因他之故下狱，恐怕很快性命不保。在冉刻求看来，这个茅山宗的宗师如此作为，只怕本事都是空的，跟他混只怕也不会有什么出息，庆幸之中又有失落，一时间不知何去何从。

他一路从邺城南下，死皮赖脸地跟随着孙思邈要学点本事，可一直一无所获，难免失落。他暗想，孙思邈这种人，莫非是看不起自己？

同人不同命。人家在邺城吃得开，到了建康连皇帝也都赏识。他混到如今，一事无成，反倒总是牵连孙思邈，人家看不起他，却不明说，也是可能的。

自卑之心一起，顿时不可遏止。可他心中始终有个声音在喊：“孙先生绝不会是这样的人，他生死不顾，都要救我等这种小人物的性命，怎么会看不起我们？”两股念头在他脑海中来回撞击。

冉刻求夜幕中徘徊。突然间，他止住了脚步，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对面的墙角，缓步走了过去。

墙角处用白灰画了一个五角星。

笨拙的工笔，简陋的五角星，远不及天上繁星的光彩，可冉刻求却看得心头跳动，眼中露出分光芒。

他认得这星星，这本是他、张三和王五之间的联系暗记！

可这暗记怎么会在建康？

难道说张三、王五也到了建康？这是他们招呼冉刻求的声音？

冉刻求想到这里，热血沸腾，一时间空虚寂寞全部不见，因为他还有兄弟。自从张三、王五被李八百抓走后，他知李八百的心狠手辣，早知道两兄弟活命的机会不大，每次想起，都有些黯然。

蓦地知道兄弟还在人间，而且就在建康，他陡然来了精神，顺着那五角星最大一角所指的方向走去。

他没去想张三、王五怎有能力逃离李八百的掌控，只想着兄弟既然在，他就应该赶去。

他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一路留意着墙角的暗记，顺着那暗记越走越远，渐渐离了宫城，向城东的方向而去，很快转入一条巷子。

巷子无人，却也没暗记，这竟是条死巷！

冷风吹过，寒了冉刻求一腔热血。他面对死巷，心中油然升起了一股不祥之意。

他是按照兄弟留下的暗记寻来，怎么会寻到一条死巷内？

警觉突升，他霍然转身望去，就见到身后不远的巷口站着一人。

有月色照下，那人一张脸隐在阴影之下，影子幽幽细细。

冉刻求顿觉毛骨悚然，失声喝道："你是哪个？"

孙思邈还在笼中，望着陈顼那略为抽搐的嘴角、恨意如刀的眼眸。他并没有畏惧，只是轻叹一声："很多事情都会随光阴流逝而变淡的……"

"可仇恨不会！"陈顼咬牙，一字字道，"有些人甚至是为仇恨而活着的。"

孙思邈本想说，也有些人是为爱而活的，这世上活法很多，只看你究竟是如何活的。可他终究没有说。

他知道，这时候的陈顼根本听不进这些。他在望见淳于量的时候，终于认出陈顼是哪个，但对陈顼召他入宫还有困惑。

他毕竟还在笼中。

陈顼到如今还不把他放出来，就说明对他有着深刻的警惕，虽然当年他曾医治过陈顼，可正如他所言那样——很多事情都会随光阴流失而变淡的……

"先生一定觉得朕不该再抱怨什么。"陈顼突道。

孙思邈道："圣上能到今日的地位，我当年的确没有想到。我从

未想到过……”他欲言又止，不想说下去。

说下去本是一段往事——让他们彼此忧伤铭刻的往事。

过了十三年，就算他已看淡很多事情，就算他已超然，还是隐隐作疼，更何况是陈顼？

陈顼却接了下去：“先生一定从未想到过，昔日的阶下囚，竟然也有翻身的时候！”说到这里，他情绪激荡，忍不住剧烈地咳。

那紫衣少女乖巧地为他轻轻捶背，目光却一直在孙思邈身上游转。

孙思邈一直等陈顼咳嗽稍停后，这才顺着他话头道：“我的确没想到圣上能成为陈国国主……”

他说到这里的时候，发现陈顼脸色突变得极为难看。淳于量在角落轻轻地咳，那紫衣少女也是脸色略有惊乱，只是向孙思邈使着眼色，似在暗示他不要说下去。

孙思邈并不理会那紫衣少女，诚恳道：“可我一直都认为，每个人只要不放弃，总会发现他自己的意义。”

陈顼脸色缓和下来，琢磨着孙思邈话语中的意思。

那紫衣少女见状，微微一笑，轻轻舒了口气。

淳于量的咳声也渐渐地止了。

这三人不经意的表情动作，孙思邈清晰地看在眼中，更清楚知道他们为何会如此。

谁都想不到陈顼会成为陈国国主，孙思邈也没想到过。

事情的经过很有些曲折！

当年陈国武帝陈霸先本是梁将。梁朝侯景之乱时，陈霸先带兵前往江陵投奔梁国湘东王萧绎，得萧绎支持，这才势力壮大，进而摧毁侯景势力。

只是萧绎虽用陈霸先，却也怕他拥兵自重，因此把陈霸先的儿子陈昌和侄子陈顼扣留在了江陵。

侯景被灭后，湘东王萧绎在江陵称帝，是为梁元帝。

建康本为六朝古都，历代帝王均在此建都。江陵地近西魏，无险可守，本不是天子应在之地。萧绎不知搭错哪根神经，始终不肯前往建康，一直留在江陵当皇帝，却让王僧辩留在建康，让陈霸先镇守京口。

结果是不过三年光景，西魏突然发兵偷袭江陵，陈霸先、王僧辩等人救援不及，江陵被破，梁元帝萧绎身死。

只是梁元帝虽死，却祸害了陈霸先的儿子陈昌和侄子陈顼。

西魏兵洗劫了江陵，将陈昌和如今的陈国国主陈顼一股脑地带去了长安。

陈顼自此一直在长安为囚。

方才陈顼所言的阶下囚，就是说的那段往事。

随后，陈霸先迎梁元帝第九子萧方智为帝。不过梁朝气数已尽，拥立者寡。两年后，陈霸先就废了萧方智，改梁为陈，称帝江南。

不过，陈霸先虽为一代明主，但天不假年，称帝三年不到就病逝了。而当时建康剩下的唯一的一个陈霸先的亲人就是他的侄子陈蒨，也就是陈顼的大哥。

陈蒨为帝，是为陈文帝。

而此时，西魏也早改换门庭，变成了周国，不过陈昌、陈顼还是被扣在长安。陈霸先生前，周国始终扣着他的儿子陈昌不放。陈霸先一死，周国见陈蒨称帝，立即将陈昌放回，用意当然是挑动陈国内战。

陈蒨不过是陈霸先的侄子，陈昌才是陈霸先的亲生儿子，应为国主！

可自从尧舜禹后，就鲜见让位之事。只因为让位的下场，非死即伤。

陈蒨屁股还没坐热，当然不肯让位。他让亲信侯安都去迎陈昌回转建康，结果陈昌未到建康时，就失事溺死江中，其中缘由自不用多想。

不过，陈蒨对堂兄陈昌虽狠，可对弟弟陈顼却是兄弟情深，用数城作为交换的条件，终于将陈顼从长安换回建康，封为安成王。

陈蒨在位八年后过世，本应太子伯宗即位，陈顼为辅助大臣。可不久后，太子和陈顼发生矛盾，然后就是陈顼废了太子，称帝江南。

短短的十数年，陈国也是政权跌宕，陈顼咸鱼翻身，终于摆脱噩梦。可他虽从昔日的阶下囚变成一国之君，往日阴影却挥之不去，最忌讳的当然就是别人说他名不正言不顺地成了陈国的国君……

因此方才孙思邈一句寻常之话，在陈顼耳中听来就是别有意味，也就怪不得淳于量和那紫衣少女为之变色。

往事如刻，往事如烟。散的终散，记的难忘。

灯火照得大殿亮如白昼，却始终难以照去陈顼心中的暗影。

孙思邈闻檀香渺渺，回忆往事，终于明白为何陈顼一来，就要在殿中摆放这么多香炉——只因为当年他见陈顼的时候，陈顼活得简直猪狗不如，环境的恶劣，常人难以想象。

他脑海中回忆起当初见到陈顼的情形……

那时候孙思邈还是意气风发，陈顼却奄奄一息，只有出气，难有进气。

孙思邈靠近的时候，陈顼卑贱不堪，眼眸如渊——填满仇恨怨毒的深渊……

“当年，朕想死。”陈顼终于打破了沉默，又望向了脚尖。

这是他十多年前养成的习惯。

那时候的他常年戴着沉重的枷锁，有一日没一日地活，难以抬头，也不想抬头——不想抬头去见别人眼中的鄙夷和轻贱。

他虽当了天子，可这个习惯却从未改过。

孙思邈眼中终露分怜悯之意，却仍旧沉默不语。

“可朕没有死。”陈顼又道。

他说的当然是废话，他若死了，又如何能坐在龙椅之上？可在他心中，这绝不是废话！

“朕没死，就是苍天让朕还活着……”陈顼缓缓道，“先生当年不是对朕说过，苍天给予我们生命，本是让我们好好地活——活着去发现自己存在的意义，只要不放弃！”

孙思邈微笑道：“圣上说的不错。”他神色唏嘘，回忆往事，感慨万千。

十三年前，他曾医治过陈顼。

只是那时候，他并不知道那卑贱的人就是陈顼——那时他根本不知那些人为何要救陈顼，却又不停地折磨陈顼。

他若不是救了陈顼，也不会发生之后那许多事——许多让他刻骨铭心的事。

可他虽不知陈顼的身份，他还是尽全力去医治、劝导陈顼，给予陈顼活下去的信心——他一直都是这样的人。

若有疾厄求救者，不问贵贱贫富，华夷愚智，普同一等！

“先生不但治好了朕的病，还给予朕活下去的勇气。”

陈顼喃喃道：“当初朕几乎要死了。可自从见到先生后，朕才知道，这世上还有先生这样的人。先生是朕在长安见到的唯一的一个好人。”

孙思邈不经意地皱了下眉头。

他受赞后并不欣喜，反倒有分担忧——担忧陈顼见识的偏激！他能救人，却难以救心。他只能尽力去做一些事情，无论成败。

陈顼低着头，并未看到孙思邈的疑虑，又道：“自先生走后，朕就不停地在想，为何先生会来，为何先生会对朕这般好。那时候，先生比朕还要年轻许多，为何就有那般的真知见解？”

沉默了片刻，陈顼得出了结论：“朕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后来终于想通了，这本是苍天的安排！”

“苍天的安排？”孙思邈有些错愕。

“是苍天的安排！”陈顼霍然握紧了拳头，抬头望着孙思邈，一字字道，“是苍天让朕在绝境中遇到了先生，是苍天让先生来见朕，这本是苍天的旨意，只因为朕是受命于天！先生，你说是不是？”

殿中灯明，淳于量又在低微地咳。

孙思邈望着陈顼眼中的咄咄之意，半晌才道：“或许是天意吧。”

他含糊其辞，陈顼却像得到了肯定，脸上露出欣喜之意，大声道：“不错，是天意！古人曾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先生，你说这句话可对？”

孙思邈只是点点头，心中却道，话虽不差，但你理解的却只怕有了偏差。

“朕后来豁然想通，这才明白，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苍天让朕承天命前给的磨砺。朕终于熬过了这场磨砺，才能有今日的地位！朕永远不会忘记以前的磨砺，这才在这里设了个牢笼，不停地提醒朕。”

孙思邈打量着身旁的铁笼，终于明白这宫中为何会有这种笼子。

当年陈顼在长安的时候，不也在笼子中？

难道说当年陈顼人在笼内，孙思邈在笼外的情景让陈顼记忆犹新，今日陈顼才掉转环境，让孙思邈也体会一下他当年的感受？

孙思邈猜不出，心中却有分悲哀——悲哀的不是自身处境，而是陈顼的心境。

陈顼目光更热，其中似乎有火燃烧，又道：“朕每次望着这笼子时，都告诉自己，当图一番大志作为，才不负苍天所爱。伯宗无能，朕取而代之，并非对长兄不敬，而是天命如此！”

孙思邈心中暗叹，只是沉默。

沉默有时候是默许，但有时候也是否定。

他眼下除了沉默，还能做些什么？

陈顼终于冷静了下来，再次低头望向了脚尖，缓缓道：“先生当年救治朕，虽说是苍天的旨意，可朕一直还感激着先生。朕这一生，感

激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兄长，一个就是先生。”

孙思邈心想，你感激你大哥陈蒨，就废了他儿子的帝位？你感激我，就把我关在笼子里？你这种感激，实在让人有些难以接受。

可他仍旧什么都没说，他很少说出这种伤人伤己的话来。

那紫衣少女目光落在孙思邈身上，突充满了仰慕之意。淳于量人在角落，神色很是憔悴，可眼眸益发得明亮。

“朕要报答先生。”陈顼喃喃道。

孙思邈道：“往事都过去了，很多不必记挂。圣上其实若能忘记的话……”

“不，朕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报答先生。”陈顼并未听出孙思邈的言下之意，坚持道，“一定要报答。淳于将军，你说朕如何报答先生呢？”

淳于量咳嗽道：“或许可问问孙先生的意思。”

陈顼却未听进去，径直道：“朕要封先生一个大官，留在宫中最好。不但要陪朕，最好还能教导太子……先生，朕让你当个太傅如何？”

太傅本是朝廷闲职，但非威望极高的人不能担任。

陈顼这么决定，无疑对孙思邈很是器重。

那紫衣少女眼眸亮了，脸有喜意。

孙思邈皱了下眉头，不待多说，陈顼望向了身边那紫衣少女，缓缓道：“先生，这本是朕的女儿临川……你们虽没有见过，可她听朕说过先生的往事。”

沉默半晌，陈顼又道：“当年先生虽离开了朕，但朕并未忘记先生。回转江南后，一直打听着先生的来历和去处，很快知道先生医治朕不久后就失踪了。对于先生的失踪，有些人说先生归隐了，也有人说先生遇到了不幸……”

嘴角突然抽搐下，陈顼迟疑片刻，没再说下去。

眼中又闪过分怨毒之意，但显然不是针对孙思邈，陈顼道：“朕知道先生的往事，很是唏嘘，临川听了，也是和朕同样的感受。”

陈顼迟疑的时候，孙思邈只感觉胸口一痛，笑容有些僵硬。听完陈顼所言，他这才明白，为何临川公主对他的事情了如指掌。

“临川很喜欢先生，曾对朕多次提及过先生，想要见先生一面。”陈顼缓慢道，“朕有意将临川许配给先生，不知道先生意下如何？”

临川公主脸上晕红，灯光下少了高傲，多了分羞涩之意。她双眸如星，执著地望着孙思邈。

殿中静寂，有檀香细细传来，满是香气。

孙思邈脸上迷雾又起，半晌才道：“圣上好意，在下心领了。”

临川公主脸色陡变得异常苍白。她正值花季，多富幻想，心思细腻，如何听不出孙思邈的意思？

“先生是什么意思？”陈顼霍然抬头，似对孙思邈所言有分不解。

“在下素来闲云野鹤，并不愿在朝廷为官。”孙思邈缓缓道，“圣上的好意，在下很是感谢，却不能接受。”

陈顼目光突然变冷。

殿中的灯光似乎也都冷了下来。

“至于圣上的第二个好意，在下亦是高攀不上。”孙思邈委婉但坚决。

临川公主忍不住道：“没人说你高攀不上。”

孙思邈不看临川，只是道：“若圣上真的想要报答我，让在下自己做主就好。”

陈顼又垂下了头，看着脚尖，突然变成了石雕木刻一样。

可孙思邈却感觉到一股浓烈的杀气环绕了大殿。陈顼下一步究竟想做什么，他也无法预料。

淳于量忍不住又咳，咳中说道：“圣上……事过突然，总要让孙先生回去后再想想。很多事情，还是要多想想的，眼下……应该先放先生出来才好。”

许久沉默，陈顼只说了一个字，“好。”说完后，他就起身离开了大殿。

直到陈顼不见了踪影，淳于量这才转动轮椅到了殿门处，按动了机关。

那铁笼霍然而起。

孙思邈缓缓起身，走到淳于量身前道：“多谢淳于将军。”

淳于量又是不停地咳，瞥见那涨红脸庞的临川公主，似有所指道：“还请先生出宫后多想想。”

孙思邈欲言又止，就见有宫人提着灯笼过来，听淳于量道：“送先生出宫。”

孙思邈心中叹息，跟随那宫人走出了大殿。

明月高悬，夜深如墨染。

殿外虽没有了檀香的浓郁气息，但冷风拂面，满是清爽之意。

他没走几步，就听身后有人叫道："孙思邈，你给我站住！"

孙思邈止住了脚步，回身道："公主有何指教？"

临川公主上前几步，一伸手，几乎要指在孙思邈的鼻尖："你怪我把你关在笼子里吗？"

孙思邈摇摇头。

"那你认为我不够美？比不上柳如眉？"临川公主俏脸扬起，执著问道。

孙思邈听到"柳如眉"三字时，就感觉好像锤子击中了胸口，眼中闪过分痛苦之意。

临川捕捉到那深邃的苦楚，心中微有悔意，喏喏道："我……不是故意提起她，我是不服……"

孙思邈许久才道："花开几许？红颜须臾。一个聪明的女人，应该知道最值得骄傲的本不是容颜。公主怎会为这种事情着想？"

临川公主笑了："你说得很有道理……"

顿了片刻，她幽幽道："你可认为，我和你不过才见上一面就喜欢你，很突然吗？"

孙思邈不语。

临川公主双眸有如天上的星星般梦幻："其实我感觉早见过你多次了，在梦中，在想象中。我很小就听过你——听父皇经常说起你，说你的往事，说你的所为，说你的一切一切。在我心中……你本是个英雄。"

"公主错了，我不是英雄——从来都不是。"孙思邈缓缓道。

"可是……我觉得你是，你就是的。"临川公主急道，"我从来不觉得你会不配我……"顿了片刻，她缓慢道："其实在你心中，本来是觉得我不配你的，对不对？"

夜沉风冷。

孙思邈眼中闪过分温暖："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虽然只见过公主一面，却知道公主秀外慧中，为人善良……"

临川公主嘴角露出分笑容。

还有什么比听心爱男子的夸赞更让一个怀春少女喜悦？

"公主很好。可很好的人，却不见得每个人都喜欢，是不是？"

临川公主笑容冻住。

孙思邈缓缓转身，终于随着那点宫灯没入了寂寞的黑暗之中。

刺心

第二章 用心

风更冷，虽是江南，冉刻求却感觉风中带着一股还甚北方的阴冷。

那股冷是从心底吹起来的。

四肢微僵，望着那巷口的人影，冉刻求长吸一口气，嗄声道：“你把我引到这里来……究竟有什么目的？”

那人影不语，亦不动。

冉刻求感觉三面是墙，有些难爬，只能握紧拳头，一步步地走过去……

才走了两步，他就闻到一股香气随风传来。

那股气味如蝶粉花香，竟有些似曾相识的味道。

冉刻求顿住，眼中突现出难以置信之意，失声道：“蝶舞，是你？”

暗影中那人上前了一步，到了月色之下，露出了比月色还美丽的脸庞。

秋浓烈，蝶轻舞，带着分难以排遣的惆怅。

冉刻求大喜，快步上前，看起来要过去抱住蝶舞，可在触手可及的时候，却又止步，身形如同木刻一样，再没动弹半分。

蝶舞只是望着冉刻求，许久才道：“你瘦了很多。”

简简单单的五个字，撞在冉刻求心口，让他顿时感觉回到了邺城的岁月。他有千言万语，一时间不知如何说起。

“你也一样。”

他木讷说出这句话后，才发现蝶舞似乎真的有些憔悴，不由露出关切之意，可他心中实在有着更多的疑惑。

蝶舞怎么会来建康？

邺城一别，他没想到能和蝶舞在响水集相见。

响水集离去，他有心痛，却没想到蝶舞竟又到了建康。

他到哪里，似乎蝶舞就到哪里，是巧合，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他本市井男儿，并没有表现得那么笨。很多事情，不过是不想去想，想到了也不愿意深想。

深想能如何？有时候还是糊涂一些的好。

蝶舞笑了，那如水的眼眸，始终一眨不眨地凝在了冉刻求的脸上，她突然伸出了手。

冉刻求未动。

那一刻，就算蝶舞要取他的性命，他似乎也不想动。

蝶舞的手轻轻地抚摸到了他的脸庞。

冉刻求脑海中瞬间一片空白，全然想不到蝶舞为何会有今日的举动？他爱蝶舞，但知道蝶舞是喜欢兰陵王的。

可他还是爱蝶舞——一种飞蛾扑火一样的爱，明知这爱可能是毁灭。

他要做富翁，他要做英雄，他有太多要做的事情，可这些事情，若没有心爱的人一旁见证，做了有何意义？

他跟着孙思邈，他要拜王远知为师，他要实现大志，可在他心中最深处，永远都有那邺城中蝶舞的倩影。

离开只是为了重逢。

爱一个人，距离远近都会爱。

他卑微而努力地祈求实现自己的梦想，却没想到这一刻突然来得如此之快。

“记得我们初见的时候，你一脸的络腮胡子。”蝶舞低声说道。

冉刻求嗯了声，不解她这么说的意思。

难道说，她千里迢迢地赶到建康，只是为了讨论他胡子的问题？

“记得我曾经说过……”纤纤手指缓缓到了冉刻求的下颌，摸着那扎手的胡茬，蝶舞道，“我说你不留胡子更英俊一些。”

冉刻求苦涩一笑，心道我一直以来四处流浪，本是不修边幅，一蓬胡子倒是威风，也有阻吓宵小的作用。可你说我不留胡子更英俊，我就立即刮了胡子。那时候，我不明所以，现在想想，可能是因为兰陵王不会留胡子吧？

冉刻求还是冉刻求，刮了胡子也变不成兰陵王。

“现在我倒感觉……你可能还是留着胡子好看些。”蝶舞就那么望着冉刻求。

明月在天，可好像那一刻月光全落入了她的眼眸。

她似乎也有千言万语。

可她到现在为止，不过在谈论冉刻求的外貌。

一个人的外貌可以千变万化，可心却是难改的。

冉刻求不知道蝶舞究竟想说什么，只感觉全身僵硬，偏偏脸颊的触觉又是敏锐非常。

那手指纤细、余香、绸缎般的光滑，可也如绸缎般的冷。

“那我以后就留胡子。”冉刻求终于道。

他实在也不知说什么，可说的每个字满满的都是真心真意。他听从蝶舞的建议，一心一意。

蝶舞眼中突然像有了晶莹的泪光：“原来你还和以前一样。”纤手滑落，蝶舞缓缓地退后了一步。

冉刻求没来由的心头一紧，立即问道：“你怎么会来建康？有什么要我帮的吗？”他在邺城时，只知道蝶舞幕后有股势力，却一直没有追问究竟。

这刻他才突然想到，蝶舞来到建康，难道是有什么别的任务？

蝶舞娇躯震了下，摇了摇头：“没有，我来这里，只想见见你。”

冉刻求心中一阵迷茫，本想问问蝶舞当初为何会出现在响水集？后来如何了？可不知为何，所有的话都阻在心头。

他冉刻求没有变，可蝶舞却似乎变了些。以前他就琢磨不透蝶舞的心意，如今也是一样。

“我走了。”蝶舞突道。

冉刻求一震，失声道：“你去哪里？我跟你去。”

蝶舞摇摇头道：“你不要跟着我。”话才落，她的身形就飘到了巷口，似有那么一刻的停顿，但转瞬消失不见。

冉刻求被她最后一句话如钉子般地钉在地上，许久才回过神来，窜到巷口高叫道：“蝶舞……你等等！”

前方是条长街。

长街寥落。

深秋深夜，有叶落，可哪里还有蝶舞的身影？

冉刻求那一刻只是想，她找我，肯定还有话要说，可她为什么不说？

一念及此，他心中大恨，恨自己方才为什么不问个究竟？

冉刻求茫然四顾，一时间心绪万千，只感觉方才好像做了个梦。念头一起，他心中更是困惑，竟难分辨方才是自己的臆想还是怎地。

突然间，感觉身后有些动静，冉刻求霍然转身望去，就见一人缓缓地从长街那侧走来。

冉刻求大喜叫道：“蝶舞……你？”未等说完，看清楚了那人的面容，冉刻求一怔，改口道：“孙先生，怎么是你？”

来人竟是孙思邈。

冉刻求顾不得许多，冲了过去，一把握住孙思邈的手臂，急声道：“孙先生，你见到蝶舞没有？”

“蝶舞？”孙思邈有分讶异的表情。他从宫城出来，远远就见到冉刻求的身形，因此才走过来，不想冉刻求这般失魂落魄的样子。

“蝶舞也到了建康？”孙思邈问话的时候，心中有些异样。他立即想到的是，蝶舞和祖珽有关，如果来建康，所行之事会不会和齐国有关？

他和蝶舞并不熟，但想到的远比冉刻求要多得多。他和冉刻求不同，因为他知道回避是从来解决不了问题的。

冉刻求一听，失望地松开了手。

孙思邈看了他半晌，终于笑道：“看起来你好像不愿意见我。那我先走一步了。”

“先生去哪里？”冉刻求慌忙问。

孙思邈沉默起来，竟似有些为难的样子。

冉刻求先是烦乱，后是冷静，半晌后缓缓道：“先生也不要我跟

着你了？”

兄弟没了，蝶舞来了又走了，到如今，孙思邈对他好像也不如以往那样，冉刻求难免有些心灰和失落。

孙思邈目光如海，望着冉刻求：“我要去张季龄的家。”

“他在建康？”冉刻求脸色已变。

孙思邈点点头，问道：“你要跟我去？”他说得平淡，可眼眸中却像隐藏着什么。

张裕抓走冉刻求却没有杀了他，张裕曾经出现在张季龄家附近，冉刻求和张角长得很像，冉刻求要当个富翁，冉刻求说过他姓张。

所有的点滴，别人或许很快就忘了，可孙思邈却不会。

他虽未经历过龙虎宗的事情，但已猜到了什么。他如此谨慎，当然有他的理由。

孙思邈想得多，冉刻求那一刻也是思绪繁沓，良久才道：“我可以跟你去？”

“你想去，我自然会带着你。”孙思邈笑了，眼中带分同情。他心中在想，我带他南下，带他去张家，对错难言，但冉刻求总有去张家的权利。

冉刻求没有留意到孙思邈的眼神，可只听话语就感觉周身都是暖意，似乎夜幕也亮了几分，见孙思邈转身行去，忙快步跟随。

他知孙思邈要去张季龄家，心中难免忐忑，可仍好奇孙思邈留在皇宫后发生的事。

“先生，皇帝老子后来和你说了什么？”

“他要请我当官，还有意和我做个亲家。”孙思邈淡淡道。

冉刻求先是一怔，转瞬哈哈笑道：“先生真是幽默。”孙思邈能从笼子中出来就出乎他的意料，自是不信孙思邈还能升官做什么驸马，又道，“先生肯定拒绝了？”

“你倒了解我。”孙思邈笑道。

冉刻求心道，我不是了解你，而是了解撒谎要圆的道理。一直有分困惑，他又问：“先生，那个王远知为何费尽心思要冤枉你呢？”

他对什么天师六姓都不清不楚，自然对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理不明白。

“这其中……只怕有个天大的秘密。”孙思邈缓缓道。

冉刻求失笑道：“会有什么天大的秘密？他机关算尽，却把自己套了进去，实在不算聪明。”

孙思邈心中暗想，很多把戏揭穿了，都不算聪明的，可是王远知这次却有点让人出乎意料，他为何会把赌注押在冉刻求的身上？这并不像是王远知的风格？

他想了许多，可只是道：“你被张裕抓走，怎么会落在王远知的手上？”

冉刻求摇摇头：“我也不清楚，当初张裕抓走我，原来不是要杀我，而是求我拜他为师。”

见孙思邈望过来，冉刻求哈哈道：“先生一定以为我在吹牛了？”

他那一刻好像又恢复到了本来的样子，可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若非这样说话，只怕已忍不住掉头要走。

他只感觉每迈前一步，近张家一步，都有针刺在胸口。

孙思邈不置可否，只是道：“后来呢？”

“后来树上来了个人，好像是王远知……”

冉刻求对当初的情形不甚了然，简略说了经过，摇头道：“张裕被王远知打跑，王远知要收我为徒，条件是让我冒充他弟子冤枉你。然后我就到了宫中，后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孙思邈望着前方，喃喃道：“这么说，王远知那时候也在紫金山上的？”

“当然了。”冉刻求只觉得孙思邈说的是废话，见孙思邈止住了脚步，问道，“怎么了？”

“这就是张季龄的家了。”孙思邈道。

冉刻求才发现不知不觉到了张家的大门前，心头一跳，身子竟有些颤抖。

孙思邈看了他一眼，突然道：“你好像有个做富豪的愿望？”

冉刻求嗯了声，只是直勾勾地看着大门，心中不知是何味道。他来了，他没想到自己今天就来了，他本来是准备发达的时候才来的。

“富豪要有多富？比张季龄还要富吗？”孙思邈像是随口问道。

冉刻求一怔，咬牙道：“我就是看不起富人狗眼看人低的样子。”可心中绞痛，他知道自己口是心非。

他并未留意孙思邈默默地看着他，等他终于抬起头时，孙思邈却到了门前，就要拍打门环。

咯吱声响，院门竟然开了。

夜静得瘆人，静得连风的呜咽声都听得见。

冉刻求心中蓦地涌起分不祥，冲上去低声道：“怎么了？”

孙思邈看着前方漆黑的庭院，如同在看一个陷阱。只是他很快地恢复了从容，“你跟着我，莫要走远。”

他缓步跨进了庭院，穿过了正堂，转过回廊……

无边的幽寂，静得可怕。

偌大的张家庭院竟如一个死宅。

冉刻求本是心痛，这刻却有分担心——可到底担心什么，他也不想去想，他拒绝认为，自己是为张季龄担心。

他本想发问，可也知道孙思邈多半也不知情。孙思邈已走到两排厢房前，厢房前也有庭院，中有梧桐大树。

树已折。

风吹起，旋起无数落叶。

厢房内均是黑暗，没有灯火。可孙思邈却知道，张季龄本来是住在这里的。

“这里好像有过打斗？”冉刻求望着那折断的大树，猜测道。

孙思邈看了眼，沉吟道：“是被疆场战刀砍断的。”他看的比冉刻求要仔细，早留意到树的断面平滑，显然是被利器瞬间削断。

好快的刀，好霸气的人。

刹那的工夫，他脑海立即闪过邺城长街那把紫金刀。

刀如雷电，只有那样的刀，才能一刀断了这么粗的大树，李八百的刀都不能。

兰陵王到了这里？听冉刻求说，蝶舞也到了这里。一念及此，孙思邈神色微有异样。

冉刻求看不出究竟，但信孙思邈的判断，忍不住道：“这里怎么会有人动武，难道有强人劫财……”

话音未落，突见孙思邈向旁望去，冉刻求忙跟着望去，就见一间厢房内突然亮起了灯光。

灯光昏黄。

本来如斯夜中，灯光代表着温暖和等待，可冉刻求见到那灯光，却有心悸之感。见孙思邈举步要向那亮灯的地方走去，冉刻求一把抓住他，低声道：“先生，小心。”

孙思邈突然笑了，拍拍他的肩头，示意知晓，然后向那房间走了过去。

他也感觉有张无形的网就要收拢……

可他不会逃避。

走到门前，他正待拍门，就听里面一人笑道：“孙兄此刻才来吗？门没闩。”

那笑声中满是亲切熟络之意，冉刻求听了，脸色遽变。

孙思邈目光微凝，叹了口气，推开了房门道：“劳烦阁下等候多时了。”他一听那声音，就知道夜还漫长，风雨又来。

房间燃着盏孤灯，坐着俩人。一人脸色木然，赫然就是张季龄，见到孙思邈推门进来，头也不抬。

说话的那人并不是他，那说话的人此刻还能好整以暇地倒了杯茶，满是优雅之意。可灯火下，他的目光闪烁碧芒，妖异邪恶隐现。

那人正是李八百。

见孙思邈进房，李八百笑道：“孙兄这么说，难道是算准我会来？”

孙思邈竟能悠闲地找张椅子坐下来，微笑道：“我只是感觉，今晚过的虽算热闹，但没有阁下出场，难免遗憾。”

李八百笑意更浓：“兄弟就怕孙兄遗憾，这才赶着过来接着这出戏唱下去了。”

“那阁下现在准备唱哪出呢？”孙思邈问道。

“孙兄不知吗？”李八百慢慢地喝着茶。

冉刻求有点看直了眼。他若不知情，还真以为这是好友重逢，可他偏偏知道绝非如此。

上次响水集外，这个李八百就是煮酒相约，可杀机暗藏，几乎要了孙思邈性命。

这次李八百当然来意不善，可他埋伏在哪里？

冉刻求悄然走进房间，目光落在张季龄的身上，微有茫然。他没见过张季龄，更不知道这简朴的人竟是江南首富。见张季龄头也不抬，冉刻求心道，难道说李八百厉害的杀棋竟是这人？

孙思邈道：“还真的不知。”

李八百放下茶杯道：“都说不叫的狗才是最咬人的，总说自己不知道的人，其实比谁都明白。”

“哦？”孙思邈笑道，“倒让阁下见笑了。其实我的确隐约知道些，却有几个关键环节不能确定，需要得到阁下的肯定才行。”

李八百眯缝着眼眸：“孙兄哪几个关键不知呢？兄弟若是知晓，

定知无不言的。”

灯火下，孙思邈脸上迷雾升起。

“我只想问问，陈叔陵是否和李兄有些关系呢？”

李八百一拍桌案，挑起大拇指道：“孙兄果然聪明，一问就问到了点子上。既然孙兄问了，兄弟也就不会隐瞒什么，其实兄弟和陈叔陵狗屁关系都没有。”

“哦，这么说——让陈叔陵冤枉陈叔宝，想法让魏登隐欺骗陈叔宝，蛊惑桑洞真背叛茅山宗的事情，和阁下都没关系了？”

孙思邈对李八百说的话半句都难信，不过他还是要问，很多事情本不是问出来的，而是试探出来的。

李八百一拍脑门，哈哈笑道：“孙兄不提，我差点忘记了。不过你倒是冤枉了我，我一个人，不过捡一两件来做就是力所不及了，怎能做得了许多事情？”

顿了片刻，他又道：“陈叔陵狼子野心，本就想做太子。正好皇宫传国玉玺失窃，那传国玉玺在你我兄弟眼中，当然屁用没有，可在陈顼心目中关系重大。”

孙思邈缓缓点头，虽对李八百极为戒备，倒是赞同他说的这点。

传国玉玺在陈顼心中，已不止玉玺那么简单！

“兄弟我得知这大事发生，知道大有文章可做，当然会想办法参与。”李八百叹口气道，“谁叫兄弟最是热心呢？”

他侃侃而谈，叹息时忧国忧民的样子，冉刻求看得心冷，实在难想这种人会有这么多面目。

“陈叔陵想做太子想得发疯，其实一直也在觊觎传国玉玺，可他好像没有偷成。他本来让黄广达去办的，但黄广达不中用，没有偷成，兄弟替陈叔陵不值……”

“然后你就把黄广达杀了，埋在兴郡王府的后花园，让他们猜忌去？”孙思邈问。

李八百一拍大腿：“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孙兄也。”

说到这里，李八百像也有分困惑，转瞬摇头道：“兄弟真不知那玉玺究竟去了哪里。不过那倒无关紧要，就算玉玺在陈叔陵手上，他要做太子也得等陈叔宝死了才行。”

“然后，阁下就煽动陈叔陵想办法除去陈叔宝？”

李八百摇头道：“陈叔陵这个废物，不用兄弟煽动也一直想陈叔宝死，可他有贼心并没贼胆的。兄弟我看不过，就和他说，帮他做到这

点，只要他去茅山一趟，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去做，管保清清爽爽，和他没有瓜葛。他看兄弟是个值得信任的人——兄弟我的确也是值得信任的，孙兄你说是不？”

孙思邈看了他半晌：“我只信你吃人骨头都不吐的。”他说到这里时，若有意若无意地向张季龄望去。

他当然知道情况很不对。

张季龄这刻在这里做什么？被李八百胁迫，还是另有目的？

慕容晚晴去了哪里？

张丽华呢？

可他并不去问，他知道这时候急并没用，李八百就是在等他急。

李八百哈哈一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孙兄果然知我。”

他回到话题上道：“陈叔陵就不如孙兄聪明，乐颠颠地去了趟茅山，继续做他的太子美梦。”

孙思邈有些恍然道：“怪不得淳于量说，陈叔陵也曾见过魏登隐，原来是阁下安排的。阁下这种安排，目的当然是挑动陈国内乱了……”

“孙兄真是深知我心。”李八百很似得知己的喜悦，“兄弟我就喜欢乱，乱才好玩是不是？”

“你恐怕不止想让陈国皇宫内乱，你还想将一切过错都推到王远知的身上！”孙思邈道。

李八百瞳孔微缩，还能微笑道：“四道本一体，茅山宗更是你我大志所期。通天殿时，兄弟可选王远知坐头把交椅，孙兄也赞同，这会儿为何这么说兄弟？”

“陈叔陵到茅山时，见到的魏登隐可能是假的……陈叔宝见到的也可能是假的……”孙思邈缓缓道。

李八百开始喝茶，灯光下，脸色有些阴暗。

“你挑动陈家兄弟相争，只是第一步，借刀杀人是第二步。”

孙思邈脸上迷雾更浓，可一双眼眸却是前所未有的清澈。

“你既然能让陈家兄弟去茅山，显然有十足的把握把戏演好。裴矩——既然会易容……多半是趁王远知闭关时擒了魏登隐，假扮魏登隐的模样去见陈叔宝和陈叔陵，将矛头引到茅山宗身上。”

李八百只能叹息：“孙兄真的无所不知，竟连裴矩的底细都挖出

来了。”

“他什么底细？和阁下很亲近吗？”孙思邈似随口一问。

李八百目光闪动，哈哈笑道：“我和他没什么狗屁关系，可能就是臭味相投才在一起了。”他岔开话题，“不过孙兄真的能把裴矩所为想得清楚，实在了不起。”

孙思邈没有半分得意，心中想的却是另外一件事情。

李八百说的话虚虚实实，否认和裴矩的关系，可能反倒和裴矩有分关系。

裴矩幕后何人，他是知道的，可李八百是否知道？

以李八百的为人，不可能对不知底细的人这么信任。他既然和裴矩配合如此无间，当然明了裴矩的底细。这二人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呢？

回忆响水集后发生的一切，孙思邈也不由感叹这计谋的复杂，牵扯之广，简直耸人听闻。

可最让他困惑的，却是李八百的目的。

这目的看起来如此明显，可孙思邈总是有所怀疑。

孙思邈心中悸动，还能平静道：“事后裴矩将魏登隐吊死在三茅道观中，让王远知无可分辩。这招的确是好棋。”

“好棋也要孙兄这样的人品评才行。”李八百抿口茶水，似在琢磨着什么。

“可更好的一着棋，是你们竟然收买了桑洞真。桑洞真的所为，才让王远知真的难洗嫌疑。”孙思邈道。

李八百放下茶杯，摇头道：“孙兄错了。”

“我错在哪里？”

“你不应该用‘收买’两个字，兄弟我根本不用收买桑洞真这种人的。”李八百言语讥诮，可看孙思邈时却多少带分尊敬之意。

“这世上人有多种，像孙兄这样的人，我拿一座金山放在你面前，你也不会动心的。”

孙思邈微笑道：“看来阁下也慢慢了解我了。”

李八百目光犀利，锐利道：“但孙兄不能不承认，这世上和你一样的人，太少太少。”

孙思邈不语。

“世上大多的人都挣扎在权利欲望之中，难以解脱。只是有的人聪明些，有的人蠢笨些。”

李八百凝声道："桑洞真看起来是个聪明人……"

孙思邈明白他的言下之意，看起来是聪明的人，当然不见得是聪明人。

可他更留意的是另外一层信息："桑洞真主动找到的你？"

"不错。"李八百讥诮道，"他就像闻着腥臊的苍蝇，主动找到了兄弟。茅山宗势力渐大，但人的贪念是无穷的，桑洞真并不满足只做个茅山宗的大弟子。"

"他想取代王远知？"孙思邈反问。

李八百抚掌笑道："孙兄看人也是透彻，一说就中。因此，他最大的悲剧不是找到了兄弟，而是太不自量力！"

顿了片刻，李八百一字字道："他这种人，还妄想和孙兄相提并论，死了也没什么可惜。"

孙思邈叹了口气："桑洞真本来是想取代王远知，因此找你想图谋一番作为。可响水集后，想必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不错，因为那时候他才知道，他这个茅山宗大弟子给孙兄提鞋都不配的，他比起兄弟我，也差了一截！"李八百道。

"可他已经泥足深陷，摆脱不了你的控制，因此退而求其次，想为王远知争道主一位，将功赎罪？"

孙思邈说到这里的时候，皱眉道："可他显然一错再错，听从你的蛊惑，又去劫持陈国太子，还想万一不行，以此为筹码保命？"

李八百微笑着喝着茶，可眼眸中满是寒意。

孙思邈目光中带分悲哀，喃喃道："他实在不是个聪明的人，竟不知道与虎谋皮的险恶，瞻前顾后又是自掘坟墓。"望着李八百，他缓慢道："紫金山时，你早知道萧摩诃他们会埋伏，让桑洞真去劫持陈叔宝，就是让他去送死？"

李八百轻淡道："他这种蠢人，价值没了，死是最好的结果。"

冉刻求听着二人所言好像平淡，寒毛却都竖了起来，暗想自己好在站对了队伍，不然跟了王远知，只怕真是死无葬身之地！

但他真的站对了吗？

孙思邈和李八百将一切说个明白，是不是知道到了图穷匕见的时候？

可李八百既然敢摊牌，就说明他对赢有了十足的把握，他的信心从哪里来？

冉刻求想不明白，因此更是心惊。

孙思邈还是安然地坐在那里："看来我还有点价值，不然阁下早就将我宰了，也不会和我说这么多废话！"

李八百抚掌大笑，"和聪明人说话，的确痛快。"

"我的价值是在如意？"孙思邈问。

李八百摇头叹道："兄弟早相信孙兄没什么鬼阿那律的。"

"为什么？"孙思邈倒有分困惑。

"孙兄要有阿那律，何必还在世间奔波劳累呢？"李八百缓缓道。

孙思邈笑了："阁下聪明了许多。"

李八百摆手笑道："兄弟虽聪明了，但比起孙兄，还差了好大的一截。"眼珠转动，他回到话题道，"其实桑洞真死了，对孙兄只有好处的。孙兄难道不知？"

孙思邈脸上迷雾更浓："好处？阁下不像是将好处分给别人的人。"

略带嘲弄，孙思邈又道："帛锦信你，被你砍了一只手臂；桑洞真信你，被你送到了死地；你举荐王远知做四道之首，暗中却把他打入万劫不复之地。阁下若还是说这种好处，我真的受用不起。"

"孙兄怎能和他们相比？"李八百叹道，"兄弟我有苦衷的。"

孙思邈跟道："你有苦衷？你也有苦衷？你的苦衷好像都给了别人。"

李八百闻其讥讽，脸好像有些发黑："孙兄取笑了。你难道忘记了，我们道中还有个张裕？"

张季龄听到这里，颤动了下，但仍旧没有抬头。

冉刻求一直盯着张季龄，心中蓦然有了分悸动。那种感觉突然而来，让他竟忘记了危机四伏，只是专注地看着张季龄。

可张季龄还是低着头，不知是烛火在晃还是怎地，身影看起来有些发抖。

孙思邈皱眉道："这和张裕有什么关系？"

"孙兄应该知道，兄弟要重建四道，当以孙兄、张裕、王远知，加上不成器的兄弟我作为人选。其余几姓，难成气候。"

李八百一声长叹后又道："王远知的茅山宗最近规模最宏，但有一半是借助朝廷的力量，而且王远知看起来对朝廷很是依恋。可张家素来都是不愿意和朝廷扯上关系。张裕知道兄弟想让王远知加入太平四道，就想退出四道……兄弟我当然不想大业就这样夭折。"

“因此阁下为大局着想，想方设法打击茅山宗，利用我帮王远知迷途知返，脱离朝廷，弄个皆大欢喜？”孙思邈讽刺道。

李八百受之无愧道：“正是这样。孙兄既然能从宫中出来，就说明兄弟总算没白努力。孙兄这般本事，也不枉兄弟我两次把太子交到你的手上。”

“好算计，果然好算计。”

孙思邈叹道：“阁下巧计迭出，环环相扣。如今看来，不但挑动了陈国朝中内斗，还安抚了张裕，又让王远知改过，顺便又把取代茅山宗，进入陈国庙堂的好处给了我，看来阁下在通天殿定下的计划，一步步地接近了现实。”

默然片刻，他补充道：“这么想来，接着阁下就该让四道合心，图谋一统天下的大计了？”

李八百笑得似乎合不拢嘴：“孙兄果真聪明，终于明白了兄弟的用心良苦。”

“可古人云，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阁下如今还和我谈心，当然还需要我做点事情了？”

李八百缓缓道：“我知道陈国天子对孙兄不错的。”

“你知道？”孙思邈目光闪烁，又重复道，“你知道？”

他突然发现这个李八百知道的也实在不少。可他蓦地发现，他对李八百知道的实在不多。

“我当然知道。”李八百很是诚意道，“我若不知道孙兄和陈顼的那一层关系，如何会放心把孙兄送到宫中呢？”

“阁下费尽心思将我送到陈国天子身边，当然不只是让我得到些好处，阁下想必也要收取些利息？”

李八百放下了茶杯，叹道：“孙兄果真明白的。”

“我明白的。”孙思邈喃喃道，“你想让我想办法先将《太平经》进献，如果陈顼支持我等的太平大道还好说，若是不行，就让我直接干掉陈顼？反正无论陈叔宝还是陈叔陵，你若摆布起来总是轻而易举，那时候陈国就在李兄的手上了。”

突然想到宫殿中的那个笼子，孙思邈皱了下眉头。

“全中！”李八百鼓掌赞道。

冉刻求一旁听得虽一知半解，但越听越是心惊，忍不住道：“你痴人说梦！”

张季龄身躯微震，却还没有抬头。

李八百终于看向了冉刻求，笑道：“这位大英雄有何高见？”

冉刻求不理他讥讽，冷笑道：“李八百，你不要以为天下人均入你的圈套，要听你使唤。孙先生绝不会答应你的要求！”

李八百又笑：“真的？你为何不问问孙兄？”

冉刻求霍然望过去，本想询问，可见到孙思邈微笑的表情，心中一惊，嗫嚅道：“先生，你不会听他的，是不是？”

孙思邈不语。

房间中满是让人尴尬的静。

冉刻求突觉一阵茫然，竟也不能肯定孙思邈的选择。所有事情变化千万，计谋层出不穷，他这种人物，一时间真的不明白孙思邈究竟何去何从。

李八百哈哈笑道：“冉刻求，你还是天真了些，一辈子也难和孙兄看齐的。孙兄不急于回答，因为他知道已没有了选择。”

“为什么？”冉刻求嗄声道。

李八百嘲弄道：“这副牌的底牌已定，他翻不翻，我都吃定了他，他凭什么和我斗？”

第三章
底牌

冉刻求困惑不解。

他目前只知道这个李八百心机极深，所想的每一步均是阴险毒辣。比起李八百来，他以前骗别人的把戏都不过是小孩子的玩意儿。不过，他不认为孙思邈会受制于李八百。

可李八百为何这般自信满满？

他有什么底牌？

孙思邈虽还坐在椅子上，可看起来已没那么舒服，他感觉又有个笼子扣来，只是这次却没有那么轻易脱离。

他现在绝非孤身一人。

“你可以把我捧到陈国庙堂，当然也可以把我摔到牢狱。”孙思邈终道。

“不错。”李八百直认不讳，“你今晚斗得过王远知，荣华富贵转瞬到手，但失去也容易。”

孙思邈缓缓道：“可你应知，我不是对荣华富贵有兴趣的人。”

李八百淡淡道：“你当然不是，可你也有弱点的。”

孙思邈笑了，接道：“不但有，而且很多。”

“你最大的弱点就是心太软。”李八百缓缓道，“据我所知，你从

出生到现在，不要说杀人，就算狗都没宰过一只。我真难以想象，你这样的人竟也能练出绝世的武功。”

冉刻求大为错愕，倒从不知道孙思邈还有这等故事。

孙思邈微笑道：“这倒没什么奇怪的，练武伊始本来就是为了强身，却不是为了杀人。昔日禅宗始祖达摩面壁传功，不也只是为了强身健体，普济众生？”

李八百一拍桌案，喝道：“说的好！兄弟这些日子来，终于发现，孙兄其实也和达摩一样，从昆仑出来，也是普度众生来的。”

“阁下过誉了。”孙思邈叹了口气。

“因此孙兄绝不会见死不救的。”李八百眼中闪过分诡异，着重道，“更不会对身边的人见死不救，这点不用质疑。”

孙思邈道：“阁下这么肯定？那你有病的话，不妨来找我看看。”

李八百哈哈一笑：“兄弟身体还好得很，有病的却是孙兄身边的俏佳人。孙兄难道没有发现，这里少了一人吗？”

“慕容晚晴？”冉刻求心中一沉，失声道。

他这才发现，慕容晚晴本应该和孙思邈在一起的，但慕容晚晴一直不见，难道说，她落在了李八百的手上？

李八百大笑道：“连这小子都看出慕容姑娘是孙兄的良配，孙兄想赖都赖不掉了。”

“怪不得张裕不在，想必不是埋伏在外，就是看着慕容晚晴了？”孙思邈推测道。

“张裕虽沉默寡言，但素来也喜欢成人之美，只等孙兄一答应为我们除去陈顼，就会把慕容姑娘完好奉上。到时候孙兄佳人在畔，双栖双飞，想想都是让人流口水。”

李八百说得唾沫横飞，眼眸中绿意更盛。

“你放屁！”冉刻求忍不住道，“先生绝不是那种人！”

他向孙思邈使了个眼色，意思就是让孙思邈先发制人。只要能擒住李八百，就不用受人威胁。

孙思邈却还是动也不动。

李八百道：“你不必那么急于肯定。很多人自以为了解，其实永远不明白别人想什么，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下一刻怎么想的。”

冉刻求一怔，正琢磨他话中用意的时候，听李八百对他道：“孙兄到现在还不动手，其实不但为了佳人，也是为了你。”

“为了我？为了我什么？”冉刻求大惑不解。

孙思邈还是坐在那里，望也不望冉刻求，但眼中已有分怜悯之意。

“因为他知道你不姓冉，而姓张的。”李八百一字字道。

冉刻求差点跳了起来，失声道：“你……你……”

李八百截断道：“你不叫冉刻求，本叫张仲坚，是江南首富张季龄之子！”

冉刻求顿时脑海中一片空白，晃了两晃，嗄声道：“你……如何知道？”

这是个秘密——他一直隐藏的秘密，他一直为之刻骨铭心的秘密！

他叫张仲坚，张季龄之子——江南首富的儿子。

可他一直流浪江湖。

他不知为什么会这样，不知为何会被父亲遗弃。无数个深夜难寐，翻来覆去想的都是这个问题。

他发誓要做富豪，并非是因为贪财，也不是对贫困的畏惧，而是想要争一口气，想有朝一日到了父亲的面前，居高临下地质问他一句，一解多年的怨气。

他没想到会在这种时候来了，或许因为他只想偷偷见见父亲。可他却从未想到过，这个他一直隐藏的秘密，竟被旁人轻易戳破。

破得彻底！

李八百见冉刻求失魂落魄，补充了一句：“我身边的这位，就是你的父亲。孙思邈不敢动手，只怕我会马上杀了你的父亲，让你们阴阳难聚。”

冉刻求如受雷击，瞠目向张季龄望去。

他虽知这是张府，但从未想到过，这样一个平凡朴素的人，会是什么江南首富！

张季龄终于抬起头来，望向了冉刻求。

冉刻求想过千万遍父子重聚的场面，只以为自己会毫不犹豫地对父亲唾骂，可望见张季龄斑白的头发，苍老的面容，一时间竟鼻梁酸楚。

他们毕竟是父子，血浓于水。

张季龄居然很平静，他看着冉刻求，如同望个陌生人一样，许久许久，才道：“你原来长这么大了。很好。”

他很客气，对着多年未见的儿子，并没什么激动，也不像有什么话要说，看起来又要垂下头去。

冉刻求却再也忍耐不住，嗄声道：“为什么？”

不闻回答，冉刻求上前一步，叫道：“你当年为何要丢了我？”

这是他多年来一直想要的答案，问出来的时候，不仅有愤怒，还有酸楚。他以为父亲会内疚，以为父亲会激动，他并没有企盼太多，或许只要能看到父亲的一丝懊丧和悔过，他心中也能好受一些。

可张季龄什么都没有，冉刻求那一刻怒火勃发。

张季龄脖颈有些僵硬，终究没有垂头，平静道：“我嫌你出生的时候，长得太丑。”

冉刻求一怔，双拳紧握，忍不住倒退了一步，像要笑，可表情比哭都要难看。

“这就是你给我的回答？”

“是。”

冉刻求伸手扶住了窗棂，几乎用尽全身的气力才能站得住。他突然大笑了起来，他笑得鬼哭狼嚎、撕心裂肺，几乎笑得就要喘不上气来，这才道：“先生，你说有趣吗？”

孙思邈还是安坐不动，可目光中透出悲哀之意。

这件事非但无趣，甚至可悲，任凭他本事绝顶，却也很难帮手。

“这些年……我一直在想……想别人为何会有父母，我却被父母抛弃。”

冉刻求笑中有泪：“我千百次地问自己，我需要一个解释，可原来这个解释那么地有趣！”

张季龄神色木然，可衣袂已无风自动。

冉刻求终于止住了笑：“先生，他不是我的父亲，你也不用再管我了，你做自己的事情就好。”

他竟奇异地恢复了平静，只是一字字说出来的时候，嘴角竟都溢出鲜血。

或许哀痛莫大于心死。

李八百突然笑了起来：“张仲坚……”

“不要叫我张仲坚！”冉刻求咬牙道，“我不姓张！”

李八百目光闪烁：“其实你误会你的父亲了。”

“你又知道？”冉刻求咬牙道。

李八百哂然笑道：“我当然知道。傻小子，你父亲这么说，不过是为你好。孙先生，你说是不是？”

“不是！”

说话的却是张季龄，他似乎用了全身力气说出这句话，周身剧烈地颤抖。

冉刻求一怔，本是死灰般的心终于感觉出了什么问题。

孙思邈叹了口气，缓缓道：“李八百，看起来你知道的真不少。”

李八百好整以暇地喝了口茶水，淡淡道：“当然，我若不知道，怎敢孤身来此和孙兄摊牌？张季龄本是张裕的大哥——龙虎宗的高手，张仲坚……不，冉刻求这么算来，也属于天师六姓之中，我怎么会不加以关注？”

冉刻求一震，突然想到张裕要收自己为徒一事，倒不认为李八百是无稽之谈。

“只要是天师门下，兄弟我都会关心的，谁让兄弟心热呢？”李八百含笑道，“因此，兄弟费尽心思，终于查到了当年的真相……张仲坚……哦，是冉刻求，你要不要听听？”

他也不等别人回答，又道：“这件事说穿了，简单。张季龄一直是被斛律明月控制，他不想让儿子也卷进来，因此为了儿子好，这才狠心丢了儿子。”

冉刻求心中一震，难信这种说法，却又相信这说法是真的。

他实在想不通父亲为何会和斛律明月扯上关系，但如果张季龄真是龙虎宗的人，那还有什么事不能信的？

“或许不应该说张季龄丢了儿子，只能说他将儿子偷藏了起来。”

李八百补充道：“可我也没查出哪里有了差错，反正张季龄藏起来的儿子突然就丢了，一直流浪江湖，变成了冉刻求。冉刻求却一直以为父亲丢弃了他，因此怀恨在心，却不知道他父亲一直在找他，只是找不到而已。”

仰天打了个哈哈，李八百道：“可冉刻求无论姓什么，这张脸就是张家的脸，若加上满脸胡子，嘿嘿……活脱脱的就是天公将军张角，这点谁都无法否认。”

冉刻求周身颤抖，虽还是一知半解，心中宛若有火重燃——可绝非愤怒之火。

张季龄哑声道："李八百，你为何全都要说出来？"

李八百说出真相，他看起来竟没有感激，反倒很不情愿。

冉刻求大为困惑，霍然望向孙思邈道："先生，李八百说的可对？"

他知道在当下，能信的恐怕只有孙思邈一人。

孙思邈轻叹一口气，没有回答冉刻求的问题，凝望李八百道："张季龄宁可被儿子误会，也不想说出真相，只不过是不想再让儿子卷进来，你为何一定要说？"

张季龄一颤，目光中满是感激之意。可心中不由想到，孙思邈怎么会了解得如此透彻，难道说……他早知道我的身份？但他若早知道我的身份，那他是否还知道些什么？

冉刻求嘎声道："可我有权知道真相！"他隐约明白了什么，心中一阵激荡，对李八百竟有感谢之意，却不去想李八百为何要说出真相。

他不管许多，他只知道有些真相是他宁可牺牲性命也要知道的！

"不错，冉刻求有权知道真相的。"李八百淡淡道，"他身为天师六姓中人，不但有权、还有必要一定要知道真相！"

"他知道真相后，你这副牌赢的希望就更大了？"孙思邈道。

"孙兄真的深知我心。"李八百抚掌笑道，"如今父子相认，误会全消，真可谓大团圆的结局。兄弟我最喜欢看这种结局了。"

见孙思邈皱眉，李八百问道："可孙兄为何皱着眉头，难道一定要让结局变成悲剧？"

冉刻求身躯微震，终于明白李八百为何有恃无恐。

不但慕容晚晴在李八百手上，张季龄也被李八百控制，李八百也就间接控制了他冉刻求。

孙思邈投鼠忌器，如今束手束脚，这副牌赢的机会实在不大。

孙思邈缓缓道："李八百，你真的是个无情的人。"

"可越是无情的人，其实越是多情的。"李八百笑里带冷，"兄弟看似无情，其实多情，不然为何热心奔波，让天师大道得行，让父子相认，积极牵线当月老？孙兄看似无情，实则也是多情……"

放下茶杯，李八百字字击中孙思邈的要害："你绝不会看着慕容晚晴去死，你也不会不顾张季龄的父子之情，不然也不会到如今还不敢出手。因为你太了解兄弟，知道你不敢的事情，兄弟全都敢做！"

孙思邈脸上又现沧桑之意。

孤灯孤独，照在李八百阴暗的脸上。他刀不在手，可像化入眼眸之中。

“张季龄看起来也像无情之人，其实更是个情种。本来我和他约定父子相认后，就让他暗算孙兄的……”

张季龄一震，却保持沉默。

李八百又道：“可方才他违背了约定，竟能忍心不认冉刻求。他看似无情，兄弟我却知道，他那时候希望孙兄能带走冉刻求的，只要他儿子平安，他什么事都会做，包括对兄弟我不利。”

冉刻求听到这话，只感觉一股酸意冲到鼻梁。

“因此你改变了主意，看似让他们相认，其实是在警告我？你当然知道，我不会让你杀了张季龄？”孙思邈道。

“孙兄圣手仁心，当然不会做焚琴煮鹤、大煞风景的事情了。”李八百手一晃，有刀在手。

刀锋就在张季龄的脖颈之上。

灯火下，泼风刀闪着妖异的七彩光芒。

冉刻求大惊失色，张季龄却是动也不动。

孙思邈也未动，只是叹口气道：“李八百，你真以为底牌是在你的手上？”

刀锋冷，李八百目光更冷：“底牌不在我手，难道是在孙兄之手？”

“底牌也不在我手。”孙思邈道。

李八百皱起了眉头，他知道孙思邈绝非无的放矢的人。

“孙兄莫非已脱离了大道，当起了和尚，竟和兄弟打起禅机来？底牌不在你我之手，会在哪里？”李八百目光突然一扬，望向了窗外，只因为窗外有声音传来。

“底牌其实在我的手上！”

那声音很冷——冷中带着无边的杀意。

窗外竟有人。月光洒下，落在了那人的脸上，将那人脸映得半黑半白。

李八百一见那人，脸色微变，握刀的手青筋暴起。

来人竟是萧摩诃——陈国的大将。

萧摩诃不知何时也来到了张家，此刻正站在庭院中，隔窗冷冷

地望着李八百。

李八百心中困惑，还能笑得出来，悠然道："不想堂堂陈国大将，竟也做起鸡鸣狗盗的勾当来了。萧将军深夜来此，可想偷点什么？"

他虽神色轻松，可心中震骇，因为他已听到四面八方有沙沙响动声传来。

暗夜中，那种沙沙之声虽轻微，但李八百已听出，那是许多人掩来的脚步声响。

萧摩诃目光中满是杀意，一字字道："我来此，的确是想偷一件东西。"

"哦？"李八百见孙思邈竟还坐在那里，也不由佩服此人的镇定功夫，心中想着对策，胡诌道："张家富甲一方，你要偷什么？"

"偷你的项上人头！"

泼风刀蓦地闪过分凄厉的光芒，李八百放声长笑道："就凭你？你也配！"

他虽笑，可笑声中也有一分不安。他知道萧摩诃话不多，可越是话不多的人，说出的话就越有决心。

萧摩诃一挥手。

空中突然传来了嗖嗖声响。

那声响有如万箭同时射来的声音，暗夜中极为动人心魄。

咚咚响声不绝，他们所处的房屋陡然一震，然后就听到萧摩诃一声喝："起！"

喝声才出，喀嚓……嘎叭……响声连绵，烟尘四起，月光突然泻入了房屋。

饶是李八百身经百战，见到这种情形也是遽然而惊。

月光怎么会到了房中？

只因为屋顶突然不见了，不但屋顶不见，就算四面的木墙夹板也是倏然不见。

他们所处的厢房突然间就没了。

这简直是个神话。

可李八百知道不是。在烟尘中，他早看到有无数钢钩飞舞在天，每个钩子上都带块木板，钩子后又有绳索牵引，绳索又握在陈国的兵士手上。

那一刻，这厢房的四周掩来了无数兵士，利用射出的钢钩夺走了木板，将这里化为了平地。

看似荒诞无稽，实则是人心齐，泰山移。

烟尘弥漫中，李八百已知不妙，眼眸中闪过一分凄厉。

以往的时候，均是他布局设下陷阱，是以游刃有余。可到如今，他实在不知哪里出现了问题，他竟莫名地陷入了网中。

他嗅到了浓烈的杀机，可他没有逃，他也无法逃命。他早看到那一刻，四周的房顶，树上，墙头院中，有无数箭矢闪着寒星般的光芒。

陈兵不知何时，已潜入到了张府，埋伏到四周。

他们已被包围。

萧摩诃拆走房子的举动不是无聊，而是展现决心和战意——萧摩诃先将此地化为死地，清除障碍，再来寻求一战。

他和李八百等人交手数次，当然知道这些人机巧灵便，不但武功高强，而且道术高明，因此虽有备而来，却不敢有丝毫大意。

寒风更寒。萧摩诃手一伸，有兵卫将金杵交到了他的手上。

月色清光，金杵箭矢流动着寒芒，萧摩诃的话却比利刃上的寒光更要让人发冷。

“李八百阴谋作乱，天子有令，当诛杀无赦！”

李八百、张季龄均是变了脸色，他们当然没有想到过，这种机密的事情，陈顼竟也知晓。

陈顼怎么会知道这件秘事？

唯一没有变色的就是孙思邈，他竟还能安坐在椅子上，只是脸上悲哀之意更浓。

“是孙兄对陈顼说的一切？”李八百目光闪动，缓缓道。

孙思邈摇摇头道：“我什么都没说。”

李八百皱了下眉头，缓缓道：“可若非孙兄泄漏了秘密，还会有谁知晓兄弟的事情？”他和孙思邈虽是对手，却还信孙思邈所言。

就听一人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世上，本来就没什么天衣无缝的妙计。李八百，你实在高看了自己。”话到人到，火炬燃起，照得四处亮如白昼。

兵卫的簇拥下，一人大步走来。

那人鬓角有了花白，可步伐仍旧轻盈矫健。熊熊火光落在那人的眼眸，闪着无边的战意。

孙思邈一见那人，更是双眉蹙起。

那人正是吴明彻。

吴明彻离众人还有数丈距离就已停下，身周兵卫均是刀出鞘，护在他的身侧。

李八百还是紧握泼风刀，突然笑道：“陈国疆场三雄，如今竟有两将为兄弟而来，倒也没有低看兄弟。兄弟倒不敢轻易妄自菲薄，却不知道吴将军如何知道在下在此呢？”

他的确见识不凡，竟然认得吴明彻。

吴明彻冷哼一声，不答李八百，却向孙思邈道：“孙先生，不想我们这么快又见了。”

孙思邈笑容有分沉重：“我的确没想到这么快会和将军再见的。”举目远望，见张府暗处不知来了多少陈国兵卫，心中在想，这些人这等阵仗，当然是蓄谋已久了。

“先生更想不到的是……勾结叛逆，也是罪名不轻了。”吴明彻沉声道。

“哦？”孙思邈居然还能保持镇静，“吴将军可要将我也安排个罪名？”

吴明彻目光闪动，若有深意道：“有罪无罪，就在先生的一念之间。”

转瞬昂声道：“可李八百的罪名，是天子所定，今日无论哪个，若为这此人开脱，等同造反，当杀无赦。”

李八百哈哈一笑：“天子竟然也知道我这个小人物，吴将军真的说笑了，这之间只怕有了些误会……”

“你两次劫持太子也是误会？”吴明彻缓缓道。

李八百眼珠转转，淡淡道：“可吴将军莫要忘了，张季龄毕竟是贵国栋梁，此刻还在我的手上。”

吴明彻淡淡道：“本将军并未忘记。”

突然手一展，手上有圣旨展开，吴明彻大声道：“圣上有旨，张季龄勾结叛逆，阴谋造反，当立即捉拿归案，若有反抗，立斩无赦！”

一言落地，冉刻求只觉得胸口如受锤击，差点摔倒在地上。

张季龄脸色也有些发灰。

他其实受斛律明月胁迫时，早就想过会有今日，他不怕死，可没想到这日来得这般突然。

李八百脸色已有些发绿，突然仰头笑道：“吴明彻，你以为用这招就能唬住我？张季龄乃江南基石，怎会叛乱？”

他本唯恐天下不乱，当着孙思邈面轻易地揭穿张季龄的底细，但这刻切身攸关，只想借张季龄解脱，反为张季龄辩解。

吴明彻一拍手掌，身侧突然有兵卫押着一人上前。

众人一望，均是脸色异样。

那人披头散发，虽遮住了本来的面目，但风中幽幽，看其装束，正是张季龄之女张丽华。

孙思邈身躯一震，几欲站起，望着张丽华的倩影，眼中闪过一分异样。

冉刻求大惊，却突然有种心痛的感觉。

其实早在响水集时，他就知道张丽华是他的妹妹，这才在张丽华被劫持的时候，请孙思邈来救。

无论张季龄对他如何，但他心中始终有分亲情还在，这刻见张丽华被擒，感觉心头抽紧，只想冲上前去救出张丽华。

张季龄道：“吴将军，你这是什么意思？”他声音干涩嘶哑，虽人在刀下，可满脑袋转的只是一个念头。

“什么意思，难道你不知道？”吴明彻哂然冷笑道。

见张季龄沉默，吴明彻一字字道：“你女儿两个月前就已病死，你虽秘不发丧，隐瞒了此事，朝廷却早已查明。你突然冒出这个女儿，又是怎么回事？”

张季龄哑口无言，一颗心沉了下去。

冉刻求一怔，这才知道眼下这张丽华并非他的妹妹，可他心中那股绞痛却没有丝毫减轻，不知为何，他心中总有分恐惧，感觉这个张丽华不是他的妹妹，反倒更加可怕。

“唯一的解释就是……这女子实为叛逆，前来江南，本是为淫乱宫廷。”吴明彻缓缓道，“你莫以为朝廷是欲加之罪，近年来，朝廷早就留意你的动静，发现你在江南的产业虽表面无恙，但你却暗中转移了家产，很多财富去向不明，你作何解释？”

张季龄闭口不言，似已无话可说。

他转移财产的事情，本是极为隐秘，突然泄漏，这说明朝廷对他注意并非一朝半日。

李八百脸色阴晴不定，突然笑道：“其实兄弟也对张季龄早有了怀疑，觉得他会对陈国不利，这次兄弟前来，就是为陈国清除叛逆，来抓张季龄。吴将军，兄弟这次立了功，你总得赏兄弟点什么了。”

吴明彻点点头：“好，本将军赏你个全尸。”陡然喝道，“一起拿下！若遇反抗，格杀勿论！”

陈国兵士齐喝声中，上前了一步，杀气沛然而至。

李八百虽是无法无天，可见到这种声势，还是心中凛然，突然叫道：“孙思邈，兄弟和你都是天师门下，情深意重，你不能见死不救的。”

所有的杀气，立即有半数移到孙思邈的身上。

孙思邈心中暗叹，知道李八百诡计多端，一方面是借张季龄要挟他，一方面却是弄混局面，伺机脱身。

寒风更寒，落叶萧萧。

吴明彻望定了孙思邈，一字字道：“孙思邈，天子吩咐，你眼下还是陈国的朋友，可你若敢动手，只怕陈国上下，放你不过！”

孙思邈眉头一动，才待说些什么，就听有人叫道：“住手！”

声音是从外围传来。

众人均是一愣，不知这种时候，还有谁敢命令吴明彻？

兵卫微闪，裂开一条缝隙，两人从外走了进来，一人白发苍苍，赫然就是徐陵，另外一人面色焦急，却是陈国太子陈叔宝。

陈叔宝到了吴明彻身旁，见张季龄被挟持，已是吃惊，见到张丽华竟被兵士擒拿，更是惊骇，喝问道：“怎么回事？”

李八百见陈兵微乱，目光转动，见萧摩诃目光一眨不眨地望着自己，打消了马上逃走的念头。

他知道萧摩诃对他和张裕肯定恨之入骨，这次萧摩诃来，不但要拿他，还要拼命的。

无论局面如何混乱，可萧摩诃的注意力，显然一直放在李八百身上。

知道这时候逃走，把握不大，李八百只是一笑道：“萧将军对兄弟这般留意，可是想给兄弟提亲吗？”

萧摩诃冷哼一声，握着金杵的手只有更紧。

吴明彻对陈叔宝突然赶到有些意外，皱眉道：“太子殿下前来何事？”

陈叔宝目光落在张丽华身上，见佳人垂头披发，在兵士的擒拿下摇摇欲坠，不由一阵心痛，喝道：“究竟怎么回事？还不放了张小姐？”

他举步就要向张丽华走去，有兵卫却早拦在他的面前，齐声道：“太子留步。”

“滚开！”陈叔宝大怒喝道。

他挥手打去，重重的一记耳光打在面前那兵卫的脸上，那兵卫却是动也不动。

陈叔宝霍然望向吴明彻，怒道：“吴明彻，你想造反不成？还不让这些人让开？”

李八百一旁道：“不错，吴将军和兄弟正在合谋拿下张季龄，兄弟图谋张家的财产，吴将军却是垂涎张小姐的美色。”

他在旁胡说八道，当然是看出陈叔宝不明究竟，只想这双方起了冲突。

吴明彻怒不可遏，恨不得将李八百拿下碎尸万段，可知道太子却不能得罪，不然只怕后患无穷。

“太子殿下，捉拿叛逆，本是圣上的旨意，请太子莫要让臣难做。”

“什么叛逆？我不知道。”陈叔宝喝道。

吴明彻还能耐心道：“张季龄图谋不轨，这女子并非张季龄的女儿，勾引太子，另有图谋。”

徐陵脸色微变，失声道：“怎么可能？吴将军开玩笑吧？”可见吴明彻脸色肃杀，八竿子也扯不到玩笑身上，心头一沉。

原来今晚宫中巨变，陈叔宝心中一直忐忑，退出殿后，立即找徐陵商议应对之法。

徐陵一直留意宫中动静，知道孙思邈被放出宫中后，立即建议陈叔宝去找孙思邈，他知道一切的关键就在孙思邈身上。

徐陵是个神童，虽然老了不再那么神，可对宫中的大事小情，还很了解。

若是不懂宫中机变，徐家如何能在江南百年不垂？

陈顼、孙思邈之间的事情，徐陵知道甚详，临川公主的心意，徐陵也是知道的，如果不是这样，他当初也不会在和孙思邈交谈时，对孙思邈示好说，关在笼中，可能是个好处。

王远知一倒，徐陵敏锐地感觉到孙思邈极可能在陈国有番作为，带太子深夜赶来时，其实有些效仿古人求贤之意。

徐陵最近更是当月老当得上瘾，盘算一见孙思邈后，除了为太子向张季龄提亲外，更要尽力撮合孙思邈和临川的事情，争取庙堂先机。

可徐陵千算万算却没想到过，张家会有惊变，张季龄竟是叛逆，张丽华居然不是张家女儿。

他虽老，毕竟还没有糊涂，立即想到可怕的后果，惊出了一身

冷汗，忙道："太子殿下，我们先回去，从长计议！"

陈叔宝却倔强道："无论如何，你们先放了张小姐再说，若有过错，我一肩担当。"

见眼前兵卫并不后退，陈叔宝突然拔剑在手，喝道："还不滚开？信不信本太子斩了你们。"

青光剑闪，那些兵士均是脸露惧意，吴明彻心中不悦，缓缓道："太子莫要意气行事，不然后果……"

他神色犹豫，想说未说之际，李八百突然喝道："太子殿下，兄弟帮你抢回佳人！"

李八百话才出口，一推张季龄，竟向张丽华的方向冲去。

众人均惊，未想到李八百会在这时发难，更没想到过，他居然不急于逃命，反倒真像要帮陈叔宝抢回佳人。

萧摩诃见状，却毫不犹豫，怒吼声中，霍然拦在李八百面前，一杵击去。

他这一杵使出，虎虎风生，绝不下千斤之力。

冉刻求一见，不由大惊失色。李八百是死是活，他并不放在心上，可他父亲被李八百胁迫，眼看就要丧命在金杵之下。

孙思邈终动。

他不动则已，一动必中，竟能在那刹那的工夫，硬生生地挤到双方之间，袖中青光一闪，击在萧摩诃手腕之上。

萧摩诃手腕一麻，力道顿偏，金杵霍然砸在地上，泥土飞溅。

李八百长声笑道："多谢孙兄。"

他笑声才起，狂风大作，泼风刀突斩，就要砍到萧摩诃的身上。他知道孙思邈一定会出手拦阻萧摩诃，不然他带张季龄这个累赘做什么？

吴明彻见了，惊怒叫道："孙思邈……你……"

青光再起，不理泼风刀的凌厉，竟击入风中，直取李八百的双眼。

孙思邈再次发招，攻的却是李八百必救之处。

李八百放声狂笑道："好。"

话才出口，狂风突敛，李八百一个跟头从张季龄身后翻出，半空一折，突向陈叔宝冲去。他这一招倒是突兀合理，张季龄不能保他脱险，可陈叔宝却是道护命符。

只要捉陈叔宝到手，脱身不难！

吴明彻眼眸中精光大闪，断喝道：“保护太子！射！”

他毕竟久经疆场，仍能临危不乱，一声令下，至少有二十人分成两列，手持钢刀，已挡在陈叔宝面前。

天有月，刀光如雪，同时在高墙树上，十数枝羽箭呼啸而至，直取半空中的李八百。

那羽箭劲道极猛，显然是军中高手所射。

李八百刀一拍，羽箭纷落，可身形一顿，已然向地上落去。

陈国兵卫一声喊，在那片刻，最少有八把刀向李八百砍到。

孙思邈如影随形，已冲到李八百身后，才待出手，突然目光一凛。

就见李八百刀一挥，空中蓦地狂风又起，那八把刀顿时断折，断刀空中未起，就被李八百的泼风刀一引，尽数向孙思邈击去。

孙思邈冲天而起避开那些断刀，虽是不佩服李八百的为人，却也不能不赞此人应变武功，实在是一时翘楚。

可他人才冲起，脸色已变，只因为他蓦地见到接近陈叔宝的一帮陈国兵士中有一人倏然窜起，刹那间就到了陈叔宝的身后！

那人如虎如豹，动作矫健无俦，孙思邈见陈军中还有这般高手，心中骇异。

可孙思邈转瞬明白，那人绝非陈国兵勇，而是有人乔装改扮，混入了陈国兵卫之中，只等着这时候的一击。

李八百遽然发难不过是做引，真正目的却是掩护那人出手。

脑海中有电光闪现，孙思邈立即想到那人是谁！

是张裕——龙虎宗的道主张裕！

刺心

第四章
幽手

只有张裕才有这种身手，李八百还有张底牌没有动，那当然就是张裕。

张裕果然神出鬼没，竟然能隐匿在陈国兵卫之中，却不被发现。

孙思邈想到这里时，却救陈叔宝不得，他还未曾落地之时，李八百的泼风刀已向他劈来，笑道：“孙兄和我本是一路，何必还在做戏？”

他说话间，已和孙思邈交换了七招。

场面兔起鹘落，让人目不暇给。

从李八百发难，到萧摩诃、孙思邈出手，似慢实快，不过转念之间。

萧摩诃击偏，孙思邈虽救下张季龄，却未能再拦住李八百。所有的兵卫顾不得许多，更无法判断，只知将注意全部集中在冲来的李八百身上。

局面突转。

那些兵卫本是全力围剿李八百，可这时候不等吩咐，就知道守卫陈叔宝才是最要紧的事情。

可谁都没想到前面有狼，身后有虎，张裕只是一个起落，就到

了陈叔宝的身后，探手抓去，眼看就要擒住陈叔宝。

吴明彻变了脸色。

半空中突然划过了一道闪电。

那电闪来得极为突然，虽是夜沉，可明月在天，怎么会突然现出闪电？

那闪电眨眼间，就要击在张裕的手上。

张裕缩手时脸色已变，就在那刹那的工夫，又有三把单刀交错砍来。

单刀带风，快愈奔雷，竟将张裕硬生生地逼退了一步。

张裕吸气，骇异陈国兵卫的出手高强，却无暇去看那三人的相貌，他眼下有两个选择——退或者进？

若是此刻逃走，张家内外虽是陈国兵卫埋伏，但也未见得能奈何得了他。

可张季龄和张仲坚还在这里，张裕远没有表现的那么冷酷，怎能坐视不理？

若是不逃，张裕就一定要擒住陈叔宝，方能扭转局面。那三个人三把刀犀利非常，他击败那三人再擒陈叔宝，已剩下不到五成的把握。

念头只在一转，张裕蓦地一声狂喝，有虎啸震天。

他一拳击出，两把刀竟被他击中刀背，硬生生地打断。碎裂刀片飞散，击中几名涌来的兵卫身上，透体而出。

可第三把刀却是避开张裕的锤击，反刺张裕的胸口。

张裕又退一步，心中诧异，不知陈国兵卫中怎么会有这般高手，才待吸气，就听一个声音传来：“临、兵、斗、者……”

那四字似从天籁而来，虽缥缈，却清晰，一字字地传到了张裕的耳边。

张裕脸上色变，眼中突有了一分恐怖，嗄声道：“九字……”

他话才出口，就感觉心口急鼓，疼痛如炸，印堂浓云蒸腾，两个太阳穴大跳个不停。

那声音似慢实快，转瞬间又念出五字。

“皆、阵、列、前、行！”

“九字真言！”张裕狂呼声中，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九字一出，一人霍然到了喷血的张裕的身边，一掌拍出。

张裕回了一掌，可再没有了往昔的肃杀猛烈，更像垂死挣扎反抗，只因他已被那九字所困。

九字真言——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

传说中，九字真言本是天师六姓门下葛家秘术，记载在葛洪所著的道家奇书《抱朴子》中。

此九字当有鬼神莫测、无所不辟之机，运用高深者，甚至可有求必得。

这更像个神话。

张裕却知道这不是神话，葛家这秘术，虽不见得使出后有求必得，但对人的精神躯体有极大的干扰作用。

若是平时，他绝不畏惧。

可他已中了茅山道术——极乐烟、纸中仙和绝命天！

紫金山巅，他一时不查中了王远知的算计，虽然逃了出来，可连中王远知下的三道禁制。

茅山道术、龙虎符箓和南疆蛊毒，本来就是当今世上三大奇术，若非他道行高深，立即用龙虎宗的符箓克制了茅山道术，他已是个死人。

可九字真言激活了茅山的道术！

那一刻，三道禁制同时反噬，张裕只感觉五脏如被无数小刀穿刺，五官都绞在一起。他虽还能还了来袭之人一掌，但轻飘飘的再没有往日的气力。

那人再一掌，重重地印在张裕的胸膛！

张裕狂吼声中，倒飞了出去，摔在地上时，七窍均有血溢。

出掌之人一招得手，驻足不前，淡淡道：“张裕，你完了。”

李八百出刀急斗孙思邈之际，却还留意张裕那面的动静，他缠住孙思邈，只是想让张裕顺利得手，可见到张裕中掌，脸色也变。

他本阴险狠辣之人，变色绝非因为张裕负伤，而是因为两件事。

九字真言居然再现！

出手重创张裕的那人，就是茅山宗第一人——王远知！

九字真言本是葛家秘术，怎么会在这里被人用出？

王远知不是已被陈顼下到牢狱，为何会在这里出现？

难道这其中，有着更深的算计？

一念及此，李八百立即退，他本全力进攻孙思邈，一退就退到了树上。孙思邈也被惊变所摄，竟拦挡不及。

树上有人有刀还有箭，可树上的人却做梦也没想到，李八百退得如此之快，未待出刀，刀已折；未等拉弓，弦已断；还要拦阻，人头已落。

李八百就如道黑色的旋风，倏然从地上刮到树上，再从树上到了屋脊，只听到呼喝声不断，有金光追击，转瞬就没入了黑暗之中。

喧嚣远离，杀气更聚。

萧摩诃并不死心，居然追了上去，孙思邈并未追上去，他只望着王远知，王远知也在望着他。

二人间似有千言万语，一时间却像无从说起。

张裕在地上抽搐，似是奄奄一息，张季龄竟还立在那里，垂头看着张裕。

风萧萧益冷，张季龄脸色有如枯黄的落叶，可眼中却有了泪。

场面极乱，张裕遭受王远知重创，李八百逃走，萧摩诃追击而去。

吴明彻终于回过神来，嘴角露出分笑意。

在他看来，虽然有了些牺牲，可终于稳定了局面，他自信自己眼下能控制住局面，除了对一人还没有把握。

他在看着陈叔宝。

变乱迭起，陈叔宝吓立当场，一时间竟忘记了动弹，直到危机解除的时候，这才回过神来，喝道：“吴将军，放了张小姐。”

他眼中只有张丽华，他不管什么叛乱，在他心中，张丽华和此事并没有关系。

他举步才要向张丽华走去，吴明彻已道：“太子……你不要动。”

“你在命令我？”陈叔宝霍然回望吴明彻，满是怒意。

吴明彻摇头道：“不敢。”见陈叔宝又要前行，吴明彻突道，“太子再走两步，只怕会有祸事发生。”

众人均是一怔，谁都想不到吴明彻会用这种语气对陈叔宝说话。

吴明彻虽智勇双全，但不过是个臣子，一向谨慎，怎么能对太子用这种口气说话？

陈叔宝怒急反笑，大声道：“好，本太子就看看，会有什么祸事

发生在我身上？”

他看起来温顺，但急火攻心，倔脾气发作，几头牛也拉不回来，竟不顾吴明彻的警告，向张丽华的方向连走数步，然后回头望向吴明彻，虽未说话，可意思不言而喻。

太子走了这些步，究竟会有什么祸事发生？

众人均望吴明彻，就见他脸色发青，可还是立在那里动也不动，心中均想，吴明彻不过是危言耸听，又能对陈叔宝如何？

不想孙思邈脸色陡变，突然道：“等等。”

他身形一闪，看起来就要向陈叔宝冲去，王远知身形也动了下，就挡在他的身前。

孙思邈止步。

半空中突然传来“嗖”的声响，然后就听到一声闷哼。

孙思邈身子一颤，眼中蓦地露出罕见的愤怒之意。

风冷夜静，百来人的庭院中，突然鸦雀无声。

所有人均是望向张丽华的方向，眼中露出难信之意，只因为黑夜中突有一箭飞来，射在张丽华的胸口！

吴明彻的声音冷冷传来：“天子有旨，若太子执迷不悟，当立杀张丽华，不得有违！”

那本挟持张丽华的两个陈国兵士满脸惶恐，显然也没想到这种事情发生，惶惶地松开了双手。

张丽华身形在风中摇了下，缓慢地向地上倒去。

有风吹过，掀起她一直遮面的长发，露出她虽美却也苍白的面容。

陈叔宝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一切，身子晃了两晃，竟先张丽华一步倒下。他显然是没想到他闯了祸事，一切却应在张丽华身上，只感觉心口一痛，就晕了过去。

早有兵士扶住了陈叔宝，吴明彻缓缓道：“将太子送回宫中！”

他话才落，冉刻求突然撕心裂肺地一声喊，竟如发疯一样向张丽华冲去。

张季龄一惊，喝道：“回来！”

他到如今，其实满脑袋只转着一个念头，那就是不惜一切，也要让儿子平安离去，可没想到冉刻求突然癫狂起来。

有陈国兵卫齐喝一声，长枪倏起，已拦到张丽华之前。

冉刻求却如发疯未见，径直向那枪尖冲去。

张季龄心中一痛，脸上突然有黑气笼罩……

就见那数杆长枪突然冲天而起，那持枪的兵卫踉跄后退，孙思邈不知何时，已到了冉刻求的近前，为他荡开了长枪。

冉刻求冲到张丽华身前，一手拉住了将要倒地的伊人，嘶声道："怎么是你？"

方才局面瞬息万变，冉刻求无能为力，见那箭射中张丽华的时候，心口蓦地一阵剧痛。

张丽华不是他的妹妹。

可不知为何，他远远望见张丽华的身影，却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那感觉中还夹杂分惊怖。

张丽华倒地，风吹乱发，终于让他看清楚张丽华的面容，也终于让他明白为何会不安。

风吹落叶，秋天已是蝶舞最后的季节。

那中箭的女子竟是蝶舞！

怎么会是蝶舞？

冉刻求只觉得双膝一软，就跪了下去，抱着那残秋彩蝶最后的一丝颤动，嗄声道："为什么？"

他双目红赤，没有泪，却像有了血。

蝶舞痛得眉头都蹙了起来，见到冉刻求的那一刻，眼眸似乎亮了下，不自禁地伸出颤抖的手，想去抚摸冉刻求的脸庞。

冉刻求一把抓住她的手，贴在自己的脸上，又道："为什么？"

他真的什么都不明白。

当初在响水集的那个张丽华，绝不会是蝶舞，不然他不可能没有察觉。心爱的人是否在身边，他感觉得到。

可张丽华怎么会变成蝶舞？真正的张丽华去了哪里？

这些问题他并不关心，他蓦地想起一事，回头叫道："先生……"他唯一的指望，只剩下孙思邈。

他希望孙思邈能施妙手，救回蝶舞。

孙思邈未动，眼中露出分悲哀之意……他若能出手，早已施救，怎会还站立不动？

冉刻求心中一沉，浑身满是绝望无力的感觉。

"不用了……"蝶舞虚弱道，"这样不是很好？"

“很好？”冉刻求绞痛中带着惘然。

蝶舞如梦的眼眸渐渐失去了光彩，喃喃道：“最少……我去的时候……有个爱我的人在我的身边……”

她似还有千言万语，但头一歪，再没了声息。

她嘴角还带着笑，可是她的眼中却有两滴泪水流淌而下，过了那带笑的唇边。

风更冷，天地间的月色如同霜落。

蝶舞虽美，但过不了四季轮换。

孙思邈望着蝶舞那美丽的面容，突然想起当初自己曾对她说的一句话，心中怆然，他明白了很多事情，明白却无奈。

“孙思邈，你不该出手的。”吴明彻终于开口，神色如铁。

“哦？”孙思邈笑了，可笑容中带了分萧瑟，“可我已经出了手。”

“不过你还有机会……”吴明彻微微地吸气，“只要你不再护着叛逆……”

他未等说完，冉刻求突然一声吼，霍然窜起，竟向吴明彻冲去。

是吴明彻下令杀了蝶舞！他一定要杀了吴明彻为蝶舞报仇！

就算明知是去送死！

刀光错乱，瞬间就护在了吴明彻的身前，只等冉刻求前来，就将他碎尸万段。

蓦地感觉就算拼尽全力，也冲不出半步，冉刻求霍然回头，才发现孙思邈一只手压在他的肩上，有如泰山。

冉刻求嗄声道：“先生……你？”

孙思邈不语，只是望着吴明彻，脸上迷雾又起。

“孙先生是个聪明人，也是个明哲保身的人……当知怎么做。”吴明彻笑了。

孙思邈也笑了，淡淡道：“吴将军错了，我不是个聪明人。”

他话才落，手一甩，就将冉刻求丢到了张季龄的身边，同时他脚步一动，地上散落的七杆长枪突然凭空飞起。

七枪一起，漫天的星光都黯。七枪略一盘旋，就环绕在他的身边，和他一起锐利冲来。

就向那漫天的刀光冲来。

众人悚然。

这是什么道术？还是这本是一种玄奇的武功？

那所有持刀护在吴明彻身前的兵卫都是变了脸色，一时间竟不知如何抵挡。

这简直非人力能挡！

吴明彻本是镇静的脸庞也失去血色，喝道：“杀！”他身经百战，也曾数经生死，浑身是胆，但从未有这一刻，竟感觉死亡阴影是如此强烈。

“禹步？”王远知失声而呼，身形暴起。

这里只有他清楚地见到了孙思邈的举止，知道孙思邈用的不是武功，而是一种道术。

禹步——大禹创的禹步。

孙思邈步踏七星，运步遣神，在那片刻的工夫，只是飞快地走动了七步，巧妙踏起长枪，运到身旁。

解释虽简单，但要去做，王远知却是有所不能。

王远知凛然，但不能不出手，他也早想会会最近被传得神乎其神的孙思邈，虽见孙思邈气势惊人，但却起了一争锋锐之心。

他身形才起，就见孙思邈手一招，“呼”的一声响，那七杆长枪倏然变向，全部向他射来！

王远知这才真正一惊。

他从未想到孙思邈要对付的竟是他！

七枪凌厉，声势惊人，可说是佛挡除佛，神挡杀神，才一转向，霍然就到了王远知的身前。

王远知比不上神佛，来不及冲天而起，身形一倒，竟如利箭般倒飞了出去。

“夺”的一声响，长枪齐齐刺在地上，布成北斗七星的形状。

王远知背脊着地，霍然弹起，就想反击之时，突然顿住。

刀光如雪，凝着月色。

所有陈兵手握钢刀，却未出手，只是目瞪口呆地望着孙思邈。

孙思邈手上有剑——那是吴明彻腰间的剑。剑尖指着一人的咽喉——那当然也是吴明彻的喉间。

王远知豁然明白，方才孙思邈也不是真的要和他动手，只是知道他定要拦截，因此先用长枪拦他一拦。

孙思邈真正的目标还是吴明彻。

他不动则已，出手必中。

身形一动，孙思邈先用七枪逼退茅山宗一代宗师王远知，然后轻轻一跃，就过了陈国兵士布下的刀山，在吴明彻拔剑的时候，取了吴明彻的剑，制住了吴明彻。

举重若轻——轻得如同天地间的萧萧落叶。

秋风袭来，吴明彻感受到自己宝剑上的冷意，喉间起了层微细的疙瘩。

“孙思邈，你……”吴明彻喉结上下错动，本还想说两句狠话，可望见孙思邈如海的眼眸，咽了口唾沫道，“你想怎样？”

那一刻，他心中懊丧中还带分惊怖，面临死亡前，他才知道自己其实和别人没什么两样。

“放了张季龄他们。”孙思邈目光微闪。

吴明彻心头一震，嗄声道：“办不到！”

孙思邈看了他许久，这才点头道：“你说的不错，你的确办不到。”

吴明彻突然感觉心中有羞臊之意，他知道孙思邈明白他为何办不到，这让他也有十分无力的感觉。

“动手的是萧摩诃和王远知……执行的人是你吴将军。”孙思邈目光缓缓从王远知身上掠过，“可策划这场反击的人当然是淳于将军。”

吴明彻不语，浑身竟有些发抖，但显然不再是畏惧。

“请带我去见淳于将军。”孙思邈道，“这点吴将军当然能做到。”

“呛”的一声响，孙思邈撤了长剑，长剑又回到吴明彻腰间的剑鞘内。

面对无数陈国的兵士，面对王远知，面对陈国大将，他竟敢收了剑？

所有人都是一怔，王远知也像怔了下，缓缓地放下掐诀的手。

吴明彻眼中露出分复杂之意，半晌才转身向院外走去。

陈国兵士闪开了一条道路，目送二人出了庭院，也慢慢地放下手中泛着寒光的钢刀。

长巷幽静迂回，吴明彻在巷子中转了几转，就到了一院门前止步，不言不语。

院门虚掩，院中极静，张家翻天覆地的变化，似乎丝毫没有影

响这里的安宁。从外面来看，根本不知里面有什么。

或许什么都没有，或许有着杀机重重的陷阱……

孙思邈伸手推开了院门，走进了庭院。

院中只有一人，坐在轮椅之上，他似乎不堪秋意萧瑟，身上披着一件裘皮大衣，身旁的红泥小火炉燃得正旺。

炉上茶壶正烧着水，水已沸腾，那人拎起茶壶，将桌上的两只茶杯满了水，然后似不堪秋风无情，轻轻地咳。

他竟像根本不知道孙思邈走了进来。

可他放下茶壶，不等抬头时，就道：“孙先生请用茶。”

孙思邈走过来坐下去，却没有去拿那茶杯，他只是看着面前那人，道：“淳于将军神机妙算，当然知道我不是来喝茶的？”

那沏茶的人当然就是淳于量。

淳于量紧了下身上的裘衣，又咳了几声，这才道：“茶能让人静心的。”他缓慢地端起茶杯，轻轻地抿了口，手中似乎端着千斤的分量。

他难道有什么心烦的事情？

孙思邈淡淡道：“权谋却是能让人乱心的。淳于将军运筹帷幄，很耗心神，不是区区几杯茶能够弥补的。”

淳于量又咳，缩卷了身子，这让他看起来不再像是将军，而更像个羸弱的书生。

“先生当然都知道了？”

孙思邈摇摇头。

淳于量眼中似有针藏：“先生见到王远知不在牢中时，难道还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顿了片刻，淳于量一字字道：“孙先生本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

孙思邈脸上迷雾更浓，并没有丝毫自得：“淳于将军错了，我不是聪明的人。”轻轻地叹口气，喃喃道：“十三年前，我就曾对自己说，我再不当一个聪明人。”

淳于量又在喝茶，他像对孙思邈所言深有感触的样子。

“因为我知道要当一个聪明人，就要付出聪明人的代价，我付不起这代价。”

孙思邈自嘲地笑笑：“其实在皇宫的时候，我就有些奇怪了，奇怪皇宫有些事情，并不合理。桑洞真怎么突然会死？贵国国主陈顼本是个狐疑的人，却为何把一切看得很淡，他似乎觉得桑洞真的死好像是意

料之中？王远知为何把赌注轻易放在冉刻求身上？一代宗师，怎么会这么草率？聪明的淳于将军，又如何会忽略了其余的可能，轻易地将王远知下到了狱中？”

淳于量喃喃道：“原来有这么多问题，先生果然……看得清。”

“我那时候只是困惑。”孙思邈道，“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所有的一切，不过是在做戏。”

“显然不是什么高明的戏了。”淳于量咳嗽道，“至少让先生看到很多漏洞。”

“因为做戏的人知道，漏洞本无关紧要的——他们只要这出戏唱下去就好。”

孙思邈淡淡道：“做戏的人要的是结果，却不是过程。你们这出戏本是演给我看……或者应该这么说……这出戏本是演给想看的人看。”

“哦？”淳于量缓问了句，并没有半分意外。

“其实你们早知道有人在捣鬼，你们也早知道捣鬼的人是李八百和张裕他们是不是？”

早在皇宫的时候，孙思邈就有些诧异，因为淳于量知道的远比他想象的要多。

响水集发生的一切，还可说是萧摩诃告诉淳于量的，可通天殿内发生的一切，淳于量显然也了解。

这里面本有个关键的秘密。

淳于量笑了：“我们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葛聪！”孙思邈缓缓道。

淳于量双眉一挑，本是憔悴的面容有了那么分意气。

葛聪是谁？

“先生……聪明。”说话的不是淳于量，而是来自孙思邈身后。

那不是吴明彻的声音。

居然有一人无声无息地到了孙思邈的身后！

孙思邈却头也没回，只是道：“谁都以为葛道长是个生意人，可没想到的是，葛道长九字真言一出，张裕也抵挡不了。”

他身后那人嘻嘻一笑，转到孙思邈身旁道：“孙先生真是高抬在下了，在下不过随便说了九字而已，张裕不敌，都是因为王道长法力无边了。”

他说得极为客气，人也长得圆滚滚的，一团和气，正是通天殿中那个葛道人。

葛道人当然就是葛聪！

孙思邈望过去，叹了口气道：“李八百真是打错了算盘，辛辛苦苦地召集了六姓的弟子到了通天殿，不想大伙想的却不是四道归一。”

他多少有些唏嘘之意。

当初天师六姓齐聚通天殿，孙思邈见了都是暗自心惊，本以为很快就要掀起一场浩荡的风雨。

可想不到的是，如今张裕、桑洞真都完了，帛道人早被斛律明月收买，而这个葛道人不言而喻，一直都是和陈国朝廷有关。

葛道人还在笑：“孙先生以为李八百就想四道归一吗？”

蓦地有分激动，葛道人冷笑道：“他不择手段地打击茅山宗，转的恐怕不是四道归一的念头吧？他今日打击茅山宗，明日说不定对付的就是在下了。他野心勃勃，谁都不知道他下一步想什么。”

孙思邈心中一动，似乎想到什么，喃喃道：“不错，李八百在想什么，的确难以预料。因此你早早和淳于将军联系，前往通天殿，不过是想看看他们有什么动静？当初葛道长有意四道之位，也不过是做做样子了？”

葛道人脸色微红，他以为孙思邈讽刺他图谋在先，两面三刀，忍不住道：“在下不得不去。哼，四道道主之位，在下根本没想过……”

突然激动起来，大声道：“不但四道道主名头在下没想过，这天师六姓，在下也早想抛开了。”

“可你还是姓葛的。”孙思邈叹口气道。

葛道人自嘲道：“不错，在别人眼中，葛姓好大的名头，可在下却一直认为谁想姓就姓吧，在下却不想了。这葛姓终日有如一把刀悬在头顶，这些年来，在下因为这姓氏，没有睡过一天好觉。”

他笑容中满是苦涩，大声道：“在下是个生意人而已，所作所为，有利就好！”

他说到这里，似感冲动，终于舒了口气，微笑道：“在下激动，还请将军和先生见谅。在下事情已成……”

他说话时，一直在看着淳于量。

孙思邈却想，此人城府也深，这般激动却像做作，或许……不过是想告诉朝廷，他对陈朝很忠心，他和太平大道没有任何关系罢了。

他知道淳于量也明白这点，可明白的却不见得一定要说。

淳于量微笑道：“葛道长辛苦了。一切事情，我自然会向天子言明。管保葛先生以后生意亨通，财源滚滚。”

葛道人似乎笑得嘴都合不拢："那多谢将军，在下告退。"

他好像还想和孙思邈说些什么，但终究只是施礼，退出了庭院。

茶已冷。

黄叶风中翩翩，有如蝶舞。

冉刻求望向蝶舞的方向，周身都像凝成冰，他被孙思邈甩到父亲身边，看着孙思邈和吴明彻离去时，脑海中一片空白。

他突然恨自己的无用。

钢刀虽已放下，可所有的兵士还围在他们的身边，只等淳于量那面的消息，来判断包围中的最后三个人，是死是生？

孙思邈虽惦记那面的情形，还能平静道："你们早知道太子去响水集，可能是李八百暗中所为？"

淳于量点点头。

"你们当然也知道，李八百不但要扰乱宫廷，还要打击茅山宗？"

淳于量道："李八百是个有野心的人。"

"于是你们将计就计，假装中了李八百的计策，信了一切都是王远知所为，将他下在狱中。"孙思邈目光清澈，"你们放出我，其实也怀疑我和李八百有勾结？"

淳于量突然不说话了，他又在咳。

只是这次咳，就算喝茶都压不住，他突然抽出条手帕，用力地掩住了嘴，撕心裂肺地咳了起来，许久未停。

良久后，淳于量才道："我其实信先生和一切阴谋无关的。"

他说话时，双眸一直望着孙思邈的眼，并没有躲避。

孙思邈也没有躲避，一直也在看着他的眼。眼为心声，一个人话可骗人，但眼眸却很难欺骗人。

"你是信的，可陈顼不信。"孙思邈缓缓道。

他并非凭空怀疑的，陈顼若信他，就不会任由他一直在笼中。

陈顼直到走后，才让淳于量放了他，是不是陈顼也怕什么？

淳于量又咳，只是这次却不再说什么，很多事情说明了反倒无趣，他不是个无趣的人，虽然他认为自己做的是无趣的事。

"于是你们定下了计策，放我出宫，我若和李八百有合谋，王远知下狱后，我当然会联系李八百。"

顿了片刻，孙思邈又道：“就算我没有参与其中，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李八百绝不会将取代茅山宗的大好机会让给我，也会找到我。”

淳于量叹息道：“不错，无论如何，李八百都会见你的。可惜又让他逃了。”

他并不在张家，对张家的事情却也了如指掌。

“可张裕将死了。”孙思邈缓缓道。

“他要死的。”淳于量目光转冷，有如刀锋，“他一直在江南，却劫持太子，背叛陈国，阴谋叛乱，一定要死的！”

他少有这么冷漠的时候，他虽是个将军，但本像个书生，只有说出这种话的时候，才让人感觉到他还是个将军——手握生杀大权的一个冷酷铁血的将军！

可张裕就算没有淳于量下令，他看起来也活不了多久了。

他五官溢血，呼吸微弱，看起来双眸都失去了往昔锐利的光芒，他突然唤道：“大哥？”

“我在。”

张季龄应了声，跪了下来——跪在兄弟面前，眼中盈了泪水。

他们曾经是兄弟，曾经因为误会再无联系，可今日再见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一朝为兄弟，他们血脉永远是相通的！

“我要死了……”张裕虚弱道，“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张季龄脸上有黑气涌动，缓缓道：“你不会死的。”

王远知还是站得远远的，突然道：“张季龄，你以为你是谁呢？”他依旧仙风道骨，可说出的话多少有些尖酸刻薄。

天师六姓虽都是天师血脉，但早有了裂隙。

张季龄霍然抬头，双拳紧握，咬牙道：“王远知，张家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定要赶尽杀绝？”

“无冤无仇？”王远知笑了，“这句话实在不该由张家来说。二十年前，张家就想方设法打击茅山宗，直到今日，张裕还想置我于死地，你说张家和我有没有仇？”

张季龄一怔，他知道王远知说的是实情，虽然他没有参与其中。

张裕一把抓住张季龄的手腕，低声道：“不要和他废话，我时间不多，一定要告诉你一个秘密——阿那律的秘密。”

他呼吸急促起来，双眸散光，似已回光返照，也就没有了往日缜密的心思，说的声音虽低，但王远知已然听到。风遗尘整理校对。

王远知色变，忍不住上前一步。

阿那律的秘密？张裕竟然知道？

张裕握着张季龄的手紧得发抖，断续道："阿那律本在……龙虎……山的……"他说到这里，突然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头已歪了过去。

王远知霍然上前。

"就算淳于将军不下令，张裕中了茅山道术，也很难活下去了。"孙思邈带分惆怅，缓缓道，"那张季龄和冉刻求呢？"

他来到这里，本来就是要救这二人的。

"冉刻求应是张季龄的儿子。"淳于量喃喃道，"我其实也没想到过张季龄会是叛逆，但所有的事实都指明，他和斛律明月有关。"

孙思邈眼中又露出了悲哀之意。

"或许有关，或许身不由己，可这二人如今已是无足轻重的人物，也一直没有对陈国怎样……不知道将军能否网开一面？"

淳于量看着孙思邈，许久才道："其实这次计划，最大的收获，不是破除敌人的阴谋，又杀了张裕，揭穿张季龄的底细……先生知道陈国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孙思邈摇摇头，他知道淳于量会说下去的。

淳于量略有激动道："陈国最大的收获就是证明先生没有对陈国不利之意，这点很重要！"

"真的？"孙思邈没有半分被重视的喜悦。

"真的！"淳于量用力点头，双颊红赤，但努力止住了咳，"只要先生答应为陈国做事……其余的事情都好商量。"

他神色诚恳，双眸中也带分期待之意。

孙思邈沉默许久，终于道："我若是不答应呢？"

淳于量眼中闪过分诧异，红赤的脸颊变得有些发白，缓慢道："那我也难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话音未落，天地间突然传来了惊天动地的一声响！

淳于量、孙思邈饶是冷静，却也被那声响震得一颤，倏然扭头向响声传来的方向望去。

响声来自张家庭院的方向！

刺心

第五章 父子

张裕死了？

王远知一惊，他知道张裕早该死了，若不是张裕，任凭谁中了他茅山三禁制之一，都熬不过半个时辰，更何况张裕连中他的三道禁制。

可张裕毕竟非同凡响，不但活着，还很精神，他破不了茅山禁制，但靠龙虎宗自封之法，用符箓压住禁制发作。

但葛聪为人虽像生意人，所练的九字真言的确有通神之能，竟破了张裕的自封，引发了茅山禁制。张裕内伤尽发时，又中了王远知一掌，随时都有毙命的可能。

王远知却没想到张裕这时候会毙命。

张裕不能死，阿那律的秘密还没有说出时，张裕就不能死！

这些年来，天师六姓中人分崩离析，但其中有志之人，从未放弃寻找天公将军临死前说的阿那律。

阿那律就是如意，拥有者万事如意。王远知就算身为茅山宗主，也不能不对阿那律动心。

王远知一步就到了张裕身前。

茅山道术中，有一种还魂道术，一个人将将咽气时，若施此术，还能让那人多说几句。

他霍然伸手，就向张裕抓去，心中蓦地一凛，周身泛起了寒意，只因为他见到张裕眼眸突睁，其中精光闪现。

张裕复活了？

还是借尸还魂？

若是旁人见到这种情况，只怕惊走了三魂七魄，王远知却立知陷入了极大的危机，张裕是诱他前来。

他其实也有防备，防备张裕诈他前来，但他还是过来了，因为他实在放不下阿那律。见机不妙，他立即吸气，准备迎接张裕的濒死一击。

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发出攻击的竟是张季龄。

张季龄本在垂泪，可在王远知到来的那一刹，脸上突然黑气弥漫，然后他抢在王远知前吸了一口气。

然后他就涨了起来，如同个充气的球一样。

所有人眼珠子都瞪得溜圆，不信这人会有这般变化。

张裕眼中突闪过分惊惧，叫道：“不要！”

喝声中，张季龄霍然向王远知冲去。

王远知脸色立变，倒退不及，一掌拍出，正中张季龄的身上。

“砰”的一声大响，张季龄竟然整个人爆了开来，庭院中立即烟雾弥漫，陈国兵士饶是身经百战，蓦地见到这种奇景，忍不住惊呼慌乱。

王远知就感觉一股热浪冲来，全力后退，等落地时，竟撞在一棵大树上，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嗄声道：“生死判？”

他没小瞧张裕，但低估了张季龄。

张季龄实在太窝囊，窝囊得让所有人都几乎忘记了他也是龙虎宗的高手，甚至是张裕的大哥。

可张季龄不是自废了武功，怎么还会有这般神通？

方才张季龄炸开，不过是个幻象。鼓动的是衣衫，炸裂的也是衣裳，他本人早倒退了出去。

烟雾缭绕中，王远知还能看到张季龄对他一击后突然抓住张裕、冉刻求二人倒飞了出去，霍然撞到一面木墙上，入了一间厢房内，再没了动静。

陈兵稍乱，就听一人喝道：“包围那间厢房。若有人出，射杀！”

发令之人正是吴明彻。

陈兵本有些慌乱，闻言立即将那厢房包围，或挺刀，或引弓，却不敢轻易进入厢房。

方才那一幕诡异非常，让他们意识到眼前面对的人并非简单的刀枪弓箭能够解决。

吴明彻神色凝重，手一挥，只听“夺夺”响声不绝，无数铁钩射在了那厢房的木质墙壁上，转瞬的工夫，那间厢房被拆得干干净净，一块木板都没有留下。

众人举目望去，又惊又奇。

他们亲眼见到张季龄带着张裕、冉刻求逃入了这间厢房，可房子拆除后，一目了然，房间中，并无半点人影。

张季龄三人，竟凭空不见。

爆炸声传来，孙思邈微震，忍不住皱了下眉头。

淳于量很快恢复了平静，叹息一声道：“你虽为他们求情，但他们却不见得信得过你。你如此努力，只怕白费了力气。”

孙思邈道：“我做事，只因为自己要做。结果如何，非我能预测。”

他简简单单的话语中，没有失落，只有执著。

淳于量怔了下，又咳了起来，蜷缩起身子。

风更冷，炉火也黯淡了下来，有兵卫进了庭院，匆忙地到了淳于量身边，低声说了几句话后，又退了出去。

淳于量望向孙思邈道：“原来张季龄等不及先生为他们说情，抢先发动，伤了王远知，然后带张裕和冉刻求逃了。”

他知道张季龄逃了，居然还很平静。

陈国最有名的三员大将中，他无疑是最憔悴无力的那个，可若论沉着冷静，谋略深远，却远胜过其余两人。

孙思邈喃喃道：“他们能逃到哪里去？”

“他们逃到了张季龄所住房旁的厢房，然后就不见了。”淳于量平淡道。

孙思邈叹了口气：“只怕房间下会有暗道。”

淳于量讥诮地笑了下，又满了杯茶捧在手上。茶杯虽暖，可他眼中满是寒意。

“淳于将军算无遗策，既然将张府重重包围，怎么会算不出张府下会有密道呢？”

孙思邈惆怅又道：“所以无论如何，他们还是逃不出淳于将军的

罗网。可能他们从地道的另一端出去的时候，发现陈兵早就埋伏在那里。”

淳于量笑了笑：“世上的人若都像先生这样，那肯定会安静很多。因此……”顿住凝望孙思邈的眼，“他们还是在我的手上。”

他的意思很明白，孙思邈若不答应为陈国效力，冉刻求等人仍旧只有死路一条！

冉刻求还没死，可心早就一寸寸地凝成了冰。

蝶舞死了，死在他的面前，他那时候几乎想和蝶舞一块死的，但张季龄拎着他撞入厢房的时候，他并没有挣扎。

他眼下虽会为女人去死，但绝不想这时候耽误旁人的生。

三人冲到屋中，滚做一团时，张季龄不知动了什么地方，冉刻求就觉得脚下一空，掉了下去。

冉刻求根本没有喊，他只是在无边的黑暗中向下滚去，不知滚了多远，撞到一面墙壁才停了下来。

四周漆黑一片。

转瞬有灯燃起，冉刻求四下望去，发现四周均是石头砌成的墙壁，看起来竟像是个绝地。

他见到这情形没有吃惊，在他心中，这时候到了什么地方，都没什么两样。可让他吃惊的是，他很快看到了一个人。

那人手足被绑，正坐在墙角，见到冉刻求时，也是一脸惊奇。

那人正是慕容晚晴。

“你……你怎么……”冉刻求才要发问，立即明白过来。

李八百、张裕本是要用慕容晚晴要挟孙思邈的，慕容晚晴被关在这里再正常不过。张府下的机关，不脱离龙虎宗范畴，张裕当然也知道的。

慕容晚晴没说话，目光望向了灯火来处。

点灯的是张季龄，他身边躺着一人，却是张裕。张裕双眼闭着，不知是死了，还是昏了过去。

外边天翻地覆，慕容晚晴却什么都没听到，蓦地见到张裕这种模样也不由吃了一惊。

张季龄脸上黑气更浓，突然轻声道：“仲坚……”

他叫得很谨慎，似乎面临条毒蛇，只怕被毒蛇咬上一口，他叫得也很轻很淡，甚至没有去看冉刻求。

冉刻求没应，只是看了张季龄一眼，带分询问之意。

他不再拒绝别人叫自己张仲坚，对张季龄的怨恨也少了许多，因为他知道张季龄是有苦衷的。

他虽从小就没了父母，但却从不是愤世嫉俗的人，可他还是难以开口叫声父亲——虽然方才张季龄拉着他逃命的时候，他有那么分激动。

无论如何，这次张季龄并没有抛弃他。

张季龄终于望向冉刻求，目光中并没有柔情，他看着冉刻求，居然还很客气的样子："一会儿……仲坚……你带张裕逃走……"

他突然伸手从手指上取下那个碧玉指环，递向冉刻求道："给你。"

冉刻求一怔，不接指环，只是看着张季龄发黑的脸："张裕怎么了？"

"他昏过去了，一会儿能醒来。他还有活命的希望，只要你能带走他。"

见冉刻求并不伸手，张季龄脸上黑气更浓，终于有了分焦急之意，他顾不了许多，一伸手就将那戒指套在冉刻求的手指上。

见冉刻求没有挣扎，张季龄顿了下。给冉刻求套上戒指的时候，他是握着冉刻求的手。

冉刻求手冰冷，张季龄的手却火热。

不过片刻，张季龄一咬牙，突然松开了手，在石室墙壁一拍，地面霍然又裂开个黑黝黝的洞口。

"你带张裕从这里走！"

慕容晚晴变了下脸色，她当然听出了什么。

她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知道这是要命的时候，可张季龄似乎不要走，也不准备让冉刻求带她走，是不是说明张季龄准备先杀了她？

慕容晚晴还是沉默。

事到如今，她并不想说太多。

冉刻求未动，只是望着张季龄道："那你呢？你怎么不走？"

灯芯爆了下，那点光彩似乎全落在了张季龄的眼中。

可是灯芯爆了又黯。

张季龄道："我还有点事情要做。"

"什么事？"冉刻求坚持问。

张季龄胸膛起伏，长吸一口气，还能平静道："我不是叛逆，我的全部财产都在江南，我不能走。"

冉刻求只觉得脑海一炸，所有压抑的情感瞬间爆发，嘶声道："你难道还幻想和皇帝说清楚，还想当你的江南首富？"

张季龄淡淡道："不错，我不能放弃……这里的一切。"

冉刻求踉跄退后一步，缓慢道："然后你就可以放弃我？"

他真的不解，他以为他已经了解。

当年父亲为了不得已的理由丢弃了他，害他怨恨多年。如今他们终于相聚，解释了误会，父亲也肯拼命在敌人环视下救了他。

他以为他们可以团聚，甚至准备开始接受这个一直被他怨恨的父亲，可原来一切不过是个笑话！

张季龄笑笑："你长大了，不用靠父亲也能活下去，是不是？"

冉刻求只感觉全身的血液一刻间全被抽走，又退了步，咬牙道："不错，没有你，我也能好好地活！"

他霍然转身，都忘记了带走张裕，就要向那洞口冲去。

他想逃离这里，永远逃离江南，前方洞口黑黝黝的，哪怕是地狱，他也想进入躲避！

不然怎么能让他痛苦的心宁静片刻？

他心灰如死，却没有留意到张季龄在他转身的时候，眼中突然现出极为深邃的痛苦之意。

张季龄似想召唤，但终究什么都没有说，他手掌已要拍到墙壁之上。

慕容晚晴突然叫道："冉刻求！"

冉刻求霍然回身，向慕容晚晴望去，可见慕容晚晴却在望着张季龄，一副骇异的样子。冉刻求电闪望去，身躯陡震。

因为他见到张季龄嘴角溢出一丝黑血，灯火下，张季龄的脸已变成死灰之色。

冉刻求内心震骇，失声道："你？"

张季龄似乎还想笑笑，可身形晃了下，已仰天倒了下去！

孙思邈坐在石凳上，神色多少有些落寞："我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淳于量笑了："我看不出先生为何还需要别的选择。"

见孙思邈脸上带分沧桑，淳于量缓缓道："先生年少成名却遭逢

大难，未能在周国一展宏图，只怕以后也不会。”

他说得很肯定，因为他知道的也比说的要多。

孙思邈目光中突然露出分萧索。

他知道淳于量的意思，他是周国人，可到如今，他甚至不能以本来身份踏进关中一步。

十三年了，不变的始终不变。

“先生在齐国又被斛律明月猜忌，虽有作为，一样难展抱负。”

淳于量微笑道：“如今先生到了陈国，虽有误会，可妖孽终去，真相大白，以先生和圣上的关系，定能取得圣上的信任，一展宏图伟业。”

“宏图伟业？”孙思邈反问道，“我有什么宏图伟业？”

“先生入昆仑得天师绝技，宏图当然就是天师的遗愿。”

淳于量显然从葛聪口中得知了很多事情：“其实水可覆舟，亦可载舟，《太平经》所言本是治理天下的良策，太平大道一统，也并非大逆不道。”

见孙思邈沉默，淳于量又道：“天师六姓虽已分崩离析，但以先生之能，重现寇谦之的辉煌也非不可想象。”

“那王远知呢？”孙思邈突问。

一山不容二虎，王远知的茅山宗规模正宏，怎能容忍别人踩在他的头上？

淳于量顿了下，端起茶杯遮住了表情：“这件事，大可慢慢商量。就算先生不想大道一统，若在陈国为官，官位绝不会在我之下。”

“就这些？”孙思邈道。

淳于量放下茶杯，看着孙思邈朴素的衣着，轻轻叹了口气，喃喃道：“我本来想说，只要先生想要，荣华富贵可说唾手可得。”

孙思邈笑了，突然拿起面前黑黝黝的茶杯道：“此杯是昆仑罕见的黑玉所造，坚硬愈铁，价值似金，若是流通到市面上，同等的金子都换不到。”

他突然岔开话题，淳于量目光露出思索之意，却没有打断。

他们彼此，都不是说废话的人。

只是很多话，很多人要经过很多年的历练后才能理解。

“这茶本是庐山云雾茶，采摘艰难，等重的价值，甚至还超过这茶杯。”孙思邈又道。

淳于量忍不住又咳：“杯是圣上赐予的，茶却是故人送的。若不是先生，我恐怕还不拿出来了。”

他以为明白了孙思邈的意思。

陈国王气渐敛，但奢华之气却浓，这并非治国之道。

“在将军的眼中，这茶杯当然是极为贵重之物，拿出来待客，是以示尊重和诚心。”孙思邈缓缓道，“可在我眼中，这杯子却和普通的茶杯没什么两样。”

淳于量又咳，这次才是真的理解了。

很多东西的价值在不同人的心中并不相同，很多人追求的价值，在另外一些人眼中，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孙思邈并不再说了，他知道淳于量明白就够了。

夜深沉，一人突然幽幽道：“可是我呢？在你眼中，也和其他女子没什么两样吗？”

那声音突如其来，孙思邈却未回身，也未回答，他听出那是临川公主的声音。

夜色下，临川公主如同盛开的紫色丁香，可这朵花在秋意中，却带分忧愁之色。

淳于量又在咳，对临川公主的到来，没有什么意外。

临川公主缓缓走到孙思邈身旁，望了他许久才道：“你选择不多了。”

她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神色竟有分忧虑之意，像是会有什么紧迫的事情要发生一样。

孙思邈神色不改，突然道：“其实我很奇怪。”

“奇怪什么？”临川公主问。

孙思邈道：“淳于将军在这里，等的不是张季龄那面的消息，而像一直在等我？”见淳于量点头，孙思邈又道，“可淳于将军显然知道提出的条件，我很难答应。”

“可他必须要试试，我也一样。”又是临川公主在答。

孙思邈皱了下眉头，似乎不明白他们的试试是什么意思。

临川公主一伸手，从孙思邈手上取过那茶杯，握在手中道：“在你的心中，我或许和别的茶杯没什么两样。可是……”

目光中满是温情脉脉，临川公主低语道：“在我的心中，你一直都是世上最珍贵的那个茶杯。”

风更冷，可月色突然柔了，所有的月色在那一刻，仿佛都汇入

了临川公主的眼眸。

“我自懂事起，就听父皇说过你的事情——你为柳如眉不惜去死的事情，我不管你救了多少人，我不管你是什么来历，我不管你对陈国有利有害……”

临川公主紧紧握着那茶杯，一字字道：“你在我心中，永远都是十三年前，为了心爱的人去死的痴情少年。我喜欢这样的人，我喜欢你！”

风也柔了，夜静恬美。

临川公主缓缓又道：“因此无论如何，我都请求淳于将军，再试一次。为了陈国，为了我自己的梦，也为了你的性命。”

眸如水，可眼波更胜水波，临川公主轻声道：“无论如何，请你想好了再回答，好吗？”

如斯夜色，若有一个女子这般深情地倾诉对你的情意，有谁能够不心动？

孙思邈没有动，沉默半晌道：“我明白了，原来有没有李八百、张季龄他们的事情，我不为陈国效力，好像只剩下最后一条路走？”

死路！

不为所用，就为所杀！

陈顼这种人绝不会让孙思邈为别国效力！

淳于量等在这里，就是要执行陈顼的命令？难道说这静谧的庭院中，早就杀意万千？

临川公主就是因为这点，这才出现？

孙思邈坐在那里，脸上沧桑之意又起。

淳于量又在轻轻地咳，许久才道：“先生其实有三条路走的。”不闻孙思邈问，淳于量缓缓道：“先生可认识一个叫做普六茹坚的人物？”

孙思邈眉心似乎跳了下，喃喃道：“普六茹坚？”他那一刻并没想到艰难的抉择，突然想到了十三年前。

十三年了，原来该来的始终要来。

“他是周国的使者。”淳于量道。

他在这时候突然提及到周国的使者，实在有点莫名其妙，可临川公主神色却有些异样，像是畏惧和担忧。

孙思邈道：“周使到陈国，难道会和我有关？”

他说的有些好笑，他是闲云野鹤一样的人，本来和周国使者不

应该有什么关系的。

可淳于量偏偏点头道：“不错，普六茹坚来这里，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先生！”

孙思邈又笑，笑容中带分迷雾，他似对自己的事情并不关心：“他别的目的呢？”

“想促使周国和陈国联盟。”淳于量说得简单直接，“先生当然也知道，如今齐国最强，陈国最弱，陈国若想不倒，和周国联盟是最好的选择。”

“这个选择的确不错。”孙思邈淡淡道，“当年汉室倾颓，三国鼎立，吴、蜀两国也是这么做的。”

“其实不止魏蜀吴这么做，当年大秦一统六合时，其余六国也是这么做。”临川公主突然插嘴道。

孙思邈心想，可最终吴蜀联盟还是分裂，六国也被强秦所灭。

他知道临川公主这么说，是想证明她也懂国家大事，可他并不想讨论。

他只是道：“可贵国国君会答应吗？”

陈顼曾为周国阶下囚，受周人凌辱，他如何会咽下这口气呢？

淳于量缓缓道：“天子还在犹豫，因为他们提出的条件让人实在无法拒绝。”顿了下，慎重道，“他们甚至想将江陵北六城割让给我国，换取陈周联盟，共抗齐国。”

孙思邈微微动容：“他们没有条件？”

“有。”淳于量沉默半晌，端起茶杯时，却忘记了茶杯中没有了茶水，“他们要我们把先生送到周国！”

冉刻求脸上满是震骇之意，见到张季龄仰天倒下，几步赶回，一把抱住张季龄的身体，跪到了地上。

他什么都不懂，可在那一刹那间也看出，张季龄已奄奄一息。

为什么？为什么方才还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片刻之后，就变成这种模样？

冉刻求不知道，脑海中蓦地闪过分光亮，嗄声道：“你……骗我！”

他心中一直有个结——被父亲抛弃的结。

因为这个结，他一直想做个富豪，想有朝一日超过父亲，才堂堂正正地去问父亲为何要丢弃自己？

因为这个结，他想了太多太多。

因为这个结，才让他一个心思地只想到别处，却没想到张季龄让他离开，只不过是有苦衷难说。

张季龄……父亲要去了，让他走，只是因为不想连累他？

他悔恨千万，千言万语却只变成几个字，“为什么？为什么？”他其实早知道为了什么，可他恨自己为什么不去深想？

张季龄嘴角溢血，但却露出分笑意，他仍旧小心翼翼道：“仲坚……”

“我在这里。”冉刻求毫不犹豫地应道，“你……怎样？”

“我没事。”张季龄不再是木然的神色，眼中带分喜悦，也终带了分温情——迟到多年的温情。

冉刻求泪下：“你……你……我……我该怎么做？”

他实在不知道是什么支撑着父亲说出“没事”两个字，或许不过是因为爱——简简单单的爱？

“你什么都不用做。”张季龄缓缓地吸气，竭力让自己不再露出痛苦的颜色。

“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做？”

一个声音突然冰冷地传来，慕容晚晴微惊，举目望去，见到张裕竟睁开眼睛，挣扎坐了起来。

这简单的一个动作，让张裕气喘吁吁，他语气虽冷，可眼中却似乎燃着火。

他问话的时候，五官血凝，说不出的恐怖，挣扎着向张季龄爬来，一把抓住张季龄的手。

冉刻求没有动，他看出张裕或许不过是想救张季龄。他希望能有奇迹，可又知道奇迹多么地渺茫。

张裕看起来自身难保，这昔日威震八方的龙虎宗道主，也已经到了绝路。

“没用了。”张季龄平静道，“生死判一出，谁都救不了了。”

张裕身子一僵，咬牙道：“你明知用‘生死判’这种道术，就是自寻死路，你为何不让我出手？你为何还要制住我？”

“你若出手，岂不也是和我一样？”

张季龄嘴角一分哂笑：“我知道……在你眼中，我一直是个没用的大哥。”望向冉刻求道，“在你眼中，我从不是一个好父亲。”

张裕咬牙，冉刻求泪下。

“我是个……没用的人。”张季龄喃喃道，“我也是个该死的

人。”

他说话的时候，神色有着无尽的萧索和寂寞，他呼吸慢慢弱了下去。灯光下，他的眼神也一分分黯淡下去。

张裕眼中突然有了亮——泪水盈眶的亮。

“你不该死。”冉刻求见到张裕的眼神，心中突然有了分恐惧，叫道：“你……你……你……爹，你要撑下去。叔叔，你神通广大，怎么不救救我爹？”

他惶恐之下，爹这个字终于说出口来，却不想这恐怕是最后的诀别。

张裕不语，只是握着张季龄的手在颤。

他当然知道生死判的意义，这是龙虎宗的奇术，威力极大，可激活人体的潜能，因此张季龄虽然自废武功，但此术一用，还能击退王远知。

但此术一出，施术之人生机就断！

任凭张裕有什么神通，也挽不回张季龄的性命。

张季龄听到冉刻求的呼唤，双眸突然亮了下，如同落日前最后的一分辉煌，他嘴角翘起，努力地去笑：“傻孩子，谁能不死呢？我早就该死了，许多年前就该死了！”

脸上终于有了分怀念，张季龄喃喃道：“你娘去的时候，其实我就该死了。兄弟，你说雨泪是为我死的并没有错。”

张裕手在抖，缓缓道：“我那时候说的，不过是想激怒你……其实……”

“其实是我一直在欺骗自己。”张季龄苦涩道，“你说的没错，雨泪是为我死的。她辛辛苦苦挣脱了枷锁，我却又再次带上，她很失望……”

“她不会失望。”张裕颤声道。

“她虽失望，可她没有怨我！她临死前，只托我一件事情，那就是照顾好仲坚！”

神色满是痛楚，张季龄道：“可我竟未做到！”

冉刻求双臂紧紧地抱着父亲，颤声道：“我现在活得很好，这就足够。”

他不知那如烟的往事，只是见到张季龄眼中深邃的痛楚，那一刻再没有了什么抱怨。他终于得到了解释——或许解释并不美好，但足够！

“仲坚，自从不见了你，我没有一日不想念你。”张季龄轻声道，“我派了很多人去找，却没有线索，后来斛律明月才暗示你在他手中。”

“一直都是斛律明月在捣鬼。”张裕冷冷地接了句。

慕容晚晴心中微颤，冉刻求也是一副讶然，他并不知道之前的一切。

“或许吧。”张季龄喃喃道，“我找不到儿子，每天都在想着他在哪里，每天都在恨自己还在好好地活……”

“就算是江南首富能如何？全部的家财也换不回我的儿子。”

“别人都觉得我这个江南首富穿得这么寒酸，难以想象，却不知道我每次想到儿子或许在江湖忍饥挨饿，就会心如刀割。”

慕容晚晴突然明白了——明白为何当初见到张季龄的时候，他那种模样。张季龄一直不像个富翁，原来是因为他从未想过要做。

“我每次看到贩夫走卒，跑堂要饭的，都会给他一文钱——就一文钱。”

张季龄似叹非叹：“一文钱虽不多，但也能买个烧饼，能免除一时的饥饿。我这般举动，不敢恳请苍天让我儿子衣食无忧，只盼他艰难的时候，也有人如我一样，能帮他一把。”

慕容晚晴突然想到在永乐楼时张季龄给伙计的一文钱，眼中有了泪水。

她那时候怎么也没想到过，那个她以为是好面子的一文钱，其中满满的都是一个做父亲的爱。

冉刻求泪水流淌不止，嗄声道：“我知道，我知道的，你不要说了，你……”

张季龄轻轻嘘了口气，带分喜悦，他要去了，得到了儿子的谅解，这比什么都重要。看向张裕道：“兄弟，大哥一直没用，最后……还只能让你照看着仲坚。只盼有来世，我能做你的兄弟……”

张裕神色中带分怆然，却并不言语。

“雨泪去了，我也早该去的。我又活了这多年，不过是在等——等着完成对雨泪的最后一个承诺。她已在召唤我……”

他眼中突然有分光芒，透过了昏黄的灯晕似看到雨泪在笑。

颤抖地伸出手来，张季龄触摸着儿子的脸庞，那一刻，没有了木然客气，有的只是无尽的慈爱和不舍。

“仲坚，我对不起你娘……也对你很内疚……”

“爹……你……不要走。”冉刻求感觉全身发热，一颗心却如封入了冰窖。

张季龄目光最后亮了下：“仲坚，有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他嘴唇喏喏动了几下，“爹已尽力……爹不是……不够爱你，只是……无法给你……更多……”

冉刻求只觉得手臂一沉，一把抓住了那垂落的手臂，撕心裂肺地叫道：“爹！”

灯火黯淡，却照着张季龄眼角的一滴眼泪，晶莹透彻。

慕容晚晴鼻梁酸楚，早已泪流满面。

她不知自己哭什么，但是忍不住地心酸。

冉刻求跪在那里，身形晃了下，再也承受不了这连环的打击，只感觉心中绞痛，眼前发黑，一口血喷了出来，扑倒在地。

刺心

第六章 醍醐

茶冷风更冷，孙思邈终于端起面前的冷茶，看着幽幽水面上那双有分失落的眼眸。

周国派使臣前来陈国，居然要陈国将他交给周国？

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可孙思邈却像能深切地理解。

他也知道淳于量说得客气——交给周国不过是委婉的措辞，或许应该说是将孙思邈押给周国更为准确！

他放下茶杯时，眼中又恢复了清澈。

“我知道淳于将军说的三条路了……第一条当然是我能听从将军的建议，入仕陈国，这样不但可让张季龄等人无恙，自己也能保全性命……”

临川公主忍不住道：“你不但能保全性命，你若是……若是中意我，再加上你和我父皇的关系，在陈国立即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她有些羞涩，但也很是自信——自信可帮孙思邈做到这点，眼中更是透露出几分期待。

为了爱……她不怕把一切事情说出来。

淳于量缓缓点头，抿着茶杯里新注的茶水，感觉茶里淡淡的苦涩。

“第二条路显然就艰险得多，我若是不答应淳于将军的建议，淳于将军一定会想方设法擒住我，将我交给周国？”孙思邈又道。

淳于量忍不住又咳：“这条路我不想走。”

“可将军已经走了。”孙思邈道，“淳于将军派重兵包围张家，看似要擒李八百和张季龄，其实却要借他们困住我！”

淳于量眼中流露出分锋芒，缓缓点头道：“不错，我虽这么走，所有的事情也的确按照我的计划进行……但我没有擒下你的把握，一分都没有。”

孙思邈望见淳于量眼中闪过的杀机，脑海中灵光一现，盘旋在脑海中的一个疑惑霍然而解。

“我明白了。桑洞真是被你们下的毒，只有你们下的毒，才让他刚好那时死去，配合你们将戏演下去？”

淳于量淡淡道：“桑洞真大逆不道，本来就该死，怎么死似乎没有什么分别。”

“那冉刻求呢？”孙思邈尖锐道，“他本是最无辜的人，难道也该死？张季龄、蝶舞呢，他们不过是被人利用的可怜人，也真的该死？淳于将军为达目的，真的牺牲谁的性命都在所不惜？”

他少有如此愤怒的诘责，盯着淳于量的目光如剑。

淳于量又咳，双颊红赤，许久才止住了咳，喘息又坚决道：“为了陈国，我连自己的命都不考虑，何况是别人？”

他目光如火，咄咄地望着孙思邈，并不退缩。

孙思邈微怔，半晌才道：“不错，这的确是个好的理由。”

“不是个好的理由。”淳于量眼中露出分无奈，“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

“一个人为了自己，无论怎么选择，都是情有可原的。”临川公主咬着嘴唇道，“孙思邈，我希望你好好选择。”

“那第三条路呢？我却不知道是什么？”孙思邈问道。

淳于量笑了：“先生应该知道的。”

不见孙思邈回答，淳于量淡淡道：“第三条路就是——先生出手杀了我，然后离开这里。以先生之能，要做到这点并不难的。”

临川公主突然打了个寒颤。

淳于量说得轻淡，可以他的算计，怎么会不防备孙思邈暴起伤人？

或许这第三条路，才是最凶险的一条路，因为孙思邈一经选

择，彼此之间再没有了回头路。

孙思邈脸上迷雾又起，一时间似也在考虑如何选择。

冉刻求却根本没有任何选择，他晕了过去。

他不是不知道危机重重，也不是不知道眼下绝非昏迷的时候，可他真的无法承受这痛入骨髓的打击。

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竟然转瞬就离他而去。

红颜花落，亲人远离。他就算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

昏迷或许不过是为了逃避，若是就此昏迷下去，可逃过无穷无尽的烦恼，他宁愿一迷不醒。

可有人似乎偏偏不想让他昏迷。

迷糊中，脑海中突然轰隆的一声响，冉刻求在无边的黑暗中，蓦地见到了光。

那光华有如铁水金花，雪舞冰凝一样，有冷有热地交替出现在他的脑海。

那光华又好像晨露清泉落在他的脑门，从他脑门溅开而下，丝丝缕缕地过了他的头顶、脸颊和脑后。

光华清凉阵阵，清亮如月，不停地激荡在他头脑之间，蓦地又是“轰”的一声响，全部冲击在他的舌尖和脖颈之上。

那光华化作两股，一股注入他的胸膛，另外一股却灌入他的背心。

冉刻求周身大震，往日发生过或从未见过的景象，交替出现，突见一箭射向蝶舞，父亲颓然闭眼，还有不认识的一个女子潸然泪下，梦里依稀地望着他……

蓦地大叫一声，冉刻求周身狂震，霍然睁眼。

灯火幽幽，石室黯然，有如幽冥之间。

他很快发现，他仍处在人间——也就是还在原先的地下，父亲的尸体就在他的身边，不远处的慕容晚晴仍在那里，只是眼中满是困惑的样子。

冉刻求一阵茫然，不解方才发生了什么事情，感觉脑门处有什么东西滑落下去，冉刻求一把抓去，才发现握住的是一只手。

那只手苍老褶皱，青筋暴起，像是一只年迈之人的手。

可这时候，怎么会有这么一只手按在他的脑门？

冉刻求霍然转身望去，又是一惊，失声道：“你是谁？”

他这才发现有一人正坐在他的背后，容颜苍老，眉发皆白，神色间有着说不出的沧桑疲惫之意。

怎么会有个老人坐在他的身后？

张裕去了哪里？

冉刻求心中讶然，见那老者也在望着他，目光中似乎也有分讶然的样子，忍不住再问：“你是谁？”

他一声喝问下，感觉心中酸楚依旧，但那股绞痛欲死的感觉却已不存在，同时周身精力充沛，竟有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方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那老者不语，眼中不知为何，突现出喜悦之意，可那股喜悦转瞬被一股凌厉代替，老者霍地望向了慕容晚晴。

冉刻求突觉那股凌厉很是熟悉，身躯蓦地震颤，脑海中竟浮出一幅画面……

他昏迷吐血扑倒在地的时候，张裕突然拉住了他。

张裕伸手按住了他的头顶，然后他才有了诸般感觉。

那画面来得突然，却在刹那间震颤了他的脑海。

“你是张裕？”冉刻求忍不住叫道。

那老者竟是张裕，他为何这片刻的光阴，竟变得如此苍老？

冉刻求吃惊之下还有分震骇，张裕究竟在他身上做了些什么？

那老者闻言似乎笑笑，转过头来道：“不错，我是张裕。”他言语间没有了冷酷凌厉，反倒有了些温情。

“你方才做了什么？”冉刻求忍不住道。

“我用了醍醐之术。”张裕缓缓道。

“醍醐之术？”冉刻求皱眉，一时不解，但他感觉张裕对他并没有恶意——张裕毕竟是他的叔叔，虽然他今天才知道。

“不错，醍醐！”张裕声音中带分虚弱，陡然振作了精神，张裕喝道：“张仲坚跪下！”

冉刻求心头一震，终于意识到张裕是在说他，他没有下跪，脑海中蓦地又有分闪电划过，嗄声道：“你难道要死了吗？”

他说出这句话并没有诅咒之意，完全是本性所发，念头所至，张口就来，心中又带着浓浓的酸楚之意。

张裕不答，恢复了冷漠，又道：“张仲坚跪下！”

冉刻求望着他苍老的面容和眼中的渴望，终于缓缓跪了下去。

张裕脸上露出分欣慰，却还肃然道："天师之血，龙虎之脉张裕，以天师十二世孙、龙虎宗第十代宗主身份传令，张仲坚从今以后，即为龙虎宗第十一代宗主，天地庇佑，救济苍生！"

冉刻求又是一震，一时木然，竟不知如何是好。

慕容晚晴听了，眼中也露出惊诧之意。

张裕去了肃然，急促喘息了两下，伸手落在冉刻求的肩头，喃喃道："仲坚，以后传龙虎宗大道重任，就落在你的肩头，你莫要让我失望。"

"我怎么能够担当？"冉刻求惶惶道。

就在方才，他还是个流浪无依之人，最大的梦想不过是学点本事，做个富豪，做梦也没有想到成为龙虎宗的宗主，难免惶恐。

张裕缓缓道："你莫要担心，方才我用的醍醐道术，本是龙虎宗张家玄宗道术，可把一人的所识所知尽量传给另外一人。"

"你把所识所知均已传授给我？"冉刻求难以置信。他那一刻只是恍惚迷惑，并没意识到自己学了什么。

"不错，你现在虽还不知，但终究会慢慢领悟。"

张裕苦涩又道："我连中王远知三道茅山禁制，又被葛家九字真言破了自制符箓，早就生机断绝，最后留气留力，不过是想要和王远知同归于尽。"

叹口气，张裕又道："你父亲看出我的用心，却高估我的能力，以为我还能活下去，这才不惜性命救我，希望我能照顾你。"

冉刻求心中酸涩，听张裕又道："可我已经不行了，这才用醍醐之法传你龙虎要诀。本来这种时候，我的醍醐之法运不到十成，你能接受的也不会太多。"

神色中突然带分振奋之意，张裕激动道："但我没想到你竟学会了洗髓之法。"

"洗髓？是什么？我没学过。"冉刻求一阵茫然。

张裕也有分错愕："你没学过？但你的确会了道学奇术洗髓，这点绝对不假。我醍醐之法虽运不到十成，但你因为会了洗髓之法，所获远比我知道的要多得多。"

一把拉住冉刻求的手，张裕急切道："你出去后，立即去找教你洗髓之术的人，可望大成。"

冉刻求异常困惑，不知道是谁教了自己洗髓之法，却知道张裕绝非虚言。

他得醍醐之法灌注，虽然心中哀伤之意不减，但头脑清晰了很

多，感觉也变得敏锐起来，突然凛然道：“怎么有震动从地面传来？”

转瞬醒悟道：“是陈军发现了密道？叔叔，我带你……带你们离开这里。”他隐约知道，张裕传他道法，是以生命为代价，那一刻只感觉血脉相连，亲近无限。

他伸手要拉张裕，不想张裕霍然挣脱了他的手，喝道：“张仲坚听令。”

“叔叔，你要做什么？”冉刻求不解道。

张裕伸手一指慕容晚晴，喝道：“我命你杀了这个女子后，立即离开，不得有违！”

冉刻求心头震颤，立即转望慕容晚晴，失声道：“为什么？”

慕容晚晴心中苦涩，只能垂头不语。

冉刻求不等再问，脑海中竟奇怪地出现了几幅画面，那画面一闪而过，竟是他从来没有遇过的景象。

那画面中，张裕、张季龄、慕容晚晴均在一个灵堂……

陡然间倒吸了一口凉气，冉刻求失声道：“你是斛律明月所派的细作？你来这里，本是要对孙先生不利？”

慕容晚晴眼中闪过分惊诧，不想冉刻求竟也知道这点。

冉刻求更是错愕非常，只因为那种感觉突如其来，却根本不是他的记忆，而像别人的记忆硬生生地灌注到他的脑海之中。

难道这就是醍醐之术的效果？

可更让他吃惊的是——他从未想到过，一向信任的慕容晚晴居然是斛律明月的人。他一明白这个关键所在，立即明白了慕容晚晴一路跟随的用心，忍不住心中震颤。

就听张裕厉声喝道：“不错，她本是斛律明月的人，一直要对我们不利，你现在就杀了她！”

冉刻求身躯一震，望着慕容晚晴，表情复杂千万。

秋风萧瑟，淳于量看着天空中的落叶，临川公主却在看着孙思邈，紧张地等着他的选择。

在她看来，孙思邈根本不用选择。

三条路，正常人都选第一条路！而怎么来看，孙思邈都是再正常不过。

孙思邈闭上了眼，许久后才睁开，突然望向了临川公主。

临川公主心头一跳，竟感觉到浑身火热，她不知道孙思邈会怎么选，但敏锐地知道，他已经有了选择，而且他像有话要对她说。

“公主本不该来。”

临川公主一怔，立即道：“为什么？”

“因为这场戏里面，不会有梦。”孙思邈声音虽低，但很清晰——清晰得容不得梦的存在。

临川公主不解道：“戏……有梦？孙思邈，你究竟在说什么？”

淳于量又在咳，眼中也有分无奈之意。

孙思邈道：“每个人都有梦，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在我看来，公主喜欢的不过是那个十三年前，还在做梦的孙思邈。”

“不是，绝对不是！”临川公主立即否定，“我见到你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你。”

“是吗？你喜欢我什么？”孙思邈平静地问。

临川公主愣了下：“我喜欢你的痴情，我喜欢你的热血，我喜欢你为了柳如眉，不惜去死。”

“因此我说……你喜欢的不过是十三年前爱做梦的我。”

孙思邈淡淡道：“我现在也不痴情，也不热血，更不会为了一个女人，改变自己的选择。”

“你骗我。”临川公主大声叫道。

孙思邈道：“我没有骗你，能骗你的只是你自己。其实你早就应该知道，你和我，本是在不同的世界……这场戏的结果已经注定。”

顿了下，一字字道：“你父皇绝不会为你，放弃他的决定，而淳于将军若不是早知你父皇的决定，如何会这般大动干戈？”

淳于量又在咳，他实在无话可说。咳嗽让他痛苦，但也让他暂时忘记更痛苦的抉择。

临川公主霍然望向淳于量，不信道：“父皇做了什么决定？”

淳于量没有回答，只是让自己蜷缩在貂裘中，想咳却没有咳。

临川公主一见他的表情，一颗心沉下去，她并不笨，只是她一直没有多想——很多人没想到结局，只是因为回避。

好像不去想，就不会有那种让人心悸的结局。

可结局早就命中注定，无论你是否去想，答案都在那里。

她浑身发抖，突然叫道：“我不信，孙思邈，你等着我，我要证明你是错的。”

她一转身，风一样地冲出了庭院，只剩下孙思邈和淳于量静静对坐。

“你果然不再是个痴情的人。”淳于量叹了口气，喃喃道，“我若是你，是不忍心伤害临川的。”

孙思邈目光闪烁，缓缓道：“将军错了，伤害她的绝不是我，种因的不是我，结果也不是我。”

淳于量沉默许久，才点头道：“不错。因果均非你能决定，你只是把现实告诉给她……”

“现实是——这场戏本来就是将军、王远知和贵国国君合演的一出戏。”孙思邈缓缓道，“贵国国主选的是王远知，而不是我。”

皇宫中，他在笼中，王远知却在笼外，这其实已说明了陈顼的选择。

淳于量并未肯定，但也未否定。他当然知道，事实就在那里，任何话语看起来都苍白无力。

因此他只是道：“临川是个爱做梦的女孩，做梦总没有错，是不是？”

“可不做梦也没错，是不是？”孙思邈淡淡道，“十三年前的孙思邈还会做梦，现在却不会了，淳于将军本也不是做梦的人。”

淳于量喃喃道：“不错，我本不该幻想你会选第一条路。”

“这里并没有埋伏。”孙思邈突道。

淳于量叹道：“我说过，我没有擒你的一分把握，你要走，我拦不住，既然如此，何必埋伏？”

孙思邈眼中突然露出分古怪：“淳于将军敢不埋伏一兵一卒来见我，果真是连自己的命都不考虑了？”

淳于量又咳，等放下掩嘴的丝巾时，上面竟染了分血迹。

“你要抓我的筹码当然就是冉刻求等人在你的掌握中？你想让我为了他们，自缚双手？”孙思邈问道。

这听起来有些滑稽，也不太可能，没有谁的性命比自己的重要，孙思邈就算圣手仁心，也很难做这个选择。

淳于量竟然点头，喃喃道：“不错，这是我的筹码。”有分哂笑道，“这筹码其实有些单薄，先生不赌，我也没有办法。”

“你知道我一定会赌的。”孙思邈缓缓道。

“你会赌？”淳于量满是惊诧，似难相信孙思邈的选择，突道，“你可知道这场赌的结果？”

“你说过，为了陈国，你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考虑，何况是别人的性命？”孙思邈突道。

淳于量点点头，一时间不知道孙思邈的用意。

“可你也应该知道，有些人不会考虑自己的性命，但会考虑别人的。”孙思邈伸出了双手，淡淡道，“你现在可以锁了我，送我去周国了。”

淳于量睁大双眸，许久才一字字道：“孙先生竟选第二条路？”

他难以置信，又补充一句：“你可知周国谁要见你？”

“我知。”孙思邈平静道。

“那你可知他见你的目的？”淳于量凝重道。

“杀了我。”孙思邈毫不犹豫道，显然早知道所有的因果。

淳于量又咳，咳得有些心热，他目光也变得火一样地热烈：“你明知去周国只有死路一条，你还选择第二条路？”

孙思邈望着那地上随风而走的落叶，眼中却有着难言的执著。他不再像是个痴情的人，但还是个执著的人，一直都是！

他只回了一个字：“是！”

淳于量那一刻，神色复杂，秋风中又是断断续续地咳。

慕容晚晴闭上眼，她那时候并不知道孙思邈的选择，却知道自己没有什么选择。

张裕要杀她，她并不意外，冉刻求要杀她，她也没什么辩解。

很多路本是从开始走的时候，就注定了结果。

不知为何，她那一刻心中竟很平静，只是想到，原来这世上虽有流星，但从不会有什么心愿。

许久，冉刻求仍未稍动，张裕忍不住喝道：“你还不下手？你难道不知道，是斛律明月逼死你的母亲，如今又逼死了你的父亲？”

“我知道。”冉刻求干涩道。

他立在那里，莫名的记忆涌到脑海，不需张裕多说，竟了解了一切。

醍醐灌顶，原来真有不可思议的作用。

“你知道为何还不下手？”张裕喝道。

“因为她不是斛律明月！”冉刻求咬牙道，“叔叔，我要复仇，但我要找的人是斛律明月！”

张裕怔住，一时间竟目瞪口呆，他似没听懂冉刻求说什么。

地面上传来的震动似乎更加剧烈，陈兵显然发现了地道，正在搜索他们的行踪。

冉刻求却不为所动，又补充一句："总有一天，我要找到斛律明月，和他决一死战！"

慕容晚晴霍然睁眼，难以置信地看着冉刻求。

她从未想到过，这三十多年来，居然有人敢向斛律明月挑战，而且那人竟是冉刻求，她实在不知冉刻求的信心从何而来。

张裕突然大笑起来，他本虚弱不堪，冷酷无情，这一笑，竟笑得很是欢畅，浑然不怕陈兵发现。

"你不信？"冉刻求问道。

"我信！"张裕的眼眸那一刻亮得出奇，"我只是没有想到，我不敢做的事情，你竟然敢！"

他的确不敢向斛律明月挑战。

北天师道高手如云，天师六姓能人无数，可这三十年来，却被斛律明月围剿得狼狈不堪，无一人敢向斛律明月挑战。

那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那也是禁锢所有人的一个牢笼。

"你不愧是张家的血脉，也不愧是龙虎宗的传人，龙虎宗终于有人敢向斛律明月清算旧账了。"张裕又笑了起来，可眼中已流出泪，凝声道，"只是你找斛律明月决战前，一定要设法活下去。"

他话一落，整个人向慕容晚晴扑了过去！

慕容晚晴一惊，立即明白过来，张裕知冉刻求说这些话，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想杀她，因此想替冉刻求动手。

冉刻求突喝一声，脚一跨，后发先至地到了慕容晚晴身边，手一抓，竟将慕容晚晴拎在手上，再一退，避开了张裕的一扑，叫道："叔叔，你……"

他心急之下，全然没有留意自己一步一抓一退之间，比以往不知要快捷了多少倍。

张裕一扑成空，一口血喷了出来，大笑道："好。"说话间，一掌拍在墙壁之上。

冉刻求只觉得脚下一空，不等惊呼，就带着慕容晚晴坠了下去。

只是坠落没有片刻，脚下突然踩到了实地。

冉刻求立即知道张裕开启了地下的暗道机关，抬头望去，只见光亮最后一闪，转瞬全部黑暗。

冉刻求心中凛然，大叫道："叔叔……"

陡然间上方一声巨响，就如沉雷突起，四下震颤，慕容晚晴心

中一惊，不知究竟发生了何事，只看到冉刻求眼中现出惨然之意。

沉雷声后，四下陷入死一般的沉寂，冉刻求立在黑暗中良久，突然一伸手又拎起了慕容晚晴，向前走去。

前方只有无尽的黑暗，慕容晚晴虽竭力望去，却只感觉到冉刻求朦胧的身影，再看不清楚其他。

可奇怪的是，冉刻求居然走得毫不犹豫，他大步向前，左转右拐，就在寂静的黑暗中不停地走了下去。

不知多久，慕容晚晴只感觉身子一顿，已被冉刻求放了下来，然后她就看到黑暗中冉刻求一双发亮的眼。

慕容晚晴无法忍受这难堪的沉寂，缓缓道："你找不到路了？"

她其实有些骇然——骇然看似寻常的张府之下，竟有这种复杂庞大的密道。

"如果我没有想错，前方就是出口。"冉刻求道。

慕容晚晴有些奇怪，本想询问冉刻求怎么知道，突然想到"醍醐"二字，心中有分恍然。

"我父本是龙虎宗的人，在这里建的是上下两层密道。"冉刻求道。

"两层？"慕容晚晴有些困惑。

"一层是明，一层是暗。"

黑暗中的冉刻求声音异常地冷静和清晰，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究竟是什么让他有如此的转变，难道仅仅是因为醍醐之术？

"明里的暗道不过是做给人看的。"冉刻求又道，"陈国就算发现上面的密道，派兵围剿，入密道的人也可从另一层暗道离去。"

慕容晚晴心中骇异，想不到张季龄机心也是如此深重。

"方才陈兵已发现明道，可张裕……我叔叔让我们离开，他破坏了上层机关，炸毁了明道。"冉刻求缓缓道，眼中亮光更甚。

那或许是泪光？

他突然什么都明白了，可明白的是否有些晚？

慕容晚晴只感觉一颗心都在抖，她对天师六姓门下本没什么好感。

自从她记事起，斛律明月就反复地告诉她，太平大道邪恶不堪，里面的人均是机心险恶，一定要斩草除根。

可她想着张裕的所为，想着张季龄的遭遇，看着眼前的冉刻求，心中却有歉然。

她突然发现，斛律明月让她做的事情，并非那么地理所当然。

“叔叔知道自己不行了，才用醍醐灌顶之术，将所学所知传给我。他留在上面，炸毁机关，本来就抱着和父亲同死的念头，也为我逃走争取了机会。”

冉刻求本不糊涂，到如今，更有些清醒得可怕。

“既然这样，我一定要活下去。”

慕容晚晴听到这里，一阵心悸，还是点头道：“不错，你一定要活下去。”

“可我活下去还为了什么？”冉刻求突道，话语中一阵茫然。

慕容晚晴无语，她一时间竟不知道如何回答。

有时候她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困惑，她活下去就是为了铲除太平大道，然后嫁给兰陵王？

她不知道！

“我本来恨我父亲遗弃了我，每个人都有父亲，为何我没有？我很需要一个理由。”冉刻求静静道，“后来我知道父亲就是江南首富张季龄，我就想了万千理由……”

慕容晚晴心中微动，突然想问冉刻求怎么会知道父亲是张季龄的，可她终究没有问。

“可我一直找不到答案，我也自卑——自卑不敢去见他，去问他，然后我就自以为是地觉得只要有了钱——有了比父亲还多的钱，就会有了尊严，有尊严去问他为何遗弃我。”

慕容晚晴心中苦涩，本想说我也是个孤儿，根本不知道父母是谁，这么来说，你反倒比我要幸运许多。

“可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我的猜忌怀疑是那么地可笑。我父亲他不是不爱我，只是他无法去爱。”

冉刻求长长地吸气，黑暗中昂起了头道：“刚才我一直想对他说点什么的，我想说我其实不怨他——真的不怨，可他已听不见……可他已听不见……”

他一声声地重复下去，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酸楚，可慕容晚晴只感觉一遍更比一遍惊心动魄，忍不住道：“他知道的，他会知道，你不要伤心了。”

“是吗？”冉刻求轻淡道，“或许是吧，不过我已不想当个富翁了，我发现为当个富翁的念头活下去，有着说不出的可笑。”

他没有半分可笑的表情，眼中只有深邃的痛楚。

沉默片刻，冉刻求又道："可我活着为了什么？为了蝶舞？可她也死了……"

"蝶舞死了？"慕容晚晴失声道。

她并不知道地面发生的一切，但听到蝶舞死了，忍不住地心惊。她身为斛律明月的亲信，当然知道蝶舞是齐国朝廷安排在江湖的暗线，也是祖珽的手下，可蝶舞居然死了？为什么？

突然发现冉刻求冷冷地看了她一眼，慕容晚晴一颗心沉了下去。

"你也认识蝶舞？"冉刻求道，不等慕容晚晴回答，冉刻求已道，"你当然应该认识，蝶舞一直为齐国效力，你不也是一样？"

慕容晚晴紧咬嘴唇，黑暗中，脸色苍白得可怕，她无话可说。

冉刻求也没接着说下去，只是道："我活到现在，一直是为两个目标活着，一是当个比父亲还富的富豪。一是让蝶舞知道，我比她一心想嫁的兰陵王要强上很多！"

慕容晚晴心中突然一紧、蝶舞也喜欢兰陵王？蝶舞也想嫁给兰陵王？

不待她多想，听冉刻求又道："可父亲死了，蝶舞也死了，张三、王五也死了。"他心中那股酸楚冲上了鼻梁。

一个人没了亲情、爱情和友情，活着还有意义？他还会为什么而活？

"我现在剩下的只有仇恨。"冉刻求一字字道，"我要活下去——是为仇恨而活，我一定要找到斛律明月！"

慕容晚晴身躯微颤，嘴唇都要咬得出了血。

"你一定觉得我自不量力？觉得我永远不是斛律明月的对手？"冉刻求突问。

慕容晚晴沉默许久，她心中的确有分这种感觉，她从来不认为冉刻求会是斛律明月的对手，就算他得张裕的醍醐灌顶之术，都不能击败斛律明月。

张裕都不能！

"可这世上能不能是一回事，敢不敢是另外一回事。"冉刻求双拳"咯咯"响动，眼中光芒更盛。

"我问心无愧，不敢面对我的，应该是斛律明月！"

慕容晚晴一怔，终于开口道："你为何要对我说这些呢？"

"你不懂吗？"冉刻求冷冷道。

慕容晚晴听懂那话语中的冷漠，苦涩道：“我懂，我是斛律明月派来的人，你杀了我，我无话可说。”

“我不会杀你。”冉刻求缓缓道，黑暗中，他伸出手来，扯断了慕容晚晴身上的绳索。

那绳索本是极为坚韧，不知为何，在冉刻求的手上，突然变得异常脆弱。

慕容晚晴骇异冉刻求突增的手劲，更吃惊他的举动，就听冉刻求说道：“因为我们是朋友！”

慕容晚晴心中一热，泪水几乎要流了出来，可冉刻求随后的一句话，让她心中瞬间凝成了冰。

“我们……曾经是朋友，但过了这一刻，再也不是！”

慕容晚晴坐在地上，手脚发麻，一直麻到心底。

黑暗中，冉刻求双眸竟如两盏灯，盯着慕容晚晴道：“我曾经说过，先生是好人，应该有好报，这世上除了你我外，好像都要算计他。”

慕容晚晴记得这句话，在紫金山的道观，冉刻求曾对她说过这句话。

这刻冉刻求重提这句话，竟是颇为辛辣。

“可我说错了，你其实也在算计他！”冉刻求目光如冰，一字字道，“我已经一无所有，如今只剩下先生一个朋友，我不希望再有人算计他。今日我放过你，你不要让我再见到你跟着先生，不然我很难再不杀你！”

他说完这句话后，一拍身边的墙壁，前方裂开个口子，竟有冷风吹来。

冉刻求大步地走了出去。

慕容晚晴忍不住叫道：“冉刻求……我……”

冉刻求只是顿了下，回道：“我和你已经无话可说。”

慕容晚晴双眸黯淡，垂下头来，听冉刻求又道：“还有……我不是冉刻求，我叫张仲坚！”

张仲坚出了地下，身形微晃，消失不见。

仍旧月夜，星已淡——淡如心中的泪水。

出口在前，慕容晚晴却未动，她只是坐在那里，脸上唇边全无血色，脑海中只是想着张仲坚说的一句话。

“你其实也在算计他！”

第七章 江陵

漫长的夜，似乎没有尽头。无边无际的黑暗，如寂寞般将慕容晚晴笼罩。

慕容晚晴坐在地上，望着外边的星空点点，突然有了分畏惧。不是怕有人埋伏，却是怕就算走了出去，也不知路在何方。

不知多久，冥冥中好像一声呼喝传了进来。

“你是谁？”

那声音颇为遥远，慕容晚晴心神无属，乍听那声音，感觉是张仲坚在喝问，蹙了下眉头，心道张季龄颇有机心，竟在地下挖了两层地道，张裕又封了明道，按理说陈兵就算发现地道，也暂时追他们不到。

那来的会是谁？

她侧耳倾听，只听到有风声呜咽，吹得树叶刷刷作响，可那呜咽的风声，树叶的响声，更显得外边出奇地静。

慕容晚晴突然害怕起来，一跃而起，冲了出去，又是一怔。

地道出口处竟是天然的石洞，从石洞走出去，外边极为荒凉，地势下斜，远处可见浓林耸立。

金陵城内，怎么会有这种地方，难道说，他们已到了金陵城外的紫金山旁？

慕容晚晴心中诧异，窜了出来，极目望去，就见远处金陵城巨大的外城廓隐约可见，不由骇然张季龄的本事。

可附近除了杂草林木、岩土荒山外，并没人的行踪。

慕容晚晴立在洞口处，忍不住轻声呼道：“冉刻求……”顿了下，又道，“张仲坚？”

不闻回声，只余死静。

张仲坚或许早走了？慕容晚晴想到这里，不知为何，心中更惊，一步步向前行去。

子夜早过，繁星已淡，慕容晚晴走了数十步后，近了前方的密林，突然心头一跳。

密林边竟站着一个人。夜色下，那人身形朦胧，让人看不真切。

慕容晚晴忍不住道：“你是谁？”

她问话一出，立即意识到张仲坚也曾这么问过，警觉突升，蓦地感觉到身后气流涌动，知道有人急速接近她，叱了一声，身形微侧，一脚踢了回去。

她被张裕所擒后，身上的暗器被搜走，软剑却还在，可敌人来得太快，让她甚至来不及拔剑。她这一脚踢出得虽仓促，却也力道非常，只怕恶狼都能踢得死，不想竟踢在空处。

一蓝衣人轻飘飘地避开慕容晚晴的一击，到了她的身后，右手食中双指急探，看起来就要戳瞎她的双眼。

慕容晚晴一凛，身形倒翻出去，避开了那蓝衣人的一击。

不想那人双指戳空，急速一弹，有青烟从他手中飞出，到了慕容晚晴的鼻尖。

慕容晚晴躲避急迫，呼吸正急，将那青烟尽数吸了进去，脚一着地，就感觉天昏地转，晃了两下，缓缓地倒了下去。

只是倒下时，她才发现正落在林边那人的脚前。

那人身着青衫，但洗得似乎都已发白，上面好像还有两块补丁。慕容晚晴见了，倒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她昏迷前有些艰难地向上望去，心头突然一震。

她望见了大志逸飞的一双眼，她竟是见过这人的。

紫金山顶的大石上，这人突如其来，给她讲了个故事后就悄然而去。

慕容晚晴一直不解他的用意，更不解他为何要伙同旁人对她进

行暗算。

坠入昏迷前，慕容晚晴只想着一个问题，这人究竟是谁？

夜幕渐薄时，天边曙青更暗，月失光华，云中若隐若现。

天空中最亮的那颗星升起时，反意味着长夜将去……

可再亮的星光，在辉煌的宫殿中，也显得那么黯淡。

陈顼竟然仍未睡，他身处青烟缭绕的大殿中，坐在华丽的龙椅上，正看着殿中的铁笼。

他就那么静静地望着笼子，神色木然，只是握着扶手的双手，一点点地发紧，如同他紧锁的一颗心。

殿外微有喧哗，转瞬间，临川公主跑了进来，叫道：“父皇，你还未睡，太好了。你……”她突然住了口，望见父亲望来，目光中有着说不出的冷漠，心头一沉。

她知道父亲有个习惯，总喜欢在静静的深夜看着那牢笼。

多年前，陈顼一直身处牢笼，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如今虽贵为一国之君，但仍对往事念念不忘。

眼下他虽然已在笼外，但其实还是住在笼中……

陈顼只看了临川公主一眼，就望向了脚尖，终究开口道：“何事？”

临川公主本有千言万语要问，见状竟是心悸，上前一步道：“父皇，你不是一直对女儿说，孙思邈曾经救过你，孙思邈是个痴情的人，孙思邈也是个好人？”

这些年来，陈顼一直望着那铁笼，一直未忘记往事，也对临川说过了很多遍以往的故事。

他说的是以往的痛苦磨难，因为他不找一个人诉说，就无法消磨那不停疯涨的痛苦，只有诉说后，他才能度过漫漫长夜，可临川公主记住的偏偏只是故事中的孙思邈。

陈顼漠然道：“那又如何？”

“就是因为父皇一直不停地说，女儿才知道这个人，才知道这人的往事，女儿曾说过，若孙思邈没有死，女儿就会嫁给他。”

临川公主说到这里时，星眸熠熠生辉。

这是她的一个夙愿，这也是她一直梦想的事情，这个念头伴随着她多年，早就在她心中生根发芽，盘踞了她的身心。

她太顾自己的感觉，却没有留意到陈顼的脸色冷了下来。

“父皇也答应过女儿，如果真有机会，会让女儿嫁给孙思

邈。”临川公主激动道，“可父皇为何不兑现承诺？”

“机会已经错过了。”陈顼冷冷地回了一句。

临川公主感觉浑身发冷，退后一步道：“什么机会错过了？”

“朕已经给过孙思邈一次机会，但他并没有珍惜。”陈顼冷漠道，“在皇宫时，朕已问过他了。”

临川公主脸色在那一刻白得如雪，看陌生人一样看着陈顼，许久才道：“原来孙思邈说的是对的。”

陈顼眉头跳了下，反问道：“他说了什么？”

临川公主缓缓道：“他说这场戏的结果已经注定！”

她脑海中瞬间回想起孙思邈所说的一切。

“我没有骗你，能骗你的只有你自己……这场戏的结果已经注定……”

“你父皇绝不会为你，放弃他的决定，而淳于将军若不是早知你父皇的决定，如何会这般大动干戈？”

她到现在终于明白了一切，而孙思邈却早看穿了因果。她本不信，孙思邈说得没错，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两个世界。

陈顼似乎怔了下，嘴唇动了下，喃喃道：“结果已经注定？”

“是的，所有结果早已注定。”临川公主叫道，“父皇，你根本没有给孙思邈机会，根本没有！”

那一刻她脑海有着说不出地清晰，往事一幕幕地流过。

“所有的一切结局已定，父皇你早知道会是这种结果，因为结局就是你安排的，而淳于量、王远知才是你最信任的人，也是这出戏的关键人物。”

“你显然早和王远知、淳于量商量好了所有的事情，因此王远知才会来，会来配合你演戏，因此他入狱没有反抗，因为他知道还会出来。”

“是你叫我放下笼子，笼子内是孙思邈，笼外却是王远知，说明你最信任的还是茅山宗，你根本没想过用孙思邈。周国前来索要孙思邈，你其实已经决定将孙思邈交给周国。”

“可你若是那么做，未免对孙思邈太不公平……不，不是不公平，因为你难以对自己交代，毕竟孙思邈救过你……”

“因此你故意装作给他机会，却又将他卷入漩涡，以此对他要挟，然后才能心安理得地将他送往周国换取什么江北六城，我知道你一直都怕周国，怕他们打过来的……”

陈顼脸色铁青，突然一拍扶手，喝道："不要说了。"

"不，我要说。"临川公主悲声道，"父皇，你难道忘记答应了女儿什么？"

"国家大事，岂能被儿女私情所绊？"陈顼冷声道。

临川公主摇摇欲坠，喃喃道："国家大事，儿女私情？"她其实早就听过，最是无情帝王家，在宫廷的权利欲望之下，感情早是难得奢侈之物，可她一直不信的，因为她一直到了现在，只感觉父亲不过有些怪，却从未感受到父亲的严厉苛责。

只有这一刻，她才切骨地感到，她的愿望，只怕再也不能成行。

但她还是试图挽救，因此抗声道："可是父皇你莫要忘记了，孙思邈毕竟救过你的命。"

陈顼立即道："朕关他入笼的时候，并没有杀他！"

"这就算偿还了他的恩情？"临川公主反问道。

陈顼冷哼一声，却没有言语。

临川公主霍然明了，忍不住叫道："父皇，你做了这些，根本不是为了国家大业，而是自欺欺人。"一言落地，殿中突然静了下来。

临川公主悚然于那种静寂，竟难再说下去。

陈顼缓缓地抬起头来，望着自己心爱的女儿道："你累了，回去休息吧。"

他不知费了多大的气力才平静地说出这几个字，额头青筋都在轻微地跳动，眼中的寒光，比刀锋还要冷。

临川公主望见陈顼这种模样，一时间竟觉得说不出的陌生，心中抽搐，阵阵地绞痛。许久，她才道："父皇，女儿知道了。可女儿还想问一件事。"

陈顼不语，微微地吸了口气，眼中的寒光渐渐弱了——眼前这个毕竟是他的亲生女儿。

临川公主却觉得更冷："女儿想问，是不是从今以后，再也不会见到孙思邈？"她已绝望，这是她自儿时就做的一个梦，却不想有一日要和这个梦告别。

"是。"陈顼缓缓道，"因此你最好的选择，是忘了他！"

临川公主软软地倒了下去。

永远不能和所爱的人相见，无论对谁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苦楚，更何况是芳心早被梦幻充满的临川公主？

一个人当然不能永远地做着梦，可此生若是无梦，那还有什么意义？

陈顼垂下头来看着脚尖，只是挥了挥手，早有宫人上前，将临川公主扶了出去。

天上的启明星更亮了，可陈顼的世界里，却似乎没有什么天明。

风中有咳嗽声传了过来，陈顼也不抬头，问道："事情都办妥了？"这里是他的皇宫，除了有限的几个人外，谁都不能妄自走动。

他不必抬头就知道来的是谁，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在他的控制下，走得一丝不差。

淳于量坐着轮椅进了宫殿，掩住嘴道："孙思邈已束手。"

"束手？"陈顼略有惊讶，"他没反抗？"

"没有。"淳于量似不敢直视陈顼，只是低着头。

陈顼沉默许久，缓缓点头道："淳于将军辛苦了，剩下的事情，你去处理就好。"

淳于量应了声，才准备告退，听陈顼道："孙思邈没有什么要求吗？比如说……要……见朕？"

"没有，他什么都没说。"淳于量顿了半晌，试探道，"圣上要见他吗？"

"不要！"陈顼微震，飞快地摇头，似觉得有些不安，又道："当年孙思邈虽说是奉天命来医治朕，毕竟有些功劳，你带他西去，一路莫要为难他。"

淳于量本想说圣上圣德，但嘴张了张，只是道："臣遵旨。"

他缓缓地退出了大殿，只见天色已亮，整个宫殿却没入了黑暗之中，那龙椅上的人儿，更是陷入了黑暗最深处。

从金陵沿江而上，随着曲曲折折的长江入了湘鄂之境，最有名的城池就是江陵城。

江陵南临长江，北接襄汉，西控巴蜀，指臂吴越，素来都是历史名城，中原扼要所在。

只是如今江陵城却满是萧索之意。

自春秋来，难数多少势力政权在此建都，造就了江陵的空前繁荣。可物极必反，繁华后往往是无尽的落寞景象，江陵就因繁华多引起强梁觊觎，屡次城破。

南梁时梁元帝建都江陵，几年光景，江陵之繁华，甚至可媲美

长安、洛阳、邺城和建康等千古名都。

西魏恭帝元年，西魏军悍然南下，攻破江陵，梁元帝身死，西魏军将江陵城洗劫一空，又将江陵百姓尽数驱赶到长安，造成江陵之颓废荒芜，民生惨淡，更过江淮之地。

不过如今的江陵城，又到了陈国控制之中。

江陵西北近周国前沿，东北靠接齐国地域，近年来周、齐交兵不断，无暇顾及此地，陈国趁机控制了江陵之地。

不过此地一直是三国交恶必经之地，因此除一些留念故土，厌恶迁徙的百姓还留在这里外，大多数人都已远离这曾经的繁华之地。

黄昏落日时，一辆大车缓缓地进入了萧索的江陵城。

大车上似有个方正的东西，但用黑布盖着，让人看不到其中的究竟。

有陈兵把守车旁，拥着那大车径直入了江陵城。大车之后，又有一顶四人抬的小轿，不急不缓地跟着大车。

本有陈兵上前要盘查，可见到为首那兵卫一亮手谕，慌忙退到一旁。有百姓见了，难免议论纷纷，甚至有些慌乱，感觉到或有大事发生。

江陵城本有内外两城，陈兵押着那大车长驱直入江陵内城的一处府邸前。

早有城守带着手下迎了出来，见到那大车先是一怔，快步到了那小轿前，施礼道：“城守萧思归拜见淳于将军。将军远道而来，末将才知，未能远迎，还请恕罪。”

轿帘掀起，人未出，咳声先至，轿中坐的正是淳于量。

他又憔悴了许多，咳得更是剧烈。

“我来此地，本是秘密行事，萧城守不知不为过错。”淳于量终道。

萧思归低声道：“不知将军来此，有何目的？可是要……”他欲言又止，倒是颇为谨慎。

“不是。”淳于量竟像看破他的心事，摇摇头道。

萧思归略有失望之意，看了眼那大车，满是困惑。

淳于量道：“你吩咐人将大车上的笼子抬到大堂去。”

萧思归一直在琢磨车上是什么，听闻是笼子，大为诧异，吩咐陈兵上前，将黑布掀开，见到那笼子打造得极为结实，笼子上的钢条竟有小孩手臂粗细。

笼中盘腿坐着一人，正是孙思邈。

孙思邈乍见天日，缓缓睁开双眼，微微一笑。

萧思归见了，不由大为困惑，不解淳于将军将这样一个人押到江陵做什么？他见那笼子这般模样，立即想到笼中所关之人必定是穷凶极恶之辈。

可怎么来看，孙思邈给他的感觉都非凶徒。他更不知，一个身在牢笼的人，又为何会这般从容？

有兵卫抬着笼子进入府邸，萧思归回过神来，问道："淳于将军，可要重兵把守吗？"

淳于量目光投远，若有怅然，缓缓地摇摇头，吩咐道："你准备顿好饭。"

萧思归忙道："末将这就去准备晚宴，给将军接风。"

淳于量又摇头："我是说，给他准备顿好饭。"艰难地下了轿，有兵卫扶着他上了轮椅，淳于量也入了府邸，只留下一头雾水的萧思归，阵阵茫然。

日落远山，夜幕垂落，笼罩在江陵大城之上，满是萧索。

堂中孤灯独燃，照在孙思邈有些孤独的脸上。

他身处笼中，仍旧闭目盘膝而坐，似乎沉思千万，又似乎什么都没有去想。

淳于量一手端着个托盘，一手转动着轮椅，进入了堂中，将托盘轻轻地放在了笼前的矮几之上，咳嗽了几声。

孙思邈终于睁开了眼，微微一笑道："有劳将军了。"

这些日子来，他们从金陵一路赶到江陵，都是淳于量亲自为孙思邈送饭，只是淳于量送饭后就走，二人间素少交谈。

淳于量这次却没有走的打算，他掩嘴轻声道："到江陵了。"

孙思邈道："其实将军不必每日如此辛苦来送饭的，叫个兵士来就好。"

"圣上说，先生毕竟奉天命救过他，因此让我一路好好照看先生。"淳于量静静地说，望着孙思邈的目光却很复杂。

孙思邈淡淡一笑："多谢他了。"

"先生难道从来不恨？"淳于量忍不住道。

"恨什么？"孙思邈反问。

淳于量又咳，终究没有再说下去，又道："到江陵了。"

孙思邈似乎明白了什么，道：“周人要在这里将我带走？”

淳于量缓缓点头：“约定是在这里，我也只能送先生到这里。”说话间，从怀中取出个铜钥匙，就要去开铁笼上的铁锁。

“淳于将军做什么？”孙思邈问道。

淳于量手凝在半空，许久才道：“我想请先生出来用饭。”

“将军不怕我走？”孙思邈似有诧异的样子。

“你不会走，是不是？”淳于量眼中突闪过分愧疚，手一抖，钥匙落在地上，清脆的一声响。

孙思邈看也不看那钥匙，只是道：“我若要走，何必来呢？”

淳于量突又剧烈地咳，紧紧地拉着自己身上的裘衣，蜷缩成了一团。

孙思邈看着他，眼中露出分怜悯之意，等淳于量抬起头的时候，孙思邈抿去了那丝怜悯。

他知道淳于量不是需要怜悯的人。

有些人一辈子希望活在别人的怜悯之中，有些人却认为怜悯本身就是种耻辱。

“看起来，先生不像是在笼中，而我却像笼中的人。”淳于量叹道。

孙思邈笑了：“我的笼子，需要外人才能打开。但将军的笼子，自己本可破解。”

“我可以吗？”淳于量颤声道，见孙思邈不语，略有激动道，“我本来可以的，我本来想和先生一起努力，加上临川公主，或许能够打破陈国的牢笼。”

他说得奇怪，国家怎么会有牢笼？

可孙思邈却像了解了，轻声道：“你本想让我在陈顼身边，进而劝劝他？”

他知道淳于量所说陈国的牢笼，就是陈顼。

淳于量用力点头，惋惜道：“可惜先生却不肯！”

“你错了。”孙思邈苦笑道，“我不是不肯，而是不能！”

“不能？先生也有不能的？”淳于量困惑道。

孙思邈笑——笑容中满是无奈，可那无奈也很快地融入了笑容，他无奈是因为无力，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微笑。

“将军感觉这世上最难做的事情是什么？”

淳于量目露沉思，许久未答，他感觉难做的事情太多太多，很难分出个高下。

“对将军来说，难做的是如何维持陈国安定，如何能帮陈顼北伐西征。”孙思邈缓缓道，“对于斛律明月来说，难做的是如何在有生之年实现天下一统。”

淳于量听到斛律明月四个字的时候，微震了下，轻叹了声。

“对于陈顼来说，他难做的是如何将所有的一切，紧紧地握在手上，因为他不能再忍受失去之痛。”孙思邈又道。

淳于量沉默很久，终于点了下头，忍不住问道：“那先生认为世上难做的是什么？”

孙思邈叹口气道：“我认为世上最难做的是去改变一个人。”

“改变一个人？先生想改变谁？”淳于量忍不住道。

孙思邈半晌摇头又道：“不是一个人。”

淳于量不解，又道：“不是一个人，那是什么？”他虽智谋无双，但始终难以接触到孙思邈所想。

孙思邈却岔开了话题道：“现在陈顼心中住着两排士兵……”

淳于量皱眉，却凝神倾听，他知道孙思邈说的每个字都有他的意义。

“一排士兵手持长矛是对着外围的危险，一排却是用尖锐的矛头对着他自己。”

孙思邈感慨道：“一个他不信任的人，就算可帮他除去外围的那排士兵，压力之下，却无可避免地让那里层的士兵伤害到他。”

淳于量听得呆了，只感觉这个比喻很是浅显，但又极为深邃，让人有着不尽的琢磨。

岂止是陈顼，每个人心中不都住着两排士兵？

想到这里，淳于量略有激动道：“那如何去掉天子心中最里层的士兵呢？”有些醒悟道，“要天子信任的人才能吗？”

孙思邈不语。淳于量却忍不住说下去：“先生难道是不想伤害天子，这才束手？先生认为我可以做到，这才点醒我？”

他自以为明白了——明白得感动。

陈顼不信孙思邈，这点淳于量清楚地知道。孙思邈就算救过陈顼，但那也是十三年前的事情。

十三年可改变很多事情，不但可以让孙思邈改变，也可以让陈顼改变。

陈顼现在的猜忌心之重，无以复加。孙思邈若是和淳于量一起，再加上个临川公主，只怕反倒会增加陈顼的猜忌，而猜忌的结果，难以想象。

孙思邈却摇头道：“你只怕也不能。”

淳于量微愕，忍不住道：“那谁能？”

“谁也不能，只有陈顼自己才能。”孙思邈缓缓道，“因此在我看来，这世上人是最难改变的，除非他自己想去改变。”

淳于量又是咳，心中在叹。他终于明白了孙思邈的意思，可心道让陈顼改变自己，那真的是千难万难。

孙思邈目光闪动，突道：“我初见将军的时候，是在周国，那时将军来长安就是要救陈顼。”顿了下，见淳于量点头，孙思邈又道，“当年陈顼能从周国回转江南，将军立了大功，将军这身病和腿伤，也是因为救陈顼患上的。因此陈顼虽疑心颇重，但对将军一直信任有加。”

淳于量又咳，断断续续道：“不错，当年文帝用数城换圣上回转，但中途周人反悔，要带兵劫持圣上回转长安，我拼命保圣上过江到了建康，因伤势难得及时治疗，才落下了咳嗽的病根，也很难再站起来。”

“可你虽站不起来，内伤亦不能除去，反倒获取了陈顼的信任。”孙思邈感慨道，“世事奇妙，莫过于此，说不定你身体完好，威风八面，反倒难和他走得那么近了。”

陈顼和淳于量亲近，是不是因为淳于量也一直很痛苦？很多时候，多一人分享痛苦，自身就不会那么痛苦？

淳于量又是咳，咳嗽中满是痛苦之意。

他痛苦的不是陈顼的性格，而是很多人都是如此。

“但你这咳再不治，只怕命都要送到这上了。”孙思邈眼中怜悯之意又闪。

“没有治了。”淳于量不去看孙思邈，淡漠道：“我说过，我不管别人的性命，只因为我也不去想自己的了。”

他当然知道孙思邈是天下无双的神医，若得他医治，倒有极大的活命希望。但他并没有开口，他不想开口，他又怎能开口？

孙思邈望着淳于量许久，突然道：“周国要换我的城池，可是当年陈国为陈顼回转建康付出的城池？”见淳于量点点头，孙思邈心道，这么说，那不是几座城池那么简单，而是积郁在陈顼心头的一块大石。

沉默许久，孙思邈又道：“临别在即，我还有一个疑惑，不说不快。”

“先生请讲。”淳于量道。

“你们当然都知道寻龙一术。”孙思邈缓缓道。

淳于量“嗯”了声，扭头望向堂外，堂外有风吹残叶落，江陵更冷过了建康，江陵的冬比建康早到。

“当初找我入宫时，吴将军和徐大人好像对寻龙之术均很了解。”孙思邈略带沉思，“陈顼召我和王远知入宫，也有希望我们用寻龙一术帮他寻找玉玺之意……”

顿了片刻，见淳于量神思不属，竟像没有将这事放在心上一样。

传国玉玺失窃，事关重大，淳于量为何漠不关心？

孙思邈望着淳于量的表情，带分恍然，“哦”了声，点头道：“我明白了。”

“先生明白什么？”淳于量霍然望向孙思邈。

原来他一直在认真听的，可他为何会有那种并不关心的神情？

孙思邈缓缓道：“世上本没有寻龙一术的，传国玉玺也没有传说中那么灵。”

他说的是实情，若真的拥有传国玉玺就能拥有天下的话，秦朝就会有万世基业，而不会两代就亡。

传国玉玺流传下来，本身就蕴含着莫大的讽刺。

“传国玉玺更像是弱者的安慰和自信所在。”孙思邈淡淡道，“因此旁门左道就为附和帝心，编造了寻龙的谣言。”

淳于量目光中满是悲哀之意，却一声不吭。

“谁得到传国玉玺，谁就会夸大传国玉玺的功用，以此证明自己受命于天。”孙思邈叹了口气，“贵国玉玺失窃，我一直有分困惑，困惑吴将军、徐大人那等人物，竟会想用旁门左道、虚幻之术来寻玉玺？而淳于将军对玉玺失窃一事，好像也不关心，最奇怪的是陈顼，他听到传国玉玺失窃一事，却没什么激动之意。”

看着淳于量，孙思邈目光清澈，“所有的这些，都有些不合情理。”

“先生的意思是？”淳于量不看孙思邈。

孙思邈脸上迷雾又起，一字字道：“我突然在想，或许这也不过是场戏，贵国的传国玉玺或许根本没有失踪！”

淳于量又咳，咳得很是急迫，他没有承认，但也没有反驳。

孙思邈又道：“陈顼当上贵国天子不过数年，旁人虽不说，但他

心中一定很是不安……”

他虽是推测，但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陈顼是被大哥陈蒨用数城换回，本应感恩图报，可结果是，陈顼反废大哥的儿子，自己当了皇帝。

虽说权欲之下，骨肉亲情实在算不了什么，可是陈顼毕竟还是个人，会有不安，更何况陈蒨皇位的获得也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他是杀了陈霸先的亲子后才得。

陈顼这个皇帝做得很有点心虚。因此陈顼一直想安抚民心，更想安抚自己的内心，这才造出玉玺失窃的假象。

然后他再传出寻龙一术的谣言，请王远知前来。

寻龙一术本假，但玉玺并未失踪，王远知寻回并非难事，王远知当然也会配合这个计划，因为他不但可借此取得陈顼的信任，还能趁机扩大茅山宗的威望。

传国玉玺如果能够失而复得，就可说明陈顼受命于天，百姓群臣无知，或许因此拥护陈顼。

吴明彻、徐陵这些人或有意、或无意地渲染寻龙一术，真正的用意却是宣扬陈顼的受命于天。

一切都是陈顼自欺欺人的把戏，不过陈顼却没想到过，陈叔宝会因为玉玺失窃去了响水集，陈叔陵更早动了玉玺的念头，更为波折的是，李八百也参与了此事，这才掀起了轩然大波。

孙思邈终于将一切想得透彻，可却没有再说，他没有豁然开朗的意味，心中反倒有分悲哀之意。不为自己，只为一些人的痴迷难以解脱。

风更冷，咳声不停，孙思邈终道：“天寒了，将军小心身体，请回吧。”

淳于量最后看了孙思邈一眼，那目光中有歉然，也有萧索，他默默地转动轮椅，出了大堂，不知是忘记还是怎地，竟没有去拿那掉在笼外的铜钥匙。

灯光昏暗，照在铜钥匙上，泛着微薄的光芒。

孙思邈见了，眼中也有光芒闪烁，陡然间皱了下眉头，突变了脸色。

淳于量转动轮椅出了大堂，不敢回头去望，他那一刻只想走得远远的，因为他实在做不了更多。

至于明天的事情，他头一次有了推到明天去想的念头。

只是他还在庭院时，望着院中梧桐萧索，突然脸色也变。

他突然感觉到了一股颤动——那不是来自心底，而是来自地底的颤动。

沉雷闷生，江陵城那一刻，如同都在颤动！

不是雷声，是马蹄声——北方有急促的马蹄声传来。

淳于量虽不良于行，毕竟久经疆场，一听那声音就知道有千军万马涌了过来，心中大惊，转动轮椅才出院门，就见长街警声连连，有百姓兵士涌上了街头。

城守萧思归早披甲出门，见到淳于量，立即道：“淳于将军，好像有大军犯城，我去看看。”

他翻身上马，直冲外城。

淳于量等不及消息，早命手下推着轮椅向城北，未到半途，就有兵卫禀告：“淳于将军，有兵到了江陵城北，敌人究竟是哪路，还不知道。”

淳于量心中惊诧，却终于到了城北，登上城门一看，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

夜正浓，月淡星繁，可城下的火光却比天上的星星还要繁多。

那铺天盖地的火光从远方蔓延而来，气势汹汹，如银河般流动，到了城北仍未止歇，向左右流淌过去。

不大的工夫，有兵士来报。

“敌军封了城东！”

“敌军到了城南！”

“敌军困住城北！”

半个时辰的工夫，敌军铁骑铮铮，已将整个江陵城困得风雨不透，水泄不通！

刺心

第八章
救难

江陵城大乱，城中百姓早被惊醒，喧嚣阵阵。

萧思归见敌势浩大，立即召集了城中的陈兵分赴各面城门把守，自己却抢到淳于量身前道：“淳于将军，墙头危险，请将军到城下躲避。”

淳于量见他虽有紧张之意，却不慌张，暗自赞许，缓缓道：“城中有多少守军？”

“不到五千人。”萧思归脸有愧意，紧接着又道，“敌人四面围城，来意不明，末将已分派人手守住江陵城墙四面，剩下千人左右随时支援，可只怕城久失修，敌人众多，难守几日。”

以前的江陵城虽繁华，但梁元帝被杀城破时，曾遭西魏军屠城，眼下甚为萧条，目前虽被陈国占领，但不过是陈国在江北的一座孤城，难有作为。

因此陈国在这并未留下多少兵力，只做前哨，一等有战事发生，当先预警，很快会撤兵过江到江南镇守。

萧思归身为城守，当知朝廷的用意，日夜警惕，也派前哨监视北方襄阳的动静。

襄阳如今为周国南侵前锋战线，势力雄厚，周国若出兵，必经襄阳。

可萧思归怎么也没料到，敌人突至，前方哨兵竟无半分消息传来，难道说来敌并非周兵，还是说周兵来势迅疾，竟将他安排的前哨杀得干净？

无论哪种情况，显而易见，众人都成了瓮中之鳖，萧思归虽惊，但知道眼下唯一的方法就是固守待援，盼江南的陈军知道消息，来救江陵。

可消息能否传出，陈军是否来援，萧思归心中没底。

淳于量举目望去，只见到城下的火把几乎要延到了天边，沉吟道："他们趁夜前来，围而不攻，立威之意甚浓。只怕……"

心中想到，江陵城民生疲惫，没什么可掠夺的，敌人竟以十倍兵力围城，杀鸡用牛刀，这种事情，只有那个疯子才能做得出来。至于疯子是哪个，他心知肚明。

顿了下，淳于量吩咐道："你多派兵士安抚下城中的百姓就好，他们就算要攻城，也要明天派人来找我谈谈再说的。"

他吩咐完后，下了城头回转城守府中，却不去见孙思邈，只召来个亲信询问孙思邈的情况。

那亲信道："将军，孙思邈只简单地吃了几口饭，就坐在笼中入定了。如今城外有警，要不要多派人手看守孙思邈？"

淳于量摇头，摆手让亲信退下，呆呆地坐在轮椅之上，陷入了沉思中。

城中渐转安静，终于到了天明。

有脚步声急骤，萧思归匆忙赶来道："淳于将军，来的是周军，他们果然派使者前来，说要见淳于将军。"

他满是钦佩之意，暗想都说陈国淳于量虽是不良于行，但运筹帷幄，实为陈国第一将军，今日见将军推测精准，果然名不虚传。

淳于量印证猜测反倒略有惊心，暗想自己昨日黄昏才到，周军竟已知晓，难道说城中早有了周国的细作？

他虽惊凛，还能镇静道："他们来了几人？"

"只有一个，说叫裴矩。"萧思归道。

淳于量微皱眉头，他并未听过裴矩这人，心道那疯子身边有高手能人极多，怎么从未听过有个叫裴矩的？终究只是点头道："请他进来。"

不多时，在兵卫的跟随下，府外走进了一人。

淳于量举目望见来人，心头微震。来人身着蓝衣，额头宽广，鼻梁通天，颌下胡须一缕，凭添许多儒雅之意。来人像个儒生，可淳于

量却知道这人绝非儒生。

来人更像是道中之人——却不属各道。

来人也在观察着淳于量，见淳于量衰弱如此，眼中不由露出分讶然，转瞬施礼道：“裴矩见过淳于将军。”

他态度不卑不亢，虽在天下名将面前，亦是从容自若。

淳于量见过使者无数，或卑恭，或傲慢，或心怀鬼胎，目的可说是一望得知，但见这人如此，反倒琢磨不透他的心意，更是惊凛。

咳嗽几声，他掩口道：“裴……先生来此，有何贵干呢？”

“淳于将军何必明知故问？”裴矩哂然一笑道，“将军莫非忘记和敝国大冢宰的约定？”

萧思归听到“大冢宰”三字时，微微一怔，就听淳于量道：“我国的确和贵国的宇文丞相有过约定，以奉孙思邈换回鲁阳周边六郡，可贵国蓦地兴兵来到江陵，所为何来？”

裴矩哈哈一笑道：“敝国大冢宰心急，和孙思邈已十三年未见，知将军押送孙思邈到了江陵，等不及孙思邈前往长安，因此亲率大军十万，与将军、孙思邈会猎江陵，想将军定然喜悦。”

一言落地，淳于量忍不住剧烈地咳，萧思归却震骇万分。

会猎江陵？裴矩说得客气，可会猎搞不好就要死伤无数。

周国兴兵十万前来？小小的江陵城如何能挡？

孙思邈究竟有何能力，能让周兵大军前来？

可最让萧思归震惊的却是，此次领兵的居然是周国的大冢宰宇文护？

萧思归在陈国虽没什么名望，但久在前锋，对周国情况也是颇为了解。

周国最有名的不是经常和齐国交锋的韦孝宽、梁士彦等名将，亦不是垂手长安，统领周国的皇帝宇文邕，而是虎踞龙盘在关中的关陇门阀。

得关陇门阀拥护，才能得关中天下，未得关陇门阀的推崇，就算天子之位也坐不安稳。

而关陇门阀最负盛名的是八姓柱国，独孤信的独孤家族就为其中一姓，可在八姓柱国中，眼下最具权利的却非独孤姓，而是宇文姓。

宇文邕坐拥天子之位，但所有人均知那不过有名无实，周国眼下最具权势的是周国的大冢宰——宇文泰之侄宇文护！

大冢宰就是朝廷的宰相，当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宇文

护这个大冢宰，却没有人敢在他的头上。

皇帝都不能！

西魏恭帝年间，宇文泰身死，诸子年幼，宇文泰临终前命八姓柱国中的宇文护、独孤信、赵贵等人掌管国家大权。宇文护一天都等不及，当下迫使西魏恭帝禅让，扶植宇文泰之子宇文觉登上皇位，周国建立。

而在西魏恭帝禅让之后，宇文护就杀了他。

宇文觉登基不久，对宇文护不敬，宇文护先下手为强，废黜毒死宇文觉，另立宇文泰之子宇文毓为周明帝。可后来发现，宇文毓极为聪明能干，威望渐增，宇文护猜忌心极重，再次下手，又杀了宇文毓，再立宇文泰第四子为帝，亦是当今周国天子宇文邕。

天子为龙，可这个宇文护短短数年光景，竟连杀三位天子，手段之狠，屠龙数量之多，不但可说空前，甚至可说是绝后。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蓦地兴兵十万前来江陵，萧思归听了，怎不心惊？

更何况当年江陵城破，梁元帝身死，也是宇文护、于谨兴兵南下所致，梁国天子梁元帝也可说间接死在宇文护的手上。

多年前江陵惨遭屠城，难道说十数年后的今天，一切都将重演？

萧思归虽早决心拼死护城，可一想到周军势大，城破难免，还是忍不住地惨然。

淳于量咳声终止，缓缓道：“盟定早有，何必这般大动干戈？宇文丞相领兵前来，莫非想要毁约吗？”

“在下小卒一名，只来传话，怎知大冢宰的用意？”裴矩微笑道。

淳于量道：“宇文丞相还要传什么话呢？”

裴矩淡淡道：“会猎之前，大冢宰知将军行动不便，因此想先约孙思邈叙叙，想淳于将军不会反对？”

淳于量眼中闪过分愤怒之意，陈、周两国约定，以孙思邈换取当年陈国失去的鲁阳六郡，裴矩只要孙思邈，闭口不谈交还城池一事，显然是对陈国极为地轻蔑。

可愤怒一晃而逝，淳于量咳嗽几声，终道：“那不知贵国何时肯还鲁阳六郡呢？”

裴矩眼中闪过分嘲弄：“这当然需要将军和大冢宰亲自商议了。”

萧思归也听明白一些事情，虽诧异孙思邈会有这大作用，却未深想，大声道："宇文护若真的有诚意，为何不入城一叙？"

裴矩淡淡道："大冢宰若无诚意，也不会带兵前来了。淳于将军身体不适，可暂时不去，但我若再不回转，只怕大冢宰等不及了。"

沉默片刻，裴矩缓缓又道："大冢宰最厌恶的就是等。"

他言语平平淡淡，可其中的威胁之意不言而喻。

萧思归虽怒容满面，心中却着实畏惧，只看着淳于量。

交出孙思邈，不见得能换回六城；但不交孙思邈，只怕城破在即；可就算交出孙思邈，宇文护就不会屠戮江陵城了吗？

淳于量又在咳，不知是否也在想着同样的问题？

就在这时，府外突然喧哗阵阵，淳于量忍不住皱了下眉头，却只是一摆手。有亲信快步出府，不多时引进了三个老者。

那三个老者均是白发苍苍，一见淳于量就跪倒在地，磕头不已。

淳于量皱眉道："何事？"

中间那老者老泪纵横，说道："淳于将军，听说周兵又打来了？"

淳于量心道，你这不是废话？还能耐着性子道："你等莫要慌张……"

"不错，你等莫要慌，江陵能否解围，只在淳于将军的一念之间。"裴矩突然插嘴道。

淳于量一怔，不待多说，那老者已道："是呀，这位大人说的是，现在都传说，周兵来打江陵，只是为了个什么孙思邈，只要交出孙思邈，周军立即退兵的。"

淳于量忍不住又咳，眼中突露悲哀之意，缓缓向裴矩望去。

他带孙思邈来此本是隐秘之事，萧思归都不知晓内情，城中百姓如何知道？不用问，是有人在散布消息。

这么说，城内肯定有细作。

如今江陵城外有强敌，内有细作，内外交困，只怕宇文护一声令下，城破不过是翻手之间。

裴矩只是笑笑。

那老者哀声道："现在江陵城人心惶惶，老朽代表全城百姓来求淳于将军，无论如何，只请淳于将军顾念一城百姓的性命，交出孙思邈。"

说罢连连磕头，额头现出鲜血。

淳于量忍不住又咳，听那三老者“砰砰砰”磕头不停，终于咬牙道：“你等起来。”一招手，有个亲兵上前，淳于量缓缓道，“你带四人推车出城，送孙思邈前往周营。”

那亲兵领令，看裴矩一眼，说道：“裴使者这面请。”

三个老者见状，均是大喜，诸多感谢。

淳于量心中却不由一阵厌恶，不知是厌恶自己所为，还是怎地，呆呆地坐在轮椅上，神色木然。

那三个老者见了，略有讪讪，慌忙告退。

感觉萧思归望着自己，淳于量疲惫道：“萧城守，你不用管我，护送他们到城门。”

萧思归思绪复杂千万，应了一声，快步离去。

淳于量坐了许久，听脚步繁杂远去，终于转动轮椅向孙思邈所在大堂而去。

堂中铁笼早已不见，淳于量游目四望，神色萧索。陡然间目光一凝，落在地面上，脸色微变，驱车上前。

青砖地面上落着一把铜铸的钥匙——那本是他昨晚有意落下的。

孙思邈未取钥匙？

钥匙虽在笼外，但以孙思邈之能，取之何难？

淳于量心中震颤，俯身就要拾起那钥匙，指尖将将触碰那钥匙时，身形微僵。

钥匙旁的青砖上，竟有极细的刻痕，像是用针尖划出。青砖白痕，却不明显，若非俯低望去，倒是极难看到。

谁划出的痕迹，难道是孙思邈？他划这些痕迹做什么？

淳于量满心困惑，撑着病体下了轮椅，早有亲信过来，扶住淳于量，叫道：“将军，你怎么了？”

淳于量缓缓摇头推开那亲信，跪在青砖上望去，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

他咳得如此痛苦，头已触地，涕泪横流，手中紧紧地抓住那钥匙，如同落水之人抓住了救命的稻草。

砖上的划痕是些字，那些字也是颇为寻常，写的不过是苏叶二两，半夏三钱、茯苓……之类。

淳于量虽不能和孙思邈一样，久病自医，可也认得出那是个药

方——治他寒咳的药方！

寒咳的药方！

他眼眸中有晶亮的光芒，不看那药方，目光只落在药方下的最后两排小字上。

大医精诚，治病救人当先发恻隐之心，不问何人，皆如至亲；将军不惜舍身，但千金一命，吾实难等闲视之，愿将军好自为之。

简简单单的留言，其中的含意却是深邃入骨。

淳于量终于忍住了咳，定定地望着那两排小字，宛如望着孙思邈那微笑的面容，秋风过，泪水终于流出眼眶，滴落在那青砖小字之上。

长街长，风吹叶落。

孙思邈盘膝闭目坐在铁笼中，似不想他究竟去往何处。

车行辚辚，才出了内城，无数百姓就涌上街头，对着车上的孙思邈指指点点。

“这就是孙思邈？”

“是他引周兵来的？”

“这是个祸害！”

“是呀，人都说，他若不死，全城的百姓都要死！”

“可他就算死了，周兵也不见得就这么回去的。”

议论声越来越为激烈，突然有一人高叫道：“这个祸害，怎么不早死，偏偏到江陵城来祸害我们！”声音未落，一只鞋子丢过来，入了笼子，差点砸在孙思邈的头上。

群情汹涌，有不少百姓按捺不住激动，纷纷效仿，一时间口水唾沫，菜叶鞋子接踵而来。

裴矩一旁冷观，嘴角突然露出分笑容。

萧思归慌忙维持秩序，大声道：“大伙莫要激动，让路让路。”

可他的声音在百姓的浪潮中，多少显得有气无力，百姓益发地激动，争先恐后地冲上前来，看起来不等孙思邈出城，就要将他撕成碎片。

他们却不知道，杀了孙思邈，反倒更惹祸害。

孙思邈仍旧盘膝未动，甚至眼睛都未睁开。

裴矩本在笑，望见孙思邈如此也不由露出分讶异之意，他自认养气的功夫少有人及，却实在想不到孙思邈这时候还能如此冷静。

眼看百姓冲破陈兵的阻挠，已要冲到铁笼旁，甚至要伸手进去……

笼中若是只猛虎，他们就绝对不会伸手进去，这是裴矩那一刻的想法，他也在想，不知道若这些人真的要撕烂孙思邈的时候，孙思邈会不会还有这么镇静？

“住手！”

长街那头蓦地传来一声喝。

那声喝如斯地响亮，竟如数十人同时发出，很有惊天动地之感，众百姓一惊，止住了动作，扭头望去。

来路上行来了一辆轮椅，轮椅上坐的正是淳于量。

他那一刻，脸上露出了少有的愤怒之意——怒得整个一张脸都已经扭曲变形！

可方才那声喊显然不是他发出的。

他身后还有数十亲信，就站在他身后，长枪一样地挺直，立在那里，竟如千军万马一样，方才那声喝，就是这数十人一起发出。

轮椅缓缓而来，那数十人齐步上前，百姓感受到那股寒意，慌忙闪到了一旁。

淳于量终于到了铁笼前，伸出手去，摘下了挂在钢栏上的一片菜叶。

他动作简单，可一只手不知为何，竟抖个不停……

孙思邈终于睁开了眼，看着淳于量，突然笑了：“淳于将军还记得我说过的两排兵士的故事吗？”

“记得。”淳于量双颊红赤，努力地止住了咳。

他仍旧不解孙思邈的意思，可他知道若不再做些什么，他一辈子都不会心安。

孙思邈又笑：“我说过，谁都不能帮助另外一人去掉那两排兵士，除非那人自己才能。这世上最难改变的是人，除非他自己想去改变……”

“你是说过。”淳于量有些麻木道。

裴矩眼中闪过分奇异，似也在琢磨孙思邈说的意思。

“将军已经开始改变了，或许你自己并不觉得。”孙思邈微笑道。

淳于量只感觉脑海中有光电一闪，耀亮他的内心，那一刻他似悟到了什么。可不等他多想，裴矩一旁已道：“淳于将军莫非真的改变了

主意，要放了孙思邈？”

声音很轻，可长街实在太静，那一刻听到裴矩说话的人并不少。

然后那话语就波浪一样地传出去，甚至传遍了全城。

全城先是静寂，然后哗然，那三个老者又站了出来，齐声道：“淳于将军，你难道真的……要放了孙思邈？”

淳于量未答，只是握住钢栏的手青筋暴起。

裴矩适时地补充一句，似是惋惜，又像是挑动：“淳于将军难道真的因为和孙思邈的交情，一时意气，置全城百姓的性命于不顾吗？”

江陵城似乎都要沸腾起来。

那三个老者再次跪下，嘎声道：“将军，请以大局为重！”

长街百姓尽数跪倒，齐声道：“将军，请以大局为重。”

那声音浩瀚传开，激荡落叶远去，飘飘悠悠。

淳于量不语，他只是握着那铁栏，脸色苍白得再无一分血色。

他的确不能意气行事，他的确不能置全城百姓生死于不顾，但到如今，他又怎能因为一城百姓，就将孙思邈这样的人推入深渊？

这绝非一个他能解脱的借口！

孙思邈说的不错，他是改了，可改得偏偏这般难以抉择。

声浪渐弱，许多百姓眼中都带了分恐惧之意，他们虽不愿，但他们知道做最终决定的人，还是眼前的这个将军。

只有裴矩嘴角带分笑，只因为所有的一切，和他有关，但又和他无关。

蓦然间，人群中传来一声尖叫：“娘，你怎么了？”

众人扭头望去，见到一人正扶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那老妇手捂胸口，双眼紧闭，缓缓地向地上倒去。老妇显然不堪屠城带来的压力，竟昏了过去。

群情耸然，那跪地的一老者嘶声道：“将军，你难道真的要逼死全城的百姓吗？”

众人哗然，七嘴八舌道：“将军，请送孙思邈出城！”

淳于量只感觉一阵眩晕，未待开口，孙思邈突道：“淳于将军，请放我出来。”

长街陡静，裴矩也有分讶异，显然没想到孙思邈这时候突然会有这种要求。

这是个荒唐的要求！

更荒唐的是，淳于量似乎没有意外，手一动，有钥匙人了铁锁，“咔”的一声，铁锁开启，铁笼门已打开。

裴矩忍不住后退一步。

对于百姓来说，孙思邈是个祸害，但却是个无反抗之力的祸害，但对裴矩而言，孙思邈却让他心悸！

裴矩和孙思邈数次照面，在紫金山紫虚元君殿中的时候，他自感已用了九成的气力，却仍旧摸不清孙思邈的能力！

孙思邈之能如海般浩瀚深邃，让他始终难窥全容。

对他而言，孙思邈实在是个极危险的人物。

孙思邈出了铁笼，看也未看一旁全神戒备的裴矩，也没有去望那长街上利如刀剑、冷如风霜的目光。

他下了车，迈前数步，到了那昏倒的老妇之前。

众人微愕，不解孙思邈的举动，只有淳于量轻微地咳，咳声如霜裂枯叶般落寞。

在场人有千万，唯独他才明白孙思邈要做什么。

老妇的儿子早就惊慌失措，只是一个劲地叫道：“娘……娘……你醒醒……”见孙思邈前来，怒容满面，一把推去，喝道，“你难道还害人不够吗？你滚！”

孙思邈轻轻地伸手，握住了那儿子的手腕，沉声道：“你让我看看……你娘还有救！”

那儿子本要挣扎，一听到孙思邈的话，转怒为喜道：“真的？”眼下他不关心放不放孙思邈，只想着娘亲的安危，当下停止了挣扎。

孙思邈左手三指搭到那老妇的手腕之上，不待片刻，右手一翻，手中已现出一根数寸长短、淡金色的针儿。

那针看起来极轻极软，如同毛发般，寒风一吹都能飘走。

这时日正起，秋末晨光，照在那金针之上，如梦幻泡影。

淳于量还在咳，看着那金针，心中却想，这针看似极为柔软，想必是孙思邈平日针灸用针，却不知孙思邈如何用金针在那坚硬的青砖上刺出字来？

众人一时间忘记了喧哗，所有人都望着孙思邈和他手上的针，裴矩也不例外，只是他想的却是，高手过招，兵刃可说千变万化，孙思邈这金针神出鬼没，让人不能不防。

孙思邈看着那老妇，轻轻捋开她左臂的长袖，褪到臂弯之处就止，手一动，金针刺在那老妇的臂弯之上。

轻捻慢转，不过片刻的工夫，孙思邈已拔针。

针一起，那老妇长吁一声，睁开眼来。

那儿子喜叫一声："娘，你醒了？你醒了？"

那老妇一时间茫然无知，突见孙思邈在眼前，骇然道："儿子，他怎么出来了？"她坐在地上，畏惧退后，竟将孙思邈视为豺狼虎豹一样。

那儿子倒有些尴尬，低声道："娘亲，你昏了过去，是他……先生救了你。"

那老妇一怔，茫然无语。

长街静寂得落叶的声音都能听得到。

孙思邈没有怨恨，眼中只带分怜惜——怜惜世人的挣扎。

他缓缓起身，未望百姓，不看那母子，也不去瞧近在咫尺的裴矩，只是缓步上了大车，钻入笼中，"喀嚓"声响，自己给笼子上了锁。

然后他望着淳于量道："淳于将军，多谢你放我出来。"他说得真心真意，其中没有半点嘲讽。

淳于量又咳，握着衣襟的手，"咯咯"响动。

许久后，他才用自己难信的平静声音道："不谢。"

再没有声讨的声音，那跪地的几个老者望见这一幕，瞠目结舌，一时间也说不出话来。

孙思邈平静道："将军下令吧。"不闻淳于量回答，孙思邈笑了，"将军难道真的会因为一时意气，置全城百姓的性命于不顾吗？"

这话裴矩也说过，只是裴矩说时，有说不出的辛辣威胁之意，但经孙思邈之口说出，其中只有浓浓的诚恳。

淳于量目光复杂，长叹一口气，摆手道："送孙先生出城！"

那萧思归本想说些什么，可见许多百姓已露出欢欣之意，终于一咬牙，喝道："出城！"

长街百姓舒了口气，终究没有再欢呼出来，只是纷纷退到长街两侧，默然地看着大车沿着长街行远，渐渐消失在长街的尽头。

百姓散了，低声地不停议论着孙思邈送到周营后，周军是否会撤兵？

日头高高升起，撒下的光线似乎都是冷的，照在淳于量的身上，孤单单地拉出长长的影子。

淳于量不动不语，只是坐在轮椅上，望着孙思邈消失的方向。

不多时，马蹄声再起，萧思归冲了回来，见淳于量未走，飞身下马单膝跪地。

淳于量冷冷地望着他，却没有问他是否送孙思邈出了城，他知道江陵城的大小，知道这时候孙思邈还应该在出城的路上。

那萧思归为何不听他的号令？

“淳于将军，孙思邈有何过错？”萧思归急问。

不闻淳于量回答，萧思归叫道：“孙思邈现在还未出城，将军尚可改变主意。”

还是不见淳于量答复，萧思归忍不住道：“将军，末将不知孙思邈是个什么样的人，会有什么错，可末将知道他是个好人。他这种时候，还只想着救人。”

他说得慷慨激昂，却没有留意到淳于量眼中满是痛苦之意，握着木把的手已青筋暴起。

“孙思邈会有什么错，他就算有错，也早就该被谅解。宇文护要他过营，他根本不会再有任何活路，将军怎么能眼睁睁地让他送死？”

咽口唾沫，萧思归又道：“周军虎狼之心，如此倾兵南下，就算杀了孙思邈，也未见得饶了江陵的百姓。他们要战，就算城破，末将也会让他们付出十倍的代价，既然如此，为何不留下孙思邈添分气力……”

他本血气方刚，若不是这等人物，也不会在陈国衰颓的时候，敢过江镇守江陵孤城，但他显然考虑得太少太少，他并不知道，这一切早就命中注定。

可他也有眼力，终于看到淳于量脸上秋霜般的冷。

“如今这世上，本非是以是非对错称雄，称雄的只是强者。”淳于量落寞道。

“我……”萧思归还想反驳。

淳于量打断了他的下文，咬牙道：“你是否真的因为一时意气，会置全城百姓的性命于不顾？”

萧思归愣住。

这话裴矩说过，孙思邈说过，他不想淳于量也会提起，只是淳于量提起时，满是无奈之意。他举目望去，只见长街静寂，但早不知有多少百姓悄然地望来，满是惶惶之意。

生死之下，得偷生且偷生，若非逼不得已，怎会拼死抗争？

这本来就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的悲哀所在。

萧思归虽明白这点，还是话语哽咽，忍不住道：“可将军就任由孙思邈去送死？”

寒风吹着那残叶，淳于量又是剧烈地咳，用丝巾艰难地捂住了嘴，不等放下时，丝巾已染尽了血色。

他没有说什么，也不必再说，因为他早就知道，这世上本来就有许多无可奈何之事，不由一个人的意志而改变！

城门开了又关，隔断了大车和城池的距离。

孙思邈孤零零地坐在笼中，望向前方，脸上沧桑之意更浓。

前方有千军万马，前方有刀山陷阱，前方有他的宿敌，前方可能就是他生命的尽头。

可他只是道：“你们把我推过护城河后，就回去吧。”

他是向推车的人说的。

推车的有五名陈国兵士，闻言互望一眼，为首一人瘦削的脸颊，似弱不禁风，却昂起头道：“将军有令，无论如何，总要送你到周营的。”

他是淳于量身边的亲兵，看起来胆气竟然也壮，居然敢陪孙思邈前往周营。

剩余四人并无言语，衣袂在猎猎寒风中抖动个不停。

裴矩笑道：“孙思邈，我知道你执意要去周营，也是想救江陵城的百姓！”

孙思邈淡淡道：“哦，你又知道？”他目光掠过那几个推车的兵士，轻蹙下眉头。

那瘦削的兵卫却已一摆手，吊桥放下，大车咯吱吱地过了护城河，那五名陈兵并未停住脚步，推车向周营行去。

裴矩看了那推车的兵士一眼，转瞬笑道：“我当然知道，我若不知道，怎么会把消息传出来呢？”

孙思邈眼中突现悲哀之意，可并不言语。

“你是在救人，你孤身前往周营是为了江陵百姓，可好笑的是，他们不知，他们只想你送死。你在救他们，他们却只想要了你的命，你说这件事好笑不好笑？”

裴矩笑得极为开心，可目光中却似藏着根毒针，一直想要刺入孙思邈心中。

他一直在打击孙思邈，他真不知道孙思邈的信心是从何而来，可他从不放弃打击孙思邈的信心。

孙思邈突然道：“我可以告诉你一个道理。”

裴矩双眉一挑，不怒反笑道：“孙先生请说。”他态度谦恭，但内心倨傲，从不认为有什么道理是需要别人来告诉他的。

“你有期望，必定也会有失望的。”孙思邈淡淡道。

“你说什么？”裴矩微愣，一时间感觉这平淡的一句话意义极多。

“我只说了一个道理而已。”孙思邈并未回答。

裴矩又怔，只感觉孙思邈言语平和，对他来说，却是锋利非常，大笑道：“如此玄虚，就是先生的大道？”

见孙思邈微微一笑，并不置辩。裴矩自感落入下风，却不甘下风，冷笑道：“眼下先生身在囹圄，前往周营形同赴死，准备这大道理，难道可以逃生？”

“朝闻道，夕死可矣。”孙思邈微微一笑，“既得道，何惧生死？阁下也为高人，为何在此如此执迷？”

裴矩又滞，冷哼一声，前方周营已见。

只见旌旗招展，号角长鸣，这一夜的工夫，周军竟用鹿角、大木和树栅在江陵城北搭起了一座巨大的木城。

木城中，有万马千军，杀意凛然。木城正中，有无数牛皮大帐，一眼望去，几难尽头。

大车到了周营前，居然毫无阻塞地进了军营，在裴矩的指点下，直向最中最大的那个如同宫殿般的牛皮大帐。

一路无阻，可众人均知道，若没有裴矩在旁，只怕他们还未到营前，早就被射成了刺猬，乱刀分尸。

大车在中军大帐前终于止步，那牛皮大帐前一排兵士，个个如开山力士，手持巨斧，见大车前来，一声断喝，有鼓声雷动。

巨斧交错搭接，形成一条惊险肃杀的道路。

推车的陈兵两股都颤，还能在为首那兵士的带领下，将大车推入了军帐。

大帐极为雄伟，一入帐中，就见流彩飞金，灿烂辉煌。有雄壮兵士扼守帐边，有两排金甲力士立于两旁，还有不少护卫守在帐中尽头的高台之前。

帐中肃杀肃穆，人数不少，可无论谁一进帐，都会首先注意到一个人。

那人高居在高台的胡床之上。

他就那么半躺半坐地卧着，看似没什么特别之处，可无论是谁，都很难再去望他第二眼。

因为无论谁第一眼望去，就感觉浑身如坠冰窖，有着说不出的冷。

或许不是冷，而是杀意，也是杀气——那是不知道杀了多少人后，才会产生的一种杀气。那人脸上蓬松的胡子，胡子竟是血红色，像是被他杀的人鲜血所染。

可他杀的人，实在比他胡须的数量还要多。当年破江陵城池，他就一口气杀了数万人之多。

平常人若被他看上一眼，魂魄都散。

他正在望着孙思邈。

孙思邈也在望着他，只一眼，并未移开。

那人突然大笑，笑如洪钟，一挥手，脚下的一个蜷缩如猫的妖艳女子就被摔在台下。

那女人本来是妖艳风华，摔到高台下，转瞬变得鼻青脸肿，可那女子哼都不敢哼上一声，因为她知道摔她的人很冷，没有感情，视身边的女人，还不如衣物！

她摔得虽重，但毕竟还能活命，若是流露出些许不满之意，只怕转瞬就会没命。

她有些好奇地望着笼中的孙思邈，实在想不出这人为何还能如此平静。

高台上那人默默地望着孙思邈，终于开口道：“你来了。”他说得很冷静，可冷静的话语中，不知蕴藏着多少山崩地裂。

孙思邈平静道：“我来了。”他说得很平静，可那平静的几个字中，却不知包含多少唏嘘沧桑。

“你说我当年最好杀了你，不然……你一定会回来。”那人的双眸中突然现出咄咄杀机。

笼中的孙思邈，有着难尽的孤寂之意，他笑了下，轻声道：“不错，我一定会回来。”顿了下，补充了一句。

“十三年了，我回来了！”

刺心

第九章 刺秦

相对秦月汉关来说，十三年更像浪花一朵。可一个人的生命中，实在没有几个十三年。

往事流转，清晰眼前。

十三年前，孙思邈还是个意气风发的热血少年，可十三年前，高台上那人已是大权在握，当时的天底下只有寥寥数人可在他的头上。

十三年后，孙思邈情怀未老，心已沧桑，高台那人还是大权在握，只是如今天底下再没有人能坐在他的头上。

天子都不能！

当年他还会畏惧宇文泰，可宇文泰死了，他数年之间连屠三位天子，掌控了周国的绝对权威，他当然就是周国的大冢宰——权倾天下的宇文护。

宇文护笑了，可他笑容中始终带着无尽的冷，“是呀，十三年了，足足十三年，孙思邈，你很了不起。”

帐中人多少都带分诧异的脸色。

当年宇文护杀人如麻，但如今天下，能让宇文护杀的人已不多，能让宇文护赞的没几个，但能让宇文护说声了不起的人，天底下已经绝无仅有！

孙思邈居然还很平静，只是“哦”了声。

“十三年了，能让我牵挂十三年的人只有你一个。十三年来，能让我追查十三年的人也只有你一个。”宇文护喃喃道，“这十三年来，我有空的时候，一直在想你，想你会去了哪里？”

大帐静寂，日头高升，只能照在帐外，却照不入帐中。

帐中四处都缀着拳头大的夜明珠，发着幽幽的光芒，将大帐内照的流金奇彩闪耀，如梦如幻。

这本是很美妙的情景，可无人去留意，甚至没人敢沉重地呼吸。

宇文护说话的时候，大帐内静得吓人。

“我一直在想你的尸体怎么会不见？可惜抬你尸体的两个奴才竟然都死了，让我问不出什么。当年负责看护你的所有奴才，全部都被我处死，他们连个尸体都找不到，活着还有什么用？孙思邈，你说是不是？”

孙思邈蹙了下眉头，没有回话。

“他们全都是为你死的，全都是！”宇文护一字字都像是诅咒，“事到如今，孙思邈，你难道没有半分内疚之意？”

众人听了，心中忍不住都有些滑稽之感，可均是肃然而立，没有笑，也没有表情。

那跌落高台下的女子却忍不住笑了下，她显然也觉得滑稽，笑得很轻很淡，但笑容才现，就凝在了脸上。

因为宇文护望了过来。

“你笑什么？”

那女子突然感觉浑身发冷，强笑道：“大冢宰……妾身……没笑什么……”

“你觉得我说的话很可笑？”宇文护缓缓问，蓦地挥了下手。

那女子大惊，急叫道：“大冢宰饶……”

“命”字还未说出，“嚓”的一声轻响，帐中突然银光一闪，那女子的头已飞了起来，身躯却还缩在地上。

有鲜血将喷未喷之际，有白色棉花状的东西已塞到断头女子的脖颈之上。

“呛”的声响，银光回鞘。

孙思邈目光中似也泛了一点银光，他看清那银光是一把如弯月般的银刀，用刀的人身着银白衣裳，一张脸如同刀一般的颜色。

那人出刀实在太快，不但快，而且狠，不但狠，而且准。

他一刀就砍下了那女子的脑袋，似乎想都不想，他能站在宇文护的高台之前出刀，显然是宇文护颇为信任的一个护卫。

这样的护卫竟有四个！

除了那身着银白色衣服用如弯月之刀的人外，还有一人衣着淡金，脸色淡金，一双露在外边的手也呈淡金之色。第三人没有前两个人那么夺目，只是身形比常人瘦了许多，也高了许多，似乎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样子，第四人立在那里，衣色白如雪，脸色也白得如雪，他明明站在那里，可不知为何，让人总有一种缥缈无依的感觉。

那银白之人出刀，其余三人却是动也未动。

人头带着鲜血，空中划出道凄凉的弧线，不等落地，就有一兵卫奔出，一手托银盘接住那人头，另外一只手拿着块白布，飞快地抹去那人头上的血迹。

转瞬之间，人头已摆在了宇文护前面的案几之上。

那兵卫做的自然而然，孙思邈见了却是心中怆然，他知道这些人动作如此熟练，只因为做这种事情，并非第一次。

宇文护笑了，笑容还是如冰一样的冷，盯着奉上的女子人头道：“我说的话一点都不好笑，是不是？”

没人再笑了，在场的人甚至呼吸都停了，这场面实在太恐怖、太血腥又太惊心动魄。

生命在这大帐中，轻贱低微的甚至不如草芥。

孙思邈眼中闪过分怒容，可他能做什么？他甚至已经自身性命难保。

宇文护目光望了过来，似乎方才的杀戮不过是饭前的开胃菜，“尸体绝对不会凭空不见，现在情形很明显了，你当时是假死是不是？”

他问的好像是废话，孙思邈如今还活着，十三年前服毒后当然是假死，可没人敢说什么，帐中只有宇文护的声音。

可宇文护不是说废话的人，他所说的每句话都可能关系到一人、甚至万千人的性命，他这么慎重地问出来，究竟是何用意？

孙思邈不语，眼前却闪过十三年前的风雨……

他艰难地睁开眼，似不信自己还活着，他其实宁可死去。

可他终究还是活了过来，眼前站着一个蒙着面纱的女子，如梦如幻，却不如如眉。

那女人叹道：“金蚕蛊虽能让你醒转，但终究救不了你的命，我很抱歉。”

他沉默许久，才道："多谢夫人。我若还能活下去，定会还你的救命之恩！"

那女子眼中透出分奇异的光芒，许久后才道："好。"

"你一定是假死！"

宇文护肯定道："因此我说你了不起，你服了牵机、钩漏、曼陀罗三种混合在一起的天下第一毒，非但没死，还能假死逃走，真的很了不起！"

他顿了下，终于说出了心中的疑惑，"可凭你自己之力，就算假死，当然也不能逃走，更不会毒杀了我的手下。有人在帮你是不是？那个人是谁？"

他用数城诱惑陈国将孙思邈送来，倾十万之兵前来，不但要了却和孙思邈十三年前的恩怨，还要斩草除根，将所有和孙思邈有关系的人全部连根挖起！

孙思邈轻淡道："你说呢？"

帐中更静，众人难信地看着孙思邈，不敢相信这人这种时候还能笑着轻松地说话。

众人看死人一样地看着孙思邈，只以为宇文护会暴跳如雷，转眼就要将孙思邈碎尸万段，不想宇文护反倒抚掌大笑道："了不起，果真了不起。孙思邈，你不但了不起，还很有趣。"

他突怒突笑，实在喜怒无常，随即又道："你这么有趣的人，我实在舍不得让你死的。"

像是忘记了方才自己所问，宇文护突叹道："当年我很赏识你。"

宇文护笑也好，怒也罢，孙思邈都是平静以对，但听到宇文护这么一句，也忍不住有些诧异。

"你赏识我？"

"不错，十三年前，我赏识的人实在没有几个，你就是其中的一个，能得我赏识的都是人才，你也不例外！"

孙思邈默然，他知道宇文护并没有说大话——宇文护虽是个疯子，可这个疯子很聪明，也很有眼光。

"你很爱柳如眉，我看得出来。"

孙思邈脸上又像有了迷雾，这是他遮挡内心情感的方法，可就算迷雾，这次也挡不住他的哀伤。

他听到"柳如眉"三字时，就如同被锥子刺中了胸口。

十三年了，这个名字被他压在心中十三年，被临川公主提及的时候，他飞快地淡忘，因为他怕那种痛，可再被宇文护提起的时候，所有的创痛瞬间爆发。

“你也懂得爱？”孙思邈反问。

他说的仍旧平静，可那平静中，已有了掩藏不住的愤怒，他双拳悄然握起。

十三年来，他养气功夫早就炉火纯青，可这十三年来，他却始终无法击破心中的枷锁。

他本是不轻易动怒的人，但这一刻，忍不住的怒火中烧。

宇文护笑了，眼中尽是猫戏老鼠的意味，他喜欢孙思邈的这种反应。

“我当然懂——懂得比你还要深刻！”

“那你爱过谁？”孙思邈继续发问，缓缓地吸气。

“当然是我自己。”宇文护哈哈大笑起来，“爱自己当然也算是种爱，谁能说有错？”

孙思邈一怔，喃喃道：“不错，没有人能说你有错！”

宇文护得意一笑：“柳如眉嫁入我家，我那不争气的儿子早死，柳如眉又是那么年轻美丽……你借看病的时候，假公济私爱上她其实也没什么。”

孙思邈嘴角抽搐下，并没有说什么。

有些话实在没有必要说，有些话也根本不用去反驳。

“女人如衣服，人才难得。以你的才能，就算让我把柳如眉嫁给你也没什么，我当初甚至有借柳如眉招揽你的念头……”

宇文护这一刻说的竟很诚恳，也很严肃。

无论谁听到宇文护的这几句话，都不会觉得他是在骗人。

“可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宇文护缓缓问道。

孙思邈心中一直刺痛的难受，本要反唇相讥，疯子的想法有谁能够猜透？可他突然望见宇文护嘲弄的眼神，他立即克制住自己，缓缓地放松了拳头。

这本是一场交锋，宇文护不但要杀了他，还要在各种方面激怒摧残他，他若失态，立即就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境。

他那一刻脸上迷雾突去，又恢复了从前的从容。

“我知道。”

“你知道？”宇文护反倒有分讶然。

“我知道！”孙思邈眼中闪过一分悲凉，他在方才一刻才知道。他以前不知，只因为他拒绝去想。

但在宇文护重提柳如眉的那一刻，他心中虽绞痛，可头脑异常的清晰，也明白了所有的一切。

“说来听听？”宇文护略有挑衅道。

“因为我求了独孤信。”孙思邈道。

旁人均是困惑不解，不知道孙思邈的意思。帐中之人除孙思邈外，多是宇文护的亲信，也或多或少知道些当年的往事。

孙思邈年少时爱上宇文家的寡妇柳如眉，宇文护不肯成全，孙思邈这才去找独孤信帮忙，不想宇文护连独孤信的面子都不买。孙思邈这才铤而走险，要带柳如眉私奔，引发宇文护追捕，终究酿成惨事。

可无论如何，独孤信当初总算帮了孙思邈的忙，孙思邈这时这么说，难道有埋怨独孤信的意思？

孙思邈又道：“那时我年少轻狂，看似懂了很多，其实很多事情不懂的。周国太祖宇文泰虽开创一代伟业，但重病在身，太祖若死，诸子年幼，谁能辅佐太祖之子，其实就能掌控周国大权。”

帐中静寂，只听孙思邈的声音回荡。

“你一直随太祖四处作战，战功彪炳，本是宇文家的第一人。太祖若死，辅佐幼主的重任自然落在你的肩头……”

“你虽是太祖的亲侄子，可庙堂之上，实在难有什么亲情可言……”

“太祖不能不依靠你，因为你毕竟是宇文家的中坚，可太祖又怕你——怕你夺权，取代他的儿子做皇帝。”

孙思邈说到这里，无奈地叹了口气。

宇文泰绝非杞人忧天，因为这些年来，无论齐国、陈国，均是叔侄倾轧、兄弟相残，周国也不例外。

宇文护斜卧胡床上，手抚如血的虬髯，听到这里时，喃喃道：“是呀，他是怕……”眼中突然闪出分恨意，却淡淡道，“你说的很好，来人，奉茶。”

众人都是大奇，裴矩也忍不住讶异。

谁都以为宇文护这般痛恨孙思邈，一见孙思邈就要血光四溅，哪里想到宇文护竟客气起来。

有兵卫上前，从笼外递过热茶，眼中满是惊惧之意。

孙思邈本待不接，可见到那兵卫的眼神，明白他若不接，只怕这兵卫转瞬就被砍了脑袋，伸手接过那杯茶，一饮而尽。

裴矩虽然一直不服孙思邈，但见他竟敢喝茶，也不由感叹这人胆气之壮。

宇文护凝望孙思邈的举动，见他如此，沉声道：“好胆量，竟还和当年一模一样，继续说下去。”

“因此太祖命你和独孤信，赵贵三人辅佐幼主，本有用独孤信、赵贵牵制你的用意。你这人天性掌控欲望强烈，又怎能容忍旁人和你争权夺利？”

宇文护道：“不想你倒是我的知己。”

孙思邈苦涩道：“我当年医术虽不差，但对其中争权夺利并不了然，求独孤信说情，不想触犯了你的大忌。你为难我和……柳如眉……其实有两个目的。”

终于平静地说出“柳如眉”三个字，孙思邈双眉一扬，只感觉心中绞痛渐减。

“哪两个目的？”宇文护饶有兴趣地问道。

“第一目的当然是向独孤信表明态度，他若和你合作，你说不定会卖他一份人情。”

宇文护笑道：“不错，我当初的确这么想，只可惜独孤信对你并非你想象的那么好，他虽夸你是不世神童，却不肯为你和我合作。”

孙思邈知道他说的轻淡，但用意极为歹毒，显然连死人都不肯放过，更想借此乱他心神。

心中暗想，当年独孤信为国之大义，当然不会因我之故和宇文护同流合污。我那时候实在很是轻狂，托独孤信向宇文护求情，真是弄巧反拙。

轻轻一叹，孙思邈道：“你早就算计好了，独孤信若是不和你合作，你就会借我之事算计独孤信。依你之心，独孤信不肯和你合作，你定要除去他的。”

宇文护微微一笑：“不和我合作的人，只有一个下场！”

他没说出是什么下场，但谁都知道那下场就是死！

宇文护并没有说大话，当年宇文泰驾崩，本是宇文护、独孤信和赵贵把持朝政，但没过多久，宇文护就杀了赵贵，逼独孤信自尽，得以独揽周国大权。

孙思邈出昆仑不久，但也知道了这段往事，神色萧索。

“那我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宇文护问道。

孙思邈缓缓道："你不想我给太祖医病，你怕我医好了宇文泰，你一直想他死！只有他死了，你才有机会掌握大权，是不是？"

一言落地，帐中静得心跳声似乎都听得见。

宇文护抚摸着如血的胡子，眯缝着眼，目光犀利。

许久，宇文护才叹道："孙思邈，你比十三年前要聪明了，看来这十三年你并没有白过。"他没有回答孙思邈的问题。

那是个不需回答的问题，也是个不能回答的问题。

就算宇文护有屠龙的手段，对于宇文泰，他还有敬畏之意，尽管宇文泰已经死了。

"我听说你这十三年来，一直都在昆仑？"宇文护突问。

"那又如何？"

孙思邈回话时忍住向裴矩望过去的冲动，心道我隐姓到了邺城，就是不想宇文护知晓我回来了，但我才到邺城，就被斛律明月揭穿身份。以宇文护之能，一知我的下落，找人对付我毫不出奇，可他知道我是自昆仑而出，是裴矩说的？还是另有他人？

"我听说你出昆仑后，到是做了不少大事，先去邺城见过斛律明月，后到了建康？"宇文护又问。

孙思邈道："十三年前你找不到我，不想十三年后，你对我行踪竟这般了解。"

宇文护眯缝着眼睛，轻声道："我不但对你行踪了解，还知道你医术更高明了，而且还学会了一身本事。你从昆仑出来，一直四处拉拢势力，处心积虑地一直想找我复仇。"

孙思邈心中微动，琢磨着宇文护话中的另外一层含义。

是宇文护武断猜测，还是真有谁说他在四处拉拢势力？

"可你想不到我会抢先下手！"宇文护眼中似乎藏着什么。

"我……"孙思邈那片刻，脑海中转过千个念头。

"你也想不到我会让陈顼将你送过来！"宇文护又道。

"这点我的确没有想到。"孙思邈叹了口气。

"你以为你和陈顼会是联盟的？你以为你们本来是同仇敌忾的？"宇文护突然大笑起来道，"当年你栽在我手上，陈顼也一直被我当作一条狗！你们这两个人，本来都应该痛恨我的！"

孙思邈缓缓点头，喃喃道："他的确应该痛恨你。"

当年陈顼被当作人质送往长安，过的是非人的生活，若非是他救命，陈顼说不定早就死在长安，更不要说回到江南当了天子。

当初虐待陈顼的那个人就是宇文护！

宇文护将陈顼戴上沉重的枷锁，关入笼子中多年，这才养成陈顼如今垂头看着铁笼的习惯。

陈顼每次望着铁笼的时候，是不是想着当年的屈辱，是不是想要宇文护死？

“他应该恨我。”宇文护缓缓道，“可他却把你送来了，做了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孙思邈沉默下来，他无话可说。

“利益之下，陈顼这么做，无可厚非。”宇文护淡淡道，“天底下能不为利所动的人不多。”

顿了片刻，宇文护凝声道：“可我却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

孙思邈仍旧默然，可眼角不经意地跳动了下。

“听闻淳于量是用一些人的性命做威胁，让你束手入笼的？”宇文护眼中突有分诡异，“你当初知大周要陈国送你来，肯定知道是我的主意？”

“是。”孙思邈道。很多事情，他比谁都清楚。

“你应该知道来到周国，必死无疑，可你还是来了，你本有机会逃走的。”

虽不在江南，可宇文护对建康发生的事情，竟像是颇为了解。他是疯子，可显然也是个聪明的疯子，他虽残暴，但他并不糊涂。

摸着如血的胡须，宇文护道：“你不是蠢人。”

“哦？”孙思邈脸上迷雾又起。

宇文护一字字道：“我和你一番交谈，早发现你比十三年前聪明了太多！可你这聪明人竟做了件送死的事情，实在让人费解。”

孙思邈轻淡道：“这世上的聪明事都让你做了，我做件蠢的也不稀奇。”

“你真的以为我不知道？”宇文护目光闪过丝奇异，似了然，又似有些焦虑……

“知道什么？”孙思邈皱了下眉头。

帐中人不敢抬头去看宇文护，他却一直留意宇文护的脸色，捕捉到那分焦虑，忍不住想到，宇文护如今掌生死大权，一切尽在掌握，焦虑的是什么？

宇文护凝望孙思邈许久，这才吐出了两个字：“刺秦！”

孙思邈脸色顿变。

刺秦？何为刺秦？

昔日秦王暴政，鲸吞六国，燕国太子丹不堪坐以待毙，这才策划了一场惊天动地的行刺之计。

当时燕国高手无数，有宋意、武平、秦舞阳、高渐离……无不一诺千金，轻生重义。

可太子丹独重荆轲。

易水千古萧寒，壮士一去不返！

荆轲出手行刺秦王虽未成行，但留千古之名，此行被后人又称刺秦，世代传诵。

宇文护为何突说刺秦两字？难道说……孙思邈此行，本要效仿荆轲当年之举？

不但孙思邈脸色改变，那牢笼旁的五个陈兵脸色也变了。

他们送孙思邈出了江陵城，直奔周营，入了大帐，一直默默不语，似听宇文护和孙思邈言语，也似等待宇文护的回话。

无论如何，宇文护曾答应以六城交换孙思邈，他们未得答复，难以回复。他们似乎无足轻重，可为何听到宇文护“刺秦”两字，也会脸色改变。

大帐突静，静带萧肃。

宇文护说出“刺秦”两字时，顿了片刻，转瞬又吐了一个字。

“杀！”

杀字一出，殿前那四个护卫突然有三个到了铁笼之前。

那五个陈兵勃然变色，有四人突然拔刀向前，却有一人闪身后退，就要冲出大帐。

“呛”的一声响，四人拔刀，却只发出一声响，可见四人动作齐整，显然亦是训练有素的高手。

刀才出，带来的不是寒光，而是浓烟，那烟雾极浓极黑，从刀鞘而出，就如四条黑龙一样咆哮窜起，就要腾空肆虐。

那不像是刀，而更像是一种神奇的道术。这四人本是淳于量的亲信，怎么会使用如此玄妙的道术？

黑龙才要腾空之际，帐中陡然有风起——有如冬日的凛冽寒风。那瘦高护卫袖子一动，有狂风卷动。

帐中本要有乌云密布，烟雾蒸腾，被那寒风一吹，顿时烟消云散，纤毛毕现，无所遁形。

那四个陈兵脸色顿变。

他们使的本是极高明的道术，也是极为高明的障眼法，进可攻、退可守，哪里想到竟被对手轻易地破解？

他们有了片刻的犹豫……他们在犹豫是前冲，还是后退。这机会本不多，他们若撤，计划许久，一朝荒废，可若是不撤，宇文护身边这四护卫绝非等闲，他们不见得能冲过。

半空突然飘来一片云。

这是牛皮大帐内，阳光都照耀不到，怎么会有云飘来？

那四个陈兵大惊之际，已被那片云罩在其中。他们立即发现，那不是云，而是轻如纱，薄如纸的一张网！

他们已入网中。

四陈兵毫不犹豫地挥刀，就要破网而出……

日光突敛，风声陡住，“嚓”的一声轻响，帐中突然现出了温柔的月色——月色如银，轻柔地照在网中四个陈兵的身上。

帐中又静，那四个陈兵止住了动作，手持钢刀，眼中满是难信之意。

他们终于明白方才不是月色，而是刀光——一把银色如月的刀发出的寒光。

“呛”的声响，银刀回鞘。“当当当当”，四把钢刀依序落地。

那四个陈兵仰天倒了下去，胸口有鲜血喷出，宛如鲜花怒放。

烟消云散，光敛寒起。

“咚”的一声响，第五个陈兵被裴矩丢回到了帐中，蜷缩在地，脸色发黑，只是抽搐了下，已然毙命。

只有那第五个陈兵有机会逃生，可他才窜到帐口就被裴矩拦住，交手不过一招，就被裴矩擒住。

他可能自感无幸，索性服毒自尽。

他们本来就是一去无还的打算，牙中可能早就藏有了毒药，关键的时候咬破腊封……

裴矩冷漠地看着那陈兵，并没有解释。也没有人要他解释，因为答案早在聪明人的心目中。这五个陈兵是死是活，本来就是无足轻重。

帐中又变得死一般的静。

出手的三个护卫回到了宇文护身前，宛若从未动过。

孙思邈望着地上死去的五个陈兵，神色涩然。

“你看，什么事情都瞒不过我。”宇文护轻淡道。

不闻孙思邈回答，宇文护道：“陈顼是恨我的，你也一样。可他却抓了你送来换城池……这似乎很费解？他疯了吗？”

孙思邈喃喃道：“不错，的确让人费解。”他脑海中突然闪过昨晚淳于量掉下的那把铜钥匙。

他一直在想的问题，淳于量究竟是什么用意？

淳于量是想放他走，还是有别的目的？

“但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宇文护缓缓道，“这五个陈兵绝非陈兵，就算淳于量的亲兵，也不可能会这种道术……随风，这是什么道术？”

那高瘦的护卫立即道：“那四人拔刀时用的是茅山道术中的龙吸水。”

“裴矩，淳于量的亲兵，怎么会茅山的道术？”宇文护明知故问道。

裴矩人在帐口，恭敬道：“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茅山道人，王远知的徒弟。”

“王远知的徒弟为何会到这里？”宇文护又道，“你把他们带到这里想做什么？”

裴矩脸色像是变了下，并未回话。

宇文护拍拍额头，笑道：“你看我糊涂了，忘记曾经吩咐过你，无论陈国有什么花招，我们都照接不误的。”

裴矩舒了口气道：“大冢宰英明，当然知道他们这么镇定，一定会有图谋。”

他没说什么图谋，但聪明一点的人都已猜到。

陈顼、淳于量用的是刺秦之计。

当年在长安的时候，陈顼被宇文护百般侮辱，这个阴影一直挥之不去。陈顼恨宇文护，恨不得宇文护死！

可宇文护实在太强悍，身边一直是卫护森严，就算斛律明月对他都无可奈何，更何况是陈顼？陈顼无计可施，正逢宇文护索要孙思邈，陈顼就准备借这个机会行刺宇文护！

可要行刺宇文护，一定要高手，王远知就让五个弟子混在淳于量身边当亲兵，借机接近宇文护。

荆轲刺秦，用的樊於期的人头做诱饵，这才接近了秦王。

陈顼要刺杀宇文护，就是用孙思邈做诱饵。

这计策并不新鲜，但历来被人百试不爽，只可惜王远知的五个弟子尚未出手，就让宇文护看穿底细，被宇文护帐前高手格杀帐中。

可宇文护怎么知道陈顼的计谋？

宇文护道：“我算什么英明，英明的是陈顼，只是他虽英明，却不聪明，怎么只派这几个蠢货来呢？王远知没到吗？”

裴矩摇头：“王远知不敢来，他太有名了。”

刺客本无名，一个有名的人，绝不适合去当刺客。

当年燕国宋意、秦舞阳等人均是声名显赫，远比荆轲要有名，可太子丹选荆轲，不但因为他山崩不变色，还在于他的无名。

宇文护叹口气道：“那真的让我失望，我还想看看，究竟是茅山道术高明，还是我的日月风云四护卫强一些。”

转问孙思邈道：“你说呢？”见孙思邈沉默，宇文护又问：“当初你好像留在建康皇宫许久，你莫要说，陈顼派人要行刺我的事情，你并不知情？”

事实看起来很明显，孙思邈在建康时，的确曾入陈国皇宫。如今在外人来看，他当然是和陈顼在密谋行刺宇文护的计策。

这件事孙思邈百口莫辩。

孙思邈并未分辩，反问道：“知道能如何？”

宇文护眼中突然闪过分狐疑，许久才道：“你若知道，就应该明白，你此行根本就是在送死。方才王远知的弟子若能放你出笼，你还有机会，可到现在，你半点机会都没有！”

他一拳捶在扶手之上，神色肯定。

孙思邈笑了：“我的确半点机会都没有，可你到现在还不杀我，肯定是想从我身上知道些什么，是吗？”

宇文护笑得有些狡猾：“你以为我想问你——当初是谁救了你？”

“难道不是？”

宇文护突然大笑起来道：“你真的以为还能把我蒙在鼓里？孙思邈，我不需要问的，因为我已经知道是哪个救了你！”

见孙思邈诧异，宇文护一击掌，帐外走进了一人。

那人一身黑衣，连手脚都罩在里面，脸色黧黑，从帐外走进来的时候，轻飘飘地没有声息，看起来竟像幽灵。

孙思邈一见那人，更是讶异，因为他竟见过这人。

当初在破釜塘通天殿内，天师座下六姓之家汇聚，却有个黑衣

人在场，那黑衣人不属于六姓之家，但对天师之秘颇为熟稔。孙思邈一直在猜测此人的身份，不想在这里又见。

那黑衣人入帐，对宇文护施了一礼，并不言语。

宇文护似也见怪不怪，径直问道："用牵机、钩漏、曼陀罗三种毒物混合在一起制成的毒药，天下可有解药能解？"

"无。"那黑衣人简单明了道。

"那孙思邈当年为何能不死？"宇文护又问。

那黑衣人缓缓道："世上没有解药能解这种剧毒，但是有种方法却能克制此毒。"

顿了下，补充道："这种方法不但可克制三种毒物混在一起的奇毒，甚至可克制天下任何一种下毒之法。"

"哦？"宇文护似笑非笑道，"世上还有这种神奇的方法？这是什么方法？"

"用蛊——金蚕蛊！"那黑衣人道，"金蚕蛊本蛊术中最玄奥最难解的一种，中此蛊的人，生不如死，一定要受尽天下最惨烈的苦楚才死，但世间万物奇妙，金蚕蛊虽是绝毒，但是种活物，偏偏又能克制世间花草提炼的剧毒。孙思邈当年能够不死，唯一的可能就是他被金蚕蛊救活。"

孙思邈皱了下眉头，想的却是这人究竟是谁？怎么会知道这多秘辛？

宇文护看了孙思邈一眼，淡淡道："那真的奇妙，谁会用金蚕蛊呢？"

"蛊毒难控，若不得法，必被反噬。若被金蚕蛊反噬，本是无药可解，因此用金蚕蛊的人极少，用的炉火纯青的人更是屈指可数。"

"那你数出来了吗？"宇文护道。

那黑衣人道："不用数，十三年前，能将金蚕蛊这般运用的只有一人。"

"是谁？"宇文护眼中闪过一丝杀机。

他权倾天下，顺他者未见得昌，但逆他者必定要亡！

当年那人不管是何动机，既然敢救孙思邈，就是和他做对。十三年了，他处心积虑多年，终究还是将孙思邈擒下，当然也要将和往事牵连的人一网打尽。

孙思邈要死，谁救了孙思邈一样要死！

那黑衣人沉默片刻，才缓缓说道："当年救孙思邈的人必定是冼

水清。”

这是个陌生的名字，帐中人大多没有听过，因此那黑衣人补充了一句：“冼水清就是岭南的冼夫人！”

第十章
重演

冼水清就是岭南的冼夫人！

帐中众人听到这名字时，都有些神色异样，就算宇文护听到冼夫人三字的时候，也皱了下眉头。

他们人在北方，但或多或少听过岭南冼夫人的事情。

乱世之中，人命有如草芥，女人更是微不足道，可岭南冼氏，尤其是冼夫人一直是乱世各方势力都不能忽略的人物。

梁国平岭南，是和冼氏交好才能成行，陈霸先立陈国，是得冼夫人支持才定岭南。

若往前论，宋齐两国，无不要和岭南越族冼氏交好，才能保南疆不乱，不至于腹背受敌。

只是赫赫有名的冼氏、坐镇岭南的冼夫人，十三年前怎么会和孙思邈有了关系？

孙思邈听到那黑衣人提及冼水清的时候，微有讶然。

宇文护捕捉到孙思邈的表情，略有满意，缓缓道：“你看，这世上没有什么能瞒得住我。”

顿了片刻，又道：“我知道，十三年前，冼水清……哦，那时候已经是冼夫人了，她的确是在关中出现过。”

他说到这里时，又摸了下那血红的虬髯。他每次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都是在想着什么。他提及冼水清三个字的时候，并不陌生，显然他对冼夫人也有了解。

“因此她那时救了你，大有可能。”宇文护缓缓道，“孙思邈，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孙思邈轻轻叹息，摇摇头道：“我无话可说。”

他没有承认，可也没有否认，十三年了，他以为往事早已尘封，却不想一点点地都被挖掘出来。

他想忘却，可有人记得——死都记得。

“我不但知道救你的人是冼水清，还知道你出昆仑后，曾去过岭南。”宇文护继续道，“你出昆仑后，先秘密去岭南见了冼夫人，之后才去了郦城，随后前往建康……”

孙思邈淡淡道：“不想你对我的行踪这般了解。”

“斛律明月恨我，陈顼恨我，你也恨我……”宇文护顿了片刻，一字字道，“冼夫人也恨我！”

他最后那句说得有些奇怪，斛律明月和宇文护交锋多年，陈顼被宇文护百般侮辱，孙思邈几乎死在他的手上，这三人恨他再正常不过。

可冼水清为何会恨宇文护？

孙思邈似也不解，沉吟道：“冼夫人为什么要恨你？”

宇文护嘿然一笑，却不回答。

孙思邈并不追问，继续道：“然后你就认为我一直是在找你昔日的仇家联合对付你？”

“难道不是吗？”宇文护冷漠道。

孙思邈眼中闪过分怅然，缓缓道：“但你可曾考虑过，为何会有这么多人恨你？”

宇文护冷冷道：“我需要考虑吗？”他的确不需要考虑什么，恨他的人，只有死路一条！

他不想考虑，只是不停地杀！杀掉一切恨他的仇家！

这当然不见得是个好方法，但是他解决问题最直接的方法。

“那你现在考虑什么？考虑下一步怎么做？”孙思邈平静道。

宇文护道：“你猜猜我会怎么做？”

孙思邈道：“陈顼敢派人行刺你，你下一步当然是屠了江陵城给他一个警告，然后派人去岭南杀掉冼夫人。”

“冼水清也该死了。”宇文护喃喃道。

“岭南地偏，冼夫人已立誓不出岭南，你要杀冼夫人，并不容易。”孙思邈说话时，却在看着那黑衣人。

宇文护淡淡道：“你想探听我怎么对付冼夫人吗？告诉你无妨了……”也看向那黑衣人，“你可知道他是谁？”

见孙思邈摇摇头，宇文护淡淡道：“他本是苗疆大苗王手下的第一祭司！”

那黑衣人默然不语，孙思邈却是心中微惊，喃喃道：“怪不得……原来如此……”他那一刻，很有恍然的样子。

宇文护道：“你现在明白他为何知道许多了吧？”

孙思邈点点头道：“不错，我终于明白了。”沉吟道，“怪不得他知道金蚕蛊。南疆蛊毒本分两脉，一脉到了岭南，一脉到了川边。苗疆苗人和岭南越族本是世仇，但都擅用蛊毒……你是想用苗人对付冼夫人。”

“不错，我这是以蛊治蛊。”宇文护缓缓道，“冼水清真以为不出岭南，我就奈何不了她了？”

“你恐怕不止想对付冼夫人。苗疆一直在周国控制下，但岭南支持陈国，你借苗人对付岭南，也是为进一步侵占陈国做准备了。”

宇文护又笑：“你实在是个聪明人，想的竟和我不谋而合。”

他并不否认，他也不怕泄漏心意，因为他确信孙思邈这次绝对不会再逃走了。假死也不会！

“你这么聪明，可知我眼下在想什么？”

“你对付江陵百姓和冼夫人前，肯定优先考虑怎么先杀了我？”孙思邈冷静道。

他知道宇文护是个冷静的疯子，这次绝不会放过他，但也不会简单地一刀杀了他了事。

十三年漫长的等待，对宇文护来说，是种煎熬，他一定会把这十三年的煎熬再还到孙思邈身上。

宇文护抚掌大笑道：“又中！你实在太聪明了，你这样的聪明人，我若就这么杀了你，实在可惜。”

望着地上的几具尸体，宇文护喃喃道：“好戏刚刚开始，绝不能这么快结束的，是不是？我等了十三年，就等着这一天……”

他突然又大笑起来，笑声中有些疯狂，也带着无尽的残忍：“我先让你看一个人。”又拍了下手掌，帐外又推进一辆大车，车上装了一个封闭的箱子，让人看不见里面是什么。

推车的士兵推车进来，就快步离去。

不得宇文护的允许，谁都不能擅自留在帐中，可却有个人还留在箱子旁。那人身着青衫，青衫洗得有些发白，上面还钉着几个补丁。

孙思邈目光落在那人身上时，缓缓收回，神色平静依旧，可眼中似乎泛起了一丝光芒。

难道宇文护让他看的那人就是这青衫人？

那人看也不看孙思邈，只是微收目光，看着自己的脚尖。

宇文护目光闪动，微笑道："孙思邈，你猜猜箱子里面是谁？"

孙思邈看着那箱子，脸色变了下，却只是摇摇头。

很多事情，他不想猜，但很多事情，他也根本不用猜的。

"你这次倒有点让我失望。"宇文护似惋惜道，"打开箱子吧。"他神色间似带分兴奋，也有点期待。

箱子里究竟是什么？怎么会让宇文护这种人都有些期待？

那青衫人并不多言，用手重重地在箱子上一敲，那箱子四壁倏然向外散开，若同莲花绽放一样，颇为奇妙。

可无人去注意箱子的精巧，所有人都在看着箱内，不知宇文护这么郑重其事地让人带个箱子来，有何用意？

孙思邈脸色突变得极为难看。

箱子里有个人——是个女人。那女子身着绿衫，是寻常女子装束，蜷缩在箱子里似昏迷不醒，瀑布般的头发遮挡了脸颊，让人看不清面容。

可孙思邈和她一路南下，朝夕相处，如何会不认识她？

那女子竟是慕容晚晴！

宇文护见到孙思邈的表情，伸出舌头舔了下嘴唇，如同饥饿的野兽望见了猎物。他喜欢孙思邈这种表情，他等了十三年，就在等这一刻。

"这女人是谁？"宇文护明知故问。

"慕容晚晴。"那青衫人道。

"她死了吗？"宇文护也知道慕容晚晴的名字。这本来是他安排的一出戏，他当然知道每一个细节。

"只是昏了过去。"

宇文护微笑道："好戏开始，总要让她也看看，弄醒她。"

那青衫人向裴矩看去，裴矩缓步上前，在慕容晚晴鼻前一弹

指。

慕容晚晴打个喷嚏，悠悠醒来。她醒来的时候，略带分惘然，显然不知身处何处，见到裴矩在身边的时候，娇躯微震，嘶声道：“你是谁？”

她从张府密道出来后，就遭裴矩暗算，一路迷迷糊糊到此，蓦地清醒，满是敌意。目光微转，望见那青衫人，更是一怔。

她认得那青衫人正是紫金山上给她讲孙思邈往事的人，她受裴矩暗算，晕倒昏迷时，也见过这青衫人。

这青衫人初见她时似乎没有敌意，可为何要和裴矩联手暗算她？

慕容晚晴想到这里，振作欲起，却感觉浑身乏力，小手指都动弹不得，更是骇然。

目光转动，见到皮帐流彩飞金，她浑然不知身在何处，可终于望见孙思邈身在笼中时，心头狂震，哑声道：“你……你怎么了？”

她见孙思邈被困，心中担忧，一时间忘记了自己也是身处险境。

那青衫人和裴矩沉默不语，孙思邈脸上迷雾又起。

宇文护见到慕容晚晴这种神色，居然十分满意的样子，大笑道：“他没什么，他和你一起来到这里，就是重演当年的一出好戏。”

慕容晚晴望向宇文护，见他虬髯如血，心头一震，却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宇文护道：“孙思邈，你还认识普六茹坚吗？”

孙思邈目光落在那青衫人身上，轻声道：“怪不得看起来有点眼熟。”原来他是认识这个青衫人的。

宇文护哈哈大笑道：“普六茹坚，你当然认识孙思邈了？”

那青衫人终于望向了孙思邈，缓缓道：“大冢宰，我死都记得孙思邈的。”他说得平静，可那平静中包含的意味却让人心惊肉跳。

慕容晚晴本就感觉宇文护面相熟悉，听闻“大冢宰”三字，心头又震，暗想原来这人就是宇文护！

她一直没有见过宇文护，可早从斛律明月那里见过宇文护的画像，经那青衫人确定，才知道自己和孙思邈竟都落在周人手上。

慕容晚晴知道普六茹本是鲜卑姓，回忆周国鲜卑高官，却始终记不起普六茹坚是哪个，心中却始终有个困惑，当初这个普六茹坚给她讲孙思邈的旧事是何用意？

宇文护又笑："你当然会认得孙思邈，当年独孤信选女婿的时候，先选的是孙思邈，等孙思邈失踪后，才将女儿独孤伽罗嫁给了你。独孤伽罗虽入你家，听说一直想的却是孙思邈……"

帐中无风，可普六茹坚衣袂却在抖动，他垂头不语。

"因此你一直不服，怀恨在心，听说你一直想找孙思邈较量的。"

慕容晚晴微愕，她曾听普六茹坚说过独孤信要将女儿嫁给孙思邈的事情，却没想到过普六茹坚和孙思邈竟然是情敌。

普六茹坚缓缓道："大冢宰说的是，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他，最近才得到他的消息。只是……他有点让我失望！"

他的确有理由失望。

一个男人最大的耻辱，就是身边的女人想着另外一个男人。因此他很恨，一直要和孙思邈比个高下。

他终于找到了孙思邈。可如今的他是宇文护的亲信，大权在握，孙思邈已在笼中，性命须臾，他连较量的机会都没有。

"你却没有让我失望。"宇文护缓缓道，"你不但帮我找到孙思邈的下落，到陈国逼陈顼将孙思邈交出，还帮我抓到了慕容晚晴。"

普六茹坚道："属下举手之劳，大冢宰过奖了。"

宇文护搓搓手，益发地兴奋："没有过奖，没有过奖。这十三年来，我没有一日不在想当年的事情，我一直在想孙思邈究竟去了哪里，还有……"

他说到这里，眼中突然又闪过一分焦虑，用力地摇头。

孙思邈望见他的不安，心中微动，他一直在观察宇文护的表情，见他数次露出不安，却始终不明白他不安来自哪里？

如今宇文护可说已掌控一切，他还不安什么？

宇文护掩去不安，望向孙思邈道："现在我终于知道你在哪里了……"又舔了下嘴唇，问道，"你知道我现在想做什么？"

孙思邈沉吟道："我知道了。"

"你知道了？知道什么？"宇文护反倒有分错愕，他很不喜欢孙思邈到现在还这么冷静。

"我知道你还要和我再赌一次。"孙思邈道。

宇文护眼中光芒闪烁，缓慢道："我要和你赌什么？"

"十三年前，我从你面前奇异地消失，让你一直很不安。"孙思邈轻声道，"这不安陪伴了你十三年……或许你做梦都在想我去了哪

里？”

望见宇文护眼中露出的狂野之意，孙思邈沉声道：“你想消除这种不安，就想让往事重演。你一定要再一次地看到我死在你面前，你才能心安。你是不是已经给我准备了一杯毒酒，让我当着你的面喝下去？”

这实在是个疯狂的念头，孙思邈却说得极为冷静。

宇文护眼中锋芒几乎疯狂，狂笑竖起大拇指道：“你真的太聪明了，聪明得超乎我的想象。”

一挥手，就有兵卫端来一个酒杯，酒杯里有亮晶晶的液体，但当然不会是酒。

笑声止歇，宇文护用极为冷静的声调道：“当年你为柳如眉喝了毒酒的情形，我这些年来每天都在想——想你说过你要回来，想你回来后我应该怎么招待你？”

慕容晚晴听到这里，心头一震，想起普六茹坚在紫金山所言，这才知道原来十三年前要置孙思邈于死地的就是宇文护。

可她知道得太晚。

她蓦地明白了普六茹坚为何要抓她，忍不住一阵心悸，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孙思邈。

大帐中只有宇文护冷酷无情的声音在回荡。

“我不但为你准备了一杯毒酒，还为你准备个女人。听普六茹坚讲，这女人是喜欢你的，也知道你以前的故事。”

孙思邈脸上迷雾又起，却没有望向慕容晚晴。

慕容晚晴霍然醒悟，明白了普六茹坚讲故事的真正用意。普六茹坚讲那个故事，是让她更了解孙思邈，却也是让她爱上孙思邈，可最终的用意，却是让孙思邈为她死，重演当年孙思邈为柳如眉服毒的那一幕。

这简直是疯子的想法。

宇文护就是个疯子！

“她是爱你的，我看得出来。”宇文护轻舒了一口气，“她清醒时，询问你的表情，和当年柳如眉问你生死的表情一模一样。”

慕容晚晴听到这里，心中不知是何滋味。她不想承认，可她怎么骗得过自己？

宇文护略带惋惜道：“可你对慕容晚晴的感情，却不像当年对柳如眉那样强烈，这多少有些遗憾。”

慕容晚晴心中只想，我并不希望他为我死，我只想他能好好地

活下去。

嘴角露出分残忍的笑，宇文护道：“十三年了，我等这一幕等了十三年，不应该让这场戏有什么遗憾，于是我觉得应该加点筹码……我决定再把江陵城数万人的性命，还有冼水清的命一块儿加上来。”

望定孙思邈，宇文护一字字道：“你喝了这杯毒酒，只要能支撑一炷香的工夫，我就放了慕容晚晴，同时放弃屠城，也不会找冼水清的麻烦了。”

他神色冷静，全然没有疯子的样子，可说出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疯子都做不出来。

宇文护轻微的声音在帐中轰隆隆地响：“孙思邈，你圣手仁心，绝不会让我失望的，是不是？”

帐中静寂下来，呼吸似乎都听不到了。

檀香搬了过来，却未点燃，那杯毒药也送到了孙思邈的面前。

所有人都在望着孙思邈，慕容晚晴睚眦欲裂。

孙思邈看着面前的那酒杯，突然道：“这酒杯比起当年小了些……一炷香的时间也比当年短了些。”

他这时候突然说出这种话来，帐中人均是愣住，不相信世上竟然有这般视死如归的人。

“听说你的医术比以前高明了些，因此你的机会还很大。”宇文护说到这里的时候，难掩振奋之情。

酒杯虽小了些，但毒药显然只有更烈。

当年孙思邈虽是神医，若非冼夫人用金蚕蛊相救，他也一样承受不住。

如今再没有了冼夫人，也不会有任何意外发生，孙思邈就算假死，宇文护也会将他的身躯斩成肉酱，绝不给他活转的任何可能。

孙思邈喝下那杯酒是必死无疑，可他就算不喝，也同样活不下去。

帐中帐外有一众周军，宇文护最犀利的日月风云四大护卫都在帐中，还有裴矩等高手在侧，孙思邈就算不身处牢笼，也未见得能敌得过这帮虎狼之兵……

孙思邈伸手接过了酒杯，脸上沧桑之意浮起。他看起来已认命……

慕容晚晴望着孙思邈端起酒杯那一刻，心中剧痛，嘎声道：“孙思邈，不要！”

酒杯顿在了半空，孙思邈并未看她，宇文护兴奋之意却更浓，他就在等这一刻，他期待慕容晚晴有话说。

慕容晚晴大声道：“宇文护是个疯子，他说的话一句都信不得！”

众人均惊，这些年来，从未有人敢对宇文护说这种话。

四大护卫才要呼喝，宇文护一摆手，激动道：“让她说下去。”

他激动什么？

慕容晚晴见孙思邈就要喝下毒酒，心中激荡，顾不得去想宇文护的用意，又道：“你难道忘记柳如眉是怎么死的了？”

孙思邈眉梢微跳……

“当年你喝毒酒前，柳如眉就死了！宇文护是个疯子，他就喜欢看你痛苦的样子。你就算喝下毒酒，他想做的还是要做，绝不会有半分改变。”慕容晚晴思绪前所未有的清醒。

孙思邈望着手中的那杯毒药，眼中满是怆然。

慕容晚晴能想到的事情，他怎会想不到？

“他当然知道，他比你知道。”宇文护人在高台，缓慢道，“但他一定要赌是不是？他知道若是不赌，我肯定会屠城，肯定会杀洗水清，而在这之前，我肯定要杀了你！”

停顿片刻，带分惬意又道：“可他若是赌，他虽必死无疑，但还有分希望救你，有希望能挽救众生，这是多么伟大的心境？”

蝼蚁尚且偷生，只要有一丝生机，人就会去赌。

宇文护杀人无数，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他做不到孙思邈的境界，也不理解孙思邈的境界，他要做的是，将这种境界变成一个让人痛苦，他却享受的过程。

慕容晚晴见那酒杯离孙思邈又近了些，突然道：“你错了。”

宇文护虬髯似乎更亮，亮的几乎要滴出血来：“我错在哪里？”

“你错在根本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孙思邈也不知道。”慕容晚晴说到这里的时候，脸色苍白得没有半分血色。

一些事情，她本以为死也不会对孙思邈说，她怕……

可她现在已决定要说。

宇文护眉一挑，似笑非笑道：“普六茹坚，她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普六茹坚沉吟道：“这个……她应是慕容绍宗的后人……可这似

乎无关紧要？大冢宰不是只希望她和孙思邈相爱就好？”

他负责还原当年的那出戏，只需要找个爱孙思邈的女子来演戏，根本不用考虑那女子的身份。

慕容晚晴心中一阵绞痛，冷笑道：“你错了，我不会爱上孙思邈，永远不会！”霍然望向宇文护道，“我本是斛律明月的手下。”

酒杯顿在半空，孙思邈望着酒杯，似乎也震惊慕容晚晴所言。

“我不叫慕容晚晴，我叫斛律琴心，斛律明月的义女。”

斛律琴心——她本叫斛律琴心，她姓斛律，并非慕容。

她是大齐臣子，并非齐国叛逆。

斛律琴心说到这里的时候，心中如针扎一样地痛，她不想说，但她一定要说，她知道说了之后，和孙思邈再没挽回关系的可能，但她还是要说。

“孙思邈未进邺城时，就被我义父盯上，因为我义父一直认为他是道中之人，要对齐国不利，因此派我改扮成朝廷叛逆慕容晚晴接近孙思邈，查看他的动静，若有变数，甚至……可随时杀了他！”

说到这里，斛律琴心只感觉心口抽紧，凄然望着孙思邈道：“孙思邈，这一路来，我一直对你没什么好意，你想喝毒酒就喝，可你若是为我喝这杯酒，实在蠢不可及。”

见孙思邈缓缓望来，斛律琴心垂下头来，不敢去触碰孙思邈的目光。她只怕望见孙思邈的伤心，望见孙思邈的愤怒，望见孙思邈的厌恶。

她怕孙思邈的失望，会让她热泪盈眶。

帐中又静。

孙思邈脸上迷雾又起，可眼中却清澈异常……他未等说话，宇文护已笑道：“这场戏越来越有趣了，比我想的还要有趣！普六茹坚，这女子身份如此重要，你怎能忽略呢？”

普六茹坚也像有分讶然，垂手道：“卑职失察，请大冢宰处罚。”

宇文护摆摆手，微笑道：“你虽失察，但做了一件精彩的事。”

转望孙思邈道：“你这么聪明，当然知道慕容晚……不……应该是斛律琴心这么说，是什么用意了？”

孙思邈嘴唇动了下，不等说什么，斛律琴心大声道：“我这么说只是想告诉他，我和他什么关系都没有！他就算为我喝了那杯毒药，我也不会为他流一滴泪！”

宇文护笑了，摇头道：“女人呀女人，为何总喜欢自欺欺人？普六茹坚，你猜猜，斛律琴心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普六茹坚道：“她爱孙思邈，不想孙思邈为她喝下毒药而死，因此不惜让孙思邈知道她的身份。”他说得无情，可看得当然很准。

斛律琴心心头颤动，只是摇头道：“你……胡说八道。”

“伟大……实在是伟大。”宇文护抚掌笑道，“这么伟大的爱情，十三年了，我终于再能看到。”

他激动得身躯都颤抖起来，可他显然不是为了爱。

“孙思邈，你实在是个了不起的男人，总有女人这么死心塌地地为你考虑。当年的柳如眉，如今的斛律琴心……”宇文护长吸一口气，一字字道，“你当然也不能辜负了这份伟大的爱，是不是？”

他蓦地一挥手，十数帐中兵士就到那箱子旁，长枪锋锐，指在斛律琴心身周三尺处。

不要说斛律琴心眼下根本动弹不了分毫，就算她和往昔一样，十数杆长枪刺来，她也绝对躲避不过。

宇文护意思不言而喻，孙思邈不喝毒酒，斛律琴心就一定要死！

孙思邈轻轻地叹口气道：“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酒杯已到了唇边。

“不要！”斛律琴心嘶声道。

就在这时，天地间突然传来“轰”的一声大响！

那响声来得极为突然，有如天空响起个炸雷，又如地下岩浆崩裂。

牛皮大帐不堪那响声，竟也晃了晃，帐外突然传来了喧哗之声，可不多时的工夫，又趋于了平静。

帐中的众人却连动也未动。宇文护人在胡床之上，眼中闪过分厉芒。

那如沉雷大响虽让众人惊凛，却乱不了帐中众人的神经，这些人的神经均像铁打的一样。

可这里本是周营，军纪严明，戒备森严，为何突然会有爆炸声传来？

“出去看看。”宇文护简单地下令，神色间微有狐疑之意。他虽也不知道为何会大响，可即便天塌地陷，他也一定要等这里的结局完结。

裴矩遵令，闪身出了大帐。宇文护笑了笑，目光从未离开孙思邈："你要知道，今天就算来了大罗神仙，也无法阻挡你喝下这杯毒酒的。"

斛律琴心本有分触动，因为他们的结局已不可能再坏，无论发生什么变数，看起来都比眼下坐以待毙要好。可见到周营军纪如此，一颗心又沉了下去。

孙思邈端着那酒杯，似有千斤之重，他话一直很少，到了这里后尤为沉默。

生死关头，他却没有向斛律琴心望去，他凝望的仍旧是宇文护。

"我喝这毒药前，只想问你一句……"

"你说。"宇文护有些迫不及待。

"我喝下这毒酒，你就可以安心了吗？"孙思邈问道。

宇文护一怔，听孙思邈又道："多谢你今日为我解开枷锁，但你自己的枷锁呢……何时能解开？"他说完这句话后，不待宇文护回答，手腕一抬，就将那杯毒药送到了口中，喉结微动，毒药已被他咽入了腹中。

一切似乎很慢，却快如闪电。

帐中各人神色迥异，斛律琴心只感觉被一把剑刺在了心口。

宇文护见状，顾不得考虑孙思邈的言下之意，激动得全身都要颤抖，他挥挥手，普六茹坚已道："点香。"他本平静的语气中似也有了分动容。

檀香燃起，烟香渺渺。

一炷香的时间并不长，可对如今的孙思邈来说，也绝不短暂！

他服下毒酒，仍是盘膝而坐，只是微闭了双眸。

檀香一寸寸地燃，化作了飞烟，灰如泪，斛律琴心看见，也感觉自己被燃烧成了灰，心中在滴血……

宇文护伊始是激动振奋，可渐渐的神色转为惊讶，不大的工夫，惊讶又变成了错愕。

不但是他，所有人的神色似乎都有了错愕，无论殿前日月风云四护卫，还是殿中的金甲卫士，亦或是普六茹坚。

谁都知道，宇文护这次下的绝对是剧毒，这小小的一酒杯毒药，甚至十头大象都毒得死。

谁都在想象，孙思邈服下毒药后挣扎的情形，或者绞痛不堪，

或者七窍流血，一炷香的工夫，对中毒的人来说，比一生都要漫长。

可谁都没有想到，孙思邈竟只是盘膝坐在那里，头不抬、眼不睁，可神色没有半分异样。

那剧毒之药对他而言，更像是一杯水罢了。

“不可能……不可能……”那黑衣人喃喃念道，望着孙思邈，眼中满是震骇之意。他参与了毒药的配置一事，当然知道服毒的后果，不信孙思邈竟会这般反应。

宇文护错愕的神色慢慢改变——变成了震惊之意。

檀香在燃，那震惊又变成了惊骇。

他当然会惊骇，他苦心积虑了多年，就等这一刻重演进而消除心魔，他是有枷锁，他希望孙思邈的死，能够解除他的枷锁。本来所有的一切，一丝一毫都完全在他的掌握，可结局却完全不是他想的那样。

斛律琴心本泪眼朦胧，可见到这种情形，心中突然升起了希望。尽管她随时可能会死在长枪乱刺之下，可她全然忘记了自己。

檀香燃尽了最后的一点，亮光一闪而逝。

宇文护的惊骇变成了恐惧，霍然从胡床上站起，喝道：“不可能！”他一声暴喝，杀意千万，可仍旧掩盖不住心中的恐惧。

孙思邈平和地睁开了眼，淡淡道：“宇文护，这次我赢了。”

他只是述说一个事实，可从容的神色让所有人吃惊。

众人均是不可思议的表情，没想到那天下奇毒竟没对他有任何影响。难道说孙思邈在昆仑十三年，不但医术更上层楼，还炼成了不死之身？

斛律琴心又惊又喜，不知孙思邈如何做到这点，可知道宇文护绝不会就这么算了。

就在这时，帐外有风吹来，裴矩闪身从外回转，见到帐中的情形，也是神色错愕，显然没想到孙思邈竟还活着。

他神色惊诧，显然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说，但不得宇文护的吩咐，他不敢开口。

宇文护一眼望见，喝道：“何事？”

裴矩立即道：“军中储粮处突发爆炸，军中粮草烧毁小半……不过影响不大。”在宇文护的面前，他也是战战兢兢地说话。

众人又是一惊，不明白戒备森严的周营中为何会发生这种事情？

这简直是绝无可能！

宇文护强压住对孙思邈无事的惊骇，怒道："带管粮草的仓官来见，将看守粮草的兵士全部杀了，若无反抗，只杀这些，若有一人反抗，诛全部人的九族！"

见裴矩竟然不动，宇文护双眉一挑，缓缓道："你敢不听我的号令吗？"

裴矩骇然的神色，慌忙跪倒道："大冢宰，卑职岂敢不听你的号令，只是另有内情。"

"什么内情？"宇文护缓缓地吸气，飞快地向孙思邈看了眼，看不出孙思邈任何心意。

他不喜欢这种感觉。风遗尘整理校对。

"卑职已将所有看守粮草的兵士拿下，不过仓官已死了。"裴矩快速道。他口气中藏着分难言的恐惧。

可那种恐惧并不只是因为宇文护的权威。

宇文护听闻仓官死了，一股怒气无法发泄，几乎想要立即杀了眼前的裴矩，可见到裴矩这种表情，他背脊突然泛起一股寒意。

他缓缓地坐下来，伸手从案前取了杯酒，缓缓地饮了下去。

本是暴跳如雷的他，突然平静下来，斛律琴心见了，心中反倒有股极为惊悚的感觉。她蓦地发现，事情绝非听起来那么简单。

终于放下了酒杯，宇文护喃喃道："仓官死了？他怎么死的？"

裴矩脸上带分畏惧，说道："大冢宰见了……就会知道。"他这种回答实在难以让人满意，可不知为何，宇文护并没有发怒。

斛律琴心敏锐地感觉到，宇文护殿前那四个护卫的脸上，似乎也带了分焦虑。

日月风云四护卫一直都是宇文护手下的最得力高手，这四人的确也都有鬼神难测之能，茅山宗虽派五名高手潜入，但被这几人轻易地格杀帐下，可见其能。

就是这样的四个人，为何也有焦虑之意？

斛律琴心不解，向孙思邈望去，却见他移开了目光。

方才孙思邈一直看着她？

斛律琴心心中一热，但转瞬发冷，到如今，无论有什么变数，似乎都难解救他们。

"带仓官的尸体来。"宇文护终道。

裴矩只是出帐片刻，就带了两个周兵入内，那两个周兵抬着一具尸体，神色惶惶，放下尸体后，就躬身退了出去。

就算是周兵，也绝近不了宇文护的身侧，更不能在帐中久留。

那尸体就放在四大护卫面前不远，斛律琴心瞥见那尸体的面容，心头一震。那仓官长得普通，不普通的是他脸上带着笑容。

那仓官竟是含笑而死的？

储粮之地爆炸，宇文护苛责残暴，肯定会严加追查，那仓官畏惧自杀并不稀奇，可他为何是含笑而死？

难道说他并非自杀，而是被别人暗算？即便如此，仓官也不该有如此表情。

谁会潜入周营来暗算一个无足轻重的仓官？

疑团重重，斛律琴心百思不得其解。

宇文护坐在胡床动也不动，只是道：“云翳，寇祭司，看看他怎么死的。”只有和宇文护极为接近的人，才会发现他的眼角其实一直在跳。

那四护卫中衣白如雪的人和那苗疆大祭司应声站了出来。

斛律琴心以前虽未见过宇文护，但从斛律明月那儿对宇文护身边的人颇为了解。

宇文护身前最高明的四个护卫就是日月风云。

四个护卫中那脸色淡金的人叫做日照，一身横练功夫，刀枪不入，对宇文护绝对的忠心耿耿，几乎和宇文护寸步不离。

都说要杀宇文护，必先杀日照。

那使如月弯刀的人叫做月影，刀法高明，当年曾有宇文护仇家派十七高手暗算宇文护，未见到日照时，就被月影一人斩杀在刀下。

高瘦轻飘的护卫叫做随风，听闻轻身功夫天下无双，而那个身着白衣的人就是云翳，此人不但武功高明，而且涉猎颇杂。

宇文护让云翳来看仓官死因并不稀奇，可为何也让那个寇祭司来查看呢？

斛律琴心也早留意到那寇祭司就是通天殿那黑衣人，越想越是惊心。

云翳和寇祭司犹豫下，缓缓迈步到了尸体旁蹲了下来。

寇祭司只是伸出右手中指，在那尸体的额头上按了下，然后拇指和中指搭接在一起，似在掐诀，缓缓闭上眼睛。

云翳却是手指灵动，在片刻的工夫，从那仓官的发丝一直查到了脚趾。

二人神色萧肃，但不久后，脸上多少都有分不安之意。

宇文护竟像将孙思邈的事情忘记了，一直看着云翳和寇祭司的神色，脸上也有了不安之意。

许久，宇文护终于开口问道：“他是怎么死的？”

寇祭司放下掐诀的手，和云翳并肩站起，二人互望了一眼，几乎都看到对方内心深处的恐惧之意。

二人异口同声，只说了四个字，“无疾而终！”

第十一章
还魂

生老病死，人所难免。

一个人最舒服的死法是什么？

不用在临死前经历病痛折磨，老到自然而死的死法，显然是很多人临终前希望得到的，这种死法就叫做无疾而终。

帐中众人听到仓官这种死法的时候，脸上都露出极为怪异的表情。

仓官怎么会无疾而终？这绝不可能！

可云翳虽是护卫，但在宇文护帐下查验尸体，所言比仵作还要精准，寇祭司更是苗疆大苗王手下第一祭司，对一个人生死的判断是绝不容置疑的。

帐中静中带着冷。

宇文护突然大笑起来，笑声中满是疯狂之意："无疾而终？无疾而终？胡说八道！"

他一声大喝，却掩不住神色的惶惑，突然望向孙思邈道："孙思邈，你是神医，可看出这人是如何死的？"

孙思邈缓缓向尸体望去，脸上突然有分古怪。

他是天下无双的妙手，医术通神，是否发现了更多的问题？

斛律琴心离那尸体较近，也随孙思邈望过去，突然又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

一个人如果在笑，无论如何总不算难看，但一个尸体在笑，多少就有诡异的味道。任何人见到尸体，本能的反应都是抗拒，不愿意多看。

斛律琴心也不愿多看，当时她是一眼看过就算，可她再仔细看去时，就发现那尸体的一张脸有着说不出的怪异。

不只是因为微笑，还是因为这脸上缺点什么！

她一念及此，立即仔细观察，马上发现那张脸缺了什么。

那张脸缺的是眉毛！

那仓官竟然是没有眉毛的！

这仓官是天生没有眉毛吗？还是被人剃了去？

孙思邈神色古怪，是不是也因为发现这点？

帐中只有宇文护粗重的喘息声……

斛律琴心更是奇怪，不解这仓官就算死得古怪，为何宇文护会如此紧张？

许久，宇文护喝道："你看出死因是什么？"

孙思邈摇摇头，脸上迷雾又起，他每次这种表情的时候，就是想藏住什么。

宇文护双眸泛红，却不知孙思邈的这个习惯，他握着酒杯的手上青筋暴起，突然长吁一口气道："你看不出来，我却知道！"

斛律琴心一惊，实在不知道连孙思邈、寇祭司和云翳这三个人都看不出仓官的死因，宇文护如何会知道？

宇文护盯着孙思邈道："你难道没有发现这死者没有眉毛？"

"没有眉毛？"孙思邈眼角似乎跳了下。

"柳如眉临死时，也没有眉毛的，她的眉本是画上去的。"宇文护又道，眼角也在不停地跳。

本是飞彩流金的皮帐中，突然有些鬼气森森。

柳如眉的眉也是画上去的？这和仓官的死有何关系？

斛律琴心琢磨着宇文护所言，一颗心突然怦怦大跳起来，只是她的联想太过匪夷所思，自己都难以相信。

孙思邈神色怅然，点头道："不错，柳如眉的眉毛是画上去的。"他曾亲手为柳如眉画过眉，如何会不知道这点？

柳如眉本有如新月般的弯眉，但自入宇文家，就没了眉毛。

这是个秘密，是柳如眉藏在心中的秘密，那是她自己除去的。

一个女子，没了纤秀的弯眉，容颜多少会有些古怪，柳如眉是个聪明的女子，少了一双弯眉，但添了许多宁静。

孙思邈不在乎，可后来柳如眉却在乎——因为她遇见了孙思邈，她曾让孙思邈为其描眉。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一个痴情的女子，在心爱的男子面前，总是特别注意自己的容颜。

只是昔日往矣，杨柳依依；今日归来，香魂已逝。

“你可知道我最近一直睡不安稳？”宇文护咬牙切齿道。

孙思邈道：“我看得出来。”他武功高，医术更高，早看出这十三年，宇文护只有更加地狂躁，他的日子远比孙思邈十三年的昆仑寂寞更加难熬。

“最近我身边也死了不少人。”宇文护喃喃道。

孙思邈略有诧异的样子，可诧异中还带分沉吟，他似乎向斛律琴心的方向望了眼。

宇文护并没有注意，他自从见到孙思邈服毒后竟没死，一直就有些恍惚。

“他们死得都和仓官一样。”宇文护又道，“到现在为止，已死了七人，一个月死一个。”

“查不出死因，没有人能够查出他们的死因，所有的人都是无疾而终，没有了眉毛。”宇文护喃喃低语。

死七个人对宇文护而言，实在不算多。

可如果七个人都是一般的死因，每个月出现一次，汇聚在一起，就显得异常诡异。

他拥有天下无双的霸权，皇帝都被他杀了三四个，他本是世上最强悍的人。

可他这一刻，骨子里面全是畏惧，因为他面对的是完全无法控制的力量。

“这两个月，本来没有人这么死去的，可如今又出现了一个。”宇文护双目红赤，霍然望向孙思邈道，“你可知道，柳如眉当初是怎么死的？”

孙思邈只感觉心口一痛。

压抑十三年的往事，瞬间都回到了脑海之中。

可他竟还能平静道："她是怎么死的？"他不知道，他一直没有去想柳如眉怎么死的，想有何用？

人死了就是死了。

或许痛，或许伤，或许日夜断肠，但死了就死了，再不能活转。他纵有天下无双的妙手，但死去的人，他终究无法再医得活。

一场思念一场伤，伤到尽头不敢想。

"她是用剪刀自尽的，可她是笑着死的！笑容和这些人一模一样！"宇文护的声音满是凄厉之意。

斛律琴心一颗心都颤了起来，宇文护这时候突然提及这些，其中难道有什么关系？

孙思邈脸上迷雾尽去，沧桑如那秦汉关月、红尘烟落……

他眼帘已湿润，垂下头来，喃喃道："薤上露……何易晞……"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他未流泪，只是这些年在心中流的泪，已成了河。

这本是一首挽歌，是说人生命短促，还不如草上的露水。露水干了，第二日还能重现，但人死了，却再也无法回归。

这是柳如眉卧病床榻，他见到她第一面时，她唱的一首歌——给自己唱的挽歌。

一个最寂寞的人，是自己给自己唱着挽歌。

是不是因为她本觉得自己将死了，除了自己外，再无人记挂她这个人？

那一刻他心中就有了那个叫如眉，却妩媚无眉的女子。

她有眉无眉，在他的心中都是一种美。

他一生中从未如此轰轰烈烈地爱过，如今想来，却多少有些后悔。

他不悔自己去爱，只后悔自己轻狂年少，不知世上并不只有爱。

柳如眉自尽死了，是笑着死的？她笑什么？

孙思邈听到宇文护这句话的时候，心中突然有分淡淡的感谢，感谢宇文护让他在十三年后，还能体会到柳如眉的无怨无悔。

他要谢谢宇文护帮他开了心中的枷锁——虽然宇文护并不知道。

他喃喃地念着当年柳如眉唱的那首歌，轻声细语，宛若回到十

三年前，看着那缕芳魂站在他的面前。

他平静，但忧伤入骨，斛律琴心一旁看到，潸然泪下。

“住口！”宇文护突然暴躁喝止，他鼻翼闪动，呼吸间犹如个野兽，又道，“你还知道什么？”

孙思邈止住了自语，回过神来，奇怪道：“知道什么？”

“薤上露……”宇文护咬牙切齿地说出了这三个字，突然脸色巨变。

帐中所有人脸色都变了，孙思邈也不例外。

斛律琴心更是转目四望，脸色苍白得没有血色。

薤上露？这本是寻常的三个字，宇文护说出来只是重复孙思邈所言，可不知为何，所有人都听到宇文护说了这三个字后，一个声音传来，说的也是三个字。

薤上露……

那声音细细微微，仿佛从天籁传来，在每个人的耳边响起。

那像是个女子的声音。

可这种时候，怎么会有什么女子敢重复宇文护所言？

所有人神色都有分恍惚，甚至不敢确定自己听到的是不是幻觉？

宇文护厉喝道：“方才是谁在说话？是谁？”

牛皮大帐静得肃杀，似乎只有宇文护凄厉的声音在回荡。

是谁？是谁……

没有人答话，所有人都紧闭着嘴唇，生怕有分蠕动，就会被宇文护格杀当场。宇文护脸上突带分惶惑，叫道：“孙思邈，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吧！”

“听到什么？”孙思邈缓缓问道。

宇文护叫道：“你聋了吗？你怎么可能听不到？你应该听得出，那是柳如眉的声音，她……她……回来了！她回来了！”

孙思邈脸色微变，他方才的确也听到个女子的声音……

斛律琴心娇躯微颤，那一刻突然感觉到毛骨悚然，她早有疑心，这一刻霍然得到了验证。

宇文护身边不停地死人，死的人都是含笑而死，无疾而终，而且被剃了眉毛。

柳如眉当初虽不是无疾而终，但是含笑死的，死前也没有了眉

毛。

有谁能如此诡异地在宇文护身边杀人？有谁杀了人后，就算孙思邈、云翳和寇祭司这三人都验不出死因？

没有！

没有人能做到这点！

一念及此，斛律琴心几乎得到个呼之欲出的答案，没有人能做到，但是鬼呢？鬼能做到吗？

柳如眉回来了？

或者应该说，是柳如眉的鬼魂回来了？

方才那细微的女子声音，本是柳如眉发出的？除了柳如眉，除了鬼，还有谁在这种时候说出“薤上露”三个字？

宇文护脸色忽青忽白，不知叫了多少遍“她回来了”，这才止歇。

他望向孙思邈，突从胡床上站起来，上前一步道：“她回来了，你不承认吗？”

见孙思邈无语，宇文护咬牙道：“你其实早知道她回来了，是不是？她一直在你身边，是不是？”

孙思邈皱了下眉头，喃喃道：“她一直在我身边？”

宇文护怕，但孙思邈却真的希望如此，可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此时此刻，他知道说什么都没用，宇文护不会听的。

事情诡异，岂是只言片语能够说清的？

“她比你早死的，她死后就一直在你的身边。”宇文护喃喃道，“若不是这样，冼水清不会那么凑巧到的，若不是柳如眉的鬼魂帮着你，你也不能躲过我手下的追捕。”

“中了我配置的天下第一毒后，就算有金蚕蛊克制，也会死的。寇祭司，是不是？”

寇祭司立即道：“不错，两毒克制，却不能解，冼水清虽救得了孙思邈一时，但他本活不了多久的。”

宇文护一笑，笑容中带着无尽的诡异：“孙思邈，你本来早该死了，但你不死，因为柳如眉的鬼魂在帮你……”

“她帮你躲避我的追踪，帮你学会不错的本事，帮你解了毒，如今又帮你回转，要帮你来报仇了。”

帐中明亮，言语幽幽，众人听着宇文护所言，毛发竖起。

“是她杀了那些人，让他们来警告我！你这次来，本是和她约好

的是不是？你和她一块儿回来，就是要找我报仇的是不是？”宇文护缓缓道，他举目四望，目光中满是空洞之意。

他看得到孙思邈，但看不到柳如眉。

孙思邈只是叹了口气。

宇文护声音突转凄厉，喝道：“可我不怕她！她是人的时候，我都不怕，她做了鬼，我一样地不怕。柳如眉，你出来！”

无人应答，可所有人脸上都有分怪异之意。

有不信、有怀疑、有畏惧、有不安。

这本是荒诞无稽的事情，但宇文护如此言之灼灼，又让人将信将疑。

很多事情，好像真的只有鬼魂一说才能解释。

那日月风云四大护卫本是冷漠，但到这时候，都是忍不住四下望去，好像柳如眉突然就会出现到他们的身旁。

他们纵是高手，但如何和鬼交手？

“薤上露……”有声音幽幽传来，似远似近，让人琢磨不透方向。

这次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不由都是脸色改变。

“柳如眉，是你来了，是不是？”宇文护厉声喝道。

那四大护卫、裴矩、普六茹坚和帐中周兵方才早就留意身边人的举动，并未见任何一人开口说话，均是脸色改变。

难道说世上真的有鬼？

不闻声息，帐中静得让人心悸。宇文护咬牙切齿，空有一腔怒火，却无从发泄。

陡然间，宇文护手一挥，有数十周兵握长枪围到了孙思邈的笼外，长枪锐利，直指笼中的孙思邈。

斛律琴心大惊，嘶声道：“宇文护，你要干什么？你输了，就应该放孙思邈出来。你堂堂周国大冢宰，怎么能不讲信用？”

她这时候实在无法可施，只能竭力分辩，但也知道什么信用对宇文护来说，狗屁不如。

果不其然，宇文护冷冷道：“我和孙思邈做赌，只说他若赢了，我可不去屠城，却未说过不杀他了。”

生命旦夕，命悬一线，孙思邈竟还能安坐笼中，目光清澈道：“宇文护，你杀了我，就能去除心中的恐惧了吗？”

宇文护放声长笑道：“我不知道能否去除，我只知道，若不杀你，我始终不能安宁！”

厉声再喝：“柳如眉，你出来见我。我数三声……”他呼吸粗重，额头已有汗水，咬牙道：“我数到三，你若还不出来，我就杀了孙思邈——杀了你最心爱的人。”

斛律琴心花容失色，虽对鬼魂一事半信半疑，但这时候却希望此事为真，到如今，天底下只有柳如眉的鬼魂才能救得了孙思邈。

“一……”宇文护举目张望，身躯颤抖。

帐中金甲力士均是握紧手中巨斧，四大护卫更是缓缓吸气，留意帐中的异动。

“二……”宇文护拖长了声调，竖起第二根手指，难掩声音的颤动。

普六茹坚竟还能保持冷静，只是目光中带分冷峻，环望帐中搜索异样。裴矩亦是缓缓握拳，却在望着孙思邈。

宇文护双眸充血，一直不肯数三。

这一次，他倾兵南下，不但要除去孙思邈，攻打陈国，刺杀冼水清，入侵岭南，最终目的还是要和柳如眉的鬼魂做一个了断。

状似疯狂，宇文护终于忍耐不住，狂笑道：“好，柳如眉，你不出来，我就先杀孙思邈。”他屈指要伸，正要数三之际，就听一人道：“我来了……”

那声音仍旧幽幽细细，浑然让人辨不清方向，可众人听得清清楚楚，赫然就是个女子的声音。

孙思邈脸色改变，那女子的声音，竟和柳如眉极为相像。

“你出来……”宇文护叫道。

话未落，众人均是带分惊恐的神情，宇文护身子似也一僵，目光落在高台之前，四护卫饶是武功高强，却也忍不住微退一步，看着地下。

那地上本有一具仓官的尸体。

斛律琴心的一颗心也几乎停止了跳动，因为她清楚地看到那仓官动了下……

那仓官不止动了下，还缓缓地站了起来，他动作缓慢，但在动……

众人眼中都有惊骇之意，宇文护更甚。

那仓官动得虽慢，但终究站直了身子，凝望宇文护，幽幽

道："我来了。"他依旧诡异的笑容，举止僵硬，看起来和死人仿佛。

他说话时，唇齿未动，就如具僵尸般，可所有人都清清楚楚地听到，这次的声音，的确是从仓官身上发出。

众人呼吸都要停了，脑海中瞬间蹦出了四个字来。

借尸还魂！

仓官明明死了，怎么还会动弹说话，说出来的又是女子的声音，这里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仓官已非仓官，而是柳如眉借他身体回来了。

宇文护一屁股坐在胡床之上，大汗淋漓。

他身前虽还有高手护卫，但他那一刻心中震骇，直如赤裸站在荒野上仿佛。

那仓官直勾勾地看着宇文护，笑容僵硬，又道："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孙思邈身子微颤，依稀记得这是当年柳如眉唱歌的腔调……

那仓官说完后，幽然道："宇文护，你当年害我和孙思邈不能一起，如今……可有半点后悔吗？"

他说话间，上前了一步。

宇文护惊惧到了极点，但还能厉喝道："动手！"他等的就是这一刻。

十三年了，足足十三年，他虽权倾天下，但没有一日能够心安。他等了多年，就要在今天做一个了断。

话未落，寇祭司身形一闪，就到了那仓官的身前，一掌拍了过去。

寇祭司不愧为苗疆大苗王手下第一祭司，这等诡异的情形下，竟还能保持镇静，他一掌拍出，飘忽难定，赫然还是个武功高手。

那仓官腿不弯，两目上翻，双臂一抬，身子倏然退后丈许。

他举止就如僵尸般，但闪避快捷，寇祭司那飘忽一掌，居然没有击中那仓官。

宇文护心中一凛，立喝道："杀了孙思邈！"

他毕竟是一代枭雄，请寇祭司前来，非但是要借苗疆力量对付岭南的冼水清，还要请寇祭司来捉鬼。

苗疆祭司素来极为神秘，虽远没有茅山道士捉鬼的名气，但若论和鬼神交往之能力，听闻还在茅山道士之上。

很显然，柳如眉是借尸还魂回转，寇祭司虽然法力无边，但未

见得稳操胜券。

宇文护领兵多年，当知声东击西之法，若杀孙思邈，柳如眉关心则乱，寇祭司就会多几分胜出的把握。

柳如眉既然出来了，孙思邈也就没有了利用价值。

号令一下，长枪如林，已向笼中刺去。

斛律琴心差点昏了过去。

孙思邈却是眉头微皱，叹息中出手。

他本如笼中困兽，面对那数十杆长枪刺来，只有束手待毙的命运，可他一出手，那数十杆长枪只是“崩”的一声响，枪头尽断。

那数十兵卫均直了眼。

他们从未见到有人会有这样快的身手，也从未想到有人会有这般犀利的手腕。

枪头尽折，但枪杆不停，还是刺入了笼中。

孙思邈轻啸一声，众人眼前一花，就见孙思邈已到了笼外。

所有人都不信自己的双眼，那铁笼上铁杆直如孩童手臂，其中的间距就算是婴儿都无法通过，可孙思邈那一刹那，就像是变成了一张纸，薄薄地从笼中闪身而出，并无障碍。

孙思邈一出笼中，立即由笼中困兽变成翱翔草原的雄鹰、夭矫九天的神龙。

他脚尖只是一点，踩在铁笼之上，就从那数十周兵头上飞掠而过，直扑宇文护。

宇文护大惊失色！

他算了千万种变化，却从未想到过十三年前那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如今竟有这般神通，甚至牢笼利刃都阻挡不住。

一声暴喝传来，裴矩蓦地扑出，迎上了孙思邈。

宇文护虽未想到孙思邈这般本领，但裴矩和孙思邈几次交手，如何会不加以防备？

一见孙思邈出笼，裴矩立即出手，竟能在电闪一刻截住空中孙思邈，风声大作。

裴矩一掌击出，直如开山大锤巨斧，力道沛不可挡。

无论谁望见，都会觉得孙思邈绝避不开这一掌，不想孙思邈人在半空，陡然一个跟头翻出，凭空中竟又高出丈许，从裴矩头顶一翻而过。

皮帐本如宫殿，恢宏气魄，但孙思邈这一跃，几乎到了皮帐之顶，超越了人类的巅峰。

裴矩击空，却无法转折追击，无奈下落，失声喝道：“拦住他！”

日月风云四护卫勃然变色，他们虽也自负武功，但见孙思邈如此身手，也是心生无力之感。

孙思邈半空如苍鹰般一折，如利箭离弦，奔的仍是宇文护。

宇文护勃然变色。

那面寇祭司和借尸还魂的仓官斗的正酣，宇文护哪里想到变生肘腋，除了柳如眉外，竟还有孙思邈这种强敌袭来？

有风动，随风最先而动。

日月风云四护卫中，随风轻功本天下无双，他身一动，就如被风吹起的落叶，轻飘飘的似慢实快地迎上了孙思邈。

随风出手，刹那间风起云涌。

那一刻，他手一挥，不知有多少细小的暗器从他袖中击出，直奔半空的孙思邈。

面对陈国派来的茅山高手，他也不过是挥一挥衣袖，就轻易破了对手“龙吸水”的道术，可面对孙思邈，他显然已全力以赴。

因为孙思邈用的不是道术，也绝非轻功武功，而更像是一种世间难遇的神通。

暗器如雨而至，尽数射在了孙思邈的身上！

斛律琴心见孙思邈逃脱牢笼后，本是惊喜交集，可见到这一幕，眼前微黑。

随风一招得手，心中微怔，竟有点不敢相信得手得如此轻易。

可他转瞬暴喝一声，半空倒翻了出去。有乌云卷起，孙思邈突化乌云，已罩在随风身上。

众人惊惧交加，在那刹那间终于看清，非孙思邈罩住随风，而是孙思邈的长衫罩在了随风的身上。

原来方才石火电光间，孙思邈解衣换位，不但兜住随风击来的所有暗器，还能立即反击，长衫倒扣，竟将随风罩在衣中。

随风石头般落下，一张大网却轻飘飘地如云彩般下落。

云翳出手，一出手就是他用来网住茅山高手的天蚕罗网。

丝网轻柔，柔弱胜刚强。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方才云翳一出手，就用天蚕丝网罩住了茅山宗四个高手，这次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趁孙思邈对付随风之际，蓄力出手，眼看就要将孙思邈罩在网中……

宇文护紧张得几乎不能呼吸。

就在这时，寇祭司那面一声大喝，拇指急出，带着一道黄符，已按在了那仓官的额头之上。

那道黄符非茅山咒语，非龙虎符箓，但看起来竟如神鬼诅咒，显然是苗人的独门秘术，一经施法，惊天动地。

仓官也在刹那间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叫声。

那叫声凄厉非常，充斥了整个牛皮大帐，如十方阎罗殿的所有恶鬼那一刻均发出了炼狱般的喊叫。

仓官仰天倒了下去。

众人虽均注目半空的孙思邈，但听到那声喊叫时，也不由毛骨悚然，飞快地向那仓官处瞥了一眼。心中只转着一个念头，难道说柳如眉的魂魄已被寇祭司收了，因此才发出如此凄厉的叫喊？

宇文护想当然尔，微舒口气，认为寇祭司已控制住那面的柳如眉。

寇祭司身为苗疆第一祭司，果然有神秘之能，收鬼除魔并不是吹的。

目前大敌无疑只剩下一个——那就是孙思邈。

除去孙思邈，万事皆休。

他从未想到过孙思邈会变得如此势不可挡，但他心中并不畏惧，日月风云四大护卫保他多年，他清楚明白四护卫的武功，并不认为无法对付孙思邈。

眼见孙思邈就要被扣在网中，皮帐内空气似乎都要凝结。

孙思邈半空突然横了一步——只一步，如闲庭信步，避开了那势在必得的天蚕罗网。

众人再望孙思邈时，脸上均是不可思议的表情。

他们不信世上竟有人能做出这种动作。

可斛律琴心却忍不住喜极而泣。

禹步——金篆玉函中记载的禹步，只有禹步才能如此参天地造化，避开那本是势在必得的一击。

云翳见状，也是脸色惨白，他天蚕罗网出手，素来百无一失，不想孙思邈竟能避开，他和孙思邈擦肩而过，再拦不住孙思邈。

陡然间皮帐内“嚓”的一声响。

有月光大亮。

皮帐中蓦地充斥了月的银白色光芒。

那银白色的光芒才出，在众人眼前一闪，尽数向孙思邈罩去。

不是月，是如弯月般的银刀，不是月光，而是刀光！

月影出手——日月风云中的月影出手，刀光如月，看似轻柔，却冰寒地要落在孙思邈的身上。

适才茅山宗四高手出击，才发出“龙吸水”的道术，就被随风破了道术，被云翳罩在网中，随即被月影斩在刀下。

日月风云四大护卫联手多年，一切配合已可说天衣无缝。

月影看似一刀就斩了四个高手，但其实并非一刀，而是四刀。

四刀如一，他最快的时候是眨眼的工夫连斩十七刀，将十七人一鼓作气地斩杀在刀下。

可他在这刹那间，却向孙思邈砍出了十八刀。

十八刀就如一刀，一刀如月，月色撩人，才一出，就尽数地落在孙思邈的眼中。

有青光出，从孙思邈袖中飞出，竟抢在月色前，击到了月影的手腕之上。

所有的月色将将落在孙思邈身上时，霍然折上，冲到帐顶，化作了一把弯刀，刺穿了帐顶，洒下了帐外的日光。

正日明，月光消逝，月影那一刻的表情充满了不信。

他不信孙思邈竟在一招之内，破了他的十八刀，而且在这之前，就击飞了他的弯月银刀，这是什么法术？

或许不是法术，而是剑法——天衣剑法。

天衣本无敌！

阳光从帐顶未落之时，孙思邈已抢先一步落在地上。

所有的一切发生的极为突然，只是片刻的工夫，孙思邈就逃脱牢笼，避开裴矩的拦截，罩住随风，闪开云翳的天蚕罗网，破了月影十八刀……

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动则已，一动之下，天底下似乎再没有人可拦住他的攻击。

但有一人竟能在这种时候，挡在孙思邈的身前。

是日照——日月风云四护卫之首的日照。

刚才茅山宗高手出击，宇文护身边四大高手只出动了三个，日照一直守在宇文护的身前。

日照那时没有出手，也不必出手，因为他本是宇文护的最后一道屏障。

要杀宇文护，必杀日照。

宇文护早见那仓官重重地摔在地上，寇祭司也收回了手指，额头似有汗水，也见到孙思邈连破四道拦截，杀到他的近前。

虽还有日照拦截，可他不知为何，蓦地兴起了无力之感。

他在孙思邈面对日照时，只来得及下一道命令："杀了斛律琴心！"

柳如眉最关心的就是孙思邈，斛律琴心亦然，孙思邈圣手仁心，看似无情，实则多情，杀了斛律琴心，定能给孙思邈造成极大的打击。

"嗖"的一声响，十数杆长枪几乎同时向根本无力稍动的斛律琴心刺去。

而孙思邈就算有通天彻地之能，这一刻，也绝救不了斛律琴心的性命。

孙思邈脸色终变。

日照出手，只是一拳击出，帐中金光大亮。

有日光撒落，汇聚日照身上的金光，那一刻温暖地落在孙思邈的身上。

与此同时，"砰"的一声闷响，那一拳结结实实地击在了孙思邈的胸口。

宇文护大喜，几乎要高呼出来，他清楚地知道日照一拳的能力，这一拳，天下无论哪个，都难以抵挡。

长枪也要刺在斛律琴心的身上。

"波"的一声响，长枪刺空，那箱子上的斛律琴心突然不见。

秋尽的日光，明亮中带分幻彩，幻彩中带分明亮，可就在明亮之下，斛律琴心却消失不见。

景色诡异，消失得突兀……

孙思邈胸口被那一拳击的凹陷下去，这一次，他并没有运用一气化三清的法门，他硬生生地被击了一拳，他已分心，为斛律琴心分了心，再避不开日照的一击。

只是下一刻的工夫，他蓦地鼓气做啸，回手一掌，拍在了日照

的身上。

那掌法轻柔得就如情人的抚摸，可其中蕴含的力道，却沛然无俦。

日照一拳击出，岩石都能化作齑粉，他一拳击中孙思邈后，根本就没想过孙思邈会反击——而且反击得如此惊怖。

那大力传来，如山洪暴发，天崩地裂，冲在他的身上，让他虽有金刚不坏之身，刀枪不入，但也绝对无法抵抗这天地之威，霍然倒飞了出去。

日照撞在木搭的高台之上，“轰隆”一声大响。

他钢筋铁骨，倒未损伤，但那高台不堪重击，霍然倒塌。

宇文护人在高台之上，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种情形出现，那昔日柔弱的书生，看起来竟如凶神恶煞，居然在这片刻之间，连破他身边四大护卫的联手阻击。

高台一塌之际，他已倒摔了下去。

可他绝不肯束手待毙，他还要一搏。

他绝非无力的书生，当年他曾随宇文泰东征南伐，也是千军难挡之将。

这些年虽是养尊处优，但他剽悍之气丝毫未变，他背脊着地，烟尘中就是一个鱼跃而起，他要拔刀——拔刀和孙思邈一战。

四大护卫只是被孙思邈击退，却未身死，只要他稍加抵抗，四大护卫还能及时赶到，只要他能退到帐外，帐外还有他的十万大军，怎会挡不住孙思邈？

他已退到帐边……

就在这时，有歌声响起——唱的是十三年前的月圆月缺，悲欢离合。

薤上露，何易晞。

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歌是挽歌——唱歌的显然是个女子，那女子难道就是柳如眉？

柳如眉就算借尸还魂，不是已被寇祭司收了魂魄，怎么又会前来唱歌？唱那如梦一歌？

孙思邈已冲到宇文护的近前……

宇文护心中大骇，不骇异孙思邈的来临，而是被那歌声所惊。那一刻，多年前的往事汹涌而来，他只感觉眼前之人并非孙思邈，而是柳如眉。

是柳如眉！

柳如眉还魂了，借孙思邈的身体找他报仇来了。

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宇文护脑海中闪过这两句的时候，纵横多年的心中，蓦地闪过一个死字，只是他死了，是否能够回转？

念头未住，他就听到“嗖”的一声响，然后感觉背心一凉，胸前一热。

孙思邈止步，眼中闪过分讶然之意。

他未再出手，他也绝不需要再出手，只因为有一枪从帐外刺来，刺穿了厚重的牛皮大帐，刺透了宇文护的背心脊梁，然后从他胸前透了出来。

枪樱如血，枪尖冰冷，在帐顶透落的阳光下闪烁着萧索的光芒。

第十二章 同门

帐中时光瞬间凝结，所有人均是止住了将要的动作，望着中了致命一刺的宇文护。

宇文护要死了？

那纵横天下，连斛律明月都拿之无可奈何的宇文护要死了？

那连屠四位真龙天子，天下无人敢忤其意的宇文护要死了？

谁都不信！

宇文护自己也不信，他缓慢地垂下头去，看着胸口透出的那截闪亮的枪尖。

枪尖上的鲜血点滴地落下来，在帐中发出极为轻微的滴答之声……

只片刻，“嗖”的一声响，枪尖突然不见，那杆枪已抽出了帐外，而宇文护胸前背后的鲜血，就如喷泉汹涌而出。

他的血也是红色的，他也要死？

所有人在转着这个念头的时候，就听到宇文护惊天动地的一声吼：“柳如眉……”他手持宝刀，眼露凶光，竟还要向孙思邈冲去。

他认为自己是死在柳如眉的手上，无论如何，他也不会让柳如眉好过，他一定要杀了孙思邈。

可他才走了两步，全身的气力就已随着那鲜血喷了出去，双膝一软，跪在地上，如同忏悔，又像是不甘。

孙思邈未动，脸上又闪过分沧桑，宇文护将死了，他心中却没有半分喜悦，有的只是无奈。

宇文护死死地望着孙思邈，眼中凌厉的光芒终于黯淡消散，嘴唇动了下，想说什么，却再也无法说出口。他身躯晃了晃，扑在地上，抽搐两下，再没有了动静。

那一枪刺透了他的心脏，若非他强悍异常，早就死在当场。他虽能再走两步，但终究抵抗不了那致命的打击。

他身后的牛皮大帐上，留着一个圆孔，有光线透进，依稀见到帐外天蓝云卷，满是肃杀。

是谁刺出的这一枪？

难道真是柳如眉出的手？

不然有谁能在周军层层戒备中潜进来，一枪刺杀了宇文护？

帐中瞬间慌乱，随风掀开了被罩的衣衫，云翳也早落在地上，月影脸上满是阴霾，而日照也从高台废墟中翻身跳起。

他们眼中都有分讶异，更多的却是震骇。

宇文护死了？在他们四大护卫的守卫下死了？他们难以相信，但不能不信。

宇文护扑倒那一刻，他们就冲了过来，连同寇祭司、裴矩一起冲了过来。

无论如何，他们都要杀了孙思邈！

宇文护虽死，但命令还有效，孙思邈绝不能活着出了这中军大帐。

六人几乎不分先后地冲来，这六人合力出手，天底下没有人能是他们的对手，孙思邈也绝对不能！

孙思邈立在日光烟尘下，只在望着牛皮帐上的那个洞，沉吟不语，似未将六人联手放在眼中。

帐中军士均是诧异的神色，不信他这时能会如此镇静。

难道说他从昆仑复出，就为了和柳如眉一起复仇，他杀了宇文护后，再无牵挂，因此连生死都没有放在心上？

可所有人的诧异几乎全变成了震撼，因为战局几乎在片刻就出了结果。

孙思邈未出手时，战局就有了结果。

随风才要挥手发出暗器时，背心突然挨了一掌。

那一掌如博浪之锤，力重千钧地落在随风背上，随风饶是轻功高明，但也禁不起这要命的一掌，不待怒吼时，一口鲜血喷了出去，整个人也如断线的风筝飞了出去，落地的时候，一口一口的鲜血在呕，显然活不成了。

不等随风落地的时候，月影已拔刀。

他如银月的弯刀被孙思邈击飞，但他身上还有刀。

刀如眉，小巧尖锐，就算没有那银月的弯刀，凭这把刀，他自信还可和孙思邈一较长短。

可随风的异样让他扭头一瞥。

他瞥见裴矩收掌，随风飞了出去，他立即明白了一点，裴矩击杀了随风！

裴矩击杀了随风？为什么？

困惑不过是转瞬之间，裴矩收掌出掌，第二掌就向月影击来。

他疯了？他难道要杀光四大护卫？

月影念头一闪，当然不肯坐以待毙，他立即挥刀，一刀划向裴矩的掌心。生死关头，无论如何，当以自保为第一要义。

云翳立即撒网，向裴矩罩去。

四大护卫本是一体，一个有难，当然会齐心协力。

月影心中一喜，可转瞬一惊，因为那天蚕罗网空中一转，竟将月影罩在网中。

月影顿时浑身发麻，那一刀击在半空就已凝滞，裴矩手掌一绕，避过那小巧的银刀，一掌击在月影的胸口之上。

“嗖”的一声响，裴矩凌空翻了出去，那点银刀如流星划过，擦他肩头而过。

裴矩轻伤，月影毙命。

被裴矩一掌击中胸口，比被一枪刺中胸口还可怕！

可他临死前还是发出了一刀，他倒下的时候，五官溢血，牙关紧闭，不看杀他的裴矩，却看着云翳。

他死也不明白云翳为何会对他出手？

日照怔了下，他的目标本是孙思邈，可不想变生肘腋，只是刹那的工夫，四大护卫就死了两个。

死在裴矩和云翳的手上。

他武功高，但头脑未见得转得快，只知道要暗杀宇文护的人，他就一个不留。可宇文护死了，为何裴矩、云翳并不联手对抗孙思邈，反倒向自己人下手？

网一收又张，霍然向日照撒来。

云翳几乎毫不停留向日照出手，日照大怒，嗄声道：“为什么？”他喝问声中，竟不躲避，霍然冲上，双掌一分，那天蚕罗网虽是刀砍不断，但竟被他硬生生地撕了两半。

日照的一双手，犀利之处更胜利刃。

云翳脸色灰败，立即爆退，日照或许想不明白，但武功之高，他难望项背。云翳退，可裴矩转瞬冲了过来，掌势轻飘如鸿毛，掌力却如泰山般向日照击来。

一阵爆豆般的响动，在那一瞬的工夫，日照、裴矩不知对了多少掌。

二人一合即分，裴矩再次倒飞出去，落地时身形一晃，竟然吐出口鲜血。

日照却是怒吼一声，一掌向身后击了过去。

他全力击退裴矩，却不想一人轻飘地到了他身后，然后他背脊一麻，全身暖洋洋地发软。

有人偷袭，他中了暗算！

他一掌击出，击在空处，一颗心坠入了深渊之中。

他以为偷袭他的人是孙思邈，可他回头时才发现，出手的竟是寇祭司。

寇祭司一击得手，闪身远远地退后，只说了一句：“日照，你完了。”

他只发出了一针，那针刺在日照的脊背上，不但破了日照的罩门，还下了一种蛊，日照就算是金刚转世，也绝对抵挡不住。

日照未动，脸上淡金之色却已黯淡，就算阳光落在他的脸上，也再激发不出他的一点光芒。

他目光缓缓地望过去，一脸茫然，见到孙思邈望着他的眼中似有悲哀，见到寇祭司依旧黑着脸，见到云翳似乎脸有愧色，又见到裴矩虽嘴角还有些血，但也带着笑。

“为什么？”

日照长吸一口气，只感觉天旋地转。

月影、随风死了，他也中了寇祭司的暗算，本来联手对抗孙思

邈的六人，如今倒下了半数。

可是为什么？他不明白。

其实何止他不明白，帐中的周兵，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

大多人在宇文护死后，都和无头苍蝇一样，只有一个人例外，他一直留在那精巧的箱子旁。

斛律琴心奇异地消失不见，但他却如亘古就立在那里一样。

他话并不多，做的事情也不多，他似乎只是去了陈国建康一次，然后抓住了斛律琴心，逼陈国交出孙思邈。中军大帐中天翻地覆，或死或伤，局面百转，但他却在局外。

或许……他并非局外，但这局他异常地了然，因为局本是他布下的，所有人不过是他的一枚棋子？

他未看日照，只是看着孙思邈，突然淡淡一笑，眼中又现出逸飞的大志。有这种大志的人，当然绝不会因为儿女私情就不顾大局。

孙思邈却未笑，他身在局中，可显然比所有人都最先了解到关键所在，因此他在六个高手围来的时候，甚至没有动手。

大局已定——从那一枪刺杀宇文护的时候，就不会再有变化。

剩下的不过是大局后起的余波，虽对一些人来说，还是生死攸关，但早在开局的时候，就已定下了答案。

他望着那箱子旁的普六茹坚，脑海中又闪回到在昆仑的情景。

那时候，他虽孤独，但并非一个人。

普六茹坚也在静静地望着孙思邈，不知在想着什么，他想的是不是怎么除去孙思邈？

帐中六大高手转瞬死伤惨烈，孙思邈还安然无恙，但这是周营——周国的天下，宇文护死了，普六茹坚可算是这里的第一人，他开口的一句话，可定任何人的生死。

普六茹坚终于开口：“师兄，我们终于又见了。”

他没定别人的生死，开口不过是寒暄，他说话的对象是孙思邈，他说话的时候，带着分淡淡的笑，如同老友许久不见的一声寒暄。

可所有人几乎难信自己耳朵！

师兄？

普六茹坚叫孙思邈师兄，为什么？他们怎会是师兄弟？这十三年前的情敌，怎么看起来根本不像是有什么感情方面的牵绊？

孙思邈看了普六茹坚很久，这才道：“不错，我们又见了。杨坚……你我都知道，我们总有见面的那一天。”

他更喜欢叫眼前这人为杨坚。

普六茹坚笑了，喃喃道："不错，我们总有相见的一天。"

他叫普六茹坚，但他本姓杨，就叫做杨坚，其父杨忠在关中排不入八大柱国之列，但颇有战功，因此被赐鲜卑姓普六茹。

在北朝诸国中，虽说早有汉人参与朝堂之事，但得鲜卑赐姓还是荣光的事情，也是提高门第荣耀的事情。

一些人恨不得整天将赐姓挂在嘴边，可他也喜欢孙思邈叫他杨坚。

他一直都认为，荣光本不是需要别人赐予的，所有的一切，他都是在靠自己的双手获取。

他唯一有些依靠别人赐予的是，独孤信当年在孙思邈失踪后，将女儿嫁给了他。

那时候独孤家荣耀显赫，在八大柱国家，仅次于宇文家族，谁都认为他攀上了高枝。

可随后独孤信就死了——被宇文护逼死。

宇文护虽说心狠手辣，但独孤家族在关中毕竟根深蒂固，和八大柱国家均有联系，宇文护若是将独孤家族连根拔起，只怕其余几大柱国人人自危，关中政权转瞬就要陷入混乱。

因此宇文护似网开一面，并未再对独孤家下手，可显然只要宇文护在的一天，独孤家的人就不会得到重用。

不但独孤家族的人得不到重用，和独孤家有关系的也不行！

杨坚是独孤家的女婿，因此所有本来有些嫉妒他的人，转瞬同情他，认为他不是攀上高枝，而是掉入了地狱。可杨坚宠辱不惊，闭门不出。

偶尔传出来的消息，不过是他闭门念念佛经。

可就是这个一直闭门念佛经的人，后来还是得到宇文护的启用，却在宇文护死的时候，没有震惊，没有悲伤，甚至没有任何意外，他甚至还向引发宇文护之死的仇敌孙思邈打了个招呼，叫他一声师兄？

日照虽不是绝顶聪明，但也明白了什么，嗄声道："普六茹坚，你竟敢勾结外人，刺杀大冢宰？"

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中军大帐内微有骚动。

宇文护虽死，但帐内帐外显然都还是他的亲兵，听闻杨坚居然如此作为，立即握紧手中兵刃，似乎只要日照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将杨坚斩成肉酱！

这时候，些许骚动说不定就会酿成新一轮的血腥屠杀。

杨坚立在那里，冷静得有如冰山：“你错了，我未勾结外人。”

伸手入怀中，他竟取出道圣旨，展开念道：“天子有旨，宇文护倒行逆施，图谋篡位，当诛杀无赦！若有附逆，当斩不饶！”

众人微哗，眼中多露惊惧之意。

天子？哪个天子？

如今的大周多只知道宇文护，也多听宇文护的命令，却忘记大周本有个天子，叫做宇文邕。

宇文泰死后，诸子年幼，宇文护逼死独孤信、赵贵后，大权独揽。先后立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宇文毓为帝，又杀了这二人，再立宇文泰第四子宇文邕为如今大周天子。

从宇文邕登基到如今，转瞬过了十二年。

在所有人眼中，宇文邕无非是个傀儡，十二年来一直战战兢兢地活着，众人却没想到宇文邕也会反抗。

不但反抗，而且一出手就让杨坚杀了大冢宰宇文护。

日照眼眸红赤，摇摇欲坠，还能嘶声道：“你撒谎，大冢宰一直对天子忠心耿耿，你伪造圣旨，才是真正的图谋不轨。”

手一指，喝道：“杀了杨坚，官升三级，若有差错，我到天子面前领罪。”

他这一声呼喝颇有蛊惑之力，众人又是犹豫。

杨坚只是笑笑道：“天子传旨，只诛首恶，不追究从众，只是从众若反，那结果就难说了。日照，你早该死了，何必让这些人陪着送死呢？”

性命攸关，帐中兵卫难免摇摆不定。

日照嘎声道：“他们用的是各个击破的法子，杀了我后，只怕就要轮到你们。只有杀了杨坚，我等才有活命的机会！”

众人一凛，围在杨坚周边的兵士已蠢蠢欲动。

就在这时，帐外突然有人道：“你们杀了杨大人，才是真的死无葬身之地。”

话声未落，一人大踏步走了进来。

那人发丝斑白，看起来年纪苍老，但一双眼眸顾盼生辉，给他带来不尽的儒雅风流之意。

帐中兵卫一见那人，脸色诧异。

那人向孙思邈看了眼，眼眸中精光闪动，但转瞬望向日照道：“日照，大局已定，何必负隅顽抗？放弃反抗，韦孝宽和杨大人可保尔等不死！”

孙思邈一直默然，他本是局中关键，这刻看起来竟置身局外一样。但听到韦孝宽三字时，还是略有吃惊。

他当然听过韦孝宽之名，也知道周国能和齐国抗衡多年，韦孝宽在其中实在功不可没，此人身为周国名将，不想今日竟到了这里。

“当啷”声响，一兵卫已松开了手中的兵刃，紧接着“叮叮当当”声不绝于耳，帐中兵卫尽数放弃了兵刃，纷纷跪倒道：“多谢韦将军。”

他们可不信杨坚，但实在无法不信韦孝宽。

韦孝宽自北魏年间，就领兵作战，身先士卒，与兵士同甘共苦，在军中极有威望。

西魏年间，韦孝宽镇守襄城，独孤信镇守新野，二人关系甚好，爱民如子，被当地百姓称为联璧，传为美谈。

这样的一个人，本为宇文护忌惮，但宇文护却不能不用，实则是此人有着非凡的本领。

当年玉璧之战，齐太祖高欢倾兵进攻山西玉璧，就要渡河尽取关中之地，就是这个韦孝宽，坚守玉璧数月，让高欢无功而返，手下死伤惨重。

斛律明月天下无敌，虽在疆场上屡败韦孝宽，但若无韦孝宽坚守山西，说不定如今早被齐国一统天下。

这样的一个人，无论宇文护还是斛律明月，都是又恨又赞，能让敌人恨容易，但也能让敌人赞的人绝不简单，这样的一个人说的话，让帐中兵卫怎能不信？

韦孝宽见状，凝望日照道：“你虽助纣为虐多年，但若能服罪，也可不死。”

日照环望帐中，突然放声大笑道：“我若不死，就要反咬大冢宰一口，让你们更加名正言顺了？可是你要知道，大冢宰待我不薄，我不能为其复仇，也要追随他于地下，岂能效仿尔等叛逆所为？”

言未落，日照一抬手，自击在头顶之上。

“砰”的一声大响，日照晃了晃，仰天倒地，再没了气息。

帐中陡静。

所有兵卫或惶惶，或惭愧，但更多的都是不安。

韦孝宽凝望日照的尸体许久，只是叹口气，摆了下手。

帐外有兵卫涌进，押帐中兵士出了大帐，片刻的工夫，地上尸体就清理干净，所有一切井然有序，帐中很快恢复了宁静。

这事情若传出，只怕惊天动地，三国震动，但韦孝宽处理起来却是游刃有余。

不多时，除杨坚、韦孝宽、裴矩和那寇祭司外，只有孙思邈还默默地留在帐中。一切事情宛若并未发生，可孙思邈眼中却有了分感喟，他当然知道事情并未完结。

韦孝宽终望孙思邈道："如今天下三分，不知先生可有何高见？"

宇文护死了，事情惨烈中还带分诡异，太多谜团未解，谁都不想韦孝宽竟平淡视之，一开口，竟和孙思邈谈论天下之势。谁也没有想到，他对孙思邈居然和熟人一样，很是客气。

孙思邈却不意外，只是道："孙某见识浅薄，如何敢在韦将军面前班门弄斧？"

韦孝宽哈哈一笑道："先生若真见识浅薄，又如何会掀起这么大的风浪？"顿了片刻，感慨道，"当年独孤兄在时，曾和老夫谈过，孙思邈此人绝非池中之物，只可惜老夫和先生缘悭一面，后来等想见时，先生却已失踪，一晃过了十三年……"

他不愧为疆场名将，谈吐间豪气不减，但神色却多少有了唏嘘之意。

美人迟暮固然可怜，将军沧桑，壮志未酬更是遗憾。

孙思邈笑笑："将军可感到遗憾？"

"不错，先生十三年卧薪尝胆，已现锋锐，日后前途不可限量。可老夫十三年虚度，怎不遗憾？"

韦孝宽当然有憾，自古名将悲白发，他一时名将，当图建功立业，天下一统，可他终究无法战胜斛律明月，他能做的只是等待。

"我却觉得将军这些年并未虚度。"孙思邈缓缓道，见韦孝宽不解，孙思邈轻声道，"这十三年来，将军保关中不失，保百姓安宁，不知多少百姓因将军这十三年得以丰衣足食，度过安乐的一生，如此十三年，怎说是虚度呢？"

韦孝宽目光一凝，若有所思。裴矩却是扁扁嘴，流露出不屑之意。杨坚只是笑笑，那寇祭司却仍旧黑着脸。

"在我看来，将军之功，只怕还胜斛律明月。"孙思邈道。

韦孝宽略有诧异："先生未免太过高看老夫了。"

"天下因战而苦，百姓因战而亡，斛律明月攻城掠地，赫赫威

名，但他名声却是建在累累白骨之上，将军之名，却是建在百姓安乐之上，因此在下来看，将军功劳更巨。”孙思邈诚恳道。

裴矩听了，心中暗道，自古一将功成万骨枯，何必管他人看法？若立名声当如斛律明月，孙思邈这般见解，多少迂腐。

韦孝宽仰天一笑道：“老夫这些年来，倒也听过赞美无数，但先生所言，倒真的让老夫感觉新鲜。先生所言大有道理，可是……老夫还是觉得，若能在老夫有生之年，一统天下才是老夫所愿。”

孙思邈微微一笑，再不多言。

韦孝宽眼中突现咄咄大志，显然老骥伏枥，仍旧志在千里。

“先生不肯说出高见，老夫却想说说看。想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如今天下分裂太久，已有趋于一统之势。”

“将军认为哪国能一统天下呢？”孙思邈缓缓道。

韦孝宽立即道：“当是大周。”他神色间满是振奋之意，握拳道，“江南王气将尽，陈霸先立陈国时，已呈颓势，眼下虽有淳于量、吴明彻、萧摩诃等人算是名将，但陈顼为人狐疑，堂堂一国君王，竟为区区六城送来先生，执著昔日恩怨，用人又疑，可谓是目光短浅，怎能成一统之事？”

孙思邈沉默不语，不能不说这个韦孝宽看人精准。

陈顼虽将他送给周国，他对陈顼却没什么怨恨之意，但从建康之局，他已知陈国在天下一统中绝难有作为。

“更何况陈顼性非宽宏，小福则安，诸子难有大器，陈叔宝生于妇人之手，性格软弱，陈叔陵有勇无谋，性格暴戾，更不是合适的君王，江南两代之内，难振陈国颓势，可老夫看这天下已乱了数百年，但最多二十年，可望一统。”

孙思邈神色感慨，喃喃道：“还有二十年？”转瞬道，“那齐国呢？齐国势强，有斛律明月、段韶、兰陵王一帮人杰，只怕更胜周国。”

他虽这般问，可神色间却带分喟然。邺城一行，他多少也有些失望。

韦孝宽立即道：“齐国强势，倒不是虚言，但先生难道不知今非昔比了吗？”

“今非昔比？”孙思邈皱下眉头。

韦孝宽缓缓道：“斛律明月纵横天下三十年，的确无人能与之争锋，但他老了……难有作为。”涩然一笑又道，“老夫亦老了。”

他话语中有着不尽的沧桑落寞之意，瞥了杨坚一眼，精神一振：“兰陵王虽勇猛无敌，锋芒隐超斛律明月，但老夫却知不足为惧。”

“为何？”孙思邈虽在反问，但神色悲哀，似对韦孝宽所言有分认可。

他一路南下，本是为了兰陵王，一直未曾和兰陵王相见，却像对兰陵王已有认识。

“一来兰陵王身为齐国宗室，功高必遭齐主高纬猜忌；二来兰陵王本是斛律明月的影子，斛律明月若死，兰陵王定无所依。”

韦孝宽说得很奇怪，兰陵王皇室中人，威震天下，怎么会是斛律明月的影子？

孙思邈好像明白韦孝宽的意思，缓缓点点头道：“那段韶呢？段孝先智勇双全，若论领兵运筹，还在陈国淳于量之上了。”

段韶字孝先，在齐国外统军旅，内参朝政，可说是出将入相。如果说斛律明月对齐国来说是赫赫骄阳，段韶就是那皎洁的明月。

孙思邈前往邺城，倒曾想见段韶其人，但无缘相会。

韦孝宽缓缓道：“段孝先当世名将，儒雅谨慎，性情温和，老夫虽败给斛律明月，却不畏惧斛律明月，可是对于段孝先，总是心存畏惧。”

他说话时，脸上突露出极为古怪之意，又道：“但现在老夫不怕了。”

孙思邈听出他的言外之意，心中微震，还是问道：“为何？”

“先生难道不知，早在先生前往邺城之前，段孝先在前线大破周军当日，就病亡阵中吗？”韦孝宽道。

孙思邈真正地愣住，许久才道：“原来如此，怪不得。”他神色中突有恍然，又带分遗憾，更多的却是惋惜无奈之意。

韦孝宽目光老辣，立即问：“先生想说什么？”

孙思邈沉默许久才道：“斛律明月过强，齐国只有段韶之言他才肯去听，段韶一死，斛律明月只怕益发得不听人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斛律明月知人但难自知，只怕齐国危矣。”

说话时，他若有意若无意向那精巧的箱子望了眼。

那箱子上的斛律琴心不知所踪，但他竟没有多问斛律琴心的下落。

韦孝宽抚掌笑道：“说得好，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齐国缺乏自知者，终难成事。”话音微顿，韦孝宽目光炯然道，“我大周则不同，若说昨日，大周还没有自知之明，但到今日却已不同……”

众人都明白他的意思，昨日大周还在宇文护这暴戾权臣手上控制，但今日宇文护死，宇文邕当政，定是另一派气象。

韦孝宽继续道："我大周已除内患，如今上有能君，下有贤臣，虽一时武力难及齐国，但不出数年，情形定能扭转。"

孙思邈缓缓点头，道："韦将军以百忙之身，还有闲暇和我讨论天下大事，不知目的何在呢？"

韦孝宽道："先生难道不知吗？"见孙思邈默然不语，韦孝宽道，"想良禽择木，良臣择主，先生大才，无论独孤兄还是杨大人这种旷世奇才，都对先生钦佩有加，我主才除内乱，就要大展宏图，急需人杰，老夫不才，想请先生为周国尽力。以先生之能，高居庙堂之上并不为过。"

他以堂堂周国老臣之尊，竟对孙思邈如此推崇，裴矩有分不屑，那寇祭司却有点动容的样子。

杨坚还是在笑，但笑容淡远，让人猜不出心事。

"我若不为周国效力呢？"孙思邈沉默许久，回得很慢，但意思坚决。

帐中突静，裴矩和那寇祭司脸上都露出错愕之意，实在不想孙思邈竟会拒绝韦孝宽。

韦孝宽似也没有想到，默然良久才道："以先生之能，若不为周国所用，只怕老夫寝食难安。"

他话语中机锋隐现，脸色沉下来，一时间帐中寒气大升。

裴矩立即想到，天下强者，素来不用人才，就杀之以避免其为旁人所用。韦孝宽身为周国强将，这么说，当然是心怀杀机。

阳光落在孙思邈的身上，却有分淡淡的温暖。

他微微一笑道："那将军真让我有些失望。"

韦孝宽目光闪动道："先生失望什么？"

"想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真正能者，大敌只在自身，却不在外因。"

见韦孝宽有思索之意，孙思邈缓缓道："十三年前，在下就未有入仕的念头，十三年后，亦是如此。将军大量，当知人各有志，何必勉强？"

裴矩微有错愕，一时间竟不能理解孙思邈所言，实在是因为他和孙思邈本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

韦孝宽望着孙思邈许久，紧绷的脸庞缓缓松弛，终于放声大笑道："说得好。"转瞬长叹一声道，"老夫画蛇添足了。"

言罢一拂袖，他竟大踏步地走出了中军大帐，再不回头。

他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倒让人很是意料不到。

裴矩眼珠转转，看了杨坚一眼，闪身出了军帐，他是知机之人，看出杨坚当然和孙思邈还有话说，却未见得想让旁人听到。

那寇祭司却还冷着脸，站在那里，一声不吭。

杨坚对寇祭司视而不见，凝望孙思邈良久，终于笑笑道："师兄赢了第一局。"

他称呼孙思邈师兄本有些奇怪，突说什么赢了第一局，更让人有些摸不到头脑。

孙思邈当然了解，只是笑笑，神色却多少有些落寞。

帐外突有人笑道："杨坚，你和孙思邈在昆仑学艺多年，难道还不知道他的禀性？这第一场赌局你本是定输无疑的。"

笑声爽朗得有如秋日的阳光，其中还有分柔意。

随着那笑声传来，帐外走进一女子。

这是大周军营，本禁女子来去，只有宇文护才可能带女子在营中戏谑，但那女子走进来，却没有丝毫忌惮。

那女子一双眼眸如冰晶般明亮，身着红衣，进帐时如同一团火般在燃，更耀得她的肤色白皙如玉。

她身材略显得高壮些，但无论谁一见，都不能不承认她本是绝色的女子。

但旁人看到她的第一眼，看到却不是她的美色，而是她的执著。

她高直的鼻梁，红唇微薄，紧抿之下，就让人知道她若打定了主意，绝不会轻易地改变。

她本是个奇女子，可更奇的是，她竟然对孙思邈和杨坚都熟悉非常，甚至能知晓二人之间很多旁人不知的秘密。

杨坚也去过昆仑，还曾和孙思邈同在昆仑学艺多年？

那他们都是天师门下？

这本是惊天的秘密，但那寇祭司听了，却不为所动，竟像早就知晓这个秘密。

孙思邈一望那女子，眉头扬了下，转瞬笑道："我本猜测是谁杀了宇文护，现在才明白了。"

那女子亦笑道："现在你当然知道是我出的手了？"

那寇祭司一直波澜不惊，但听到这句话时也难掩脸上诧异。

宇文护堂堂周国的大冢宰，强悍无边，谁都想不到他也会死，谁都更想不到，他竟然死在这女子的手下。

难道说，帐外那枪本是这女子所刺？

可这女子恁地这般胆大，这般勇力，竟然敢对宇文护下手？

她为何要杀宇文护？

孙思邈对那红衣女子道："很多人都想宇文护死的，但你显然更想他死，只是我没想到你会等了这么多年。"

那女子晶亮的眼眸中闪过一分恨意，一字字道："我等了十三年，本就在等今日出手。我独孤伽罗要做的事情，一定会做到！"

她就是独孤伽罗——独孤信的女儿，嫁给杨坚的女子，当年差点许配给了孙思邈。

无论从哪种身份来说，她都不会是个平凡的女子，但她最不平凡的是，她一直记得自己的名字——独孤伽罗。

她是个执著的女子，亦是个坚持的女子，她不会依赖任何人而活！

孙思邈点点头，喃喃道："你的确做到了，看来所有的计划，本在你们的掌控之中。"

独孤伽罗抿去恨意，嫣然一笑："其实你要掌控这个计划，也是轻而易举，但我却知道，你不会去控制什么，你一直在计划之外。听杨坚说，你自昆仑而出，就曾立誓，此生不杀一人。宇文护虽想杀你，但你却未见得一定要他死，因此我越俎代庖，不但为了你，也为了我杀了他！"

她是杨坚的妻子——十三年前就是，可她一直称呼杨坚的名字。

顿了下，见到孙思邈的怅然，独孤伽罗笑道："我知道以你的才智，要猜出前因后果并不难……"

"可我还是有些事情不明白。"孙思邈微皱着眉头。

"那你想问什么？"独孤伽罗立即道。

孙思邈沉吟片刻，才道："当年杨坚去找我，是不是你的主意？"

他知道今日果，必定是昨日因，更知道如今的一切，早在十三年前就已注定，但他还是有很多地方不明白。

不明白往昔的情仇决断，不明白寇祭司的来意，不明白柳如眉的还魂，不明白的太多太多，只因为世人之间的仇恨纠葛之秘，要远寒过昆仑顶上苍茫的皑皑白雪。

第十三章
赌局

孙思邈的确有很多事情不明白，但他明白的是，当初若非杨坚在昆仑山找到他，一切发展就会截然两样，或许也不会有今日的惊天改变。

而且看起来，能造成这惊天改变的就是独孤伽罗。

独孤伽罗对孙思邈的询问并不否认，神色间也带分感慨："当年你执意要选柳如眉，我很不高兴，但听说你竟敢带柳如眉从宇文护眼皮底下私奔，反倒很感动。"

女人心，本是易变。不过独孤伽罗说得这么直接，孙思邈反倒略有尴尬，向杨坚望去。

杨坚并没有介意的样子，接道："因此伽罗让我去帮你，这是我娶她的条件。"

独孤伽罗突望杨坚道："当年孙思邈未看上我，可你执意要娶我。独孤家随后大难，而你一隐就是十三年。事到如今，你可曾后悔吗？"

杨坚淡淡道："我娶你，只因你是独孤伽罗！"

他没有径直回答独孤伽罗的问题，可一句话实在顶千言万语。

独孤伽罗本是执著的眼眸中，突然闪过分感动，大多女子都希望自己在意中人眼中是独一无二的，只有她知道自己的确独一无二，她

感动的是杨坚也知道。

这样的男人并不多。

杨坚已回到话题上，对孙思邈道：“可我去的晚了，宇文护比我先一步找到你。之后你神秘失踪，很多人说你死了，可伽罗不这么认为，她觉得你这种人绝不会轻易死的。”

孙思邈苦涩一笑，心道有时候并非不想死就能不死的。

杨坚又道：“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是冼夫人凑巧到了关中，又碰巧用金蚕蛊救了你，而你最终能够不死，还是因为去了昆仑。”

他谈及往事经过，简单扼要。

寇祭司突然道：“冼夫人并非凑巧去的关中。”

寇祭司不知什么缘故，一直竟留在帐中。

他本是宇文护请的苗疆祭司，可对宇文护似乎没什么感情，宇文护死了，四大护卫除了那云翳外，都已死绝，他却安然无恙，很显然是和杨坚一路。可他又亲自做法收复了柳如眉的魂魄，又像是在帮宇文护。

这人当初还出现在破釜塘通天殿中，对张陵藏道之秘颇为熟悉，如今又出现在这里，浑身满是秘密。

孙思邈不知为何，竟一直对寇祭司收复柳如眉魂魄之事忍住不问，听到这里时，终于问道：“那冼夫人为何去的关中呢？”

寇祭司又不说话了。

孙思邈笑笑，竟也没有再追问下去。

杨坚也似没什么好奇之心，只是道：“无论冼夫人是为什么去了关中，至少那时和我们没什么关系。”

寇祭司对这句话倒没什么异议，孙思邈却想，杨坚用词很巧妙，那时无关，眼下呢？还无关吗？

孙思邈能去邺城，一切源于冼夫人的一个嘱托……这本是缘由，却一直没有结果……

杨坚望着孙思邈道：“伽罗对你和柳如眉的事情很感动，一直让我找下去……”

“我要找孙思邈，除了感动外，还因为这世上只有他能帮我们杀了宇文护！”独孤伽罗突然插了一句。

她似乎不用画蛇添足地说这么一句，可孙思邈却在猜测她的意思。

独孤伽罗这么说，是否只是想说她和孙思邈间除了感动和同仇

外，已没有了别的情感？

杨坚是否明了？

杨坚沉默片刻，终于又道："我相信伽罗的判断，一路向西，找了足足数月，一直进入昆仑，才又找到你的踪迹，又足足寻了半年，才找到了你。见到你的时候，发现你还活着，着实让我很吃惊。"

他说得平静，但宇文护倾尽全力不能做到的事情被他做到，其中的艰辛、困难、执著和毅力岂非等闲？

孙思邈缓缓道："我当初见到你的时候，也很吃惊，我没想到还有第二个人能进入天师秘境。"

顿了片刻，才道："没有人能偶然进入天师秘境，要寻到那条路，需要极为庞杂的学识。"

"五行，阴阳，七曜，二十八宿……"杨坚接道，"要进入那里，天文地理道家精义必须要精通的，你久病成医，自幼就通黄老，对阴阳五行专研之深无出左右，我想这世上若还有人能找到天师秘境，那无疑就是你了。"

他说到这里，多少有分钦佩之意。

"可是你也找得到。"孙思邈目光闪动，心中暗想，十三年前，其实我只是从独孤信口中知晓杨坚这个人物，但对他知晓无多，他能找到天师秘境，显然对道家之秘颇为了解，却不知道他为何这般熟稔？

这个疑惑其实存在他心中许多年，但别人若不想说，他也从不追问。

杨坚当然听出孙思邈的言下之意，却只道："但我还不如你，当年我虽找到天师秘境，但若非你出来，我已死在秘境陷阱之中。"

天公诸技，传于六姓。天师之道，藏之名山。

可若得天师之道，绝非简单之事，就算天师六姓中人都是寻觅不得，更何况是外人，要进入秘境不但要有恒心，还有极大的凶险。

见孙思邈只是笑笑，杨坚缓缓道："因此我欠你一条命，我想有一天，我会还你这个恩情。"

"或许你今天不杀我，就算还了。"孙思邈微笑道。

独孤伽罗笑道："他今天怎会杀你？无论如何，你今天总算帮他一个大忙。"

孙思邈喃喃道："今天不会？"

"不会！"杨坚肯定道。

他们说的话仿佛并没什么特别的意义，但其中蕴含的意味却让

人难以琢磨，帐中虽透进阳光，但不知为何，帐中反倒满是凉意。

或许阳光带给人的并非只有暖。

独孤伽罗打破了沉默：“剩下的事情我倒可以说了，孙思邈你在昆仑中待了应有十三年，但杨坚却只待了九年。”

寇祭司突然道：“道有封藏，得之者三。”

他突然说出这话来，很是突兀，当初在紫金山上，裴矩和孙思邈讨论魏夫人时，也说过这几个字。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独孤伽罗很快做了解释：“不错，道有封藏，得之者三。天师藏技浩如烟海，能进天师秘境的人却只能选三技来学，技有难易，人有高下，因此从天师秘境出来的人，时间并不一致。”

杨坚道：“我人虽不聪明，但因为学的三件东西并不难，所以出来的就快些。”

他像是自谦，可当年寇谦之入昆仑秘境，足足用了三十余年才出来，以孙思邈之能，也用了十三年才走出昆仑，无论杨坚学的是什么，他能短短九年就出了天师秘境，也足以让人惊叹。

独孤伽罗嫣然一笑，妩媚万千：“你不是不聪明，而是太聪明，也有分担心，那么快出了昆仑，是怕我不等你吧？”

杨坚正色道：“我不怕，因为你我立过誓言，你说过，无论如何都会等我，我信你。”

他说得极为自信，这其中当然不仅包括对独孤伽罗的信任，还有对自己的自信。

他当然是个值得让女人等的男人。

独孤伽罗幽幽一叹：“你不枉我等了你十年。”沉默片刻，对孙思邈道，“当初杨坚和我立誓，他一定会找到你的，而我也立誓，无论他如何，我都会等他，就算他死了。”

孙思邈略有动容。

独孤伽罗说得平静，但其中包含的决绝和执著，天底下真的少有女子能够做到。

那是独孤伽罗最美丽的十年，可她竟然在等待中度过，只为了一个誓言。

蓦地想起一事，孙思邈问道：“杨坚能在短短三年内取得宇文护的信任，当然是你在运作，可杨坚失踪十年，宇文护难道没有怀疑？”

独孤伽罗道：“没有人知道杨坚失踪的，在外人看来，他一直在

我身边闭门读佛经，偶尔出来转转，并没什么显眼的地方。”

孙思邈立即明白过来：“你一直找个和杨坚相似的人扮他？”

独孤伽罗微笑道：“你果然聪明，一猜就中。”转瞬坚定道，“我坚信他能回来，也信他回来必定能给我个满意的答案，因此这十年来，我做的事情，就是减弱宇文护对我独孤家的戒备。”

杨坚接道：“我出山后，先找到伽罗，然后秘密去见天子。”

孙思邈沉吟道：“宇文邕显然也是个能忍的人，但他早有除宇文护之心，你找他是步好棋，你除去宇文护，眼下定为天子信任的第一人。”

杨坚笑笑：“天子不但信任我，而且早在三年前就和我结义，我女儿已暗中许配给了太子。”

他女儿当然还年幼，但有些亲事，本不看年纪的。

孙思邈微笑道：“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兄弟阋墙，自取灭亡。你和宇文邕齐心协力，日后称雄不难了。”

“但当时要除宇文护时机却不够。”杨坚道，“宇文护造孽虽多，但大权在手，同时身边戒备森严，我虽能接近他，但难取得他的绝对信任，要杀他，机会只有一次！”

“于是你就想到了我？你想利用他和我之间的恩怨除去宇文护？”孙思邈淡淡道。

杨坚缓缓道：“不错，我知道这十三年来，宇文护最想得到的人就是你。你当年失踪和失踪前说的那句话，一直让他寝食难安。只有你，才能让他上钩，因此我一直在等你出山。”

“你的确等到了。”孙思邈叹道，“你不但知道我从昆仑复出，还知道我去了岭南，前往邺城，到了建康……你把我的行踪告诉给宇文护，博取他的进一步信任。”

杨坚点头，脸不红气不喘道：“不错，要得到他的信任，就一定要抓到你，后来的事情你当然也想到了，我到建康说服陈顼抓你，但到建康时，和你也见了一面。”

孙思邈立即想到当初从张家出来追张裕时，曾在长街上见过杨坚。

那时候他们只见了一眼，杨坚转瞬就离去，却没有和他相叙，他本有些奇怪的。但现在想想，一切了然。

“你怕宇文护知道我和你的关系，对你有了猜忌，因此在成行前，绝不和我相见？”孙思邈问道，见杨坚点头，孙思邈又道，“而你派裴矩前往紫金山，并非想我走，而是通知我你到了建康，你那时已有了逼陈国抓我的念头？”

沉默片刻，不闻回答，孙思邈缓慢道：“你知道我根本不会走，你也知道我肯定会来？”

“你来了，这就够了。”杨坚回答简洁，但含意千万。

孙思邈看了杨坚许久，点点头道：“不错，过程有时候不重要，关键的是结果。”

感慨杨坚的谨慎，孙思邈又道：“然后你说服了宇文护，用六城做诱饵，反让陈国捉我。而宇文护要杀我、屠城、除去冼夫人的想法，都是出自你的计谋？”

杨坚冷静道：“若非如此诱饵，怎能让他离开长安，带兵南下？”

“你成功了。”孙思邈感慨道，“宇文护暴躁，却极为谨慎，可他肯定也没有想到过，所有的一切，不过是引他上钩，为行刺他做准备。”

顿了片刻，孙思邈又道：“计划三年前就在筹划，但实施不是在今日，而是大约一年前？”

独孤伽罗赞道：“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你。”

孙思邈转望寇祭司，缓缓道：“你们的第一步，是让寇祭司接近宇文护。你们当然把冼夫人曾救过我一事说给宇文护听，作为寇祭司接近宇文护的台阶。”

杨坚道：“不错，陈顼当权后，宇文护因昔日曾对陈顼百般羞辱，一直担心陈顼报复，早存了灭陈的打算，若能先杀冼夫人，让岭南叛陈，灭陈机会当然更大。当然了，宇文护和冼夫人也有段旧怨未算……”

他并未对宇文护和冼夫人的这段往事详加说明，只是道：“岭南和苗疆也有恩怨，宇文护想借苗疆之力对付岭南，诸多因素，才让我能安排寇祭司接近宇文护。”

这事说起来关系都是错综复杂，动用的心思自然更不简单。

孙思邈注意的却是另外一件事：“但岭南和苗疆的确有恩怨……”

寇祭司终于开口：“十三年前，冼夫人从长安回转岭南时，曾去过苗疆，化解了那段恩怨，只是宇文护不知道罢了。”

孙思邈倒是又惊又佩，半晌才道：“冼夫人女中豪杰，果然与众不同。”心中却想，但刺杀宇文护一事事关重大，一步走错，不但行刺之人会遭受灭顶之灾，只怕苗疆都会被宇文护报复，这寇祭司冒此风险，究竟是不是苗王的意思呢？

知道问了也不会有答案，孙思邈岔开话题道：“可只有寇祭司一人还不够，因此你们收买了云翳？”

现在谁都知道，宇文护四大护卫中的云翳背叛了宇文护。

杨坚道：“不错，云翳所学极杂，杂学之人就容易被外物吸引，他在宇文护身边又不算得志，因此被我选中来收买，不过这比安排寇祭司要简单。”

这件事当然也不简单，一不留神，若被云翳泄密，可说是全军覆没。

杨坚此刻说得轻松，当初不知经过多少观察和计算才会进行这个计划。

“那……柳如眉还魂是怎么回事？”孙思邈终于问到了问题的关键。他问话时，有分怅然。

他当然知道没有什么还魂，所有的一切，无非是巧妙的安排。

“这件事却是我想出来的。”独孤伽罗突然道，“这十来年，我一直在研究宇文护的弱点，你猜他的弱点是什么？”

孙思邈微笑摇摇头，静等独孤伽罗的答案。

独孤伽罗偏偏不肯径直说出答案，又问道：“你当然知道宇文护杀了四个天子了？”

孙思邈道：“如果梁元帝的死也算在宇文护头上的话……”

独孤伽罗问了看似显而易见，却又奇怪的问题：“宇文护连杀四位天子，可他自己却不做天子，你知道为什么？”

虽说宇文护比天子权力还大，但天子这种位置，毕竟是谁都向往的。当年魏武帝曹操挟天子以令天下，其实他也想做天子，只是机会未成熟的时候就死了。

宇文护比曹操更有机会当天子，但他一直只当个大冢宰，的确是很奇怪的事情。

见孙思邈也是不解，独孤伽罗多少有些得意，她毕竟有些秘密是让孙思邈也猜不到的。

“因为当年在宇文泰活着的时候，宇文护曾在祖上灵牌前发过誓，此生绝不染指天子一位！”

孙思邈“哦”了声，心中却想，宇文护绝非信守承诺之人，他竟能遵守誓言，其中定有内情。

独孤伽罗似看出孙思邈的疑问，立即又道：“宇文护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的却是宇文泰……还有鬼，这是他的弱点。”

宇文护怕鬼？他这种人竟会怕鬼？这简直是荒诞不稽的说法。

孙思邈并不意外道：“心中有鬼，自然怕鬼。”

独孤伽罗鼓掌笑道：“说得好，心中坦荡如你般，自然不用怕什么，可心中有鬼的，久而久之，就会疑神疑鬼。”

她似笑非笑地向杨坚望去，似有所指，杨坚只是一笑了之。

独孤伽罗又道：“宇文泰当然知道宇文护的这个毛病，因此逼宇文护在祖宗灵位前立誓，若染指天子一位，祖上之灵，无一人会放过他。宇文护心中愤怒，但也着实畏惧鬼魂，虽连杀数位天子，终究不敢破誓。而柳如眉含笑而死，你奇异失踪两事，更是纠缠了他十三年，让他寝食难安。”

“因此你们这几个月来故意杀了宇文护身边的人，造成死因难查的假象，又剃光了死者的眉毛，让宇文护故意向柳如眉的方向想？”孙思邈补充了一句，“你们能收买云翳，做到这件事并不难。”

杨坚道：“苗疆蛊毒奇妙，要造成无疾而终，含笑而死的假象不难。难的是让寇祭司撒谎。”

他笑着望向寇祭司，寇祭司只是哼了声。

独孤伽罗道：“我们杀的人，均是该死之人。”

他们夫妇一体，所言切中要害，孙思邈听了，叹口气道：“那仓官是谁呢？他当然是假死了，此人善用腹语，也是个厉害的角色！”

孙思邈知道道术中有一术叫作腹语，可不用嘴唇，直接用腹部发出声音，让人琢磨不透方向。当初帐中有人说出“薤上露”三字时，他就听出那是腹语，进而明白不是借尸还魂，也明白了很多事情。

既然没有借尸还魂的事情，那仓官能醒过来，当然和柳如眉无关，仓官死，本是计划的一部分。

带仓官尸体进来的是裴矩，检查尸体的是寇祭司和云翳。

这三人都是杨坚的帮手，隐瞒仓官死亡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仓官没有死，只是乔装成以前死人的样子，给宇文护造成一种震骇，那种时候，宇文护当然无暇去分辨真假。

但裴矩带进仓官，用意当然不止要吓宇文护，还要在宇文护的身边埋下一根刺。

若孙思邈无能出手，或破不了四大护卫的拦截，暗杀宇文护的重担，自然落在寇祭司和那仓官的肩上。

裴矩、云翳假意拦截孙思邈，不过是做个假象，若孙思邈出手不成，他们还会继续向宇文护行刺。

这计划策划多年，实施一年，在这半日发动，绝不允许有任何差错。

实际上，杨坚还低估了计划的可行性——他有些低估了孙思邈

的能力，他本是一个极为谨慎和稳妥的人。

其实仅仅是孙思邈一人，就破了宇文护身前四大护卫的拦截，裴矩、寇祭司和那仓官做的埋伏，竟不必使用。

不过那仓官被抬入帐中还有第三个作用，那就是发出腹语，让宇文护认为这一切是柳如眉来复仇了。当初谁都在疑神疑鬼，又怎能想得到，死人会发出声音？

孙思邈早在破牢笼而出时，其实就知道了很多事情，他也瞥见那仓官和寇祭司动手，知道那仓官身手也是不差，而参与进来的人，自然是杨坚信任之人。

寇祭司脸上露出佩服之意，佩服孙思邈看问题的一针见血。

杨坚沉默下来，目光微闪，头一次像隐藏了什么。

他对孙思邈可说是知无不言，为何不说那仓官的身份，难道说那仓官的身份，还藏着什么惊天之秘？

“你猜猜他是谁？”独孤伽罗一旁笑道。

孙思邈没有去猜，只是望向杨坚道：“道有封藏，得之者三，你当年入天师秘境，选的是法术势三技，才出昆仑不到三年，就为周国解决最大的危难，学的三技显然已炉火纯青。”

杨坚没有丝毫自得之意：“可纵有法术势在心，也难敌师兄的一剑……师兄甚至不用出剑。”

轻叹一声，杨坚目光中如藏着一根针：“师兄知道我学的法术势三技，可我到目前为止，只知道师兄学的是武医两技……至于第三技嘛……”

“因此你一直并不信我？方才又用韦孝宽试我？”孙思邈说得奇怪。

杨坚却明白孙思邈的意思，突然道：“我给你讲个故事……”

他这时候突然要说故事，很有些突兀，但也没人反对。

杨坚缓缓道：“昔日也有两人同门学艺的，他们学艺之前，可说是极好的结义兄弟，后来师兄艺成后先出了山，得到一国的重用，那师弟随后也出了山，师兄一直忌惮师弟的本事，认为自己不如师弟，只怕有朝一日师弟抢了他的地位，因此抢先请师弟到了他的国家，说要重用师弟。”

他法术势三技运用得精湛，但说故事并不怎么精彩，奇怪的是，独孤伽罗和寇祭司都很认真地听。

“结果是，那师兄一等师弟前来，就挖了师弟膝盖骨，弄残了师弟，对其百般羞辱。那师弟气愤不过，但忍辱偷生，终于找到个机会，

请人带他逃走。这师兄弟以后就变得势如水火，后来那师弟终找机会和师兄决战，杀了那个师兄。”

他简单地说完了那故事，说道：“师兄你当然知道这故事的来历？”

孙思邈不等回答，寇祭司一旁忍不住道：“故事里的师兄师弟说的是庞涓和孙膑。”他虽远在苗疆，但对中原的历史也是极为了解，有些困惑杨坚讲这个故事的用意。

杨坚一笑：“寇祭司猜得不错，就是这两人。故事听起来并不精彩，但千百年间，这种事情从未停止发生过，而且发生的次数很多。自古以来，人为权欲争夺做的任何事情，其实都不离血腥杀戮勾心斗角等行径，这是人的本性。”

顿了片刻，望向孙思邈道：“前车之辙，后车之鉴，你我可说是技出同门，当避免同门相残的蠢事。”

见孙思邈仍旧沉默，杨坚道：“因此我当初出昆仑时，就和师兄定下赌局，在天师像前做赌，三局两胜。”

独孤伽罗蹙着娥眉，只是轻叹一口气，她显然也知道这事情。

寇祭司饶是万事并不关心的样子，听到这里，却忍不住道：“赌注是什么？”

“我和他赌，谁输了两局，就要听另外一人的吩咐做一件事，不得有违！哪怕是去死！”杨坚肃然道。

寇祭司微有动容，他早看出眼前这两人，可说是天下最具能力魄力的两人，他们的决定，甚至可改变三国之间的走向，这种赌注，无疑是性命相博，后果惊天动地。

突然想到什么，寇祭司道：“你们已在赌第一局？”

“不错。”杨坚肯定道，“我赌师兄出昆仑后，一年间必为三国中的一国所用！”

寇祭司微有心动：“方才韦孝宽拉拢孙思邈入仕周国，他并没有听从。”

“他不但未听韦孝宽的拉拢，甚至入齐过陈时，均无意为官。”杨坚叹道，“一年将至，我看来已要输了第一局。”

孙思邈道：“可一年还未到，因此你还未见得输。”见杨坚双眉微挑，孙思邈淡淡道，“你我相见不易，不如将第二局赌什么一起说出来的好。”

杨坚道：“第一局是我说出，第二局按理说是由你来拟定的。”

孙思邈脸上突现出丝迷雾：“无妨，你说什么，我都会和你赌。

我虽对输赢看得很淡，但能赢你的事情，我却觉得值得尝试，不过——如果有第三局的话，赌局内容由我说出就好。”他言语轻淡，但其中的魄力不言而喻。

他不怕输，甚至不怕死，他是守信的人，怎会不知道输的后果？

独孤伽罗忍不住惊叹，寇祭司也有些色变。

赌局虽和他们无关，但他们比杨坚、孙思邈还要关心此事。

杨坚沉默许久，这才道：“你既然是道中之人，就无法不插手道中之事……”

孙思邈神色带了分无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很多事情，的确不是他能够抽身的。

“可近些年来，道中一切恩怨，源头本在斛律明月。”

杨坚又道，眼中锋芒已现：“你很快就要再见斛律明月的……”他说得极为肯定，却也很奇怪。

孙思邈为何会去见斛律明月，他的赌局难道和斛律明月有关？

杨坚说得很慢，他说的每个字都不像是赌注，而像是赌咒。

“我赌你再见斛律明月之时，他一定会杀了你，或者因你而死！”

有些人，注定是朋友；有些人，注定是敌人；有些人，也注定了相遇必定要生死相见，可又不能不见。

斛律明月和孙思邈就是最后那类人。

孙思邈眼中突然闪过一丝火花，就如那秋冷夜空中一闪而逝的流星。

“好，我和你赌了！”

帐中陷入了静，日头斜落，光线再照入帐中，让大帐又恢复到以往流彩飞金的景象。

杨坚眼中似乎也有光芒闪动，可他只是轻淡道：“既然如此，师兄请便。”他像要走出大帐，可到了那设计精巧的箱子旁，伸手一推，箱子静悄悄地滑到了孙思邈的身边。

杨坚似想说什么，但只是笑笑，转身要走……

独孤伽罗也想对孙思邈说什么，不过终究只是跟在杨坚的身边。她无疑是个聪明的女人，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最好烂在心里。

孙思邈却开口道：“我还想问一件事情。”

“师兄请说。”杨坚也不转身。

孙思邈道："韦孝宽本镇守山西要冲，突然南下到了江陵，只怕不止是帮你铲除宇文护那么简单吧？"

杨坚反问道："师兄怀疑什么？怀疑我等还要屠城，或者说还是要去杀冼夫人，进而攻打陈国？"

这本是他献给宇文护的计策，宇文护虽死，但这计划却未见得会死。

宇文邕当了十多年的傀儡天子，终握周国大权，正急于立威，有一番作为不足为奇。

铲除宇文护一事，看起来杨坚就可做到，韦孝宽突然南下，谁能保证没有对陈用兵之意？

孙思邈望着那沉凝的背影，嘴角终有分笑意："我明白了。"

杨坚微微一笑："我就知道师兄会明白。"他携独孤伽罗出了大帐，再不回头。

帐中很快就只剩下孙思邈和那个神秘的寇祭司，还有一个精巧的箱子。

孙思邈看了眼寇祭司，微笑道："不知阁下留在这里，要做什么？"他蓦地发现，这个寇祭司到了这里，为他的因素更多一些。

杨坚是不是早知道这点，因此一直对寇祭司并不理会？

"你要去见斛律明月？"寇祭司问道，见孙思邈点头，寇祭司道，"我和你去。"

"你？"孙思邈有些诧异，就见寇祭司突然一伸手，手上多块亮晶晶的东西，但转瞬之间，那东西又隐回寇祭司的袖口，再也不见。

孙思邈神色蓦地恍然，点头道："好。"

顿了片刻，看向那精巧的箱子，孙思邈神色复杂，伸手在箱子上摸了下，那看起来散开的箱子突然合拢。

他显然也精通这种机关。

当年他能入天师秘境，破机关无数，当然知道此中奥秘所在。

等他再拍下箱子的时候，箱子再次散开，寇祭司眼中露出分惊讶，只因为斛律琴心突然出现在箱中。

伊人重现，红颜憔悴。

斛律琴心是清醒的，可是她只看了孙思邈一眼，就跳下箱子，要向帐外走去……

她突然消失，蓦地出现，看起来极为神秘，但说穿了不过是箱子底部暗装一层可藏身的夹板。

只是那夹板设计得极为巧妙，让外人一眼看去，很难发现。

对杨坚来说，斛律琴心在这场惊变中无足轻重，生死无关紧要，可他为何这般费心地藏起斛律琴心？

斛律琴心是清醒的，就算被杨坚藏入夹板后也一直很清醒，她肯定知晓了帐内发生的所有一切，她本是极为关心孙思邈的生死，但为何再见孙思邈的时候，这般冷漠？

孙思邈脸上迷雾又起，见斛律琴心走到帐边时，突然道：“你……要去哪里？”

斛律琴心止步，她背对着孙思邈，并未回头。

她只怕一回头，泪水就会忍不住地流淌，她知道她这一走，可能就意味着和孙思邈永不相见。

有些人注定要擦肩，有些人注定要分别。

相见难，别亦难，但她还有什么留下的理由？

她只是强自平静道：“你早知道我是斛律明月派来的？”她在幽暗的箱子里许久，头脑却是异常地清晰。

“我见过綦毋怀文。”孙思邈轻声道。

他回答得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可斛律琴心明白他的用意。

綦毋怀文知道六筒暴雨梨花的下落，孙思邈也就知道，斛律琴心救孙思邈时曾用了暴雨梨花，就和斛律明月多少有些关系。

这件事早在入破釜塘前，孙思邈就已知晓。

孙思邈并不笨，相反，他聪明得远超旁人的想象。

他因为聪明，才不说——真正的聪明人，看起来总是糊涂一些的。

“你其实什么都知道了，你早知道我的底细，是不是？你早知道我要害你，是不是？你一直和我在一起，不过是要看我的笑话，是不是？”

斛律琴心竭力让自己声音听起来很冷静，可一双手却抖得如风中残叶。

残叶落，天欲雪。

孙思邈脸色怅然，柔声道：“我只记得你没有害过我，你甚至曾出手救过我。”

刹那间，斛律琴心泪水盈眶，可她并没有回头：“你错了，我一直在害你，我救你，不过是想知道更多的秘密，我说过的话，从未有过一句是真的。你若信了，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包括破釜塘上说过的那些？”孙思邈轻声问道。

斛律琴心的心口就如被一箭射中，娇躯晃了晃，却仍旧没有回头。

她不敢回头，她只怕回头后，不但控制不了自己的泪水，也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她怕自己会成为斛律雨泪，虽然她并不介意成为斛律雨泪，但她不想重蹈覆辙。

她已决心去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她以前从未想过去做，但她一定去做——死都要去做。

因此她终于平复了情绪，用自己都难相信的语气道：“是。”

孙思邈身躯似也晃了下，可他只是叹了口气。

斛律琴心只能听出那叹息声中的失落，却没望见孙思邈欲言又止的表情，不再闻孙思邈问话，她一咬牙，走出了中军大帐。她走出周军大营，一路竟没人拦阻，所有人都当她是透明的一样。

她绝不是透明的，她能顺利出了周营，显然是得到杨坚的命令。

可杨坚为何会放了她？是因为她无用，还是因为她有用？

斛律琴心拒绝去想，咬牙看着落日，眼中有落日的余光。

日已西斜，西斜将落，日落夜起，看碧空如洗，今夜定有星月——说不定会有流星划过，说不定又有哪些江南痴情儿女会望着孤独的流星，许着心中的寂寞。

可寂寞是一种感觉，并非匆匆的流星能够解决。

一滴泪水从斛律琴心脸颊如流星般划过，她痴痴地望着夕阳终没，心中只是想，原来流星许愿不过是个传说，有些人注定了寂寞。

风又起，将入冬了，有萧萧叶落。

第五卷 剑走偏锋

刺心

第一章
隐情

落叶将尽之时，孙思邈站在了江陵城前。

他从江陵城出去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他能活着回来，因此他站在江陵城外的时候，所有守城的陈兵都以为见了鬼。

陈国人并不知道只是这短暂的来回，不但周国军营，甚至整个周国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他们知道，城外周国大军未撤，他们就很难再放孙思邈入城。

谁都不确定孙思邈是不是变成了周国的人，说不定孙思邈这次是回来报复的。

毕竟当初陈国人将孙思邈送入了死地，而做过亏心事的人，总是会怀疑多一些的。

城守萧思归虽对孙思邈很有好感，眼下也不敢擅自做主，立即让人去通禀淳于量，然后请孙思邈暂且等待。

孙思邈静静地站在城下，寇祭司就站在他的身边。孙思邈无疑是个神秘的人物，可寇祭司的神秘之处，看起来更甚孙思邈。

可寇祭司却没有孙思邈的耐性。

他看起来很有些不耐之意，问道：“你既然决定要去见斛律明月，为何要回江陵？”

孙思邈道：“因为我不能确定……斛律明月是不是在邺城。”

“为什么？”寇祭司奇怪道。

“我只是推想，因此找淳于量问问。”孙思邈沉吟道，“欲速反不达，你若信我，不妨跟着我走好了。”

寇祭司想不通为什么淳于量会知道斛律明月的行踪，见孙思邈不再多说，冷哼了一声，抬头向城墙望去。

城墙处落下两个吊篮，萧思归探出墙头，高叫道：“孙先生……还有那个谁……请坐篮子里，我们拉你们上来。”他搞不懂为何当初去了五个陈兵，眼下一个都没回转，更不知道寇祭司是哪个，只知道听淳于量的吩咐。

孙思邈进了那篮子，寇祭司有些皱眉，但还是坐入了篮中。

二人被陈兵拉上了城墙，萧思归立即请二人下了城楼，才走出不远，长街尽头就有兵卫推着淳于量的轮椅前来。

淳于量见到孙思邈居然安然无恙，眼中闪过分奇异的光芒，忍不住又咳起来。

长街之上，百姓远处指指点点，一时间不知究竟怎么回事，可均离孙思邈远远的，如同躲避瘟疫一样。

良久，淳于量这才止住了咳，缓缓道：“不想还能和孙先生再见。”他言语中当然有无尽的感慨和意外，还有着难言的困惑。

他虽自负才智算计，可绝未想到孙思邈能活着回来。

孙思邈轻淡道：“很多事情，只是想不到，却未见得做不到了。”

淳于量捂着嘴，沉吟道：“孙先生这次回来……不知有什么用意呢？”

“茅山宗的那几个刺客死了。”孙思邈目光敏锐，看着淳于量的表情。

淳于量脸色有些木然，并没有意外。

“这些都是在淳于将军的意料之中？”孙思邈缓缓道。其实实在多此一问，押送孙思邈的亲兵是淳于量派出去的，他又如何会不知道那些亲兵的底细？

淳于量半晌才道：“这些年来，有无数人想宇文护死的……”他说到这里，也在盯着孙思邈的脸色。

他想从孙思邈表情上看出点答案。

孙思邈能活着回来，看起来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宇文护死了。可就算宇文护死了，孙思邈也没有道理安然地走出周国的军营。

这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淳于量没有透视眼、千里耳，不知道周营发生的事情，百思不得其解，也看不出答案。

“先生想让宇文护死，敝国国主亦是一样，还有很多人都想杀了宇文护，可没有一人能够做到，宇文护戒备得严密，几乎可说是天衣无缝。”

“可你还是让茅山宗的人去了。”孙思邈神色萧索，“你知道他们去的结果只有一个的……”

“荆轲去刺杀暴君嬴政的时候，也知道自己必死的。”淳于量缓缓道，“死是一回事，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

“太子丹当年不得已才孤注一掷，因为他知道燕国对秦国没了抵抗之力。但刺秦不成，燕国灭亡得更快。”孙思邈略带尖锐道，“既有前车之鉴，淳于将军当然会想到行刺宇文护不成，会引发他的反扑，导致陈国的灭顶之灾？”

淳于量又咳——咳得好像说不出话来。

寇祭司一旁听了，觉得有分奇怪，暗想若无孙思邈、杨坚参与此事，淳于量此举无疑是飞蛾扑火。看情形，淳于量显然不知孙思邈和杨坚在这里起了决定作用，因此他派人行刺一事显然是引火烧身，无论如何都有点说不过去。

传言江南诸将中，淳于量最有谋略，为何会做出这种蠢事？

“淳于将军当然能想到后果，可淳于将军还是执意这么做……”孙思邈又道，“淳于将军当然有理由的？”

淳于量长舒了一口气，反问道：“什么理由？”

“或许是因为……有人给了淳于将军和周国作战的信心？”

淳于量脸色微变，嘴唇动了下，竟没再问下去。他蓦地发现，孙思邈虽看似很多事情不知情，但早将一切想得透彻。

寇祭司心中诧异，实在不知道是谁能有这大的力量，竟能鼓动陈国和周国交兵。

脑海中蓦地闪过一个答案，寇祭司不由道：“是斛律明月？”

斛律明月？又是斛律明月！

天底下似乎只有斛律明月才有这种力量！

在城外时，孙思邈就曾说过要向淳于量询问斛律明月的行踪，当时寇祭司还不解，但眼下答案若揭，反倒让寇祭司有分心惊。

淳于量早和斛律明月有了联系？

这里的纵横捭阖，钩心斗角，远非他能够得窥全貌的。

淳于量脸色苍白，缓缓向寇祭司望去，有分探究的神色，他似乎想问问寇祭司的底细，终于又咳了起来。

他有时候痛恨自己的咳，有时候又庆幸自己能咳，最少咳嗽的时候他不用说话，说话有时候也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孙思邈缓缓道：“淳于将军明知行刺难成，却执意要如此做，想必有几个原因。”

顿了片刻，见淳于量不语，孙思邈道：“第一个原因当然是陈顼让将军这么做，君让臣做，臣不得不做。”

淳于量悲哀中带分感谢，悲哀自己的身不由己，感谢孙思邈为他说出一些他不想说的事情。

他并不想隐瞒，可有些话实在无法说出口。

他说过，他不会理会别人的性命，也不会考虑自己的，但这世上，还有许多比性命更重要的事情，他不能不考虑。

“淳于将军当然明白此举后果，却不劝陈顼，反倒附和陈顼的想法，第二个用意当然是借此引发陈、周的矛盾，断了陈顼的退路，让陈国和周国背水一战。”

淳于量眼中有分无奈，他当然最清楚陈顼的性格，犹豫乃兵家大忌，要作战，就作战，若有犹豫，不如不战。

“可淳于将军当然知道陈国难是周国的对手，因此早联系了斛律明月，斛律明月亦早想灭了周国，是以和将军一拍即合，这也是将军决意一战的第三个原因。”

孙思邈继续道：“我想淳于将军自陷死地，就是想背水一战，淳于将军想必早在江南做了部署，随时会调兵前来援助，借江陵一地和周国周旋。而斛律明月想必亦派兵前来，就在江陵不远了。”

寇祭司终于恍然，不能不佩服孙思邈推断得合情合理。

淳于量并非蠢，而是决意要和周国开战了，他做的一切，不过是坚定陈顼作战的念头。

孙思邈脸露感喟，又道：“淳于将军和斛律明月定下里应外合之计，本准备在江陵大破周军，然后齐、陈二国再克襄阳，之后可能兵分两路，陈取武关，齐攻潼关，分兵两路瓜分了周国的关中之地？”

他从未用过兵，但自幼诵读诸子百家，一法精、万法通，从点点滴滴推测出个惊天布局，只等淳于量的答复。

淳于量神色复杂，终于点点头道：“先生若用兵，不逊斛律明月。”他这么一说，无疑承认孙思邈所料不差。

孙思邈沉默半晌："用兵之计我不懂的，但我觉得淳于将军千算万算，只怕漏算了一事。"

"什么事？"淳于量立即问道。

"淳于将军如此筹谋，想必认为此战势在必行？"孙思邈淡淡道，"可是……周国若不战呢？"

淳于量摇头道："那怎么可能？"

他自绝后路，破釜沉舟，早算定多方的反应，这些日子翻来覆去想的只是如何用兵，却根本没去想孙思邈说的事情。

依宇文护的个性，怎可能不开战？

可他话音才落，有陈兵从城楼那面跑来，叫道："将军，城守，周军……"他跑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脸上满是惊诧之意。

萧思归立即问道："他们攻城了？"这是他的第一反应，却奇怪为何听不到城外周兵攻城的声音。

淳于量见那兵士脸上只是惊奇，却无害怕畏惧，想到孙思邈所言，心中一凛，失声道："周人要退兵了？"

那兵卫又惊又佩道："淳于将军怎么知道？"

淳于量不喜反惊，神色数变，突然一摆手，有亲兵推他上了墙头，他举目一望，就见前方周营已在拔营，的确是要退兵的模样。

墙头陈军都是心中忐忑，搞不懂周兵为何兴师动众，却无功而返，只怕周军玩猫捉老鼠的把戏，可不多时，就见周军开始分路离去，井然有序，迅捷中带着沉默，沉默中又带分难以捉摸。

不多时，城前周兵就如退潮的海水般，离江陵城越来越远。江陵其余三向守城的兵士很快来报，围城的周军均已撤向北方。

消息很快传遍了江陵城，江陵城中的百姓虽是奇怪，但更多的却是惊喜，一时间全城欢呼阵阵。

淳于量却是脸色肃然，派游骑前往打探，不多时就得知周兵一路北返，并无再攻江陵的动向。

天边有云起，沉甸甸地压了下来。

"要下雪了。"孙思邈看着远方的天空，突然说了一句。

淳于量也在望着北方的天空，突然紧了紧身上的裘衣，似不堪寒冷。

他脸上有分不信，有分古怪，还有分不安，许久才道："先生去周营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难道说是先生说服周军退兵的？"

他不敢相信孙思邈有这般能力，但事实摆在面前，由不得他不

信。

“我无能力说服他们退兵，他们退兵，或许不过是他们想通了。”孙思邈轻淡道。

“那……先生回转江陵何意？”淳于量皱眉，事情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让他不得不重新考虑下一步计划。

孙思邈竟像看穿淳于量的心思，缓缓道：“本来周兵若攻江陵，甚至屠了江陵城，是以无道伐有道，陈国上下同仇敌忾，齐军算是友邦之师，一战之下，虽江陵未见保得住，但胜负难料……可现在不同了。”

寇祭司一旁忍不住道：“现在有什么不同？”他或许知晓许多天师之秘，但对这种国家用兵之事并不了然。

“现在齐、陈两国若联兵攻周，则为师出无名。”孙思邈道，“淳于将军当知师出无名，已失天时人和；进取关中，不占地利。淳于将军天时地利人和均已不占，若强行出兵，只怕未战胜负已定。”

淳于量又咳，他心中如何不知道这个道理？可他现在实在是有苦难言。

孙思邈看着淳于量的神色，又道：“将军眼下有三难。”

“哪些难题？”淳于量暗自苦笑，他为难的岂止有三样？

“一难是将军行刺宇文护未果，不好向君王交代；二难是将军早已调兵遣将，劳民伤财，若无举措，不好向朝廷交代。”

孙思邈说到这里，神色微露不满，又道：“第三难就是齐国已出兵，将军若是退兵，只怕又引发斛律明月的敌意。”

淳于量长叹一声道：“那先生可有什么妙计？”

事出突然，他在出兵撤兵之念中徘徊摇摆，一时间难以决定，忍不住向孙思邈求教。

孙思邈道：“前两难倒好说……最难的恐怕是齐国不想徒劳往返，定要兴兵，孙某不才，倒想去见斛律明月，说服他退兵，眼下只请淳于将军告之斛律明月所在。”

寇祭司这才明白孙思邈为何执意要返江陵，淳于量若和斛律明月联合出兵，当然会知道斛律明月的去向。

淳于量眼中露出骇异之色，不解孙思邈如何会把事情看得这般清晰，更不知道他还知道什么。

沉默许久，淳于量才道：“先生能为陈国分忧，我是不胜感激，不过……还请先生等几日，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他说得含含糊糊，却未许诺什么，寇祭司暗自皱眉，孙思邈并不催促，点点头道：“好，我等你三日！”

淳于量心中暗叹，暗想孙思邈多半看出他的心思，知道他要向陈顼禀告一切，因此才许了三日之期。

三日转瞬就过，孙思邈一直留在城守府中，并未出门。

周兵退兵后，江陵城再无敌情，转瞬又喧嚣热闹起来，宛若一切事情均未发生一样。

这一日，天将午时，淳于量请孙思邈相见，寇祭司倒是不离不弃，一同前来。

淳于量对寇祭司一直视而不见，开门见山道：“齐军如今驻兵衡州，但领军的并非斛律明月，而是兰陵王。”

孙思邈听到这里，似扬了下眉，突向寇祭司望去，正逢寇祭司也望了过来。

二人目光一触即分，其中似乎藏着什么秘密。

淳于量心中揣摩这二人的关系，又道：“衡州在江夏之北，先生可否知道？”

孙思邈点点头，他知道衡州在长江之北、江陵东二百里之外，已在齐国境内，近周国安陆、随州两地。

江陵、安陆、衡州三地呈三足鼎立之势，其中数百里之地，因处在三国交锋之域，几近荒芜，人迹稀少，比起淮水左近的荒凉，有过之而无不及。

淳于量又道：“周兵退兵一事，也出乎齐国的意料，但我等是否还要出兵攻周，兰陵王想和我国商议，他请我过去一叙，先生若有意，倒可一同前往。”

孙思邈沉默片刻才道：“将军毕竟身为陈国重臣，去衡州不担心吗？”

三国交锋，心意难揣，今日的朋友，可能转瞬反目，淳于量以陈将身份前往齐国，若是齐、陈交恶，淳于量所处凶险不言而喻。

淳于量涩然一笑，又咳了起来，半晌才道：“我如今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除了先生还看重之外，在别人眼中无疑废人一个。废人无用，谁会在意我的死活？”

顿了会儿，喃喃道：“先生若不介意，我等现在就起程了。”

孙思邈向外望去，见天阴欲雪，虽是午时，但寒风凛冽，轻微点点头淳于量当下交代萧思归守城事宜，吩咐亲兵准备出城。

他只带了数十兵士，又坐到轿子中，和孙思邈、寇祭司出了江陵城，二路向东北行去。

二百里不远，但淳于量不能骑马，众人赶路就慢了许多。

寇祭司很是不耐，跟在孙思邈身旁，故意错后了些，悄声道：“孙……先生，你我其实有个共同的目的。”

他是个沉默的人，和孙思邈之间本有隔阂，但相处几日，对孙思邈的睿智多少有些钦佩，称呼上也客气许多。

只是他远在苗疆，地处偏远，和孙思邈相见不过数面，又和孙思邈有什么共同的目的？

“不错，有些事的确你来说要清楚些。”孙思邈点点头道。

他措辞和寇祭司有些不同，寇祭司却没留意差别，低声道：“既然如此，那我们为何不直接去衡州见兰陵王？”说到兰陵王的时候，寇祭司神色有分急切。

孙思邈淡淡道：“等了这些年，也不差这几天。寇祭司若是等不得，不妨先往衡州。”

寇祭司沉吟片刻，终于摇摇头。

孙思邈见他神色，心中在想，原来他也要见兰陵王，想必是受冼夫人所托之故，只是他知道兰陵王所在，却执意跟着我，目的只怕不仅仅是为了兰陵王。

日暮时分，众人赶了近百里荒凉道路，前方有山脉绵延，却是江北的鲁山，过了那鲁山后，可说进了齐国的地域。

这时铅云垂落，北风刮起，天上竟下起雪来。

雪一落，苍山更幽，天地间满是肃杀肃穆之意。

轿子停下来，淳于量掀开轿帘，见孙思邈策马就在身旁，低声道：“天色虽晚，但先生若不累，我们倒可连夜赶路了。”

孙思邈见他强忍住咳，憋得脸色红赤，微微一笑道：“我倒有些累了，不如今晚就在山中休息一晚。”

淳于量心道，孙思邈修道之人，体魄强健远超常人，他怎么会累？他这么说，想必还是看我辛苦了。一念及此，心中不知什么滋味，还是吩咐亲兵寻找休憩之地。

寇祭司却是冷哼一声，心中在想，淳于量精于算计，怎不知路程远近，他特意选午时起程，就算到今晚会露宿荒山，心中只怕有拖延的念头。

众人寻了处靠山背风之所，扎起了帐篷，忙忙碌碌生火做饭，孙思邈捡了处靠外的帐篷入住，用过晚饭，不等钻入帐篷，那寇祭司走过来又道：“这里离衡州不过百里之遥，依你我之能，连夜赶路，明晨前可到衡州。”

“你很急吗？”孙思邈笑问。

寇祭司反问道：“你难道不急去见兰陵王吗？你莫忘记冼夫人……”说到这里，顿住话头，看了眼远处的陈兵，低声道，“淳于量不可能不算到会在这里露宿，他心事重重的样子，你小心他对你不利。”

孙思邈还能笑道：“多谢阁下提醒了。我从未忘记冼夫人所托，只是有些事情，急也没用。”心中在想，我带兰陵王回转不难，可他若非情愿，我带他回转何用呢？这个寇祭司虽是神秘，但显然不知道其中还有诸多棘手的问题。

寇祭司见孙思邈拒绝他的提议，脸色更黑，冷哼一声。

孙思邈目光闪动，突然道：“阁下手持冼夫人的信物，当然也是受冼夫人所托前来中原？”当初在周营中，寇祭司曾给他看了一亮晶晶之物，他一眼就认出那是冼夫人的如意牌，因此猜到寇祭司跟着他的一个目的。

“废话。”寇祭司冷冷回道。

孙思邈微微一笑：“可我却觉得有点奇怪……苗疆素来与世无争，一直择主而侍。历代大苗王曾立誓，绝不让族人插手中原权利争夺一事。苗疆能一直稳定，百姓安乐，和中原各国和睦相处，和这种明哲保身的策略有很大的关系。”

寇祭司神色诧异，不想孙思邈居然对苗疆之事也这般了然。

顿了片刻，孙思邈缓缓又道：“但阁下打破了这个规矩。阁下不但插手周国一事，还帮杨坚暗算了宇文护，此事若传到大苗王耳中，只怕阁下要去过天梯了。”

寇祭司听到“过天梯”三字时，脸颊抽搐了下，眼中突然露出极为畏惧之意。

可片刻后他就泯灭了畏惧，缓缓道：“凡事都有特例。”他缓缓握拳，眼中突现出坚毅之意。

“不错，凡事都有特例。”孙思邈暗自忖度他的变化，又道，“听闻若有人得大苗王许可到中原行事，可免去过天梯之罚，但大苗王因为违祖宗之誓，要和那人同受九毒噬体之苦。虽说此罚不如过天梯一样必死无疑，但受到的苦楚也是常人难以想象。”

寇祭司眼角似乎又在跳，可拳头握得更紧。

孙思邈留意他的表情，暗想这些结果寇祭司当然都知道，他既然知道，还甘愿如此，定然是有足够的理由。

思绪转动，孙思邈又道：“可大苗王千金之体，轻易不会下了这种决定，若下这种决定之时，肯定是和苗疆族人生死存亡有关了。”

寇祭司眼中更是惊诧，孙思邈知晓得多他见怪不怪，但孙思邈见微知著的能力，实在让他心惊。

“因此阁下前来中原，只怕不仅仅是为了冼夫人。”孙思邈道，他少有这种追问的时候。

寇祭司闭口不语，似乎打定主意，无论孙思邈说什么，他都不予理会。

孙思邈心中又想，寇祭司来到中原，先联系的是杨坚和宇文护，莫非这事情和这二人有关？但宇文护死了，寇祭司又跟上我，急于想先见兰陵王，只怕因为苗疆的事情并未解决，他才这般急迫。

他存疑在心，见寇祭司黑着脸，不愿深谈的样子，也不勉强，笑笑道：“天晚了，阁下休息吧。”

他进入帐篷，见寇祭司在帐外徘徊片刻，转身离去，摇摇头，点燃了油灯，盘膝坐下来。

寇祭司提醒他今晚小心，但他想的只是去衡州怎么来做。

眼下情形极为微妙，说不定一个波澜，就会引发三国的再次纷争，那时最苦的显然是天下百姓。想到这里，孙思邈皱了下眉头，闭目调息。

雪散漫地落，很快到了深夜。

孙思邈气运四肢百骸之际，突然感觉远处有什么东西迅疾地接近他的帐篷。

那是一种极为微妙的感觉，他调息运气之际，闭目收听，但触觉及远，甚至雪花落地的声音都可感觉得到，可那物的动静，比雪花落地的动静竟大不了许多。

孙思邈存思静感，片刻就断定——是一个人接近了这里，那人还是高手中的高手！

他一念及此，警惕陡升，不知道如此深夜，有如此高手靠近这里所为何来？

眼一睁，孙思邈一口气喷了出去，帐中油灯立灭，他也在那片刻的工夫，移开原地三尺。

他为人谨慎，知油灯亮时，他身在明面，对手却处于暗处，若对手真有敌意，只怕油灯一灭就会立即出手，因此提前预防。

油灯一灭，帐篷内完全暗了下来，帐外雪光反来，孙思邈片刻由明转暗，看到一人立在帐外。

那人身形高大魁梧，可脚步却轻如狸猫般，见帐内灯一灭，似有犹豫，手一扬，就听“嗤”的声响，一物从帐外射到帐中。

孙思邈动也未动，那片刻的工夫，他已看清帐外那人射进的是一把匕首。

那匕首穿帐帘而过，取的却非孙思邈方才打坐的地方，而是帘后的地上。

来人并无恶意？但来人此举是何用意？

孙思邈心中一动，就听有陈兵已喝道：“是谁？”

那人霍然转身，向远方奔去，孙思邈皱了下眉头，一伸手将那匕首取在手中，看到那匕首上附着一张短笺，只看了眼，闪身出了帐篷，就见远处黑影如弹丸一闪，没入了黑暗中。

有陈兵奔来，纷纷道：“孙先生，怎么了？”

他们身在荒山，知孙思邈技艺高强，不用担心他的安全，因此只在保护淳于量的安危，听到这面的动静，过来查看。

孙思邈手一翻，将那匕首藏在袖中，摇摇头道：“没什么，你们回去吧。”

那些陈兵向地上望去，见有脚印向远处延展去，都知道方才肯定有人来过，一时间不明来由，迟疑不定。

“孙先生既然说没事，你们就回去休息吧。”

淳于量的声音传了过来，那些兵士虽有困惑，听淳于量这么说，终于散开。淳于量却坐在轮椅上行近，看了眼地上的脚印，紧紧身上的皮裘，望向苍茫的夜空，突道：“又入冬了。”

他声音中带着无尽的萧索，似感漫漫长夜，不知如何度过。

孙思邈知他不睡是因为心事，出来可能是有话说，默然等待，可指尖还触摸着方才捡起的那匕首的锋刃，心中异样。

“当年我救天子的时候，也在下着雪。”淳于量望着天空飞扬的雪，沉湎往事道，“我负责接天子回国，才到半途，宇文护就改变主意，派高手追杀我等，我带去的护卫死伤殆尽，我也中了一刀，大腿几乎都被砍断，但还是拼命护住天子逃走。”

孙思邈见到他羸弱的身躯，目光中终露怜悯之意。

江南三将中，本是淳于量最负盛名，可到如今，少有人知道他当年的骁勇了。

“天子得以活命，我却几乎死在江北，那时雪比眼下还要冷，我曾经很多次地想，如果那时我死了，或许会比现在快乐很多。”

孙思邈明白淳于量的意思，对于一个将军来说，有时候宁可亡在疆场之上，也不想死于病床之上。

淳于量哂然又道：“可我没死，还得到了天子的信任，天子吃过苦，因此比那些养于深宫妇人之手的宗室要强很多。”

他说得琐碎，似乎不过是和朋友在聊天，孙思邈却看见他苍白脸上无尽的萧索。

“三国之中，以陈国最弱，若被外敌入侵，不知有多少百姓会流离失所，惨遭灭顶之灾，这种情形天子不愿意看到，我也不愿……”

孙思邈终于接了一句：“我也不愿的。可一些良好的愿望，并非是推另外一些人去死的理由。谁的命都只有一条，本无贵贱。”

淳于量又是轻轻地咳——咳碎了一地落雪的寂寞。

“或许先生说的是对的。”淳于量沉吟着，突然问，“先生在江陵的时候，说我有三个难处，先生主动帮我去说服齐国撤兵解决一个难处，又说其余两个难处好处理，可我想了许久，却仍旧无法解决……难道说……”

顿了片刻，淳于量试探道：“宇文护真的死了？”

他一直不知道周国的动静，屡次试探，却得不到结果。按他来想，宇文护若死，周国那儿不可能没有消息传来，实际上却是，周国那面根本没有任何动静。

孙思邈却在沉思周国对宇文护之死秘而不宣的原因，突然道：“淳于将军似乎不想宇文护死的。”

淳于量脸色变了下，喃喃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但我想……斛律明月是不想让宇文护死的。”

他说得极为奇怪，这些年来，不知多少人想让宇文护死，斛律明月和宇文护交锋多年，怎么会不想让宇文护死？

孙思邈脸上露出分悲哀，似已了解，叹息道：“现在将军的难题其实不在宇文护是否死了，而是在于箭在弦上。”

“不错，若不开战，我无法交代。”淳于量双眉紧锁，涩然道。

“无法交代什么？”孙思邈锐利道，“无法交代将军做错事了吗？”

淳于量脸上苍白得再无一分血色。

孙思邈少有的尖刻：“兵者本不祥之物，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难道说将军认为自己的面子，比江陵数万百姓的性命还要紧要？”

淳于量脸上满是痛苦之意，憋住咳，许久才道：“我知道先生的意思，可是……”终究叹口气，“晚了，先生休息吧。”

他转动轮椅要走，孙思邈触碰到那把匕首，突道：“淳于将军，我想问你一事。”

“先生请讲。”

“当初我自入笼中去见宇文护，曾和将军有个约定……”孙思邈道。

淳于量身子有些僵硬，知道孙思邈问什么，良久才道：“张季龄等不及先生的约定，带张裕和冉刻求逃了。”

“可这点显然在将军意料之中？”孙思邈又问。

淳于量脸有愧色道：“我虽知道张府有密道，却忽视了张季龄的算计。地道应有两层，因为……最后我们只发现了张季龄和张裕的尸体，冉刻求却不知所踪。”

他答应过孙思邈，若孙思邈不反抗，他就会释放张家人，可他并未做到，难免有愧。

孙思邈脸上露出丝恍然，喃喃道：“难道说……”

“难道说什么？”淳于量追问道。

孙思邈摇摇头道：“没什么，晚了，将军休息吧。”

淳于量犹豫下，道：“先生为免用兵，去见兰陵王的确是用心良苦，只是……兰陵王说不定会对先生不利的，缘由……先生应该知道的。”

孙思邈道：“多谢将军提醒，可是……我一定要见他的。”

心中感慨，当初他才入邺城，其实就见过兰陵王一面，只是那时在长街上不方便交谈，不想经历这多波折，他才能和兰陵王真正再见一面。

淳于量摇摇头，转动轮椅离去。

孙思邈回到帐中，点燃了油灯，取出了那匕首放在一旁，看着匕首上的短笺，喃喃自语道：“难道是他？”

短笺上简单地写着一行字，灯火下显得朦朦胧胧……

天一晴，众人立即动身赶路，天地银白萧索，午后时，前方终有人烟，渐转繁华，过了归水，前方已现衡州大城。

衡州并未如江陵般戒备森严，但众人到了城门前，仍有兵士前来盘问，一知是淳于量到来，立即飞奔入城禀告。

不多时，有一副将模样的人前来，也不多话，径直领淳于量、孙思邈等人直奔城中。

青石长街尽头有一宏伟建构的府邸，高墙朱门，看起来颇为气魄，和大户人家的府邸并没有两样。可朱门左右，各有八名兵士把守。那兵士立在那里，直如标枪，并无稍动，双眸中精光闪动，让人感觉到森森冷意。

寇祭司身为苗疆祭祀，一直被苗人尊敬，性格孤高，但不知为何，一到这里，一颗心竟忍不住怦怦大跳，暗想这里莫非就是兰陵王指挥用兵所在？

朱门一开，有竹丝管乐声隐约传来，淳于量早下轿换了轮椅，一听乐声，心中微怔。

江陵被围，周、陈两国几乎白刃相见，眼下齐国身为陈国盟友，屯兵衡州，说不定转瞬就要用兵。淳于量早闻兰陵王威名，这次前来谈用兵一事，只以为这时候兰陵王定在厉兵秣马，哪里想到还有这般闲情雅致？

丝竹幽幽，孙思邈、淳于量、寇祭司三人随那副将过庭院，向前堂走去，就听有歌女幽幽唱道："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

歌女显然是吴女，声调中满是绵软轻转，又带分思念之意。

淳于量不耽酒色，但素来文采风流，听出那歌女唱的是吴越之地常听的民歌《西洲曲》。

此民歌述说的是一女子的相思之情，连珠回环，情深意浓。

"栏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

歌声中，三人到了大堂，就见堂中几案后正坐着一人，一袭紫袍，在轻歌曼舞白雪红袖中显得极为夺目高贵。

寇祭司望见那人面容时，却是一怔。

那人带着个狰狞的面具，只露出一双沉冷的双眸，那软语轻歌，似也不敌那面具上的峥嵘杀气。

兰陵王，那人定是兰陵王！

寇祭司没见过兰陵王，但也知道兰陵王的三样特征就是紫衣、面具和金刀。如今刀虽不在，但天底下除了兰陵王，还有谁能有这般气质？

三人步已停，舞未休，歌仍荡漾。

"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

歌终停，余韵绕梁，几案后兰陵王终于望过来，目光隔着那红袖罗裙，落在孙思邈的身上。

他邀淳于量过来商议军机大事，但第一眼看的却是孙思邈。

面具狰狞，眸光清冷，他缓缓开口，声音极低极沉——低沉中还带着一股摄人的磁力。

"你就是孙思邈？"

孙思邈眼眸中闪过分光芒，只答了一个字：“是。”

那一刻，他突然又想到了岭南如意峰，想到当初和冼夫人交谈的话语。

你找到他，然后……告诉他事情的真相，设法让他到岭南。

我可告诉他真相，但他不见得会来……

他不到此，只有死！

心中微颤，脸上蓦地又有迷雾升起，孙思邈已要开口，他奔波反复，被斛律明月怀疑，被陈顼怀疑，被宇文护怀疑——怀疑他不会只有那么简单的目的。可他从未忘记自己曾说过的话，他找到了兰陵王，就是为了告诉兰陵王当年的真相。

但他不等开口，神色已变，因为他已看到兰陵王眼眸中的杀意。

兰陵王未等他开口，蓦地摆手，下了一道命令。

“拿下！”

刹那间，院中堂后突出齐兵，长枪铁甲，冲入了大堂，将孙思邈围在当中。

本是轻柔暖暖的大堂中，蓦地杀意四起。

第二章
身世

丝竹声凝，堂外风冷。

长枪锐利的寒光，更过堂外的白雪，那些齐兵突出，如同地下冒出来一样，几乎没有任何征兆，兰陵王麾下铁军，果然名不虚传。

只是兰陵王和孙思邈只在邺城长街见过一面，本无恩怨，更不相识，为何要对孙思邈下手？

淳于量脸色白得如雪，寇祭司脸上黑得如墨，二人均惊，没想到才到这里，就要刀兵相见。

孙思邈从容依旧，突道：“原来我错了。”

这是他见兰陵王说的第一句话，平淡中带分惆怅。铁甲寒光下，他根本没有去望身旁锋锐的利刃。

兰陵王似乎怔了下，转瞬道：“不错，你错在不该来的。”

“我不是错在不该来，而是错把兰陵王当作了英雄。”孙思邈淡淡道。

话一落，堂中齐兵一声呼喝，惊天动地，那长矛前递，几乎要戳在孙思邈的身上。

兰陵王脸在面具之后，让人看不到表情，可双眸益发沉冷，更让人一望心惊。

“我是否为英雄，本不需尔等评论！”

他话语中有怒意，更多的却是不屑。他威震天下，洛阳一战成名，击溃宇文护十万大军，这种人功绩彪炳青史，天下自有定论，本不需在意别人的看法。

孙思邈笑道：“不错，兰陵王赫赫军功，本非我这无名小卒可以评论的。只是我有一事不明，不知道兰陵王可否释疑？”

兰陵王不语，孙思邈不管，径直问下去：“请问兰陵王，何为英雄？”

众人均是微怔，不想孙思邈这种时候竟问出这种问题。

这问题说难不难，但要回答，也不容易。

英雄在每人的心中，本有不同的答案。

面具后那目光更是沉凝，似乎一时间也无法回答孙思邈的问题，淳于量轻咳几声，解围道：“兰陵王这种人才是英雄。”

“不错，他本是英雄。”孙思邈缓缓道，“当年宇文护倾十万大军出潼关，要克洛阳，洛阳百姓危在旦夕，若非兰陵王邙山杀出，连破周军七重伏兵，和城中百姓里应外合，大破周军，说不定洛阳百姓均会死于非命，这种人不是英雄，谁是英雄？”

众人大为错愕，一时间不明白孙思邈说的为何自相矛盾？

兰陵王手扶几案，沉默无语，无人能猜到面具后的他究竟是什么表情。

疆场杀敌，他戴面具摄敌，可这里并非疆场，他为何还要带着面具？

孙思邈又道：“可英雄却从不会矜夸征伐，更恶用兵，用兵不祥，岂不闻‘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师之所处，荆棘生之’？”

淳于量又咳，以为终于明白了孙思邈的用意——孙思邈并未忘记此行目的，开口就在劝兰陵王退兵。

孙思邈目光灼灼，盯着兰陵王道：“真正的英雄，用兵动武只是保家卫国，胜反生悲。好夸战功者，是乐杀人，乐杀人者，怎是英雄？”

顿了片刻，孙思邈一字字道：“兰陵王一见我，不等问话，就用兵围之，无非是怕……”

“我怕什么？”兰陵王冷冷截断道。

“怕我说服你退兵，说服陈国退兵。你不想被我左右，显然是用兵之意已定，可你逆天行事，好乐杀人，怎配英雄两字？”

堂静无声，堂外雪白，面具更冷。

良久，兰陵王才道：“你说的不错，好乐杀人，本不配称为英雄。”顿了下，又道，“但你错了，因为你忘记古人还说过一句话……”

孙思邈立即道：“愿闻高见。”

“兵者本不祥之器，不得已方用之。”兰陵王缓缓道。

“不错，此为古人名言。”孙思邈道，“用兵为下，能不用兵，本是苍生之福。”

“可我用兵已是情非得已。”兰陵王一字字道。

孙思邈皱起眉头，缓缓道：“恕我愚昧，看不出兰陵王哪里逼不得已？”

兰陵王缓缓道：“周国虎狼之心，亡我大齐之心不死，宇文护睚眦必报，和陈顼有着夙愿，一直也想着灭掉陈国。他这次虽从江陵撤兵，但焉知他不是玩着猫戏老鼠的游戏？说不定他已知我带兵前来，故意以退为进，一等我退兵后，还会反攻江陵，那时候我再出兵来救江陵，已经晚了。”

他远在衡州，但对江陵发生的一切极为了解。

淳于量微震，缓缓点头，显然也以此点为忧。

孙思邈淡淡道：“原来将军是畏惧宇文护此人……”

兰陵王冷漠道：“我从不知畏惧二字，却知人无伤虎意，虎有吃人心了。”

孙思邈微微一笑道：“兰陵王看起来无所不知，可莫非还不知宇文护已经死了？”

他话语平淡，除了寇祭司外，堂中众人无不如雷声贯耳。

兰陵王几欲站起，失声道：“宇文护死了？”

淳于量虽早有这般猜测，但听孙思邈直承此事，还是心头狂震，立即想到宇文护死讯一传会引发的连环反应，不由心惊。

孙思邈道：“不错，宇文护已死，周国宇文邕终于当政，他隐没十数年，绝不会一无所获，当知眼下定应肃清余波，励精图治，稳定国事，而不会大动干戈，兰陵王若忧江陵百姓安危，大可不必了。”

兰陵王缓缓吸气，似仍震惊宇文护的死讯，半晌才道：“宇文护若死，天下震动，为何我却不知？”他言语中当然有怀疑之意。

孙思邈知道周国隐秘此事，定有深意，说道：“无论如何，周国总不会将这消息封闭许久，兰陵王不妨多等几日，定有确切的消息。”

兰陵王摇头道：“本王不必等了，淳于将军，这本是个机会，是不是？”

淳于量回过神来，喃喃道：“机会？什么机会？”他本极为睿智之人，但这时候却变得异常犹豫起来。

兰陵王略有不满道：“周国和齐、陈本是仇敌，宇文护不死，迟早要攻打我等，宇文护若死，周国内乱，正是我等进兵之机！这等简单的道理，淳于将军怎会不知？”

淳于量咳了起来，不等回答，孙思邈已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兰陵王呵斥道。

孙思邈收敛笑容，脸上露出揶揄之意，缓缓道：“我笑兰陵王非但不是什么英雄，还是个自欺欺人之辈。”

淳于量脸色又变，暗叫糟糕。

殿中齐军均是愤怒，长枪待发未发，只等兰陵王一声号令。在齐军心目中，兰陵王无疑是神一样的人物，可孙思邈竟对兰陵王数次无理，难免让齐军愤怒。

寇祭司却有点奇怪，暗想就算当初面对仇敌宇文护的时候，孙思邈都没有如此刻薄尖酸的言辞，他独对兰陵王如此，莫非有什么深意？

兰陵王竟还能忍而不发，只是淡淡道：“我哪里自欺欺人了？”

孙思邈肃然道：“昨晚淳于将军曾和我谈过，斛律将军并不愿宇文护死的，因为无论斛律明月还是淳于将军，都知道宇文护死了，对齐、陈两国并无好处。”

淳于量又在咳，咳得几乎上气不接下气，眼泪都要流淌出来，他虽在咳，却感觉兰陵王冷然的目光一直落在他的身上。

寇祭司满是不解的表情，实在不明白这其中微妙的关系。

孙思邈解释道：“斛律将军这些年，能屡战屡胜，固然是因为疆场纵横无敌，还因为宇文护……宇文护位高权重，疆场用兵虽是不差，但对周国来说，却是个毒瘤，他非将才，但极为自负，军中大事小情均要他来参与，让周国有力无处去使。”

兰陵王冷哼一声，却不置辩。

“周国能人无数，独孤信、韦孝宽、梁士彦等人，均可说是用兵精熟，八大柱国门阀内，更有藏龙虎之辈，但在宇文护压抑下，一直难人尽其才……”孙思邈缓缓道。

“独孤信早死，韦孝宽、梁士彦一直都是齐国手下败将。”兰陵王打断道。

孙思邈正色道：“周将虽屡战屡败，却能不失国土，保家卫国，方为真正英雄。他们在宇文护压制下，一直不能尽力而为，宇文护死

了，周国非但不会乱，反倒会上下齐心，实力大增。如果当年宇文护在时，齐国尚不能灭关中周国，如今周国实力更增，齐国又如何能战败周国？兰陵王所说的机会，岂不是自欺欺人？”

兰陵王冷笑道：“周国就算实力增强，亦难抗齐、陈两国联盟，眼下若不出手，难道等周国坐大后束手待毙吗？”

淳于量神色数变，却一直未插一言。

孙思邈瞥了淳于量一眼，缓缓道：“兰陵王可敢和我一赌？”

“赌什么？”兰陵王一怔。

孙思邈一字字道：“我赌陈国绝不会出兵！”

淳于量微怔，脸色苍白，却未否认。

兰陵王见了，几案上的双拳倏然握紧，凝声道：“原来淳于将军早和孙思邈有了约定，既然如此，来衡州找本王商议什么？”

堂中遽冷。

寇祭司不理会三国是否交锋，却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兰陵王不但脸藏在面具之下，一双手上也戴了双淡紫的丝绢手套。

兰陵王全身上下，似乎都笼在神秘背后。

寇祭司忍不住想，传说兰陵王极为俊朗，就因为如此，怕在三军中难以服众，这才戴个狰狞如鬼的面具，却不知面具后是什么模样？

淳于量听兰陵王质疑，转望孙思邈道：“不知先生怎么会这么肯定呢？”

他是个聪明人，根本不多作辩解，只此一问，就撇清了自身的关系。

孙思邈突道：“盘中两梨，一大一小，小在远，大在近旁，淳于将军若取，当取哪个？”

寇祭司大为奇怪，不知孙思邈为何突然提出这种浅薄的问题，心中暗想，当然是取近手的大梨了。

孙思邈目光咄咄，只是望着淳于量，淳于量苦涩道：“我不吃梨。”

他虽这么答，但已明白孙思邈的意思，这是个习惯的问题。

从地形来看，周国地处偏远，地势扼要，极难攻克，齐国更近陈国地域。

人厌迁徙，莫说陈国无力一统，就算有心一统，依陈顼抱负，百官习惯，只会盯着齐国的江淮之地，却不会舍近求远去攻周国。

这与当年宋国开国之君刘裕曾攻入关中而不占据，等同一理。

孙思邈沉声道：“陈与周国为敌，本因宇文护之故，逼不得已，宇文护一死，陈顼怨念尽去，交兵之心定淡，就算勉强出兵，也是敷衍了事。”

他不但会治病，还懂人心，不但早明白陈顼在建康的决定，还明白陈顼日后如何抉择。

凝望兰陵王，孙思邈缓缓道：“兰陵王精于用兵，当年只率五百兵勇就大破洛阳周军，当知用兵之道，本贵上下齐心。陈、齐心不齐，就算勉强出兵，不过逆势而为，难成大器。”

“淳于将军也是这么想？”兰陵王握拳望向淳于量。

淳于量轻叹一口气，问道：“我已传信给敝国君主，出兵与否，还看国主的意思。”

他答得圆滑，心中却是苦涩不堪。

孙思邈虽像在说服兰陵王退兵，但一言一语均刺向陈国的积习弊病。

淳于量不是不知这些，但很多事情绝非他能够左右。

兰陵王冷哼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淳于将军莫要忘记了，我大齐出兵衡州，本是要帮陈国……”

“兰陵王可愿听我说一个故事？”孙思邈突道。

兰陵王缓慢吸气，一双眸子如潭水般深邃，望了孙思邈许久，终道：“什么故事？”

“我认识个大夫，自诩医术颇为高明……”孙思邈开口道。

兰陵王淡淡道：“听闻你医术精绝天下，当然不把任何大夫放在眼中了？”

孙思邈微微一笑，并不辩解，继续道：“一日有一将军身上中了一箭，那大夫来救，说他专治外伤，可治将军的病。”

他讲的故事和眼下形势没有半分关系，说得也不生动，寇祭司忍不住皱起眉头，不知孙思邈说个故事究竟何意。

听孙思邈继续道：“那大夫拿出刀来，削断了箭杆，然后用布把将军的伤口包扎妥当，洋洋得意，说是帮将军治了病。”

寇祭司忍不住道：“可箭头还留在身上呢？”

“不错，箭头是留在身上。”孙思邈淡淡道，“可那大夫坚持认为削了箭杆，就算救人性命。”

寇祭司哑然失笑道：“世上怎会有如此愚蠢之人呢？”

“不错，世上就有如此愚蠢之人！”孙思邈若有所指道。

寇祭司还想再笑，可见淳于量脸色苍白无言，兰陵王沉默不语，终于明白这故事的用意了，暗自羞愧。

故事浅显，但大多数人均是一笑了之，从未深想其中深刻的寓意，就如大道至简，唯行艰难一样。

孙思邈望向淳于量道：“淳于将军文武双全，有几句话不知有没有听说过？”

他顿了下，缓缓说道：“白银难得，黄札易营，权以官阶，代于钱绢，致令员外、常侍，路上比肩，咨议、参军，市中无数。”

淳于量听得脸上有些发红，知道这是当年徐陵写给天子的奏章，却不知孙思邈如何会知晓此事。

原来当年陈国创立初期，国土狭隘，财政艰难，不得已买官卖官维持财政。

徐陵的奏折说的就是这个现象，而这件事的结果就是，当时陈国市井路上随便见个商贾，都是什么参军、员外。

如今陈国情况略好，但也实在强不到哪里。

孙思邈先说那大夫的故事，又提这几句，旁人或许不明所以，但淳于量知道孙思邈言下之意就是，陈国之伤在内不在外，齐国所谓的帮忙也是治表不治里，徒劳无功罢了。

陈国要想自救，眼下绝不是联盟齐国出兵！

联想到这几日发生的一切，又想到孙思邈所说的世上难做之事的言论，淳于量心中感慨，终明孙思邈的良苦用心，轻咳道：“多谢先生指点，我若回转建康，当知如何去做。”

孙思邈嘴角露出微笑，望向兰陵王道：“淳于将军明白了，不知道兰陵王可否明白？”心中苦涩中终带一分喜意，他不知淳于量能否说服陈顼自强兴国，但他坚信很多事要尽力去做——就和他眼下正做的事情一样。

他不知结果，但他无愧于心。

兰陵王沉默良久才道：“这世上明白是一回事，能否做到却是另外一回事。”

孙思邈点头道：“不错，但你若想去做，一定要先明白的。”

兰陵王冷漠道：“我不想和你打什么禅机，我只明白，今日淳于量能够出了衡州，但你却不能！”

“为什么？”孙思邈略有诧异。

寇祭司突道：“这件事我倒明白！”

众人都是一怔，兰陵王案几上双手一紧，喝道：“你又明白什么？”

他一声断喝，堂中兵士倒有一半长矛倏然转向，对准了寇祭司。

寇祭司心中微凛，还能道：“我明白兰陵王为何一定要杀孙思邈的。”

“那你说来听听。”兰陵王嘿然冷笑，双手却缓慢地舒展开来。

寇祭司黝黑的脸上带分神秘，飞快地瞥了孙思邈一眼，又道：“方才孙思邈讲了个故事，却不精彩，我倒也想讲一个故事给兰陵王听听。”

孙思邈脸上迷雾又起，突然道：“你莫要忘记……”

他话未说完，就被寇祭司打断道：“我没有忘记当年的约定。我说过，这只是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兰陵王应有兴趣。”

孙思邈皱了下眉头，不再言语。

兰陵王目光在二人身上游转，半晌才道：“不见得。”

他并不热心，但也没有反对的样子。

寇祭司见状，哂然一笑，说道：“从前有个少年，虽然年纪不大，但聪颖过人，英俊潇洒，又心怀大志……古甘罗十二岁为相，可谓天才，那少年十一岁就为朝廷的大将军，一年后正式参加国家大事，两年后为尚书令，十五岁的时候就为京中兵马大都督，掌管国家军事大权，可说是少年老成，年少得志。”

兰陵王听到这里时，眼中有分异样的光芒。

淳于量本在想着陈国的事情，对寇祭司所言漠不关心，听到这里时，眼中突露出分专注，因为他发现寇祭司形容的人，他居然也有印象。

寇祭司望向孙思邈：“先生也是自幼成名，但若论成就，只怕也不如这个少年了。”

孙思邈只是笑笑。

他自出后昆仑，早看淡名利，对寇祭司的贬低并无不悦，早知道寇祭司说事的用意，心中在想，这件事此刻说出，不知是好是坏呢？

他本受冼夫人所托来见兰陵王述说真相，但不知为何，话到嘴边，却是前所未有的犹豫。

寇祭司继续道：“当时天下混乱三分，倒和现在相似，那少年志在一统，但又羡慕南方文化，因此不但拉拢南方文人在麾下，而且经常会私服过江南下，学习南方的文化，留意南方的地势要害。”

淳于量听到这里，暗自凛然，知道此人这么做，当然有进取南国之心。

寇祭司接着道：“可是有一年，这少年过江，却碰到个女子……”

兰陵王听到这里，双拳倏紧，呼吸似也有分急促。

寇祭司留意到兰陵王的异样，缓缓又道：“那女子并非江南女子，身份神秘，到江南也是一时兴起，可似乎命中注定，她和那少年竟能偶遇，而且对那少年一见倾心，而那少年对那女子也是极为倾慕。”

寇祭司多半早就想好了这个故事，因此一说下来，极为流畅。

“少年和那女子在一起后的情形不用多说，可那少年虽爱那女子，但终究还是心系一统天下，很快要回转北方。那女子不舍，竟跟着那少年到了北疆……可是那女子一直并不知那少年的身份，到了北方后才发现那少年实在是威名赫赫，而且早在十二岁时就娶了皇帝的妹妹……”

女子痴心男负心的故事多有，寇祭司讲的故事听起来并不如孙思邈说的精彩，不知为何，所有人都在专注地倾听。

寇祭司继续道：“那女子的族中，却有严格的限制，若嫁男子，定要那男子对她一心一意，不准娶妾。那女子在族中身份虽高贵，但也一定要守族规……”

孙思邈目光缓落兰陵王身上，见他显然侧耳倾听，暗自叹了口气。

听寇祭司又道：“那女子自知触犯族中规矩，可却已离不开那少年，因为那女子有了身孕……那女子那时已打定了主意，决定就算委屈自己，也会跟那少年一生一世……”

“你撒谎！”兰陵王突然一拍桌案，怒喝道。

堂中倏静，兰陵王呼吸略有粗重，眼中隐有痛苦的光芒。他本一直沉凝稳重，这刻却是少有的失态。

他为何会如此失态？

寇祭司目光闪动：“我撒谎对我有什么好处？兰陵王若是不喜欢听的话，我就不说了。”

兰陵王手指关节“咯咯”作响，半晌才道：“你说下去。”

寇祭司向孙思邈望了眼，见他神色惆怅，缓缓道：“其实这个故事孙先生也知道的……”

孙思邈摇摇头道：“我……只是听说过一些传言，具体如何，还真不太清楚。”

寇祭司道："那还是由我来说好了。"顿了下，也有些惆怅道，"感情的事情，有时候真的难以理喻，一个女子若是痴情起来，简直可忘记一切。那女子真的极爱那少年，甚至准备舍弃族人和那少年在一起。"

"那她为何会离开那少年？"兰陵王口气如冰。

寇祭司"哦"了声，反问道："兰陵王怎知她离开那少年了？"

兰陵王微滞，半晌才道："是我在问你。"

他竭力让语气平静冷漠，可堂中无论哪个，都看出他情绪极为激动。

寇祭司舒口气道："不错，那女子在生下儿子后，最终还是离开了那少年，因为她有一个必须离开的理由！"

"究竟什么理由？"兰陵王追问道。

寇祭司嘴唇动动，孙思邈突道："够了，你不能在这说的。"

众人均是一怔，不想孙思邈这时候竟然会出声阻止。

寇祭司沉默片刻，这才点头道："你说的不错，这个理由我现在不能说！"

面具狰狞，面具后的兰陵王突然如冰一样："我若一定让你说呢？"

寇祭司不等开口，孙思邈就道："兰陵王，这个理由……一定要见到斛律将军后才能说，这是个约定，请你谅解。"

他说得极为诚恳真挚，让人一听就觉得他有苦衷。

可众人微微一惊，不明白斛律明月怎么会和这个故事有关？约定又是什么？

兰陵王闻言忍不住愣了下，看了孙思邈许久，这才问道："后来呢？"

寇祭司松了口气，"那女子离开那少年时，曾请求那少年让她带走儿子，可那少年不肯！那女子无奈，只能独自过江南下，回转族中。"

淳于量一听故事的开头时，其实就有个猜测，感觉这故事和兰陵王必定有极大的关系，见孙思邈说什么约定的时候，又感觉这故事里面必定蕴藏着什么惊人的秘密，听寇祭司几次说过江南下，回转族中，猜测那女子身份的时候，又忍不住心惊。

"那女子到了族中后，心灰意冷，竟嫁给别人……"寇祭司缓缓道。

兰陵王冷哼一声，似有不满。

寇祭司又道："可那女子对少年虽死心，却放心不下儿子。过了数年后，她再次前往北方，请求那少年将儿子交给她，让她来抚养。"

兰陵王目有光芒闪动，似有怀疑不信。

"可那少年不肯……哦……或许不应该说是少年，而应该说是男人了。"寇祭司道，"那男人执意不肯，那女子无奈，只能再次返回族中，但随即听到那男子的死讯。"

兰陵王微震，立即问道："然后呢？"

寇祭司道："那女子立即动身再到北疆，一来想要回儿子，二来却是想查明那男子的死因，她终究还是想为那男子复仇的……"

"她查出了什么？"兰陵王冷漠道。

"她查出那男子的死，可能和宇文护有关！"寇祭司缓缓道，"因此她去了关中，在关中偶然遇见了孙思邈。"

兰陵王、淳于量都是脸上变色，几乎异口同声道："什么？"他们说到这里，不由都向孙思邈望去。

他们怎么也没有料到过，孙思邈竟也和这个故事有关。

这或许不是故事，而是多年前发生的一件连环谜案。

谜案错综复杂，牵扯之广，让人难以想象，就算到如今，也不过让人看到冰山的一角。

孙思邈脸上沧桑又起，他没有否认。

寇祭司脸色黑得几乎发亮，说道："那时候孙思邈正和宇文护有着恩怨，这件事你们当然多少都知道了。孙思邈当时为救柳如眉，服了毒，差点死掉，若不是那女子用金蚕蛊毒救了他，他早就死在十三年前了！"

淳于量本有揣测，听到这里，心头一震，失声道："那女子难道就是冼夫人？"

他虽未去过周营，但因陈顼之故，一直对孙思邈以往有过调查，从金蚕蛊毒和昔日的流言中作出了这个判断。

冼夫人！

一定是冼夫人！

那女子若是冼夫人，那男子会是谁？淳于量想到这里，一阵心悸，忍不住向兰陵王望去。

兰陵王也在望着他，自从听到"冼夫人"三字时，他就坐在那里，有如冰雕石刻一般，就算是目光都是凝的。

淳于量一阵心惊，忽然后悔自己说出这个结果。

堂中静得呼吸可闻，兰陵王突然一摆手，堂中静立的歌姬慌忙退下，那堂中的齐兵见到手势，迅疾撤出。

转瞬间，堂中只剩兰陵王、淳于量、孙思邈和寇祭司四人。

淳于量突然觉得有些冷，他也想退出大堂，可兰陵王已问道："孙思邈，他说的可是真的？"

兰陵王的声音中有股难言的冷——如同那初冬湖水上凝结的一层浮冰，冷还有些脆弱。

孙思邈沉默许久才道："不错，当年是冼夫人救的我。"想了片刻，又说了一句，"冼夫人救了我后，就回转岭南，立誓再不过江北半步。"

兰陵王问道："为什么？"他声音中带分急迫。

孙思邈摇摇头，终于又道："或许斛律将军知道？"

兰陵王一震，竟没再追问，望向寇祭司道："那女子是冼夫人，那男人是谁呢？"

淳于量惊讶地望着那寇祭司，心中早有定论，却还是期待他说出最终的答案，因为这故事绝不是简单的一个故事，后续引发的震荡之剧烈，远超太多人的想象。

或者可以这么说，这个故事本是这二十多年来动乱的源头！

寇祭司咽了口唾沫，看了眼孙思邈，见其没有反对的意思，终于道："那女人是冼夫人……那男子就是高澄。"

终于说出了这个答案，他又补充一句："那男子也就是兰陵王你的父亲——高澄。"

淳于量虽早有预料，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还是心中巨震。

他早猜到那男子是高澄——大齐文襄帝高澄，兰陵王之父。

这数百年来，大江南北动荡极剧，能人辈出，高澄就是其中的一个。

高澄十一岁就被朝廷封为骠骑大将军，十二岁娶东魏孝静帝之妹为妻，开始参与当时东魏军政，十三岁时加封尚书令，十五岁时又领京畿大都督一职，掌京师军权，在当时地位仅在父亲高欢之下。

这些特征和方才寇祭司所言极为符合，可这些事迹不过是高澄多姿多彩人生的点滴。

之后高澄先是整顿东魏内政，后带兵征伐，收复河南，尽取江淮之地，大破梁军，若非他二十九岁称帝前夕被刺身死，说不定他就能马踏江南，转攻西魏，提早一统江山。

这是个枭雄，一生短暂，但丰富多彩，也给后世人留下无尽的疑惑。

兰陵王的身世就是其中的一个疑惑。

高澄共有六子，兰陵王高长恭是高澄的第四个儿子。高澄的其余五个儿子的娘亲都有姓氏，有史官记录，唯独高澄最疼爱的儿子高长恭生母却无姓氏。

兰陵王似乎是一出生就没有母亲的。

可如果寇祭司所言是真的话，那高澄和冼夫人曾有一子，显然就是兰陵王！兰陵王坐在几案之后，面具泛着青光，一动不动，那一刻没有任何人能看出他的表情。

许久，他才道："你说这故事究竟有何用意呢？"他恢复了平静。

他一直没有娘亲，乍闻生母的消息，为何表现得如此冷静？

寇祭司又向孙思邈望去，见其仍旧沉默，皱了下眉头道："故事并没有完结。"

"哦？"兰陵王冷漠应道。

寇祭司吸气道："传说中高澄是被家奴兰京带一帮家奴刺死，但高澄自幼领军，文武双全，本身如兰陵王般一样身手高强，怎么会被一个区区的家奴杀害，这其中有隐情！"

"什么隐情？"兰陵王道。他听及父亲被刺有隐情的时候，反倒没有什么激动。

他不激动，是不是因为他早就知道了这些事情？

寇祭司却未多想，继续道："都说当年刺杀高澄的家奴中，藏有北天师道高手，而那高手本是宇文护收买所派，因此冼夫人当年会去关中查探隐情。而齐国从那起开始禁道，文宣帝高洋命斛律明月追杀北天师道门徒，下了齐境不留一道士的旨意！"

孙思邈听到这里，神色惘然。

往事如烟，可终究如同他的身份一样，一点点地被挖了出来——因为一些人始终无法释怀忘却。

寇祭司又道："兰陵王你一直暗恨道中之人杀害你的父亲，孙思邈也是道中之人，因此你今日一定要杀了他！"

他少有如此多话的时候，说到这里后，终于闭上了嘴。

该说的他都说了，不该说的，他也始终不会说。

淳于量又想咳嗽，他憋了许久，不知为何，只感觉堂内有着比

外面还要冷的森然之气，紧了紧身上的裘衣。

兰陵王望着孙思邈，孙思邈也在默默望着他。

二人目光相接，其中却没有火花。

只因为一人眼眸中朦胧如雾，另外一人眼眸却深沉如海。

良久，兰陵王缓缓道：“你错了……孙思邈也错了。”

孙思邈和寇祭司都露出诧异的表情，寇祭司抢先道：“我哪里错了？”

“你说中了开头，却没说中结局，我虽憎恶道中之人，但从未想过要杀孙思邈。”兰陵王望向了庭院的雪。

雪白洁，但寂寞。

寇祭司错愕不已，不解兰陵王为何对孙思邈另眼看待？

兰陵王目光如星，凝向孙思邈：“我说了，我用兵本是情非得已……”

“兰陵王的意思是……就算你不答应用兵，也没有作用吗？”孙思邈揣摩道。

淳于量心中一震，立即想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兰陵王虽是齐国神一般的人物，但他始终还处于一人的指挥之下。

那人就是斛律明月。

兰陵王不出意外道：“不错，一切最终还要看斛律将军的意思。”

面具后的他，似乎笑了下：“孙思邈，我不会杀你，因为你说的有道理，有道理的话，我总是会听的。”

孙思邈笑了，可笑容中却似藏着点什么。

兰陵王又道：“我希望斛律将军也能听你的话……我留你，只是想请你前往邺城……用今日的这番话，去说服斛律将军，你若能做到，我反倒要谢谢你。”

寇祭司猜错兰陵王的用意，脸微红，望向孙思邈，欲言又止。

孙思邈微笑道：“这倒不用，你就算不谢，我也一定要去见斛律将军的。”

他和斛律明月命中注定还要再见了，可他难道忘记了和杨坚的赌局——他和斛律明月再见时，两人只能再活一个。

杨坚学天师的法术势三技，算计之精，常人难想。他已输了一局，若无十分的把握，怎么会和孙思邈做这个赌局？

可孙思邈来此本要告诉兰陵王一些真相，为何直到如今，他仍旧什么都没说？

兰陵王执着道：“我一定要谢的，因为你此举不但会帮助三国息兵，还能帮助我。”

“帮助你什么？”孙思邈心中微动。

兰陵王轻叹一声，目光如星芒般闪动：“因为斛律将军已答应，这次用兵后，就会将义女嫁给我。我若能年前回转，还能来得及迎娶琴心，你说我是否要谢谢你呢？”

孙思邈笑容突然变得有些僵硬。

堂外雪停，可雪后更冷。

第三章
心结

孙思邈的笑容一直都很从容，可他这刻的笑容，就如浆糊捏出的一样。

斛律明月的义女琴心，那不就是慕容晚晴？斛律琴心原来早和兰陵王有了婚约？她当初从周营离去的时候，头也不回，莫非是赶回邺城嫁给兰陵王？

孙思邈终有那么一刻恍惚。

破釜塘上的流星早逝，可那曾经说过的话，也真的有如流星一样逝去？

他看似一切不萦心中，清淡心静，但若非心热，怎会如此奔波往复，若非多情，怎么甘湎红尘之中？

只是心微动，伊人却远，情意虽浓，但缘分如风。

或许情到浓时真会转为薄，或许枷锁虽去，情结难解。

兰陵王似乎没注意到孙思邈的异样，问道：“孙先生认识琴心吗？”

孙思邈没有回答，他甚至不知道如何回答，他就算面对宇文护的时候，似乎都没有这样茫然过。

“琴心，是慕容晚晴吗？”寇祭司一旁突道。

兰陵王眼中有分异样，他眼中也藏着什么：“你们……竟知道了？她和你们说出真相了？”

寇祭司道：“若你说的琴心就是慕容晚晴，她曾在江陵外的周营内出现过。”他没有过多描述其中的纠葛，因为他不傻。

兰陵王目露关切之意，问道：“真的？那她现在如何了？”

三年前，斛律琴心对他一见倾心，他显然也知道斛律琴心这个人，而且对她极为关心。

若不关心，他怎么会在响水集外出刀力退李八百救下斛律琴心？又如何会在张府蓦地现身，要从张裕、李八百手上抢回斛律琴心？

寇祭司看了孙思邈一眼，这才道：“她很好，出了周营后，只怕……现在回了邺城。”

兰陵王轻舒一口气，若有所思道：“她能安然出了周营，当然是孙先生在保护她？听说这些日子，她一直跟着孙先生？”他似是随口一问，又像暗指什么。

“是。”孙思邈终于道。

“那……她若有得罪先生的地方，也是奉命行事，还请孙先生原谅。”兰陵王缓缓道。

孙思邈脸上似又有迷雾：“她根本没有得罪过我，何谈原谅呢？”

面具泛着青光，兰陵王眼中闪着难以琢磨的光芒：“那就好。我真希望孙先生早些见到斛律将军，我也能早点回转邺城去见琴心。”

一摆手，兰陵王道：“摆宴，今天我要好好招待孙先生……还有淳于将军。”

淳于量不想方才还是杀机四伏，转瞬就变得风平浪静，心中不知是释然还是沉重。

兰陵王是个通情达理的人，竟不再坚持出兵，陈国显然解了燃眉之急，可斛律明月若坚持呢？他该何去何从？

就算斛律明月不坚持，陈国又该何去何从？

孙思邈沉吟道：“我也希望早点到邺城见到斛律将军……”扭头见天色将晚，孙思邈又道，“我准备今晚动身，兰陵王不用客气了。”

他似急于离开衡州，转身要走。

兰陵王目光闪动，也不挽留，轻声道：“先生既然如此热心，我也不好强留，只盼先生早存佳音……或许，我们还能邺城再会。”

孙思邈点点头，向淳于量望了眼，大踏步离去。

出了庭院时，堂中管乐声再起，孙思邈回头望了眼，只见兰陵王坐在红袖翠衣中，朦朦胧胧……

长街风寒，孙思邈到了长街之上，耳边还隐隐约约听到淳于量的咳嗽。

一场刀兵，化于无形，他本应该感觉到轻松，可不知为何，他心中却有分沉重——因为他想说的话，一直没有说出口。

寇祭司黑着脸，一直跟着孙思邈出了衡州城。

孙思邈终于勒住缰绳，望向寇祭司，目露询问之意。

寇祭司开口道：“我有件事情不明白。”

“我也有不明白的……”孙思邈微笑道，“不过你先说。”

“你出昆仑后，去过岭南？”寇祭司问道，见孙思邈点点头，寇祭司问，“是冼夫人传信找到你的？”

“是。”孙思邈简洁道。

寇祭司眼中闪过分古怪：“你这人知恩罔报，当年冼夫人救过你，无论冼夫人求你什么事情，你都会帮她做到的，是不是？”

孙思邈知道他指的什么，却沉默片刻道：“我会尽力去做，但能否做到，却无法保证。”

寇祭司缓缓道：“这世上还有你不能做到的事情吗？”

孙思邈涩然苦笑道：“阁下未免过于高看我了，我很多时候，看起来也不过是局中的一枚棋子罢了。”

“一枚棋子？”寇祭司若有深意道，“你也感觉到了？”

见孙思邈沉默不语，寇祭司忍不住道：“你当年中了宇文护之毒，虽得冼夫人金蚕蛊克制，但显然是到了天师秘境才彻底化解。”

孙思邈点点头，突然发现这个寇祭司思绪也是极为缜密。

“你虽知道冼夫人当年的事情，但冼夫人显然不知道你之后的事情。”寇祭司若有所指。

“你究竟想说什么？”孙思邈径直问道。

“冼夫人怎么会知道你去了昆仑，又知道你什么时候从昆仑出来呢？”寇祭司悠悠道。

这的确是个奇怪的事情，孙思邈反倒一笑：“知道我行踪的只有一个人，当然是他告诉的冼夫人了。”

他神色轻松，心中却在想，能知道我秘密的只有杨坚，能让冼夫人找到我的也只有杨坚，杨坚如此行事，绝非无因，可寇祭司突然提及到这点，是想说明什么？

寇祭司望了孙思邈许久，奇怪道：“你……不怀疑他的用意？你在周营喝的那杯毒药……是我和云翳所配……毒性或许不如宇文护想象中那么强，但也绝对不弱。”

他没有多说什么，也不必多说什么。

那杯毒药仍可要人的命，孙思邈喝的时候，杨坚无动于衷。

孙思邈笑笑，淡淡道：“我不必怀疑什么，只知道我做什么就好。”

寇祭司目露沉思之意，似乎一时间难以理解孙思邈说什么。

许久后，他才叹息道：“你这种人，实在少见。”

“但你要做这种人也不难的。”孙思邈微笑道。

寇祭司摇摇头，不知是否定什么，岔开话题道：“冼夫人找你后，求你的事情，我其实是知道的，我来这里，本也是帮你完成这件事情。”

孙思邈一笑：“然后呢？”

四下望了眼，见四野荒凉，人迹也无，寇祭司终于缓缓道：“我今天对兰陵王说那个故事，绝非兴之所来，兰陵王本是冼夫人之子！”

孙思邈点点头，这是个事实，斛律明月知道，穆提婆知道，祖珽也知道，可知道的人却都不说，如今寇祭司也知道了。

“冼夫人求你的那件事，就是将兰陵王带回岭南！”寇祭司正色道。

孙思邈并未否认，接道：“因此你奇怪，为何我刚才不接着你的故事说下去，向兰陵王说出真相，说服兰陵王，让他前往岭南？”

“是。”寇祭司目光咄咄。

孙思邈脸上泛起分沧桑，缓缓道：“我了解一个母亲思念儿子的心情，冼夫人曾两次向高澄请求带走兰陵王，但高澄不许。这些年来，冼夫人虽足不出岭南，但对儿子的思念只有更加强烈。”

沉默片刻，孙思邈目光中带分复杂：“可你知道兰陵王怎么想的？”

“我……”寇祭司犹豫片刻，终于颓然道，“我不知道。”

他虽见到了兰陵王，但可说仍未见到，他只看到了兰陵王的面具，对于兰陵王这个人的所思所想，仍旧一无所知。

“从常理来说，一个人知道生母的下落，肯定会很激动。”孙思邈苦涩道，“可兰陵王表现得却有点异样……”

他说话的时候，突然想到了张仲坚，张仲坚和兰陵王的境况竟

极为相像，他难知张仲坚会如何变化，却对兰陵王的变化有些无奈。

“他是不信吗？”寇祭司皱眉道。

“我倒宁愿猜测他是不信的。”孙思邈喃喃道，兰陵王那时候显然不是不信的反应。

寇祭司虽听清了，但不明白他的意思，追问道：“你说什么？”突然想到了什么，失声道，“你说他可能早知道了？”

推测着这其中的复杂心理，寇祭司蓦地有些心悸。

“我认识一个……朋友，他自幼被父亲抛弃……他心中一直有个结。”

孙思邈心中比对着张仲坚和兰陵王二人：“他失去亲人，不但有想念，还有埋怨的，这很正常。”

“你是说……兰陵王对母亲冼夫人有怨言，因此听了我的故事后，仍旧无动于衷。你知道那时候说了没用，也就没有说？”寇祭司猜测道。

孙思邈点点头，又摇摇头，喃喃道：“我要去邺城。”

邺城有斛律明月，斛律明月是一切的症结所在，兰陵王在堂上曾说过一句话——切最终还要看斛律将军的意思。风遗尘整理校对。

兰陵王说的一切，不仅仅包括三国交兵的。

孙思邈想到这里，脸上突现分坚定：“打开心结不容易，但总要试试。我要去邺城。”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望着寇祭司，见寇祭司沉默，孙思邈道：“你好像也要去？”心中在想，如果寇祭司只是为了兰陵王，就会留在衡州，他如果跟我去邺城，当然有别的目的。

寇祭司明白孙思邈的言下之意，点头道：“我也要去，因为我要查一件事情。”

见孙思邈有询问之意，寇祭司犹豫片刻才道：“传言中，是宇文护收买北天师道高手刺杀的高澄……冼夫人到关中，本是要查这件事情，但当时宇文护势力太大，冼夫人无能为力。”

“因此你接近宇文护，也是在帮冼夫人查这件疑案？”

寇祭司点点头：“不错，可我得出的结论很奇怪……高澄的死，可能和宇文护无关的。”

孙思邈脸色微变，重复道：“和宇文护无关？”他心中很是震惊，因为当年高澄之死可说是极为诡异的一件事，影响深远超乎想象。

能图谋去杀高澄的人不多，想杀高澄的人也不多，如果不是宇

文护策划，那会是谁？

寇祭司道：“一年前杨坚已定下除去宇文护的计策，开始实施，宇文护整日惶惶，以为柳如眉……”说到这里，顿了下，看了眼孙思邈的脸色。

孙思邈神色略有惆怅，接道：“宇文护一直以为如眉来复仇了。”

他心不再痛楚，但却惘然。

“是的。”寇祭司道，“因此他终日惶惶难安，我也得以接近他的身边。当然，我以假装出卖冼夫人获取了他的信任。有一日，我和他谈论如何对付冼夫人的时候……他神色恍惚，突然说了一句……‘高澄虽不是我杀的，可就算一切都算在我头上能如何？冼水清一定要死！’”

孙思邈诧异道：“他那时显然不必对你隐瞒什么，这么说，高澄之死，真的和宇文护无关？”心中一动，立即又道，“你一直跟着我，难道认为这件事和我有关？”

他才说到这里，哑然失笑：“那当然不可能，当年高澄死的时候，我还年少……”

“你当初虽年少，但你现在得天师三技，若论能力，不逊北天师道宗主寇谦之，而且短短数月就轰动大江南北，三国边陲。”寇祭司缓慢道，“他们绝不会放过你。”

他说到这里，黝黑的脸上泛着幽异的光芒。

“他们”两字包含的人物实在广泛，牵扯到的人物也是千奇百怪。

他们会不会包括暗算高澄的那些人？寇祭司怎么会知道那些人的心意？

寇祭司就因为这点，所以执意要跟随孙思邈？

可他要查当年的谜案，不惜违背苗疆祖训插手三国之事，难道仅仅是为了冼夫人？

一日又尽，他们早在衡州城外，四野幽寂，夜幕垂下来，幽暗的笼在二人的身上，很是沉重。

孙思邈突然笑了，笑容如才升的暖阳：“他们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他们的。”

望着远方渐浓的黑暗，有如当年的重重谜案，孙思邈道：“我算不上道中之人，可你说的没错，我既然习了天师之技，就难和道中脱离关系。”

他的眼眸益发地明亮：“因此我有责任去平息这场动乱，这些年

的混乱到了我这里，终究要做个了断！”

他眼中虽有无奈，但神色有着说不出的坚毅，凝望寇祭司道：“我厌恶杀戮，在出山的时候，曾立誓不杀一人，但我一定会竭尽所能，平息这股动乱。”

寇祭司心头一震，实在不知孙思邈哪里来的这么强烈的信心，可听他的愿望，心中竟有热血沸腾。

“你能做得到吗？”他有怀疑，但更多的是期望。

“我不知道。”孙思邈字字如山道，“但我一定会去做，因此为了冼夫人，我要去见斛律明月，为了这个天下，我也要去邺城。”

他说到这里，眼眸中又闪过分惆怅。他去邺城，除了为了说出的目的，难道不想为了那淮水之上，曾经许过的却无法实现的愿望？

天色更暗，四野的雪泛着微薄的光芒，如同那心中微薄却不灭的希望。

寇祭司再也不言语，眼中忍不住露出钦佩之意。

二人起程，一路向北。他们均是形色简朴，赶路时无分昼夜，只知道累了就歇，睁眼赶路，这一日，又到了黎阳城前。

孙思邈隔着黄河远望黎阳大城，知道过黎阳再行数百里，就会到了齐国的都城邺城。

天地银装素裹，黄河冰封如龙。

他当初和冉刻求、慕容晚晴南下的时候，还是山花烂漫，星光如萤。

到如今，黎阳未变，物是人非，冉刻求已是张仲坚，慕容晚晴却变成了斛律琴心……

只有孙思邈未变。

静静在河边良久，孙思邈这才道：“今日我们在黎阳城内休息。”

寇祭司虽说不是什么娇贵人物，但一路行来，也觉得很是辛苦。见天光还早，只以为孙思邈准备连夜赶路，应了一声。

二人进了黎阳城，孙思邈找了家客栈，要了两间上房。

寇祭司一进房间，就闭门不出，他并不知道，当初孙思邈、冉刻求二人路过黎阳时，也住的这家客栈。

孙思邈入了房间，盘膝只坐了片刻，就推门而出，四下张望，突然向一间客房走了过去。

到了客房间，他静立片刻，突然伸手推开了那间客房的门——

客房内并没有人居住的迹象。

孙思邈本不是这么鲁莽的人，可犹豫片刻，他还是缓缓踱进了房间，带上房门，游目四望。他像是在找什么，可过了片刻后，他终于放弃了寻找，摇摇头，举步就要走出房间。

才到门前，他突然顿住，因为在那刹那间，他感觉一人脚步轻盈，已到了门外！

那人脚步如狸猫般不带半分声息，不但极轻，而且极快。

孙思邈眉头一耸，静静地望着房门。

房门外却再无半分动静。

那人到了门前，竟再无声息。

他究竟是哪个？来到这里有何用意？难道说他跟踪孙思邈而来，要对孙思邈不利，不然何以到了一间空房前凝立不动？

许久，孙思邈才道："冉刻求？"他嘴角又浮起淡淡的微笑，眼中有分感慨。

"咯吱"声响，房门推开，一人立在门外。

那人身材魁梧，浓眉有如墨染，蓬头陋衣，乍一看豪迈非常，下颌不冉铁青，而是有胡须如针般长出，威猛中带分感伤。

他望着孙思邈，纠正道："张仲坚！"

物是人非，冉刻求已是张仲坚，他神色不再市侩，多少有些阴翳，可他目光还没有变——他望着孙思邈的时候，目光中始终藏着温暖。

无论他怎么变，孙思邈一直像他的师父、父兄、朋友一样，此生不变。

张仲坚究竟去了哪里？为何会来到这里？他显然有了太多改变，再非往日的懵懂少年，而是武功过人的高手。

他没有说，孙思邈也未问。

二人甚至不用多说什么，只要相见，就已足够。

孙思邈笑容更暖，不再要出房间，反倒回身找个椅子坐下来，招呼道："坐吧。"他来这里，本是要找张仲坚的下落，此刻蓦地遇到，很有些意外之喜。

张仲坚缓步走进房间，走到孙思邈的面前，突然跪了下来。

他跪得极为突兀，孙思邈笑容有些僵硬，目光中闪过分异样，却未阻止。

张仲坚抬头望着孙思邈道："先生，我求过你很多事情。"

“可我答应的少。”孙思邈缓缓道，他明白张仲坚的意思，他脸上迷雾又起。

每次他在思考或遮掩什么的时候，都是这种表情，因为他不知道决定的后果。

他纵是有天下无双的剑法，却斩不断每人心中的难解情结。

“但我知道这世上，你对我比亲人还要亲。”张仲坚眼中突有泪影，他只有孙思邈这一个亲人了，“你虽说不认我为徒弟，但你一直在教我一些事情。”

“这也要你学才行。”孙思邈笑了。

“你教了我道术中的洗髓之法？”张仲坚望着孙思邈，目光中满是期待。

他说的奇怪，孙思邈一直不肯当他师父，也一直未传授他武功，传授洗髓之法从何谈起？

孙思邈沉默半晌，终于道：“是，而且你学得不错。”

当初孙思邈和张仲坚自邺城而出，一路南下，孙思邈执意让张仲坚步行，教他走路的法子，就是洗髓术中的一种修炼法门。

当初张仲坚并不知情，大呼小叫，但还是忍了下来，他不知不觉地修炼洗髓之术，竟略有小成。

日子虽短，但洗髓之法本是道家炼气的至高法门，张仲坚几月下来，受益匪浅。

当初张裕临死之前，以醍醐之术授给张仲坚龙虎密术，并不报太多希望，可惊奇地发现张仲坚曾练过洗髓之法。

张仲坚当初不明所以，但经过这些日子，怎会想不到这法术是孙思邈所教？

眼中闪过分喜意，张仲坚突然用力磕了三下头，脑袋撞得地砖砰砰直响。

孙思邈叹口气道：“你起来说话。”

张仲坚又忍不住要耍赖的样子，可略有犹豫，终究还是站了起来道：“先生，我要报仇。”

“报仇？”孙思邈皱了下眉头。

“不错，我要报仇！”张仲坚咬牙道，“我要找斛律明月报仇！”

孙思邈皱了下眉头，有吃惊，也有困惑，“为什么？”

张仲坚一字字道：“我什么都知道了，当初若不是斛律明月，我张家绝不会变成这种下场！”

孙思邈神色错愕，喃喃道：“为何所有的事情，都和斛律明月有关呢？”

这像是巧合，更像是命运——自从齐国灭道时，六姓之家就难免落入和斛律明月相关的命运。

张仲坚不管孙思邈知道多少，将父亲张季龄和母亲斛律雨泪的事情大略说出。

这些事情他本不知，但经张裕醍醐灌顶后，他竟清清楚楚地明白。

他说得简洁，但越说拳头握得越紧，说到最后的时候，浑身骨骼都是“咯咯”地要爆裂开来。

孙思邈静静地听，深邃的眼眸中带分无奈之意。

那昔日懵懂的冉刻求，变成如今明白的张仲坚，是福是祸还是命？

张仲坚终于说完张家和斛律明月的恩怨，见孙思邈仍旧沉默无语，忍不住问道：“先生，你说我应不应该报仇？”

孙思邈沉默许久，才道：“这个问题在你心中，早有答案了，不是吗？”

张仲坚一怔，缓缓点头道：“是！”转瞬困惑道，“先生难道认为……”

“我想问你一句话。”孙思邈截断他的话，顿了片刻，缓缓道，“报仇能否让你快乐呢？”

张仲坚脸上顿现迷惘，他自出地道后，从未想到过这个问题。因为他脑海中一直充斥着一个念头——报仇！

这个念头如此强烈，已让他无法去想别的事情。

直到此刻，孙思邈的一句话，才让他停想片刻。

许久，张仲坚才摇头道：“不能。”转瞬又道，“可我一定要报仇的，一定要！”

孙思邈眼中闪过分怜悯，他理解张仲坚的想法，虽然他未见得赞同。

“我知道先生的意思。”张仲坚咬牙道，“这世上仇恨绝对不能让你快乐，你或许希望我能快乐地去活，可是……我做不到。”

孙思邈眼露惘然，喃喃道：“你说的没错，这世上本来就有很多看得到却做不到的事情。那一晚是你送信邀我到了这里？”

孙思邈和淳于量等人前往衡阳时，曾露宿荒山，有人偷偷掩到

孙思邈帐前，射来一匕首，夹有书信。

书信只写了简单的几个字：“黎阳城见，知名不具。”

孙思邈看那身影，隐约猜到是张仲坚留信，因此今日到黎阳城内来寻，却不太明白张仲坚为何变得这般神秘。

张仲坚略有犹豫，说道：“不错，那晚是我留的信，我当时还有别的事情，来不及和先生详谈。”

他有些支吾，似有隐情，孙思邈见他不说，也不追问，缓缓道：“那你今日来见我……”

“我知道我不是斛律明月的对手。”张仲坚缓缓道。他脑海中灌注了极为强烈的恨意，但终究还有自知之明。

他虽得张裕醍醐之术，承龙虎秘术，但时日短暂。

就算张裕都不敢和斛律明月交手，更何况是他？

“我不但不是他的对手，甚至连和他作对的资格都没有。”张仲坚清晰道，“这天底下，能和他交手的只有一人，那就是先生。”

孙思邈道：“但是……”

“但是你不会去杀他，对不对？”张仲坚截断道，“你本和这件事无关的，这一路行来，我只见先生救人，却从未见过先生杀人，我也不想将先生扯到这里面来。”

他话语诚恳，那一刻他显然还是冉刻求，或许他变了很多，但还有一些性格没有变。

“我只求先生传我一法，可抗斛律明月。”张仲坚急切道。

孙思邈缓缓道：“斛律明月纵横天下三十余载，武功天下无双，就算我都难免被他射中一箭……我如何有方法教你？”

“有的。”张仲坚目光一闪，缓缓道，“洗髓筑基，易筋改律。”

孙思邈听到“易筋”二字时，眼角跳了下，略有诧异，就听张仲坚又道：“先生既会洗髓法门，就可能会道家至高法术易筋大法，传言中易筋之术本有脱胎换骨，通天彻地之能，求先生教我！”

他说到这里，又跪了下来，神色中满是恳切之意。

孙思邈坐在椅子上，良久未动，只是脸上迷雾更浓。

张仲坚也不多求，只是定定地望着孙思邈。他了解孙思邈，知道孙思邈看似随意，但决定的事情，绝不会因为他多求几句而改变。

许久，孙思邈才道：“醍醐本是道家秘术，有不可思议之能。”

“但不能和斛律明月抗衡。”张仲坚不解孙思邈之意，急忙道。

孙思邈道：“此术一施，是施术之人用心血精气改变受术之人的体质……甚至他的头脑所想……因此你受术后，张裕所知的事情，有很多就传到你的脑海。受法之人经醍醐之术，视体质悟性来领会施术之人所得，但施术之人必死无疑。”

这听起来更像是个神话，但孙思邈医术精绝，对其了解极深，知道其中的道理。

张仲坚“嗯”了一声，虽对此也有了解，但不懂孙思邈这时候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沉吟片刻，孙思邈又道：“张裕生前的想法，很多都会入了你的脑海……”

“先生究竟想说什么？”张仲坚困惑道。

“我传易筋之术给你之前，只想问你一句话。”孙思邈缓缓道。

张仲坚大喜若狂，忙道：“先生请讲。”

孙思邈双眸一张，精光如电，盯着张仲坚的双眸，问道：“你是张仲坚，还是张裕？”

他声音虽不大，但所言如沉雷般响在张仲坚脑海，轰轰隆隆。

张仲坚神色顿迷，不知许久，才回过神来道：“我是张仲坚，我当然是张仲坚！”

孙思邈沉默许久，脑海中终于做了个决定。

“那好，张仲坚，你守三关，封九窍，意守三要。”

他说的完全是道家之言，若是以往，张仲坚绝对不知，可如今一听，立即变跪为坐，盘膝掐诀，微闭双眸，片刻之间，就已入定，神色中竟有光华闪动。

他毕竟是张家嫡亲血脉！

孙思邈看着面前的张仲坚半晌，缓缓点点头，微吸一口气，亦闭上眼眸。

他随意而坐，但双手片刻间就换了九种手诀。手诀变幻时，他脸上迷雾更加浓厚，突然长吸一口气，右手中指伸出，轻轻点在张仲坚的双眉之间。

张仲坚封窍守要，本来进入人我两忘之境，被孙思邈一指按在眉间，身未动，可脑海中却如被灌入一道闪电。

那闪电中竟有经文流传，一字一字，宛如就在他的眼前。

他知孙思邈在传他易筋之义，不敢怠慢，全神凝记经文，不知时光流转。

许久过后，光亮黯淡，张仲坚早把经文牢牢记在心中，又默念三遍，感觉除非砍了他脑袋，再也不会忘记的时候，才睁开双眼，感激道：“先生……”

突然一怔，只因为房间内空空荡荡，孙思邈已然不见。

张仲坚霍然站起，高声叫道：“先生。”不闻有人回应，张仲坚不想孙思邈就这么离去，手扶桌案，有了些许的失落。

他这一刻，前所未有的孤单——因为他身边再没有一个亲人。

蓦地感觉桌案有些异样，张仲坚凝目望过去，就见桌案上还有字。

那几字看似淡浅，却像是人用手指头划上去的一样。木质坚硬，那人手指看起来比木质要硬许多。

字不多，只有七个，写的是：“记住，你是张仲坚！”字体龙飞凤舞，行踪不羁，心意却是始终如一。

张仲坚热泪盈眶，知道这是孙思邈所留的字迹，摸着那几个字，喃喃道：“先生，我记住了。”

他或许这时并不明白为何孙思邈一直要强调这点，但不知为何，本是彷徨无依、仇恨入骨的心中，突然有了那么一分温暖。

凝立房间许久，张仲坚方才走出客栈，犹豫片刻，大踏步地迈出了黎阳城。

等到了人迹稀少的时候，张仲坚立即加快脚步，片刻间竟如奔马飞驰。他一口气就跑出了十数里，到了一荒山前，四下张望，很快沿山而走。

这时夜幕又降，荒山风冷如同鬼哭狼嚎，他一人行在山中，并无畏惧。

远方山腰处，突然现出一点火光，张仲坚精神一震，快步向那火光冲去。

火光处近一山洞，火光后坐着一人，那人戴着个貂皮皮帽，遮掩住本来的面目，在火上烤着一只獐子，听张仲坚前来，也不抬头，只是道：“张大侠来得倒早，可为何只有一人来呢？孙思邈呢？”

他说话间抬起头来，火光下，露出妖异碧绿的一双眼——眼眸中闪动着无尽的难以琢磨。

那人却是李八百！

张仲坚见到李八百，并没有半分错愕惊奇之意，因为他本和李八百约定在此相见。听李八百语带冷讽，张仲坚冷哼一声道：“我一人来也是一样。”

李八百嘿然一笑，火中取下烤熟的獐子，一撕两半，将一半扔给了张仲坚。

张仲坚并不拒绝，接过半只獐子，默默地咬吃了几口，似乎在想着心事。

李八百目光闪动道：“你不怕我下毒吗？”

“下毒对你有什么好处？”张仲坚冷冷道。

李八百抚掌笑道：“不错，张大侠果有张裕兄的遗风，知道我们这时是朋友，当并肩合作才对。”

“你错了。”张仲坚放下獐子道。

李八百微笑道：“哪里错了？”

张仲坚目光冰冷，盯着李八百道：“你我从来不是什么朋友，以前不是，以后也绝对不是！”

“那你为何吃我烤的东西？那你为何来找我？”李八百冷讽道。

张仲坚手一挥，一物打在李八百身前的地上。李八百怔了下，却没闪避，半晌才伸手过去捡起地上那物，见是锭银子，脸色变了下，转瞬笑道：“你何必和我算得这么清楚？”

“因为我不想欠你什么。”张仲坚冷漠道，“我来找你，是要利用你，而你找到我，也是想要利用我对付斛律明月罢了。你我既然是彼此利用的关系，何必虚假客套？你杀了我两个兄弟，只要斛律明月那边事了，我迟早还会找你算一算的。”

李八百目光闪烁，转瞬大笑道：“不错，张大侠果然看得明白，你知道要交朋友，当然是找孙思邈那种人，但要找斛律明月报仇，还是需要找兄弟这样的。”

张仲坚又哼一声，心中却想，李八百说的不错，要对付斛律明月，和李八百暂时结盟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此人翻云覆雨，也是极有本事，当然这人心机极深，不能不防他过河拆桥，甚至可能没过河时，就把你推到桥下。

他虽知和李八百联手，无疑是与虎谋皮，极为冒险，但为复仇，实在考虑不了很多。

火光闪烁，照得二人脸色阴晴不定。

张仲坚打破沉默道：“斛律明月处心积虑要灭六姓之家，迟早要宰了你，因此你也想杀了他。可是依你之能，要杀他恐怕不行。”

李八百叹口气道：“我不行，加上张大侠，也还不行。”

他虽足迹到处，翻天覆地，但斛律明月永远如同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任凭他如何算计，都难奈斛律明月分毫。

张仲坚冷哼一声，“可你说过，只要我和你联手，一定能除去斛律明月的。”

火光中，李八百神色难以琢磨，他望着火焰，缓缓道：“张大侠不用着急，一切都在我的算计中。你放心，我眼下已有了计划，还在找些帮手。”

脸上突然露出诡异的笑容，李八百喃喃道：“这计划若成，斛律明月就算有通天之能，也会后悔和我们作对。眼下我们要做的，就是等……”

张仲坚不解李八百的计划，但望见他的表情，不知为何，突然周身感觉到阵阵的寒意。

天未雪，有月明，月色清冷的光辉下，火光不定。

张仲坚望着火，眼中突露出分感伤，火焰飞舞有如蝶，哈气一出，虬髯染了霜花，却如雪。

刺心

第四章 谜案

月落日升时，孙思邈终于到了邺城前，这是他第二次来到邺城。

邺城变了，更繁华，也更冷；铜雀台却未变，依旧巍峨瑰丽，阳光下铺出巨大的暗影；孙思邈也未变，他脸上仍带着分从容。

这些日子来，他可说出生入死，几经磨难，但他没有变。

他表面平静，心中却有一团火在燃——就是因为这团火，他一定要来邺城。

漳水却变了，冻得结了冰。

孙思邈和寇祭司进了邺城时，已是正午，一路上，寇祭司又变得沉默起来，他显然有什么事情一直瞒着孙思邈。

孙思邈却未问，每个人都有秘密，他不是个追根问底的人，他只相信，时机到了，很多事情自然会水落石出。

那这次到邺城，时机是不是已到？他并没有信心，但他一定要试试。

见孙思邈信步走在长街上，寇祭司终于开口道：“你考虑什么，斛律明月的府邸似乎不难找。”

他们来此，目的很明确，当然是见斛律明月。不过孙思邈见斛律明月，是想说服他改变用兵的主意，可寇祭司要见斛律明月是为了什

么？

孙思邈沉吟道：“见斛律明月前，我还想见一个人。”

寇祭司微有诧异，不知道什么人会比斛律明月更加重要：“是斛律琴心吗？”

孙思邈笑容有些僵硬。

就在这时，街头拐角处有嘶哑的声音道：“卦象大凶，诸事不宜，你若是听我这个瞎子的话，最好什么事也不要做。”

寇祭司举目望去，见到街头有个简陋的卦摊，卦摊旁有面写着“卜”字的布幡，肮脏不堪，看起来许久没有洗过，也更衬托那卜卦的盲者穷困潦倒。

寇祭司看了一眼，就收回目光，却发现孙思邈一直看着那盲者。

那盲者面前坐着一老妇，唯唯诺诺道：“什么都不做？”

“不错，什么都不做，只要你过了今年，就会逃过这大劫。”盲者声音低沉，其中似乎有股魔力。

寇祭司皱了下眉头，不晓得孙思邈为何对这种人如此留意。

那妇人终于坚定了信念，谢了声，取出两文钱放下，蹒跚离去。那盲者向孙思邈的方向望过来，灰白呆滞的眼珠满是空洞。

“两位不要过来算命吗？”

寇祭司略有惊奇，不想这盲者耳朵竟很灵，听出这附近有两个人站着。孙思邈一笑，走过去坐了下来，伸手从怀中掏出两文钱放在桌案上。

那盲者道：“你的命，我算不出。”他只说了这一句后，就直勾勾地望向寇祭司。

寇祭司人在苗疆，端是见过世面，可不知为何，见到那盲者如此神态，心中竟有分不安。

“客官来自苗疆？”那盲者开口道。

寇祭司差点跳起来，脸上写满诧异，他实在不知这盲者是不是瞎的。

就算是明眼人，都无法猜测他的来处，这瞎子什么都看不到，怎么能一开口就说出他的来历？

“客官可想知道此行的吉凶？”

寇祭司仔细打量那盲者的双眸，确信他绝对是瞎了，半晌才道：“怎么算？”

“不用算，一定是凶，而且会有血光之灾，甚至有性命之忧。”那盲者缓缓道。

寇祭司饶是冷漠，闻言也是色变，拳头握紧道：“为什么？”

“因为你跟着孙思邈。”那盲者道，“这时跟着孙思邈的肯定是怨灵。”他言语中满是诡异阴森之意，虽是青天白日，寇祭司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寒颤，向孙思邈望去。

他不解这瞎子恁地这般神通，不但知道他来自苗疆，还能猜出孙思邈的姓名。

事情奇异，孙思邈却只是笑笑道：“这世上比人走得要快的是马，比马还要快的是飞鸟。”

他突然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实在让人云里雾里，不知所云，那盲者听了脸色微变。

“那又怎么了？”寇祭司知道孙思邈不是说废话的人，却也实在不知道这句话有什么用，不由问道。

孙思邈看着那盲者道：“我们虽日夜兼程到了邺城，但兰陵王的书信显然早一步到了邺城……或是八百里加急，或是飞鸽传信。”

看着那盲者的脸色，孙思邈道：“兰陵王就算不知道寇祭司的来历，但祖侍中这般聪明的人，如何会不知寇祭司的来意呢？祖侍中一直在等我们？”

寇祭司眼角跳了下，他虽一直隐在苗疆，但这次出行前早对齐国关键人物做了了解。

齐国的侍中只有一个，这盲者当然就是祖珽。

祖珽并非神机妙算，而是事先从兰陵王那里知道孙思邈会和寇祭司到邺城。虽说寇祭司并没有刻意隐瞒身份，但见齐国消息如此灵通，也是极为吃惊。

祖珽望向桌上碗大的龟壳，他是盲的，但他还是习惯去看根本看不见的东西，因为他不是天生的瞎子。

有些习惯，很难改变的。

“我等千里迢迢赶来，祖侍中就希望用这两句话就打发我们走吗？”孙思邈微笑道。

祖珽神色转为冷漠：“你不会走的，是不是？”

孙思邈笑道：“我会走的，可不是现在。”

“等你想走的时候，只怕来不及了。”祖珽话语如同诅咒，“孙思邈，你既然走了，就不该回来！”

孙思邈摇头道："祖侍中错了，我当初走，是因为我知道还会回来，我回来不但要见斛律将军，还要找你。"他说的已像是禅机，可他神色坚定非常。

"你找我做什么？"祖珽眼角在跳。

"问一件事情——一件多年前的谜案。"孙思邈看了寇祭司一眼，若有深意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祖珽冷冷道，他拿起了龟壳，又道，"我只是一个可怜的瞎子，我若什么都知道，眼睛也不会瞎了。"

"你知道的。"孙思邈微笑道，"你已告诉我你知道了。"

祖珽灰白的眸子盯着孙思邈，"我告诉你了？"

孙思邈瞥向他的双手道："你若不知道，手为什么会抖呢？"

龟壳内的铜钱发出轻微的声响，只因为祖珽的双手一直在不停地颤抖。

祖珽知道孙思邈问的是什么？可他为何会害怕？

重重地将龟壳摔在桌上，祖珽寒声道："我知道能如何？你本不该见我，也不该问我。"

"那我应该问谁？"孙思邈话未落，突然身形微僵。

"你或许可以去问将军。"

一个声音传来，一人不知何时到了他们的身后长街上。

声音轻淡如雪，冷漠得如同漳水上凝结的冰，可冰之下还有一丝无论如何都不能遮掩的颤动。

孙思邈有了那么一刻沉默，良久，终于扭头望过去。

日光照不去那冰雪的寒冷，也没有照到说话那人的身上。

雪映清光，伴着那人略有些单薄的身影，清清亮的脸庞，还有她眼中，难以触碰的眸光。

说话那人是斛律琴心。

她说得很平静，可她内心是否如她表现的那么平静？

她如不认识一样看着孙思邈——或者说，看着孙思邈的衣襟道："将军请你去将军府一趟，还有这个寇祭司。"

她不用说将军是谁，因为在邺城中，只有一个将军才会这般霸气。

斛律明月消息恁地灵通，这么快就知道孙思邈的行踪？或者更应该说，斛律明月一直都在留意着孙思邈的行踪？

孙思邈缓缓站起来，看的是那冷漠的面容，只说了一个字：“好。”他也很平静，但却少了分一贯的从容。

斛律琴心又望向祖珽道：“将军还问，不知道祖侍中是否有空？如果可以的话，请一起到将军府一叙。”

她说得客气，可斛律明月的邀请，谁会拒绝？

祖珽身躯微震，灰白的眼眸似乎闪动着雪一样的光芒，他话也不说，只是从身边拿起个竹竿，摊子也不顾了，举步向将军府行去。

长街繁华喧嚣，可热闹都是别人的。四人默默地前行，如同本不相干的陌生人一样，行了一炷香的工夫，前方现出一间大宅，建构颇宏，高墙朱门。

斛律琴心到了门前，不等拍门，院门已开。斛律琴心也不多说，静静地走进去，一直到了前堂厅前。

将军府并不像外面看起来那么辉煌，厅堂简朴，并没有什么多余的摆设，除了墙上有幅画。

厅中站着一人，负手而立，正在看着墙上的那幅画。他鬓角虽有了白发，但身形伟岸，纵是背对众人，也难掩肃杀肃穆之气。

他寻常地站着，旁人望见，就如望见一座山——一座不倒的高山，让人仰止的高山！

寇祭司在苗疆地位尊贵，也见过无数人物，但一眼见到那人，一颗心就忍不住怦怦大跳起来。

他不用问就已知道，那人定是斛律明月。

除了斛律明月，天底下还有谁有如斯霸气，让人一见之下，就会心存敬畏？

宇文护都不行。

宇文护只能让人畏，却不能让人敬！

斛律琴心敬畏地望着斛律明月的背影，低声道：“义父，他们来了。”

斛律明月并未转身，仍旧看着墙上的那幅画，孙思邈、寇祭司到了厅前，忍不住也向那画望过去，微微一震。

画上画的是一个女人——女人绝美。

寇祭司凝目画中的女子，神色隐约有激动之意，却强行抑制。

孙思邈却早认出那女子正是冼夫人，而墙上那幅画，也正是他在响水集丢失的。

这幅画曾引起一些波澜，当初张仲坚就曾和蝶舞设计来偷他的

包裹，顺便也偷了这幅画，后来张仲坚又将这幅画还给了他。

响水集一战，事发突然，他不得已带张仲坚等人逃亡，就将这画遗失在客栈中，连同这幅画的还有个如意。

他不想这画又会出现在斛律明月的府上。

或许他早就想到了，一切都在斛律明月的掌控之下，斛律明月能放能收，任何人都脱离不了斛律明月的掌心，更何况是小小的一幅画？

想到这里，孙思邈向斛律琴心望去，斛律琴心望着脚尖，娇躯似乎颤动了下。

“事情已过去了许多年。”斛律明月终于开口，他并未转身，他言语低沉有力，给人森冷压迫之感，可其中多少夹杂些沧桑。

他像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画中人说话，祖珽听到斛律明月的声音，脸上突然有种很奇怪的表情。

没有任何人留意祖珽，所有人都在看着斛律明月，却只有孙思邈接道：“事情没有过去，还在延续。”

厅堂内燃着火炉，但堂中比外面似乎还要冷。

天底下一直没有人敢抵触斛律明月的意思，可孙思邈敢。

斛律明月终于转过身来，目光锐利有如箭矢的锋芒，很少有人敢和他对望，孙思邈却在看着斛律明月的眼，神色平静。

“你说的不错。”斛律明月终于开口。

众人一怔，就算祖珽都是错愕不已，不想斛律明月竟会这么说。

“事情的确还在延续，但很快要了结了。”斛律明月再次开口道，“孙思邈，听长恭说，你想说服我退兵？”

孙思邈简单道：“是。”

“你凭什么？”斛律明月淡淡道。

寇祭司事不关己的样子，可听斛律明月一问，额头竟然有些发热，竟像要流汗。只有面对斛律明月的人，才能感受到那股沛然的压力，他实在不知道孙思邈如何还能保持那么冷静。

“凭将军是斛律明月。”孙思邈微笑道。

厅中人都是一怔，没想到孙思邈会给出这种答案，这不像是答案，而像是调侃。

斛律明月扬了下眉，叹了口气道：“你说的不错。”

众人吃惊得几乎要晕了过去，可心中更是困惑，不明白这二人

究竟在说什么。

孙思邈和斛律明月却清清楚楚地了解对方的意思！

在衡州时，孙思邈曾对兰陵王侃侃而谈天下大势，指出形势发展，认为宇文护若不死，按斛律明月原先的计划行事是上策。

齐、陈若是联盟，对周国可能造成毁灭的打击。

可宇文护死了，原来的上策再实施，就变了下策，因为陈国那面要攻周国的决定，本来自陈顼。

天底下本没有一成不变的计策，用兵绝不能墨守成规，而要按照形势发展而变。

可这些道理孙思邈没有说，因为他不必说。斛律明月领兵三十年，疆场常胜，如何会不懂这些道理？

若是在淳于量面前，斛律明月或许或恫吓、或利诱，为齐国取得最大的利益，可在如明镜的孙思邈面前，斛律明月实在没有必要把戏演下去。

厅中沉寂，许久，斛律明月做了决定道：“我会让长恭从衡州撤兵。”

寇祭司讶然——他不解为何孙思邈根本不用劝说，斛律明月就会撤兵？

祖珽茫然——他考虑的却是另外的事情，他算定孙思邈、寇祭司此行有血光之灾，难道他算错了？

斛律琴心却是娇躯微颤——因为高长恭撤兵就会回转邺城了。

孙思邈笑笑，“将军不愧是斛律明月。”

斛律明月神色落寞，“孙思邈也不愧是孙思邈。”

二人简单说了这一句，寇祭司听了，不知为何，心中陡然有热血沸腾。

斛律明月转身望向冼夫人的那幅画，又道：“若是只为说服我从衡州退兵，你目的已达，可你当然还有别的目的？”

“不错。”孙思邈立即道，“将军当然知道，我来邺城，本是为了一个当年的约定。”

斛律琴心有些不解，寇祭司立即提起了精神，祖珽却是脸色惨白。

不闻斛律明月回答，孙思邈径直道：“这里本无外人……想将军也没必要隐瞒，你我都知道，兰陵王高长恭本是冼夫人之子。”

斛律琴心倒是真正一怔，茫然看向众人，惊奇地发现所有人都

没有意外的表情，就算祖珽都没意外。

这个事情，竟然只有她并不知情。

“往事恩怨不用多说，冼夫人曾两次求文襄帝将儿子送她抚养，但文襄帝一直在拒绝，而且放下话来，一切都要等兰陵王长大成人后，自己作决定！”

孙思邈望着那如山的背影并无稍动，暗自皱眉，可还坚持道：“如今文襄帝已故去多年，冼夫人当年曾立誓此生再不出岭南半步，但曾传信将军，说日后兰陵王长大成人后，就会派一使者告诉他当年的真相，让他自己作个决定。”

顿了片刻，只感觉那如山的背影似有千钧的压力传来，孙思邈缓缓道：“如今兰陵王已长大成人，我就是那个使者，不知将军意下如何？”

厅中又静，又有些冷。

斛律明月只是看着那幅画，什么也没说，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孙思邈也不能够。

良久，祖珽缓缓道：“冼夫人的意思是？”

寇祭司立即道：“冼夫人当然希望兰陵王去岭南陪伴她了。”

“一派胡言。”祖珽眼睛翻白，冷冷道，“他怎能去岭南？”

他没说理由，可这理由根本也不用说。

如今齐国虽如日中天，但一直仗着斛律明月、段韶和兰陵王三人支撑，可段韶死了，斛律明月已老，齐国眼下所有的希望都在兰陵王高长恭身上。

这种时候，兰陵王怎么能去岭南？

寇祭司还待再说，却被孙思邈轻轻摇头止住：“一切还要听将军的意思。”

祖珽愣了下，神色讪讪道：“将军的意思是……”

斛律明月突然一摆手道：“我的意思是……一切等长恭回转邺城，让他自己来作决定！”

祖珽怔住，嘴唇嗫嗫，想说什么，终于忍住。

寇祭司露出喜意，心中赞叹，怪不得冼夫人会选孙思邈前来，这个孙思邈果然有非常之能，来到邺城后，解决事情竟如此顺利。

孙思邈却沉默许久，这才道：“多谢将军。”

他并没有半分欣喜，心头反倒有分沉重，什么事情都由一人解决并非是好办法，可若事情没有人解决，更是难缠。

推诿并非解决问题之道，斛律明月的一个决定，让一些事情，依旧没有着落。

斛律明月还在望着冼夫人的画像，回道："你何必客气，这一切本应如此。不过……你恐怕还有别的事情要和我说吧。"

孙思邈微微吸气道："将军果然神机妙算，不错，我来邺城，本还有第三个目的。"

斛律琴心一直垂头望着脚尖，听到这里时，身子轻颤，白玉般脸上突然发红。

斛律明月头也不回，淡淡道："说来听听。"

"我想和将军谈谈当年文襄帝遇刺的谜案。"孙思邈缓慢道。

斛律琴心脸上红晕尽去，取而代之的是脸上再无半分血色。

祖珽脸上又露出畏惧之意，嗄声道："一切均已盖棺定论，还有什么可说的？"

长街之上，孙思邈要问他谜案的时候，他推说不知，就是这种表情，这刻又是如此，寇祭司见了，心中疑云阵阵，祖珽怕什么？

斛律明月如山的背影似乎也抖了下，轻微得不易察觉，许久，他缓缓道："你想谈什么？"

祖珽神色有些惶惑，突然道："将军，这里本没我这瞎子的事情，我想先行告退。"

"我找你来，本是要谈当年的事情，你一定要留下。"斛律明月声音中没有半点波动。

祖珽身躯一颤，拄着盲杆立在那里，神色间有着无尽的彷徨。

"桃枝，你进来。"斛律明月又道。

众人一怔，扭头向厅外望去。

厅外有人应声走进，那人浑身上下笼罩在一件黑袍中，看打扮倒和寇祭司像是兄弟，不过那人头上还戴个斗笠，斗笠倾斜，挡住那人的脸，让人看不到那人的真容。

寇祭司听到桃枝两字，立即想起，斛律明月身边有五子、五卫颇为得力，还有个谋士叫作刘桃枝，一直神出鬼没，莫非就是眼前这个？

刘桃枝进了厅中，嘶哑着声音道："将军有何吩咐？"

他声音极为沙哑，声速缓慢，寇祭司看过去，虽看不见那人的脸，却发现那人脖颈上有道疤痕，好像当年有人一刀砍在刘桃枝脖子上留下的。

那疤痕极长很是丑陋，寇祭司暗自骇然，心道这人受此重创，还能活下来，实在是命大。

斛律明月道：“孙先生要谈谈当年文襄帝遇刺一事，这里的人，你和祖侍中了解最多，他若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倒是可以补充一下。”

刘桃枝应了声，再不言语。

斛律琴心还是不看孙思邈一眼，可一颗心纷乱如麻，远不如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平静。听斛律明月这么说，又见祖珽这般表情，斛律琴心总觉得眼下看似平静，却是风雨欲来的征兆。

文襄帝早死了二十多年了，他的死究竟藏着什么秘密，会让斛律明月如此慎重？

孙思邈又为何一定要翻出陈年谜案？

略作沉吟，孙思邈开口道：“文襄帝高澄和冼夫人一事，想必不用和将军多说……”

其实他来邺城之前，曾反复琢磨说辞，考虑如何和斛律明月叙说当年一事。但这件事盘根错杂，到如今仍是迷雾重重，更兼影响深远，是这数十年来动乱之源，让他不能不小心谨慎。

当年的一个错判，不知引发了多少的腥风血雨，今天他不想重蹈覆辙。

“当年高澄和冼夫人一事，或许各有判断，但谁都不能否认文襄帝的英明神武，雄图大志。文襄帝一直想要一统天下，先定内乱，再图江南关中，齐国是自太祖高欢手上而得，却有文襄帝奠基之功……”

孙思邈三言两语，叙说着如烟往事。

“武定五年寒山之战，高澄俘获南梁徐州刺史兰钦之子兰京，一直扣押在齐国为奴。听闻兰京厨艺了得，倒很得高澄喜欢……”

斛律琴心虽对往事了解不多，但听到这里，知道孙思邈已经说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传言中，当年文襄帝高澄就是被这个兰京带几个家奴刺杀身亡！

可高澄年幼就随父高欢南征北战，武功绝不会在如今的兰陵王之下，怎么会被一个厨子杀死？

斛律琴心想到这里，渐被谜案吸引，听孙思邈又道：“传说中，在这以后兰京因为厨艺的缘故，就一直留在文襄帝的身边……”

“因为厨艺？”斛律明月突然道。

他声音不高，肃杀之气不减，其中有分很奇怪的意味。

厅中众人虽各怀心事，不过均注意到了这点。

孙思邈顿了片刻，缓缓道：“当年文襄帝遇刺时，我不过十来岁，很多事情都是听说，我说的若有不对的地方，请你们补正。”

他望向刘桃枝，斗笠下的刘桃枝根本什么都没说，只是脖颈上的伤疤如蚯蚓般动了下。

等了片刻，不闻有人纠正，孙思邈继续道：“南梁刺史兰钦数次出金想为儿子赎身，但均被高澄拒绝，都说兰京自那开始，就对高澄怀恨在心——虽然高澄对他的确不错。”

斛律琴心听到这里时，感觉孙思邈声音中似有怜悯之意，只是想，孙思邈这人心好，在这件事中，可能对兰京很同情了。

她虽看似低着头，但却悄然留意厅中众人的表情，突然发现寇祭司扁扁嘴，很是不屑的样子，一时间不知道这个寇祭司是什么意思。

“之后兰钦身死，南梁爆发侯景之乱，都说兰京是个孝子，为父守墓心切，数次向高澄请求要回南方，但都被高澄拒绝。武定七年，高澄在将军的帮助下，那时已尽取江淮之地，收复河南全境，东魏版图，当时可谓极为强盛，而高澄已存取代东魏，建立齐国的打算……”

孙思邈记忆力惊人，对往事记忆清清楚楚。

“不过兰京却不想留在北方，屡次向高澄请求，高澄很是不满，警告兰京，若再提要回南方一事，就要杀了他，传说中兰京在那时就起了杀机。”

他说得虽然流畅，不过他似乎不能肯定，因为很多事情都是人云亦云，他不过把众所周知的事情说了一遍。

可真相很多时候只被极少数的人了解。

斛律琴心又发现了件奇怪的事情，孙思邈说的虽不少，但提及的事情大多是围绕兰京和高澄。

孙思邈竟像是对那个厨子兰京很有兴趣。

“武定七年八月，高澄从前线凯旋而归到东柏堂休息。”说到这里，孙思邈停顿了片刻，补充道，“东柏堂是高家当初在邺城的一处产业，庭院里种着各式各样的菊花，高澄每年秋季必到那里赏菊，但奇怪的是，他每次到那里，护卫都要少上许多，只带几个贴身跟随，而兰京就在那里为他准备膳食。”

斛律琴心听到这里，微蹙下秀眉，知道高澄就是那时候死的，更用心倾听。

孙思邈继续道：“听闻高澄到了东柏堂后，让那几个侍卫守在堂外，只找兰京送上膳食……”

那段往事极为混乱诡异，斛律琴心对此所知不多，但听到这里终于听出了问题，心想高澄这般人物，可说齐国至尊，就算喜欢饮食，和一个厨子兰京如此亲近似乎也有点不同寻常。

想到这里，她心中突有一分厌恶，竟不愿再想下去。

孙思邈脸上又有了迷雾："不过当时因为高澄受禅在即，贴身臣子崔季舒一直准备他称帝一事，一听他回到邺城，立即带几个臣子去东柏堂相见……"

终于停了下来，孙思邈望向刘桃枝道："我说的这些事情，可有纰漏吗？"

"没有。"刘桃枝简洁道。

"那剩下发生在东柏堂的事情，不知阁下是否可说说？"孙思邈目光如电，盯着刘桃枝道。

斛律琴心轻蹙娥眉，不知孙思邈的用意。孙思邈对刘桃枝好像也有兴趣，可她对刘桃枝知道的并不多。

她仅知道这个刘桃枝自高澄死后没几年，好像就一直在斛律明月身边，极为神秘，她一直不知道这人的真正底细。

刘桃枝看向斛律明月，他看起来像斛律明月的影子。

厅堂死寂，有如当年那场杀戮后的尾声。

斛律明月还在看着冼夫人的画像，他什么都没说。

斛律琴心突然有些奇怪，她知道对于齐国的往事，谁都没有斛律明月知道得多，可为何斛律明月不亲叙当年发生的事情，非要找刘桃枝来说呢？

"东柏堂如今已经没有了。"斛律明月终于道。

众人均是一怔，不知道斛律明月说这闲事做什么。

孙思邈四下看了眼，缓缓道："若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就是东柏堂！"

众人一震，突然感觉浑身发冷，才知道当年血案就发生在此地，却怎么也料不到斛律明月居然住在当年高澄被杀的地方。

斛律明月身影没有丝毫颤动，冷冷道："不错，这里曾经是高柏堂，但如今没有菊花，什么都没有。"他似情绪激动，但转瞬意识到这点，恢复平静道，"桃枝，你说吧。"

刘桃枝应了一声，这才道："当时兰京已给文襄帝上了几道酒菜……崔季舒等人来的时候，文襄帝毕竟把军国大事放在第一，因此让兰京暂时退下。"

他说到这里，声音有分古怪，更显嘶哑。

“按照崔季舒事后所言，过了一盏茶的工夫，兰京再次入内，要给文襄帝送菜……”

“崔季舒说，文襄帝当时再次喝退兰京，对他们说，昨晚曾做一梦，兰京竟用刀砍他，怀疑兰京要对他不利，因此想处死兰京。”

“崔季舒又说，兰京退出堂外不过片刻，随即就带六个家奴冲进来，对文襄帝说，我要杀你！”

“崔季舒后来说，那六个家奴冲来，气势汹汹，当时和文襄帝议政的都是文臣，有一人护文襄帝心切，挡在文襄帝之前，被砍成重伤，他慌忙躲避，逃了出去，这才免除一死。”

斛律琴心听得皱眉，不解刘桃枝述说的时候，为什么每次都带个崔季舒？

一口气说了这些，刘桃枝缓慢又道：“后来……文襄帝就死了，崔季舒后来也死了。”

顿了片刻，刘桃枝又道：“当时文襄帝的弟弟——也就是文宣帝闻讯从城东双堂赶到，将兰京和六个家奴斩首，这就是当年在这里发生的一切。”

他说到这里，闭口不言。

可就算斛律琴心都发现问题所在，当初高澄被刺是个疑案，崔季舒是幸存的活口，真相由崔季舒述说并没有问题，可刘桃枝为何着重强调这点？

孙思邈笑笑，“阁下辛苦了，之后的事情，倒可以由我来说了……不知阁下是否反对？”

刘桃枝不语，没有人反对。

日渐西斜，照得厅外屋顶的皑皑白雪晶晶闪亮，但厅中却有阴影笼罩。

“想高澄自幼习武，兰京不过是个……厨子，怎有能力杀了高澄呢？”

孙思邈提出第一个疑问，很快解开：“事后朝廷传出音讯，真正杀死高澄的是兰京带来的六个人，那六个人才是真正的高手。”

“道中高手！”刘桃枝补充一句。

“不错，那六个人均是道中高手，但身份神秘，到如今，斛律将军只怕也没有查出他们的底细？”孙思邈试探道。

斛律明月淡淡道：“他们的底细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一个也没有逃走！”

孙思邈皱眉，喃喃道：“他们的底细真不重要吗？”轻叹口气道，“不错，他们一个都没有逃。事后文宣帝高洋查明，这六人本和寇谦之的北天师道有关……”

斛律琴心动容，这才感觉所有一切都和丝网一样，点点相连，源头却和那个一直在云里雾里的北天师道有关。

“北魏年间，寇谦之天纵奇才，创国教北天师道。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魏后，北天师道移道场到东魏，当时北天师道人才济济，有一百零六道人在朝廷榜上有名，不记榜单者更是难以尽数……”

说到这里，突转向祖珽，孙思邈道：“祖大人学究天人，记忆惊人，想必脑海中还有那一百零六人的名姓？”

祖珽身躯颤了下，摇摇头道：“我瞎了，不记得了。”

他说的逻辑不通，明显是推诿之言，孙思邈如何不知，他并没追问，缓缓道：“文宣帝发现事情竟和北天师道有关，就开始下令将军去查，将军从那时开始卷入了此事……”

眼中蓦地露出分不忍，孙思邈缓缓道：“北天师道高手难数，但将军参与此事后，那一百零六人自此消声灭迹，传说中，是被将军杀得干干净净！”

斛律明月身躯一震，厅堂中陡然杀气大增。

众人只感觉肃杀之气涌来，一时间竟难以呼吸。

良久，斛律明月才道：“你错了，我没有将他们杀干净！”

他言语平淡，可寇祭司听到那其中蕴含的浓烈杀机，不由打了个寒颤。

孙思邈目光微闪，若有所思道：“不错，将军对当年一事最清楚，有没有杀干净自是心知肚明。或许……有几个人还活着，只是分散到六姓之家内，这才引发将军对六姓之家的围剿？”

斛律琴心凛然，回想起破釜塘一事，倒觉得孙思邈所言并非无因。

当初李八百曾说过，寇谦之虽非六姓之家，但也入昆仑密境，创北天师道继承张陵衣钵，而且和太平道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由此看来，北天师道的人逃入天师六姓之家寻求庇护倒不足为奇。

而这也掀起了齐国对天师门下六姓之家的围剿。

无论谁都抗衡不了斛律明月，天师门下六姓之家也不能！

龙虎宗的张季龄、张裕也因此卷入，斛律雨泪也参与其中，想到这里，斛律琴心一阵悸动，她想到龙虎宗，就想到张裕曾经的推断。

斛律明月不止要借此打击道中之人，还要趁机一统天下。

沉默许久，斛律明月才冷冷道：“我不管他们逃到何处，只知道他们逃到天涯海角，我也不会放过他们！”

孙思邈眼中突然露出极为古怪之意，缓缓问道：“将军为何要追杀他们？”

斛律琴心一怔，感觉孙思邈这个问题根本无须回答。

斛律明月那如山的身躯凝立不动，他没有答，或许是因为没有必要回答。

祖珽脸上突然露出了惊惧之意，拄杖的手竟有些发抖。

他究竟在畏惧什么？

寇祭司一直沉默不语，这一刻却露出激动的神色。

他又激动什么？

“他们阴谋造反，刺杀了文襄帝，将军身为护国将军，当然要铲除他们。”开口的是刘桃枝。

孙思邈沉默许久，目光从众人身上缓缓掠过，一字字道：“可若不是他们下的手呢？”

斛律明月身躯一震，霍然转身，凝声道：“你说什么？”

他目光如箭般射来，压力前所未有，寇祭司虽未被他所望，还是被他的压力所迫，后退了一步……

孙思邈脸上迷雾又起，他没有退。

他知道祖珽为何惊恐，也知道他问的问题，正是这二十多年来，齐国和道中的纷争症结所在。

这二十年来，有斛律明月在，一直无人敢直面这个症结，祖珽不能，朝廷不能，北天师道和六姓之家也不能。

无法面对症结，怎能解决问题？

孙思邈就是知道这点，他来邺城，除为了兰陵王，也立志解决这个症结，解决这多年来的纷乱。

他神色带分执着，在那充沛无俦的压力下不退反进，他缓缓迈前了一步，一字字道：“我说刺杀文襄帝一事，可能不是北天师道的人主使的，将军或许……杀错了。”

一言落地，厅中孤寂——孤独得如秦关汉月的一眼千年，寂静得如昆仑山巅永不融化的积雪。

刺心

第五章
错杀

厅中的寇祭司更是激动，祖珽畏惧之意更浓。

只有孙思邈从容依旧，执着依旧，静静地等着那有如山岳的那个人的回答，可若非有惊天的气魄，怎敢直面这二十余年鲜血淋淋染就的症结？

斛律琴心一颗心几乎要跳了出来。

将军杀错了？

刺杀高澄一事，并非北天师道门下所为？

这怎么可能！

她自幼就听斛律明月说，当年高澄若不死，说不定早就灭陈亡周，一统天下，因为高澄可说是齐国王室中最具能力之人，若苍天再给高澄十年的机会，天下和现在绝对不会一样。

齐国高家除高欢外，大部分时间都是由高欢的长子高澄、次子高洋、六子高演、九子高湛掌权。

高洋掌权伊始举措和高澄仿佛，但当权不几年，行事就疯疯癫癫，后因酗酒病死。

高演杀高洋子高殷夺位，一年不到就暴毙身亡。

高湛登基几年，求仙问道，不理国事，传给儿子高纬，可说昏

庸。高纬如今年幼，长居深宫，一直没有展现出明君才能。

高欢诸子中，只有长子高澄才算得上文武双绝，只有高澄才能治内平外，展现出一代明君之质。

可高澄被北天师道的高手所杀，北天师道祸国殃民，和兰京一起暗算了高澄，阻碍了齐国一统的步伐，因此齐国一定要灭道，不但要将北天师道斩草除根，还要连根挖起所有和北天师道有关的人！

因此斛律琴心乔装成慕容晚晴接近孙思邈时才问心无愧，她后来发现，斛律明月让她跟踪孙思邈并没错，因为孙思邈的确和太平大道有极深的因缘，可她也渐渐发现，孙思邈并非她想象的那种人。

相反，孙思邈行事让她动容，让她明白和太平大道有关的人，并非全部该杀。

可她却从未想到过，事情或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但孙思邈不该死，就算以往北天师道的人也不该死。

将军杀错了！

这件事错不在北天师道，而在齐国？

斛律明月凝望着孙思邈，眼中的寒意冷过严冬：“你再说一遍。”

“我说将军可能杀错了，行刺文襄帝一事，不见得是北天师道主使。”孙思邈平静又重复道。

有寒风吹过，吹落庭院枯枝上的点点白雪。

斛律明月转过身去，又望向了冼夫人的那幅画像，那时候他脸上没有半分表情，可所有人都感觉周身泛着难言的寒意。

许久，刘桃枝嘶哑着声音道：“你为什么这么说？”

这本是一件疑案，相关的人，大多死去，孙思邈那时不过十几岁，他有何证据质疑斛律明月？

孙思邈神色萧索，他既然敢质疑，当然是有发现，可他还在沉思。

十三年前，他的一个决定，让他悔恨多年，这次，他不想重蹈覆辙。

避而不答刘桃枝的问题，孙思邈反问道：“听说将军和文宣帝的关系并不好？”

他这时候蓦地提及这种事情，很有些出乎意料，让人又猜不到他的用意。

斛律明月未答，也没有任何人回答，孙思邈少有地坚持道：“文

襄帝遇刺身死后，当时最高兴的应该是东魏孝静帝……”

斛律琴心明白孙思邈的意思。

当时天下还不是齐、周、陈三国，而是东魏、西魏和南梁三国并立。

东魏自北魏分裂而来，可那时候东魏早在高家的控制内，东魏孝静帝不过是高家扶植的一个傀儡皇帝。

那时高澄已要受禅当皇帝，突然遇刺身死，孝静帝当然高兴，因为他以为机会来了。

“可他高兴没有多久，因为高洋若论治国才能，远不及高澄，但若论手段狠辣，还胜兄长。”孙思邈道。

这里是齐国，他公然指名道姓品评齐国故去的天子，本有忌讳。

奇怪的是，谁都没什么不满，就算斛律明月也没有禁止。

因为孙思邈并非在诋毁高家，他说得很委婉，在一些人眼中甚至还有点赞誉，高洋所为岂止是手段胜过兄长一句能够概括的？

孙思邈继续道：“高澄身死后，高洋封锁了高澄的死讯，几天后就控制住齐国的形势，软禁了孝静帝。武定八年后，高洋正式受禅称帝，一年后，他杀了孝静帝……开始的时候，文宣帝很有些励精图治的样子，看其手段，谁都认为他比高澄甚有过之，但没过多久，他就换了一个人一样……”

他突然提及高澄的兄弟高洋，而且十分琐屑，自有他的用意——因为他知道高洋不但宣布了灭道一事，还在二十年前的那场高澄遇刺案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

“高洋变得性格暴戾，睚眦必报，甚至六亲不认……之后他行为放纵，整日饮酒高歌，纵马狂奔，有一日甚至登到铜雀台之巅舞蹈……”

说到这里，孙思邈神色突有分怜悯之意，终于叹了口气。

他怜悯的是什么？

厅中死寂，只有孙思邈言语幽幽，斛律琴心知道孙思邈说的并不夸张，甚至还有些收敛，实际上她也知道高洋的许多故事。

高洋后来的表现，就像个疯子一样，做了很多荒诞之事，高洋死之前，齐国上下均陷入了恐慌之境，幸好高洋死了，他死的时候，群臣干号，却没有一人为高洋流一滴眼泪，可见高洋的不得人心。

不过孙思邈说这些究竟为了什么？

斛律琴心暗自奇怪，她知道孙思邈绝非喜欢揭人短处的人。

“后来高洋性格暴戾得难以想象，发脾气起来动辄打杀，听说他曾有三次用长矛指在将军的胸口，要杀将军？”孙思邈问道。

斛律明月还是没有回答。

孙思邈望着那难以琢磨的背影，回到结论道：“由此可见，他和将军关系并不好。”

“不好能如何？”刘桃枝哑着嗓子问。

孙思邈笑笑，仍旧没有回答，只是道：“最后高洋没有对将军下手，他不动手，可能是因为知道将军武功太高……”

这倒是事实，就算是李八百这样的疯子，都不敢对斛律明月动手，高洋那时候半疯不疯，不会不考虑和斛律明月翻脸的后果。

“可高洋为何要杀将军呢？”孙思邈问道。

没有人答话，疯子的意图，本就是难以揣摩，但孙思邈为何单独指出这点？

孙思邈也未回答，话题一转道：“数月前，我第一次到邺城时，曾经看过一场……变故……”

他措辞很谨慎，因为他不想武断。

“慕容家的人行刺兰陵王，行刺之人，尽数被兰陵王斩在长街之上……”

斛律琴心脸色苍白，记得那时候起，她就乔装成慕容晚晴跟上了孙思邈。

真正的慕容晚晴，结果当然早已注定。

孙思邈道：“当初我离开邺城时，曾和将军说过慕容绍宗一事……”

这点斛律琴心倒也记得，当初孙思邈说过，慕容绍宗赫赫威名，但当年曾和高欢不和，后来高欢和慕容绍宗推心置腹，让慕容绍宗自此效忠。

孙思邈那时这么说，用意是请斛律明月放下和慕容家的恩怨，可他如今旧事重提，又为了什么？

“传言中，慕容绍宗是投水而死的……”

孙思邈缓缓道：“当初西魏据颍州，慕容绍宗为南道行台攻颍州，筑坝围积洧水准备灌城，一日曾做噩梦，以为不祥之兆，第二日登船时，突然有暴风狂起，刮断船缆，竟将大船向敌城吹去，慕容绍宗认为近城必死，遂投水而亡，三军听闻这消息，无不悲痛，而朝廷也为之扼腕，赠使持节一职。”

转望祖珽，孙思邈道：“这件事祖大人是否记得？”

祖珽脸色灰白，闻言微颤，犹豫片刻才道：“的确是这样。”

斛律琴心疑心突起，她当然知道祖珽本是个天才，有过目不忘之能，慕容绍宗之死，轰动齐国，这等大事本没有任何疑问，那祖珽为何会犹豫？

难道说，这其中还有什么隐情？

孙思邈目光从祖珽、刘桃枝身上掠过，终于又落在斛律明月背影之上：“远在将军成名之前，慕容绍宗就扬名天下，为人坚韧，侯景背叛东魏投梁，闻慕容绍宗来剿，亦是畏惧不敢交手，这种人杰，只因近敌城时，就投水而亡，实在让人诧异费解。将军难道从未有过疑问吗？”

斛律明月仍旧沉默。

祖珽颤声道：“孙思邈，你究竟要说什么？”

孙思邈说的均是琐碎遥远的往事，但祖珽听下来，却益发惊恐难安的样子。

孙思邈环望四周道：“这里是东柏堂。”

“是又如何？”刘桃枝忍不住问道，嘶哑的声音中也带分颤。

“方才听阁下说，高洋是从城东双堂赶来平乱的。”孙思邈淡淡道，“那里距这里有数里之遥。常理而断，这里警讯传出到双堂，然后从双堂赶来，最少要小半个时辰的工夫。”

没人能看到刘桃枝的脸，但看得到他脖颈上的伤疤在蠕动：“然后呢？”

“传说中，慕容绍宗在高澄遇刺时，曾在邺城。”孙思邈又道。

斛律琴心微震，脑海中突然有光亮闪过。

方才孙思邈说了几件事。

第一件是高洋是从城东双堂赶来平乱；第二件是高洋和斛律明月的关系不好，有几次想杀斛律明月；第三件是慕容绍宗死得蹊跷；第四件是慕容绍宗在高澄死的时候，曾在邺城。

再联想到慕容家后来造反，斛律琴心只感觉孙思邈说的好似凌乱琐屑，但其中有一条线——一条贯透始终的线。

再联想到孙思邈说斛律明月可能杀错的言论，斛律琴心一颗心揪了起来。

她蓦地得出个惊人的答案。

这答案如此的匪夷所思，可合情合理，但合情合理中，又藏着太多让人悚然的结论——这个结论可怕得让她甚至不敢再想下去。

斛律明月终于开口，一字字道："你刻意提及这些，当然是早有结论了？"

孙思邈脸上又有迷雾，点点头道："我从这些事情中，只是推测出一种可能，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将军纠正。"

厅堂静得呼吸声都听得到。

顿了片刻，孙思邈终道："从城东双堂赶到这里，需要一些时间，如果兰京带的那六个人都是北天师道高手的话，按理说趁这时间逃走不难，可他们竟没走，竟等到高洋赶来……这很不符合情理。"

表面的不符合情理，内在必有缘由。

孙思邈沉吟道："高洋赶到后，立杀六人，却又不留活口追问究竟，也有点让人诧异……那六人是北天师道门下的结论，本是由高洋做出的，而齐国禁道令，也是高洋颁布……"

疑点重重，孙思邈叙说时，忍不住看了眼祖珽。

祖珽是个神童，也是个天才，他虽瞎了，但这些事他当年亲历过，远比孙思邈要清晰，为何得不出显而易见的结论？

"高澄死后，高洋只用了几天的工夫，就掌控大局，看起来更像是预谋很久……"

说到这里，孙思邈目光灼灼，缓缓道："这就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件事本是有人策划。策划的人当然要从中得到好处……"

顿了片刻，孙思邈终说出隐藏许久却昭然若揭的一个秘密。

"这里得到最大好处的人是高洋！"

厅外风声呜咽，如冤魂哭泣。

斛律琴心娇躯颤抖，花容失色，孙思邈虽未明说，但谁都听出，他竟说是高洋刺杀了高澄。

这件事简直匪夷所思，但孙思邈分析得一切丝丝入扣，让人不能不信。

高洋刺杀高澄看起来难以理解，但原因说穿了很是寻常，权欲之下，人做出任何疯狂的事情，都不足为奇。

同为高欢之子，高洋更是野心勃勃，若大哥坐稳帝位，他要当皇帝只怕就没了指望。

因此他杀了大哥，登上了皇位，却把一切罪责推到北天师道的头上，引发齐国二十年灭道之殇。

所有人都在看着斛律明月，看着齐国的定海神针，等着他的暴怒和反击……

斛律明月竟没有反驳，口气也很平静："然后呢？"

孙思邈道："因此我冒昧猜测，就算北天师道参与了此事，但也是奉高洋之命，因此他们并未逃。只可惜他们武功虽高，智谋并不高，不知道这种事情结束后，一定要有人被问罪的。"

结果不言而喻，刺客尽死。

孙思邈眼中突现悲哀之意："千百年来，这种事情屡见不鲜，可这件事却远没有在高澄死后结束。高洋为消除别人怀疑，索性将这件事做得轰轰烈烈，路人皆知，将罪责全部推到北天师道的身上，然后下令禁道，命将军剿灭所谓的凶手余孽……"

斛律琴心越听越心惊，可更惊悚的却是斛律明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慕容绍宗离奇投水而死，有另外一种说法是，他和高澄关系极好，当初回转邺城，知晓了高洋的秘密，高洋心中不安，然后命将军除去慕容绍宗……"

孙思邈脸上迷雾又起，但清晰地理清当年繁杂的脉络："以将军之能，要杀慕容绍宗不难，但慕容绍宗毕竟德高望重，贸然杀之，只怕军心动摇……因此将军杀了慕容绍宗后，传出他投水而死的假象，以安军心……不过朝廷毕竟对此事愧疚，将军只怕也心中不安，因此朝廷重赏了慕容绍宗的后人……可慕容绍宗子女只怕已知道真相，这才不满造反……"

联想到才到邺城时见到的长街血战，孙思邈神色惆怅："但这件事还没完结，高洋命将军来灭北天师道，可对将军也不放心，因此几次起杀心，要除去将军，若非将军武功盖世，在齐国如日中天，高洋说不定已经下手。"

说到这里，孙思邈忍不住叹息："不知道我说的这些，将军可有什么补充吗？"

斛律明月突道："当年文襄帝遇刺时，你不过十多岁吧？"

"是。"孙思邈答道。

"你能对这些事如此了解，当然不是从天师密境中得到的答案，而是别人告诉你的吧？"斛律明月望着墙。

"是。"

斛律明月目光落到墙上冼夫人的画像，淡淡道："告诉你这些事的人，是冼水清？"他对冼夫人显然也不陌生，竟知道她的闺名。

"是。"孙思邈回道，"当年高澄身死，冼夫人一直怀疑是宇文护收买了北天师道的高手所为，但后来证明，并非如此。"

事情错综复杂，只有冼夫人这样执着的人，才会坚持查下去。

她虽离开了高澄，但她显然要还事情一个真相，也算给曾经挚爱过的人一个交代。

要杀高澄的不是宇文护，而是高洋！

“可你说了这些，当然不是要为文襄帝翻案？”斛律明月头也不回道。

孙思邈摇摇头道：“不是。”

高澄死了，刺杀高澄的兰京和那些北天师道的高手也死了，慕容绍宗死了，而高洋也死了。

高洋虽策划了这惊天谜案，登上开国之君的宝座，却逃不过命数，酗酒而死。这件事似乎尘埃落定，再追究并没什么意义。

“那你为了什么？”斛律明月又道。

孙思邈沉默片刻，缓缓道：“我只是好奇将军在这里扮演了什么角色？”他问得慢，但问得坚定执着。他揭开多年前的谜案，直面症结，就是想解决问题。

可他要解开症结，就一定要越过面前的这座山——一座从来没有人敢逾越的高山。

斛律明月不语，他看起来像座冰山，冷而且硬。

孙思邈的话语却如锤子：“以将军之能，就算开始的时候，不知道高洋的计划，但一直追杀北天师道的高手这么久，也应该知道杀错了。”

灭道本是为了掩盖真相——所有的事情，不过是因为高洋。

斛律明月若不知道事实的真相，高洋为何数次想要铲除他？

“可将军一直在杀，不但灭了北天师道，还将天师六姓之家也卷了进来，打压得六姓之家无处藏身。”

孙思邈字字凝重：“高洋死了，可直到如今，事情并没有平息，反倒愈演愈烈，为了当年的一个错事，不知道有多少人因此而死。”眼带悲哀，孙思邈坚定质疑道，“将军对此，难道没有丝毫的愧疚之意吗？”

厅中又静，祖珽额头已经冒汗，刘桃枝、寇祭司都是难以置信地望着孙思邈，就算斛律琴心都是娇躯颤抖，终于看向孙思邈，欲言又止，神情中难掩关切之意。

她表面虽冷，心中却始终有团火。

他们从未想到过，在这世上，还有谁敢当面质疑斛律明月！

那如山的背影动了下，终于缓缓地转了过来，巨大的身影投在孙思邈身上，压力无俦。

“然后呢？”

孙思邈反倒一怔：“然后？”

斛律明月淡淡道：“你说了这些，不过都是推测。”

“是推测。”孙思邈犹豫了下，“若有不对的地方，请将军指正。”

斛律明月凝望孙思邈道：“我没什么要指正的。我只想知道，你说出这些，是不是想要替他们讨回公道？”

他沉凝如岳，言出如山，虽没有枪弓在手，但他本身锐利得就如箭矢枪锋。

秦时明月汉时关，定军枪出定江山。

定军枪能够威震天下，并非因为它是神兵利器，而是因为一个人——一个不会败的人。

只是一个不会败的人，是否永远不会错？

真相大白，但结果却让人心悸，错的并不见得是天师六姓、北天师道门下，高洋、斛律明月、齐国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可无人敢说，知道说了也没用，说了后果只怕更加严重，因此祖珽一直那么惶恐。

斛律琴心想到这里的时候，也是心惊。

孙思邈为何说？他虽看似万事不萦于怀，但心中一直火热，别人坚持做的事情，他不见得去随和，但他要坚持做的事情，亦没有人能拦着。

就算他不承认，可所有人都认为他和天师门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天师门下一直都蒙受着不白之冤，他今日敢当着斛律明月的面说出来，是否要向斛律明月挑战？

寇祭司想到这里的时候，却有了振奋之意。

他突然记起了杨坚和孙思邈的赌注，杨坚曾对孙思邈说过——我赌你再见斛律明月之时，他一定会杀了你，或者因你而死！

杨坚不会无的放矢，杨坚也绝对不能再输，他既然敢赌，就说明他有十足的把握。

难道说杨坚早就明白这段往事，因此算定孙思邈和斛律明月之间，必定要决出生死？

这一战，看似不可避免！

斛律明月枪箭双绝，打遍天下没有敌手，纵横疆场三十年不

败。

孙思邈能在周军十万兵马的环绕下，逃出囚笼，连破裴矩、宇文护帐下日月风云四大护卫的拦截，他本身的武功亦是深不可测。

今日若战，谁胜谁负？

风吹寒树，树上白雪不堪压力，轻轻地飘进堂中，化成了水，如同当年冤魂难尽的泪。

孙思邈脸上又有了迷雾，缓缓道："我一直认为，武功只能分出输赢，但分不出对错的。"

斛律明月眼中露出诧异之意，他打遍天下无敌手，但对这个问题，却从未考虑过。

"我今天说出这猜测，只想对将军说明一个道理，天师门下或许并没有对不起齐国，或许就算有做错的地方，也是迫不得已。"孙思邈眼中满是诚恳，"我请将军再考虑一下。"

"考虑什么？"斛律明月冷漠道。

孙思邈不语，他知道让有些人考虑的事情，那些人死也不会去做，他只能希望斛律明月不会是那些人中的一个。

"你让我对天师六姓网开一面？"斛律明月终道。

孙思邈沉吟片刻，点点头道："也可以说是这样。"他说了许多，得出这样一个回复，却并没有失望。

这并非一个让他满意的答复，但他很高兴斛律明月能这样回答。

若是放在以前，这个条件也根本没有人敢在斛律明月面前说的。

斛律明月眼中闪过分讥诮："可就算我放手，他们也不会放手的，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结果。"

高澄死后二十年来，死在齐国手下的道中高手难以尽数，岂是一个放下能够解决？

"将军没有试过，怎么知道结果呢？"孙思邈诚恳道。

斛律明月凝声道："有些事，不用试，也会知道结果。"

孙思邈轻叹了口气，难掩失落："既然这样，那我先行告退，不知将军能否同意？"

众人均想，孙思邈说得未免轻巧，他翻出多年前的旧案，矛头直指斛律明月，更身为如今天师门下第一高手，斛律明月怎会再放过他？

不想斛律明月沉默片刻，却点头道："好。"

厅堂中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倏然而解，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喘了一口气，一时间琢磨不透斛律明月的真正用意。

孙思邈目光微亮，拱手施礼道："多谢将军。"

他转身要走，寇祭司慌忙跟上，只怕斛律明月突然改了心意。

这里虽不像宇文护营中那般肃杀肃穆，但在寇祭司心中，危险之处更有过之。

斛律明月见孙思邈将将走出厅堂，突然道："孙思邈……"

斛律琴心一颗心又提了起来，孙思邈如果就这样离去，她难免失落，可义父若让孙思邈留下，她又难免担心。

"将军有何吩咐？"孙思邈止步，回身微笑道。

斛律明月望着他许久，这才道："你当然还不会离开邺城了？"

孙思邈道："不错……将军难道忘记了，我还要见兰陵王，等他给我答复？"心中却想，斛律明月当然早知道这点，他本不是要问这句话的，那他想知道什么？

良久后，斛律明月点点头，转过身去望着冼夫人的画像，再没有言语。

孙思邈也不多言，跟随寇祭司走出了将军府。

日西斜，照得邺城雪色朦胧，寇祭司走出将军府后，又过了几条长街，感觉远离了斛律明月后，发现背心发凉，这才意识到方才一直在冒汗。

他素来冷漠，这刻却忍不住称赞道："孙先生果然不凡，天底下，只有你敢在斛律明月面前这么说话。"

孙思邈笑道："为什么？"

寇祭司反倒一怔，不想孙思邈竟刨根问底，半晌才道："无论谁在斛律明月的威严之下，只怕都难以说出心意。"

孙思邈喃喃道："这就是症结所在……"

"什么？"寇祭司并未听清，忍不住追问。

"你怕，因为你一直把斛律明月当作是敌人——一个极其危险的敌人。你的畏惧，来自你的本身。"孙思邈缓缓道。

寇祭司揣摩道："你是说……你把他当作朋友？"他实在很难明白孙思邈的想法。

孙思邈摇摇头道："暂时来说，他也不是我的朋友，或许在我眼中，他更像是一个病人。"

寇祭司眼珠子差点冒了出来，他听过太多关于斛律明月的评价，却从未想到过，有人对斛律明月有这种看法。

孙思邈犹豫片刻，缓缓道："世上万法一同，在医者看来，佛家贪嗔痴三毒本也是一种病，一个人若太痴于某件事，他就会迷失，忽略太多别的事情……"

寇祭司显然不太明白，也不想明白，打断道："先生，我才发现，你对当年高澄遇刺一事见解独特，我有件事想和你商讨。"

"什么事？"

寇祭司略有迟疑，说道："我出苗疆，除了为冼夫人外，还因为一个缘由……"

当初孙思邈和他也曾谈论过这个问题，但寇祭司避而不答，这刻竟主动提及，更对孙思邈很是亲切。

孙思邈暗想，他这般热切，难道所行之事也和高澄遇刺有关？

寇祭司压低声音道："不过这件事情不能让外人知晓……"

话未说完，天地间突然传来一声大响！

那响声来得极为突然，宛若山崩地裂般，城池似乎都在震颤，二人都是一怔，察觉声响是从东南方传来，扭头望过去。

孙思邈第一个念头就是兰陵王回来了？

他初到邺城，见祖珽的时候，就听过一声大响，后来知道是兰陵王立威造成的声势。可随即就发现不对，这次的声音，比那次还要剧烈，却像从城外传来的。

城中百姓微有骚动，只是那声大响传来后，再没有任何动静，很有些奇怪。

孙思邈目光一凝，发现长街不远处站着一人，静静地望着他。

那人见孙思邈望来，微微一笑道："孙先生，想不到今日又见了。"那人说话间，摇曳走来，娉娉婷婷，有香气随风而来。

寇祭司却是讶然，一时间分辨不出那人是男是女。

若说那人是男的，可他偏偏擦着胭脂，走路摇摆，翘着兰花指，一副女人的媚态。可要说她是女的，她喉结、胡茬都难掩男性特征。

孙思邈道："当初蒙穆大人出手相救，尚未感谢，今日再见大人，幸会幸会。"

寇祭司脑海闪念，立即知道这人正是在后宫权倾一时，深得齐国皇帝高纬喜爱的穆提婆。

穆提婆嫣然一笑，眼眸光彩闪动："孙先生可是真心话？"

孙思邈微微笑道："我这一年来说的都是真心话。"

穆提婆"噗哧"又笑，倒是千娇百媚："孙先生真会开玩笑，那你以前经常扯谎了？"顿了下，又道，"你若真想谢我，立即和我去宫中一趟吧。"

他堂堂宫中第一红人，这般口气说话，显然对孙思邈极为看重。

寇祭司却有些傻了眼，心道这不男不女的人为何对孙思邈这种态度，总不是喜欢他吧？他对穆提婆难掩厌恶之意，又沉默下来。

穆提婆一直未正眼去看寇祭司，又道："不过宫中规矩多，先生一个人去没问题。"

孙思邈知道他的言下之意，对寇祭司道："阁下可去前面那家四通客栈等我，我去去就回。"

寇祭司无奈，只好点头离去。

穆提婆看着寇祭司的背影，冷哼一声，他最是心细，早把寇祭司的不屑看在眼中。若论平时，说不定想办法处罚寇祭司，可望见孙思邈的笑容，心情立好道："先生，我们走吧……"

突然回头望去道："原来祖大人也在这里。"

不知何时，祖珽已拄着盲杖，静悄悄地到了二人身后不远。

见祖珽不语，穆提婆道："祖大人来得正好，圣上也想见你。"

祖珽这次倒没什么畏惧，只是点点头，默默地向皇宫的方向走去，他虽是瞎子，可比明眼人还熟悉这邺城的地形。

穆提婆倒也不急，跟在祖珽的身后道："祖大人，将军找你什么事？"

"没什么事。"祖珽回道。

穆提婆目光闪动："没事找你？"

祖珽淡淡道："他或许是看我这瞎子太过清闲了，因此找我过去了。穆大人应该知道，将军做事，素来不讲理由的。"

穆提婆皱了下眉头，也不再问，转向孙思邈道："这几日知先生会来，圣上一直念叨，说无论如何都要找先生再去一趟。"

"穆妃身子可好吗？"孙思邈问道。

穆提婆道："未全好，但总算好很多了，这当然多亏了先生。"

孙思邈谦逊一声，心中却想，穆妃既无大碍，高纬找我入宫中做什么？祖珽方才言语虽淡，可显然对斛律明月独断专行有些不满。江

南陈国的症结，多在陈顼身上，但齐国的症结呢？

想到这里，孙思邈皱了下眉头，脑海中又浮现出那高大巍峨的身影。

穆提婆满面感激之意道："因此一听将军把先生找去，奴家就立即赶来，只怕将军对先生不利。若真的如此，奴家就算撕破脸皮，也要把先生从将军府中救出来。"

孙思邈道："多谢穆大人抬爱。"他并不怀疑穆提婆的真诚，但忍不住又想，斛律明月权倾齐国，但和穆提婆也有矛盾了。

三人说话间，过了护城河进入宫城。

这次有穆提婆带路，孙思邈不用经过被搜查沐浴的过程，三人直奔内宫一殿，殿名蓬莱。

孙思邈见"蓬莱"两字，倒不意外，他知这殿名的用意。

传说中，海外有三神山，分名蓬莱、方丈和瀛洲，山上宫阙均是黄金白银铸造，内有不老神仙。

不但秦始皇信了这些传说，当年战国时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等都信这个传说，派人入海寻找仙山中的神仙。

神仙未找到，可传说却流传下来。眼下齐国天子是高纬，高纬之父是武成帝高湛，也就是高欢的第九子，自登基以来，一直求仙问道，因此宫中的宫殿，大多取和神仙有关的殿名。

殿中迎出一人道："先生别来无恙？"孙思邈一见那人，倒是心中微惊。

那人一张脸长得如崇山峻岭，满是冷酷，赫然竟是高阿那肱。

高阿那肱不是死在响水集了吗，怎么又会在这里出现？

孙思邈心中诧异，他清清楚楚记得李八百那箭射中了高阿那肱的心口，那是致命之伤，不要说是他，就算神仙也救不得的。

高阿那肱见到孙思邈的异样，缓缓道："先生以为本侯死了吗？"

孙思邈看到他容颜憔悴，大病未愈的样子，确定此人绝非鬼怪，不由道："不知是谁救活了侯爷？"

高阿那肱道："先生不要奇怪，只是本侯命不该绝罢了。常人的心脏都生左侧，我偏生在右边，是以响水集那一箭虽然歹毒，倒不致命。"

孙思邈恍然，舒口气道："原来如此，侯爷真的福大命大。"

他知道人各不同，有人天生异相，有的人甚至五脏全部长反，

却不想高阿那肱也是如此。

高阿那肱一直盯着他的脸色，见他语出真诚，冷峻的脸上终露出分微笑：“先生请进，圣上正等着你呢。”

孙思邈举步进了大殿，见龙椅上坐着一人，未着龙袍，依旧一身白衣，如着缟素，认得那人正是高纬，施礼问候。

高纬一直盯着孙思邈进殿，见状摆手道：“孙先生不必多礼。”

他声音仍旧尖锐急促，不过对孙思邈总算客气，开门见山道：“先生可知朕找你的用意吗？”

孙思邈摇摇头，却瞥见殿中穆提婆、高阿那肱和祖珽都露出关切紧张的神色，略有诧异，不知道什么事情能让这些人如此看重？

蓬莱殿内只有檀香静静在燃，散着虚无缥缈的烟雾……

刺心

第六章
谶语

孙思邈曾和高纬见过一面，只是那次专心为穆妃看病，只感觉高纬性格急躁，却未对高纬多加观察。

这次借此机会，孙思邈留意高纬一眼，蓦地发现他除了眉心紧锁还带着不变的焦灼外，鬓角竟有几根白发。

孙思邈略有吃惊，皱了下眉头。

他当然知道高纬是高湛之子，如果算算关系，高纬是兰陵王的堂弟，如果推算年纪，高纬还远远不到二十岁。

这样年轻的一个人，为什么会有白发？

孙思邈心中诧异，琢磨着高纬白发的原因，就听高纬尖声道：“上次朕见过先生，只是关心穆妃的病情，却没想到先生是个大有来历的人。”

孙思邈含笑道：“圣上过奖了……我……”

“没有过奖。”高纬截断道，“听说你被斛律将军逼迫，无奈逃往陈国，却又被陈国抓住，送到周国……”

他说到这里，倒有点艳羡之意。他久居深宫，并不知道这其中生死一线，反倒感觉这经历很好玩。

“可你最终还是又回到了齐国，斛律将军看起来也没有为难你。”高纬自顾自地说道，“他们都说你很有才，不但昌国侯赞许，提婆

推荐，就算祖侍中这个神童都说自愧不如。”

“那是诸位大人的厚爱。”孙思邈道。

“不是厚爱。”高纬缓缓道，“朕知道的不多，但朕知道一点，能让他们和将军都看重的人，绝不简单。”

孙思邈沉默下来，他入邺城时，自起孙简心一名，本想收心简单地做一件事情，可现在才发现，愿望是好的，但实现起来太过艰难。

“先生这种人才，朕若错过，岂不成了昏君？”高纬哈哈大笑道，“因此朕想封你一个大官，你想当什么官，需要什么，尽管开口，朕绝不拒绝！”

此言一出，穆提婆微笑，祖珽木然，高阿那肱冷峻的脸上带分动容。

孙思邈平静依旧，缓缓道：“圣上，在下并不想为官。”

众人愣住，气氛顿时尴尬起来。

高纬极为意外，双眉一竖，竟有肃杀之意：“你说什么？”

“孙先生，你不妨好好考虑。”穆提婆忙打圆场道。

孙思邈缓缓道：“在下自幼患疾，几乎早死，这件事不知圣上可曾听过吗？”

高纬反问：“那又怎么了？”方才他对孙思邈极为亲切的样子，这一刻口气却很不友善。

孙思邈道：“在下幼时病得死去活来之时，曾在佛祖神像前许愿，若能病好，此生立志医道，救济天下百姓，若违此誓，当自绝佛祖面前。”

众人微有动容，高纬眉心微舒，若有所思的样子，杀意渐渐消融。

“几位大人对在下厚爱，在下感激不尽。只是……人各有志，医术在下不敢妄自菲薄，若说为官在下却能力有限……”

穆提婆听到这里，嘴唇动动，想要劝说的样子，终究忍住。

孙思邈诚恳又道：“因此还请圣上见谅，能让在下做自己喜爱之事。”

高纬听到这里，叹息道：“人一生中，能做自己喜爱之事，那真的万金难换，朕不勉强你了。”

他喜怒无常，这一刻却颇有感慨的样子，沉默片刻道：“可是……朕其实想让你帮手的。”

孙思邈略有诧异，不解这堂堂齐国天子，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他

的帮手？同时又想，原来高纬有求于我，这才想用官来换。

“圣上请讲，在下若力所能及，当尽力去做。”

“这件事你若做不到，天底下只怕没人能够做到了。”高纬皱眉道。

蓬莱殿内檀香渺渺，似梦似幻。

孙思邈心中微动，就听高纬道：“朕想问你，究竟如何才能得到如意呢？”

殿中静寂无声，所有人脸上都露出凝重之意，就算祖珽灰白的眼眸中，都放出光彩。

孙思邈沉默下来，飞快地瞥了祖珽一眼。

高纬怎么会知道如意的事情，是不是祖珽说的？

他这般急切地要如意做什么？

这并非事情的关键，关键是他如何来回答呢？他当然知道这个问题不好答。

人不好改变，看法亦难以改变，冼夫人认为他见到了阿那律，祖珽相信他拥有了阿那律，李八百也说他拿到了阿那律……

到如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有阿那律。

可他知道真相并非如此。

但他知道没用，因为三人成虎，自古多有，很多事情并不由他知道而改变。

良久，高纬才又道：“先生不想说吗？”

“我只怕说出来，也没人相信的。”孙思邈道。

祖珽哑着嗓子道：“你说出来的，我们就信。”

众人均是点头，若说齐国有个人能让殿中这些人一起相信，那人绝不会是斛律明月，而是孙思邈。

孙思邈沉吟片刻道：“那好，我先说个故事，听完后，或许……对圣上有些帮助。”

高纬精神一振，立即道：“先生请说，朕洗耳恭听。”

他以为孙思邈要告诉他获取如意之法，祖珽却皱了下眉头，他感觉孙思邈说得含糊——孙思邈只说帮助高纬，却并不提寻找如意一事。

“这故事和一对父子有关……那父亲是个天下罕见的奇才，所学所知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孙思邈琢磨着措辞，缓缓道。

“那父亲比先生还要强吗？”高纬问了句。

孙思邈笑道：“在下不敢和此人相比的，此人才能，远胜在下百倍。”

祖珽见孙思邈说得煞有其事，心中不信，哼了一声，他自负才华，虽感觉不如孙思邈，但不信这世上竟有胜孙思邈才能百倍之人。

“天下奇才难数，但历来神物自晦，奇人多隐，那父亲虽才能极高，但一直隐居山中……只是他终究还不脱生死轮回，难离红尘情热，因此经常解附近百姓危难，兼医术高明，虽不求名，但渐渐为人所知，有了名气。”

高阿那肱道：“这人倒和先生比较像了。”

祖珽脸色微变，隐约明白孙思邈说的是谁了。

孙思邈继续道：“那人虽能人不能，但世上不如意者，十之八九，那人也有不如意的地方。”

他这里说的如意，只是人的一种心愿，当然不是传说中的阿那律。

“他有个儿子，志存高远，一直让他很是头痛……”

众人心中奇怪，暗想若子孙志存高远，那是好事，为何那父亲会头痛？

“有大志者，就绝不甘心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那儿子一心想入世打一番天下，于是先将父亲本事学个七七八八……那儿子想学，那父亲就一直在教，那儿子的确也是奇才，那父亲的本事虽说浩如烟海，但那儿子的本事后来也惊艳当世……”

孙思邈说到这里的时候，突然想到了破釜塘，那时他说的是这个儿子后来发生的事情，那时候斛律琴心还是慕容晚晴。

人会随时间变的，谁都不例外。

他心有怅然，又道：“可那儿子一直最想得到的却不是父亲的全部本事，而是父亲拥有的一物……”

众人听到这里，均集中了精神，不想错过一个字。

高纬突道：“先生，你说的那父子是不是张陵和张角？”他也不笨，一心想着如意的事情，当然会往这方面靠拢。

孙思邈又沉默下来，良久才道：“是。”

穆提婆道：“那父亲拥有的一物，莫非就是阿那律？”

孙思邈缓缓道：“或者可以这么说。”

“或者？”穆提婆有些不解的样子，他不明白孙思邈的意思，是

就是，不是就不是，或者又是什么意思？

高纬却大为兴奋，忙道："先生请说下去。"

孙思邈道："传说中，那物极为奇异，上面记载着……很多事情。"

"记载事情有什么奇异的？"祖珽不由问。

高纬却问："记载着很多事情？那有什么用？"

这二人想法不同，关注的地方自然也不同。

孙思邈没答高纬所问，缓缓道："记载事情是不奇异，可那上面记载的不但是张陵以前的事情，听说还记载了张陵、张角身后的事情。"

众人均怔，一时间没有领会其中的意思，祖珽最先明了，失声道："三世书，世上真有这东西吗？"

高阿那肱、穆提婆本要听如意的事情，听到又冒出个什么三世书，都是一阵茫然。

高纬也在皱眉："什么三世书？"

祖珽半晌才道："远古曾有个传说，盘古开天，女娲造人后，曾传下一书，记录朝代变迁，人之兴衰变迁，后经黄帝，大禹等人之手后，不知去向，不想竟落在张陵的手上。"

高阿那肱摇头道："荒谬，怎有此事？"他说到这里时，神色竟有分不安，不过众人都诧异祖珽所言，并未留意他的异样。

祖珽犹豫道："我说过，这是传说。"灰白的眼眸瞪着孙思邈道，"先生见过那物吗？"

孙思邈摇摇头："我也是听说，却从没见过。"顿了片刻，望向高纬道，"圣上现在知道那物什么用了吗？"

高纬并不蠢笨，很快明白过来，振奋道："这么说……那物有预知的功能？"

众人均是一怔，自汉代来，谶纬之风就流传甚广，许多人确信不疑，若真的有这么一本书记载着人之兴衰变迁，天下变故的话，那简直是一本惊世预言书！

孙思邈的目光从众人脸上掠过，缓缓道："不错，如果按照传说，那物的确有预言的功能……"

"那本书在哪里？"高纬迫不及待道。

"圣上要那东西何用？"孙思邈问道。

高纬立即道："我想……我想……"他说到这里，脸上突然露出极为古怪的表情，又问了一句奇怪的话，"那本书只能预言吗？"

“是，听说那东西只能预言，却无法改变什么。”

众人脸上也露出极为怪异的神情，高阿那肱脸上似乎有分疑虑，反问道：“既然预知，怎么会无法改变？”

孙思邈想了半晌才道：“此事极为玄妙……简单一点说，就如，一个人知道自己迟早会死，但他怎么能让自己不死呢？”

他这个比喻倒是让人一听就懂，可细细琢磨，却发现其中含意无穷。

祖珽翻翻白眼道：“这么说，那东西只能让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吗？”他说到这里，最先想明白问题的关键，茫然若失。

孙思邈点了下头，高纬一震，立即摆手道：“那朕不要了。”

他情绪变化剧烈，但道理说穿了也简单。死亡虽是必然，但人总是觉得死亡遥远，因此才会活得快乐，可若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那恐怕在知道的那一刻起，就很难再有快乐。

孙思邈心中却有些奇怪，他知道高纬虽是天子，在殿中却不见得是最聪明的那个，可是高纬也能很快明白这个深奥的道理，那是因为什么？

殿中沉寂下来，许久后，穆提婆才道：“然后呢？”

众人多被三世书的奇异吸引，只有他才留意孙思邈的故事并未说完。

孙思邈道：“张角虽是天纵奇才，却没有圣上明白……”心中在想，再负才智之人，被贪嗔痴所迷，也会忽略一些事情的。

“很多东西，越是得不到，反倒越是想要，因此张角一直向父亲索要那物，但张陵却一直未给……”

孙思邈说到这里，忍不住又想到这数百年来被人们找寻的如意，为之感慨。

“张角极为不满，甚至因此和父亲反目，有一日终究离父亲而去，凭借一身本事很快纠集了从众无数，发动了黄巾起义……后来的事情，你们想必都已知道了，就不用我来赘述……”

孙思邈说到这里时，感喟道：“不过有件事有必要补充下，张角当初身死前，曾说过，‘若得阿那律，何至这般田地！’”

转望祖珽，孙思邈缓缓道：“这句话，想必祖大人也知道？”

祖珽干涩道：“张角临死前肯定后悔，三世书中说不定记载了他起义失败一事，他若早看到三世书，可能就不会起义？”

高阿那肱突然道：“那也说不定，说不定他要证明三世书是错的，也会起义？”

众人均陷入沉思中，一时恍惚，难分因果。

此事虽玄，但经孙思邈口中说出，众人竟信是真的。

祖珽半晌才道：“不错，任何结局都有可能了。但张角若得三世书，死前就不会说那句话，阿那律就是三世书。”

众人恍然，才明白孙思邈说这故事的用意。

孙思邈没有肯定，可也没有否定。

祖珽缓缓道：“或许阿那律本不过是三世书的别名，后人以讹传讹，直到天竺僧人到中原后，又以梵语解阿那律的意思为如意，更是滑稽。三世书本是中原远古传来，怎和外域有关呢？”

长叹一口气，祖珽神情有着说不出的落寞：“原来，我们都错了。”

众人面面相觑，想魏晋以来，有关阿那律的种种纷争，不知该哭该笑，或者是感慨人本身的愚昧？

高纬喃喃道：“原来如此，这么说，得到阿那律也没用了？”他本极为迫切，明白真相后，有着无尽的失望，突然放声长笑起来，“好笑，真是好笑！”

他也不知究竟好笑什么，可笑声越来越低，不多时，笑声突然顿住，竟像要哭出来的样子。殿外突然脚步声起，一宫人急匆匆地奔到殿前，欲言又止的样子。

穆提婆皱了下眉头，快步迎了过去，低声问道：“什么事？”

那宫人脸色神秘，声音极低地说了几句。

穆提婆似有不信的样子，追问道：“真的？”

那宫人很是惊骇，用力点头。穆提婆摆摆手，低声道：“你不要把消息传出去，退下吧。”那宫人脸露苦涩之意，还是应了声是，退出殿外。

穆提婆又快步地走到高纬面前，凑着他耳朵说了几句，高纬竟和穆提婆的表情一样，失声道：“真的？”

祖珽、高阿那肱均是皱眉，不知道有什么事情让这两人如此诧异。

孙思邈见宫中充斥神秘之气，却无探究之意，拱手道：“圣上若无事的话，在下想要告退了。”

“等等。”高纬叫道。

见孙思邈询问的目光，高纬欲言又止，向穆提婆望去，穆提婆道：“圣上，这件事……倒要慎重对待，孙先生虽不能为齐国效力，但总

不啬于说说看法，问问他的意见也是好的。”

高纬缓缓点头道：“那好。你说说。”

穆提婆咳嗽声道：“先生，你可记得来的时候，听过一声巨响？”

孙思邈点点头，那声巨响是如此骇人，他当然记得，他还记得，那时候穆提婆就在他身边不远。

“现在有人查明，那巨响是从城东南一处荒山传来的。”穆提婆道。

孙思邈静静地倾听，知道巨响之后肯定会有什么古怪，不然不会让穆提婆、高纬这种表情。

“等有人赶过去的时候，并不知道谁弄出的那种巨响……”顿了片刻，穆提婆有些骇异道，“可却发现那荒山顶开裂了一道丈许的裂缝，绝非人力所为。”

孙思邈皱了下眉头，问道：“然后呢？”

“那裂缝的下方，现出一块血红的大石。”

顿了良久，穆提婆终于说到了正题：“这些事情虽怪异，但最怪异的却是石头上刻着两行字……”

孙思邈明白了问题就在字上，缓缓问道：“那两行字是什么？”

穆提婆涂抹着胭脂的脸上，竟有些发白，半晌后，他才道：“那两行字刻的是‘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

他话才说完，祖珽身躯微震，似有吃惊的样子。高阿那肱却是神色改变，竟有畏惧之意。

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

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何会让众人如此紧张？

孙思邈最为平静，只是“哦”了一声，问道：“那又如何？”

穆提婆反倒一怔，问道：“先生难道不觉得奇怪吗？天降大响，山为开裂，有血石现出两行字，只怕是上天有什么指示？”

“什么指示？”孙思邈似有不解。

“是谶语。”高纬忍不住道，“先生既然知道三世书，怎么会连谶语都不知道呢？”

孙思邈暗自皱眉，他当然知道什么是谶语，谶语本是一种预言，秦汉时就有流传。当年秦始皇时，方士卢生曾奉命入海求仙，结果神仙没有求到，却带来神仙所授的《图录》一书。

《图录》中有“亡秦者胡也”一言，让秦始皇深以北疆胡人入侵

为忧，这才连六国长城以挡胡人南下。

可不想最终亡秦之人并非胡人，而是秦始皇之子胡亥。

此事流传下来，给谶语凭添无数神秘的色彩，到两汉之时，谶语更是层出不穷，每次谶语一出，不知掀起多少风浪。

到如今，邺城再现谶语，难道意味着天下又有大事发生？

孙思邈想到这里，缓缓道：“圣上，祖大人说的三世书和谶语并不相同，想必祖大人明白这其中的区别？”

祖珽犹豫下，终道：“不错，传言中的三世书对一切事情说得详细，并不似谶语般含含糊糊。”顿了片刻，又道，“文宣帝在时，也曾流传过一句谶语……那时候文宣帝从晋阳回到邺城途中，路上曾有一疯僧叫嚷说‘阿那瑰终破你国’……”

高阿那肱听到这里，身躯微震，似有不安之意。

众人并未留意，穆提婆冷笑接道：“那时北方蠕蠕主就叫阿那瑰，因此文宣帝数次讨伐，如今蠕蠕早一蹶不振，对大齐早无威胁，因此那谶语看起来不过是个笑话。”

高阿那肱附和道：“穆大人说的极是。”

他虽是侯爷，但在这里，地位却不高，因此一直慎言，可提及谶语的时候，却很是关心，忍不住插了几句。

孙思邈微笑道：“穆大人既然如此看法，那何必对邺城外那句话如此紧张呢？”

穆提婆微愕，高纬却道：“很多事情，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说不定是文宣帝出兵才改变了谶语的结果呢？孙先生，你学识广博，可明白血石上两句话有什么暗指？”

“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

孙思邈喃喃念了几遍，终于摇头道：“在下并没有圣上想的那么聪明，想不出这谶语指的是什么。”

高纬神色极为愕然，望向祖珽道：“那祖大人呢？”

祖珽半晌才道：“回圣上，臣……臣也想不到。”

“那昌国侯你呢？”高纬又问。

高阿那肱身躯一震，摇头道：“祖侍中和孙先生都是不世奇才，他们如果都想不到，臣更是想不到了。”

高纬脸上露出古怪之意，缓缓道：“既然如此，看来这谶语更像是无稽之谈了。”他打了个哈欠，起身转到后殿，竟然走了。

孙思邈目露沉吟之意，再次告退。

穆提婆脸色阴晴不定，摆摆手，招来一个宫人道：“你送先生。”

那宫人应了声，领孙思邈出了蓬莱殿。

这时日已落山，暮色笼罩了宫城，有宫灯燃起，映着黄瓦白雪，有如繁星。

孙思邈不想高纬竟信了他有关如意的解释，心中倒是舒了口气，可想到那两句谶语，却是微皱眉头。

他在蓬莱殿所言，倒不确切，那谶语虽是隐晦，却不难解，以他之能，当然一听就猜出谶语所指，但他却不想多言。

想到谶语出现，只怕又要引发一场动乱，孙思邈心绪万千，又走了一段路，他突然止住脚步，脸上露出怪异之意。

前方那宫人提着宫灯，只是闷头走路，感觉孙思邈停住，回身道：“先生怎么不走了？”

孙思邈缓缓道：“我只怕……走错了。”

他是第二次进入齐国皇宫，对宫中布局并不了然，但他却明了方向，知道眼下走的绝非出宫的方向。

那宫人道：“没错的，穆大人吩咐让小人先带孙先生去一个地方，然后再出宫的。”

孙思邈看宫人说的真诚，倒没有骗他的样子，问道：“去什么地方？”

那宫人伸手一指前面的一处亭子道：“就是前面的赏雪亭。”

孙思邈略有奇怪，不解穆提婆的用意，却还是点头道：“那有劳了。”他到了赏雪亭，那宫人将宫灯挂在亭前，躬身道，“先生请略等片刻。”说完转身离去。

孙思邈略皱眉头，可知道那宫人不过是奉命行事，既然不说，也就不加为难。他本是随和之人，千军万马中神色不改，眼下事情虽有怪异，他也只是静等变化。

举目望去，见远处有片竹林，积雪重重。

风吹竹动，刷刷作响。

“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孙思邈凝望竹雪，却在喃喃念着这两句谶语，低声道，“是谁呢？”

他心中并无定论，但却有了几个推断。可无论那种推断，目的显然只有一个……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低微急促的脚步声，似有人快速地接近这

里，孙思邈扬了下眉，这才缓缓转过身去。

来人奔得正急，见到孙思邈转身，立即止住了脚步。

天已暮，夜寒凝冷，那人额头竟已见汗，气息呼出凝成朦胧的白雾，却掩不住她的眉目弯弯如月，脸色洁白似玉。

孙思邈见到来人，微有讶然，转瞬浮出笑容道："冰儿，怎么是你？"

来的那人正是孙思邈第一次入宫时，带路的那宫女冰儿。

冰儿洁净的脸上有层红晕，不知是累的还是怎的，垂下头一笑，转瞬仰脸看着孙思邈道："先生，原来你真的没事。"

孙思邈略有不解："我有什么事？"

冰儿脸儿又红，垂下头道："没什么。"她轻舒一口气，双手合十，低声地说了一句什么。

孙思邈没有听清，沉吟道："你怎知我在这里呢？"

冰儿贝齿咬着红唇，又摇摇头，低声道："我……先生最近可好吗？"

"我一直如此。"孙思邈微笑道，"你可是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吗？"

他看不到冰儿的脸色，只以为她急急到此或许有什么为难之事，因此一问。

冰儿再次摇头，终于抬头望来。

夜幕垂落，她的眼眸却如星火般明亮："上次承蒙先生授曲，我这些日子来，一直给穆妃弹琴，她很喜欢我，没人欺负我。"

穆妃虽不是皇后，但是高纬最宠爱的妃子，穆妃喜欢的人，后宫的人巴结都来不及，怎么会欺负？

"我还没有谢谢先生呢。"冰儿低声道。

孙思邈又笑："小事一件，何足挂齿。"略有犹豫道，"穆大人要我到此的……"

他倒不怕穆提婆，只怕这个冰儿擅自在宫中走动，被穆提婆撞见，有所怪责。

"我知道……"冰儿脱口而出，见到孙思邈询问的目光，脸上又红，低声道，"既然先生没事……我……我就走了。"

她说着要走，但双脚却动也不动。

孙思邈饶是明睿，对冰儿的举止也有些不解，只是道："你路上小心。"

冰儿沉默片刻，终于一咬牙，低声谢了句，转身就要离去……

一人笑道："你好不容易见他一面，怎么就走了？"

孙思邈举目望去，见到一人从暗处走了出来，正是穆提婆。

冰儿脸上红云上涌，低声道："穆大人。"她和穆提婆看起来竟很熟悉，并没有什么意外。

孙思邈见状微有恍然，就听穆提婆道："孙先生神机妙算，可知当初奴家为何要去牢狱救你吗？"

不待孙思邈回答，穆提婆已道："当然了，奴家一方面是忿然斛律明月不分青红将先生这样的一个好人下狱，可奴家还有另外一个理由的。"

见孙思邈不语，穆提婆轻声道："孙先生猜不到吗？"

孙思邈看了冰儿一眼，摇了摇头。

冰儿并不抬头，可娇躯在风中不知是冷还是怎地，瑟瑟发抖。

穆提婆也瞥了冰儿一眼，缓缓道："其实冰儿和奴家关系不错，在奴家下定决心去救先生前，冰儿也找到了奴家，苦苦哀求奴家救先生一命……"

他顿了下又道："可她一直不信我救了先生，有一日独自落泪，我见到了她，问清楚原来她是在担忧你，向她许诺，先生若再入邺城，就安排她和先生见面……今日冰儿来此，本是我安排的。"

孙思邈微有动容，穆提婆说得简略，但此情此心，让他怎能无动于衷？

冰儿霍然抬头道："穆大人……你……"

"你怪我不该说吗？"穆提婆淡淡道。

冰儿又羞又怕，连忙摇头，想要离去，可又挪不动脚步。

穆提婆转望孙思邈道："她说孙先生是个好人，当年曾救过她的亲人，说只要奴家能救出先生，随便怎样都听奴家的。冰儿，这句话我可说错了？"

冰儿娇躯有些僵硬，但终于点了点头，脸色渐转苍白。

孙思邈又扬了下眉，他救人无数，自己也记不得许多，如今连冰儿姓什么都不知道，更不知道她父母是哪个。

他知道的是，穆提婆这人虽是阴柔，但自有主见，让他和冰儿在此相见，绝非只谈些闲话。

"知恩图报的事情，越来越少见了。"穆提婆有些感慨道，"为帮父母还恩，连命都不要的女子更不多见……可冰儿要救孙先生，绝不仅

仅是为了还恩吧？”

冰儿娇躯又颤，已不敢抬头。

风吹竹叶千般响，此情无声胜有声。

孙思邈见冰儿这种情形，脸上迷雾又起，他没有开口，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说什么。他纵有天下无双的妙手，但也解不开千回百转的情结。

穆提婆目光转动，突然一笑道：“冰儿，我答应你的事情，都已帮你做到了，是不是？”

冰儿缓缓点头，咬牙不语。

“可你答应我的事情，还没有做到呢。”穆提婆又道。

冰儿脸色苍白，望向穆提婆道：“穆大人究竟让冰儿做什么呢？”她没有去看孙思邈，心中却有分凄然。

相见原来终究是为了分别，可她不后悔见此一面。

“我想让你嫁给孙思邈，不知道你能否做到？”穆提婆轻声道。

冰儿霍然抬头，又惊又喜的表情，许久才颤声道：“什么？”

她苍白如玉的脸蓦地又涨得通红，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是真的。

孙思邈却不经意地皱了下眉头。

穆提婆望着孙思邈，缓缓道：“冰儿对先生一往情深，奴家也是感动，就想做个冰人，为先生牵线，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孙思邈沉默许久，这才道：“穆大人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

“不过什么？”穆提婆追问道，“难道先生觉得冰儿配不上你吗？”

冰儿本是红云般的脸又转苍白，见孙思邈久久无声，突然道：“穆大人，冰儿做不到你的要求。”

穆提婆一怔，蹙眉道：“你说什么？”

冰儿不敢去看孙思邈，咬牙道：“冰儿不能答应穆大人，请穆大人见谅。穆大人若有别的要求，冰儿死都可以。”

说到最后的时候，冰儿身躯已有些摇摇欲坠，一转身，竟然跑着离开，全然不顾穆提婆的吩咐。

有风吹幽竹，黑夜中似有呜咽之声。

穆提婆立在那里，望着冰儿离去的方向，眼中有分古怪之意。

许久，他才转头望向孙思邈道：“她拒绝，是不想让你为难的……”

他是个男人，可他有着比女子还细腻的心思。

孙思邈仍旧沉默，他不知该说什么，他在这些方面，有些木讷，或许只不过是因为他心中仍有难以面对的情结。

“她本千肯万肯的，但她知道你不愿意，她绝对不想让你难做，也不想让你得罪我，因此才拒绝了我。”穆提婆叹口气道，“这样的女人，不多见的。”

孙思邈道：“因此穆大人会照顾她的？”

穆提婆淡淡道：“凭和先生的关系，奴家若在宫中，照顾她当然不是问题，可奴家若是不在宫中了呢？”

孙思邈道：“穆大人说笑了。”

“这世上本没什么恒久的事情。”穆提婆若有所指道。

孙思邈沉默半晌，赞同地点头。

穆提婆目露感怀，缓缓道：“爱一个人没错的……”

“当然。”

“一个人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也没有错的……”穆提婆淡淡道。

孙思邈犹豫片刻，还是点头道：“穆大人说的对。”他知道眼前这男子，本有许多不同于世俗的见解。

穆提婆眸光微闪，轻淡道：“可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爱的是哪个人，好像就有点问题了？”

见孙思邈不语，穆提婆一字字道：“先生是爱斛律琴心的，这句话，不知道奴家有没有说错？”

孙思邈沉默，脸上又浮出迷雾，扭头望向了远方。

远方宫灯闪得虽灿烂，可光晕中总是带着那一分孤单的落寞。

相见难，难相见，可相见后，不过匆匆一面。

爱难言，爱艰难，有些人的相爱，注定隔着万水千山……

第七章 图谋

穆提婆目光如同亭前挂的那盏宫灯散发的光芒，朦胧中带分难以琢磨。

他当然知道斛律琴心，他甚至曾向斛律家提亲，想迎娶斛律琴心。

当初在仙都殿时，斛律琴心乔装成慕容晚晴，他就已认出斛律琴心的底细，因此借口要将斛律琴心留下来。

不过一切都被斛律明月拒绝。

穆提婆要娶斛律琴心，是因为他喜欢斛律琴心？他认为和孙思邈本是情敌，因此才用冰儿束缚孙思邈？

孙思邈没问，穆提婆也没说。

很多话本就不必问，因为问了也不见得有答案，不问也不见得没有答案。

二人沉默相对良久，穆提婆嫣然一笑，柔声道：“看来先生虽是大才，但在某些问题上，也是和常人没什么两样了。”

孙思邈笑笑道：“我本来就是个常人，我也喜欢当个寻常人。”

“因此当年先生也能一怒为红颜，甚至为爱舍却生命？”穆提婆若有所思道。

孙思邈笑容突变得说不出的苦涩。

这本是他胸口一直以来的痛，虽因宇文护的一句话而减轻，但惆怅仍在。

穆提婆眼中却有分钦佩之意："奴家说出这些，并非想要刺伤先生，而是想告诉先生，奴家很钦佩先生的这种勇气……"

轻轻叹口气，穆提婆幽幽道："一人为心爱的人做什么，都不为过，能为心爱的人去死，更是世上难得的真爱。"

孙思邈听他说得渐渐执着，皱了下眉头。听穆提婆又道："奴家知道先生还记挂着十三年前的柳如眉，可奴家想奉劝先生一句，人总是活在当下是不是？"

"多谢穆大人的好意。"孙思邈缓缓道。

穆提婆听他说得诚恳，又是一笑，竟是颇为妩媚的样子，只是朦胧的灯光下，未免显得诡异些。

孙思邈没露出丝毫异样，只是道："每个人都有难题要去解决，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能解决这个难题，而是没有勇气去面对。"

穆提婆感觉到孙思邈的言下之意，默默体会。

"我们不能面对，于是就选择了逃避，可逃避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让一切困难反复地出现在面前。"

"先生要说什么？"穆提婆问道。

孙思邈凝望他道："我想说……很多事情要解决，要去面对，也要用时间。"他知道一些人难得改变，但他还是希望穆提婆能琢磨他说的深意。

穆提婆以为明了孙思邈的意思，轻淡一笑道："可留给先生的时间不多了。"

"哦？"孙思邈有些不解。

"据我所知，兰陵王不日就要回转，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只怕就是要迎娶斛律琴心。"

穆提婆目光凝在孙思邈的脸上："先生若喜欢斛律琴心，最好早点决定。"

他这话说得奇怪，他和孙思邈本像是情敌，可不知为何，居然有点鼓动孙思邈和斛律琴心在一起的意思？

孙思邈沉默片刻道："多谢提醒。穆大人还有别的事情吗？"

穆提婆笑笑："其实奴家的确还有一事不解，不知先生能否释疑呢？"

“穆大人请说。”

穆提婆转目望向森森宫阙，缓缓道：“‘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这两句谶语真的那么难解吗？”

孙思邈不答反问：“穆大人难道知道谶语预言着什么？”

“百升为一斛……这点先生当然懂得？”

孙思邈脸色变了下，轻轻叹了口气。

谶语虽隐秘，对他来说，并非难题，这谶语出现，针对之人当然就是斛律明月。

百升为一斛，暗指斛律明月姓氏，而明月说的就是斛律明月的字。

如今斛律明月身在齐国，齐国都城为邺城，可明月居然能照到长安，就是说斛律明月能灭周一统天下，这对齐国来说本来是好事，但前面还有一句说百升飞上天，却是暗指斛律明月灭周前要当天子。

他能当哪国的天子？难道是齐国？

这当然是齐国的大忌！

孙思邈不信什么谶语，但知道这谶语一出，用意昭然若揭，难免有些忧心。

“先生其实什么都知道的，是不是？”穆提婆道。

见孙思邈沉默，穆提婆坚持道：“斛律将军一直对先生不善，奴家本以为……先生会借这个机会说些什么，可先生什么都没说。”

“穆大人错了。”

“奴家哪里错了？”穆提婆睁圆了眼睛，颇为不解。

“虽然斛律将军一直对我有些猜忌，但我却从未把斛律将军看作敌人的。”孙思邈缓缓道。

“斛律明月如此待你，你难道一点不恨他吗？”穆提婆诧异道，这种感情，他不能理解。

孙思邈笑笑，恢复了从容平静：“他怎么待我是他的事，我是否恨他，本应由我控制。”见穆提婆苦思不解的样子，孙思邈诚挚道，“因此……我希望穆大人能好好想想。”

“想什么？”穆提婆皱眉道。

孙思邈心中微叹，只是道：“若穆大人没有别的事情，我倒想出宫了。”

穆提婆凝望孙思邈良久，似还要说什么，终于挥挥手，有宫人从暗处走出，带着孙思邈向宫外走去。穆提婆望着孙思邈远去的背影，

眼中有分幽怨，低语道："我倒也想好好考虑……可是……"

夜深沉，冷风如刀。

齐国的冬天这次来得特别早，似乎也特别的冷。

孙思邈出了深宫，立在长街上，辨别了方向，缓缓向寇祭司住的客栈方向行去，微锁着眉头。

城外谶语蓦地出现，将邺城卷入了动荡迷离之境，他明白谶语的用意，可一直不能确定是谁做的文章。

李八百？杨坚？或者另有其人？

微吸口冰冷的空气，孙思邈振作精神，走进了客栈。

他记得和寇祭司分开时，寇祭司曾有话要和他说。他早知道寇祭司出了苗疆，并非仅仅是想帮他完成冼夫人的心愿，寇祭司还有个切身的目的。

寇祭司一直遮遮掩掩地不说，自从孙思邈在将军府质疑斛律明月后，寇祭司突然转变了态度，难道说他也和当年的事情有关？

寇祭司知道许多道中秘事，他在当年，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孙思邈想到这里的时候，问明了寇祭司住的房间，走到了门前，轻轻地敲了下房门。

"咯吱"声响，房门没有上闩，自动地开了。

房中有孤灯一盏，寇祭司侧对房门而坐，呆呆地望着孤灯，似在思考着什么，竟没留意孙思邈的到来。

孙思邈微笑道："深夜打扰……"

他话未说完，心中蓦地有分惊凛，脸色陡变，低声道："寇兄？"

不见寇祭司响应，孙思邈身形一闪，就到了寇祭司的身旁，伸手一搭他的肩头，一颗心沉了下去。

寇祭司被孙思邈轻轻一碰，就仰天倒了下去！

他脸色如常，双眸睁着，里面似乎闪动着孤灯映照的光芒……

可他死了！

孙思邈自幼学医，更经昆仑十三年的磨炼，医术更上一层楼。虽说不能活白骨，医死人，但对人真死假死一望可知。

他方才入房间时，就感觉有些不对，手一触碰寇祭司肩头，观其双眸，就知道寇祭司已经死了。

寇祭司怎么会死？

孙思邈震惊之下，还是伸手触摸一下寇祭司的鼻息。他这完全是下意识的举动，只盼奇迹出现，让他还能够救寇祭司一命。

触手冰凉，孙思邈心中更寒，只因为他发觉左右手竟微有麻痹之感。

他立即发现一点，他中了毒！

凶手不但杀了寇祭司，还在他身体上下了毒？凶手的目标不但有寇祭司，还有他孙思邈？

一念及此，孙思邈立即运气双手，就要将从肌肤侵入的毒素硬生生地迫出来。

“喀嚓”一声响，窗户破裂，一道剑光毒蛇般从窗外闪入，直奔孙思邈的咽喉。

孙思邈全力迫毒之际，身形已摇摇欲坠。

那本是势在必得的一剑！

孙思邈突退一步——只一步，那剑锋堪堪擦着他的脖子而过。

禹步！

孙思邈虽摇摇晃晃，但还能运用禹步，闪开那剑后迅疾又走了六步，而凶手几乎同时刺出了六剑，却剑剑刺在空处。

房间不大，孙思邈摇摇晃晃却如闲庭信步，剑光如电，闪在丈方卧房，但七步毕，孙思邈仍旧毫发无伤。

凶手暗自心惊，从来没想孙思邈在身中奇毒的情况下，反应还能这般迅捷，断喝一声，长剑高举，直劈了下来。

孙思邈这时已看清对手一身黑衣，脸蒙黑巾，全身除了一双眼，一双手外，尽数藏在了黑色之下。

那凶手剑做刀使，一剑劈来，竟有力士开山之威，狂风大作。

孙思邈似不堪狂风卷来，直荡到房门前，避开那狂猛的一剑，可在那之前，袖口一道青光射出，击在那凶手的手腕之上。

凶手只觉得手腕一震，五指乏力，松开了剑柄。

长剑“当”的大响，砍在地板之上。

那凶手一惊，见孙思邈双眸精光闪动，已无方才中毒的模样，几乎毫不停留的一个鱼跃，从窗口倒翻了出去。

孙思邈这才有工夫喘了口气，闷哼一声，喷出一口黑血，击在地板之上。

他运气逼毒之际，凶徒趁机出手，他虽击退凶徒，但那毒素终侵入他的筋脉。

可那一口血喷出后，毒素已随鲜血排出八成，他精神一振，立即也跟随凶手穿窗而过，上了房顶。

有月明，照得屋顶雪色如霜。

远远的屋脊上有一黑影正在急奔，孙思邈长吸一口气，脚下用力，也沿屋脊追过去。

凶手究竟是谁？目的何在？

冷风如刀，割在脸上，微有痛楚，孙思邈眸中闪动少有的愤怒光芒。

他厌恶杀戮，可始终难以摆脱杀戮，他如此迫切地追凶，并非为了自己，却是想为寇祭司讨回一个公道。

寇祭司本与世无争，为何也要遇害？

或者说凶手真正的目的是他孙思邈？

他轻功虽高，凶手毕竟早走了片刻，而且轻身功夫也是极为高明，等他追到方才凶手所在的屋脊处，对手早不见踪影，只有一行脚印沿着屋脊的白雪一路向东。

孙思邈顺着那脚印追去，奔出盏茶的工夫，蓦地发现屋脊脚印消失不见。

他略作犹豫，从屋顶跳到一条巷子中，又发现巷中留有一行脚印，那脚印只沿着巷子走了几步，又消失不见。

若是旁人，只怕会不明所以，孙思邈立即纵身上了一侧的高墙跃了进去。

凶手一路行来，到这里翻墙而过，难道说这里是凶手的巢穴所在？

孙思邈一过高墙，略怔了下，高墙后是一极大的后园。

冬日萧条肃杀，花草枯槁，后园满是荒凉。

凶手脚印从后园一直延伸了出去，过了后园，到了青石板铺成的庭院后，消失不见。

前方现出了排厢房，其中一间内有灯火闪动。

孙思邈没有直扑那间厢房，反倒止住了脚步，蓦地向后望去。

琴声突发，一人不知何时到了他的背后，一剑狠辣地刺向他的胸膛。

刺客在此有埋伏？

剑映月光，明亮了孙思邈的双眸，他念头闪过，动也未动。

眼看那剑将将到了孙思邈胸口时，蓦地止住，一寸寸地缩了回去。

剑光寒亮，冷漠了那使剑之人清亮而又憔悴的脸庞。那脸上本有意外和惊喜，可那一刻却被剑的冷漠伪装。

“你来做什么？”斛律琴心垂下了长剑，也垂下了目光。

孙思邈反问了一句：“这里是东柏堂……将军府吗？”

他虽知将军府就是东柏堂，但只来过一次，不想顺着凶手的足印，竟一直追到将军府内。

难道说刺客是从将军府出来的？

斛律琴心脸色数变，终于只是道：“你走吧，我当没有见过你。”

“我既然来了，怎么会走。”孙思邈道。

斛律琴心花容失色，持剑的手有些发抖：“你白天时不能和我义父交手，到晚上也不会多一分胜算！”心中却想，他和义父交手，我会帮谁？

孙思邈哑然失笑道：“你以为我来这里是对将军不利吗？”

“不是吗？”斛律琴心忍不住道，蓦地脸色异样，持剑的手抖了起来。

她那一刻只是在想着，他不是为了将军，那是为了我吗？

就听孙思邈道：“我是为了杀人凶手来的。”斛律琴心娇躯立僵，蹙眉道：“杀人凶手？”

“不错，此人杀了和我一起来的寇祭司，又要暗算我。”孙思邈沉吟道，“我追他到了这里……”

斛律琴心一颤：“凶手是谁，你看清了吗？”

她那一刻突然有个猜测，只是实在惊心，不敢深想下去。

孙思邈摇了下头，一字字道：“我虽不知他是哪个，可一定会把他找出来！”他口气中不但有少见的愤怒，还有无边的决心。

斛律琴心又是一抖，迟疑道：“那你还在这做什么？你最好赶快离开这里去找凶手，不然……”蓦地发现孙思邈向她身后望去，斛律琴心立即收声。

她缓慢地转头望过去，发现不远的树下站着一人，看起来比树还要高大。

树倒下的时候，那人看起来都不会倒下。

那人正是斛律明月。

天上月明，可也亮不过斛律明月眼中的锋芒。

孙思邈望着他，他也在望着孙思邈：“你不用找了。”

“哦？”孙思邈应了声，目光中满是询问。

斛律明月踏前一步，一字一顿道：“凶手就是我！是我杀了你的同伴！”

斛律琴心蓦地感觉周身乏力，脑海嗡鸣，她早有这个怀疑。

如果孙思邈白天说的是真的，那齐国灭道一事本就理亏，斛律明月更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

祖珽肯定早知道真相，因此才会那么害怕，他怕揭穿真相后，斛律明月会对他不利，齐国上下，所有人对斛律明月都是又敬又怕。

斛律明月不会败，也不能败，他绝对不能容忍这件事的真相泄漏出去。

因此他虽在白日放过了孙思邈和寇祭司，但到晚上随即杀了寇祭司，又想除去孙思邈！

除了斛律明月，这天底下还有谁会对这两人同时下手？

孙思邈表情蓦地变得极为复杂，似有愤怒，似有悲哀，其中似乎还有些怜悯之意，他缓缓地吸气，双拳已经悄然握紧。

斛律明月将他的细微举动全部看在眼中，冷哂道：“听闻你习得了天衣剑法？”

不闻孙思邈否认，斛律明月又道：“天衣无缝，天衣无敌。”

孙思邈终于开口：“天衣或许无敌，人却有敌。”

“不错，你我始终会成为敌人。”斛律明月目光一闪，“当日邺城匆匆一别，我一直有些遗憾。”

“遗憾什么？”孙思邈皱眉道。

“遗憾未能让你放手一搏。”斛律明月仰望明月，淡淡道，“幸好今日又有了机会，你昆仑苦练十三年，想必深得天衣剑法的精髓，我很想领教你的天衣剑法。”

他话一落，又上前了一步。

斛律琴心虽不想退，但实在挡不住那如山岳般的压力，向旁退了一小步。

孙思邈仍未动，只是摇摇头道：“我不会出剑的。”

“你不敢？”

斛律明月身形一凝，眼中厉芒一闪。

这对高手来说本是极大的侮辱，连斛律琴心都已看出，斛律明月已决定和孙思邈一战，无论孙思邈是否动手。

她忍不住想要放声高呼，让孙思邈出手，因为孙思邈若出手，还有一线生机。

孙思邈沉默许久，缓缓松开双拳，这才道：“是的，我不敢。”

风吹枯树，残雪零落。

孙思邈脸上迷雾尽去，呈现的只是孤独——孤独地面对着那沛然无俦的压力。

这句话是很多人死都不肯说的，更何况是他这种人，但他还是说了出来。

那压力渐渐地消散，斛律明月难以置信地看着孙思邈，重复了一遍：“你不敢？”

这句话是他死都不肯说的，他和孙思邈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

“是，我不敢——我不敢出手，因为我怕出手后，只能让错的更错。”孙思邈道。

斛律明月全身骨骼突然如爆豆般响了起来。

孙思邈却无畏惧，缓缓道：“我一直认为，武力只能让人屈服，但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问题还是问题，并不能因为你杀了我而解决。”

“可你杀了我，就能为寇祭司报仇了。”斛律明月冷漠道。

孙思邈冷静道：“我眼睛未瞎，知道若是将军出手，何须用毒暗算？”

用毒暗算的伎俩或许巧妙，但绝非高傲的人所为。斛律明月纵横天下三十载，杀人难以尽数，但从不会用毒，更不会暗算！

斛律明月一张脸似如坚冰：“或许是我的手下动的手？”

孙思邈道：“若是将军的手下动手，肯定干净利索，如何会将我引到这里？”

斛律明月不说话了，他知道这件事或可瞒过很多人，但对于孙思邈和他而言，无可遁形。

“记得我初到邺城时，将军曾经说过一句话……”孙思邈回忆道，“将军说过，‘错了就错了，总得有人担当。’”

斛律琴心记得这句话，当初她和张仲坚去劫狱，被斛律明月派伏兵拦截，斛律明月就是用这句话逼孙思邈接了三箭。

想到这里，她心中难受，忍不住垂下头来。

那一箭伤了孙思邈，也在她心中留下了不能忘却的印记。

“说过能如何？”斛律明月回道。

孙思邈轻淡道：“将军说过的话，我一直都记得。不是将军的错，将军本不用揽在身上。”

他没有再说下去，可言下之意当然是，如果是斛律明月的错，斛律明月也一定要担当！

斛律明月无语。

孙思邈静静等待片刻，静静地离去，竟不再去追凶手的下落。

冷风残月，寒树影孤。

斛律明月在月下的影子，看起来比寒树更加的孤独。

他没有出手，任由孙思邈离去，许久许久，才开口道：“你方才认为义父是凶手？”

斛律琴心微颤，不敢隐瞒，默默地点点头。

“可孙思邈却不这么认为。”斛律明月萧索道，“你是我的亲人，反倒怀疑我，他是我的仇敌，反倒信我。”

事情听起来有些好笑，可斛律琴心却笑不出来。从她的角度望去，除了能见到斛律明月威严的身影，还有他鬓角的白发。

斛律琴心突然有分悲哀，她感觉义父已老迈，虽然他仍旧是天下无双的将军。

“有人杀了寇祭司，暗算孙思邈，却将孙思邈引到这里来了。”

斛律明月望着苍穹，喃喃自语道：“寇祭司身为苗疆第一祭祀，无论本事用蛊都是一流，能杀他的人并不简单。”

斛律琴心终于明白过来，刺杀寇祭司的事情，本来和斛律明月无关。

她想到这里，混乱的脑海蓦地清醒，诧异道：“刺客是故意把孙思邈引到这里，想让义父和孙思邈分个生死？”

“孙思邈是个聪明人。”斛律明月叹口气道，“他早想到这点了。”

斛律琴心脸一红：“义父猜到刺客是谁了吗？”

她心中骇然，暗想这刺客竟敢在斛律明月和孙思邈眼皮底下做文章，胆量可谓惊天。

斛律明月摇头道：“我不知道。”顿了片刻，漠漠道，“我只知道这人不怀好意，而且很可能要对齐国不利，不过……我等着他！”

话锋一转，斛律明月道：“你当然知道城外出现谶语一事了？”

斛律琴心点点头，听斛律明月问道：“你也能猜到谶语的用意？”

斛律琴心忧心忡忡道：“义父，现在街头巷尾都在流传着这两句谶语，对义父极为不利的。”

斛律明月神色哂然，喃喃道：“不用担心的。只是孙思邈说错了，有些问题，一定是要用武力来解决的。”

他语气中带着说不出的杀机，斛律琴心只感觉周身发冷，还是上前一步道：“义父，有人制造谶语，又引孙思邈和义父交手，用心险恶，请义父让女儿去查此事。”

斛律明月沉默许久，突道：“长恭后天就到邺城了。”

斛律琴心一震，听斛律明月又道：“他回来的目的，就是要娶你。”

说话时，斛律明月若有所思：“因此你这两日，什么都不用做，只要等着嫁人就好。琴心，这段日子辛苦你了。”

转目望向斛律琴心，又道：“义父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为你做到。”

他语气中少有的温情，目光中更有殷切之意。

斛律琴心听闻喜讯，却没什么激动之意，只是缓缓地垂下头来。

“你不高兴？”斛律明月目光微闪。

“义父，女儿能不能不嫁？”斛律琴心霍然抬头，咬牙道。

斛律明月笑容僵住，脸上阴霾闪过：“为什么？”不闻斛律琴心回答，又问，“是为了孙思邈？”

“不是。”斛律琴心立即回道，有些畏惧斛律明月的目光，风中有些颤音道，“女儿只是不想嫁了……”

斛律明月喃喃道：“不想嫁了？”

嘴角蓦地带分哂笑，声音渐转冷厉：“你可知道为父为了此事，做了多少功夫？三年前，你入宫中见长恭一舞，从此痴迷。为父知你心意，这才多次向长恭提及此事。”

顿了片刻，又道：“长恭本无意于你，但在为父的撮合下，终于对你中意，答应了为父的要求。为父为了你，甚至拒绝了穆提婆的提亲，和他眼下势同水火……”

他提及穆提婆的名字时，眼中带着极为强烈的憎恶。

“我知道义父为了我，做了很多事情。”斛律琴心道，“可女儿承

认，当初女儿就错了。”

她咬牙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反倒有分释然。她当初选择离开孙思邈，绝不是为了以后再也不见，她不怕成为斛律雨泪，却不想孙思邈变成张季龄。

突然想到孙思邈方才对斛律明月说过的话，她鼓起勇气道：“义父说过，‘错了就错了，总得有人担当。’”

斛律明月眼眸一厉，竟有杀机。

齐国一事若错了，担责的会是哪个？有些人，死都不会认错的。

斛律琴心一阵心悸，还是咬牙道：“女儿愿意担当自己做错了的一切后果，只要女儿不用嫁给兰陵王。”

斛律明月眼中杀机泯灭，看起来仍想发怒，但终究只是叹了一口气：“琴心，长恭哪里不好，他身为皇室，如今赫赫威名，为父如果不在了，他必成齐国第一栋梁，你嫁给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不如意的？”

“他是很好很好。”斛律琴心不想放弃，坚持道，“但他一直是我的一个梦——一个不真实的梦，我不想再做梦。”

顿了片刻，她强调道：“我也不喜欢做梦了！”

她更喜欢在破釜塘木屋前，那种真实的感觉。

斛律明月目光渐渐变冷，一字字道：“这世上很多事情，本不是由喜欢与否来决定的。”

斛律琴心只感觉周身发冷，如同坠入一个没有底的深渊。

深渊的梦并不绮丽，更像是没有醒来的噩梦。

她从未想到过，自己会有这种感觉，是什么让她有了这样的转变？

“婚事已定，义父一言九鼎，绝不能反悔。”斛律明月斩钉截铁道。

斛律琴心更冷，许久才道：“那这婚事，一定会成行了？”

她多此一问，可却不能不问，神色凄楚，让人望了心酸。

斛律明月扭头不再去看义女，是不想，也是有丝不忍：“不错，婚事一定会成行。”感觉到斛律琴心呼吸似乎都停了，他叹口气道，“当然，还有一个可能。”

“是什么？”斛律琴心眼眸蓦地发亮。

“为父绝不会向长恭提及悔婚一事，可他若反悔，就另当别论了。”斛律明月眼中似乎藏着什么，“但他当然不会悔婚的，是不是？”

斛律琴心木然站立许久，突然道：“义父，女儿累了，想去休息了。”

她心中有了个主意，内心震颤，恨不得立即去实施，见斛律明月点头，快步离去，却没有留意到斛律明月望着她的背影，眼神突变得极为古怪。

“后天……”斛律明月喃喃道，“后天长恭就会回来，一切都要做个了断了。”

夜更沉，风益冷，杀气弥漫邺城的每一个角落。

孙思邈回转客栈时，忍不住又到了寇祭司的门前。

寇祭司死了，他身上还沾有剧毒，若被人沾染，只怕后患无穷，无论如何，他总要先处理此事。

到了门前，他缓缓地推开房门，突然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房中窗子碎裂，冷风卷入，让房间内如冰窖般寒冷。

油灯早灭，房中满是幽暗，他虽目力敏锐，但蓦入黑暗，极目望去，一时间难以看清房间的究竟。

他只看到桌案旁坐着一人，黑暗中有如幽灵，一动不动。

那应该不是寇祭司！

他清楚地记得寇祭司已经倒地，可地上却没有寇祭司的尸体。

难道说，寇祭司奇迹般活转，又坐了起来？亦或是，寇祭司借尸还魂，坐在那里等待向他叙说冤情？

房内诡异非常，那人听到孙思邈进来，头发丝都未动一下，呼吸似乎也停了。

孙思邈只是怔了片刻，就走到了那人的对面坐了下来，燃起了油灯。

他的胆子看起来是天做的，无论是人是鬼，都不畏惧相见。

油灯亮起，照耀着那人无尘脱俗的一张脸，咄咄的双眸。

那人一笑道：“孙兄不怕吗？”

“怕什么？”孙思邈反问道，那人竟是裴矩。

裴矩道：“怕寇祭司还魂了。”

孙思邈神色微黯，知道寇祭司就算再大的神通，也绝不会活转了。

“心中有鬼的人，才怕寇祭司还魂。按理说……应该是你怕才对。”

裴矩脸色微变：“孙兄以为是我杀了寇祭司？”

孙思邈看了裴矩许久，鼻翼动动，摇头道：“不是你。”

裴矩反倒有分意外：“孙兄怎么会这么肯定？”

孙思邈缓缓道：“我有一种神通，只要凶手再次出现，我一定能够认得出来！你若是和他认识，最好通知他一声，不要让他再在我面前出现。”

他说得极为肯定，也极为执着，裴矩望了，居然有分心寒，丝毫不怀疑他说大话，强笑道：“幸好我不是凶手，我也不认得凶手。”

“但你方才装鬼坐在这里，不是想当凶手吗？”孙思邈淡淡道，“你其实还想趁我惊乱的时候杀了我，是不是？”

“孙兄果然幽默，我现在和孙兄是朋友，怎会动手呢？”裴矩哈哈大笑道。

他虽在笑，可目光闪动，其中却没有半分笑意。他的念头，本来也是难以捉摸的。

“因为你知道杨坚第二局赌注也要输了。”孙思邈道，“你若能杀了我，杨坚对死人当然不必守什么赌约了。”

裴矩冷哼一声道：“孙兄就那么肯定会赢？”

孙思邈淡淡道：“我什么都难肯定，更不解你们为何要传谶语谣言，搅乱邺城？”

他并非不知道谶语的用意，故作不经意地说出这件事，就是想看着裴矩的反应。

谣言突出，中伤斛律明月，能够受益的人并不多。听穆提婆所言，能炸开荒山，埋下血石，处心积虑做出这种事的人也不多。

他怀疑谶语这件事是裴矩所为。

裴矩没有任何反应：“孙兄若想把这件事算在我的头上，我倒也不反对。”

孙思邈见他虚虚实实，一时间反倒不敢肯定答案。

“其实谶语是谁放出的本无所谓。”裴矩道，“这三十年来，斛律明月的光芒，本是由无数人的鲜血亡灵染成……有人中伤他，不足为奇。”

孙思邈叹了口气：“他毕竟是齐国的大树，为无数人遮风挡雨。”

“可这棵树已挡了路！”裴矩凝声道。

孙思邈道：“因此你们想让我砍树，我不成的话，你们就会亲自

动手？”这本来是不久前，杨坚对付宇文护的策略。

裴矩摇摇头道：“这计谋只怕不成，因为斛律明月毕竟不是宇文护。”

宇文护没了四大护卫，去除了十万雄兵，本身的能力剩下不了许多。

可斛律明月就算孤身一人，也没人敢对他下手！

这些年来，或许有无数人想暗杀宇文护，但想暗杀斛律明月的可说没有一个。

孙思邈道：“那你来做什么？你不是闲着没事陪我聊天的人。”

裴矩笑笑道：“和孙兄这种人谈话就是痛快，不必拐弯抹角，我来邺城本有三件事的。第一件事是……我身为大周使者，向齐国宣告宇文护已被我大周皇帝在宫中除掉一事！”

他说得奇怪，宇文护本是在江陵城外和孙思邈的对阵中，被杨坚设计，独孤伽罗刺死，怎么会变成宇文邕杀了宇文护？

孙思邈并没有丝毫意外，他终于明白了周国一直封锁宇文护死讯的用意。

“杨坚此举，是为了树立宇文邕的威望？”

宇文邕当了十数年的傀儡皇帝，蓦地掌权，只怕群臣不服。但如果是他亲手除去宇文护，那在群臣心目中造成的震撼自然不言而喻。

“孙兄当然也知道，我等做法和斛律明月如出一辙，兰陵王的威望，不也是这般被斛律明月树立起来的？”裴矩轻淡道。

孙思邈不答反问：“阁下来邺城第二件事是为了什么呢？”

“第二件事就是大周想和齐国求和。”裴矩轻描淡写道。

孙思邈立即明白周国的用意，宇文护初死，周国急需清理宇文护身后事，宇文邕也需要时间巩固政权，求和是以退为进的计策。

“那第三件事呢？”

裴矩微微一笑：“第三件事却是私事，有些人想托我给孙兄捎个话。”

他和李八百一样，所到之处无不风起云涌，他显然也是个极为自负的人，除了杨坚外，好像谁都不服，又有谁有能力让他捎话？

孙思邈皱了下眉头，问道：“他们说什么？”

裴矩轻咳一声，凝声道：“他们想托我请孙兄出马，重组太平大道，同时担任太平四道八门的宗主一位。”

孙思邈怔住。

刺心

第八章 漏网

裴矩没有说明他们是谁，可似乎也不必说明，除了天师门下六姓之家外，似乎没有哪个还坚持四道合一，天下太平。

但孙思邈还是问道：“他们是谁？”

“孙兄何必明知故问？”裴矩哂然一笑。

孙思邈摇头道：“绝非明知故问，而是一定要清楚才好。而且我也不明白，他们为何要选我呢？”他脸上迷雾又起，那是他思索的时候，惯有的表情。

“在破釜塘清领宫内，选谁做宗主的确是个难题。”

裴矩也忍不住叹口气，似乎感慨短短几个月内的物是人非。

“天师六姓之家，帛家道的帛锦被斛律明月收买叛变，又被李八百砍了只手，难成大器，已被排除六姓之内。江南葛家浑浑噩噩，葛聪也没什么雄途大志，只知道唯唯诺诺。”

孙思邈突然想到葛聪当时在建康说的话——不但四道道主名头在下没想过，这天师六姓，在下也早不想当了。

天师六姓曾经是个荣耀，可如今却变成了一些人的包袱。

裴矩继续道：“如今天师六姓，其实只剩下龙虎宗、李家道、茅山宗和郑玄统领的楼观道，势力之衰，可说是前所未有。”

他说的郑玄，显然是通天殿里的那个郑道人。

“有时候衰弱未见得是坏事。”孙思邈缓缓道，“阁下也算少见的奇才，岂不闻古人曾言‘物壮则老，是谓不道’，北天师道那般规模，不也转瞬烟消云散？”

裴矩眼皮似乎跳了下：“我来这里，不是要和孙兄讨论玄学。”

“我说的也非玄学。”孙思邈若有所指道。

沉默片刻，裴矩缓缓又道：“如今六姓之家仅存四道，郑玄是个墙头草，能得一道道主之位就会满足，龙虎宗当然是支持孙兄的。”

孙思邈皱了下眉头，忍不住道：“张仲坚眼下和你们一起？”

其实这件事他早就想到了，张仲坚还是张仲坚，但脑海中也夹杂着张裕的想法，他要复仇，一定会借助李八百等人的力量。

他虽明白这点，但并没有刻意阻止，因为他知道，有些事是挡不住的。

裴矩微笑道：“不错，龙虎宗现在以张仲坚为首，他或许还不如张裕，但假以时日，能力还会在张裕之上。”

沉吟片刻，又道：“李八百还在犹豫，但已请我传话，只要孙兄点头，他一定会支持孙兄。”

“得张仲坚、李八百支持，再许诺郑玄个条件，王远知就算不同意，也得同意了？”孙思邈问道。

裴矩道：“不错。更何况王远知对孙兄才能也挺佩服的，倒有意和孙兄切磋一下。”

“因此你们的意思是，我要当宗主，就要和王远知比一场？”孙思邈沉吟道。

裴矩目光微闪：“我等之中，若论能力，当以孙兄和王远知为翘楚，宗主之位，当然是在你们二人中产生。”

孙思邈突道：“这么说，王远知也到了邺城？他也和你们在一起？”心中暗自凛然，望向窗外，天有月，但也有云。

建康、江陵的风雨，似乎已汇聚到了邺城，而且前所未有的凶猛！

裴矩含糊道：“只要孙兄有意，我等自会安排你和王远知相见的。”

孙思邈笑笑，目光那一刻带分锐利：“我很奇怪一点事情，不知可否问问阁下？”

“孙兄尽管问。”裴矩爽快道。

孙思邈却知道这表面的爽快下不知掩藏着多少秘密，轻声道："李八百、王远知、张仲坚或者郑玄，对重振天师大道有兴趣，不足为奇，因为他们都是道中之人。我奇怪是，阁下在这里又充当了什么角色？"

裴矩脸色微变，眼眸中有光芒闪动。

"阁下似乎不属六姓之家人物，这般热心又是为了什么？"孙思邈又问。

裴矩沉默许久，反问道："这和重建天师大道有关？"

见孙思邈亦沉默，知道他在坚持，裴矩叹口气道："孙兄这么聪明，怎么会想不到，或许只是因为在下心热，不满斛律明月所为，这才为各位奔波了。"

望见孙思邈的目光很奇怪，裴矩不由道："孙兄为何这么望着我？"

"你认为我会信你说的？"孙思邈反问道，心中在想，这个裴矩和李八百看似不同，但狡猾之处，还过李八百。

裴矩故作不悦，冷笑道："那孙兄有什么别的解释吗？"

"有！"

孙思邈沉声道，他说得如此坚定，竟有种不容置疑的意味。

裴矩心中一颤，只感觉在那深邃的眼眸中，一切似乎都无所遁形，可还是不信道："那我可真要洗耳恭听了。"

孙思邈缓缓道："我和阁下见面的次数不多，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阁下和杨坚很熟，一直在为杨坚效力。"

"废话。"裴矩哂然道。

"阁下也和李八百很熟，不然当初也不会乔装成无赖送信，联手李八百暗算我。阁下甚至和李八百在清领宫图谋，演一出天公将军复活的戏，若无默契，难以如此。"

裴矩话都懒得说，可不屑之情溢于言表。

孙思邈未被激怒，缓缓又道："阁下后来也去了建康，可早在那之前，就乔装成魏登隐蒙骗陈叔宝，和李八百联手，所图深远，让人叹服。"

裴矩冷哼了一声，脸色在灯火下有些阴晴不定。

"阁下和李八百显然很熟络，但后来看起来，阁下投靠了周国，但李八百却有点不像……我一直怀疑李八百的真正目的。"

裴矩眼角跳了下，立即问："你说他有什么真正目的？"

孙思邈摇摇头道："不好说。"心中却有些诧异，因为他感觉裴矩对李八百的做法似也不算赞同。转瞬又道："但这些事实都说明，阁下和李八百很熟悉，有默契，而且多少有些信任。"

"这又能说明什么？"裴矩还在笑，可笑容多少有些不自在。

每次和孙思邈交谈时，他都满怀戒备，含糊其辞，可孙思邈偏偏能从他所言中推出无数有用的信息。

孙思邈本是道中对往事了解最少的人，可不到数月的工夫，孙思邈渐渐比任何人都要明了。

这种睿智，裴矩很是畏惧。

"李八百为人多疑，能让他信任的人实在不多。"孙思邈缓缓道，"因此我冒昧推测，你和他很可能早就认识。"

裴矩哈哈大笑道："我还以为孙兄会有什么高见，不想得出这种无用的结论。"

"是吗？"孙思邈不为所动，"我如果再说出一件事，你说不定就知道有用无用了。"

见到裴矩微眯如针的目光，孙思邈缓缓道："白天时我曾见过斛律明月，问了他一件事情，昔日北天师道被灭时，朝廷榜单上那一百零六人是否全部被他所杀？"

"他怎么说的？"裴矩问道。

他声音还是平静如旧，但桌案下的拳却已握紧。

"他说没有将那些人杀干净。"孙思邈盯着裴矩，不放过他任何细微的表情，他看不到裴矩的手掌，但知道裴矩在握拳。

他是个高手，他也是个神医，对方身体的任何一点变化，他都能作出几分推测。

"他说的话你也信？"裴矩讥消道。

孙思邈笑了："他的话最少比阁下和李八百要靠谱些，因为他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必要撒谎！"

斛律明月或许不会认错，但做过的事情，他不屑否认。

沉默片刻，孙思邈做出了结论："因此我想，在当年齐国灭道一事中，那一百零六个人中，肯定有几个逃过斛律明月的追杀。"

喃喃自语道："听闻当时北天师道的高手有双子、三官、四御、五斗……"

他看似随意叙说当时人物，却不漏过裴矩的细微表情。感觉提及双子时，裴矩嘴角似乎抽搐下，说及三官的时候，裴矩眉头又跳了

下。

但当他提及后面四御、五斗的时候，裴矩又恢复了常态，冷冷道：“还有什么六丁七星八将九曜众多高手，不知道你认为哪个逃走了？”

孙思邈心中暗想，他故意提及六丁等名，显然是混淆视线，看其表情，难道说眼前的裴矩和双子三官有关？

可他并不说破，只把疑问藏下，微笑道：“我如何知道呢？不过我想逃走的人或许躲到了六姓之家，甚至当上了一道之主，或许逃到了周国……他们其实对重建四道八门兴趣不大，因为他们对太平大道远没有对北天师道有兴趣，他们对斛律明月一直怀恨在心……因此一直鼓动天师六姓和斛律明月做对。”

裴矩一点笑容都没了，他看着孙思邈的表情很古怪，像诧异，像惊疑，也像有点钦佩。

许久，他才道：“逃到六姓之家当上一道之主的人当然是李八百？”

“那逃到周国的，或许是阁下？”孙思邈反问道。

不闻裴矩回答，孙思邈径直道：“因此你和李八百本来都是北天师道座下的高手，也是同门师兄弟，李八百才会和你联手，你也才会如此奔波，不知道我这次猜得可对？”

窗外北风呼啸，吹得油灯闪烁不定，如同当年的谜案点点。

房中静寂得听得到灯芯爆裂的声音。

许久，裴矩才道：“你怎么猜到这点的？”

“李八百用的是寇谦之的祭刀。”孙思邈淡淡道，“我只在想，他或许和北天师道有些关系，再加上我从冼夫人那里得到了当年齐国灭道的原因，才会这么猜想。”

裴矩望向那灯芯，本是大志的眼眸中，突然有了分烈火燃烧的光芒。

“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他喃喃道，“当年高澄遇刺引发灭道惨案到如今，已过了二十年……”

他对孙思邈一直戒备重重，但在这一刻，却陷入了恍惚之境。

“一百零六个顶尖高手，同门师兄弟，死的死，亡的亡，散的散，逃的逃……”

“昔日风光得受万人敬仰，后来变成过街老鼠，惶惶难以终日……”

“当时就死的人还好些，可那些逃走的人受到的折磨，你是永远

难以想象的！”

孙思邈静静地听，并没有反驳。

“很多人都以为事情过去了，死的人就死了，北天师道偌大的威势，最后也不过如过眼云烟……”

孙思邈眼露惆怅，过去的事情并未过去，甚至会更凶猛地反扑回来。

因为有些人一直都记得！

“可我忘记不了，很多人都忘不了！”灯光淡了，可裴矩眼中烈焰更浓，他霍然望向了孙思邈，嗄声道：“那死去的人如果有你的兄弟，你的亲人，你的师尊，你会不会忘记？”

孙思邈沉默许久：“不会。”

“我也不会！”裴矩说的每个字都代表他的决心。

“因此你和李八百处心积虑做的事情，并非是建立太平大道，而是寻找帮手来对付斛律明月？”孙思邈缓缓道，“因此你们挑拨王远知和陈顼的关系，只为了王远知加入你们？你投奔杨坚，或许认为他才能帮你复仇？你们开始暗算我，本想得到如意，现在让我当宗主，只不过是给我一个诱饵，让我和斛律明月交手？”

孙思邈一连串的问题问出去，裴矩一个都没答，他只是喃喃道：“这世上本没有如意——或者说，没有我们想要的那种如意，是不是？”

孙思邈心中突然有分怪异的感觉，他在想李八百当初向他追要阿那律一事。可不待多想，就听裴矩又道：“如今天下，能胜过斛律明月的只有你。”

“阁下未免太高估我了。”孙思邈涩然道。

“绝非高估。”裴矩疾声道，“凭你连过宇文护四大高手的拦阻，我就知道你本事绝不在斛律明月之下。”

“无论我和斛律明月谁强谁弱，我绝不会出手。”孙思邈道，“我向来觉得出手并非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裴矩放声长笑：“那你认为怎么来解决问题？让我们一个个送上门去，让斛律明月屠戮吗？”

孙思邈缓缓道：“当然不是如此。我在尝试解决，只希望你们都能给我一些时间。”

裴矩突然顿住了笑，像在思考孙思邈的回答，可不过片刻，他就摇头道：“没有时间了，你可以慢慢来，我们却不行。”

孙思邈道：“你们没试过，怎知不行？”

“有些事情，不用试，也会知道结果。”裴矩冷然道。

孙思邈轻叹一声，记得斛律明月当初对他的答复也是如此。

或许很多事情，无论如何努力，注定只有一个结果？

裴矩又道：“如此看来，你也不准备当太平大道的宗主了？”

“我从未想过当什么宗主。”孙思邈道。

裴矩眼中厉芒一闪，看起来要立即出手的样子，油灯倏暗。

孙思邈坐在那里，头发丝都没动一根。

良久，裴矩突然笑了，他笑容一起，又恢复了洒脱：“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既然如此，告辞了。”

他站起来施施然一礼，转身出了房门，居然不再勉强孙思邈，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

孙思邈扭头望向了窗外，夜深沉，风萧萧，他的脸上又浮现出了迷雾——他渐渐接触到当年谜案的核心症结，但渐渐地又发现，这根本就是死结！

长夜漫漫，可终究有天亮的时候，斛律琴心一直在望着窗外。

她目光透不过窗纸，可思绪却早飘过窗纸高墙……

东方欲晓时，她眼眸中却有几根血丝，显然一夜未眠。

等见到窗纸发白那一刻，她这才缓缓站起，秀眉蹙着，依旧想着心事。

她一个晚上，只想着三句话。

高长恭后天就要到邺城了……

婚事不容改变，除非高长恭反悔！

我该怎么办？

她不知怎么办，她前所未有的犹豫，她当初在周营的时候，毅然地离开孙思邈，本决定去做一件事情的。

悔婚！

她那时候前所未有地坚定，心情和在破釜塘时的完全两样。可在破釜塘时，她向孙思邈提及愿望，是不想孙思邈进入一个早就埋伏好的圈套，这次她要悔婚，还是为了孙思邈。

她心情或许不一样，但心意始终未变。

但她回转邺城见到义父的那一刻，事情又完全变了样。

和每次完成任务一样，她将一路所见所闻向斛律明月详述，但有意无意地隐瞒了斛律雨泪的事情。

她只强调孙思邈的确和太平道有关，但绝不会对齐国造成威胁，甚至孙思邈所为，对齐国有利。

她说得问心无愧，斛律明月听过了却没什么表情。当时她就想提及悔婚一事，她一直否认自己是为了孙思邈，但否认并不代表不存在。

她一直没有机会向斛律明月提及悔婚一事。

这些年来，斛律明月对她着实不错，她不习惯说，也不忍说，可在昨夜再见孙思邈时，她冷漠的外表难浇灭心中的火热，她终于鼓足了勇气将心事说出来，却不想得到个难以改变的结果。

几个月前，这个结果或许让她沉醉，但到如今，却变成了一种折磨。

她在房间内走来走去，感觉阳光透窗而过的时候，才发现已到了午时。

明日的这时候，兰陵王就会回转邺城了。

她想到这里的时候，再也按捺不住，悄然出了将军府，上马向城南奔去。

兰陵王从衡州回转，必经城南十数里外三台山附近的官路，她就在那里等候兰陵王——只要兰陵王反悔，她还有机会。

斛律琴心策马经过一条长街的时候，微停了片刻。

她抬头望了下路旁的四通客栈，她知道孙思邈就在这客栈里休息，要不要去见见他？

只是转念间，她就催马奔过了那客栈，她决定见了兰陵王后，再去见孙思邈。

北风如刀，心中却是火热，斛律琴心一路到了城南，终于稍喘了口气，平复下激动的情绪，从城门缓缓而过，突然蹙了下眉头。

虽是冬日，但正值午时，客商百姓出入城门的人很多。她目光掠远，蹙眉只因为在人潮中看到一个人——一个身着蓝衣的人。

那是裴矩！

裴矩也在邺城，他出城做什么？

斛律琴心转念之间，裴矩已消失不见，她牵马出了城，举目远眺，很快发现裴矩向东南方行去。

他人虽走远，但蓝衣一点在雪地上颇为显眼。

斛律琴心上了马，向南方行了几步，又勒住了马，抬头看了下天。

天色尚早，兰陵王如果是明天到达邺城，这时候还远在路中，要不要跟过去看看裴矩的行踪？

只是转念间，她已打定了主意，翻身下马，亦向东南方行去。

谶语一事是否和裴矩有关？昨夜刺客是否就是裴矩？她一念及此，心中火热。

昨夜她主动向斛律明月提出要查此事，不过是想为悔婚一事争取筹码，她感觉有些对不起义父的一片苦心。

一个人往往是一个不经意的决定，就能改变一生，她却没有想到过，这个决定引发的剧烈变故，让她亦是难以想象！

她弃了马，等裴矩蓝色的身影消失不见时才开始追踪，她毕竟是斛律明月培养出来的亲信，追踪本事亦是一流。

方才她留意了裴矩鞋子的样式，向东南走去的人不少，但也绝不算多，雪地上足迹凌乱，她很快发现裴矩的脚印，摸了下腰间的软剑，悄然跟了过去。

当初她被张裕擒住，暴雨梨花暗器虽然失去，但软剑一直还在。

她知道裴矩身手极高，不会比李八百弱，她此行败露，也是极为凶险，但一想到揭穿裴矩阴谋的结果，忍不住心热，咬牙追了下去。

裴矩的脚印一路向东南行去，前方有山丘起伏，那脚印就向那山丘行去。

斛律琴心发现这点，心中微动，她知道那有谶语的血石就在这附近的山中出现，难道说，这谶语出现，真的和裴矩有关？

留意下地势，斛律琴心不敢跟着那脚印径直入山，只因裴矩若是上山，只要回头一望，就可能发现她的影踪。

立即迂回兜了个大圈，从旁侧的荒山过去，等入了山里，天色已暗，山风凛冽，吹得人的心都冷了下去。

斛律琴心暗自蹙眉，举目望去，却再发现不了裴矩的行踪，甚至脚印都发现不了一个。

她心中叫苦，却不想就此放弃，在山中行了许久，只感觉荒山凄冷，要在这里找个人，希望极为渺茫。

正犹豫时，突然见到远处山腰有火光一闪，她心中微凛，立即向那里去。

越近火光处，她越是心惊，不知道那里是谜底还是陷阱？

转念之间，为求保险，斛律琴心依旧迂回从山侧上了山，再从山上反下近了那火光，远远望见，裴矩坐在一处背风的山壁前，生了一

堆大火，正在火上烤着什么。

有香气随风传来，斛律琴心咽了下唾沫，心中微有失落。

难道说裴矩来到这里，不过是打猎烤些野味？

转瞬否定了自己的想法，斛律琴心知道这个裴矩和李八百一样，所到之处，定有算计。她伏在远处悄然看着，一直等到月上中天时，只见裴矩吃饱了伸了个懒腰，好像要休息的样子，不由暗自叫苦，几乎怀疑她的判断。

就在这时，就听裴矩笑道：“既然来了，还藏着做什么？”

斛律琴心一惊，以为自己行踪暴露，未待决定的时候，就听裴矩对面暗处有人道：“裴矩，就你一人到了吗？”

声音才落，一人到了火堆旁。

那人虬髯满面，身材魁梧，斛律琴心见了，差点叫了出来。

那人正是张仲坚！

裴矩见张仲坚蓦地前来，龙行虎步，气势威猛，眼眸中有精光闪动，微笑道：“张大侠近日似又有奇遇，早非昔日帐下阿蒙了。”

其实不但裴矩诧异，斛律琴心见张仲坚蓦地出现，也是惊诧万分。她不但惊奇张仲坚会和裴矩一起，更吃惊张仲坚身上的一股气势。

她当然知道张仲坚得张裕以醍醐之法传授龙虎秘术，早就今非昔比。

可张裕给人的印象是鬼气森森，张仲坚给人的感觉却是蕴藏着一种悲壮沉郁！

若论威猛，张仲坚当然还远不及斛律明月，可不知为何，斛律琴心只感觉，只要给张仲坚十年的时间，他甚至可望赶超斛律明月。

究竟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让他有如此巨大的改变？

张仲坚不但气势改变，说话的口气也非往日的嬉笑戏谑，他凝望裴矩，冷漠道：“我来不是听你废话的。”

裴矩眉一挑，似有怒意，可不知为何，心中对这以前轻蔑的小人物竟有了分忌惮。

“张大侠只是需要等，我等却需要谋划联络的。”

裴矩道：“八百兄竭尽心力，还在联络帮手……”看了眼天色，笑道，“此刻只怕也快要到了。”

他话未落，张仲坚闪身回头望过去，就见山脚有人影数点，正向这里奔来，哼了一声。

裴矩在张仲坚闪身时，眼中突露杀机。

他本自负之人，素少服人，眼见张仲坚武技如此精进，看起来竟不差张裕，难免生起除去之心，不然他当初也不会对孙思邈数次下手。

但他见张仲坚虽向山下望去，但无论手足之势，均是隐而不发，如龙隐云雾、虎盘山川，并无破绽，知道张仲坚再非以前的毛头小子，对他很是提防，终于放弃出手的打算。

斛律琴心见二人均是留意山下，悄然又向前走了几步，躲在大石旁，一颗心怦怦大跳。

她见山脚下那几点人影脚步迅疾，来势极快，不但诧异这几人究竟是哪里的高手？同时又在担忧这些人汇聚在此的用意。

不到片刻，那几点人影已到了火堆旁不远，零散分开而立。

天虽冷，斛律琴心见了那几人，手心却微冒冷汗，来的四个人中，她竟认识三个——这三人她都在通天殿内见过。

这三人都是六姓之家的人物，李八百、葛道人，还有楼观道的郑道人。

第四人气度从容，葛衣羽冠，斛律琴心虽从未见过此人，但已猜到这人是哪个。

果不其然，就听裴矩笑道：“八百兄果然好本事，竟然把王道长都请到了邺城，这些年来，茅山宗除了桑洞真能带人到了江北，再无人敢如此接近邺城了！”

斛律琴心立即想到，这人果然就是王远知！裴矩看似感慨，实则用的是激将法。

王远知冷哼一声道：“裴矩，你当初乔装魏登隐陷害我，我还没有跟你算账！”

他说话间，上前一步，神色不善。

当初李八百曾鼓动桑洞真加入六姓之家反叛一事，害桑洞真身死，而早在这之前，就曾联系裴矩离间陈叔宝、陈叔陵兄弟，此事不但让这两兄弟势如水火，更让茅山宗百口莫辩。

此事如今看起来虽平息，但王远知对裴矩、李八百所作所为显然颇为不满。

斛律琴心微喜，她虽不明白这几人之间详细的恩怨，但感觉这几人并不齐心。

裴矩神色不变，淡淡道：“难道说八百兄辛辛苦苦找寻王兄来此，就是为了和我算账吗？”

李八百哈哈一笑，突然上前一步，向王远知深施一礼。

他本倨傲不羁之人，向来天王老子也不放在眼中，这会突对王远知如此恭敬，倒让所有人出乎意料。

王远知侧身不受他的大礼，皱眉道：“做什么？”

李八百道：“还请王兄原谅小弟一时心切，这才做了错事。”

王远知冷哼一声，却不言语。

李八百目光闪烁，突笑道：“王兄可曾记得孟子曾说过一句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原来你们是看我太过安乐，因此给我找些忧患的。”王远知冷笑道。

李八百叹息道：“话不中听，但事实的确如此。想天师六姓之家，分崩离析，只有王兄所在的茅山宗一家独大，若不锐身赴难，举旗反抗斛律明月，只怕六姓之家被灭不远了。”

顿了片刻，一字字道：“倾巢之下，并无完卵，王兄真以为远在江南，斛律明月就不会对付茅山宗了吗？”

斛律琴心听到这里，不能不感慨这个李八百狡诈非常，但若论攻心之术，也绝不简单。

“你们怕我没想到这点，才刻意提醒我，让我受朝廷猜忌，这才决意和你们一起？”王远知冷笑道。

李八百笑道：“说起王兄被陈国猜忌这件事，倒和张裕兄有关，王兄也知道，龙虎宗素来不喜欢和朝廷联手，我们要和张裕兄一起，就不得不用些手段。”

向张仲坚望去，李八百叹息道：“如今张裕兄仙逝，龙虎宗以张大侠为首，想必对这个念头就淡了。”

他轻描淡写地就将问题推到已死的张裕身上，浑然没有半分责任的样子。

张仲坚沉默无语。

王远知的目光已望向张仲坚，其中闪过分古怪，斛律琴心远远望见，倒感觉王远知对张仲坚兴致不小。

李八百目光闪动，又道：“事已至此，埋怨无用，眼下最要紧的是重振四道……”看向裴矩道，“裴兄没有把孙思邈请来，看来他对我们所为并无兴趣了？”

裴矩摇摇头道：“孙思邈说王兄若来，他就不会参与我等行事的。”

“他真的这么说？”王远知皱眉道。

裴矩神色胜过十足赤金："本来我不想说出此事，只怕王兄以为我挑拨离间。不过我是性情中人，实在忍不住不说，孙思邈自负清高，其实本性懦弱，要论勇气，那是远远不及工兄。"

张仲坚眉头一皱，神色不悦。

斛律琴心望见张仲坚神色，想起他曾经说的话，黯然神伤。张仲坚说的不错，在这世上，或许只有张仲坚才对孙思邈赤诚一片，并无半点机心。

李八百立即接道："不错，因此我等为了王兄，只能舍弃孙思邈了。"

这二人一唱一和，说得倒是天衣无缝。

王远知神色却如寒雪般，冷冷道："你等以为我和桑洞真一样，轻易就听你等的蛊惑吗？"

李八百含笑道："兄弟怎敢呢，兄弟说的可是真心真意。"

"你们真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用心？"王远知缓缓道。

李八百还在笑，可目光中却没半分笑意："我等是何用心呢？"

王远知冷冷道："我若猜测不错，李八百……还有你……"伸手一指裴矩道，"你们二人多半是当年北天师道的门下。"

众人均是诧异，斛律琴心本冻得全身发僵，听到这里，心头狂震。

李八百和裴矩竟然都是当年北天师道的高手？

他们原来一直都是斛律明月追杀的对象？

斛律明月说的原来没错，他并没有把当年北天师道的一百零六高手杀个干净，还剩下几人，一直在暗中活动。

王远知又道："你等的目标并不是重建四道八门，再兴天师大道，而是想找斛律明月报复，因此你等才四处兴风作浪，蛊惑旁人和你们联手对付齐国！"

火光中，裴矩脸色阴晴不定，李八百又笑："就算这样，又能如何？王兄，我方才就已说过，我们目标本是一致的，对手都是斛律明月。"

"可你们的目标，未见得是我的目标。"王远知淡漠道。

葛聪一直在王远知身边不远，他本是笑容满面，这次前来却有点愁眉苦脸，闻言立即道："王兄说的不错，其实恩怨早远，生意人和气生财，何必总是打打杀杀呢？"

李八百笑道："葛道长不想打打杀杀是好事，可天底下并非每个

人都像葛道长这么想了，比如说斛律明月。王兄来此，利大于弊，不然怎会来此？”

“怎么个利大于弊呢？”王远知目光一闪。

李八百环望众人道：“无论如何，各位都是不能否定，我等和斛律明月早就势不两立，我等就算不找他的麻烦，他总有一日也要杀了我们。今日我等还有机会齐聚，有一搏的机会，但若等他各个击破，那只能坐以待毙。”

见葛聪皱眉，李八百道：“葛道人不要以为在江南就天高皇帝远，帛锦不也是到了江南，还不是被斛律明月算计？”

众人沉默，不能不说李八百言之有理。

李八百又道：“因此我等可能目的不同，但联手才有生机。”

顿了下道：“王兄，兄弟我并不讳言，的确和北天师道有些关系，但六姓之家也好，南北天师道也罢，起源本从天师，血脉一家。兄弟目标是斛律明月，并非四道宗主一位，此事若成，兄弟当诸位面前立誓，当推举王兄为四道宗主，若有食言，天诛地灭！这是王兄和我等联手的第一个好处。”

众人听他立誓诚恳，多少有些动容，王远知脸色也稍缓和。

李八百见状继续道：“王兄志存高远，当然未见得对这些虚名有兴趣，但天师门下，本以振兴太平大道为目的。我等此行若成，王兄还有第二个好处。”

就算王远知都忍不住道：“是什么？”

他虽贵为茅山宗道主，但若说对四道宗主一位并没有去想，倒是假话。

“只要我等成功，陈顼肯定对王兄另眼相看。”李八百缓缓道，“当初兄弟一步走错，害王兄被陈顼猜忌，兄弟一直想要补过这个错误。”

裴矩突然插嘴道：“到时候王兄不但是四道宗主，还能身兼陈国国师一位，要说超越寇谦之，也非绝无可能。”

众人均是动容，就算斛律琴心都不能不说，李八百、裴矩说出的条件极具诱惑。

这数百年来，茅山宗在时人眼中，又叫南天师道，南天师道虽有发展，但在世人心中，还是不能和寇谦之的北天师道相提并论。

若能超越寇谦之，王远知就可说是道中第一人，这种荣耀，让王远知怎不心动？

只有张仲坚态度冷漠，好像在听，又像根本没有把一切放在心

上："和他说这么多做什么？这件事，他本来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

王远知目光如针，倏然钉在张仲坚身上："看来你对我很是不满？"

张仲坚缓缓道："不错，事成后，我还要和你作个了断。"

当初张裕是中王远知禁制，又被葛聪九字真言所伤，这才身死，张仲坚当然记在心中。张季龄、蝶舞身死，或多或少也和王远知有关。

往事如刻，张仲坚从未忘记。

王远知淡淡道："其实不必事成后，如今你我就可以作了断！"

"你敢吗？"张仲坚神色有着说不出的冷漠。

所有人都有些吃惊，不想张仲坚竟有如此胆量，居然敢向茅山宗第一高手挑战。

王远知脸色未变，但眼中隐约有分不安。

他当初甚至对张裕都敢下手，为何会对张仲坚如此畏惧？斛律琴心身在局外，冷眼旁观，益发觉得其中局面微妙。

李八百眼中闪过分诡异，打破僵局道："兄弟这般辛苦将各位找来，不是为了自相残杀，却是想各位携手做大事的。"

一直默不作声的郑道人突然道："还不知道八百兄的大事是什么？"他看似墙头草，但轻轻一句话，就将话题岔开。

斛律琴心听到这里，更是侧耳倾听。

葛聪突道："可是要杀斛律明月？"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有些发颤。

张仲坚眼眸一亮，可其余众人都是脸色改变，李八百沉默许久才道："我的确也想杀了斛律明月，可现在还不是时机。"

"那什么时候才是时机？"张仲坚冷冷道。

李八百笑道："张大侠不急，这里的诸位，只怕就你一心想和斛律明月对决……"

众人听到这里，耸然变色，再看张仲坚的神色已大不相同。

这些年来，道中高手可说被斛律明月追得狼狈不堪，但从未有人敢向斛律明月挑战，这个张仲坚竟敢？

听李八百又道："可报仇不见得一定要杀了他，还有很多手段。"不待张仲坚反对，李八百凝声道，"兄弟召集各位来此的目的，本是想对兰陵王下手！"

斛律琴心娇躯微震，花容色变。

第九章
抉择

李八百原来竟想暗算兰陵王？

他诸多算计，每提出一个计谋，都有些让人很是意外。

众人一听，脸色各异，但不能不说李八百此举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齐国眼下以斛律明月最为强悍，但斛律明月毕竟老了，渐退幕后，齐国剩下的年月，当然以兰陵王第一。

若能暗算兰陵王，对斛律明月打击当然极大。

“兰陵王若死，斛律明月必乱，他一乱，我们就有机会。”李八百望向王远知，沉声道，“想王兄因兄弟被陈顼猜忌，可若能插手除去兰陵王，必定会让陈顼另眼相看。”

王远知沉默下来，不能不说李八百说的极有道理。

陈国的大敌本来一直是周国，陈顼的仇敌也一直是宇文护。

可已有风声传出，宇文护死了，是被宇文邕杀了。

这个消息天下百姓信了，道中人却多半不信，很多人都怀疑宇文护死在孙思邈之手，但一直没有明证。不过对陈顼来说，谁杀死的宇文护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宇文护死了。

宇文护一死，周、陈矛盾就少了很多。

陈顼多疑，但也有雄心，一直要证明自己，他接下来的时间当然是要做出一番功绩，证明自己不愧是江南真正的天子。可谁都清楚，陈顼如果要北伐，目标肯定是过江后径直面对的齐国，而不是远在关中的周国。

兰陵王若死，齐国势力大衰，对陈顼来说绝对是天大的好事。

葛聪突道：“可兰陵王如果死了，我们就要防备斛律明月的疯狂报复。”

众人不寒而栗，齐国最有希望的高澄死了，齐国追杀道中人长达二十年之久，高澄的儿子兰陵王若死了，天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裴矩淡淡道：“斛律明月已非当年的斛律明月。”

“不错，他老了。”李八百眼中精光闪动，“这些年来，他竭尽全力，也奈何不了我们就是明证！”

转望众人，李八百问道：“诸位想必赞同兄弟的主意了？”

葛聪神色有些不情愿，似乎此行亦非本意，可见李八百咄咄逼人的目光，强笑道：“想杀兰陵王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我们连他在哪里都不知道呢？”

李八百淡淡道：“这点葛道长倒不用担心，兄弟已经探明，就在明日，他就要回转邺城！”

斛律琴心诧异非常，心想兰陵王行踪一向隐蔽，这次回转邺城也是斛律明月突然的决定，李八百怎么会知道得这般确切？

她震惊之下，身形稍移，她待得久了，浑身僵硬，脖颈竟然发出“咯”的一声轻响。

那声音虽轻，可斛律琴心自己听到，却如沉雷响在耳边。

此中均是道中高手，任何一个她都难以应对，若被他们发现行踪，她可说是九死一生。

火堆还在燃着，“噼啪”作响，掩盖了旁处细微的响动。

听李八百又道：“斛律明月为了树立兰陵王的威势，每次在兰陵王突然回转邺城时，都会为他造势……这次当然也不会例外……”

斛律琴心见对方竟没察觉到自己藏匿在暗处，轻舒了一口气。

她以往拒绝深想许多事情，但这次听到李八百所言，不知为何，突然想到当初在张家时，张裕对兰陵王说过的一句话——你不过是个斛律明月扶植起来的傀儡罢了。

她心弦颤动，隐约间想到什么可怕的事情。

不过这里危险非常，她不敢再想，暗萌退意，无论如何，她都

算打听到李八百的计划，只要她能够离开这里，她甚至能够扭转她自己的命运。

一念及此，斛律琴心有分振奋，留意身边的地形，只想悄然后退离去。

她紧张地望着火堆旁的众人，突然发现有点异样。

火堆旁少了一人。

李八百、裴矩、王远知、葛聪和张仲坚均在，可她直觉中就是感觉少了一人。

斛律琴心转念间，蓦地察觉，少的是那个郑道人！

郑道人身为楼观道的道主，在通天殿的时候，就和墙头草一样，唯唯诺诺，这次到了这里，更少吭声，这样的一个人，本来就少被人留意。

这样的一个人，又会去哪里？

斛律琴心想到这里时，蓦地一阵心惊，她感觉到背后有人！

吃惊之下，她再顾不得隐瞒行踪，霍然扭头望去，就发现郑道人正立在她的身后。

斛律琴心惊凛交加，立即反手拔剑，剑才出，琴声将发之际，郑道人五指已抓到她的咽喉。

她来不及出剑，只能一个倒仰翻了出去，可不想郑道人屈指一弹，一股青烟到了她的鼻尖。

她躲避虽快，但还是吸进半点青烟，只感觉天昏地暗，不由暗自叫苦，当初她就因此栽在裴矩手上，这次竟还是无法避过。对付道中之术，她经验远远不足。

“倒下。”郑道人冷哼一声。

他声到人到，一掌切向斛律琴心的脖颈。

斛律琴心一咬舌头，精神微振，软剑一抖，竟还能刺出一剑。

“嗤”的声响后，郑道人肩头着了一剑，鲜血溢出，可那软剑也被郑道人击飞了出去。

斛律琴心软剑一失，头晕脑胀，人在地上晃了几晃，就仰天倒了下去。

李八百等人根本动都未动，脸上甚至有了分哂然。

他们未将斛律琴心看在眼中，认定郑道人一人可以解决斛律琴心，是以根本不打算出手，却不想郑道人这般没用，虽擒住斛律琴心，居然还挂了彩。

郑道人脸上有些挂不住的样子，闷哼一声，不等软剑落地，长袖一拂，竟将软剑卷在袖中，再是一抖，软剑激飞电闪，直刺地上的斛律琴心。

斛律琴心眼前迷糊，见软剑飞来，不想会死在自己的剑下。

她心中有分苦涩，脑海中电闪过破釜塘木屋前的景象……

那一刻，她只是在想，就算他会坐在桌子对面，我也再做不了稀饭。

眼看软剑就要将斛律琴心钉在地上时……

“当”的一声响，火光四溅。

一点黑影飞来，击在软剑之上，竟将软剑硬生生地砸偏尺许。

“嗤”的声响，软剑刺在斛律琴心身旁的雪地上，颤颤巍巍。

那点黑影也落在地上，滚了几滚，翻了两翻，原来不过是枚铜钱。

斛律琴心一怔，不知这时会有哪个出手，可再也支撑不住那股眩晕的感觉，闭上了双眼。

郑道人脸色改变，缓慢地转头向铜钱飞来的方向望去，方才他掷出软剑并未用全力，但对方竟能用一枚铜钱击偏剑尖，力道之深，运劲之准，简直可说是骇人听闻。

王远知、裴矩看着那枚铜钱，眼中也露出惊诧之意。

郑玄看的是李八百。

李八百也在看着那枚铜钱，见郑道人望过来，李八百哈哈一笑道：“道长不要看我，我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郑道人脖颈一寸寸地扭转，目光终于落在了张仲坚的身上，嘎声道：“是你？”

他满是不信的口气，实际上不止是他，所有人都有点难信——难信几个月前还是浑浑噩噩的无名之辈，如今竟然有这么高的功夫。

“是我。”张仲坚道。

“你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她本是斛律明月的细作，她听到我们的事情，很可能坏了我们的大事？”郑道人咬牙道。

裴矩一旁道：“郑道人说的不错，这女的叫斛律琴心，本是斛律明月的义女，这次潜来，显然要对我们不利。”

山风呼啸，凛冽如刀，所有人的目光比刀光还要冷，那一刻全钉在张仲坚的身上。

张仲坚竟能镇定自若：“我只知道她不该死，该死的是斛律明

月。”

裴矩目光一闪，淡淡道：“听张大侠这么说，兰陵王似乎也不该死了？”

众人色变，转瞬间将张仲坚围在当中。

如果张仲坚不赞同李八百行刺兰陵王的计划，那就是他们的敌人。消息若泄漏，只怕他们人人寝食难安。这一刻，要杀斛律琴心反倒是次要的事情。

张仲坚依旧未动，只是道：“是。无论别人怎么想，但我要杀的只有斛律明月！”

王远知冷冷道：“你以为你是谁？”

“我不是谁，我是张仲坚。”张仲坚昂首道，“王远知，你若是不服，大可动手！”

王远知勃然色变，忍不住上前一步。

张仲坚缓缓道：“可你不会冒险的，是不是？你中了家父的生死判，虽用茅山道术克制住毒性发作，但若不得我龙虎符箓化解，始终是修行的致命之患。”

王远知额头上有黑气一闪，放声长笑道：“你想威胁我？”

他虽在大笑，可谁都听出他笑得有分勉强。

“我不想威胁你，只想告诉你，我死了，对你并没有好处。”张仲坚淡淡道。

王远知闷哼一声，却知道张仲坚说的是实情。

当初张季龄破禁制濒死一击，王远知猝不及防，已中了张季龄的算计。王远知这次前来，一方面是为陈国尽力，另外一方面，就是找张仲坚寻求破解生死判之法。

他早看出张仲坚眼下意志极坚，为复仇性命都可不要，但他大好的前途，肯定不想和这种人做个生死较量。

张仲坚转望李八百道：“李八百，你来找我，除了想利用我，当然还想从我身上得到家父藏的财富了？”

李八百嘿然一笑：“张大侠明白人说的就是痛快话。”他倒是直认不讳，目光从张仲坚手上的碧玉扳指上掠过。

张季龄身为江南首富，这些年敛财难以尽数，虽已身死，但在死前已将财富转移大半，眼下谁都清楚，除了张仲坚，没人知道财富在哪里。

众人都是道中之人，可要成大事，财富也很重要，张季龄留下

的那笔财富，对众人显然是个极大的诱惑。

葛聪听到这里，更是睁大了眼睛，口水几乎流了下来。

“因此不到鱼死网破的时候，你不会和我翻脸的。”张仲坚缓缓道，“更何况你还要利用我来对付斛律明月？”

李八百抚掌大笑道：“我当然不会和你翻脸了，不过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张仲坚目光游转，落在斛律琴心的身上，缓缓道：“意思很简单，我不想和你们翻脸，可也不想让她死。”

裴矩眼中露出分讶然，已明白张仲坚的用意，却从未想到以前那莽撞小子竟也有这般心机。

斛律琴心刺探他们的秘密，本是必死无疑，张仲坚虽说早非从前的冉刻求，但若说要从众人手上救出斛律琴心，也是力所不能。

可张仲坚轻易几句，先将王远知、李八百两个最主要的人物稳住，只剩下裴矩、葛聪、郑道人三人，无疑容易对付很多。

在场众人若论心机，当然远胜旁人，均明白张仲坚的意思。

葛聪嘿然一笑道：“我是个生意人，生意人素来喜欢和气生财。”

张仲坚也不看他，只等裴矩的答复，他当然知道裴矩是个深不可测的人物。裴矩若是动手，他能救斛律琴心的希望不大。

裴矩目光转动，看众人表情各异，突然摆手笑笑：“我对斛律琴心没有兴趣。”

众人一听，目光立即落在郑道人的身上。

郑道人肩头还在流血，神色本是愤怒，可见众人望来，微吸一口气，轻淡道：“我们当然还是要听八百兄的看法了？”

他这么一说，显然是不敢和张仲坚交手，却把烫手的山芋丢给了李八百。

众人心中对这个郑道人多少有些轻视，暗想郑玄是楼观道的道主不假，但看其言行本领，似乎连葛聪都不如。

寒风凛然，吹得火焰乱舞。

李八百的眼中突然有分古怪，沉默许久，这才笑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看此情形，张大侠不出十年，只怕就又是一个斛律明月。”

裴矩眼中寒光一闪，若有所思。

李八百悠悠道：“只可惜的是，以张大侠的这种行事方法，只怕活不过十年！”

山风益冷，吹得天地万物瑟瑟发抖。

斛律琴心醒转的时候，身上却没有冻僵的感觉，她一睁开眼就见到火堆燃尽，只有余烟渺渺，给严酷的冬日带来一些温暖。

她仍在昏过去的地方，她略有诧异，显然没想到自己还能醒过来。

这些人怎么可能放过她？

身上虽还有分麻痹，但她还能勉强站起，举目望去，见到天色发白。

她竟昏迷了一夜，今天是兰陵王回转邺城的日子？他们去行刺兰陵王了，可他们怎么会放过她？

斛律琴心大惑不解，可知道眼下第一要务就是赶回邺城。

她才要举步，突又顿住，扭头望向身旁不远的一块大石，石上坐着一个人，正在望着她。

“张仲坚？”斛律琴心失声道。

石上的张仲坚目光复杂，却未说什么。

“是你救了我？”斛律琴心流露分感激之意，当初在建康时，她感觉最对不起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孙思邈，另外一个就是张仲坚。

张仲坚本把她当作朋友，可他临别时，已和她断了交情。

她本以为再见张仲坚时会势成水火，却不想他竟能从李八百等人手中救了她。

但张仲坚怎么会有这种本事？

事实虽在眼前，斛律琴心却有怀疑。

“我没有救你。”张仲坚道，“他们只让我看着你，不要让你逃了。”

这是李八百的条件，张仲坚其实也有些意外，没想到李八百居然这么好说话。

斛律琴心一颗心沉下去：“看到什么时候？”

“他们的意思是……等到他们行刺兰陵王成行的时候。”张仲坚眼中有分古怪。

斛律琴心焦灼万分，试探道：“那我……若想逃走呢？”

在李八百面前，她当然不会说出这种话，可面对张仲坚，她还是觉得可以尝试。

“你可以试试。”张仲坚轻淡道。

斛律琴心沉默下来，如今的张仲坚再非昔日的冉刻求，她绝非他的敌手。顿了许久，斛律琴心诚恳道：“张仲坚，我知道你想找我义父报仇……可是……”

“你认为我不应该这么做？”张仲坚霍然望来，眼眸中带着红日跳破阴霾的那种执着。

斛律琴心沉默许久才道：“我没这么说。”

她能怎么说？该还是不该？她也无法判断！很多事情，不同人来看，就有不同的答案。

她只是道：“可兰陵王毕竟和你没有什么恩怨？”

“听说你要和他成亲了？”张仲坚突道，声音中有点怪异。

斛律琴心感觉全身有些发热，却不能否认。

“你喜欢的是兰陵王？”张仲坚又问。

斛律琴心忍不住道：“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张仲坚盯着她的眼眸，一字字道：“这和我没什么关系，但和先生有关系。”

“你错了，这件事本和孙思邈也没有任何关系！”斛律琴心大声道。

可一个人有的时候声大，并不代表她的坚强，相反在暗示她的软弱。

张仲坚扭头去望那初升的太阳，突然道：“蝶舞死前，曾经见过我一面……”

斛律琴心微怔，望着那坚强却又抑郁的脸庞，心中突然有分伤感。

蝶舞突然死在建康，这件事出乎人的意料，在斛律琴心的心中，一直是个疑案。

“那时我真傻……”张仲坚涩然道，“我喜欢她，我一直喜欢她，为了她我不惜做一切事情的，但她喜欢的是兰陵王。”

斛律琴心脸色微变，失声道：“你说什么？”

她记得张三曾说过这件事，但她那时根本没把此事放在心上，此刻听张仲坚重提，蓦地发现其中很有些问题。

张仲坚望着朝阳，低声道：“她曾对我说过，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去见兰陵王，有人答应过她，如果她能做成一些事情的话，会帮她去见兰陵王。”

他陷入回忆，却没有留意到斛律琴心娇躯瑟瑟发抖。

兰陵王如那黑夜中炫目的焰火，吸引着无数美丽的飞蛾，还有蝴蝶。

“我也一直以为她喜欢的是兰陵王……因此我喜欢她，却从来不敢表达爱意……在建康时，她特意来见我，之后就到了张府，变成了张丽华……”

斛律琴心脸色更白，心中却只想着一个问题，张丽华绝非蝶舞，那张丽华去了哪里？

“然后蝶舞就被陈兵射死了。”说到这里，张仲坚嘴角抽搐下，喃喃道，“我后来无数次想起当初的情形，我肯定她也是喜欢我的，可我为何不敢说出心意呢？”

沉默片刻，他这才做出结论道：“因为我很自卑，我怕失望，我怕失败。”

扭头望向斛律琴心，张仲坚缓缓道：“我至今仍很后悔，当初我若不让蝶舞离去，说不定结局就会完全两样。”

斛律琴心只听到自己内心在喊，不会的，结局还是会一样。

她心中惊惧又起，可始终不明白自己在怕什么！

“你知道我为何要和你说这些？”张仲坚道。

斛律琴心摇头，有分困惑。

“很多事情，错过了就错过了，甚至连改正的机会都没有，我不想你也如此。”张仲坚缓缓道，“你走吧。”

“什么？你说什么？”斛律琴心一怔，有点不信自己耳朵。

张仲坚苦涩笑笑，却不再说什么，只是扭头望向朝阳。

东方日起，有金色的光辉铺在了张仲坚的脸上、身上，带分温暖，也带分朦胧……

斛律琴心蓦地明白过来，惊喜道：“你要放我走？”

她这才记起自己还有要事去做，那一刻迫不及待要走，可只走了两步，又顿了下来。

“我走了，你怎么办？”

张仲坚放了她，那李八百、郑道人等人怎么会放过张仲坚？

“要不，你和我……”斛律琴心说了几个字，立即顿住，她本想让张仲坚和她一起去找斛律明月。

有斛律明月在，对付李八百等人当然并不困难。

可她当然明白，张仲坚要见斛律明月，只会分个生死。

心中后悔，斛律琴心改口道：“张仲坚，你……为何要放我走？”

“为了一个信心。”张仲坚缓缓道。

说话间，脑海中闪过孙思邈当初客栈里对他说过的话——记住，你是张仲坚！

他确信自己是张仲坚。

“信心？”斛律琴心显然不明白。

“是的，为了先生的信心。”张仲坚道，“先生有信心，他知道很多人身不由己，知道有些人行事并非本意，但他坚信这些人能找到自己，我不想让他失望。”

斛律琴心一震，眼见日头高升，只怕兰陵王已进邺城，再顾不得多说，飞奔下山，径直向邺城的方向跑去。

她本疲惫无力，但事态急迫，迫出她的全部潜能。

冷风如刀，刮在脸上，她内心却是火热。

她奔跑途中，回忆张仲坚最后说的话，忍不住想到，孙思邈也早知道我是斛律明月所派的人，可他什么也没说。

他为了什么？

他知道我身不由己，他也知道我并非本意，他希望我找到自己？可究竟怎么才算找到自己？

念头翻来覆去之际，斛律琴心心情激荡，却终于进了邺城。

见邺城秩序井然，并无大军前来的迹象，斛律琴心松了口气，只感觉一颗心剧烈地跳动。她无暇去想许多，立即直奔孙思邈所在客栈。

等冲到那四通客栈的时候，已日上三竿。

她早知孙思邈所住房间，几乎毫不犹豫地冲到他的门前，那一刻只觉得面红心热，一颗心几乎要跳出喉咙。

拍了下房门，感觉声音都已嘶哑，斛律琴心低声道：“孙思邈？”

房门打开，孙思邈望见斛律琴心的时候，眼中闪过分诧异，他并未想到斛律琴心会来找他！

斛律琴心顾不得细说，径直道：“李八百、王远知等人已到了邺城，他们今日恐怕要刺杀兰陵王高长恭！”

顿了下，感觉额头汗下，斛律琴心急迫道：“你能不能去救他？”

“为什么……找我？”孙思邈皱眉道。

他自然有迟疑的理由，这里是邺城，是齐国的天下，关键是斛律明月也在！如果事实真如斛律琴心所言，她只要通知斛律明月，斛律明月自然会处理一切。

斛律琴心忍不住心酸，暗想你真不知道我为何找你去救兰陵王？

兰陵王今日回转邺城，很快就要娶我，但我不想嫁！

我若不想嫁，只能说服兰陵王悔婚。

你若救了兰陵王，说不定可以此为筹码，让兰陵王不要娶我。

女人心，海底针，她心思曲折，可怎么有勇气说出自己的真正用意？只感觉心口越跳越快，斛律琴心再也忍耐不住，嘶声道：“因为我想……”

她只说了四个字时，孙思邈脸色巨变，突然一伸手抓住了她的手腕，低声道：“不要说话。”

斛律琴心周身发热，可被他神色所摄，又有些发冷，那片刻她差点怀疑眼前这人并非孙思邈。

孙思邈从未有如此紧迫肃然的时候！

可她转瞬发现了问题所在，因为那一刻她的心跳有如擂鼓般剧烈，她甚至怀疑下一刻她的心脏会从嗓子里蹦出来。

她是一路狂奔而来，有些气喘，但无论如何，她心跳都不应如此剧烈。

她想到这里时，就感觉周身一震，嗓子发热，一口血就要喷了出来。

孙思邈立即出手，一指戳在她喉下的天突穴上。

他出手极快，斛律琴心甚至根本来不及反应，就感觉血液突凝，浑身一震，心跳也似停了一停。

“你……”斛律琴心想要说话，却发现声音已哑。

在那片刻的工夫，孙思邈右手拉住斛律琴心的左手，左手如弹琴般从斛律琴心的手臂掠上。

斛律琴心的心跳虽然还很剧烈，但多少清醒几分，暗自骇然想道，难道我中了毒？不然怎么会这种反应？

更让她骇然是，是谁给她下的毒？难道是张仲坚？

她不愿相信这个答案，也没有工夫去想，因为在这一刹那，孙思邈已连点她手臂十二处要穴，再一反掌，拍在她颈部大椎穴上。

斛律琴心只感觉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

孙思邈伸手扶住娇躯，却没有半点旖旎之感，心中只在想，是孤独迷情蛊发作的迹象，不止是孤独迷情蛊发作，还有心蛊催动，是以才发作得这么猛烈！

原来他虽诧异斛律琴心的到来，可毕竟是天下无双的妙手，只听斛律琴心说了两句话时，就感觉她很有问题，再一凝神观望她的脸色，立即发现她眼眶底下迅疾现出半弧月般的黛痕，同时两耳耳垂变紫。

当初他曾在蝶舞身上见到过这种蛊毒的迹象，后来变故接踵而来，让他无暇深究。

蝶舞已死，可他没想到斛律琴心也会中毒，而且发作得这么猛烈。

伸手抱起斛律琴心，将她平放在床榻之上，孙思邈一刹那有两个难题。

听斛律琴心说，兰陵王有危险，她来这希望自己去救；可斛律琴心身上的孤独迷情蛊发作，他必须施救，晚一步就算是他也回天乏术。

略作沉吟，立即做了决定，孙思邈手一展，有如发丝般的金针现在手上，他先扶斛律琴心盘膝坐起，手腕一抖，金针刺在斛律琴心脖颈的大椎穴上。

微舒了口气，他立即到桌案前执笔写了几个字，折好走到门前。

见楼道有个伙计探头探脑地向这个方向望过来，似被这里的变异惊动，孙思邈招招手，那伙计过来道：“客官，有事吗？”说话间还忍不住向房间里看了眼，再看孙思邈的眼神有些异样。

孙思邈不理他的念头，沉声道：“我要救人，你立即把这封信送到将军府，交给斛律将军。”

见那伙计吐了下舌头，似欲拒绝，斛律明月威震天下，寻常的一个伙计怎敢去见？

孙思邈却顾不得许多，沉声道：“你说信是孙思邈让你交给他的，他一定会见你。”拿出锭银子道，“这是报酬，斛律将军正在等消息，这信你若交不到斛律将军手上，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那伙计骇了一跳，慌忙接过信，飞快地下楼。

孙思邈苦涩笑笑，并不想如此吓人，但如今事态紧迫，让他也顾不了许多。

拴上房门，孙思邈回转到床榻前，去掉斛律琴心的外衫，露出

她凝脂的肩头。

有幽香暗传，斛律琴心皓白如雪的肌肤现在孙思邈的眼前时，让孙思邈也怔了下。

他自行医以来，素来奉行“大医精诚，千金一命”的原则，在他眼中对病人也一直一视同仁，认为“华夷愚智，普同一等”。

金针在手时，他眼中的对方只有有病无病之分，可此刻见到斛律琴心这般模样，心中还是难免有分异样。

但很快收敛心神，孙思邈暗想，斛律琴心中了孤独迷情蛊，本来此蛊发作缓慢，只在某些特定时刻才会发作，但她除了中了孤独迷情蛊外，还中了一种心蛊。

这种心蛊可迅疾地激发孤独迷情蛊的发作，若要救斛律琴心，当用釜底抽薪之计先除心蛊！

他思绪转念间，手中金光闪现，不知哪里暗藏的金针现在指端，片刻间就在斛律琴心的手阳明经、手太阳经、手少阳经上刺了十二根金针。

此三经为手三阳经络，由手入脑。

孙思邈深知蛊毒无论对心对脑，均有极大的伤害，这才当机立断，隔断蛊毒入脑路线，断其腑脏交汇。

常人当经络运行通畅，才能无恙，但这刻蛊毒发作，孙思邈反其道行之，却是为了抑制蛊毒的发作。

片刻工夫，他已作好了驱蛊的准备，手一展，又有根金针在手，可他却犹豫片刻。

他眼下当务之急就是先除心蛊，心蛊动力一去，孤独迷情蛊就算不除，发作也会减缓，对斛律琴心的危害也没有那么迫切。

但要除心蛊，就要从手厥阴心包经入手，施针很费工夫，最关键的一点是不能被人打扰，若是中途停针，斛律琴心立即有性命之忧。

向房门望了眼，又见斛律琴心眼下、耳垂凝紫发黑，甚至印堂上都有紫气闪现，孙思邈长吸一口气，知再不能耽搁，手中金针飞快在她手指的中冲、关冲穴轻刺一针。

有两滴血珠冒出，竟泛着紫色的光泽。

孙思邈片刻间收敛心神，又运针刺在斛律琴心手心劳宫穴上，轻轻捻动，同时留意着斛律琴心的脉跳。

斛律琴心虽在昏迷中，但秀眉紧蹙，似仍不堪蛊毒发作的痛苦。

但孙思邈三针下去，她眉心已经微舒。

孙思邈知治法得当，金针拔出，又刺在她手腕的大陵穴上。

手厥阴心包经关系人体的脏腑和三焦，流动方向是从心入手至中指中冲穴，分注手无名指的关冲穴，交于手少阳三焦经。

人体三焦素来极为神秘，手厥阴心包经承三焦之前，关系重大，在体表起于天池，止于中冲。

孙思邈就要从中冲穴循心包经反刺到天池穴，帮斛律琴心泄出心蛊。

有血滴再次渗出，孙思邈缓缓起针……

他虽不过刺了数针，但极为耗费心神，远比他当初救活那棺中的母子还要吃力。

就在这时，突然有脚步声传来，到了他的房门前停下。

孙思邈虽全力帮斛律琴心驱蛊，但听觉仍是敏锐，听到那脚步声低细，竟非一人来此，微皱了下眉头。

那脚步声极低，来人竟是高手，而且不止一个高手。

怎么会有这多高手来到这里，他们是敌是友？

只不过犹豫刹那，孙思邈再次运针，又将金针刺在斛律琴心左手臂的内关穴上。

斛律琴心痛苦之意又减了一分，可房门“咯”的一声响，竟然开了。

孙思邈心中凛然，他当然知道自己闩了房门，来人根本不敲门，竟用利刃削断了门闩进来，显然是来意不善，甚至可能要对他下手。

可他怎能停手？

刹那间，房外进来了六人，个个身着黑衣，蒙着脸孔，有如幽灵般到了床榻前。

孙思邈额头微有汗水渗透，他脑海中立即想到了一个问题，斛律琴心中了心蛊绝非偶然，而是对手下的一个圈套——针对他的一个圈套。

他们的目标是孙思邈！

他们知道孙思邈会帮斛律琴心解毒，他们也知道解心蛊时，孙思邈再无反击之力，因此他们来了，就要趁这个机会除去孙思邈。

孙思邈若是停手，斛律琴心立即会死，但他若不停手，他如何来应对敌手？

那时候死的不仅是他，斛律琴心一样会毙命。

那一刹那，孙思邈想明白事情的关键所在，他实难以抉择。

十三年前一个错误的决定，让他陷入十三年的自责，到如今他终解开了枷锁，可他没想到，如今又有这般选择摆在他面前。

“嚓”的一声响，一个黑衣人已经拔刀。

刀光雪亮，窗外雪冷，斛律琴心脸色雪一样的苍白……孙思邈脸上迷雾又起，如同昆仑顶那常年不化的积雪。

第十章
营救

一滴汗水顺着孙思邈额头流淌下来，到了他的眼角、嘴角，苦涩发咸。

孙思邈拔针。

那六人立即后退，持刀那人也没有出刀。

他们当然知道孙思邈的身手，就算他们来了六个，如果在孙思邈独自一人时，他们也不会是孙思邈的对手。

他们在等孙思邈的选择。

孙思邈手腕一抖，金针又刺入斛律琴心手臂的间使穴上……

持刀那人立即出刀，一刀虎虎生威，向孙思邈当头劈去！

其余五人眼中却露出分诧异，他们未曾想到过，世上竟有如此镇静之人。同伴出刀，他们却未稍动，只因为在他们看来，孙思邈若不立即还手，这一刀必定要了他的性命。

刀光一闪，“喀嚓”声响，那刀几乎擦孙思邈手臂而过，劈在了床榻之上。

孙思邈还在捻着金针，专注着治疗斛律琴心所中的蛊毒，根本未看那刀一眼。

那五人一怔，几乎都以为同伴是突发善心，一刀砍偏，可那出

刀之人却知绝非如此。

出刀之人方才一刀砍下，又快又狠，只以为一刀就能将孙思邈砍成两半，可不知怎地，刀看似砍中孙思邈，却偏偏落在空处。

他一刀走空，只怕孙思邈回击，立即拔刀后退，见孙思邈专注用针，其余五个同伙不解看来，脸色微红，又喝一声，单刀变竖为横，平平直奔孙思邈胸膛削去。

众人睁大了眼眸，就见那刀光一闪，已入了孙思邈的胸膛，不待欢呼起时，单刀再次走空。

持刀之人后退一步，眼中露出惊怖之意，如同见鬼一样。

室中静寂，孙思邈仍在捻着金针，神色平静，但额头汗下。

其余五人中一人鬓角花白，很是苍老，显然是为首之人，冷哼道：“好一个‘一气化三清’，兄弟们，一起上。”

那苍老之人目光毒辣，在那片刻看出孙思邈用的是道家法门一气化三清。

此术说起来玄奥，实际上只是孙思邈在那间不容发的工夫扭动身躯，飞快换位闪避，避开了敌手的两刀。

众人一得提醒，立即拔刀，只发出“嚓”的一声响，可见动作齐整。

孙思邈就算道法高深，但床榻不过方寸之地，能有多大腾挪空间？六人齐上，挥刀乱砍，孙思邈绝无闪避的余地。

那苍老之人想通这点关键，缓步上前，一字字道：“孙思邈，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祭日。”

他说话间，手一比，六人六刀，“刷”的一声响，齐齐落下。

孙思邈眉一扬，突然吸了口气。

“咯”的一声响，床榻突然塌了下去，有烟尘弥漫，床帷如网，倏然向那六人罩到。

那六人一惊，再顾不得看是否砍中孙思邈，慌忙后退。

只听“嗤嗤”声响后，床帷被乱刀斩破，那六人紧靠墙壁，挥动单刀，只怕孙思邈趁隙攻来。

可众人只舞刀片刻，就止住了动作，齐齐望向靠窗的桌子。

斛律琴心正盘膝坐在桌上。

孙思邈不知何时，已将斛律琴心从床榻转移到桌上，站在桌侧，拔针用针，金针刺在斛律琴心前臂的郄门穴上。

手厥阴心包经起于胸部的天池穴，止于中指尽处中冲穴。

从天池起，分别经天泉、曲泽、郄门、间使、内关、大陵、劳宫和中冲诸穴。

孙思邈逆心包经用针刺穴，就是要泻出心蛊，在这工夫，已针刺到郄门一穴。

那为首苍老之人暗叫惭愧，知道孙思邈方才不过压断了床榻，趁乱之际将斛律琴心转移，本事之高，身法之快，简直是匪夷所思。

他亦明白关键所在，知道若被孙思邈针刺到斛律琴心的天池要穴，泻出心蛊，那时候他六人再无机会得手。

见方才孙思邈趁乱而走，却未攻击，那苍老之人只以为孙思邈已竭尽全力，哑声道：“兄弟们，出手。”

他声到人到，斗室中竟纵到半空，一刀劈下，双眸圆睁，暗想无论孙思邈如何变化，他这次绝不会砍空。

孙思邈额头汗落，却看也不看来袭之人一眼，右手施针不停，左手突然一抖衣袖。

一道青光爆射而出，直奔空中那老者的左眸。

那老者从不想孙思邈竟有余力反击，见他一挥衣袖，青光闪动，竟有森森剑气迫面而来，大喝一声，挥刀斩去。

刀交青光，并无声响，那青光半空竟然一个转折，再向那老者右眼刺来。

那老者大惊失色，空中吸气，一个空翻回到原地，只感觉脸颊热辣辣地疼痛，伸手一摸，不但蒙面黑巾掉落，露出苍老的面容，脸上也鲜血流淌。

他如中了一剑。

那老者转望其余五人，才发现那五人亦退到原地，神色狼狈。

原来方才刹那之间，不止那老者，其余五人亦同时感觉有青光袭来，森森剑意，竟抵挡不住，狼狈后退。

幸亏孙思邈不能移动，并未趁势追击，不然他们六个说不定已倒下几个。

众人举目望去，就见孙思邈左手衣袖有条青色丝带直垂地面，想必就是方才击退他们的那道青光。

可那丝带怎么会如剑般的锋锐？

众人骇异非常，不信这丝带被孙思邈使用得如此出神入化。

不是丝带，而是天衣。不是青光，而是剑法！

是天衣剑法，孙思邈用的定是天衣剑法！

天衣无缝，天衣本无敌！

金针已落在斛律琴心臂弯处的曲泽要穴。

那老者又惊又佩，瞥见孙思邈额头大汗淋漓，却顾不得擦拭，显然正全力用针施为，立即明白眼下到了关键时刻。

天衣无敌，但眼下天衣却有缝隙，孙思邈的破绽就是斛律琴心，孙思邈用天衣剑术能退敌，却不能杀敌，当然已是强弩之末。

一念及此，那老者一挥手，众人再上。

一时间半空霍霍刀光，嗤嗤剑响，片刻工夫，那六人连冲数次，但均被孙思邈迫回。

他们明知孙思邈运用的不过是条青色丝带，可那青色丝带挥动起来，纵横捭阖，剑气森然，每次刺出，必指他们的双眸、喉间、太阳穴等要害。

有那老者出血的前车之鉴，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敢以身犯险，让要害处被孙思邈的那条丝带击中。

如是者三，孙思邈不但额头有了汗水，头顶已有了蒸蒸热气。

他一手运剑退敌，一手运针救人，分心二用，均不能有丝毫差错，极是耗费心神。

片刻后，他已针刺斛律琴心的天泉穴上，但呼吸已急，少有的气息衰竭，暗自叫苦。

那老者陡然一摆手，其余五人立退。

孙思邈剑势收敛，不知那老者的用意，就听那老者突道："六甲御金。"

孙思邈心中微震，金针差点停了下来，斛律琴心昏迷之中，脸上立露痛苦之意。孙思邈长吸一口气，再次捻动金针，可眼眸余光已落在那六人身上。

其余五人一听那老者说出六甲御金四字，立即聚到那老者身边，三人微蹲，两人纵到那三人肩头处站定，那老者却是一个跟头翻到最顶之上。

六人分三二一的顺序排列，如同叠罗汉一样，那老者几乎要摸到了棚顶。

孙思邈凛然，知道六甲御金一术本是北天师道寇谦之的不传之秘，威力极大，难道说这些人本是北天师道的门下？

那六人微一吸气，室中陡静。

孙思邈暗自惊凛，知道若让这六人蓄力一击，他绝难接下。

渡河为济，击其中流！

念头一闪而过，孙思邈右手不停，左手一挥，喝道：“看针。”

数道金光倏然从他左手袖中飞出，直奔那布阵六人，金针一出，孙思邈脸色突变，叫道：“等等。”

那六人本是立在孙思邈青色丝带击不到的地方布阵，做梦也没想到孙思邈还有这招，阵势微散。

那老者眼见金光如电而到，听孙思邈呼喝，心道等什么？难道等你金针刺瞎我的眼睛？

危机关头，他忘记自己身在最高之处，纵起再跃，“砰”的声响，脑袋已撞在房梁之上，隐隐作疼。

那金针一闪即逝，没入他的小腿，却不及头顶之痛。

那老者纵起时，百忙之中还能向下望去，陡然间心中一寒。

只因他纵起时，有一灰衣人突然闪入房间，在那刹那间连挥五拳，拳拳击中他五个同伴的背心，却只发出“砰”的一声响。

那五个黑衣人全力对付金针，不想身后突然来了敌人，均被一拳击中，闷哼一声，滚倒在地，缩成一团，五官溢血，眼看活不成了。

那老者身形正落，见那灰衣人连发五拳，竟毙了五个同伴，力道之猛，手段之狠，简直骇人听闻。

却见那灰衣人身一纵，已向他冲过来，一拳挥出。

那灰衣人招式并不诡谲，但干劲利索，拳快如电。

孙思邈目光一闪，又道了声：“且慢。”

那老者这才明白，孙思邈方才的“等等”二字，却是向灰衣人所说。

那灰衣人本如龙腾虎跃，听孙思邈喝止，击出一拳终于稍慢了片刻，那老者才得以一掌挡在胸口。

又是“砰”的一声响，那老者手骨尽数碎裂，惨叫一声，被灰衣人打出了窗外，落在长街之上。

那老者心下骇异，重重摔在长街之上时，吐了口鲜血，不顾街上人诧异的目光，还能立即起身，身形闪动，消失不见。

那灰衣人到了窗前，本要追下去，听孙思邈又道：“莫要追了。”

灰衣人缓缓止步，似有不解，但终于望向了孙思邈，本是凌厉的双眸中却带分温暖：“先生，你没事吗？”

那人正是张仲坚。

孙思邈微笑点头，右手一直未停，起针又刺在斛律琴心的天池要穴之上。

有张仲坚护法，孙思邈心无旁骛，呼吸渐转平静，不多时，再起金针，同时拔出一直刺在斛律琴心大椎穴上的金针，一掌拍在她的后心。

斛律琴心娇哼一声，一口血喷出，落在木板之上，甚是鲜艳。

孙思邈见了，微舒一口气，暗想道，她心蛊已被我驱出了八成，不足为患，至于孤独迷情蛊如何来驱，恐怕还要大费周章，但此事毕竟不那么急迫。

斛律琴心缓缓睁开双眼，微有茫然，显然不知怎么回事，突然身躯一颤，感觉到窗口吹来的冷意，才发现自己外衫已去。

孙思邈将她外衣取来，为她披在身上。

斛律琴心本待伸手去接，可心蛊才去，浑身乏力，只能任由孙思邈将外衣披在身上。

冷风从破烂的窗户倒卷而入，颇有凉意，她却感觉浑身有些发热，垂下头来，一时间忘记了身在何处，发生了什么事情。

张仲坚目光从她身上掠过，皱了下眉头道：“我差点坏了事情。”

“什么？”斛律琴心才发现张仲坚也在，脸上微红，垂下头来。

“怎么？”孙思邈目光却在望着地上毙命的五个人。

张仲坚见孙思邈神色惆怅，迟疑道：“先生怪我出手太狠了吗？”

孙思邈苦涩笑了下，眼见五人横尸在地，心中有些异样，顿了片刻，皱眉道：“这些人究竟是什么来历呢？”

这两日之内，他竟连碰到两次刺杀，对手要除掉他的用意不言而喻。

可对手是哪个，他却不能肯定。

“不是李八百派来的吗？”张仲坚听出孙思邈的言下之意，反倒有分诧异。

“为什么这么说？”孙思邈道。

张仲坚看向斛律琴心，苦笑道：“昨晚她碰到了我们……”

将昨夜发生的事情简略提及，张仲坚又道：“这些日子我反复在想先生的话，觉得先生说的没错，冤有头、债有主，此事只和斛律明月有关，斛律琴心不过是奉命行事，她不是个坏人。”

斛律琴心虽垂着头，却将一切听到耳中，闻言心中一暖。

瞥见孙思邈眼中的赞赏和鼓励，张仲坚心中也暖，说道：“我不赞同他们杀了斛律琴心，李八百居然并不反对，只是说大计未成，绝不能让斛律琴心逃走。”

“于是李八百让你看着斛律琴心，你却放走了她？”孙思邈终于明白事情始末。

斛律琴心听到这里，想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这些也在李八百的算计内？”

一想到这里，她不能不感慨这个李八百心机之深，让人难以想象。

张仲坚叹道：“只怕真是这样。我放你走后，越想越有问题，想李八百如此机心，怎么会想不到我会放你走呢？”

顿了片刻，张仲坚又道：“我想通这点后，立即赶来追你，我想你只怕会先找先生。”

斛律琴心脸又发红，暗想孙思邈不解我意，这个张仲坚倒对这其中关系看得清楚。

“我赶来时，就看到先生救你，见到那几人正要围攻先生……我很少见到先生这么吃力的时候。”张仲坚道。

斛律琴心明白过来：“他们故意让我逃走，却早在我身上下了毒。他们算定先生会救我，这才派杀手来除先生？这本是连环算计？”

心中惊骇，悄然望了孙思邈一眼，紧了下身上的衣裳，斛律琴心不知心中究竟什么滋味。

张仲坚点头道：“多半是这样。”

孙思邈暗想，斛律琴心中的两种蛊毒，心蛊才是敌手下的，他虽明知这点，却没说什么。

斛律琴心望向张仲坚道：“你见先生应付得如此吃力，只怕对方功夫极高，这才下了辣手？”顿了片刻，咬牙道，“这帮人明明见先生在救人，还来杀先生，丝毫没有恻隐之心，死了也是罪有应得。”

张仲坚知道她是为自己辩解，感激地看了她一眼。

孙思邈心道，你们真以为我不杀人，就一定顽固不化？事可从权，张仲坚出手狠辣情有可原，我怎么会怪他？

沉吟片刻，孙思邈道：“可我总觉得，这件事不见得是李八百所为。”

“为什么？”张仲坚、斛律琴心异口同声道。

在他们看来，这件事已盖棺定论，不用再想了。

孙思邈皱眉道：“李八百若想我死，算到我出手救人，为何不亲自动手来杀我？”

斛律琴心本以为事情了然，听到这里也感觉有些蹊跷。

来的六个杀手虽然不差，但显然远不及李八百亲自动手。

张仲坚迟疑道：“或许因为李八百分身乏术？”

“他的目标本是兰陵王！他刺杀兰陵王去了？”斛律琴心这才想到自己来此的用意，失声道，“先生，你没有去救兰陵王？”

她实在多此一问，孙思邈当然无法分身行事。

孙思邈道：“我让伙计去给斛律将军送信……”他说到这里，突然吸了口凉气，神色凛然。

李八百如果算定张仲坚会放走斛律琴心，就有十足的把握让他的计划不会泄漏，孙思邈知道自己恐怕走错了一步。

果然，张仲坚皱眉道：“我上楼的时候，楼下有官兵盘查，说有一个伙计死在了楼下。”他心中凛然，猜到那伙计恐怕就是孙思邈托付的那个。

不待再说，楼梯口有繁沓脚步声传来，不少齐兵涌到门前，喝道：“怎么回事？”

方才房间内打得天翻地覆，那老者从窗口跳出去，惊动了官兵，上楼来盘查。

斛律琴心顾不得许多，一把拉住孙思邈道：“你和我去见义父。”

她那一刻心情急迫，唯一的念头就是先救下兰陵王，而只有斛律明月才明确知道兰陵王眼下在何处。她不再想嫁给兰陵王，但她毕竟不想兰陵王死的。

孙思邈望向张仲坚道：“你在这里等我。”

他本还有些事情要说，但早就被斛律琴心拉出了房间，那为首官兵还想拦截，斛律琴心手一晃，拿出一面令牌喝道：“将军令，无有不从。”

那官兵骇了一跳，知道斛律琴心手持令牌是将军府所出，此令一出，邺城守备均要奉令行事。

斛律琴心也不废话，急征两匹快马，和孙思邈各骑一匹，急奔将军府。

孙思邈出客栈前，望见楼下毙命的伙计正是自己请求送信的那

个，不由黯然。他翻身上马，眉头紧锁，只感觉这两日发生的事情关联紧密复杂，而幕后图谋，却让他猜测万千。

客栈离将军府路程不远，二人很快到了将军府前，斛律琴心飞身下马，直冲府内。

斛律明月威震天下，但府邸防范并不森严。

他这种人，当然不用许多兵卫来保护。

孙思邈忧心忡忡，下了马后，踱入庭院中，竟也未遇什么拦阻。

将军府空空荡荡，少有人踪，孙思邈暗自皱眉，感觉有点异常。

脚步声响，斛律琴心冲了出来，讶然道："我义父不在。"

在她想来，兰陵王今日回返邺城，斛律明月多半在府中等候兰陵王回来，眼下斛律明月会去哪里呢？

孙思邈见她俏脸通红，额头汗珠细细，忍不住道："你中的蛊毒并未尽去，要小心调养才好。"

斛律琴心听出他的关切之意，嫣然一笑，再没有昔日冷冰冰的模样。她那一刻心中只是想，有你在我身边，我又怕什么？

转瞬想到当前形势紧迫，斛律琴心着急中带分困惑："义父会去哪里？兰陵王什么时候回转？李八百他们会不会改变计划呢？"

她虽也聪明，但实在无法揣摩李八百这种人的心思。

孙思邈目光微闪，缓缓道："其实我倒觉得你不用太过担心……"

"为什么，你难道不担心？你来邺城，不也是为了兰陵王？"斛律琴心诧异道。

孙思邈道："兰陵王若没有入城，必在军中。想军营戒备森严，李八百虽说神通广大，可要潜入军营行刺，绝非易事。"

"兰陵王若入城了呢？"斛律琴心蹙眉道，"当初慕容家出手行刺，若非兰陵王武功高强，只怕被他们得逞了。慕容家的人，却绝对比不上李八百、王远知等人。"

孙思邈心中暗想，这些事情你是意外得知，但像斛律明月这样的人，平生在刀口行走，早就看作是家常便饭，见怪不怪了。

抬头望天，孙思邈喃喃道："这些日子来，邺城并不平静……"

或许一个不平静，根本不能形容眼下的局面，眼下的邺城可说是波涛暗涌、风雨将至。

他才到了邺城，就掀开了齐国当年灭道的疑案，寇祭司死了，突然有谶语出现，矛头直指斛律明月。

李八百、王远知等道中高手汇聚城外，图谋行刺兰陵王。

先后两拨人刺杀孙思邈，又要挑拨孙思邈和斛律明月交锋。

所有的一切，错综复杂，但其中似又有一根线牵连……

斛律琴心很是诧异，不知道孙思邈怎能还如此淡定，他究竟在想什么？

见斛律琴心焦灼，孙思邈安慰道：“斛律将军身经百战，不会对要发生的事情没有防备的。”

“可是李八百要行刺兰陵王的事情，义父不可能知道的。”斛律琴心担忧道。

“兰陵王回转邺城的消息，本来很少人知道吧？”孙思邈突然问道。

斛律琴心点头道：“当然，树大招风，兰陵王眼下如日中天，想让他死的人绝对不会少，因此兰陵王行踪，一直都是齐国的军机秘事。”

“那慕容家当初怎么会知道，早早埋伏呢？”孙思邈问道。风遗尘整理校对。

斛律琴心一怔，倒从未想过这个问题，半晌才道：“或许他们一直留意兰陵王的动静吧？”

“最近三年来，行刺兰陵王的人可多吗？”

斛律琴心想了许久：“似乎没有几件……”在她印象中，兰陵王一直风光无限，在齐国极高威望，倒的确少闻被刺一事。

“按照你所言，要想暗算兰陵王的从来不少，为何偏偏只有慕容家知道他的行踪，提早埋伏？”孙思邈问道。

斛律琴心不解道：“你究竟想说什么？”

孙思邈并未回答，沉思道：“李八百怎么又能肯定兰陵王的行踪呢？”

这些都像是无关轻重的细节，但孙思邈显然颇为看重，因为他知道迷雾重重，这些细节却能推出很多有用的信息。

斛律琴心微凛：“你是说，兰陵王身边有细作，泄漏了兰陵王的行踪？”

孙思邈目光一闪，喃喃道：“这当然也是一个可能。”

斛律琴心忍不住问道：“那还有什么别的可能？”

“兰陵王若回邺城，依你看，会走哪里？”孙思邈问道。

“他从衡州回转，应走南城门。”顿了下，斛律琴心补充道，“上次他从洛阳回转，走的也是南城。”

孙思邈喃喃道：“看来我们只能试试了。我去南城门看看，你留在这里就好。”

他才要起身，就被斛律琴心一把抓住道：“……我和你一起。”她伸手抓住孙思邈的衣袖，很紧，不肯放松，脑海中突然又回忆起当初和孙思邈跳崖那一刻。

她这次没有回避孙思邈的目光。

孙思邈看了她半晌：“你心蛊未清，奔波伤神，对病情不利的。”

斛律琴心执着道：“有些事情，比命还要重要。”她秀眸凝波，少有地盯着孙思邈的双眼。

孙思邈却移开了目光，看了眼抓他衣袖的纤纤五指，点点头，和斛律琴心并辔上马，向城南驰去。

兰陵王若入邺城，必声势浩大，《兰陵王入阵曲》全城尽闻，二人始终不闻乐声响起，心中微松。

斛律琴心周身疲惫，但精神却足，和孙思邈并辔而走，虽担心兰陵王遇到暗算，却又希望这条路一直就这么走下去。

孙思邈人在马上，一直想着心事，突道：“你虽跟着斛律将军有些时日，可显然并没有参与当初灭道一事了？”

“当然了。”斛律琴心微笑道，“当初灭道伊始，我还未出生呢。”

“因此你对北天师道知道的也不多？”孙思邈又道。

斛律琴心点点头：“我能行事的时候，齐国已难见道人了，我当初奉令……跟踪你的时候，才开始对道中一事有所了解。”

知道孙思邈并非闲谈，定有所指，斛律琴心又问：“你想知道什么？”

孙思邈沉默片刻才道：“道中有云，‘三为数之众，九为数之极’，因此很多时候用数都和三九有关……”

斛律琴心越听越奇怪：“那又怎么了？”

“当年北天师道的道场由北魏移到东魏，在朝廷上榜的高人是一百零六人。”

斛律琴心记得孙思邈在将军府时，对义父提及当年谜案时说过这些事情，不解他为何旧事重提。

“按照正常来说……北天师道应有一百零八人才对，这才合九之数。”孙思邈望天思索道，“据我当年所知，寇谦之成立北天师道时，道场中人的确有一百零八之数的。”

“好像少两个人，那又如何？”

孙思邈沉默许久才道：“这两人去了哪里呢？为何后来北天师道宁可缺数，却不补足这两人的位置呢？”

斛律琴心虽也觉得奇怪，却不解孙思邈为何在这时候突对这种问题有兴趣，试探道：“或许可以问问我义父？”

“斛律将军是否想到过此事呢？”孙思邈喃喃又道，心中却在想，斛律明月肯定知道，这二十年来，道中每一人的底细，他都不会放弃调查的。

斛律琴心无法答复，举目望过去，见到城南在望，静悄悄的绝没有兰陵王进城的迹象，不由轻舒一口气。

可她气还没有喘完，脸色突变，只因为有乐声已随风飘来。

有琵琶声响，鼓声振作，号角长鸣，古朴雄厚又慷慨激昂。

是《兰陵王入阵曲》！

乐声一起，就代表兰陵王已入了邺城，斛律琴心久在邺城，如何会不知道这点？

可让她吃惊的是，乐声却是从遥远的城西方向传来！

张仲坚坐在客栈的房间中，皱眉不语。

客栈死了个伙计，房间内又死了五人，邺城齐军前来，自然大呼小叫，可那些人知道张仲坚和斛律琴心是一路的，多半和将军府有关，见他沉默，竟不敢多问一句。

齐兵很快将五个死人抬了出去，屋中恢复了清静。

不多时，有脚步声响起，停在了门前，顿了片刻，那人推门而入。

张仲坚略有诧异，知道孙思邈不会这么快回转，举目望去，目光微闪。

来的那人是店中伙计的打扮，可张仲坚一眼就认出那人是楼观道的道主郑玄。

张仲坚虽有错愕，但亦在意料之中，一切如果均是李八百的安排，六个刺客中那老者逃走，李八百只怕很快知道他在这里。

冷冷地望着郑玄，张仲坚盘算着他的用意。

他放走了斛律琴心，出手连杀五人。救了孙思邈，知道李八百

这些人不会善了，但他亦知道李八百这些人虽过河拆桥的事做得不亦乐乎，但眼下李八百还没过河，未见得会对他如何。

郑玄微微一笑道：“张兄果然在这里。”

见张仲坚不理他的废话，郑玄略有尴尬道：“八百兄没有猜错，他说张兄侠骨柔情不下张裕，一定会放了斛律琴心的。”

“于是他将计就计，利用我这点来暗算孙先生？”张仲坚反问道。

郑玄微微一笑：“八百兄想什么，我还真的猜不到。”

“那你来做什么？”张仲坚看似淡漠，实则留意房外、屋顶、窗外的动静，略有惊奇，郑玄好似一个人来的。

郑玄道：“我这人没什么本事，能做的就是跑跑腿，送送信。八百兄说了，其实杀不杀斛律琴心无关大局，更不应为了这个影响我等的大计……他想请张兄去个地方谈谈。”

见张仲坚沉默不语，郑玄笑道：“张兄可是怕了吗？”

张仲坚道：“你带路。”

见郑玄转身出了客栈，张仲坚犹豫片刻，心道先生不知何事找我，可无论如何，我都不应将他扯到这个漩涡中。

微吸口气，张仲坚大踏步地出了客栈，见郑玄沿着长街一路向西行去。

二人一路沉默，将近过西城门长街时，郑玄突转入一偏街。

张仲坚看似冷漠，但知道与虎谋皮，一不小心说不定就尸骨无存，一直留意周围动静。

郑玄到了街口的一家酒楼前止步，酒楼不大，黑底金漆大字，上书“鸳鸯楼”三字。

张仲坚见郑玄上了酒楼，缓步跟了上去。

未及晌午，楼客稀少，伙计见郑玄也是伙计的打扮，懒得理会，见张仲坚随后，顾盼生威，倒是殷勤地上来问候。

张仲坚只说声找人，和郑玄上了二楼，见楼上空空荡荡，并没有李八百的行踪，皱了下眉头。

郑玄脸上也露诧异之意，奇怪道：“八百兄的确约我在此相见，怎会没来呢？”招来伙计问了几句，郑玄摇头道，“八百兄既然没到，那我们在此等他一会如何？”

张仲坚一直留意着郑玄的举止，见他茫然的样子不像是作伪，缓缓坐下来，突问道：“一直还不知道郑兄为何要参与此事呢？”

他突然问出这个问题，绝非无因。

他早非当初那懵懂的冉刻求，知道齐国灭道后，北天师道门下东窜西逃，随后托天师六姓之家庇护，结果斛律明月一律杀无赦，才引发天师六姓的反击。

他虽有张裕的一些记忆，但仍旧只知这个郑玄是关中楼观道的道主，六姓之家最衰也是最名声不显的一姓，除此之外，他对郑玄并不了解。

对于关中楼观道，他经张裕醍醐授法，倒是知晓一些。

据《楼观本起传》记载："楼观者，昔周康王大夫关令尹之故宅也，结草为楼，观星望气，是命楼观。"

传言中，楼观道创始人是老子化胡时随身弟子尹喜所创，时代久远。

但这种事信则有，不信则虚，张仲坚并不计较，只知道六姓之家的郑姓后来入主楼观，成为道主。

郑玄先在破釜塘的通天殿出现，本像无足轻重的人物，又像事事漠不关心的高人，但他被斛律琴心刺了一剑后，在众人心目中地位大跌。

但这样的一个人，居然敢和李八百一伙，和斛律明月做对，毕竟是让人奇怪的事情。

郑玄似看穿张仲坚心事，苦笑道："其实我不想来的，可是……八百兄一定要我来。"

他这么一说，张仲坚倒有分恍然。

李八百决定让一人做事，那人不做也得做，就算孙思邈这等人物都对李八百头痛，郑玄显然也是逼不得已。

想到这里，张仲坚倒有分感慨，心道天师六姓早分崩离析，各怀心思，什么创立四道八门的雄途大计，看起来更像是镜花水月。

郑玄也似有分感慨，张望了下，突然低声道："张兄不觉得有件事有点奇怪吗？"

张仲坚才要开口询问，突然扬了下眉，向楼梯口望了过去。郑玄立即住口，转头望去。

二人脸色均有分改变。

这二人眼下都为一道之主，天底下能让这两人惊诧的事情实在不多。

楼梯口不过走上来三个人，但显然没有李八百。

那三人一着黄衣，一穿青衣，另外一人衣白如雪，并肩上来，衣着夺目，但面容看起来倒是平淡无奇。

可张仲坚瞳孔已在收缩，他认得这三人——在响水集的时候曾经见过。郑玄显然也知道这三人的来历——在清领宫他也见过这三人的同伙。

来的竟是五行卫中的三个——白衣金卫、青衣木卫和黄衣土卫！

第十一章
喋血

五行卫怎么来到这里？

李八百约他们在这里相见，来的怎么会是五行卫？

李八百呢？如今身在何处？难道出了什么意外？

张仲坚脑海中念头电闪，虽心中凛然，但还存想着一种可能，这三人是偶然到此，或许不过是来吃个饭，并非为他们而来。

可这个念头很快就被推翻，黄衣土卫上了楼，目光就一直落在了张仲坚和郑玄的身上，他一步步地走了过来，稳如泰山。

青衣木卫未动，扼住了楼道，白衣金卫身形一动，已到了二楼凭栏处，话也不多一句，可这二人显然是封住了酒楼的出口。

郑玄脸色微白，似有畏惧，张仲坚神色不改，心中只想着一个问题，他们怎发现我和郑玄的行踪？

黄衣土卫终于走到了张、郑二人的桌前，开口道：“张仲坚？郑玄？”

张仲坚、郑玄互望一眼，都看出彼此的困惑和凛然，他们怕的绝非眼前的三卫，而是考虑另外一个问题，斛律明月有没有来？

“是。”张仲坚还能稳稳地坐着，微眯着双眸。

黄衣土卫看了他许久，才点头道：“你若束手跟我走，我们不会

杀你。”

他说的口气很狂，也很平淡。

他有理由狂，齐国灭道以来，五行卫应对道中高手无数，响水集时茅山宗虽高手众多，在他们五人看来，也算不上什么——若非孙思邈、桑洞真等人离不开响水集。

他也有理由平淡，他们杀人无数，再杀两个也不算多，更不会皱眉。

他如今对张仲坚这么说，已算高看张仲坚，毕竟在响水集的时候，他们杀人连话都不说一句的。

张仲坚反问道：“我若不束手呢？”

他怎能束手？他若束手，只有死路一条！他根本不信五行卫的话。

土卫微微地吸气，目光中突带分凌厉：“你可以试试。”

长街繁，楼中突静，喧嚣离远，杀气千万。

郑玄脸色更白，张仲坚心中火起，可还能笑道：“当初响水集的时候，孙先生已经试过了。”

土卫冷漠道：“你不是孙思邈。”

“不错，我不是孙思邈。”张仲坚眼中蓦地闪过熊熊战意，“我是张仲坚。”

他是张仲坚——龙虎宗的张仲坚，他绝不会给张季龄和张裕丢脸。

他话未落地，土卫突退了一步，金卫、木卫同时躬身。

五行卫身经百战，土卫更是五行卫之首，遇敌无数，有着极为丰富的对敌经验。真正的高手，素来能料敌先机，他在那片刻，见张仲坚微吸一口气，身形欲发，已料到张仲坚会出手。

只是他退后一步就已止步，眼中微讶，因为张仲坚纹丝未动。

土卫判断失误，脸微红赤，气息微泄之际，张仲坚突然一掌拍在桌案之上，“啪”的一声大响。

桌案未碎，但桌上碗筷倏然而起，利箭般地散射土、木、金卫三人。

这一招实在出乎三卫的意料。

把守凭栏处的金卫正要前冲，蓦见有几个饭碗飞来，眼神一冷，手指一弹，有铁矢飞出，直击饭碗，身形岿然不动。

他善用暗器，计算精准，当初用铁矢击杀茅山宗道人都是举重

若轻，自然不会怕几个饭碗。

可铁矢未及饭碗之时，饭碗突裂成无数碎片，飞刀一样地分射而来！

张仲坚一拍之间，竟灌注两层劲道，碎碗袭击才是真正的杀招。

金卫这才真正一惊，微喝声中，脚勾栏杆，一个旋转，整个人到了楼外，避开了这诡异的一击。

扼守楼道的木卫才待前冲，就见十数只竹筷射来，他竟不闪避，只是微微吸气，那十数只竹筷击在木卫身上，如中败革，毫发难伤。

可木卫不喜反惊，只因为半空突然“嗤”的一声响，一道寒光锐利，直奔他的咽喉。

郑玄出剑，一剑劲刺木卫的要害。

楼上兔起鹘落，变化电闪，张仲坚发难，郑道人出剑，金、木两卫略有忙乱，土卫却冷哼一声，一掌弧线拍出。他手上似有磁力，张仲坚击出的碗筷大半取的都是他，但被他一掌击出后，如百鸟归林，竟纷纷落地。

张仲坚蓦地一声大喝，终于出手。

他一伸手就操起了桌腿，一挥手，木桌倏然下落，径向土卫砸来。

狂风大起。

土卫大惊，他一掌击出，早算到张仲坚的攻击随后而到，他想到张仲坚的千种攻击，也准备应付龙虎秘术，可他没想到张仲坚的攻击会如此简单。

简单得只是持桌一击，却偏偏如开山巨斧，博浪之锤。

招式质朴，但无可匹敌！

土卫立即后退，他接得下千种道术，却不敢硬接张仲坚如此惊天一击。

“轰”的一声大响，木桌砸在地板上，砸出个大洞，尘土四起，张仲坚身形一闪，已从破洞中直窜楼下。

与此同时，“当当当”声响不绝，不知多少铁矢射在了木板之上。

金卫终于帮手，联手土卫拦截张仲坚，可铁矢却不如张仲坚身形快捷。

土卫回望，见木卫脸色难看，郑道人也消失不见，已明白过来，方才郑玄故作毒辣一击，却是以进为退，终从木卫这方逃走。

土卫又惊又喜，一招手，已和木、金二卫到了楼下。

他惊的是，郑玄看似平庸，逃走时的选择竟很正确，居然选择木卫的方向为突破口。

五行卫并未小瞧张仲坚和郑玄，相反，他们前来时，已定下周密的计划。

土、木、金三人守住要道，看似防范森严，但留下天地两空门。天为屋顶，地为地板，土卫本算计，张、郑或从屋顶遁走，或破地而走，因此留水、火两卫暗藏地板之下和屋顶之上。

郑玄不知是老辣还是愚蠢，趁张仲坚发动攻击时，从木卫防备之处逃走，倒让土卫意料不到。

可让土卫欣喜的是，张仲坚看似聪明，却选了一条死路——张仲坚从楼下而走，那里正有水卫埋伏。

土、金、木三卫冲到楼下，就见烟尘弥漫中，水卫神色微惘。

土卫心头一沉，冲过去道：“张仲坚呢？”

“他没下来。”水卫立道。

土卫失声道：“怎么可能？”蓦地想到什么，霍然冲天而起，又从破洞中窜到二楼，举目四望，只见楼中空空，重重跺脚，一人突从天而降，衣着火红，叫道：“他们从门前长街逃走了。”那人正是守在屋顶的火卫。

众人均惊，才要去追，土卫一摆手，喝道：“莫要追了。”

木卫嗄声道：“就让他们这么跑了？”

金卫却问：“张仲坚怎么能够跑掉？”他还是神色困惑，不解张仲坚为何会消失不见，没中水卫的埋伏？

土卫轻轻叹口气，一指地板破洞道：“他砸开地板后，常人都以为他会下去，从一楼离去的。”

金卫神色一动，恍然道：“他并未落到楼下，只是勾住二楼楼板，等我们追下去的时候，再没防御，他才从二楼离开。”

众人讶异，均是难信张仲坚在这生死关头，竟有这般冷静算计。

土卫目光闪烁，缓缓道：“我们还是低估了张仲坚，此子进展简直一日千里，武功高强倒也其次，可头脑敏锐，实在是个劲敌！”

张仲坚奔行长街之上，并没有半分得意之意。

他的确如土卫所言，等三卫撤防，烟尘四起时，反上二楼，趁乱从楼道直扑门口，那时候五行卫注意力都放在那破洞之下，竟让他轻易离去。

人到长街之上，他身形闪动，过了几条偏街，很快到了条陋巷。

等确认再无人追踪之时，张仲坚这才微舒口气，庆幸斛律明月并未亲来，不然他说不定已死在酒楼。

转瞬又想，他几个月前还不过是个小人物，斛律明月派五行卫来擒他，已算高看他了。心思飞转间，却始终有个疑惑挥之不去，他和郑玄行踪隐秘，五行卫怎么会知道他们的行踪，布局来捉？

张仲坚双眉紧锁，盘算这个问题时，突然听到一声大响，惊天动地，转瞬间琵琶乐声如碧海潮起，从城西传遍城南城北甚至城东。

心头狂震，张仲坚霍然向城西的方向望去，他曾在邺城多时，当然对这乐声早就熟稔。

《兰陵王入阵曲》！

乐声全城响起时，意味着兰陵王入了邺城。

李八百消息不错，兰陵王果然是今日到了邺城！李八百蓄谋已久，要行刺兰陵王，此刻只怕已准备动手！

可李八百找他和郑玄到鸳鸯楼一事，却被五行卫发现，那李八百带人行刺一事呢，是否会有问题？

张仲坚想到这里，望着巷口树上的皑皑白雪，突然打了个冷颤。

他这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从未想过的问题，这几年来，兰陵王神出鬼没，到邺城时间一直少有人知，那李八百的消息是从何得来，为何如此准确呢？

风吹雪落，马蹄声急骤如雨。斛律琴心催马狂奔，孙思邈紧紧跟随。

二人纵马狂奔，直取城西。

兰陵王竟从城西而来，他们拦截有误，必须在刺客未出手之前赶到报警。李八百、王远知等人绝不同于慕容家的人，兰陵王这次有极大的凶险。

可他们是否还来得及？

斛律琴心只感觉胸口又是剧烈跳动，只恨不得倒地就此长睡不起，可她奔波往复，劳心劳力，只为一个目的，若未能达成这个目的，她绝不能放弃。

扭头看了一眼马上的孙思邈，见他眉头少有地紧皱，显然也在考虑着问题。

斛律琴心不由暗想，他想的是否和我想的是同一个问题？

马蹄更急，乐声却缓。枝上雪近，黄昏日远。已黄昏，冬日的黄昏素来都来得更早，也更加短暂。

落日西归的方向，长街尽头处，突然行来了一队人马。人马盔甲鲜明，却鲜明不过当先骑兵举着的旗帜。旗帜随风摆动，却动不了行军的阵容。

乐声更加得古朴雄厚，如燕赵悲歌，将军百战。

长街已静。

无论邺城方才是多么喧嚣热闹，这一刻长街却是绝对地安静，因为兰陵王已然回来，众人静，因为尊重。

兰陵王回到了邺城！

狰狞面具紫金刀，紫金战袍随风飘。

黄昏落日，有最后的光辉撒在紫金战袍上，没有给兰陵王的紫金战袍上带来些许的温暖，反倒带来了肃杀的气息。

王远知微吸了口气，正望着兰陵王，他一眼就认出了兰陵王。

他也很静，但他目光中没有尊敬，只有冷然，他略微乔装易容，变成了一个完全不起眼的路人，就那么静静地站在人群中，静静地等兰陵王到来。

他虽贵为茅山宗宗师，但乍见兰陵王这等声势，还是有些动容。动容不过转念，他很快恢复了冷静，心中却难掩振奋之意。

刺杀兰陵王若是成行，齐国必受致命打击，段韶已死，斛律明月老迈，陈国可趁机北伐，抢占江淮之地，收复江北，北伐一统天下也并非痴心妄想。

而茅山宗那时不但能传道江南，甚至可传遍天下，他王远知也可直追寇谦之当年！此等宏图远景，他怎不心动。

可他还能保持冷静，他看似和寻常路人一样，但在这片刻之间，早将行刺计划想了无数遍。

兰陵王每次回邺城，虽时间难定，但身边护卫并不多，更不会驱逐路边的百姓，因此他们提前知晓兰陵王的行踪，早早埋伏，已处于有利的地势。

王远知想到这里的时候，脑海中突然闪过一分困惑，李八百恁地神通广大，居然能知道兰陵王何时回转？

困惑只是转瞬，他很快将目光落在了葛聪身上。

葛聪就站在长街对面，也在看着他。葛聪不用刻意乔装，他圆滚滚的长相就如个商人，只是稍涂黑脸孔，加两撇胡子，就活脱脱地像个市侩商贾。

王远知一眼就能认出葛聪，可他认不出裴矩，他不知道裴矩眼下身在何处。

但裴矩肯定也和他和葛聪一样，混在路人之中。

按照计划，行刺兰陵王一事是由李八百发动，只要李八百一出手，王远知、裴矩、葛聪立即跟随出手。

计划中，并没有包含张仲坚和郑玄。

张仲坚心意不明，对刺杀兰陵王一事并不赞同，加他进来，只能增加行刺的变数，郑玄为人看似高明，但在擒斛律琴心一事泄了底，不堪大用。

有些时候，并非人多才有用，只凭他们四个，这天底下，只怕除了斛律明月外，再无人能挡住他们的联手一击。

兰陵王也不能！

兰陵王那队人马渐渐行近，可王远知仍旧没有发现裴矩和李八百的行踪，他有些不安，但还能忍住焦虑。

他留意着长街两旁的屋脊，长街两侧的路人，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他早就有第二手准备，李八百若不出手，他绝不行动，他若离去，谁都拦他不住。

刺杀兰陵王机会虽难得，但若没李八百协助，他绝不肯轻易犯险。

琵琶声响，终转低沉，有鼓声振作，有号角低沉，兰陵王阵中的先行之军已从王远知、葛聪身边路过。

而那身着紫衣战袍的兰陵王，狰狞面具上的刀刻纹路，都被王远知看得清楚。

王远知虽还能不动声色，一颗心已加剧大跳，他忍不住扭头向长街另侧望了眼，眼前一亮。

一辆装载柴禾的牛车蓦地从长街尽头闪出，驾车的竟是三头精壮的蛮牛，牛角如刀。

王远知心头一震，立即知道那牛车有古怪。

兰陵王入邺城，人尽皆知，百姓必会等兰陵王经过后才有活动，这时候怎么会有牛车在兰陵王必经之路走动？

念头闪转，天地间突然传来“咚”的一声大响，那响声惊心动魄，来得突兀，在悠扬的《兰陵王入阵曲》声中显得格格不入，甚至让全城响起的《兰陵王入阵曲》都有了分凌乱。

那拉牛车的三头牛突然长哞一声，蓦地发狂，竟向兰陵王一行所在冲来。

王远知精神微震，葛聪亦是提起了精神。

是鼓月——李八百精通的道术。

李八百已经发出了信号，可李八百如今在哪里？

葛聪想着这个念头的时候，双手十指相扣，内心略有不安之意，他不想来，但不能不来，他葛家偌大基业均在江南，行刺兰陵王不但有王远知赞同，陈顼肯定也同意。

陈顼决定的事情，他葛聪一定要响从。若陈顼不满，他葛家转瞬就会灰飞烟灭。

可这次绝非在建康张家，而是在齐国邺城，若有失手，后果严重，虽然他不认为会失手。

天师六姓虽今不如昔，但他们四人联手还是前所未有，他和王远知一样，亦不信兰陵王能挡住他们的一击。

李八百信号一发，按照计划，就由李八百、王远知负责攻击兰陵王，裴矩伺机暗算，而他葛聪不过负责念九个字。

葛家的九字真言！

当初九字真言一出，龙虎宗道主张裕都是难以抵抗，这次九字真言对兰陵王而发，不过是让兰陵王迟缓片刻。

生死不过一线，迟缓片刻，兰陵王就要死。

可无论兰陵王死不死，九字真言一出，葛聪任务就算完成，他早就看准了离去的路线。他身后有一卖酒的店铺，店铺有一后门通往另外一条偏街。

他九字说完，立即遁入店铺，从后门转到偏街，那时正值混乱，人人不安，旁人绝留意不到他的离去。

葛聪想到这里，十指悄然扭转，微微吸气。

九字真言看似简单——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可旁人念出，并无威力，只有精通葛家不传的秘术手诀，念出来的真言对兰陵王才有致命的打击。

牛车已近，长街百姓惊呼一片。

兰陵王所领之军并未骚动，神色肃然。这些齐军，身经百战，

多是当年和兰陵卫杀到洛阳城下的五百铁骑中人，经历惊险无数，眼前牛车发狂，自然也难不倒他们。

疯牛狂奔，如离弦之箭，转瞬已到了齐军前军位置。

兰陵王勒住马缰，离王远知不过数丈之遥，他也被疯牛吸引，全然没有留意到真正的危机就在身侧。

王远知微微吸气，却还未出手。

前列齐兵策马微闪，让出个凹弧形的地势，陡然手中长枪穿刺，取的是来袭的牛车。

车势有如奔雷，可齐兵长枪却如电闪，分扎在牛车轮间，车辕、车板之上。

齐兵陡然断喝，牛车陡停，“咯吱”作响。

那十数齐兵竟凭手中长枪，封住牛车，倒扼疯牛，波澜不惊。

长街百姓本有慌乱，见到齐兵有如天兵下凡，不由齐声喝彩，《兰陵王入阵曲》再转激昂。

王远知心中微沉，眼眸余光还望在兰陵王身上。

“咚”的又是一声鼓响，车辕陡断，那三头疯牛脱离了装满柴禾的牛车，疯狂再上，齐兵微惊，有人正要举枪刺牛……

“轰隆”大响，柴车爆开，无数柴禾带着磷火红光飞射而出，窜向四面八方。

惨叫声立起，长街百姓瞬间倒下一片，就算前军那十数齐兵都是猝不及防，又被磷火击中，哼也不哼，倒下马来。

王远知心头一震，已知道李八百身在何处。

李八百就在牛车之上。

这个李八百果然非同凡响，想别人不敢想，先用鼓月扰心惊牛，再用牛车冲乱齐军阵仗，然后用爆炸造势，灵光出手，齐军虽勇虽然身经百战，还是防不胜防。

鼓月取魂，灵光夺魄——这本是北天师道高手秘术，如今非李八百不能为。

一道人影随着那磷火红光而起，窜到了疯牛背上。

疯牛不停，冲势如山，齐军虽有人还试图阻挡，但长枪才出，如中诅咒般枪头倏断，马被撞飞，人已分散。

呼喝惨叫声中，不过转瞬，那人影已到了兰陵王身前不远，齐兵突然撤开了防线，只留兰陵王孤零零地立在道中。

兰陵王横刀，冷冷一望。

面具狰狞，紫衣飘逸，无论长街如何紊乱零散，无论齐国如何混乱不堪，他始终如中流砥柱，不动岿然。

闪烁的不但是刀上的寒光，还有面具后难以捉摸的一双眼。

袭击来的那人影似乎怔了下，倏然腾空而起，手一挥，有光华万道齐聚，耀亮了夕阳最后的余光。那人影手中多了一把刀。

刀是泼风刀，人是李八百。

李八百终于出手，一出手就是直奔兰陵王。

天师六姓被齐国压迫多年，如今终于要一洗恩怨！

王远知精神一振，再不犹豫，知道这一生这种机会只有一次，手一挥，一颗鸡蛋大小的弹丸击在长街之上，弹丸破裂，倏起碧绿的浓烟。

极乐烟！

当初张裕见到极乐烟，都是不敢正撄其锋，慌忙躲闪，如今王远知一出手就是道中鬼哭神嚎三禁咒之一的极乐烟，目标亦是兰陵王。

碧色烟雾扩张极快，眨眼之间，长街弥漫。

可快过那碧色烟雾的却是王远知，他只是一闪身，就到了兰陵王的身后，冲出时，他心中有分古怪，因为他一直不知道裴矩身在何处，可他已经不能不出手。

转瞬间，兰陵王已腹背受敌，前所未有地凶险。

李八百、王远知绝非慕容夺帅、慕容夺印所能比拟，联手一击，天底下能躲过的绝非兰陵王。

面具更寒，长刀更冷，面具后的那双眼眸却无半分慌乱。

千军之将，均深知这种时候，只有冷静才能扭转局面，兰陵王吸气，就要挥刀。

当年这把刀连破周兵七重埋伏，扭转了齐国危殆的局面，这一次是否也能扭转乾坤，改变他自身的命数？

《兰陵王入阵曲》陡停。

天地间缥缈地传来了几个字——临、兵、斗、者……

字一出，如天籁之音，可兰陵王一听这几字，身形陡然僵硬。

葛家的九字真言！

葛聪终于出手——或者更应该说是，葛聪动了动嘴，已飞快地念出四字。

这四字远比千言万语要管用，终于让兰陵王动作迟缓片刻。

黄昏日落，有霞光映天地璀璨，比天地更璀璨的却是泼风刀……

泼风刀一闪，到了兰陵王的眼前！

风冷，斛律琴心的一颗心更是沉到了寒冰之下。

她听到了鼓声，她听到了爆炸之声，她知道李八百已经发动，一发动，就再也没有挽回的可能。

她历尽艰辛，在最有希望的时候，却要经历最大的打击。

她不再想嫁给兰陵王，可她也绝不想兰陵王死的，齐国人都不想兰陵王死。兰陵王是齐国的希望。

更何况，孙思邈千里迢迢地来到邺城，也是为了兰陵王——为了一个母亲远在千里的思念。

但一切似乎无法扭转。

奔马不堪催力，马失前蹄，斛律琴心身形一落，摔向地面。

她蛊毒未清，大病未愈，浑身乏力，根本无能抗拒，摔向地面的时候，见孙思邈望过来，却想也不想，嘶声道：“不要管我！”

“轰”的一声，快马摔在冰雪之上，斛律琴心却感觉身形空中停顿，举目望去，见自己已被孙思邈拎在手上。

一拎一带，孙思邈已将斛律琴心放在自己身后，奔马不停，他目光一直望着前方。

长街在望。

兰陵王入城的那条长街就在眼前，可对孙思邈来言，却已如天涯般那么遥远。

兰陵王终于出刀——艰难出刀，那一刀比当初斩杀慕容夺帅时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九字真言毕竟有无上神通，束缚了他的手脚。

光华灿烂，带着死亡的期盼。

乐声早停，长街已静，所有人都睁大双眸看着眼前的一幕，那些齐兵眼中都露出后悔之意。

他们太相信兰陵王的能力，只以为这次兰陵王一定会如从前一样，扭转局面，力挽狂澜，却不想信任却将兰陵王陷入了绝境。

“当”的一声轻响。

紫金刀杆击在了泼风刀的刀背之上，两刀一撞，以厚钝挡无锋，李八百刀虽锐利，但无从施展，只感觉一股大力从刀杆传来，闷哼一声，空中腾挪，已到了兰陵王的背后、王远知的头顶。

王远知心微凛，手未停，空中身形陡快，到了兰陵王背后。

“皆、阵、列……”

场面兔起鹘落，似慢实快，葛聪已要念到九字真言最后两个字。

兰陵王在间不容发的瞬间回刀，刀光一闪，有如落日彩霞的最后一丝绚烂——刀就将王远知劈成两半。

众人才待欢呼，陡然大寒。

只因为刀出人分，却无鲜血飞出，长刀及外时，王远知手腕一翻，有木剑在手，一剑刺向兰陵王的咽喉。

纸中仙！

兰陵王劈开的不过是一个纸人，亦是王远知的分身障目之法，王远知先用纸中仙做诱饵，诱发兰陵王的全部心力，趁兰陵王长刀及远，鞭长莫及的时候，刺出了绝命的一剑。

绝命天。

道中鬼哭神嚎三禁咒。

“前、行！”葛聪只感觉周身冒汗，用尽全部心神念出九字真言的最后两字，直要虚脱的样子。

九字真言绝非简单的念九个字而已，实在要他动用全身精气神凝聚，可他付出的代价终有收获，他已看出，兰陵王绝躲不过王远知的一剑。

剑是木剑，但剑上有道家禁咒，还胜钢刀利刃，这一招夹杂九字真言，本是必杀的一招。

更何况，就算兰陵王避得开这一剑，也绝躲不开李八百的连环杀招。

除了泼风刀，还有那个神出鬼没的裴矩未有出手。

葛聪本想念完九字真言后，立刻就走，但一方面身心疲惫，一方面也是想看下结果，顿了片刻。

长街尽头有马嘶鸣，孙思邈带着斛律琴心已冲到长街之上。

孙思邈目光及远，看到这面的龙争虎斗，脸色改变，他纵有通天之能，天衣如意，看起来也绝挽救不了兰陵王的性命。

“啪”的声响，木剑刺在刀柄之上。

在这生死关头，兰陵王被九字真言束缚，竟还能奇迹般一转长刀，用刀柄挡住了王远知的必杀一剑。

木剑折断。

王远知眼中终露出三分诧异，十分骇然，他嘴唇微动，喝道：“你……”他看起来心有不甘，就要施展茅山道术再和兰陵王分个胜负。

一股大力击来，正中他的背心。

王远知闷哼一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横飞摔向长街，霍然扭头，还能喝了声：“你！”

他眼中满是不信之意，但却无力回天。

葛聪眼中亦是惊骇无边，他甚至怀疑自己耗费心力导致眼睛出了问题，不止是他，就算远方的孙思邈见了，眼中都露出惊骇之意。

王远知身后只有一人，那就是李八百。

一掌击飞王远知的正是李八百！

这种生死关头，李八百居然不和王远知齐心协力，共杀兰陵王，反倒打了王远知一掌？为什么？所有人都想不明白。

李八百却是长笑一声，借一掌打飞王远知之力再次腾飞到了半空。

葛聪心寒，立即转身就走，他打破头也想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但知道眼下最好的策略就是走为上。

过店铺，到另一条长街，他化身商贾，无人能够抓他。

他更像是生意人，知道要救王远知是个赔本的买卖，眼下保命要紧。他一闪身，就到了店铺前，蓦地微愣。

店铺前立着一个戴斗笠的黑衣人，遮住了头脸，只让人见到下巴到脖颈处的一道伤疤，颇为丑陋。

葛聪诧异不过瞬间，闪身就要从那人身边经过，陡然间感觉全身撞到丝网之上，可前方分明没有阻碍。

他蓦地想起一事，骇然惊呼：“情丝？”他只说出这两个字，就感觉全身抽紧，头晕脑胀，摔倒在了地上。

情丝困人无形，本是北天师道秘术，怎么会出现在那黑衣人的手上？

他困惑间倒地，倒地的一刹那，他看到了一道刀光。

刀光亮，发着紫金之色，一刀劈向半空的李八百。

兰陵王再次出刀，全力一击，取的正是空中的李八百。

形势陡转，兰陵王本是身处绝境，但葛聪倒下，王远知被重创，裴矩至今没有出现，和兰陵王对决之人只剩李八百。

但李八百方才那一掌，好像是帮兰陵王？兰陵王为何反向李八

百出刀？

众人只感觉思绪紊乱，全然不知怎么回事。

斛律琴心见到这种变化，目瞪口呆，身形晃了两晃，她疲惫不堪，但还不肯倒下就是为了兰陵王。她一直担忧兰陵王的生死，见到这种情形，不知为何，没有半分喜悦，反倒有一种惊惧在心。

李八百眼见紫金刀劈来，眼中陡然闪过分厉芒。

人在半空，他新力未生，旧力已尽，此刻正是缺乏变化之时，兰陵王果然狠辣，一刀取的正是他最弱之时。

陡然长啸一声，李八百竟在这生死关头横移半分，避开了兰陵王的一刀。

眼中杀机闪现，李八百突然挥刀，有狂风大作。

夕阳将落，那一刻却被泼风刀所带，天地间飞彩流金，卷在狂风之中。

“嚓”的声响，泼风刀、紫金刀相撞，紫金刀的刀头斜飞而出！

紫金刀虽厉，但毕竟不如泼风刀——这本是一把魔刀，寇谦之曾用过的祭刀。

传说中，此刀被寇谦之以九天十地第一神魔的鲜血做祭，若使用得当，不要说世人难挡，神魔都要为之退让——更何况是一把紫金刀？

紫金刀断，只剩刀柄。

李八百一探手，就已抓住了紫金刀长长的刀柄，断喝一声，泼风刀夹杂风雷之声斩下。

所有人均被那一刀之威震撼，那一刀显然已汇聚天地之威，附带神魔诅咒，蓦一挥出，天地动容。

一刀出，必有血溅以祭。

斛律琴心本觉得兰陵王再无危险，一见李八百这招使出，花容失色。

孙思邈也为之色变。

这才是彰显李八百本领的一刀。

孙思邈、李八百交手数次，虽也惊险非常，但孙思邈未尽全能，李八百显然也在隐藏实力。

可如今生死关头，李八百终现狰狞，一掌重创王远知后，眼看就要一刀再将兰陵王斩在刀下！

狂风卷影，天地肃杀，陡然间有一道闪电击出，破了狂风怒

吼。

半空中极轻微的“嗤”的一声响，孙思邈远远望见，眼中突现出极为怪异之意。

李八百的眸中，也闪过一分难以置信，空中顿了片刻，目光向下瞥去。

紫金刀虽断，可刀柄被泼风刀所削，还余锐利的杆头。

方才眨眼之间，长长的刀柄已被兰陵王从李八百手上轻易抽回，然后兰陵王只是轻轻一抖手，就将那锐利如枪的刀杆刺入了李八百的胸膛！

第十二章
泄密

夕阳已落，天边只剩最后一缕光芒。

“嗤”的又一声响，兰陵王抽回了刀柄——或者说，他抽回了手中之枪。

他用的虽是紫金刀，但更像用着一杆枪，他刀法极厉，但用枪更是举重若轻——枪出，大局立定。

一股鲜血飙出，鲜艳又惨淡得如天边最后的那点残霞。

狂风再起，李八百嘶吼声中，一刀这才斩下，兰陵王一踏马鞍，人从马背上倒退而飞，到了数丈之外。

马儿悲嘶，竟被泼风刀一刀拦腰砍断，血溅长街。

泼风刀吸血，如受诅咒，又似刀中藏匿的第一神魔倏然复活，周身满是红赤之意，蓦地一闪，飞向兰陵王。

那本是李八百的濒死一击，似要逆起夕阳。

众人不由后退，只怕被那一刀泱及，万劫不复。

面具后，眸现寒光，兰陵王脚未动，手中刀柄一转，再次刺出，“叮”的一声响，尖锐的刀柄正刺在泼风刀柄上——简单、准确，又像轻而易举。

但若非千锤百炼，如何刺得出如此干净利落的一枪？

泼风刀方向陡转，插在了地上，嗡鸣不休，可刀身上的红赤却慢慢地减淡，逐渐变成了透明之色——如同李八百的脸色。

长街已静，大局已定。

王远知摔落尘埃时，立即有十数柄长枪迫在他的面前。

就算他完好无缺时起身搏命，只怕转眼之间也要被刺出十数个窟窿，更不要说他身受重创——李八百那一掌，打得他五脏几乎移了位。

葛聪倒下，生死未卜，也没有人留意这微不足道的角色。九字真言虽神秘，但终究不能逆天。

只有李八百还站着，胸口的鲜血不停流淌，脸上却无半分血色。

那一枪正刺在他的心脏。

他还能活着，只因为他是道中高手，生命力之强，远超常人的想象，可他还能活多久？

目光中的犀利渐渐黯淡，李八百望着兰陵王，嘴唇动动："你……"

他脸上太多的不信和不解，似乎不明白兰陵王为何会有这种能力，竟将他刺杀在枪下？

刀柄上最后一滴鲜血滴在长街之上，兰陵王默默地望着李八百，话也未说一句——他虽是风流倜傥、光辉万千，但沉默寡言。

李八百眼中现分古怪之意，他嘴角突然带了分笑意。

他蓦地微笑——笑得不合时宜，就算兰陵王眼中都有分诧异，似想问什么，终于忍住。

"好，很好！"李八百突然纵声狂笑，大声道，"你不愧是斛律明月——之子！好一招定军枪。"

一语远远传开，长街远近倒有大部分人听得清楚，众人讶然。

李八百是什么意思？

谁都知道兰陵王是高澄之子，李八百为何说兰陵王是斛律明月的儿子？

难道说方才刺杀李八百的那一招，本是定军枪的一招？难以想象。

可若非定军枪，又有哪种枪法能轻易刺杀李八百于枪下？

兰陵王眼中突然闪过熊熊怒意，刀柄微抬，就要再次刺出，李八百突然纵越而起，一飞冲天。

众人忍不住抬头，兰陵王目光微讶，手中刀柄却是沉凝如冰，他不信李八百能飞到天上去，李八百落下那一刻，就是他毙命之时。

空中突传来李八百的一声喝：“身既死兮神以灵，吾魂魄兮为鬼雄。八百身死，魂将归来！”

兰陵王刀柄将发，却缓缓垂下。

“砰”的一声大响，李八百身躯半空而坠，落在长街之上，扭动了一下，再无声息。

风吹过，呜咽声响。

不知何时，长街欢呼声再起，迅疾沸腾：“兰陵兰陵，威震四方；兰陵兰陵，天下无双！”

声浪如潮，转瞬间传遍了邺城南北，比起数月前更要热烈奔放。

斛律琴心听到邺城百姓的欢呼，心中陡然激荡，只感觉一股热血冲上来，脑海空白一片，晃了两晃，向马下落去。

那一落，如坠深渊。

长街那头，兰陵王缓缓地望来，面具上泛着冰冷的寒光，面具后的那双眼，亦有分难以捉摸的光芒。

声浪中，孙思邈已到马下，及时扶住了斛律琴心。群情汹涌，每人都热血沸腾，脸上洋溢着振奋的神情，只有他的脸上迷雾又起，无人能看清他那一刻的表情。

梦知情浓，醒知梦空。

斛律琴心醒转的时候，一时间不知是醒是梦。

有些人看似清醒，其实一直不过是在做梦，或许梦醒之间，并无清楚的界限。

斛律琴心更愿是在梦中，她闭上了眼，可身躯却忍不住轻轻地颤抖，她感觉前所未有的虚弱。

“你醒了？”一个声音如同天籁般传来，低沉中带分磁力。

那是一种让人心动的声音，也是一种让人心醉的声音。

斛律琴心听了，心却在颤。

她没有心动，没有心醉，只有心冷。

缓缓再次睁开眼，她望了过去，再无寒风冷雪，再无钩心搏杀，她没有在长街之上，她在自己的房间里。

有檀香缭绕，香气温馨。有炭火正燃，温暖如春。靠窗处站着一人，发黑如墨，身着一尘不染的白衣，正望着窗外的白雪，雪地梅

开。

一切如在梦中，一切如在画里。

那人也像融入到了画里，只看背影，只听声音，就让人觉得高贵儒雅，似不沾半分红尘的气息。

斛律琴心看着那男子，脑海中转动的第一念头却是，那不是孙思邈——孙思邈从来不会高高在上。第二个念头是，孙思邈如今在哪里？

不知许久，她才记得发问："你……是谁？"

她怎么会回到房间内，怎么能有个陌生的……男人在她的房间？难说，如今的一切，不过均是一场梦，或者说这几个月的奔波，才是一场梦？

那人缓缓地转过身来，微笑道："我是高长恭。"

他脸上这次终于没有了狰狞的面具。

面具后的那张脸洁白如玉，眉挑如剑，衬托着一双如有灵性的凤眸。他手足纤长，转身的动作缓慢如画，嘴角微笑时，竟似春季早来。陈叔宝也算个少见的美男子，但和他一比，似乎提鞋都不配。潘安宋玉文采风流，却少了他的英朗俊逸。

他才在长街喋血，可这刻却出尘不染，似乎全然没有将长街的凶险放在心上。

高长恭就是兰陵王！

斛律琴心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的时候，一阵茫然，又如坠入梦中——三年一梦。

兰陵王果然没有让她失望。

三年前兰陵王一曲歌舞，她远远凝望，自此心中就映下那个梦中的身影，自此后，她少女情怀，无时或忘，她曾想过千般二人相见的情形，却从未想到会在这种情形下相会。

可她为何没有了三年前远远凝望的心动？

目光温柔，轻轻地落在斛律琴心的身上，兰陵王缓步走来道："斛律将军让我来看看你。"

他们已有婚约，她中了毒，昏迷过去，兰陵王前来看望，倒是正常。

"谢谢。"斛律琴心又感觉到一阵虚弱。

兰陵王止住了脚步，只为那客气中的疏远，他显然也极为敏感，体会到面前这女子的淡漠。

“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兰陵王还在笑，只是笑容中多少有分异样。

“为什么？”斛律琴心有分诧异不解。

“听孙思邈说，你拼命刺探到李八百他们行刺我的消息，不顾毒伤，赶来告诉我，这才变得如此虚弱。”兰陵王轻叹一口气，“你如此为我，我当然要谢谢你。”

他说话的时候，语气低沉深情，若是三年前，斛律琴心只怕早就热泪盈眶，感觉到朝朝暮暮，不枉韶华倾负。

可斛律琴心只是闭上眼眸，许久，这才挣扎坐起，喘息良久。

兰陵王似想上前相扶，却只是手指间动了下。

他儒雅倜傥，虽说和斛律琴心有了婚约，但却能守礼克制。

斛律琴心望了他许久，苦涩一笑道：“孙思邈说错了，我如此奔波，并非为了你。”

“哦？”兰陵王目光微闪，却没问下去。

有些话，还是不问的好。

斛律琴心却下定了决心——决心将话说下去：“我是为了自己。”

兰陵王连“哦”都没有了一声，他只是静静地望着斛律琴心，多情的眼眸中似有分困惑。

“我以为救了你，就能让你感激我。”

顿了片刻，她终于说出那萦绕心中许久的话来：“你若感激我，说不定会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兰陵王问，他的声音依旧低沉，沉得如水。

斛律琴心只感觉周身乏力，但思绪却是前所未有的清醒，她凝望着兰陵王，思绪却到了远方——那里有流星，有心愿。

“答应不再娶我。”

室中静寂，静得连檀香轻燃的声音都听得见。

斛律琴心从未想过自己会有勇气说出这句话来，但她无怨无悔，她不敢再看兰陵王的表情，望向窗外梅开。

她这才留意到斜阳又至。

时光一去不可能再来，她昏迷的时候，已将入夜，难道说她昏迷了一日一夜？

她坠马的时候，又是孙思邈救了她，送她回来？

兰陵王也未望斛律琴心，他转身望向了窗外雪冷。良久，他才问道：“为什么？”

斛律琴心默默摇摇头，她无话可讲。

兰陵王还是望着雪，突然道：“你难道……已爱上了孙思邈？”

斛律琴心身躯陡僵，脸色苍白如雪，她目光倏转，望向兰陵王的背影。

她目光中没有歉然，没有羞涩，亦没有心事被揭穿的惶然，那其中只有一种困惑——困惑中还夹杂着浓浓的惊惧不安！

孙思邈亦在望着窗外的雪，目光中如带了一重雾。

他眼下在四通客栈。

昨夜送斛律琴心回转将军府后，他回到四通客栈，就一直坐在窗前，看日头初起，又感日头西落。

又过了一天。

他就那么坐着，似乎入了定，可他心中怎能安宁，他有太多太多的困惑，却不知询问何人？他一直太过孤单。

这本是孤独的代价。

直到夜幕低垂时，他才轻叹一口气，缓缓站起，心中在想，或许所有的一切，只有在一人身上才能得到肯定的答案，关键的是，那人会不会给他答案？

才待走出房间，孙思邈突听身后“咯”的一声响。

孙思邈霍然回头，就见茫茫夜色中，一只手突在窗外显现，又敲了窗棂一下，缓缓地缩了回去。

这是客栈的二楼，如此夜色，突然有一只手孤零零地出现在窗外，如同鬼魅现身，让人实在毛骨悚然。

孙思邈却是波澜不惊，只是走到窗前，微向上看，就见屋顶有一黑影，正在向他招手。那黑影蒙着脸，夜色下显得颇为诡异。

孙思邈略有犹豫，闪身上了屋顶。

那黑影见状，脚尖一点，已沿屋顶重脊奔去，如同一条黑线。

那人身材魁梧，可脚下却如狸猫一样轻盈。

孙思邈皱了下眉头，不急不缓地跟着，那黑影过了十数条街，这才稍微停步，回头望了眼，一闪身，从屋顶入了一间房。

房中燃着油灯，却朦朦胧胧，有如陷阱。

孙思邈几乎没有停留，跟着闪身从窗而进，就见房中灯前，端

坐一人，沉如山岳，乍一看，竟和斛律明月有点相似。

见孙思邈入房，那人立即除了蒙面黑巾道：“先生，事态紧迫，这么请你来，请勿见怪。”

孙思邈脸上终有分笑容，缓缓坐了下来：“你功夫好了很多。”

那人虬髯满面，双眸炯炯，赫然就是张仲坚！

孙思邈本有困惑，但转念一想就明白张仲坚为何这么神秘，昨日长街李八百身死，王远知、葛聪被擒，眼下邺城风声鹤唳，张仲坚还敢留在邺城，已算是胆大包天。

可张仲坚虽胆大，亦不能不小心从事，他要找孙思邈交谈，却不敢留在四通客栈。

一念及此，想到初到邺城时张仲坚的无忧无虑，孙思邈心中不知是何滋味——张仲坚变成今日的模样，是不是因为遇到他孙思邈？

张仲坚眼中有分暖意，笑容却有分苦涩：“我以为我功夫好了很多，可经过昨日，才知道不但不如斛律明月，也比不上兰陵王。”

他说到这里，神色惆怅地望向窗外，不为日后的雪色夜落，只为往昔的蝶舞花谢。

孙思邈默然。

昨日长街血战，道中三名绝顶高手刺杀兰陵王，却功败垂成，虽说李八百击王远知那一掌坏了大事，可兰陵王毕竟还是面对面将李八百刺杀。

李八百之能，孙思邈清楚知晓，张仲坚当然也明白。

可李八百死了——死在兰陵王处于不利的情况下。

蓦地想到个问题，孙思邈问：“你昨天也在街上？”

张仲坚点点头，他避开五行卫的追杀后，听《兰陵王入阵曲》时，立即赶赴长街，看到了所有的一切。

结果让他心惊，也让他困惑。

孙思邈见状，突道：“有时候，武功并不代表一切。”

他没有说的是，两人比较，并不一定看武功高下的。

张仲坚怔了下，咀嚼着孙思邈的这句话，终于露出分笑容，又叹了口气。摇摇头，岔开话题道：“可昨天的事情，让我发现一个蹊跷的问题。”

“蹊跷？”孙思邈扬了下眉。

“昨日刺杀一事，肯定被人泄了密。”张仲坚肯定道。

孙思邈微震："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亲眼看到葛聪要逃时，被一人抓住。若非斛律明月他们早有埋伏，葛聪绝不会被擒！"张仲坚咬牙道。

孙思邈半晌才道："会是谁泄密呢？"

张仲坚立即道："只怕是那个郑玄！"

"郑玄？你确定？"孙思邈反问道。

张仲坚道："当初先生和斛律琴心离去的时候，郑玄找过我，但我们却被五行卫伏击。"将当初的事情简略说了下，张仲坚推测道，"我只怕郑玄已被斛律明月收买，因此带我进入陷阱，他同时将李八百行刺的消息泄露了出去，这才导致行刺一事功败垂成。"

顿了片刻，张仲坚又道："当初帛道人就被斛律明月收买，说不定郑玄也早被斛律明月买通了。"

孙思邈喃喃道："你这么想，倒也有几分道理。"他说话时，目光突向窗外望去。

张仲坚心中微惊，立即察觉到屋脊上竟有极为细微的呼吸之声。

这时会有谁到这里？

难道说，是斛律明月发现他的行踪，这才来赶尽杀绝？

张仲坚一念及此，心中热血沸腾，他虽知远不是斛律明月的对手，但一腔悲愤，却不惧和斛律明月相见。

他才要冲出窗外，却被孙思邈一把按住。

就在这时，一人突道："绝对没有道理！"

话音才落，有寒风涌入，一人穿窗而入到了房内，那人一身灰衣，儒生打扮，却是郑玄。

张仲坚霍然站起，喝道："你还敢来见我们？"他微微吸气，烛火立暗。

郑玄退后一步，连忙摆手道："张大侠，有话好好说。你怀疑我，我还怀疑是你泄漏的秘密呢。孙先生肯定会有别的想法。"

张仲坚脑中念闪，微微一笑，缓缓坐下来道："你说的不错，你若心中有鬼，也不敢前来了。"

心中却想，这个郑玄的底细让人一直琢磨不透，如今事败，我为找斛律明月复仇，不甘离去，他为何还留在邺城？

他早非当初那懵懂鲁莽的冉刻求，一刹那闪过许多疑问，却并不发问，只向孙思邈望去，蓦地发现孙思邈脸上迷雾又起。

孙思邈鼻翼似乎轻动了下，转头望了眼油灯，回过头时，缓缓道：“仲坚说的不错，郑道长若是心中有鬼，也不敢来见我们的，可不知郑道长这时候前来是为了什么呢？”

郑玄见二人没了敌意，叹口气坐了下来，缓缓道：“因为我昨日也在街头，对刺杀结果也绝对意料不到，我想不明白，这才来找两位商议。”

他有些灰心道：“除了两位，我实在找不到别人了。”

张仲坚心有戚戚，昨日长街一战，道中损失惨重，几尽全军覆没，难道说，二十年的齐国和道中的纷争，终究还是齐国胜出？

孙思邈望着郑玄，眼中似乎藏着什么，缓缓道：“可郑道长当然也有点判断了？”

“不错，我的确有点结论，但无法自圆其说。”郑玄神色有分畏惧，也有些苦恼道，“张大侠有一点说的不错，昨天之事，肯定有人提前泄密，不然葛聪不会被刘桃枝所擒。”

孙思邈神色微动，“刘桃枝？”

“此人是斛律明月的手下，不过一直行踪神秘，没人知道他的底细，但他显然是斛律明月的心腹。”张仲坚搜索记忆道。

他当时离葛聪很远，只见到葛聪倒下，倒不知葛聪被何人所抓。

“是呀。”郑玄有些惊惧道，“昨日我和张大侠失散后，听到兰陵王入城，也赶到长街，藏身街头百姓中，离葛聪不远，亲眼见葛聪要逃，却被刘桃枝拿下。”

张仲坚冷哼道：“然后你就无动于衷？”

郑玄苦涩一笑，“张大侠，你也知道我的底细，绝强不过葛聪，怎敢出手？若我当时出手，现在也没机会坐到你的面前了。”

孙思邈岔开话题道：“刘桃枝身为斛律明月的心腹，和五行卫素来被斛律明月依仗，这次五行卫对你们下手，刘桃枝针对葛聪下手，可见他们是有备而来。”

顿了下，缓缓道：“可知道你们计划的人并不多。”

郑玄轻拍桌案，赞道：“先生说到点子上了，知道计划的人屈指可数。除了先生、斛律琴心，张大侠你之外，还有葛聪、王远知、裴矩和我了。”

张仲坚接道：“但我、斛律琴心和先生都不知道李八百计划的全部。”

郑玄点头道：“因此泄漏秘密的绝不是你们。”苦涩一笑，“实不

相瞒，李八百对在下也不器重，只让在下跑跑腿，真正行刺的地点，他也一直没对在下说。”

“王远知重伤、葛聪被抓，泄漏秘密的也不应该是他们两个。”张仲坚沉吟道。

室内沉寂了片刻，三人互望，似乎已得出一个呼之欲出的答案。

沉默良久，张仲坚才道：“裴矩知道计划，却一直未出现过。”

郑玄缓缓点头道：“因此在下怀疑，泄漏秘密的，就是裴矩！”

室内温暖如春，斛律琴心却感觉置身冰窟。她在那一刻，似想到了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惊得忘记了思维。

许久后，兰陵王这才又问：“难道我说的不对吗？”他仍旧望着窗外的雪，脸上又如带上了面具——虽不狰狞，但无人能看出他的心意。

“你都知道了？”斛律琴心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兰陵王身躯似有僵硬，半晌才道：“我知道你一直奉将军之令跟着孙思邈，我也听将军说，你当初在建康时，曾抗命回转，想必是为了他？”

斛律琴心微震，望着兰陵王的背影，眼中突露出极为古怪之意。

室中静谧又很是尴尬。

许久，斛律琴心轻咬红唇，缓缓道：“我三年前就见过你。”

“哦？”

“三年前，我入宫中就是为了去见你。”斛律琴心神色复杂，“但我那时离你很远，看你总如雾里看花……”

“我始终看不清你长的样子，但你的影子，一直在我心头徘徊……之后我就喜欢上了你。”

斛律琴心说到这里，夹杂着淡淡的苦涩。檀香正燃，朦胧得如同当初美妙的梦。

兰陵王静静地听着，身影也如烟雾一样，朦朦胧胧。

“或者说，去皇宫前，我就爱上了你。”斛律琴心又道，可眼眸中却没有半分朦胧，“义父看出我的心事，终究为我提亲，我比太多人幸运，因为我知道，喜欢你的女子很多。”

兰陵王终道：“喜欢不是错。”

斛律琴心点点头道：“当然，爱一个人不是错，可我却始终不知

道你的心意。”

兰陵王霍然回身，目光中仿佛燃着一团火：“你不知道？”他本是温文尔雅，那一刻炽热的感情却像要把铁都融化。

斛律琴心一怔，望了他很久才道：“你当然也喜欢我？不然你当初就不会冒险来张家救我？”

当初兰陵王在张家出现，却被张裕、李八百暗算的事情，她当然还记得。

兰陵王目光中的火焰慢慢淡了下来，转过身去：“可我未能救下你。”

斛律琴心直盯着兰陵王的背影，一字字道：“无论你是否救下我，但你为我出手，我一直记得。”

不闻兰陵王反应，斛律琴心又道：“更何况，这并非你第一次救我，我和你在响水集时曾经见过。”

兰陵王身躯似动了下，仍旧沉默无言。

“当初响水集外，你也曾救过我。”

那如霓裳轻舞的刀光，有着金戈铁马的豪迈，斛律琴心当然也记得。

可她旧事重提时，眼中却没什么柔情。

“当初你一刀为我力退裴矩的事情，我一直都记得。”斛律琴心突然有些激动地反问道，“你当然也记得？”

兰陵王缓缓道：“你为何突然说起这些旧事呢？”

斛律琴心脸色渐转苍白：“我想说……你对我的救命之恩，我一直很感谢。可是……感谢有时不是爱。”

兰陵王背负着双手，许久才道：“你累了，多休息会吧，有什么话，改日再说。”

他并未回头，声音还是低沉，似波澜不惊，但一双手却绞在了一起，指节都有些发白。

斛律琴心望着他的那双手，无力感又涌了上来：“我的确累了，我想歇息。”

兰陵王似想转身，终于只是点点头，缓步地走出了房间，轻轻地带上了房门。在疆场上，他杀气无俦，但脱下面具的他，总是儒雅温柔。

这本是无可挑剔的一个人……

斛律琴心见到房门关上那刻，无力地倒了下来，闭上双眸，长

长的眼睫不停地抖动，似乎想着什么。

可她不过静躺了片刻，就从床上挣扎爬起，踉跄下了地，披上外衣，推开了房门。

有寒风涌入，凛冽如刀。

比寒风更冷的却是门外边站着的一个人，他负手而立，背对斛律琴心，如山如岳。听到斛律琴心的开门声，那人也不回身，冷漠道：“你要去哪里？”

天寒地冻，张仲坚只感觉寒意上身，向孙思邈望去，问道：“裴矩为何要出卖我们？”

当初他从张家密道出来时，曾受到裴矩的暗算，只不过那时候裴矩没料到他武功突飞猛进，让他逃走。

后来张仲坚和李八百联手，裴矩又掺和进来，因为众人大敌都是斛律明月，张仲坚暂时忍下这段旧怨。

可张仲坚没料到，事到临头，居然是裴矩倒戈一击，暗算他们。

孙思邈望向窗外，喃喃道：“是呀，裴矩为何要出卖你们呢？”

他也想不明白，裴矩一直跟随着杨坚，李八百若能暗算兰陵王，对周国来说，本是个好事，裴矩没有理由破坏他们的计划。

郑玄目光微闪，缓缓道：“这点我也一直想不明白，听王远知说，裴矩和李八百本来都是北天师道的人，北天师道和齐国这二十年来一直势如水火，裴矩怎么会做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孙思邈沉思许久，终于还是摇摇头。

郑玄又道：“更奇怪的一点是，李八百为何在那紧要关头暗算王远知？”

这的确是长街行刺最诡异的一点，郑玄提出这点时，双眉紧锁，显然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说李八百并非李八百？”张仲坚心中一动。

他这句话说得奇怪，郑玄却差点跳了起来，有些激动道：“不错，李八百可能被人掉了包，当初长街出现的那个李八百可能是斛律明月派人乔装改扮的，不然无法解释李八百为何要暗算王远知。”

见孙思邈沉默不语，郑玄道：“孙先生莫非不这么认为？”

孙思邈半晌才道：“灵光夺魄，鼓月取魂，这本是北天师道不传之秘，当初长街之上，灵光、鼓月均被使出，运用之人功力深厚，除了李八百，我想不出还有谁能如此运用。”

郑玄、张仲坚宛若有冷水当头，面面相觑。

孙思邈又道："更何况李八百虽被刺杀，但他功力之高不容置疑，那把泼风刀使得出神入化，那人若不是李八百，还会是谁？"

顿了片刻，补充道："而且李八百后来是被兰陵王所杀！"

张仲坚头脑立即清醒，意识到自己推断有误，若是斛律明月安排的人手，那假李八百当然应该是一走了之，而不是死在街头。

只感觉无尽困惑，乱麻一样，张仲坚苦涩道："如果李八百真是李八百，兰陵王还能杀了他，也让我疑惑。"迟疑片刻，又道，"当初兰陵王曾到建康，却不敌张裕和李八百的联手，何以昨日兰陵王能轻易地杀了李八百？"

沉默会儿，张仲坚推测道："难道说兰陵王一直隐藏了实力？"

孙思邈缓缓道："这只怕就是问题的真正关键所在。"他欲言又止，不肯轻易说出判断。

郑玄眼中却是精光一闪："对于这个问题，我倒有个解释……"

北风呼啸，斛律琴心遍体生寒，不但周身无力，一颗心也软弱不堪。

斛律明月一直就如山一样，让人难以逾越。

纤手紧紧抓住门框，斛律琴心贝齿紧咬，许久才道："义父以为我会去哪里？"

"我不知道。"斛律明月冷漠道。

他真的不知道？

他驰骋疆场三十余年，战无不胜，料敌先机，事事均在他的掌控之中，怎么会不知道义女如今想什么？

斛律琴心望着那厚重的背影，缓缓道："女儿本来想找义父问些事情的。"

"你现在什么也不需要问，什么也不必去想。"斛律明月凝声道，"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回去好好休息，等到病一好，立即嫁给长恭。"

"女儿也不想多想，可很多事情，女儿却没办法不多想。"

风中的斛律琴心忍不住颤抖，嘶声道："女儿不想，只怕会变得和斛律雨泪一样。"

那如山的背影一震，有如山崩一样。

斛律琴心不堪压力，几欲跌倒，可她还能紧紧地抓住那门框，不想倒下。

当初她听张裕、张季龄述说斛律雨泪的选择时，深为感动，但只有在这一刻，她才明白当年斛律雨泪要承受的压力之巨，简直难以想象。

“你都知道了？”斛律明月问道。

斛律琴心“嗯”了声，几不可闻。

“你都知道些什么？”斛律明月又问。

斛律琴心长吸一口气，突然大声道：“我知道我很可能变成斛律雨泪那样，我如今这般模样，并不是中了李八百的毒余毒未清，而是因为我也中了孤独迷情蛊，是不是？”

斛律明月缓缓转过身来，目光如箭，只回了一个字：“是！”

斛律琴心本是猜测，但听到肯定的答复，还是心头震颤，感觉血液都要凝成了冰。

“但你方才说错了一点。”斛律明月冷然道，“雨泪是因为多想，才落得当年的下场，你只要什么都不想，绝不会和她一样。”

“可女儿是个人，怎能不想？”斛律琴心嘶声道，“这些年，女儿一直感激义父，若非义父，女儿还是个孤儿，说不定早死在街头。”

斛律明月静静地听，脸上却如凝了层霜。

“义父传女儿武功，让女儿自强。这些年来，义父的吩咐，女儿每次都会照做，就算赴汤蹈火，也是竭力完成……”

泪水盈眶，斛律琴心却竭力不想眼泪流淌下来。

“义父对女儿恩重如山，女儿本来死也无法报答的。”

“那你眼下还有什么问题？”斛律明月眼中冷芒消减，“现在为父不是让你去死。”

“可有些事，比死还要让人难受！”

斛律琴心拼尽全力说出来：“女儿不想做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

斛律明月双眉竖起，缓缓道：“难道为父为你向兰陵王提亲，还错了吗？”

“错的都是女儿，义父没错。”斛律琴心一字字道，“可义父在响水集外，冒充兰陵王，为的又是什么？”

寒风呼啸，雪地梅冷，斛律明月那一刻，如同凝结成了冰——一座冰山。

“女儿刚才和兰陵王谈过，故意说响水集对女儿不利的是裴矩。”斛律琴心一字一顿道，“他根本不知道那事，也不知道要对女儿不

利的是李八百，只是含混带过，因此女儿已知道，响水集外，救女儿的不是他。天底下能一刀击退李八百的人，只有义父了。”

她那一刻，前所未有的虚弱，但也前所未有的清醒。

这个困惑埋在心头许久，她和兰陵王述说往事，只为了一个求证。

“为父救你有错吗？”斛律明月双拳微握，遏制住少有的怒意。

他这么一说，当然就是承认了响水集外，那惊艳不可一世的一刀，本是他使出。

斛律明月枪箭双绝，但谁都不知道他使刀之霸气，绝不让兰陵王。

“当然没错，相反，女儿还要感激义父。”斛律琴心涩然道，“可义父太想把一切都掌控其中，包括人的感情，因此当初在破釜塘上，谎称是兰陵王救的女儿。”

“因为我那时候知道你对孙思邈已动了情，我本不应该让你继续跟着孙思邈。”斛律明月眉如刀，话如刀，“你跟着他，改变得可怕。”

“义父错了，孙思邈从未要改变过我什么。”斛律琴心反驳道，“他只是让每个人不自觉地去寻找本来的自己，没有人天生想做个傀儡，兰陵王也一样！”

斛律明月眼角跳动了下，本是凝重的声音带分异样：“你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周身颤抖，斛律琴心声也是颤的，“兰陵王也是你的傀儡，他的大多荣耀，都是在你操纵之下。当初长街上慕容家行刺一事，你早就知道，那次慕容家的行刺，本在你的控制下。”

斛律明月当然早就知道，不然他也不会那么快派义女假扮慕容晚晴接近孙思邈，亦不会在金水河畔铲除慕容家最后的余孽。

“你故意不对慕容家提前下手，并非心软，只是要借此事树立兰陵王的威望，但你可曾想过他的感受？”她并非无的放矢，她看到的兰陵王虽高贵儒雅，但却像个木偶，她有着女子特有细腻的心思，感受到那儒雅高贵的背后丝丝的隐痛。

没有人天生愿意接受控制，她斛律琴心也不愿意。

斛律明月脸如凝霜，一言不发。

斛律琴心却一口气说了下去：“既然响水集外那一刀是义父代兰陵王劈出，那昨日长街杀了李八百的人，也很可能不是兰陵王。你虽要树立兰陵王的威望，却要保证兰陵王的绝对安全，因此有时候太过险恶的行动，你不放心他亲自出马。”

见斛律明月面无表情，缓缓转过身去，斛律琴心一字字道：“这天底下能一招刺杀李八百的只有一人，那就是义父。”

顿了片刻，斛律琴心得出了惊心的结论，破了那曾经的神话：“因此长街之上杀了李八百的不是兰陵王，而是义父！”

刺心

第十三章 别情

夜漫长，没有穷尽的模样。

郑玄脸上带分神秘，话说一半，瞥了眼孙思邈。

孙思邈未语，张仲坚却想一把抓住郑玄的脖子，将他要说的话挤出来，幸好郑玄终于再次开口：“斛律明月雄霸天下三十余年，如今已老，道中人本有些庆幸，不想齐国又出来个兰陵王，锋头之盛，还过斛律明月。”

“你说的都是废话。”张仲坚不满道。

蓦地心中一动，感觉脑海有个场景闪过，张仲坚失声道：“道中人都怀疑兰陵王本是斛律明月扶植起来的傀儡？”

他本没有这么想，但他自得张裕醍醐灌顶后，很多张裕生前所知，他也知晓。

方才那片刻，他脑海中闪过的却是当初在建康，张裕和兰陵王对阵的情形。

郑玄有些意外，半晌才道：“原来张大侠也这么想。”

“兰陵王武功绝不弱。”张仲坚缓缓道。

郑玄道：“当然，可也绝没有到了可一招杀了李八百的地步！”顿了片刻，分析道，“这几年来，兰陵王崛起之快，简直让人难以想象，或者说——根本就是个神话。”

顿了下，看向孙、张二人，郑玄有些神秘道：“两位对此难道没什么更好的想法？”

孙思邈看着油灯，不置一言。

张仲坚略作沉吟，缓缓道：“长街上的兰陵王一直戴着面具。”

郑玄击案笑道：“张大侠一语说中要害，面具不变，但人是可以变的。面具后可能是兰陵王……”

“当然也可能是斛律明月？”张仲坚有些恍然。

郑玄目光闪动，一字字道：“不是也可能，是只可能是斛律明月！天底下能一招刺杀李八百的枪，只有定军枪，能用定军枪的，就是斛律明月！”

窗外寒风呼啸，张仲坚打个寒颤，他那一刻，想到太多太多，只感觉这背后的隐情，让人惊心动魄。

沉吟许久，张仲坚摇头道：“不对。”

“有何不对？”郑玄立即问道。

“会定军枪的不止斛律明月一人。”张仲坚质问道，“当初在长街上，李八百曾对兰陵王说，‘你不愧是斛律明月之子’，斛律明月有儿子，面具后的也可能是斛律明月的儿子，李八百想到这点，因此才这么说。”

郑玄诡异一笑，“斛律明月是有儿子，他不但有儿子，还有五个，但这五个儿子，却绝不会有一招刺杀李八百的武功。”

“那李八百为何那么说？”张仲坚见到郑玄的笑容，心中一寒，想到的结论竟说不出口。

郑玄瞥了一直沉默的孙思邈一眼，摇摇头道：“这个我也想不到了。”顿了片刻，肯定道，“但无论如何，我坚信杀了李八百的绝不是兰陵王，而是斛律明月。”

孙思邈目光微闪，突道：“道长来见我等，就是想说出这个结论吗？”

郑玄微滞，半晌才道：“不错，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说出这个结论。”长叹一声，郑玄满是心灰意懒，“这次李八百纠集道中之人，对斛律明月全力一击，却仍旧被斛律明月破解，贫道实在想不出还留在邺城的理由。”

“因此郑道长临走前，提醒我们当心斛律明月？”孙思邈道。

郑玄苦涩一笑：“不错，我等毕竟是同道中人，贫道总要最后尽分心力。”

缓缓起身，郑玄落寞道：“贫道告辞。”

“我送你一程。”张仲坚站起，叹道，“若事实真如道长说的那样，斛律明月的心机武功实在可怕，我……似乎也只能暂时离开邺城。”

转向孙思邈，张仲坚缓缓道：“先生保重。”

张仲坚本雄心勃勃，要和斛律明月一洗恩怨，但长街刺杀李八百那一枪，就如根刺般扎在他的心头。

他突然这么说，难道也如郑玄一样，心灰意懒？

孙思邈缓缓起身，握住张仲坚的手，叹口气道：“你也保重。”他只说了这四个字，就松开了手，再次坐下来。

张仲坚脸上突然有分古怪，但一闪即逝。他只是拱拱手，和郑玄出了房门。

孙思邈孤独地坐在房中，脸上又起了迷雾，他望着同样孤独的灯火，喃喃道：“一切事情，难道真的再也不能改变？”

灯火黯淡挣扎不肯放弃，但在这寒冷的冬夜，终究会灭。

风吹雪落，斛律琴心紧紧地抓住门框，不让自己倒下去。

她执着地望着斛律明月，只等着他的答案。

答案冷酷，但她一定要知晓——她不愿再坠入一个自己编织的美梦中，无法自拔。

没有答案，亦没有任何回答，斛律明月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他和孙思邈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相同的是，很少有人能从他们脸上看到真正的答案。

或许，没有答案，也是一种回答。

风冷如刀，入骨冰寒，斛律明月终于开口：“你该回去休息了。”

他缓缓转身，缓缓离去……

斛律琴心感觉胸口又痛，脑海却前所未有地清醒，望着那远去的背影，她突然叫道：“斛律雨泪得到义父的解药，本不应死，可她却死了……她是为张季龄而死的。”她脱口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因为想到了一个动容的问题。

事实证明，斛律明月走的每一步，都有明确的目的，那他当初在悔婚一事上，给了斛律琴心一个选择，是不是也有目的？

一念及此，斛律琴心只感觉浑身冰冷。

斛律明月止住了脚步，没有回话，很多事情，他也不知道答案。

“张季龄一直为斛律雨泪的死而内疚，他认为斛律雨泪是因为对

他失望，才会死的，他一直认为他不应该再联系义父。”

“张季龄本来就是个让人失望的人。雨泪失望不足为奇。”斛律明月淡淡回了一句。

“义父错了，斛律雨泪从未失望。”斛律琴心眸光发亮，“她死，因为她为了一个希望。”

“希望？”斛律明月语气中有分困惑。

“是希望。”斛律琴心坚定道，“她死——不是对张季龄失望，而是希望张季龄能摆脱义父的控制，好好地活下去……她希望让义父明白，每个人都应有她想要的自由……”

“够了！”斛律明月突然断喝。

声如雷，震落枯树积雪，斛律琴心只感觉双耳嗡鸣，一时间再也说不下去。

许久，等那声浪终于消失的时候，她又听到斛律明月的声音，虽不震撼，但冷得如冰。

“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这世上快乐的人，通常不会想得太多。”

斛律明月迈步远去，那一刻他眼眸中虽有分无奈，但他还是继续走下去。

无论如何，他不会停，也不能停。

斛律琴心只感觉周身要冻凝成冰，嘶声道：“可是义父你……想的一直都很多。”

斛律明月顿了下，冷漠道：“因此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快乐。”

斛律琴心软软地倒了下去，倒在那似乎永远不会融化的积雪上，泪水流下，可泪水转瞬也变成了冰，一直凉到心中。

她始终难以明白，一个人若不快乐，究竟为何而活？

积雪咯吱声响，郑玄一出了客栈，就向东行去。张仲坚沉默相随，似在想着什么。邺城繁华，但冬夜却极为凄清，长街上没有半个人影。

郑玄突然止步，回望张仲坚，笑道：“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张大侠不用再送了。”

“你当然知道我不是在送你。”张仲坚淡淡道。

郑玄目光一闪：“张大侠的意思是？”

“你来找我和孙思邈，也绝不是只想说出杀李八百的是斛律明月那么简单。”张仲坚又道，“眼下邺城早关了城门，你现在也不会出城

的。”

郑玄笑了，他看起来本是平淡无奇之辈，但笑容一现，眼中却有寒光闪动。

“那张大侠的意思是？”

“我想听你的真正用意！”张仲坚一字字道。

郑玄又笑，竟没什么意外，只是道：“那张大侠请跟我来。”他也不多说，继续向东行去。过了数条长街，转入一条僻巷。

巷子幽静，黑夜中显得诡异重重，张仲坚不急不缓地跟在郑玄身后，目光闪动，却无畏惧。

巷子是死巷，郑玄到了尽头，突然转身，微笑道：“长街一战，疑点重重，贫道虽推测泄密的是裴矩，但张大侠对在下一直疑虑未去，跟贫道来此，难道不怕对张大侠不利吗？”

张仲坚轻淡道：“对某些人来说，我活着比死了要有用。”

郑玄叹息，“张大侠果然想得明白。”

他说话间，一耸身，已从死巷高墙跃了过去，张仲坚如影随形，飞身过了院墙，只见墙后是个废园，积雪落寞，颇见荒芜。

张仲坚突然想起数月前，自己和蝶舞、兄弟也习惯在这种场所相见。

当初美轮美奂的蹁跹蝶舞，却始终过不了冷酷无情的四季轮换。

物是人非，佳人不见，想到这里，张仲坚不由心中微酸、郑玄招招手，带张仲坚到了一间房前，推门而入，随便扔过个席子，和张仲坚坐了下来。

张仲坚目光游转，见房间简陋，估算这多半是郑玄暂时歇脚的地方，心中却想着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郑玄亦不是贪图享受之辈，那他求的是什么？

雪冷风寒，天有明月，透窗撒下青青的光辉，落在郑玄的脸上，多少有分阴森。

他咳嗽声，打破沉寂道：“贫道方才很多事情不说，因为知道孙先生多半也知道。可他虽知道，却终究不会和我们一路。”

张仲坚缓缓点头：“那你现在可以说了，我眼下和你是一路的。”

郑玄眼中闪过分光芒，半晌才点头道：“不错，你和斛律明月是死仇，终究要分个你死我活，你要找斛律明月报仇这件事，我可以帮你安排。”

张仲坚神色微变：“怎么安排？”

“你莫要急，先听我说。”月色下，郑玄脸色又有分诡异，“长街一战，关键问题有三。”

顿了下，郑玄也有分困惑：“问题之一就是泄密的究竟是谁？我虽怀疑是裴矩泄密，但也不敢肯定。”

“第二个问题呢？”张仲坚径直道。

“第二个问题当然是李八百为何要打王远知一掌，我很快就能查出答案，你给我几天时间。”郑玄道。

张仲坚略有诧异，不知李八百死了，郑玄向谁去问答案，转瞬问：“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李八百临死前说的几句话。”郑玄微笑，“张大侠现在还没有想到李八百的用意吗？”

张仲坚淡漠道：“若杀李八百的真是斛律明月，李八百那句话，当然就是挑拨之言。他故意那么说，其实是想让齐国人猜忌斛律明月和兰陵王的关系。”

心中在想，听先生说，兰陵王母亲应是，冼夫人，不知为何，齐国却没有记载。这个谜是街头巷尾的谈资，却是道中人可兴风作浪的地方。

“着呀。”郑玄一拍大腿，赞道，“张大侠果然有头脑。”

张仲坚继续道：“兰陵王数年间崛起，其中肯定有斛律明月之力，斛律明月本是为齐国着想，但经李八百之口，很多人就会怀疑，兰陵王或许是斛律明月的儿子，才让斛律明月这般扶植——兰陵王的身世，在齐国本来就是个秘密。”

郑玄微笑：“不错，八百兄不愧人中枭雄，虽死了，还捅了斛律明月一刀，给齐国朝廷埋下祸乱的种子。可是……张大侠难道没想到，八百兄还有更深的用意？”

张仲坚皱眉，缓缓道：“身既死兮神以灵，吾魂魄兮为鬼雄。八百身死，魂将归来？”

这本是李八百临死前最后说的一句话，张仲坚却一直想不明白。

郑玄脸现激动，嗄声道：“不错，八百兄的深意就在这两句。”

张仲坚神色错愕，许久才道：“你总不会想说，李八百还能活转吧？他的魂魄会来向斛律明月报仇？”

张仲坚说出这个判断，自己都是不信。

道中虽有秘术，但人死终究不能复生，若真的有还魂索命一

事，斛律明月这些年来杀了不知多少道中之人，早就被冤鬼缠身了。

不想郑玄神色肃然，缓缓点头，那一刻竟如八百魂魄附体，他一字一顿道："不错，据我猜测，李八百最后的意思就是——他不久后就会回来找斛律明月复仇！"

寒风吹入房中，破烂窗纸刷刷声响，张仲坚不由打了个冷颤。

窗纸发白时，孙思邈起身洗漱干净，穿戴整齐后，就坐在床上，静静地望着房门。

不多时，房门轻响，孙思邈平静道："请进。"

一人推门走了进来，身着黄衣，面无表情，却是五行卫中的土卫。

孙思邈没有半点意外，微笑道："阁下来此，可是将军想见我吗？"

土卫倒有分意外，半晌才点点头，淡漠道："请跟我来。"

他素来不是多话之人，转身出了客栈，客栈外早备了两匹马，他当然也早算定，斛律明月想见一个人，那人很难拒绝。

二人翻身上马，向将军府的方向行去，土卫还是面无表情，似乎只是负责传令。

孙思邈目光闪动，突然道："这些年来，五行卫一直都是斛律将军的膀臂，深得将军器重。"

他说的是事实，可也像废话，可他显然不是说废话的人，突然提及这个事情，自有深意。

土卫只是"嗯"了声，并无回应。

孙思邈转望邺城白雪，有红日升起，黄澄澄的光线落在白雪上，泛着略有刺目的光芒。

"当初我和你们五个在响水集初见，有过些误会，若有得罪，还请阁下莫要见怪。"

"我等奉令行事罢了。"土卫冰冷道。

"当初在响水集，我曾见过你们五人的身手，果然高明。"孙思邈回忆道。

响水集一战，过江的茅山宗弟子若非孙思邈出手，只怕尽数死在响水集了。

可桑洞真等人最终还是死了，一念及此，孙思邈神色怅然。

"可我们五人，也是无法奈何孙先生。"土卫望着前方屋脊雪白，眨了下眼睛。

孙思邈微微一笑："我那时只是逃命罢了，若真和五位交手，不见得能讨得便宜。"目光从土卫脸上掠过，"茅山宗道术不差，但诸位却能破得举重若轻，很让我好奇。"

他其实不是好奇的人，他发问，只因为他感觉其中另有玄机。

顿了片刻，他问出一直想问的问题："不知几位的道术，从哪里学得？"

当初响水集时，孙思邈就已看出，五行卫对道术的精通，更过桑洞真等人。

道术绝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土卫脸色突然变得冰一样冷，霍然扭头，直视孙思邈道："先生想知道什么？"

孙思邈看了土卫半晌，摇摇头道："没什么。将军府到了。"心中在想，土卫为何如此激动？

土卫怔了下，移开目光，望着皑皑白雪，又眨了下眼睛，那一刻的表情，似乎颇为古怪。

雪泛白光，孙思邈过前堂、回廊，一直到了后花园这才止步。

斛律明月就站在花园内一棵青松之下。

雪压青松，洁白中绿意一点傲然挺立，斛律明月站的只比树直，听孙思邈脚步声，也不回头，拍拍树干，缓缓道："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他没头没脑地说出这句话来，旁人或许不懂，孙思邈却明白。

将军府本是东柏堂，这里本是东柏堂的后花园，种满了菊花，每到秋日，遍地菊花盛开，持蟹把酒，好不快哉。

可高澄就是死在这里。

一切都从高澄的死开始，道中和齐国，或者说和斛律明月的恩怨，就从东柏堂开始，如今天师六姓垂危，李八百又死，斛律明月突将孙思邈找到这里，难道想让一切从这里结束？

孙思邈脸色不改，摇头道："将军错了。"

斛律明月身躯微震，一掌拍在树干上，纷纷雪落。

良久，他才平静问道："我错在哪里？"

"一切并非从这里开始的。"孙思邈惆怅道，"自从张角为乱，或许已经开始，亦或许，早在张角之前，天下就早是尔虞我诈，东柏堂，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循环罢了。"

斛律明月喃喃道："循环？循环！"突然放声道，"可无论什么时

候开始，如今总要结束的。”

“将军又错了。”孙思邈诚恳道。

他才到这里，就敢两次指摘斛律明月的错误，若是平时，只怕是难以想象之事。

冬日的光线似乎都是冷的。

斛律明月却没有愤怒，他当然知道当一个人愤怒的时候，往往是他到了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又错在哪里？”

“既然是循环，怎能结束？”孙思邈笑容有些苦涩，“人观天之道，执天之行，纵横捭阖，贱如草芥，不过都是在天道循环之中，将军虽纵横天下，如何能结束天之循环？”

他说得似尖锐，但神色极为诚恳，那一刻，脸上隐约有分期待。

斛律明月始终没有转过身来，许久才叹口气道：“或许，你是对的。”

孙思邈并无半分得意之色，缓缓道：“我之对错，无关紧要，关键是将军……”

“你当然知道我找你来的目的？”斛律明月突然截断孙思邈的话头。

孙思邈犹豫片刻，摇头道：“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斛律明月霍然转身，目光如箭射来，“你远比我想象的要聪明，你会不知道？”

孙思邈笑了：“聪明的人，当然知道不知道的好处。”

斛律明月一怔，半晌，脸上也浮出分笑容，喃喃道：“你若早些年出来，或许局面不会如此。”缓缓握拳，“但如今也不算晚。”

伸手一指花园皑皑白雪，斛律明月道：“我不想和你说什么天道循环，只想说东柏堂从前有遍地的菊花，但如今一株也没有，东柏堂也变成将军府，以往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

他那一刻，神色豪迈，眼中又现咄咄逼人的风采。

三十多年来，改变的很多，但他豪气不改。

孙思邈眼中突有分悲哀，缓缓道：“包括蝶舞和张季龄？”

斛律明月一怔，收指握拳，手指“咯咯”响动，良久才道：“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蝶舞本不应该出现在建康，但她却蓦地出现，死

在建康，是不是将军的安排？”

见斛律明月神色冷漠，孙思邈又问：“张季龄这些年来，身份一直并未泄漏，但突然被陈国发现，是不是也是将军所为？”

斛律明月眼角似跳动了下：“我说出他的底细，对齐国有何好处？”

“张季龄本在将军的控制下，是将军入侵江南的重要一步棋，但将军慢慢发现他并没有想象中的可靠，用牺牲他一个来换取陈、齐联盟，当然是划算的买卖。”

斛律明月满是萧索，缓缓道：“你不是个聪明人。”聪明人在适当的时候，本会装作不知道。

孙思邈淡淡道：“我十三年前，就厌恶了做聪明人。”

“可你却是有用的人。”斛律明月叹口气，“我并不想你死的。”

“是吗？”孙思邈轻淡道，“或许将军不想让我死，但算定了我会死，不然也不会借刀杀人，故意将我在邺城所做的事情放风给陈顼知晓，更不会派兰陵王出兵衡州了。”

斛律明月拳又紧，缓缓松开，喃喃道：“你能从周营活着出来，倒真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沉默半晌，终道，“但你不会向我挑战的，是不是？我留意你许久，发现你直到如今，手上都没有沾过一人的鲜血。”

说到这里，他神色三分期待，倒有七分落寞。

孙思邈了解他，很多事情不说，不代表孙思邈不知道。他也了解孙思邈，虽期待和孙思邈交手，但知道孙思邈终究不会出手。

孙思邈坚定道：“我虽习武，但出昆仑时，曾立下誓言，此生不杀一人。”

斛律明月眼中闪过分感触，这件事说难不难，但对他这种人来说，比登天还难。

“那你方才说了那些，又有何用？”

“我只是想说……”孙思邈缓缓道，“很多事情，并非将军说不存在，它就不存在。”

凝望斛律明月，孙思邈诚恳道：“就如东柏花园，如今虽是皑皑白雪，肃杀寒冬，但一到春天，万物复苏，那些森冷白雪下藏的东西，就会出来。”

斛律明月静静倾听，神色突然现出分奇怪，自语道：“不错，一到春暖花开，很多东西又会出来。”

长叹口气，斛律明月眼中少了凌厉，带分诚意：“因此老夫才会找你来。”

见孙思邈沉默，斛律明月负手望天道：“这些年来，老夫一直都想达成一个目的，将天下道士斩草除根的。”

孙思邈叹道：“道者为道，大道生生不息，如何截断？”

“不错。”斛律明月神色终现疲惫，“老夫灭道多年，才发现所做之事无疑抽刀断水，如今李八百虽死，王远知、葛聪被老夫拿下，但焉知几年后，是否又会出现什么王八百、李远知呢？”

“因此将军的意思是？”

“老夫的意思，你应该明白。”斛律明月转望孙思邈，缓缓道，“老夫想让你统领四道八门，重立齐国道统。”

“齐国？”孙思邈脸上迷雾又起。

“不错，是齐国。”斛律明月凝声道，“不知道你可否愿意？”

红日高升，却移到树后，院中阴冷依旧。

孙思邈沉默许久：“将军可否给我考虑的时间？”

斛律明月眼中光芒一现，立即道：“可以！只要你答应老夫此事，无论什么条件，老夫都会为你做到。”又强调了一句，“无论什么条件。”

他很少一句话说两遍的，特意强调这点时，眼中似乎藏着什么。

孙思邈并没有太激动的反应，沉吟片刻：“既然如此，我想先见见王远知和葛聪！”

一过金水桥，就是邺城的深牢大狱——天字狱。

孙思邈立在牢房前，神色多少有分唏嘘——他没想过自己会重到这里，只是数月前，他是阶下囚，如今看起来，他倒更像是座上宾。

仍旧是土卫带路，为孙思邈亲自开了第一重牢门，一等孙思邈入内，土卫立即锁上牢门，只等他再次出来的时候，才会开启牢门。

孙思邈并不介意，缓步向牢房内走去。

牢狱森森，幽幽不见天日，牢狱最里的两间铁牢都燃着灯。

孙思邈缓步走进牢房，缓缓停下来，望着卧在牢笼中的王远知，叹了口气。

王远知已非仙风道骨，看起来憔悴不堪，倒在干草上，身着重铐，竟是奄奄一息。

葛聪和王远知分处不同牢笼，也是一身铁索束缚，本一直盘膝闭目，听到叹息声，身躯一震，睁开双眸。见是孙思邈，葛聪满是讶然，冲到牢笼门前，嗄声道：“你是来救我们的？”

他神色热切，满是期待，见孙思邈不语，忍不住又道：“孙先生，你……”

“他现在能这么安然地进来，当然已和斛律明月一路，你省省力气吧。”王远知一旁突然开口。

葛聪只感觉一盆冷水当头浇下，半晌才道：“原来出卖我们的人，就是你！”

孙思邈无奈笑笑，转望王远知道：“王兄莫非也是这么认为？”

“李八百一直没有信过孙思邈，也绝不会将我们刺杀的计划告诉孙思邈。”王远知艰难坐起，缓缓道，“出卖我们的人绝不会是孙思邈！”

葛聪微愕，许久才道：“那你来是做什么？”突然想到什么，低声道，“莫非你是来充当斛律明月的说客，想让我们投降？”

他说到这里，脸色数变，隐有几分期待。他虽是天师六姓，但骨子里面更像是商人，这次来到邺城，本是不得已而为之，却不想身陷囹圄，自然不想就此毙命。

孙思邈沉默片刻，才道：“斛律将军的确有这个意思。”

王远知冷哼一声，葛聪却是喜上眉梢，压低声音道：“孙先生，条件好商量。”

孙思邈看了他半晌：“但我还未决定是否来说服你们。”

“为什么？”葛聪失色道。

孙思邈笑笑，转向王远知道：“因为我有几个关键的问题，一直没有想通，特请王道长释疑。”

王远知脸色灰败，叹口气道：“你既然已和斛律明月一路，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我第一个不明白的地方，就是王道长为何来邺城行刺兰陵王。”孙思邈目光一闪。

王远知冷漠道：“你笑我不自量力吗？”

孙思邈摇摇头，缓缓道：“我不明白王道长就算刺杀了兰陵王，又能得到什么？”

“得到什么？”王远知放声大笑，声音激荡牢笼内外，“你不知道？”

见孙思邈沉默，王远知霍然站起，挣扎到了牢笼前，一把抓住栏杆，盯着孙思邈道：“我若成行，齐国必败，陈国可趁势北伐，一统天下。到时候茅山宗定将传道大江南北，而我王远知……”

顿了片刻，双眸红赤，王远知一字字道：“……必将成为古往今

来道教第一人。”

“然后呢？”孙思邈平静道。

“然后？”王远知反倒一怔，“然后什么？”

“你成为道教第一人又能如何？”孙思邈淡淡道，“想寇谦之的北天师道，睥睨一时，如今不也烟消云散，皆化尘土？天师门下，更是分崩离析，反成天下祸患？”

王远知眼露迷惘，一时间大汗淋漓。

茅山宗扩张一时，享誉江南，王远知身为宗主，自然功不可没。虽有李八百陷害，但他自信踌躇，料敌先机，入陈宫化解危机后一心进取，只想再击败斛律明月，帮陈主一统天下，奠定茅山宗不世之基，却从未想到过其他。

孙思邈目光益发地清澈，缓缓道：“更何况你这次就算刺杀成行，也未见得会如寇谦之般。”

“你说谎！”王远知断喝，转瞬冷笑道，“历来成王败寇，如今我陷囹圄，你置身事外，自然怎么说都行了。”

孙思邈叹口气道：“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畋猎，使人心发狂。权欲之下，不想王道长也是一叶障目，迷失了方向。”

见王远知呼吸粗重，孙思邈沉声道：“想寇谦之时，得北魏天子绝对信任，才能建北天师大道，但道政合一，利益冲突，自引发矛盾重重。如今陈顼猜忌心重，虽看似信你，但你若声势浩大，声誉超过他这个天子，他怎能不防？”

王远知嘴唇嗫嚅，终于没说什么。

“你以行刺手段获利，必失之此事。陈顼狐疑，知你刺杀了兰陵王，又怎么能信你不会将同样的手段用在他身上？”

孙思邈叹道：“陈顼若疑，你等必有裂隙，到时候不要说什么北伐一统，恐怕茅山宗转瞬之间，就要覆灭在你行刺一事之上。”

王远知大汗淋漓，叫道：“你现在当然说什么都可，日后之事，谁能定知？”

孙思邈道：“日后之事，谁都不能定知。但天地有律，道有循环，张角、寇谦之的前车之鉴，难道还不够王道长借鉴？”

略作沉吟，孙思邈诚恳道：“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道长本修炼大道之人，对这些当烂熟在胸，但被权欲所碍，一起争锋之念，忘记道法自然，已入歧途。王道长这次，可真是大错特错！”

王远知听及“火生于木，祸发必克”时，身躯微震，听到最后，

忍不住踉跄后退，一屁股坐在枯草堆上，失魂落魄，喃喃道：“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你当然错了！”葛聪忍不住道。

方才孙思邈侃侃而谈时，葛聪不敢插嘴，此刻倒是显得深恶痛疾。

“孙先生此刻还站在牢笼之外，就是明证。”葛聪笑容满面，“孙先生，这些道理我等都懂，但我实在是身不由己，还请孙先生多向斛律将军美言，放我回转江南。”

孙思邈皱下眉头：“葛道长有何身不由己？”

葛聪几乎跳脚，长叹一声道：“李八百劫持了在下最疼爱的儿子，威胁在下帮他。再说……”瞥了一眼王远知，苦涩道：“葛家的灵宝派一直势微，始终要靠依附茅山宗苟延残喘。”

“因此王道长前来，葛道长不能不来？”孙思邈道。

葛聪点点头，随即道：“可在下一直对刺杀兰陵王一事并不赞同，无奈行事，还请孙先生在将军面前多多美言。”

孙思邈沉默片刻，道：“我还有一事不明。”

“孙先生请讲。”葛聪急道：“在下若是知晓，必定不会隐瞒。”

“我想问的是，李八百在长街之上，为何击了王道长一掌？”孙思邈缓缓道。

葛聪一怔，苦笑道：“我关在牢中，翻来覆去想的也是这个问题，可想来想去也想不明白。唯一的解释是……”

见孙思邈期待望来，葛聪咬牙道：“李八百本是个疯子，疯子的言行，当然绝不能用常理来衡量。”

孙思邈略有失望，摇头道：“李八百胆大妄为，所行之事，无一不出乎人的意料，他看似个疯子，但他绝不是疯子。”

说话间，他望向了王远知。

在他看来，这天底下若还有一人能解释李八百所为，那人无疑就是王远知。

“孙先生怀疑李八百和王道长有不解之仇，这才在长街出手？”葛聪也看出点门道。

孙思邈沉默——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所在，他曾思索万千，但一直无法得到肯定的答案。

王远知汗水未尽，听到这里，脸上蓦地露出极为古怪之意，许久，他才缓缓道：“李八百对我出手的缘由，我知道！”

第六卷 无冕之王

第一章 复生

牢狱中不见天日，只有油灯明灭，有如李八百的幽灵鬼影，罩在众人的脸上。

葛聪听王远知所言，失声道：“你知道？你怎么知道？你既然知道，为何没有防备？”

王远知倚靠着墙壁，汗水尘垢满面，但那一刻，目光却是出奇的清澈。

“葛聪，其实你也应该知道的。”

葛聪眉头紧锁，苦思半晌终于摇头道：“我不知道，王道长，你爽快地说出来好了。”

“当初你我几人在郧城外相聚时，我曾说过，李八百和裴矩，极有可能是当年北天师道的门下。”王远知神色有了一分古怪。

“是北天师道门下能如何？他们和天师六姓关系极深，也和斛律明月势如水火，为何在关键时刻内讧？”葛聪困惑道。

王远知望向孙思邈，缓缓道：“孙先生虽得艺天师，但这里所有人中，其实只有先生才没有卷入到当年的纷争。”

孙思邈微皱眉头：“因此我对当年的事情，并不了然，更不解如果李八百身为北天师道门下，为何反倒成了李家道的道主？”

“这其中自然有蹊跷。”王远知缓缓道，“但若简单来说，只源于

一个恨字。”

“恨？”葛聪有些不耐，“什么恨？”

王远知冷望葛聪：“你一直以为李八百他们是恨斛律明月的，却不知道他们可能连天师六姓之家都恨的。”

“你说什么？”葛聪失声道。

王远知缓缓道：“这个关键所在，我也是到现在才想明白，这件事恐怕还要从高澄死时说起。”

他神色悠悠，追忆着往事：“当年高澄身死，引发齐国灭道，可祸患早在高澄死前已经种下。北天师道政道合一，插手朝廷之事，早就引发了齐国皇室的猜忌。”

苦涩一笑，回想自身，王远知略有感慨：“高澄之死引发齐国灭道不过是个诱因，寇谦之生前，还能压住，但他一死，门下益发骄横，终究让齐国朝廷起了杀机，北天师道那时虽号称有双子三官四御五斗众多高手，但始终难有如寇谦之一样的人杰。”

孙思邈目光闪动，突道：“传闻中，北天师道的建立绝非寇谦之一人的功劳，他还有个夫人？”

“听说是这样，他夫人好像姓郑，但一直少有露面，具体我也不清楚。”王远知迟疑道，“不过早在寇谦之死前，那夫人就不知去向了。”

孙思邈点点头，王远知回到话题道：“不但郑夫人不知去向，听说那时候双子也不在齐国，北天师道内部争权，高手虽多，但并不齐心，终被斛律明月各个击破……”

王远知说到这里的时候，多少有些唏嘘。他方才一心名利，根本无暇其他，这会被孙思邈当头棒喝，却是看得极为透彻，一时间倒有种彻悟之感。

“北天师道门下被齐国杀得东奔西逃，很多人躲到六姓之家寻求庇护……”

“但当时六姓之家和北天师道并不和睦？”孙思邈突问。

王远知点头：“不错，寇谦之的时候，北天师道兴盛一时，大有天下老子第一的架势，对天师六姓之家一直不屑一顾，因此当初齐国灭北天师道时，六姓之家反倒有些幸灾乐祸……”

沉默片刻，王远知又道：“帛家道是最早容纳北天师道叛逆的六姓之一，但也是最早被斛律明月剿灭的一姓！”

葛聪听到这里，忍不住道：“帛锦也是最早被斛律明月收买的一姓！”

孙思邈一直静静倾听，听到这里眉毛微跳，心中蓦地想到个可

能，忍不住心惊。

王远知回忆往事，缓缓道："不错，帛锦被斛律明月收买，又被李八百砍断手臂，帛家道已在道中除名……"

"当年帛家道雄心勃勃，妄想趁北天师道分崩离析的时候，取而代之，却不想招惹惨烈之祸……"

"其余诸姓见此情形，多视北天师道门人如蛇蝎猛兽，有的避让，有的冷言，还有的甚至……"说到这里，王远知神色又现出分怪异，住口不言。

葛聪忍不住道："有的甚至什么？"

"你为何不回去问问你的父亲？"王远知突道。

葛聪本来一团和气，闻言却怒容满面，喝道："王远知，你说什么？我爹早就故去，你这是什么意思？"

孙思邈听到这里微皱眉头，蓦地想到当初裴矩所言。

一百零六个顶尖高手，同门师兄弟，死的死，亡的亡，散的散，逃的逃……

当时就死的人还好些，可那些逃走的人受到的折磨，你是永远难以想象的！

"有的六姓之家甚至出卖北天师道的门下，以换取和斛律将军的和解？"孙思邈突然插了句。

葛聪微震，目光一闪，霍然望向王远知，气愤道："莫非王道长是想说，当初是家父出卖了北天师道的门人？"

王远知沉默不语，但无疑是在默认。

葛聪冷冷道："家父已去，死无对证，你自然说什么都可以了。"

王远知眼皮跳了下："令尊早逝，令人扼腕，可令尊亦是灵宝派高手，常习道中养生之术，如此早去，你莫非从未怀疑过？"

葛聪眼角抽搐，手握铁栏，嗄声道："你师父宗道先生也是早死，难道说……"

他本想说难道宗道先生之死也有问题，可见到王远知冷漠的表情，心中发冷，咬牙道："你难道想说，宗道先生和家父当年都出卖了北天师道弟子，因此遭到他们的暗算。"

王远知沉默良久，只说了两个字："不错。"

葛聪本要呵斥荒谬，见其神色严肃，只感觉透体冰冷，想到一个可能，松手后退两步，涩然说："……这么说出卖我们的是裴矩和李八

百了？”

孙思邈心头狂震，脸色微变。

见王远知不语，葛聪颤声道：“裴矩、李八百他们恨斛律明月，可更恨你我两家，他们借口行刺兰陵王，却是想趁机报仇，让我等万劫不复？因此李八百当初在长街宁可不杀斛律明月，也要致你于死地？”

王远知冷望油灯，许久才道：“不错。”

葛聪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蓦地又弹了起来，几乎撞到栏杆之上，咬牙道：“王远知，你他娘的是什么茅山宗主，这些事情你都知道，就要提防李八百、裴矩反咬一口才对，为何拉老子蹚这里的浑水？”

王远知神色木然，闭上了眼睛。

葛聪却不肯放过他，摇晃着栏杆，嘶声道：“你说，你说话呀！”

孙思邈叹口气道：“这里的原因我倒知道。”

“你知道？”葛聪反倒怔住，道，“你当年也和宗道、我爹他们一起的？”

他说得可笑，孙思邈却没笑，只是摇摇头否认：“首先，事情过去多年，王道长可能没有想到仇恨会一直延续下来。”

王远知轻轻叹口气，神色萧索。

“其次就是王道长就算知道往事，也想利用北天师道成事，对李八百、裴矩等人虽有忌讳，但仍想兵行险招。”

王远知苦涩一笑，喃喃道：“却不想无论成败，我都已经输了。”

抬头仰望牢笼顶，王远知苦涩道：“我其实早应该想到他们的目的了，李八百如此奔波，看似要四道合一，实际上所作所为，都是要茅山宗好看，我利欲熏心，竟放松了警惕。”

转望向孙思邈，王远知缓缓道：“孙思邈，我一直不服你，可如今才发现，我真不如你。”

孙思邈并无丝毫得意，只是叹口气，回到原先的话题道：“如果按照王道长所言，当年天师六姓中，帛家道因北天师道门下受损，茅山宗和灵宝派却对天师道不利，裴矩逃往关中……李八百却下江南，转入李家道当上道主。”

王远知点头道：“李八百这人心机极重，心狠手辣，只怕能当上李家道的道主，用的也是非常的手段。”

“郑玄远在关中，一直表现平庸……”孙思邈说到这里，脸上又闪过分迷雾，但很快又道，“龙虎宗道主张裕应和李八百关系不错？”

“不错。当初帛家道几被斛律明月灭绝，天师几姓惊凛，唯独龙虎宗张家敢正撄其锋，张放、张裕两兄弟更是张家中坚，武功道术均精，连斛律明月都不敢小瞧。龙虎宗身在江南，斛律明月只能派高手悄然南下。”

王远知神色萧索，摇摇头又道：“过程我不尽知，只知道最后张放后来不知所踪，张家损失惨重，一蹶难振，而斛律明月也损失高手极多，未能再行南侵。”

葛聪冷冷接道：“龙虎宗衰败，才让茅山宗趁势而上，成为江南第一道教。”

王远知不理葛聪的讽刺，又道：“后来的事情，孙先生当然已经知道，张放乔装改名，变成了张季龄，而据我所知，他后来仍旧没有逃脱斛律明月的掌控。”

孙思邈想到张仲坚，回忆建康发生的一切，只感觉往事悠悠，物是人非。

轻叹口气，孙思邈低声道：“我终于明白了。”

他那一刻，想到的远比王远知说的要多，却没什么恍然大悟的感觉，心中反倒更加地沉重。

王远知神色却有分困惑，自语道：“我却有一点不明白，李八百就算暗算茅山宗和灵宝派，也可以等到兰陵王死后再下手，他为何如此迫不及待呢？”

葛聪冷笑道：“这有什么想不明白的，他就要我们意料不到，才能暗算得手啊。”

王远知缓缓摇头，却没多说什么。

葛聪已有些迫不及待：“孙先生，你想知道的，我们都说了，你什么时候……救我们出去？我们毕竟都是天师血缘，你不能见死不救的。”

王远知冷淡道：“他怎么救？如今我们定在斛律明月的严格监视下，更何况你我都已能力尽失，形同废物。他就算是个神仙，恐怕也不能带我们逃脱这里。”

葛聪急道：“孙先生，你能的，你一定能的。你和斛律将军好好说说，我们本是逼不得已，根本不想和他作对的。”

孙思邈略作沉吟，安慰道：“葛道长少安毋躁，机会一到，我自然会帮两位脱困，还请两位给我些时间。”

葛聪见孙思邈转身离去，手握铁栏，目光中满是期待之意。

直到牢门再闭时，葛聪这才缓缓后退，坐了下来。

王远知淡漠道："你不用看了，他要救我们，不用求也会救，他若不救，你就算磕头也是没用。"

葛聪喃喃道："可他一定会救我们的，是不是？"

王远知忍不住冷笑："生死本命，葛聪，你怎么说也是灵宝派的道主，六姓之一，就不能有点骨气吗？"

葛聪霍然站起，震得身上镣铐当啷作响。

"够了，你不要再说什么六姓之家，我现在一听这几个字，就想呕的。"

葛聪双眸红赤，神色已有癫狂之意，扑到铁栏处，嘎声道："王远知，我不像你的，你有志什么大道一统，想要超过寇谦之，还想重振四道八门当什么宗主，可我什么都不想的。"

"你真的什么都不想？你巴巴地跟我到了邺城，不也想立点功劳，讨好陈顼，重振灵宝派？"王远知神色依旧冷漠。

葛聪一愕，顺着铁栏缓缓坐到地上，突然放声狂笑，笑得涕泪横流："你说的不错，我的确也想，可是我现在不过只想做个普通人，做一个正常人，但我能吗？"

他笑起来如同狼嚎一样，声嘶力竭："我不能的，我一出生命运就已注定，连做个正常人都不能够！"

王远知听了，皱了下眉头，可目光中也忍不住露出怆然之意。

若早知今日，他王远知说不定也就不会前来邺城，但世事都如射出去的箭，断没有回头的道理。

蓦地心中警生，王远知霍然转身，面向牢房入口的方向，低喝道："谁？"

他被李八百重创，被斛律明月关在牢中，又被莫名药物制住，但警觉尚有，那一刻不知为何，突然毛骨悚然，只感觉牢房入口的方向多了一人。

有幽风吹来，两盏油灯均灭，牢中一片漆黑。

葛聪本有疯狂之意，见状却遍体生津，嘎声道："谁？"

他在那片刻，也感觉有一人进入了牢房，但牢房中蓦地转暗，他根本看不到来人的身影。

"是孙先生吗？"葛聪颤声道。

王远知冷哼一声，知道不是孙思邈，孙思邈绝不会用这种方式出现！

眯缝起双眸，王远知渐渐适应了牢中的黑暗，隐约见一人无声

无息地到了铁栏外，冷冷地望着他——直如幽灵般。

王远知毛骨悚然，却还能冷静道："你是何人？"

"他不是人！"葛聪突然叫道。

葛聪声音中满是惊惧之意，他也发现了有人到了铁栏前，可任凭他如何努力，也听不到那人的脚步声和呼吸声。

若是斛律明月派来的人，王、葛已是砧板之肉，斛律明月对他们应不用这么神秘。

可这是天字狱，戒备森严，若不是斛律明月派来的人，怎能有人无声无息地潜入，不惊动牢外的守卫？

葛聪越想越是心惊，呼吸粗重如牛，只是一个劲地叫道："你是谁？你不是人？你究竟是谁？"

"住口！"王远知一声低喝，葛聪一惊，感觉周身汗透，却已静了下来。

王远知终究还能保持冷静，望着眼前那团黑影，凝声道："阁下若有来意，尽管说明，装神弄鬼，大可不必。"

火光不知来自何处，突然一闪，耀亮了那人的脸庞。

但火光如流星般转瞬消逝，只那一刻的印象，却深深扎入王、葛二人的脑海。

王远知饶是镇静，乍望见那人的面容，也不由骇然失色，霍然站起，只感觉手足发冷。葛聪更是嘶声尖叫，如同见鬼一般不信喊道："是你？！"

孙思邈已过了金水河，葛聪叫得虽然凄厉，但他不能听到。

金水河早凝冰，他立在河畔，远远望去，依稀还能见到铜雀台高大的轮廓。

脚步声响起，一人踏雪而来，到了孙思邈身后，静静止步。

孙思邈转身望过去，略有诧异，转瞬笑道："是你？"

来人眉目弯弯，雪地上更显得肤白如玉，见到孙思邈望来，脸上掠过抹娇羞，清澈的眼眸似被呼出的哈气笼罩层雾意，看了孙思邈一眼就扭过头去，低声道："穆大人让我来找先生过府一叙。"

那人却是宫中的冰儿。

孙思邈略有奇怪，不知此时穆提婆找他何事，点点头，客气道："请冰儿姑娘带路。"

冰儿"嗯"了声，转身行去。经上次一见，她和孙思邈倒显得有些陌生。

孙思邈暗自叹息，忍不住道：“穆大人找我，怎会让姑娘传话？姑娘不一直都在宫中吗？”

冰儿垂头，咬唇道：“上次和先生见面后，穆大人就将我从宫中带走，一直让我留在府中……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说到这里，扭过头去，只望着远远的雪。

天正晴，雪泛微薄的光芒，有如情人眼中相思的泪光。

孙思邈心思百转，突然道：“有件事，不知道可否请冰儿姑娘帮手？”

冰儿娇躯微震，倒有些意料之外，立即回头道：“先生若有吩咐，冰儿刀山火海，也会为你做到。”

见孙思邈微笑望来，冰儿忍不住又脸红，垂头下来：“只是先生这么大的本事，会有什么做不到的？冰儿不自量力了。”

孙思邈道：“你莫要高看我，很多事情，其实我也无能为力的。”

他叹口气，冰儿见了，倒有些焦急：“先生请讲。”

孙思邈已止步，望着前方的府邸：“到了。我见到穆大人后，再说请你帮手一事好了。”

冰儿略有困惑，但还是用手比了下脖颈：“冰儿一定为先生做到。”

她说得斩钉截铁，那一刻根本没多想什么，只知道孙思邈若有困难，她拼死也要帮他。

孙思邈点点头，跟随冰儿入了穆府，直奔后花园。穆府颇为精致典雅，后花园却是极大。

雪地中，有梅花绽放，幽香暗传，穆提婆一身红衣，雪地中颇为耀目。他负手立在梅树前，听闻脚步声响，更不回头，只是道：“先生这几日倒是繁忙。”

“还不知穆大人有何事吩咐？”孙思邈微微一笑。

穆提婆只是望着梅花道：“先生可知奴家让冰儿去找的用意？”

冰儿微颤，脸又发红，几乎想逃走，可却移不开脚步。

孙思邈微微摇头，穆提婆竟像感觉到了，淡淡一笑道：“奴家就知先生会说不知道。上次冰儿走后，先生嘱托奴家帮忙照顾冰儿，最近宫中有些事情，奴家为了不负先生所托，就将她带到了府上。”

穆提婆轻描淡写，冰儿听了，却是心中感动，只是在想，先生虽对我无意，但毕竟还是关心我的，却不知他有何难题，就算……如何

艰难，也定帮他去做了。

孙思邈却听出另一层含意，心道莫非宫中有了变故，连穆提婆这种人都无法罩住，这才将冰儿带出？

穆提婆叹口气，又道：“如今奴家有些自顾不暇，只怕无法再承诺先生什么。”

孙思邈微微皱眉，听穆提婆继续道：“因此奴家准备将冰儿送给先生，你卖了她也好，娶了她也罢，总之以后，她不再和齐国有任何关系。”

冰儿身躯一颤，珠泪欲滴，却只是咬着牙，沉默无言。

她不过是个弱女子，早习惯了逆来顺受，知道这刻是生命中最关键的时候，却绝不想让孙思邈为难。

孙思邈笑笑：“我倒真的想请冰儿帮我做件事情，她可能需要离开邺城一段时日。”

穆提婆摆下手：“先生让她做什么事情，也与奴家无关。冰儿，你先出去等候。”

冰儿心中忐忑，还是退了出去，隐约感觉将有大事发生。

“奴家和先生其实没见过几面。”穆提婆转过身来，双眸中也似藏着什么，“可如今，能让奴家从无戒备的人，皇宫，甚至邺城，只有先生。”

“可是宫中出了什么事情？”孙思邈缓缓道。

“天子病了。”穆提婆淡淡道。

孙思邈略有诧异，半晌才道：“需要我来诊治吗？”他知道说得多此一举，穆提婆并没有半分焦灼之意，当然也没有请他出手之意。

穆提婆和高纬素来关系极好，高纬病了，他为何这种淡漠的神色？

穆提婆笑了下，风轻云淡：“天子是心病。”岔开了话题，“还记得初次见到先生时，不过数月前，但如今回想，恍若经年。”

顿了片刻，穆提婆又道：“当初先生带冼夫人画像来邺城，已表明来意，可斛律将军偏偏不信，总怀疑先生别有用心。”

孙思邈苦涩笑笑：“当初还要多谢穆大人为我解围了。”

“其实奴家不出面反倒好些。”穆提婆叹道，“现在奴家想想，才明白当初先生肯入牢狱，无疑像佛家所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先生想以此证明并无对齐国不利之心，奴家出手，倒浪费了先生的苦心。”

孙思邈笑道："若穆大人救我也是错，那我倒宁愿穆大人一错再错了。"

穆提婆一笑，倒是容光焕发，可转瞬又是蹙起眉头。

"当初奴家就问先生是否为兰陵王而来，先生直认不讳。"

"穆大人也告诉在下，兰陵王已经南下，目标可能是建康。"

"可奴家终究也不知道兰陵王所在，让先生奔波反复，如今先生再次回到邺城，奴家心中实在过意不去。"

孙思邈又笑："结果并非那么重要，穆大人的好意，我一直感激不尽。"

穆提婆轻叹一口气道："若天下人都像先生这样，那肯定太平了很多。"秀眉微挑，"这次请先生来，奴家的心意其实还是如前一样……奴家只是希望先生早点带兰陵王离开邺城。"

孙思邈皱了下眉头，缓缓道："我只能说是尽力而为。穆大人就想说这个？"

"不错。"穆提婆转过身去，望着雪映梅寒，"这是奴家目前唯一能说、能做的事情。先生，时日无多，请回吧。"

孙思邈略有犹豫，转身要走。

穆提婆突道："先生，别人觉得宫中戒备森严，绝对安全，可在奴家看来，宫中绝非安稳之地。"

孙思邈见穆提婆两次提及宫中之事，忍不住皱眉，欲言又止。

"每个人为了自己的性命，做出任何事情，是不是也是有情可原呢？"穆提婆又问。

孙思邈沉默半晌才道："每个人只有一条命，生死攸关，怎能强求什么？"

穆提婆无声一笑："先生说得好，奴家祝先生早日完成心愿，恕奴家不送了。"

孙思邈点点头，转身离去，出后园时，忍不住回头又望了眼，就见雪地梅香，穆提婆的一身红衣，雪地中如血一样的鲜艳。

才出后园，冰儿就迎上来道："先生有何吩咐呢？"

孙思邈一笑，略作沉吟，手一展，手心已现出一根金针，递给冰儿。

冰儿怔怔地接过金针，不解道："先生的意思是？"

孙思邈缓缓道："冰儿，我想请你帮我前往岭南如意峰，去见冼夫人。"

冰儿微有吃惊，转瞬道：“然后呢？”

“然后将金针交给她，说我一直在尽力完成她的托付。之后……你在岭南等我消息。”

冰儿吃吃道：“就这么简单？”

她方才守在后园外，心思百转，只想着孙思邈的任务会如何困难，不想只是前往送信。

“并不简单。”孙思邈有些担忧道，“从邺城到岭南，千里迢迢，你一个单身女子上路，不知会有多少艰辛磨难。”

冰儿立即道：“先生交代的事情，冰儿无论如何都会办到。”纤眉弯弯，冰儿神色却有说不出的坚定，“先生，那我什么时候走？”

“你可有盘缠？”孙思邈忍不住道。

“穆大人已给了冰儿盘缠……他说……”冰儿说到这里，欲言又止，脸上羞红，心中想到，穆大人说送她一份嫁妆，让她找到如意郎君，可是她……

再望孙思邈一眼，冰儿道：“既然先生嘱托，事不宜迟，冰儿是否即刻动身呢？”

孙思邈缓缓点头：“早些离开总是好的。我不送你了。”

冰儿咬唇，低声道：“那冰儿就在岭南等先生的消息了。”她声音细不可闻，才走了两步，突然又止步，望着雪地道，“冰儿明白先生的意思了。”

孙思邈扬了下眉，并未言语。

“先生，邺城是不是要有大事发生？”

孙思邈微笑道：“冰儿，你是个好女子，这里并不适合你的。”

“可这里也不适合先生。”冰儿霍然转身，眼中已有泪光，“先生是不是觉得邺城已凶险非常，这才找个借口，让冰儿离开是非之地？”

孙思邈只是轻叹口气。

冰儿上前一步，关切道：“冰儿什么都不懂，可最近也感觉宫中凶险非常，天子最近异常狂躁，无故斩人，有时候连穆大人的话都不听。”

孙思邈回忆当初见高纬的情形，皱了下眉头。

“每次天子这样的时候，就是决定要杀哪个大人物了。”冰儿道，“当初天子要杀何士开时，也是这般模样。”

孙思邈心中微震，还能笑道：“你只要离开邺城，就不用担心的。”

“我离开邺城，才会更加担心。”冰儿哽咽道。本想说难道他不知道，她对自己的性命无所谓，一直担心的是他？

终究还是改口道：“先生既然知道邺城危险，为何还要留在这里？先生本自由自在，何必卷入这里的漩涡？”

孙思邈脸上迷雾又起，许久才道：“我只是还想尽分心力，前途虽凶，但若能尽心恕人，未尝不能扭转些事情。”

顿了片刻，沉声道：“有些事情，有些人必须要做的。”

冰儿怔怔望着孙思邈，竭力不让泪水流淌，许久才道：“有些事情，冰儿不懂。冰儿也知道，留在邺城，或许只会给先生添麻烦，那先生你自己保重。”

贝齿轻咬红唇，冰儿又道：“先生是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既然让冰儿在岭南等消息，千万莫要食言。”

孙思邈一笑：“我不是什么大丈夫，但说话从未不算。你也莫要忘记我的嘱托，一定要到岭南。”

冰儿用力点头，再看孙思邈一眼，快步离去，只是一到孙思邈望不见的地方，望着手上那金针，泪水终于忍不住流淌下来。

孙思邈望着冰儿离去，笑容收敛，轻轻叹口气，走出穆府，见土卫立在府门前。土卫拱手道：“将军请先生前去。”

孙思邈暗自皱眉，知道目前自己的一举一动，完全在斛律明月的掌握中。

他皱眉并非因为不自在，而是在想斛律明月素来指挥若定，这次行事却如此急迫，一日内两次找他，其中会有什么内情？

走了几步，蓦地发现前方并非通往将军府的道路，孙思邈不解道：“将军不在府中？”

“将军请先生去铜雀台一叙。”土卫道。

孙思邈微惊，失声道：“铜雀台？”

邺城，天下名都；铜雀台，名都之心。

孙思邈才到邺城的时候，就见过铜雀台，但只是远观，不能近看，只因为铜雀台实则为邺城绝密重地，对齐国来说，重要性不在宫城之下，历来有重兵把守。

斛律明月请孙思邈到铜雀台，所为何事？

孙思邈想不明白，但见土卫也不多加解释，不再追问。

漳水已然冰封，日近黄昏，高大巍峨的铜雀台并没有夏日看起来那么炫目瑰丽，台顶白雪皑皑，更增肃杀之意。

孙思邈跟着土卫进了铜雀台，饶是冷静，见楼宇连阙，飞檐画梁，也不由心中赞叹铜雀台的壮阔宏伟。

可他更注意的却是铜雀台周围的兵士神情严肃，铁甲泛寒。

铜雀台戒备森然，若非土卫带路，寻常人等，只怕未入台内，就被格杀在台前。

土卫默不作声，带孙思邈穿过楼阁，到了一间房前，推门而入。

那房间内极为简单，四壁青色石板，棚顶白玉搭就，地面却是大理石铺成。除此之外，房间内再无摆设，乍一看，怪异非常。

孙思邈本以为斛律明月在此约见，可见房间内空空荡荡，难免奇怪。

土卫也不多言，示意孙思邈跟随，到了房正中站立。

孙思邈走过去未等站稳，突感身形急坠，宛如脚下突空。

警觉顿升，孙思邈才待提气而起，就见身边土卫并未稍动，只是目光灼灼地望着他。

心中微动，孙思邈微放松四肢，转瞬就感觉脚又踏到了实处。

眼前一黑又亮，他那一刻，仿佛从石室中坠入地下。前方突现一条甬道，甬道有巨大方砖做壁，地面由青石搭成。

甬道壁上有油灯正燃，因此虽诡秘，但并不阴森。

土卫仍旧一言不发，前头带路，脚步无声，宛若幽灵般。

孙思邈竟仍能保持沉默，看起来土卫就算带他去地狱，他也照跟不误。只是一路行来，他心中骇然，破釜湖地下清领宫已算恢宏，但毕竟是地面建筑的宫殿沉入了湖底，可这里的地下建筑，显然是硬生生地挖掘而出，规模竟远超过清领宫。

甬道曲折，永无尽头的样子，土卫突然手一摸，左侧墙壁霍然打开，孙思邈未见前方如何，先见一片炫丽多彩的光漫了过来。

孙思邈并未躲避，可他饶是冷静，这刻眼中也忍不住露出惊诧之意。

前方是个巨大的石室，石室内竟堆着数之不尽的珠宝，石室四壁有火炬高燃，火光照在数不尽的珠宝上，才散发出如此瑰丽的光芒。

孙思邈惊诧的并非这里无尽的财富，而是因为那些珠宝尽头站着的一个人。

那人正是斛律明月！

这让人难免觉得格格不入，孙思邈实在无法将斛律明月和这些

数不尽的珠宝联系起来。

在这个纵横天下的将军看来，一切珠宝其实不过是尘土瓦砾罢了。

可斛律明月偏偏在此。

斛律明月就站在那珠宝的尽头，背负双手，看着面前的一面墙壁。

这石室内的珠宝价值说起来惊人，堆积在一起，更是美丽难言，任何一个人，都难免被这些珠宝吸引，若是女人见了，只怕会欢喜得晕过去。

可斛律明月偏偏对那些珠宝全无半分兴趣，只看着墙壁。孙思邈对珠宝亦无半分兴趣，他看向土卫，土卫做个请他过去的手势。

孙思邈缓步向斛律明月走去，心中古怪莫名，不知斛律明月为何在这种地方，约他相见。

难道说……斛律明月知孙思邈未见得肯重建四道八门，为齐国效力，因此以这些珠宝诱惑他投齐？

在一些人眼中，每个人均有被收买的价值，只是看收买者是否出得起价钱罢了。

孙思邈想到这里的时候，已然止步，目光也向斛律明月所望的墙壁望过去，脸色微变。

这天底下，能让斛律明月、孙思邈同时注目变色的东西实在不多，这墙壁究竟有何奥秘，让二人这般侧目？

墙壁不过是寻常巨石砌成，不寻常的是墙壁上有两排大字。

火光下，大字如用鲜血写就，在寂静的石室内咆哮怒吼，森然冷笑，墙壁上写的是……

身既死兮神以灵。

吾魂魄兮为鬼雄！

第二章
费解

字色如血——如同李八百死前胸膛喷出的那腔鲜血。

石室内珠光宝气，火炬哔波作响，耀得整个石室如梦如幻，如同仙境。可那两排字却如同经过九天十地妖魔的鲜血做祭诅咒，让石室从仙境坠入幽冥。

怎么会有这么两排字出现在铜雀台下的密室内？

身既死兮神以灵，吾魂魄兮为鬼雄！

这本是李八百临死前说过的一句话，后面那句话是“八百身死，魂将归来”。一联想到此，孙思邈心中有种极为怪异的感觉，可他神色不改，缓缓地望向了斛律明月。

斛律明月还在望着墙壁上的血字，脸上如同戴了张面具，无论是谁，都不能从他脸上看出他的任何表情。

火光明耀，石室内静寂得骇人。

良久，斛律明月才道：“历史上的铜雀台由来已久了。”

他这种时候，突然说出这么一句话，也很让人意料不到，孙思邈却知道，斛律明月不是说废话的人。

至今为止，他从未听过斛律明月说过一句废话。

斛律明月或许是在整理思绪，或许也认为，一些事情，一定要

从头说起！

一些结果，一定是有原因的。

“自曹魏来，铜雀台就天下闻名，经后赵、冉魏、前燕占领扩充，规模宏伟。但世人多不知，铜雀台更宏伟的地方是在地下。”

孙思邈点点头道：“听说后赵石虎当年，就在铜雀台下挖千尺深井，井间又有通道相连，藏天下珠宝无数。”

“可惜他死后，那些珠宝他却半点没有带走。”斛律明月淡淡道。

孙思邈笑笑：“但铜雀台地下的玄奥，可见一斑。”

斛律明月缓缓道：“听闻秦始皇晚年，皇宫的夹壁地道亦是极为诡秘，但这里的地下奇幻，绝不下秦始皇之时。”

“可纵有秦皇魄力，千里阿房不过归为尘土。”孙思邈叹口气道，“尘土之下，又不知埋有多少百姓的骸骨。”

顿了片刻，孙思邈道：“人欲无穷，这铜雀台自建造起，看起来就像个笑话。”

斛律明月没有点头，却也没有摇头：“你当然也知初建铜雀台的目的了？”

孙思邈点点头：“地下如此规模，不过是为了个阿那律。”

“天公诸技，传于六姓。天师之道，藏之名山。”斛律明月表情终有分悲哀，“若得阿那律，何至这般田地？”

孙思邈一怔，不知斛律明月只是重复当年张角所言，还是有感而发。

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也不知藏着多少心思。

沉默片刻，孙思邈终道：“若无阿那律，或许也不会有今日境况！”

斛律明月负手凝望石壁许久：“你说的也有分道理。这些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在找寻着如意，老夫也想问你，这世上究竟有没有如意？”

旁人说起如意时，都带分热切期待，斛律明月提及如意时，却只有冷漠。

“有。”孙思邈肯定道。

斛律明月目光一厉，听孙思邈又道：“如意本在心，若求如意，当求本心。”

他说得玄之又玄，和对高纬所言不同，只因他知道，对不同的人，如意的意义也不同，他希望斛律明月能够明白他的用意。

火光仍耀，斛律明月沉默下来，良久才道：“铜雀台的建立，并非是个笑话，铜雀台下的挖掘，不但是为了寻找如意，还为了储备战备物资。邺城能成为多国之都，这些年屹立不倒，铜雀台的仓储实在有很大的作用。”

“江山之固，在德不在险。”孙思邈沉声道，“若等敌人兵临城下，依仗铜雀台时，已然晚了。”

斛律明月轻轻吐气，缓缓道：“你说的不错。”

孙思邈微笑，斛律明月似有感觉，望了过来，沉声道：“你笑什么？”

“在旁人眼中，将军威严严肃，少听人言。可在我这些日子看来，将军却非如此。最少将军对我说的话，很有几分赞同的。”

斛律明月似有分错愕，又似想笑，但转瞬被肃杀掩盖。

“我方才说的那些，并不是想讨论什么大道理，只想说明一件事情！”斛律明月再次望向墙壁，眼中杀机闪现，“这地方如此重要，守备定然严密。”

负着双手，斛律明月身躯仍如山岳，补充道：“铜雀台下密道虽纵横诡秘，极为庞杂，但在老夫心中，却是清清楚楚有如掌纹。”

孙思邈听出他的言下之意，缓缓道：“因此若没有将军许可，绝进不到这里？”

“绝对不能！”斛律明月肯定道。

孙思邈沉默下来，望向墙壁的血字道：“那这血字……”

“这血字昨天还不在这里。”斛律明月道。

孙思邈沉吟道：“那将军找我来的意思是？”

斛律明月缓缓道：“我想让你听听这血字出现的经过。”他说得奇怪，目的不明，但肃杀之气已沛然而出。

孙思邈只回了一个字：“好。”

“桃枝，你来说。”斛律明月头也不回道。

一人应声从暗影中走出，正是那戴着斗笠，如同斛律明月影子一样的刘桃枝。

他一直都在石室内，一直站在暗影中，明耀的火光照着满室的珠光宝气，让人忽略了他的存在。

他一出现，根本无多余闲话，直接进入了正题。

“铜雀台下，有大大小小房间五百二十一间，纵横交错，但地下入口只有……九条……

“把守铜雀台上的兵士和把守地下的兵士并不混淆，把守地上的人，是守禁宫的禁军抽调出来的……三个月一轮班。

“地下的九条入口，素来都是被将军的亲信把守，常年不换，忠心绝无可疑。

“一个人若入到这里，必经守铜雀台禁军的三次盘查，才能接近……九条入口的一条。

“但九条入口处都有机关暗道，有将军亲信日夜不停地把守。”

说到这里，刘桃枝停顿了下来，斛律明月问道：“你听明白了没有？”

孙思邈道：“铜雀台上下把守如此严密，看来我若非将军许可，绝不能安然到此了。”

没人回话，石室内陷入死一般沉寂。

孙思邈忍不住皱眉，不知道自己说的出现了什么问题，望了眼血字，有分恍然和诧异，如此严密的防备，写血字的人怎么进来的？

刘桃枝轻咳一声，又道：“今日清晨，五行卫本循例检查铜雀台下，土卫受将军吩咐，前往去请先生，就剩金木水火四卫检查密道。”

他说得极为详细，甚至有点啰嗦的感觉，斛律明月却仍旧沉默不语，只是背负的双手已然握紧。

孙思邈亦是默默倾听，没有丝毫不耐的感觉。

他甚至有种心悸，知道能让斛律明月如此重视的事情，内情很可能极为可怕。

“四卫巡查第七条入口的时候，突然发现守第七条密道的守卫被害！”

孙思邈神色微凛，很有不信的表情，失声问道：“那守铜雀台外的兵士有没有示警？”

“没有。到目前为止，守在铜雀台外的兵士，甚至不知铜雀台下的变故。”刘桃枝回道。

孙思邈诧异莫名，他终于明白问题所在，但这个问题简直诡异得难以想象。

刘桃枝继续道：“四卫立即从第七条入口进入，发现那条密道的守卫只有一名兵卫还有气息……”顿了下，缓缓道，“可惜那兵士只说出了一句话就死了。”

“什么话。”孙思邈立即问。

“有鬼。”刘桃枝吐出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似也有些颤抖。

火光明暗，充斥在石室中，那绚丽多彩的珠宝似乎都带了分森森鬼气。

能在铜雀台下守卫的人，都是斛律明月手下的铁军，身经百战，历练多年。

这些人本来应该是鬼都怕的，可临死前竟然说出“有鬼”两字？

世上真的有鬼？

斛律明月还在凝望着石壁上的血字，那血字在满室珠光火光的照耀下，似在弯曲扭动，就要破壁而出……

孙思邈也被事情的奇诡困惑，许久才道：“后来呢？”

“四卫一直搜到这里，然后就见到石壁上写了这些血字。四卫本来想立即召集其余入口的守卫盘查，但火光突然灭了……”

“还有变故发生？”孙思邈立即问。

刘桃枝点点头：“黑暗中，四卫似乎感觉有阴森的冷风吹过，水卫立即出手拦截。”

五行卫无疑铁打的神经，这时候竟然还会出手。

孙思邈目光微闪，又问：“然后呢？”

刘桃枝沉默许久，这才道：“水卫死了。”

孙思邈一震，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水卫死了？五行卫竟死了一个？五行卫纵横多年，剿杀道中高手难数，武功高强不言而喻，可居然有人在四卫在场的时候，杀死了水卫？

这人不但杀死了水卫，还能避开铜雀台外的守军，轻易地杀死了通往铜雀台下一条入口的全部看守，潜入这里，这人竟如此神通广大？

可这人如此费尽周章，潜入这里，只为了在石壁上留下两排血字？

“这里有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丢失吗？”孙思邈又问。

刘桃枝摇摇头：“这里的宝藏虽然价值连城，无可估价，可来的……人，并没有取走半点珠宝。金木火三卫听到水卫的惨叫，立即出手，几乎误伤了同伴，但等点燃起火把后，石室内并无其余人踪迹。”

顿了下，刘桃枝缓慢道：“三卫立即询问其余八个入口的兵卫和铜雀台上的禁军，但均回未发现敌踪，来敌消失了。”

孙思邈皱起眉头，神色诧异。

斛律明月摆摆手，暗影处，有两个兵卫抬着个担架走了过来。

担架上有白布，白布下盖着一人。

两个兵士将担架放下，缓缓地掀开了白布，露出了水卫的尸体。

“请先生看看水卫的死因。”斛律明月开口道。

孙思邈点点头，走到水卫尸体旁，见水卫闭着眼，神色惨白，心中打了个突。

他医人无数，对一个人因何而死亦是了如指掌，不到片刻的工夫，他就抬头道：“水卫是被一件极为尖锐细长的利刃刺入心脏，一击毙命！”

斛律明月终于转过身来，一字字道：“孙思邈，你怎么来看此事？”

孙思邈缓缓站起，脸上迷雾又起，终究还是摇摇头。

“你一定有想法的，是不是？”斛律明月上前了一步，石室内火光似乎都黯淡下来。

孙思邈叹口气道：“将军也早有想法的，不然也不会让我到此，是不是？”见斛律明月沉默，孙思邈轻声道，“我其实更想听听将军的想法。”

斛律明月冷哼一声，眼眸精光大盛：“这件事看起来，实在不可思议。”

“看起来？”孙思邈反问。

斛律明月握手成拳，关节“咯咯”作响：“不错，没有正常人会做出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也绝难有人能突破铜雀台守军的屏障，杀了密道的守卫，轻易杀死水卫，留下两句话后安然离去。”

“那将军的解释是？”

“有鬼。”斛律明月缓慢道。

孙思邈心底蓦地泛寒，石室内刹那如同凝了冰。

“李八百临死前曾说过两句话，你当然知晓？”斛律明月面无表情道，见孙思邈点头，斛律明月又道，“听说你们道中本有一术，叫作借尸还魂——就是说一个人若道法高深，死后可借别人的尸体活转。”

孙思邈涩然道：“这法术我也听说过，但没见过。”

他从不轻易否定任何事情，但没有见过的事情，也不轻易肯定，只因为他知道很多判断，引发的后果会极为严重。

斛律明月道：“没见过不意味着不存在，因此这件事的第一个解释是，李八百复活了，鬼魂入了这里，杀了水卫和一帮守卫，留下墙壁

上的字，向老夫挑战！”

这已是昭然若揭的事实，可听起来仍旧难以想象。

见斛律明月目光灼灼地望来，孙思邈点点头，低声道：“将军既然这么说，倒也有些道理。”

沉默许久，斛律明月轻淡道：“孙思邈，你这么聪明，闻弦琴知雅意，为何不问问我第二个解释是什么？”

“是什么？”孙思邈叹口气问，他神色似有了分不安。

他本不是大惊小怪之人，虽说事情诡异，可李八百寻仇也不会找他，那他不安是为了什么？

斛律明月目光有如锥子，像要刺入孙思邈脸上的迷雾，看到他的内心深处。

“你真的相信世上有鬼？”

见孙思邈沉默，斛律明月冷冷道：“这世上若真有冤鬼索命一事，这些年来死在老夫手下的亡灵无数，老夫早就被无数冤鬼缠身了。”

“将军不信？”孙思邈眉又挑了下。

“老夫信！”斛律明月凝声道，“老夫信世上有鬼，但鬼和如意一样，均在人心！”

孙思邈衣袂无风自动，光焰下，身影也有些扭曲。

斛律明月说出了第二个结论：“李八百死了，绝不能复活的。”

“被将军定军枪所杀的人，无论如何都活不了的。”孙思邈突然道。

斛律明月眼眸中蓦地精光大盛，许久才道：“不错，死在定军枪下的人，无论如何神通，绝对无法活转！”

他并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回到方才的话题：“因此老夫断定，捣鬼的必定是人——一个心机极为高明的人。”

孙思邈再次沉默下来，他和斛律明月都算是极为睿智之人，很多观点虽不同，但在很多事情上，看法大同小异。

听斛律明月又道：“而且这人的武功，也是极为高明。”

“若非鬼魂索命，这人能到这里留字，武功不但高明，而且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孙思邈忍不住道，“世上真有这样的人？”

“有！”

孙思邈再次诧异，不由问道：“谁？”

“你！”

斛律明月上前一步，火炬上的火焰伸缩不定，可所有火炬的光芒加起来，都不如斛律明月眼中的光芒。

有杀气，杀气弥漫；有杀机，杀机暗藏！

无论是谁，都难抗斛律明月身上那突如其来，无俦无边的压力。

孙思邈本有好奇，听到这里反倒笑了，笑容中满是无奈：“我？将军未免太高看了我。”

“十三年前，你曾中过宇文护下的剧毒！”

斛律明月话题一转，突然提及十三年前，但杀意不减。

“你虽得冼夫人救治，但金蚕蛊只能克制毒性，却不能解毒，你始终还要死。

“但你没有死！

“你不但没死，重出昆仑后，反倒习得一身出凡入胜的武功，只能用深不可测来形容……

“别人都以为你得到了如意，但你一直否定，老夫也觉得你对如意的解释是真的。这世上本没有什么阿那律，就和根本没什么海外仙山、不死神丹一样，有的只是人本身的弱点。

“人有弱点，就会产生各种稀奇古怪的欲求，也就导致荒诞不羁的事情发生。”

孙思邈听到这里，缓缓点头，对于斛律明月有时候说的话，他也极为赞同。

斛律明月少说话，但每说的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

“可你没有如意，却能活转，这点绝不能否认。老夫一直困惑这点，后来终于有所得，想明白你能解宇文护下的毒，不是靠的如意，而是靠的易筋。”

孙思邈脸上又有迷雾升起，他没有否认。

洗髓筑基，易筋改律！

“易筋之法本是道家绝顶之秘，非有缘人不能得，传说中有脱胎换骨之效，你当然学会了易筋之术，这才能够活转！”

孙思邈眼眸中光芒闪烁，却在想着斛律明月说这些的更深用意。

“当初你能挡老夫三箭，靠的是天衣剑法，你虽负了伤，但你那时根本未用全力。你故意受伤，不过是示弱要打消老夫的疑虑。

“天衣剑法，本承天意，使用时随心所欲，可化钢为柔，亦可束

带成剑，共有十三层境界。

“你会天衣剑法，但甚少佩剑，只因为你早过了天衣剑法的第十层境界——弱水。

“换言之，你早已可以束带成剑。

“当初你才到邺城，化名孙简心，曾挥袖在兰陵王刀下救过一个孩童，旁人或许不知，但老夫却知道，你用的不过是衣袖内的一根衣带。”

孙思邈回想到初到邺城的情形，感慨万千。

那一战引发的后果，至今还在，那一战出刀的是兰陵王，但斛律明月显然也在。

“不过据老夫所估，你早过弱水之境，如今只怕已到天衣剑法第十一层‘观复’的地步。孙思邈，事到如今，你还不承认吗？”

孙思邈似有不解，缓缓道：“我就算承认将军所言，但和发生在铜雀台之下的事情，有何关系呢？”

“水卫是被一根极细极为尖锐的利刃所杀，老夫想不明白会有什么兵刃造成这般效果。”

孙思邈恍然：“因此将军怀疑我用天衣剑法杀了他？我可束带成剑，那伤口就是我天衣剑术造成？”

“除此之外，老夫很难有别的解释。”斛律明月目光冰冷，“你会易筋术，就能轻易改容乔装混入这里而不惊动台外兵卫，你用天衣剑法，才能刺杀水卫于无形，只有你，才能潜入这里，留下这些字迹。你故意做出让李八百还魂的假象，就是想乱老夫心意，趁机行事。”

孙思邈皱眉，喃喃道：“好像也有些道理。”

斛律明月嘿然冷笑：“不是有些道理，而是极有可能。你初到邺城，老夫就怀疑你的真正用意，但你一直遮掩得好，你一直故意示弱不肯用真本事见人，当然包含极大的野心，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他手一伸，蓦地有长枪在手。

秦时明月汉时关，定军枪出定江山。

斛律明月手中的就是定军枪！

枪非神器，声名赫赫，只因为用枪的人。

孙思邈可束带成剑，深不可测，但任何一杆枪到了斛律明月手上，一样神佛难挡，无人能敌！

石室内的光芒，在斛律明月长枪在手之时，似奇迹般全部聚在

枪尖之上，发出夺目的光芒。

孙思邈忍不住眨眼。

下一刻的工夫，定军枪已刺到孙思邈的喉间。

火光似凝，孙思邈却是动也不动，那如闪电般的一枪像要刺杀人于无形，却被斛律明月轻易地停在手上。

斛律明月双眸咄咄，缓缓道：“孙思邈，你为何不出剑？”

枪尖寒芒冷了孙思邈的咽喉，却热了他的眼眸，他在这种时候，竟还能笑笑道：“因为我有话要说。”

长枪未退，却也未进，斛律明月目光复杂，运枪虽举重若轻，选择却如负山岳。

“说！”

“将军，无论你怎么猜测，但我在这之前，绝未潜入过这里，只希望你能明白。”孙思邈缓缓道。

他脸上迷雾散去，只余诚恳，双眸一眨不眨，没有去望那可能转瞬取他性命的定军枪，望着的是斛律明月咄咄的眼眸。

枪尖微动，可枪身长影如蛇，曲折扭动。

那如枪锋箭矢般的一双眼眸中，似也有暗影闪动。

“嗤”的一声，长枪破空，刺在了血字之上，枪柄震颤如急弦，枪身入石三尺。

冰凝的火光刹那融化，石室微有暖意。

斛律明月负手，宛若从未出枪一样，孙思邈多少感觉背脊发凉，还能笑道：“谢将军不杀之恩。”

“我不杀你，因为还想让你救一个人。”灯火下，斛律明月渊渟岳峙的身影有分动摇。

孙思邈立即道：“将军尽管吩咐。”

斛律明月凝望他许久，这才摆摆手道：“带他去。”

土卫闪身而出，做了手势，带孙思邈离去，一场危机突如其来，却又蓦地消逝，无论谁都难以琢磨斛律明月的心意。

良久，斛律明月道：“桃枝，方才一事，你作何判断？”

刘桃枝立即道：“方才那一枪，属下也难测将军是否会刺下，孙思邈生死关头，还能动也不动，实在让人难解心意。”

顿了下，缓缓道：“他若非大奸大恶之人，就是大智大勇之辈。”

“不错，或许他真正做到问心无愧，或许他要和老夫赌一把，他的心意，老夫一直难解。”

“可若非是他出手，属下实难想象，还有谁能有这种本事潜入留言。”

斛律明月微有疲惫，反问道：“方才土卫带孙思邈突入地下，他有什么反应？”

“据上卫所言，孙思邈略有惊奇，但并不慌乱，从举止中，看不出什么破绽。”刘桃枝迟疑道，“或许这件事……真的和孙思邈无关？”

“或许不是他，但肯定和他有关！”斛律明月握手成拳，再次望向那墙壁的血字，吩咐道，“你派人跟着他，一有异样，立即话于我知。”

孙思邈出了铜雀台，冷风袭来，才感觉浑身冰冷。

夜已临。

土卫依旧沉默地前头带路，到了将军府前，径直入内，一直到了一间房前，伸手一指，转身离去。

他本来也是沉默的人，水卫死后，好像益发地沉默。

只是他转身的时候，并未留意孙思邈目光望过来，其中带分古怪。

目送土卫走入黑暗中，孙思邈才转过头来，望向前方。

窗透烛光，暗夜中守着难言的悲伤；灯芯成灰，难掩烛泪行行。

孙思邈终于推门而入，走到了斛律琴心的床旁。

房间内药味浓重，床旁桌案上放着满满的一碗药，孙思邈用手摸摸碗边，室内虽还温暖，但药碗冰冷。

床榻上的斛律琴心闭着眼眸，不知是昏迷还是在昏睡，只是那眼睫不经意轻轻颤动，有如寒风中落花般的无助凄凉。

只是几日，她容颜已很是憔悴。

孙思邈望着她的面容，蓦地想到初见时那秋水般的眼眸，清清亮的脸庞，还有船上的心愿，破釜塘木屋前那朦朦胧胧如水的目光……

缓缓坐了下来，孙思邈伸手出去，手指搭在斛律琴心的手腕上。

手腕冰凉，轻轻微震后，再无动静。

孙思邈闭目凝神，只感觉片刻，伸手从桌案上拿起那碗药，闻了下，皱了下眉头。药对症，可药毕竟服下才能有效的。

斛律琴心为何不喝药？

望着那苍白的脸庞，写满憔悴，孙思邈眼中终有分怜惜，手一翻，有金针现在指尖，再一动，轻轻地刺在斛律琴心的手腕上。

不待继续，就听斛律琴心道：“你就算治了我的病，如何能救了我的命？”

眼未睁，但呼吸急促，斛律琴心握紧秀拳，突然道：“你走吧。”

孙思邈未动，只是轻叹一声：“你何苦如此？”

“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斛律琴心嗓子突哑，却始终不肯睁开双眸。

“或许……我知道？”孙思邈突道，“你心蛊才清，却又一直劳心劳力，本适合静养，但不知为何，竟又染了风寒。”

不闻回答，孙思邈眼中带分怜惜：“数症攻心，你才会今日的模样，但你还有药可治。大夫给你开的药是良药，你喝下就会好，你不肯喝，因为你有心病。”

斛律琴心一震，霍然睁眼道：“那你知道我有什么心病？”

她虽憔悴，但那一刻的目光，却有说不出的炙热。

望见孙思邈移开了目光，斛律琴心眼眸中满是失落，喃喃道：“你纵是天下无双的神医，终究还是治不了别人的心病。”

闭上眼眸，斛律琴心喃喃道：“你这样的反应，我不怪你，因为我从开始就在骗你。你还能来帮我医病，已是常人难及了。”

孙思邈脸上迷雾又起，听斛律琴心低声道：“我一直在骗你，见你第一面的时候就在骗你，我故意丢下那块玉佩，就想让你误以为我是慕容家的人，刺探你来邺城的心意……”

孙思邈扭头望向红烛，见灯芯轻爆，烛影彷徨。

“你被我义父关在牢中，我故意找张仲坚救你，却是想骗取你的信任，我对你从未有过什么好心。”

心中却想：“义父以我为叛逆做借口，逼他接下三箭，他却为了我这个要算计他的人，甘冒奇险。我当时是没有什么好心，可为何我见到他中箭负伤的那一刻，心却悸动？”

有些人一生相见未见得了解，有些人了解却不过只在刹那。

“之后我借故跟随你，黎阳城外，你虽从李八百手下救了我，但我没有丝毫感激，只想继续跟着你，查清你的底细。”

她说得冷，冷得心口发痛，她的话如双面刃，刺伤了旁人，也

伤害了自己。

“我一直怀疑那舟子是綦毋怀文，也怀疑你和太平道一直都有联系，因此百般试探……”

心中却想，那不过是你和太平道中人物不经意的邂逅，其实你从未参与其中，但你为何从不解释？忍不住又是心痛，语气却是更加冰冷。

“你恐怕不知道，在响水集的时候，我已接到密令，要带你去破釜塘！”

斛律琴心说到这里的时候，秀眉微蹙，似想到什么事情，眼中突露出惶恐。

窗外风冷，雪夜神伤，孙思邈眉头不经意地跳动下，却仍沉默不语。

“你莫要以为在响水集外又救了我，我就会心怀感激。在你遭李八百、桑洞真他们暗算后，我带你逃命，不过是因为我还记得自己的任务，一定要带你去破釜塘。”

“义父本来要在清领宫内，将你们一网打尽！”

斛律琴心说到心中发酸抽紧，只是在想：“我当初真的这么在想？他数次拼命救我，我难道没有半分感动？我若不是早已心动，怎么会拼死出手，和他携手跳下悬崖？我若不是早就愧疚，如何会在河中挣扎不放，对他不离不弃？”

“无论在船上，还是破釜塘外的木屋前，我均是以退为进，故作不知清领宫的秘密，用意还是让你进入我义父早布好的陷阱。结果你真的上了当！”

夜阑西风冷，烛影照情伤。

斛律琴心几欲落泪，咬牙止住，心中只是在想：“有流星，却从不会有什么愿望，那时候他若真的答应我，一辈子吃我亲手做的清粥，结果会怎样？”

假设从来不会重来，结果也是永远难想。

“本来我以为你会死在破釜塘下，但后来发现你逃脱了，因此义父命我继续跟踪你，然后一直跟你到了建康。

“我在建康遇到你，是义父的安排，我在紫金山上跟着你，是在一直留意着你的动向。”

心中一阵惘然，突然想到紫金山上，曾听到过杨坚述说孙思邈的往事，或许早在那以前，她对他的留意，就偏离了方向。

“只可惜世事难料，你竟然被送到周营。杨坚、裴矩他们以为你

对我不错，我对你也不错，因此竟想利用我来要挟你，实在可笑。”

斛律琴心说到这里，没有笑，泪水差点流淌出来。

蓦地想到，当初在周营内，孙思邈为她要喝下那剧毒之药时，她心中绞痛不堪，恨不得代孙思邈喝下那绝命之药。

那非可笑，而是心痛，原来爱一个人更多的是心痛。

“后来你也看到了，我还是一心为兰陵王着想，我辛苦刺探出李八百他们的阴谋，奔波往复，只是为了兰陵王。”

说到这里，斛律琴心几乎难以呼吸。

梦终醒，梦已忘，她逼着自己冷漠说下去：“一切我说得都很清楚了吧？”

孙思邈“哦”了声，还是望着红烛。

红烛泪灼，光芒亮了旁人，可毁了自己；灯芯成灰，如念君无痕，却相思身伤。

“既然你都已经清楚，你就应该知道，由始至终，我对你……”顿了下，斛律琴心咬牙说道，“都是利用欺骗，你根本不该来救一个不值得救的人。”

孙思邈缓缓道：“对我来说，救人从未有什么值得不值得的说法。”

斛律琴心一颗心忍不住沉下去，立即在想：“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莫非他是说我一直在自作多情，无论是谁在他身边，他都会如此对待？”

沉默许久，斛律琴心才道：“那看来我也不必感谢你什么，毕竟我从未强迫你来救我。”

孙思邈点点头：“的确如此。”

“那你也不应该强迫我什么！”斛律琴心那一刻心如刀割，嗄声道，“我不希望你来救。”

一伸手，拔下腕上金针丢到一旁，斛律琴心寒声道：“请你走，我以后，不想再见到你。”

她不知用了多大的努力，才说出这句话来，心中却想：“你实在还有很多事情不知道，离开邺城，本来是你的最好的选择——所有的一切，本和你无关。”

她不介意成为斛律雨泪，但却怕孙思邈成为张季龄。

因为她想的多，终于想到一点最可怕的结果——斛律明月给了她一个悔婚的选择，不过是想利用她绑住孙思邈，就如当初利用斛律雨

泪绑住张季龄一样。

想得多，因此不会快乐。

这个念头日日夜夜地折磨她的一颗心，让她为之胆颤，失去了挣扎的力量。可斛律雨泪既然能为了张季龄的自由不惜去死，她为何不能为了孙思邈的自由而放手？

爱一个人，本要给他自由。

这几日，她翻来覆去地只是如此想，却没想到抛却金针的时候，一颗心如碎裂成了片一样……

孙思邈望向地上的金针，缓缓弯腰拾起，站了起来，那一刻似负了千斤的重量。他收起金针，点点头，转身就要离去。

他素来尊重别人的选择，哪怕这选择会造成伤害——对人对己。

斛律琴心望着那背影渐远，一想到从此一别，只怕再无相见之日，心中激荡，突然道：“孙思邈……”

孙思邈站住，并未回身。

斛律琴心颤声道：“我知道你从未忘记柳如眉……”

灯芯一爆，孙思邈身影似乎也在跳。

“在你心中，很难有人替代柳如眉，是不是？”

孙思邈未答，可有时候沉默亦是回答，斛律琴心只感觉一阵眩晕，原来的打算在刹那间变了样，她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自己的一颗心：“那我呢，我可不可以替代她？”

她实在想不到自己会问出这句话来——她本决意让孙思邈离去，可她若不问出这句话，从此以后，经年追忆如何度过？

选择不过瞬间，往往不经控制，抉择不过刹那，结果悄然改变……

孙思邈未动，未回头，只是轻声道：“你从来不是柳如眉，你是斛律琴心。”

斛律琴心眼前发黑，蓦地感觉烛光都变成了灰色，有如那绝望的泪光。

孙思邈转过身来，不再闪避那伤心欲绝的眸光，一字字道：“在我心中，斛律琴心就应该是斛律琴心，本身无可替代，何必替代她人？”

烛火又亮，如流星般的辉煌。

泪水刹那间，涌到斛律琴心的眼眶！

刺心

第三章 用心

孙思邈举步，并未推门离去，只是拿起了那药碗，将药重新倒入药壶，放在炉上加热。

室外冰刀雪箭，室内却是温暖如春。

药滚，热气蒸腾时，斛律琴心在心中念着孙思邈方才说过的话，冰冷的心开始温暖。

那一刻，她明白了许多。

很多话，本不用多说。爱不但有伤痛，还有关怀和无可替代！

孙思邈缓缓将药又倒入药碗，等药稍凉，双手捧着药碗递过来。

他做事素来都是如此从容，不急不缓，可他眉头还是微皱，显然想着心事。

斛律琴心再没说什么，她蓦地发现，说的那些，本来就是自欺欺人，她不想再欺骗自己。义父有句话没有说错，想得多，不会快乐，她不想多想，只愿时光停留在这一刻。

爱有此刻，今生何怨？

见斛律琴心喝了药，孙思邈嘴角带分微笑道：“你好好休息，很多事情，明天或许……会有不同。”

他虽还皱着眉，但眼中一直都充满着希望。

斛律琴心只感觉彷徨无依的感觉渐渐消散，心中蓦地又充满了信心，缓缓地闭上眼眸。

孙思邈见状，悄然起身，推门出去，却没留意在他推门的那一刻，斛律琴心又睁开了眼。

门外风寒，孙思邈轻轻带上房门，略作沉思，举步向旁走去，才到了条回廊处，就止住了脚步。

回廊曲折如心意，回廊的尽头站着斛律明月。

风吹雪舞，明月悬天。

天有月，光辉撒到尘间本一样的颜色，但落到不同人的眼中，却有不同的感慨。

那座山岳般的身躯动了下，只是招了下手，然后转身到了间房内，缓缓坐了下来。

孙思邈跟随斛律明月进了房间，举目四望，见房间简陋，一桌一椅一炉一壶，却有两个茶杯。

这是斛律明月的房间，简陋得让人难以想象。

孙思邈想到铜雀台下的珠光宝气，眼中也不由露出分敬佩之意。

酒色乱人意，财气动心魂，无可否认，其中的诱惑让人难以抵抗。斛律明月堂堂一个齐国第一将军，节俭如斯，让人不能不心生感触。

炉有火，煮水已沸，斛律明月伸手抓了茶壶，沏了两杯茶，递过一杯道：“请茶。”

孙思邈倒有些意外，不想斛律明月也有请人喝茶之时，接过茶水，道了声谢。

“这里是我独处的房间，少让人到此，你是第三个来到这里的人。”斛律明月缓缓道，他望着茶水，却没有喝的意思。

他奉茶或许只是表明一种态度，他并不想喝茶。

孙思邈抿了口茶水，感觉茶水淡淡的苦涩，问道：“那前两个是谁？”

“一个是段韶……”

顿了许久，斛律明月才又道：“另外一个是慕容绍宗。”

孙思邈略有分讶然。他曾猜测慕容绍宗被斛律明月所杀，但看起来，其中似乎还有隐情。

“他们两个都死了。”斛律明月落寞道。

孙思邈试探道：“他们都是你的朋友？”

“能进入这房间的，只有老夫的朋友。”斛律明月霍然抬头，目光中又带分灼热之意。

孙思邈笑了，并未问斛律明月为何会转变得如此之快，铜雀台下，斛律明月看起来还想将他刺杀在枪下，但这刻居然把他当作是朋友？

“你曾说过，是老夫杀的慕容绍宗。”

孙思邈沉声道：“我只是猜测，若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将军纠正。”

“纠正？”斛律明月嘿然一笑，“老夫纵横天下三十年，对的、错的，所有的事情，老夫担下就好，何必纠正？”

孙思邈略有皱眉，缓缓道：“一些问题，并非有人担下就能解决的。”

斛律明月似怔了下，终于再次点头：“或许……你说的也有道理。”

他睥睨天下，少听人言，可跟孙思邈交谈数次，似乎也染了分孙思邈的口气。

人总是会改的，斛律明月也不例外。

孙思邈眼中带分期待，轻声道：“慕容绍宗之死，可是另有解释？”

“你前面猜的都不错。”斛律明月扭头望向窗外，见树后明月斑驳，让人难窥全貌。

“文宣帝的确让老夫去杀慕容绍宗，但慕容绍宗和老夫本是朋友，虽然在外界看来，老夫和他本不合……

“老夫当初接令，也很为难，亲自去见阵前的慕容绍宗……

“未等老夫说出心意，慕容绍宗就明白了老夫的来意。当初我们还有别的选择……”

孙思邈皱起眉头：“将军和慕容绍宗均是大齐名将，德高望重，若是联手，天下难有匹敌。”

“不错，我们的一个选择就是回邺城责问文宣帝，但那时文襄帝才死，文宣帝虽然狠辣，毕竟是继承帝位最合适的人选，我们若如此做法，只怕神武帝辛苦创下的基业，转瞬分崩离析。”

斛律明月眼中闪过分痛苦，痛苦逝去，被缅怀取代。“老夫和慕

容绍宗当年均受神武帝赏识器重，不敢有负。神武帝临终，将江山交于我们辅佐，我们实难抉择。”

默然片刻，斛律明月又道：“慕容绍宗和老夫对饮一夜，说第二日会有决定，老夫当时也是难以抉择，第二日起身时，才知道慕容将军已自缢阵前。”

孙思邈微有动容，诧异道：“慕容将军是自尽身亡的？”

这结果他的确没有想到，但他倒信斛律明月所言——斛律明月本没有必要对他说谎。

就如斛律明月所言，世间对错，他已不必纠正，那他突然说出真相，所为何来？

“慕容绍宗虽自尽，但留下封书信，让我不必为难。他那时其实已疾病缠身，勉力为齐国出战，和老夫饮酒时，已有了自尽的念头。

“他只求老夫善待慕容家后人，让老夫跟随文宣帝，为神武帝一统天下的目标而努力。”

斛律明月说到这里，苦涩一笑：“后来的事情，你已知晓。”

慕容家对慕容绍宗之死愤然，长子慕容士肃作乱，却被齐国杀死，慕容家于是和齐国结下了不解之怨。风遗尘整理校对。

这怨恨最终还是用血来洗刷。孙思邈初到邺城时，见到的是这段血案的尾声。

斛律明月不杀慕容家的余孽，究竟是等着借此树立兰陵王的威名，还是感怀老友的故去，网开一面？

孙思邈猜不到，他没有去猜，岔开话题道：“听闻段韶段大人身为齐国第一智囊，神武帝过世前，曾嘱托军国大事，均要和他商量，他那时……”

“那时北方草原蠕蠕正值强盛，一心南下，段大人竭尽心力，正联系木杆可汗对抗蠕蠕，一时间无暇回顾。”

孙思邈心中微动：“后来木杆可汗大破蠕蠕，原来还有段大人的功劳。”

“蠕蠕一直为中原大患，神武帝之时，强悍一时。神武帝死后，孝先一直致力对蠕蠕……”

孙思邈知段韶字孝先，见斛律明月提及孝先二字，神色伤感，知眼前这天下无敌的将军，并非表面看起来那么冷酷，缓缓道：“文襄帝时，蠕蠕就被草原木杆可汗重创，宣帝时，蠕蠕更被草原、齐国联手所灭，段大人虽未救得了慕容将军，但终究保住齐国的北疆。”

斛律明月眼中突闪过分怪异，但转瞬泯灭，只是道：“可孝先也

死了。在你初到邺城前，他大破周军后，病亡疆场。”

孙思邈见斛律明月缓缓握拳，似有恨意，目光微闪：“莫非将军认为段大人之死有些问题？”

斛律明月缓缓道：“从表面来看，他的确是病死的，但老夫已查出，他本是中了一种慢性毒药而亡，而这种慢性毒药，就是曼陀罗！”

“是谁下的手？”孙思邈微有耸然。

斛律明月摇摇头：“我一直在查，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但无论是谁，多半是道中之人。”

孙思邈沉默片刻：“将军找我，恐怕不只是想谈这些事情？”

“老夫老了。”斛律明月突叹口气，唏嘘无限。

孙思邈明白他的意思，人老了，难免想得多，以往不是问题的问题，就会接踵出现，这本是人的悲哀。

“老夫有几个女儿，有一个还在宫中为皇后，但老夫最疼爱的……却是义女琴心。”

窗外风吹雪乱，撞得窗棂微微响动。

孙思邈忍不住想说，你疼爱她，因此给她下了孤独迷情蛊？

可他终究什么都未说，他不是个尖酸刻薄的人，更何况，他知道眼下看似平静的一场谈话，却是极为关键。

他一直尽力去尝试做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已有了些效果。

“因为她和一个人很像。”斛律明月眼中突现分惆怅。

“斛律雨泪？”

斛律明月叹口气，缓缓点头，那如山岳的身躯突显得有些苍老。

沧海都有变成桑田的时候，山岳也会倾颓，更何况是人——就算他曾经是天下无敌的将军。

“这些年来，老夫一直在想着一件事情，老夫若不执着将雨泪从张季龄身边拉走，结果会不会完全两样？雨泪一直很听老夫的吩咐，可唯一就在此事上，没有听老夫所言，她也死在此事上。”

斛律明月神色不再如戴面具，已有分悲伤流露：“她死前，老夫曾见过她一面。”

孙思邈略有诧异：“你见过她？那张季龄可知道？”

斛律明月摇摇头：“他自以为瞒得过老夫，却不知道老夫早把一切看得清楚。”

“包括他藏起儿子张仲坚？”孙思邈言语略带尖锐。

斛律明月沉默许久，这才点头：“不错，我知道他有个儿子叫作张仲坚，他为了避开老夫的……掌控，将儿子藏了起来，换个女婴。”

“斛律雨泪知道此事？”

“她不但知道此事，而且临终前曾托付老夫，让老夫莫要为难张仲坚，让他走自己想走的路。”

孙思邈回忆初见张仲坚的时候，略有唏嘘。

“可他还是和蝶舞走到了一起。”

“这恐怕就是世事难料了。”斛律明月感慨道，“他不但和蝶舞走到了一起，还认识了你，不但认识了你，眼下还是道中高手，若论能力，只怕已不逊张季龄和张裕。”

孙思邈一时惘然，也不知道张仲坚的变化是好是坏。

斛律明月又道：“张仲坚走的路，完全是自己所选，老夫并没有对雨泪失信，但老夫一直对雨泪身死一事耿耿于怀。”

顿了许久，斛律明月才道：“因此老夫不想让旧事重演。”

“将军的意思是？”

斛律明月盯着孙思邈，缓缓道：“老夫知道，三年前，琴心喜欢的是兰陵王，可是到如今，琴心喜欢的是你！”

孙思邈沉默下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他看似平静如水，但怎会没有感觉到斛律琴心的心意？

“可你这种人，就算喜欢一个人，也不会轻易说出来。”

斛律明月缓缓道：“你不再是十三年前的孙思邈，你也不会为了两人在一起，忽略太多的艰难。”

一个人成熟了，自然少了些冲动，考虑的要多，或许少了激情，但谁都难说是对是错。

“更何况——你还要带长恭去岭南，长恭喜欢的却是琴心！”

风吹窗动，心亦动。窗外雪冷，心亦冷。

孙思邈脸上迷雾又起，他纵有天下无敌的剑法，亦斩不断人的感情错综造成的心结。

十三年前不能够，如今亦不行。

“老夫若在从前，为齐国考虑，绝对不会让你和琴心一起。甚至几天前，老夫都是这个打算。”

苦涩笑笑，斛律明月无奈道：“可老夫毕竟老了，也变了，每次

想起雨泪临死前的表情，难免感慨。”

“对某些人来说，为了生存，的确要压抑很多事情。”孙思邈若有所指道，“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为了爱，甚至可以超过对死的恐惧。”

“不错。”斛律明月凝声道，“老夫不想琴心死，不想再走从前的路，因此老夫决定，将琴心许配给你。”

见孙思邈并无任何欣喜的表情，斛律明月皱眉道：“你不同意？”

“将军作出这个决定，当然是有条件了？”孙思邈说出这句话时，带了分无奈。

斛律明月或许还难了解他——因为他一直拒绝融入别人的世界，但他已慢慢了解斛律明月。

房中沉寂，只闻寒风呼啸。

良久，斛律明月才道：“不错，老夫不久前曾和你谈过，老夫不想再灭道，只要你肯，你甚至可重建四道八门……”

“为齐国效力？”孙思邈问道。

斛律明月只回了一个字，“是！”见孙思邈不语，斛律明月眼中精光大盛，“你不同意？你为何不同意？”

他似有不解，又道：“以你之能，只差施展的天地。你之见识，远胜道中旁人，若得齐国支持，超越寇谦之也是大有可能。再说你师承天师张陵，重建大道，整顿天师余众，让天师六姓不再分裂，也是件好事……”

终于停了下来，斛律明月缓缓道：“你还在考虑什么？你若有要求，尽管说出，老夫定不会拒绝。”

孙思邈抿了口手上的冷茶，缓慢道：“我在考虑，将军多年前，是否对李八百也说过一样的话？”

房中突然静了下来。

寒风如刀，肃杀天地，可也不及斛律明月眼眸中突现的冰冷——如枪锋一样的冰冷。

炉火似乎不堪冷意，已将熄灭……

许久，斛律明月才道：“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将军只怕早已清楚。”孙思邈轻叹一口气，“将军也应该知道，我虽师从天师，但其实算不上道中之人。”

斛律明月静静地听，只是方才的热切、惆怅全然不见，不知为

何，他又变成了一座山——冰山！

“因此我对道中当年发生的事情，并不了然。我参与进来，更多是因为冼夫人，她告诉我许多当年的事情。两入邺城之间，我又得到一些事情的经过，不久前，我又从王远知、葛聪的身上，明白了一些事情。”

孙思邈说得不急不缓，往事如烟如雾，但他的眼眸，却明亮如星。

他立志解决道中多年的混乱，但不会是斛律明月的那种解决。

“天师六姓和北天师道纠葛不清，关系错综，但我一直感兴趣的是一个人，那就是李八百。”

斛律明月眼皮似跳了下。

“将军若不喜欢听，我可以不说的。”孙思邈叹口气道。

“说下去。”斛律明月脸上又如戴上了面具。

孙思邈苦涩笑笑，“我一直怀疑李八百的真正用意，他实在是一个让人费解的人。

“他从黎阳跟上我，就一直兴风作浪，可我一直奇怪，他如何找到我的呢？或许是巧合，或许早有目的？可我最费解的还是他在黎阳城外出手前，对我说过的一句话。”

斛律明月默默听着，突道：“他说什么？”

孙思邈道：“他说我能躲避将军三箭，只怕就算天师都难以做到。”

斛律明月只是“哦”了声，再无言语，可目光中光芒闪动，显然藏着心思。

“将军如斯聪明之人，难道不奇怪吗？”

“奇怪什么？”

“当初我和将军交手，知晓的人绝不多，只有将军铁军在侧，他们当然不会泄漏此事。斛律琴心和张仲坚等人亦没见过李八百，那李八百从哪里这么快知道我和将军比试一事呢？”

斛律明月冷哼一声，并无言语。

孙思邈整理着如麻的往事，又道：“这是我当初的第一个困惑。随后我和李八百交手数次，他曾劝我和他做一番大事业，后来他又去破釜塘清领宫，所言所行，均是要重建天师大道，心意之诚，让人动容。”

沉吟片刻，孙思邈道：“清领宫发生的事情，让我产生第二个困惑。”

“李八百哪里有问题？”

“清领宫中，李八百倒没有任何问题，他甚至砍了帛家道的帛锦一条胳膊，可见重建四道之决心，有问题的是将军。”孙思邈轻声道。

斛律明月皱眉道：“老夫有问题？”

孙思邈沉吟道：“当初事发突然，让人无从思辨，但事情过后，我却心中奇怪。将军神通广大，竟能将帛锦收买，知晓天师六姓齐聚清领宫的消息，派五行卫潜入，实在老辣。”

顿了下，孙思邈凝望过来，“以将军手段之辣，既知六姓齐聚，正是将道中人一网打尽的良机。以将军之能，要尽数剿灭清领宫之人，并不困难，可将军却没有出手，这是让我奇怪的第二个问题。”

斛律明月喃喃道：“你果然细心。”

“现在想想，将军不出手的原因倒简单。”孙思邈沉声道，“将军只觉得剿灭清领宫的人，并无太大意义，将军有更大的目的。”

“什么目的？”斛律明月淡漠道。

“当时天师六姓中，其实人才凋落，唯一家独大，那就是茅山宗。茅山宗又以王远知是一代人杰，让将军不敢小觑。茅山宗势力渐大，益成规模，若被陈国国君陈顼利用，对齐国威胁极大。据我估算和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将军当时的一个目标当然是毁灭茅山宗，另外一个目标，就是争取陈齐联盟，共伐周国。周国若灭，将军自然不会把陈国放在眼中，可能转瞬就要挥兵南下，一统天下。但让陈齐联盟，也非易事，三国之间，陈国最弱，陈顼又一直首鼠两端。将军必须找个充足的理由让陈顼出兵。”

一口气说了这些，孙思邈停顿下来，问道：“当然，这些只是我的猜测，若有不对，还请将军纠正。”

“你说下去。”斛律明月冷冷道。

孙思邈笑笑，可心中却有分沉重，“将军这两个目标，都是极具魄力，也是很难实现，但对将军而言，世上本无不可能的事情。”

有志者事竟成，这绝不是一句空话。

斛律明月当然是个有志的人，不但有志，还有一统天下的大志！

“可让我奇怪的第三点是，将军似乎根本没有如何行动，就轻易地达成了这两个目标。当然，应该说差一点就达成了两个目标——如果宇文护没有死的话。”孙思邈有些感慨，“在这里，李八百起的作用，绝对至关重要。我是从建康开始，才怀疑李八百的真正的用意。”

“他的用意，不是重建四道八门吗？”斛律明月淡淡道。

“不是！”孙思邈肯定道，“他的目标，一直都是搅局，进而实现将军的两个目的！”

他说的实在奇怪，李八百一直和斛律明月势如水火，怎么会来实现斛律明月的目的？

“我到了建康，李八百随即到了建康，而在此之前，他就设下陷阱，陷害王远知。”孙思邈回忆往事，推测道，“当初甚至连张裕都认为，李八百如此做法，不过是将欲与之、必先去之，李八百一定要让王远知不容于朝廷，才能让王远知参与到四道归一的计划中。”

斛律明月反问道：“难道不是吗？”

“绝不是。”孙思邈摇头道，“他的目的就是打击茅山宗，陷害王远知，同时将我和王远知推到死地！他故意鼓动桑洞真，在紫金山劫持太子陈叔宝，事后又轻易地将陈叔宝交给我，表面上是示好，实际上是让我和王远知自相残杀。

“他知道王远知一定要反击，可是以陈顼的性格，无论王远知是否还击，都会让陈顼猜忌，进而分裂陈国和茅山宗的关系。他看似用张季龄要挟我去刺杀陈顼，实际上也知道绝无可能，用意无非是让我不容于陈顼。他算得极准，在张家虽然看似仓皇离去，但目的却已完全实现！”

所有人都认为李八百那时候失败了，但孙思邈知道不是。

斛律明月呢？知不知道？

“他成功地在陈顼和王远知之间造成了裂隙，分裂了陈顼父子的关系，给将军日后南下埋下胜机。他也使陈顼坚定了信念，将我送到周国，决心和周国一战。

“宇文护一直想取我的性命，可就算陈国将我送过去，以宇文护的性格，也绝不会用城池来交换。宇文护言而无信，定能进一步激发陈顼的恨意。淳于量知道宇文护和陈顼的性格，知事难为，但强为之，派出刺客送死，用意是断陈顼的后路，背水一战。

“而早在这之前，能让淳于量坚定信心的当然是将军，将军牺牲了张季龄，换取陈国的信任，适时派兰陵王出兵，对陈国来说，自然是天大的利好。可陈顼、淳于量只怕从未想到过，所有的一切，原来均在将军的算计之中。

“将军几乎成功，不但离间了王远知和陈顼的关系，造成陈国宫廷隐患，还让陈国自动出兵，而你等策应，坐山观虎斗，谋取最大的利益。

“若非宇文护突然死了，周国突然退兵避而不占，削弱了和陈国的冲突，将军的计划可说是完全的成功！”

孙思邈说到这里，沉默下来。

炉火已灭，只有余烟渺渺，房中和室外，几乎一样地冷。

轻轻放下了茶杯，孙思邈缓缓道："将军计策深远，所有的事情都朝齐国有利的方向发展，但将军表面看起来几乎没做什么。"

茶水不但苦涩，也很冷，他也不想喝茶，接茶也是代表一种态度。

"世上少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因此我一直觉得，这里一定有我想不通的关键。"顿了下，孙思邈作出最后的结论，"所有的一切，关键都在李八百，不知将军可赞同我的看法？"

他脸上没什么迷雾，那一刻眼眸说不出的清澈，但也蕴含着分悲哀。

他明白了关键，但已有些晚。

斛律明月眼眸中似有锋芒一闪，终于端起茶杯喝了口茶，放下茶杯，斛律明月缓缓道："听你这么说，你当然已想通了关键所在？"

"不错，问题的关键就是，李八百本和将军是一路的，李八百也如帛锦一样，早被将军收买！"

停顿片刻，孙思邈又作出了结论："将军虽未插手建康一事，但李八百所为，完全是按将军心意行事，除了李八百早就投靠将军这种可能，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可能。"

这结论他在见王远知前就有，去见王远知，不过是为了进一步的印证。

斛律明月抚摸着面前的茶杯，看着茶水上那模糊难辨的脸庞，突然问道："你知道李八百是什么样的人？"

"他是北天师道的高手，那没有被将军杀尽的一百零六人之一！当初我和寇祭司见将军之时，曾听将军说过，你并没有杀尽北天师道余孽，将军不是无的放矢的人。"

斛律明月目露赞赏，也有分感喟："孙思邈，你不但是个聪明人，你还是个奇才。别人说过的话，你看似糊涂，却都清清楚楚地记在心中。"

沉默片刻，又道："但你可知道寇祭司是什么样的人呢？"

孙思邈不语，等待斛律明月的回答。

凝望着孙思邈，斛律明月沉声道："据老夫所知，他也是北天师道的人。"

"寇祭司也是北天师道的人？"孙思邈目光微闪，突然道，"据我所知，寇谦之成立北天师道的时候，本有一百零八弟子的。"

“不错，不过寇谦之晚年，北天师道内部却有了分裂。”斛律明月哂然道，“齐、周、陈三国这三十年来，皇室变迁极剧，北天师道身为道统，却也不能免俗。”

“因此有两人离开了北天师道，一个去了苗疆？”孙思邈猜测道。

他其实对这点早有怀疑，寇祭司姓寇，很可能是寇谦之的血脉，寇祭司此脉远遁苗疆也是并不出奇，毕竟当年天师张陵在苗疆有极好的声誉，北天师道又和张陵有着不解之缘。

联想到寇祭司不但对冼夫人的事关心，还对齐国灭道一事很是热切，孙思邈暗自叹息。如今寇祭司已死了，死得不明不白，他不想还能从斛律明月口中得窥端倪。

斛律明月沉默良久，才道：“不错，寇谦之有一子去了苗疆，但他的夫人却去了草原，他的夫人一直没有在榜单之上。”

“寇谦之的夫人？”孙思邈目光微闪，他曾和王远知提及此事，这显然也是个关键。可他更关心的却是，寇谦之一百零八弟子中，内讧后，朝廷上榜的有一百零六人，寇祭司是那第一百零七个。

郑夫人如果不在榜单上，那第一百零八的人是谁？

“你知道他夫人姓什么吗？”斛律明月又问。

他堂堂一个将军，突然提及这般琐屑的事情，实在有些莫名其妙，孙思邈却一点不感觉不耐，反问道：“将军知晓？”

那一刻他心中只在想，原来斛律明月知晓一切事情，他知道很多事情，是因为冼水清，可斛律明月只有比冼水清知道的更多。

“寇谦之的夫人，本姓郑！”斛律明月淡淡道。

孙思邈顿有讶然，失声道：“姓郑？”

孙思邈本不是大惊小怪的人，郑姓也是寻常之姓，可他为何如此吃惊？斛律明月单独说出这事情，又有何目的？

室内沉寂，斛律明月又抿了口茶水，似在琢磨着什么，不多加解释，又道：“北天师道内讧后，上榜只有一百零六人。文宣帝下令灭道后，这二十年间，算上李八百，榜单已除名九十九……”突然犹豫下，叹道，“应该说是已死了一百人。”

孙思邈心思立转，若是旁人，或许不会留意斛律明月的迟疑，但孙思邈立即发现了问题。

斛律明月为人老辣，和北天师道纠葛多年，一面抗击外敌，一面主灭北天师道余众，肯定对上榜之人生死了如指掌，可他为何会有一刻的迟疑。

那偏差的一个人，又有什么玄机？

斛律明月却继续说了下去：“这些人中，或者有李八百的兄弟、朋友和亲人，他和老夫仇深似海，那他为何会被老夫收买？”

“他若不和将军一路，没被将军收买，我实在难以解释太多事情。”孙思邈双眸如海，“建康之变，他成功陷王远知于不义、离间陈顼父子，甚至可说害死了张裕，若说在清领宫中，他还打着重建四道八门的旗帜，但建康之事证明，他更想灭了天师六姓。李八百恨齐国，但显然也更恨天师六姓。

“我从王远知口中所知，当年北天师道门下逃避将军追杀时，天师六姓少有援手，更多的反倒是落井下石。

“前几日长街之战，显然有人泄密，才让将军能提早准备。我曾猜测过泄密之人，或许是裴矩、郑玄，但其实最可能泄密之人，就是李八百！”

斛律明月听到这里，目光中精光微闪。

若是几日前，有人这么提及，肯定是滑天下之大稽，但这时候，斛律明月只是沉默。

“只有李八百将所有人底细摸清，只有李八百才能知晓众人的行踪。因此李八百让郑玄、张仲坚前往鸳鸯楼等待，五行卫随后而到。因此葛聪一击不中，本要离去，却被刘桃枝擒下，因为他的行踪，早被李八百掌握，也被将军掌控。

“而最关键的一点，李八百当时没有去杀兰陵王，反倒给了王远知真正的一击，长街之战，本来是将军和李八百设计的一个圈套。”

孙思邈说到这里，眼中终于有分怅然，“将军之意，就想凭此役将天师六姓一网打尽！”沉默片刻，又道，“恐怕还要补充一点，兰陵王行踪本是军中之秘，绝少有人知道，可李八百却知道，除了将军提前泄露给李八百知，我实在难想到其他的可能。”

长叹一口气，孙思邈感喟道：“因此当初在黎阳时，李八百跟上我，只怕也早在将军的吩咐之下，将军算计深远，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斛律明月轻轻鼓掌，沉寂的室内有“啪啪”声响。

“孙思邈，你实在不简单。你本是对其中瓜葛最无所知，偏偏是整理最清晰的一个。”

他这么说，并没有承认，但无疑肯定孙思邈所言绝非凭空揣摩。

“只是有一点你恐怕没有说清，李八百和老夫仇深似海，他为何要和老夫一块，做这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斛律明月眼中似藏着什么，这是他第二次问起这个问题，他很

少一个问题问上两遍。

难道说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其中还有玄秘？

孙思邈本是胸有定论，但发现这点的时候，反倒有了分踌躇。

半晌，他才道：“在我看来，事情本明显，将军恐怕早将今日对我之言，对李八百说过。李八百虽恨齐国，但更恨天师六姓，很多时候，仇恨会驱使人做任何事情。”沉吟片刻，他又推测道，“李八百肯和将军合作，当然还是因为将军有所承诺，而这种承诺对李八百来说，也是难以拒绝。”

斛律明月淡淡道：“或许老夫答应平反当年的错案，或许老夫答应，会让李八百重振北天师道？”

“不错，对大多北天师道门下而言，重建四道八门并不重要，若能重振北天师道，恢复寇谦之时盛况，无疑是最大的诱惑！”孙思邈看似肯定，但心中却隐约感觉尚有问题。

见斛律明月不语，孙思邈轻叹道：“可李八百却没想到过，他和将军合作本是极为险恶，他更没想到过，天师六姓被灭之时，他也无甚作用，‘狡兔死，走狗烹’自古名言，因此将军最后的一步棋是，不但要借这次布局灭了天师六姓，还要杀了李八百！

“长街之上，杀了李八百的不是兰陵王，而是将军！

“李八百本想一走了之，但终究发现将军连他也想杀，无可退避这才和将军一斗，但终究死在将军的枪下。”

顿了片刻，孙思邈苦涩道：“将军一箭数雕之计实在让人佩服，可我既然知道将军所为，知道将军为了李八百牺牲了帛锦，之后又杀了李八百，试问如何会答应将军的条件，重蹈覆辙呢？”

他说到这里，蓦地感觉那无俦的压力又充斥着房间。

“啪”的声响，斛律明月手中的茶杯粉碎——碎得如雪，纷纷而落。

刺心

第四章 真身

斛律明月霍然望来，双眸精光有如利箭，他的一双手也如铁铸，虽无枪在手，同样可怕。

可怕的并非定军枪、问鼎箭，而是斛律明月这个人。

孙思邈没有怕，他端坐未动，只是安静地望着斛律明月，他再入邺城时，已决心解开混乱的症结，却不是用剑，而是用心。

他问心无愧，可斛律明月呢？

二人目光截然不同，其中蕴意亦是常人难揣。

房中气氛紧张，更过窗外寒风肃杀。

不知多久，那握杯成粉的手缓缓舒张，斛律明月也终于移开了目光，说道：“你不是李八百。”

他这句话中满是感慨，当然也有更多的意思蕴含。

孙思邈暗自舒了口气，刚才压力之巨，若非身在局中，绝对无法想象，他那一刻，也无法判断斛律明月是否会出手。

斛律明月若出手，他呢？是否会反击？

反击后，胜负并非孙思邈关心的事情，他只知道，二人若交手，不会有赢家。

“我的确不是李八百。”孙思邈微笑道，“但将军还是斛律明

月。”

孙思邈当然不是李八百，但斛律明月不改，任何一个人在斛律明月眼中，都可能是李八百，也可能得到和李八百一样的下场。

他没有过多解释，他知道斛律明月会明白。

斛律明月冷哼一声，凝声道：“你什么都想到了，可你是否想到过老夫的处境？”

本是冷峻的表情，蓦地带分激动，斛律明月又道：“老夫老了。”

这是他今晚第二次说这句话，第一次包含无尽的感慨，第二次却带着深深的忧虑。

孙思邈望着斛律明月鬓角的白发，蓦地也感觉分悲凉。

这纵横天下三十余年的将军，真的老了？可他还有多少事情要去做？

“我明白将军的处境。”

“错了，你不明白。”斛律明月一挥手，截断孙思邈的下文：“自神武帝、文襄帝以来，大齐素来内忧外患，多经波折，不知经历多少磨难，才造就今日强盛的局面，老夫和孝先身负神武帝嘱托，不敢有一日怠慢。”

提及神武帝时，他神色现出少有的尊敬之意。

士为知己者死，斛律明月得高欢赏识提拔，对高家的忠心，没有人会怀疑。

“可老夫纵是天下无敌，很多事情，亦难一蹴而就。灭道二十年，如今老夫总算见到结束的希望，正要实现一统的愿望，可孝先死了，是被人毒死的。”

斛律明月神色是少有的激愤，也是少见的无奈，他毕竟也有无奈之时。

“敌人亡我大齐之心不死，老夫焉能无动于衷？或许只差一步，老夫就能将反齐之道一网打尽，你若是我，你会不会行动？”

孙思邈欲言又止，只是轻叹口气。

他理解斛律明月的想法，体谅斛律明月的苦衷，虽然他并不赞同。

“孝先身死，长恭尚难独挡一面，老夫却老了，若再无举措，难道眼睁睁看着周、陈壮大，道中反噬，灭亡齐国？

“孙思邈，你果然是个奇才，竟能将一切看得清楚。不错，一切

是老夫布局，引陈攻周，趁机灭道，消除前行阻力，让我齐国能有机会一统天下。

“这本是孝先临终前定下的大计！老夫不做，哪个来做？”

孙思邈微微扬眉，心中感慨。

如此宏图大计，也只有段韶那种人杰才会想出，可也只有斛律明月才会执行得如此雷厉风行。

“老夫是手段狠辣，老夫是为了目标，做了很多你看似不应该做的事情，老夫也的确一直怀疑你……”顿了下，斛律明月缓缓道，“但老夫如今相信的人，你却是其中的一个。”

霍然站起，斛律明月目光咄咄，沉声道：“好，如果你不同意老夫的做法，你到了老夫的位置，你告诉老夫，该如何去做？”

室内静寂，风似稍停，有明月窥着世间冷暖，照得雪地惨白、斛律明月脸色铁青。

他少有如此激动的时候，激动中带分怒然，可怒然中又夹杂着深切的无奈。

很多时候，愤怒往往已是到了无力解决的时候。

孙思邈静静地望着斛律明月，没有激动，也没有同情。激动不能解决问题，斛律明月也不需要同情。

他只是轻声道：“我想给将军讲个故事。”

“故事？”斛律明月一怔，缓缓坐了下来。

他纵有一腔怒火，但在孙思邈面前，却能逐渐平静下来，孙思邈或许做的事情不多，但能够让人心安。

“曾经有对父子……一直靠向城中运送石料赚钱。”

斛律明月微有错愕，但还能听下去。

孙思邈继续道：“但要采集石料，极为艰辛，送石料入城，路途也很遥远。从山上采料，每次运石下来，都是父子齐心拉车。”

斛律明月皱起眉头，饶是明睿，一时间也不明白孙思邈这故事到底要说什么。

“这父亲日渐老迈，但家中境况始终难有起色，因此父亲忧心忡忡，每次拉车时都尽力多装石料，恨不得一日就将山中的石料全部拉到城中换钱，一劳永逸。他也想有朝一日故去，可以让儿子拉车自立。”

斛律明月冷哼一声，已明白孙思邈喻指。

“那父亲一天天地多加石料，一天天地指挥儿子做事，热切希望有朝一日放手……”

“后来呢？”斛律明月忍不住问道。

“本来没什么后来。”孙思邈淡淡道，“故事就是故事，有时候结果不见得重要，关键是我们能从故事中得到什么。”

斛律明月怫然：“孙思邈，老夫不想被你消遣。”

“将军若不满意，我也可以讲下故事的几个结果。”

孙思邈沉吟片刻，又道：“一个结果就是，有一日父子正向山下运送石料，父亲又多加块石料，可那儿子已不堪重负，终究撑不下去，被碾压在装石头的车下。”

斛律明月眼角一跳。

顿了下，孙思邈皱眉道：“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结果，那儿子已经厌恶了拉车，放手不干了，可那父亲却不自知，结果是……”他并未说下去，结果很多，但难有让人满意的结果。

斛律明月眼眸中煞气陡现，霍然站起，却又缓缓坐下，一字字道：“你若是那父亲，该如何去做呢？”

他口气中满是肃杀，双拳再次握紧。

故事简单，他从中听出了什么？

“我若是那父亲……或许可以什么都不做。”孙思邈叹口气道。

斛律明月诧异：“什么都不做？”

孙思邈点头道：“不错，什么都不做，或许并非所有人都如父亲一样的想法，或许那儿子需要歇歇，或许那儿子想做点自己的事情，也或许石料未见得再是城中想要的东西。可能的结果很多，就如世间虽有百花齐放，炫人眼目，但万般繁华，终究不过是花开花谢。”

轻轻将茶杯放到桌上，孙思邈道：“谢谢将军的茶。”他转身走了出去，似算定斛律明月不会阻拦。

他走到门前，斛律明月突道：“孙思邈……”

孙思邈止步，缓缓转身过来，目露询问之意。

沉默许久，斛律明月才道：“逼你去周国，的确是老夫的算计，但李八百数次要置你于死地，并非老夫的吩咐。”

他说完后，摆摆手，轻叹一口气。

孙思邈目露思索之意，考虑着斛律明月说这句话的意思。

斛律明月绝非是推责之人，齐国大小事情都会一肩担当，他当然不会把责任推到死人李八百的身上，他这么说，究竟是何用意？

或许，李八百所为，还有孙思邈没说到的用意？

斛律明月没有解释，孙思邈也未多问，微笑道："多谢将军提醒。"他只说了这一句，缓缓转身离去。

门启门闭，斛律明月未再挽留孙思邈，孤独地坐在房中，神色间带分落寞，喃喃说了一句："终究只不过是花开花谢？"

风萧瑟，斛律明月缓缓地走出了房间，仰头望天。

天有月，月正明，明月萧索。

他背负双手，呆呆地望着那明月许久，再次叹了口气，叹息声如雪的霜冷、风的喘息。

缓步走到斛律琴心房前，他立了片刻，轻轻敲了下房门，不闻声响，推门走了进去。

房中正暖，斛律琴心盖着被子，闭着眼眸，似已经熟睡。

斛律明月目光从女儿脸上掠过，到了地面上，扬了下眉头。

地上水渍未干，似雪消融，斛律琴心的绣鞋旁，也有水渍。

斛律琴心方才出去过？她出去做什么？她什么时候回来的？她是否在装睡？

念头转动，斛律明月目光中渐渐带分冷厉，似要开口，但不知为何，冷厉的目光锋芒渐去，他缓缓转身，离开了斛律琴心的房间。

他似有千言万语，但终究什么也没说。

房门关上，床上的斛律琴心立即睁开了眼，眼眸中带分困惑，但很快转为坚定，喃喃道："我不能什么都不做的。"

斛律明月出了房间，不等回房，雪地中突然传来脚步声响。

一人急奔而来，略带喘息。

斛律明月未动，就算疆场千军万马齐至，山崩面前，他依旧能岿然不动，他早看清来的是土卫，土卫绝不是大惊小怪的人，可土卫奔来如此匆忙，难道是有意外发生？

一念及此，斛律明月心中凛然，故事简单，寓意深刻，道理他也明白，甚至比大多数人要明白。

可很多时候，看到的道理却未见得能够做到。

邺城如果有事发生，他斛律明月又如何能够什么事都不做？

土卫脚步一停，眼中难掩吃惊之意，低声道："将军，王远知、葛聪他们逃走了。"

斛律明月拳一握，难以置信道："你说什么？"

王远知、葛聪一直被关在天字狱，把守森严，王远知、葛聪又

早已被制，无疑是废人，如今天师六姓颓废，又有谁能冒险来救他们？

斛律明月心思飞转，问道：“桃枝呢？”

“刘桃枝已到天字狱，事有蹊跷，请将军立即赶去。”

斛律明月点头，立即出府直奔天字狱。过金水河，才到天字狱前，斛律明月心中一沉。

他身经百战，经历险恶无数，但从未有一次如这般心寒。

天字狱前狱卒横七竖八地躺着，雪地上看起来，有着难言的惊心动魄。

刘桃枝早迎了出来，仍旧戴着斗笠，可声音也带了分紧张：“将军，我未让他们移动这些尸体，一切都想等将军来后再作打算。”

他跟随斛律明月多年，也历练无数，当然看出事有蹊跷，定等斛律明月详看现场，才能得出结论。

斛律明月缓缓蹲下来，看着地上的一具尸体，沉默不语。

狱卒死因看起来极为明显，一刀断喉。

鲜血早就凝紫，结成了冰，月色下显得异常地狰狞。

好快的刀，好狠的刀，一刀砍下，狱卒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

李八百不也有一把快刀？

“他们怎么死的？”斛律明月问道。他目光始终落在尸体之上，他当然能看出许多别人看不出的事情。

刘桃枝略有迟疑，随即道：“表面看来，他们均是被一刀毙命，可实际上，他们都中了毒，而那毒很可能就是曼陀罗。”微顿片刻，补充句，“是毒害段大人的那种毒药。”

见斛律明月还在沉吟，刘桃枝低声道：“大人，狱中还有情况。”

他说得奇怪，王远知、葛聪都被救走，狱中最多不过还有些死去的狱卒，还会有什么情况？

斛律明月缓缓站起，那一刻显得有些疲惫，李八百的死，看起来不像是个结束，反倒更像是混乱的开始。他并未多言，径直地进入牢房中。

牢狱中果然还有死去的狱卒，均是被一刀所杀，刘桃枝沉默无语，带斛律明月到了王远知被囚禁的牢笼所在。

油灯昏暗，照得狱室发青，满是幽冷之意。

牢笼不出意料地大开，尽头的墙壁上用鲜血写了两列大字。

身既死兮神以灵。

吾魂魄兮为鬼雄！

斛律明月凝望着那两行字，眼角跳动了下，不由又握紧了双拳。

又是这些字，铜雀台下就曾出现过这些字，如今天字狱中再次出现，这本是李八百临死前说过的话。

李八百真的复活了？

他不但在铜雀台下留言向斛律明月挑衅，甚至在这种风口劫走了王远知和葛聪？

事情匪夷所思，若非鬼魂，实难想有谁会做出这种疯狂的事情。

“桃枝，你如何来看？”斛律明月突然问道。

刘桃枝看着石壁上的血字，许久才道：“看起来的确像鬼魂所为。”

“看起来？”斛律明月面无表情。

“不错，是表面看起来是李八百复活所为，但卑职以为，绝对不是。”

斛律明月嘴角抽搐下：“为什么？”

“鬼魂没必要下毒。”刘桃枝哑声道。

“不错，鬼怪也不应该用刀。”斛律明月反问道，“那会是谁做的？”盯着墙上的血字，斛律明月喃喃道，“这次不应是孙思邈。”

事情才发生，而孙思邈一直都在将军府。

刘桃枝诧异道：“若非孙思邈，还有谁有这种本事？铜雀台下，有人能无声无息潜入，甚至杀了水卫，这等本事，只怕李八百的鬼魂都难做到。”

顿了片刻，不见斛律明月反应，刘桃枝又道：“这次劫狱和铜雀台下留言，显然是一个人做的。如果这次不是孙思邈，那铜雀台下留言的也不应该是他。”

“显然是一个人做到的？”斛律明月还在望着墙上的字，突然道，“或许……我们忽略了一个人。”

刘桃枝立即问道：“是谁？”

“郑玄！”斛律明月冷漠道。

“郑玄？”刘桃枝略有惊奇，“他一直没什么显眼的地方……怎么会有这种手段？”

“若没有十分本事，当初在鸳鸯楼上，他怎么能从五行卫的围堵中轻易逃脱？”

血字落在斛律明月眸中，斛律明月眼眸也像充斥着血意：“我们还是低看了他。”

刘桃枝有分难以置信：“我们早派人调查了他的底细，这人本是楼观道道主，但一直默默无闻，少有作为，他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无作为方有大作为。”斛律明月缓缓道，“他本有非常本事，但一直隐忍不出，只凭这分心机，就让人不能小瞧。”

“可他目的何在？”刘桃枝略有不解，望着石壁上的字，突然倒吸口凉气，“楼观道本在关中！”

斛律明月眉微竖，说道：“不错，因此郑玄和关中定有关系。这两次留言，运筹周密，敢在邺城为乱，说不定……”

“他是得到关中周国的支持，一直暗中对我大齐不利？”刘桃枝道，“这么说，周国前些日子派那个裴矩前来议和，不过是以退为进之计？周国恁地卑鄙！”

斛律明月背负双手，淡淡道：“这些年来，齐周两国明枪暗箭难道少了？疆场只以胜负称雄，何来卑鄙不卑鄙？”

刘桃枝迟疑道：“将军，那个裴矩也极可能是……北天师道门下，将军当初为何会放过他？”

斛律明月缓缓摇摇头：“两国交战，都少斩来使，更何况他是来议和，若对他有所动作，徒惹人耻笑。”

目光闪动，斛律明月问道：“此人现在何处？”

“他早已出城，卑职以为他和李八百一路，定会前来行刺兰陵王，没想到他根本没有出现，这人狡猾之处，可见一斑。”

斛律明月轻叹一声：“郑玄和关中勾结，倒还在老夫的意料之内，老夫最担忧的还是另外一件事。”

“什么事？”刘桃枝微有错愕。

“郑玄是姓郑的。”斛律明月背负双手握紧，关节发白。

他没有多说，因为他知道刘桃枝肯定会明白。

刘桃枝思索道：“当年寇谦之门下本有一百零八人，但第一次内讧后，双子出走，因此朝廷榜单上只记录一百零六人。双子中有一子前往苗疆，另外一子去了草原，去草原那子是和寇谦之的夫人郑氏一块走的，传言郑氏和寇谦之不合，这才一怒远走……”

他显然对北天师道门下也是极为熟悉，说的均是旁人不知的隐秘。

目光一闪，刘桃枝似想到什么，失声道：“难道将军怀疑，这个郑玄就是双子之一？”

不闻斛律明月动静，刘桃枝皱眉道：“可他如果是双子之一，怎么会成为楼观道的道主呢？”

“你莫要忘记郑氏出身亦神秘，从未有人知道她的来历。”斛律明月缓慢道。

刘桃枝诧异道：“将军是说，郑氏本是天师六姓郑姓那脉，这才竭力辅助寇谦之创立北天师道继承天师遗志？”

斛律明月神色微涩：“我一直有这个怀疑，因此已派世雄前往草原。”

“将军派三公子去了草原？”刘桃枝略有诧异，他知道斛律明月共有五子，长子斛律武都、次子斛律须达、三子就是斛律世雄。

斛律明月四子斛律须达和五子斛律钟都尚年幼，但长次三子均是能力卓绝，在军中素有威望，一直和斛律明月并肩征战。但在兰陵王威名下，这三人倒显得名声不著。

不过斛律明月这三子一直征战沙场，而刘桃枝、五行卫负责灭道，众人间少有交集。

斛律明月点点头，刘桃枝迟疑道：“将军若查郑氏底细，派我等前往就好，派世雄去，难道还有其他用意？”

“不错。”斛律明月缓缓点头，目光中似藏着什么，突然岔开话题道，“桃枝，你跟了我多少年了？”

刘桃枝立即道：“十七年。”

“以你之能，其实入朝为官也不为过，若论能力，远胜过穆提婆那帮人。可你和五行卫跟了我十七年，兢兢业业，辛苦你了。”斛律明月转过身来，伸手拍向刘桃枝的肩头。

那只手可说是天底下最犀利的一只手，可攫取性命于瞬间，这次拍出，却不过是为了个愧疚。

刘桃枝动也不动，哑声道：“将军，卑职理应如此，当年若非将军救了我和五行卫，我们早死在十七年前。”

“十七年了。”斛律明月一声长叹，“你见识广博，当然知道齐国敌人不只有周、陈两国了。”

“还有北天师道……”刘桃枝顿了下，又道，“二十年前，还有北方蠕蠕。”

“不错，还有北方蠕蠕。”斛律明月眼现惆怅，“神武帝在时，就以蠕蠕为患，只不过那时神武帝脚跟未稳，对其只能容忍。但他们却变

本加厉，甚至伙同宇文泰对神武帝不利。神武帝临终，以不能雪耻为憾。”

“可段大人联系木杆可汗，终破蠕蠕。”刘桃枝接道，“还记得当初有疯僧谶语，说什么‘阿那瑰终破齐国’，但如今蠕蠕已灭，齐国如日中天，曾经的谶语不过是笑话。”

似想到什么，刘桃枝担忧道：“将军，前些日子邺城又出谶语，说什么百升飞上天，内容对将军不利，只怕是周人所为，还请将军小心。”

斛律明月凝望刘桃枝半晌，微微一笑：“流言止于智者，老夫从未把那流言放在心上，你莫要担心。”

刘桃枝欲言又止，终回转话题：“将军突提蠕蠕，是何用意呢？”

“蠕蠕虽灭，但这二十年间，草原突厥却又兴起。木杆可汗虽死，听闻草原又出来个佗钵可汗，野心勃勃，不下蠕蠕国主阿那瑰。”

刘桃枝略有吃惊，问道：“将军不但怀疑郑玄和关中有关，还怕他和佗钵有勾结？因此派三公子前往查探。”

斛律明月点点头，喃喃道：“不错，世雄很快就会有消息回转了。”

他本略显疲惫，突长吸一口气，振作了精神，吩咐道：“桃枝，你和五行卫……”顿了下，略带伤感，“你和金木火土四位，全力追查郑玄的下落，若见郑玄，杀无赦。”

见刘桃枝应允，斛律明月又道：“至于天字狱被劫一事，就由武都来查吧。”

刘桃枝略有不解：“将军，如按你说来，铜雀台下留言和劫狱两事，只怕均是郑玄带人所为，这本是合二为一的事情，卑职全力追查郑玄下落就好……”

“只怕郑玄背后的势力，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老夫只怕你势孤，因此让武都来查。”斛律明月再次拍拍刘桃枝肩头，“桃枝，水卫死了，老夫定当为他报仇，你等也要小心。”

他少有这等关切之言，刘桃枝目露感动，躬身施礼道：“卑职定不负将军厚望。”

斛律明月点头，目送刘桃枝离去，再次转身回望那石壁上血字，喃喃道：“北天师道、帛家道、龙虎宗、李家道、灵宝派、茅山宗均已不足为惧，可不想又出来个郑玄。”轻轻叹口气，自语道，“孙思邈，你说的很有道理，可就算除去郑玄，老夫只怕还有太多事做，又怎能什么事都不做？”

一把握住牢笼铁杆，那孩童手臂粗的铁杆已被他一握而弯。

“只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斛律明月低声道。

狱中火光明灭，照在他的脸上，满是坚决！

风冷冰寒，雪光霜夜。

孙思邈从将军府中走出来后，舒了口气，又像是叹息，但其中还夹杂着些许的欣慰。

许多次他都以为自己会忍不住出手，但还是能够抑制，因为他有个信念，很多事情，不用武力也可以解决。

他没有出手，是因为他的决心，可斛律明月为何一直没有再出手？

他孙思邈是道中之人，若是从前，斛律明月斩草除根，杀他不在话下，但他几次触到斛律明月的逆鳞，斛律明月竟然还能忍住不出手。

在孙思邈看来，这已是一个转变。

转变虽然艰难，但他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一定要走下去，他只希望斛律明月能够坚持下去。

再次入了四通客栈，来到了自己房门前，孙思邈才要推开房门，突动了下鼻翼。

他是天下无双的圣手，辨识天下药物，自然也需要有极为敏锐的鼻子，他那一刻，闻到一股淡淡的香气，这香气，居然似曾相识。

他脸上蓦地露出古怪，手定在空中片刻，终于缓缓地推开了房门。

窗微开，有冷风和着月光送入。

房中幽暗，并未燃灯，那惨淡的月光照进房，满是淡青之意。

靠窗旁，背对孙思邈的方向，坐着一女子，幽香显然是从她身上传来。

听到房门响动，那女子幽幽一叹，并不回身，低声道：“薤上露，何易晞……”

孙思邈身躯微僵，脸上的表情，实在笔墨难以形容。

薤上露，何易晞。

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这本是他初见柳如眉时，听柳如眉给她自己唱的一首挽歌。

花开花又谢，一梦如长歌。

他虽潜心昆仑十三年，但有时候仍旧难分辨是梦是醒，梦如何、醒如何？他虽看似心如止水，但也曾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如果再回到十三年前，他是不是一样的选择？

可他没想到，选择好像再次出现。

如此深夜，蓦地有个女子唱着当年的挽歌，难道世上真有还魂依托之事，柳如眉来找他来了？

不然这女子如何会知道当年的挽歌？

风吹幽香冷，孙思邈眼中突有分失落，他的神色也渐渐平静下来，他望着那女子的背影，许久才道：“是你？”

他已认出那女子是谁。

那女子仍背对孙思邈，良久才点头道：“不错，是我！”她缓缓转过身来，轻纱罩面，却罩不住那秋波晨露般的一双凤眸。

如水的眼眸中似乎也有着雾，雾朦胧，人亦朦胧，孙思邈嘴唇动了下，却未出声，他眼中有分讶然，又像有分怜悯。

那女子却是张丽华。

张丽华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建康张家一战，死的是蝶舞，绝非原来的那个张丽华，这点斛律琴心知道，张仲坚知道，孙思邈也知道。

他讶然当然是因为张丽华突然如幽灵般出现在这里，可他怜悯是为了什么？

许久，沉默。

张丽华终于再次开口：“其实你什么都知道的，是不是？”她说得奇怪，孙思邈究竟知道什么？

不闻孙思邈的回答，张丽华轻淡道：“你若不知道，当初也不会留在张家了，你留在张家，不是为了张丽华？”她这句话说得更奇怪。

“是。”孙思邈简单的回答，可一个回答中，却包含着无尽的用意。

“你可知道我今日为何来找你？”张丽华眸光如水如烟。

孙思邈摇摇头，听张丽华又道：“我今日来找你，是想和你赌一次……不知你会不会应允？”

她柔声细语，可听起来其中总有分别的意味，她在建康离奇消失，在邺城神秘出现，说了几句莫名其妙的话，就是为了要和孙思邈赌一次？

她要赌什么？

孙思邈脸上迷雾又起，他本不是好赌之人，可不知为何，总有

人喜欢和他赌，望了张丽华许久，他终于点头道：“好，我尊重你的选择。”

又将日落，斛律琴心终于起床，命令自己吃了一大碗清粥。

感觉精力慢慢随着清粥的入胃而弥漫，斛律琴心对镜轻施胭脂，她行走江湖，少有这般装扮的时候，但她感觉化妆能让她心静，也更有分自信。

她不想带着憔悴出门，因为她今天已经决定，要去见一个人。

推门出房，向斛律明月所住的方向望了眼，斛律琴心抿着嘴唇，牵马出了将军府，上马后一直沿着长街一路向东。

日西落，未落西山时，她到了一座府邸前。

翻身下马，轻叩门环，院门打开，那管家有些诧异，不等开口询问，斛律琴心已坚定道：“我是斛律琴心，我想见兰陵王。”

铮铮琴响，曲调悠扬。

斛律琴心过庭院，径直到了厅堂。王府并不恢宏大气，假山水榭，处处显得细腻精巧。

厅堂内的香炉中有烟香弥漫，厅堂外一树梅花开得正旺，吐芯散发着芳香。

兰陵王就坐在厅堂中，拂着琴弦，并未抬头。

他依旧白衣如雪，发黑如墨，他并未戴面具。

侧面来看，他脸白如玉，神色儒雅，浑不似红尘中人。

琴声响，婉转回环；指尖动，轻巧飞扬。

斛律琴心并未听出这是一首《西洲曲》，当初衡州孙思邈初见兰陵王时，听的也是这首曲子。

兰陵王为何此刻弹琴？为何弹的仍旧是《西洲曲》？

斛律琴心根本没有去想，她也没有打断兰陵王弹琴，目光落在兰陵王身侧的一面屏风上。

屏风极大，上绘有一条大河奔腾壮阔，河水尽头，有险峰高耸，寥寥几笔，山势如枪。

斛律琴心虽也不算懂画，可一看这屏风上的画，却也觉得画得极好。只因画中风景虽波澜起伏，但其中总透出分孤独之意。

琴声终停，兰陵王轻轻收手，抬头，微微一笑：“琴心，你大病未愈，本应该多休息的。”

他声音依旧低沉中带分磁力，言语关怀，此情此景，无论哪个女子听了，都会忍不住地心动。

他实在是个无可挑剔的男人。

斛律琴心立在那里，并未稍动，只是轻声却又坚决道：“我来这里，只想和你说件事情。”

“哦？”兰陵王拨下琴弦，目光闪动。

“我还是希望你不要娶我！”

琴声似绕梁难绝，梅香檀香缥缈，兰陵王手在琴上，却已缓缓握起，那只手同样无可挑剔，修长有力，只是苍白得似乎没有血色。

“为什么？”兰陵王终问。

没有回答，斛律琴心咬着唇，静静地望着兰陵王，她的沉默，已是她的回答。

女人爱上一个男人，征兆可见，可女人如果不爱一个男人，征兆更是明显。

兰陵王儒雅无双，心思当然亦是细腻，可好像偏偏没有看出斛律琴心的坚决，又问道：“是因为我不够好？”

斛律琴心秀眸中光芒微闪，沉默片刻，终于道：“兰陵王，你不是不够好，而是太好了，好得让我感觉配不上你。”

兰陵王又拨了下琴弦：“你说的是真心话？”

斛律琴心再次沉默，她不想撒谎。

她说的是客气话，客气话不见得是真心话。

“我若真的好，你怎么会离我而去？”兰陵王本是从容的脸上，蓦地现出分讥诮。

斛律琴心秀眸一凝，落在兰陵王身上，许久才道：“兰陵王，你本是个英雄。”

兰陵王只是“哼”了一声，却无言语。

“以前是，现在是，想必以后也会是。你很好很好……”斛律琴心来之前，本想好了千言万语，但此刻不知为何，全抛在脑后，“可世间无论什么，就算再好，也有人不喜欢是不是？”

飞蛾扑火，只因烟火的炫丽璀璨，如今烟火虽灿烂依旧，可飞蛾已不再是飞蛾。

娇躯微颤，斛律琴心略有激动道：“我只是感觉你我并不适合，你如此英雄，无论以前还是往后，喜欢你的人会很多很多，你为何一定要娶我？”

“你说的没错，世间无论再好的，也有人不喜欢。”

兰陵王突也有一分激动：“可是如果你喜欢，如何肯放手？”

他少有如此激动之时，一句话平平淡淡，但其中的情意，让人心醉。

斛律琴心本不是个心硬的女子，但听到这话，娇躯微颤，眼中却露出分惊惧之意。

她怕的是什么？

许久，兰陵王收敛了神情，缓缓道：“你离我而去，是不是因为孙思邈？你真的已爱上了他？”

“是！”斛律琴心咬牙道，“当日我见到你时，我就说过，我奔波反复，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他。”

她少有说这些伤人的话，可这刻却毫不犹豫地说出。

琴声又响，叮叮咚咚。

兰陵王静得如厅堂外的梅雪，满是风雅，可脸上如又戴上了面具，让人看不出半分表情。

“你要我不娶你，可以。”

斛律琴心略有惊喜，不待回答，就听兰陵王又道：“但你一定要过两个难题。”

“无论什么难题，我一定会面对。”斛律琴心斩钉截铁道。

“第一个难题就是……”兰陵王轻叹口气，“这亲事本是将军亲口许下，你必须要过了将军那一关。”

“我义父绝对没有问题。”斛律琴心蓦地恢复到从前的自信，“他说只要你答应，我就可以不嫁。”

兰陵王淡淡一笑，风轻云淡。

“可我方才已说过，喜欢上一个人，无论如何都难放手的，你可以不喜欢我，但你如何让我不喜欢你？”

琴声又起，琴弦颤颤巍巍，兰陵王垂头望着琴弦，眼中似有无边的挣扎。

有风吹过，斛律琴心蓦地感觉全身冰冷，她眼中恐惧之意又现，秀拳握紧，许久才道：“你说错了一点。”

“哦？”兰陵王一扬眉，颇为秀美。

“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从来没有！”斛律琴心话语中也带分挣扎，只感觉手足冰冷。

兰陵王目光一转，落在斛律琴心的身上，他眼眸中似也藏着些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从未喜欢过你？”

“因为我知道你要娶我，并非因为喜欢我，只是不想我去嫁给孙思邈。”斛律琴心那一刻，竟有着说不出的冷漠。

兰陵王似笑，可眼中却半分笑意都没有。

“你不想我嫁给孙思邈，只是因为你爱的也是他！”

兰陵王目光一闪，似有锋芒透漏。

他爱孙思邈？这怎么可能？这更像是个天大的笑话。

难道斛律琴心这些日子心力憔悴，这才言语失常？

斛律琴心没有半分失常的样子，她只是有分冷。嘴唇轻动，她说出了自己本不想说的答案：“我不想嫁给你，因为我实在无法分辨出——你究竟是兰陵王，亦或是响水集的那个张、丽、华！”

第五章 错爱

风停雪冷，琴声已凝。

梅花香气和炉鼎檀香混在一起，缥缈无依，让人无从分辨。

斛律琴心说出答案后，反倒镇静下来。

兰陵王低头望着膝前的瑶琴，手一直停在琴弦上，似有僵硬。许久，缓缓落下手来，他反问道：“你说什么？”

他口气中似有哂然和不屑，他也像根本不想分辩。

兰陵王怎么会是张丽华？

滑天下之大稽！

这种事情，根本不用解释，也是绝无可能之事。可兰陵王为何一直垂着头，不去看斛律琴心一眼？

斛律琴心益发冷静，直到这时，她又恢复到以往的干练和果断。

她不是柳如眉，她也不是斛律雨泪，她是斛律琴心。

既然如此，她就绝对不想走柳如眉和斛律雨泪的路，她有如此信心，只因为孙思邈说过的一句话：“斛律琴心就应该是斛律琴心，本身无可替代。”

女人可以因为所爱之人的一句伤害变得软弱彷徨，但也会因为

所爱之人的一句鼓励，而变得坚定无比。

她早在这之前，已把一切想清楚，她本不想说，但她已不能不说。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是在三年前，那时候你在宫中独舞，我却看不清你的面容。那时候我就有个梦，想要嫁给你，我做梦都想再见你一面。可我从未想到过，再见你的时候，是在响水集。不但我想不到，恐怕任凭谁都想不到，威震四方的兰陵王竟会乔装成弱女子出现在响水集。”

兰陵王仍旧垂头，垂手琴弦之上，瑶琴发出一声轻响。

他为何没有回答，是认为没有必要，还是因为无话可说？

“那时候我跟上了孙思邈，一直查探他的底细，却不想你乔装成张丽华传来进一步的命令，让我带孙思邈去破釜塘。”

斛律琴心说到这里，神色苦涩。

响水集客栈内，她从张丽华房间出来时，被张仲坚看到，她借口去打探张丽华的底细，张仲坚哪里想到过她早知道张丽华是斛律明月所遣。

她在看到张丽华所乘马车的时候，已看到了马车上独有的暗记——那是斛律明月传令的暗记，因此她当初才会有异样。

可她那时候，却只以为张丽华和蝶舞一样，甚至还奇怪张季龄的女儿张丽华怎么会听义父的差遣，没想到其中另有别情。

“我若是张丽华，为何会被李八百所擒呢？”兰陵王突道。

斛律琴心立即道：“当时我不明所以，可现在想通了，你和李八百都是我义父计划中的一部分。”

兰陵王眼角似跳了下。

斛律琴心能想到这点，是源于她听到了斛律明月和孙思邈在房中的对话。

她悄然跟出来，那时只想找义父说清心意，哪里想到听到了一场做梦都难想的秘密。

李八百竟然也被义父收买，而所有的一切，蕴含着一个惊天计划。

没有巧合，一切巧合均是有人刻意安排，她明白李八百这个关键后，以往的惊惧、怀疑、百思不解，瞬间都汇成一条河——澎湃激荡，让人惊心动魄。

“李八百凑巧抓到你，我当时本来就觉得奇怪。张丽华又碰巧和张仲坚有关，更让我感觉到蹊跷。张仲坚不明所以，请孙思邈去救张丽

华，更让我怀疑张丽华失踪背后真正的用意。”

斛律琴心说到这里，回想到响水集外荒山一战，苦涩中还带分自豪——那时候她做了自己真心想做的事。

“结果是李八百以张丽华布局，带人暗算了孙思邈，显然，那时候李八百已和我义父联手。”

说到这里，心中微有不解，她感觉李八百行事和斛律明月的安排毕竟有所偏差。

困惑一闪而过，这对她来说不是关键，她继续道：“孙思邈被桑洞真暗算，我本以为完不成任务，可鬼使神差，他仍旧到了破釜塘。”

“是你带他去了清领宫。”兰陵王突道。

他说得很淡，但也很冷。

斛律琴心涩然一笑：“你说错了，我本不想带他去清领宫，他先在金水河畔为我挡了义父的一箭，后又在李八百手下数次救我，就是他被暗算后，都想着为我和张仲坚断后，让我们先逃，这种人，我怎能忍心加害。”

说到这里，心中却想：“那时候我只是不忍心吗？我拉着他的手，和他共同跳下悬崖，也是不忍心？”

顿了片刻，斛律琴心轻声叹息道：“我不愿孙思邈前往清领宫，因为我知道那里必定有天大的变故，但他执意前行……”

破釜塘茅屋前，从前的梦想，流星的心愿，本是亦真亦幻。

再回头，具体的心思恐怕就算她自己也难以分辨。

可她对于曾经的那一刻，无悔无怨。

心中又想，孙思邈当时说的不错，有些事情一定要面对才能解决，逃避不是方法。

她今日能到这里，就是来面对——尽管真相远比梦幻中要冷酷无情。

“到了清领宫后，我别的不吃惊，唯独吃惊在那里又遇到你——张丽华。”斛律琴心目光咄咄地盯着兰陵王。

琴声叮咚，兰陵王并未回话，他是无话可说，抑或认为不值得反驳？

“现在想想，事情已经很明显，破釜塘下的清领宫本是绞杀道中人的陷阱，可义父却没有亲临，只因为他当时已派你、李八百潜入其中，再加上五行卫，绞杀道中人本没有问题。”

“可实际上却是谁都没有被抓，孙思邈更救了……张丽华。”兰

陵王口气平平，不带半分感情。

可他内心是否这般冷静？

“只因为事情有了变故，天师六姓中，本以茅山宗最大。”斛律琴心道，“可李八百只骗来了桑洞真，却不能动摇茅山宗的根基，更何况义父筹划许久，绝不想仅剿灭张裕、葛聪等人，他还有借陈灭周的计划。”

这些事情，她本来素难想象，但经过昨夜，除了惊叹外，更多的是心惊。

斛律明月虽少出面，但一切均在斛律明月的掌控之下！

可若非孙思邈提及，她一直还蒙在鼓里。

这些年来，斛律明月究竟暗中还做了多少事情，她少有知情。

“因此义父让五行卫放水搅乱了局面，而孙思邈不知你的真相，虽在生死关头，还救了你。”

说到这里，斛律琴心忍不住想，孙思邈是否知道这个真相？

很多事情孙思邈只是不说，未见得不知，他若知道真相，该如何抉择？

厅内静寂，琴声单调，伴着厅外寒风。

斛律琴心又道：“你那时无法选择，不清楚义父的进一步打算，将计就计，跟随孙思邈回转建康。或许你想对孙思邈不利，但孙思邈为你而来，你终究无法下手。”沉吟片刻，斛律琴心缓缓道，“你来建康，除了逼不得已，恐怕还另有目的。”顿了下，“因为你心有不甘。”

“我心有不甘？”兰陵王终于回了句，直起腰来，冷漠道，“笑话，本王威震天下，怎会心有不甘？”

“你威震天下，不过是我义父为你树立的名声！”

斛律琴心更冷：“这件事张裕怀疑、李八百怀疑，道中人都怀疑，我也怀疑！

“因为在道中人看来，我义父只怕老迈一去，齐国失控，因此希望用你来坐镇局面，你不过是我义父扶植起来的一个傀儡。”

见兰陵王脸色极为难看，斛律琴心多少有些内疚，她本不想说这些，更不想轻易对人造成伤害，但她已不能不说。

事情已如开弓之箭，射出去，再难回头。

“当然，你也的确很有本事，但远没有看起来那么荣光！在张家，你和张裕不过是平手而战，实力可见一斑。你心有不甘，不想一辈子在我义父的阴影之下，更不想听他安排，因此南下建康一事，你恐怕

另有打算。你和孙思邈一路，受他感染，对他心有好感。”

说到这里，斛律琴心神色不自在，不知为何，突然想到高澄的东柏堂，以及东柏堂发生的一切。

那场掀开一切恩怨的屠戮，其中还有让人忽略的几点。

这完全像是不相干的想法，却又引发她的心悸，她实在不想再想下去，因为她厌恶想下去——并非所有人都能如孙思邈一样的宽容。

精神略有恍惚，斛律琴心又道：“我那时奉命去见张季龄，赶到张府，见到你和孙思邈前来。随后我发现你这个张丽华本来就是假的，就很奇怪。你后来主动邀请孙思邈去紫金山求姻缘，那时候你只怕想不到，我就在墙外。我是个女子，当初听你那么说，第一个感觉就是你也喜欢孙思邈！”

斛律琴心住口不说，脸有些发热。

“铮”的声响，一根琴弦已断，兰陵王按着琴弦的手似有抖动。

斛律琴心收敛心神：“当初我还觉得凑巧，为何李八百能知道陈叔宝的行踪，凑巧来劫？现在想想，事情不过是早有安排。你知道陈叔宝对你已痴迷得难以自拔，于是将计就计，借算姻缘之际，诱他上紫金山。李八百自然是早得到你的消息，或者这本来是义父的安排，因此他和张裕早早埋伏，只有桑洞真完全被蒙在鼓里，前去送死。劫持陈叔宝送给孙思邈，让孙思邈接近陈顼，引发孙思邈和王远知的争斗，让陈顼猜忌王远知，进而打击茅山宗。一环一环，可说是环环相扣。”

斛律琴心说到这里，脑海中回忆当初的情形，虽觉骇然，但才发现这一切自然而然的事情，原来是经过了用心的安排。

“孙思邈在其中是个关键，因此你一定要约他上紫金山。这时你除了受义父命令外，恐怕心中早有个盘算——你想借接近陈叔宝时，刺杀陈国太子陈顼。”

兰陵王眉一动，再按琴弦，手上青筋暴起。

“如果你能杀了陈顼，陈国必定大乱，到时候你就可带兵顺势南下，一平江南。”

兰陵王终道：“倒也是个好计划。”

他口气仍然平淡，却藏着分遗憾。计划虽好，若无法实施，终究不过是镜花水月。

“后来……你故作求签，理所当然，你求的是……上上签。”

斛律琴心说到这里，犹豫了下，当初求签之时，她去追张仲坚，并不知道求签的结果。

“你错了，签是下下签。”兰陵王冷冷回道。

室内突静。

兰陵王说完后，脸突然变得雪一样白。

斛律琴心脸色也有分发白，凝望兰陵王许久，这才道："原来是下下签。"

她眼神中有分古怪，继续说道："事情完全按照你们的预期进行，李八百劫持了陈叔宝，陷害了桑洞真，孙思邈救下陈叔宝，被陈顼请到了宫中。之后……"

斛律琴心顿了下，回忆往事，记得那时候她见到了杨坚。

杨坚那时对她说了十三年前的往事，让她终究近一步了解了孙思邈。杨坚之后虽派裴矩抓她去了周营，但她却没有什么埋怨，相反，她心中实在有分感激。

若非杨坚，她也不会知道孙思邈的往事，若非杨坚，她也不会在周营向孙思邈吐露心声，尽管那时的心声带着层层的遮掩。

但杨坚为何对她说起孙思邈的往事？

仅仅是因为宇文护的吩咐，杨坚需要让事情重演？

斛律琴心有分困惑，又道："之后我看到了你。你那时候跟我说的一句话，我到现在还清楚记得，我发现你就是张丽华，也是因为那句话。"

兰陵王欲言又止，终究没有问出来。

有时候多说多错，他蓦地发现，眼前这女子自强起来，心思缜密，绝不让旁人。

"你当时对我说的是：'你难道……已爱上了他？'"

这句话她一直记得，因为这句话当初给她造成的震撼极为清晰。

当初她一直不肯承认喜欢孙思邈，只有经张丽华口说出，才明白自己的心意。

"这是张丽华对你说的，不是本王！"兰陵王漠漠道。

"可这句话，你也对我说过！"斛律琴心嗓子有分嘶哑，"李八百死后，我晕了过去，醒来后见到了你，我请你悔婚时，你就说过，'你难道……已爱上了孙思邈？'"

她嗓音都有些改变，腔调几乎和当初兰陵王说的一模一样。

兰陵王脸色微变，他突然明白了斛律琴心的意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包括腔调和停顿，不留意的时候，情绪激动的时候，更是无法遮掩。"斛律琴心缓缓道，"当然，若非留意倾

听，也无法分辨。”

见兰陵王不语，斛律琴心咬牙道：“你扮作张丽华的时候，一直让人看不到面容，虽变回了兰陵王，见我时刻意放低了声音，但说这句话的时候，和张丽华当初的声调停顿得一模一样！”

她每次见到张丽华时，都有分心悸，但一直琢磨不透问题所在，当初听到兰陵王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疑惑到了顶点。

今日她来，就是想要解开这个困惑。

堂中静寂若死。

琴弦已断，痴心未减；梅花未落，西风纠缠。

良久，兰陵王才笑笑，“我一直以为你是个细心的女子，可只凭一句话……”他哼了一声，没有再说下去，可意思不言而喻。

他认为斛律琴心过于武断。

“不是武断。”斛律琴心坚决道，“我当日听你这句话的时候，只有三分怀疑，可方才和你说了一番话，我已经有了八成的肯定。”

兰陵王又在拨弄着未断的琴弦，但已不成曲调。

“那天我醒来见你，曾和你说过，在响水集曾经相见，你似有意外，但你未否认。”

斛律琴心目光如水，但亦如炬：“因为你那时的确在响水集，后来我说你替我杀退裴矩，你也没有否认，但你恐怕没有想到过，那时暗算我的是李八百，而不是裴矩！”

兰陵王身躯微震。

斛律琴心又道：“你含糊带过，却不知我是故意试探你。你说紫金山上，张丽华抽的是下下签，这件事我都不知，试问你是如何知道？我一路说来，很多秘事，除了在场之人外，根本没有旁人知道，你又从何得知？”

见兰陵王垂头不语，斛律琴心嗄声道：“更何况蝶舞死了，你难道对此事没有丝毫的愧疚之意？”

兰陵王霍然抬头，目光如火：“蝶舞的死和本王又有何关系？”

他本是温文儒雅，但这刻发怒，却如同一头愤怒的雄狮。

他也是人，当然也有火气，可他发怒，仅仅是因为斛律琴心的指责？

斛律琴心脸色苍白：“有没有关系，你心知肚明！蝶舞一直是祖大人手下的细作，负责刺探各国不利于齐国的消息，本是祖大人极为器重的一个女子。

“可是她先出现在响水集，后出现在建康，显然是受命而为。她在响水集出现，还可以认为是刺探茅山宗的秘密，故意潜入。可她在建康出现，显然是为了取代张丽华。

“蝶舞本是齐国极为重要的人物，她来换取张丽华，更说明张丽华的地位之尊，远在她之上。蝶舞一代替了张丽华，你就在张家出现，这不是巧合，只有一种可能，蝶舞代替的是你，你就是张丽华！”

斛律琴心来到王府前，还有困惑迟疑，但这刻显然已百分百地确定。

“你雄心勃勃，一心想要利用陈叔宝接近陈顼，进而行刺陈顼，实现你的计划，你一直想要证明，没有我义父，你一样可以顶天立地。但你错了，你根本刺杀不了陈顼。

“陈顼多疑之人，任凭谁都难以接近，你也不能。你的计划在我义父眼中，根本是行不通的。可你和我义父之间显然出现了矛盾，而你恐怕也终于知道，那时候义父已经放弃了张季龄，而且让你抽身离去。

“我义父最终的目标还是联陈灭周，你却不肯放弃自己的计划，因此让蝶舞替代你的位置，伺机暗算陈顼。但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蝶舞无可选择，为了你只能应允，结果就是蝶舞身死。

“而你来救我，并非真的想救我，只是不想我和孙思邈再在一起。但结果是，李八百出现，干扰了你的计划。”

一口气说了这些，斛律琴心说得自然而然，因为这些顺理成章，她以前没有想到过，只是因为她难以将张丽华和兰陵王有所联系。

“兰陵王，你大错特错，你本不该……”

“本王没错！”

“啪”的一声大响，兰陵王一掌拍在瑶琴之上，瑶琴断裂，木屑纷飞。

斛律琴心遽然静了下来，望着失态的兰陵王，内心突然有了分歉然。

木屑落地，琴音断绝，兰陵王亦静了下来，许久才道：“原来我在你眼中，竟是如此不堪的人。”

他声音还是低沉有力，可其中带了分酸涩心灰。

斛律琴心意识到自己的不妥，歉然道：“兰陵王，我可以向你保证，今日所说的话，我不会再对第三个人说。”

“不对第三个人说？不对第三个人说？”兰陵王喃喃自语，突然抬头，目光如电，“你为何不对第三个人说？”

斛律琴心反倒一怔，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

兰陵王冷冷笑道："你可是想以此要挟本王，让本王悔婚不成？"

"不是，因为我还认为你是个英雄！"斛律琴心昂声道。

兰陵王反倒一怔，喃喃道："英雄？"

"不错，无论如何，你当初总算大破周军，拯救齐国于水火之中。无论如何，你到如今，终究未奈我何。我明白你的心意……"

"你明白？"兰陵王喃喃道，嘴角带分嘲讽。

他的心思，或许自己都不明白。

"我明白你无论是否真心扮成张丽华，但你总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一个人要证明自己，并不是错。"

这种感觉，她理解，因为她也想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斛律琴心上前一步，诚恳道："我说出这些，只想证明，其实你爱的不是我。"

顿了良久，缓缓又道："兰陵王，你在努力挣脱心中的枷锁，我何尝不是？既然如此，你我均是同病相怜，你为何不高抬贵手，莫要让我为难，好不好？"

兰陵王望着一地的凌乱，沉默良久才道："你离开这里，就要去找孙思邈是不是？"

斛律琴心轻咬红唇，并未回答。

"因此你是爱孙思邈的？"兰陵王又问，眼眸中依旧藏着什么。

"是。"斛律琴心终于开口，神色坚定。

"可他是否爱你呢？"兰陵王淡淡道，"你难道不知道，他心中只有柳如眉？虽然过了十三年，只怕还是如此？"

若是以往，斛律琴心只怕心中酸楚，这刻秀眸却清澈如水。

"我的确难知道他是否爱我……"回忆往昔的若无意若有情，斛律琴心前所未有地坚定，"但我知道我爱他！"

她本有千言万语，但只说了一句就觉得足够，这种感觉，本不需要用言语来表达的。

爱并非要反复的承诺，要的是行动的证明！

兰陵王缓缓抬头，那极为秀气的凤目中带了分朦胧，许久才淡淡道："好，本王会向将军悔婚。"

斛律琴心那一刻，只觉得幸福充斥了周身，喜道："兰陵王，我谢谢你。我还有事，先走一步。"

她转身要走，听兰陵王道：“且慢。”

斛律琴心娇躯微僵，一颗心缓缓下沉，难道兰陵王还有什么别的条件？

“你要去找孙思邈？”

“是。”

“那你现在不用去了。”兰陵王缓慢道。

斛律琴心霍然回身：“为什么？”她衣袂已在抖动，秀拳握起……

兰陵王微微一笑：“因为他一直就在这里。”长袖一挥，屏风闪开，斛律琴心举目望过去，一颗心差点停止了跳动。

屏风后，有一案几，案几后，坐着一人，正是孙思邈。

孙思邈望过来，脸上似又有迷雾升起，可眼眸却澄净如水。

方才说的话，孙思邈一直在听？

脑海一片空白，斛律琴心身躯晃了晃，勉强让自己站稳，低声道：“你怎么会在这里？”

她心中涌起太多疑问，不止疑惑孙思邈为何在此，更困惑兰陵王为何要找孙思邈来，兰陵王明知孙思邈在，却任由她猜测，不加阻拦又是什么意思？

孙思邈点头笑笑，并未作答。

兰陵王目光转过，落在孙思邈身上：“你输了。”

“我输了。”孙思邈亦点点头，补充了一句，“你赢了。”

斛律琴心立即又有了个新疑惑，孙思邈和兰陵王赌了什么？孙思邈怎么输了？

兰陵王似看出斛律琴心的困惑，淡淡道：“我知道你要找我，因此去找先生来。我赌你爱的是孙先生，而不是我，你这次来，一定是要悔婚的。”

孙思邈沉默，他并非赌徒，但有的时候，却由不得他不赌。

斛律琴心蹙了下秀眉，忍不住问道：“赌注是什么？”

“赌注是孙先生要由我自行选择，是否前往岭南。”兰陵王轻淡道。

斛律琴心微有焦急，立即道：“这不公平。”心中忍不住埋怨，暗想孙思邈并不笨，怎么会做出这种赌注？

孙思邈难道看不出她早就作了决定？

兰陵王心思难测，他赢了，是不是就有借口不去岭南？

孙思邈来邺城，本要带兰陵王去见冼夫人，这样的赌注，岂不是有输无赢？

兰陵王缓缓起身，望向了屏风上的那幅画，突然问："你知道画中是什么地方？"

画中有河，波涛澎湃，画中有山，奇秀峻拔。

斛律琴心摇摇头，不明白兰陵王为何突然转移话题，问起这画来。

她见孙思邈在此，已脸红如布，等恢复常态时，一颗心剧烈跳动有如擂鼓，可她并不后悔说出方才的一番话。

她甚至有些感谢兰陵王让她有机会说出这些话来。

虽感觉孙思邈的态度仍不明朗，让她心中忐忑，可她眼下最关心的仍是兰陵王的赌约。

"兰陵王……你是否已作出了选择？"

兰陵王不答，仍旧望着那幅画道："先生恐怕知道这幅画画的是什么？"

"江是郁江，峰是如意峰。"孙思邈补充道，"冼夫人就常年留在如意峰。"

斛律琴心再望那幅画时，似有感悟。

冼夫人为何常年会留在如意峰，是否因为那山峰最为高拔，让她可在山峰上，能见到千里之外。

她虽信守诺言，终生不再过江半步，可她的一颗心，始终魂牵梦绕在千里之外儿子的身上？

兰陵王为何在厅堂中放了这幅画，是不是说明，他也在一直想念着千里之外的娘亲？

"我虽荣耀万千，但自幼心中就有个遗憾。"

兰陵王望着那幅画，声音低沉："别人都有娘亲，我却没有。我每次向父亲问及娘亲何在的时候，都会遭到他的一顿痛骂，因此我很恨……"

斛律琴心一颗心沉了下去，孙思邈却只在静静地听。

"我很恨娘亲——恨她为何会抛弃我？我一直认为娘亲是对不起父亲，才让父亲如此狂躁。

"我后来终于知道娘亲是哪个……"兰陵王涩然一笑，"我知道她在岭南，变成了岭南的冼夫人……

“于是我更恨，恨她明明还活着，为何不来看我，难道在她心目中，根本早忘记了我这个儿子？

“我让人画了这幅画，面对着这幅画，始终在想——想娘亲不来看望我的原因。我想了千般借口，却始终找不到一个让我满意的缘由。”

转望孙思邈，兰陵王道：“可是先生你来了，你是我娘托付来的，是不是？”

“是。”孙思邈脸上迷雾又起。

他不但来了，还带着一幅画和一个如意，画是信物，如意却是心意——一个娘亲对儿子满满的心意。

如意本在心。

“那你现在……是否可告诉我其中的原因了？”顿了片刻，兰陵王淡淡道，“当初衡州相见时，先生说过，一定要见了斛律将军后，才能说出真相，如今先生可说了吧？”

孙思邈看了斛律琴心一眼，突道：“你可否先回去呢？”

斛律琴心诧异，不待说什么，兰陵王已道：“不必了，无论什么原因，我都觉得没必要再隐瞒。”

斛律琴心未动，大声道：“不错，先生不一直说过，任何问题，都要直面才能解决。我信兰陵王自有他的判断！”

孙思邈微皱眉头，半晌才道：“兰陵王，令尊和冼夫人昔日的恩怨，你想必已有所知。”

见兰陵王神色漠漠，孙思邈整理下思路，简洁道：“当初令尊志在一统，因此亲下江南刺探，遇到冼夫人。两人可说是一见倾心，冼夫人因此追随令尊到了江北。”

兰陵王突然截断道：“当初在衡州时，寇祭司已经说过这些，先生不用赘述了。”

他想知道的只是母亲一直不来看望他的理由。

这对他来说，显然至关重要。

孙思邈点点头：“不错，当初寇祭司已将事情讲得很清楚，却唯独没有说冼夫人必须离开的理由，因为这件事很难启齿，令尊曾指定，一定要经过斛律将军许可后，才能说出缘由。”

“我义父早就许可了。”斛律琴心立即道，“当初在将军府，他就默许了。”

她实在不解孙思邈为何对这个问题如此慎重，他究竟在担心什么？

孙思邈心中叹息，忍不住又看了斛律琴心一眼，沉吟道：“这二十年来，齐、陈、周三国君王更迭得异常频繁……”

斛律琴心诧异莫名，不明白孙思邈为何突然岔到这个话题？

这和冼夫人离开高澄有关吗？

“陈国是叔侄倾轧，周国是宇文护一手遮天，连杀三位天子，导致政权更换。”孙思邈竟像没看出斛律琴心的不耐，又道，“可齐国却不一样。”

兰陵王目光微闪：“哪里不一样？”

“齐国虽也有叔侄相残的现象，但君王更迭，更因为是君主早死。”孙思邈缓缓道，“除令尊被刺，废帝被杀外，宣帝、昭帝、武成帝均未能长寿。”

兰陵王沉默下来，脸色微变。

斛律琴心莫名所以，不知这二人谈论的事情，究竟有何玄秘？

沉吟许久，孙思邈又道：“宣帝在位初，还能励精图治，但之后不久，所行之事就极为乖张……”

斛律琴心略有奇怪，当初孙思邈在将军府时谈论高澄遇刺旧案时，曾说过这点。

文宣帝继位后，不久就整日酗酒高歌，少理政事，甚至数次以长矛对准斛律明月，要将斛律明月刺杀在枪下。

孙思邈推测，那是因为斛律明月知道文宣帝杀兄的秘密，文宣帝这才想下手将斛律明月除去。

这刻孙思邈旧事重提，又为了什么？

斛律琴心知道孙思邈说得客气，其实文宣帝何止行为乖张，简直可说是疯狂。

据她所知，文宣帝做的疯狂事简直数不胜数，他曾独自攀到铜雀台的那只铜雀上，歌舞不绝，全城轰动。他亦荒淫无道，对看上的女人不但从不放过，而且百般折磨。最残忍的是，他在宫中设置了牢狱，经常将人关在其中，高兴时杀人取乐，而杀人工具和手法更是千奇百怪，简直不是人能想得出来的。

这些事情，斛律琴心想想都觉得恶心，不知道孙思邈为何对此人这般有兴趣。

“宣帝转变让人奇怪，昭帝也是登基一年就死，武成帝在位没数年，就一心求仙问道，很快死去……就算如今天子高纬，也是年少白发。”

“你究竟想说什么？”兰陵王神色发冷，但眼中不知为何，突然

有了分恐惧。

“我想说的是，据冼夫人推测……”孙思邈异常谨慎道，“高家皇室本有一种病。”

他说到这里，脑海中突然闪过当初和冼夫人曾经交谈过的内容——

找到他，然后……告诉他事情的真相，设法让他到岭南。

我可告诉他真相，但他不见得会来……

他不到此，只有死！

冼夫人说的他，当然就是兰陵王，她是认定高家有种病，只要高家的人就不能避免？还是她早看出无论谁生活在邺城皇宫，只有死路一条呢？

孙思邈慎之又慎，他不想给兰陵王错误的判断。

兰陵王怔了半晌，才问道：“什么病？”

孙思邈缓缓道：“这种病据冼夫人说，古怪莫名，简单来说，这种病发作的时候，会让人产生各种怪异的举动。”

心中回想，当初高纬找他入宫，急切追寻如意的下落，是不是也和这件事有关？

“家父没什么古怪的举动。”兰陵王冷冷道。

孙思邈脸上迷雾又起，半晌才道：“一个女人为了心爱的男人，不惜做任何事情的。冼夫人当年是极爱令尊，不然也不会宁受族中血蛊之苦，也要跟随令尊。”

“血蛊？”兰陵王略有诧异。

孙思邈道：“不错，岭南越族本有个奇怪的规定，那就是继承族长之位的人，有无上地位，发号施令，越族人必须遵从，但这族长此生必须留在岭南，若有违背，所中之血蛊发作，此生生不如死。”

脸露钦佩，孙思邈缓缓又道：“冼夫人本是要继承族长一位，但为了令尊，宁可忍受血蛊之苦也要和令尊在一起。”

兰陵王微有动容，斛律琴心联想到斛律雨泪，暗自动容道：“但她为何要离开文襄帝？”

“因为她可忍受血蛊之苦，却不能忍受心爱的男人爱上另外一人。”孙思邈缓缓道。

“家父那时迟早要称帝，三妻四妾也是寻常之事。”兰陵王蹙眉道。

孙思邈看了他很久，这才道：“令尊爱的是兰京！”

刺心

第六章 目的

厅中突静，兰陵王脸上那一刻血色全无。

孙思邈说的声音虽轻，可斛律琴心听了，耳边却如同响起个炸雷。

高澄爱的是兰京？那个厨子？那个最终带北天师道高手刺杀高澄，掀开齐国灭道惨剧的兰京？

斛律琴心脑海瞬间一片混乱，不知许久，这才渐渐清晰。

她以前不是没有想到，只是思绪一到这里，就忍不住抗拒忽略，可事实再明显不过。

当初孙思邈叙说高澄遇刺的经过时，已隐晦地提及到这点，而斛律明月那时的反应，也说明其中大有问题。

斛律琴心当然还记得，孙思邈提及兰京时说，兰京是南梁兰钦之子，厨艺了得，因此得高澄喜欢，留在高澄身边。

斛律琴心还记得，当时斛律明月突然反问一句：“因为厨艺？”

那时候斛律琴心不知义父反问的含意，可这时候再回忆起来，事情再清晰不过。

寇祭司早知道事实，因此那时候才有讥讽的神情。斛律明月就因为知道这个事实，将东柏堂变成将军府的时候，才铲除了后花园的所有菊花。

斛律琴心又记起，孙思邈提及当初刺杀之况时，特意提及高澄回转东柏堂时，只命兰京留在身边。

高澄就算再喜欢兰京的厨艺，也不用让一个厨子总陪在身边。

那时候斛律琴心也有困惑，但终究没有深想，她只是厌恶想下去。

现在事情已经很了然，高澄爱的是兰京，因此留兰京一直在身边，那高澄也爱冼夫人吗？斛律琴心一阵心悸，她无法确定答案。

但无论如何，冼夫人定是无法接受这种情况，这才向高澄摊牌，因此导致和高澄分裂？

可兰京呢？兰京究竟是否爱高澄？

或许失去的东西总让人值得珍惜，冼夫人离去后，高澄异常想念冼夫人，这才导致兰京的不满？

爱有时候会变得异常甜蜜，但有时候，也会变得可怕非常！

兰京就因为在这点上不满，最后带北天师道高手杀了高澄，而最终激起齐国灭道的惨案？

她说兰陵王爱上孙思邈时，半认真半激愤，本来更宁愿相信兰陵王是如她一样，想要挣脱枷锁，却嫉妒她能跳脱。

可现在，她也难知兰陵王的真正用意。

斛律琴心越想越心惊，只等孙思邈解释……

孙思邈却只是简单道：“在一些人眼中，这或许并没什么，可冼夫人却无法忍受这个事实，因此离开了令尊。但冼夫人显然放不下你，想将你带到岭南。”

顿了片刻，孙思邈涩然道：“可令尊不许，令尊只想用你来留住冼夫人，或许他一直也在爱着冼夫人。”

爱难言，爱艰难，有时候很多人做的事情，已难说是否为爱。

兰陵王嘴角抽搐，似笑非笑，想哭却又未哭。

“后来冼夫人推迟任族长一事，给令尊时间考虑，可不想令尊遇刺身亡，刺客和兰京有关。”孙思邈说到这里，神色感慨，“当年谁是谁非的问题，其实多说无益，但我到这里，一定要说几点。第一……冼夫人还是对令尊颇为深爱，当年在令尊遇害后，立即过江查询令尊被刺一事的真相。”

说及这里，心中微动，孙思邈突然想到，当初冼夫人在找我之前，已将一切恩怨用书信说得明白，也说怀疑宇文护刺杀的高澄，可以冼夫人的明睿，她真没考虑到是文宣帝下的手？

轻轻叹息，又想，或许冼夫人早想到这层，可兰陵王一直在齐国，她为了儿子，不能说出这一层罢了。到今日，对冼夫人来说，文宣帝已死，执着恩怨已无必要，她只是想让儿子离开这浑水。

“冼夫人在关中遇到我，而且救了我，十三年后，我因此做了她的信使。”

孙思邈望着兰陵王道：“当年令尊身死，冼夫人就想带你回转岭南，可斛律将军不许。”

兰陵王一挑眉头，有分肃杀。

“我义父不许？”斛律琴心不解，“为什么？”

“据冼夫人所言，文襄帝还是气恼冼夫人的离去，因此交代斛律将军，冼夫人若想再见儿子，必须留在齐国。”

斛律琴心蹙眉道：“这未免有些太不通情理。”

孙思邈眼中似藏着什么，却只是轻轻点点头：“将军恐怕也觉得不近人情，因此对冼夫人说，文襄帝有令，兰陵王必须留在齐国，往昔的一切恩怨，等兰陵王成人后，自行决断。”

轻轻舒口气，孙思邈望定兰陵王道：“如今到了兰陵王你自行判断的时候了。”

斛律琴心略有紧张，心绪百转，一时间也无法知道兰陵王如何决断。

兰陵王沉默良久，嘴角突然有了分哂笑：“我一直设想千百种缘由，可却从未想到是这种结果。”

缓缓站起来，面对那屏风，望着那上画的险峰大河。

险峰虽险，终可攀越，大河虽宽，亦可渡过，可人渡不过的往往是心中那隐痛情结。

“先生方才说过，高家有种病？”兰陵王背对孙思邈道。

孙思邈犹豫道：“这是冼夫人的猜测，我曾见过贵国天子，也曾和兰陵王相处，但未有定论。”

“原来喜欢一人，也是种病。”兰陵王自顾自地说。

斛律琴心一颤，不知兰陵王所言何意，望向了孙思邈。

孙思邈保持沉默。

“家母执意让先生带我去岭南，一方面是因为先生神通广大，一方面是否也考虑过，无论如今的齐国天子，亦或是我，那种连先生都无法明白的病，迟早会发作？”

兰陵王背负的双手绞在一起，指节都开始发白。

斛律琴心忍不住地心惊，这才想到问题的严重所在。

实际上，自文宣帝开始，高家的疯病就开始有了征兆，而高家诸子中，可说无一善终。

难道说这种厄运，真的会落在高纬和高长恭的身上？

可喜欢一个人，难道真的也是病？斛律琴心无法分辨。

孙思邈沉默许久，这才点头道：“是。”

兰陵王身躯微震，又道：“因此家母希望能和先生联手，看能否医治我的病？”

“可能。”孙思邈缓缓道。

“我若不去呢，先生就不会帮我医治？”兰陵王身躯僵硬。

孙思邈摇摇头：“只要有人让我医治，我定会出手。我学医多年，本为解救病人疾苦为第一要义。”

斛律琴心再望孙思邈时，眼中已现出自豪之意，她没信错孙思邈，她亦没看错孙思邈。

兰陵王衣袂无风自动……

孙思邈望着他扭曲的十指，缓缓又道：“可直到如今，我真的看不出你有任何毛病。”

斛律琴心一怔，兰陵王双手突紧，又缓缓地松开。

有风冷，可孙思邈眼中却有分温暖，无论谁听到他的话，都不会怀疑他的心意和判断。

斛律琴心想说什么，可终究什么都没有出口。

良久，兰陵王才道：“先生请回，我要再想想。”

夜已深，风如刀，月光照雪，泛着霜一样的颜色。

斛律琴心出了王府后，一直沉默，直到将至将军府时，这才停下了脚步。

孙思邈也止住了脚步，微笑道：“你回去吧，好好休息。”

斛律琴心却未离去，她咬着唇，脚尖划着地面，突然问道：“你不怪我？”

“怪你什么？”孙思邈反倒有些奇怪。

“或许我今天不该向兰陵王说起那些，有些事，他或许也是身不由己。他未见得想让蝶舞死，但命运如此。”

说到这里，斛律琴心又忍不住悸动。

真的是命运如此？还是因为一个人的控制？

孙思邈沉默片刻才道："你说的对，很多事情，本来就是身不由己的。"

"可兰陵王绝对就是张丽华。"斛律琴心忍不住道，"你早知道这点是不是？你若不知道，怎么会送他到张家，你若不知道，也不会在他身上耗费工夫。你本来就是为兰陵王来的。"

孙思邈只是笑笑。

斛律琴心不满意孙思邈的沉默，忍不住追问，"你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怀疑张丽华的身份呢？"

孙思邈道："我学医多年了……"

他没头没脑突然说了这么一句，斛律琴心想了半天，终于醒悟道："所以一个人是男是女，你很快就能分辨？你第一眼见到张丽华的时候，就知道她有问题，或许已知道她是谁，是不是？可你为何不对我们说？"

孙思邈轻轻地叹口气："我什么时候知道她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究竟什么时候，他才知道自己是谁！"

斛律琴心一怔，琢磨着孙思邈这句话，一时间感觉含意万千，许久才道："原来你什么都明白。"

孙思邈只是笑笑，心中在想，当初冼夫人请他到岭南之前，给了他一幅兰陵王的画像。冼夫人念子情切，自然会想方设法地打探儿子的相貌，兰陵王虽多戴面具，但冼夫人当然知道儿子的长相。

兰陵王和娘亲长得很像，因此他一眼见到冼夫人时，就明白她是兰陵王的母亲。

更何况，冼夫人当初蒙面之时，像极了张丽华，他当初一见张丽华，就有怀疑了。一切的一切，错综复杂，实在一时难以向斛律琴心解释明白。

他也觉得没有必要解释。

正如他所言，他只关心，兰陵王何时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

月更明，风仍冷。

斛律琴心一泓秋水望过来："那你肯定也明白你和兰陵王做赌，你输的机会极大……"

她关心的不但是孙思邈和兰陵王的赌注，还关心孙思邈的心思。

良久，孙思邈这才点头："不错，我输的机会很大。"

斛律琴心突然觉得寒风都有了分温柔。

“但你为什么还要赌？”

“有时候……赌不一定要赢的。”孙思邈微笑道，“输了，或许也能得到想要的结果，你以后若能明白这点，一定能懂得更多。”

“我怕很笨，明白不了这点，你能不能经常教我呢？”斛律琴心垂头咬着唇。

孙思邈看了她许久，轻声道：“只要你肯学。”

他的笑容在寒冬里有着说不出的温暖，斛律琴心那一刻欢喜无限，等抬头时，才见孙思邈已转身远去，暗夜中，背影多少显得有些孤独。

斛律琴心忍不住一阵心热，不想他再孤独下去，可回头望了眼将军府，终于暂时放弃了召唤。

她还有些事要做。

她也知道急没有用，可也真心希望兰陵王早日作出选择。

只有兰陵王作出选择，孙思邈才可能离开邺城，只有孙思邈离开这里，她才能有进一步的决定。

一想到这里，脸色微红，斛律琴心入了将军府，才到前院，就已止步，所有的羞涩转为心惊。

斛律明月站在树下，正抬头望着天上的明月。

明月千古孤单，斛律明月看起来何尝不是如此？

历来高处不胜寒，斛律琴心一想到这里时，心惊又变成了关怀——无论如何，她总是斛律明月一手带大。

“义父还没睡？”

“你去见了长恭？”斛律明月反问，声音中听不出半点心情。

斛律琴心点点头，突然有股冲动，想问问蝶舞的事情。

她很想知道，是兰陵王还是义父将蝶舞送到死地，可见到树下那如山岳般的身影也带分疲惫，她终究什么也没说。

“长恭怎么说？”斛律明月问道。

斛律琴心略有犹豫：“他不准备再娶女儿了。”

她说出这句话时，心中忐忑，只怕斛律明月会雷霆大怒，不想斛律明月居然仍很静。

这种安静，反倒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良久后，斛律明月才道：“那他如何答复孙思邈呢？”

“他说再考虑一下。”

不闻斛律明月的反应，斛律琴心蓦地涌起一股冲动：“义父，我有句话想说。”

“哦？”

简简单单的一个字，如同一盆冰水当头浇下，可斛律琴心还是鼓起了勇气：“我想说，义父能不能如孙思邈一样，让兰陵王自己作选择？”

难言的沉默，如天边孤寂的明月。

斛律琴心只见到斛律明月的背影，却看不到他的表情，实际上，就算她看到斛律明月的脸，也同样看不出他的表情。

这些年，她一直在斛律明月的积威下长大，看到的永远是斛律明月的威严和冷漠，以及稀少的柔情……

“你累了，回去休息吧。”斛律明月终于开口。

斛律琴心还待再说，斛律明月已举步离开，始终没有回过头来。

月正明，照天地亮色，可照在斛律明月身上，似乎只照出一道长长的身影。

他静静地走回到书房，静静地坐了下来，却没有再喝茶，他那一刻的表情，出奇地冷漠。

不知沉坐许久，他才缓缓站起来，突然跺跺脚，地面方砖竟无声无息地划开，地下现出一条甬道来。

甬道幽深，透着阴冷的光芒。

斛律明月没有半分意外的表情，齐国大小事情，均在他掌控之中，将军府的每个角落有什么，他自然清楚明白。

他缓步走进了甬道，甬道的尽头是个石室。石室幽静，隐约传来了粗重的喘息声。

那喘息声在无边的静寂下，显得如此地惊心动魄！

斛律明月脸上依旧没有半分表情，他只是点亮一盏油灯。

油灯亮起，昏暗一点，照出了石室的轮廓，石室内空空荡荡，石室的角落，有四根铁索从墙上探出，扣在一老者的四肢上。

那老者面容苍老，看起来已奄奄一息……

听到脚步声，那老者艰难地抬起头来，见是斛律明月，眼中露出死灰之色。

斛律明月举着油灯，淡淡道：“老夫最后问你一次，你说还是不说。”

那老者周身一颤，突然放声大笑起来："斛律明月，你也有不知道的事情要求人吗？"

"老夫不需求你，只想问问你，当初你趁孙思邈为斛律琴心解毒时，带人出手暗算孙思邈，究竟是受谁的指使？"斛律明月平静道。

那老者大笑起来："你不知道吗？"

"是不是郑玄？"斛律明月淡淡道。

笑声陡凝，那老者极为意外的表情，显然是被斛律明月说中了答案。

"郑玄又是受谁的指使？"斛律明月又问，目光如箭，始终钉在那老者的脸上，不放过他的一丝表情。

"这还用问？"那老者狂笑起来，"斛律明月，这些年来，死在你手上的道中人已难以尽数，无论北天师道还是天师六姓，哪个不想杀了你？郑玄身为楼观道的道主，自然要想办法和你作对。"

"绝对不是。"斛律明月简洁道。

那老者反倒一怔，嘴角带分讥诮："那你认为，郑玄为何要和你作对？"

"老夫只知道一点，天下熙攘，皆为名利！无利可图的事情，目前只有孙思邈、张仲坚才会做，郑玄绝对不会。"斛律明月说得平静，但目光中厉芒闪动。

那老者微呆，叹口气道："你说的不错，这天底下和你作对的人物，似乎只有这两个才不图名利，只可惜，我为何不落在孙思邈的手上？"

他言语讽刺辛辣，斛律明月却如未听到，只是道："王远知志在超越寇谦之，葛聪见风使舵，得过且过，张仲坚一心为龙虎宗复仇，李八百、裴矩均是北天师道余孽，用心老夫是知道的。只有郑玄参与进来的动机，让人费解。"

沉吟片刻，斛律明月自语道："他伊始看起来极为平庸，但很显然，他一直用平庸遮掩着他本来的目的。若是贪生怕死之辈，他早就离去。他不像葛聪，行事不得已为之，但他一直留在邺城，是为了什么？"

那老者虽是痛恨的表情，但眼中也不由露出分钦佩。

斛律明月还是斛律明月，一切点滴，均在他盘算之中。

"刺死寇祭司的人，是不是郑玄？"斛律明月目光射来，突然发问。

那老者失声道："你怎么……"他戛然声止，脸上色变。

"老夫怎么知道的，是不是？"斛律明月轻淡道，"老夫不过是猜

的，不过你已经告诉老夫答案了。”

那老者咬牙道：“斛律明月，你不是人。”他眼中钦佩早变成惶恐，感觉在斛律明月眼中，无论说与不说，一切无可遁形。

“如果郑玄杀了寇祭司，那引孙思邈来见老夫的显然是他。”

斛律明月眼露杀机：“他果然不是一般人物，竟想挑动老夫和孙思邈自相残杀。”

那一夜，孙思邈追踪而来，斛律明月几乎要出手，但孙思邈却能忍住。

想到这里，斛律明月轻叹一声，喃喃自语：“郑玄为何要杀了寇祭司呢？”

那老者咬牙道：“你猜？”

“老夫不用猜的。”斛律明月嘴角带分冷嘲，“当年之事，没有谁比老夫更清楚了。寇谦之在时，北天师道兴旺一时，不过人的贪欲无穷，他们妄想插手齐国政事，让朝廷不满，才引发齐国灭道。”

那老者嗄声道：“因此为高澄报仇不过是个幌子？”

“也非幌子，只不过是个诱因罢了。”斛律明月目露沉吟之意，“不过早在那之前，北天师道就已分裂过一次。寇谦之夫人姓郑，本天师六姓之一，一直为了寇谦之扬名而竭尽心力，只是一直无所出，寇谦之才又寻一妾，生有一子。”

那老者目露惊奇，这些陈年往事，实在知者甚少，但斛律明月显然事无巨细，尽数皆知。

“郑夫人之前又收一养子，和寇谦之亲子并为北天师道门下双子，寇谦之有意将北天师道交给亲子继承，引发郑夫人的不满，因此带养子奔走草原。而寇谦之虽后悔，但再无法挽回。”

“寇谦之的儿子也未继承北天师道。”那老者忍不住道。

“那时候寇谦之已经发现北天师道被朝廷猜忌，更被太子等人忌恨，他若身死，北天师道只怕转瞬会遭到灭顶之灾，因此他让亲子远走苗疆传道。”

斛律明月神色感慨：“事后果如寇谦之所料，北天师道在他死后，随即遭受灭顶之灾，而寇谦之亲子到了苗疆，被苗王重用，变成了寇祭司。”

那老者越听越是惊奇，再望斛律明月，眼中已有敬畏之意。

他实在想不出，这个疆场的常胜将军，思维也是这般缜密。他更不知道，斛律明月心底究竟还有多少未说出的秘密。

但斛律明月为何要对他说出这些事情？

斛律明月陷入沉吟，又道：“冼夫人当年查文襄帝之死时，遇到了孙思邈，但为了解决岭南和苗疆的恩怨，又去了苗疆。

“这女子非同凡响……只可惜……”

斛律明月说到这里，心中叹息，暗想若冼夫人能留在高澄身边，大齐说不定是另一派截然不同的景象。

以冼夫人之能，既然可将岭南治理得太平无事，自然可让齐国更上一层楼。

只可惜，高澄、冼夫人因为一个兰京而决裂，造成的后果不堪想象，而高澄因兰京身死，更是给齐国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环望石室，斛律明月眼中露出分厌恶之意，这是将军府，这之前也是东柏堂。这里的石室，本来是高澄、兰京当年所用之地，他接管以来，如对待东柏堂后花园的菊花一样，将一切毁去，只留下了这铁制的锁链，不想今日还有用到的时候。

只是旧物可以毁去，记忆却是益发地清晰。

回过神来，斛律明月又自语道：“冼夫人和寇祭司只怕在那里遇到，以冼夫人的才华美貌，寇祭司只怕也动了心。寇祭司能出苗疆，一方面是对冼夫人钟情，因此为冼夫人继续询查高澄遇刺真相，他也顺便帮冼夫人找回儿子，可更重要的目的，只怕是帮寇谦之恢复声誉。”

寇祭司毕竟是寇谦之的儿子，一心以恢复父亲的声誉为重。

说到这里，斛律明月心中暗想，可苗疆素来不理中原之事，也对族人严格限制，不能轻易离开苗疆，寇祭司能出来，只怕是受了大苗王的指使。只不过，大苗王如此做法，难道是认为天下将定，因此早寻依靠？

嘴角带分哂笑，斛律明月摇摇头：“不过若论才能，寇祭司是远差寇谦之了，他不但未能重新恢复北天师道的声誉，反倒死在邺城，而郑玄杀死寇祭司的目的不言而喻。”

顿了下，斛律明月做出结论：“郑玄多半是郑夫人的那个养子，一直为当年未继承北天师道的道统一事耿耿于怀，因此杀了寇祭司，顺便嫁祸老夫身上，用的是一石二鸟之计。”

那老者见鬼一样的表情，等收敛心神，才涩然道：“你什么都知道了，还问什么？”

斛律明月摇摇头：“老夫还有一点不明，那就是郑玄的真正用意？”

“他或许也是为了恢复北天师道的声誉？”那老者眼珠转动。

斛律明月淡淡道：“老夫本以为是这样，但经你口中说出，老夫就知道，事情绝非这么简单。”

那老者脸色灰败，眼中露出一分恨意：“斛律明月，你在诈我？”

见斛律明月不语，那老者嘴角突露出讽刺：“只是你如何诈我，也休想从我口中得知郑玄的真正目的。”

“你错了，老夫已经知道。”斛律明月上前一步，目光像要刺入那老者的脑海。

“郑玄的目的是什么？”老者不信道。

“他的目的，是为了佗钵！”斛律明月一字字道。

那老者眼中蓦地露出惊骇欲绝之色，嗄声道：“斛律明月，你不是人的，你不是人的！”他震骇莫名，不信斛律明月竟能猜到这点。

他不停地高呼，显然是释放心中的恐惧。

斛律明月却立在那里，动也未动，只是目光如箭，留意着那老者的细微表情。

他不会轻信别人所言，他只信自己的判断，或许他的判断也会有失误，但他知道自己这次判断绝没有问题。

那老者呼声稍停，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额头已现汗珠，良久才虚弱道：“斛律明月，你不是人的，你不可能知道的。”

“这世上本没有不透风的墙。”斛律明月感喟道，“不过我的确有件事情还不清楚，你如果说了，我不杀你，而且立即放了你。”

那老者眼眸闪过分兴奋的光芒，喃喃道：“放了我？”

蝼蚁尚且偷生，他暗算孙思邈不成，却落入斛律明月的手上，自以为必死，哪里想到还有生机，难免振奋。

“不错，只要你说出答案，老夫一定会放了你。”斛律明月肯定道。

那老者舔舔干裂的嘴唇，问道：“你还要问什么？”

“你既然是郑玄派来，肯定和他有联系的方式？”斛律明月缓慢道。

那老者目光中兴奋的光芒更盛：“你要问我怎么联系到郑玄，你想抓到郑玄，你明白郑玄才是所有事情的关键？”

斛律明月终于点点头，凝声道：“这个你肯定知道的，是不是？”

那老者脸上似乎都已发光，不迭道：“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他那急切的声音，似乎出卖了他的内心，斛律明月望见，冷酷的脸上带分厌恶，但仍道：“既然如此……”

“可我为何要告诉你？”那老者突然道。

斛律明月目光一凛，眼中杀机顿起，可随即脸色微变，闪身一旁。

那老者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从斛律明月身边擦过。

“啪嗒”一声响，一物掉在了地上，轻微地跳动了两下。

斛律明月握着油灯的手陡然抽紧，那铜做的灯柄已然变形，可他却未稍动。他纵是武功天下无双，权谋胆略无敌，可眼下也奈何不了那老者。

那老者咬断了舌头，喷出鲜血后，嘴角突带出分诡异的笑，头一歪，死了。

可他还睁大着眼睛，死死地望着斛律明月，像是说：“我知道，但我不说，你能奈我何？”

“砰”的声响，油灯摔落在地，火花四溅，可那火花不过如流星而过，转瞬而灭。

火星闪动间，照在斛律明月的脸上，闪出那无边的愤怒。

可火星转灭，伴随着血腥之气，将石室、尸体、油灯和那天下无敌的将军，一起陷入了黑暗之中。

天上有月，月冷；山中有风，风寒。

张仲坚吹着凛冽的寒风，望着天边的冷月，脸上没什么表情。

他立在邺城外一处荒山的山巅，孤孤单单。

转头望去，邺城如山如岳，如那压得人无法喘息的斛律明月，逼迫到他眼前。他眼中露出分无奈之意，但还能静静地等。

他当然知道斛律明月就在邺城中，可他不能去找。

他没有把握，一分的把握都没有，他大仇未报之前，当然不想就那么去送死。

斛律明月说的没错，六姓之家，北天师道门下，各怀鬼胎，和斛律明月作对的目的，多为名利，只有他张仲坚才只为了复仇。

可他又感觉复仇的希望是如此渺茫。

有脚步声响，两点人影登上了山峰，张仲坚早已警觉，等望见那两人是谁时，脸色微变。

一人不出意料的是郑玄。

郑玄答应他，为他制造机会刺杀斛律明月，二人商议后，立即出城混迹在城外荒山之中。郑玄一直在行动，这次终于带回了一人。

那人蓝衣如天，额头宽广，眼眸中满是大志，却是裴矩。

张仲坚心中微惊，到目前为止，他仍觉得裴矩泄密导致天师六姓惨败的可能性极大，见郑玄、裴矩联袂而来，当然吃惊。

可他却不慌乱，只是冷冷地望着二人，未动分毫。

郑玄、裴矩眼中均现出古怪之意。

他们只觉得立在面前的不是张仲坚，而像是一座山。

裴矩更是心中讶然，只感觉每一次见到张仲坚，都有不同的认识，从伊始的不屑轻蔑，到不敢小觑，直到如今，甚至兴起可堪敌手的感觉。

微微一笑，裴矩道："张大侠进境真可说是一日千里，若是假以时日，只怕不让斛律明月。"

他半是恭维麻痹对手，但也半是真心感觉，见张仲坚仍不言语，裴矩笑道："我知道张大侠一直怀疑是我泄漏了秘密。"

"难道不是？"张仲坚反问道。

裴矩大笑："当然不是，张大侠恐怕还不知道我的真正身份。"

"你不是北天师道的人？"张仲坚缓缓道，心中有分异样。

他渐渐感觉郑玄、裴矩和李八百之间，除了表面看起来的关系，内在还有一根线。

郑玄接道："他是，只不过他也是周国随国公杨坚手下的第一谋士，自然不会泄漏我们行刺兰陵王的秘密。"

张仲坚冷冷道："那是谁泄漏的秘密？"

"是李八百。"裴矩立即道。

张仲坚脸上色变，简直难以置信。

他虽将参与行动的人想了多遍，但实在想不出李八百有什么背叛他们的理由。

郑玄一旁苦笑道："其实不要说张大侠，当初我听到裴……大人说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是不敢相信。"

"你现在信了？"张仲坚问道。

郑玄缓缓点头："这件事说复杂也复杂，但简单来说就是——当年李八百和裴大人侥幸从斛律明月手下逃脱，裴大人一路西去，后来遇到周国随国公，投到随国公的门下。"

张仲坚并不认识随国公杨坚，心中在想，如果郑玄所言不差，周齐两国一直势不两立，裴矩的确没道理泄密。

听郑玄又道："而李八百逃到江南，一路遭六姓之家的白眼，最终虽潜入李家道，取而代之，但对当初受到的冷遇一直怀恨在心。"

"李八百虽恨齐国灭道，但也一直想恢复北天师道的名誉。"裴矩接道。

张仲坚立即明白过来："斛律明月既然能毁了北天师道，当然也能重建北天师道？李八百因此找上了斛律明月？"

裴矩缓缓点头道："张大侠所言，与我和郑兄猜测完全相同。我们只怕，李八百如帛锦一样，被斛律明月收买，这才做出背叛之事。"

张仲坚忍不住错愕："他竟会相信斛律明月的承诺？"

与虎谋皮，凶险可见，张仲坚虽知李八百有惊天的胆子，但实难相信李八百竟有和斛律明月合作的魄力。

裴矩、郑玄互望一眼，齐声叹息。

郑玄道："李八百真可谓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等事情，他竟没有和裴大人商议一下。"

张仲坚目光落在裴矩身上："但你显然已发现些问题，不然当初在长街之上，你也不会一直没有出现。"

裴矩颇为坦然道："不错，这还要得益孙先生的提醒。"

"这和孙先生有什么关系？"张仲坚大为诧异。

裴矩缓缓道："当初李八百定下行刺兰陵王之计……"顿了下，苦涩道，"眼下看起来更像坑杀我等的圈套。可那时候，我并未怀疑，听李八百所言，还去帮他联系孙先生。"

神色钦佩，裴矩又道："孙先生毕竟和我等凡夫俗子不同，根本对我等不屑一顾。"眼珠转转，又道，"他虽和张大侠交好，但也不肯为张大侠加入进来。"

张仲坚冷哼一声道："裴矩，冤有头，债有主，所有的一切本来和孙先生无关，他不加入进来，我只有高兴。对孙先生，我素来钦佩，你说正事就好，何必挑拨离间？"

裴矩饶是脸皮不薄，闻言也有些发热，轻轻一笑，"张大侠胸襟坦荡，实在让人佩服。"转开话题道，"孙先生虽不肯加入我等，但和我秉烛夜谈的时候，却提出李八百可能另有目的。"

神色赞叹，裴矩又道："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孙先生一语提醒了梦中人。我事后想想，才发现李八百大有问题，而李八百打了王远知那一掌，更印证了我的判断。"

张仲坚冷笑道："你明知李八百有问题，却不对我们说及，任凭我们跳入坑中，用心比李八百还要险恶。"

裴矩忙道："张大侠有所误会，我实在没有孙先生那种本事，未卜先知。所有一切，均是事后才想到了。天幸苍天有眼，让郑兄和张大侠逃出生天，我未出手，才有机会和两位联手。"

见张仲坚沉吟，裴矩神色恳切道："张大侠要报仇的决心我等从未怀疑过，但眼下你未免势单力孤，李八百虽不仁，我却不能不义，他毕竟是我的同门兄弟，我等眼下要做的事情当是撇弃前嫌，同仇敌忾，共同对付斛律明月。"

"裴大人所言极是。"郑玄附和道。

张仲坚冷漠道："前几日以那等声势，都奈何不了斛律明月，如今只剩下我们三个，想对付斛律明月无疑是痴心妄想。"

裴矩一笑，笑容中多少带分诡异。"张大侠错了。"眼眸中精光大盛，裴矩一字一顿道，"眼下才是我等的最好时机！"

刺心

第七章 归去

山巅风冷，张仲坚立在寒风中，头脑却是前所未有的清晰。

裴矩说的话，他最多只信两成，他一直觉得郑玄、裴矩、李八百之间另有一些秘密，不过这些秘密，他却一直无法猜透。

可无论如何，他还信裴矩也想斛律明月死的。

听裴矩信心踌躇，张仲坚怀疑中也带分期待：“为何说眼下才是最好的时机？”

郑玄一旁神色振奋：“张大侠一直在城外，并不知道如今邺城有两件大事发生。第一件就是，李八百复活了，据可靠消息，他曾在铜雀台下的密室留过言。”

张仲坚只感觉脑海轰隆一声，实在难信郑玄所言。

人死怎能复生？

死在斛律明月枪下的道中之人难以尽数，为何唯独李八百能复活？

他心中不信，但仍能保持平静：“李八百在哪里？”

郑玄笑得有些诡异：“那我就不知了，但我却知道，李八百复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斛律明月报仇。”

“那我们等着斛律明月的死讯就好。”张仲坚不咸不淡道，“斛律

明月无人能敌，可不知道他斗鬼的本事如何？”

郑玄略有尴尬，裴矩却笑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虽说有可能有李八百鬼魂相助，但要对付斛律明月，还要亲自出手。更何况……张大侠恐怕也不想斛律明月死在别人的手上。”

张仲坚沉默。

郑玄一旁道：“还有一个有利的消息。”

张仲坚略带嘲弄道：“还有谁的鬼魂复活了？”

“复活的倒没有了，但听说王远知、葛聪已经逃出，我们若能找到他们，定然实力大增。”郑玄缓缓道。

张仲坚心中微震，故作冷漠道：“他们如果能逃脱性命，我想第一件事就是逃回江南，他们还有勇气和斛律明月作对吗？”

“张大侠此言差矣。”裴矩目光闪烁道，“王远知一代宗师，长街被擒，对其而言，实乃奇耻大辱，他一定会报仇的。更何况王远知恐怕也想寻事情真相，因此我敢肯定，他们就在邺城左近。”

张仲坚沉吟片刻：“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探寻李八百复活一事和寻找王远知、葛聪两人，我和郑兄去做就好。”

裴矩微笑道：“张大侠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只是等！”

张仲坚缓缓点头，盘膝坐了下来，再无言语，裴矩、郑玄互望一眼，点头离去。

不多时，山巅只余张仲坚一人。

他缓缓扭头，望向裴、郑二人离去的身影，一时间心绪万千。

如今邺城警戒极严，郑玄、裴矩如何打探到铜雀台下的动静？王远知、葛聪被救，究竟是何人所为？

他从不信鬼魂复活一事，信的只是人心中有鬼，可李八百若没有还魂，其中有什么玄秘？

轻叹一声，抬头望月，月白洁。

张仲坚自语道：“先生，他们假我手对付斛律明月的用意，我当然知道，可我若要复仇，就一定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我和斛律明月之间的旧怨新仇一定要清算！”

风吹雪落，蹁跹如蝶轻轻落在他的肩头、脸上……

落在肩头的雪积淀出昔日的思念，落在脸上的雪融化成相思的泪滴。

缓缓握拳，手指关节“咯咯”响动，张仲坚望着自己的拳头，眼

中流露出无尽的悲伤之意。

蓦地想到孙思邈在黎阳时曾对他说的话——报仇能否让你快乐呢？

张仲坚苦涩一笑，时隔多日，他答案依旧。

不能！

报仇不能令他快乐，但他不能不做。

很多事情，本来就是看得到，却做不到。

缓缓舒张了拳头，张仲坚皱起了眉头，自语道："郑玄这人颇为可疑，他一口一个裴大人地叫着，难道费尽心力，不过想谋取个周国官儿？孙先生让我留意他，可他究竟是什么目的？"

明月消隐，旭日东升。无论邺城如何风云诡谲，可日月循环，千年不改。

斛律琴心睁开眼时，不知为何，额头已冒汗。

睡梦中，她总有一股心悸的感觉，但究竟担忧什么，却实在说不清道不明。才推门走出，就见院那面走来个宫人，轻声道："天子请斛律小姐入宫。"

斛律琴心一怔，她和天子高纬并不相识，更没什么瓜葛，高纬为何会找她入宫？迟疑道："不知天子有什么事情？"

那宫人摇摇头，只是道："请斛律小姐跟我来。"

斛律琴心蹙下眉头，跟随那宫人过了庭院，忍不住向斛律明月所住的房间望了眼。

窗敞开，斛律明月坐在桌前，似有沉吟。

斛律琴心略有犹豫，终究没有前往打扰，却没有留意到她才出了院门，斛律明月已转过头来，望着她的背影，眼眸中露出分怅然。

只是怅然不过刹那，转瞬被萧索代替。

有脚步声起，到了斛律明月门前，敲门声响起。

斛律明月恢复到以往的冷酷，只是道："进来吧。"

土卫静悄悄地走进来，双眸满是血丝，神色很是憔悴，可见到斛律明月望来时，还是挺直身躯，低声道："将军，有几件事情……"

"说。"

土卫神色也有分疲惫："卑职又派人详细查探铜雀台下的动静，搜遍所有的房间，没有发现异常。"

见斛律明月沉默，土卫有分心悸道："换句话说，就是铜雀台下

其余八个入口根本没有发现警情，也没人可能一直潜伏在铜雀台下。”

“那你的结论是？”斛律明月缓缓道。

“卑职还是只能得出当初的结论，有人避开铜雀台上的禁军，从第七入口潜入，杀了将军手下的铁军，在藏宝密室留下血字时，我等跟踪进去，和他撞见，被他杀了水卫离去。”

斛律明月扬了下眉：“他如果未留在密室中，出去时竟还能不惊动铜雀台外的禁军？”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无论铜雀台的台上地下，把守可说是极为周密，或许有人能有能力杀了甬道的守卫，但如何能避免台上禁军的发现？

“这件事情，卑职也想不明白。按理说铜雀台上有三道关口，把守更为严格。若说不惊动他们，实在比杀掉甬道的铁军还要困难。”土卫苦涩道，“世上真有这种高手？还是他能隐形，还是说……他真的是李八百的……”

见斛律明月眸光一厉，土卫噤口不说。

手指轻敲桌面，斛律明月也在望着桌面，许久才道：“那天字狱是怎么回事？”

土卫略有错愕：“这件事将军是交给大公子去查的，将军莫非忘了？”

斛律明月手指顿了下，喃喃道：“不错，我交给武都去查了，他至今还没有消息。”

“其实卑职已经查明，天字狱的狱卒事先均是服用了曼陀罗这种药物，导致无力抵抗被杀。”

见斛律明月皱下眉头，土卫又道：“卑职只是感觉两件事必有关联，因此稍加留意，请将军恕罪。”

斛律明月轻叹口气：“你做得很好。”顿了下，又道，“那就要从饮食方面来查了？”

“将军所言极是。”土卫立即道，“可据卑职所知，那送饭、做饭的有关人等，均被斩尽杀绝。”

斛律明月一拳擂在桌面上，“咚”的大响。

土卫涩然道：“敌手极为毒辣的手段，做事也是滴水不漏。如今大公子正在盘查究竟有哪些人和被杀的人曾经接触，希望能得到答案。”

“答案其实已经有了。”斛律明月头也不抬道。

土卫微惊，转瞬喜道：“将军有何结论？”

“行事之人心思缜密，刻意断绝线索，当然不是李八百的鬼魂。”斛律明月抬起头来，眼眸中带分凌厉，“鬼魂不用这么多顾及的。”

土卫没想到斛律明月得出这种结论，不由失落道：“可是……那会是谁？”

“天下本没有天衣无缝的算计。”斛律明月望向窗外，淡淡道，“慢慢查，总会有结果的。”

土卫望着斛律明月鬓角的白发，良久才道：“将军，有个好消息。”

“哦？”斛律明月脸上却没什么欣喜。

他说过，多想的人，从来不快乐。对他而言，消息不分好坏，只分有用无用。

“刘大人已发现郑玄的行踪，正在追踪。”

斛律明月终于动了下眉头，缓缓道：“桃枝果然有方法。事情的关键……就在郑玄身上，桃枝若能抓到郑玄，可望有个解决。”

土卫点头道：“不错，将军暂放宽心。刘大人传话，说他正在加紧追踪，很快就有消息。”

见斛律明月只是点点头，土卫躬身道：“将军最近劳心劳力，还请注意休息，卑职告退。”

他转身离去，脚步轻轻，不想打扰斛律明月的沉思，才走到门前，听斛律明月道：“等等……”

土卫站住，缓缓转过身来，轻声道：“将军何事？”

斛律明月还在望着窗外，神色间终带分无奈：“你等随老夫多年，老夫本欠你们个承诺。”

土卫目露缅怀，良久才道：“原来将军未忘。”

“老夫从未忘过。”斛律明月缓缓道，“一等这件事情结束，老夫就会兑现承诺。只是……”

“只是什么？”土卫皱眉。

“只是水卫却去了。”斛律明月脸上带分悲痛，“老夫见他去了，真的很伤心。”

土卫眼中蓦地有泪光涌动：“将军……”

“这件事诡异非常，也凶险非常，你们要当心。”斛律明月轻声道，“老夫不想再看到你们有事。”

土卫沉默许久，终于抱拳道：“将军尽管放心，我等绝不会负将军所托。”

他转身大踏步离去，却又轻轻地带上了房门。

斛律明月一直望着窗外，双眸眨动了下。

窗外有雪，有日升，照在雪上，泛着略有些刺目的颜色。

斛律琴心跟随那宫人入了宫城，一直到了仙都殿前，这才止住了脚步。

那宫人示意斛律琴心在此等候，然后转身离去。

斛律琴心望着空荡荡的大殿，略有不安，她还记得不过数月前，她也来过这里，不过那时的她还是慕容晚晴。

听身后脚步声细细，闻有幽香传来，斛律琴心回头望去，微有讶然。

穆提婆轻扭腰肢走过来，微笑道：“琴心小姐瞒得奴家好苦。”

斛律琴心略有不安，她和穆提婆见面无几——三年前在宫中去见兰陵王时见过，上次乔装成慕容晚晴入宫时也见过。

可不知为何，这个穆提婆对她颇为注意，更是几次上门提亲，但均被斛律明月拒绝。

穆提婆似看出斛律琴心的不安，笑道；“过去的都让它过去好了，倒还没有恭喜琴心小姐找到了好的归宿。”

斛律琴心更是一怔，心中凛然：“你……说什么？”

她蓦地想到，天子和穆提婆关系不错，这次宣她入宫，难道是要说她和穆提婆的婚事？

穆提婆眼眸转动，目光落在斛律琴心身后道：“听兰陵王说，琴心小姐……已属意孙先生，难道不是吗？”

斛律琴心霍然转身，就见孙思邈站在身后不远，倒很是惊喜：“你……怎么也来了？”

孙思邈微笑道：“天子有召，怎会不来？”

他清晨才起，亦被宫人宣入宫中，不想见到斛律琴心，不由也在琢磨高纬的用意。

穆提婆笑得有些妩媚：“奴家其实也很喜欢琴心姑娘，若是别人的话，奴家怎么也得争争的，可先生喜欢，奴家怎么说也要成人之美。先生，你说是不是？”

斛律琴心又羞又喜，蓦地感觉这个穆提婆有着说不出的可爱。

孙思邈亦笑：“穆大人的好意，我一直都记在心上。”

“别人若这么说，奴家定会以为是在敷衍，可先生这么说，奴家却信先生是真心。”穆提婆目光凝在孙思邈身上，“只因为奴家知道，先

生从不会敷衍别人。”

孙思邈并未回避穆提婆的目光，缓缓道：“因此当初我第一次见到穆大人说的话，仍旧记得。穆大人若有事召唤……我若能帮手，绝不推搪。”

穆提婆嫣然一笑：“孙先生有心了，那以后我若有个头痛脑热找先生，先生可不要不来啊。”

孙思邈目光微转，点点头道：“一定。”

二人寒暄，斛律琴心一旁侧耳倾听，总感觉孙思邈所言似有所指，但一时间猜不到他的心意。

岔开话题，孙思邈又道：“还不知天子让我等入宫何事呢？”

穆提婆微微一笑：“奴家嘛……也不知道。”

话才落地，已有宫人唱诺道：“天子驾到。”

穆提婆又笑：“圣上来了，先生可以问圣上了。”

说话间，高纬已在宫人的簇拥下走进了仙都殿，坐在龙椅上。他面孔有些发白，头发也像又白了几根，可脸上倒是很有些振奋之意。

斛律琴心偷望高纬，突然想到孙思邈当初说过的话来，孙思邈说据冼夫人猜测，高家人都有一种怪病，发作起来，会有怪异的举动。

高纬眼下看起来倒不像有病，可他以后呢，会不会有事？

孙思邈方才说要帮手，是否就说医病这件事？可穆提婆拒绝了。

斛律琴心想下去，不知为何，又有分心悸。

孙思邈才待施礼，高纬已经摆手道：“孙先生免礼。”他兴致看起来不差，转望穆提婆道，“兰陵王没有来吗？”

斛律琴心又是一怔，听高纬笑道：“他说今日见朕，有事想和朕以及孙先生……琴心姑娘说……”

话未说完，殿外已有人道：“长恭叩见圣上。”

众人扭头望去，见到旭日照耀处，正站着兰陵王。

斛律琴心一眼望去，见他如笼罩在光环之中，心中微惘——是兰陵王要找她和孙思邈入宫，难道说，他已有了决定？

兰陵王缓步走入，才待跪倒，高纬已道：“自家兄弟，何必客气，免礼。”

微顿片刻，高纬又道：“兰陵王，你说今日有事要说，不知何事呢？”

兰陵王目光微转，从孙思邈、斛律琴心身上掠过，缓缓道：“启禀圣上，臣想说的是，臣已知道生母的下落。”

众人均静，高纬却像有些意外的样子：“那真的可喜可贺。长恭……可那又如何？”

兰陵王道：“谢圣上关怀。圣上，臣自幼以为没有娘亲，每念及此，都是心中酸楚。”

“文襄帝几子，唯独长恭你娘亲不在身边，朕每念及此，也是替你心酸。”高纬叹了口气。

斛律琴心知道高纬一直养在深宫，对他少有印象，这刻见他动情，心中暗想，高家历来兄弟相残，叔侄倾轧，可看高纬如此，性格倒也不错。

“谢圣上。”兰陵王深施一礼，“这些年来，臣其实无时无刻不在记挂着生母的下落，听闻消息，恨不得立即去见。”

微凝片刻，兰陵王屈膝跪倒，缓缓道：“因此臣请求圣上，准许臣前往岭南去见生母。”

殿中极静，呼吸可闻，众人脸上神色不同。

斛律琴心喜上眉梢，不想兰陵王竟决定去见冼夫人。穆提婆微微一笑，轻舒了口气，也像为兰陵王欢喜。

孙思邈目光微转，从众人脸上掠过，脸上却有了层迷雾，缓缓地垂下头来。

兰陵王决定回转，他终于完成冼夫人的嘱托，本应该是最高兴的人，为何他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喜悦？

斛律琴心瞥见，心中疑惑顿起。

高纬无疑是殿中最吃惊的一个，他呆呆地望着兰陵王许久，突道：“不行！”

斛律琴心脸色微变，本以为兰陵王应允，事情会顺利解决，哪里想到阻碍会出在高纬的身上。

兰陵王显然也是意外，霍然抬头道：“圣上……”

高纬走下龙椅，径直到了兰陵王身前，急切道：“长恭，段大人不幸，斛律将军老迈，你眼下正是齐国栋梁，怎能轻易离去？”

兰陵王略有焦急：“可是圣上……”

“没什么可是。”高纬决绝道，“朕不许。”

斛律琴心一颗心沉了下去，才待进言，突见孙思邈望来，摇了下头，微微一怔。

高纬拂袖，看起来就要离去，穆提婆突道：“圣上留步。”

高纬立在那里，头也不回道：“提婆，你若因此说情，大可不必。”

穆提婆微微一笑：“圣上，提婆只想说件往事。”缓步走到高纬身前，柔声道，“圣上还请落座。”

高纬犹豫片刻，终究还是坐回到龙椅上，皱眉道：“你要说什么？”

穆提婆眼波漫过众人，缓缓道：“圣上方才说的不错，兰陵王眼下为齐国中坚，齐周时有征战，陈国虎视眈眈，兰陵王贸然离去，难免圣上不安。”

高纬缓缓点头叹道：“正是如此，长恭，你莫怪朕不讲情理。”

兰陵王苦涩道：“臣不敢。”

“可圣上还记得当年洛阳一战吗？”穆提婆缓缓道。

高纬立即道：“朕当然记得，当年周国宇文护倾十万大军来攻洛阳，势在必得，邺城震动。朕都以为洛阳不保，定危及邺城，那时候我等再无安身立命之地。”

轻舒口气，高纬望向兰陵王道：“幸得长恭率五百铁骑，从邙山杀出，连破周国埋伏，一直杀到金墉城下，里应外合，大破周国十万大军，解了洛阳的危难。”

这段往事，斛律琴心闭着眼睛都能倒背如流，更知道兰陵王之前声名不著，此战后才如日中天，光芒甚至压过斛律明月。

只是这时再听高纬提及，斛律琴心难免有种怪异，一方面不知穆提婆提及往事何意，另外一方面却想，当年兰陵王如此威猛，其中是否有斛律明月的安排呢？

穆提婆微微一笑：“圣上每次提及此战，都是眉飞色舞，可圣上是否还记得，当初兰陵王回转，圣上曾对兰陵王说过一句话？”

高纬回忆往事，点头道：“朕当然记得，朕当初曾说过，‘入阵太深，失利悔无所及。’”

他重提旧事，说得情义深重。

斛律琴心听到，心中激荡，忍不住上前道：“圣上对兰陵王的关怀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高纬微微一笑，又叹了口气。

斛律琴心还待再说，见穆提婆使个眼色，不由止住，就听穆提婆道：“连琴心姑娘这个……外人，都看出圣上对长恭兄弟情深。”

兰陵王立即道："圣上重恩，臣粉身碎骨，无以为报。"

高纬眼中突现出分怪异，孙思邈一直沉默，发现这点，皱了下眉头，可仍旧沉默不言。

兰陵王是否回转，对孙思邈显然颇为紧要，可到如今，他反倒如同个旁观者般，斛律琴心见了，反倒不知孙思邈究竟打着什么主意。

穆提婆一旁笑道："圣上，不知你是否可记得幼时一件事情？当初提婆和圣上在宫中和家母玩耍……"

斛律琴心蹙眉，知道穆提婆的娘就是陆令萱，也就是高纬的乳母，眼下被高纬册封为郡君。可她不知道的是，穆提婆这时候提及这些琐屑的事情做什么？

"当时提婆和圣上还有家母玩一个批迷藏的游戏，圣上对家母很是依恋。"

"朕到如今，都记得当年的情形，朕一直将郡君当作亲生娘亲看待。"高纬突然插了一句，露出缅怀的神色。

"可那时家母藏起，圣上和提婆均无法找到，圣上和提婆均大哭起来。"穆提婆微笑道。

高纬露出沉思之情，许久才道："提婆，你想说的是？"

"提婆想说的是，圣上一时不见郡君，那种酸楚的感觉，至今都难忘，兰陵王自出生就未见娘亲，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只盼圣上能够明晓。"

高纬再叹一口气，缓缓点头，斛律琴心看了，心中微喜。

目带感慨，穆提婆柔声道："提婆知道兰陵王对我大齐不可或缺，可如今三国息兵，宇文护已死，周国使者前来议和，陈国更不敢主动挑衅，眼下正是各国休养生息之时，兰陵王离去，并无大碍。

"圣上和兰陵王兄弟情深，当也能感受到兰陵王的念母心切，而兰陵王念及圣上的恩德，若齐国有事，定能锐身赴难，回转报国。"

穆提婆动情道："既然如此，还请圣上念及兰陵王的一片孝心，准许他前往探望娘亲。"

仙都殿宁静一片，高纬脸色数变，终于道："提婆说的极是，这么说，反倒是朕不念人情了。"

"提婆不敢这么说。"穆提婆忙道。

高纬一笑，转目过来："长恭，既然如此，朕准你前往岭南探望娘亲，可是……齐国若需要你时，你不能有负于朕。"

兰陵王再次跪倒，沉声道："谢圣上恩典。臣定不负圣上厚恩！"

高纬目光微闪，一摆手道："来人，摆酒。"

很快有宫人端过个托盘，上有一壶五杯，正合殿中的人数。

穆提婆亲手提杯，满了五杯酒，高纬举起一杯酒，微笑道："朕知长恭去心似箭，也就不加挽留，水酒一杯，只望你们一路顺风。"

众人举起酒杯，孙思邈脸上迷雾又起，兰陵王端起酒杯，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说道："谢圣上！"

阳光西斜，落在山巅之上，带着寒冬中的最后一缕温柔。

张仲坚盘膝坐，在山巅大石之上，未望夕阳，却只望手上的那枚碧玉戒指。

戒指幽幽，阳光下泛着泪一样的光芒。

张仲坚未落泪，只是痴痴地望着那戒指。

这恐怕是天底下最珍贵无双的一枚戒指，这是张季龄留给儿子的唯一一件东西，其中蕴含的财富，常人难以想象。

可纵是倾城的财富堆到山尖又如何？始终换不回亲人的停留，相爱之人的回眸。

走的终究是走了……再也不能回头。

冷风吹过，吹碎了一树的落雪，纷纷如蝶舞起落，思念不绝，等日终落的时候，夜幕再临，阴阳分隔。

张仲坚未落泪，只是眼中已有了泪光，紧紧地握着手中的戒指，如同握着世上最珍贵的思念。

黄泉碧落，昆玉难磨，变或不变，不过如山巅的雪，落了又融，融了又落。

有脚步声传来，张仲坚立即恢复冷漠神色，缓缓戴上戒指，回头望过去。

郑玄飞奔而来，脸上带分振奋之意。

张仲坚虽对其极为警惕，但对其也很期待，缓缓道："如何？"

"你的机会到了。"郑玄一字字道。

张仲坚心头一震，立即道："怎么出手？"

他虽心智早不同以往，但仍猜不透郑玄究竟有何把握来对付斛律明月。

金水河旁对孙思邈的那三箭，长街杀李八百的那一枪，早就深深地留在张仲坚的脑海中，一对一交手，他根本没有半分把握。

他恨暗算，但他除了暗算外，实在想不出别的方法对付斛律明

月。

“你跟我来。”郑玄简短道。

他说完转身就走，张仲坚毫不犹豫地跟随，二人下了山，在连绵的山脉中转来转去。

天寒地冻，邺城外的荒山，不要说人，就连野兽都少见到。

郑玄对这一带，显然是极为的熟悉，脚步不停，不多时，到了一处山坳，终于止住了脚步：“到了。”

张仲坚举目四望，见山坳四面环山，他虽少语，但早就暗记地形，感觉郑玄东转西绕，这里虽偏，却是更近邺城。

皱了下眉头，张仲坚不解道：“你带我到这里做什么？”

山坳幽冷，已不见光线，太阳远远地落在了山的那面。

郑玄嘴角突露出分笑容，在雪青的山坳中，显得颇为诡异。

“张大侠要复仇，必须依靠我们，我们要对付斛律明月，也必须依靠张大侠，因此无论什么手段，到时候只盼张大侠莫要心软。”

张仲坚冷哼一声：“斛律明月害死我的父母叔叔，还害了我最心爱的人，你说我到时候会不会心软？”

他虽不明当初蝶舞出现的真相，但也早怀疑一切是斛律明月的安排。

“话虽这么说，但事到临头怎么变化，那是谁都料想不到。”

郑玄缓缓又道：“就像我现在想什么，只怕张大侠也想不到。”

“我不想去想。”张仲坚冷淡道。

郑玄突然又笑：“可这次你只怕不能不想，因为这攸关你的性命。”他话音未落，张仲坚脸色已变，霍然转身。

有轻如狸猫猎豹般的脚步声传来，有人潜来。

不止一个，是四个！

一着黄衣，一穿青衣，剩下两个一个衣白胜雪，一个红衣如火。

是五行卫中的四人——金木火土四卫。

这四人轻快地潜来，瞬间就将张仲坚、郑玄包围其中。

张仲坚并不知道水卫已死，可只是四卫前来，就让他心头抽紧，上次是郑玄带他到了鸳鸯楼，五行卫接踵而至，这次郑玄带他来到山坳，怎么五行卫又摸了过来？

难道说他的判断完全是错误的，郑玄一直和五行卫有关系，出

卖他们的人不是什么李八百和裴矩，根本就是郑玄？

心虽惊，张仲坚很快恢复了冷漠，微闭双眸，倾听周围的动静。

很快的光景，他又听出不远的树后，还藏着一人，那人呼吸细细，显然也是个好手。除此之外，再无旁人潜伏。

张仲坚分辨出情形，心中稍安，如果郑玄是出卖他们的人，那他是以一对六，只要树后不是斛律明月，他就还有逃命的机会。

虽然机会不大。

郑玄一直留意张仲坚的脸色，见状又笑，转望四卫道：“几位倒是阴魂不散，不想这么快又见了。”

土卫几人冷漠无语，从脸上根本看不出任何表情。

郑玄目光闪动，微笑道：“不知……树后又是哪个，怎么不出来见见呢？”

他看起来平庸无奇，但竟也能听出树后藏人，显然本事亦是非同凡响。

山坳空幽，片刻后，树后缓缓转出一人，头戴斗笠，遮住了本来的面目。

张仲坚心中又惊，认出那是擒下葛聪的刘桃枝。

刘桃枝、五行卫素来是斛律明月这些年来灭道的中间力量，这次居然都到了这里，可见对张仲坚势在必得。

留意身边郑玄的脸色，见他满不在乎的表情，张仲坚心思飞转，不知郑玄心意如何。

“原来是刘桃枝刘大人。”郑玄缓缓道，“不知刘大人带五行卫……哦，应该是带四行卫到此，有何用意呢？”

他竟像对水卫身死一事很清楚，言语中的揶揄之意不言而喻。

土卫几人眼中突冒怒火，齐齐上前一步，压力沛然而至。

郑玄竟还动也不动，转望刘桃枝道：“刘大人，我和张大侠眼下不过是道中的可怜虫，一个被斛律明月害了父母亲人的性命，一个被逼逃亡，没一日安宁。”

眼中闪过分诡异的光芒，郑玄又道：“几位难道真的要赶尽杀绝不成？不如放我们两个可怜虫一条生路，不知道刘大人意下如何？”

刘桃枝冷漠道：“郑玄，你真的是没有宁日吗？你本是寇谦之收养的义子，北天师道门下的双子之一，当年随寇谦之的夫人郑氏避到草原，改为郑姓。你恨寇谦之不公，又从草原回转，先入楼观取得道主一

位，后入齐国图谋不轨，你在一天，只怕终无宁日的是大齐。可你不但要搅乱大齐，还有更深的目的。”

“是什么目的？”郑玄眨眨眼睛。

张仲坚微怔，从未想到身边的郑玄居然还有这样的来头。

刘桃枝淡淡问道：“什么目的不重要。”

“那重要的是什么？”

土卫上前一步，冷冷道：“重要的是，你们是否会束手。我还是当初在鸳鸯楼的那句话，跟我们回去见将军，我们不会杀你们两个。”

四卫又齐齐踏上一步，神色冷然。五行卫无论哪个，或许真实功夫并不精绝天下，但五行卫合作多年，联手却可说是天衣无缝。

就算少了个水卫，可张仲坚也丝毫不敢小瞧，缓缓吐气，张仲坚已悄然握拳。

郑玄居然还很轻松的样子：“我们两个若不跟你们回去呢？”

山坳陡静，有北风呼啸，陡然有寒鸦飞起，“呱呱”叫嚷，似不堪杀气弥漫。

刘桃枝只回了一个字：“杀！”

刺心

第八章
敌踪

日落西山，寒鸦离树，叫声凄凉。

有三骑出了邺城，顺官道一路飞驰，见寒鸦飞起，一骑勒住了缰绳。其余两骑略有迟疑，也终究止住了奔马。

那三人正是孙思邈、兰陵王和斛律琴心。

斛律琴心出了邺城，本有说不出的轻松自在，见寒鸦飞起，心中蓦地有分不祥之感，见孙思邈勒马，更是着急道：“怎么了？”

兰陵王终答应去看冼夫人，高纬终答应放兰陵王走。

事情虽艰难，但孙思邈总算完成了目的，斛律琴心那一刻比孙思邈还要高兴。

兰陵王自从说想见冼夫人后，归心似箭，当下出城。

很多念头压抑得久了，若一经燃起，往往不可遏止。斛律琴心当然明白这点，感觉兰陵王此举正合心意，拍手赞同。

孙思邈并未反对斛律琴心跟随，只是前方已近三台镇的时候，他却突然止步，让斛律琴心隐约有分不安之意。

兰陵王也望了过来，眼眸中带分询问之意。

孙思邈马上沉吟道：“兰陵王，你急着前往岭南的心情我是理解，但我离开之前，还想见一个人。”

“不知先生还要见谁？”兰陵王目光闪动。

“我想去见斛律将军。”孙思邈缓缓道。

斛律琴心失声道：“你说什么？”

日已落，北风如刀，吹到身上，斛律琴心只感觉遍体生寒。

兰陵王急着要出城，斛律琴心一样急迫，可她这么急，当然不是想去见冼夫人，她虽对冼夫人也充满好奇之意，但不一定要见，她是急于离开邺城。

离开邺城，也就远离了斛律明月。

斛律琴心虽未说，但心意已定。她有分怕，经历了这多磨难，她实在怕节外生枝。她不知道当初斛律雨泪作离开这个决定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如斯做法，但她多少明白，兰陵王急于离城，也是因为斛律明月。

有斛律明月在，他们的一举一动，就受着难以言明的操纵。

可孙思邈在这种时候，竟要去见斛律明月？

孙思邈缓缓点头：“不错，我想去见斛律将军。”补充强调道，“是我！”

兰陵王望过来：“先生的意思是？我等在此等待先生就好？”

斛律琴心微有放松，孙思邈再次点头，“不错。”

“先生为何执意要去见将军？”兰陵王远望邺城，悠悠道，“难道先生认为在邺城，我和天子的决定，也一定要经过斛律将军的同意吗？”

天昏暗，有风难休，动着孙思邈的衣袂。

许久，他才望向兰陵王道：“我只是认为，很多事情，一定要去面对，逃避无法来解决问题。”

“因此你当初要去面对宇文护，如今一定要去见斛律明月？”兰陵王脸色多少有些奇怪。

“不错。前方就是三台镇，你们在那里等我。”孙思邈微笑道，“我相信，斛律将军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兰陵王凝望孙思邈良久，缓缓道：“那先生……早去早归。”

孙思邈点点头，圈马回转，向邺城的方向奔去。

斛律琴心拦阻不及，叫道：“你究竟回去做什么？”

“他或许回去对将军说我的选择，或许是为了你。”兰陵王突道。

斛律琴心一震：“为了我？”

“不错，因为他不想你成为另外一个斛律雨泪。”兰陵王轻声道。

斛律琴心一阵心热，一阵心酸，陡然间心中有了无穷的勇气，叫道：“孙思邈，你等等，我和你一起去。”

无论面对斛律明月是何种结果，她已有信心去面对。

她策马扬鞭，慌忙中向兰陵王看了眼，说道：“你等……我们……”

陡然间脸色大变，勒马不前，失声道：“你怎么了？”

日已落，月将起，天地朦胧。

朦胧的月色中，兰陵王本玉白的脸色突然变得铁青如魔。

那实在是一种诡异的改变，宛若只是在一瞬，兰陵王脸上又戴了一层狰狞的面具，让人全不相识。

可他还是开口道：“什么怎么了？”

声音还是兰陵王的声音，可那张脸，变得让斛律琴心魂魄都惊。

就在这时，那张脸上蓦地现出极为古怪的神色，嘴动了几下，一口鲜血喷了出来，竟是青色。

兰陵王马上晃了几晃，从马背上摔了下去。

斛律琴心骇然欲绝，但还能离鞍飞起，一把接住兰陵王，嗄声道：“你怎么了？”

兰陵王中了毒！

那一刻，斛律琴心惶惑不安，兰陵王怎么会中毒？

是谁下的毒？怎么会在这刻发作？

她抱着兰陵王，甚至感觉兰陵王的身躯似都开始发冷，斛律琴心突然扭头，就要放声高呼。

一道人影凌空飞来，一把就从斛律琴心手中夺过了兰陵王。

斛律琴心一惊，转瞬心情一松，来的是孙思邈，他显然听到这面的异样，这才及时回转。

只感觉两脚发软，斛律琴心缓缓坐倒，还能问句：“他怎么了？”

孙思邈却连回话的时间都没有，手一展，已有七根金针在手，再一动，七根金针已分扎在兰陵王的手臂、颈部和头上。

斛律琴心从未见过孙思邈如此急迫的时候，惊得话都不敢再

问。

孙思邈手一抖，身形再转，一掌击在兰陵王大椎穴上，兰陵王一震，又是一口青血喷了出来。

孙思邈手再一翻，有药丸在手，迅疾塞到兰陵王口中，再一点他喉间，送药丸下咽。

他少有地紧迫，但举止仍是干净利落，见兰陵王一咽下药丸，立即对斛律琴心道：“去三台镇。”

双手横托兰陵王，孙思邈飞身上马，双腿一夹，马儿向前奔而去。

斛律琴心纵有千言万语，这刻却顾不得再问一句，立即上马跟随。

冷风如刀，马快如风，盏茶的工夫，孙思邈策马入了三台镇，直奔路边的一家客栈。

客栈冷清，伙计看起来正要关上大门，被孙思邈一脚将大门踢开。

那伙计大怒，才要发话，斛律琴心紧随其后，丢了一锭银子过来，喝道：“准备一间上房，莫要打扰，这些是赏钱，你说一句话，扣回一两银子。”

那伙计由惊转怒，怒急转喜，一时间经历人生大悲大喜，舌头抽筋，已经说不出话来，可还能快手快脚地领孙思邈入了一间上房。

本要问是否还找大夫，话到嘴边，伙计抽了自己一记耳光。

孙思邈赞许地望了眼斛律琴心，将兰陵王平放在床榻之上。

这时的兰陵王脸色还是铁青，双眸紧闭，竟完全看不到生机，斛律琴心一凛，失声道：“他……死了？”

她做梦也没想到，孙思邈最接近成功的时候，却功亏一篑。

孙思邈倒还冷静，沉声道：“我给他服了断机丸，他生息断绝，这才有如今的模样。”

“什么？生机断绝？”斛律琴心骇异道。

孙思邈解释道：“不错，他中了奇毒，药性不明……”

斛律琴心感觉周身发冷，从没想过孙思邈竟也有看不出的毒药。

“可这毒性发作猛烈，若随血尽数攻入心脏，他必死无疑。”

斛律琴心脑海中灵光一闪：“因此你先将他置之死地，减缓他血液流动，再图施救？”

孙思邈微微一笑：“你很聪明。”转瞬脸色凝重，沉声道，“但我需要时间来查明病因，给他排毒，这其间……”

“不能有人打扰？”斛律琴心立即道，不知为何，突然想到自己当初被孙思邈施救的情况，脸上发热，心中却有些发冷。

孙思邈点点头：“不错，你帮我守着，莫要让人干扰我治病。”

他说话间，扶兰陵王盘膝坐好，坐在兰陵王身后，放下床帐，手一动，又有金针现在了手上……

斛律琴心轻轻地带上了房门，又轻轻地插上门闩，走到窗前，检查窗子的插栓。

她的动作很缓，那一刻，神色出奇地冷静，可她心乱如麻，因为她想到了太多。

兰陵王怎么会突然中毒？他好像在仙都殿喝了一杯酒，下毒的是高纬？

斛律琴心想到这里，微有异样，缓缓吸气，察觉不到身体的异样。

如果是高纬下毒，为何只毒兰陵王？他为何要毒兰陵王？

如果不是高纬下毒，那下毒的又是谁？

可无论下毒的是谁，眼下孙思邈全力抢救兰陵王，难以抽手，下毒之人是否会放过兰陵王？

若下毒之人不放过兰陵王，今夜只怕就会格外地漫长！

斛律琴心想到这里，摸了下腰间的软剑。

隔着窗纸望出去，见月儿升起，徘徊在树梢。

不知许久，床上并无动静，斛律琴心隔着床帐望过去，隐约见孙思邈全神贯注，手指灵动，有金光闪现。

斛律琴心坐在椅上，虽周身疲惫，可那一刻，感觉却前所未有的灵光。

她大病未愈，也疲惫，也劳累，但她还能坚持，只因为孙思邈的一句话：“你很聪明。”

既然如此，她无论如何，都不会让孙思邈失望。

她只希望今夜就如此地度过，可门外楼道已有脚步声响。

那脚步声很是轻微，到了门前而止，有低微敲门声响起。

斛律琴心闪身到了门后，缓缓推开了房门，见到一个伙计端着盆热水道：“客官，可要热水吗？”

原来不过是客栈的伙计，斛律琴心轻嘘了一口气，摇摇头，转身要关上房门。

那伙计眼中突现一分狰狞，手一翻，已有匕首握在了手上。

可不等他将匕首刺出时，房中有低微琴响，他身躯一僵，举目望下去，就见一剑从木盆下刺出，刺穿了他的咽喉。

斛律琴心拔剑，冷冷道：“你的手，绝不是一个伙计应有的手。”

她虽在李八百等人面前束手束脚，但实在是因为那些人已是道中顶尖高手，可她毕竟是斛律明月一手带大，观察力敏锐。

终日握刀剑的手，和伙计的手，茧子的位置绝不是一样的。

那伙计软软地倒下，斛律琴心接住木盆，将那伙计拖到房中，放下了木盆，轻咬红唇。

对方不会只派来这一个不中用的杀手，但她能做的只是拖一时算一时。

床榻上的孙思邈和兰陵王，仍旧没有声响。

斛律琴心又带上了房门，陡然间一阵心悸，吹灭了屋中的油灯，冲到了窗前。

夜静寂，风吹窗纸刷刷作响。

窗外也有刷刷声响，可那绝对和风无关，斛律琴心轻开窗子，向外看去……

月在中天，有月光倾泻，照在她的脸上。

她那一刻，脸色变得甚至比兰陵王还要青。

街头巷尾，房顶树上，不知何时，早有无数黑影掩了过来，那刷刷之声，就是这些黑影的脚步之声。

月色下，那些黑影如波浪起伏，不多时已将客栈重重包围。

斛律琴心忍不住心惊，实在想不出，这种时候，会有谁有恁地实力，竟调动这些人手前来。

敌人究竟是谁？目的是什么？

月在中天，斛律明月立在树下，看着天上的明月。

他负手而立，仍如一座山般岿然不动，可他鬓角华发更增，他望着明月，眼中一直有分奇怪的表情。

他掌舵齐国数十年，无论齐国大事小情，他均了如指掌，邺城中发生的事情，他更少有不知情的情况。

兰陵王突然离开邺城去探母，这件事情他是否知道？

他若知晓，为何一直到现在，仍然无动于衷？

脚步声急促，土卫奔来，眼中似有分惶恐，急立斛律明月身后，土卫嗄声道："将军，铜雀台下的密室又现血字。"

斛律明月身躯震了下，缓缓道："现在情况如何？"

"刘大人已赶到那里，请大人前去。"土卫立即道。

"带路。"斛律明月皱了下眉头，寒声道。他那一刻，眼中没有诧异，反倒有了分悲哀之意。

铜雀台高耸屹立，暗夜中如同个怪兽盘踞。

斛律明月径直入了铜雀台下的密室，见密室中珠光依旧，可珠宝对面石壁上的血字旁，又多了一句话。

八百身死，魂将归来！

身既死兮神以灵，吾魂魄兮为鬼雄。八百身死，魂将归来！

这是李八百临死前说的几句话，如今竟全部在密室出现。

斛律明月望着那血字，眼角跳了下，沉声道："刘桃枝呢？"

金卫从暗影处闪身而出，略带焦急道："回将军，刘大人带我等巡查密室，搜寻线索，今夜进入密室时，各通道并无警情。但是……"

"但是什么？"斛律明月眼角又在跳。

"但是石室中又多了两行字。"金卫难以置信道，"刘大人立即让土卫去通知大人。"

"然后呢？"

"土卫才走，第九入口突然传警，刘大人就带木火两卫追去巡查，留卑职在此等候将军。将军，直到现在，刘大人仍没有消息传来。"

斛律明月脸上如同罩上层面具，喃喃道："第九入口？"

土卫一旁低声道："将军，第九入口是通往城外荒山的。"

铜雀台经曹魏以来，一直在扩张，地下工程亦是恢宏。只是密道一事极为隐秘，齐国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才知道城中竟有一条密道通到城外。

这件事本是绝密，当初刘桃枝对孙思邈叙说案情的时候，并未讲。但那条入口关系到邺城的安危，戒备只有更严。

有人竟能不惊动铜雀台上禁军，无声无息地潜入进来，写完血字后，从第九入口逃出，这件事听起来简直是匪夷所思，绝无可能！

见斛律明月沉默，金卫忍不住道："将军，刘大人他们离去很

久，只怕已出现意外，卑职请求和土卫前往支援。”

“老夫和你们一起去。”斛律明月突道。

土卫皱了下眉头，一旁道：“将军，此事极为凶险诡异，你……”

“如果是李八百的鬼魂前来，老夫也想看看。”斛律明月一摆手，低喝道，“前头带路。”

金卫应了声，匆匆到了墙壁处，伸手一摸，墙壁滑开，闪出一个洞口。

金卫当先，斛律明月随后，土卫犹豫片刻，这才跟在斛律明月的身后。

密道曲折，但甬道石壁上每隔数丈均有油灯燃着，密道内并不幽暗。三人前行不远，不约而同地止住了脚步，斛律明月神色益发地冷漠，金、土两卫却是脸色大变。

前方一人倒地，咽喉中了一刀，流淌地上的鲜血已微凝固。那人正是斛律明月安排在这里，守在通道的兵卫。

那兵卫手握刀柄，双眸圆睁，满是不信之意。

他究竟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斛律明月蹲下看了眼那兵卫的右手，缓缓合上兵士的眼眸，脸上蓦地露出分无奈。

金卫见状，忍不住道：“好快的刀。”

守在这密道的兵卫，都是斛律明月手下的心腹铁军，疆场上无不以一挡百，武功高强不言而喻。

可这死的兵士竟连刀都没有拔出，就被人一刀割断了咽喉，敌人的刀法之快可见一斑。

李八百不也有这么一把快刀？

斛律明月缓缓站起身来，不再像是座山，更像是负着一座山。

他纵横天下三十年，见过光怪陆离无数，但亦从未见过这种诡异的敌手。

望着远方密道曲折幽幽，他眼中又露出分古怪，却只说了一个字：“走！”

明月中天，撒下光辉清冷，却撒不到天地间幽暗的角落。

幽暗的角落处，不知有多少暗影憧憧，寒光闪烁。

斛律琴心一颗心比雪还要冷，她眼睁睁地看着敌人潜来，却无能为力。她纵有通天之能，如何能杀退这些来敌，她纵有飞天之翅，这

刻怎能离开？

扭头望去，见床帐低垂，透过床帐，能见到孙思邈神色凝重，头顶甚至有雾气蒸腾，可见他为兰陵王驱毒极为耗费心力。

兰陵王却半点声息都无。

风声萧萧，敌人虽未有进一步的行动，但斛律琴心额头已冒汗，她唯一的指望就是，敌人不明这房间的动静，畏惧孙思邈的身手，并不敢轻举妄动。

念头才转，突听房门一声响。

斛律琴心一惊，她注意力全被窗外长街的敌人吸引，却未想敌人如此明目张胆，竟从房门处进攻。

刀光一闪，削断了门闩，房门陡开，已有两人蒙面并肩冲来。

可他们才迈入房门，就听琴音响动，未见剑光的时候，已软软倒下，眼中满是骇异之意。

第三人才待冲入，见这情形，慌忙后退，却被斛律琴心一脚踢来，正中面门，跌到了楼下，“砰”的一声大响。

客栈陡静，可静寂不过片刻，客栈窗子又是一响。

斛律琴心两剑一脚，转瞬解决三人，自己都难信自己会有这么快的身手。可未等喘气，听窗子响动，立即回头，见窗子已被推开，一只手攀到了窗沿之上。

斛律琴心毫不犹豫，纵身到了窗前，一剑挥去，血光飞溅，那人四指立断。

那人闷哼一声，坠了下去，重重地摔在长街之上。

斛律琴心再次得手，心中更寒，只因为敌手无声无息，有如幽灵般，方才连番狠斗，敌手虽死伤数人，但根本无动于衷。

转瞬之间，又有数人攀到窗前，刀剑齐施，已将窗子砍烂。

冷风灌入，斛律琴心一声低叱，剑尖点动，竟如流星闪落，那几人躲避不及，纷纷坠落。

“当”的一声大响，房间大门已连门框倒下，刹那间又有数人从门前涌入。

斛律琴心纵有三头六臂，也是无法阻挡敌手如潮的攻势。

那几人一入房门，并不去攻斛律琴心，反倒冲向床榻。

斛律琴心凛然，知道对手的目标是兰陵王和孙思邈。一个倒翻，斛律琴心人到半空，手一挥，长剑半空划过一道闪电。

才冲到床榻前那几人不等出手，再次仰天倒下。

房间陡静。

斛律琴心立在床前，呼吸急促，剑尖有鲜血流淌，点点滴滴地落在地板之上。

她这一会的工夫，连杀数人，可房间内这片刻的工夫，又涌入十数人。

那一刻，斛律琴心如被群狼环绕，见那些人就要冲上，突然喝道：“等等。”

那些人一怔，止住了脚步，他们个个手持刀剑，黑巾蒙面，却是闷不做声，只是冷冷望着斛律琴心。

勉强调匀了呼吸，斛律琴心道：“这里面是否有些误会？”

话音未落，有刀光闪动，最少有三把刀砍向了斛律琴心。

斛律琴心立即出剑，剑发琴声，转瞬间，三把刀飞到梁上房外，三人倒下，可随即有第四把刀砍来，已在她手臂上划出道血痕。

斛律琴心再退一步，已近床沿，心中苦涩。

她退无可退，只怕再坚持不了多久，可孙思邈究竟何时才能救好兰陵王？

她当然知道，孙思邈恐怕也处于最为紧迫的时候，不然也不会现在还不能出手。

但就算孙思邈能治好兰陵王，也是大费心神，再加上个半死不活的兰陵王，如何能逃过对手的追杀？

刀光又起，斛律琴心再次出剑，又有两人倒下。

可琴声越来越弱，陡然间，“铮”的一声响，软剑飞出，钉在了梁上。

斛律琴心右手中刀，鲜血淋漓。见软剑飞出那一刹，她只感觉一颗心也沉到了深渊。

刹那间，又有数道刀光袭来，斛律琴心一咬牙，低叱声中，赤手空拳冲入刀光之中。

无论如何，她挡一刻算一刻，哪怕是死。

只是冲出那一刻，她还回眸看了眼床榻上的孙思邈，因为她知道，这恐怕是她最后看孙思邈一眼。

刀光将将砍到斛律琴心的身上！

刀光大盛，刀光陡敛。

“嚓”的一声响，所有的刀光转射在地板之上。

一只手伸来，先斛律琴心一步入了刀光中，刹那间，夺下砍来的五把单刀，掷在了地上。

敌人陡惊，纷纷退后，一时间眼中均露出诧异之色。

斛律琴心霍然回头。

她本是摇摇欲坠，可望见出手那人，顿时勇气大增。

出手之人，当然就是孙思邈。

他额头有汗，脸上有雾，可出手却是清楚明白、干净利索，他夺刀看起来比运针还要纯熟，他并不像斛律琴心一样拼命，但房中那些蒙面人见他赤手站在那里，一时间非但没有上前，反倒开始后退。

斛律琴心松了口气，退后两步，坐在床榻上，无论如何，只要孙思邈能出手，她信天塌下来也没事的。

孙思邈嘴角竟还带笑，可笑容中多少有分无奈，“多死无异，我也知道诸位是奉命而为。不知诸位是否方便，请带头人出来一叙？”

他这时候还能客客气气，斛律琴心实在不能不佩服，可却不觉得这些人会听。

不想那些人互望一眼，突然俯身抱起同伴的尸体，退到了门外。

片刻的光景，房中又空空荡荡，若不是未干的鲜血，破烂的门窗，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斛律琴心怔怔地望着孙思邈，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发问。

孙思邈走到斛律琴心身边，伸手扯下床帐，撕成布条，为斛律琴心包扎了右手和左臂。

他什么也未说，斛律琴心却感觉一股暖意涌上，扭头向床榻上望去。

兰陵王仍旧盘膝坐在床榻上，闭着双眸，没什么改变。

“他怎样了？”斛律琴心忍不住问道。

“他毒素已清，快醒了。”孙思邈皱了下眉头，举步到了窗前，透过破烂的窗子望去，见长街影影绰绰，沉吟不语。

“敌人究竟是谁？兰陵王为何会中毒？”斛律琴心忍不住问道。

见孙思邈不语，斛律琴心忍不住道：“是宫里的酒中有毒吗？”

“酒中无毒。”孙思邈摇摇头，“他……”似有什么想说，看向兰陵王，终究没有再说下去。

斛律琴心微有错愕，她一直怀疑是高纬下手害的兰陵王，这联想看似天马行空，但她总有女人特有的直觉。

蓦地结论被推翻，她一时间茫然无依，脑海中突有电闪划过，斛律琴心嗄声道：“是杨坚派来的人？”

一定是杨坚！

她还记得杨坚和孙思邈的赌局——这天底下最具魄力的两个人定下的赌局。

三局两胜。

第一局杨坚认为孙思邈一定会入仕三国中的一国，但杨坚输了，孙思邈虽再出昆仑，却从未有入仕的念头。

杨坚定的第二局是，孙思邈再见斛律明月的时候，或者被斛律明月所杀，亦或杀了斛律明月。

斛律琴心其实一直担心这个问题。

有几次孙思邈、斛律明月几欲交手，成就了杨坚的预言，但孙思邈总能忍住出手，化干戈为玉帛。

孙思邈终于带兰陵王出城，斛律明月还好好地在城中，孙思邈赢了第二局。

孙思邈赢了杨坚！

既然如此，杨坚就一定要听孙思邈的吩咐去做一件事情，杨坚肯定心有不甘。

一个隐忍多年的人，必有其雄伟抱负，怎能被赌注束手束脚？因此杨坚想要毁约，毁约的一种方法，当然是杀掉孙思邈。

杨坚当然知道兰陵王和孙思邈的关系，因此借毒倒兰陵王的机会，来杀孙思邈。

虽不明白杨坚如何能让兰陵王中毒，但除了杨坚外，还有谁能有这种能力，在齐国境内聚集这些人手来攻？

斛律琴心已有定论，不由寒心。

孙思邈却还望着长街，长街尽头，行来了一顶四人抬的小轿。

小轿悠悠行来，就停在孙思邈所在的客栈之下，再无声息。

斛律琴心见了那轿子，双拳紧握。

轿子中是否就是杨坚？他倒是不小的派头！

孙思邈望着那轿子良久，终于开口道：“阁下前来，若要杀我，何必让无辜的人送死呢？”他说的声音并不高，正好能被轿子中的人听到。

轿帘未开，有声音传来：“孙思邈，我们不想杀你。”

声音低沉有力，竟是极具威严，斛律琴心细心感觉，一时间却分辨不出那人是否是杨坚。

“那阁下的目的是？”孙思邈眉心跳了下。

“我们只想让你交出兰陵王。”轿中人缓缓说道。

斛律琴心反倒一怔，一时间又怀疑敌人的来头。

来人若是杨坚，目的应是孙思邈，可他们的目标怎么是兰陵王？难道说他们是故意转移视线，想要麻痹孙思邈？

她不敢说出自己的判断，只怕误导孙思邈，秋波一霎不霎，望在孙思邈的脸上。

她希望从孙思邈脸上得到答案，她只看到孙思邈紧锁的眉头，眼中的隐忧。

“我若不答应呢？”孙思邈再次开口。

轿中人似叹了一口气，寒风中难听出真实心意：“孙思邈，你武功可说是天下无敌，就算和斛律明月相斗，也未见得会输。”

孙思邈没有丝毫自得之意，也没有客气，只是在等着对方的下一句话。

“可要杀你并不困难，因为你有弱点。”轿中人凝声道，“你曾立誓，出昆仑后，不杀一人。”

孙思邈脸色终有分改变。

对手的确老谋深算，一开口就说出了他的弱点。

他若想离开，当然没有问题，普天之下，只怕斛律明月亲至，都拦他不住，可他如何能丢下兰陵王和斛律琴心不管？

“你不妨再考虑一下。”轿中人又道，“我可以给你时间好好考虑一下，等到日起时，你若还没有答复的话……”

轿中人没有再说下去，斛律琴心却忍不住喜上眉梢。

无论如何，拖延时间对他们来说，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明天日起，兰陵王说不定已有一战之力，兰陵王加上孙思邈，绝对无人能敌，轿中人就算手下高手云集，也绝难拦阻这二人的突围。

就算她斛律琴心不幸，可孙思邈毕竟还有生机。

斛律琴心欣喜，可心中却难免有几分困惑，对手蓄谋而来，怎么会想不到这点？

可让她更想不到的是，孙思邈脸色陡变，突然说道：“不用等到日起了。”

轿子本要离去，突然停住，斛律琴心惊诧莫名。

“我已知道你的来意，我也知道你是谁！”孙思邈突道。

寒风呼啸，却掩不住轿中人语气的寒意，他只回了一个字。

“杀！”

杀字一起，房门窗外立即有黑衣人冲来。斛律琴心又惊又急又是不解，搞不懂为何孙思邈这时候，会做了这么件蠢事。

孙思邈为何不想办法先拖延时间？

人影一晃，已有两人并肩从房门处冲入。

斛律琴心纵身而起，拔下梁上的软剑，可不待落下，那两人就凌空飞出了房间。

孙思邈一晃间，就从窗口到了房门处，一伸手，就将那两人甩了出去。

那两人身后本还跟着十数人，躲避不及，被那两人撞个正着，只感觉一股大力传来，尽皆滚了出去。

可窗口已有数人冲入。

斛律琴心才待出剑，就被孙思邈一把拉到身后，有青光一道，从孙思邈袖口中飞出，矫若青龙，只是一闪。

从窗口入内的众人跌到长街之上，再无声息。

斛律琴心一凛，紧要关头反倒产生了一个不相关的念头，孙思邈杀了人？

可不待她再多想，就听“喀嚓喀嚓”儿声大响。

大响却是从两侧的木制墙板处传来。

房间一面靠门，一面靠窗，另外两面本是客房，敌人显然是考虑到孙思邈武功极强，限于客栈空间，这才从两旁的客房撞开通道，方便一拥而上。

声响才起，墙板已破，刹那间门窗、两侧四面不知涌入了多少敌人。

孙思邈脸上又有迷雾升起……

饶是他天衣剑法无敌，但在这种情况下，自保不易，怎能击退来敌，保全兰陵王？

青光再起，如龙蛇舞天，瞬间又有一批人摔倒在地，那些人只要一倒，就再无声息，古怪莫名。

可这些敌人的武功或许称不上高明，但显然极为凶悍，竟然绝

不怕死，前方刚扑，后方又继。

就在这时，房顶“喀嚓”一声大响，已被敌手所破。

有黑影两道，空中而落，双剑刺出，直奔床榻上的兰陵王。

兰陵王双眸紧闭，仍未醒转。

眼看那两剑就要刺破床帐，刺到兰陵王的身上。青光再起，先一步刺到那两人的身上。而孙思邈抢在青光之前，已一把拉出兰陵王。

青光夭矫，再是一旋一荡，有如光环般扩出，又有一批黑衣人沾光而倒。

那些黑衣人虽悍然非常，但从未见到这种诡异的手法，蓦地一声喊，齐齐倒退。

青光方敛，有一道微红的光芒过青光而至。

斛律琴心蓦地露出惊骇欲绝之意，嘶声喊道：“小心！”

光似匹练光似月，刀如袖舞刀如烟。

红光原来是把刀。

突现的刀光在那一刹那，不知带着多少潋滟杀机，从一人手上使出，竟过了天衣之剑，架在了孙思邈的脖上。

第九章
背叛

甬道漫长幽幽，但终有到尽头的时候。

斛律明月已到了甬道的尽头。

他脸上仍如罩着一层面具，负着手，等待金卫开启洞口。

一路行来，甬道内的守卫尽数毙命，但始终未发现刘桃枝和木火两卫的行踪。

也一直未见到敌人的踪影。

洞口开启，后面究竟是惊天的陷阱，还是李八百的幽灵，无人得知。

金卫饶是见过无数古怪，但开启机关的时候，手还是忍不住轻微发抖，因为一切看起来绝非人力能为。

洞口终开，冷风倒灌，呼啸怒吼，有如李八百的幽灵，可终究要不了斛律明月的性命。

月已西斜，照得雪地如晨霜般的亮色。

洞口在城东荒山的山坳中，并不起眼。

有时候，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就是隐藏秘密的关键所在。

斛律明月缓步走出洞口，那木然的脸上，突然现出一丝无可奈何的悲哀。

金土两卫嘶吼一声，扑了出去，只因为前方不远处，有如修罗地狱，横七竖八地不知躺着多少尸体。

而一具尸体，正是五行卫中木卫。

木卫死了，咽喉也中了一刀，伤口已经冻僵，显然死了有段时间。

山坳中的尸体有着黑衣，有着齐军服饰，显然是经过一场苦战，才导致如今两败俱伤的结果。

可敌手究竟是谁？

李八百的幽灵恁地这般神通，是从哪里找来的帮手？

刘桃枝和火卫呢？是否还活着？

斛律明月动也未动，只是眼中的悲哀之意更浓——悲哀是因为无奈。

陡然间目光一闪，他眺望远方，就见到远处林边，冲来了一人，那人衣着如火，赫然就是五行卫中的火卫。

金卫、土卫霍然站起，迎了上去，只见火卫手按肋下，鲜血淋漓，惊问道：“是谁伤了你？敌人呢？”

火卫伸手向林那头一指，嘎声道：“刘大人和郑玄在那面。”

他话未落，斛律明月身形一闪，已到了林边，再一闪，穿林而过，到了树林的那一边。

斛律明月还是斛律明月，不但枪箭双绝，而且身法如电。

林那面也有十数具尸体，尸体之中，有两具纠缠在一起，颇为惊心动魄。

一具尸体头上的斗笠落在旁边的雪地，露出满是伤疤的一张脸，正是刘桃枝，另外一人倒是儒雅风流，赫然就是郑玄。

斛律明月望见刘桃枝竟和郑玄同归于尽，脸色终变，突听刘桃枝哼了一声。

那声音虽轻，但听到斛律明月耳中，却说不出的惊心动魄，他身形一纵，到了刘桃枝身前。

刘桃枝还未死，他只要施加援手，说不定还能救回刘桃枝的性命。

刘桃枝和五行卫均是他的得力膀臂，如今五行卫已死其二，刘桃枝若再死，对斛律明月的打击不言而喻。

斛律明月俯身下去，低声道：“桃枝，你……”

话音陡顿，只因为刘桃枝霍然睁开了眼，嘴唇动动：“大

人……”

他奄奄一息，说的声音又低，可一开口，口中有磷光一闪，直奔斛律明月的咽喉。

刘桃枝声音极低，说话时，斛律明月已忍不住凑了过去，和刘桃枝不过近在咫尺的距离。

这本是势在必得的一击！

可这实在也是极为突兀的一击，刘桃枝为何会突然袭击斛律明月？

斛律明月眼中陡然精光大盛，吸气一喷，竟将空中的磷光阻碍了片刻，同时手掌一挥，有狂风骤起，磷光被掌风所荡，远远飞出，落在雪地之上，蓦地蹿起一阵青烟。

可磷光未飞之前，却早有一掌一脚击出，一掌急奔斛律明月的咽喉，一脚直踢斛律明月的下阴。

掌是郑玄的掌，脚是刘桃枝的脚。

一掌一脚击出，快若电闪，可却快不过斛律明月的身形。

电光石火间，斛律明月一掌挥出，不但击飞了磷光，还顺势按在地上，身形借那一按之力，如羽毛般飘起，荡在半空之上。

可转瞬又有一道火光冲天而起，直袭半空的斛律明月。

这一击可说是时机极准，正趁斛律明月旧力方尽，新力未生之时。

斛律明月卸甲。

他只是一伸手，就将身上轻甲解下，空中一罩，套在那火光之上。

“嗤”的一声响，一支铁矢穿透了火光、铁甲，擦斛律明月肩头而过，带出一丝血痕。

斛律明月冷哼一声，陡然断喝，双手一错，轻甲陡碎，化作漫天暗器击出。

郑玄、刘桃枝等人正要冲出，见状慌忙滚身，斛律明月终趁此机，身形爆退，到了一棵树下。

可他才靠树下，脸色又变，冲天又起。

那一刻只听得“嗤嗤嗤”响声不绝，不知有多少暗器击在了大树上，如雨摧梨花，等他再次落下时，攻击终停。

暗器是暴雨梨花。

风都凝。

斛律明月未再动，看着前方出手的五人，眼中蓦地又有了近日常现的悲哀之意——只是这次的悲哀，更加地浓郁。

出手的是刘桃枝和郑玄，还有火、金、土卫三人。

刘桃枝未死，郑玄也活得精神，方才他们是装死。

郑玄出手，并不稀奇，因为道中人和斛律明月早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除了孙思邈，道中无论哪个，都想让斛律明月死的。可刘桃枝、火、金、土三卫均是斛律明月的膀臂，为何也对斛律明月出手？

但就算这五人如此诡异地出手，却不过伤了斛律明月一铁矢，无关轻重，怎不让这五人耸然动容。

见斛律明月望来，三卫移开目光，刘桃枝看向天空。

夜蒙蒙，雪光冷。

郑玄虽在笑，可笑容中也带着无尽的警惕之意。

斛律明月终于开口，开口只说了三个字。

“为什么？”

天有月，月色敌不过那光芒的冷漠，那微红的光芒突出，转成一把软刀，架在了孙思邈的脖颈之上。

房中陡静。

孙思邈未动，他甚至没有扭头去看出刀的是谁，只是他眼中，蓦地现出分怜悯之意，并非悲哀。

世人多苦，知其奸狡，难免心冷；可知其挣扎，却难免心热。

斛律琴心惊骇欲绝，难信地望着出刀之人，嗄声道：“你……你疯了？”

她想到千万人会对孙思邈不利，却从未想到过，出刀之人，正是兰陵王！

兰陵王有两把刀，一把紫金，一把红袖。

紫金疆场睥睨，红袖婉转轻吟。

当初战张裕之时，兰陵王生死关头，就用红袖刀退敌，可这刻却用红袖刀架在孙思邈的脖子上。

兰陵王未疯，无论谁看到他漠然的表情，都知道他是绝对地清醒。

可他若是未疯，怎么会在孙思邈全力救他的时候，反倒暗算孙思邈？

红袖刀轻薄，在静凝的房中微微颤抖……

孙思邈却没问为什么。

世人执着一个答案，可他却知道，并非所有的问题，一定会有个答案。

“为什么？”斛律琴心却忍不住叫道，“你难道不知道他一直在救你？你难道不知道他为了你母子相逢，吃了多少苦？你难道不知道……”

“我知道。”兰陵王冷冷道。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斛律琴心脑海中突然有灵光一闪，嗄声道，“这根本是个陷阱？他们要杀的不是你，而是孙思邈？”

月光下，红袖刀凝聚了天地间所有的清冷无情。

“没人给你下毒，服毒的是你自己。”斛律琴心身躯颤抖，颤声道，“你知道自己中毒，孙思邈一定就会救你。孙思邈要救你，你们就有杀他的机会。”

斛律琴心一颗心冷到谷底，泪水已到了眼眶，嗄声道：“可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杀了孙思邈？”

她就是不解，因此执着要问个为什么。

不闻回答，不闻声息，天地间似乎凝聚了无尽的死意。

红袖刀又近了一分，孙思邈竟还未动，只是脸上又有迷雾升起。

他生死已在一线，可他却仍如局外人一样。

“当啷”声响，斛律琴心弃剑，上前一步，昂首望向那抹淡红。

“兰陵王，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英雄。无论如何，我都曾经当你是个英雄。”

曾经的英雄已经破灭，曾经的情意只有更浓。

再上前一步，感觉到那刀锋冰冷的寒意，斛律琴心哽咽道：“你念在这点，能不能帮我做件事？”

兰陵王不语，手如磐石一样稳定，可刀身却如风中枯枝般抖动呻吟。

“你杀孙思邈之前，能不能先杀了我？”

斛律琴心泪下，突然向刀锋撞了过去。

兰陵王蓦地收刀。

斛律琴心突地脚尖一点，地上剑起，手一抄，琴声再起。

光华一点，斛律琴心出剑，一剑刺向兰陵王咽喉！

兰陵王脸色终变，他考虑许多，却似从未考虑到一个女人为了

心爱的男人，可以不惜一切——甚至生命。

可他毕竟是兰陵王。

刀一收，刀又展，红袖刀舞，倏然已近了斛律琴心如玉的脖颈之上。

斛律琴心忍不住微闭了眼眸，可那一剑仍刺得决绝无比。

她方才早已决定，宁可舍命，也要救了孙思邈，杀了忘恩负义的兰陵王。

红袖舞动虽快，却快不过情人间的相思，兰陵王毕竟慢了一步，剑破淡红的光芒，堪堪刺到兰陵王的咽喉。

可更快的却是一点青光。

青光后发先至，撞在剑尖之上。

琴声陡变，软剑擦兰陵王脖颈而过，青光再动，已缠在那软剑上，拉到一旁。

孙思邈出手，衣带一出，就击开了斛律琴心必杀的一剑。

斛律琴心一阵惘然，不解孙思邈为何会这时候出手。孙思邈受冼夫人救命之恩，知恩图报，定不会让兰陵王身死。风遗尘整理校对。

他一定要救兰陵王。

可他难道不知道，他救下了兰陵王，就是将斛律琴心推到死路之上？

斛律琴心为了救他不惜舍命，他难道为了兰陵王，就能舍弃斛律琴心？

红袖舞动，带动月光，眼看就要掠过斛律琴心的脖颈，却倏然凝在斛律琴心的脸庞前，然后一寸寸地缩了回去。

缩到无处可退。

孙思邈无视此中变化，无视那满室的杀手，只是看了兰陵王一眼，叹息轻微得如同雪落。他移开了目光，走到窗前，突然展身，从窗口跳了下去。

斛律琴心望着那缓缓收回的刀锋，又是惘然，她实在不解兰陵王为何会收刀，就如她不解兰陵王为何会出刀一样。

可见孙思邈从窗口跳出去，她也跳了下去。

下面是刀山也好，火海也罢，只要孙思邈走的路，她都会毫不犹豫地跟随。更何况，她根本不想和兰陵王在一起。

客栈内的黑衣人缓缓退却，退得再无影踪。

房中只剩下孤零零的兰陵王，还有那握在手中的红袖刀——刀身颤动，月光下带分凄迷的光芒。

孙思邈一到长街，径直向那顶轿子走了过去。

街上暗影憧憧，不知埋伏多少冷刀利箭，孙思邈却视而不见，只是一步步地走过去，一直走到了轿子前。

然后他望着那轿子，轻声说道：“昌国侯，不想今日又见。”

轿帘掀开，露出高阿那肱险峻的一张脸。

月色照长街，高阿那肱的脸却一直在阴影之内，他沉默地望着孙思邈，似无话可说。

冷风吹，斛律琴心身躯微抖，神色讶然，从未想到过这些人的领头居然是昌国侯高阿那肱。

高阿那肱为何联手兰陵王暗算孙思邈，她实在想不明白。

孙思邈眼眸中却有说不出的清澈，鼻翼动动，突然转望轿旁长街的一个角落：“是祖大人吗？”

斛律琴心又是讶然，转头望向角落，见到暗影之下，站着一人。

她根本看不清那人的脸，不解孙思邈如何认出那人。却不知孙思邈不但医术无双，而且嗅觉无双，早就闻出寒风中有芜菁子的味道。

暗影中那人缓缓走了出来，双眸无光，神色落魄，正是祖珽。

一切竟是祖珽和高阿那肱的安排？

他们为了什么？

祖珽摆摆手，片刻间，长街的黑影已走得干干净净。

明月照长街，万籁沉冷。

祖珽终于开口：“你什么时候知道我和昌国侯在这里的？”

“方才。”孙思邈立即道。

祖珽眼角似跳动下，喃喃道：“但你早猜到轿子中的是昌国侯，是不是？你可以嗅到我身上的味道，但你知道昌国侯在，是因为你早有怀疑。”

孙思邈沉默，微皱着眉头。

那些黑衣杀手显然均是齐国的兵士，也只有祖珽、昌国侯才可能在这种时候，调遣这些人手。如今祖珽让齐兵离去，看起来总算是好事，可孙思邈为何忧心更重？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的？”祖珽又问。

孙思邈皱了下眉头，抑制住回头望向客栈的念头：“今日在仙都殿中，祖大人和昌国侯都不在。”

他突然话题一转，祖珽并不意外，只是道：“不错，我们都不在。”

他们不在，是不是他们在准备一些事情？

方才还是刀光剑影，这一刻突然如老友重逢，斛律琴心见了，不知为何，没有半分释然，一颗心反倒一点点地抽紧。

“因此祖大人恐怕不知道，贵国天子演戏的本事并不佳。”

“他少演戏，以后会慢慢地熟悉。”祖珽慢慢道，顿了片刻，“你是从天子身上看出的破绽？”

“不错，常理而言，贵国天子最少问问兰陵王生母是谁，身在何处。”孙思邈叹道，“可他什么都没问，他和兰陵王表现得如此兄弟情深，怎么会忘记了问？或许因为他早就知道了？”

他是推测，但是按人之常情。

“贵国天子既然早已知道，故意在殿前那种举动，当然是做戏给我看。”

嘴角带分苦涩的笑，孙思邈说出不想说，但必须面对的问题：“兰陵王……或许并没有打算去岭南。兰陵王早知道生母是冼夫人，但一直没有想过回转，他今日这般急迫，或许不过因为一个目的？”

“什么目的？”

祖珽面无表情，一声不吭，发问的却是斛律琴心。

“带我出邺城的目的。”孙思邈眉头皱得更紧。

斛律琴心还是不懂，她蓦地发现，在这些人面前，她实在还是有些稚嫩，女人心是难猜，可这些人的心思，让人更是如在雾里。

“兰陵王为何要带你出城？就为了要杀你？”斛律琴心又问。

回忆方才那两刀，斛律琴心微有触动，若不是孙思邈出手，她说不定已杀了兰陵王。

兰陵王真的如此不济？

孙思邈脸上又有迷雾，缓缓道：“祖大人和昌国侯或许并不想杀我的，是不是？”

祖珽保持沉默，高阿那肱突道：“本侯的确没想到过今日要出手。”

“可侯爷还是出手了，侯爷当然是有不得已的理由。”孙思邈目光微闪，“侯爷出手，祖大人和我慢悠悠地交谈往事，是不是只想拖延时

间。”

月色落在祖珽的脸上，惨白一片，高阿那肱的脸色却只有更黑。

“他们为何要拖延时间？”又是斛律琴心发问，她几乎闷得要发狂。

“因为他们不想让我去见斛律将军。”孙思邈眼眸中透出一分锋芒。

“你又知……”

高阿那肱失声道，他只说了三个字，蓦地收声，向祖珽望去，神色极为不安。

斛律琴心还要发问，陡然间身躯一震，一股寒意从足底升起。

祖珽木然立在那里，突然笑了下。

他本两鬓斑白，容颜苍老，更兼双眸死灰，这一笑，有着难言的诡异。

“我是个瞎子，孙先生却是明眼人，既然什么都知道了，那也应该知道一件事，瞎子不过是奉旨行事。”

“奉旨行事？”孙思邈眉头更紧，突然道，“难道说今晚……”

“不错。”祖珽截断道，“孙先生是聪明人，只要在这安心地等今晚过去，一切都会过去，你还是齐国的朋友。”

孙思邈想到了未说出的答案，忍不住地心悸：“祖大人错了，如果等过了今晚，只怕一切都后悔莫及！”

“我是瞎子。”祖珽淡淡道，“瞎子不过是烂命一条，奉旨行事，就算死也没什么。”凝顿片刻，又补充道，“谁的命都只有一条，谁死了都不会让明天的太阳不升起。”

孙思邈眼中露出分焦灼，立即道：“可斛律将军若死了，只怕齐国转瞬就倒！”

斛律琴心蓦地感觉头脑发晕，身形晃了下，一把拉住了孙思邈，焦灼道：“你们说什么？”不闻回话，斛律琴心不信道，“难道说……朝廷要对我义父下手？”

她实在难信这个答案。

斛律明月是齐国的中流砥柱，齐国天子高纬竟要杀了他？而且就在今晚下手？

为什么？

难道只为了个谶语预言？

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这谶语一出的时候，谁都知道是针对斛律明月，谶语说斛律明月想当天子。

这当然会引发齐国天子高纬的猜忌，可斛律琴心一直并不认为高纬会因此对斛律明月下手：

这三十年来，斛律明月已成为齐国的定海神针，根基所在，谁都不会怀疑斛律明月的忠心，高纬也不应该会。

可孙思邈怎么会无的放矢？

天上月隐，长街风冷。

孙思邈素来从容，就算遭遇生死追杀时亦能保持冷静，可这时的他终于有分焦急。

“斛律将军本是齐国的长城，祖大人、昌国侯如此明睿，焉知此举不是自毁长城？”

高阿那肱淡淡道：“并非每人都需要长城。”眼中终露怨毒，凝声又道，“有时候本侯宁愿没有长城，独自在风雨中飘零。”

祖珽亦是淡漠：“我眼睛瞎了，也看不到长城。”

斛律琴心回过神来，终忍不住叫道：“你们眼睛瞎了，难道心也瞎了？大齐这些年若无我义父，早已被周国所灭。”

她虽亦不满斛律明月，也在斛律明月的控制下挣扎徘徊，但这刻却只记得义父的好。

没有斛律明月，本就没有她斛律琴心。

无论如何，她都难眼睁睁地看着斛律明月去死。

高纬让人动手就在今晚？他究竟安排了什么陷阱？

祖珽空洞的双眸望向了斛律琴心，突咧嘴笑笑：“你是斛律明月的义女。”

他突然没头没脑的一句话，让斛律琴心不明所以：“什么？”

“老夫也有义女。”祖珽淡漠道，“她叫蝶舞。”

斛律琴心微震：“蝶舞身死……是……是……”

“是你义父的决定。”祖珽声音中不带半分感情，“他既然出卖了张季龄，就应该知道让蝶舞去张家，本是送死的事情，可他不在乎的。”

斛律琴心浑身发冷，已知道祖珽要说什么，斛律明月为了成事，从不会将感情因素放在前面。

祖珽什么都没说，有些话不说并不代表不想，只要在想，就有感情在内，无法遏制，等到不想说出来的时候，就一定要用行动来解决。

高阿那肱一旁道："蝶舞出生入死，为将军查明茅山宗的动静，可将军让她去送死，眉头都不皱一下。"

"可是……"斛律琴心还想辩解，蓦地觉得浑身无力。

"可是他还在乎你？"高阿那肱冷冷道，"你错了，你也不过是将军的一枚棋子，孤独迷情蛊不但下在蝶舞身上，你身上也有，这本是将军的命令。"

斛律琴心又感觉浑身发冷。

"他让蝶舞去建康，算定了蝶舞会死。蝶舞若死，他就成功了。"

斛律琴心哑声道："怎么算是成功呢？"

"他成功地在陈叔宝和陈顼的心中，埋下一根刺。张丽华死了，陈叔宝心中却永远都有个张丽华，日后他若攻江南，就可从此入手。"

斛律琴心说不出话来。

她实在没想那么远，但她知道斛律明月能想到。伐南大业若成，在斛律明月心目中，死多少人都是值得的。

"不但你和蝶舞是他的棋子……"说到这里，高阿那肱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解开了自己的衣襟，寒风中露出了胸膛。

胸膛上有个伤疤，止在心脏处。

无论谁胸口有这么一个凄厉的伤疤，能活转显然是奇迹，高阿那肱就是这个奇迹。

"本侯也是他的棋子。"

高阿那肱手摸在伤疤上，没有愤怒，只有冷漠："现在早已风传，他和李八百也有关系。"

斛律琴心向孙思邈望去，她知道这并非空穴来风，她当初亲耳听孙思邈和斛律明月谈起过。

孙思邈只是轻叹一口气。

"当初响水集那一箭，应该是李八百所射。"高阿那肱冷淡道，"本侯若非心脏反向，那一箭已要了本侯的命。"

孙思邈一阵心悸，他知道一个愤怒的人并不可怕，愤怒的人，还在寻求问题的解决。

可怕的是冷漠之人所做的决定！

冷漠，因为心灰若死，心灰若死，就没什么不能做。

"可是斛律将军已在改变。"孙思邈并不想放弃，诚挚道，"近日来，你们难道没有发现他的改变？我只希望你们还能给他一些时间。"

“我是个瞎子，看不见他的改变。”祖珽笑容中带着难言的讥诮。

“但总有别的解决方法。”孙思邈缓缓道，“祖大人本是不世奇才，应该能想到别的方法？”

祖珽又沉默下来，沉默有时候也代表一种坚决。

“别的方法？”高阿那肱突然大笑起来，笑声在长街中满是讽刺，“有什么别的方法？二十多年了，孙思邈，二十多年了。”

他霍然一步，从轿子中跨出，立在了孙思邈面前，嗄声道：“孙思邈，我们和你不同。你逍遥自在，可来可走，但我们不能走！”

孙思邈本想说什么，见到他的表情，终于住口。

“我们不能走，就只能一直这么活下去，蝶舞之死和射本侯的那一箭，不过是这二十多年中的一件小事。你和斛律明月相处几天，你比我们了解他？”

孙思邈能反驳，但不想反驳，因为反驳只会加剧愤怒之人的抗拒。

高阿那肱不再冷漠，前所未有地愤怒：“在齐国，他是不倒的长城，可你知道这长城下埋了多少的累累白骨？谁都是他的棋子，为了长城不倒，牺牲再多人他也在所不惜。

“本侯自称是侯爷，可在他面前，屁也不是。本侯征战多年，击突厥、破蠕蠕，也算是战功赫赫，可斛律明月何曾正眼看过本侯？

“当初你初到邺城，被他识穿身份，我等为你说话，穆大人更是早知道你是为了兰陵王而来，可他一意孤行，认定你必有阴谋，若非你武功好，说不定已死在他的箭下。

“祖大人一心为国，兢兢业业，可他何曾听过祖大人的建议？在他眼中，祖大人不过是个瞎子罢了，你知道祖大人为何会瞎？”

孙思邈本想问不是因为何士开吗？可终究只是摇摇头。

“不是因为何士开。”高阿那肱嗄声道，“孙思邈，你不要认为天底下只有你这个奇才。”

他蓦地说出这句话来，多少有些奇怪。

孙思邈神色苦涩，暗想我从未这么说过，一切都是你们在说，但他不愿反驳。望了眼沉默的祖珽，突然想到什么，他一股寒意从脚跟蹿起。

“你做的事情，当年祖大人也做过！”高阿那肱冷冷道，“他也怀疑齐国灭道的问题，因此一直在查当年的真相，企图纠正些事情，他查到了，可也因此瞎了眼。”

祖珽幽幽一笑，笑容中带着无尽的落寞。

“你胡说，祖大人的眼睛是被何士开陷害才盲的。”斛律琴心忍不住反驳。

高阿那肱嘿然冷笑：“祖大人天纵奇才，早看出齐国弊端所在，可他错就错在太过心急，不该一边查旧案的时候，一边得罪了何士开。何士开是个佞臣，祖大人弹劾他有何不对，当初斛律明月如日中天，他只要一句话，祖大人就可免除牢狱之灾，也不会眼瞎，可斛律明月什么都没做。”

斛律琴心蓦地心寒，寒到脚底。

这的确是个蹊跷的地方，斛律明月为何什么都没做，任由祖珽被关在牢狱，难道说，他不想祖珽接手此案？

联想到在将军府时，孙思邈翻案时，祖珽的畏惧，斛律琴心几乎有了肯定的结论。

结论却让人心冷。

祖珽畏惧是因为同样的事情发生过一次，他怕一切不过是重蹈覆辙。

“在他眼中，只有一个段韶，段韶一死，谁在他眼中，都是狗屁不如，祖大人如此，本侯如此，穆大人如此，就算兰陵王，也不过是他的一个傀儡！”

孙思邈静静地倾听，眼中终也有了分无奈。

“他既然什么都能做，那他去做好了，何须我等插手？”

高阿那肱说到这里，突然长吸一口气，恢复了冷漠。

可冷漠更让人心寒。

孙思邈终于开口：“然后呢？你们想怎么做？”

高阿那肱笑了，笑容中竟带着无尽的无奈：“我们想怎么做？我们还能怎么做？我们也是人，我们不想再当木偶，我们只想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

目光陡厉，望定了孙思邈，高阿那肱缓缓道：“今晚之事，绝对不会再变，总有人要死，这结局已是注定，谁都不可能改变。”

沉默了片刻，补充了一句，冷漠而决然。

“你孙思邈也不能！”

一个愤怒的决定，还可以更改，但一个心死的决定，就是路的尽头。

寒风更冷，心呢？是否已凝结成冰？

明月隐入了云层，山坳中的雪失去光泽，带分凄凉的白色。

无话可说时，只余无边的沉默。

斛律明月问了三个字后，就再没说一句话，没有人回答，刘桃枝和金火土三卫也保持沉默。

他们本是斛律明月的亲信，可以说和斛律明月是无话不说。

但他们到如今却背叛了斛律明月，不但背叛，还出手暗算，为什么？

郑玄突笑，笑容中满是虚假的钦佩："斛律明月果然是斛律明月，这等暗算，居然还能躲过。"

"小人之箭，老夫见的多了。"斛律明月缓缓移过目光，"郑玄，老夫小瞧了你。"

"将军没有小瞧我，将军只是从未把我等放在眼中罢了。"

郑玄还在笑，但眼中也有寒光。

谁笑到最后，谁才笑得最好。当初清领宫众人相聚时，谁都难以注意到这种小人物。

可狂傲阴冷的张裕早亡，翻云覆雨的李八百也死在斛律明月的枪下，就算江南一代宗主，最有希望赶超寇谦之的王远知，也下落不明。

谁都难想，最后和斛律明月对抗的居然是郑玄。

这本是生死存亡的一场角逐游戏，还能站着的，才算最强。

"不过将军显然也早有戒心了，是不是？"郑玄缓缓道，"将军早就防备了刘桃枝，是不是？"

刘桃枝沉默，五行卫亦如此，所有人身上都散发着比雪还凉的寒意。

"没什么借尸还魂，也没什么天衣无缝的计划。"斛律明月淡漠道。

"将军早知道李八百不会复活了？"郑玄故作惊诧。

"死在老夫枪下的人，鬼都做不成！若真有鬼，这些年来，怎会不来找老夫？"斛律明月眼中杀机隐现。

寒风冷，刘桃枝望着天，衣袂被风吹的猎猎抖动，他的眼眸中，突也现出一分寒光。

郑玄笑道："原来当初在长街上，果然是将军乔装成兰陵王，刺死了李八百！"

顿了会，恍悟道："将军就因为确定李八百必死无疑，因此认定

铜雀台下密室的血字，是有人在做文章？”

不闻斛律明月回答，郑玄皱眉道：“可除了鬼魂，还有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在密室内留字呢？”

见斛律明月冷冷望来，郑玄笑道：“将军总不会以为是在下吧？”他眼中有了分不安，是不是因为他到现在才发现，斛律明月还是斛律明月，任何事情，在斛律明月面前，本是无可遁形。

“不是你，也不是孙思邈。”斛律明月扭头望向了三卫和刘桃枝，“事到如今，事情再清楚不过。”

他早就清楚，但一直并不想说，他也有犹豫的时候。

“当初土卫和刘桃枝向老夫汇报，说有人在不惊动铜雀台守卫的情况下，竟能潜入第七入口，杀死里面的守卫，留下血字，老夫听到这个消息，第一感觉就是，绝无可能。”

“但事情真的发生了。”郑玄立即道。

斛律明月眼中精光更盛：“不错，事情真的发生了。这人若不是鬼，除非这人会隐形，但隐形的人，老夫也从未见过。”

“但世上还有另外一种隐形，那就是身份隐形！”

盯着土卫，斛律明月缓缓道：“因为他们的进入，根本不会引起别人的注目，也根本不会让人觉得他们是刺客。”

郑玄向土卫望了眼，叹口气道：“将军果然聪明。”

斛律明月还在望着土卫，凝声道：“因此老夫断定，是你们留血字在石壁之上，除此之外，再无第二种可能。”

土卫不语，脸上也如同罩了一层面具。

沉默有时候，也是默认。

事情诡异非常，但只有这种可能。

本没有谁能过了铜雀台上的守卫，留血字后安然离去，而不引发这些守卫的示警，但五行卫能。

没有谁能杀了第七、第九密道的守卫，飘然远遁，可五行卫能。

五行卫有种特殊的身份——他们是将军的膀臂，可在铜雀台上下出入自如，行事本是遵将军之令，根本没有人会怀疑他们。

因此他们才做了这件看似匪夷所思、难以理解的事情。

可更难理解的是，他们为何要背叛斛律明月？

郑玄叹了口气：“斛律将军果然名不虚传，这都想得到，看来将军对五行卫和刘桃枝的信任，也是有限。”沉默片刻，“不过在下还是有

个疑点难明。”

不见斛律明月回答，郑玄缓缓道：“若是五行卫所为，可水卫为何会死呢？”

斛律明月脸上蓦地现出分悲哀。

土卫一旁突道：“这点我知道。”

风萧萧雪冷，土卫说的话比雪还要冷：“因为他在死前，就已经决定，要用死来布局，换取另外一人的性命。”

他霍然望向斛律明月，眼中燃着不尽的怒火。

他背叛斛律明月，本来应有愧在心，可看起来，他觉得有愧的反倒是斛律明月。

斛律明月却未再望他，喃喃道：“孙思邈医术高明，活人无数，老夫一辈子也看过死人无数。”

他突然说出这句话来，没头没尾。郑玄有些讶然：“那又如何？”

“活人的表情都少有人留意，留意死人表情的当然更少。”

斛律明月抬头望天，月隐云端，晦暗不明。

“老夫看到水卫尸体的第一眼，就判断出他不是遇袭死的，他其实和木卫死得很像，他们脸上没有惊慌。”他杀人无数，当然见过死人的各种表情。

被偷袭的惊恐表情，并未出现在水卫的脸上。

郑玄皱了下眉头：“将军的意思是……”

“老夫当初一见水卫的尸体就有了怀疑——怀疑他是自愿赴死的，孙思邈肯定也怀疑的。”

“将军是说，孙思邈也知道密室内情？”郑玄眉头皱起，哂然又笑，“他也会知道？他若知道，早对将军说了，将军若早知道，今日怎会来到这里？”

“我来这里，本是因为他说的一个故事。”斛律明月心中在想，故事究竟是故事，老夫究竟不能什么都不做。

郑玄更奇：“什么故事？”

“一个父子拉车的故事。”斛律明月脸上悲哀之意更浓，“他什么都知道，因此讲个父子拉车的故事，想让老夫给一些人一个机会。”

转望土卫，斛律明月缓缓道：“他希望老夫也给你们个机会。”

郑玄悚然动容，不信孙思邈明了如斯，土卫却突然放声大笑起来。他笑得前仰后合，笑得都要流出了眼泪。

寒风中，笑声有如杜鹃啼血。

不知许久，他才止住了笑，眼中满是红赤，嗄声道：“斛律明月，从水卫自愿身死引你上钩时，你和我们之间，再没有什么机会！”

刺心

第十章 挑战

月隐云端，客栈内狼藉一片，只有兰陵王孤零零地提刀而立。

暗室中，红袖刀闪着淡淡的光芒，除此之外，再看不到别的光亮。

兰陵王的眼眸黯淡无光。

有脚步声响，一人如幽灵般走进来，带入一股幽香气息，却冲不去房中的血腥。

“这本来是你最好的一个机会。”

来人声音本细，但这刻听起来，却异常地低沉有力，还有分遗憾。

透过刀光，可见那人脸上的胭脂，眼眸中的幽怨，那人正是穆提婆。

祖珽、高阿那肱既然来到这里，穆提婆自然没理由不到，他们三人，本就是站在一条线上——也只能站在一条线上。

或许他们不是朋友，但有时候为了生存，就一定要在一起。

红袖刀闪，似有所回应，又似无话可说。

穆提婆的声音再次响起：“最近邺城看似歌舞升平，其实很不安宁。

“孙思邈两次来到邺城，给邺城更添了无尽的变数。他的确是个好人，但他绝不适合留在邺城，任何人最好生活在适合他的地方，脱离了合适的地方，就和脱离水的鱼，难免会窒息，也就难免会死去。”

“孙思邈没有窒息。”兰陵王终道。

“可这世上能有几个孙思邈？大多人不过如你我，挣扎地活着。”

穆提婆说的并不恭敬，但也没有什么奚落，他说的是个事实。

“前些日子，谶语出现，说什么‘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谁都看出那谶语说的是将军想要登基。”

“我却看出一定是有人在暗中作祟。”兰陵王声无感情。

他看得出来，但他什么都做不了，他想做的几件事，都以失败而告终。

风筝断了线，就失去了它本来的作用，可风筝还是尽力随风挣扎……只为了那从未有过的自由，宁可摔得粉身碎骨。

“你看得出来并没有什么作用，关键是，圣上看不出来，圣上很焦虑，他甚至白了许多头发。”

穆提婆说得很平静，说的仍旧是个事实。

事实就在那里，但不同的人，看的就是不同的结果，这也是个事实。

“长街李八百行刺……被……”顿了片刻，穆提婆缓缓道，“被兰陵王你所杀……”

红袖刀鸣，似带分申述不甘——有些荣耀并非某些人一定想要。

“也有人说李八百是被斛律将军所杀。”穆提婆叹口气，继续道，“李八百死活其实也无关紧要，最要命的是他临死前说的话。”

你不愧是斛律明月——之子！

好一招定军枪！

红袖刀动，其中泛着淡淡的红光，红光虽竭力挣扎，但仍冲不破无边的黑暗。

刀身上的光芒，本是要借助月色。

“所有人都在议论，原来兰陵王竟是斛律将军的儿子，怪不得斛律将军这么扶持他。”

“他们在胡说。”兰陵王声音已哑。

“这世上本来就有许多胡说，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奴家是信兰

陵王的，可奴家信有什么用？关键是圣上信不信？”

怀疑的种子一旦埋下，遇到适当的机会，就会生根发芽。

如今这种子不再是种子，已成了一棵大树，成见的根早就根深蒂固。

“圣上焦虑，我们也就焦虑，全邺城唯一不焦虑的只怕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将军，一个是孙思邈。

“孙思邈不焦虑，因为他如昆仑般，任何风雨对他而言，不过如过眼云烟。将军不焦虑，却是因为他把所有的焦虑都给了别人。”

红袖刀又在低声呻吟，似也在述说它的焦虑。

“其实圣上、奴家，全邺城的百姓，都念着兰陵王的好。当年洛阳被围，要非兰陵王入阵，说不定周国已杀到邺城下，说不定奴家也不能好好地和你在这里说话。你从那时候开始荣光，一直到如今，每次回转邺城，声势浩大，连天子都比不上。”

红袖刀一颤，泛着寒气。功高若是盖主，无论是中流砥柱的将军，还是威名赫赫的王爷，始终要被天子忌讳。

“当初你解洛阳之围，回转邺城后，天子曾对你说过一句话：‘入阵太深，失利悔无所及。’”

这句话三年前曾说过，今日高纬也提及，可见高纬对自己曾经说过的话，一直念念不忘。

可他念念不忘的难道仅仅是这句话？

“圣上对我的兄弟之情，我一直难忘。”兰陵王忍不住回了句，似感触，似辩解，虽然听起来软弱无力。

“奴家知道兰陵王对圣上的兄弟情深，奴家也知道兰陵王从未有过什么野心。”轻轻叹口气，穆提婆缓缓又道：“可圣上是否这么认为呢？兰陵王当初错就错在，不该回了那句话。”

“哪句话？”兰陵王略有错愕。

“家事亲切，不觉遂然。”穆提婆缓缓道。

“这有什么问题？”兰陵王很是讶异。

穆提婆眸子一转，目光落在兰陵王的身上：“国事家事，岂能混为一谈呢？兰陵王以国事当家事，奴家倒不觉得什么，但天子难免会想，兰陵王有染指家事之心。”

红袖剧烈颤动，淡红光芒流转，宛若难测的心事。

兰陵王沉默许久，这才缓缓道：“原来如此。”

“很多事情，不过都是小事，但汇聚起来，事情就大了。”穆提

婆深切叹息，满是无奈，“如今齐国上下，只知将军和兰陵王，不知道天子，兰陵王和将军若将国事变家事，天子怎能不愁？”

兰陵王嘴唇动动，还想再说什么，却只是笑笑——只是笑容中带着无尽的落寞和无奈。

“奴家和兰陵王素来交好，处境和兰陵王类似。”

穆提婆说到这里，满是感慨，他们一个是宫中的红人，一个是齐国的英雄，都有无边的荣耀和权利。

可他们的处境的确很像，他们内心都很不安，因为他们的一切，本握在别人的手上。

“奴家其实也知道兰陵王的用心，你本无意于皇位，也无意于荣耀。当年洛阳危机，你扛起了危难，也担下了荣耀，如今看起来更像是个包袱。时间会冲淡一切，也可以改变一切，或许从前记得你好的人，总有一天会将你忘掉。其实你也累，你也想证明改变自己，但后来看看，不过是徒自挣扎。今天本是你改变的最好的机会。”

穆提婆重提旧话，缓缓道，“你本有两个选择。”

兰陵王不语，他当然清楚穆提婆要说什么，今日的事，看似突然，但冰冻三尺，岂是一日之寒？

“你第一个选择就是跟孙思邈去岭南，自此再不回中原。”顿了片刻，穆提婆缓缓道，“这本来也是你最好的选择，奴家方才说过，什么人，都有他自己习惯生活的地方。羊永远难活在狼的世界，就像狼的世界一定要吃羊一样。”不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永远是一种悲哀。

“岭南虽陌生，虽遥远，但是个新鲜的世界。”

新鲜的总让人陌生好奇，或许还让人有些不适应。

不闻兰陵王回答，穆提婆蹙眉道：“当然，你还有第二个选择——继续留在这里。将军如果今晚死了……”

穆提婆说到这里的时候，声音带了分颤栗，可也带着分热切。

“你想将军死，难道是因为他拒绝了你的提亲？”兰陵王突道。

穆提婆笑笑：“兰陵王说笑了，奴家此举，不过是为了兰陵王。奴家知道，兰陵王要娶斛律琴心，绝非是因为爱。将军的决定，兰陵王也不能拒绝。就像天子要娶妻，也要问问将军一样。”

穆妃是高纬的爱妃，但齐国的皇后却姓斛律！

斛律皇后本是斛律明月的女儿。

穆妃有病，有的是心病，这点当初孙思邈早就有所提醒。可心病却一直没有心药来治愈，从这点来看，高纬也像个木偶。

“奴家不想兰陵王为难，因此主动向将军提亲。”穆提婆嘴角带分淡漠，“可将军不知奴家的用意，断然拒绝了奴家。”

或许这本是一次修补关系的机会，但机会错过，再无挽回的可能。

“奴家想将军死，只因再无法忍受如今的生活。邺城上下，本不是为了将军而活。他眼中只有大业，天下一统，要所有人按照他的心意生活。可我们也是人，是不是也应该有自己的生活？”

脸上蓦地带着分激动，穆提婆突有分哽咽：“天子有种病，他怀疑高家上下都有这种病，他怀疑自己和先帝一样，都活不了多久。”

兰陵王神色木然，不但天子怀疑，他也怀疑，可孙思邈却说他没有病。

或许这不过是种疑心病——疑心病有时也能要了命。

高纬向孙思邈索要如意，是不是也因为要治自己想出来的病？

“孙先生说过，没有如意。”穆提婆长叹一口气，恢复了平静，“我们信他，这天底下能让我等信任的，只有先生。”

兰陵王默然，他是不是也赞同这个观点？

“可将军不信他，将军当初见到冼夫人那幅画像，其实就应该明白孙先生的用意，他却故意派你南下。”

兰陵王神色惘然，如果当初他就随孙思邈离开，结果会不会早已不同？

没有重来，结果注定。

“孙先生是个宽容的人，他对这世上存在的，都有分宽容。”穆提婆眼中钦佩，神色苦涩，“可将军不行，圣上觉得时日无多，他不想要什么天下一统，想要的只是开开心心地再活几年，和心爱的人在一起。”顿了下，冷漠道，“可将军在一天，圣上这简单的目的也无法实现。”

这世上本有太多的人，一定要别人也走自己要走的路！

斛律明月要一统天下，可高纬不想，高纬想走自己的路，他无法走，纷争就起，杀机终成。

兰陵王沉默，他如今这种做法，是不是也在走自己的路？

“和将军一条路的人，和圣上就不是一条路。”穆提婆说得冷，也说得决绝，“只要兰陵王你置身事外，自然就可撇清和将军之间的关系。你如果再刻意收敛光环，也能减少些天子的猜忌。你还可以留在邺城，毕竟这是你的根基所在。任何人离开自己的根基，都是一个痛苦的抉择。”

穆提婆说到这里，满是惋惜："奴家希望你走的是第一条路，但你自己服毒，拦孙思邈去见将军，已经说明你在走第二条路。以孙思邈的聪明，将军若死，事后如何会不怀疑你的用意？你走了第二条路，本就应该一直走下去，你杀了孙思邈，或许能够做个了断。"

穆提婆温温婉婉地说，说的亦是事实。

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地方，涉及到生死存亡，做什么事情，看起来都情有可原。

"但你却没有下手，奴家就不明白为什么了。"穆提婆缓缓道，"兰陵王可以告诉我缘由吗？"

红袖刀舞，回到了袖中，迷离如难测的心思。

"我下不了手。"

他简简单单地回了这几个字，移开了目光，他不想让别人看到他眼中别的什么东西。

他是兰陵王，荣耀万千，可透过那耀眼的光环，有谁能看清他内心的苦楚？

或许在清领宫的时候，他能下得了手，那时候孙思邈不过是个信使，而他还是想要证明自己的兰陵王。

他想不到会有大水——一场大水将孙思邈带到了他的身旁，自此悄然地改变着他的一切……

孙思邈能够不顾生死地来救他，他难道能因为生死缘由而杀了孙思邈？

他下不了手。

可他没有下手，难道只是因为这个缘由？

斛律琴心明白的事情，他当然也明白，可斛律琴心不明白的事情，他也清楚地记在心头，他仍是兰陵王，有如那绚丽多姿的熊熊焰火，虽飞蛾已非飞蛾，但孙思邈还是孙思邈。

孙思邈早知道一切，早透过那璀璨夺目的烟火，看到烟火内心的寂寞和软弱。

可他什么也没说，他看似什么也没做。没有鄙夷，没有轻视，没有舍弃，有的只是无边的期待和等待。

红袖刀出，本要断绝彼此的一切，但情如双丝网，内有千千结。

所有的心结，只化作简简单单的几个字——我下不了手。

兰陵王并没有多说什么，但知道穆提婆明白。

穆提婆眼中露出分惆怅：“那你本不该出刀。”说完后，叹了口气，他也什么都明白。

沉默许久，兰陵王才道：“方才若非孙思邈，我已死在斛律琴心的剑下。”

穆提婆眉头蹙得更紧，思索着兰陵王的用意。

选择不只有两种，死也是一种选择。

“一个人濒临死亡时，总能想通一些事情。”兰陵王突然举步，从穆提婆身边擦身而过，“我要做些自己要做的事情。”

他说得虽平静，但脚步坚决，已向房外走去。

穆提婆眼中露出分困惑，突然叫道：“长恭……”

见兰陵王止步，穆提婆脸上突有分古怪的神色，缓缓道：“你不肯选择第一条路，是不是……因为你怕寂寞？”

没有回答，有些问题，或许根本没有答案。

兰陵王大踏步地走出了房间，穆提婆却缓缓地坐了下来。

冷风倒卷，房中和长街一样的冷，他浑然未觉。

嘴角蓦地露出分哂笑，穆提婆喃喃道：“不该拥有的东西，本不应该去奢求，只希望你能够明白。”顿了片刻，神色和寒风一样地冷漠，“可本来是我们的东西，谁都抢不走。这本是我们生活的地方，也是我们的根，就算如何寂寞，也只能这样活。”

风吹云卷，天边终又现月，只是月已西斜，更显黯淡。

笑声风声交织在山坳中，良久不歇。

斛律明月立在树下，眼中悲哀之意更浓，突望向刘桃枝，“桃枝，你跟我已有十七年。”

“是。”刘桃枝面无表情。

“这十七年来，老夫待你如何？”

“很好。”刘桃枝冷冷道，“当年若不是你，我和五行卫早就死了。”

斛律明月喃喃道：“不错，老夫还记得当年救你和五行卫的情形，当年你们受北天师道门下围攻。”

“可将军为何不说我们因何受到围攻？”刘桃枝淡漠道。

斛律明月沉默下来，眼眸中寒光闪烁。

他不想重提旧事，但很多人却无法忘怀。

“北天师道上榜本有一百零八人，北魏土崩瓦解成东西两魏后，

北天师道留存在东魏。”

刘桃枝突说起陈年往事，多少突兀，斛律明月却仍沉默，因为他早清楚，这些往事正是症结的关键。

“北天师道被齐国灭道之前，经过了两次分裂。第一次分裂是双子出走，榜单由一百零八人变成一百零六。寇谦之门下双子一走苗疆，另外一养子跟随寇谦之的夫人郑氏去了草原。”说到这里，刘桃枝向郑玄看了眼，“这位郑玄，就是郑氏收养的义子。”

斛律明月冷哼一声。

他不意外，因为他知道刘桃枝应该知道这些事情，刘桃枝一直没有查出郑玄的底细，已让他起疑。

郑玄微微一笑，只是道：“往事如烟，贫道都不记得了，不想刘大人还记得。”

“我当然记得。”刘桃枝满是伤疤的脸上带分怆然，“因为我也是北天师道的人，上榜的一百零六人中的一个。”

他极为平静地说出此事，但可说结论惊人，郑玄没有丝毫意外。

斛律明月也没有诧异的神色。

他纵横天下三十余年，灭道二十载，对道中之事可说是了如指掌，如果刘桃枝是北天师道的人，他怎会不知？

北天师道共有一百零六人上榜，他当然清楚明白，他也对孙思邈说过，并未将北天师道斩杀殆尽，是不是除了李八百、裴矩外，他知道残余的还有刘桃枝？

可他若知道，为何还要留刘桃枝在身边？

山坳外寒风呼啸，反倒让山坳中显得极静。

众人一时沉默。

“不但我是北天师道的人，五行卫也是。”刘桃枝转望金火土三卫。

三卫并不反驳，更不解释，因为到这时候，掩饰和解释都已多余。他们若非道中之人，怎么会对道中之术如此精熟？

斛律明月亲口说过，榜中的一百零六人，如今已死了一百。

当时李八百已亡，水卫方死，除裴矩、刘桃枝加上五行卫那时剩下的四人，不正好凑足一百零六之数？

“北天师道的第二次分裂，是在高澄死后不久。”刘桃枝静静地说，说得越来越平静，神色越来越坚决，“高澄身死，都说是被北天师道

高手刺杀，可当时除了文宣帝高洋和慕容绍宗几人外，根本无人知道当初的真相，将军也不知道。”

斛律明月神色有分惆怅。

他是后来才知道的真相，但似乎有些晚了，有些事情发生了，就很难挽回，有些路走了下去，只能一直走到路的尽头。

“北天师道知高澄身死后，立即分为两派，一派要和朝廷解释，我和五行卫在这派之中；另外一派，却认为这是朝廷灭道的迹象，准备投靠永安王，拥护他登基。”

高欢十五子，永安王排行第三。

高欢十五子中，有四子做了或被追封为皇帝，可说是当时的奇迹，可更多的儿子却不过像浪花一朵，死无葬身之地。

“结果是，我和五行卫随即遭到了劫杀，生死关头，是你救了我们。”刘桃枝目光益发地冷峻，其中无半点感激之情，“然后你告诉我们，北天师道有人不但刺杀了高澄，还想拥护永安王登基，已经准备下手，先行杀掉北天师道中一些人，一方面敷衍文宣帝，一方面却是以防泄密。那时候我和五行卫奄奄一息，蒙你相救，自然感恩。

“随即是永安王被抓，死在狱中。而北天师道中，除了我们六个，尽数在叛逆名单之中。”

“之后的事情不用多说，我们感激你的恩德，同时痛恨同门之人的无情，和你追杀了道中人十七年，不但北天师道的叛逆被杀死近百人，还将天师六姓之家也列入绞杀名单中。”

刘桃枝眼中现出分怨毒：“那时我们也一腔恨意，并未多想。”突然仰天大笑，“可是后来我们才发现，我们错了！”

他声音中带着难言的怨毒，斛律明月目光更冷。

“哪里错了？”问话的是郑玄。

他一直都清楚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

“从开始就错了，大错特错！”刘桃枝嘶声道，“就算局外人孙思邈都已看出，当初高澄身死，是文宣帝想要篡位罢了，高澄身死，本和北天师道没有半分关系。”上前一步，刘桃枝咬牙道，“斛律明月，你敢不敢摸着良心说话，当年救我等说的那些话，不是骗我们的？”

见斛律明月不语，刘桃枝一字一顿道：“你救我和五行卫，本身就是个圈套，你只是想利用我们，做你的六把杀人的刀！”

有风吹，月更黯淡。

斛律明月衣袂抖动，双眸中凌厉渐减，终于叹口气道：“老夫敢摸着良心说话，我救你等，并非欺骗，当时北天师道中的确有人这么设

想。”

刘桃枝一怔，郑玄一旁笑道：“将军武功是高的，可良心有没有，贫道就不清楚了。先不说天师六姓中有多少无辜之人死在将军手下，将军敢数数，所杀北天师道百人中，有几个不是枉杀？”

不闻斛律明月的回答，郑玄微微一笑，又道：“或许北天师道真的有人想拥立永安王，可毕竟只是少数人的主意，大多数人还在观望。将军奉文宣帝旨意，行的却是将北天师道斩草除根的打算。”

斛律明月拳头一紧，浑身骨节“咯咯”作响。

他不能答复郑玄的质疑，他也不屑说。

杀了就杀了，历来朝廷为了维护皇权，其中的血腥，不足向外人道。

可错了呢，难道就这么一直错下去？

山风更冷，刘桃枝涩然一笑：“灭道这件事，我和五行卫也有错，我们所杀的道中之人，并不下于将军。因为那时候北天师道的人都认为是我们六个出卖了道中之人。”

仇恨一起，杀红了眼睛，有时候只能以杀止杀，再无头脑去考虑其他。

“可十七年了，足足十七年……”刘桃枝声音哽咽，“近年来我没有一日不在想，不在后悔，我错了——我毕竟错了，或许当年我死了，事情会有不同。”

“你就算死，事情也不会变成两样。”斛律明月终于开口，“桃枝，这件事或许我等做错了，但毕竟还有改过的余地。”

他少有这种苦口婆心的时候，因为他已在改。

若非他在改，或许不到这里，他就已将刘桃枝和五行卫毙在将军府。

密室血字看起来迷离难测，但在他眼中，早亮如明镜。

“怎么改？杀的人能活转吗？”郑玄忍不住冷嘲。

刘桃枝脸上蓦地露出极为怪异的神色，他脸上本伤痕累累，再加上那种表情，竟是极为地狰狞。

“是的，有改过的余地。”刘桃枝牙缝中似乎都透着冷，“将军你当年承诺，只要事了，你就会恢复北天师道的名声，你会向天下人承认，当年你杀错了！这句话，你可说过？”

郑玄微惊，望向斛律明月的眼神已大不一样。

他虽然对当年往事所知极多，显然也不知道斛律明月有这种承

诺。

风萧萧雪落，空中弯月挣扎，但给天地间，已带不来多少亮色。

斛律明月如僵硬在树下，许久，这才点头道：“没错，这句话老夫说过。”上前一步，凝声道，“直到现在，这句话仍旧有效。”

“你撒谎，你以为我们还会信你？”刘桃枝嗄声道，“我就是信了你的话，才去联系李八百，李八百就是信了我的承诺，才会帮你灭天师六姓。可是，他却死在你的手上！”

郑玄目光游转，喃喃道：“原来八百兄如此奔波，是为了重振北天师道？”

斛律明月突然望来，眼眸中带着箭矢般的光芒。

郑玄忍不住后退一步，还能笑道：“斛律将军，难道我有说错？”

斛律明月不理郑玄，望向刘桃枝，叹息道：“桃枝，你绝不是李八百。”

他言下之意太多太多，可他仍旧不想多说，他素来做得多，解释的却少。

刘桃枝脸上古怪之意更浓，突然道：“你怎知我不是？”他说到这句话时，脸上似有一种奇异的变化，双眸现出一股碧绿之意。

斛律明月眼中精光陡然大盛，失声道：“你就是李八百？”

长街清冷，高阿那肱说出孙思邈也不能的时候，神色坚决。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消融也绝非用几句话能够做到。

孙思邈望向祖珽：“祖大人也是这么想？”

“你出昆仑时，曾立誓不杀一人。”祖珽突然道。

孙思邈点点头：“这世上不能因止杀而清静，但我却能因止杀而心静。”

“孙先生见解果然高明。”祖珽嘴角带分嘲弄，“但你方才杀了多少人？由此可见，世事变幻无常，谁都不能保证下一刻的变化。”

孙思邈笑笑：“这世上有种手法叫作截脉。”

“截脉？”祖珽皱了下眉头。

“不错，人法地、地法天，人体如天地，其中经脉如河川，有精气血运行其间，河川堵塞，水为不流，人体脉截，也就能造成一段时间的无法动弹。”

祖珽脸色诧异，半晌才道：“因此你方才并未杀人，只是用医术

截脉……制住他们？而不是杀了他们？”

这简直是神乎其技的本事，却也是极为高明的医术。

祖珽虽不知，但还信世间有这种本事，他本来也是个天才。

孙思邈微微一笑道：“祖大人果然聪明。由此可见，世事看似变幻无常，终究有律可循，只要知晓规律，还是能知道下一步的变化。”

上前一步，孙思邈恳切道：“我初到邺城时，和祖大人谈及卦象曾说过，命由心生，心由命转，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世间之事，如河川运行，星宿移转，本生生不息。依我看来，将军已非往日的将军，祖大人难道还要做从前的祖珽？”

祖珽将信将疑：“我也可以改？”

“只要你想做，你就能做到。”孙思邈立即道。

“孙思邈，你错了。”高阿那肱突道。

孙思邈一怔：“不知我错在哪里？”

“世事本是知易行难，世上只有一个孙思邈，你可以做得到，我们却未见得做得到。”高阿那肱冷笑道，“我们做不到，斛律明月一样做不到。事到如今，再谈变化，已经晚了。”

孙思邈叹息：“古人有云，亡羊补牢，犹未晚也，难道昌国侯的认识……”

他没说下去，但言下之意不言而喻。

高阿那肱冷冷道：“孙思邈，本侯知道你现在还能和我们谈论道理，无非是要探知斛律明月的下落。”

“只要侯爷、祖大人能够告知，孙某还想尝试挽回。”孙思邈缓缓点头。

“我若是不告诉你呢？”高阿那肱淡淡道，“你穷尽言辞，知天道循环，却不知怎么能够知道斛律明月的下落，杀了我吗？”

孙思邈轻声一叹，已向祖珽望去：“祖大人，齐国的问题，绝不会随将军之死而解决，祖大人到现在，莫非还不明白这点？”

祖珽目光空洞，半晌才道：“瞎子只知道，若有机会，瞎子不见得比将军做的会差。昌国侯说的没错，很多事情，本来就是知易行难，孙先生请回转客栈休息，过了今晚，你仍是齐国的朋友。”

“我若不回呢？”孙思邈缓缓道。

祖珽嘴角一咧，神色漠然：“瞎子知道你武功实则已不让斛律明月，也知道拦你不住，但你若想知道斛律明月的下落，却是万万不能。”

长街风冷，孙思邈脸上迷雾又起，衣袂已随风而动。

他纵有天下无双的剑法，却无法刹那斩断人心的成见；他纵有天下无双的妙手，又如何能解开这已根深蒂固的积怨？

长街漫长，月早西斜。

雪冷月淡时，“铮”的声响，斛律琴心拔剑，一剑指在祖珽的眉间。

琴声震颤，剑身震颤，斛律琴心身躯也是颤抖的，她一直在孙思邈身边，沉默无言，只盼孙思邈能说服祖珽、高阿那肱，告知斛律明月的下落。

虽说斛律明月武功天下无敌，但这次是朝廷行事，斛律明月忠心耿耿，怎能抵挡朝廷的暗箭？

他们若能及时赶到，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

再顾不了许多，斛律琴心寒声道：“祖珽，孙思邈不杀人，我却不同。你若不说，你信不信我一剑杀了你？”

琴声动指尖，寒光迫眉睫。

祖珽的脸色在剑光下，更是漠然，他只说了一句：“你可以试试。”

斛律琴心咬牙，一剑就要刺下去，却被孙思邈一把按住了手，斛律琴心霍然转头，悲声道：“孙先生，你难道还有别的办法？”

孙思邈嘴唇动动，才要再次开口，身后突然有人说道：“他们不说，我说。”

众人神色均变，回头望去，就见雪夜长街上站着一人，正是兰陵王。

兰陵王缓步走来，一直走到了孙思邈面前，眼眸中如有一层雾气：“我其实一直在骗你，我从未想过去岭南。”

斛律琴心一怔，脸现怒容。

孙思邈却是平静依旧，只是静静地望着兰陵王。

“我早知道娘亲是冼夫人，我也早知道她在岭南。”兰陵王站在冷风中，有着难言的凄凉，“我一直恨着她，不知道一个娘亲，为何会忍心将自己的骨肉丢弃这些年，不闻不问？她有离去的理由，我当然也有恨的原因……”

斛律琴心一阵激动，突然想起张季龄和张仲坚，一旁道：“冼夫人不是不够爱你，只是她实在无法给予你更多。”

“是吗？”兰陵王淡淡道，“因此她就因为一个誓言不过江北？”

斛律琴心一时语塞。

孙思邈目光一转，落在祖珽身上，缓缓道：“祖大人当知道更多的真相？”见祖珽不语，孙思邈轻叹一口气道，“原来祖大人只对兰陵王说了一部分事情。”

祖珽不语，他因多做已瞎了一双眼眸，当然不想因为多嘴再失去一条命。缓缓扭头望向兰陵王，孙思邈沉声道：“据我所知，令尊当年曾以你的性命为威胁，让冼夫人不能带你离去。冼夫人若来看你，令尊宁可杀了你。”

兰陵王一震，失声道：“真的？”

祖珽扭过头去，保持沉默。

若孙思邈说谎，他大可直斥其非，他不否认，是不是他知道这本是事实？

原来不见也是因为爱？

“而冼夫人不但不能渡江，甚至不能离开如意峰，更是因为她血蛊已因令尊发作了一次，她离开如意峰，血蛊定会发作，血蛊若再次发作，她只怕过不了江，就会毙命在路上。”孙思邈眼中也有层迷雾，“她不能过江，只因为她还想再见你一面。”

斛律琴心听到孙思邈最后一句，不知为何，心中蓦地抽紧。

原来深爱只是为了再见一眼？

寒风吹来，兰陵王身躯晃了下，眼中蓦地有分光亮。

是雪光月光，还是心底终究醒悟的泪光？

“我也知道斛律将军行事有偏差，但他对齐国的忠心，不可否认。”孙思邈环望众人，缓缓道，“他或许方法不对，但也可能因为，他一直难找到更好的办法。”

上前一步，孙思邈望向兰陵王道：“你或许骗了我，但那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你不能去骗自己。无论你如何看待冼夫人，但她爱你的心，却从未改变。”

顿了片刻，孙思邈又道：“正如无论你如何看待斛律将军，但他对齐国的心，从未有过改变。有些事情，我们可一错再错，可有时候，我们错过一次，就是终身遗憾。”

他脸上未有迷雾，只余真诚，他眼中却不再清澈，起了迷雾。

兰陵王昂起头，不敢去看那如海如雾的眼眸，许久，他才扭头大步前行，嘎声道：“跟我来。”

他身形展动，翻身上了一匹健马，挥鞭而去。

孙思邈、斛律琴心几乎毫不犹豫，立即上马紧紧跟随。

高阿那肱脸色微变，望向祖珽道：“祖大人，要不要拦住他们？”

或许兰陵王已经改变，但高阿那肱却不想改变，他绝不能让孙思邈去见斛律明月，斛律明月若活下来，以他的雷霆手段，只怕死的就是暗算他的人。

祖珽却只是淡淡道：“拦住能如何？不拦又如何？”

他抬头望向天空，天边有月。虽然他看不到明月，但他却也知道，明月将落。

斛律明月少有脸现吃惊的时候，因为一切事情，尽在他的掌握。

可见到刘桃枝眼眸变得碧绿的时候，他不能不吃惊，因为据他所知，刘桃枝此术，是为寇谦之所传的地眼之术。

灵光夺魄，鼓月取魂。天音移位，地眼动神。

灵光、鼓月、天音、地眼一直都是寇谦之的绝学，北天师道中，习得此术的只有李八百一个。

寇谦之一身学识，术不传二人，因此门下弟子所习法术各不相同。那李八百的绝技，刘桃枝怎会？

联想到刘桃枝方才口中喷出的磷火，极像灵光，斛律明月微微吸气道：“你绝不是李八百，你和李八百是什么关系？”

见刘桃枝眼眸更碧，斛律明月脑中有雷电划过：“你和李八百不仅仅是同门三官的关系？”

“他还是我的兄弟！”刘桃枝哑声道。

斛律明月先是错愕，随即恍然：“怪不得，怪不得。”神色终转苦涩，喃喃道，“寇谦之门下，有双子三官四御五斗六丁诸多高手。双子远走后，老夫一直以三官为虑，因为这三人虽榜上有名，但从未有人看过这三人的真实面目，老夫当年，也只查出你是三官之一。”

沉吟片刻，斛律明月叹道：“老夫到如今都难确定，你和李八百、裴矩是否就是寇谦之手下最为神秘的三官。到现在才知，原来你和李八百还是兄弟，李八百当然是化名，他本姓刘？”

“此事北天师道同门人都未有人得知，你斛律明月纵是无所不晓，也不可能知道这点。”刘桃枝嘎声道。

斛律明月轻轻叹口气：“怪不得天师门徒中，他能够逃脱齐国的追杀，怪不得老夫和你谈及恢复北天师道的时候，你能立即找到他。”

“就因为他和我是兄弟，我才找到他。他就是信我，因此才会和齐国联手，帮你灭六姓之家。”

刘桃枝怆然道：“只是兔死狗烹，千古名言，我跟你多年，被你欺骗，一心以为你想改正从前的过错，不想你连李八百也杀！你这种人不要说是良心没有，感情亦无，你难道到现在还以为，我会信你悔过？”

斛律明月眉头一展，缓缓道：“桃枝，老夫要杀李八百，实则有不得已的理由。”

“我不管你是什么理由，你杀了我的兄弟，你和我之间，再不会遵从前之诺！”

斛律明月无语，他直到现在仍不出手，只想挽回，但很多事情，显然再无回头的余地。

郑玄眼珠一转，缓缓道：“不错，斛律明月，你也威风了三十年，事到如今，多说无用，当知道唯有一战才能解决问题。”

斛律明月缓握双拳，嘿然冷笑，缓缓望向在场几人：“就凭你们几个，也敢向老夫挑战？”

他虽疲惫、老迈、身上负伤、中人圈套，可他仍是斛律明月。

秦月汉关乱烽烟，定军枪出定江山。

河西江表英雄业，问鼎箭前泪不干！

他纵横天下，无有敌手，北天师道高手，六姓之家，甚至天下英雄都没人敢向他挑战。

郑玄脸色已变，他是寇谦之座下双子之一，计谋巧算，无疑是天下翘楚，可计谋不等于武功，道术也难敌真正的实力。

斛律明月就算无枪弓在手，仍旧是斛律明月，他们方才暗算不成，如今更不是斛律明月的对手。

斛律明月还有耐心等刘桃枝叙述往事，只因为他还想挽回，但郑玄他们在等什么？

风萧萧雪落，山坳空寂，有脚步声传来。

那脚步本如狸猫猎豹般轻盈，但这刻却有说不出的凝重之意。

黑暗之中，一人走出，沉声喝道：“斛律明月，我不管你和他们之间的恩怨，但无论如何，我和你的账，一定要先算！”

斛律明月瞳孔微缩，似有分讶然，不信竟有人有如此胆气，居然敢孤身向他挑战。

那人年纪尚轻，却已虬髯满面，那人容颜未老，但心已沧桑。

当年恩怨，波诡云谲，交缠往复，已难说谁对谁错，但那人出来挑战，却是问心无愧。

只因为他就是张仲坚！

第十一章
对决

寒风落雪，有雪屑点滴撒在斛律明月的肩头，如往事缕缕。

一见张仲坚出现，斛律明月眼眸先是一亮，转瞬黯淡。

“张仲坚？”

张仲坚略有诧异，不想斛律明月和他素未谋面，竟一眼认出了他，回道：“不错。”

上前一步，张仲坚挺胸昂首，他知道武技还远不如斛律明月，但他却无半分退缩。

“斛律明月，当年往事，纠葛不清，我张仲坚非北天师道的人，也难说你们谁对谁错，但你害我父母，联合李八百，间接害了我的叔父，张仲坚不才，今日只想向你讨回个公道。”

“公道？”斛律明月喃喃念道，突然冷冷一笑，“自魏晋以来，天下征战连连，民不聊生。在一些人看来，弱肉强食，这就是一个公道。”

张仲坚想好千言万语，却从未想到斛律明月这么回答，怒极反笑道：“因此你对害我父母一事，并无半分愧疚之意？”

斛律明月目光移开，淡淡道：“斛律雨泪若非你爹，也不会这么早死去，你爹若知道放手，也不会落得建康的下场。老夫为齐国基业行事，有何愧疚？”

“那你让蝶舞送死，也是为了齐国基业？”张仲坚拳头一紧。

他不再是冉刻求，早有张裕的认识，这些天来更是和道中人交谈，耳濡目染，终日想的就是斛律明月，了解斛律明月的手段，已想到蝶舞来到建康的目的。

但他不知道的是，蝶舞是否知道必死，这才来见他一面？

蝶舞过不了沧海，坠落时，终究发现清风的关怀？

若重来，蝶舞还要过沧海，清风依旧痴情难改。

他不后悔自己的难改，却只后悔自己当时的无力。很多事情，错过了擦肩，就错过了今生的因缘。他今日不但要为父母讨回公道，还要给那蹁跹蝶舞一个交代。

斛律明月神色转为木然，只淡淡回了两个字："不错。"

他纵横天下三十年，所作所为均是为了齐国的大业，或许他想做些改变，但他一直不会说自己有错！

可他说的，是否真的是他心中所想？

张仲坚缓缓吸气，缓缓吐气，呼吸之间，脑海中已清明一片，他本有万悔千怨，但这一刻，却全放在了脑后。

他抱拳胸前，只说了一个字："请！"

那一刻他沉肩含胸，气势无俦，竟不让斛律明月的威严。

他或许武功还欠缺，但胸中自有一腔悲壮。

公道本在人心，但人心各有不同。他面对斛律明月的时候发现，多说无益，他和斛律明月的公道截然不同，既然如此，只有胜负决断。

有脚步声沙沙响动，斛律明月举目四望，就见月已西归，夜色如冰。

暗夜中，不知有多少暗影缓缓地向这儿接近，斛律明月淡淡一笑，望向郑玄道："你在草原多年，看来除了培养暗算孙思邈的那六人外，也培养了不少人手。"

张仲坚脸色微变……

斛律明月话音才落，身形一纵，到了郑玄身前，一掌拍来。

郑玄乍听斛律明月所言，面色亦变，转瞬就惊。

斛律明月已入彀，他计策已成功大半。

如今他、刘桃枝、金火土三卫再加上张仲坚和他从草原带来的高手已将斛律明月围住，按他盘算，斛律明月老辣稳妥，或先行退却，再求反攻，亦或先解决张仲坚，哪里想到斛律明月先发制人，第一个对付的竟是他。

他算到许多点，但却始终没有想到过，斛律明月的一生，有进无退。

斛律明月声到人到，一掌击出，竟如泰山压顶。

郑玄不敢接，不敢战，脚一点，身形如箭倒窜，及时避开斛律明月的一掌。

只是他窜得虽快，斛律明月变化亦快，刹那之间，已变掌为钩，从郑玄胸口抓过。

“嗤”的声响，郑玄衣襟尽裂，露出赤裸的胸膛和五道血痕，可他还能及时吸气翻滚，终避开斛律明月的两击，等再站起来时，神色苍白。

半空有火光一闪，铁矢破空。

火、金两卫同时出手。

他们跟随斛律明月多年，当然知道斛律明月的犀利，斛律明月虽无枪弓在手，但在场众人，只怕无一人能接斛律明月三招以上。

这一战，结果只有两个，或是斛律明月死，或是他们亡，生死关头，一拥而上本来就是他们的打算。

火光、铁矢瞬间就到了斛律明月的眼前。

斛律明月目光微闪，身形如电，竟抢在火光、铁矢锋芒之前窜出，再次到了郑玄身前。

他知道一切的关键，均在郑玄身上，无论如何，他当先杀了郑玄。

郑玄脸色已绿，嗄声道：“斛律明月，我和你无冤无仇……”

他话都来不及说完，就地一滚，有月光大盛。

月光本黯，可那一刹那，所有光华均聚在一人之手。

刘桃枝出刀——泼风刀，李八百的泼风刀！

他和李八百本在三官之列，又是兄弟，技艺相通，李八百身死，泼风刀却到了他的手上。

泼风刀一现，竟不逊李八百使出，聚集万千杀气，向斛律明月罩来。

斛律明月出手，五指竟从刀锋间穿过，抓住泼风刀背，月光顿敛，斛律明月反掌一击，拍在刘桃枝胸口，刘桃枝吐血飞出。

可就是这瞬间，郑玄已滚入前来的黑影之中，空中“咯咯咯”响声不绝，那一刻，不知有多少弩箭暗器铺天盖地向斛律明月飞来。

斛律明月说的不错，潜来的那些黑衣人本是郑玄从草原带来，

个个身手卓越，武功不凡，早在前来之前，已准备了强弩利箭。

斛律明月脚一顿，就如苍鹰飞起，竟越过所有暗器，反到了所有黑衣人之后。

“咯”的声响，第二排弩箭射出，正取斛律明月落脚之地。

斛律明月陡然断喝，一拳击出，身边一棵碗口粗细的大树霍然折断，他手一探，已持断树在手，再一挥，狂风大作，漫天暗器尽数钉在树干之上。

他虽老迈，但威猛不减，手臂一震，树干上暗器竟霍然乱飞，反击了回去。

惨叫声不绝，那一刻，不知有多少黑衣人倒在了地上。

土卫出手最晚，也最慢，可就地一滚，左手已多了一张七彩短弓，右手多了一支青色的短箭。

弓是震天弓，箭是穿云箭。

当初响水集一战，土、木两卫就曾用此弓此箭对付孙思邈，这本是道中之器，如泼风刀一样，附寇谦之的咒语，弓一架，箭一出，可穿云夺日。

可木卫已死——为诱斛律明月入彀而死。

土卫一人运用弓箭，难免稍慢了一步，可他却没有犹豫，木水两卫身死，就是以死换取斛律明月的麻痹，他和其余四卫同生共死，亦是结义兄弟，他无论如何，都要为兄弟报仇。

手一挽，弓已满弦。

可未等手松，土卫就感觉喉间一凉，眼中满是不信之意。

一根树枝已在他搭箭之前，刺过了他的咽喉。

树枝丈许如枪，是被斛律明月从树干上一掌切下，而斛律明月就用这根树枝，在土卫挽弓之时，刺杀了土卫。

树枝是寻常的树枝，可运用的人却不寻常。

土卫咽喉“咯咯”作响，手一松，穿云箭射向半空，久久不见回落，如枪的树枝回撤，带出一抹艳红的鲜血。

土卫倒地，嘴唇嗐嗐，似想要说什么，终于转成一分苦涩。

定军枪——斛律明月的定军枪。

一枪刺出，千军难挡！

斛律明月一招得手，眼中却露出一抹悲哀，可那悲哀不过如流星坠落，转瞬间，他心中警生，身形一纵，已前行丈许，落地时，如枪的树枝抖动刺出，又有三个黑衣人仰天倒地，鲜血染红了白雪。

一拳如锤，擦他背心而过，他虽躲避极快，还感觉背心火辣辣地热。

心中惊凛，他不用回头已知，出拳的是张仲坚。

只凭这一拳，斛律明月已判定，张仲坚已胜张裕壮年！

念头脑海中电闪，假以时日，只怕龙虎宗就要再次兴盛。

他费尽心力除去道中高手，可道中高手却如野火除草，春风又生，郑玄未死，龙虎又起？

斛律明月不待多想，前方又有火光喷来，直奔眼前，铁矢如电，劲射胸膛。

火、金双卫已经红了眼。

他们五行卫不是兄弟，但情同兄弟，素来同进同退，但水木土三卫已死，他们活着还有何意义？或许他们活下去的意义，只是让斛律明月死。

但决心绝难等于实力！

他们已用尽了全力。

火光闪，火影刹那间全部落入斛律明月的眼中，那一刻，他眼眸似乎也变成了红赤之色。

如枪树枝一震，从火光中刺入，火卫不待反应，就感觉胸中火辣辣的有撕心裂肺的感觉。

斛律明月手中树枝如枪，无间隔地刺入了火卫的胸膛。

铁矢虽快，但仍快不过斛律明月的长枪。

斛律明月抖手拔出树枝，还能在这间隙，手指一弹，铁矢倒飞，已射入金卫的小腹。

冷风呼啸，所有人眼中均露出骇异之色。

他们均知斛律明月天下无敌，亦知他纵横天下三十年，未逢敌手，可还难信他竟然在众人的围攻之下，只凭一根树枝做枪，就连杀土、火两卫，重创了金卫。

张仲坚心中亦骇，可还能在电光石火间纵身而上，趁斛律明月未回身之前，一拳击出。

他得张裕醍醐之术，又得孙思邈的洗髓、易筋之术传授，这些日子勤修苦练，没有一日断绝，此时此刻，或许未能将全部技艺融会贯通，但一纵一跃，已如龙腾虎跃。

斛律明月已来不及转身，他只是手腕一转，如枪般的树枝反刺了出去。

他纵横天下，疆场常胜，一杆枪早运用得出神入化，就算不转身，也知敌手来路去势，他也早就算定角度，知一枪刺出，取的是张仲坚的胸膛。

胸膛乃一人要害，张仲坚必定躲闪。

张仲坚只要躲闪，他就有喘息余地，重新再战。

旁人都看他举重若轻的连诛叛逆，却少知五行卫本是寇谦之座下的顶尖高手。他连创这三人，用了极大的心神。

寇谦之当年成立北天师道，座下一百零八人中高手如云，六丁七星八将九曜等人，均是武功高绝，道中高手。

可最为高明的显然是双子三官四御和五斗。

五行卫就是五斗！

当年齐国灭道，文宣帝定让他除掉北天师道所有高手，他离间敌手，救了刘桃枝和五斗，将其转到麾下，三官之一的刘桃枝变成了他的灭道谋士，五斗也就变成了五行卫。

五行卫和刘桃枝感激他的救命之恩，竭尽心力帮他杀掉北天师道的六丁七星众多道中高手，就算四御也死在五行卫联手之下，五行卫之高明可见一斑。

可五行卫终究背叛，其中恩怨纠葛，实难决断。

斛律明月也曾挽留，但真正图穷匕见，留无可留，立下杀手。

孙思邈曾经说过，武功只能决定胜负，却决不出对错。

斛律明月当然认可，可那是孙思邈的世界，在他斛律明月的世界内，对错无法分辨的时候，还是一定要用武功来解决。

他虽连创三卫和刘桃枝，看似轻易，但精力耗费极大。

不过他只要稍加喘息，还有余力再战。

他虽入彀，但未准备逃走，天下只有常胜的斛律明月，却没有败走的斛律明月！他反想趁这一夜，将一切的一切，作一个了断！

他已疲，他已倦，他已老，他实在没有耐心再去等。

只是他长于武功，精于权谋，在这生死关头，也漏算了一样事情。

张仲坚根本没有躲。

“嗤”的声响，如枪的树枝已刺入张仲坚的右侧胸膛。

有鲜血潋滟。

斛律明月手微凝，本是坚硬如铁的心微微一沉，竟有分恍惚。

那一刻，他蓦地想起斛律雨泪。

他一生或许用尽权谋，但那日在书房和孙思邈品茶时，说的却是真心之话。

他杀五行卫时，虽有悲哀，但无愧疚，只因他知道其中内情另有蹊跷，他不想也不屑去辩解，生死关头，必须快刀斩乱麻，他杀五行卫未见得对，但五行卫反扑也不见得理所当然。

可他对斛律雨泪，却始终有分愧疚之意。

因此他曾想弥补，斛律雨泪临终前，让他莫要难为张仲坚，想让张仲坚走自己的路。

张季龄虽将儿子藏起来，但如何躲得开斛律明月？

斛律明月却未对张仲坚如何，他或许对张仲坚唯一做的事，就是让张仲坚知道自己姓张。

多年如梦，花开花落，他却未想过张仲坚不但认识了蝶舞，还结识了孙思邈，最终又处于和他敌对的情况。

或许这就是命，无论如何，结果都只是一个。

如枪的树枝从张仲坚胸口刺入，张仲坚没有躲，他非但没有躲，反倒全力前冲，让那树枝从自己的胸膛加速而过。

转瞬间，他和斛律明月近在咫尺，他立即挥拳，一拳击向斛律明月。

斛律明月或许没有算到，张仲坚却早考虑到这点，他已知道自己远不是斛律明月的对手，或许再有十年的光景，他说不定能和斛律明月一战。

但他等不了十年，斛律明月亦等不得。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拼死也要重创斛律明月。

一拳挥出时，山坳狂风大作。这一拳本聚集多年恩怨，只盼一招了断。

斛律明月立即出手，事出意外，可他在那刹那，最少还有三种方法将张仲坚格杀当场，但不知为何，他的手却慢了片刻。

“砰”的大响，张仲坚一拳重重击在斛律明月的肋下。

“喀嚓”声响，斛律明月肋骨似折。

一口鲜血狂喷而出，斛律明月竟被张仲坚一拳打飞了出去。

山坳静了片刻。

所有人似乎难信自己的双眸，不信这天下无敌的斛律明月，竟也有被击飞的时刻。

不知多少黑影涌上，刘桃枝、郑玄同时冲上。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斛律明月未死只是受伤，这实在是白驹过隙之机，他们当然要全力抓住。

张仲坚一拳击出，自己也难信竟击飞了斛律明月，才待上前，可斛律明月倒飞之时，也抽出了树枝。

一股鲜血从张仲坚体内飙出，他蓦地感觉周身空空荡荡，只上前一步，就滚倒在地。

其余人已到了斛律明月的身侧。

夜未尽，可天边月黯，斛律明月脸色红赤，突然暴喝一声，手中树枝长枪断成了十数截。

半空呼啸声大作。

树枝才断，陡然变成了短箭，反向冲来的众人射去。

问鼎箭！

斛律明月虽无枪弓在手，但他以树枝为枪，以残枝为箭，在这生死关头，绝不手软。

惨叫声迭起，不少黑衣人才一上前，就被枯枝洞穿。刘桃枝痛哼一声，已被一截树枝击中胸口，再次倒飞而出，郑玄断喝出剑，一剑竟刺在射来的残枝之上，长剑立断。

斛律明月脸色倏白，立在当场，长长吸气。

他一定要争得喘息之机，将所有叛逆格杀当场，可他气未吸人时，半空突有缥缈的声音传来。

那声音有如天籁之音，纯净清脆，但乍一听，斛律明月脸色又变。

那声音只说了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似慢实快。

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

九字真言！

是葛家的九字真言。

那九字真言一出，就如神话中的开山利斧，似虚实重地击在斛律明月的要害，旁人或者无恙，但斛律明月身形已凝。

是葛聪，葛聪来了！

葛聪从天字狱逃走，却未走远，原来是躲在这里，对他蓄谋暗算。

九字真言未出之时，早有一人从树顶飞身而下，羽冠木剑，长

喝一声，向斛律明月刺来。

是王远知，王远知出剑！

既然葛聪未走，王远知当然也不会离去，二人从天字狱脱身，一直埋伏在这里，等着和斛律明月一洗恩怨，不用问，释放他们的定然是刘桃枝。

若在平时，如斯一剑，虽是犀利，但绝不能奈何斛律明月，但这时他已竭尽所能，又被张仲坚重创，葛聪九字真言所缚，全身乏力，却再躲不开王远知的一剑。

剑仍是木剑，但在王远知手上，已不亚于钢刀利刃。

“嗤”的声响，木剑刺入斛律明月的胸膛。

山坳风冷，残月将落。

王远知一剑得手，陡然见斛律明月眼中的愤怒之色，几乎想也不想，立即翻身后跃。

他当然知道，老虎虽是可怖，但受伤的老虎，更是危险。

“啪”的声响，木剑陡断，倏然三分而出，郑玄才待跟随出手，见状狂吼一声，紧随王远知倒翻，可他闪身虽快，还是被半截木剑击中了左肩。

“喀嚓”声响，郑玄肩头脱臼。

王远知躲避极快，还是被一截木剑削落羽冠，等落地时，面无人色，长发散乱。

第三截木剑远远飞出，没入了黑暗之中，只听到惨叫一声传来，葛聪手捂咽喉从暗中踉跄而出。

有鲜血点滴，顺着他指缝流淌。

那截木剑，尽数没入他的咽喉之内。

他眼露怨毒，嘴唇嗫嗫，可任凭他如何努力，不要说九字真言，甚至说不出一个字来。怒吼一声，拔出喉中木剑，鲜血喷出，葛聪摔倒在地，再无声音。

有鲜血流淌，染红了本洁白的雪地。

血腥弥漫，却无人去看葛聪一眼，所有人都在望着斛律明月。

残月早已黯淡无光，天蒙蒙，仍没有半分亮色。

斛律明月头一次依靠树旁，脸色灰白，那本如山岳的身躯轻微颤抖，将要崩塌。那些黑衣人已然退远，但仍包围着斛律明月。

郑玄额头有汗，但眼中却已发光，扬声道：“斛律明月，你中了王道长的绝命天，活不了多久了。”

王远知冷哼一声，却未出言。他当然知道，这时候郑玄说出这种话来，绝非是想宣传他的功劳，不过是将斛律明月的痛恨转到他的身上。

这时候，他和郑玄当然还在一线，并不想自乱阵脚。

月将隐，山将崩，可山崩之前，他更不想上前陪葬，郑玄亦离斛律明月颇远。

刘桃枝呕了口鲜血，缓缓站了起来，走向斛律明月。

离斛律明月还有丈许的距离，他终于停了下来，他手中还拎着泼风刀，可泼风刀似也黯淡无色。

“斛律明月，你完了。”刘桃枝一字字道。

斛律明月衣袂随风颤抖，声音却冷凝如冰：“你穿的是情丝？”

他蓦地问出这句话来，多少有些怪异，可他当然知道自己问什么。

寇谦之手下高手如云，祭器亦无数，泼风刀为刀中利器，情丝却为防之法宝。

方才他射了刘桃枝一残枝，可刘桃枝却未死，显然是有情丝护身。

刘桃枝冷漠道：“不错，是寇天师所用的情丝，当初我用情丝抓了葛聪，如今用情丝挡了你一箭，斛律明月，你毁了北天师道。二十年了，寇天师在天之灵，有些事情，肯定也想和你算上一算。”

斛律明月嘴角、胸口均有鲜血溢出，紧握双拳：“你密室留言，又放了葛聪和王远知，显然早已决心和老夫决一死战……”

“不错，你千算万算，恐怕也没想到王道长、葛聪在此。”刘桃枝冷冷望来，“斛律明月，你也有算错的时候。”

斛律明月目光投远，喃喃道：“不错，老夫算错了。”他声音中除了分无奈，还有分悲哀之意。

只有他自己才明白，他算错的绝非是王远知和葛聪两人。

那他算错的是什么？

郑玄远远喝道：“斛律明月，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威风了这么多年也够了……”

话未落，脸色陡变，只因为在那刹那，有马蹄声雷动。那马蹄声极快，才一起就已至，转瞬间已冲到黑衣人的外围。

来的不过数十骑，却有千军万马的威严。

夜蒙蒙，为首那骑让人看不清面容，却只看到他铠甲寒光，手

中有枪。

枪起落，黑衣人纷纷倒地，嘶叫怒吼声此起彼伏，不过瞬间，那队人马已经撕乱了黑衣人的防线，为首那人一马当先。

这里怎么会有一队人马冲来，难道说……

斛律明月本是黯淡的眼眸，突然闪过一分光亮，如天明前最亮的那颗星在闪耀。

那人已冲到刘桃枝和郑玄的面前。

刘桃枝、郑玄脸色已变，嘎声道：“斛律须达？”

是斛律须达——斛律明月的第二个儿子！

斛律明月老辣深算，既然早知道刘桃枝、五行卫有问题，如何会不留后手，他的后手原来就是斛律须达。

若论威名，斛律须达当然远远不及斛律明月，可他毕竟是身手不凡，睥睨疆场，蓦地杀来，远非草原那些杀手能够阻挡。

斛律须达蓦地出枪，向刘桃枝、郑玄刺了过去。刘桃枝、郑玄立即后退，无论如何，定军枪的威名绝非等闲，斛律须达使出，一样让人不可小觑。

王远知却早早纵起，凌空扑向斛律须达……

斛律须达手一抖，长枪竟脱手而出，盘旋飞向斛律明月。

“爹，接枪。”

“嚓”的声响，他已拔刀在手上。

斛律明月虽受重创，但他手中若有枪，联合斛律须达，就算不能将在场众人斩尽杀绝，要冲出去，也绝非难事。

斛律明月一伸手，就已抄住了长枪，眼中锋芒一盛，可随即脸色立变，大喝一声，竟要扔了长枪。

定军枪本是他的最后依仗，他为何要扔了那杆长枪？

无人明了，可转瞬所有人均已明白，只因为那枪“嘭”的一声响，竟炸了开来。

那一刻不知有多少细针从枪中飞出，多数射在斛律明月身上。

斛律明月一声怒吼，飞身纵起，一掌竟向马上的斛律须达击去。

张仲坚一直卧在地上，感觉身子渐渐发冷，勉力维持清醒，见到这种情况，也不由骇然变色。

那枪怎么会有问题？

斛律明月为何要对斛律须达出手？

斛律须达一声长笑，双脚一点，不接斛律明月的一击，凌空倒飞而出。

王远知脸上变色，一时间竟不明白发生了何事，可斛律须达一退，他却面对斛律明月，大喝一声，一掌击出。

双掌相交，王远知只感觉有山岳般的巨力传来，手臂已断，一口鲜血喷出来，摔落到了地上。

斛律明月落地时，立足不稳，倒退几步，跌坐在树下，眼中除了愤怒，已有了深深的绝望。

方才他只是悲伤，但这刻却是绝望入骨，望着那马上的斛律须达轻飘飘落在了地上，斛律明月咬牙道："你是？"

那人绝非斛律须达！

那人掀开了头盔，露出宽广的额头，通天的鼻梁，精光流转的双眸。他微微一笑，竟能抱拳施礼道："斛律将军，在下裴矩！"

张仲坚一怔，心中凛然，恍惚知道这次暗算，谋划之深远还超乎他的想象。

"你如何知道……"斛律明月双眸本一直凌厉如箭，这刻却有难言的痛楚，他剧烈地咳嗽，竟已说不出话来。

"在下如何知道斛律须达是将军的后援，是不是？"裴矩还能微笑，"在下其实还知道更多，也知道将军不但派次子斛律须达来援手，还派长子斛律武都卫护宫城，同时派三子斛律世雄前往草原……"

斛律明月又是一口血咳出，已是黑色。

他不但受了伤，而且中了毒——剧毒！

裴矩突乔装而来，蓄意一击，当有必杀的把握，枪中藏针，诡异非常，斛律明月防不胜防。

斛律明月不看裴矩，只望着刘桃枝，刘桃枝移开了目光。

"将军难道以为刘桃枝泄漏了秘密？大谬不然。"裴矩淡淡道，"将军当然早对刘桃枝和五行卫起了疑心，因此才遣三子分别行动，却刻意绕过刘桃枝，泄漏消息的当然不是刘桃枝。"

顿了片刻，裴矩缓缓道："刺月行动是今日执行，但谋划早有了很长的时间，其实谶语未出之时，我等就知道，贵国天子对将军已有不满。"

斛律明月脸色惨淡，那本是如矢锋般的一双眼，已一分分地黯淡。

“何止是贵国天子，在下发现，贵国朝堂，简直没一个对将军满意。”裴矩脸色渐渐转冷，“因此消息是谁泄漏的，将军这么聪明，当然已知？”

斛律明月只是点点头：“你很好。”他绝望中又带了分悲哀。

“更好的消息在后面。”裴矩缓慢道，“斛律武都已被贵国天子召入宫中……而斛律须达不能来，下场你当然知道？”

斛律明月厉喝一声，又是一口鲜血喷出来，但却根本不能站起。

张仲坚虽早对斛律明月深恶痛绝，一直以诛杀斛律明月为念，但见昔日的将军竟这等模样，心中竟有惨然之意。

“斛律须达身手不错，在下能轻易地算计他，不用问，也是贵国朝廷的功劳。”裴矩缓缓道，“至于斛律世雄嘛，只怕也回转不了中原了，这当然是郑兄的功劳。”

郑玄托着手臂，忍痛上前道：“这一切当然还要裴大人精细打算。”

裴矩目光泛寒：“斛律家威风了三十年，今晚后，就会连根拔起，斛律明月，你灭北天师道时，早就应该想到这一天！”

斛律明月神色惨然，喃喃道：“不错，老夫早该想到这一天。只是……”勉强举目望去，眼中还余最后一分光芒。

他知道必死。

人总有一死，就算天下无敌的将军也不例外，可他心中还有分期望。

裴矩冷望斛律明月的脸色，一字字道：“将军还在等兰陵王吗？将军本来的打算，是不是伙同斛律须达和兰陵王，将我等一网打尽？”

斛律明月未答，可他神色已是答案。

他临死前，心如刀绞，他等的已不是兰陵王，而是个绝望中的希望。

“只可惜兰陵王绝不会来了。”裴矩凝声道，“他若会来，早就来了，难道不是吗？”转望郑玄，裴矩微笑道，“郑兄此次出力最巨，诛杀斛律明月的荣耀，还应落在郑兄的身上。”

郑玄目光转转，微笑道：“裴大人此言差矣，我不过是跑跑腿，传传信罢了。裴大人若能杀了斛律明月，定能流芳天下。”

二人含笑推搪，可眼中却似乎没什么笑意。

斛律明月突然大笑起来，可笑声中带着无尽的凄凉：“老夫也早知有死的一天，却不想会死在宵小手上，竟连杀老夫的勇气都没有！”

话音落地，陡然凝寒，一人手捂小腹，踉跄地到了斛律明月身前，手拿一针筒。

针筒黝黑，暗夜中散着幽冷的光芒。

针筒是暴雨梨花，持针筒的人却是金卫，他被斛律明月一铁矢击穿腹部，并未立即死去。

脸色惨白，金卫白衣遍是鲜血，他颤抖地立在那里，针筒缓缓地对准了斛律明月。

“斛律明月，当初五斗早在投靠你前，已立下同生共死的誓言。”

水木火土四卫已死，金卫当然也不想独活。

可他就算死，也要带斛律明月一块到地下，这是他最后的希望。

斛律明月望着那针筒，只感觉眼前的人已模糊，思绪渐渐远去，可还能点头道：“好，很好。”他不再多说，也不用多说。

他已疲倦，他眼中期待的光芒已淡。

他期待的不是有人能救他杀出这重围，他只是有些不信……

金卫拇指已按了下去……

裴矩、郑玄、刘桃枝、王远知紧张地望着斛律明月，眼眸中含意却不尽相同。

“啵”的一声轻响。

斛律明月嘴角反倒露出分笑，暴雨梨花，天下第一暗器，射出之后，根本无人能躲。

可早在金卫按动机关时，天地间突起了一道微红的光芒。

有光芒起，击在针筒之上，针筒飞起，所有的利针全部射到了天上。

金卫身躯晃了晃，栽倒在地，再无声息。

一人似乎从天而降，跪在了斛律明月的身前，嗄声道：“将军！”

众人微惊，不由后退了一步，神色改变。

那人却是兰陵王。

兰陵王来了？

裴矩、郑玄二人眼眸中精光一闪，互望一眼，这二人一为北天师道座下双子之一，一处三官之列，谋算精准，在刺月行动开始前，早

把一切细节想得清清楚楚。

兰陵王本不该来。

他来了，是不是事情还有什么变故？

二人侧耳倾听，举目环望，最终目光落在一人的身上，他们看的不是兰陵王，而是兰陵王身边那极为简朴的一个人——容如少年，神色沧桑。

郑玄笑容带分冷，裴矩眼中却带分寒光。

那人当然就是孙思邈。

孙思邈未看郑玄和裴矩，他一到这里，就已明白了一切，脸上迷雾又起，看的却是兰陵王和斛律明月。

兰陵王跪在斛律明月的身旁，眼中已有了无尽的悔意，他竭力要挣脱斛律明月的控制，可见到那昔日的参天大树竟凋零如此，心中却如刀绞。

“将军，我……”蓦地喉间哽咽，泪水已盈满眼眶。

斛律明月眼中突然有分光，一伸手，已紧紧地抓住兰陵王的手腕。

那一双天下无敌的手，此刻却颤抖如风中残叶。

“长恭，是你？”

他眼中有光，看人已经模糊，他已知道自己将放手，可他不想放。

不是不甘，而是因为还有太多的牵挂，有时候抓住并不只是为了控制不安，还是因为牵挂。

嘴唇嗒嗒，斛律明月低声道：“你来了……就好。”他嘴角有血，也有笑，他终于等来了他的期望，虽然来得晚，但在他心中，是不是总比不来的好？

他本是纵横天下的将军，却从未想到有一日，会有这般的软弱。

“是我不对。”兰陵王已泪下。

他挣扎多年，徒然发现，原来风筝断了线，得到自由，也未见得有想象中的快乐，等到它摔得粉身碎骨时认识到这一点，痛苦已是无可避免。

斛律明月似笑似叹：“没谁错了，这本也是道。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的迟早会去的……是不是，孙思邈？”他已看不到孙思邈，但他知道孙思邈会来。

是否因为他知道兰陵王既然来了，孙思邈肯定会在？

孙思邈眼中也有了分悲哀，他想回个“是”，可话到嘴边，变成了另外一句：“将军说的对。”

斛律明月笑了，笑中带分无奈，低语道：“为何你不早出来几年？”

这道理他终于懂了，可懂得未免有些晚。

“老夫征战三十余年，只为了神武帝当年的一个嘱托——一统天下的嘱托。”斛律明月喃喃低语，紧紧地握着兰陵王的手——握着最后的一分希望。

“老夫尽了力。”

兰陵王抓住了那只颤抖的手，感觉一颗心都在跟着颤：“是，将军尽力了，谁……都知道。”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一阵茫然，不求对错，只求能弥补些过错。他亦是威名赫赫的兰陵王，但在斛律明月面前，永远如同个顽皮闯祸的孩子，不懂父母的用心，一错再错。

他以为错就是对，错还能改，可有朝一日终发现，原来有些过错，错了再也不能改过。

不能更改的，就变成了一生的遗憾。

“谁都知道？”斛律明月嘴角又有笑，笑容却有些讥诮，他知道要死了，但他很多事情当然还明白，“老夫一去，只怕他们下一步就要进攻齐国。”

突带分热切，目光茫然却执着地钉在兰陵王的脸上，斛律明月哑声道：“齐国不能倒，还要一统天下。祖珽为人或许不足道，但他有才，可堪大用。”

孙思邈眼中蓦地露出分无奈。

“将军……你不用多想……你……你……”兰陵王声已哽咽，本想说斛律明月还会好转，但见到那越来越无神，微微要闭的一双眼，心中蓦地有分恐惧。

“可高阿那肱领军却不行，齐国不能没有你。”斛律明月手突用力，紧紧抓住兰陵王的手，没有了命令，头一次带着恳切道，“长恭，你答应我，留在齐国，卫护着齐国。”

他或许已准备放下，但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才知道终究无法放下。

风已停，雪茫茫，孙思邈身躯似僵。

他奔波千里，不过是为了个承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有了分

希望，可斛律明月最后、也是唯一的恳求却要断了他的一切努力。

他眼中有了分悲哀，却终究什么都没有讲，他甚至未去看兰陵王。

他不知道别人如何选择，但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兰陵王身躯跟随那颤抖的手剧烈地抖动，他也未去望孙思邈，是无力，也是不敢，他心中更有分不忍在激荡。

他知道一个决定就是一生——决定了，一生或许就如斛律明月一样，换取天下流芳，华服荣耀，同样也换取了一生的寂寞。

可望着那不肯闭上的眼眸，一滴滴泪水从那俊美的脸上流淌，落在那曾经荣光，如今枯竭的一双手上，他只说了几个字。

“将军，我答应你。”

斛律明月眸光最后一亮，缓缓地闭上了眼眸，嘴唇喏喏，最后回道：“谢谢……你。”

风已停，月已落，晨曦将至。

斛律明月眼眸中失去了最后的光辉，头一歪，松开了手，嘴角似笑非笑，眼角却垂落了一点泪滴。

他终于离去，或许疲倦地放手，或许牵挂地离去，或许带着恨，但或许……也带分感激。

他临死的那一刻，终究等到了他的期待，虽无法挽回最终的结局，但他仍旧坚持——坚持他选择的方向。

兰陵王那一刻，俊逸的脸孔已有扭曲，嘶声喊道：“将军！”

他用力地握住斛律明月的手，已泣不成声，可任凭他如何用力，终究无法挽回曾经的过去。

过去的始终无情地过去，并不以悔恨为转移。

不知多久，他才能缓缓站起，望向了身旁的孙思邈。

孙思邈也在望着他。

一人眼中有泪，一人眼中却有雾。

“我一直都很感谢你。”兰陵王声音低沉，低沉中带分颤动，“这些日子来，你早知真相，但你什么都没说。我知道，你一直尊重每个人的选择……”

孙思邈望向已去的斛律明月，轻叹口气，他已知道兰陵王要说什么，他也知道兰陵王的选择。

兰陵王泪未干，眼眸更朦胧，却再不说什么，俯身抱起那曾经如山的身躯，转过身来，却又止步。

郑玄、裴矩拦在路上，除此外，还有黑衣、铁骑层层而立，铁甲泛着寒光。

事情远没有结束。

孙思邈虽尊重旁人的选择，可世上能有几个孙思邈？

“斛律明月已死，不知两位还要做什么？”说话的却是孙思邈。

闻他发问，郑玄忍不住笑道：“孙先生聪明一世，怎么会问出这种糊涂的问题？”

“哦？”孙思邈皱了下眉头。

“此事经裴大人策划，早就酝酿许久，杀斛律明月不过是裴大人的第一步棋，若再能杀了兰陵王，随即就可让周国挥师东进，消灭齐国，天下一统。这等机会，裴大人如何会错过？”

郑玄说得慷慨激昂，转望裴矩，微笑道：“裴大人，我说的可对？”

裴矩含笑不语，只是眼中却一分笑意都没有。

孙思邈望过来，缓缓道：“这么说，你们不但要杀了斛律明月，还要顺便杀了兰陵王，我若阻挡，你们当然也要杀了我？一切拦你们路的，你们今日都要一口气地除去？”

王远知倒在雪地上，脸色已变。张仲坚卧在雪地里，心中发冷。刘桃枝还立在原地，神色木然，也不知想着什么。

这时风早停，天将明，天黯淡——原来天明前的那段时间，最为黑暗，也更加地寒冷。

刺心

第十二章 胜负

很多事情，孙思邈不说，并不意味着他不明白。许多事情，他未参与，但看得比谁都透彻。

兰陵王抱着斛律明月的尸体，浑身已在发抖，他想出刀，可他无论如何，也不想丢下斛律明月。

但他就算出刀，能否杀出这重重包围？

裴矩还在笑：“孙先生说的倒的确是我心中所想。这里还有许多郑兄带的高手，亦有我带的人，若真动手，孙兄当然能走，可别的人，真难说。”

郑玄缓缓道：“听说孙先生从不杀人的。”他还在托着手臂，斛律明月给他的痛还在。

他言下之意已明，孙思邈不杀人，武功再高，也绝不能和斛律明月相提并论，若是可能，他甚至要将孙思邈一块留下。

裴矩当然明白郑玄的意思，叹口气道：“可事情的决定权，眼下却不在我。”

郑玄反倒一怔：“那在谁呢？”

“当然在我家夫君的手上。”一人娇笑道。

有脚步声响起，圈外的黑衣人、骑兵突然闪到一边，有十数人从外走入，最先一人，衣红如火，笑靥如花，赫然就是独孤信的女儿独

孤伽罗。

独孤伽罗身后跟着一人，身着洗得发白的青衣，走路不急不缓，看起来说不上俊朗，可他一眼望来，其中大志横飞，让人立即忘记了他的寒酸。

那人当然就是杨坚。

杨坚身侧，有十数人跟随，衣着简便，但无不脚步轻盈，眼露精光，张仲坚望了，心中更冷，知道这十数人看起来并不起眼，但无疑比外围的骑兵和黑衣人更难对付。

他和孙思邈已深陷重围。

他不认识杨坚，但已看出来，就算裴矩这种桀骜的人物，也要听命于杨坚。

杨坚止步，凝望孙思邈道：“师兄，一别多日，别来无恙。”

孙思邈目光微闪，轻轻叹口气道：“看来裴矩计谋虽好，但也要你这样的人，才能无差运作。”

“师兄过奖。”杨坚平静道，脸上并没什么得意之色。

往事如环，往事亦如流水般从孙思邈脑海闪过，杨坚虽未说什么，但他见杨坚出现的那一刻，又清楚了很多事情。

杨坚隐忍十数年，第一次出手是除掉宇文护，他的第二次出手，就是要除去斛律明月，这个计划决心，从未有过改变。

“如今斛律明月死了。”孙思邈缓缓道，“我倒有件事想问问。”

“请讲。”杨坚平静道。

“我很想知道，这位郑道人的意思，是否和你想的一样？”孙思邈声音平静，目光却在杨、郑二人身上转动，他当然看出许多别人看不到的关联。

杨坚不语，郑玄微有皱眉——他的意思，本来很少泄漏，孙思邈说的意思，又是什么意思？

天已发白，可日头跳出阴霾，还需要一段时间。

独孤伽罗一旁笑道：“其实我是赞同郑道长意思的。”

孙思邈眉心一动，郑玄眉头展开。

杨坚仍旧平静的神色，目光落在郑玄的身上，突然道：“这位郑道长，师兄当然见过？”

他说的当然是废话，孙思邈只是点点头，静待他的下文。

“这位郑道人，也是寇天师的义子，这点相信师兄也已知情？”杨坚声音依旧平静，孙思邈这数月来，抽丝剥茧般揭开许多往事，

但杨坚显然知道的更多。

郑玄本是寇谦之座下双子之一，亦是郑夫人收养的义子，这次伙同三官中的裴矩、刘桃枝以及五斗借李八百之死一事，来找斛律明月报仇，这件事大伙或多或少都明了。

杨坚突提此事，究竟有什么目的？

郑玄眼珠微转，像是明白杨坚的用意，叹口气道："往事如烟，我等虽暗算了斛律明月，但这实在是报应，斛律将军身为天下英雄，我也不想如此。"

张仲坚回想往事，一时惘然，这一切真的是报应？

"绝非报应，而是刻意为之。"杨坚望过来，摇摇头道。

"随国公此言何解？"郑玄微有不解的样子。

杨坚望向孙思邈，缓缓道："这场恩怨中，参与的人，或多或少都与当年恩怨有关。无关的只有师兄一个，但师兄肯定对当年齐国灭道的始末已经了然。"

齐国文襄帝高澄遇刺，本是文宣帝高洋所为。

北天师道门人知高洋为首的朝廷要对道中不利，本想勾结永安王取得政权，但被高洋镇压，高洋随即宣布正式灭道，斛律明月执行。

那时寇谦之座下双子和郑夫人早已远走——一子去了苗疆成为了寇祭司，郑夫人和郑玄去了草原。

三官中的李八百、裴矩外逃，刘桃枝反被斛律明月所救，和五斗留在斛律明月身边参与灭道，反将七星八将九曜等众多同门高手屠杀。

北天师道门人外逃，向天师同门六姓之家求助，将六姓之家卷入，随即演化成二十年轰轰烈烈的齐国灭道之战。

綦毋怀文的洗手摆渡，不过是道中人的一个悲凉的缩影，响水集一役，亦只是齐国灭道的一个插曲，而建康宫变，也不过是齐国和道中之人争斗的余波。

刘桃枝终于发现杀错，却无法收手，斛律明月也一样。刘桃枝悔过想改，还能留在斛律明月身边，只为了斛律明月的一个承诺——事成后认错，恢复北天师道的声誉。

可最终的结局却演变成如今的结果。

孙思邈回忆往昔，心中叹息，摇摇头道："有个关键地方，我一直不解。"

"什么地方？"杨坚目光闪动。

“虽说有因必有果，可当初刺杀高澄的道中高手究竟是不是北天师道的人，我一直不清楚。”孙思邈执着此问题绝非无因，在他看来，这本是灭道源头的关键所在。

杨坚转望郑玄，缓缓道：“这点郑道长最清楚不过。”

郑玄强笑道：“随国公说笑了，二十年前的事情，贫道也不太了然。”

杨坚看了郑玄许久，喃喃道：“原来你也不算了然。”他口气中有分极为古怪的味道，话题一转，突然道，“寇谦之从天师处学艺，可说是天纵奇才，才能建立北天师道。但无可否认的一点是，他能建北天师道，却绝非一人之力。”

“郑夫人虽是女人，但女人中也有翘楚之辈。”说话间，杨坚向独孤伽罗望去。

独孤伽罗微微一笑，温柔无限。

杨坚亦笑，回到话题：“远的不说，只说道中魏华存魏夫人，岭南冼夫人，所作所为，均是让人钦佩。郑夫人虽声明不显，可若论能力，不见得差过这两位夫人。”

孙思邈缓缓点头，赞同杨坚的观点，却想着杨坚突然提及郑夫人的用意。

听杨坚又道：“寇谦之的基业中有着郑夫人极大的功劳，按理说，他应该感谢郑夫人，可寇谦之却有点对不住郑夫人，又和别的女人生下一子。”

说到这里，他又看向独孤伽罗一眼，目光中似藏着什么。

他说这些话，当然有另外的目的，但也在向身边的女人许诺——寇谦之的错误他既然知道，就不会再犯。

独孤伽罗又笑，接道：“郑夫人一怒之下，远走草原，带走了这位郑道长，不然这位郑道长很可能就是北天师道的下一代传人，北天师道由郑道长统领，说不定会是另外一番气象。”

郑玄眼珠转转，微笑道：“夫人说笑了，贫道怎么有这般本事？”

“你有这种本事的。”独孤伽罗笑靥如花。

杨坚缓缓又道：“郑夫人远走草原，却是心中愤愤。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的时候，会连命都给他，但一个女人若恨一个男人的话……”

“她只怕想要了那男人的命。”说话的是独孤伽罗，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望着杨坚。

杨坚点头道：“不错。北天师道本是有郑夫人极大的心血，但她

离开寇谦之后，却一心想要毁了它。”

孙思邈眼中闪过分恍然，喃喃道：“原来如此。”

他心中其实早有猜想，但经杨坚所言，才得到真正的证实。

“物必自腐，然后虫生。”杨坚继续道，“北天师道建立起来不容易，但毁灭并不困难，因为那时候北天师道已经矛盾重重。最大的问题就是北天师道发展极快，野心勃勃，竟想插手政事之中。”

王远知听到这里时，脸现愧意。

杨坚似有意似无意地看了他一眼，又道：“高洋和高澄虽是亲兄弟，但一直也在觊觎皇位。郑夫人看准这点，这才联系高洋，派她在草原培养的道中高手行刺高澄。”

众人恍然，却忍不住地心悸。

说到底，行刺高澄一事仍和北天师道有关，可起因不过是缘由一个女人的忌恨。

郑夫人这步棋走得极狠也极准，郑夫人此举，正合高洋的心意，高洋一心登基，同时也对北天师道忌惮，正好趁此借口一箭双雕。

联想到随后二十年的灭道之战，众人心有戚戚，孙思邈眼中更是露出感慨之意，他那一刻想的是，这些事情，斛律明月究竟是否知道？

郑玄一旁笑道：“随国公果然与众不同，竟把来龙去脉了解得清楚。”

他这么一说，显然是承认杨坚说的不错。

转望独孤伽罗，郑玄含笑道：“一个女人被男人抛弃，怎么做都不为过，夫人可赞同贫道的说法？”

独孤伽罗亦点头笑道：“郑道长倒是很为女人说话。”

众人见他们谈笑风生，心中却有些发冷。

张仲坚忍不住道：“但这对道中人是否公平？郑夫人为了一己恩怨，害多少人受苦？”

郑玄还是望着独孤伽罗道：“一个女人复仇起来，哪里会考虑许多？”在他眼中，只看重几个人，张仲坚的想法，他并不想去听。

独孤伽罗微笑点头，不待多说，杨坚已道：“道长说错了。”

“哦？”郑玄目光闪动，微笑道：“不知贫道哪里错了，还请随国公指正。”他看重的几个人中，杨坚显然算是头号人物。

“郑夫人不是没有考虑那么多，而是考虑得更多，她派人行刺高澄，绝非是只想灭了北天师道。”杨坚道。

郑玄皱眉道：“随国公的高见是？”

杨坚淡淡道：“没什么高见，只是郑夫人当年的目的，和阁下眼下的目的，颇为相同。”

郑玄脸色微变，沉默下来。

“师兄当然明白，如今天下不止周、齐、陈三国。”杨坚突道。

孙思邈点点头，看了郑玄一眼。

“天下除了周齐陈三国外，和中原最密切的就是草原的蠕蠕和突厥。蠕蠕当年最强，但已被齐国和突厥联手所灭。蠕蠕一亡，突厥势力强盛，已不让当年的蠕蠕。”

“陈国地处江南，和突厥难有关系，但周、齐两国都和突厥交界。”

“这些年来，周、齐两国为了消灭对手，一直对突厥示好，一方面避免腹背受敌，一方面想要借助突厥的势力，消灭对手。”

杨坚突然又谈起天下大势，有些突兀，郑玄听了，却是垂下头来，望向脚尖，有分不安之意。

“因此突厥现在借助周、齐之力，益发地壮大，眼下的可汗，叫作佗钵。佗钵因被周、齐争相拉拢，也是益发地狂傲，多年前曾放言，‘吾在南有两儿常孝顺，何愁贫穷’。”

郑玄益发地不安，杨坚身后十数人听到这句话时，眼中均露出怒火。

孙思邈轻叹口气道：“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这些年来，周、齐动乱连连，实在……”

他没说下去，杨坚却接了下去：“实在很不成器。不过大冢宰听了这话，却是很不高兴，因此对佗钵停止了拉拢。”

大冢宰当然就是宇文护，他狂傲非常，接连屠龙，怎么能忍受佗钵的言辞？

“斛律明月这二十年来，一方面和周交战，一方面灭道，也是分身乏术。可这几年来，斛律明月已将道中人消灭得七七八八，对佗钵也不再客气，周、齐两国的举动让佗钵很不满。”

孙思邈目光一闪：“于是佗钵就想除去宇文护和斛律明月？”

众人微凛，从未想到过周、齐两件大事竟和佗钵有关。

“不错，佗钵亦如当年草原要除去高澄一样，想除去宇文护和斛律明月！”杨坚凝声道。

兰陵王抱着斛律明月的尸体，本是神色木然，谁也不知道他在

想什么，但听杨坚说到这里，却是目光一厉。

众人均向郑玄望去。

郑玄笑容已有些勉强：“随国公此言何意呢？”

杨坚依旧神色平静，缓缓道：“当年高澄在时，整顿齐国，齐国已现繁荣之相。高澄志向远大，早看出突厥人如喂不饱的饿狼，因此对突厥已有警惕。”

“如果高澄还在，如今只怕是另外的一番景象。”杨坚很有感慨。

世事无常，但唯一可确定就是，过去了就过去，再不能重来。

杨坚又道：“那时草原还是木杆可汗在位，但和佗钵一样，均是野心勃勃。郑夫人到了草原后，就投靠了木杆可汗，因才识被木杆可汗器重。”

“而木杆可汗那时被蠕蠕打压，在草原中算不上什么。如果再让齐国一统天下，他更是无法施展抱负。”

“于是郑夫人就给了他一计，刺杀高澄，拉拢高洋，同时对蠕蠕征战。”

“此举不但让木杆势力逐渐壮大，还同时搅乱了齐国，灭了蠕蠕。”

杨坚目光一转，终落在郑玄身上：“周、齐、陈三国无论如何，均想一统，不想中原一统的只有木杆和佗钵，因为中原乱了，他们才有利可图，他们才能坐收渔翁之利。郑道长，你说是不是？”

郑玄脸色已有分难看，强自一笑。

“因此这几年周、齐稳定，让突厥很是不安。木杆虽死，但佗钵计划不变，因此派郑道长先入楼观。郑夫人本出自楼观，为阁下争取到道主一位不难。”

“而阁下随后联系北天师道的三官之一的裴矩，又取得我的信任，冒充仓官，助我杀了宇文护。”

孙思邈回想周营时的情形，轻轻叹口气，那时候他已经想到，那仓官可能就是郑玄。

能杀了宇文护，郑玄的确也出了一份力。

裴矩听到这里，目光闪动，也不知想着什么，见郑玄望来，微微一笑。

“只有阁下才最了解北天师道的动向，在宇文护死后，又联系了李八百和刘桃枝，在李八百死后，挑唆刘桃枝，联系裴矩，又设计杀了斛律明月。当然了，斛律明月被杀，其中也有高纬的一份功劳。他早对

斛律明月所为不耐，有意借刘桃枝之手除去斛律明月，刘桃枝身在齐国多年，当然早看穿这点，今日斛律明月孤立无援，齐国朝廷的心意，可见一斑。”

杨坚说到这里，望了刘桃枝一眼：“这件事若是败了，高纬尽可将事情推到刘桃枝的头上。”

刘桃枝仍木然而立，谁都不知他在想着什么。

他终于为兄弟复了仇，可他看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快乐。

张仲坚望见刘桃枝如此模样，却突然想到孙思邈当初传他易筋术时说的一句话。

报仇能否让你快乐呢？

他当时的答复是，不能，可他一定要报仇。

如今斛律明月死了，虽说死因牵扯可谓广博，但他也沦为其中的棋子。望着斛律明月的尸体，他心中蓦地有分失落。

杨坚望向郑玄：“阁下可说不负佗钵所望，极好地完成了佗钵所托。阁下这等本事心机，让人不能不佩服。”

日将升，天边微红。

山坳风静，静得众人的呼吸都听得见。

所有人均在望着郑玄，郑玄蓦地一笑：“随国公原来早知道一切，贫道还想事了后和随国公详细谈谈。”

“何必事后谈谈，现在谈不是一样？”杨坚微笑道。

“随国公可说是贫道见过最聪明的人。”郑玄眼中闪过分光芒，“聪明人，当然知道什么是聪明的做法？”

杨坚“哦”了声，望向孙思邈：“师兄，你说郑道长说的聪明做法是什么？”

孙思邈未答，独孤伽罗已笑道：“天下熙攘，皆因有利可图。死了就是死了，要考虑的是活着的人。草原佗钵眼下势力极大，若是惹恼了他，只怕对周国灭齐不利。”

郑玄眼眸一亮，含笑道：“夫人所言，显是真知灼见。”

独孤伽罗又是一笑，妩媚万千：“郑道长不负佗钵所望，又有郑夫人支持，日后回转，定能得佗钵赏识，以郑道长之能，统领草原也非难事。”

“夫人实在过奖了。”郑玄笑道，“贫道从未想过什么统领草原，只是想，日后能和随国公合作，定能成就一番大事。”

“这是聪明人的想法。”独孤伽罗抚掌轻笑，看着杨坚道，“我夫

君是个聪明人，这点从不容质疑。”

郑玄眼眸光芒更亮，附和道：“当然如此，贫道虽负佗钵之命，但除去宇文护和斛律明月，不也和随国公想做的不谋而合？”

杨坚闻言微微一笑。

张仲坚、王远知听到这三人的交谈，一颗心均沉下去。

杨坚是个聪明人，聪明人当然会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

原来所有的一切，和草原佗钵的阴谋有关，而这个郑玄，就是草原的关键人物。杨坚既然知道这点，当然会拉拢郑玄。

斛律明月已死，周国若能再次联合草原势力，灭齐不难。

而杨坚在这时候说出这个秘密，用意看起来也很明显。

杨坚终于再次望向孙思邈，缓缓道：“师兄这次还有什么不明了的？”

孙思邈竟还能笑笑：“你说的异常清楚明白。”

“那师兄还想问什么？”杨坚又道。

孙思邈略作沉吟，望向了郑玄，缓缓道：“我有些事想问郑道长。”

郑玄脸色微变，强笑道：“孙先生想问什么？”他看重的几个人中，孙思邈无疑排行在第二，他当然知道，很多事情，孙思邈也清楚地明白。

“阁下实在是个很聪明的人。”孙思邈叹道，“二十年了，郑夫人的恨或许还在，但阁下所为，显然不仅仅是为了郑夫人。”

见郑玄不语，孙思邈道：“阁下雄心伟志，或许远超在场所有的人。”

“孙先生实在过奖了。”郑玄叹道，“贫道不过是奉命行事，不得已为之罢了。”

“是吗？”孙思邈淡淡道，“那当初阁下杀了寇祭司也是奉命行事，不得已而为之？”

郑玄皱了下眉头：“我实在不知先生说什么。”他一副无辜的样子，可眼中却有了分不安。

孙思邈双眸中少有的锋锐，突然道：“世上香料种类很多，有一种香料叫作陈年，喷到身上，香味虽淡，却是历久不散。”

郑玄这次倒真不知道孙思邈说什么，迟疑道：“先生的意思是？”

“当初你杀了寇祭司，还想行刺于我，却被我刺中手腕，中下了

陈年。”孙思邈盯着郑玄道。

郑玄皱了下眉头，忍不住缩了下右手。

“伤疤虽可掩盖，但香气一直都在。旁人或许嗅不到，但我却嗅得出来。”孙思邈轻淡道，“后来你挑动我和斛律明月决斗不成，自恃计谋，在李八百死后，又来找我，那时候我已知道，数次要杀我的人均是你。”

郑玄脸色转青，不发一言。

裴矩想起当初在寇祭司死后，和孙思邈交谈的情形，也暗自心惊，不信世上居然还有这般沉稳之人。

“只是那时我还在猜测你对我动手的用意，我和你本无恩怨。”孙思邈叹道，“今日听杨坚一席话，我才明白。你杀寇祭司，是为了报当年夺位之仇，你想要杀我，却是怕……”

他说得奇怪，在场诸人略有不解。

郑玄冷笑道：“我怕什么？”他这么一说，显然承认孙思邈说的不错，事到如今，他也无法否认。

“你怕斛律明月改变。”孙思邈缓缓道，“斛律明月一变，齐国就变。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斛律明月若变了一手遮天的做法，齐国只有更强。齐国强盛，你们草原就无利可图，这不是佗钵，也不是阁下想要的局面！”

郑玄看了杨坚一眼，淡淡道：“也不是随国公想要的局面。”

“因此你一定要杀了斛律明月，在这之前，恐怕还是你暗算了段韶，你不但想要统领草原，恐怕还有更大的野心，周、齐、陈想要一统天下，佗钵也想，阁下恐怕也想的。”

杨坚动也不动，脸上没什么表情。郑玄脸色却是数变，听孙思邈叹道：“可这却不是我想的，以阁下的心情，不同路的一定要除去，因此阁下一定要杀了我……”

郑玄突笑：“先生若和我一路，我就不会想杀先生。”

孙思邈目光中带分悲哀：“你我从不是一路的。”

他未等说完，张仲坚一旁接道：“不错，挑动战火，祸害天下百姓的事情，有良心的人，从来不会做！”他虽明白形势险恶，但听到这里，还是忍不住热血沸腾，出言支持孙思邈。

郑玄轻蔑笑笑道：“天下逐鹿，本是野蛮行径，强者的盛宴，要的就是不择手段，妄谈什么良心，只有死得更惨。”

“是吗？”孙思邈笑笑，转望杨坚道，“你也是这么想？”

杨坚亦笑，可眼中似藏着锋芒，突然向身后十数人中的一人招

招手，那人面容俊朗，但看起来极为沉默，见状缓缓走到了杨坚的身边。

“我这次带来的十数人中，师兄恐怕一个都不认识。”杨坚微笑，一指招来那人道，“但这个人，师兄一定要认识认识。”

那俊朗的人微微躬身施礼，沉声道：“在下长孙晟，久仰先生大名，今日一见，三生有幸。”

孙思邈微微扬了下眉，似也有点困惑，不解杨坚介绍这人的用意。

杨竖又向身后指了下：“还有韩擒虎、贺若弼……”

他每指一人，那人必定微躬施礼，对杨坚显然极为尊敬。

“这些人在宇文护在时，均是抑抑难得实现平生志向。宇文护一死，他们才能崭露头角，相信假以时日，必定能扬名天下，青史留名。”杨坚说得虽沉静，但其中却有股力量不容置疑。

他在昆仑十年，学会天师法术势三技，不但运筹帷幄，亦会看人。

郑玄望着被杨坚介绍的手下，眼中闪过分奇异。

杨坚却似未见，继续道：“宇文护之死，孙兄出力甚巨，因此他们对先生也是极为感激。”沉吟片刻，缓缓道，“如今大周内乱已清，外敌又去，更有一帮人手喷薄欲起，想要施展生平抱负，若师兄能够加入进来，定能成就一番大事。”

郑玄更是脸色不自在，突然说道：“他看不起贫道，也未见得看得起随国公，随国夫人，你说是不是？”

独孤伽罗微微一笑，颇为灿烂，郑玄还以一笑。

以他的心机，一时间竟也不明白杨坚究竟何意，可见独孤伽罗如此，心中却定。

他早看出来，独孤伽罗在杨坚面前说的话，有决定的作用。他也相信杨坚是聪明人，聪明人自然明白该怎么选择。

孙思邈看着杨坚许久，这才摇头道：“多谢你的好意，只是我素来自在惯了，走不了你走的路。”

“我何尝能走师兄走的路？看来我们本来就是道不同的。”

杨坚说完这句话时，红日已升，但山坳遽冷，杀气浮动。

“我记得和师兄还有个赌约。”

孙思邈笑笑，多少有分落寞：“你不说，我倒不记得了。”

“可我却一直都记得。”杨坚轻轻说着，神色间有说不出的坚

决，“你当初和我定下赌约，三局两胜，输的一方定会听赢的一方的吩咐去做一件事，哪怕去死。”

众人微震，郑玄眼中闪着振奋的光芒。

“第一局你赢了。”杨坚又道。

孙思邈点点头，一旁的独孤伽罗突然道：“第二局你却输了。”

“哦？”孙思邈略有扬眉，却未多说什么。

“我夫君当时说，你再见斛律明月之时，他一定会杀了你，或者因你而死。”独孤伽罗含笑道，“斛律明月虽未死在你手上，但是因你而死的。张仲坚算是你的弟子，参与了此事。”

她说到这里，向裴矩看了眼，裴矩笑笑。

张仲坚大为诧异，虽具体如何不算明白，但还是嘶声抗争道：“我不是先生的弟子，先生从未参与此事。”他从不知道他行刺一事，竟然牵扯到孙思邈的身上。

可说话时，心中惘然，孙思邈若不教他易筋洗髓之法，他说不定真不会到了这里，但转念一想，心中凛然，明白了一件事情，无论如何，以裴矩的心机，都会将他扯上。

裴矩将张仲坚拉上，绝不是看中了他的武功，而是要让孙思邈输。

独孤伽罗不理张仲坚，只凝望孙思邈道：“就算没有张仲坚，你若不见斛律明月，他也不会改变，他若不改变，亦不会死。”

她说得玄奥，孙思邈却清晰地明白。

斛律明月已不是从前的那个冷酷无情的斛律明月，他也知道目前齐国的问题，见孙思邈后，被孙思邈感染，也在尝试改变，但他的生存规则是非生既死，他尝试改变这个规则，试图挽回一些事情，但可惜的是，他改变的惨痛，甚至连命都赔了进去。

但他就算不改变，他还能撑多久？

那个父子拉车的故事，对他的触动有多大？

孙思邈并未去想这个问题，只是道：“不错，第二局我输了。”

裴矩微有分讶然，他以为孙思邈会有千般辩解，他也准备好了万般理由反驳，却没想到孙思邈承认得这般干净利索。

他一直难看透孙思邈这个人，或许因为他们一直不在一个世界。

独孤伽罗也有些意外，她还在微笑，但颇好看的秀眸已眯了起来，似乎在重新审视眼前的这个男人。

“因此你和我夫君，还要再赌一次！”

孙思邈脸上迷雾又起，望向杨坚：“一二局的内容，都是由你决定的。”

“是。”杨坚立即道，他做事亦不喜欢拖泥带水。

“当初在周营曾说，第三局赌什么内容，应该由我决定？”

裴矩上前一步道：“孙思邈，你难道认为此时此刻，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他说话时，望向了杨坚，目光中有征询之意，在他看来，赌约不过是强者的游戏，眼下大局已定，根本不需要再赌。

杨坚一摆手，裴矩立即收声，北天师道门下高手众多，但多数殒命，裴矩能活到现在，绝非因其武功高强，而是因为他能审时度势，他和李八百虽同列三官，李八百行的是逆天之事，他却能顺势而为，见机而动。

因此李八百死了，他还活着。

“我十分感兴趣，师兄究竟会怎么来赌。师兄请说。”杨坚仍旧是平静的表情，可眼眸中也有光芒闪动。

当初孙思邈在周营曾说过，他不喜欢赌，但能赢杨坚的事情，他却觉得值得尝试。

那杨坚呢？是不是觉得无论如何，也想和孙思邈决个胜负？

这种机会并不多，他若错过，只怕再难有第二次的机会。

独孤伽罗望着眼前这两个男人，神色复杂。

这无疑是天底下最有魄力，却又截然不同的两个男人，但这两个男人，又似有相似之处。

孙思邈终向兰陵王望去，见到他仍抱着斛律明月的尸身，神色木然，暗自叹口气，缓缓道：“这第三局吗？”

他话音未落，衣袂已动。

郑玄见了，立即叫道：“拦住他。”他话未出口，凌空而起，挡在了孙思邈的身前。

他一直留意着孙思邈的举动，一直琢磨着眼前的局面，孙思邈和他不是一路，和杨坚也不是一路，而他看起来和杨坚早是一条线上的人。

他接连参与刺杀宇文护、斛律明月之事，信心暴增，几乎感觉天下并无不可为之事，他当然也看出杨坚也有雄心，有雄心的人，就绝不甘心屈居人下，他们本有共同的目标，眼下联于当是天衣无缝。

杨坚这个聪明的人，当然明白这点。

孙思邈要救兰陵王，当知道擒贼擒王，他想对杨坚不利，想要劫持杨坚，放走兰陵王。

念头不过电闪，郑玄已有了主意，他一定要拦孙思邈一拦，他知道不是孙思邈的对手，他虽是北天师道双子之一，隐藏了实力，但他究竟还是不如孙思邈，他只想要表明心意，和杨坚并肩作战，剩下的事情，自然有别人去做。

更何况，孙思邈从不杀人，但他却可趁机看看能否除去孙思邈。

他身形展动间，已见到裴矩斜斜冲出，直奔孙思邈的背后，更增信心，拔剑劲刺，那一刻，剑影如漫天雪舞，凄迷了孙思邈的眼。

有青光突破那剑影，突然勒到了他的脖颈之上。

郑玄一惊，就感觉一股大力传来，如同被绳索吊住脖子挥出，身不由己地摔在雪地之上，“砰”的一声大响，筋骨都要折断。

孙思邈身形一起，身形已凝，身躯已离杨坚不过一剑的距离。

裴矩的手掌离孙思邈背心不过咫尺，却没有击下。

因为一条青色丝带笔直如剑，指在他的喉间。

丝带是孙思邈袖中的丝带，剑是天衣之剑。

天衣本无敌。

郑玄摔在地上难起，眼中满是骇然，他实在难信方才就是这条青色丝带先如绳索般套住他的脖颈，将他摔出，然后又如利剑般制住了裴矩。

北风寒，寒了裴矩的喉间，他一寸寸地缩回了手掌，额头见汗。

他虽知孙思邈不杀人，可兔子急了都要咬人，他要真想要孙思邈的命，谁能敢保证孙思邈生死关头不杀他？他没必要用命做赌。

裴矩收手，孙思邈收剑，青光一闪，回到衣袖间。

剑在袖中，天衣之剑，本可刺杀人于瞬间，但剑出时，从来只想救人，却不想杀人。

孙思邈望着杨坚。

杨坚也在望着他，竟未稍动，他实在有着超越常人的冷静，他身后诸人亦是未动，他们本是不得志之人，得杨坚向天子推荐，才有机会崭露头角，他们为了杨坚，本可以赴死，他们未动，是因为他们未得杨坚的命令。

晨风吹拂，寒意萧瑟。

孙思邈凝望眼前的杨坚，突然笑笑："我还记得你讲的那个师兄弟的故事。"

"哦？"杨坚没有笑，面无表情。

"你说过，你不想重蹈那师兄弟的覆辙。"孙思邈淡淡道，"可你在我一出山，就将我的消息传到邺城，不然斛律明月也不会那么快发现我的行踪。"

杨坚未承认，可也未否认。

斛律明月在孙思邈一入城就能发现他，当然也有原因。

"你说出我的身份，也间接让宇文护知道了我的下落。"孙思邈又道，"有几次，我若忍不住，可能就会死，也可能从此改变。"

"你还没有死。"杨坚淡淡道。

这点他当然能确定，可他不确定的是，孙思邈是否已改变？

红尘往复，坠入其中，有几个能够不改变？

"不错，我没死，我还要完成冼夫人的嘱托。"孙思邈轻淡道，"你当然知道我来邺城的目的？"

"我知道。"杨坚平静道，"你为了兰陵王，你也想救天下。"

他们是同门师兄弟，或许裴矩不解孙思邈，但杨坚知晓。

"不错，我奔波往复，除了为兰陵王，也是为了天下百姓早脱战乱之苦。"孙思邈笑容略带苦涩，"可只怕……"

他并没有说下去，因为他知道随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斛律明月已死，齐国立即由强转弱，只怕随后的几年，战乱频繁，百姓日苦。

若一统，当然会有代价。

"十三年前，若非冼夫人，我说不定已死。"孙思邈缓缓道，"我那时曾说过，一定会报答她。十三年后，你派人向冼夫人通知了我的行踪，同时暗传天下，说我身有如意，让我成为众矢之的。"

孙思邈说得平静，说的却是事实。

杨坚只是回了一个字："是。"

"但这世上并没有如意。"孙思邈淡淡道，"其实据我所知，张角临死前说的是，若得按那律，何至这般田地！他说的律，本是天地之道——亦是天师告诉他的道，他不尊天道，终难逃一死。"

这和他对高纬说的不同，因为他知道很多事情，说得神秘些更

有人信。

可他不必对杨坚那么说，杨坚不信神秘。

“只是后人以讹传讹，将按那律说成了阿那律，又和天竺梵语联系在一起，变成了如意。”

众人面面相觑，一时间不知是该哭该笑。

若孙思邈所言是真，那一切的一切，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

“我从来不认为世上会有如意。”杨坚淡淡道，“所谓的如意，不过是人心软弱之向，人因懦弱，才有神之出现，我只相信自己。”

孙思邈淡淡一笑：“我却信世上还有如意，但这如意，本在人的心中，关键是你是否去寻。”

杨坚露出沉吟之意，他虽自负，但有意义的话，他还是会听。

孙思邈说完想说的话，凝望向杨坚。

“可无论如何，我答应冼夫人的事情，就一定尽力去做。”

他眉一扬，眼眸深沉如海：“第三局我想赌——你若是现在杀了兰陵王，你觉得我会不会破誓杀了你？”

晨风似凝，众人屏住呼吸，一时间错愕万千。

裴矩更是眼珠急转，不知如何抉择。

第三局本是决定胜负的一局，可其中有多种抉择，最稳妥的一种当然是，杨坚不会去杀兰陵王。

不杀兰陵王，也没有所谓的输赢。

裴矩虽不想承认，但亦知道，如今孙思邈的武功绝非他能望其项背，孙思邈眼下若杀杨坚，绝不是难事。

既然命悬一线，何不以退为进？

当然了，杨坚还有别的选择，他若是性格刚硬，那就是宁可杀了兰陵王，赌孙思邈会否破誓，或赌手下高手是否能敌得过孙思邈。

但这种可能极为凶险，裴矩扪心自问，换了自己，恐怕不会冒险。一件事，若没有八成的把握，他不会轻易动手。

王远知人在雪地，感觉周身疲惫，却是忍不住骇然，眼下他绝没什么讨价还价的本钱，孙思邈若和杨坚崩裂，死得最快的恐怕反倒是他。

张仲坚却想，先生因我而入局，要死大伙一块死，若真的出手，这一次，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连累他。

独孤伽罗眼中却泛光华，她什么都没想，她只在等杨坚的决

定，杨坚的决定，当然就是她的决定。

众人那一刻可说是心思迥异，杨坚沉默无言，郑玄挣扎站起，突笑道：“随国公一代豪杰，若被你威胁，日后如何能够称雄天下？”

他一句话落地，所有人脸色均已改变。

这是挑拨之言，但也最能击中人的争强好胜之心。

杨坚眸中厉芒一闪，冷冷道：“不错，我若今日受师兄威胁，日后如何能够称霸天下？”

说话间，他身躯挺拔，一挥手，喝道：“杀！”

杀字才出，有鸟儿惊起，似不堪杨坚身上的杀意。

他身后十数人已动，这些人本是他的死忠，绝对以奉行他的命令为第一要义。

郑玄几乎同时冲出，他知道大局已定，他还不服，他认为方才自己不过是大意，只要能和杨坚手下的高手合作，他们还有诛杀孙思邈的希望。

杀了孙思邈，兰陵王不足为惧，兰陵王若死，齐国必崩，到时候草原就可挥兵南下，就算不能一统天下，亦能和大周并肩称雄。

他身形才起，心中就惊，因为有惨呼声起，那发出惨呼声的竟是他的手下。可不待他去看，感觉一人飞快接近他的身后，有寒风迫来。

郑玄断喝一声，竟能冲天而起，避开身后那人的偷袭。

偷袭他的人是裴矩。

郑玄又惊又凛，转目之间，就见到圈外的骑兵和杨坚十数个手下里应外合，已将他带来的手下杀了半数。杨坚的手下竟不杀孙思邈，反对付郑玄的手下！

郑玄人在半空，厉声喝道：“杨坚，你要做什么？”

没人回话，有红缨枪一闪，趁郑玄人在空中时，接连刺出。

独孤伽罗已出手。

她虽是个女子，但绝不让须眉，当初她能一枪刺杀宇文护，武功高明可见一斑。

郑玄手臂已伤，可在这片刻，空中腾挪，居然还能躲过独孤伽罗的数枪，才一落地，裴矩就一掌拍来。

郑玄避无可避，大喝一声，同时一掌拍出。

他当然知道裴矩掌法高绝雄厚，但这刻他纵有千般妙计，却也无计可施。

“砰”的声响，二人双掌相交，裴矩退后一步，可郑玄却早借这掌力倒飞而出。

他已知道不妙，亦知道杨坚有了除去他的打算，眼下他处于极不利的境地，可他若能飞出重围，还能有一线生机。

因此他硬接一掌，却已借力高飞，直如飞鸟般。

可飞鸟虽灵动，却快不过一道微红的光芒。

红日起，照天下灿烂，那微红的光芒，夹杂在日光之中，若隐若现地从郑玄胸口掠过。

郑玄惨叫一声，已如断线的风筝般坠落在地。

红袖刀远逝，落入那苍茫的雪地中，再也不见。兰陵王出手，出手一刀，洞穿了郑玄的胸膛。

惨叫声已停，郑玄在雪地中挣扎扭动。

山坳又静。

郑玄抬头望向远远的杨坚，神色凄厉道：“杨坚，你为何要杀了我？”

杨坚淡淡道：“受人威胁而变，当然不能称霸天下，但轻易听人挑拨，一样难以称雄天下。郑玄……孙思邈不和你我同路不假，但不意味着你我会同路。”

“你不怕佗钵找你麻烦？”郑玄嘴角溢血，嗄声道。

“我怕。”杨坚淡淡道，“可杀你的不是我。”

杀人者是兰陵王。

红袖远落人仍定，兰陵王抱着斛律明月的尸身，面无表情。

他有理由杀了郑玄，可杀了郑玄能如何，一样挽不回斛律明月的性命，他手上青筋已起，但仍未动，如今结果本非他能够决定。

目光转动，杨坚环望众人道：“更何况，今日之事，我想不会有人说出去。”

有红缨枪动，一枪将郑玄钉在地上，独孤伽罗还能笑着补了句：“你为除斛律明月身死，我等一定将你的功劳转告佗钵，你放心去吧。”

郑玄死死地望着独孤伽罗，似终于明白，他不但不解孙思邈和杨坚，也不解女人。

他还瞋着目，但已气绝。

山坳又静，郑玄虽死，肃杀不减，王远知、张仲坚已作好背水一战的准备。

缓缓望向孙思邈，杨坚轻淡道："郑玄输了，但你我还要分个胜负。"

场面一乱就定，孙思邈始终动也不动，只是眼眸中，却难免露出一分无奈。

顿了片刻，杨坚一字字道："我赌就算我眼下杀了兰陵王，师兄也对我无可奈何！"

孙思邈未动，杨坚亦不动，只有雪泛寒光，映在二人的眼眸中，迷离不定。

独孤伽罗手持红缨枪，美目中露出少有的紧张之意，在场诸人无不屏住呼吸，静等答案。

许久，孙思邈这才点点头，轻声道："很好，你赢了。"

众人均是一怔，张仲坚、王远知已是露出绝望之意，兰陵王还在那里站着，只是浑身关节已咯咯响动。

杨坚脸上并没有丝毫的表情，可他的眼中，却也露出一分诧异，半晌后，他突然笑了，轻淡道："可我何必杀他？"

众人又是一愣，兰陵王也有意外的表情，从未想到杨坚会说出这种话来。他是威震天下的兰陵王，放虎归山，后患无穷，杨坚竟不想杀他？

孙思邈嘴角终浮出分笑容，他输了，可他看起来比赢了还要高兴。

望着孙思邈嘴角的笑容，杨坚轻叹口气道："看来师兄终究不会和我走一条路了。"

"我只是感觉这条路有点挤。"孙思邈缓缓道。

气氛似又有些冷，杨坚微微一笑，化解了冬的僵冷："师兄虽和我路不同，但我从不介意别人和我走不同的路！"

一摆手，外围骑兵和他的手下散了开来，杨坚缓缓道："要走的可以走了。"

众人均是一怔，他们见杨坚用雷霆手段诛杀郑玄，虽是痛快，但心中难免惴惴，以为杨坚会斩草除根、杀人灭口，哪里想到杨坚竟能网开一面？

王远知本已蓄力，见状站起，看了孙思邈一眼，神色复杂，终于挣扎向外行去。

并没人拦阻，王远知渐渐走远，消失在茫茫的天地之间。

刘桃枝神色木然，似对发生的一切均已麻木，杀了斛律明月，他眼中只有空虚之意。

缓缓移动脚步，他才走了两步，杨坚突道：“刘桃枝。”

见刘桃枝站立，并不转身，杨坚又道：“斛律明月其实已经变了很多，他本想实现对李八百的诺言，只可惜，李八百在联系斛律明月之后，又联系了草原的郑玄。”

刘桃枝身躯微震。

李八百又联系了郑玄？难道说李八百也和草原勾结，要对中原不利，斛律明月就因为这点，才下手除去李八百？斛律明月就因为这点，才一定要先除去郑玄？

李八百、郑玄已死，这个问题，只怕没有了答案。

凝立片刻，刘桃枝这才举步离去，始终竟未多说一句话。

兰陵王却到了孙思邈的身边，孙思邈亦在望着他。

红日初升，有光芒温柔地落下，却驱散不了雪地的寒光。

兰陵王那一刻的眼眸中，突然有了雾，许久，他才道：“我来这里，本想随后和你一起……前往岭南。”

他这次说的是真心话，因为那雾已要化成了泪。

孙思邈未语，只是眼中也有分迷雾，也带分无奈。

“但我现在已不能。你告诉我……娘亲，我现在不能离开。”兰陵王只说了这一句，霍然转身，抱着斛律明月的尸体，大踏步地离去，再没有回头。

天地间有光芒落下，给他身躯拖出个长长寂寞的影子。

他已不能离开——因为斛律明月已死，斛律明月死前曾恳求他，卫护齐国。

可他不去岭南，难道仅仅是因为斛律明月临终的嘱托？

孙思邈望着兰陵王的背影，沉默下来，可他终究没有去拦。

该来的会来，该走的也一定要走。

他对冼夫人承诺，他会尽力而为，他已尽力，他相信冼夫人能够理解，不但理解他的所为，还能理解兰陵王的选择。

缓缓到了张仲坚的身边，孙思邈伸出手来。

张仲坚蓦地感觉一股热血涌到了胸口，霍然拉住孙思邈的手站了起来，他虽被斛律明月重创，但早用易筋之术锁住了受创的血脉，他知道自己不会死。

孙思邈搀扶着张仲坚，缓缓地向圈外走去。

杨坚一直默默看着众人的举动，突然叫道：“师兄。”

孙思邈止步，缓缓转过身来。

“你还欠我一件事情。”杨坚淡淡道。

张仲坚心有抽紧，孙思邈只是点点头道：“你说。”

杨坚目光数变，凝望孙思邈许久，才缓缓说道：“不论北天师道和齐国恩怨如何，但自此后，天下再无北天师道。”

裴矩一旁立着，脸色似有改变。

“可天师六姓之家尚在。”杨坚沉声道。

张仲坚握紧拳头，暗想杨坚这么说，难道也想如斛律明月般，除去六姓之家？

“道者为道，生生不息，如斛律明月般强自逆天行事，终难成事。我只想师兄日后辛苦些，为天下百姓约束天下道教。”杨坚嘴角露出抹笑容，“不知师兄可否应允？”

孙思邈只是点点头，扶着张仲坚缓缓离去。

杨坚一直望着孙思邈的背影，目光中满是复杂。

日头东升，山坳已静静如初，杨坚仍立在山坳中，痴痴出神，只有独孤伽罗陪伴在他身旁。

若非雪地上有鲜血凝紫，似乎一切从未发生过。

“我以为你会留下孙思邈，问问他从昆仑学的第三技是什么，你难道从未有过好奇之心？”独孤伽罗依偎过来，脸上带分笑，也带分自豪。

这是她选的男人，她尊重他的每一个选择。

“问不问能如何？”杨坚道，“他学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做了什么。”

独孤伽罗点点头，突道：“你为何不杀了兰陵王？斛律明月已死，兰陵王若也死了，岂不对大周极为有利？”

杨坚只是笑笑，轻淡道：“齐国既然有心除去斛律明月，怎容得下兰陵王？我们杀了兰陵王，徒让齐国激愤，若是齐国朝廷动手，形势远比我们动手要好。”

独孤伽罗眼前一亮：“物必自腐，然后虫生，齐国若连诛功臣，必定众叛亲离。”顿了下，询问道，“因此就和宇文护是被宇文邕杀的一样，这次杀了斛律明月的不是郑玄和裴矩一帮道中高手，而是刘桃枝？刘桃枝岂不是受齐国朝廷的吩咐？”

杨坚笑而不语。

独孤伽罗秋波如水，又道：“你当初传孙思邈的消息给冼夫人和

斛律明月，真的想要借机除去他？”

“你说呢？”杨坚笑容淡淡，看起来有些深沉，也像有些天真。

“我说你不会，你不是这样的人。”独孤伽罗轻轻握住杨坚的手，“你知道天下道之混乱起源于冼夫人和高澄之事，你也知道天底下，能解决这件事的只有孙思邈，因此你一定要让他参与进来才能解决此事，可你为何不让他知道你的心意？”

“他懂我懂就好，我何必让旁人知道。”杨坚反握独孤伽罗的手，微笑道，“聪明的人，自会懂得。”

“你信他能将天下道教管好？”独孤伽罗微蹙着眉头。

杨坚摇摇头，“他管的肯定不如我们想象的好。可是……”叹口气道，“他做的远比我们能做的要好。”

“夫唯不争，天下莫与能争，这本是大道之律。”独孤伽罗点头道，“但如今天下，只有他能做到。他故意输给你，除了要给你面子，还要坚定你对一些人的信心——你赢了，并不小气，这点没让我失望。”

“他为天下拱手，我岂能无容人之量？”杨坚望着苍茫的远方，神色亦有分感慨。

赌注无输赢，输赢本在心。

“可你留下他，是不是也早看出裴矩野心勃勃，日后只有孙思邈能够降服他？”

杨坚笑容突变得有些神秘，可他只是回道：“事情远没有完。”

“不错，你杀了郑玄，却放了兰陵王，我就知道你还另有打算。”独孤伽罗握紧了杨坚的手，缓缓道，“不过无论你如何打算，你我之间，此生绝不能重蹈寇谦之和郑夫人的覆辙。”

轻咬红唇，独孤伽罗微笑道：“毕竟——我守了你十年……”

杨坚亦笑，揽独孤伽罗入怀，坚定道：“我会守你一生！”

独孤伽罗盈盈一笑。

有暖暖的阳光落下，雪将融。

孙思邈扶着张仲坚，一步步地向前走着，他当然知道，路还遥远，要有耐心走下去。

张仲坚却是满肚子疑惑，忍不住问道：“先生，杨坚放了你和兰陵王、王远知，甚至放了刘桃枝，唯独杀了郑玄，他究竟有何目的？”

见孙思邈不语，张仲坚又问：“他是否决心对草原佗钵动手？”

孙思邈没有回答，只是笑笑。

他那一刻，只是望着红日初升。

张仲坚却不依不饶，依旧问道：“此次斛律明月的死，难道真和齐国朝廷有关？”说到这里，不闻孙思邈的答案，轻轻叹口气，张仲坚黯然道，“我以为这次必死的。”

他从未想过能击中斛律明月，他也认为，斛律明月那时完全可以杀了他。

可斛律明月终究没有动手。

斛律明月为何没有下手？

他目睹了斛律明月的死，却丝毫没有报仇后的舒畅。

不闻孙思邈回话，张仲坚急道：“先生，到现在了，你怎么还是闷葫芦一样，什么都不说？如果高纬能对斛律明月下手，这个疯子说不定也会对兰陵王下手。你为何不拦住他？”

孙思邈停下了脚步，望着张仲坚。

“怎么了？”张仲坚不由问道。

孙思邈转望地上两人的影子，轻声道：“日出就会有影子。”

“废话。”张仲坚摇摇头，似又回到了以前的那个冉刻求。

“你可以背着影子走向阳光，或者是追逐你的影子，看不到阳光。”孙思邈微笑道，“就如这里雪还未融，江南却已遍是绿色。我只能告诉你这些事情，如何去做，终究要你自己选择。”

见张仲坚还是摇头，孙思邈问道：“你还是不明白？”

“不明白。”张仲坚微笑道，“你难道不能把问题说得简单点？”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中微有分狡黠，他真的什么都不明白？

孙思邈亦笑：“简单点来说，你饿了就要吃，困了就要睡，谁也无权阻拦和强迫你，这个道理你明白不明白？”

“简单明了。”张仲坚忍不住笑，牵动了伤处，痛得有分抽搐，“我现在还明白一点，你眼下肯定要去岭南见冼夫人。”

“你果然聪明了许多。”孙思邈望向南方，有日照雪地，江山如画里。

岭南如意峰的冼夫人，此刻只怕也在望着邺城的方向。

雪地上行来一点淡绿的身影——如江南情思点点。

那绿影脸上有着憔悴，眼角还有着泪光，该离去的终究要离去，她却选择了留下。

张仲坚望着那绿影，突然笑道：“你到底会向着阳光走，还是跟着影子走？”

阳光暖暖，却暖不过朋友间的笑容。

他以前说过的话虽绝情，但他始终当一些人是朋友。

斛律琴心那黑白分明的眼眸转转，又像回到了从前的那个慕容晚晴。她轻轻一笑，忧伤仍在，但轻声而又坚决道：“我跟着先生走。”

“你比我要聪明。”张仲坚忍不住又笑，这些天来，他从未有今天笑的这么多。

孙思邈看着面前的两人，微微一笑，喃喃道：“这次，我们走得会更远。”他又回到以前的从容，因为他知道，路再远，只要走下去，终究有到的那一天。

张仲坚忍不住道：“可我这次受了伤，你不能像上次一样，再让我走下去，总得给我雇辆马车才行。”心中却想，六姓之家，四道八门的事情，我一定要帮先生解决。

红日高升，撒下光辉万道，散了一天的寒色。

雪地泛着点点的光芒，如江南的流星闪耀。

斛律琴心笑靥亮丽了雪的白洁，她只是点点头，看着远方心中在想，等到风往北吹的时候，江南又会有流星，可她现在终于知道，心愿本不是由流星来决定，无论有没有流星，她都有个最大的心愿……

想到这里，她向孙思邈望去，嘴角浅笑，眼中柔情无限。